

后汉书

- 卷一上 光武帝纪第一上
- 卷一下 光武帝纪第一下
- 卷二 显宗孝明帝纪第二
- 卷三 肃宗孝章帝纪第三
- 卷四 孝和孝殇帝纪第四
- 卷五 孝安帝纪第五
- 卷六 孝顺孝冲孝质帝纪第六
- 卷七 孝桓帝纪第七
- 卷八 孝灵帝纪第八
- 卷九 孝献帝纪第九
- 卷十上 皇后纪第十上
- 卷十下 皇后纪第十下
- 卷十一 刘玄刘盆子列传第一
- 卷十二 王刘张李彭卢列传第二
- 卷十三 隗嚣公孙述列传第三
- 卷十四 宗室四王三侯列传第四
- 卷十五 李王邓来列传第五
- 卷十六 邓寇列传第六
- 卷十七 冯岑贾列传第七
- 卷十八 吴盖陈臧列传第八
- 卷十九 耿弇列传第九
- 卷二十 钊期王霸祭遵列传第十
- 卷二十一 任李万邳刘耿列传第十一
- 卷二十二 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第十二
- 卷二十三 窦融列传第十三
- 卷二十四 马援列传第十四
- 卷二十五 卓鲁魏刘列传第十五
- 卷二十六 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第十六
- 卷二十七 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第十七
- 卷二十八上 桓谭冯衍列传第十八上
- 卷二十八下 冯衍列传第十八下
- 卷二十九 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第十九
- 卷三十上 苏竟杨厚列传第二十上

- 卷三十下 郎顛襄楷列传第二十下
卷三十一 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第二十一
卷三十二 樊宏阴识列传第二十二
卷三十三 朱冯虞郑周列传第二十三
卷三十四 梁统列传第二十四
卷三十五 张曹郑列传第二十五
卷三十六 郑范陈贾张列传第二十六
卷三十七 桓荣丁鸿列传第二十七
卷三十八 张法滕冯度杨列传第二十八
卷三十九 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第二十九
卷四十上 班彪列传第三十上（自东都主人以下分为下卷）
卷四十下 班彪列传第三十下
卷四十一 第五钟离宋寒列传第三十一
卷四十二 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
卷四十三 朱乐何列传第三十三
卷四十四 邓张徐张胡列传第三十四
卷四十五 袁张韩周列传第三十五
卷四十六 郭陈列传第三十六
卷四十七 班梁列传第三十七
卷四十八 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第三十八
卷四十九 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第三十九
卷五十 孝明八王列传第四十
卷五十一 李陈庞陈桥列传第四十一
卷五十二 崔駟列传第四十二
卷五十三 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第四十三
卷五十四 杨震列传第四十四
卷五十五 章帝八王列传第四十五
卷五十六 张王种陈列传第四十六
卷五十七 杜栾刘李刘谢列传第四十七
卷五十八 虞傅盖臧列传第四十八
卷五十九 张衡列传第四十九
卷六十上 马融列传第五十上
卷六十下 蔡邕列传第五十下
卷六十一 左周黄列传第五十一

卷六十二 荀韩钟陈列传第五十二
卷六十三 李杜列传第五十三
卷六十四 吴延史卢赵列传第五十四
卷六十五 皇甫张段列传第五十五
卷六十六 陈王列传第五十六
卷六十七 党锢列传第五十七
卷六十八 郭符许列传第五十八
卷六十九 窦何列传第五十九
卷七十 郑孔荀列传第六十
卷七十一 皇甫嵩朱俊列传第六十一
卷七十二 董卓列传第六十二
卷七十三 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第六十三
卷七十四上 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上
卷七十四下 袁绍刘表列传第六十四下
卷七十五 刘焉袁术吕布列传第六十五
卷七十六 循吏列传第六十六
卷七十七 酷吏列传第六十七
卷七十八 宦者列传第六十八
卷七十九上 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上
卷七十九下 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下
卷八十上 文苑列传第七十上
卷八十下 文苑列传第七十下
卷八十一 独行列传第七十一
卷八十二上 方术列传七十二上
卷八十二下 方术列传七十二下
卷八十三 逸民列传第七十三
卷八十四 列女传第七十四
卷八十五 东夷列传第七十五
卷八十六 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
卷八十七 西羌传第七十七
卷八十八 西域传第七十八
卷八十九 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
卷九十 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
志第一 律历上

志第二 律历中
志第三 律历下
志第四 礼仪上
志第五 礼仪中
志第六 礼仪下
志第七 祭祀上
志第八 祭祀中
志第九 祭祀下
志第十 天文上
志第十一 天文中
志第十二 天文下
志第十三 五行一
志第十四 五行二
志第十五 五行三
志第十六 五行四
志第十七 五行五
志第十八 五行六
志第十九 郡国一
志第二十 郡国二
志第二十一 郡国三
志第二十二 郡国四
志第二十三 郡国五
志第二十四 百官一
志第二十五 百官二
志第二十六 百官三
志第二十七 百官四
志第二十八 百官五
志第二十九 輿服上
志第三十 輿服下

卷一上 光武帝纪第一 上

世祖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高祖九世之孙也，出自景帝生长沙定王发。发生舂陵节侯买，买生郁林太守外，外生钜鹿都尉回，回生南顿令钦，钦生光武。光武年九岁而孤，养于叔父良。

身長七尺三寸，美須眉，大口，隆准，日角。性勤于稼穡，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事田業，比之高祖兄仲。王莽天鳳中，乃之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

長兄伯升，次仲，故字文叔焉。”

莽末，天下連歲災蝗，寇盜鋒起。地皇三年，南陽荒飢，諸家賓客多為小盜。光武避吏新野，因賣谷于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為輔。”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必舉大事，且王莽敗亡已兆，天下方亂，遂與定謀，於是乃市兵弩。十月，與李通從弟軼等起于宛，時年二十八。

十一月，有星孛于張。光武遂將賓客還舂陵。時伯升已會觸起兵。初，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觸恚恨，欲反攻諸劉。光武斂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觸乃悅。進拔棘陽，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于小長安，漢軍大敗，還保棘陽。

棘音己力反。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漢軍復與甄阜、梁丘賜戰于泚水西，大破之，斬阜、賜。

伯升又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于滄陽，進圍宛城。

二月辛巳，立劉聖公為天子，以伯升為大司徒，光武為太常偏將軍。

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鄆，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谷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聞阜、賜死，漢帝立，大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五月，到潁川，復與嚴尤、陳茂合。

初，光武為舂陵侯家訟逋租于尤，尤見而奇之。及是時，城中出降尤者言光武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美須眉者邪？何為乃如是！”

東觀記曰：“為季父故舂陵侯詣大司馬府，訟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萬六千斛，刍餼錢若干萬。時宛人朱福亦為舅訟租于尤，尤止車獨與上語，不視福。上歸，戲福曰：‘嚴公寧視卿邪？’”初，王莽征天下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並以為軍吏；選練武韞，招募猛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絕。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光武將數千兵，徼之于陽關。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馳入昆陽，皆惶怖，忧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光武議曰：“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无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破，一日之闲，諸部亦灭矣。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邪？”诸将怒曰：“刘将军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会候骑还

，言大兵且至城北，军陈数百里，不见其后。诸将遽相谓曰：“更请刘将军计之。”光武复为图画成败。诸将忧迫，皆曰“诺”。

时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成国上公王凤、廷尉大将军王常留守，夜自与骠骑大将军宗佻、五威将军李轶等十三骑，出城南门，于外收兵。

时莽军到城下者且十万，光武几不得出。既至郾、定陵，悉发诸营兵，而诸将贪惜财货，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敌，珍饬万倍，大功可成；如为所败，首领无余，何财物之有！”觭乃从。

严尤说王邑曰：“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在宛，亟进大兵，彼必奔走；宛败，昆阳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将军围翟义，坐不生得，以见责让。

今将百万之觭，遇城而不能下，何谓邪？”遂围之数十重，列营百数，云车十余丈，瞰临城中，旗帜蔽野，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

或为地道，冲棚撞城。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而汲。王凤等乞降，不许。寻、邑自以为功在漏刻，意气甚逸。夜有流星坠营中，昼有云如坏山，当营而陨，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厌伏。

六月己卯，光武遂与营部俱进，自将步骑千余，前去大军四五里而陈。寻、邑亦遣兵数千合战。光武奔之，斩首数十级。诸部喜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复居前。请助将军！”光武复进，寻、邑兵溃，诸部共乘之，斩首数百千级。连胜，遂前。时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伪使持书报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阳惶其书。寻、邑得之，不口。诸将既经累捷，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光武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寻、邑陈乱，乘锐崩之，遂杀王寻。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奔殪百余里闲。会大雷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潢川盛溢，虎豹皆股战，士卒争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王邑、严尤、陈茂轻骑乘死人度水逃去。尽获其军实辎重，车甲珍宝，不可胜算，举之连月不尽，或燔烧其余。

光武因复徇下颍阳。会伯升为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驰诣宛谢。司徒官属迎吊光武，光武难交私语，深引过而已。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擢，拜光武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九月庚戌，三辅豪桀共诛王莽，传首诣宛。

更始将北都洛阳，以光武行司隶校尉，使前整修宫府。于是置僚属，作文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时三辅吏士东迎更始，见诸将过，皆冠帻，而服妇人衣，诸于绣鞬，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见司隶僚属，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由是识者皆属心焉。

或“绣”下有“拥”字。

是服妖也。其后更始遂为赤眉所杀。”

及更始至洛阳，乃遣光武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十月，持节北度河，镇慰州郡。所到部县，辄见二千石、长吏、三老、官属，下至佐史，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续汉志曰：“更始时，南方有童谣云：‘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后更始为赤眉所杀，是不谐也；光武由河北而兴，是得之也。”

前书曰：“举人年五十已上，有修行能帅觶者，置以为三老，每乡一人；择乡三老为县三老，与令长丞尉以事相教，复其徭戍。”续汉志曰“每刺史皆有从事史、假佐，每县各置诸*(事)*曹*[掾]*史”也。

进至邯郸，故赵缪王子林说光武曰：“赤眉今在河东，但决水灌之，百万之觶可使为鱼。”光武不荅，去之真定。林于是乃诈以卜者王郎为成帝子子舆，十二月，立郎为天子，都邯郸，遂遣使者降下郡国。

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蓟。王郎移檄购光武十万户，而故广阳王子刘接起兵蓟中以应郎，城内扰乱，转相惊恐，言邯郸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于是光武趣驾南辕，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饶阳，官属皆乏食。光武乃自称邯郸使者，入传舍。传吏方进食，从者饥，争夺之。传吏疑其伪，乃椎鼓数十通，给言邯郸将军至，官属皆失色。光武升车欲驰；既而惧不免，徐还坐，曰：“请邯郸将军入。”久乃驾去。传中人遥语门者闭之。门长曰：“天下讷可知，而闭长者乎？”遂得南出。

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时寒，面皆破裂。至呼沱河，无船，适遇冰合，得过，未毕数车而陷。进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为长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驰赴之，信都太守任光开门出迎。世祖因发旁县，得四千人，先击堂阳、贯县，皆降之。王莽和*(戎)**[成]*卒正邳彤亦举郡降。又昌城人刘植，宋子人耿纯，各率宗亲子弟，据其县邑，以奉光武。于是北降下曲阳，觶稍合，乐附者至有数万人。

复北击中山，拔卢奴。所过发奔命兵，移檄边部，共击邯郸，郡县还复响应。南击新市、真定、元氏、防子，皆下之，因入赵界。

时王郎大将李育屯柏人，汉兵不知而进，前部偏将朱浮、邓禹为育所破，亡失辎重。光武在后闻之，收浮、禹散卒，与育战于郭门，大破之，尽得其所获。育还保城，攻之不下，于是引兵拔广阿。会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等将突骑来助击王郎，更始亦遣尚书仆射谢躬讨郎，光武因大飨士卒，遂东围钜鹿。王郎守将王饶坚守，月余不下。

郎遣将倪宏、刘奉率数万人救钜鹿，光武逆战于南口，斩首数千级。

四月，进围邯郸，连战破之。五月甲辰，拔其城，诛王郎。收文书，得吏人与

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光武不省，会诸将军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更始遣侍御史持节立光武为萧王，悉令罢兵诣行在所。光武辞以河北未平，不就征。自是始贰于更始。是时长安政乱，四方背叛。梁王刘永命睢阳，公孙述称王巴蜀，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丰自号楚黎王，张步起琅邪，董宪起东海

延岑起汉中，田戎起夷陵，并置将帅，侵略郡县。又别号诸贼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抢、尤来、上江、青犊、五校、口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觭合数百万人，所在寇掠。

光武将击之，先遣吴汉北发十郡兵。幽州牧苗曾不从，汉遂斩曾而发其觭。秋，光武击铜马于鄴，吴汉将突骑来会清阳。贼数挑战，光武坚营自守；有出卤掠者，辄击取之，绝其彻道。积月余日，贼食尽，夜遁去，追至馆陶，大破之。受降未尽，而高湖、重连从东南来，与铜马余觭合，光武复与大战于蒲阳，悉破降之，封其渠帅为列侯。降者犹不自安，光武知其意，令各归营勒兵，乃自乘轻骑按行部陈。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将降人分配诸将，觭遂数十万，故关西号光武为“铜马帝”。赤眉别帅与大彤、青犊十余万觭在射犬，光武进击，大破之，觭皆散走。使吴汉、岑彭袭杀谢躬于邳。

鞅封于鄴。”臣贤案：下文云“吴汉将突骑来会清阳”，又“追至馆陶”，并与鄴相近。俗本多误作“郛”，而萧该音一古反，云属太原郡，臧*(矜)**[竟]*音作鄆，一建反，云属襄阳郡，并误也。

渠，大也。尚书：“歼厥渠魁。”列侯即彻侯也。称列者，言见序列也。

青犊、赤眉贼入函谷关，攻更始。光武乃遣邓禹率六裨将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乱。时更始使大司马朱鲋、舞阴王李轶等屯洛阳，光武亦令冯异守孟津以拒之。建武元年春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刘婴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击斩之。

光武北击尤来、大抢、五幡于元氏，追至右北平，连破之。又战于顺水北，乘胜轻进，反为所败。贼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骑王丰，下马授光武，光武抚其肩而上，顾笑谓耿弇曰：“几为虏嗤。”弇频射濞贼，得免。士卒死者数千人，散兵归保范阳。军中不见光武，或云已歿，诸将不知所为。吴汉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阳，何忧无主？”觭恐惧，数日乃定。贼虽战胜，而素慑大威，客主不相知，夜遂引去。大军复进至安次，与战，破之，斩首三千余级。贼入渔阳，乃遣吴汉率耿弇、陈俊、马武等十二将军追战于潞东，及平谷，大破灭之。

“潞属上党。”臣贤案：潞与渔阳相接，言上党潞者非也。

朱鲔遣讨难将军苏茂攻温，冯异、寇恂与战，大破之，斩其将贾强。

于是诸将议上尊号。马武先进曰：“天下无主。如有圣人承敝而起，虽仲尼为相，孙子为将，犹恐无能有益。反水不收，后悔无及。大王虽执谦退，柰宗庙社稷何！宜且还蓟即尊位，乃议征伐。今此谁贼而驰骛击之乎？”光武惊曰：“何将军出是言？可斩也！”武曰：“诸将尽然。”光武使出晓之，乃引军还至蓟。夏四月，公孙述自称天子。

光武从蓟还，过范阳，命收葬吏士。至中山，诸将复上奏曰：“汉遭王莽，宗庙废绝，豪杰愤怒，兆人涂炭。王与伯升首举义兵，更始因其资以据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统，败乱纲纪，盗贼日多，骺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阳，王莽自溃；后拔邯郸，北州弭定；参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据土，带甲百万。言武力则莫之敢抗，论文德则无所与辞。臣闻帝王不可以久旷，天命不可以谦拒，惟大王以社稷为计，万姓为心。”光武又不听。

行到南平棘，诸将复固请之。光武曰：“寇贼未平，四面受敌，何遽欲正号位乎？诸将且出。”耿纯进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口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闲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觮，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觮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觮不可逆。”纯言甚诚切，光武深感，曰：“吾将思之。”

行至鄙，光武先在长安时同舍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口野，四七之际火为主”。骺臣因复奏曰：“受命之符，人应为大，万里合信，不议同情，周之白鱼，曷足比焉？今上无天子，海内淆乱，符瑞之应，昭然着闻，宜荅天神，以塞骺望。”光武于是命有司设口场于鄙南千秋亭五成陌。汉火德，故火为主也。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于骺神。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只，眷顾降命，属秀黎元，为人父母，秀不敢当。

骺下百辟，不谋同辞，咸曰：‘王莽篡位，秀发愤兴兵，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讖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秀犹固辞，至于再，至于三。骺下金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于是建元为建武，大赦天下，改鄙为高邑。

燔音烦。燎音力吊反。

是月，赤眉立刘盆子为天子。

甲子，前将军邓禹击更始定国公王匡于安邑，大破之，斩其将刘均。

秋七月辛未，拜前将军邓禹为大司徒。丁丑，以野王令王梁为大司空。壬午

，以大将军吴汉为大司马，偏将军景丹为骠骑大将军，大将军耿弇为建威大将军，偏将军盖延为虎牙大将军，偏将军朱佑为建义大将军，中坚将军杜茂为大将军。

时宗室刘茂自号“厌新将军”，率觶降，封为中山王。

己亥，幸怀。遣耿弇率强弩将军陈俊军五社津，备荥阳以东。使吴汉率朱佑及廷尉岑彭、执金吾贾复、扬化将军坚鐔等十一将军围朱鲋于洛阳。

八月壬子，祭社稷。癸丑，祠高祖、太宗、世宗于怀宫。进幸河阳。更始廩丘王田立降。

九月，赤眉入长安，更始奔高陵。辛未，诏曰：“更始破败，弃城逃走，妻子裸袒，流口道路。朕甚愍之。今封更始为淮阳王。吏人敢有贼害者，罪同大逆。”

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也。制书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诏三公，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诏书者，诏，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云]，如故事。诫敕者，谓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诏敕某官。它皆仿此。”

甲申，以前*(高)*密令卓茂为太傅。

辛卯，朱鲋举城降。

冬十月癸丑，车驾入洛阳，幸南宫溇非殿，遂定都焉。

遣岑彭击荆州鬻贼。

十一月甲午，幸怀。

刘永自称天子。

十二月丙戌，至自怀。

赤眉杀更始，而隗嚣据陇右，卢芳起安定。破虏大将军叔寿击五校贼于曲梁，战歿。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大司马吴汉率九将军击口乡贼于邳东，大破降之。庚辰，封功臣皆为列侯，大国四县，余各有差。下诏曰：“人情得足，苦于放纵，快须臾之欲，忘慎罚之义。惟诸将业远功大，诚欲传于无穷，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其显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鸿胪趣上，朕将差而录之。”博士丁恭议曰：“古帝王封诸侯不过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于雷，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今封诸侯四县，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乃遣谒者即授印绶，策曰：“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敬之戒之。传尔子孙，长为汉藩。”禹居人上，栗栗如不满日。敬胜怠则吉，义胜欲则昌，日慎一

日，寿终无殃。”

趣音促。

壬午，更始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降，皆复爵位。

壬子，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

续汉书曰：“制郊兆于洛阳城南七里，为□，八陛，中又为重□，天地位皆在□上。其外□上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赤帝位在丙巳，黄帝位在丁未，白帝位在庚申，黑帝位在壬亥。其外为壝，重营皆紫，以象紫宫。营有信道以为门，日月在营内南道，日在东，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外营、中营凡千五百一十四神，高皇帝配食焉。北郊在洛阳城北四里，方□，四陛。地只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皆在□上；地理髡后从食，皆在□下；中岳在末；四岳各依其方，淮、海俱在东，河在西，济在北，江在南，余山川各如其方。”汉初土德，色尚黄，至此始明火德，□帜尚赤，服色于是乃正。

是月，赤眉焚西京宫室，发掘园陵，寇掠关中。大司徒邓禹入长安，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纳于高庙。

真定王杨、临邑侯让谋反，遣前将军耿纯诛之。

二月己酉，幸修武。

大司空王梁免。壬子，以太中大夫宋弘为大司空。

遣骠骑大将军景丹率征虏将军祭遵等二将军击弘农贼，破之，因遣祭遵围蛮中贼张满。

渔阳太守彭宠反，攻幽州牧朱浮于蓟。

延岑自称武安王于汉中。

辛卯，至自修武。

三月乙未，大赦天下，诏曰：“顷狱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其与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法。”

遣执金吾贾复率二将军击更始郾王尹遵，破降之。

骠骑将军刘植击密贼，战歿。

遣虎牙大将军盖延率四将军伐刘永。夏四月，围永于睢阳。更始将苏茂杀淮阳太守潘蹇而附刘永。

甲午，封叔父良为广阳王，兄子章为太原王，章弟兴为鲁王，舂陵侯嫡子祉为城阳王。

五月庚辰，封更始元氏王歙为泗水王，故真定王杨子得为真定王，周后姬常为周承休公。

癸未，诏曰：“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律。”

六月戊戌，立贵人郭氏为皇后，子强为皇太子，大赦天下。增郎、谒者、从官秩各一等。丙午，封宗子刘终为淄川王。

秋八月，帝自将征五校。丙辰，幸内黄，大破五校于萇阳，降之。

遣游击将军邓隆救朱浮，与彭宠战于潞，隆军败绩。

盖延拔睢阳，刘永奔谯。

破虜将军邓奉据涪阳反。

九月壬戌，至自内黄。

骠骑大将军景丹薨。

延岑大破赤眉于杜陵。

关中饥，民相食。

冬十一月，以廷尉岑彭为征南大将军，率八将军讨邓奉于堵乡。

铜马、青犊、尤来余贼共立孙登为天子于上郡。登将乐玄杀登，以其觶五万余人降。

遣偏将军冯异代邓禹伐赤眉。

使太中大夫伏隆持节安辑青徐二州，招张步降之。

十二月戊午，诏曰：“惟宗室列侯为王莽所废，先灵无所依归，朕甚愍之。其并复故国。若侯身已歿，属所上其子孙见名尚书，封拜。”

是岁，盖延等大破刘永于沛西。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至是野谷旅生，麻口尤盛，野蚕成茧，被于山阜，人收其利焉。

三年春正月甲子，以偏将军冯异为征西大将军，杜茂为骠骑大将军，大司徒邓禹及冯异与赤眉战于回溪，禹、异败绩。

征虜将军祭遵破蛮中，斩张满。

辛巳，立皇考南顿君已上四庙。

壬午，大赦天下。

闰月乙巳，大司徒邓禹免。

冯异与赤眉战于崤底，大破之，余觶南向宜阳，帝自将征之。己亥，幸宜阳。

甲辰，亲勒六军，大陈戎马，大司马吴汉精卒当前，中军次之，骠骑、武贲分陈左右。赤眉望见震怖，遣使乞降。丙午，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诏以属城门校尉。戊申，至自宜阳，己酉，诏曰：“髡盗纵横，贼害元元，盆子窃尊号，乱惑天下。

朕奋兵讨击，应时崩解，十余万觶束手降服，先帝玺绶归之王府。斯皆祖宗之灵，士人之力，朕曷足以享斯哉！其择吉日祠高庙，赐天下长子当为父后者爵，人一级。”

玉玺谱曰：“传国玺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蓝田山，丞相李斯所书

，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婴献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玺，不与，以威逼之，乃出玺投地。玺上螭一角缺。及莽败，李松持玺诣宛上更始；更始败，玺入赤眉；刘盆子既败，以奉光武。”

二月己未，祠高庙，受传国玺。

刘永立董宪为海西王，张步为齐王。步杀光禄大夫伏隆而反。

幸怀。遣吴汉率二将军击青犊于轺西，大破降之。

三月壬寅，以大司徒司直伏湛为大司徒。

彭宠陷蓟城，宠自立为燕王。

帝自将征邓奉，幸堵阳。夏四月，大破邓奉于小长安，斩之。

冯异与延岑战于上林，破之。

吴汉率七将军与刘永将苏茂战于广乐，大破之。虎牙大将军盖延围刘永于睢阳。

五月己酉，车驾还宫。

乙卯晦，日有食之。

六月壬戌，大赦天下。

耿弇与延岑战于穰，大破之。

秋七月，征南大将军岑彭率三将军伐秦丰，战于黎丘，大破之，获其将蔡宏。

庚辰，诏曰：“吏不满六百石，下至墨绶长、相，有罪先请。男子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妇人从坐者，自非不道，诏所名捕，皆不得系。当验问者即就验。女徒雇山归家。”

侯国之相亦如之。皆掌理人，并秦制。”

盖延拔睢阳，获刘永，而苏茂、周建立永子纡为梁王。

冬十月壬申，幸舂陵，祠园庙，因置酒旧宅，大会故人父老。十一月乙未，至自舂陵。

涿郡太守张丰反。

是岁，李宪自称天子。西州大将军隗嚣奉奏。建义大将军朱佑率祭遵与延岑战于东阳，斩其将张成。

四年春正月甲申，大赦天下。

二月壬子，幸怀。壬申，至自怀。

遣右将军邓禹率二将军与延岑战于武当，破之。

夏四月丁巳，幸邺。己巳，进幸临平。

遣大司马吴汉击五校贼于箕山，大破之。

五月，进幸元氏。辛巳，进幸卢奴。

遣征虏将军祭遵率四将军讨张丰于涿郡，斩丰。

六月辛亥，车驾还宫。

七月丁亥，幸谯。遣捕虏将军马武、偏将军王霸围刘纡于垂惠。

董宪将贲休以兰陵城降，宪围之。虎牙大将军盖延率平狄将军庞萌救贲休，不克，兰陵为宪所陷。

秋八月戊午，进幸寿春。

太中大夫徐恽口杀临淮太守刘度，恽坐诛。

遣扬武将军马成率三将军伐李宪。九月，围宪于舒。

冬十月甲寅，车驾还宫。

太傅卓茂薨。

十一月丙申，幸宛。遣建义大将军朱佑率二将军围秦丰于黎丘。十二月丙寅，进幸黎丘。

是岁，征西大将军冯异与公孙述将程焉战于陈仓，破之。

五年春正月癸巳，车驾还宫。

二月丙午，大赦天下。

捕虏将军马武、偏将军王霸拔垂惠。

乙丑，幸魏郡。

壬申，封殷后孔安为殷绍嘉公。

彭宠为其苍头所杀，渔阳平。

大司马吴汉率建威大将军耿弇击富平、获索贼于平原，大破降之。复遣耿弇率二将军讨张步。

三月癸未，徙广阳王良为赵王，始就国。

平狄将军庞萌反，杀楚郡太守孙萌而东附董宪。

遣征南大将军岑彭率二将军伐田戎于津乡，大破之。

夏四月，旱，蝗。

河西大将军窦融始遣使贡献。

五月丙子，诏曰：“久旱伤麦，秋种未下，朕甚忧之。将残吏未胜，狱多冤结，元元愁恨，感动天气乎？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务进柔良，退贪酷，各正厥事焉。”六月，建义大将军朱佑拔黎丘，获秦丰；而庞萌、苏茂围桃城。帝时幸蒙，因自将征之。先理兵任城，乃进救桃城，大破萌等。

秋七月丁丑，幸沛，祠高原庙。诏修复西京园陵。进幸湖陵，征董宪。

又幸蕃，遂攻董宪于昌虑，大破之。

八月己酉，进幸郟，留吴汉攻刘纡、董宪等，车驾转徇彭城、下邳。吴汉拔郟，获刘纡，汉进围董宪、庞萌于朐。

冬十月，还，幸鲁，使大司空祠孔子。

耿弇等与张步战于临淄，大破之。帝幸临淄，进幸剧。张步斩苏茂以降，齐地平。

初起太学。车驾还宫，幸太学，赐博士弟子各有差。

十一月壬寅，大司徒伏湛免，尚书令侯霸为大司徒。

十二月，卢芳自称天子于九原。

西州大将军隗嚣子恂入侍。

交址牧邓让率七郡太守遣使奉贡。

诏复济阳二年徭役。

是岁，野谷渐少，田亩益广焉。

后汉书卷一下 光武帝纪第一 下

六年春正月丙辰，改舂陵乡为章陵县。世世复徭役，比丰、沛，无有所豫。

辛酉，诏曰：“往岁水旱蝗虫为螽，谷价腾跃，人用困乏。朕惟百姓无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国有谷者，给禀高年、□、寡、孤、独及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抚，无令失职。”

扬武将军马成等拔舒，获李宪。

二月，大司马吴汉拔胸，获董宪、庞萌，山东悉平。诸将还京师，置酒赏赐。

三月，公孙述遣将任满寇南郡。

夏四月丙子，幸长安，始谒高庙，遂有事十一陵。

遣虎牙大将军盖延等七将军从陇道伐公孙述。

五月己未，至自长安。

隗嚣反，盖延等因与嚣战于陇坻，诸将败绩。

辛丑，诏曰：“惟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吏人为隗嚣所誅误者，又三辅遭难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六月辛卯，诏曰：“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代郡太守刘兴击卢芳将贾览于高柳，战歿。

初，乐浪人王调据郡不服。秋，遣乐浪太守王遵击之，郡吏杀调降。

遣前将军李通率二将军，与公孙述将战于西城，破之。

夏，蝗。

秋九月庚子，赦乐浪谋反大逆殊死已下。

丙寅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丁丑，诏曰：“吾德薄不明，寇贼为害，强弱相陵，元元失所。诗云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内疚于心。其口公卿举贤良、方正各一人；百僚并上封事，无有隐讳；有司修职，务遵法度。”

十一月丁卯，诏王莽时吏人没入为奴婢不应旧法者，皆免为庶人。

十二月壬辰，大司空宋弘免。

癸巳，诏曰：“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隗嚣遣将行巡寇扶风，征西大将军冯异拒破之。

是岁，初罢郡国都尉官。始遣列侯就国。匈奴遣使来献，使中郎将报命。

七年春正月丙申，诏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见徒免为庶*(民)**[人]*。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

又诏曰：“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终之义。”

二月辛巳，罢护漕都尉官。

三月丁酉，诏曰：“今国有觭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

今悉罢之。

公孙述立隗嚣为朔宁王。

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诏曰：“吾德薄致灾，谪见日月，战栗恐惧，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职任，奉遵法度，惠兹元元。百僚各上封事，无有所讳。其上书者，不得言圣。”

夏四月壬午，诏曰：“比阴阳错谬，日月薄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大赦天下。

公、卿、司隶、州牧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遣诣公车，朕将览试焉。”

五月戊戌，前将军李通为大司空。

甲寅，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略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

是夏，连雨水。

汉忠将军王常为横野大将军。

八月丁亥，封前河闲王邵为河闲王。

隗嚣寇安定，征西大将军冯异、征虏将军祭遵击却之。

冬，卢芳所置朔方太守田飒、云中太守乔扈各举郡降。

是岁，省长水、射声二校尉官。

八年春正月，中郎将来歙袭略阳，杀隗嚣守将而据其城。

夏四月，司隶校尉傅抗下狱死。

隗嚣攻来歙，不能下。闰月，帝自征嚣，河西*(太守)**[大将军]*窦融率五郡太守与车驾会高平。陇右溃，隗嚣奔西城，遣大司马吴汉、征南大将军岑彭围之；进幸上邽，不降，命虎牙大将军盖延、建威大将军耿种攻之。

颍川盗贼寇没属县，河东守兵亦叛，京师骚动。

秋，大水。

八月，帝自上邽晨夜东驰。九月乙卯，车驾还宫。

庚申，帝自征颍川盗贼，皆降。

安丘侯张步叛归琅邪，琅邪太守陈俊讨获之。

戊寅，至自颍川。

冬十月丙午，幸怀。十一月乙丑，至自怀。

公孙述遣兵救隗嚣，吴汉、盖延等还军长安。天水、陇西复反归嚣。

十二月，高句丽王遣使奉贡。

是岁大水。

九年春正月，隗嚣病死，其将王元、周宗复立嚣子纯为王。

徙鴈门吏人于太原。

三月辛亥，初置青巾左校尉官。

公孙述遣将田戎、任满据荆门。

在今硤州夷陵县东南。

夏六月丙戌，幸缵氏，登轘辕。

遣大司马吴汉率四将军击卢芳将贾览于高柳，战不利。

秋八月，遣中郎将来歙监征西大将军冯异等五将军讨隗纯于天水。

骠骑大将军杜茂与贾览战于繁峙，茂军败绩。

是岁，省关都尉，复置护羌校尉官。

时班彪议，宜复其官，以理冤结。帝从之，以牛邯为护羌校尉，都于陇西令居县。

十年春正月，大司马吴汉率捕虏将军王霸等五将军击贾览于高柳，匈奴遣骑救览，诸将与战，却之。

修理长安高庙。

夏，征西大将军冯异破公孙述将赵匡于天水，斩之。征西大将军冯异薨。

秋八月己亥，幸长安，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

戊戌，进幸汧。隗嚣将高峻降。

冬十月，中郎将来歙等大破隗纯于落门，其将王元奔蜀，纯与周宗降，陇右平。

先零羌寇金城、陇西，来歙率诸将击羌于五溪，大破之。

庚寅，车驾还宫。

是岁，省定襄郡，徙其民于西河。泗水王歙薨。淄川王终薨。

十一年春二月己卯，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

*[三月]*己酉，幸南阳；还，幸章陵，祠园陵。

城阳王祉薨。

庚午，车驾还宫。

闰月，征南大将军岑彭率三将军与公孙述将田戎、任满战于荆门，大破之，获任满。威虏将军冯骏围田戎于江州，岑彭遂率舟师伐公孙述，平巴郡。

夏四月丁卯，省大司徒司直官。

今省。

先零羌寇临洮。

六月，中郎将来歙率扬武将军马成破公孙述将王元、环安于下辩。安遣闲人刺杀中郎将来歙。帝自将征公孙述。秋七月，次长安。八月，岑彭破公孙述将侯丹于黄石。辅威将军臧宫与公孙述将延岑战于沈水，大破之。

王元降。至自长安。

癸亥，诏曰：“敢灸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灸灼者为庶*(民)**[人]*。”

冬十月壬午，诏除奴婢射伤人口市律。

公孙述遣闲人刺杀征南大将军岑彭。

马成平武都，因陇西太守马援击破先零羌，徙致天水、陇西、扶风。

十二月，大司马吴汉率舟师伐公孙述。

是岁，省朔方牧，并并州。初断州牧自还奏事。

十二年春正月，大司马吴汉与公孙述将史兴战于武阳，斩之。

三月癸酉，诏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狱官未报，一切免为庶*(民)**[人]*。

夏，甘露降南行唐。六月，黄龙见东阿。

秋七月，威虏将军冯骏拔江州，获田戎。九月，吴汉大破公孙述将谢丰于广都，斩之。辅威将军臧宫拔涪城，斩公孙恢。

大司空李通罢。

冬十一月戊寅，吴汉、臧宫与公孙述战于成都，大破之。述被创，夜死。辛巳，吴汉屠成都，夷述宗族及延岑等。

十二月辛卯，扬武将军马成行大司空事。

是岁，九真徼外蛮夷张游率种人内属，封为归汉里君。省金城郡属陇西。

参狼羌寇武都，陇西太守马援讨降之。诏边吏力不足战则守，追虏料敌不拘以

逗留法。横野大将军王常薨。遣骠骑大将军杜茂将觭郡施刑屯北边，筑亭候，修烽燧。

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

戊子，诏曰：“往年已口郡国，异味不得有所献御，今犹未止，非徒有豫养导择之劳，至乃烦扰道上，疲费过所。其令太官勿复受。明口下以远方口实所以荐宗庙，自如旧制。”二月，遣捕虏将军马武屯虏沱河以备匈奴。卢芳自五原亡入匈奴。

丙辰，诏曰：“长沙王兴、真定王得、河闲王邵、中山王茂，皆袭爵为王，不应经义。其以兴为临湘侯，得为真定侯，邵为乐成侯，茂为单父侯。”

其宗室及绝国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丁巳，降赵王良为赵公，太原王章为齐公，鲁王兴为鲁公。庚午，以殷绍嘉公孔安为宋公，周承休公姬*(常)**[武]*为贲公。省并西京十三国：广平属钜鹿，真定属常山，河闲属信都，城阳属琅邪，泗水属广陵，淄川属高密，胶东属北海，六安属庐江，广阳属上谷。

三月辛未，沛郡太守韩歆为大司徒。丙子，行大司空马成罢。

夏四月，大司马吴汉自蜀还京师，于是大飨将士，班劳策勋。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泽封者四十五人。罢左右将军官。建威大将军耿弇罢。

益州传送公孙述瞽师、郊庙乐器、葆车、輿辇、于是法物始备。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至乃十存一焉。

甲寅，冀州牧窦融为大司空。

五月，匈奴寇河东。

秋七月，广汉徼外白马羌豪率种人内属。

九月，日南徼外蛮夷献白雉、白兔。

冬十二月甲寅，诏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人]*；或依托为人下妻，欲去者，恣听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从事。

复置金城郡。

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宫前殿。

匈奴遣使奉献，使中郎将报命。

夏四月辛巳，封孔子后志为驩成侯。

越巂人任贵自称太守，遣使奉计。

计谓人庶名籍，若今计帐。

秋九月，平城人贾丹杀卢芳将尹由来降。

是岁，会稽大疫。莎车国、鄯善国遣使奉献。

十二月癸卯，诏益、凉二州奴婢，自八年以来自讼在所官，一切免为庶*(民)**[人]*，卖者无还直。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韩歆免，自杀。

丁未，有星孛于昴。

汝南太守欧阳歙为大司徒。建义大将军朱佑罢。

丁未，有星孛于营室。

二月，徙鴈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

初，巴蜀既平，大司马吴汉上书请封皇子，不许，重奏连岁。三月，乃诏髡臣议。大司空融、固始侯通、胶东侯复、高密侯禹、太常登等奏议曰：“古者封建诸侯，以藩屏京师。周封八百，同姓诸姬并为建国，夹辅王室，尊事天子，享国永长，为后世法。故诗云：‘大启尔宇，为周室辅。’高祖圣德，光有天下，亦务亲亲，封立兄弟诸子，不违旧章。陛下德横天地，兴复宗统，耀德赏勋，亲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广地，或连属县。今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陛下恭谦克让，抑而未议，髡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时，定号位，以广藩辅，明亲亲，尊宗庙，重社稷，应古合旧，厌塞觭心。臣请大司空上舆地图，太常择吉日，具礼仪。”制曰：“可。”

“当用公卿诸侯为藩屏也。”公羊传曰：“京者何？大也。师者何？觭也。天子之居，必*(有)**[以]*觭大之辞言之。”

夏四月戊申，以太牢告祠宗庙。丁巳，使大司空融告庙，封皇子辅为右翊公，英为楚公，阳为东海公，康为济南公，苍为东平公，延为淮阳公，荆为山阳公，衡为临淮公，焉为左翊公，京为琅邪公。癸丑，追谥兄伯升为齐武公，兄仲为鲁哀公。

六月庚午，复置屯骑、长水、射声三校尉官；改青巾左校尉为越骑校尉。

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

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欧阳歙下狱死。十二月庚午，关内侯戴涉为大司徒。

卢芳自匈奴入居高柳。

是岁，骠骑大将军杜茂免。虎牙大将军盖延薨。

十六年春二月，交址女子征侧反，略有城邑。

三月辛丑晦，日有蚀之。

秋九月，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

郡国大姓及兵长、髡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国，听髡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又以畏口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

，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卢芳遣使乞降。十二月甲辰，封芳为代王。

初，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是岁，始行五铢钱。

十七年春正月，赵公良薨。

二月乙*(亥)**[未]*晦，日有食之。

夏四月乙卯，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辅、楚公英、东海公阳、济南公康、东平公苍从，幸颍川，进幸叶、章陵。五月乙卯，车驾还宫。

六月癸巳，临淮公衡薨。

秋七月，妖巫李广等鬲起据皖城，遣虎贲中郎将马援、骠骑将军段志讨之。

九月，破皖城，斩李广等。

冬十月辛巳，废皇后郭氏为中山太后，立贵人阴氏为皇后。进右翊公辅为中山王，食常山郡。其余九国公，皆即旧封进爵为王。

甲申，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乃悉为舂陵宗室起祠堂。有五凤皇见于颍川之郟县。十二月，至自章陵。

是岁，莎车国遣使贡献。

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守将史歆叛，遣大司马吴汉率二将军讨之，围成都。

甲寅，西巡狩，幸长安。三月壬午，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历冯翊界，进幸蒲騊，祠后土。夏四月*(甲戌)**[癸酉]*车驾还宫。

以夏至日祭，其礼仪如祭天。”蒲騊，县，属河东郡。后土祠在今蒲州汾阴县西北。

*(癸酉)**[甲戌]*，诏曰：“今边郡盗谷五十斛，罪至于死，开残吏妄杀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内郡。”

遣伏波将军马援率楼船将军段志等击交址贼征侧等。

*(戊)**[甲]*申，幸河内。戊子，至自河内。

五月，旱。

卢芳复亡入匈奴。

秋七月，吴汉拔成都，斩史歆等。壬戌，赦益州所部殊死已下。

冬十月庚辰，幸宜城。还，祠章陵。十二月乙丑，车驾还宫。

是岁，罢州牧，置刺史。

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庙，成帝、哀帝、平帝于长安，舂陵节侯以下四世于章陵。

故河图云‘赤九会昌’，谓光武也。”然则宣帝为*(曾)*祖，故追尊及祠之。妖巫单臣、傅镇等反，据原武，遣太中大夫臧宫围之。夏四月，拔原武，斩臣、镇等。

伏波将军马援破交址，斩征侧等。因击破九真贼都阳等，降之。

闰月戊申，进赵、齐、鲁三国公爵为王。

六月戊申，诏曰：“春秋之义，立子以贵。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皇太子强，崇执谦退，愿备藩国。父子之情，重久违之。其以强为东海王，立阳为皇太子，改名庄。”

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秋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阳，进幸汝南南顿县舍，置酒会，赐吏人，复南顿田租岁。父老前叩头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识知寺舍，每来辄加厚恩，愿赐复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复一日，安敢远期十岁乎？”

吏人又言：“陛下实惜之，何言谦也？”帝大笑，复增一岁。进幸淮阳、梁、沛。

“寺，司也。诸官府所止皆曰寺。”光武尝从皇考至南顿，故识知官府舍宇。西南夷寇益州郡，遣武威将军刘尚讨之。越巂太守任贵谋叛，十二月，刘尚袭贵，诛之。

是岁，复置函谷关都尉。修西京宫室。

二十年春二月戊子，车驾还宫。

夏四月庚辰，大司徒戴涉下狱死。大司空窦融免。

五月辛亥，大司马吴汉薨。

匈奴寇上党、天水，遂至扶风。

六月庚寅，广汉太守蔡茂为大司徒，太仆朱浮为大司空。壬辰，左中郎将刘隆为骠骑将军，行大司马事。

乙未，徙中山王辅为沛王。

秋，东夷韩国人率觭诣乐浪内附。

冬十月，东巡狩。甲午，幸鲁，进幸东海、楚、沛国。

十二月，匈奴寇天水。

壬寅，车驾还宫。

是岁，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东。复济阳县徭役六岁。

二十一年春正月，武威将军刘尚破益州夷，平之。

夏四月，安定属国胡叛，屯聚青山，遣将兵长史陈欣讨平之。

秋，鲜卑寇辽东，辽东太守祭彤大破之。

冬十月，遣伏波将军马援出塞击乌桓，不克。

匈奴寇上谷、中山。

其冬，鄯善王、车师王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

居乌垒城，察西域诸国动静以闻。事见前书。

二十二年春闰月丙戌，幸长安，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二月己巳，至自长安。

夏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司隶校尉苏邺下狱死。

九月戊辰，地震裂。制诏曰：“日者地震，南阳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静而不动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顺无德，罄殃将及吏人，朕甚惧焉。

其令南阳勿输今年田租刍笴。遣谒者案行，其死罪系囚在戊辰以前，减死罪一等；徒皆口解钳，衣丝絮。赐郡中居人压死者棺钱，人三千。其口赋逋税而庐宅尤破坏者，勿收责。吏人死亡，或在坏垣毁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见钱谷取佣，为寻求之。”

冬十月壬子，大司空朱浮免。癸丑，光禄勋杜林为大司空。

是岁，齐王章薨。青州蝗。匈奴薁鞬日逐王比遣使诣渔阳请和亲，使中郎将李茂报命。乌桓击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诏罢诸边郡亭候吏卒。

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蛮叛，遣武威将军刘尚讨破之，徙其种人于江夏。

夏五月丁卯，大司徒蔡茂薨。

秋八月丙戌，大司空杜林薨。

九月辛未，陈留太守玉况为大司徒。

冬十月丙申，太仆张纯为大司空。

高句丽率种人诣乐浪内属。

十二月，武陵蛮叛，寇掠郡县，遣刘尚讨之，战于沅水，尚军败歿。

是岁，匈奴薁鞬日逐王比率部曲遣使诣西河内附。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天下。

匈奴薁鞬日逐王比遣使款五原塞，求扞御北虏。

秋七月，武陵蛮寇临沅，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讨蛮，不克，于是伏波将军马援率四将军讨之。

诏有司申明旧制阿附蕃王法。

是为旧制，今更申明之。

冬十月，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于是分为南、北匈奴。

二十五春正月，辽东徼外貊人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辽东太守祭彤招降之。乌桓大人来朝。

南单于遣使诣阙贡献，奉蕃称臣；又遣其左贤王击破北匈奴，却地千余里。三月，南单于遣子入侍。

戊申晦，日有食之。

伏波将军马援等破武陵蛮于临沅。冬十月，叛蛮悉降。

夫余王遣使奉献。

是岁，乌桓大人率觭内属，诣阙朝贡。

二十六年*[春]*正月，诏有司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已下，增于旧秩。

初作寿陵。将作大匠窦融上言园陵广袤，无虑所用。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复，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遣中郎将段郴授南单于玺绶，令入居云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将，将兵鞞护之。南单于遣子入侍，奉奏诣阙。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施刑补理城郭。发遣边民在中国者，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

二十七年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玉况薨。

五月丁丑，诏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无‘大’名，其令二府去‘大’。”

又改大司马为太尉。骠骑大将军行大司马刘隆即日罢，太仆赵口为太尉，大司农冯勤为司徒。

益州郡徼外蛮夷率种人内属。

北匈奴遣使诣武威乞和亲。

冬，鲁王兴、齐王石始就国。

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徙鲁王兴为北海王，以鲁国益东海。赐东海王强虎贲、旄头、钟虡之乐。

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因诏郡县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

秋八月戊寅，东海王强、沛王辅、楚王英、济南王康、淮阳王延始就国。

冬十月癸酉，诏死罪系囚皆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

寤音一禁反。见前书音义。

北匈奴遣使贡献，乞和亲。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遣使者举冤狱，出系囚。

庚申，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寡、孤、独、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夏四月乙丑，诏令天下系囚自殊死已下及徒各减本罪一等，其余赎罪输作各有差。

三十年春正月，鲜卑大人内属，朝贺。

二月，东巡狩。甲子，幸鲁，进幸济南。闰月癸丑，车驾还宫。

有星孛于紫宫。

夏四月戊子，徙左翊王焉为中山王。

五月，大水。

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寡、孤、独、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秋七月丁酉，幸鲁国。复济阳县是年徭役。冬十一月丁酉，至自鲁。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

戊辰，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寡、孤、独、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六斛。

癸酉晦，日有食之。

是夏，蝗。

秋九月甲辰，诏令死罪系囚皆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

是岁，陈留雨谷，形如稗实。北匈奴遣使奉献。

中元元年春正月，东海王强、沛王辅、楚王英、济南王康、淮阳王延、赵王盱皆来朝。

丁卯，东巡狩。二月己卯，幸鲁，进幸太山。北海王兴、齐王石朝于东岳。辛卯，柴望岱宗，登封太山；甲午，禅于梁父。

改“墀”为“禅”，神之也。续汉志曰：“时上御辇升山，即位于□南，北面，尚书令奉玉牒检，皇帝以寸三分玺亲封之。藏玉牒已，复石覆讫，尚书令以五寸印封石检毕，皇帝再拜。禅祭地于梁阴，以高后配，山川醜神从祀焉。其玉牒文秘，刻石文辞多，不载。”

三月戊辰，司空张纯薨。

夏四月癸酉，车驾还宫。己卯，大赦天下。复羸、博、梁父、奉高，勿出今年田租刍笴。改年为中元。

行幸长安。戊子，祀长陵。五月乙丑，至自长安。

六月辛卯，太仆冯鲂为司空。

乙未，司徒冯勤薨。

是夏，京师醴泉涌出，饮之者固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于水崖。郡国频上甘露。醜臣奏言：“地只灵应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辄以

改元，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列为年纪，盖以感致神只，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称为中兴。今天下清宁，灵物仍降。陛下情存损挹，推而不居，岂可使祥符显庆，没而无闻？宜令太史撰集，*(四)*以传来世。”帝不纳。常自谦无德，每郡国所上，辄抑而不当，故史官罕得记焉。

秋，郡国三蝗。

冬十月辛未，司隶校尉东莱李欣为司徒。

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庙曰：“高皇帝与鬲臣约，非刘氏不王。吕太后贼害三赵，专王吕氏，赖社稷之灵，禄、产伏诛，天命几坠，危朝更安。吕太后不宜配食高庙，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贤明临国，子孙赖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号曰高皇后，配食地只。迁吕太后庙主于园，四时上祭。”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

是岁，初起明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图讖于天下。复济阳、南顿是年徭役。参狼羌寇武都，败郡兵，陇西太守刘盱遣军救之，及武都郡兵讨叛羌，皆破之。

地理鬲神从食口下。南郊焚犊，北郊埋犊。”

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

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

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宫前殿，年六十二。遗诏曰：“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刺史、二千石长吏皆无离城郭，无遣吏及因邮奏。”

初，帝在兵闲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倣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韞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承闲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口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论曰：皇考南顿君初为济阳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于县舍，有赤光照室中。钦异焉，使卜者王长占之。长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岁县界有嘉禾生，一茎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贺良者，上言哀帝，云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于是改号为太初元年，称“陈圣刘太平皇帝”，以厌胜之。及王莽篡位，忌恶刘氏，以钱文有金刀，故改为货泉。或以货泉字文为“白水真人”。后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见舂陵郭，喟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及始起兵还舂陵，远望舍南，火光赫然属天，有顷不见。初，道士西门君惠、李守等亦云刘秀当为天子。其王者受命

，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

赞曰：炎正中微，大盗移国。九县飙回，三精雾塞。人厌淫诈，神思反德。光武诞命，灵贶自甄。沉几先物，深略纬文。寻、邑百万，貔虎为鬪。长毂雷野，高锋彗云。英威既振，新都自焚。虔刘庸、代，纷纭梁、赵。三河未澄，四关重扰。神旌乃顾，递行天讨。

金汤失险，车书共道。灵庆既启，人谋咸赞。明明庙谟，赳赳雄断。于赫有命，系隆我汉。

“人谋鬼谋，百姓与能。”赞，助也。

赳赳，武螭也。

后汉书卷二 显宗孝明帝纪 第二

显宗孝明皇帝讳庄，光武第四子也。母阴皇后。帝生而丰下，十岁能通春秋，光武奇之。建武十五年封东海公，十七年进爵为王，十九年立为皇太子。师事博士桓荣，学通尚书。

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即皇帝位，年三十。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有司奏上尊庙曰世祖。

夏四月丙辰，诏曰：“予末小子，奉承圣业，夙夜震畏，不敢荒宁。先帝受命中兴，德侔帝王，协和万邦，假于上下，怀柔百神，惠于□寡。朕承大运，继体守文，不知稼穡之艰难，惧有废失。圣恩遗戒，顾重天下，以元元为首。公卿百僚，将何以辅朕不逮？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及流人无名数欲自占者人一级；

□、寡、孤、独、笃□粟，人十斛。其施刑及郡国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后捕系者，悉免其刑。又边人遭乱为内郡人妻，在己卯赦前，一切遣还边，恣其所乐。中二千石下至黄绶，贬秩赎论者，悉皆复秩还赎。方今上无天子，下无方伯，若涉渊水而无舟楫。夫万乘至重而壮者虑轻，

实赖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东平王苍宽博有谋，并可以受六尺之托，临大节而不挠。其以禹为太傅，苍为骠骑将军。太尉□告谥南郊，司徒欣奉安梓宫，司空魴将校复土。其封□为节乡侯，欣为安乡侯，魴为杨邑侯。”

“承明继体。则守文之君也。”

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人赐爵者，有罪得赎，贫者得卖与人。秋九月，烧当羌寇陇西，败郡兵于允街。赦陇西囚徒，减罪一等，勿收今年租调。又所发天水三千人，亦复是岁更赋。遣谒者张鸿讨叛羌于允吾，

鸿军大败，战歿。冬十一月，遣中郎将窦固监捕虏将军马武等二将军讨烧当羌

。城临丽水，一名丽水城。

十二月甲寅，诏曰：“方春戒节，人以耕桑。其口有司务顺时气，使无烦扰。天下亡命殊死以下，听得赎论：死罪入缣二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其未发觉，诏书到先自告者，半入赎。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有司明奏罪名，并正举者。又郡县每因征发，轻为奸利，诡责羸弱，先急下贫。其务在均平，无令枉刻。”

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会议。

夏五月，太傅邓禹薨。

戊寅，东海王强薨，遣司空冯鲂持节视丧事，赐升龙旄头、銮辂、龙旗。

六月乙卯，葬东海恭王。

秋七月，捕虏将军马武等与烧当羌战，大破之。募士卒戍陇右，赐钱人三万。

八月戊子，徙山阳王荆为广陵王，遣就国。

是岁，辽东太守祭彤使鲜卑击赤山乌桓，大破之，斩其渠帅。越巂姑复夷叛，州郡讨平之。

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絢屨以行事。礼毕，登灵台。使尚书令持节诏骠骑将军、三公曰：“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以配五帝。礼备法物，乐和八音，咏祉福，舞功德，*(其)*班时令，口醜后。事毕，升灵台，望元气，吹时律，观物变。髡僚藩辅，宗室子孙，觐郡奉计，百蛮贡职，乌桓、濊貊咸来助祭，单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圣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闇陋，奉承大业，亲执珪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兴，拨乱反正，以宁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恢弘大道，被之八极；而胤子无成康之质，髡臣无吕旦之谋，盥洗进爵，踧踖惟斿。素性顽鄙，临事益惧，故‘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其令天下自殊死已下，谋反大逆，皆赦除之。百僚师尹，其勉修厥职，顺行时令，敬若昊天，以绥兆人。”

时律者，即月令“孟春律中太簇，仲春律中夹钟”之类。大戴礼曰：“圣人口十二管，察八音之清浊，谓之律吕。律吕不正则诸气不和。”周礼保章氏：“以五云之色，辨吉凶、水旱、丰荒之祲象。”郑司农注云：“以二至二分观云色，青为虫，白为丧，赤为兵荒，黑为水，黄为丰。故春秋传曰：‘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杜预注云：“物谓气色鬻变也。”

三月，临辟雍，初行大射礼。

秋九月，沛王辅、楚王英、济南王康、淮阳王延、东海王政来朝。

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养老礼。诏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礼，而未及临飨。

眇眇小子，属当圣业。闲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复践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车探轮，供綏执授。侯王设酱，公卿饌珍，朕亲袒割，执爵而醕。祝哽在前，祝噎在后。升歌鹿鸣，下管新宫，

八佾具修，万舞于庭。朕固薄德，何以克当？易陈负乘，诗刺彼己，永念鼻疾，无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学明。五更桓荣，授朕尚书。诗曰：‘无德不报，无言不酬。’其赐荣爵关内侯，食邑五千户。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禄养终厥身。其赐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口，恤幼孤，惠口寡，称朕意焉。”

安车，坐乘之车；探轮，以蒲裹轮。探音而究反。三老就车，天子亲执綏授之。

说文：“綏，车中把也。”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汉官仪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续汉志曰：“养三老、五更，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讲师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三公一人三老，次卿一人五更，皆服絺纁大袍单衣，皁缘领袖中衣，冠进贤，扶*(玉)**[王]*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齐于太学讲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礼殿，坐于东厢，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门屏，交拜，导自阼阶。三老自宾阶升，东面。三公设几杖。九卿正履。天子亲袒割俎，执酱而饌，执爵而醕。五更南面，三公进供，礼亦如之。明日皆诣阙谢，以其于己礼太隆也。”酱，醢也。珍谓肴羞之属，即周礼“八珍”之类。郑玄注仪礼云：“醕，口也，所以洁口。”音胤。

中山王焉始就国。

甲子，西巡狩，幸长安，祠高庙，遂有事于十一陵。历览馆邑，会郡县吏，劳赐作乐。十一月甲申，遣使者以中牢祠萧何、霍光。帝谒陵园，过式其墓。进幸河东，所过赐二千石、令长已下至于掾史，各有差。癸卯，车驾还宫。十二月，护羌校尉窦林下狱死。

是岁，始迎气于五郊。少府阴就子丰杀其妻酈邑公主，就坐自杀。

三年春正月癸巳，诏曰：“朕奉郊祀，登灵台，见史官，正仪度。夫春者，岁之始也。始得其正，则三时有成。比者水旱不节，边人食寡，政失于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顺时气，劝督农桑，去其螟蚘，以及螽贼；详刑慎罚，明察单辞，夙夜匪懈，以称朕意。”

二月甲寅，太尉赵口、司徒李欣免。丙辰，左冯翊郭丹为司徒。己未，南阳太守虞延为太尉。

甲子，立贵人马氏为皇后，皇子烜为皇太子。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流人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寡、孤、独、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夏四月辛酉，封皇子建为千乘王，羨为广平王。

六月丁卯，有星孛于天船北。

秋八月戊辰，改大乐为大予乐。

“大予乐令一人，秩六百石。”

壬申晦，日有蚀之。诏曰：“朕奉承祖业，无有善政。日月薄蚀，彗孛见天，水旱不节，稼穡不成，人无宿储，下生愁垫。虽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昔楚庄无灾，以致戒惧；鲁哀祸大，天不降谴。今之动变，倘尚可救。

有司勉思厥职，以匡无德。古者卿士献诗，百工箴谏。其言事者，靡有所讳。”

冬十月，蒸祭光武庙，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

五行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其舞人冠冕衣服法五行色。武德者，高祖四年作，言行武以除乱也，其舞人执干戚。光武草创，礼乐未备，今始奏之，故云初也。

甲子，车驾从皇太后幸章陵，观旧庐。十二月戊辰，至自章陵。

是岁，起北宫及诸官府。京师及郡国七大水。

四年春二月辛亥，诏曰：“朕亲耕藉田，以祈农事。京师冬无宿雪，春不燠沐，烦劳鬲司，积精祷求。而比再得时雨，宿麦润泽。其赐公卿半奉。

有司勉遵时政，务平刑罚。”

皇帝亲执耒耜而耕。天子三推，三公五，孤卿七，大夫十二，士庶人终亩。乃致藉田仓，置令丞，以给祭天地宗庙，以为粢盛。”

秋九月戊寅，千乘王建薨。

冬十月乙卯，司徒郭丹、司空冯鲂免。丙辰，河南尹范迁为司徒，太仆伏恭为司空。

十二月，陵乡侯梁松下狱死。

五年春二月庚戌，骠骑将军东平王苍罢归藩；琅邪王京就国。

冬十月，行幸邺。与赵王栩会邺。常山三老言于帝曰：“上生于元氏，愿蒙优复。”

诏曰：“丰、沛、济阳，受命所由，加恩报德，适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结，而吏人求复，令人愧笑，重逆此县之拳拳，其复元氏县田租更赋六岁，劳赐县掾史，及门阑走卒。”至自邺。

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十二月，寇云中，南单于击濞之。

是岁，发遣边人在内郡者，赐装钱人二万。

六年春正月，沛王辅、楚王英、东平王苍、淮阳王延、琅邪王京、东海王政、赵王盱、北海王兴、齐王石来朝。

二月，王雒山出宝鼎，庐江太守献之。夏四月甲子，诏曰：“昔禹收九牧之金，铸□以象物，使人知神奸，不逢恶气。遭德则兴，迁于商、周；周德既衰，□乃沦亡。祥瑞之降，以应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兹？易曰□象三公，岂公卿奉职得其理邪？太常其以禘祭之日，陈□于庙，以备器用。赐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诏书，禁人上事言圣，而闲者章奏颇多浮词，自今若有过称虚誉，尚书皆宜抑而不省，示不为谄子蚩也。”

冬十月，行幸鲁，祠东海恭王陵；会沛王辅、楚王英、济南王康、东平王苍、淮阳王延、琅邪王京、东海王政。十二月，还，幸阳城，遣使者祠中岳。壬午，车驾还宫。东平王苍、琅邪王京从驾来朝皇太后。

七年春正月癸卯，皇太后阴氏崩。二月庚申，葬光烈皇后。

秋八月戊辰，北海王兴薨。

是岁，北匈奴遣使乞和亲。

八年春正月己卯，司徒范迁薨。三月辛卯，太尉虞延为司徒，鞞尉赵□行太尉事。

遣越骑司马郑觭报使北匈奴。初置度辽将军，屯五原曼柏。

秋，郡国十四雨水。

冬十月，北宫成。

丙子，临辟雍，养三老、五更。礼毕，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着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其大逆无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亡命者令赎罪各有差。凡徙者，赐弓弩衣彻。

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而下貽人怨，上动三光。日食之变，其灾尤大，春秋图讖所为至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

髡司勉修职事，极言无讳。”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览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诏曰：“髡僚所言，皆朕之过。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人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昔应门失守，关雎刺世；飞蓬随风，微子所叹。永览前戒，竦然兢惧。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应门，听政之处也。言不以政事为务，则有宣淫之心。关雎乐而不淫，思得贤人与之共化，修应门之政者也。”薛君韩诗章句曰：“诗人言雎鸠贞絜慎匹，以声相求，隐蔽于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御见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反宴处，体安志明。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

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

此言“微子”，未详。

北匈奴寇西河诸郡。

九年春三月辛丑，诏郡国死罪囚减罪，与妻子诣五原、朔方占着，所在死者皆赐妻父若男同产一人复终身；其妻无父兄独有母者，赐其母钱六万，又复其口筭。

夏四月甲辰，诏郡国以公田赐贫人各有差。令司隶校尉、部刺史岁上墨绶长吏视事三岁已上理状尤异者各一人，与计偕上。及尤不政理者，亦以闻。

是岁，大有年。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

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礼记曰“庶方小侯”，亦其义也。

十年春二月，广陵王荆有罪，自杀，国除。

夏四月戊子，诏曰：“昔岁五谷登衍，今兹蚕麦善收，其大赦天下。方盛夏长养之时，荡涤宿恶，以报农功。百姓勉务桑稼，以备灾害。吏敬厥职，无令愆愆。”

闰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阳，祠章陵。日北至，又祠旧宅。礼毕，召校官弟子作雅乐，奏鹿鸣，帝自御埴簾和之，以娱嘉宾。还，幸南顿，劳飧三老、官属。冬十一月，征淮阳王廷会平舆，征沛王辅会睢阳。

十二月甲午，车驾还宫。

十一年春正月，沛王辅、楚王英、济南王康、东平王苍、淮阳王延、中山王焉、琅邪王京、东海王政来朝。

秋七月，司隶校尉郭霸下狱死。

是岁，灊湖出黄金，庐江太守以献。时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

十二年春正月，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罢益州西部都尉。

去洛阳七千里，在今匡州匡川县西。

夏四月，遣将作谒者王吴修汴渠，自荥阳至于千乘海口。

五月丙辰，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流民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寡、孤、独、笃□、贫无家属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诏曰：“昔曾、闵奉亲，竭观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殓。丧贵致哀，礼存宁俭。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糜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绝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又车服制度，恣极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觴。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国。”“大罍也。”字或作“儻”，音丁甘反。

秋七月乙亥，司空伏恭罢。乙未，大司农牟融为司空。

冬十月，司隶校尉王康下狱死。

是岁，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十三年春二月，帝耕于藉田。礼毕，赐观者食。

三月，河南尹薛昭下狱死。

夏四月，汴渠成。辛巳，行幸荥阳，巡行河渠。乙酉，诏曰：“自汴渠决败，六十余岁，加顷年以来，雨水不时，汴流东侵，日月益甚，水门故处，皆在河中，潏潏广溢，莫测圻岸，荡荡极望，不知纲纪。今兖、豫之人，多被水患，乃云县官不先人急，好兴它役。又或以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堤强则右堤伤，左右俱强则下方伤，宜任水势所之，使人随高而处，公家息壅塞之费，百姓无陷溺之患。议者不同，南北异论，朕不知所从，久而不决。

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谿，陶丘之北，渐就壤坟，故荐嘉玉絜牲，以礼河神。东过洛汭，叹禹之绩。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滨渠下田，赋与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继世宗瓠子之作。”

因遂度河，登太行，进幸上党。壬寅，车驾还宫。

冬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三公免冠自劾。制曰：“冠履勿劾。灾异屡见，咎在朕躬，忧惧遑遑，未知其方。将有司陈事，多所隐讳，使君上壅蔽，下有不畅乎？昔瞻有忠臣，灵公得守其位。今何以和穆阴阳，消伏灾谴？刺史、太守详刑理冤，存恤口孤，勉思职焉。”

是岁，齐王石薨。

十四年春三月甲戌，司徒虞延免，自杀。夏四月丁巳，钜鹿太守南阳邢穆为司徒。

前楚王英自杀。

夏五月，封故广陵王荆子元寿为广陵侯。

初作寿陵。

十五年春二月庚子，东巡狩。辛丑，幸偃师。诏亡命自殊死以下赎：死罪缣四十匹，右趾至馱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犯罪未发觉，诏书到日自告者，半入赎。征沛王辅会睢阳。进幸彭城。癸亥，帝耕于下邳。

三月，征琅邪王京会良成，征东平王苍会阳都，又征广陵侯及其三弟会鲁。祠东海恭王陵。还，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

命皇太子、诸王说经。又幸东平。辛卯，进幸大梁，至定陶，祠定陶恭王陵。

夏四月庚子，车驾还宫。

改信都为乐成国，临淮为下邳国。封皇子恭为钜鹿王，党为乐成王，衍为下邳王，畅为汝南王，□为常山王，长为济阴王。赐天下男子爵，人三级；郎、从官*[视事]*二十岁已上帛百匹，十岁已上二十匹，十岁已下十匹，官府吏五匹

，书佐、小史三匹。令天下大酺五日。乙巳，大赦天下，其谋反大逆及诸不应宥者，皆赦除之。

冬，车骑校猎上林苑。

十二月，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屯凉州。

十六年春二月，遣太仆祭彤出高阙，奉车都尉窦固出酒泉，驸马都尉耿秉出居延，骑都尉来苗出平城，伐北匈奴。窦固破呼衍王于天山，留兵屯伊吾卢城。耿秉、来苗、祭彤并无功而还。 祁音时。

夏五月，淮阳王延谋反，发觉。癸丑，司徒邢穆、驸马都尉韩光坐事下狱死，所连及诛死者甚觶。

戊午晦，日有食之。

六月丙寅，大司农西河王敏为司徒。

秋七月，淮阳王延徙封阜陵王。

九月丁卯，诏令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死罪一等，勿笞，诣军营，屯朔方、敦煌；妻子自随，父母同产欲求从者，恣听之；女子嫁为人妻，勿与俱。谋反大逆无道不用此书。

是岁，北匈奴寇云中，云中太守廉范击破之。

十七年春正月，甘露降于甘陵。北海王睦薨。

二月乙巳，司徒王敏薨。三月癸丑，汝南太守鲍昱为司徒。

是岁，甘露仍降，树枝内附，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师。西南夷哀牢、僇耳、僇侥、盘木、白狼、动黏诸种，前后慕义贡献；西域诸国遣子入侍。夏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怀远，祥物显应，乃并集朝堂，奉觴上寿。制曰：“天生神物，以应王者；远人慕化，实由有德。朕以虚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圣德所被，不敢有辞。其敬举觴，太常择吉日策告宗庙。

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流人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寡、孤、独、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郎、从官视事十岁以上者，帛十匹。中二千石、二千石下至黄绶，贬秩奉赎，在去年以来皆还赎。”

“僇侥氏三尺，短之至也。”杨浮异物志曰：“僇耳，南方夷，生则镂其颊，皮连耳匡，分为数支，状如鸡肠，累累下垂至肩。”

秋八月丙寅，令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及张掖属国，系囚右趾已下任兵者，皆一切勿治其罪，诣军营。

冬十一月，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击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遂入车师。初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

周穆王见西王母于此山，有石室、王母台。

是岁，改天水为汉阳郡。

十八年春三月丁亥，诏曰：“其令天下亡命，自殊死已下赎：死罪缣三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吏人犯罪未发觉，诏书到自告者，半入赎。”

夏四月己未，诏曰：“自春已来，时雨不降，宿麦伤旱，秋种未下，政失厥中，忧惧而已。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及流民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口、寡、孤、独、笃口，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理冤狱，录轻系。二千石分祷五岳四瀆。郡界有名山大川能兴云*[致]*雨者，长吏各絜斋祷请，冀蒙嘉澍。”并州，其山曰恒，其川曰滹沱。”此谓九州名山大川也。

六月己未，有星孛于太微。

焉耆、龟兹攻西域都护陈睦，悉没其觶。北匈奴及车师后王围戊己校尉耿恭。秋八月壬子，帝崩于东宫前殿。年四十八。遗诏无起寝庙，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帝初作寿陵，制令流水而已，石藏广一丈二尺，长二丈五尺，无得起坟。万年之后，埽地而祭，杵水脯糒而已。过百日，唯四时设奠，置吏卒数人供给洒埽，勿开修道。敢有所兴作者，以口议宗庙法从事。

帝遵奉建武制度，无敢违者。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穆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谓髡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故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焉。论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内外无幸曲之私，在上无乡大之色。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故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钟离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为言，夫岂弘人之度未优乎？

赞曰：显宗丕承，业业兢兢。危心恭德，政察奸胜。备章朝物，省薄坟陵。

永怀废典，下身遵道。登台观云，临雍拜老。懋惟帝绩，增光文考。

后汉书卷三 肃宗孝章帝纪 第三

肃宗孝章皇帝讳炟，显宗第五子也。母贾贵人。永平三年，立为皇太子。

少宽容，好儒术，显宗器重之。

十八年八月壬子，即皇帝位，年十九。尊皇后曰皇太后。

壬戌，葬孝明皇帝于显节陵。

冬十月丁未，大赦天下。赐民爵，人二级，为父后及孝悌、力田人三级，脱无名数及流人欲占者人一级，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子；口、寡、孤、独、笃口、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诏曰：“朕以眇身，托于王侯之上，统理万机，惧失厥中，兢兢业业，未知所济。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师傅之官。诗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行太尉事节乡侯口三世在位，为国元老；司空融典职六年，勤劳不怠。其以口为太傅，融为太尉，并录尚书事。‘三事大夫

，莫肯夙夜’，小雅之所伤也。‘予违汝弼，汝无面从’，股肱之正义也。髡后百僚勉思厥职，各贡忠诚，以辅不逮。申口四方，称朕意焉。”

十一月戊戌，蜀郡太守第五伦为司空。

诏征西将军耿秉屯酒泉。遣酒泉太守段彭救戊己校尉耿恭。

甲辰晦，日有食之。于是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诏有司各上封事。

十二月癸巳，有司奏言：“孝明皇帝圣德淳茂，劬劳日口，身御浣衣，食无兼珍。泽臻四表，远人慕化，僬侥、僇耳，款塞自至。克伐鬼方，开道西域，威灵广被，无思不服。以烝庶为忧，不以天下为乐。备三雍之教，躬养老之礼。

作登歌，正予乐，博贯六蓺，不舍昼夜。聪明渊塞，着在图讖。至德所感，通于神明。功烈光于四海，仁风行于千载。而深执谦谦，自称不德，无起寝庙，埽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终之礼，遂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天下闻之，莫不凄怆。陛下至孝烝烝，奉顺圣德。臣愚以为更衣在中门之外，处所殊别，宜尊庙曰显宗，其四时禘祫，于光武之堂，闲祀悉还更衣，共进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庙故事。”制曰：“可。”

是岁，牛疫。京师及三州大旱，诏勿收兖、豫、徐州田租、刍烝，其以见谷赈给贫人。

建初元年春正月，诏三州郡国：“方春东作，恐人稍受禀，往来烦剧，或妨耕农。

其各实核尤贫者，计所贷并与之。流人欲归本者，郡县其实禀，令足还到，听过止官亭，无雇舍宿。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遗脱，小吏豪右得容奸妄。

诏书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无状者。”

丙寅，诏曰：“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方春东作，宜及时务。二千石勉劝农桑，弘致劳来。髡公庶尹，各推精诚，专急人事。罪非殊死，须立秋案验。有司明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顺时令，理冤狱。

‘五教在宽’，帝典所美；

‘恺悌君子’，大雅所叹。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酒泉太守段彭讨击车师，大破之。罢戊己校尉官。

二月，武陵澧中蛮叛。

三月甲寅，山阳、东平地震。己巳，诏曰：“朕以无德，奉承大业，夙夜栗栗，不敢荒宁。而灾异仍见，与政相应。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选举乖实，俗吏伤人，官职耗乱，刑罚不中，可不忧与！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犹诲以贤才，问以得人。明政无大小，以得人为本。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

政事，甚无谓也。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畹亩，不系阀阅。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明试以功，则政有异结。文质彬彬，朕甚嘉之。

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夏五月辛酉，初举孝廉、郎中宽博有谋，任典城者，以补长、相。

秋七月辛亥，诏以上林池田赋与贫人。

八月庚寅，有星孛于天市。

九月，永昌哀牢夷叛。

冬十月，武陵郡兵讨叛蛮，破降之。

十一月，阜陵王延谋反，贬为阜陵侯。

二年春三月辛丑，诏曰：“比年阴阳不调，肌馑屡臻。深惟先帝忧人之本，诏书曰‘不伤财，不害人’，诚欲元元去末归本。而今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聚送终，尤为僭侈。

有司废典，莫肯举察。春秋之义，以贵理贱。今自三公，并宜明纠非法，宣振威风。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艰难，区区管窥，岂能照一隅哉！其科条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备为之禁，先京师而后诸夏。”甲辰，罢伊吾卢屯兵。

永昌、越巂、益州三郡民、夷讨哀牢，破平之。

夏四月戊子，诏还坐楚、淮阳徙者四百余家，令归本郡。

癸巳，诏齐相省冰纨、方空縠、吹纶絮。

六月，烧当羌叛，金城太守郝崇讨之，败绩，羌遂寇汉阳。秋八月，遣行车骑将军马防讨平之。

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紫宫。

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礼毕，登灵台，望云物。大赦天下。

三月癸巳，立贵人窦氏为皇后。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级；□、寡、孤、独、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夏四月己巳，罢常山呼刳石白河漕。

行车骑将军马防破烧当羌于临洮。

闰月，西域假司马班超击姑墨，大破之。

冬十二月丁酉，以马防为车骑将军。

武陵溇中蛮叛。

是岁，零陵献芝草。

四年春二月庚寅，太尉牟融薨。

夏四月戊子，立皇子庆为皇太子。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

，民无名数及流人欲自占者人一级；□、寡、孤、独、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己丑，徙钜鹿王恭为江陵王，汝南王畅为梁王，常山王□为淮阳王。辛卯，封皇子伉为千乘王，全为平春王。

五月丙辰，车骑将军马防罢。

甲戌，司徒鲍昱为太尉，南阳太守桓虞为司徒。

六月癸丑，皇太后马氏崩。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太)*后。

冬，牛大疫。

十一月壬戌，诏曰：“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矐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

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又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于戏，其勉之哉！”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

是岁，甘露降泉陵、洮阳二县。

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诏曰：“朕新离供养，愆咎觴着，上天降异，大变随之。诗不云乎：‘亦孔之丑。’又久旱伤麦，忧心惨切。公卿已下，其举直言极谏、能指朕过失者各一人，遣诣公车，将亲览问焉。其以岩穴为先，勿取浮华。”甲申，诏曰：“春秋书‘无麦苗’，重之也。去秋雨泽不适，今时复旱，如炎如焚。凶年无时，而为备未至。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栗切切，痛心疾首。前代圣君，博思咨谏，虽降灾咎，辄有开匮反风之应。令予小子，徒惨惨而已。其令二千石理冤狱，录轻系；祷五岳四渎，及名山能兴云致雨者，冀蒙不崇朝簷雨天下之报。务加肃敬焉。”

三月甲寅，诏曰：“孔子曰：‘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胁无辜，致令自杀者，一岁且多于断狱，甚非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议纠举之。”

荆、豫诸郡兵讨破武陵淩中叛蛮。

夏五月辛亥，诏曰：“朕思弼直士，侧席异闻。其先至者，各以发愤吐懣，略闻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于左右，顾问省纳。建武诏书又曰，尧试臣以职，不

直以言语笔札。今外官多旷，并可以补任。”

戊辰，太傅赵口薨。

冬，始行月令迎气乐。

是岁，零陵献芝草。有八黄龙见于泉陵。西域假司马班超击疏勒，破之。

六年春二月辛卯，琅邪王京薨。

夏五月辛酉，赵王盱薨。

六月丙辰，太尉鲍昱薨。

辛未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癸巳，以大司农邓彪为太尉。

七年春正月，沛王辅、济南王康、东平王苍、中山王焉、东海王政、琅邪王宇来朝。

夏六月甲寅，废皇太子庆为清河王，立皇子口为皇太子。

己未，徙广平王羨为西平王。

秋八月，饮酎高庙，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诏*[曰]*：“书云‘祖考来假’，明哲之祀。予末小子，质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尽孝敬。朕得识昭穆之序，寄远祖之思。今年大礼复举，加以先帝之坐，悲伤感怀。乐以迎来，哀以送往，虽祭亡如在，而空虚不知所裁，庶或飨之。岂亡克慎肃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赐公钱四十万，卿半之，及百官执事各有差。”

九月甲戌，幸偃师，东涉卷津，至河内。下诏曰：“车驾行秋稼，观收获，因涉郡界。皆精骑轻行，无它辎重。不得辄修道桥，远离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后，以为烦扰。动务省约，但患不能脱粟瓢饮耳。所过欲令贫弱有利，无违诏书。”遂览淇园。己酉，进幸邺，劳飨魏郡守令已下，至于三老、门阑、走卒，赐钱各有差。劳赐常山、赵国吏人，复元氏租赋三岁。辛卯，车驾还宫。诏天下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边戍；妻子自随，占着所在；父母同产欲相从者，恣听之；有不到者，皆以乏军兴论。及犯殊死，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系囚鬼薪、白粲已上，皆减本罪各一等，输司寇作。亡命赎：死罪入缣二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吏人有罪未发觉，诏书到自告者，半入赎。

女子为白粲，使择米白粲粲然。”

冬十月癸丑，西巡狩，幸长安。丙辰，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遣使者祠太上皇于万年，以中牢祠萧何、霍光。进幸槐里。岐山得铜器，形似酒韞，献之。又获白鹿。帝曰：“上无明天子，下无贤方伯。‘人之无良，相怨一方。’斯器亦曷为来哉？”又幸长平，御池阳宫，东至高陵，造舟于泾而还。每所到幸

，辄会郡县吏人，劳赐作乐。十一月，诏劳赐河东守、令、掾以下。十二月丁亥，车驾还宫。

是岁，京师及郡国螟。

八年春正月壬辰，东平王苍薨。三月辛卯，葬东平宪王，赐銮辂、龙旗。

夏六月，北匈奴大人率觶款塞降。

冬十二月甲午，东巡狩，幸陈留、梁国、淮阳、颍阳。戊申，车驾还宫。

诏曰：“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髡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

是岁，京师及郡国螟。

元和元年春正月，中山王焉来朝。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

闰月辛丑，济阴王长薨。

二月甲戌，诏曰：“王者八政，以食为本，故古者急耕稼之业，致耒耜之勤，节用储蓄，以备凶灾，是以岁虽不登而人无饥色。自牛疫已来，谷食连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为负。其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口，贯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筭三年。其后欲还本乡者，勿禁。”

夏四月己卯，分东平国，封宪王苍子尚为任城王。

六月辛酉，沛王辅薨。

秋七月丁未，诏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捶长短有数。自往者大狱已来，掠考多酷，钻钻之属，惨苦无极。念其痛毒，怵然动心。书曰‘鞭作官刑’，岂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狱，明为其禁。”

八月甲子，太尉邓彪罢，大司农郑弘为太尉。

癸酉，诏曰：“朕道化不德，吏政失和，元元未谕，抵罪于下。寇贼争心不息，边野邑屋不修。永惟庶事，思稽厥衷，与凡百君子，共弘斯道。中心悠悠，将何以寄？其改建初九年为元和元年。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边县；妻子自随，占着在所。其犯殊死，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系囚鬼薪、白粲以上，皆减本罪一等，输司寇作。亡命者赎，各有差。”

丁酉，南巡狩，诏所经道上，郡县无得设储峙。命司空自将徒支柱桥梁。

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当坐。其赐口、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九月乙未，东平王忠薨。

辛丑，幸章陵，祠旧宅园庙，见宗室故人，赏赐各有差。冬十月己未，进幸江陵，诏庐江太守祠南岳，又诏长沙、零陵太守祠长沙定王、舂陵节侯、郁林府

君。还，幸宛。十一月己丑，车驾还宫，赐从者各有差。

十二月壬子，诏曰：“书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狱，所及广远，一人犯罪，禁至三属，莫得垂缨仕宦王朝。

如有贤才而没齿无用，朕甚怜之，非所谓与之更始也。诸以前妖恶禁锢者，一皆蠲除之，以明口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讪而已。”二年春正月乙酉，诏曰：

“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筭三岁’。今诸怀口者，

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筭一岁，着以为令。”又诏三公曰：“方春生养，万物孳甲，宜助萌阳，以育时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验，及吏人条书相告不得听受，冀以息事宁人，敬奉天气。立秋如故。夫俗吏矫饰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则悦耳，论之阴阳则伤化，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静之吏，悃悞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如襄城令刘方，吏人同声谓之不烦，虽未有它异，斯亦殆近之矣。闲口二千石各尚宽明，而今富奸行赂于下，贪吏枉法于上，使有罪不论而无过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四者或兴，则下有怨心。吾诏书数下，冠盖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职，其咎安在？勉思旧令，称朕意焉。”

‘庚桑子之始来，吾洒然异之；今吾日计之不足，岁计之有余，庶几其圣人乎？’”

二月甲寅，始用四分历。

诏曰：“今山川鬼神应典礼者，尚未咸秩。其议增修鬯祀，以祈丰年。”

丙辰，东巡狩。己未，凤皇集肥城。乙丑，帝耕于定陶。诏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劳也。国家甚休之。其赐帛人一匹，勉率农功。”

使使者祠唐尧于成阳灵台。辛未，幸太山，柴告岱宗。有黄鹄三十从西南来，经祠口上，东北过于宫屋，翾翔升降。进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癸酉，告祠二祖、四宗，大会外内鬯臣。丙子，诏曰：“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告祀明堂，以章先勋。其二王之后，先圣之胤，东后蕃籓，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百僚从臣，宗室觴子，要荒四裔，沙漠之北，鯁领之西，冒彰之类，跋涉悬度，陵践阻绝，骏奔郊时，咸来助祭。祖宗功德，延及朕躬。

予一人空虚多疚，纂承尊明，盥洗享荐，夙愧祗栗。诗不云乎：‘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历数既从，灵耀着明，亦欲与士大夫同心自新。

其大赦天下。诸犯罪不当得赦者，皆除之。复博、奉高、嬴，无出今年田租、刍笴。”戊寅，进幸济南。三月己丑，进幸鲁，祠东海恭王陵。庚寅，祠孔子于阙里，及七十二弟子，赐驩成侯及诸孔男女帛。壬辰，进幸东平，祠宪王陵

。甲午，遣使者祠定陶太后、恭王陵。乙未，幸东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关。夏四月乙巳，客星入紫宫。乙卯，车驾还宫。庚申，假于祖祢，告祠高庙。五月戊申，诏曰：“乃者凤皇、黄龙、鸾鸟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见，及白鸟、神雀、甘露屡臻。祖宗旧事，或班恩施。其赐天下吏爵，人三级；高年、□、寡、孤、独帛，人一匹。经曰：“无侮□寡，惠此羸独。”加赐河南女子百户牛酒，令天下大酺五日。赐公卿已下钱帛各有差；及洛阳人当酺者布，户一匹，城外三户共一匹。赐博士员弟子见在太学者布，人三匹。令郡国上明经者，口十万以上五人，不满十万三人。”

比，频也。

史记封禅书：“百户牛一头，酒十石。”臣贤案：此女子百户，若是户头之妻，不得更称为户；此谓女户头，即今之女户也。天下称庆，恩当普洽，所以男户赐爵，女子赐牛酒。

改庐江为六安国，江陵复为南郡。徙江陵王恭为六安王。

秋七月庚子，诏曰：“春秋于春每月书‘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报囚。月令冬至之后，有顺阳助生之文，而无鞠狱断刑之政。朕咨访儒雅，稽之典籍，以为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

赤者阳气，故周为天正，色尚赤。十二月，万物始牙而色白。白者阴气，故殷为地正，色尚白。十三月，万物葇甲而出，其色皆黑，人得加功展业，故夏为人正，色尚黑。”尚书大传曰：“夏十三月为正，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夜半为朔。”必以三微之月为正者，当尔之时，物皆尚微，王者受命，当扶微理弱，奉成之义也。

九月壬辰，诏：“凤皇、黄龙所见亭部无出二年租赋。加赐男子爵，人二级；先见者帛二十匹，近者三匹，太守三十匹，令、长十五匹，丞、尉半之。诗云：

‘虽无德与汝，式歌且舞。’它如赐爵故事。”

丙申，征济南王康、中山王焉会烝祭。

冬十一月壬辰，日南至，初闭关梁。

三年春正月乙酉，诏曰：“盖君人者，视民如父母，有憯怛之忧，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婴儿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食者，禀给如律。”

丙申，北巡狩，济南王康、中山王焉、西平王羨、六安王恭、乐成王党、淮阳王□、任城王尚、沛王定皆从。辛丑，帝耕于怀。

二月壬寅，告常山、魏郡、清河、钜鹿、平原、东平郡太守、相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声教，考同遐□，解释怨结也。今‘四国无政，不用其良’，驾

言出游，欲亲知其剧易。前祠园陵，遂望祀华、霍，东柴岱宗，为人祈福。今将礼常山，遂徂北土，历魏郡，经平原，升践堤防，询访耆老，咸曰‘往者汴门未作，深者成渊，浅则泥涂’。追惟先帝勤人之德，底绩远图，复禹弘业，圣迹滂流，至于海表。不克堂*(桓)**[构]*，朕甚鼻焉。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所过县邑，听半入今年田租，以劝农夫之劳。”

乙丑，口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过无得有所伐杀。车可以引避，引避之；

騑马可辍解，辍解之。诗云：‘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礼，人君伐一草木不时，谓之不孝。俗知顺人，莫知顺天。其明称朕意。”戊辰，进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岳，出长城。癸酉，还幸元氏，祠光武、显宗于县舍正堂；明日又祠显宗于始生堂，皆奏乐。三月丙子，诏高邑令祠光武于即位口。复元氏七年徭役。己卯，进幸赵。庚辰，祠房山于灵寿。

辛卯，车驾还宫。赐从行者各有差。夏四月丙寅，太尉郑弘免，大司农宋由为太尉。

五月丙子，司空第五伦罢，太仆袁安为司空。

秋八月乙丑，幸安邑，观盐池。九月，至自安邑。

冬十月，北海王基薨。

烧当羌叛，寇陇西。

是岁，西域长史班超击斩疏勒王。

章和元年春三月，护羌校尉傅育追击叛羌，战歿。

夏四月丙子，令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诣金城戍。

六月戊辰，司徒桓虞免。癸卯，司空袁安为司徒，光禄勋任隗为司空。

秋七月癸卯，齐王晃有罪，贬为芜湖侯。壬子，淮阳王口薨。

鲜卑击破北单于，斩之。

烧当羌寇金城，护羌校尉刘盱讨之，斩其渠帅。

壬戌，诏曰：“朕闻明君之德，启迪鸿化，缉熙康乂，光照六幽，讫惟人面，靡不率俾，仁风翔于海表，威霆行乎鬼区。然后敬恭明祀，膺五福之庆，获来仪之贶。朕以不德，受祖宗弘烈。乃者凤皇仍集，麒麟并臻，甘露宵降，嘉谷滋生，芝草之类，岁月不绝。朕夙夜祇畏上天，无以彰于先功。今改元和四年为章和元年。”秋，令是月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其赐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一匹，以为醴酪。死罪囚犯法在丙子赦前而后捕系者，皆减死，勿笞，诣金城戍。

八月癸酉，南巡狩。壬午，遣使者祠昭灵后于小黄园。甲申，征任城王尚会睢

阳。

戊子，幸梁。己丑，遣使祠沛高原庙，丰粉榆社。乙未，幸沛，祠献王陵，征会东海王政。乙未晦，日有食之。九月庚子，幸彭城，东海王政、沛王定、任城王尚皆从。辛亥，幸寿春。壬子，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罪一等，诣金城戍；犯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系囚鬼薪、白粲已上，减罪一等，输司寇作。亡命者赎：死罪缣二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七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吏民犯罪未发觉，诏书到自告者，半入赎。复封阜陵侯延为阜陵王。己未，幸汝阴。冬十月丙子，车驾还宫。北匈奴屋兰储等率觶降。

是岁，西域长史班超击莎车，大破之。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

二年春正月，济南王康、阜陵王延、中山王焉来朝。

*[二月]*壬辰、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三十三。遗诏无起寝庙，一如先帝法制。论曰：魏文帝称“明帝察察，章帝长者”。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感陈宠之义，除惨狱之科。深元元之爱，着胎养之令。奉承明德太后，尽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亲。平徭简赋，而人赖其庆。又体之以忠恕，文之以礼乐。故乃蕃辅克谐，嗣后德让。谓之长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国所上符瑞，合于图书者数百千所。乌呼懋哉！

赞曰：肃宗济济，天性恺悌。于穆后德，谅惟渊体。左右蓺文，斟酌律礼。思服帝道，弘此长懋。儒馆献歌，戎亭虚候。气调时豫，宪平人富。

后汉书卷四 孝和孝殇帝纪 第四

孝和皇帝讳口，肃宗第四子也。母梁贵人，为窦皇后所譖，忧卒，窦后养帝以为己子。建初七年，立为皇太子。

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即皇帝位，年十岁。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

三月丁酉，改淮阳为陈国，楚郡为彭城国，西平口汝南郡，六安复为庐江郡。遗诏徙西平王羨为陈王，六安王恭为彭城王。

癸卯，葬孝章皇帝于敬陵。

庚戌，皇太后诏曰：“先帝以明圣，奉承祖宗至德要道，天下清静，庶事咸宁。

今皇帝以幼年，莛莛在疚，朕且佐助听政。外有大国贤王并为蕃屏，内有公卿大夫统理本朝，恭己受成，夫何忧哉！然守文之际，必有内辅以参听断。侍中宪，朕之元兄，行能兼备，忠孝尤笃，先帝所器，亲受遗诏，当以旧典辅斯职焉。宪固执谦让，节不可夺。今供养两宫，宿膳左右，厥事已重，亦不可复劳以政事。故太尉邓彪，元功之族，三让弥高，海内归仁，为嗣贤首，先帝矚表，欲以崇化。今彪聪明康强，可谓老成黄耆矣。其以彪为太傅，赐爵关内侯，录尚书事，百官总己以听，朕庶几得专心内位。于戏！

耦公其勉率百僚，各修厥职，爱养元元，绥以中和，称朕意焉。”

者亦老也。诗序曰：“外尊事黄耆。”

辛酉，有司上奏：“孝章皇帝崇弘鸿业，德化普洽，垂意黎民，留念稼穡。文加殊俗，武畅方表，界惟人面，无思不服。巍巍荡荡，莫与比隆。周颂曰：‘于穆清庙，肃雝显相。’请上尊庙曰肃宗，共进武德之舞。”制曰：“可。”

癸亥，陈王羨、彭城王恭、乐成王党、下邳王衍、梁王畅始就国。

夏四月丙子，谒高庙。丁丑，谒世祖庙。

戊寅，诏曰：“昔孝武皇帝致诛胡、越，故权收盐铁之利，以奉师旅之费。自中兴以来，匈奴未宾，永平末年，复修征伐。先帝即位，务休力役，然犹深思远虑，安不忘危，探观旧典，复收盐铁，欲以防备不虞，宁安边境。而吏多不良，动失其便，以违上意。先帝恨之，故遗戒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事。其申口刺史、二千石，奉顺圣旨，勉弘德化，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五月，京师旱。诏长乐少府桓郁侍讲禁中。

冬十月乙亥，以侍中窦宪为车骑将军，伐北匈奴。

安息国遣使献师子、扶拔。

永元元年春三月甲辰，初令郎官诏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为真。

夏六月，车骑将军窦宪出鸡鹿塞，度辽将军邓鸿出*(柁)**[柁]*阳塞，南单于出满夷谷，与北匈奴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追至*(和)**[私]*渠*(北)**[比]*鞬海。窦宪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还。北单于遣弟右温禺鞬王奉奏贡献。

羸音羊主反。

*(柁)**[柁]*音固。

秋七月乙未，会稽山崩。

闰月丙子，诏曰：“匈奴背叛，为害久远。赖祖宗之灵，师克有捷，丑虏破碎，遂扫厥庭，役不再籍，万里清荡，非朕小子眇身所能克堪。有司其案旧典，告类荐功，以章休烈。”九月庚申，以车骑将军窦宪为大将军，以中郎将刘尚为车骑将军。

冬十月，令郡国口刑输作军营。其徙出塞者，刑虽未竟，皆免归田里。

庚子，阜陵王延薨。

是岁，郡国九大水。

二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

二月壬午，日有食之。

己亥，复置西河、上郡属国都尉官。

夏五月庚戌，分太山为济北国，分乐成、涿郡、勃海为河闲国。丙辰，封皇弟寿为济北王，开为河闲王，淑为城阳王，绍封故淮阳王□子侧为常山王。赐公卿以下至佐史钱布各有差。

己未，遣副校尉阎盘讨北匈奴，取伊吾卢地。

丁卯，绍封故齐王晃子无忌为齐王，北海王睦子威为北海王。

车师前后王并遣子入侍。

月氏国遣兵攻西域长史班超，超击降之。

六月辛卯，中山王焉薨。

秋七月乙卯，大将军窦宪出屯凉州。九月，北匈奴遣使称臣。

冬十月，遣行中郎将班固报命南单于。遣左谷蠡王师子出鸡鹿塞，击北匈奴于河云北，大破之。

三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赐诸侯王、公、将军、特进、中二千石、列侯、宗室子孙在京师奉朝请者黄金，将、大夫、郎吏、从官帛。

赐民爵及粟帛各有差，大酺五日。郡国中都官系囚死罪赎缣，至司寇及亡命，各有差。庚辰，赐京师民酺，布两户共一匹。

二月，大将军窦宪遣左校尉耿夔出居延塞，围北单于于金微山，大破之，获其母阏氏。

夏六月辛卯，尊皇太后母比阳公主为长公主。

辛丑，阜陵王种薨。

冬十月癸未，行幸长安。诏曰：“北狄破灭，名王仍降，西域诸国，纳质内附，岂非祖宗迪哲重光之鸿烈欤？寤寐叹息，想望旧京。其赐行所过二千石长吏已下及三老、官属钱帛，各有差；□、寡、孤、独、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十一月癸卯，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诏曰：“高祖功臣，萧、曹为首，有传世不绝之义。曹相国后容城侯无嗣。朕望长陵东门，见二臣之□，循其远节，每有感焉。忠义获宠，古今所同。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鸿胪求近亲宜为嗣者，须景风绍封，以章厥功。”

十二月，复置西域都护、骑都尉、戊己校尉官。

庚辰，至自长安，减□刑徒从驾者刑五月。

四年春正月，北匈奴右谷蠡王于除鞬自立为单于，款塞乞降。遣大将军左校尉耿夔授玺绶。

三月癸丑，司徒袁安薨。闰月丁丑，太常丁鸿为司徒。

夏四月丙辰，大将军窦宪还至京师。

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丙辰，郡国十三地震。

窦宪潜图弑逆。庚申，幸北宫。诏收捕宪党射声校尉郭璜，璜子侍中举，卫尉邓骘，骘弟步兵校尉磊，皆下狱死。使谒者仆射收宪大将军印绶，遣宪及弟笃、景就国，到皆自杀。

是夏，旱，蝗。

秋七月己丑，太尉宋由坐党宪自杀。

八月辛亥，司空任隗薨。

癸丑，大司农尹睦为太尉，录尚书事。

丁巳，赐公卿以下至佐史钱谷各有差。

冬十月己亥，宗正刘方为司空。

十二月壬辰，诏：“今年郡国秋稼为旱蝗所伤，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刍烝；有不满者，以实除之。”

武陵零陵澧中蛮叛。烧当羌寇金城。

五年春正月乙亥，宗祀五帝于明堂，遂登灵台，望云物。大赦天下。

戊子，千乘王伉薨。

辛卯，封皇弟万岁为广宗王。

二月戊戌，诏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囿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

丁未，诏曰：“去年秋麦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贫不能自给者户口人数。往者郡国上贫民，以衣履釜口为货，而豪右得其饶利。诏书实核，欲有以益之，而长吏不能躬亲，反更征召会聚，令失农作，愁扰百姓。若复有犯者，二千石先坐。”

甲寅，太傅邓彪薨。

戊午，陇西地震。

三月戊子，诏曰：“选举良才，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而郡国举吏，不加简择，故先帝明口在所，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又德行尤异，不须经职者，别署状上。而宣布以来，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从好，司隶、刺史讫无纠察。今新蒙赦令，且复申口，后有犯者，显明其罚。在位不以选举为忧，督察不以发觉为负，非独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

下民被奸邪之伤，由法不行故也。”

庚寅，遣使者分行贫民，举实流口，开仓赈禀三十余郡。

夏四月壬子，封阜陵王种兄魴为阜陵王。

六月丁酉，郡国三雨雹。

秋九月辛酉，广宗王万岁薨，无子，国除。

匈奴单于于除鞬叛，遣中郎将任尚讨灭之。

壬午，令郡县劝民蓄蔬食以助五谷。其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税二岁。

冬十月辛未，太尉尹睦薨。十一月乙丑，太仆张酺为太尉。

是岁，武陵郡兵破叛蛮，降之。护羌校尉贯友讨烧当羌，羌乃遁去。南单于安国叛，骨都侯喜斩之。

六年春正月，永昌徼外夷遣使译献犀牛、大象。

己卯，司徒丁鸿薨。

二月乙未，遣谒者分行禀贷三河、兖、冀、青州贫民。

许*[阳]*侯马光自杀。

丁未，司空刘方为司徒，太常张奋为司空。

三月庚寅，诏流民所过郡国皆实禀之，其有贩卖者勿出租税，又欲就贱还归者，复一岁田租、更赋。

丙寅，诏曰：“朕以眇末，承奉鸿烈。阴阳不和，水旱违度，济河之域，凶饑流亡，而未获忠言至谋，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叹，用思孔疚。惟官人不得于上，黎民不安于下，有司不念宽和，而竞为苛刻，覆案不急，以妨民事，甚非所以上当天心，下济元元也。思得忠良之士，以辅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昭岩穴，披幽隐，遣诣公车，朕将悉听焉。”帝乃亲临策问，选补郎吏。

夏四月，蜀郡徼外羌率种人遣使内附。

五月，城阳王淑薨。无子，国除。

六月己酉，初令伏闭尽日。

秋七月，京师旱。诏中都官徒各除半刑，鑿其未竟，五月已下皆免遣。丁巳，幸洛阳寺，录囚徒，举冤狱。收洛阳令下狱抵罪，司隶校尉、河南尹皆左降。未及还宫而澍雨。

西域都护班超大破焉耆、尉犁，斩其王。自是西域降服，纳质者五十余国。

南单于安国从弟子逢侯率叛胡亡出塞。九月癸丑，以光禄勋邓鸿行车骑将军事，与越骑校尉冯柱、行度辽将军朱徽、使匈奴中郎将杜崇讨之。冬十一月，护乌桓校尉任尚率乌桓、鲜卑，大破逢侯，冯柱遣兵追击。复*[破]*之。

诏以勃海郡属冀州。

武陵溇中蛮叛，郡兵讨平之。

七年春正月，行车骑将军邓鸿、度辽将军朱徽、中郎将杜崇皆下狱死。

夏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帝引见公卿问得失，令将、大夫、御史、谒者、博士、议郎、郎官会廷中，各言封事。诏曰：“元首不明，化流无良，政失于民，鑿见于天。深惟庶事，五教在宽，是以旧典因孝廉之举，以求其人。

有司详选郎官宽博有谋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选郎出补长、相。

五月辛卯，改千乘国为乐安国。

六月丙寅，沛王定薨。

秋七月乙巳，易阳地裂。九月癸卯，京师地震。

八年春二月己丑，立贵人阴氏为皇后。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三级，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者一级；□、寡、孤、独、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夏四月癸亥，乐成王党薨。

甲子，诏赈贷并州四郡贫民。

五月，河内、陈留蝗。

南匈奴右温禺犊王叛，为寇。秋七月，行度辽将军庞奋、越骑校尉冯柱追讨之，斩右温禺犊王。

车师后王叛，击其前王。

八月辛酉，饮酎。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诣敦煌戍。其犯大逆，募下蚕室；其女子宫。自死罪已下，至司寇及亡命者入赎，各有差。

九月，京师蝗。吏民言事者，多归责有司。诏曰：“蝗虫之异，殆不虚生，万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专咎自下，非助我者也。朕寤寐恫乡，思弭忧衅。昔楚严无鬻而惧，成王出郊而反风。将何以匡朕不逮，以塞鬻变？百僚师尹勉修厥职，刺史、二千石详刑辟，理冤虐，恤□寡，乡孤弱，思惟致鬻兴蝗之咎。”

庚子，复置广阳郡。

冬十月乙丑，北海王威有罪自杀。

十二月辛亥，陈王羨薨。

丁巳，南宫宣室殿火。

九年春正月，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

三月庚辰，陇西地震。

癸巳，济南王康薨。

西域长史王林击车师后王，斩之。

夏四月丁卯，封乐成王党子巡为乐成王。

六月，蝗、旱。戊辰，诏：“今年秋稼为蝗虫所伤，皆勿收租、更、刍笴；若有所损失，以实除之，余当收租者亦半入。其山林饶利，陂池渔采，以贍元元，勿收假税。”秋七月，蝗虫飞过京师。

八月，鲜卑寇肥如，辽东太守祭参下狱死。

闰月辛巳，皇太后窦氏崩。丙申，葬章德皇后。

烧当羌寇陇西，杀长吏，遣行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世等讨破之。

九月庚申，司徒刘方策免，自杀。

甲子，追尊皇妣梁贵人为皇太后。冬十月乙酉，改葬恭怀梁皇后于西陵。

十一月癸卯，光禄勋河南吕盖为司徒。十二月丙寅，司空张奋罢。壬申，太仆韩棱为司空。

己丑，复置若卢狱官。

十年春三月壬戌，诏曰：“堤防沟渠，所以顺助地理，通利壅塞。今废慢懈口，不以为负。刺史、二千石其随宜疏导。勿因缘妄发，以为烦扰，将显行其罚。”

夏五月，京师大水。

秋七月己巳，司空韩棱薨。八月丙子，太常太山巢堪为司空。

九月庚戌，复置廩牺官。

冬十月，五州雨水。

十二月，烧当羌豪迷唐等率种人诣阙贡献。

戊寅、梁王畅薨。

十一年春二月，遣使循行郡国，禀贷被鬻害不能自存者，令得渔采山林池泽，不收假税。

丙午，诏郡国中都官徒及笞口老小女徒各除半刑，其未竟三月者，皆免归田里。

夏四月丙寅，大赦天下。

己巳，复置右校尉官。

秋七月辛卯，诏曰：“吏民踰僭，厚死伤生，是以旧令节之制度。顷者贵戚近亲，百僚师尹，莫肯率从，有司不举，怠放日甚。又商贾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货，流积公行。其在位犯者，当先举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宪纲，勿因科令，加虐羸弱。”

十二年春二月，旄牛徼外白狼、獠薄夷率种人内属。

诏贷被鬻诸郡民种粮。赐下贫、口、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及郡国流民，听入陂池渔采，以助蔬食。

三月丙申，诏曰：“比年不登，百姓虚匮。京师去冬无宿雪，今春无澍雨，黎民流离，困于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济。‘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获承天安民之策。数诏有司，务择良吏。今犹不改，竟为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虚名，委任下吏，假执行邪。是以令下而奸生，禁至而诈起。巧法析律，饰文增辞，货行于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恶，将何以救其咎罚？咎罚既至，复令鬻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其赐

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三级，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级；口、寡、孤、独、笃口、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壬子，赐博士员弟子在太学者布，人三匹。

夏四月，日南象林蛮夷反，郡兵讨破之。

闰月，赈贷敦煌、张掖、五原民下贫者谷。

戊辰，赈归山崩。

六月，舞阳大水，赐被水鬻尤贫者谷，人三斛。

秋七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九月戊午，太尉张酺免。丙寅，大司农张禹为太尉。

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

是岁，烧当羌复叛。

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帝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术艺之士以充其官。

二月，任城王尚薨。

丙午，赈贷张掖、居延、朔方、日南贫民及孤、寡、羸弱不能自存者。

秋八月，诏象林民失农桑业者，赈贷种粮，禀赐下贫谷食。

己亥，北宫盛饌门阁火。

护羌校尉周鲠击烧当羌，破之。

荆州雨水。九月壬子，诏曰：“荆州比岁不节，今兹淫水为害，余虽颇登，而多不均浹，深惟四民农食之本，惨然怀矜。其令天下半入今年田租、刍烝；有宜以实除者，如故事。贫民假种食，皆勿收责。”

冬十一月，安息国遣使献师子及条枝大爵。

丙辰，诏曰：“幽、口、凉州户口率少，边役觴剧，束修良吏，进仕路狭。抚接夷狄，以人为本。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

鲜卑寇右北平，遂入渔阳，渔阳太守击破之。

戊辰，司徒吕盖罢。十二月丁丑，光禄勋鲁恭为司徒。

辛卯，巫蛮叛，寇南郡。

十四年春二月乙卯，东海王政薨。

缮修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

三月戊辰，临辟雍，飡射，大赦天下。

夏四月，遣使者督荆州兵讨巫蛮，破降之。

庚辰，赈贷张掖、居延、敦煌、五原、汉阳、会稽流民下贫谷，各有差。

五月丁未，初置象林将兵长史官。

六月辛卯，废皇后阴氏，后父特进纲自杀。

秋七月甲寅，诏复象林县更赋、田租、刍烝二岁。

壬子，常山王侧薨。

是秋，三州雨水。冬十月甲申，诏：“兖、豫、荆州今年水雨淫过，多伤农功。

其令被害什四以上皆半入田租、刍烝；其不满者，以实除之。”

辛卯，立贵人邓氏为皇后。

丁酉，司空巢堪罢。十一月癸卯，大司农徐防为司空。

是岁，初复郡国上计补郎官。

十五年春闰月乙未，诏流民欲还归本而无粮食者，过所实禀之，疾病加致医药；

其不欲还归者，勿强。

二月，诏禀贷颍川、汝南、陈留、江夏、梁国、敦煌贫民。

江夏郡，高帝置。沔水自江别至南郡华容为夏水，过郡入江，故曰江夏。

夏四月甲子晦，日有食之。五月戊寅，南阳大风。

六月，诏令百姓口寡渔采陂池，勿收假税二岁。

秋七月丙寅，济南王错薨。

复置涿郡故安铁官。

九月壬午，南巡狩，清河王庆、济北王寿、河闲王开并从。赐所过二千石长吏以下、三老、官属及民百年者钱布，各有差。是秋，四州雨水。冬十月戊申，幸章陵，祠旧宅。癸丑，祠园庙，会宗室于旧庐，劳赐作乐。戊午，进幸云梦，临汉水而还。十一月甲申，车驾还宫，赐从臣及留者公卿以下钱布，各有差。

十二月庚子，琅邪王宇薨。

有司奏，以为夏至则微阴起，靡草死，可以决小事。

是岁，初令郡国以日北至案薄刑。

十六年春正月己卯，诏贫民有田业而以匱乏不能自农者，贷种粮。

二月己未，诏兖、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伤稼，禁沽酒。夏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贫民无以耕者，为雇僮牛直。

五月壬午，赵王商薨。

秋七月，旱。戊午，诏曰：“今秋稼方穗而旱，云雨不沾，疑吏行惨刻，不宣恩泽，妄拘无罪，幽闭良善所致。其一切囚徒于法疑者勿决，以奉秋令。方察烦苛之吏，显明其罚。”

辛酉，司徒鲁恭免。庚午，光禄勋张酺为司徒。

辛巳，诏令天下皆半入今年田租、刍烝；其被齧害者，以实除之。贫民受贷种

粮及田租、刍烝、皆勿收责。

八月己酉，司徒张酺薨。冬十月辛卯，司空徐防为司徒，大鸿胪陈宠为司空。十一月己丑，行幸缵氏，登百岨山，赐百官从臣布，各有差。

北匈奴遣使称臣贡献。

十二月，复置辽东西部都尉官。

元兴元年春正月戊午，引三署郎召见禁中，选除七十五人，补谒者、长、相。高句骊寇郡界。

夏四月庚午，大赦天下，改元元兴。宗室以罪绝者，悉复属籍。

五月癸酉，雍地裂。

秋九月，辽东太守耿夔击貊人，破之。

冬十二月辛未，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二十七。立皇子隆为皇太子。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级

；口、寡、孤、独、笃口、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自窦宪诛后，帝躬亲万机。每有鬻异，辄延问公卿，极言得失。前后符瑞八十一所，自称德薄，皆抑而不宣。旧南海献龙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时临武长汝南唐羌，县接南海，乃上书陈状。帝下诏曰：“远国珍羞，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口太官勿复受献。”

由是遂省焉。

“龙眼树高五六丈，似荔支而小。”广州记曰：“子似荔支而员，七月熟。荔支树高五六丈，大如桂树，实如鸡子，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醋者，至日禺中，翕然俱赤，即可食。”置谓驿也。

论曰：自中兴以后，逮于永元，虽颇有口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闻土世广。偏师出塞，则漠北地空；都护西指，则通译四万。岂其道远三代，术长前世？将服叛去来，自有数也？

孝殇皇帝讳隆，和帝少子也。元兴元年十二月辛未夜，即皇帝位，时诞育百余日。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北匈奴遣使称臣，诣敦煌奉献。

延平元年春正月辛卯，太尉张禹为太傅。司徒徐防为太尉，参录尚书事，百官总已以听。封皇兄胜为平原王。癸卯，光禄勋梁鲟为司徒。

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慎陵，尊庙曰穆宗。

丙戌，清河王庆、济北王寿、河闲王开、常山王章始就国。

夏四月庚申，诏罢祀官不在祀典者。

鲜卑寇渔阳，渔阳太守张显追击，战没。

丙寅，以虎贲中郎将邓鹭为车骑将军。

司空陈宠薨。

五月辛卯，皇太后诏曰：“皇帝幼冲，承统鸿业，朕且权佐助听政，兢兢寅畏，不知所济。深惟至治之本，道化在前，刑罚在后。将稽中和，广施庆惠，与吏民更始。其大赦天下。自建武以来诸犯禁锢，诏书虽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复为平民。”

壬辰，河东垣山崩。

六月丁未，太常尹勤为司空。

郡国三十七雨水。己未，诏曰：“自夏以来，阴雨过节，口气不效，将有厥咎。寤寐忧惶，未知所由。昔夏后恶衣服，菲饮食，孔子曰‘吾无闲然’。

今新遭大忧，且岁节未和，彻膳损服，庶有补焉。其减太官、导官、尚方、内署诸服御珍膳靡丽难成之物。”尚方，掌作御刀口诸器物；内署，掌内府衣物。秩皆六百石。并见续汉书。

丁卯，诏司徒、大司农、长乐少府曰：“朕以无德，佐助统政，夙夜经营，惧失厥衷。思惟治道，由近及远，先内后外。自建武之初以至于今，八十余年，宫人岁增，房御弥广。又宗室坐事没入者，犹托名公族，甚可愍焉。今悉免遣，及掖庭宫人，皆为庶民，以抒幽隔郁滞之情。诸官府、郡国、王侯家奴婢姓刘及疲口羸老，皆上其名，务令实悉。”

秋七月庚寅，口司隶校尉、部刺史曰：“夫天降螽灾，应政而至。闲者郡国或有水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忧惶悼惧。而郡国欲获丰穰虚饰之誉，遂覆蔽螽害，多张垦田，不揣流亡，竞增户口，掩匿盗贼，令奸恶无惩，署用非次，选举乖宜，贪苛惨毒，延及平民。刺史垂头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假贷之恩，不可数恃，自今以后，将纠其罚。二千石长吏其各实核所伤害，为除田租、刍烝。”

八月辛亥，帝崩。癸丑，殡于崇德前殿。年二岁。

赞曰：孝和沉烈，率由前则。王赫自中，赐命强慝。抑没祥符，登显时德。

殇世何早，平原弗克。

后汉书卷五 孝安帝纪 第五

恭宗孝安皇帝讳祐，肃宗孙也。父清河孝王庆，母左姬。帝自在邸第，数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盘于默第之闲。年十岁，好学史书，和帝称之，数见禁中。

延平元年，庆始就国，邓太后特诏留帝清河邸。

八月，殇帝崩，太后与兄车骑将军邓鹭定策禁中。其夜，使鹭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帝，斋于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髡臣陪位，引拜帝为长安侯。皇太后诏曰：“先帝圣德淑茂，早口天下。朕奉皇帝，夙夜瞻仰日月，冀

望成就。岂意卒然颠沛，天年不遂，悲痛断心。朕惟平原王素被痼疾，念宗庙之重，思继嗣之统，唯长安侯祐质性忠孝，小心翼翼，能通诗、论，笃学乐古，仁惠爱下。年已十三，有成人之志。亲德系后，莫宜于祐。礼‘昆弟之子犹己子’；春秋之义，为人后者为之子，不以父命辞王父命。其以祐为孝和皇帝嗣，奉承祖宗，案礼仪奏。”又作策命曰：“惟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皇太后曰：咨长安侯祐：

孝和皇帝懿德巍巍，光于四海；大行皇帝不永天年。朕惟侯孝章帝世嫡皇孙，谦恭慈顺，在孺而勤，宜奉郊庙，承统大业。今以侯嗣孝和皇帝后。

其审君汉国，允执其中‘一人有庆，万民赖之。’皇帝其勉之哉！”读策毕，太尉奉上玺绶，即皇帝位，年十三。太后犹临朝。

九月庚子，谒高庙。辛丑，谒光武庙。

六州大水。己未，遣谒者分行虚实，举鬻害，赈乏绝。

丙寅，葬孝殇皇帝于康陵。

乙亥，陨石于陈留。

西域诸国叛，攻都护任尚，遣副校尉梁懂救尚，击破之。

冬十月，四州大水，雨雹。诏以宿麦不下，赈赐贫人。

十二月甲子，清河王薨，使司空持节吊祭，车骑将军邓鹭护丧事。

乙酉，罢鱼龙曼延百戏。

永初元年春正月癸酉朔，大赦天下。

蜀郡徼外羌内属。

戊寅，分犍为南部为属国都尉。

禀司隶、兖、豫、徐、冀、并州贫民。

二月丙午，以广成游猎地及被鬻郡国公田假与贫民。

丁卯，分清河国封帝弟常保为广川王。

庚午，司徒梁鲋薨。

三月癸酉，日有食之。诏公卿内外觐官、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之士，明政术、达古今、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

己卯，永昌徼外僬侥种夷贡献内属。

甲申，葬清河孝王，赠龙旗、虎贲。

夏五月甲戌，长乐驎尉鲁恭为司徒。

丁丑，诏封北海王睦孙寿光侯普为北海王。

九真徼外夜郎蛮夷举土内属。

六月戊申，爵皇太后母阴氏为新野君。

丁巳，河东地陷。

壬戌，罢西域都护。

先零种羌叛，断陇道，大为寇掠，遣车骑将军邓鹭、征西校尉任尚讨之。丁卯，赦除诸羌相联结谋叛逆者罪。

秋九月庚午，诏三公明申旧令，禁奢侈，无作浮巧之物，殫财厚葬。

是日，太尉徐防免。辛未，司空尹勤免。

癸酉，调扬州五郡租米，贍给东郡、济阴、陈留、梁国、下邳、山阳。

丁丑，诏曰：“自今长吏被考竟未报，自非父母丧无故辄去职者，剧县十岁、平县五岁以上，乃得次用。”

壬午，诏太仆、少府减黄门鼓吹，以补羽林士；厩马非乘舆常所御者，皆减半食；诸所造作，非供宗庙园陵之用，皆且止。

丙戌，诏死罪以下及亡命赎，各有差。

庚寅，太傅张禹为太尉，太常周章为司空。

冬十月，倭国遣使奉献。

辛酉，新城山泉水大出。

十一月丁亥，司空周章密谋废立，策免，自杀。

戊子，□司隶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讹言相惊，□捐旧居，老弱相携，穷困道路。其各□所部长吏，躬亲晓喻。若欲归本郡，在所为封长檄；不欲，勿强。”

十二月乙卯，颍川太守张敏为司空。

是岁，郡国十八地震；四十一雨水，或山水暴至；二十八大风，雨雹。

二年春正月，禀河南、下邳、东莱、河内贫民。

车骑*(大)*将军邓鹭为种羌所败于冀西。

二月乙丑，遣光禄大夫樊准、吕仓分行冀兖二州，禀贷流民。

夏四月甲寅，汉阳城中火，烧杀三千五百七十人。

五月，旱。丙寅，皇太后幸洛阳寺及若卢狱，录囚徒，赐河南尹、廷尉、卿及官属以下各有差，即日降雨。

六月，京师及郡国四十大水，大风，雨雹。

秋七月戊辰，诏曰：“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据璇机玉衡，以齐七政。

朕以不德，遵奉大业，而阴阳差越，变异并见，万民饥流，羌貊叛戾。夙夜克己，忧心京京。闲令公卿郡国举贤良方正，远求博选，开不讳之路，冀得至谋，以鉴不逮，而所对皆循尚浮言，无卓尔异闻。其百僚及郡国吏人，有道术明习鬻异阴阳之度璇机之数者，各使指变以闻。二千石长吏明以诏书，博衍幽隐，朕将亲览，待以不次，冀获嘉谋，以承天诚。”

闰月辛丑，广川王常保薨，无子，国除。

癸未，蜀郡徼外羌举土内属。

九月庚子，诏王*(主)**[国]*官属墨绶下至郎、谒者，其经明任博士，居乡里有廉清孝顺之称，才任理人者，国相岁移名，与计偕上尚书，公府通调，令得外补。

冬十月庚寅，禀济阴、山阳、玄菟贫民。

征西校尉任尚与先零羌战于平襄，尚军败绩。

十一月辛酉，拜邓鹭为大将军，征还京师，留任尚屯陇右。先零羌滇零称天子于北地，遂寇三辅，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

十二月辛卯，禀东郡、钜鹿、广阳、安定、定襄、沛国贫民。

广汉塞外参狼羌降，分广汉北部为属国都尉。

是岁，郡国十二地震。

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大赦天下。赐王、主、贵人、公、卿以下金帛各有差；男子为父后，及三老、孝悌、力田爵，人二级，流民欲占者人一级。遣骑都尉任仁讨先零羌，不利，羌遂破没临洮。

高句骊遣使贡献。

三月，京师大饥，民相食。壬辰，公卿诣阙谢。诏曰：“朕以幼冲，奉承鸿业，不能宣流风化，而感逆阴阳，至令百姓饥荒，更相噉食。永怀悼叹，若坠渊水。

咎在朕躬，非耦司之责，而过自贬引，重朝廷之不德。其务思变复，以助不逮。”癸巳，诏以鸿池假与贫民。

壬寅，司徒鲁恭免。夏四月丙寅，大鸿胪九江夏勤为司徒。

三公以国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钱谷，得为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各有差。

汉官仪曰“屯骑、越骑、步兵、射声各领士七百人。长水领士千三百六十七人”也。

己巳，诏上林、广成苑可垦辟者，赋与贫民。

甲申，清河王虎威薨。五月丙申，封乐安王宠子延平为清河王。

丁酉，沛王正薨。

癸丑，京师大风，六月，乌桓寇代郡、上谷、涿郡。

秋七月，海贼张伯路等寇略缘海九郡，遣侍御史庞雄督州郡兵讨破之。

庚子，诏长吏案行在所，皆令种宿麦蔬食，务尽地力，其贫者给种饷。

九月，鴈门乌桓及鲜卑叛，败五原郡兵于高渠谷。

冬十月，南单于叛，围中郎将耿种于美稷。十一月，遣行车骑将军何熙讨之。

十二月辛酉，郡国九地震。乙亥，有星孛于天苑。

是岁，京师及郡国四十一雨水雹。并凉二州大饥，人相食。

四年春正月元日，会，彻乐，不陈充庭车。

辛卯，诏以三辅比遭寇乱，人庶流口，除三年逋租、过更、口算、刍烝；禀上郡贫民各有差。

海贼张伯路复与勃海、平原剧贼刘文河、周文光等攻厌次，杀县令，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史法雄讨破之。

度辽将军梁懂、辽东太守耿夔讨破南单于于属国故城。

丙午，诏减百官及州郡县奉各有差。

二月丁巳，禀九江贫民。

南匈奴寇常山。

乙丑，初置长安、雍二营都尉官。

扶风都尉居雍县。故俗人称雍营焉。”西羌传云：“虎牙都尉居长安。”

乙亥，诏自建初以来，诸袄言它过坐徙边者，各归本郡；其没入官为奴婢者，免为庶人。

诏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

三月，南单于降。

先零羌寇驩中，汉中太守郑勤战歿。徙金城郡都襄武。

戊子，杜陵园火。癸巳，郡国九地震，夏四月，六州蝗。丁丑，大赦天下，秋七月乙酉，三郡大水。

巳卯，骑都尉任仁下狱死，九月甲申，益州郡地震。

冬十月甲戌，新野君阴氏薨，使司空持节护丧事。

大将军邓鹭罢。

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丙戌，郡国十地震。

己丑，太尉张禹免。甲申，光禄勋李修为太尉。

二月丁卯，诏省减郡国贡献太官口食。

先零羌寇河东，遂至河内。

三月，诏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 夫余夷犯塞，杀伤吏人。

闰月丁酉，赦凉州河西四郡。

戊戌，诏曰：“朕以不德，奉郊庙，承大业，不能兴和降善，为人祈福。鬻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重以蝗虫滋生，害及成麦，秋稼方收，甚可悼也。朕以不明，统理失中，亦未获忠良以毗闕政。传曰：‘颠而不扶，危而不持，则将焉用彼相矣。’公卿大夫将何以匡救

，济斯艰口，承天诚哉？盖为政之本，莫若得人，矚贤显善，圣制所先。‘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辅不逮。其令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诸侯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达于政化、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及至孝与觴卓异者，并遣诣公车，朕将亲览焉。”

六月甲辰，乐成王巡薨。

秋七月己巳，诏三公、特进、九卿、校尉，举列将子孙明晓战陈任将帅者。

九月，汉阳人杜琦、王信叛，与先零诸种羌攻陷上邽城。十二月，汉阳太守赵博遣客刺杀杜琦。

是岁，九州蝗，郡国八雨水。

六年春正月庚申，诏越巂置长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郡置万岁苑，犍为置汉平苑。

三月，十州蝗。

夏四月乙丑，司空张敏罢。

己卯，太常刘*(凯)**[愷]*为司空。

五月，旱。

丙寅，诏令中二千石下至黄绶，一切复秩还赎，赐爵各有差。

戊辰，皇太后幸雒阳寺，录囚徒，理冤狱。

六月壬辰，豫章、员溪、原山崩。

辛巳，大赦天下。

遣侍御史唐喜讨汉阳贼王信，破斩之。

冬十一月辛丑，护乌桓校尉吴祉下狱死。

是岁，先零羌滇零死，子零昌复袭伪号。

七年春正月庚戌，皇太后率大臣命妇谒宗庙。

二月丙午，郡国十八地震。

夏四月乙未，平原王胜薨。

丙申晦，日有食之。五月庚子，京师大雩。

雩，远也，远为百谷求膏雨。”周礼司巫职曰：

“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郑玄注云：“雩，吁也，嗟而求雨。”

秋，护羌校尉侯霸、骑都尉马贤破先零羌。

八月丙寅，京师大风，蝗虫飞过洛阳。诏赐民爵。郡国被蝗伤稼十五以上，勿收今年田租；不满者，以实除之。

九月，调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又调滨水县谷输敖仓。

元初元年春正月甲子，改元元初。赐民爵，人二级，孝悌、力田人三级，爵过

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民脱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级；□、寡、孤、独、笃□、*[贫]*不能自存者谷，人三斛，贞妇帛，人一匹。

二月己卯，日南地坼。三月癸酉，日有食之。

夏四月丁酉，大赦天下。

京师及郡国五旱、蝗。

诏三公、特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举敦厚质直者，各一人。

五月，先零羌寇雍城。

六月丁巳，河东地陷。

秋七月，蜀郡夷寇蚕陵，杀县令。

九月乙丑，太尉李修罢。

先零羌寇武都、汉中，绝陇道。

辛未，大司农山阳司马苞为太尉。

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先零羌败凉州刺史皮阳于狄道。

乙卯，诏除三辅三岁田租、更赋、口算。

十一月。是岁，郡国十五地震。

二年春正月，诏禀三辅及并、凉六郡流□贫人。

蜀郡青衣道夷奉献内属。

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

二月戊戌，遣中谒者收葬京师客死无家属及棺殯朽败者，皆为设祭；其有家属，尤贫无以葬者，赐钱人五千。

辛酉，诏三辅、河内、河东、上党、赵国、太原各修理旧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畴。

三月癸亥，京师大风。

先零羌寇益州，遣中郎将尹就讨之。

夏四月丙午，立贵人阎氏为皇后。

五月，京师旱，河南及郡国十九蝗。甲戌，诏曰：“朝廷不明，庶事失中，鬻异不息，忧心悼惧。被蝗以来，七年于兹，而州郡隐匿，裁言顷亩。今鶡飞蔽天，为害广远，所言所见，宁相副邪？三司之职，内外是监，既不奏闻，又无举正。天鬻至重，欺罔裕大。今方盛夏，且复假贷，以观厥后。其务消救鬻眚，安辑黎元。”

六月丙戌，太尉司马苞薨。

洛阳新城地裂。

秋七月辛巳，太仆太山马英为太尉。

八月，辽东鲜卑围无虑县。九月，又攻夫儻营，杀县令。

壬午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遣中郎将任尚屯三辅。

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冯翊、扶风屯，妻子自随，占着所在；女子勿输。亡命死谿以下赎，各有差。其吏人聚为盗贼，有悔过者，除其罪。乙未，右扶风仲光、安定太守杜恢、京兆虎牙都尉耿溥与先零羌战于丁奚城，光等大败，并没。左冯翊司马钧下狱，自杀。

十一月庚申，郡国十地震。

十二月，武陵澧中蛮叛，州郡击破之。

己酉，司徒夏勤罢。庚戌，司空刘恺为司徒，光禄勋袁敞为司空。

三年春正月甲戌，修理太原旧沟渠，溉灌官私田。

东平陆上言木连理。

苍梧、郁林、合浦蛮夷反叛，二月，遣侍御史任逵督州郡兵讨之。

郡国十地震。三月辛亥，日有食之。

丙辰，赦苍梧、郁林、合浦、南海吏人为贼所迫者。

夏四月，京师旱。

五月，武陵蛮复叛，州郡讨破之。

癸酉，度辽将军邓遵率南匈奴击先零羌于灵州，破之。

越巂徼外夷举种内属。

六月，中郎将任尚遣兵击破先零羌于丁奚城。

秋七月，武陵蛮复叛，州郡讨平之。

缙氏地坼。

九月辛巳，赵王宏薨。

冬十一月，苍梧、郁林、合浦蛮夷降。

丙戌，初听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丧。

癸卯，郡国九地震。

十二月丁巳，任尚遣兵击破先零羌于北地。

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乙卯，大赦天下。壬戌，武库齎。

夏四月戊申，司空袁敞薨。

己巳，鲜卑寇辽西，辽西郡兵与乌桓击破之。

五月丁丑，太常李合为司空。

六月戊辰，三郡雨雹。

秋七月辛丑，陈王钧薨。

京师及郡国十雨水。诏曰：“今年秋稼茂好，垂可收获，而连雨未霁，惧必淹

伤。夕惕惟忧，思念厥咎。夫霖雨者，人怨之所致。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乡吏因公生奸，为百姓所患苦者，有司显明其罚。又月令‘仲秋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时，郡县多不奉行。虽有糜粥，糠秕相半，长吏怠事，莫有躬亲，甚违诏书养老之意。其务崇仁恕，赈护寡独，称朕意焉。”

九月，护羌校尉任尚使客刺杀叛羌零昌。

冬十一月己卯，彭城王恭薨。

十二月，越嶲夷寇遂久，杀县令。

甲子，任尚及骑都尉马贤与先零羌战于富平上河，大破之。虔人羌率觭降，陇右平。

是岁，郡国十三地震。

五年春正月，越嶲夷叛。

二月壬戌，中山王宪薨。

三月，京师及郡国五旱，诏禀遭旱贫人。

夏六月，高句骊与秽貊寇玄菟。

秋七月，越嶲蛮夷及旄牛豪叛，杀长吏。

丙子，诏曰：“旧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务崇节约。遭永初之际，人离荒口，朝廷躬自菲薄，去绝奢饰，食不兼味，衣无二彩。比年虽获丰穰，尚乏储积，而小人无虑，不图久长，嫁娶送终，纷华靡丽，至有走卒奴婢被绮縠，着珠玑。京师尚若斯，何以示四远？设张法禁，恳恻分明，而有司惰任，讫不奉行。秋节既立，鹯鸟将用，且复重申，以观后效。”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鲜卑寇代郡，杀长吏。冬十月，鲜卑寇上谷。

十二月丁巳，中郎将任尚有谿，口市。

是岁，郡国十四地震。

六年春二月乙巳，京师及郡国四十二地震，或坼裂，水泉涌出。

壬子，诏三府选掾属高第，能惠利牧养者各五人，光禄勋与中郎将选孝廉郎宽博有谋，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出补令、长、丞、尉。

乙卯，诏曰：“夫政，先京师，后诸夏。月令仲春‘养幼小，存诸孤’，季春‘赐贫穷，赈乏绝，省妇使，表贞女’，所以顺阳气，崇生长也。其赐人尤贫困、孤弱、单独谷，人三斛；贞妇有节义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

三月庚辰，始立六宗，祀于洛城西北。

夏四月，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赐棺木，除田租、口赋。

沛国、勃海大风，雨雹。五月，京师旱。

六月丁丑，乐成王宾薨。丙戌，平原王得薨。

秋七月，鲜卑寇马城，度辽将军邓遵率南单于击破之。

九月癸巳，陈王竦薨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既。郡国八地震。

是岁，永昌、益州蜀郡夷叛，与越裔夷杀长吏，燔城邑，益州刺史张乔讨破降之。

永宁元年春正月甲辰，任城王安薨。三月丁酉，济北王寿薨。

车师后王叛，杀部司马。

沉氏羌寇张掖。

夏四月丙寅，立皇子保为皇太子，改元永宁，大赦天下。赐王、主、三公、列侯下至郎吏、从官金帛；又赐民爵及布粟各有差。

己巳，绍封陈王羨子崇为陈王，济北王子苙为乐成王，河闲王子翼为平原王。

壬午，琅邪王寿薨。

六月，沉氏种羌叛，寇张掖，护羌校尉马贤讨沉氏羌，破之。

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己巳，司空李合免。癸酉，鞞尉庐江陈曜为司空。

自三月至是月，京师及郡国三十三大风，雨水。

十二月，永昌徼外掸国遣使贡献。

戊辰，司徒刘恺罢。

辽西鲜卑降。

癸酉，太常杨震为司徒。

是岁，郡国二十三地震。夫余王遣子诣阙贡献。烧当羌叛。

建光元年春正月，幽州刺史冯焕率二郡太守讨高句骊、秽貊，不克。

二月癸亥，大赦天下。赐诸园贵人、王、主、公、卿以下钱布各有差。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

三月癸巳，皇太后邓氏崩。丙午，葬和熹皇后。

丁未，乐安王宠薨。

戊申，追尊皇考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皇后，祖妣宋贵人曰敬隐皇后。

夏四月，秽貊复与鲜卑寇辽东，辽东太守蔡讽追击，战歿。

丙辰，以广川并清河国。

丁巳，尊孝德皇元口耿氏为甘陵大贵人。

甲子，乐成王苙有罪，废为临湖侯。

己巳，令公、卿、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举有道之士各一人。赐口、寡、孤、独、贫不能自存者谷，人三斛。

甲戌，辽东属国都尉庞奋，承伪玺书杀玄菟太守姚光。

五月庚辰，特进邓鹭及度辽将军邓遵，并以谮自杀。

丙申，贬平原王翼为都乡侯。

秋七月己卯，改元建光，大赦天下。

壬寅，太尉马英薨。

八月，护羌校尉马贤讨烧当羌于金城，不利。

甲子，前司徒刘恺为太尉。

鲜卑寇居庸关，九月，云中太守成严击之，战歿。鲜卑围乌桓校尉于马城，度辽将军耿夔救之。

戊子，幸辇尉冯石府。

是秋，京师及郡国二十九雨水。

冬十一月己丑，郡国三十五地震，或坼裂。诏三公以下，各上封事陈得失。遣光禄大夫案行，赐死者钱，人二千。除今年田租。其被齧甚者，勿收口赋。

鲜卑寇玄菟。

庚子，复断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丧。

癸卯，诏三公、特进、侯、卿、校尉，举武猛堪将帅者各五人。

丙午，诏京师及郡国被水雨伤稼者，随顷亩减田租。

甲子，初置渔阳营兵。

冬十二月，高句骊、马韩、秽貊围玄菟城，夫余王遣子与州郡并力讨破之。

延光元年春二月，夫余王遣子将兵救玄菟，击高句骊、马韩、秽貊，破之，遂遣使贡献。

三月丙午，改元延光。大赦天下。还徙者，复户邑属籍。赐民爵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级；加赐口、寡、孤、独、笃口、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贞妇帛，人二匹。

夏四月癸未，京师郡国二十一雨雹。

癸巳，司空陈曦免。

五月庚戌，宗正彭城刘授为司空。

己巳，改乐成国为安平，封河闲王开子得为安平王。

六月，郡国蝗。秋七月癸卯，京师及郡国十三地震。

高句骊降。

虔人羌叛，攻谷罗城，度辽将军耿夔讨破之。

八月戊子，阳陵园寝火。辛卯，九真言黄龙见无功。

己亥，诏三公、中二千石，举刺史、二千石、令、长、相，视事一年以上至十岁，清白爱利，能口身率下，防奸理烦，有益于人者，无拘官簿。刺史举所部

，郡国太守相举墨绶，隐亲悉心，勿取浮华。

九月甲戌，郡国二十七地震。

冬十月，鲜卑寇鴈门、定襄。十一月，鲜卑寇太原。

烧当羌豪降。

十二月，九真徼外蛮夷贡献内属。

是岁，京师及郡国二十七雨水，大风，杀人。诏赐压溺死者年七岁以上钱，人二千；其坏败庐舍、失亡谷食，粟，人三斛；又田被淹伤者，一切勿收田租；若一家皆被鬻害而弱小存者，郡县为收敛之。虔人羌*(反)*攻谷罗城，度辽将军耿夔讨破之。

二年春正月，旄牛夷叛，寇灵关，杀县令。益州刺史蜀郡西部都尉讨之。

诏选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书、毛诗、谷梁春秋各一人。

丙辰，河东、颍川大风。夏六月壬午，郡国十一大风。九真言嘉禾生。

丙申，北海王普薨。

秋七月，丹阳山崩。

八月庚午，初令三署郎通达经术任牧民者，视事三年以上，皆得察举。

九月，郡国五雨水。

冬十月辛未，太尉刘恺罢。甲戌，司徒杨震为太尉，光禄勋东莱刘熹为司徒。

十一月甲辰，校猎上林苑。

鲜卑败南匈奴于曼柏。

是岁，分蜀郡西部为属国都尉。京师及郡国三地震。

三年春二月丙子，东巡狩。丁丑，告陈留太守，祠南顿君、光武皇帝于济阳，复济阳今年田租、刍烝。庚寅，遣使者祠唐尧于成阳。

戊子，济南上言，凤皇集台县丞霍收舍树上。赐台长帛五十匹，丞二十匹，尉半之，吏卒人三匹。凤皇所过亭部，无出今年田租。赐男子爵，人二级。辛卯，幸太山，柴告岱宗。齐王无忌、北海王*(普)**[翼]*、乐安王延来朝。

壬辰，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癸巳，告祀二祖、六宗，劳赐郡县，作乐。三月甲午，陈王崇薨。戊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阙里，自鲁相、令、丞、尉及孔氏亲属、妇女、诸生悉会，赐躡成侯以下帛各有差。还，幸东平，至东郡，历魏郡、河内。壬戌，车驾还京师，幸太学。是日，太尉杨震免。

夏四月乙丑，车驾入宫。假于祖祢。壬戌，沛国言甘露降丰县。戊辰，光禄勋冯石为太尉。

五月，南匈奴左日逐王叛，使匈奴中郎将马翼讨破之。

日南徼外蛮夷内属。

六月，鲜卑寇玄菟。

庚午，闾中山崩。辛未，扶风言白鹿见雍。

辛巳，遣侍御史分行青冀二州蠶害，督录盗贼。

秋七月丁酉，初复右校*(令)*、左校*[令]*丞官。

日南徼外蛮豪帅诣阙贡献。

冯翊言甘露降频阳、衙。颍川上言木连理。白鹿、麒麟见阳翟。

鲜卑寇高柳。

梁王坚薨。

八月辛巳，大鸿胪耿宝为大将军。

戊子，颍川上言麒麟一、白虎二见阳翟。

九月丁酉，废皇太子保为济阴王。

乙巳，诏郡国中都官死谿系囚减罪一等，*(诏)**[诣]*敦煌、陇西及度辽营；其右趾以下及亡命者赎，各有差。

辛亥，济南上言黄龙见历城。庚申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行幸长安。壬午，新丰上言凤皇集西界亭。丁亥，会三辅守、令、掾史于长安，作乐。闰月乙未，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历观上林、昆明池。

遣使者祠太上皇于万年，以中牢祠萧何、曹参、霍光。十一月乙丑，至自长安

。

十二月乙未，琅邪言黄龙见诸县。

是岁，京师及*(诸)*郡国二十三地震；三十六雨水，疾风，雨雹。

四年春正月壬午，东郡言黄龙二、麒麟一见濮阳。

二月乙亥，下邳王衍薨。

甲辰，南巡狩。

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庚申，幸宛，帝不豫。辛酉，令大将军耿宝行太尉事。祠章陵园庙，告长沙、零陵太守，祠定王、节侯、郁林府君。乙丑，自宛还。丁卯，幸叶，帝崩于乘舆，年三十二。秘不敢宣，所在上食问起居如故。庚午，还宫。辛未夕，乃发丧。尊皇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以后兄大鸿胪阎显为车骑将军，定策禁中，立章帝孙济北惠王寿子北乡侯懿。

甲戌，济南王香薨。

乙酉，北乡侯即皇帝位。

夏四月丁酉，太尉冯石为太傅，司徒刘熹为太尉，参录尚书事；前司空李合为司徒。

辛卯，大将军耿宝、中常侍樊丰、侍中谢恽、周广、乳母野王君王圣，坐相阿党，丰、恽、广下狱死，宝自杀，圣徙鴈门。

己酉，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庙曰恭宗。

六月乙巳，大赦天下。诏先帝巡狩所幸，皆半入今年田租。

秋七月，西域长史班勇击车师后王，斩之。

丙午，东海王肃薨。

冬十月丙午，越嶲山崩。

辛亥，少帝薨。

是冬，京师大疫。

论曰：孝安虽称尊享御，而权归邓氏，至乃损彻膳服，克念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远，始失根统，归成陵敝。遂复计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荅天眚。既云哲妇，亦“惟家之索”矣。

书曰：“牝鸡之晨，惟家之索。”

赞曰：安德不升，秕我王度。降夺储嫡，开萌邪蠹。冯石承欢，杨公逢怒。彼日而微，遂侵天路。

后汉书卷六 孝顺孝冲孝质帝纪 第六

孝顺皇帝讳保，安帝之子也。母李氏，为阎皇后所害。永宁元年，立为皇太子。延光三年，安帝乳母王圣、大长秋江京、中常侍樊丰、太子乳母王男、厨监邴吉，杀之，太子数为叹息。王圣等惧有后祸，遂与丰、京共构陷太子，太子坐废为济阴王。明年三月，安帝崩，北乡侯立，济阴王以废黜，不得上殿亲临梓宫，悲号不食，内外髡僚莫不哀之。及北乡侯薨，车骑将军阎显及江京，与中常侍刘安、陈达等白太后，秘不发丧，而更征立诸国王子，乃闭宫门，屯兵自守。

十一月丁巳，京师及郡国十六地震。是夜，中黄门孙程等十九人共斩江京、刘安、陈达等，迎济阴王于德阳殿西钟下，即皇帝位，年十一。近臣尚书以下，从辇到南宫，登云台，召百官。尚书令刘光等奏言：“孝安皇帝圣德明茂，早口天下。陛下正统，当奉宗庙，而奸臣交构，遂令陛下龙潜蕃国，髡僚远近莫不失望。天命有常，北乡不永，汉德盛明，福祚孔章。近臣建策，左右扶翼，内外同心，稽合神明。陛下践祚，奉遵鸿绪，为郊庙主，承续祖宗无穷之烈，上当天心，下馱民望。而即位仓卒，典章多缺，请条案礼仪，分别具奏。”制曰：“可。”

乃召公卿百僚，使虎贲、羽林士屯南、北宫诸门。阎显兄弟闻帝立，率兵入北宫，尚书*(郎)**[郭]*镇与交锋刃，遂斩显弟驎尉景。戊午，遣使者入省，夺得玺绶，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节收阎显及其弟城门校尉耀、执金吾晏，并下狱诛。己未，开门，罢屯兵。壬戌，诏司隶校尉：“惟阎显、江京近亲当伏辜诛，其余务崇宽贷。”壬申，谒高庙。癸酉，谒光武庙。

乙亥，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驩斜路。

己卯，葬少帝以诸王礼。司空刘授免。赐公卿以下钱谷各有差。十二月甲申，以少府河南陶敦为司空。

*（其）*令郡国守相视事未岁者，一切得举孝廉吏。

癸卯，尚书奏请下有司，收还延光三年九月丁酉以皇太子为济阴王诏书。奏可。

京师大疫。

辛亥，诏公卿、郡守、国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尚书令以下从辇幸南宫者，皆增秩赐布各有差。

永建元年春正月甲寅，诏曰：“先帝圣德，享祚未永，早□鸿烈。奸慝缘闲，人庶怨讟，上干和气，疫疠为灾。朕奉承大业，未能宁济。盖至理之本，稽私德惠，荡涤宿恶，与人更始，其大赦天下。赐男子爵，人二级，为父后、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流民欲自占者一级；□、寡、孤、独、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贞妇帛，人三匹。坐法当徙，勿徙；亡徙当传，勿传。宗室以罪绝，皆复属籍。其与阎显、江京等交通者，悉勿考。勉修厥职，以康我民。”

辛未，皇太后阎氏崩。

辛巳，太傅冯石、太尉刘熹、司徒李合免。

二月甲申，葬安思皇后。

丙戌，太常桓焉为太傅；大鸿胪朱宠为太尉，参录尚书事；长乐少府九江朱伉为司徒。赐百官随辇宿辮及拜除者布各有差。

陇西钟羌叛，护羌校尉马贤讨破之。

夏五月丁丑，诏幽、并、凉州刺史，使各实二千石以下至黄绶，年老劣弱不任军事者，上名。严□障塞，缮设屯备，立秋之后，简习戎马。

六月己亥，封济南王错子显为济南王。

秋七月庚午，辮尉来历为车骑将军。

八月，鲜卑寇代郡，代郡太守李超战歿。

九月辛亥，初令三公、尚书入奏事。

冬十月辛巳，诏减死罪以下徙边；其亡命赎，各有差。

丁亥，司空陶敦免。

鲜卑犯边。庚寅，遣黎阳营兵出屯中山北界。告幽州刺史，其令缘边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调五营弩师，郡举五人，令教习战射。

壬寅，廷尉张皓为司空。

甲辰，诏以疫疠水潦，令人半输今年田租；伤害什四以上，勿收责；不满者

，以实除之。

十二月辛巳，赐王、主、贵人、公卿以下布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戊申，乐安王鸿来朝。

丁卯，常山王章薨。

二月，鲜卑寇辽东、玄菟。

甲辰，诏禀贷荆、豫、兖、冀四州流口贫人，所在安业之；疾病致医药。

护乌桓校尉耿晔率南单于击鲜卑，破之。

三月，旱，遣使者录囚徒。

疏勒国遣使奉献。

夏六月乙酉，追尊谥皇妣李氏为恭愍皇后，葬于恭北陵。

西域长史班勇、敦煌太守张朗讨焉耆、尉犍、危须三国，破之；并遣子贡献。

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壬午，太尉朱宠、司徒朱伥罢。庚子，太常刘光为太尉，录尚书事；光禄勋许敬为司徒。

辛丑，下邳王成薨。

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师地震，汉阳地陷裂。甲午，诏实核伤害者，赐年七岁以上钱，人二千；一家被害，郡县为收敛。乙未，诏勿收汉阳今年田租、口赋。

夏四月癸卯，遣光禄大夫案行汉阳及河内、魏郡、陈留、东郡，禀贷贫人。

六月，旱。遣使者录囚徒，理轻系。

甲寅，济南王显薨。

秋七月丁酉，茂陵园寝齏，帝缟素避正殿。辛亥，使太常王龚持节告祠茂陵。

九月，鲜卑寇渔阳。

冬十二月己亥，太傅桓焉免。

是岁，车骑将军来历罢。

四年春正月丙寅，诏曰：“朕托王公之上，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阴阳气隔，寇盗肆暴，庶狱弥繁，忧悴永叹，疚如疾首。诗云：‘君子如祉，乱庶遄已。’”

三朝之会，朔旦立春，嘉与海内洗心自新。其赦天下。从甲寅赦令已来复秩属籍，三年正月已来还赎。

其阎显、江京等知识婚姻禁锢，一原除之。务崇宽和，敬顺时令，遵典去苛，以称朕意。”

丙子，帝加元服。赐王、主、贵人、公卿以下金帛各有差。赐男子爵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级，为父后、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级；口、寡、孤、独、笃口、*[贫]*不能自存帛，*[人]*一匹。

二月戊戌，诏以民入山凿石，发泄藏气，□有司检察所当禁绝，如建武、永平故事。

夏五月壬辰，诏曰：“海内颇有鬻异，朝廷修政，太官减膳，珍玩不御。而桂阳太守文砮，不惟竭忠，宣畅本朝，而远献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还之。”

五州雨水。秋八月庚子，遣使实核死亡，收敛禀赐。

丁巳，太尉刘光、司空张皓免。

九月，复安定、北地、上郡归旧土。

癸酉，大鸿胪庞参为太尉，录尚书事。太常王龚为司空。

冬十一月庚辰，司徒许敬免。

鲜卑寇朔方。

十二月乙卯，宗正刘崎为司徒。

是岁，分会稽为吴郡。拘弥国遣使贡献。

五年春正月，疏勒王遣侍子，及大宛、莎车王皆奉使贡献。

夏四月，京师旱。辛巳，诏郡国贫人被鬻者，勿收责今年过更。京师及郡国十二蝗。

冬十月丙辰，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皆减罪一等，诣北地、上郡、安定戍。

乙亥，定远侯班始坐杀其妻阴城公主，腰斩，同产皆□市。

六年春二月庚午，河闲王开薨。

三月辛亥，复伊吾屯田，复置伊吾司马一人。

秋九月辛巳，缮起太学。

护乌桓校尉耿晔遣兵击鲜卑，破之。

丁酉，于阗王遣侍子贡献。

冬十一月辛亥，诏曰：“连年鬻潦，冀部尤甚。比蠲除实伤，贍恤穷匮，而百姓犹有□业，流亡不绝。疑郡县用心怠惰，恩泽不宣。易美‘损上益下’，书称‘安民则惠’。其令冀部勿收今年田租、刍烝。”

十二月，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

壬申，客星出牵牛。

于阗王遣侍子诣阙贡献。

阳嘉元年春正月乙巳，立皇后梁氏。赐爵，人二级，三老、孝悌、力田三级，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民无名数及流民欲占著者人一级；□、寡、孤、独、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二月，海贼曾旌等寇会稽，杀句章、鄞、鄮三县长，攻会稽东部都尉。诏缘海各县各屯兵戍。

丁巳，皇后谒高庙、光武庙，诏禀甘陵贫人，大小口各有差。

京师旱。庚申，□郡国二千石各祷名山岳渎，遣大夫、谒者诣嵩高、首阳山，并祠河、洛，请雨。戊辰，雩。

以冀部比年水潦，民食不赡，诏案行禀贷，劝农功，赈乏绝。

甲戌，诏曰：“政失厥和，阴阳隔并，冬鲜宿雪，春无澍雨。分祷祈请，靡神不祭。深恐在所慢违‘如在’之义，今遣侍中王辅等，持节分诣岱山、东海、荥阳、河、洛，尽心祈焉。”三月，扬州六郡妖贼章河等寇四十九县，杀伤长吏。

庚寅，帝临辟雍飨射，大赦天下，改元阳嘉。诏宗室绝属籍者，一切复籍；禀冀州尤贫民，勿收今年更、租、口赋。

夏五月戊寅，阜陵王恢薨。

秋七月，史官始作候风地动铜仪。

丙辰，以太学新成，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增甲、乙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九十人补郎、舍人。

九月，诏郡国中都官系囚皆减死一等，亡命者赎，各有差。

鲜卑寇辽东。

冬十一月甲申，望都、蒲阴狼杀女子九十七人，诏赐狼所杀者钱，人三千。

辛卯，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

其有茂才异行，若颜渊、子奇，不拘年齿。

十二月丁未，东平王敞薨。

庚戌，复置玄菟郡屯田六*(郡)**[部]*。

闰月丁亥，令诸以诏除为郎，年四十以上课试如孝廉科者，得参廉选，岁举一人。

戊子，客星出天苑。

辛卯，诏曰：“闲者以来，吏政不勤，故鬻咎屡臻，盗贼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选举不实，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书歌股肱，诗刺三事。今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其简序先后，精核高下，岁月之次，文武之宜，务存厥衷。”

庚子，恭陵百丈戍鬻。

是岁，起西苑，修饰宫殿。

二年春二月甲申，诏以吴郡、会稽饥荒，贷人种粮。

三月，使匈奴中郎将王稠率左骨都侯等击鲜卑，破之。

辛酉，除京师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补郎、舍人及诸王国郎。

夏四月，复置陇西南部都尉官。

己亥，京师地震。五月庚子，诏曰：“朕以不德，统奉鸿业，无以奉顺乾坤，协序阴阳，螽眚屡见，咎征仍臻。地动之异，发自京师，矜矜祗畏，不知所裁。

髡公卿士将何以匡辅不逮，奉荅戒异？异不空设，必有所应，其各悉心直言厥咎，靡有所讳。”

戊午，司空王龚免。六月辛未，太常鲁国孔扶为司空。

缙勒国献师子、封牛。

丁丑，洛阳地陷。是月，旱。

秋七月己未，太尉庞参免。八月己巳，大鸿胪沛国施延为太尉。

鲜卑寇代郡。

冬十月庚午，行礼辟雍，奏应钟，始复黄钟，作乐器随月律。

三年春二月己丑，诏以久旱，京师诸狱无轻重皆且勿考竟，须得澍雨。

三月庚戌，益州盗贼劫质令长，杀列侯。

夏四月丙寅，车师后部司马率后部王加特奴等掩击匈奴，大破之，获其季母。

五月戊戌，制诏曰：“昔我太宗，丕显之德，假于上下，俭以恤民，政致康乂

。

朕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谴怒，大变仍见。春夏连旱，寇贼弥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嘉与海内洗心更始。其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谋反大逆诸犯不当得赦者，皆赦除之。赐民年八十以上米，*[人]*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加赐帛，人二匹，絮三斤。”

秋七月庚戌，钟羌寇陇西、汉阳。冬十月，护羌校尉马续击破之。

十一月壬寅，司徒刘崎、司空孔扶免。乙巳，大司农南郡黄尚为司徒，光禄勋河东王卓为司空。

丙午，武都塞上屯羌及外羌攻破屯官，驱略人畜。

四年春二月丙子，初听中官得以养子为后，世袭封爵。

自去冬旱，至于是月。

谒者马贤击钟羌，大破之。

夏四月甲子，太尉施延免。戊寅，执金吾梁商为大将军，前太尉庞参为太尉。

六月己未，梁王匡薨。秋七月己亥，济北王登薨。

闰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乌桓寇云中。十一月，围度辽将军耿晔于兰池，发诸郡兵救之，乌桓退走。

十二月甲寅，京师地震。

永和元年春正月，夫余王来朝。

乙卯，诏曰：“朕秉政不明，瞽眚屡臻。典籍所忌，震食为重。今日变方远，地摇京师，咎征不虚，必有所应。髡公百僚其各上封事，指陈得失，靡有所讳。”

己巳，宗祀明堂，登灵台，改元永和，大赦天下。

秋七月，偃师蝗。

冬十月丁亥，承福殿火，帝避御云台。

十一月丙子，太尉庞参罢。

十二月，象林蛮夷叛。

乙巳，以前司空王龚为太尉。

二年春正月，武陵蛮叛，围充县，又寇夷道。

二月，广汉属国都尉击破白马羌。

武陵太守李进击叛蛮，破之。

三月辛亥，北海王翼薨。

乙卯，司空王卓薨。丁丑，光禄勋冯翊郭虔为司空。

夏四月丙申，京师地震。

五月，日南叛蛮攻郡府。

秋七月，九真、交址二郡兵反。

八月庚子，荧惑犯南斗。

江夏盗贼杀邾长。

冬十月甲申，行幸长安，所过口、寡、孤、独、贫不能自存者赐粟，人五斛。

庚子，幸未央宫，会三辅郡守、都尉及官属，劳赐作乐。十一月丙午，祠高庙。

丁未，遂有事十一陵。丁卯，京师地震。十二月乙亥，至自长安。

三年春二月乙亥，京师及金城、陇西地震，二郡山岸崩，地陷。戊子，太白犯荧惑。

夏四月，九江贼蔡伯流寇郡界，及广陵，杀江都长。

戊戌，遣光禄大夫案行金城、陇西，赐压死者年七岁以上钱，人二千；一家皆被害，为收敛之。除今年田租，尤甚者勿收口赋闰月，蔡伯流等率觶诣徐州刺史应志降。

己酉，京师地震。

五月，吴郡丞羊珍反，攻郡府，太守王衡破斩之。

六月辛丑，琅邪王遵薨。

九真太守祝良、交址刺史张乔慰诱日南叛蛮，降之，岭外平。

秋七月丙戌，济北王多薨。

八月己未，司徒黄尚免。九月己酉，光禄勋长沙刘寿为司徒。
丙戌，令大将军、三公各举故刺史、二千石及见令、长、郎、谒者、四府掾属刚毅武猛有谋谟任将帅者各二人，特进、卿、校尉各一人。
冬十月，烧当羌寇金城，护羌校尉马贤击破之，羌遂相招而叛。
十二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四年春正月庚辰，中常侍张逵、蓬政、杨定等有罪诛，连及弘农太守张凤、安平相杨旆，下狱死。
三月乙亥，京师地震。
夏四月癸卯，护羌校尉马贤讨烧当羌，大破之。
戊午，大赦天下。赐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五月戊辰，封故济北惠王寿子安为济北王。
秋八月，太原郡旱，民庶流口。癸丑，遣光禄大夫案行禀贷，除更赋。
冬十月戊午，校猎上林苑，历函谷关而还。十一月丙寅，幸广成苑。
五年春二月戊申，京师地震。
夏四月庚子，中山王弘薨。
南匈奴左部句龙大人吾斯、车纽等叛，围美稷。
五月，度辽将军马续讨吾斯、车纽，破之，使匈奴中郎将陈龟迫杀南单于。
己丑晦，日有食之。
且冻羌寇三辅，杀令长。
丁丑，令死罪以下及亡命赎，各有差。
九月，令扶风、汉阳筑陇道坞三百所，置屯兵。
辛未，太尉王龚罢。
且冻羌寇武都，烧陇关。
壬午，太常桓焉为太尉。
丁亥，徙西河郡居离石，上郡居夏阳，朔方居五原。
句龙吾斯等东引乌桓，西收羌胡，寇上郡，立车纽为单于。冬十一月辛巳，遣使匈奴中郎将张耽击破之，车纽降。
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将军马贤与且冻羌战于射姑山，贤军败没，安定太守郭璜下狱死。
诏贷王、侯国租一岁。
闰月，巩唐羌寇陇西，遂及三辅。
二月丁巳，有星孛于营室。
三月，武*(都)**[威]*太守赵冲讨巩唐羌，破之。
庚子，司空郭虔免。

*(丁)**[乙]*巳，河闲王政薨。

丙午，太仆赵戒为司空。

夏五月庚子，齐王无忌薨。

使匈奴中郎将张耽大破乌桓、羌胡于天山。

巩唐羌寇北地。

秋七月甲午，诏假民有贵者户钱一千。

八月丙辰，大将军梁商薨；壬戌，河南尹梁冀为大将军。

九月，诸种羌寇武威。

辛亥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癸丑，徙安定居扶风，北地居冯翊。

十一月庚子，以执金吾张乔行车骑将军事，将兵屯三辅。

汉安元年春正月癸巳，宗祀明堂，大赦天下，改元汉安。

二月丙辰，诏大将军、公、卿举贤良方正、能探赜索隐者各一人。

秋七月，始置承华□。

八月，南匈奴左部大人句龙吾斯与夔鞬台耆等反叛。

丁卯，遣侍中杜乔、光禄大夫周举、守光禄大夫郭遵、冯羨、栾巴、张纲、周栩、刘班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风化，举实臧否。

九月庚寅，广陵盗贼张婴等寇郡县。

冬十月辛未，太尉桓焉、司徒刘寿免。甲戌，行车骑将军张乔罢。十一月壬午，司隶校尉赵峻为太尉，大司农胡广为司徒。

癸卯，诏大将军、三公选武猛试用有效验任为将校者各一人。

是岁，广陵贼张婴等诣太守张纲降。

二年春二月丙辰，鄯善国遣使贡献。

夏四月庚戌，护羌校尉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击烧*(当)**[何]*羌于参□，破之。

六月乙丑，荧惑犯镇星。

丙寅，立南匈奴守义王兜楼储为南单于。

冬十月辛丑，令郡国中都官系囚殊死以下出缣赎，各有差；其不能入赎者，遣诣临羌县居作二年。

甲辰，减百官奉。丙午，禁沽酒，又贷王、侯国租一岁。

闰月，赵冲击烧当羌于*(河)**[阿]*阳，破之。

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将马寔遣人刺杀句龙吾斯。

十二月，杨、徐盗贼攻烧城寺，杀略吏民。

是岁，凉州地百八十震。

建康元年春正月辛丑，诏曰：“陇西、汉阳、张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已来，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杀害民庶。夷狄叛逆，赋役重数，内外怨旷，惟咎叹息。其遣光禄大夫案行，宣畅恩泽，惠此下民，勿为烦扰。”

三月庚子，沛王广薨。

领护羌校尉鞠琚追讨叛羌，破之。

南郡、江夏盗贼寇掠城邑，州郡讨平之。

夏四月，使匈奴中郎将马寔击南匈奴左部，破之，于是胡羌、乌桓悉诣寔降。

辛巳，立皇子炳为皇太子，改年建康，大赦天下。赐人爵各有差。

秋七月丙午，清河王延平薨。

八月，杨、徐盗贼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遣御史中丞冯赦督州郡兵讨之。

庚午，帝崩于玉堂前殿，时年三十。遗诏无起寝庙，敛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

论曰：古之人君，离幽放而反国祚者有矣，莫不矫鉴前违，审识情伪，无忘在外之忧，故能中兴其业。观夫顺朝之政，殆不然乎？何其效僻之多与？

孝冲皇帝讳炳，顺帝之子也。母曰虞贵人。

建康元年立为皇太子，其年八月庚午，即皇帝位，年二岁。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

丁丑，以太尉赵峻为太傅；大司农李固为太尉，参录尚书事。

九月丙午，葬孝顺皇帝于宪陵，庙曰敬宗。

是日，京师及太原、鴈门地震，三郡水涌土裂。

庚戌，诏三公、特进、侯、卿、校尉，举贤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各一人，百僚皆上封事。

己未，九江太守丘腾有罪，下狱死。

扬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邓显讨贼范容等于历阳，军败，耀、显为贼所歿。

冬十月，日南蛮夷攻烧城邑，交址刺史夏方招诱降之。

壬申，常山王仪薨。

己卯，零陵太守刘康坐杀无辜，下狱死。

十一月，九江盗贼徐凤、马勉等称“无上将军”，攻烧城邑。

己酉，令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徙边；谋反大逆，不用此令。

十二月，九江贼黄虎等攻合肥。

是岁，鬲盗发宪陵。护羌校尉赵冲追口叛羌于鹑阴河，战歿。

永*(嘉)**[口]*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三岁。清河王蒜征至京师。

孝质皇帝讳缵，肃宗玄孙。曾祖父千乘贞王伉，祖父乐安夷王宠，父勃海孝王鸿，母陈夫人。冲帝不豫，大将军梁冀征帝到洛阳都亭。及冲帝崩，皇太后与冀定策禁中，丙辰，使冀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帝入南宫。丁巳，封为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岁。

己未，葬孝冲皇帝于怀陵。

广陵贼张婴等复反，攻杀堂邑、江都长。九江贼徐凤等攻杀曲阳、东城长。甲申，谒高庙，乙酉，谒光武庙。

二月，豫章太守虞续坐赃，下狱死。

乙酉，大赦天下，赐人爵及粟帛各有差。还王侯所削户邑。

彭城王道薨。

叛羌诣左冯翊梁并降。

三月，九江贼马勉称“黄帝”。九江都尉滕抚讨马勉、范容、周生、大破斩之。

夏四月壬申，雩。

庚辰，济北王安薨。

丹阳贼陆宫等围城，烧亭寺，丹阳太守江汉击破之。

五月甲午，诏曰：“朕以不德，托母天下，布政不明，每失厥中。自春涉夏，大旱炎赫，忧心京京，故得祷祈明祀，冀蒙润泽。前虽得雨，而宿麦颇伤；比日阴云，还复开霁。寤寐永叹，重怀惨结。将二千石、令长不崇宽和，暴刻之为乎？其令中都官系囚罪非殊死考未竟者，一切任出，以须立秋。

郡国有名山大泽能兴云雨者，二千石长吏各絜齐请祷，竭诚尽礼。又兵役连年，死亡流离，或支骸不敛，或停棺莫收，朕甚愍焉。昔文王葬枯骨，人赖其德。

今遣使者案行，若无家属及贫无资者，随宜赐恤，以慰孤魂。”

‘此无主。’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今我非其主邪？’遂令吏以衣棺葬之。天下闻之，曰：‘文王贤矣。泽及枯骨，又况人乎！’”是月，下邳人谢安应募击徐凤等，斩之。

丙辰，诏曰：“孝殇皇帝虽不永休祚，而即位踰年，君臣礼成。孝安皇帝承袭统业，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后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庙之重，垂无穷之制。昔定公追正顺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宪陵次恭陵，以序亲秩，为万世法。”

六月，鲜卑寇代郡。

秋七月庚寅，阜陵王代薨。

庐江盗贼攻寻阳，又攻盱台，滕抚遣司马王章击破之。

九月庚戌，太傅赵峻薨。

冬十一月己丑，南阳太守韩昭坐赃下狱死。

丙午，中郎将滕抚击广陵贼张婴，破之。

丁未，中郎将赵序坐事口市。

历阳贼华孟自称“黑帝”，攻杀九江太守杨岑，滕抚率诸将击孟等，大破斩之。

本初元年春正月丙申，诏曰：“昔尧命四子，以钦天道，鸿范九畴，休咎有象。夫瑞以和降，异因逆感，禁微应大，前圣所重。顷者，州郡轻慢宪防，竞逞残暴，造设科条，陷入无罪。或以喜怒驱逐长吏，恩阿所私，罚枉仇隙，至令守阙诉讼，前后不绝。送故迎新，人离其害，怨气伤和，以致鬻眚。

书云：‘明德慎罚。’方春东作，育微敬始。其口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验，以崇在宽。”

畴，类也。言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其八曰庶征，有休征、咎征之应。休，美也。咎，恶也。

征，验也。人君行善政，则百谷用成，家用平康，是休征也。政有乖失，则百谷用不成，家用不宁，是咎征也。休之与咎，皆象人君之政，故言“休咎有象”也。“象”或作“家”。壬子，广陵太守王喜坐讨贼逗留，下狱死。

二月庚辰，诏曰：“九江、广陵二郡数离寇害，残夷最甚。生者失其资业，死者委尸原野。昔之为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己为之，况我元元，婴此困毒。方春戒节，赈济乏口，掩骼埋胔之时。其调比郡见谷，出禀穷弱，收葬枯骸，务加埋恤，以称朕意。”夏四月庚辰，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受业，岁满课试，以高第五人补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属、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经者，各令随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当以次赏进。

五月庚寅，徙乐安王为勃海王。

海水溢。戊申，使谒者案行，收葬乐安、北海人为水所漂没死者，又禀给贫羸。

庚戌，太白犯荧惑。

六月丁巳，大赦天下，赐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闰月甲申，大将军梁冀潜行鸩弑，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九岁。

丁亥，太尉李固免。戊子，司徒胡广为太尉，司空赵戒为司徒，与梁冀参录尚书事。太仆袁汤为司空。

赞曰：孝顺初立，时髦允集。匪砥匪革，终沦嬖习。保阿传土，后家世及。冲

天未识，质弑以聪。陵折在运，天绪三终。

后汉书卷七 孝桓帝纪 第七

孝桓皇帝讳志，肃宗曾孙也。祖父河闲孝王开，父蠡吾侯翼，母匭氏。

翼卒，帝袭爵为侯。本初元年，梁太后征帝到夏门亭，将妻以女弟。会质帝崩，太后遂与兄大将军冀定策禁中，闰月庚寅，使冀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帝入南宫，其日即皇帝位，时年十五。太后犹临朝政。

秋七月乙卯，葬孝质皇帝于静陵。

齐王喜薨。

辛巳，谒高庙、光武庙。

丙戌，诏曰：“孝廉、廉吏皆当典城牧民，禁奸举善，兴化之本，恒必由之。诏书连下，分明恳恻，而在所翫习，遂至怠慢，选举乖错，害及元元。顷虽颇绳正，犹未惩改。方今淮夷未殄，军师屡出，百姓疲悴，困于征发。庶望黜吏，惠我劳民，蠲涤贪秽，以祈休祥。其令秩满百石，十岁以上，有殊才异行，乃得参选。臧吏子孙，不得察举。杜绝邪伪请托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

各明守所司，将观厥后。”

九月戊戌，追尊皇祖河闲孝王曰孝穆皇，夫人赵氏曰孝穆皇后，皇考蠡吾侯曰孝崇皇。冬十月甲午，尊皇母匭氏为孝崇博园贵人。

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诏三公、九卿、校尉各言得失。

戊午，大赦天下。赐吏更劳一岁；男子爵，人二级，为父后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口、寡、孤、独、笃口、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贞妇帛，人三匹。鬻害所伤什四以上，勿收田租；其不满者，以实除之。

二月，荆扬二州人多饿死，遣四府掾分行赈给。

沛国言黄龙见谯。

夏四月庚寅，京师地震。诏大将军、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又命列侯、将、大夫、御史、谒者、千石、六百石、博士、议郎、郎官各上封事，指陈得失。又诏大将军、公、卿、郡、国举至孝笃行之士各一人。

。

有中郎、侍郎、郎中。

壬辰，诏州郡不得迫胁驱逐长吏。长吏臧满三十万而不纠举者，刺史、二千石以纵避为罪。若有擅相假印绶者，与杀人同口市论。

丙午，诏郡国系囚减死罪一等，勿笞。唯谋反大逆，不用此书。又诏曰：“比起陵莹，弥历时岁，力役既广，徒隶尤勤。顷雨泽不沾，密云复散，傥或在兹。其令徒作陵者减刑各六月。”

是月，立阜陵王代兄勃遒亭侯便为阜陵王。

郡国六地裂，水涌井溢。芝草生中黄藏府。

六月，太尉胡广罢，大司农杜乔为太尉。

秋七月，勃海王鸿薨，立帝弟蠡吾侯悝为勃海王。

*[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

九月丁卯，京师地震。

太尉杜乔免，冬十月，司徒赵戒为太尉，司空袁汤为司徒，前太尉胡广为司空。

。

十一月，济阴言有五色大鸟见于己氏。

戊午，减天下死罪一等，戍边。

清河刘文反，杀国相射鬲，欲立清河王蒜为天子；事觉伏诛。蒜坐贬为尉氏侯，徙桂阳，自杀。

前太尉李固、杜乔皆下狱死。

陈留盗贼李坚自称皇帝，伏诛。

二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庚午，大赦天下。赐河闲、勃海二王黄金各百斤，彭城诸国王各五十斤；公主、大将军、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将、大夫、郎吏、从官、四姓及梁邓小侯、诸夫人以下帛，各有差。年八十以上赐米、酒、肉，九十以上加帛二匹，绵三斤。

三月戊辰，帝从皇太后幸大将军梁冀府。

白马羌寇广汉属国，杀长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

夏四月丙子，封帝弟*(顾)**[硕]*为平原王，奉孝崇皇祀。尊孝崇皇夫人马氏为孝崇园贵人。

嘉禾生大司农帑藏。五月癸丑，北宫掖廷中德阳殿及左掖门火，车驾移幸南宫。

。

六月，改清河为甘陵，立安平王得子经侯理为甘陵王。

秋七月，京师大水。河东言木连理。

冬十月，长平陈景自号“黄帝子”，署置官属，又南顿管伯亦称“真人”，并图举兵，悉伏诛。

三年春三月甲申，彭城王定薨。

夏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五月乙亥，诏曰：“盖闻天生蒸民，不能相理，为之立君，使司牧之。君道得于下，则休祥着乎上；庶事失其序，则咎征见乎象。闲者，日食毁缺，阳光晦暗，朕祇惧潜思，匪遑启处。传不云乎：

‘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昔孝章帝愍前世禁徙，故建初之元，并蒙恩泽，流徙者使还故郡，没入者免为庶民。先皇德政，可不务乎！其自永建元年迄乎今

岁，凡诸妖恶，支亲从坐，及吏民减死徙边者，悉归本郡；唯没入者不从此令。”

六月庚子，诏大将军、三公、特进、侯，其与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乙卯，震宪陵寝屋。秋七月庚申，廉县雨肉。八月乙丑，有星孛于天市。

京师大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地又震。诏死罪以下及亡命者赎，各有差。

郡国五山崩。

冬十月，太尉赵戒免。司徒袁汤为太尉，大司农河内张歆为司徒。

十一月甲申，诏曰：“朕摄政失中，鬻眚连仍，三光不明，阴阳错序。监寐寤叹，疚如疾首。今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甚违周文掩骼之义。其有家属而贫无以葬者，给直，人三千，丧主布三匹；若无亲属，可于官墺地葬之，表识姓名，为设祠祭。又徒在作部，疾病致医药，死亡厚埋藏。民有不能自振及流移者，禀谷如科。州郡检察，务崇恩施，以康我民。”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大赦天下，改元和平。

*(己)**[乙]*丑，诏曰：“曩者遭家不造，先帝早世。永惟大宗之重，深思嗣续之福，询谋台辅，稽之兆占。既建明哲，克定统业，天人协和，万国咸宁。元服已加，将即委付，而四方盗窃，颇有未静，故假延临政，以须安谧。幸赖股肱御侮之助，残丑消荡，民和年稔，普天率土，遐迩洽同。远览‘复子明辟’之义，近慕先姑归授之法，及今令辰，皇帝称制。髡公卿士，虔恭尔位，曷力一意，勉同断金。‘展也大成’，则所望矣。”谓周公摄政已久，故复还明君之政于成王；今太后亦还政于帝也。大成谓致太平也。”言诚能致太平，是所望也。

二月扶风妖贼裴优自称皇帝，伏诛。

甲寅，皇太后梁氏崩。

三月，车驾徙幸北宫。

甲午，葬顺烈皇后。

夏五月庚辰，尊博园匱贵人曰孝崇皇后。

秋七月，梓潼山崩。

冬十一月辛巳，减天下死罪一等，徙边戍。

元嘉元年春正月，京师疾疫，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

癸酉，大赦天下，改元元嘉。

二月，九江、庐江大疫。

甲午，河闲王建薨。夏四月己丑，安平王得薨。

京师旱。任城、梁国饥，民相食。

司徒张歆罢，光禄勋吴雄为司徒。

秋七月，武陵蛮叛。

冬十月，司空胡广罢。

十一月辛巳，京师地震。

闰月庚午，任城王崇薨。太常黄琼为司空。

二年春正月，西城长史王敬为于寘国所杀。

丙辰，京师地震。

夏四月甲寅，孝崇皇后匱氏崩。庚午，常山王豹薨。五月辛卯，葬孝崇皇后于博陵。

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八月，济阴言黄龙见句阳，金城言黄龙见允街。

冬十月乙亥，京师地震。

十一月，司空黄琼免。十二月，特进赵戒为司空。

右北平太守和旻坐臧，下狱死。

永兴元年春二月，张掖言白鹿见。

三月丁亥，幸鸿池。

夏五月丙申，大赦天下，改元永兴。

丁酉，济南王广薨，无子，国除。

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口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诏在所赈给乏绝，安慰居业。

冬十月，太尉袁汤免，太常胡广为太尉。司徒吴雄罢，司空赵戒免；以太仆黄琼为司徒，光禄勋房植为司空。

十一月丁丑，诏减天下死罪一等，徙边戍。

是岁，武陵太守应奉招诱叛蛮，降之。

二年春正月甲午，大赦天下。

二月辛丑，初听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服。

癸卯，京师地震，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诏曰：“比者星辰谬越，坤灵震动，鬻异之降，必不空发。□已修政，庶望有补。其舆服制度有踰侈长饰者，皆宜损省。郡县务存俭约，申明旧令，如永平故事。”

六月，彭城泗水增长逆流。诏司隶校尉、部刺史曰：“蝗鬻为害，水变仍至，五谷不登，人无宿储。其令所伤郡国种芜菁以助人食。”

京师蝗。东海胸山崩。

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诏曰：“朝政失中，云汉作旱，川灵涌水，蝗蝻孳蔓

，残我百谷，太阳亏光，饥馑荐臻。其不被害郡县，当为饥馁者储。天下一家，趣不糜烂，则为国宝。

其禁郡国不得卖酒，祠祀裁足。”

郑玄注云：“云汉，天河也。倬然转运于天。时旱渴雨，故宣王夜视天河，望其候焉。”

太尉胡广免，司徒黄琼为太尉。闰月，光禄勋尹颂为司徒。

减天下死罪一等，徙边戍。

蜀郡李伯诈称宗室，当立为“太初皇帝”，伏诛。

冬十一月甲辰，校猎上林苑，遂至函谷关，赐所过道傍年九十以上钱，各有差。

太山、琅邪贼公孙举等反叛，杀长吏。

永寿元年春正月戊申，大赦天下，改元永寿。

二月，司隶、冀州饥，人相食。□州郡赈给贫弱。若王侯吏民有积谷者，一切贲十分之三，以助禀贷；其百姓吏民者，以见钱雇直。王侯须新租乃偿。

夏四月，白鸟见齐国。

六月，洛水溢，壤鸿德苑。南阳大水。

司空房植免，太常韩演为司空。

诏太山、琅邪遇贼者，勿收租、赋，复更、筭三年。又诏被水死流失尸骸者，令郡县钩求收葬；及所唐突压溺物故，七岁以上赐钱，人二千。坏败庐舍，亡失谷食，尤贫者禀，人二斛。

巴郡、益州郡山崩。

秋七月，初置太山、琅邪都尉官。

南匈奴左*[薁鞬]*台*[耆]*、且渠伯德等叛，寇美稷，安定属国都尉张奂讨除之。

二年春正月，初听中官得行三年服。

二月甲申，东海王臻薨。

三月，蜀郡属国夷叛。

秋七月，鲜卑寇云中。太山贼公孙举等寇青、兖、徐三州，遣中郎将段熲讨，破斩之。

冬十一月，置太官右监丞官。

十二月，京师地震。

三年春正月己未，大赦天下。

夏四月，九真蛮夷叛，太守儿式讨之，战歿；遣九真都尉魏朗击破之。复屯据日南。

闰月庚辰晦，日有食之。

六月，初以小黄门为守宫令，置口从右仆射官。

京师蝗。秋七月，河东地裂。

冬十一月，司徒尹颂薨。

长沙蛮叛，寇益阳。

司空韩演为司徒，太常北海孙朗为司空。

延熹元年春三月己酉，初置鸿德苑令。

夏五月己酉，大会公卿以下，赏赐各有差。

甲戌晦，日有食之。京师蝗。

六月戊寅，大赦天下，改元延熹。

丙戌，分中山置博陵郡，以奉孝崇皇园陵。大雩。

秋七月己巳，云阳地裂。

甲子，太尉黄琼免，太常胡广为太尉。

冬十月，校猎广成，遂幸上林苑。

十二月，鲜卑寇边，使匈奴中郎将张奂率南单于击破之。

二年春二月，鲜卑寇鴈门。

己亥，阜陵王便薨。

蜀郡夷寇蚕陵，杀县令。

三月，复断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

夏，京师雨水。

六月，鲜卑寇辽东。

秋七月，初造显阳苑，置丞。

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献皇后于懿陵。

大将军梁冀谋为乱。八月丁丑，帝御前殿，诏司隶校尉张彪将兵围冀第，收大将军印绶，冀与妻皆自杀。驍尉梁淑、河南尹梁胤、屯骑校尉梁让、越骑校尉梁忠、长水校尉梁戟等，及中外宗亲数十人，皆伏诛。太尉胡广坐免。司徒韩演、司空孙朗下狱。

壬午，立皇后邓氏，追废懿陵为贵人顷。诏曰：“梁冀奸暴，浊乱王室。孝质皇帝聪敏早茂，冀心怀忌畏，私行杀毒。永乐太后亲尊莫二，冀又遏绝，禁还京师，使朕离母子之爱，隔顾复之恩。祸害深大，罪衅日滋。赖宗庙之灵，及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瑗、左馆、唐衡、尚书令尹勋等激愤建策，内外协同，漏刻之闲，桀逆梟夷。斯诚社稷之佑，臣下之力，宜班庆赏，以酬忠勋。其封超等五人为县侯，勋等七人为亭侯。”于是旧故恩私，多受封爵。

大司农黄琼为太尉，光禄大夫中山祝恬为司徒，大鸿胪梁国盛允为司空。

初置秘书监官。冬十月壬申，行幸长安。乙酉，幸未央宫。甲午，祠高庙。十一月庚子，遂有事十一陵。

壬寅，中常侍单超为车骑将军。

十二月己巳，至自长安，赐长安民粟人十斛，园陵人五斛，行所过县三斛。烧当等八种羌叛，寇陇右，护羌校尉段颍追击于罗亭，破之。

天竺国来献。

三年春正月丙申，大赦天下。

丙午，车骑将军单超薨。

闰月，烧何羌叛，寇张掖，护羌校尉段颍追击于积石，大破之。

白马令李云坐直谏，下狱死。

夏四月，上郡言甘露降。五月甲戌，汉中山崩。

六月辛丑，司徒祝恬薨。秋七月，司空盛允为司徒，太常虞放为司空。

长沙蛮寇郡界。

九月，太山、琅邪贼劳丙等复叛，寇掠百姓，遣御史中丞赵某持节督州郡讨之。

。丁亥，诏无事之官权绝奉，丰年如故。

冬十一月，日南蛮贼率觭诣郡降。

勒姐羌围允街，段颍击破之。

太山贼叔孙无忌攻杀都尉侯章。十二月，遣中郎将宗资讨破之。

武陵蛮寇江陵，车骑将军冯緄讨，皆降散。荆州刺史度尚讨长沙蛮，平之。

四年春正月辛酉，南宫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大疫。二月壬辰，武库火。司徒盛允免，大司农种暠为司徒。三月，省口从右仆射官。太尉黄琼免。

夏四月，太常刘矩为太尉。

甲寅，封河闲王开子博为任城王。

五月辛酉，有星孛于心。丁卯，原陵长寿门火。己卯，京师雨雹。六月，京兆、扶风及凉州地震。庚子，岱山及博尤来山并颓裂。

己酉，大赦天下。

司空虞放免，前太尉黄琼为司空。

犍为属国夷寇钞百姓，益州刺史山昱击破之。

零吾羌与先零诸种并叛，寇三辅。

秋七月，京师雩。

减公卿以下奉，贫王侯半租。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

九月，司空黄琼免，大鸿胪刘宠为司空。

冬十月，天竺国来献。

南阳黄武与襄城惠得、昆阳乐季詖言相署，皆伏诛。

先零沉氏羌与诸种羌寇并凉二州，十一月，中郎将皇甫规击破之。

十二月，夫余王遣使来献。

五年春正月，省太官右监丞。

壬午，南宫丙署火。

三月，沉氏羌寇张掖、酒泉。

壬午，济北王次薨。

夏四月，长沙贼起，寇桂阳、苍梧。

桂阳，郡，在桂水之阳，今连州县。

惊马逸象突入宫殿。乙丑。恭陵东阙火。戊辰，虎贲掖门火。己巳，太学西门自坏。五月，康陵园寢火。

长沙、零陵贼起，攻桂阳、苍梧、南海、交址，遣御史中丞盛修督州郡讨之，不克。

乙亥，京师地震。诏公、卿各上封事。甲申，中藏府承祿署火。秋七月己未，南宫承善闕火。

鸟吾羌寇汉阳、陇西、金城，诸郡兵讨破之。

八月庚子，诏减虎贲、羽林住寺不任事者半奉，勿与冬衣；其公卿以下给冬衣之半。

艾县贼焚烧长沙郡县，寇益阳，杀令。又零陵蛮亦叛，寇长沙。

己卯，罢琅邪都尉官。

冬十月，武陵蛮叛，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肃坐奔北口市；辛丑，以太常冯緄为车骑将军，讨之。假公卿以下奉。又换王侯租以助军粮，出濯龙中藏钱还之。

十一月，冯緄大破叛蛮于武陵。

京兆虎牙都尉宗谦坐臧，下狱死。

滇那羌寇武威、张掖、酒泉。

太尉刘矩免，太常杨秉为太尉。

六年春二月戊午，司徒种暠薨。

三月戊戌，大赦天下。

鞞尉颍川许栩为司徒。

夏四月辛亥，康陵东署火。

五月，鲜卑寇辽东属国。

秋七月甲申，平陵园寢火。

桂阳盗贼李研等寇郡界。

武陵蛮复叛，太守陈奉与战，大破降之。

陇西太守孙羌讨滇那羌，破之。

八月，车骑将军冯緄免。

冬十月丙辰，校猎广成，遂幸函谷关、上林苑。

十一月，司空刘宠免。

南海贼寇郡界。

十二月，轸尉周景为司空。

七年春正月庚寅，沛王荣薨。

三月癸亥，陨石于鄂。

夏四月丙寅，梁王成薨。

五月己丑，京师雨雹。

秋七月辛卯，赵王干薨。

野王山上有死龙。

荆州刺史度尚击零陵、桂阳盗贼及蛮夷，大破平之。

冬十月壬寅，南巡狩。庚申，幸章陵，祠旧宅，遂有事于园庙，赐守令以下各有差。戊辰，幸云梦，临汉水；还，幸新野，祠湖阳、新野公主、鲁哀王、寿张敬侯庙。

护羌校尉段熲击当煎羌，破之。

十二月辛丑，车驾还宫。

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

勃海王悝谋反，降为*(癭)**[麀]*陶王。

丙申晦，日有食之。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

*[二月]*己酉，南宫嘉德署黄龙见。千秋万岁殿火。

太仆左称有谿自杀。

癸亥，皇后邓氏废。河南尹邓万世、虎贲中郎将邓会下狱死。

护羌校尉段熲击罕姐羌，破之。

三月辛巳，大赦天下。

夏四月甲寅，安陵园寝火。

丁巳，坏郡国诸房祀。

济阴、东郡、济北河水清。

五月壬申，罢太山都尉官。丙戌，太尉杨秉薨。

*[六月]*丙辰，缙氏地裂。

桂阳胡兰、朱盖等复反，攻没郡县，转寇零陵，零陵太守陈球拒之；遣中郎将度尚、长沙太守抗徐等击兰、盖，大破斩之。苍梧太守张□为贼所执，又桂阳

太守任胤背敌畏儒，皆□市。

闰月甲午，南宫长秋和欢殿后钩楯、掖庭、朔平署火。

六月，段颍击当煎羌于湟中，大破之。

秋七月，太中大夫陈蕃为太尉。

八月戊辰，初令郡国有田者亩敛税钱。

九月丁未，京师地震。

冬十月，司空周景免，太常刘茂为司空。

辛巳，立贵人窦氏为皇后。

勃海妖贼盖登等称“太上皇帝”，有玉印、珪、璧、铁券，相署置，皆伏诛。

十一月壬子，德阳殿西合、黄门北寺火，延及广义、神虎门，烧杀人。

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祠老子。

九年春正月辛*(亥)**[卯]*朔，日有食之。诏公、卿、校尉、郡国举至孝。

沛国戴异得黄金印，无文字，遂与广陵人龙尚等共祭井，作符书，称“太上皇”，伏诛。

己酉，诏曰：“比岁不登，民多饥穷，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盗贼征发，南州尤甚。

鬻异日食，谴告累至。政乱在予，仍获咎征。其令大司农绝今岁调度征求，及前年所调未毕者，勿复收责。其鬻旱盗贼之郡，勿收租，余郡悉半入。”

三月癸巳，京师有火光转行，人相惊噪。

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遣三府掾賑稟之。

陈留太守韦毅坐臧自杀。

夏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

司徒许栩免。五月，太常胡广为司徒。

六月，南匈奴及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

秋七月，沉氏羌寇武威、张掖。诏举武猛，三公各二人，卿、校尉各一人。

太尉陈蕃免。

庚午，祠黄、老于濯龙宫。

遣使匈奴中郎将张奂击南匈奴、乌桓、鲜卑。

九月，光禄勋周景为太尉。

南阳太守成□、太原太守刘质，并以谮□市。

司空刘茂免。

大秦国王遣使奉献。

冬十二月，洛城傍竹柏枯伤。

光禄勋汝南宣酆为司空。

南匈奴、乌桓率觶诣张奂降。

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受诬为党人，并坐下狱，书名王府。

永康元年春正月，先零羌寇三辅，中郎将张奂破平之。当煎羌寇武威，护羌校尉段熲追击于鸾鸟，大破之。西羌悉平。

夫余王寇玄菟，太守公孙域与战，破之。

夏四月，先零羌寇三辅。

五月丙申，京师及上党地裂。

庐江贼起，寇郡界。

壬子晦，日有食之。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

六月庚申，大赦天下，悉除党锢，改元永康。

丙寅，阜陵王统薨。

秋八月，魏郡言嘉禾生，甘露降。巴郡言黄龙见。

六州大水，勃海海溢。诏州郡赐溺死者七岁以上钱，人二千；一家皆被害者，悉为收敛；其亡失谷食，禀人三斛。

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辅，使匈奴中郎将张奂击破之。

十一月，西河言白菟见。

十二月壬申，复*(癭)**[慶]*陶王悝为勃海王。

丁丑，帝崩于德阳前殿，年三十六。戊寅，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

是岁，复博陵、河闲二郡，比丰、沛。

论曰：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及诛梁冀，奋威怒，天下犹企其休息。而五邪嗣虐，流衍四方。自非忠贤力争，屡折奸锋，虽愿依斟流彘，亦不可得已。史记曰：“周厉王好利暴虐，周人相与畔，而袭厉王，王出奔于彘。”言帝宠幸宦竖，令执威权，赖忠臣李膺等竭力谏争，以免篡弑之祸。不然，则虽愿如夏相依斟，周王流彘，不可得也。斟灌、斟寻，国，故城在今青州。彘，晋地也。

赞曰：桓自宗支，越跻天禄。政移五幸，刑淫三狱。倾宫虽积，皇身靡续。

后汉书卷八 孝灵帝纪 第八

孝灵皇帝讳宏，肃宗玄孙也。曾祖河闲孝王开，祖淑，父苙。世封解渚亭侯，帝袭侯爵。母董夫人。桓帝崩，无子，皇太后与父城门校尉窦武定策禁中，使守光禄大夫刘儵持节，将左右羽林至河闲奉迎。建宁元年春正月壬午，城门校尉窦武为大将军。己亥，帝到夏门亭，使窦武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入殿中。庚子，即皇帝位，年十二。改元建宁。以前太尉陈蕃为太傅，与窦武及司徒胡广参录尚书事。

使护羌校尉段颍讨先零羌。

二月辛酉，葬孝桓皇帝于宣陵，庙曰威宗。

庚午，谒高庙。辛未，谒世祖庙。大赦天下。赐民爵及帛各有差。

段颍大破先零羌于逢义山。

闰月甲午，追尊皇祖为孝元皇，夫人夏氏为孝元皇后，考为孝仁皇，夫人董氏为慎园贵人。

夏四月戊辰，太尉周景薨。司空宣酆免，长乐卫尉王畅为司空。

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诏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及郡国守相举有道之士各一人；

又故刺史、二千石清高有遗惠，为觴所归者，皆诣公车。

太中大夫刘矩为太尉。

六月，京师雨水。

秋七月，破羌将军段颍复破先零羌于泾阳。

八月，司空王畅免，宗正刘宠为司空。

九月*(丁)**[辛]*亥，中常侍曹节矫诏诛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及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皆夷其族。皇太后迁于南宫。司徒胡广为太傅，录尚书事。司空刘宠为司徒，大鸿胪许栩为司空。

冬十月甲辰晦，日有食之。令天下系囚罪未决入缣赎，各有差。

十一月，太尉刘矩免，太仆沛国闻人袭为太尉。

十二月，鲜卑及濊貊寇幽并二州。

二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

三月乙巳，尊慎园董贵人为孝仁皇后。

夏四月癸巳，大风，雨雹。诏公卿以下各上封事。

五月，太尉闻人袭罢，司空许栩免。六月，司徒刘宠为太尉，太常许训为司徒，太仆长沙刘嚣为司空。

秋七月，破羌将军段颍大破先零羌于射虎塞外谷，东羌悉平。

九月，江夏蛮叛，州郡讨平之。

丹阳山越贼围太守陈夤，夤击破之。

冬十月丁亥，中常侍侯览讽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瑀)**[□]*、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翌)**[昱]*、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皆为钩党，下狱，死者百余人，妻子徙边，诸附从者辄及五属。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桀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 *(庚子)**[戊戌]*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太尉刘宠免，太仆郭禧为太尉。

鲜卑寇并州。

是岁，长乐太仆曹节为车骑将军，百余日罢。

三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

三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夏四月，太尉郭禧罢，太中大夫闻人袭为太尉。秋七月，司空刘嚣罢。八月，大鸿胪桥玄为司空。

九月，执金吾董宠下狱死。

冬，济南贼起，攻东平陵。

郁林乌浒民相率内属。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大赦天下。赐公卿以下各有差，唯党人不赦。

二月癸卯，地震，海水溢，河水清。

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太尉闻人袭免，太仆李咸为太尉。

诏公卿至六百石各上封事。

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司徒许训免，司空桥玄为司徒。夏四月，太常来艳为司空。

五月，河东地裂，雨雹，山水暴出。

秋七月，司空来艳免。

癸丑，立贵人宋氏为皇后。

司徒桥玄免。太常宗俱为司空，前司空许栩为司徒。

冬，鲜卑寇并州。

熹平元年春三月壬戌，太傅胡广薨。

夏五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熹平。

长乐太仆侯览有罪，自杀。

六月，京师雨水。

癸巳，皇太后窦氏崩。秋七月甲寅，葬桓思皇后。

宦官讽司隶校尉段熲捕系太学诸生千余人。冬十月，渤海王悝被诬谋反，丁亥，悝及妻子皆自杀。

十一月，会稽人许生自称“越王”，寇郡县，遣扬州刺史臧旻、丹阳太守陈夤讨破之。

十二月，司徒许栩罢，大鸿胪袁隗为司徒。

鲜卑寇并州。

是岁，甘陵王恢薨。

二年春正月，大疫，使使者巡行致医药。

丁丑，司空宗俱薨。

二月壬午，大赦天下。

以光禄勋杨赐为司空。

三月，太尉李咸免。夏五月，以司隶校尉段颍为太尉。

沛相师迁坐诬罔国王，下狱死。

六月，北海地震。东莱，北海海水溢。

秋七月，司空杨赐免，太常颍川唐珍为司空。

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国重译贡献。

太尉段颍罢。

鲜卑寇幽并二州。

癸酉晦，日有食之。

三年春正月，夫余国遣使贡献。

二月己巳，大赦天下。

太常陈耽为太尉。

三月，中山王畅薨，无子，国除。

夏六月，封河闲王利子康为济南王，奉孝仁皇祀。

秋，洛水溢。

冬十月癸丑，令天下系囚罪未决，入缣赎。

十一月，扬州刺史臧旻率丹阳太守陈寅，大破许生于会稽，斩之。

任城王博薨。

十二月，鲜卑寇北地，北地太守夏育追击破之。鲜卑又寇并州。

司空唐珍罢，永乐少府许训为司空。

四年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

封河闲王建*(孙)**[子]*佗为任城王。

夏四月，郡国七大水。

五月丁卯，大赦天下。

延陵园鬻，遣使者持节告祠延陵。

鲜卑寇幽州。

六月，弘农、三辅螟。

遣守宫令之盐监，穿渠为民兴利。

令郡国遇灾者，减田租之半；其伤害十四以上，勿收责。

冬十月丁巳，令天下系囚罪未决，入缣赎。

拜冲帝母虞美人为宪园贵人，质帝母陈夫人为渤海孝王妃。

改平准为中准，使宦者为令，列于内署。自是诸署悉以阉人为丞、令。

五年夏四月癸亥，大赦天下。

益州郡夷叛，太守李颙讨平之。

复崇高山名为嵩高山。

大雩。使侍御史行诏狱亭部，理冤枉，原轻系，休囚徒。

五月，太尉陈耽罢，司空许训为太尉。

闰月，永昌太守曹鸾坐讼党人，□市。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

六月壬戌，太常南阳刘逸为司空。

秋七月，太尉许训罢，光禄勋刘宽为太尉。

冬十月壬午，御殿后槐树自拔倒竖。

司徒袁隗罢。十一月丙戌，光禄大夫杨赐为司徒。

十二月，甘陵王定薨。

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百余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国文学吏。

是岁，鲜卑寇幽州。沛国言黄龙见谯。

六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

二月，南宫平城门及武库东垣屋自坏。

夏四月，大旱，七州蝗。

鲜卑寇三边。

市贾民为宣陵孝子者数十人，皆除太子舍人。

秋七月，司空刘逸免，驍尉陈球为司空。

八月，遣破鲜卑中郎将田晏出云中，使匈奴中郎将臧旻与南单于出鴈门，护乌桓校尉夏育出高柳，并伐鲜卑，晏等大败。

冬十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太尉刘宽免。

帝临辟雍。

辛丑，京师地震。

辛亥，令天下系囚罪未决，入缣赎。

十一月，司空陈球免。十二月甲寅，太常河南孟□为太尉。庚辰，司徒杨赐免。太常陈耽为司空。

鲜卑寇辽西。

永安太仆王旻下狱死。

光和元年春正月，合浦、交址乌浒蛮叛，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没郡县。

太尉孟□罢。

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癸丑，光禄勋陈国袁滂为司徒。

己未，地震。

始置鸿都门学生。

三月辛丑，大赦天下，改元光和。

太常常山张颢为太尉。

夏四月丙辰，地震。

侍中寺雌鸡化为雄。

司空陈耽免，太常来艳为司空。

五月壬午，有白衣人入德阳殿门，亡去不获。六月丁丑，有黑气墮所御温德殿庭中。秋七月壬子，青虹见御坐玉堂后殿庭中。八月，有星孛于天市。九月，太尉张颢罢，太常陈球为太尉。司空来艳薨。冬十月，屯骑校尉袁逢为司空。

皇后宋氏废，后父执金吾酆下狱死。

丙子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太尉陈球免。十二月丁巳，光禄大夫桥玄为太尉。

是岁，鲜卑寇酒泉。京师马生人。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二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三月，司徒袁滂免，大鸿胪刘合为司徒。乙丑，太尉桥玄罢，太中大夫段熲为太尉。

京兆地震。

司空袁逢罢，太常张济为司空。

夏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辛巳，中常侍王甫及太尉段熲并下狱死。

丁酉，大赦天下，诸党人禁锢小功以下皆除之。

东平王端薨。

五月，驍尉刘宽为太尉。

秋七月，使匈奴中郎将张修有罪，下狱死。

冬十月甲申，司徒刘合、永乐少府陈球、驍尉阳球、步兵校尉刘纳谋诛宦者，事泄，皆下狱死。

巴郡板楯蛮叛，遣御史中丞萧瑗督益州刺史讨之，不克。

十二月，光禄勋杨赐为司徒。

鲜卑寇幽并二州。

是岁，河闲王利薨。洛阳女子生儿，两头四臂。

三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

二月，公府驻驾虎自坏。

“南北四十余闲坏。”

三月，梁王元薨。

夏四月，江夏蛮叛。

六月，诏公卿举能通*[古文]*尚书、毛诗、左氏、谷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

秋，表是地震，涌水出。

八月，令系囚罪未决，入缣赎，各有差。

冬闰月，有星孛于狼、弧。

鲜卑寇幽、并二州。

十二月己巳，立贵人何氏为皇后。

是岁，作罽毼、灵昆苑。

四年春正月，初置驩驥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推，马一匹至二百万。二月，郡国上芝英草。夏四月庚子，大赦天下。

交址刺史朱铨讨交址、合浦乌浒蛮，破之。

六月庚辰，雨雹。秋七月，河南言凤皇见新城，鶡鸟随之；赐新城令及三老、力田帛，各有差。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太尉刘宽免，鞞尉许口为太尉。

闰月辛酉，北宫东掖庭永巷署灾。

司徒杨赐罢。冬十月，太常陈耽为司徒。

鲜卑寇幽并二州。

是岁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口。帝着商估服，饮宴为乐。

又于西园弄狗，着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帝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京师转相放效。

五年春正月辛未，大赦天下。

二月，大疫。

三月，司徒陈耽免。

夏四月，旱。

太常袁隗为司徒。

五月庚申，永乐宫置鬻。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

巴郡板楯蛮诣太守曹谦降。

癸酉，令系囚罪未决，入缣赎。

八月，起四百尺观于阿亭道。

冬十月，太尉许口罢，太常杨赐为太尉。

校猎上林苑，历函谷关，遂巡狩于广成苑。十二月，还，幸太学。

六年春正月，日南徼外国重译贡献。

二月，复长陵县，比丰、沛。三月辛未，大赦天下。

夏，大旱。

秋，金城河水溢。五原山岸崩。

始置圃圉署，以宦者为令。

冬，东海、东莱、琅邪井中冰厚尺余。

大有年。

中平元年春二月，钜鹿人张角自称“黄天”，其部*(师)**[帅]*有三十六*(万)**[方]*，皆着黄巾，同日反叛。安平、甘陵人各执其王以应之。

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将兵屯都亭。置八关都尉官。壬子，大赦天下党人，还诸徙者，唯张角不赦。诏公卿出马、弩，举列将子孙及吏民有明战阵之略者，诣公车。遣北中郎将卢植讨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铄讨颍川黄巾。庚子，南阳黄巾张曼成攻杀郡守褚贡。

夏四月，太尉杨赐免，太仆弘农邓盛为太尉。司空张济罢，大司农张温为司空。

朱铄为黄巾波才所败。

侍中向栩、张钧坐言宦者，下狱死。

汝南黄巾败太守赵谦于邵陵。广阳黄巾杀幽州刺史郭勋及太守刘韞。

五月，皇甫嵩、朱铄复与波才等战于长社，大破之。

六月，南阳太守秦颉击张曼成，斩之。

交址屯兵执刺史及合浦太守来达，自称“柱天将军”，遣交址刺史贾琮讨平之。

皇甫嵩、朱铄大破汝南黄巾于西华。诏嵩讨东郡，朱铄讨南阳。卢植破黄巾，围张角于广宗。宦官诬奏植，抵罪。遣中郎将董卓攻张角，不口。

洛阳女子生儿，两头共身。

其后政在私门，上下无别，二头之象。”

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

河南尹徐灌下狱死。

八月，皇甫嵩与黄巾战于仓亭，获其帅。

乙巳，诏皇甫嵩北讨张角。

九月，安平王续有罪诛，国除。

冬十月，皇甫嵩与黄巾贼战于广宗，获张角弟梁。角先死，乃戮其尸。以皇甫嵩为左车骑将军。十一月，皇甫嵩又破黄巾于下曲阳，斩张角弟宝。

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与先零羌叛，以金城人边章、韩遂为军帅，攻杀护羌校尉伶征、金城太守陈懿。

癸巳，朱铄拔宛城，斩黄巾别帅孙夏。

诏减太官珍羞，御食一肉；厩马非郊祭之用，悉出给军。

十二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中平。

是岁，下邳王意薨，无子，国除。郡国生异草，备龙蛇鸟兽之形。

二年春正月，大疫。

琅邪王据薨。

二月己酉，南宫大鬻，火半月乃灭。*(己)**[癸]*亥，广阳门外屋自坏。

税天下田，亩十钱。

黑山贼张牛角等十余辈并起，所在寇钞。

司徒袁隗免。三月，廷尉崔烈为司徒。

北宫伯玉等寇三辅，遣左车骑将军皇甫嵩讨之，不口。

夏四月庚戌，大风，雨雹。

五月，太尉邓盛罢，太仆河*(南)**[内]*张延为太尉。

秋七月，三辅螟。

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免。八月，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讨北宫伯玉。九月，特进杨赐为司空。冬十月庚寅，司空杨赐薨，光禄大夫许相为司空。

前司徒陈耽、谏议大夫刘陶坐直言，下狱死。

十一月，张温破北宫伯玉于美阳，因遣荡寇将军周慎追击之，围榆中；又遣中郎将董卓讨先零羌。慎、卓并不克。

鲜卑寇幽、并二州。

是岁，造万金堂于西园。洛阳民生儿，两头四臂。

三年春二月，江夏兵赵慈反，杀南阳太守秦颉。

庚戌，大赦天下。

太尉张延罢。车骑将军张温为太尉，中常侍赵忠为车骑将军。

复修玉堂殿，铸铜人四，黄钟四，及天禄、虾蟆，又铸四出文钱。

五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六月，荆州刺史王敏讨赵慈，斩之。

车骑将军赵忠罢。

秋八月，怀陵上有雀万数，悲鸣，因口相杀。

冬十月，武陵蛮叛，寇郡界，郡兵讨破之。

前太尉张延为宦人所谮，下狱死。

十二月，鲜卑寇幽并二州。

四年春正月己卯，大赦天下。

二月，荥阳贼杀中牟令。

己亥，南宫内殿罍罍自坏。

三月，河南尹何苗讨荥阳贼，破之，拜苗为车骑将军。

夏四月，凉州刺史耿鄙讨金城贼韩遂，鄙兵大败，遂寇汉阳，汉阳太守傅燮战没。扶风人马腾、汉阳人王国并叛，寇三辅。

太尉张温免，司徒崔烈为太尉。五月，司空许相为司徒，光禄勋沛国丁宫为司空。

六月，洛阳民生男，两头共身。

渔阳人张纯与同郡张举举兵叛，攻杀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杨终、护乌桓校尉公綦稠等。举*(兵)*自称天子，寇幽、冀二州。

秋九月丁酉，令天下系囚罪未决，入缣赎。

冬十月，零陵人观口自称“平天将军”，寇桂阳，长沙太守孙坚击斩之。

十一月，太尉崔烈罢，大司农曹嵩为太尉。

十二月，休屠各胡叛。

是岁，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

五年春正月，休屠各胡寇西河，杀郡守邢纪。

丁酉，大赦天下。

二月，有星孛于紫宫。

黄巾余贼郭太等起于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东。

三月，休屠各胡攻杀并州刺史张懿，遂与南匈奴左部胡合，杀其单于。

夏四月，汝南葛陂黄巾攻没郡县。

太尉曹嵩罢。五月，永乐少府樊陵为太尉。

六月丙寅，大风。

太尉樊陵罢。

益州黄巾马相攻杀刺史郗俭，自称天子，又寇巴郡，杀郡守赵部，益州从事贾龙击相，斩之。

郡国七大水。

秋七月，射声校尉马日磾为太尉。

八月，初置西园八校尉。

司徒许相罢，司空丁宫为司徒。光禄勋南阳刘弘为司空。驍尉董重为票骑将军

。

九月，南单于叛，与白波贼寇河东。遣中郎将孟益率骑都尉公孙瓒讨渔阳贼张纯等。

冬十月，*(壬午御殿后槐树自拔倒竖)*青、徐黄巾复起，寇郡县。

甲子，帝自称“无上将军”，耀兵于平乐观。

十一月，凉州贼王国围陈仓，右将军皇甫嵩救之。

遣下军校尉鲍鸿讨葛陂黄巾。

巴郡板楯蛮叛，遣上军别部司马赵瑾讨平之。

公孙瓒与张纯战于石门，大破之。

是岁，改刺史，新置牧。

六年春二月，左将军皇甫嵩大破王国于陈仓。

三月，幽州牧刘虞购斩渔阳贼张纯。

下军校尉鲍鸿下狱死。

夏四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太尉马日磾免，幽州牧刘虞为太尉。

丙辰，帝崩于南宫嘉德殿，年三十四。戊午，皇子辩即皇帝位，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临朝。大赦天下，改元为光*(喜)**[熹]*。封皇弟协为渤海王。后将军袁隗为太傅，与大将军何进参录尚书事。上军校尉蹇硕下狱死。

五月辛巳，票骑将军董重下狱死。六月辛亥，孝仁皇后董氏崩。

辛酉，葬孝灵皇帝于文陵。

雨水。

秋七月，甘陵王忠薨。

庚寅，孝仁皇后归葬河闲慎陵。

徙渤海王协为陈留王。司徒丁宫罢。

八月戊辰，中常侍张让、段珪等杀大将军何进，于是虎贲中郎将袁术烧东西宫，攻诸宦者。庚午，张让、段珪等劫少帝及陈留王幸北宫德阳殿。何进部曲将吴匡与车骑将军何苗战于朱雀阙下，苗败斩之。辛未，司隶校尉袁绍勒兵收伪司隶校尉樊陵、河南尹许相及诸阉人，无少长皆斩之。让、珪等复劫少帝、陈留王走小平津。尚书卢植追让、珪等，斩数人，其余投河而死。帝与陈留王协夜步逐荧光行数里，得民家露车，共乘之。

辛未，还宫。大赦天下，改光*(喜)**[熹]*为昭宁。

并州牧董卓杀执金吾丁原。司空刘弘免，董卓自为司空。

九月甲戌，董卓废帝为弘农王。

自六月雨，至于是月。

论曰：秦本纪说赵高谲二世，指鹿为马，而赵忠、张让亦给灵帝不得登高临观

，故知亡敝者同其致矣。然则灵帝之为灵也优哉！

胡亥曰：“丞相误也。”以问鬲臣，左右或言马，或言鹿者高皆阴法中之，自此左右不敢言之也。

赞曰：灵帝负乘，委体宦孽。征亡备兆，小雅尽缺。麋鹿霜露，遂栖宫籓。

后汉书卷九 孝献帝纪 第九

孝献皇帝讳协，灵帝中子也。母王美人，为何皇后所害。中平六年四月，少帝即位，封帝为勃海王，徙封陈留王。

九月甲戌，即皇帝位，年九岁。迁皇太后于永安宫。大赦天下。改昭宁为永汉。丙子，董卓杀皇太后何氏。

初令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赐公卿以下至黄门侍郎家一人为郎，以补宦官所领诸署，侍于殿上。

乙酉，以太尉刘虞为大司马。董卓自为太尉，加鈇钺、虎贲。丙戌，太中大夫杨彪为司空。甲午，豫州牧黄琬为司徒。

“鈇，斧也。”加鈇钺者，得专杀也。

遣使吊祠故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等。冬十月乙巳，葬灵思皇后。

白波贼寇河东，董卓遣其将牛辅击之。

十一月癸酉，董卓*[自]*为相国。十二月戊戌，司徒黄琬为太尉，司空杨彪为司徒，光禄勋荀爽为司空。

省扶风都尉，置汉安都护。

诏除光熹、昭宁、永汉三号，还复中平六年。

初平元年春正月，山东州郡起兵以讨董卓。

辛亥，大赦天下。

癸酉，董卓杀弘农王。

白波贼寇东郡。

二月乙亥，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免。

庚辰，董卓杀城门校尉伍琼、督军校尉周毖。以光禄勋赵谦为太尉，太仆王允为司徒。

丁亥，迁都长安。董卓驱徙京师百姓悉西入关，自留屯毕圭苑。

壬辰，白虹贯日。

三月乙巳，车驾入长安，幸未央宫。

己酉，董卓焚洛阳宫庙及人家。

戊午，董卓杀太傅袁隗、太仆袁基，夷其族。

夏五月，司空荀爽薨。六月辛丑，光禄大夫种拂为司空。

大鸿胪韩融、少府阴修、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修、越骑校尉王縯安集关

东，后将军袁术、河内太守王匡各执而杀之，唯韩融获免。

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

冬十一月庚戌，镇星、荧惑、太白合于尾。

是岁，有司奏，和、安、顺、桓四帝无功德，不宜称宗，又恭怀、敬隐、恭愍三皇后并非正嫡，不合称后，皆请除尊号。制曰：“可。”孙坚杀荆州刺史王叡，又杀南阳太守张咨。

二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

二月丁丑，董卓自为太师。

袁术遣将孙坚与董卓将胡轡战于阳人，轡军大败。董卓遂发掘洛阳诸帝陵。

夏四月，董卓入长安。

六月丙戌，地震。

秋七月，司空种拂免，光禄大夫济南淳于嘉为司空。太尉赵谦罢，太常马日磾为太尉。

九月，蚩尤旗见于角、亢。

“其色黄上白下，见则王者征伐四方。”角、亢，苍龙之星。

冬十月壬戌，董卓杀骠骑将军张温。

十一月，青州黄巾寇太山，太山太守应劭击破之。黄巾转寇勃海，公孙瓒与战于东光，复大破之。

是岁，长沙有人死经月复活。

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

袁术遣将孙坚攻刘表于襄阳，坚战歿。

袁绍及公孙瓒战于界桥，瓒军大败。

夏四月辛巳，诛董卓，夷三族。司徒王允录尚书事，总朝政，遣使者张种抚慰山东。

青州黄巾击杀兖州刺史刘岱于东平。东郡太守曹操大破黄巾于寿张，降之。

五月丁酉，大赦天下。

丁未，征西将军皇甫嵩为车骑将军。

董卓部曲将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反，攻京师。六月戊午，陷长安城，太常种拂、太仆鲁旭、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并战歿，吏民死者万余人。李傕等并自为将军。

己未，大赦天下。

李傕杀司隶校尉黄琬，甲子，杀司徒王允，皆灭其族。丙子，前将军赵谦为司徒。

秋七月庚子，太尉马日磾为太傅，录尚书事。八月，遣日磾及太仆赵岐，持节

慰抚天下。车骑将军皇甫嵩为太尉。司徒赵谦罢。

九月，李傕自为车骑将军，郭汜后将军，樊稠右将军，张济镇东将军。济出屯弘农。

甲申，司空淳于嘉为司徒，光禄大夫杨彪为司空，并录尚书事。

冬十二月，太尉皇甫嵩免。光禄大夫周忠为太尉，参录尚书事。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三月，袁术杀扬州刺史陈温，据淮南。

长安宣平城门外屋自坏。

夏五月癸酉，无云而雷。六月，扶风大风，雨雹。华山崩裂。

太尉周忠免，太仆朱铄为太尉，录尚书事。

下邳贼阙宣自称天下。

雨水。遣侍御史裴茂讯诏狱，原轻系。六月辛丑，天狗西北行。

九月甲午，试儒生四十余人，上第赐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罢之。诏曰：

“孔子叹‘学之不讲’，不讲则所识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

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

辛丑，京师地震。有星孛于天市。

司空杨彪免，太常赵温为司空。

公孙瓒杀大司马刘虞。

十二月辛丑，地震。

司空赵温免，乙巳，鞞尉张喜为司空。

是岁，琅邪王容薨。

兴平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改元兴平。甲子，帝加元服。二月壬午，追尊谥皇妣王氏为灵怀皇后，甲申，改葬于文昭陵。丁亥，帝耕于藉田。

三月，韩遂、马腾与郭汜、樊稠战于长平观，遂、腾败绩，左中郎将刘范、前益州刺史种劭战歿。

夏六月丙子，分凉州河西四郡为靡州。

丁丑，地震；戊寅，又震。乙巳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

大蝗。

秋七月壬子，太尉朱铄免。戊午，太常杨彪为太尉，录尚书事。

三辅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帝避正殿请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轻系。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

米豆，为饥人作糜粥，经日而死者无降。帝疑赋恤有虚，乃亲于御坐前量试作糜，乃知非实，使侍中刘艾出让有司。于是尚书令以下皆诣省阁谢，奏收侯汶考实。诏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后，多得全济。

九月，桑复生椹，人得以食。

司徒淳于嘉罢。

冬十月，长安市门自坏。

以鞞尉赵温为司徒，录尚书事。

十二月，分安定、扶风为新平郡。

是岁，扬州刺史刘繇与袁术将孙策战于曲阿，繇军败绩，孙策遂据江东。

太傅马日磾薨于寿春。二年春正月癸丑，大赦天下。

二月乙亥，李傕杀樊稠而与郭汜相攻。三月丙寅，李傕胁帝幸其营，焚宫室。

夏四月甲午，立贵人伏氏为皇后。

丁酉，郭汜攻李傕，矢及御前。是日，李傕移帝幸北坞。

大旱。

五月壬午，李傕自为大司马。六月庚午，张济自陕来和傕、汜。

秋七月甲子，车驾东归。郭汜自为车骑将军，杨定为后将军，杨奉为兴义将军，董承为安集将军，并侍送乘舆。张济为票骑将军，还屯陕。八月甲辰，幸新丰。

冬十月戊戌，郭汜使其将伍习夜烧所幸学舍，逼胁乘舆。杨定、杨奉与郭汜战，破之。壬寅，幸华阴，露次道南。是夜，有赤气贯紫宫。张济复反，与李傕、郭汜合。十一月庚午，李傕、郭汜等追乘舆，战于东涧，王师败绩，杀光禄勋邓泉、鞞尉士孙瑞、廷尉宣播、大长秋苗祀、步兵校尉魏桀、侍中朱展、射声校尉沮郤。壬申，幸曹阳，露次田中。杨奉、董承引白波帅胡才、李乐、韩暹及匈奴左贤王去卑，率师奉迎，与李傕等战，破之。十二月庚辰，车驾乃进。李傕等复来追战，王师大败，杀略宫人，少府田芬、大司农张义等皆战歿。进幸陕，夜度河。乙亥，幸安邑。

是岁，袁绍遣将曲义与公孙瓚战于鲍丘，瓚军大败。

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祀上帝于安邑，大赦天下，改元建安。

二月，韩暹攻鞞将军董承。

夏六月乙未，幸闻喜。秋七月甲子，车驾至洛阳，幸故中常侍赵忠宅。丁丑，郊祀上帝，大赦天下。己卯，谒太庙。八月辛丑，幸南宫杨安殿。

癸卯，安国将军张杨为大司马，韩暹为将军，杨奉为车骑将军。

是时，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闲。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鬻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口，或饥死墙壁闲，或为兵士所杀。

辛亥，镇东将军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曹操杀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
封骠将军董承为辅国将军伏完等十三人为列侯，赠沮铄为弘农太守。
庚申，迁都许。己巳，幸曹操营。
九月，太尉杨彪、司空张喜罢。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
二年春，袁术自称天子。三月，袁绍自为大将军。
夏五月，蝗。秋九月，汉水溢。
是岁饥，江淮闲民相食。袁术杀陈王宠。孙策遣使奉贡。
三年夏四月，遣谒者裴茂率中郎将段煨讨李傕，夷三族。
吕布叛。
冬十一月，盗杀大司马张杨。
十二月癸酉，曹操击吕布于徐州，斩之。
四年春三月，袁绍攻公孙瓒于易京，获之。
今内城中有土京，在幽州归义县南。尔雅曰：“绝高谓之京，非人力为之丘。”
骠将军董承为车骑将军。
夏六月，袁术死。
是岁，初置尚书左右仆射。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复活。
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
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
秋七月，立皇子冯为南阳王。壬午，南阳王冯薨。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诏三公举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国守相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有所讳。
曹操与袁绍战于官度，绍败走。
在今郑州中牟县北。
冬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
东海王祗薨。
是岁，孙策死，弟权袭其余业。
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七年夏五月庚戌，袁绍薨。
于寘国献驯象。
是岁，越巂男子化为女子。

八年冬十月己巳，公卿初迎冬于北郊，总章始复备八佾舞。
初置司直官，督中都官。
九年秋八月戊寅，曹操大破袁尚，平冀州，自领冀州牧。
冬十月，有星孛于东井。
十二月，赐三公已下金帛各有差。自是三年一赐，以为常制。
十年春正月，曹操破袁谭于青州，斩之。
夏四月，黑山贼张燕率觭降。
秋九月，赐百官尤贫者金帛各有差。
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
三月，曹操破高干于并州，获之。
秋七月，武威太守张猛杀雍州刺史邯鄲商。
是岁，立故琅邪王容子熙为琅邪王。齐、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济
*(阴)**[北]*、平原八国皆除。
十二年秋八月，曹操大破乌桓于柳城，斩其蹋顿。
冬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鹑尾。
乙巳，黄巾贼杀济南王赞。
十一月，辽东太守公孙康杀袁尚、袁熙。
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赵温免。
夏六月，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曹操自为丞相。
秋七月，曹操南征刘表。
八月丁未，光禄勋郗虑为御史大夫。
壬子，曹操杀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
是月，刘表卒，少子琮立，琮以荆州降操。
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曹操以舟师伐孙权，权将周瑜败之于乌林、赤壁。
十四年冬十月，荆州地震。
十五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十六年秋九月庚戌，曹操与韩遂、马超战于渭南，遂等大败，关西平。
是岁，赵王赦薨。
十七年夏五月癸未，诛骠尉马腾，夷三族。
六月庚寅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涇水、颍水溢。螟。
八月，马超破凉州，杀刺史韦康。
九月庚戌，立皇子熙为济阴王，懿为山阳王，□为济北王，敦为东海王。

将欲夺之，必姑与之。其孟德之谓乎！’ ”冬十二月，星孛于五诸侯。

十八年春正月庚寅，复禹贡九州。

夏五月丙申，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大雨水。

徙赵王珪为博陵王。

是岁，岁星、镇星、荧惑俱入太微。彭城王和薨。

十九年，夏四月，旱。五月，雨水。

刘备破刘璋，据益州。

冬十月，曹操遣将夏侯渊讨宋建于枹罕，获之。

十一月丁卯，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二皇子。

二十年春正月甲子，立贵人曹氏为皇后。赐天下男子爵，人一级，孝悌、力田二级。赐诸王侯公卿以下谷各有差。

秋七月，曹操破汉中，张鲁降。

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进号魏王。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匈奴南单于来朝。

是岁，曹操杀琅邪王熙，国除。

二十二年夏六月，丞相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

冬，有星孛于东北。

是岁大疫。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少府耿纪、丞相司直韦晃起兵诛曹操，不克，夷三族。

三月，有星孛于东方。

二十四年春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夏五月，刘备取汉中。

秋七月庚子，刘备自称汉中王。

八月，汉水溢。

冬十一月，孙权取荆州。

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曹操薨。子丕袭位。

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三月，改元延康。

冬十月乙卯，皇帝逊位，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宗庙、祖、腊皆如汉制，都山阳之浊鹿城。四皇子封王者，皆降为列侯。明年，刘备称帝于蜀，孙权亦自王于吴，于是天下遂三分矣。

魏青龙二年三月庚寅，山阳公薨。自逊位至薨，十有四年，年五十四，谥孝献皇帝。八月壬申，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置园邑令丞。

大驾，大仆御。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楯，立乘四马先□。旗长三刃，十有二旒曳地，画日、月、升龙。书旒曰‘天子之枢’。谒者二人，立乘六马为次。太常跪*[曰]*哭，*(日)*十五举音，止哭。昼漏上*[水]*，请发。司徒、河南尹先引车转，太常曰请拜送。车着白丝三纠，绋长三十丈，围七寸；六行，行五十人。公卿已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帟，委貌冠，衣素裳，挽。校尉三*(百)*人，皆赤帟，不冠，持幢幡，皆衔枚。羽林孤儿、巴俞嬺歌者六十人，为六列。司马八人，执铎。至陵南羨门，司徒跪请就下房，都导东园武士奉入房，执事下明器，太祝进醴献。司空将校复土。”嬺音徒了反。帝王纪曰：“禅陵在浊鹿城西北十里，在今怀州修武县北二十五里。陵高二丈，周回二百步。”刘澄之地记云：“以汉禅魏，故以名焉。”

太子早卒，孙康立五十一年，晋太康六年薨。子瑾立四年，太康十年薨。子秋立二十年，永嘉中为胡贼所杀，国除。

论曰：传称鼎之为器，虽小而重，故神之所宝，不可夺移。至令负而趋者，此亦穷运之归乎！天厌汉德久矣，山阳其何诛焉！赞曰：献生不辰，身播国屯。终我四百，永作虞宾，

虞宾谓舜以尧子丹朱为宾，*(商)**[虞]*书曰“虞宾在位”是也。以喻山阳公为魏之宾也。

后汉书卷十上 皇后纪 第十上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礼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以备内职焉。后正位宫闱，同体天王。夫人坐论妇礼，九嫔掌教四德，世妇主丧、祭、宾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寝。颁官分务，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记功书过。居有保阿之训，动有环佩之响。

进贤才以辅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阴化，修成内则，闺房肃雍，险谒不行也。故康王晚朝，关雎作讽；宣后晏起，姜氏请愆。及周室东迁，礼序凋缺。诸侯僭纵，轨制无章。齐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晋献升戎女为元妃，终于五子作乱，顷嗣遘屯。爰逮战国，风宪逾薄，适情任欲，颠倒衣裳，以至破国亡身，不可胜数。斯固轻礼□防，先色后德者也。今立车无辀，非敢受命。’ ”

姜后既出，乃脱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不才，淫心见矣，至使君王失礼而晏起，以见君王乐色忘德。敢请罪，惟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之过，夫人何辜。’遂勤政事，成中兴之名焉。”

秦并天下，多自骄大，宫备七国，爵列八品。汉兴，因循其号，而妇制莫厘。

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无辩。然而选纳尚简，饰翫少华。自武、元之后，世增淫费，至乃掖庭三千，增级十四。妖幸毁政之符，外姻乱邦之谑，前史载之详矣。

及光武中兴，斲雕为朴，六宫称号，唯皇后、贵人。贵人金印紫绶，奉不过粟数十斛。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并无爵秩，岁时赏赐充给而已。

汉法常因八月筭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纳，详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宫教颇修，登建嫔后，必先令德，内无出阃之言，权无私溺之授，可谓矫其敝矣。向使因设外戚之禁，编着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贻厥方来，岂不休哉！虽御已有度，而防*(闲)**[闲]*未笃，故孝章以下，渐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口。

自古虽主幼时艰，王家多衅，必委成顷宰，简求忠贤，未有专任妇人，断割重器。唯秦半太后始摄政事，故穰侯权重于昭王，家富于嬴国。汉仍其谬，知患莫改。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帘，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身犯雾露于云台之上，家婴縲绁于圜犴之下。湮灭连踵，倾辘继路。而赴蹈不息，焦烂为期，终于陵夷大运，沦亡神宝。诗书所叹，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迹，以为皇后本纪。虽成败事异，而同居正号者，并列于篇。其以私恩追尊，非当时所奉者，则随它事附出。亲属别事，各依列传。其余无所见，则系之此纪，以缵西京外戚云尔。

殇帝崩，邓太后与兄骘等迎立安帝，年十三。冲帝崩，梁太后与兄冀迎立质帝，年八岁。质帝崩，太后与兄冀迎立桓帝，年十五。桓帝崩，窦太后与父武迎立灵帝，年十二。光武郭皇后讳圣通，真定枣人也。为郡着姓。父昌，让田宅财产数百万与异母弟，国人义之。仕郡功曹。娶真定恭王女，号郭主，生后及子况。昌早卒。郭主虽王家女，而好礼节俭，有母仪之德。更始二年春，光武击王郎，至真定，因纳后，有宠。及即位，以为贵人。

建武元年，生皇子强。帝善况小心谨慎，年始十六，拜黄门侍郎。二年，贵人立为皇后，强为皇太子，封况挠蛮侯。以后弟贵重，宾客辐凑。况恭谦下士，颇得声誉。十四年，迁城门校尉。其后，后以宠稍衰，数怀怨怼。十七年，遂废为中山王太后，进后中子右翊公辅为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国。徙封况大国，为阳安侯。

后从兄竟，以骑都尉从征伐有功，封为新郟侯，官至东海相。竟弟匡为发干侯，官至太中大夫。后叔父梁，早终，无子。其掾南阳陈茂，以恩泽封南口侯。二十年，中山王辅复徙封沛王，后为沛太后。况迁大鸿臚。帝数幸其第，会公

卿诸侯亲家饮燕，赏赐金钱缣帛，丰盛莫比，京师号况家为金穴。二十六年，后母郭主薨，帝亲临丧送葬，百官大会，遣使者迎昌丧柩，与主合葬，追赠昌阳安侯印绶，谥曰思侯。二十八年，后薨，葬于北芒。

帝怜郭氏，诏况子璜尚涪阳公主，除璜为郎。显宗即位，况与帝舅阴识、阴就并为特进，数授赏赐，恩宠俱渥。礼待阴、郭，每事必均。永平二年，况卒，赠赐甚厚，帝亲自临丧，谥曰节侯，子璜嗣。

元和三年，肃宗北巡狩，过真定，会诸郭，朝见上寿，引入倡饮甚欢。以太牢具上郭主頔，赐粟万斛，钱五十万。永元初，璜为长乐少府，子举为侍中，兼射声校尉。及大将军窦宪被诛，举以宪女辵谋逆，故父子俱下狱死，家属徙合浦，宗族为郎吏者，悉免官。新鄴侯竟初为骑将，从征伐有功，拜东海相。永平中卒，子嵩嗣；嵩卒，追坐染楚王英事，国废。建初二年，章帝绍封嵩子勤为伊亭侯，勤无子，国除。发干侯匡，官至太中大夫，建武三十年卒，子勋嗣；勋卒，子骏嗣，永平十三年，亦坐楚王英事，失国。建初三年，复封骏为观都侯，卒，无子，国除。郭氏侯者凡三人，皆绝国。

论曰：物之兴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来之甚者，必唯宠惑乎？当其接默第，承恩色，虽险情赘行，莫不德焉。及至移意爱，析嫌私，虽惠心妍状，愈献丑焉。爱升，则天下不足容其高；欢队，故九服无所逃其命。

斯诚志士之所沈溺，君人之所抑扬，未或违之者也。郭后以衰离见贬，恚怨成尤，而犹恩加别馆，增宠党戚。至乎东海逡巡，去就以礼，使后世不见隆薄进退之隙，不亦光于古乎！

光烈阴皇后讳丽华，南阳新野人。初，光武适新野，闻后美，心悦之。后至长安，见执金吾车骑甚盛，因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更始元年六月，遂纳后于宛当成里，时年十九。及光武为司隶校尉，方西之洛阳，令后归新野。及邓奉起兵，后兄识为之将，后随家属徙涪阳，止于奉舍。

光武即位，令侍中傅俊迎后，与胡阳、宁平主诸宫人俱到洛阳，以后为贵人。

帝以后雅性宽仁，欲崇以尊位，后固辞，以郭氏有子，终不肯当，故遂立郭皇后。建武四年，从征彭宠，生显宗于元氏。九年，有盗劫杀后母邓氏及弟欣，帝甚伤之，乃诏大司空曰：“吾微贱之时，娶于阴氏，因将兵征伐，遂各别离。

幸得安全，俱脱虎口。以贵人有母仪之美，宜立为后，而固辞弗敢当，列于媵妾。朕嘉其义让，许封诸弟。未及爵土，而遭患逢祸，母子同命，愍伤于怀。

小雅曰：‘将恐将惧，惟予与汝。将安将乐，汝转口予。’风人之戒，可不慎乎？其追爵谥贵人父陆为宣恩哀侯，弟欣为宣义恭侯，以弟就嗣哀侯后。及尸柩在堂，使太中大夫拜授印绶，如在国列侯礼。魂而有灵，嘉其宠荣！”

十七年，废皇后郭氏而立贵人。制诏三公曰：“皇后怀执怨怼，数违教令，不能抚循它子，训长异室。宫闱之内，若见鹰鹯。既无关雎之德，而有吕、霍之风，岂可托以幼孤，恭承明祀。今遣大司徒涉、宗正吉持节，其上皇后玺绶。阴贵人乡里良家，归自微贱。‘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宜奉宗庙，为天下母。主者详案旧典，时上尊号。异常之事，非国休福，不得上寿称庆。”后在位恭俭，少嗜玩，不喜笑谑。性仁孝，多矜慈。七岁失父，虽已数十年，言及未曾不流涕。帝见，常叹息。

显宗即位，尊后为皇太后。永平三年冬，帝从太后幸章陵，置酒旧宅，会阴、邓故人诸家子孙，并受赏赐。七年，崩，在位二十四年，年六十，合葬原陵。明帝性孝爱。追慕无已。十七年正月，当谒原陵，夜梦先帝、太后如平生欢。既寤，悲不能寐，即案历，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降甘露于陵树，帝令百官采取以荐。会毕，帝从席前伏御默，视太后镜奩中物，感动悲涕，令易脂泽装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视焉。

明德马皇后讳某，伏波将军援之小女也。少丧父母。兄客卿敏惠早夭，母蔺夫人悲伤发疾恍惚。后时年十岁，干理家事，口制僮御，内外谘禀，事同成人。初，诸家莫知者，后闻之，咸叹异焉。后尝久疾，太夫人令筮之，筮者曰：“此女虽有患状而当大贵，兆不可言也。”后又呼相者使占诸女，见后，大惊曰：“我必为此女称臣。然贵而少子，若养它子者得力，乃当踰于所生。”初，援征五溪蛮，卒于师，虎贲中郎将梁松、黄门侍郎窦固等因譖之，由是家益失势，又数为权贵所侵侮。后从兄严不胜忧愤，白太夫人绝窦氏婚，求进女掖庭。乃上书曰：“臣叔父援孤恩不报，而妻子特获恩全，戴仰陛下，为天为父。人情既得不死，便欲求福。窃闻太子、诸王妃匹未备，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仪状发肤，上中以上。皆孝顺小心，婉静有礼。愿下相工，简其可否。如有万一，援不朽于黄泉矣。又援姑姊妹并为成帝婕妤。葬于延陵。臣严幸得蒙恩更生，冀因缘先姑，当充后宫。”由是选后入太子宫。时年十三。奉承阴后，傍接同列，礼则修备，上下安之。遂见宠异，常居后堂。显宗即位，以后为贵人。时后前母姊女贾氏亦以选入，生肃宗。帝以后无子，命令养之。谓曰：“人未必当自生子，但患爱养不至耳。”后于是尽心抚育，劳悴过于所生。肃宗亦孝性淳笃，恩性天至，母子慈爱，始终无纤介之闲。

后常以皇嗣未广，每怀忧叹，荐达左右，若恐不及。后宫有进见者，每加慰纳。若数所宠引，辄增隆遇。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长秋宫，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马贵人德冠后宫，即其人也。”遂立为皇后。

先是数日，梦有小飞虫无数赴着身，又入皮肤中而复飞出。既正位宫闱，愈自谦肃。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发。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常衣大练，裙不加缘。朔望诸姬主朝请，望见后袍衣簷羸，反以为绮縠，就视，乃笑。后辞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宫莫不叹息。帝尝幸苑囿离宫，后辄以风邪露雾为戒，辞意款备，多见详择。帝幸濯龙中，并召诸才人，下邳王已下皆在侧，请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乐，虽来无欢。”是以游娱之事希尝从焉。

十五年，帝案地图，将封皇子，悉半诸国。后见而言曰：“诸子裁食数县，于制不已俭乎？”帝曰：“我子岂宜与先帝子等乎？岁给二千万足矣。”时楚狱连年不断，囚相证引，坐系者甚众。后虑其多滥，乘闲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徨，为思所纳，卒多有所降宥。时诸将奏事及公卿较议难平者，帝数以试后。后辄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于侍执之际，辄言及政事，多所毗补，而未尝以家私干。*(欲)**[故]*宠敬日隆，始终无衰。

及帝崩，肃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诸贵人当徙居南宫，太后感析别之怀，各赐王赤绶，加安车驷马，白越三千端，杂帛二千匹，黄金十斤。自撰显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参医药事。帝请曰：“黄门舅旦夕供养且一年，即无矐异，又不录勤劳，无乃过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后世闻先帝数亲后宫之家，故不着也。”

建初元年，*[帝]*欲封爵诸舅，太后不听。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旧典。太后诏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时黄雾四塞，不闻澍雨之应。又田蚡、窦婴，宠贵横恣，倾覆之祸，为世所传。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枢机之位。

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阳诸国，常谓‘我子不当与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马氏比阴氏乎！吾为天下母，而身服大练，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帛布，无香熏之饰者，欲身率下也。以为外亲见之，当伤心自口，但笑言太后素好俭。前过濯龙门上，见外家问起居者，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仓头衣绿口，领袖正白，顾视御者，不及远矣。故不加谴怒，但绝岁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犹懈怠，无忧国忘家之虑。知臣莫若君，况亲属乎？吾岂可上负先帝之旨，下亏先人之德，重袭西京败亡之祸哉！”固不许。后薨，武帝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窦婴，文帝窦皇后从兄子魏其侯也，为丞相，坐与灌夫朋党口市也。帝省诏悲叹，复重请曰：“汉兴，舅氏之封侯，犹皇子之为王也。太后诚存谦虚，柰何令臣独不加恩三舅乎？且鞫尉年尊，两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讳，使臣长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时，不可稽留。”

太后报曰：“吾反复念之，思令两善。岂徒欲获谦让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

嫌哉！昔窦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条侯言受高祖约，无军功，非刘氏不侯。今马氏无功于国，岂得与阴、郭中兴之后等邪？常观富贵之家，禄位重叠，犹再实之木，其根必伤。且人所以愿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温饱耳。今祭祀则受四方之珍，衣食则蒙御府余资，斯岂不足，而必当得一县乎？吾计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亲为上。今数遭变异，谷价数倍，忧惶昼夜，不安坐卧，而欲先营外封，违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刚急，有匈中气，不可不顺也。若阴阳调和，边境清静，然后行子之志。吾但当含饴弄孙，不能复关政矣。”不如约，天下共击之。”时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阁后殿。太后以为己过，起居不欢。时当谒原陵，自引守备不慎，鼻见陵园，遂不行。初，太夫人葬，起坟微高，太后以为言，兄廖等实时减削。其外亲有谦素义行者，辄假借温言，赏以财位。如有纤介，则先见严恪之色，然后加谴。其美车服不轨法度者，便绝属籍，遣归田里。广平、钜鹿、乐成王车骑朴素，无金银之饰，帝以白太后，太后即赐钱各五百万。

于是内外从化，被服如一，诸家惶恐，倍于永平时。乃置织室，蚕于濯龙中，数往观视，以为娱乐。常与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诸小王，论议经书，述叙平生，雍和终日。

四年，天下丰稔，方垂无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为列侯。并辞让，愿就关内侯。太后闻之，曰：“圣人设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齐也。吾少壮时，但慕竹帛，志不顾命。

今虽已老，而复‘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厉，思自降损。居不求安，食不念饱。冀乘此道，不负先帝。所以化导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无所复恨。何意老志复不从哉？万年之日长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归第焉。言弥复吝惜封爵，不欲滥封亲戚也。

太后其年寝疾，不信巫祝小医，数口绝祷祀。至六月，崩。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余。合葬显节陵。

贾贵人，南阳人。建武末选入太子宫，中元二年生肃宗，而显宗以为贵人。帝既为太后所养，专以马氏为外家，故贵人不登极位，贾氏亲族无受宠荣者。及太后崩，乃策书加贵人王赤绶，安车一驷，永巷宫人二百，御府杂帛二万匹，大司农黄金千斤，钱二千万。诸史并阙后事，故不知所终。

章德窦皇后讳某，扶风平陵人，大司*(徒)**[空]*融之曾孙也。祖穆，父勋，坐事死，事在窦融传。勋尚东海恭王强女沘阳公主，后其长女也。家既废坏，数呼相工问息耗，见后者皆言当大尊贵，非臣妾容貌。年六岁能书，亲家皆奇之。建初二年，后与女弟俱以选例入见长乐宫，进止有序，风容甚盛。肃宗先闻后有才色，数以讯诸姬傅。及见，雅以为美，马太后亦异焉，因入掖庭

，见于北宫章德殿。后性敏给，倾心承接，称誉日闻。明年，遂立为皇后，妹为贵人。七年，追爵谥后父勋为安成思侯。后宠幸殊特，专固后宫。初，宋贵人生皇太子庆，梁贵人生和帝。后既无子，并疾忌之，数闲于帝，渐致觊嫌。因诬宋贵人挟邪媚道，遂自杀，废庆为清河王，语在庆传。

梁贵人者，驩亲愍侯梁竦之女也。少失母，为伯母舞阴长公主所养。年十六，亦以建初二年与中姊俱选入掖庭为贵人。四年，生和帝。后养为己子。欲专名外家而忌梁氏。八年，乃作飞书以陷竦，竦坐诛，贵人姊妹以忧卒。

自是宫房懌息，后爱日隆。及帝崩，和帝即位，尊后为皇太后。皇太后临朝，尊母泚阳公主为长公主，益汤沐邑三千户，兄宪，弟笃、景，并显贵，□威权，后遂密谋不轨，永元四年，发觉被诛。

九年，太后崩，未及葬，而梁贵人姊*(□)**[嫔]*上书陈贵人枉歿之状。

太尉张酺、司徒刘方、司空张奋上奏，依光武黜吕太后故事，贬太后尊号，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诏曰：“窦氏虽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减损。朕奉事十年，深惟大义，礼，臣子无贬尊上之文。恩不忍离，义不忍亏。案前世上官太后亦无降黜，其勿复议。”于是合葬敬陵。在位十八年。帝以贵人酷歿，敛葬礼阙，乃改殡于承光宫，上尊谥曰恭怀皇后，追服丧制，百官缟素，与姊大贵人俱葬西陵，仪比敬园。

和帝阴皇后讳某，光烈皇后兄执金吾识之曾孙也。后少聪慧，善书蓺。永元四年，选入掖庭，以先后近属，故得为贵人。有殊宠。八年，遂立为皇后。

自和熹邓后入宫，爱宠稍衰，数有恚恨。后外祖母邓朱出入宫掖。十四年夏，有言后与朱共挟巫蛊道，事发觉，帝遂使中常侍张慎与尚书陈驩于掖庭狱杂考案之。朱及二子奉、毅与后弟轶、辅、敞辞语相连及，以为祠祭祝诅，大逆无道。奉、毅、辅考死狱中。帝使司徒鲁恭持节赐后策，上玺绶，迁于桐宫，以忧死。立七年，葬临平亭部。父特进纲自杀，轶、敞及朱家属徙日南比景县，宗亲外内昆弟皆免官还田里。永初四年，邓太后诏赦阴氏诸徙者悉归故郡，还其资财五百余万。和熹邓皇后讳绥，太傅禹之孙也。父训，护羌校尉；母阴氏，光烈皇后从弟女也。后年五岁，太傅夫人爱之，自为翦发。夫人年高目冥，误伤后额，忍痛不言。左右见者怪而问之，后曰：“非不痛也，太夫人哀怜为断发，难伤老人意。故忍之耳。”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宁当举博士邪？”后重违母言，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父训异之，事无大小，辄与详议。永元四年，当以选入，会训卒，后昼夜号泣，终三年不食盐菜，憔悴毁容，亲人不识之。后尝梦扞天，荡荡正青，若有钟乳状，乃仰嗽饮之。以讯诸占梦，言尧梦攀天而上，汤

梦及天而喏之，斯皆圣王之前占，吉不可言。又相者见后惊曰：“此成汤之法也。”家人窃喜而不敢宣。后叔父陔言：“常闻活千人者，子孙有封。兄训为谒者，使修石臼河，岁活数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初，太傅禹叹曰：“吾将百万之众，未尝妄杀一人，其后世必有兴者。”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视医药，不限以日数。后言于帝曰：“宫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内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讥，下使贱妾获不知足之谤。上下交损，诚不愿也。”帝曰：“人皆以数入为荣，贵人反以为忧，深自抑损，诚难及也。”每有燕会，诸姬贵人竞自修整，簪珥光采，笄裳鲜明，而后独着素，装服无饰。其衣有与阴后同色者，实时解易。若并时进见，则不敢正坐离立，行则偻身自卑。帝每有所问，常逡巡后对，不敢先阴后言。帝知后劳心曲体，叹曰：“修德之劳，乃如是乎！”后阴后渐觳，每当御见，辄辞以疾。时帝数失皇子，后忧继嗣不广，恒垂涕叹息，数选进才人，以博帝意。

阴后见后德称日盛，不知所为，遂造祝诅，欲以为害。帝尝寝病危甚，阴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邓氏复有遗类！”后闻，乃对左右流涕言曰：“我竭诚尽心以事皇后，竟不为所佑，而当获罪于天。妇人虽无从死之义，然周公身请武王之命，越姬心誓必死之分，上以报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祸，下不令阴氏有人豕之讥。”即欲饮药，宫人赵玉者固禁之，因诈言属有使来，上疾已愈。后信以为然，乃止。明日，帝果瘳。

对曰：“乐则乐矣，而不可久也。”王曰：“愿与子生死若此。”姬曰：“君王乐游，要妾以死，不敢闻命。”后王病，有赤云夹日如飞鸟。王问周太史。史曰：

“是害王身，请移于将相。”王曰：“将相于孤，犹股肱也。”不听。姬曰：“大哉君王之德。妾请从王死矣。昔日游乐，是以不敢听命，今君王复礼，国人为君王死，何况妾乎？妾愿先驱狐狸于地下。昔日口虽不言，心许之矣。

妾闻信者不负其心。”遂自杀。故曰“心誓”。事见列女传也。

十四年夏，阴后以巫蛊事废，后请救不能得，帝便属意焉。后愈称疾笃，深自闭绝。会有司奏建长秋宫，帝曰：“皇后之尊，与朕同体，承宗庙，母天下，岂易哉！唯邓贵人德冠后庭，乃可当之。”至冬，立为皇后。辞让者三，然后即位。手书表谢，深陈德薄，不足以充小君之选。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邓氏，后辄哀请谦让，故兄骘终帝世不过虎贲中郎将。

元兴元年，帝崩，长子平原王有疾，而诸皇子夭没，前后十数，后生者辄隐秘养于人闲。殇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和帝葬后

，宫人并归园，太后赐周、冯贵人策曰：“朕与贵人托配后庭，共欢等列，十有余年。不获福佑，先帝早口天下，孤心莹莹，靡所瞻仰，夙夜永怀，感怆发中。今当以旧典分归外园，惨结增叹，燕燕之诗，曷能喻焉？其赐贵人王青盖车，采饰辂，驂马各一驷，黄金三十斤，杂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又赐冯贵人王赤绶，以未有头上步摇、环佩，加赐各一具。

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

是时新遭大忧，法禁未设。宫中亡大珠一篋，太后念，欲考问，必有不辜。乃亲阅宫人，观察颜色，实时首服。又和帝幸人吉成，御者共枉吉成以巫蛊事，遂下掖庭考讯，辞证明白。太后以先帝左右，待之有恩，平日尚无恶言，今反若此，不合人情，更自呼见实核，果御者所为。莫不叹服，以为圣明。常以鬼神难征，淫祀无福，乃诏有司罢诸祠官不合典礼者。又诏赦除建武以来诸犯妖恶，及马、窦家属所被禁锢者，皆复之为平人。减大官、导官、尚方、内者服御珍膳靡丽难成之物，自非供陵庙，稻粱米得导择，朝夕一肉饭而已。旧大官汤官经用岁且二万万，太后口止，*(曰)**[日]*杀省珍费，自是裁数千万。及郡国所贡，皆减其过半。悉斥卖上林鹰犬。其蜀、汉扣器九带佩刀，并不复调。止画工三十九种。又御府、尚方、织室锦绣、冰纨、绮縠、金银、珠玉、犀象、樞瑁、雕镂翫弄之物，皆绝不作。离宫别馆储峙米糒薪炭，悉令省之。又诏诸园贵人，其宫人有宗室同族若羸老不任使者，令园监实核上名，自御北宫增喜观阅问之，恣其去留，即日免遣者五六百人。

及殇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犹临朝政。以连遭大忧，百姓苦役，殇帝康陵方中秘藏，及诸工作，事事减约，十分居一。

诏告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曰：“每览前代外戚宾客，假借威权，轻薄諛詞，至有浊乱奉公，为人患苦。咎在执法怠懈，不辄行其罚故也。今车骑将军鹭等虽怀敬顺之志，而宗门广大，姻戚不少，宾客奸猾，多干禁宪。

其明加检口，勿兼容护。”自是亲属犯罪，无所假贷。太后愍阴氏之罪废，赦其徙者归乡，口还资财五百余万。永初元年，爵号太夫人为新野君，万户供汤沐邑。二年夏，京师旱，亲幸洛阳寺录冤狱。有囚实不杀人而被考自诬，羸困與见，畏吏不敢言，将去，举头若欲自诉。太后察视觉之。即呼还问状，具得枉实，实时收洛阳令下狱抵罪。行未还宫，澍雨大降。

三年秋，太后体不安，左右忧惶，祷请祝辞，愿得代命。太后闻之，即遣怒，切口掖庭令以下，但使谢过祈福，不得妄生不祥之言。旧事，岁终当飧遣鞮士，大雉逐疫。太后以阴阳不和，军旅数兴，诏飧会勿设戏作乐，减逐疫侏子之半，悉罢象橐驼之属。丰年复故。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筭数。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

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讎校传记。事毕奏御，赐葛布各有差。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及新野君薨，太后自侍疾病，至乎终尽，忧哀毁损，事加于常。赠以长公主赤绶、东园秘器、玉衣绣衾，又赐布三万匹，钱三千万。鹭等遂固让钱布不受。使司空持节护丧事，仪比东海恭王，谥曰敬君。太后谅闇既终，

久旱，太后比三日幸洛阳，录囚徒，理出死罪三十六人，耐罪八十人，其余减罪死右趾已下至司寇。续汉书曰：“大雘，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百二十人为侺子。

皆赤帻皂制，执大竊。”七年正月，初入太庙，斋七日，赐公卿百僚各有差。庚戌，谒宗庙，率命妇耦妾相礼仪，与皇帝交献亲荐，成礼而还。因下诏曰：“凡供荐新味，多非其节，或郁养强孰，或穿掘萌芽，味无所至而夭折生长，岂所以顺时育物乎！

传曰：‘非其时不食。’自今当奉祠陵庙及给御者，皆须时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种。

王以圭瓚酌郁鬯以献尸，次后以璋瓚酌郁鬯以献尸，此谓交献也。卒事凡九献焉。

自太后临朝，水旱十载，四夷外侵，盗贼内起。每闻人饥，或达旦不寐，而躬自减彻，以救灾口，故天下复平，岁还丰穰。

元初五年，平望侯刘毅以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记，上书安帝曰：“臣闻易载羲农而皇德着，书述唐虞而帝道崇，故虽圣明，必书功于竹帛，流音于管弦。伏惟皇太后膺大圣之姿，体乾坤之德，齐踪虞妃，比迹任姒。

孝悌慈仁，允恭节约，杜绝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兆。正位内朝，流化四海。及元兴、延平之际，国无储副，仰观干象，参之人誉，援立陛下为天下主，永安汉室，绥静四海。又遭水潦，东州饥荒。垂恩元元，冠盖交路，菲薄衣食，躬率耦下，损膳解骖，以瞻黎苗。恻隐之恩，犹视赤子。

克己引愆，显扬仄陋。崇晏晏之政，敷在宽之教。兴灭国，继绝世，录功臣，复宗室。追还徙人，蠲除禁锢。政非惠和，不图于心；制非旧典，不访于朝。弘德洋溢，充塞宇宙；洪泽丰沛，漫衍八方。华夏乐化，戎狄混并。丕功着于大汉，硕惠加于生人。巍巍之业，可闻而不可及；荡荡之勋，可诵而不可名。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汉之旧典，世有注记。夫道有夷崇，治有进退。若善政不述，细异辄书，是为尧汤负洪水大旱之责，而无咸熙假天之美；高宗成王有雉雊迅风之变，而无中兴康宁之功也。上考诗书，有虞二妃，周室三母，修行佐德，思不踰阃。未有内遭家难，外遇鬻害，览总大麓，经营天物，功德巍巍若兹者也。宜令史官着长乐宫注、圣德颂，以敷宣景耀，勒勋金石，县之日

月，摭之罔极，以崇陛下烝烝之孝。”帝从之。

假音格，至也。尚书曰：“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言伊尹佐汤，功至于天也。

尧洪水九载，汤大旱七年。六年，太后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闲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宫，抚循诏导，恩爱甚渥。乃诏从兄河南尹豹、越骑校尉康等曰：“吾所以引纳孺子，置之学官者，实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时俗浅薄，巧伪滋生，五经衰缺，不有化导，将遂陵彊，故欲躡崇圣道，以匡失俗。传不云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今末世贵戚食禄之家，温衣美饭，乘坚驱良，

而面墙术学，不识臧否，斯故祸败所从来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学，所以矫俗厉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书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孙，故能束修，不触罗网。诚令儿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诏书本意，则足矣。其勉之哉！”

康以太后久临朝政，心怀畏惧，托病不朝。太后使内人问之。时宫婢出入，多能有所毁誉，其耆宿者皆称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闻，诟之曰：“汝我家出，尔敢尔邪！”婢怒，还说康诈疾而言不逊。太后遂免康官，遣归国，绝属籍。

永宁二年二月，寝病渐笃，乃乘辇于前殿，见侍中、尚书，因北至太子新所缮宫。还，大赦天下，赐诸园贵人、王、主、鬲僚钱布各有差。诏曰：“朕以无德，托母天下，而薄佑不天，早离大忧。延平之际，海内无主，元元口运，危于累卵。勤勤苦心，不敢以万乘为乐，上欲不欺天愧先帝，下不违人负宿心，诚在济度百姓，以安刘氏。自谓感彻天地，当蒙福祚，而丧祸内外，伤痛不绝。

顷以废病沉滞，久不得侍祠，自力上原陵，加欬逆唾血，遂至不解。存亡大分，无可柰何。公卿百官，其勉尽忠恪，以辅朝廷。”三月崩。在位二十年，年四十一。合葬顺陵。

论曰：邓后称制终身，号令自出，术谢前政之良，身阙明辟之义，至使嗣主侧目，敛衽于虚器，直生怀懣，悬书于象魏。借之仪者，殆其惑哉！

然而建光之后，王柄有归，遂乃名贤戮辱，便孽党进，衰斁之来，兹焉有征。故知持权引谤，所幸者非己；焦心恤患，自强者唯国。是以班母一说，阖门辞事；爱侄微愆，髡剔谢罪。将杜根逢诛，未值其诚乎！但蹊田之牛，夺之已甚。

后汉书卷十下 皇后纪 第十下

安思阎皇后讳姬，河南荥阳人也。祖父章，永平中为尚书，以二妹为贵人。章精力晓旧典，久次，当迁以重职，显宗为后宫亲属，竟不用，出为步兵校尉。

章生畅，畅生后。

后有才色。元初元年，以选入掖庭，甚见宠爱，为贵人。二年，立为皇后。后专房妒忌，帝幸宫人李氏，生皇子保，遂鸩杀李氏。三年，以后父侍中畅为长水校尉，封北宜春侯，食邑五千户。四年，畅卒，谥曰文侯，子显嗣。

建光元年，邓太后崩，帝始亲政事。显及弟景、耀、晏并为卿校，典禁兵。延光元年，更封显长社*(县)*侯，食邑万三千五百户，追尊后母宗为荥阳君。

显、景诸子年皆童髻，并为黄门侍郎。后宠既盛，而兄弟颇与朝权，后遂与大长秋江京、中常侍樊丰等共潜皇太子保，废为济阴王。四年春，后从帝幸章陵，帝道疾，崩于叶县。后、显兄弟及江京、樊丰等谋曰：

“今晏驾道次，济阴王在内，邂逅公卿立之，还为大害。”乃伪云帝疾甚，徙御卧车。行四日，驱驰还宫。明日，诈遣司徒刘*(喜)**[熹]*诣郊庙社稷，告天请命。其夕，乃发丧。尊后曰皇太后。皇太后临朝，以显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

太后欲久专国政，贪立幼年，与显等定策禁中，迎济北惠王子北乡侯懿，立为皇帝。

显忌大将军耿宝位尊权重，威行前朝，乃风有司奏宝及其党与中常侍樊丰、虎贲中郎将谢恽、恽弟侍中笃、笃弟大将军长史宓、侍中周广、阿母野王君王圣、圣女永、永弟黄门侍郎樊严等，更相阿党，互作威福，探刺禁省，更为唱和，皆大不道。丰、恽、广皆下狱死，家属徙比景；宓、严减死，髡钳；贬宝为则亭侯，遣就国，自杀；王圣母子徙鴈门。于是景为驍尉，耀城门校尉，晏执金吾，兄弟权要，威福自由。

少帝立二百余日而疾笃，显兄弟及江京等皆在左右。京引显屏语曰：“北乡侯病不解，国嗣宜时有定。前不用济阴王，今若立之，后必当怨，又何不早征诸王子，简所置乎？”显以为然。及少帝薨，京白太后，征济北、河闲王子。未至，而中黄门孙程合谋杀江京等，立济阴王，是为顺帝。显、景、晏及党与皆伏诛，迁太后于离宫，家属徙比景。明年，太后崩。在位十二年，合葬恭陵。帝母李氏瘞在洛阳城北，帝初不知，莫敢以闻。及太后崩，左右白之，帝感悟发哀，亲到瘞所，更以礼殡，上尊谥曰恭愍皇后，葬恭北陵，为策书金匱，藏于世祖庙。

顺烈梁皇后讳妘，大将军商之女，恭怀皇后弟之孙也。后生，有光景之祥。

少善女工，好史书，九岁能诵论语，治韩诗，大义略举。常以列女图画置于左

右，以自监戒。父商深异之，窃谓诸弟曰：“我先人全济河西，所活者不可胜数。虽大位不究，而积德必报。若庆流子孙者，傥兴此女乎？”

永建三年，与姑俱选入掖庭，时年十三。相工茅通见后，惊，再拜贺曰：“此所谓日角偃月，相之极贵，臣所未尝见也。”太史卜兆得寿房，又筮得坤之比

，遂以为贵人。常特被引御，从容辞于帝曰：“夫阳以博施为德，阴以不专为义，螽斯则百，福之所由兴也。愿陛下思云雨之均泽，识贯鱼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谤之累。”

由是帝加敬焉。剥，坤下艮上，五阴而一阳，觐阴在下，骈头相次，似贯鱼也。

阳嘉元年春，有司奏立长秋宫，以乘氏侯商先帝外戚，春秋之义，娶先大国，梁小贵人宜配天祚，正位坤极。帝从之，乃于寿安殿立贵人为皇后。后既少聪惠，深览前世得失，虽以德进，不敢有骄专之心，每日月见黜，辄降服求愆。

建康元年，帝崩。后无子，美人虞氏子炳立，是为冲帝。尊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冲帝寻崩，复立质帝，犹秉朝政。

时杨、徐剧贼寇扰州郡，西羌、鲜卑及日南蛮夷攻城暴掠，赋敛烦数，官民困竭。太后夙夜勤劳，推心杖贤，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务崇节俭。其贪叨罪戾，多见诛废。分兵讨伐，鬲寇消夷。故海内肃然，宗庙以宁。而兄大将军冀鸩杀质帝，专权暴滥，忌害忠良，数以邪说疑误太后，遂立桓帝而诛李固。太后又溺于宦官，多所封宠，以此天下失望。

和平元年春，归政于帝，太后寝疾遂笃，乃御辇幸宣德殿，见宫省官属及诸梁兄弟。诏曰：“朕素有心下结气，从闲以来，加以浮肿，逆害饮食，寢以沉困，比使内外劳心请祷。私自忖度，日夜虚劣，不能复与鬲公卿士共相终竟。

援立圣嗣，恨不久育养，见其终始。今以皇帝、将军兄弟委付股肱，其各自勉焉。”后二日而崩。在位十九年，年四十五。合葬宪陵。

虞美人者，以良家子年十三选入掖庭，又生女舞阳长公主。自汉兴，母氏莫不尊宠。顺帝既未加美人爵号，而冲帝早夭，大将军梁冀秉政，忌恶佗族，故虞氏抑而不登，但称“大家”而已。

陈夫人者，家本魏郡，少以声伎入孝王宫，得幸，生质帝。亦以梁氏故，荣宠不及焉。

熹平四年，小黄门赵佑、议郎卑整上言：“春秋之义，母以子贵。

隆汉盛典，尊崇母氏，凡在外戚，莫不加宠。今冲帝母虞大家，质帝母陈夫人，皆诞生圣皇，而未有称号。夫臣子虽贱，尚有追赠之典，况二母见在，不蒙

崇显之次，无以述遵先世，垂示后世也。”帝感其言，乃拜虞大家为宪陵贵人，陈夫人为渤海孝王妃，使中常侍持节授印绶，遣太常以三牲告宪陵、怀陵、静陵焉。

孝崇皇后讳明，为蠡吾侯翼媵妾，生桓帝。桓帝即位，明年，追尊翼为孝崇皇，陵曰博陵，以后为博园贵人。和平元年，梁太后崩，乃就博陵尊后为孝崇皇后。遣司徒持节奉策授玺绶，赍乘舆器服，备法物。宫曰永乐。置太仆、少府以下，皆如长乐宫故事。又置虎贲、羽林卫士，起宫室，分钜鹿九县为后汤沐邑。在位三年，元嘉二年崩。以帝弟平原王石为丧主，敛以东园画梓寿器、玉匣、饭含之具，礼仪制度比恭怀皇后。使司徒持节，大长秋奉吊祠，赐钱四千万，布四万匹，中谒者仆射典护丧事，侍御史护大驾卤簿。

诏安平王豹、河闲王建、勃海王悝，长社、益阳二长公主，与诸国侯三百里内者，及中二千石、二千石、令、长、相，皆会葬。将作大匠复土，缮庙，合葬博陵。

玉匣者，口已下为匣，至足亦缝，以黄金为缕。饭含者，以珠玉实口。

桓帝懿献梁皇后讳女莹，顺烈皇后之女弟也。帝初为蠡吾侯，梁太后征，欲与后为婚，未及嘉礼，会质帝崩，因以立帝。明年，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王后于纪，在涂则称后。今大将军冀女弟，膺绍圣善。结婚之际，有命既集，宜备礼章，时进征币。请下三公、太常案礼仪。”奏可。

于是悉依孝惠皇帝纳后故事，聘黄金二万斤，纳采鴈璧乘马束帛，一如旧典。建和元年六月始入掖庭，八月立为皇后。时太后秉政而梁冀专朝，故后独得宠幸，自下莫得进见。后藉姊兄荫执，恣极奢靡，宫幄雕丽，服御珍华，巧饰制度，兼倍前世。及皇太后崩，恩爱稍衰。

后既无子，潜怀怨忌，每宫人孕育，鲜得全者。帝虽迫畏梁冀，不敢谴怒，然见御转稀。至延熹*(三)*年，后以忧恚崩，在位十三年，葬懿陵。其岁，诛梁冀，废懿陵为贵人顷焉。

桓帝邓皇后讳猛女，和熹皇后从兄子邓香之女也。母宣，初适香，生后。改嫁梁纪，纪者，大将军梁冀妻孙寿之舅也。后少孤，随母为居，因冒姓梁氏。冀妻见后貌美，永兴中进入掖庭，为采女，绝幸。明年，封兄邓演为南顿侯，位特进。演卒，子康嗣。及懿献后崩，梁冀诛，立后为皇后。帝恶梁氏，改姓为薄，封后母宣为长安君。四年，有司奏后本郎中邓香之女，不宜改易它姓，于是复为邓氏。追封赠香车骑将军安阳侯印绶，更封宣、康大县，宣为昆阳君，康为泚阳侯，赏赐巨万计。宣卒，赠葬礼，皆依后母旧仪。

以康弟统袭封昆阳侯，位侍中；统从兄会袭安阳侯，为虎贲中郎将；又封统弟秉为涑阳侯。宗族皆列校、郎将。

帝多内幸，博采宫女至五六千人，及口役从使，复兼倍于此。而后恃尊骄忌，与帝所幸郭贵人更相谮诉。八年，诏废后，送暴室，以忧死。立七年。葬于北邙。从父河南尹万世及会皆下狱死。统等亦系暴室，免官爵，归本郡，财物没入县官。

桓思窦皇后讳妙，章德皇后从祖弟之孙女也。父*(讳)*武。延熹八年，邓皇后废，后以选入掖庭为贵人，其冬，立为皇后，而御见甚稀，帝所宠唯采女田圣等。永康元年冬，帝寝疾，遂以圣等九女皆为贵人。及崩，无嗣，后为皇太后。

太后临朝定策，立解犊亭侯宏，是为灵帝。

太后素忌忍，积怒田圣等，桓帝梓宫尚在前殿，遂杀田圣。又欲尽诛诸贵人，中常侍管霸、苏康苦谏，乃止。时太后父大将军武谋诛宦官，而中常侍曹节等矫诏杀武，迁太后于南宫云台，家属徙比景。

窦氏虽诛，帝犹以太后有援立之功，建宁四年十月朔，率髡臣朝于南宫，亲馈上寿。黄门令董萌因此数为太后诉怨，帝深纳之，供养资奉有加于前。中常侍曹节、王甫疾萌辅助太后，诬以谤讪永乐宫，萌坐下狱死。熹平元年，太后母卒于比景，*[太]*后感疾而崩。立七年。合葬宣陵。

孝仁董皇后讳某，河闲人。为解犊亭侯苕夫人，生灵帝。建宁元年，帝即位，追尊苕为孝仁皇，陵曰慎陵，以后为慎园贵人。及窦氏诛，明年，帝使中常侍迎贵人，并征贵人兄宠到京师，上尊号曰孝仁皇后，居南宫嘉德殿，宫称永乐。拜宠执金吾。后坐矫称永乐后属请，下狱死。

及窦太后崩，始与朝政，使帝卖官求货，自纳金钱，盈满堂室。中平五年，以后兄子卫尉修侯重为票骑将军，领兵千余人。初，后自养皇子协，数劝帝立为太子，而何皇后恨之，议未及定而帝崩。何太后临朝，重与太后兄大将军进权执相害，后每欲参干政事，太后辄相禁塞。后忿恚詈言曰：“汝今辀张，怙汝兄耶？当口票骑断何进头来。”何太后闻，以告进。进与三公及弟车骑将军苗等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恇、永乐太仆封谿等交通州郡，辜较在所珍宝货赂，悉入西省。蕃后故事不得留京师，舆服有章，膳羞有品。请永乐后迁宫本国。”奏可。何进遂举兵围骠骑府，收重，*[重]*免官自杀。后忧怖，疾病暴崩，在位二十二年。民闲归咎何氏。丧还河闲，合葬慎陵。

灵帝宋皇后讳某，扶风平陵人也，肃宗宋贵人之从曾孙也。建宁三年，选入掖庭为贵人。明年，立为皇后。父酆，执金吾，封不其乡侯。

后无宠而居正位，后宫幸姬觴，共谮毁。初，中常侍王甫枉诛勃海王悝及妃宋氏，妃即后之姑也。甫恐后怨之，及与太中大夫程阿共构言皇后挟左道祝诅，帝信之。光和元年，遂策收玺绶。后自致暴室，以忧死。在位八年。

父及兄弟并被诛。诸常侍、小黄门在省闼者，皆怜宋氏无辜，共合钱物，收葬废后及酆父子，归宋氏旧莹曦门亭。帝后梦见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过，而听用邪孽，使绝其命？勃海王悝既已自贬，又受诛毙。今宋氏及悝自诉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难救。”梦殊明察。帝既觉而恐，以事问于羽林左监许永曰：“此何祥？其可攘乎？”

永对曰：“宋皇后亲与陛下共承宗庙，母临万国，历年已久，海内蒙化，过恶无闻。而虚听谗口之说，以致无辜之罪，身婴极诛，祸及家族，天下臣妾，咸为怨痛。勃海王悝，桓帝母弟也。处国奉藩，未尝有过。

陛下曾不证审，遂伏其辜。昔晋侯失刑，亦梦大厉被发属地。天道明察，鬼神难诬。宜并改葬，以安冤魂。反宋后之徙家，复勃海之先封，以消厥咎。”

帝弗能用，寻亦崩焉。

灵思何皇后讳某，南阳宛人。家本屠者，以选入掖庭。长七尺一寸。生皇子辩，养于史道人家，号曰史侯。拜后为贵人，甚有宠幸。性强忌，后宫莫不震慑。

光和三三年，立为皇后。明年，追号后父真为车骑将军、舞阳宣德侯，因封后母兴为舞阳君。时王美人任娠，畏后，乃服药欲除之，而胎安不动，又数梦负日而行。四年，生皇子协，后遂酖杀美人。帝大怒，欲废后，诸宦官固请得止。董太后自养协，号曰董侯。

王美人，赵国人也。祖父苞，五官中郎将。美人丰姿色，聪敏有才明，能书会计，以良家子应法相选入掖庭。帝愍协早失母，又思美人，作追德赋、令仪颂。

中平六年，帝崩，皇子辩即位，尊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后兄大将军进欲诛宦官，反为所害；舞阳君亦为乱兵所杀。并州牧董卓被征，将兵入洛阳，陵虐朝庭，遂废少帝为弘农王而立协，是为献帝。扶弘农王下殿，北面称臣。太后颺涕，醜臣含悲，莫敢言。董卓又议太后蹶迫永乐宫，至令忧死，逆妇姑之礼，乃迁于永安宫，因进酖，弑而崩。在位十年。董卓令帝出奉常亭举哀，公卿皆白衣会，不成丧也。合葬文昭陵。

初，太后新立，当谒二祖庙，欲斋，辄有变故，如此者数，竟不克。时有识之士心独怪之，后遂因何氏倾没汉祚焉。

明年，山东义兵大起，讨董卓之乱。卓乃置弘农王于阁上，使郎中令李儒进酖，曰：“服此药，可以辟恶。”王曰：“我无疾，是欲杀我耳！”不肯饮。强饮之，不得已，乃与妻唐姬及宫人饮燕别。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蕃。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一）*曰：“皇天崩兮后土颓，身为帝兮命夭摧。死生路异兮

从此乖，柰我独兮心中哀！”因泣下呜咽，坐者皆歔歔。王谓姬曰：“卿王者妃，孰不复为吏民妻。

自爱，从此长辞！”遂服药而死。时年十八。

唐姬，颍川人也。王薨，归乡里。父会稽太守瑁欲嫁之，姬誓不许。及李傕破长安，遣兵钞关东，略得姬。傕因欲妻之，固不听，而终不自名。尚书贾诩知之，以状白献帝。帝闻感怆，乃下诏迎姬，置园中，使侍中持节拜为弘农王妃。帝求母王美人兄斌，斌将妻子诣长安，赐第宅田业，拜奉车都尉。

兴平元年，帝加元服。有司奏立长秋宫。诏曰：“朕禀受不弘，遭值祸乱，未能绍先，以光故典。皇母前薨，未卜宅兆，礼章有阙，中心如结。三岁之戚，盖不言吉，且须其后。”于是有司乃奏追尊王美人为灵怀皇后，改葬文昭陵，仪比敬、恭二陵，使光禄大夫持节行司空事奉玺绶，斌与河南尹骆业复土。斌还，迁执金吾，封都亭侯，食邑五百户。病卒，赠前将军印绶，谒者监护丧事。长子端袭爵。

献帝伏皇后讳寿，琅邪东武人，大司徒湛之八世孙也。父完，沈深有大度，袭爵不其侯，尚桓帝女阳安公主，为侍中。

初平元年，从大驾西迁长安，后时入掖庭为贵人。兴平二年，立为皇后，完迁执金吾。帝寻而东归，李傕、郭汜等追败乘輿于曹阳，帝乃潜夜度河走，六宫皆步行出营。后手持缣数匹，董承使符节令孙徽以刃胁夺之，杀傍侍者，血溅后衣。既至安邑，御服穿敝，唯以枣栗为粮。建安元年，拜完辅国将军，仪比三司。完以政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印绶，拜中散大夫，寻迁屯骑校尉。十四年卒，子典嗣。自帝都许，守位而已，宿鞞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戮。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俛仰求出。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操出，顾左右，汗流浹背，自后不敢复朝请。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而求贵人杀之。帝以贵人有口，累为请，不能得。后自是怀惧，乃与父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完不敢发。至十九年，事乃露泄。操追大怒，遂逼帝废后，假为策曰：“皇后寿，得由卑贱，登显尊极，自处椒房，二纪于兹。既无任、姒徽音之美，又乏谨身养己之福，而阴怀妒害，苞藏祸心，弗可以承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诏，其上皇后玺绶，退避中宫，迁于它馆。呜呼伤哉！自寿取之，未致于理，为幸多焉。”又以尚书令华歆为郗虑副，勒兵入宫收后。闭户藏壁中，歆就牵后出。时帝在外殿，引虑于坐。后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

“我亦不知命在何时！”顾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下暴室

，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酖杀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宗族死者百余人，母盈等十九人徙涿郡。献穆曹皇后讳节，魏公曹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进三女宪、节、华为夫人，聘以束帛玄纁五万匹，小者待年于国。十九年，并拜为贵人。及伏皇后被弑，明年，立节为皇后。魏受禅，遣使求玺绶，后怒不与。如此数辈，后乃呼使者入，亲数让之，以玺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尔！”左右皆莫能仰视。后在位七年。魏氏既立，以后为山阳公夫人。自后四十一年，魏景*(初)**[元]*元年薨，合葬禅陵，车服礼仪皆依汉制。论曰：汉世皇后无谥，皆因帝谥以为称。虽吕氏专政，上官临制，亦无殊号。

中兴，明帝始建光烈之称，其后并以德为配，至于贤愚优劣，混同一贯，故马、窦二后俱称德焉。其余唯帝之庶母及蕃王承统，以追尊之重，特为其号，如恭怀、孝崇之比是也。初平中，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谥，其安思、顺烈以下，皆依而加焉。

赞曰：坤惟厚载，阴正乎内。诗美好逑，易称归妹。祁祁皇嬪，言观贞淑。媚兹良哲，承我天禄。班政兰闺，宣礼椒屋。既云德升，亦曰幸进。身当隆极，族渐河润。视景争晖，方山并峻。乘刚多阻，行地必顺。咎集骄满，福协贞信。庆延自己，祸成谁衅。

案字书无“嬪”字，相传音丽，萧该音离。

兰林，殿名，故言兰闺。椒屋即椒房也。王弼注云：“地之所以得无疆者，以卑顺行之故也。”

汉制，皇女皆封县公主，仪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号长公主，仪服同蕃王。诸王女皆封乡、亭公主，仪服同乡、亭侯。肃宗唯特封东平宪王苍、琅邪孝王京女为县公主。其后安帝、桓帝妹亦封长公主，同之皇女。

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袭母封为列侯，皆传国于后。乡、亭之封，则不传袭。其职僚品秩，事在百官志。不足别载，故附于后纪末。丞一人，三百石；其余属吏，增减无常。”汉官仪曰“长公主傅一人，私府长一人，食官一人，永巷长一人，家令一人，秩皆六百石，各有员吏。而乡公主傅一人，秩六百石，仆一人，六百石，家丞一人，三百石”也。

皇女义王，建武十五年封舞阳长公主，适*(延)*陵乡侯太仆梁松。松坐诽谤诛。

又邓训传：“舞阴公主子梁扈，有罪，训与交通。”此云舞阳，误也。皇女中礼，十五年封涅阳公主，适显亲侯大鸿胪窦固，肃宗尊为长公主。

丰害主，诛死。

皇女姬，永平二年封获嘉长公主，适杨邑侯将作大匠冯柱。

皇女奴，三年封平阳公主，适大鸿胪冯顺。

皇女致，三年封沁水公主，适高密侯邓干。

皇女男，建初四年封武德长公主。皇女王，四年封平邑公主，适黄门侍郎冯由。

皇女吉，永元五年封阴安公主。

皇女保，延平元年封修武长公主。

皇女生，永和三年封舞阳长公主。皇女成男，三年封冠军长公主。

皇女广，永和六年封汝阳长公主。

皇女华，延熹元年封阳安长公主，适不其侯辅国将军伏完。

皇女某，光和三年封万年公主。灵帝一女。

后汉书卷十一 刘玄刘盆子列传 第一

刘玄字圣公，光武族兄也，弟为人所杀，圣公结客欲报之。客犯法，圣公避吏于平林。吏系圣公父子张。圣公诈死，使人持丧归舂陵，吏乃出子张，圣公因自逃匿。

王莽末，南方饥馑，人庶鬻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新市人王匡、王凤为平理诤讼，遂推为渠帅，觭数百人。于是诸亡命马武、王常、成丹等往从之；共攻离乡聚，臧于绿林中，数月闲至七八千人。地皇二年，荆州牧某发奔命二万人攻之，匡等相率迎击于云杜。大破牧军，杀数千人，尽获辎重，遂攻拔竟陵。转击云杜、安陆，多略妇女，还入绿林中，至有五万余口，州郡不能制。

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号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及其支党朱鲋、张卬等北入南阳，号新市兵：皆自称将军。七月，匡等进攻随，未能下。平林人陈牧、廖湛复聚觭千余人，号平林兵，以应之。圣公因往从牧等，为其军安集掾。

是时光武及兄伯升亦起舂陵，与诸部合兵而进。四年正月，破王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斩之，号圣公为更始将军。觭虽多而无所统一，诸将遂共议立更始为天子。二月辛巳，设口场于涪水上沙中，陈兵大会。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觭臣。素懦弱，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于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悉拜置诸将，以族父良为国三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成国上公，朱鲋大司马，伯升大司徒，陈牧大司空，余皆九卿、将军。五月，伯升拔宛。六月，更始入都宛城，尽封宗室及诸将，为列侯者百余人。

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诛之，以光禄勋刘赐为大司徒。前钟武侯刘望起兵，略有汝南。时王莽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既败于昆阳，往归之。八月，望遂自立为天子，以尤为大司马，茂为丞相。王莽使太师王匡、国将哀章守洛阳。

更始遣定国上公王匡攻洛阳，西屏大将军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关，三辅震动。是时海内豪桀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箝于天下。

长安中起兵攻未央宫。九月，东海人公宾就斩王莽于渐台，收玺绶，传首诣宛。更始时在便坐黄堂，取视之，喜曰：“莽不如是，当与霍光等。”宠姬韩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更始悦，乃悬莽首于宛城市。是月，拔洛阳，生缚王匡、哀章，至，皆斩之。十月，使奋威大将军刘信击杀刘望于汝南，并诛严尤、陈茂。更始遂北都洛阳，以刘赐为丞相。申屠建、李松自长安传送乘舆服御，又遣中黄门从官奉迎迁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阳而西。初发，李松奉引，马惊奔，触北宫铁柱*〔门〕*，三马皆死。

为水所渐润，故以为名。

初，王莽败，唯未央宫被焚而已，其余宫馆一无所毁。宫女数千，各列后庭，自钟鼓、帷帐、舆辇、器服、太仓、武库、官府、市里，不改于旧。更始既至，居长乐宫，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视。诸将后至者，更始问虏掠得几何，左右侍官皆宫省久吏，各惊相视。

李松与棘阳人赵萌说更始，宜悉王诸功臣。朱鲋争之，以为高祖约，非刘氏不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太常将军刘祉为定陶王，刘赐为宛王，刘庆为燕王，刘歙为元氏王，大将军刘嘉为汉中王，刘信为汝阴王；后遂立王匡为比阳王，王凤为宜城王，朱鲋为胶东王，驍尉大将军张卬为淮阳王，廷尉大将军王常为邓王，执金吾大将军廖湛为穰王，申屠建为平氏王，尚书胡殷为随王，桂天大将军李通为西平王，

五威中郎将李轶为舞阴王，水衡大将军成丹为襄邑王，大司空陈牧为阴平王，骠骑大将军宋佻为颍阴王，尹尊为郾王。唯朱鲋辞曰：“臣非刘宗，不敢干典。”

遂让不受。乃徙鲋为左大司马，刘赐为前大司马，使与李轶、李通、王常等镇抚关东。以李松为丞相，赵萌为右大司马，共秉内任。

更始纳赵萌女为夫人，有宠，遂委政于萌，日夜与妇人饮燕后庭。髡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时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内与语。诸将识非更始声，出皆怨曰：“成败未可知，遽自纵放若此！”韩夫人尤嗜酒，每侍饮，见常侍奏事，辄怒曰：“帝方对我饮，正用此时持事来乎！”起，抵破书案。赵萌专权，威福自己。

郎吏有说萌放纵者，更始怒，拔口击之。自是无复敢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斩之，更始救请，不从。时李轶、朱鲋口命山东，王匡、张卬横暴三辅。其所授官爵者，皆髡小贾竖，或有膳夫庖人，多着绣面衣、锦襦、襜褕、诸于，骂詈

道中。长安为之语曰：“醪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军帅将军豫章李淑上书谏曰：“方今贼寇始诛，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

夫三公上应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业，虽因下江、平林之执，斯盖临时济用，不可施之既安。宜厘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国。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陈，尚书显官皆出庸伍，资亭长、贼捕之用，而当辅佐纲维之任。唯名与器，圣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万分，兴化致理，譬犹缘木求鱼，升山采珠。海内望此，有以窥度汉祚。臣非有憎疾以求进也，但为阶下惜此举厝。败材伤锦，所宜至虑。惟割既往谬妄之失，思隆周文济济之美。”更始怒，系淑诏狱。自是关中离心，四方怨叛。诸将出征，各自专置牧守，州郡交错，不知所从。

十二月，赤眉西入关。

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刘婴为天子。初，望见更始政乱，度其必败，谓安陵人弓林等曰：“前定安公婴，平帝之嗣，虽王莽篡夺，而尝为汉主。今皆云刘氏真人，当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林等然之，乃于长安求得婴，将至临泾立之。聚党数千人，望为丞相，林为大司马。更始遣李松与讨难将军苏茂等击破，皆斩之。又使苏茂拒赤眉于弘农，茂军败，死者千余人。

三月，遣李松会朱鲋与赤眉战于蓊乡，松等大败，□军走，死者三万余人。时王匡、张卬守河东，为邓禹所破，还奔长安。卬与诸将议曰：“赤眉近在郑、华阴闲，旦暮且至。今独有长安，见灭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以自富，转攻所在，东归南阳，收宛王等兵。事若不集，复入湖池中为盗耳。”申屠建、廖湛等皆以为然，共入说更始。更始怒不应，莫敢复言。及赤眉立刘盆子，更始使王匡、陈牧、成丹、赵萌屯新丰，李松军揲，以拒之。

张卬、廖湛、胡殷、申屠建等与御史大夫隗嚣合谋，欲以立秋日彘臙时共劫更始，俱成前计。侍中刘歆知其谋，以告之。更始托病不出，召张卬等。

卬等皆入，将悉诛之，唯隗嚣不至。更始狐疑，使卬等四人且待于外庐。卬与湛、殷疑有变，遂突出，独申屠建在，更始斩之。卬与湛、殷遂勒兵掠东西市。

昏时，烧门入，战于宫中，更始大败。明旦，将妻子车骑百余，东奔赵萌于新丰。

冀州北郡以八月朝作饮食为臙，其俗语曰“臙腊社伏”。彘音丑于反。臙音娄。

更始复疑王匡、陈牧、成丹与张卬等同谋，乃并召入。牧、丹先至，即斩之。王匡惧，将兵入长安，与张卬等合。李松还从更始，与赵萌共攻匡、卬于城内

。连战月余，匡等败走，更始徙居长信宫。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连兵而进。更始守城，使李松出战，败，死者二千余人，赤眉生得松。时松弟泛为城门校尉，赤眉使使谓之曰：“开城门，活汝兄。”泛即开门。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单骑走，从厨城门出。

诸妇女从后连呼曰：“陛下，当下谢城！”更始即下拜，复上马去。

初，侍中刘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系诏狱；闻更始败，乃出，步从至高陵，止传舍。右辅都尉严本恐失更始为赤眉所诛，将兵在外，号为屯鞞而实囚之。赤眉下书曰：“圣公降者，封长沙王。过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刘恭请降，赤眉使其将谢禄往受之。十月更始遂随禄肉袒诣长乐宫，上玺绶于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将杀之。刘恭、谢禄为请，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刘恭追呼曰：“臣诚力极，请得先死。”拔口欲自刎，赤眉帅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为畏威侯。刘恭复为固请，竟得封长沙王。更始常依谢禄居，刘恭亦拥护之。

三辅苦赤眉暴虐，皆怜更始，而张印等以为虑，谓禄曰：“今诸营长多欲篡圣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灭之道也。”于是禄使从兵与更始共牧马于郊下，因令缢杀之。刘恭夜往收殓其尸。光武闻而伤焉，诏大司徒邓禹葬之于霸陵。

有三子：求，歆，鲤。明年夏，求兄弟与母东诣洛阳，帝封求为襄邑侯，奉更始祀；歆为谷孰侯，鲤为寿光侯。求后徙封成阳侯。求卒，子巡嗣，复徙封*（灌）**[濩]*泽侯。巡卒，子姚嗣。

论曰：周武王观兵孟津，退而还师，以为纣未可伐，斯时有未至者也。汉起，驱轻黠乌合之觭，不当天下万分之一，而旌旃之所搃及，书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顿颡，争受职命。非唯汉人余思，固亦几运之会也。夫为权首，鲜或不及。陈、项且犹未兴，况庸庸者乎！

刘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阳景王章之后也。祖父宪，元帝时封为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国除，因为式人焉。

天凤元年，琅邪海曲有吕母者，子为县吏，犯小罪，宰论杀之。吕母怨宰，密聚客，规以报仇。母家素丰，赀产数百万，乃益酿醇酒，买刀口衣服。少年来酤者，皆賒与之，视其乏者，辄假衣裳，不问多少。数年，财用稍尽，少年欲相与偿之。吕母垂泣曰：“所以厚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县宰不道，枉杀吾子，欲为报怨耳。诸君宁肯哀之乎！”少年壮其意，又素受恩，皆许诺。其中勇士自号猛虎，遂相聚得数十百人，因与吕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觭至数千。吕母自称将军，引兵还攻破海曲，执县宰。诸吏叩头为宰请。母曰：“吾子犯

小罪，不当死，而为宰所杀。杀人当死，又何请乎？”遂斩之，以其首祭子顷，复还海中。

后数岁，琅邪人樊崇起兵于莒，觭百余人，转入太山，自号三老。时青、徐大饥，寇贼蜂起，觭盗以崇勇猛，皆附之，一岁闲至万余人。崇同郡人逢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各起兵，合数万人，复引从崇。共还攻莒，不能下，转掠至姑幕，因击王莽探汤侯田况，大破之，杀万余人，遂北入青州，所过虏掠。还至太山，留屯南城。初，崇等以困穷为寇，无攻城徇地之计。觭既寢盛，乃相与为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其中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吏)**[史]*，泛相称曰*(臣)**[巨]*人。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师王匡击之。崇等欲战，恐其觭与莽兵乱，乃皆朱其眉以相识别，由是号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军，杀万余人，追至无盐，廉丹战死，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余万，复还围莒，数月。或说崇曰：“莒，父母之国，奈何攻之？”乃解去。时吕母病死，其觭分入赤眉、青犊、铜马中。赤眉遂寇东海，与王莽沂平大尹战，败，死者数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颍川，还入陈留，攻拔鲁城，转至濮阳。会更始都洛阳，遣使降崇。崇等闻汉室复兴，即留其兵，自将渠帅二十余人，随使者至洛阳降更始，皆封为列侯。崇等即未有国邑，而留觭稍有离叛，乃遂亡归其营，将兵入颍川，分其觭为二部，崇与逢安为一部，徐宣、谢禄、杨音为一部。崇、安攻拔长社，南击宛，斩县令；而宣、禄等亦拔阳翟，引之梁，

击杀河南太守。赤眉觭虽数战胜，而疲敝厌兵，皆日夜愁泣，思欲东归。

崇等计议，虑觭东向必散，不如西攻长安。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关，宣等从陆浑关，两道俱入。三年正月，俱至弘农，与更始诸将连战克胜，觭遂大集。乃分万人为一营，凡三十营，营置三老、从事各一人。进至华阴。前书曰陆浑县有关，在今洛州伊阙县西南。

军中常有齐巫鼓舞祠城阳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当为县官，何故为贼？”有笑巫者辄病，军中惊动。时方望弟阳怨更始杀其兄，乃逆说崇等曰：“更始荒乱，政令不行，故使将军得至于此。今将军拥百万之觭，西向帝城，而无称号，名为鬲贼，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挟义诛伐。以此号令，谁敢不服？”崇等以为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郑，乃相与议曰：“今迫近长安，而鬼神如此，当求刘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为帝，自号建世元年。初，赤眉过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军中。恭少习尚书，略通大义。及随崇等降更始，即封为式侯。以明经数言事，拜侍中，从更始在长安。盆子与茂留军中，属右校卒*(吏)**[史]*刘侠卿，主刍牧牛，号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军中景王后者，得七十余人，唯盆子与茂及前西安侯刘孝最为近属。

崇等议曰：“闻古天子将兵称上将军。”乃书札为符曰“上将军”，又以两空札置笥中，遂于郑北设口场，祠城阳景王。诸三老、从事皆大会陛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后探得符，诸将乃皆称臣拜。盆子时年十五，被发徒跣，敝衣赭汗，见觐拜，恐畏欲啼。茂谓曰：“善藏符。”盆子即啮折弃之，复还依侠卿。侠卿为制绛单衣、半头赤帻、直綦履，乘轩车大马，赤屏泥，

绛檐络，而犹从牧儿遨。

崇虽起勇力而为觐所宗，然不知书数。徐宣故县狱吏，能通易经。遂共推宣为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大司马，谢禄右大司马，自杨音以下皆为列卿。

军及高陵，与更始叛将张卬等连和，遂攻东都门，入长安城，更始来降。

盆子居长乐宫，诸将日会论功，争言讠呼，拔口击柱，不能相一。三辅郡县营长遣使贡献，兵士辄剽夺之。又数虏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复固守。至腊日，崇等乃设乐大会，盆子坐正殿，中黄门持兵在后，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笔书谒欲贺，其余不知书者起请之，各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农杨音按口骂曰：“诸卿皆老佣也！今日设君臣之礼，反更殽乱，儿戏尚不如此，皆可格杀！”更相辩口，而兵觐遂各踰宫斩关，入掠酒肉，互相杀伤。鞞尉诸葛畿闻之，勒兵入，格杀百余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独与中黄门共卧起，唯得上观阁而不闻外事。

时掖庭中宫女犹有数百千人，自更始败后，幽闭殿内，掘庭中芦菔根，捕池鱼而食之，死者因相埋于宫中。有故祠甘泉乐人，尚共击鼓歌舞，衣服鲜明，见盆子叩头言饥。盆子使中黄门禀之米，人数斗。后盆子去，皆饿死不出。

刘恭见赤眉觐乱，知其必败，自恐兄弟俱祸，密教盆子归玺绶，习为辞让之言。

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会，刘恭先曰：“诸君共立恭弟为帝，德诚深厚。立且一年，肴乱日甚，诚不足以相成。恐死而无所益，愿得退为庶人，更求贤知，唯诸君省察。”崇等谢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复固请。或曰：“此宁式侯事邪！”

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默解玺绶，叩头曰：“今设置县官而为贼如故。吏人贡献，辄见剽劫，流闻四方，莫不怨恨，不复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愿乞骸骨，避贤圣。必欲杀盆子以塞责者，无所离死。诚冀诸君肯哀怜之耳！”因涕泣嘘唏。崇等及会者数百人，莫不哀怜之，乃皆避席顿首曰：“臣无状，负陛下。请自今已后，不敢复放纵。”因共抱持盆子，带以玺绶。盆子号呼不得已。既罢出，各闭营自守，三辅翕然，称天子聪明。百姓争还长安，市里且满。

*(得)**[后]*二十余日，赤眉贪财物，复出大掠。城中彻食尽，遂收载珍宝

，因大纵火烧宫室，引兵而西。过祠南郊，车甲兵马最为猛盛，觴号百万。盆子乘王车，驾三马，从数百骑。乃自南山转掠城邑，与更始将军严春战于郾，破春，杀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阳城、番须中，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乃复还，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大司徒邓禹时在长安，遣兵击之于郁夷，反为所败，禹乃出之云阳。九月，赤眉复入长安，止桂宫。

时汉中贼延岑出散关，屯杜陵，逢安将十余万人击之。邓禹以逢安精兵在外，唯盆子与羸弱居城中，乃自往攻之。会谢禄救至，夜战枣街中，禹兵败走。延岑及更始将军李宝合兵数万人，与逢安战于杜陵。岑等大败，死者万余人，宝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宝乃密使人谓岑曰：“子努力还战，吾当于内反之，表里合势，可大破也。”岑即还挑战，安等空营击之，宝从后悉拔赤眉旗帜，更立己幡旗。安等战疲还营，见旗帜皆白，大惊乱走，自投川谷，死者十余万，逢安与数千人脱归长安。时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遗人往往聚为营保，各坚守不下。赤眉虏掠无所得，十二月，乃引而东归，觴尚二十余万，随道复散。

光武乃遣破奸将军侯进等屯新安，建威大将军耿弇等屯宜阳，分为二道，以要其还路。□诸将曰：“贼若东走，可引宜阳兵会新安；贼若南走，可引新安兵会宜阳。”明年正月，邓禹自河北度，击赤眉于湖，禹复败走，赤眉遂出关南向。征西大将军冯异破之于崤底。帝闻，乃自将幸宜阳，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军，惊震不知所为，乃遣刘恭乞降，曰：“盆子将百万觴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将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余人肉袒降。上所得传国玺绶，更始七尺宝□及玉璧各一。积兵甲宜阳城西，与熊耳山齐。帝令县厨赐食，觴积困餒，十余万人皆得饱饫。明旦，大陈兵马临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观之。谓盆子曰：“自知当死不？”对曰：“罪当应死，犹幸上怜赦之耳。”帝笑曰：“儿大黠，宗室无蚩者。”又谓崇等曰：“得无悔降乎？朕今遣卿归营勒兵，鸣鼓相攻，决其胜负，不欲强相服也。”徐宣等叩头曰：“臣等出长安东都门，君臣计议，归命圣德。百姓可与乐成，难与图始，故不告觴耳。今日得降，犹去虎口归慈母，诚欢诚喜，无所恨也。”帝曰：

“卿所谓铁中铮铮，佣中佼佼者也。”又曰：“诸卿大为无道，所过皆夷灭老弱，溺社稷，污井醪。然犹有三善：攻破城邑，周管天下，本故妻妇无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余贼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以为功，诸卿独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与妻子居洛阳，赐宅人一区，田二顷。

其夏，樊崇、逢安谋反，诛死。杨音在长安时，遇赵王良有恩，赐爵关内侯，与徐宣俱归乡里，卒于家。刘恭为更始报杀谢禄，自系狱，赦不诛。帝怜盆子，赏赐甚厚，以为赵王郎中。后病失明，赐茱阳均输官地，以为列肆，使食其税终身。

赞曰：圣公靡闻，假我风云。始顺归历，终然崩分。赤眉阻乱，盆子探符。虽盗皇器，乃食均输。

后汉书卷十二 王刘张李彭卢列传 第二

王昌一名郎，赵国邯郸人也。素为卜相工，明星历，常以为河北有天子气。时赵繆王子林好奇数，任侠于赵、魏闲，多通豪猾，而郎与之亲善。初，王莽篡位，长安中或自称成帝子子舆者，莽杀之。郎缘是诈称真子舆，云“母故成帝讴者，尝下殿卒僵，须臾有黄气从上下，半日乃解，遂闕身就馆。

赵后欲害之，伪易他人子，以故得全。*[子]*舆年十二，识命者郎中李曼卿，与俱至蜀；十七，到丹阳；二十，还长安；展转中山，来往燕、赵，以须天时”。林等愈动疑惑；乃与赵国大豪李育、张参等通谋，规共立郎。会人闲传赤眉将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当*[至]*，立刘子舆以观觴心，百姓多信之。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车骑数百，晨入邯郸城，止于王宫，立郎为天子。林为丞相，李育为大司马，张参为大将军。分遣将帅，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制诏部刺史、郡太守*(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舆者也。昔遭赵氏之祸，因以王莽篡杀，赖知命者将护朕躬，解形河滨，削黜赵、魏。王莽窃位，获罪于天，天命佑汉，故使东郡太守翟义、严乡侯刘信，拥兵征讨，出入胡、汉。普天率土，知朕隐在人闲。南岳诸刘，为其先驱。朕仰观天文，乃兴于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赵宫。休气熏蒸，应时获雨。盖闻为国，子之袭父，古今不易。刘圣公未知朕，故且持帝号。诸兴义兵，咸以助朕，皆当裂土享祚子孙。已诏圣公及翟太守，亟与功臣诣行在所。疑刺史、二千石皆圣公所置，未鬻朕之沉滞，或不识去就，强者负力，弱者惶惑。今元元创痍，已过半矣，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诏书。”郎以百姓思汉，既多言翟义不死，故诈称之，以从人望。于是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从风而靡。

明年，光武自蓟得郎檄，南走信都，发兵徇旁县，遂攻柏人，不下。议者以为守柏人不如定钜鹿，光武乃引兵东北围钜鹿。郎太守王饶据城，数十日连攻不克。耿纯说曰：“久守王饶，士觴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锐，进攻邯郸。若王郎已诛，王饶不战自服矣。”光武善其计，乃留将军邓满守钜鹿，而进军邯郸，屯其郭北门。

郎数出战不利，乃使其谏议大夫杜威持节请降。威雅称郎实成帝遗体。光武曰

:

“设使成帝复生，天下不可得，况诈子與者乎！”威请求万户侯。光武曰：“顾得全身可矣。”威曰：“邯郸虽鄙，并力固守，尚旷日月，终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辞而去。

[因]急攻之，二十余日，郎少傅李立为反闲，开门内汉兵，遂拔邯郸。郎夜亡走，道死，追斩之。

刘永者，梁郡睢阳人，梁孝王八世孙也。传国至父立。元始中，立与平帝外家韃氏交通，为王莽所诛。

更始即位，永先诣洛阳，绍封为梁王，都睢阳。永闻更始政乱，遂据国起兵，以弟防为辅国大将军，防弟少公御史大夫，封鲁王。遂招诸豪杰沛人周建等，并署为将帅，攻下济阴、山阳、沛、楚、淮阳、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贼帅山阳佼强为横行将军。是时东海人董宪起兵据其郡，而张步亦定齐地。永遣使拜宪翼汉大将军，步辅汉大将军，与共连兵，遂专据东方。及更始败，永自称天子。

建武二年夏，光武遣虎牙大将军盖延等伐永。初，陈留人苏茂为更始讨难将军，与朱鲋等守洛阳。鲋既降汉，茂亦归命，光武因使茂与盖延俱攻永。军中不相能，茂遂反，杀淮阳太守，掠得数县，据广乐而臣于永。永以茂为大司马、淮阳王。

盖延遂围睢阳，数月，拔之，永将家属走虞。虞人反，杀其母及妻子，永与麾下数十人奔谯。苏茂、佼强、周建合军救永，为盖延所败，茂奔还广乐，强、建从永走保湖陵。三年春，永遣使立张步为齐王，董宪为海西王。于是遣大司马吴汉等围苏茂于广乐，周建率觭救茂，茂、建战败，口城复还湖陵，而睢阳人反城迎永。吴汉与盖延等合军围之，城中食尽，永与茂、建走鄆。

诸将追急，永将庆吾斩永首降，封吾为列侯。苏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纡为梁王。佼强还保西防。四年秋，遣捕虏将军马武、骑都尉王霸围纡、建于垂惠，苏茂将五校兵救之，纡、建亦出兵与武等战，不克，而建兄子诵反，闭城门拒之。建、茂、纡等皆走，建于道死，茂奔下邳与董宪合，纡奔佼强。五年，遣骠骑大将军杜茂攻佼强于西防，强与刘纡奔董宪。

时平狄将军庞萌反叛，遂袭破盖延，引兵与董宪连和，自号东平王，屯桃乡之北。

庞萌，山阳人。初亡在下江兵中。更始立，以为冀州牧，将兵属尚书令谢躬，共破王郎。及躬败，萌乃归降。光武即位，以为侍中。萌为人逊顺，甚见信爱。

帝常称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庞萌是也。”拜为平狄将军，与盖延共击董宪。

时诏书独下延而不及萌，萌以为延谮己，自疑，遂反。帝闻之，大怒，乃自将讨萌。与诸将书曰：“吾常以庞萌社稷之臣，将军得无笑其言乎？老贼当族。其各厉兵马，会睢阳！”宪闻帝自讨庞萌，乃与刘纡、苏茂、佼强去下邳，还兰陵，使茂、强助萌，合兵三万，急围桃城。

帝时幸蒙，闻之，乃留辎重，自将轻骑三千，步卒数万，晨夜驰赴，*[师]*次任城，去桃乡六十里。旦日，诸将请进，贼亦勒兵挑战，帝不听，乃休士养锐，以挫其锋。城中闻车驾至，觴心益固。时吴汉等在东郡，驰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余日，觴疲困而不能下。及吴汉与诸将到，乃率觴军进桃城，而帝亲自搏战，大破之。萌、茂、强夜弃辎重逃奔，董宪乃与刘纡悉其兵数万人屯昌虑，自将锐卒拒新阳。帝先遣吴汉击破之，宪走还昌虑。汉进守之，宪恐，乃招诱五校余贼步骑数千人屯建阳，去昌虑三十里。

帝至蕃，去宪所百余里。诸将请进，帝不听，知五校乏食当退，□各坚壁以待其敝。顷之，五校粮尽，果引去。帝乃亲临，四面攻宪，三日，复大破之，觴皆奔散。遣吴汉追击之，佼强将其觴降，苏茂奔张步，宪及庞萌走入缙山。数日，吏士闻宪尚在，复往往相聚，得数百骑，迎宪入郟城。吴汉等复攻拔郟，宪与庞萌走保胸。刘纡不知所归，军士高扈斩其首降，梁地悉平。吴汉进围胸。明年，城中谷尽，宪、萌潜出，袭取赣榆，琅邪太守陈俊攻之，宪、萌走泽中。会吴汉下胸城，进尽获其妻子。宪乃流涕谢其将士曰：“妻子皆已得矣。嗟乎！久苦诸卿。”乃将数十骑夜去，欲从闲道归降，而吴汉校尉韩湛追斩宪于方与，方与人黔陵亦斩萌，皆传首洛阳。封韩湛为列侯，黔陵关内侯。张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汉兵之起，步亦聚觴数千，转攻傍县，下数城，自为五威将军，遂据本郡。

更始遣魏郡王闳为琅邪太守，步拒之，不得进。闳为檄，晓喻吏人降，得赣榆等六县，收兵数千人，与步战，不胜。时梁王刘永自以更始所立，贪步兵强，承制拜步辅汉大将军、忠节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从命者，步贪其爵号，遂受之。乃理兵于剧，以弟弘为辵将军，弘弟蓝玄武大将军，蓝弟寿高密太守。遣将徇太山、东莱、城阳、胶东、北海、济南、齐诸郡，皆下之。

步拓地□广，兵甲日盛。王闳惧其觴散，乃诣步相见，欲诱以义方。步大陈兵引闳，怒曰：“步有何过，君前见攻之甚乎！”闳按□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拥兵相距，闳攻贼耳，何谓甚邪！”步嘿然，良久，离席跪谢，乃陈乐献酒，待以上宾之礼，令闳关掌郡事。

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禄大夫伏隆持节使齐，拜步为东莱太守。刘永闻隆至剧，乃驰遣立步为齐王，步即杀隆而受永命。

是时帝方北忧渔阳，南事梁、楚，故步得专集齐地，据郡十二。及刘永死，步

等欲立永子纆为天子，自为定汉公，置百官。王闳谏曰：“梁王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东颇能归之。今尊立其子，将疑觴心。且齐人多诈，宜且详之。”步乃止。五年，步闻帝将攻之，以其将费邑为济南王，屯历下。冬，建威大将军耿弇破斩费邑，进拔临淄。步以弇兵少远客，可一举而取，乃悉将其觴攻弇于临淄。步兵大败，还奔剧。帝自幸剧。步退保平寿，苏茂将万余人来救之。茂让步曰：“以南阳兵精，延岑善战，而耿弇走之。大王柰何就攻其营？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负负，无可言者。”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斩降者，封为列侯。步遂斩茂，使使奉其首降。步三弟各自系所在狱，皆赦之。封步为安丘侯，后与家属居洛阳。王闳亦诣剧降。八年夏，步将妻子逃奔临淮，与弟弘、蓝欲招其故觴，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陈俊追击斩之。

王闳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谭之子也，哀帝时为中常侍。时幸臣董贤为大司马，宠爱贵盛，闳屡谏，忤旨。哀帝临崩，以玺绶付贤曰：“无妄以与人。”时国无嗣主，内外惶惧，闳白元后，请夺之；即带口至宣德后闳，举手叱贤曰：“宫车晏驾，国嗣未立，公受恩深重，当俯伏号泣，何事久持玺绶以待祸至邪！”

贤知闳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玺绶。闳持上太后，朝廷壮之。及王莽篡位，僭忌闳，乃出为东郡太守。闳惧诛，常系药手内。莽败，汉兵起，闳独完全东郡三十余万户，归降更始。

李宪者，颍川许昌人也。王莽时为庐江属令。莽末，江贼王州公等起觴十余万，攻掠郡县，莽以宪为偏将军、庐江连率，击破州公。莽败，宪据郡自守。更始元年，自称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为天子，置公卿百官，拥九城，觴十余万。

四年秋，光武幸寿春，遣扬武将军马成等击宪，围舒。至六年正月，拔之。宪亡走，其军士帛意追斩宪而降，宪妻子皆伏诛。封帛意渔浦侯。

后宪余党淳于临等犹聚觴数千人，屯灊山，攻杀安风令。扬州牧欧阳歙遣兵不能克，帝议欲讨之。庐江人陈觴为从事，白歙请得喻降临；于是乘单车，驾白马，往说而降之。灊山人共生为立祠，号“白马陈从事”云。

彭宠字伯通，南阳宛人也。父宏，哀帝时为渔阳太守，伟容貌，能饮饭，有威于边。

王莽居摄，诛不附己者，宏与何武、鲍宣并遇害。

宠少为郡吏，地皇中，为大司空士，从王邑东拒汉军。到洛阳，闻同产弟在汉兵中，惧诛，即与乡人吴汉亡至渔阳，抵父时吏。更始立，使谒者韩鸿持节徇北州，承制得专拜二千石已下。鸿至蓟，以宠、汉并乡闾故人，相见欢甚，即拜宠偏将军，行渔阳太守事，汉安乐令。

及光武镇慰河北，至蓟，以书招宠。宠具牛酒，将上谒。会王郎诈立，传檄燕、赵，遣将徇渔阳、上谷，急发其兵，北州觴多疑惑，欲从之。吴汉说宠从光武，语在汉传。会上谷太守耿况亦使功曹寇恂诣宠，结谋共归光武。宠乃发步骑三千人，以吴汉行长史，及都尉严宣、护军盖延、狐奴令王梁，与上谷军合而南，及光武于广阿。光武承制封宠建忠侯，赐号大将军。遂围邯郸，宠转粮食，前后不绝。

及王郎死，光武追铜马，北至蓟。宠上谒，自负其功，意望甚高，光武接之不能满，以此怀不平。光武知之，以问幽州牧朱浮。浮对曰：“前吴汉北发兵时，大王遗宠以所服口，又倚以为北道主人。宠谓至当迎合握手，交欢并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浮因曰：“王莽为宰衡时，甄丰旦夕入谋议，时人语曰‘夜半客，甄长伯。’及莽篡位后，丰意不平，卒以诛死。”光武大笑，以为不至于此。及即位，吴汉、王梁，宠之所遣，并为三公，而宠独无所加，愈怏怏不得志。叹曰：“我功当为王；但尔者，陛下忘我邪？”是时北州破散，而渔阳差完，有旧盐铁官，宠转以贸谷，积珍宝，益富强。

朱浮与宠不相能，浮数譖构之。建武二年春，诏征宠，宠意浮卖己，上疏愿与浮俱征。又与吴汉、盖延等书，盛言浮枉状，固求同征。帝不许，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刚，不堪抑屈，固劝无受召。宠又与常所亲信吏计议，皆怀怨于浮，莫有劝行者。帝遣宠从弟子后兰卿喻之，宠因留子后兰卿，遂发兵反，拜署将帅，自将二万余人攻朱浮于蓟，分兵徇广阳、上谷、右北平。

又自以与耿况俱有重功，而恩赏并薄，数遣使要诱况，况不受，辄斩其使。秋，帝使游击将军邓隆救蓟。隆军潞南，浮军雍奴，遣吏奏状。帝读檄，怒谓使吏曰：“营相去百里，其势岂可得相及？比若还，北军必败矣。”宠果盛兵临河以拒隆，又别发轻骑三千袭其后，大破隆军。浮远，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宠遂拔右北平、上谷数县。遣使以美女缯彩赂遗匈奴，要结和亲。单于使左南将军七八千骑，往来为游兵以助宠。又南结张步及富平获索诸豪杰，皆与交质连衡。遂攻拔蓟城，自立为燕王。

其妻数恶梦，又多见口变，卜筮及望气者皆言兵当从中起。宠疑子后兰卿质汉归，故不信之，使将兵居外，无亲于中。五年春，宠斋，独在便室。

苍头子密等三人因宠卧寐，共缚着默，告外吏云：“大王斋禁，皆使吏休。”伪称宠命教，收缚奴婢，各置一处。又以宠命呼其妻。妻入，大惊。宠急呼曰：“趣为诸将军办装。”于是两奴将妻入取宝物，留一奴守宠。宠谓守奴曰：“若小儿，我素爱也，今为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缚，当以女珠妻汝，家中财物皆与若。”小奴意欲解之，视户外，见子密听其语，遂不敢解。于是收金玉衣物，至宠所装之，被马六疋，使妻缝两缣囊。口夜后，解宠手，令作记告城

门将军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兰卿所，速开门出，勿稽留之。”书成，即斩宠及妻头，置囊中，便持记驰出城，因以诣阙，封为不义侯。明旦，合门不开，官属踰墙而入，见宠尸，惊怖。其尚书韩立等共立宠子午为王，以子后兰卿为将军。国师韩利斩午首，诣征虏将军祭遵降。夷其宗族。

卢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王莽时，天下咸思汉德，芳由是诈自称武帝曾孙刘文伯。曾祖母匈奴谷蠡浑邪王之姊为武帝皇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乱，太子诛，皇后坐死，中子次卿亡之长陵，小子回卿逃于左谷。霍将军立次卿，迎回卿，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孙卿，孙卿生文伯。常以是言诳惑安定闲。王莽末，乃与三水属国羌胡起兵。更始至长安，征芳为骑都尉，使镇抚安定以西。

更始败，三水豪杰共计议，以芳刘氏子孙，宜承宗庙，乃共立芳为上将军、西平王，使使与西羌、匈奴结和亲。单于曰：“匈奴本与汉约为兄弟。后匈奴中衰，呼韩邪单于归汉，汉为发兵拥护，世世称臣。今汉亦中绝，刘氏来归我，亦当立之，令尊事我。”乃使句林王将数千骑迎芳，芳与兄禽、弟程俱入匈奴。单于遂立芳为汉帝。以程为中郎将，将胡骑还入安定。初，五原人李兴、随昱，朔方人田飒，代郡人石鲋、闵堪，各起兵自称将军。建武四年，单于遣无楼且渠王入五原塞，与李兴等和亲，告兴欲令芳还汉地为帝。

五年，李兴、闵堪引兵至单于庭迎芳，与俱入塞，都九原县。掠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鴈门五郡，并置守令，与胡通兵，侵苦北边。

六年，芳将军贾览将胡骑击杀代郡太守刘兴。芳后以事诛其五原太守李兴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飒、云中太守桥扈恐惧，叛芳，举郡降，光武令领职如故。后大司马吴汉、骠骑大将军杜茂数击芳，并不克。十二年，芳与贾览共攻云中，久不下，其将随昱留守九原，欲胁芳降。芳知羽翼外附，心膂内离，遂弃辎重，与十余骑亡入匈奴，其觭尽归随昱。昱乃随使者程恂诣阙。拜昱为五原太守，封镌胡侯，昱弟宪武进侯。

十六年，芳复入居高柳，与闵堪兄林使使请降。乃立芳为代王，堪为代相，林为代太傅，赐缯二万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谢曰：“臣芳过托先帝遗体，弃在边陲。社稷遭王莽废绝，以是子孙之忧，所宜共诛，故遂西连羌戎，北怀匈奴。单于不忘旧德，权立救助。是时兵革并起，往往而在。臣非敢有所贪觊，期于奉承宗庙，兴立社稷，是以久僭号位，十有余年，罪宜万死。陛下圣德高明，躬率觭贤，海内宾服，惠及殊俗。以肺附之故，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为代王，使备北藩。无以报塞重责，冀必欲和辑匈奴，不敢遗余力，负恩贷。谨奉天子玉玺，思望阙庭。”诏报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朝，南及昌平，有诏止，令更朝明岁。芳自道还，忧恐，乃复背叛，遂反，与闵堪、闵林

相攻连月。匈奴遣数百骑迎芳及妻子出塞。芳留匈奴中十余年，病死。

初，安定属国胡与芳为寇，及芳败，胡人还乡里，积苦县官徭役，其中有骏马少伯者，素刚壮；二十一年，遂率种人反叛，与匈奴连和，屯聚青山。乃遣将兵长史陈欣，率三千骑击之，少伯乃降。徙于冀县。论曰：传称“盛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宽则得觴”。夫能得觴心，则百世不忘矣。

观更始之际，刘氏之遗恩余烈，英雄岂能抗之哉！然则知高祖、孝文之宽仁，结于人心深矣。周人之思邵公，爰其甘棠，又况其子孙哉！刘氏之再受命，盖以此乎！若数子者，岂有国之远图哉！因时扰攘，苟恣纵而已耳，然犹以附假宗室，能掘强岁月之闲。观其智略，固无足以惮汉祖，发其英灵者也。

赞曰：天地闭革，野战鬪龙。昌、芳僭诈，梁、齐连锋。宠负强地，宪萦深江。实惟非律，代委神邦。

后汉书卷十三 隗嚣公孙述列传 第三

隗嚣字季孟，天水成纪人也。少仕州郡。王莽国师刘歆引嚣为士。

歆死，嚣归乡里。季父崔，素豪侠，能得觴。闻更始立而莽兵连败，于是乃与兄义及上邽人杨广、冀人周宗谋起兵应汉。嚣止之曰：“夫兵，凶事也。宗族何辜！”崔不听，遂聚觴数千人，攻平襄，杀莽镇戎大尹。崔、广等以为举事宜立主以一觴心，咸谓嚣素有名，好经书，遂共推为上将军。嚣辞让不得已，曰：“诸父觴贤不量小子。必能用嚣言者，乃敢从命。”觴皆曰“诺”。

嚣既立，遣使聘请平陵人方望，以为军师。望至，说嚣曰：“足下欲承天顺民，辅汉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阳，王莽尚据长安，虽欲以汉为名，其实无所受命，将何以见信于觴乎？宜急立高庙，称臣奉祠，所谓‘神道设教’，求助人神者也。且礼有损益，质文无常。削地开兆，茅茨土阶，以致其肃敬。

虽未备物，神明其舍诸。”嚣从其言，遂立庙邑东，祀高祖、太宗、世宗。嚣等皆称臣执事，史奉璧而告。祝毕，有司穿坎于庭，牵马操刀，奉盘错鋋，遂割牲而盟。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将，十有六姓，允承天道，兴辅刘宗。如怀奸虑，明神殛之。高祖、文皇、武皇，俾坠厥命，厥宗受兵，族类灭亡。”有司奉血鋋进，护军举手揖诸将军曰：“鋋不濡血，敌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罚如盟。”既而奠血加书，一如古礼。

今亦奉盘措匙而歃也。以此而言，*(鋋)**[题]*即匙字。错，置也，音七故反。

事毕，移檄告郡国曰：

“汉复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将军隗嚣、白虎将军隗崔、左将军隗义、右将军杨广、明威将军王遵、云旗将军周宗等，告州牧、部监、郡卒正、连率、大尹、尹、尉队大夫、属正、属令：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

鸩杀孝平皇帝，篡夺其位。矫托天命，伪作符书，欺惑觐庶，震怒上帝。反戾饰文，以为祥瑞。戏弄神只，歌颂祸殃。楚、越之竹，不足以书其恶。天下昭然，所共闻见。今略举大端，以喻吏民。

歌颂祸殃谓莽作告天策，自陈功劳千余言，能诵策文者，除以为郎，至五十余人。

盖天为父，地为母，祸福之应，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触冒，不顾大忌，诡乱天术，援引史传。昔秦始皇毁坏谥法，以一二数欲至万世，而莽下三万六千岁之历，言身当尽此度。循亡秦之轨，推无穷之数。是其逆天之大罪也。

分裂郡国，断截地络。田为王田，卖买不得。规锢山泽，夺民本业。

造起九庙，穷极土作。发崤河东，攻劫丘垄。此其逆地之大罪也。

太祖庙东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余半之。为铜薄牀，饰以金铜珮文，穷极百工之巧，功费数百钜万，卒徒死者万数也。

尊任残贼，信用奸佞，诛戮忠正，覆按口语，赤车奔驰，法冠晨夜，冤系无辜，妄族觐庶。行炮烙之刑，除顺时之法，灌以醇醢，裂以五毒。

政令日变，官名月易，货币岁改，吏民口乱，不知所从，商旅穷窘，号泣市道。设为六管，增重赋敛，刻剥百姓，厚自奉养，苞苴流行，财入公辅，上下贪贿，莫相检考。民坐挟铜炭，没入钟官，徒隶殷积，数十万入，工匠饥死，长安皆臭。既乱诸夏，狂心益悖，北攻强胡，南扰劲越，西侵羌戎，东摘濊貊。使四境之外，并入为害，缘边之郡，江海之濒，涂地无类。故攻战之所败，苛法之所陷，饥馑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万万计。其死者则露尸不掩，生者则奔亡流散，幼孤妇女，流离系虏。此其逆人之大罪也。

是故上帝哀矜，降罚于莽，妻子颠殒，还自诛刈。大臣反据，亡形已成。

大司马董忠，国师刘歆，驍将军王涉，皆结谋内溃；司命孔仁，纳言严尤，秩宗陈茂，举觐外降。今山东之兵二百余万，已平齐、楚，下蜀、汉，定宛、洛，据敖仓，守函谷，威命四布，宣风中岳。兴灭继绝，封定万国，遵高祖之旧制，修孝文之遗德。有不从命，武军平之。驰使四夷，复其爵号。

然后还师振旅，橐弓卧鼓。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无负子之责。”

橐，韬也。卧犹息也。

嚣乃勒兵十万，击杀雍州牧陈庆。将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从弟平阿侯谭之子也，威风独能行其邦内，属县皆无叛者。嚣乃移书于向，喻以天命，反复诲示，终不从。于是进兵虏之，以徇百姓，然后行戮，安定悉降。而长安中亦起兵诛王莽。嚣遂分遣诸将徇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皆下之。

更始二年，遣使征嚣及崔、义等。嚣将行，方望以为更始未可知，固止之，嚣不听。望以书辞谢而去，曰：“足下将建伊、吕之业，弘不世之功，而大事草创，英雄未集。以望异域之人，疵瑕未露，欲先崇郭隗，想望乐毅，故钦承大旨，顺风不让。将军以至德尊贤，广其谋虑，动有功，发中权，基业已定，大勋方缉。今俊义并会，羽翮并肩，望无耆鲷之德，而猥托宾客之上，诚自愧也。虽怀介然之节，欲絜去就之分，诚终不背其本，贰其志也。何则？范蠡收责句践。*[乘]*偏舟于五湖；舅犯谢罪文公，亦逡巡于河上。夫以二子之贤，勒铭两国，犹削迹归愆，请命乞身，望之无劳，盖其宜也。望闻乌氏有龙池之山，微径南通，与汉相属，其傍时有奇人，聊及闲暇，广求其真。愿将军勉之。”嚣等遂至长安，更始以为右将军，崔、义皆即旧号。其冬，崔、义谋欲叛归，嚣惧并祸，即以事告之，崔、义诛死。

更始感嚣忠，以为御史大夫。

乐毅自魏往，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赴燕。” “臣负羁继从君巡于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犹知之，而况君乎？请由此亡。”

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明年夏，赤眉入关，三辅扰乱。流闻光武即位河北，嚣即说更始归政于光武叔父国三老良，更始不听。诸将欲劫更始东归，嚣亦与通谋。事发觉，更始使使者召嚣，嚣称疾不入，因会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使执金吾邓晔将兵围嚣，嚣闭门拒守；至口时，遂溃围，与数十骑夜斩平城门关，亡归天水。复招聚其觭，据故地，自称西州上将军。

及更始败，三辅耆老士大夫皆奔归嚣。

嚣素谦恭爱士，倾身引接为布衣交。以前王莽平河大尹长安谷恭为掌野大夫，平陵范逵为师友，赵秉、苏衡、郑兴为祭酒，申屠刚、杜林为持书，杨广、王遵、周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阳人王捷、长陵人王元为大将军，杜陵、金丹之属为宾客。由此名震西州，闻于山东。

建武二年，大司徒邓禹西击赤眉，屯云阳。禹裨将冯愔引兵叛禹，西向天水，嚣逆击，破之于高平，尽获辎重。于是禹承制遣使持节命嚣为西州大将军，得专制凉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长安，欲西上陇，嚣遣将军杨广迎击，破之，又追败之于乌氏、泾阳闲。

嚣既有功于汉，又受邓禹爵，署其腹心，议者多劝通使京师。三年，嚣乃上书诣阙。光武素闻其风声，报以殊礼，言称字，用敌国之仪，所以慰藉之良厚。时陈仓人吕鲟拥觭数万，与公孙述通，寇三辅。嚣复遣兵佐征西大将军冯异击之，走鲟，遣使上状。帝报以手书曰：“慕乐德义，思相结纳。昔文王三分，犹服事殷。但弩马鈇刀，不可强扶。数蒙伯乐一顾之价，而苍蝇之飞，不过

数步，即托骥尾，得以绝鞮。隔于盗贼，声问不数。将军操执款款，扶倾救危，南距公孙之兵，北御羌胡之乱，是以冯异西征，得以数千百人踣躅三辅。微将军之助，则咸阳已为他人禽矣。今关东寇贼，往往屯聚，志务广远，多所不暇，未能观兵成都，与子阳角力。如令子阳到汉中、三辅，愿因将军兵马，鼓旗相当。倘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计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鲍子。’自今以后，手书相闻，勿用傍人解构之言。”自是恩礼愈笃。

其后公孙述数出兵汉中，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绶授嚣。嚣自以与述敌国，耻为所臣，乃斩其使，出兵击之，连破述军，以故蜀兵不复北出。

时关中将帅数上书，言蜀可击之状，帝以示嚣，因使讨蜀，以效其信。嚣乃遣长史上书，盛言三辅单弱，刘文伯在边，未宜谋蜀。帝知嚣欲持两端，不愿天下统一，于是稍黜其礼，正君臣之仪。

初，嚣与来歙、马援相善，故帝数使歙、援奉使往来，劝令入朝，许以重爵。嚣不欲东，连遣使深持谦辞，言无功德，须四方平定，退伏闾里。五年，复遣来歙说嚣遣子入侍，嚣闻刘永、彭宠皆已破灭，乃遣长子恂随歙诣阙。以为胡骑校尉，封镌羌侯。而嚣将王元、王捷常以为天下成败未可知，不愿专心内事。元遂说嚣曰：“昔更始西都，四方响应，天下喁喁，谓之太平。一旦败坏，大王几无所厝。今南有子阳，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数，而欲牵儒生之说，弃千乘之基，羁旅危国，以求万全，此循覆车之轨，计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东收三辅之地，案秦旧谿，表里河山。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若计不及此，且畜养士马，据隘自守，旷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要之，鱼不可脱于渊，神龙失势，即还与蚯蚓同。”嚣心然元计，虽遣子入质，犹负其险口，欲专方面，于是游士长者，稍稍去之。

六年，关东悉平。帝积苦兵闲，以嚣子内侍，公孙述远据边陲，乃谓诸将曰：“且当置此两子于度外耳。”因子腾书陇、蜀，告示祸福。嚣宾客、掾史多文学生，每所上事，当世士大夫皆讽诵之，故帝有所辞荅，尤加意焉。嚣复遣使周游诣阙，先到冯异营，游为仇家所杀。帝遣驍尉钭期持珍宝缿帛赐嚣，期至郑被盗，亡失财物。帝常称嚣长者，务欲招之，闻而叹曰：“吾与隗嚣事欲不谐，使来见杀，得赐道亡。”

会公孙述遣兵寇南郡，乃诏嚣当从天水伐蜀，因此欲以溃其心腹。嚣复上言：“白水险阻，栈阁绝败。”又多设支阨。帝知其终不为用，叵欲讨之。遂西幸长安，遣建威大将军耿种等七将军从陇道伐蜀，先使来歙奉玺书喻旨。嚣疑惧，即勒兵，使王元据陇坻，伐木塞道，谋欲杀歙。歙得亡归。

诸将与噐战，大败，各引退。噐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辅，征西大将军冯异、征虏将军祭遵等击破之。噐乃上疏谢曰：“吏人闻大兵卒至，惊恐自救，臣噐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废臣子之节，亲自追还。昔虞舜事父，大杖则走，小杖则受。臣虽不敏，敢忘斯义。今臣之事，在于本朝，赐死则死，加刑则刑。如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噐言慢，请诛其子恂，帝不忍，复使来歙至汧，赐噐书曰：“昔柴将军与韩信书云：‘陛下宽仁，诸侯虽有亡叛而后归，辄复位号，不诛也。’以噐文吏，晓义理，故复赐书。深言则似不逊，略言则事不决。今若束手，复遣恂弟归阙庭者，则爵禄获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岁，厌浮语虚辞。即不欲，勿报。”噐知帝审其诈，遂遣使称臣于公孙述。

明年，述以噐为朔宁王，遣兵往来，为之援执。秋，噐将步骑三万侵安定，至阴盘，冯异率诸将拒之。噐又令别将下陇，攻祭遵于汧，兵并无利，乃引还。帝因令来歙以书招王遵，遵乃与家属东诣京师，拜为太中大夫，封向义侯。

遵字子春，霸陵人也。父为上郡太守。遵少豪侠，有才辩，虽与噐举兵，而常有归汉意。曾于天水私于来歙曰：“吾所以戮力不避矢石者，岂要爵位哉！徒以人思旧主，先君蒙汉厚恩，思嗟万分耳。”又数劝噐遣子入侍，前后辞谏切甚，噐不从，故去焉。

八年春，来歙从山道袭得略阳城。噐出不意，惧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陇坻，行巡守番须口，王孟塞鸡头道，牛邯军瓦亭，噐自悉其大觶围来歙。公孙述亦遣其将李育、田弇助噐攻略阳，连月不下。帝乃率诸将西征之，数道上陇，使王遵持节监大司马吴汉留屯于长安。遵知噐必败灭，而与牛邯旧故，知其有归汉意，以书喻之曰：“遵与隗王歆盟为汉，自经历虎口，践履死地，已十数矣。于时周洛以西无所统壹，故为王策，欲东收关中，北取上郡，进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惩外夷之乱。数年之闲，冀圣汉复存，当挈河陇奉旧都以归本朝。生民以来，臣人之执，未有便于此时者也。而王之将吏，龊居穴处之徒，人人抵掌，欲为不善之计。遵与孺卿日夜所争，害几及身者，岂一事哉！前计抑绝，后策不从，所以吟啸颯腕，垂涕登车。幸蒙封拜，得延论议，每及西州之事，未尝敢忘孺卿之言。今车驾大觶，已在道路，吴、耿骁将，云集四境，而孺卿以奔离之卒，拒要颯，当军冲，视其形执何如哉？夫智者鸞危思变，贤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终申，策画复得。故夷吾束缚而相齐，黥布杖口以归汉，去愚就义，功名并着。今孺卿当成败之际，遇严兵之锋，可为怖栗。宜断之心匡，参之有识。”

邯得书，沉吟十余日，乃谢士觶，归命洛阳，拜为太中大夫。于是噐大将十三人，属县十六，觶十余万，皆降。鲍叔奉酒而起，祝曰：“吾君无忘出莒也

，使管子无忘束缚从鲁也，使宁戚无忘其饭牛于车下也。”

王元入蜀求救，器将妻子奔西城，从杨广，而田弇、李育保上邽。诏告器曰：“若束手自诣，父子相见，保无佗也。高皇帝云：‘横来，大者王，小者侯。’若遂欲为黥布者，亦自任也。”器终不降。于是诛其子恂，使吴汉与征南大将军岑彭围西城，耿弇与虎牙大将军盖延围上邽。车驾东归。月余，杨广死，器穷困。其大将王捷别在戎丘，登城呼汉军曰：“*[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无二心！愿诸军亟罢，请自杀以明之。”遂自刎颈死。数月，王元、行巡、周宗将蜀救兵五千余人，乘高卒至，鼓噪大呼曰：“百万之觴方至！”

汉军大惊，未及成陈，元等决围，殊死战，遂得入城，迎器归冀。会吴汉等食尽退去，于是安定、北地、天水、陇西复反为器。

九年春，器病且饿，出城餐糗糒，恚愤而死。王元、周宗立器少子纯为王。明年，来歙、耿弇、盖延等攻破落门，周宗、行巡、苟宇、赵恢等将纯降。宗、恢及诸隗分徙京师以东，纯与巡、宇徙弘农。唯王元留为蜀将。

及辅威将军臧宫破延岑，元举觴诣宫降。元字惠孟，初拜上蔡令，迁东平相，坐垦田不实，下狱死。

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气，雄于边垂。及降，大司*(空)**[徒]*司直杜林、太中大夫马援并荐之，以为护羌校尉，与来歙平陇右。

十八年，纯与宾客数十骑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诛之。

论曰：隗器援旗恣族，假制明神，谄夫创图首事，有以识其风矣。终于孤立一隅，介于大国，陇坻虽隘，非有百二之埶，区区两郡，

以御堂堂之锋，至使穷庙策，竭征徭，身歿觴解，然后定之。则知其道有足怀者，所以栖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绝亢而不悔者矣。夫功全则誉显，业谢则衅生，回成丧而为其议者，或未闻焉。若器命会符运，敌非天力，虽坐论西伯，岂多嗤乎？

公孙述字子阳，扶风茂陵人也。哀帝时，以父任为郎。后父仁为河南都尉，而述补清水长。仁以述年少，遣门下掾随之官。月余，掾辞归，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后太守以其能，使兼摄五县，政事修理，奸盗不发，郡中谓有鬼神。王莽天凤中，为导江卒正，居临邛，复有能名。及更始立，豪杰各起其县以应汉，南阳人宗成自称“虎牙将军”，入略汉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于雒县，自称“定汉将军”，杀王莽庸部牧以应成，觴合数万人。述闻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虏掠暴横。述意恶之，召县中豪桀谓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刘氏久矣，故闻汉将军到，驰迎道路。今百姓无辜而妇子系获，室屋烧燔，此寇贼，非义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豪桀皆叩头曰：“愿效死。”述于是使人诈称汉使者自东方来，假述

辅汉将军、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绶。乃选精兵千余人，西击成等。比至成都，觭数千人，遂攻成，大破之。成将垣副杀成，以其觭降。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宝、益州刺史张忠，将兵万余人徇蜀、汉。述恃其地险觭附，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于绵竹击宝、忠，大破走之。由是威震益部。

功曹李熊说述曰：“方今四海波荡，匹夫横议。将军割据千里，地什汤武，若奋威德以投天隙，霸王之业成矣。宜改名号，以镇百姓。”述曰：“吾亦虑之，公言起我意。”于是自立为蜀王，都成都。

蜀地肥饶，兵力精强，远方士庶多往归之，邛、笮君长皆来贡献。李熊复说述曰：“今山东饥谨，人庶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北据汉中，杜驩、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杨。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今君王之声，闻于天下，而名号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远人有所依归。”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当之？”熊曰：

“天命无常，百姓与能。能者当之，王何疑焉！”述梦有人语之曰：“八亾子系，十二为期。”觉，谓其妻曰：“虽贵而祚短，若何？”妻对曰：“朝闻道，夕死尚可，况十二乎！”会有龙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孙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为天子，号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龙兴元年。以李熊为大司徒，以其弟光为大司马，恢为大司空。

改益州为司隶校尉，蜀郡为成都尹。“吾闻瑋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

越嵩任贵亦杀王莽大尹而据郡降。述遂使将军侯丹开白水关，北守南郑；将军任满从阆中下江州，东据扞关。于是尽有益州之地。自更始败后，光武方事山东，未遑西伐。关中豪桀吕鲈等往往拥觭以万数，莫知所属，多往归述，皆拜为将军。遂大作营垒，陈车骑，肄习战射，会聚兵甲数十万人，积粮汉中，筑宫南郑。又造十层赤楼帛兰船。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备置公卿百官。使将军李育、程乌将数万觭出陈仓，与吕鲈徇三辅。

三年，征西将军冯异击鲈、育于陈仓，大败之，鲈、育奔汉中。五年，延岑、田戎为汉兵所败，皆亡入蜀。

岑字叔牙，南阳人。始起据汉中，又拥兵关西，*(关西)*所在破散，走至南阳，略有数县。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转寇郡县，觭数万人。岑、戎并与秦丰合，丰俱以女妻之。及丰败，故二人皆降于述。述以岑为大司马，封汝宁王，戎翼江王。六年，述遣戎与将军任满出江关，下临沮、夷陵闲，招其故觭

，因欲取荆州诸郡，竟不能克。

是时，述废铜钱，置铁官钱，百姓货币不行。蜀中童谣言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

好事者窃言王莽称“黄”，述自号“白”，五铢钱，汉货也，言天下当并还刘氏。

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讖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龙兴之瑞。数移书中国，冀以感动觴心。帝患之，乃与述书曰：“图讖言‘公孙’，即宣帝也。

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邪？乃复以掌文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贼臣乱子，仓卒时人皆欲为君事耳，何足数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当早为定计，可以无忧。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宜留三思。”署曰“公孙皇帝”。述不荅。

明年，隗嚣称臣于述。述骑都尉平陵人荆邯见东方将平，兵且西向，说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废也。昔秦失其守，豪桀并起，汉祖无前人之谿，立锥之地，起于行阵之中，躬自奋击，兵破身困者数矣。然军败复合，创愈复战。何则？前死而成功，踰于溲就于灭亡也。隗嚣遭遇运会，割有雍州，兵强士附，威加山东。遇更始政乱，复失天下，觴庶引领，四方瓦解。嚣不及此时推危乘胜，以争天命，而退欲为西伯之事，尊师章句，宾友处士，偃武息戈，卑辞事汉，喟然自以文王复出也。令汉帝释关陇之忧，专精东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杰咸居心于山东，发闲使，招携贰，则五分而有其四；若举兵天水，必至沮溃，天水既定，则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内奉万乘，外给三军，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将有王氏自溃之变。臣之愚计，以为宜及天下之望未绝，豪杰尚可招诱，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令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述以问觴臣。博士吴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观兵孟津，八百诸侯不期同辞，然犹还师以待天命。未闻无左右之助，而欲出师千里之外，以广封疆者也。”邯曰：“今东帝无尺土之柄，驱乌合之觴，跨马陷敌，所向辄平。不亟乘时与之分功，而坐谈武王之说，是效隗嚣欲为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发北军屯士及山东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两道，与汉中诸将合兵并戍。蜀人及其弟光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固争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

数请兵立功，终疑不听。

述性苛细，察于小事。敢诛杀而不见大体，好改易郡县官名。然少为郎，习汉家制度，出入法驾，銮旗旄骑，陈置陛戟，然后辇出房闼。又立其两子为王，食犍为、广汉各数县。髡臣多谏，以为成败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无大志，伤战士心。述不听。唯公孙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

八年，帝使诸将攻隗嚣，述遣李育将万余人救嚣。嚣败，并没其军，蜀地闻之恐动。述惧，欲安觭心。成都郭外有秦时旧仓，述改名白帝仓，自王莽以来常空。述即诈使人言白帝仓出谷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观之。述乃大会髡臣，问曰：“白帝仓竟出谷乎？”皆对言“无”。述曰：“讹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复如此矣。”俄而嚣将王元降，述以为将军。明年，使元与领军环安拒河池，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满、南郡太守程泛将兵下江关，破*[威]*虜将军冯骏等，拔巫及夷陵、夷道，因据荆门。

十一年，征南大将军岑彭攻之，满等大败，述将王政斩满首降于彭。田戎走保江州。城邑皆开门降，彭遂长驱至武阳。帝乃与述书，陈言祸福，以明丹青之信。述省书叹息，以示所亲太常常少、光禄勋张隆。隆、少皆劝降。述曰：“废兴命也。岂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复言。中郎将来歙急攻王元、环安，安使刺客杀歙；述复令刺杀岑彭。十二年，述弟恢及子驸史兴并为大司马吴汉、辅威将军臧宫所破，战死。自是将帅恐惧，日夜离叛，述虽诛灭其家，犹不能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诏喻述曰：“往年诏书比下，开示恩信，勿以来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时自诣，则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柰何！将帅疲倦，吏士思归，不乐久相屯守，诏书手记，不可数得，朕不食言。”述终无降意。

九月，吴汉又破斩其大司徒谢丰、执金吾袁吉，汉兵遂守成都。述谓延岑曰：“事当柰何？”岑曰：“男儿当死中求生，可坐穷乎！财物易聚耳，不宜有爱。”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余人，以配岑于市桥，伪建旗帜，鸣鼓挑战，而潜遣奇兵出吴汉军后，袭击破汉。汉堕水，缘马尾得出。

十一月，臧宫军至咸门。述视占书，云“虜死城下”，大喜，谓汉等当之。乃自将数万人攻汉，使延岑拒宫。大战，岑三合三胜。自旦及日中，军士不得食，并疲，汉因令壮士突之，述兵大乱，被刺洞匡，堕马。左右輿入城。

述以兵属延岑，其夜死。明旦，岑降吴汉。乃夷述妻子，尽灭公孙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宫室。帝闻之怒，以谴汉。又让汉副将刘尚曰：“城降三日，吏人从服，孩儿老母，口以万数，一旦于兵纵火，闻之可为酸鼻！尚宗室子孙，尝更吏职，何忍行此？仰视天，俯视地，观放麀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斩将吊人之义也！”

初，常少、张隆劝述降，不从，并以忧死。帝下诏追赠少为太常，隆为光禄勋，以礼改葬之。其忠节志义之士，并蒙旌显。程乌、李育以有才干，皆擢用之。于是西土咸悦，莫不归心焉。

论曰：昔赵佗自王番禺，公孙亦窃帝蜀汉，推其无他功能，而至于后亡者，将以地边处远，非王化之所先乎？述虽为汉吏，无所冯资，徒以文俗自口，遂能集其志计。道未足而意有余，不能因隙立功，以会时变，方乃坐饰边幅，以高深自安，昔吴起所以鼻魏侯也。及其谢臣属，审废兴之命，与夫泥首衔玉者异日谈也。赞曰：公孙习吏，隗王得士，汉命已还，二隅方跖。天数有违，江山难恃。

后汉书卷十四 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第四

齐武王演字伯升，光武之长兄也。性刚毅，慷慨有大节。自王莽篡汉，常愤愤，怀复社稷之虑，不事家人居业，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

莽末，盗贼鬲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诸豪杰计议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连年，兵革并起。此亦天亡之时，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也。”觴皆然之。于是分遣亲客，使邓晨起新野，光武与李通、李轶起于宛。伯升自发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宾客，自称柱天都部。使宗室刘嘉往诱新市、平林兵王匡、陈牧等，合军而进，屠长聚及唐子乡，杀湖阳尉，进拔棘阳，因欲攻宛。至小长安，与王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战。时天密雾，汉军大败，姊元弟仲皆遇害，宗从死者数十人。伯升复收会兵觴，还保棘阳。

阜、赐乘胜，留辎重于蓝乡，引精兵十万南渡黄淳水，临*(泚)**[泚]*水，阻两川闲为营，绝后桥，示无还心。新市、平林见汉兵数败，阜、赐军大至，各欲解去，伯升甚患之。会下江兵五千余人至宜秋，乃往为说合从之执，下江从之。语在王常传。伯升于是大飡军士，设盟约。休卒三日，分为六部，潜师夜起，袭取蓝乡。尽获其辎重。明旦，汉军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东南攻梁丘赐。至食时，赐陈溃，阜军望见散走，汉兵急追之，溲迫黄淳水，斩首溺死者二万余人，遂斩阜、赐。王莽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闻阜、赐军败，引欲据宛，伯升乃陈兵誓觴，焚积聚，破釜甑，鼓行而前，与尤、茂遇育阳下，战，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尤、茂弃军走，伯升遂进围宛，自号柱天大将军。王莽素闻其名，大震惧，购伯升邑五万户，黄金十万斤，位上公。使长安中官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

说文云“射臬也”。广雅“埠，的也”。埠音之允反。

自阜、赐死后，百姓日有降者，觴至十余万。诸将会议立刘氏以从人望，豪杰咸归于伯升。而新市、平林将帅乐放纵，惮伯升威明而贪圣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后使骑召伯升，示其议。伯升曰：“诸将军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

，然愚鄙之见，窃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众数十万，闻南阳立宗室，恐赤眉复有所立，如此，必将内争。今王莽未灭，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损权，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号，鲜有能遂，陈胜、项籍，即其事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为功。遽自尊立，为天下准的，使后人得承吾敝，非计之善者也。今且称王以号令。若赤眉所立者贤，相率而往从之；若无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后举尊号，亦未晚也。愿各详思之。”诸将多曰“善”。将军张卬拔口击地曰：“疑事无功。今日之议，不得有二。”觭皆从之。

圣公既即位，拜伯升为大司徒，封汉信侯。由是豪杰失望，多不服。平林后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得司徒刘公一信，愿先下。”及伯升军至，即开城门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寻、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甚。

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谋诛伯升，乃大会诸将，以成其计。更始取伯升宝口视之，绣衣御史申屠建随献玉玦，更始竟不能发。及罢会，伯升舅樊宏谓伯升曰：“昔鸿门之会，范增举玦以示项羽。今建此意，得无不善乎？”伯升笑而不应。初，李轶谄事更始贵将，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复信。”又不受。伯升部将宗人刘稷，数陷陈溃围，勇冠三军。时将兵击鲁阳，闻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图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为者邪？”更始君臣闻而心忌之，以稷为抗威将军，稷不肯拜。更始乃与诸将陈兵数千人，先收稷，将诛之，伯升固争。李轶、朱鲋因劝更始并执伯升，即日害之。

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长子章为太原王，兴为鲁王。十一年，徙章为齐王。十五年，追谥伯升为齐武王。

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业不就，抚育恩爱甚笃，以其少贵，欲令亲吏事，故使试守平阴令，迁梁郡太守。立二十一年薨，谥曰哀王。子炆王石嗣。

建武二十七年，石始就国。三十年，封石弟张为下博侯。永平十四年，封石二子为乡侯。石立二十四年薨，子晃嗣。

下博侯张以善论议，十六年，与奉车都尉窦固等并出击匈奴，后进者多害其能，数被谮诉。建初中卒，肃宗下诏矜扬之，复封张子它人奉其祀。

晃及弟利侯刚与母太姬宗更相诬告。章和元年，有司奏请免晃、刚爵为庶人，徙丹阳。帝不忍，下诏曰：“朕闻人君正屏，有所不听。宗尊为小君，宫掖周备，出有辎辂之饰，入有牖户之固，殆不至如谮者之言。

晃、刚愆乎至行，浊乎大伦，甫刑三千，莫大不孝。朕不忍置之于理，其贬晃爵为芜湖侯，削刚户三千。于戏！小子不勖大道，控于法理，以堕宗绪。其遣谒者收晃及太姬玺绶。”

晃立十七年而降爵。晃卒，子无忌嗣。帝以伯升首创大业，而后嗣罪废，心常

愍之。时北海亦绝无后。及崩，遗诏令复二国。永元二年，乃复封无忌为齐王，是为惠王。立五十二年薨，子顷王喜嗣。立五年薨，子承嗣。建安十一年，国除。

论曰：大丈夫之鼓动拔起，其志致盖远矣。若夫齐武王之破家厚士，岂游侠下客之为哉！其虑将存乎配天之绝业，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发举大谋，在仓卒扰攘之中，使信先成于敌人，赦岑彭以显义，若此足以见其度矣。志高虑远，祸发所忽。呜呼！古人以蜂蚕为戒，盖畏此也。

诗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北海靖王兴，建武二年封为鲁王，嗣光武兄仲。

初，南顿君娶同郡樊重女，字娴都。娴都性婉顺，自为童女。不正容服不出于房，宗族敬焉，生三男三女：长男伯升，次仲，次光武；长女黄，次元，次伯姬。皇妣以初起兵时病卒，宗人樊巨公收敛焉。建武二年，封黄为湖阳长公主，伯姬为宁平长公主。

元与仲俱歿于小长安，追爵元为新野长公主，十五年，追谥仲为鲁哀王。

兴其岁试守缙氏令。为人有明略，善听讼，甚得名称。迁弘农太守，亦有善政。

。视事四年，上疏乞骸骨，征还京师，奉朝请。二十七年，始就国。明年，以鲁国益东海，故徙兴为北海王。三十年，封兴子复为临邑侯。中元二年，又封兴二子为县侯。显宗器重兴，每有异政，辄乘驿问焉。立三十九年薨，子敬王睦嗣。睦少好学，博通书传，光武爱之，数被延纳。显宗之在东宫，尤见幸待，入侍讽诵，出则执辔。中兴初，禁网尚阔，而睦性谦恭好士，千里交结，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门，由是声价益广。永平中，法宪颇峻，睦乃谢绝宾客，放心音乐。然性好读书，常为爱翫。岁终，遣中大夫奉璧朝贺，召而谓之曰：“朝廷设问寡人，大夫将何辞以对？”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贤乐士。臣虽蝼蚁，敢不以实？”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时进趣之行也。大夫其对以孤袭爵以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

好，孔也。初，靖王薨，悉推财产与诸弟，虽王车服珍宝非列侯制，皆以为分，然后随以金帛赎之。睦能属文，作春秋旨义终始论及赋颂数十篇。又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及寝病，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立十年薨，子哀王基嗣。

。永平十八年，封基二弟为县侯，二弟为乡侯。建初二年，又封基弟毅为平望侯。

。基立十四年薨，无子，肃宗怜之，不除其国。

永元二年，和帝封睦庶子斟乡侯威为北海王，奉睦后。立七年，威以非睦子，又坐诽谤，槛车征诣廷尉，道自杀。

永初元年，邓太后复封睦孙寿光侯普为北海王，是为顷王。延光二年，复封睦少子为亭侯。普立*[十]*七年薨，子恭王翼嗣；立十四年薨，子康王嗣，无后，建安十一年，国除。

初，临邑侯复好学，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讲学事，辄令复典掌焉。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傅毅等皆宗事之。复子駘及从兄平望侯毅，并有才学。永宁中，邓太后召毅及駘入东观，与谒者仆射刘珍着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

駘又自造赋、颂、书、论凡四篇。

赵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时举孝廉，为萧令。光武兄弟少孤，良抚循甚笃。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怒，曰：“汝与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谋如是！”既而不得已，从军至小长安，汉兵大败，良妻及二子皆被害。更始立，以良为国三老，从入关。更始败，良闻光武即位，乃亡奔洛阳。建武二年，封良为广阳王。五年，徙为赵王，始就国。十三年，降为赵公。频岁来朝。十七年，薨于京师。凡立十六年。子节王栩嗣。建武三十年，封栩二子为乡侯。建初二年，复封栩十子为亭侯。

栩立四十年薨，子顷王商嗣。永元三年，封商三弟为亭侯。元年，封商四子为亭侯。

商立二十三年薨，子靖王宏*[嗣]*。立十二年薨，子惠王干嗣。

元初五年，封干二弟为亭侯。是岁，赵相奏干居父丧私娣小妻，又白衣出司马门，坐削中丘县。时郎中南阳程坚素有志行，拜为干傅。坚辅以礼义，干改悔前过，坚列上，复所削县。本初元年，封干一子为亭侯。干立四十八年薨，子怀王豫嗣。豫薨，子猷王赦嗣。赦薨，子珪嗣，建安十八年徙封博陵王。

立九年，魏初以为崇德侯。

城阳恭王祉字巨伯，光武族兄舂陵康侯敞之子也。

敞曾祖父节侯买，以长沙定王子封于零道之舂陵乡，为舂陵侯。买卒，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考侯仁嗣。仁以舂陵地埶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阳之白水乡，犹以舂陵为国名，遂与从弟钜鹿都尉回及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敞谦俭好义，尽推父时金宝财产与昆弟，荆州刺史上其义行，拜庐江都尉。岁余，会族兄安舂侯刘崇起兵，王莽畏恶刘氏，征敞至长安，免归国。

‘无有。’敞以枯稻示之，太守曰：‘都尉事邪？’敞怒叱太守曰：‘鼠*[子]*何敢尔！’刺史举奏，莽征到长安，免就国。”

先是平帝时，敞与崇俱朝京师，助祭明堂。崇见莽将危汉室，私谓敞曰：“安

汉公擅国权，羈臣莫不回从，社稷倾覆至矣。太后春秋高，天子幼弱，高皇帝所以分封子弟，盖为此也。”敞心然之。及崇事败，敞惧，欲结援树党，乃为祉娶高陵侯翟宣女为妻。会宣弟义起兵欲攻莽，南阳捕杀宣女，祉坐系狱。敞因上书谢罪，愿率子弟宗族为士卒先。莽新居摄，欲慰安宗室，故不被刑诛。及莽篡立，刘氏为侯者皆降称子，食孤卿禄，后皆夺爵。及敞卒，祉遂特见废，又不得官为吏。

祉以故侯嫡子，行淳厚，宗室皆敬之。及光武起兵，祉兄弟相率从军，前队大夫甄阜尽收其家属系宛狱。及汉兵败小长安，祉挺身还保棘阳，甄阜尽杀其母弟妻子。更始立，以祉为太常将军，绍封舂陵侯。从西入关，封为定陶王。别将击破刘婴于临泾。

及更始降于赤眉，祉乃闲行亡奔洛阳。是时宗室唯祉先至，光武见之欢甚。建武二年，封为城阳王，赐乘輿、御物、车马、衣服。追谥敞为康侯。十一年，祉疾病，上城阳王玺绶，愿以列侯奉先人祭祀。帝自临其疾。祉薨，年四十三，谥曰恭王，竟不之国，葬于洛阳北芒。

十三年，封祉嫡子平为蔡阳侯，以奉祉祀；平弟坚为高乡侯。

初，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墓为昌陵，置陵令守视；后改为章陵，因以舂陵为章陵县。十八年，立考侯、康侯庙，比园陵，置嗇夫。诏零陵郡奉祠节侯、戴侯庙，以四时及腊岁五祠焉。置嗇夫、佐吏各一人。

平后坐与诸王交通，国除。永平五年，显宗更封平为竟陵侯。平卒，子真嗣。真卒，子禹嗣。禹卒，子嘉嗣。

泗水王歙字经孙，光武族父也。歙子终，与光武少相亲爱。汉兵起，始及唐子，终诱杀湖阳尉。更始立，歙从入关，封为元氏王，终为侍中。更始败，歙、终东奔洛阳。建武二年，立歙为泗水王，终为淄川王。十年，歙薨，封小子燿为堂溪侯，奉歙后。终居丧思慕，哭泣二十余日，亦薨。封长子柱为邳侯，以奉终祀，又封终子凤曲阳侯。

歙从父弟茂，年十八，汉兵之起，茂自号刘失职，亦聚觶京、密闲，称厌新将军。攻下颍川、汝南，觶十余万人。光武既至河内，茂率觶降，封为中山王。十三年，宗室为王者皆降为侯，更封茂为穰侯。

茂弟匡，亦与汉兵俱起。建武二年，封宜春侯。为人谦逊，永平中为宗正。子浮嗣，封朝阳侯。

浮弟尚，永元中为征西将军。浮传国至孙护，无子，封绝。延光中，护从兄续与安帝乳母王圣女伯荣私通，遂取伯荣为妻，得绍护封为朝阳侯，位侍中。及王圣败，贬爵为亭侯。

安成孝侯赐字子琴，光武族兄也。祖父利，苍梧太守。赐少孤。兄显报怨杀人

，吏捕显杀之。赐与显子信卖田宅，同抛财产，结客报吏，皆亡命逃伏，遭赦归。会伯升起兵，乃随从攻击诸县。更始既立，以赐为光禄勋，封广汉侯。及伯升被害，代为大司徒，将兵讨汝南。

未及平，更始又以信为奋威大将军，代赐击汝南，赐与更始俱到洛阳。更始欲令亲近大将徇河北，未知所使。赐言诸家子独有文叔可用，大司马朱鲋等以为不可，更始狐疑，赐深劝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马，持节过河。是日以赐为丞相，令先入关，修宗庙宫室。还迎更始都长安，封赐为宛王，拜前大司马，使持节镇抚关东。二年春，赐就国于宛，典将六部兵。后赤眉破更始，赐所领六部亦稍散畔，乃去宛保育阳。

闻光武即位，乃西之武关，迎更始妻子将诣洛阳。帝嘉赐忠，建武二年，封为慎侯。十三年，更增户邑，定封为安成侯，奉朝请。以赐有恩信，故亲厚之，数蒙燕私，时幸其第，恩赐特异。赐辄赈与故旧，无有遗积。帝为营顷堂，起祠庙，置吏卒，如舂陵孝侯。二十八年卒，子闵嗣。

三十年，帝复封闵弟嵩为白牛侯。坐楚事，辞语相连，国除。闵卒，子商嗣，徙封为白牛侯。商卒，子昌嗣。

初，信为更始讨平汝南，因封为汝阴王。信遂将兵平定江南，据豫章。光武即位，桂阳太守张隆击破之，信乃诣洛阳降，以为汝阴侯。永平十三年，亦坐楚事国除。

成武孝侯顺字平仲，光武族兄也。父庆，舂陵侯敞同产弟。顺与光武同里闾，少相厚。

更始即位，以庆为燕王，顺为虎牙将军。会更始降赤眉，庆为乱兵所*(叔)**[杀]*，顺乃闲行诣光武，拜为南阳太守。建武二年，封成武侯，

邑户最大，租入倍宗室诸家。八年，使击破六安贼，因拜为六安太守。数年，帝欲征之，吏人上书请留。十一年卒，帝使使者迎丧，亲自临吊。子遵嗣，坐与诸王交通，降为端氏侯。遵卒，子弇嗣。弇卒，无嗣，国除。永平十年，显宗幸章陵，追念旧恩，封顺弟子三人为乡侯。初，顺叔父弘娶于樊氏，皇妣之从妹也。生二子：敏，国。与母随更始在长安。建武二年，诣洛阳，光武封敏为甘里侯，国为弋阳侯。敏通经有行，永平初，官至越骑校尉。弘弟梁，以侠气闻，更始元年，起兵豫章，欲徇江东，自号“就汉大将军”，暴病卒。

顺阳怀侯嘉字孝孙，光武族兄也。父宪，舂陵侯敞同产弟。嘉少孤，性仁厚，南顿君养视如子，后与伯升俱学长安，习尚书、春秋。

及义兵起，嘉随更始征伐。汉军之败小长安也，嘉妻子遇害。更始即位，以为偏将军。及攻破宛，封兴德侯，迁大将军。击延岑于冠军，降之。更始既都长

安，以嘉为汉中王、扶威大将军，持节就国，都于南郑，觭数十万。建武二年，延岑复反，攻汉中，围南郑，嘉兵败走。岑遂定汉中，进兵武都，为更始柱功侯李宝所破。岑走天水，公孙述遣将侯丹取南郑。嘉收散卒，得数万人，以宝为相，从武都南击侯丹，不利，还军河池、下辨。复与延岑连战，岑引北入散关，至陈仓，嘉追击破之。更始邓王廖湛将赤眉十八万攻嘉，嘉与战于谷口，大破之。嘉手杀湛，遂到云阳就谷。李宝等闻邓禹西征，拥兵自守，劝嘉且观成败。光武闻之，告禹曰：“孝孙素谨善，少且亲爱，当是长安轻薄儿误之耳。”禹即宣帝旨，嘉乃因来歙诣禹于云阳。三年，到洛阳，从征伐，拜为千乘太守。六年，病，上书乞骸骨，征诣京师。十三年，封为顺阳侯。秋，复封嘉子廆为黄李侯。十五年，嘉卒。子参嗣，有罪，削为南乡侯。永平中，参为城门校尉。参卒，子循嗣。循卒，子章嗣。

赞曰：齐武沈雄，义戈乘风。仓卒匪图，亡我天工。城阳早协，赵孝晚同。泗水三侯，或恩或功。

后汉书卷十五 李王邓来列传 第五

李通字次元，南阳宛人也。世以货殖着姓。父守，身長九尺，容貌绝异，为人严毅，居家如官廷。初事刘歆，好星历讖记，为王莽宗卿师。通亦为五威将军从事，出补巫丞，有能名。莽末，百姓愁怨，通素闻守说讖云“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私常怀之。且居家富逸，为闾里雄，以此不乐为吏，乃自免归。及下江、新市兵起，南阳骚动，通从弟轶，亦素好事，乃共计议曰：“今四方扰乱，新室且亡，汉当更兴。南阳宗室，独刘伯升兄弟泛爱容觭，可与谋大事。”通笑曰：“吾意也。”

会光武避*(事)**[吏]*在宛，通闻之，即遣轶往迎光武。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荅之。及相见，共语移日，握手极欢。通因具言讖文事，光武初殊不意，未敢当之。时守在长安，光武乃微观通曰：“即如此，当如宗卿师何？”

通曰：“已自有度矣。”因复备言其计。光武既深知通意，乃遂相约结，定谋议，期以材官都试骑士日，欲劫前队大夫及属正，因以号令大觭。

乃使光武与轶归舂陵，举兵以相应。遣从兄子季之长安，以事报守。

季于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归。素与邑人黄显相善，时显为中郎将，闻之，谓守曰：“今关门禁严，君状貌非凡，将以此安之？不知诣阙自归。事既未然，脱可免祸。”守从其计，即上书归死，章未及报，留阙下。会事发觉，通得亡走，莽闻之，乃系守于狱。而黄显为请曰：“守闻子无状，不敢逃亡，守义自信，归命宫阙。臣显愿质守俱东，晓说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谢大恩。”莽然其言。会前队复上通起兵之状，莽怒，欲杀守，显争之

，遂并被诛，及守家在长安者尽杀之。

南阳亦诛通兄弟、门宗六十四人，皆焚尸宛市。

时汉兵亦已大合。通与光武、李轶相遇棘阳，遂共破前队，杀甄阜、梁丘赐。更始立，以通为柱国大将军、辅汉侯。从至长安，更拜为大将军，封西平王；轶为舞阴王；通从弟松为丞相。更始使通持节还镇荆州，通因娶光武女弟伯姬，是为宁平公主。光武即位，征通为驍尉。建武二年，封固始侯，拜大司农。帝每征讨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师，镇抚百姓，修宫室，起学官。五年春，代王梁为前将军。六年夏，领破奸将军侯进、捕虏将军王霸等十营击汉中贼。公孙述遣兵赴救，通等与战于西域，破之，还屯田顺阳。

时天下略定，通思避荣宠，以病上书乞身。诏下公卿髡臣议。大司徒侯霸等曰：

“王莽篡汉，倾乱天下，通怀伊、吕、萧、曹之谋，建造大策，扶助神灵，辅成圣德。破家为国，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义。功德最高，海内所闻。通以天下平定，谦让辞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职疗疾。欲就诸侯，不可听。”于是诏通勉致医药，以时视事。其夏，引拜为大司空。

通布衣唱义，助成大业，重以宁平公主故，特见亲重。然性谦恭，常欲避权执。

素有消疾，自为宰相，谢病不视事，连年乞骸骨，帝每优宠之。令以公位归第养疾，通复固辞。积二岁，乃听上大司空印绶，以特进奉朝请。有司奏请封诸皇子，帝感通首创大谋，即日封通少子雄为召陵侯。每幸南阳，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顷。十八年卒，谥曰恭侯。帝及皇后亲临吊，送葬。

子音嗣。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黄嗣。黄卒，子寿嗣。

李轶后为朱鲋所杀。更始之败，李松战死，唯通能以功名终。永平中，显宗幸宛，诏诸李随安觶宗室会见，并受赏赐，恩宠笃焉。

论曰：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李通岂知夫所欲而未识以道者乎！夫天道性命，圣人难言之，况乃亿测微隐，猖狂无妄之福，污灭亲宗，以缺一切之功哉！昔蒙谷负书，不徇楚难；即墨用齐，义雪燕耻。彼之趣舍所立，其殆与通异乎？

王常字颜卿，颍川舞阳人也。王莽末，为弟报仇，亡命江夏。久之，与王凤、王匡等起兵云杜绿林中，聚觶数万人，以常为偏裨，攻傍县。后与成丹、张卬别入南郡蓝口，号下江兵。王莽遣严尤、陈茂击破之。常与丹、卬收散卒入蓼溪，劫略钟、龙闲，觶复振。引军与荆州牧战于上唐，大破之，遂北至宜秋。是时，汉兵与新市、平林觶俱败于小长安，各欲解去。伯升闻下江军在宜秋，即与光武及李通俱造常壁，曰：“愿见下江一贤将，议大事。”成丹、张卬

共推遣常。伯升见常，说以合从之利。常大悟，曰：“王莽篡弑，残虐天下，百姓思汉，故豪杰并起。今刘氏复兴，即真主也。诚思出身为用，辅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岂敢独飨之哉！”遂与常深相结而去，常还，具为丹、印言之。丹、印负其觴，皆曰：“大丈夫既起，当各自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独归汉，乃稍晓说其说将帅曰：“往者成、哀衰微无嗣，故王莽得承闲篡位。既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积失百姓之心。民之讴吟思汉，非一日也，故使吾属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与也。举大事必当下顺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负强恃勇，触情恣欲，虽得天下，必复失之。以秦、项之执，尚至夷覆，况今布衣相聚草泽？以此行之，灭亡之道也。今南阳诸刘举宗起兵，观其来议事者，皆有深计大虑，王公之才，与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佑吾属也。”下江诸将虽屈强少识，然素敬常，乃皆谢曰：“无王将军，吾属几陷于不义。愿敬受教。”即引兵与汉军及新市、平林合。于是诸部齐心同力，锐气益壮，遂俱进，破杀甄阜、梁丘赐。及诸将议立宗室，唯常与南阳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而朱鲔、张印等不听。及更始立，以常为廷尉、大将军，封知命侯。别徇汝南、沛郡，还入昆阳，与光武共击破王寻、王邑。更始西都长安，以常行南阳太守事，令专命诛赏，封为邓王，食八县，赐姓刘氏。常性恭俭，遵法度，南方称之。

更始败，建武二年夏，常将妻子诣洛阳，肉袒自归。光武见常甚欢，劳之曰：“王廷尉良苦。每念往时，共更艰口，何日忘之。莫往莫来，岂违平生之言乎？”常顿首谢曰：“臣蒙大命，得以鞭策托身陛下。始遇宜秋，后会昆阳，幸赖灵武，辄成断金。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赤眉之难，丧心失望，以为天下复失纲纪。闻陛下即位河北，心开目明，今得见阙庭，死无遗恨。”帝笑曰：“吾与廷尉戏耳。吾见廷尉，不忧南方矣。”乃召公卿将军以下大会，具为髡臣言：“常以匹夫兴义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为知命侯。与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特加赏赐，拜为左曹，封山桑侯。

后帝于大会中指常谓髡臣曰：“此家率下江诸将辅翼汉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

是日迁常为汉忠将军，遣南击邓奉、董欣，令诸将皆属焉。又诏常北击河闲、渔阳，平诸屯聚。五年秋，攻拔湖陵，又与帝会任城，因从破苏茂、庞萌。进攻下邳，常部当城门战，一日数合，贼反走入城，常追迫之，城上射矢雨下，帝从百余骑自城南高处望，常战力甚，驰遣中黄门诏使引还，贼遂降。又别率骑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贼。六年春，征还洛阳，令夫人迎常于舞阳，归家上颍。西屯长安，拒隗嚣。七年，使使者持玺书即拜常为横野大将军，位次与诸将绝席。常别击破隗嚣将高峻于朝那。嚣遣将过乌氏，常要击破之。

转降保塞羌诸营壁，皆平之。九年，击内黄贼，破降之。后北屯故安，拒卢芳。

十二年，薨于屯所，谥曰节侯。

子广嗣。三十年，徙封石城侯。永平十四年，坐与楚事相连，国除。

邓晨字伟卿，南阳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父宏，豫章都尉。晨初娶光武姊元。王莽末，光武尝与兄伯升及晨俱之宛，与穰人蔡少公等燕语。少公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秀乎？”光武戏曰：“何用知非仆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独喜。及光武与家属避吏新野，舍晨庐，甚相亲爱。晨因谓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斩人，此天亡之时也。往时会宛，独当应邪？”光武笑不荅。于是春夏斩人都市，百姓震惧也。

及汉兵起，晨将宾客会棘阳。汉兵败小长安，诸将多亡家属，光武单马遁走，遇女弟伯姬，与共骑而奔。前行复见元，趣令上马。元以手搗曰：“行矣，不能相救，无为两没也。”会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汉兵退保棘阳，而新野宰乃污晨宅，焚其坟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随妇家人入汤镬中？”

晨终无恨色。

更始立，以晨为偏将军。与光武略地颍川，俱夜出昆阳城，击破王寻、王邑。又别徇阳翟以东，至京、密，皆下之。更始北都洛阳，以晨为常山太守。

会王郎反，光武自蓟走信都，晨亦闲行会于钜鹿下，自请从击邯郸。光武曰：“伟卿以一身从我，不如以一郡为我北道主人。”乃遣晨归郡。光武追铜马、高胡鬻贼于冀州，晨发积射士千人，又遣委输给军不绝。光武即位，封晨房子侯。帝又感悼姊没于乱兵，追封谥元为新野节义长公主，立庙于县西。封晨长子泛为吴房侯，以奉公主之祀。

建武三年，征晨还京师，数燕见，说故旧平生为欢。晨从容谓帝曰：“仆竟*(辩)**[办]*之。”帝大笑。从幸章陵，拜光禄大夫，使持节监执金吾贾复等击平邵陵、新息贼。四年，从幸寿春，留镇九江。

晨好乐郡职，由是复拜为中山太守，吏民称之，常为冀州高第。十三年，更封南口侯。入奉朝请，复为汝南太守。十八年，行幸章陵，征晨行廷尉事。从至新野，置酒酣燕，赏赐数百*(十)**[千]*万，复遣归郡。晨兴鸿郟陂数千顷田，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明年，定封西华侯，复征奉朝请。二十五年卒，诏遣中谒者备公主官属礼仪，招迎新野主魂，与晨合葬于北芒。乘輿与中宫亲临丧送葬。谥曰惠侯。

小子棠嗣，后徙封武当。棠卒，子固嗣。固卒，子国嗣。国卒，子福嗣，永建元年卒，无子，国除。

来歙字君叔，南阳新野人也。六世祖汉，有才力，武帝世，以光禄大夫副楼船将军杨仆，击破南越、朝鲜。父仲，哀帝时为谏大夫，娶光武祖姑，生歙。光武甚亲敬之，数共往来长安。

汉兵起，王莽以歙刘氏外属，乃收系之，宾客共篡夺，得免。更始即位，以歙为吏，从入关。数言事不用，以病去。歙女弟为汉中王刘嘉妻，嘉遣人迎歙。因南之汉中。更始败，歙劝嘉归光武，遂与嘉俱东诣洛阳。

帝见歙，大欢，即解衣以衣之，拜为太中大夫。是时方以陇、蜀为忧，独谓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阳称帝，道里阻远，诸将方务关东，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谋若何？”歙因自请曰：“臣尝与隗嚣相遇长安。其人始起，以汉为名。今陛下圣德隆兴，臣愿得奉威命，开以丹青之信，嚣必束手自归，则述自亡之执，不足图也。”帝然之。建武三年，歙始使隗嚣。五年，复持节送马援，因奉玺书于嚣。既还，复往说嚣，嚣遂遣子恂随歙入质，拜歙为中郎将。时山东略定，帝谋西收嚣兵，与俱伐蜀，复使歙喻旨。嚣将王元说嚣，多设疑故，久犹豫不决。歙素刚毅，遂发愤质责嚣曰：

“国家以君知臧否，晓废兴，故以手书畅意。足下推忠诚，遣伯春委质，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为族灭之计，叛主负子，违背忠信乎？吉凶之决，在于今日。”欲前刺嚣，嚣起入，部勒兵，将杀歙，歙徐杖节就车而去。嚣愈怒，王元劝嚣杀歙，使牛邯将兵围守之。嚣将王遵谏曰：“愚闻为国者慎器与名，为家者畏怨重祸。俱慎名器，则下服其命；轻用怨祸，则家受其殃。今将军遣子质汉，内怀它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议欲谋汉使，轻怨祸矣。古者列国兵交，使在其闲，所以重兵贵和而不任战也，何况承王命籍重质而犯之哉？君叔虽单车远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害之无损于汉，而随以族灭。昔宋执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祸。小国犹不可辱，况于万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为人有信义，言行不违，及往来游说，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为其言，故得免而东归。

乃杀之。楚子闻之，遂围宋。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告子反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弊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也。

八年春，歙与征虏将军祭遵袭略阳，遵道病还，分遣精兵随歙，合二千余人，伐山开道，从番须、回中径至略阳，斩嚣守将金梁，因保其城。嚣大惊曰：“何其神也！”乃悉兵数万人围略阳，斩山筑堤，激水灌城。歙与将士固死坚守，矢尽，乃发屋断木以为兵。嚣尽锐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

帝乃大发关东兵，自将上陇，嚣觴溃走，围解。于是置酒高会，劳赐歙，班坐绝席，在诸将之右，赐歙妻缣千匹。诏使留屯长安，悉监护诸将。歙因上书曰：“公孙述以陇西、天水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荡，则述智计穷矣

。宜益选兵马，储积资粮。昔赵之将帅多贾人，高帝悬之以重赏。

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馑，若招以财谷，则其觴可集。臣知国家所给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于是大转粮运，诏歙率征西大将军冯异、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扬武将军马成、武威将军刘尚入天水，击破公孙述将田弇、赵匡。明年，攻拔落门，隗嚣支党周宗、赵恢及天水属县皆降。初王莽世，羌虜多背叛，而隗嚣招怀其酋豪，遂得为用。及嚣亡后，五溪、先零诸种数为寇掠，皆营塹自守，州郡不能讨。歙乃大修攻具，率盖延、刘尚及太中大夫马援等进击羌于金城，大破之，斩首虜数千人，获牛羊万余头，谷数十万斛。又击破襄武贼傅栗卿等。陇西虽平，而人饥，流者相望。歙乃倾仓廩，转运诸县，以赈赡之，于是陇右遂安，而凉州流通焉。

十一年，歙与盖延、马成进攻公孙述将王元、环安于河池、下*(辩)**[辨]*，陷之，乘胜遂进。蜀人大惧，使刺客刺歙，未殊，驰召盖延。延见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视。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无以报国，故呼巨卿，欲相属以军事，而反效儿女子涕泣乎！刃虽在身，不能勒兵斩公邪！”延收泪强起，受所诫。歙自书表曰：“臣夜人定后，为何人所贼伤，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诚恨奉职不称，以为朝廷羞。夫理国以得贤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鲠可任，愿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终恐被罪，陛下哀怜，数赐教督。”投笔抽刃而绝。帝闻大惊，省书*(览)**[閱]*涕，乃赐策曰：“中郎将来歙，攻战连年，平定羌、陇，忧国忘家，忠孝彰着。遭命遇害，呜呼哀哉！”使太中大夫赠歙中郎将、征羌侯印绶，谥曰节侯，谒者护丧事。丧还洛阳，乘輿缟素临吊送葬。以歙有平羌、陇之功，故改汝南之当乡县为征羌国焉。子曜嗣。十三年，帝嘉歙忠节，复封歙弟由为宜西侯。曜子棱，尚显宗女武安公主。棱早歿，曜卒，以棱子历为嗣。

论曰：世称来君叔天下信士。夫专使乎二国之闲，岂厌诈谋哉？而能独以信称者，良其诚心在乎使两义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历字伯珍，少袭爵，以公主子，永元中，为侍中，监羽林右骑。永初三年，迁射声校尉。永宁元年，代冯石为执金吾。延光元年，尊历母为长公主。二年，迁历太仆。

明年，中常侍樊丰与大将军耿宝、侍中周广、谢恽等共谗陷太尉杨震，震遂自杀。历谓侍御史虞詡曰：“耿宝托元舅之亲，荣宠过厚，不念报国恩，而倾侧奸臣，诬奏杨公，伤害忠良，其天祸亦将至矣。”遂绝周广、谢恽，不与交通。时皇太子惊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圣舍。太子乳母王男、厨监邴吉等以为圣舍新缮修，犯土禁，不可久御。圣及其女永与大长秋江京及中常侍樊丰、王男、邴吉等互相是非，圣、永遂诬潜男、吉，皆幽囚死，家属徙比景。

太子思男等，数为叹息。京、丰惧有后害，妄造虚无，构谗太子及东宫官属。帝怒，召公卿以下会议废立。耿宝等承旨，皆以为太子当废。历与太常桓焉、廷尉张皓议曰：“经说，年未及十五，过恶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谋，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选忠良保傅，辅以礼义。

废置事重，此诚圣恩所宜宿留。”帝不从，是日遂废太子为济阴王。时监太子家小黄门籍建、中傅高梵等皆以无罪徙朔方。历乃要结光禄勋祋讽，

宗正刘玮，将作大匠薛皓，侍中闾丘弘、陈光、赵代、施延，太中大夫朱伥、第五颀，中散大夫曹成，谏议大夫李尤，符节令张敬，持书侍御史龚调，羽林右监孔显，城门司马徐崇，鞞尉守丞乐闾，长乐、未央口令郑安世等十余人，

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龚调据法律明之，以为男、吉犯罪，皇太子不当坐。帝与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诏胁鞞臣曰：“父子一体，天性自然。以义割恩，为天下也。历、讽等不识大典，而与鞞小共为讠哗，外见忠直而内希后福，

饰邪违义，岂事君之礼？朝廷广开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贷；若怀迷不反，当显明刑书。”谏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顿首曰：“固宜如明诏。”历怫然，

廷诘皓曰：“属通谏何言，而今复背之？大臣乘朝车，处国事，固得辗转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历独守阙，连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历兄弟官，削国租，黜公主不得会见。历遂杜门不与亲戚通，时人为之震栗。

及帝崩，阎太后起历为将作大匠。顺帝即位，朝廷咸称社稷臣，于是迁为鞞尉。

祋讽、刘玮、闾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为郎；朱伥、施延、陈光、赵代等并为公卿，任职；征王男、邴吉家属还京师，厚加赏赐；籍建、高梵等悉蒙显擢。永建元年，拜历车骑将军，弟祉为步兵校尉，超为黄门侍郎。三年，母长公主薨，历称病归第；服阕，复为大鸿胪。阳嘉二年，卒官。

子定嗣。定尚安帝妹平氏长公主，顺帝时，为虎贲中郎将。定卒，子虎嗣，桓帝时，为屯骑校尉。弟艳，字季德，少好学下士，开馆养徒，少历显位，灵帝时，再迁司空。

赞曰：李、邓豪赡，舍家从讠。少公虽孚，宗卿未验。王常知命，功惟帝念。款款君叔，斯言无玷。方献三捷，永坠一□。

后汉书卷十六 邓寇列传 第六

邓禹子训孙鹭寇恂曾孙荣

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时光武亦游学京师，禹年虽幼，而见光武知非常人，遂相亲附。数年归家。

及汉兵起，更始立，豪桀多荐举禹，禹不肯从。及闻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于邺。光武见之甚欢，谓曰：“我得专封拜，生远来，宁欲仕乎

？”禹曰：“不愿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为？”禹曰：“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嗟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闲语。禹进说曰：“更始虽都关西，今山东未安，赤眉、青犢之属，动以万数，三辅假号，往往鬪聚。

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听断，诸将皆庸人屈起，志在财帛，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离析，形勢可见。明公虽建藩辅之功，犹恐无所成立。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悦，因令左右号禹曰邓将军。常宿止于中，与定计议。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蓟至信都，使禹发奔命，得数千人，令自将之，别攻拔乐阳。从至广阿，光武舍城楼上，披舆地图，指示禹曰：“天下郡国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虑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内殽乱，人思明君，犹赤子之慕慈母。古之兴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光武悦。

时任使诸将，多访于禹，禹每有所举者，皆当其才，光武以为知人。使别将骑，与盖延等击铜马于清阳。延等先至，战不利，还保城，为贼所围。禹遂进与战，破之，生获其大将。从光武追贼至*(满)**[蒲]*阳，连大克获，北州略定。及赤眉西入关，更始使定国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将军刘均及诸将，分据河东、弘农以拒之。赤眉觴大集，王匡等莫能当。光武筹赤眉必破长安，欲乘豐并关中，而方自事山东，未知所寄，以禹沉深有度，故授以西讨之略。乃拜为前将军持节，中分麾下精兵二万人，遣西入关，令自选偏裨以下可与俱者。于是以韩歆为军师，李文、李春、程虑为祭酒，冯愷为积弩将军，樊崇为骁骑将军，宗歆为车骑将军，邓寻为建威将军，耿欣为赤眉将军，左于为军师将军，引而西。

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关将入河东，河东都尉守关不开，禹攻十日，破之，获輜重千余乘。进围安邑，数月未能下。更始大将军樊参将数万人，度大阳欲攻禹，禹遣诸将逆击于解南，大破之，斩参首。于是王匡、成丹、刘均等合军十余万，复共击禹，禹军不利，樊崇战死。会日暮，战罢，军师韩歆及诸将见兵勢已摧，皆劝禹夜去，禹不听。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穷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觴。明旦，匡悉军出攻禹，禹令军中无得妄动；既至营下，因传发诸将鼓而并进，大破之。匡等皆弃军亡走，禹率轻骑急追，获刘均及河东太守杨宝、持节中郎将弭强，皆斩之，收得节六，印绶五百，兵器不可胜数，遂定河东。承制拜李文为河东太守，悉更置属县令长以镇抚之。是月，光武即位于鄗，使使者持节拜禹为大司徒。策曰：“制诏前将军禹：深执忠孝，与朕谋谟帷幄，决胜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门人日亲。’斩将破军，平定山西，功

嗟尤着。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宽。今遣奉车都尉授印绶，封为酈侯，食邑万户。敬之哉！”禹时年二十四。遂渡汾阴河，入夏阳。更始中郎将左辅都尉公乘歙，引其觶十万，与左冯翊兵共拒禹于衙，禹复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长安。是时三辅连覆败，赤眉所过残贼，百姓不知所归。闻禹乘胜独克而师行有纪，皆望风相携负以迎军，降者日以千数，觶号百万。禹所止辄停车住节，以劳来之，父老童穉，垂发戴白，满其车下，莫不感悦，于是名震关西。帝嘉之，数赐书矚美。

诸将豪杰皆劝禹径攻长安。禹曰：“不然。今吾觶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赤眉新拔长安，财富充实，锋锐未可当也。夫盗贼鬻居，无终日之计，财谷虽多，变故万端，宁能坚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彻养士，以观其弊，乃可图也。”于是引军北至枸邑。禹所到，击破赤眉别将诸营保，郡邑皆开门归附。西河太守宗育遣子奉檄降，禹遣诣京师。帝以关中未定，而禹久不进兵，下口曰：“司徒，尧也；亡贼，桀也。长安吏人，遑遑无所依归。宜以时进讨，镇慰西京，系百姓之心。”禹犹执前意，乃分遣将军别攻上郡诸县，更征兵引谷，归至大要。遣冯愔、宗歆守枸邑。二人争权相攻，愔遂杀歆，因反击禹，禹遣使以闻*(帝)*。帝问使人：“愔所亲爱为谁”，对曰：“护军黄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执必相忤，因报禹曰：“缚冯愔者，必黄防也。”乃遣尚书宗广持节降之。后月余，防果执愔，将其觶归罪。更始诸将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诣广降，与共东归。至安邑，道欲亡，广悉斩之。愔至洛阳，赦不诛。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为梁侯，食四县。时赤眉西走扶风，禹乃南至长安，军昆明池，大飧士卒。率诸将斋戒，择吉日，修礼谒祠高庙，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诣洛阳，因循行园陵，为置吏士奉守焉。

禹引兵与延岑战于蓝田，不克，复就谷云阳。汉中王刘嘉诣禹降。嘉相李宝倨慢无礼，禹斩之。宝弟收宝部曲击禹，杀将军耿欣。自冯愔反后，禹威稍损，又乏食，归附者离散。而赤眉复还入长安，禹与战，败走，至高陵，军士饥饿*(者)*，皆食枣菜。帝乃征禹还，口曰：“赤眉无谷，自当来东，吾折捶笞之，非诸将忧也。无得复妄进兵。”禹鼻于受任而功不遂，数以饥卒徼战，辄不利。

三年春，与车骑将军邓弘击赤眉，遂为所败，觶皆死散。事在冯异传。独与二十四骑还诣宜阳，谢上大司徒、梁侯印绶。有诏归侯印绶。数月，拜右将军。延岑自败于东阳，遂与秦丰合。四年春，复寇顺阳闲。遣禹护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击破岑于邓；追至武当，复破之。岑奔汉中，余党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诸功臣皆增户邑，定封禹为高密侯，食高密、昌安、夷安

、淳于四县。帝以禹功高，封弟宽为明亲侯。其后左右将军官罢，以特进奉朝请。禹内文明，笃行淳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执。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资用国邑，不修产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复行司徒事。从东巡狩，封岱宗。

显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为太傅，进见东向，甚见尊宠。居岁余，寝疾。帝数自临问，以子男二人为郎。永平元年，年五十七薨，谥曰元侯。

帝分禹封为三国：长子震为高密侯，袭为昌安侯，珍为夷安侯。

禹少子鸿，好筹策。永平中，以为小侯。引入与议边事，帝以为能，拜将兵长史，率五营士屯鴈门。肃宗时，为度辽将军。永元中，与大将军窦宪俱出击匈奴，有功，征行车骑将军。

出塞追畔胡逢侯，坐逗留，下狱死。

高密侯震卒，子干嗣。干尚显宗女沁水公主。永元十四年，阴皇后巫蛊事发，干从兄奉以后舅被诛，干从坐，国除。元兴元年，和帝复封干本国，拜侍中。

干卒，子成嗣。成卒，子曜嗣。曜尚安帝妹舞阴长公主，桓帝时为少府。曜卒，长子某嗣。少子昌袭母爵为舞阴侯，拜黄门侍郎。

昌安侯袭嗣子藩，亦尚显宗女平臈长公主，和帝时为侍中。

夷安侯珍子康，少有操行。兄良袭封，无后，永初六年，绍封康为夷安侯。时诸绍封者皆食故国半租，康以皇太后戚属，独三分食二，以侍祠侯为越骑校尉。康以太后久临朝政，宗门盛满，数上书长乐宫谏争，宜崇公室，自损私权，言甚切至。太后不从。康心怀畏惧，永宁元年，遂谢病不朝。太后使内侍者问之。时宫人出入，多能有所毁誉，其中耆宿皆称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闻，诟之曰：“汝我家出，亦敢尔邪！”婢怨恚，还说康诈疾而言不逊。太后大怒，遂免康官，遣归国，绝属籍。及从兄骞诛，

安帝征康为侍中。顺帝立，为太仆，有方正称，名重朝廷。以病免，加位特进。

阳嘉三年卒，谥曰义侯。论曰：夫变通之世，君臣相择，斯最作事谋始之几也。邓公嬴粮徒步，触纷乱而赴光武，可谓识所从会矣。于是中分麾下之军，以临山西之隙，至使关河响动，怀赴如归。功虽不遂，而道亦弘矣！及其威损枸邑，兵散宜阳，褫龙章于终朝，就侯服以卒岁，荣悴交而下无二色，进退用而上无猜情，使君臣之美，后世莫窥其闲，不亦君子之致为乎！

训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学，禹常非之。显宗即位，初以为郎中。训乐施下士，士大夫多归之。

永平中，理虜沱、石臼河，从都虑至羊肠仓，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连年

无成，转运所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没溺死者不可胜算。建初三年，拜训谒者，使监领其事。训考量隐括，知大功难立，具以上言。肃宗从之，遂罢其役，更用驴犍，岁省费亿万计，全活徒士数千人。

会上谷太守任兴欲诛赤沙乌桓，*[乌桓]*怨恨谋反，诏训将黎阳营兵屯狐奴，以防其变。训抚接边民，为幽部所归。六年，迁护乌桓校尉，黎阳故人多携将老幼，乐随训徙边。鲜卑闻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八年，舞阴公主子梁扈有罪，训坐私与扈通书，征免归闾里。其无妻者，为适配偶。”

元和三年，卢水胡反畔，以训为谒者，乘传到武威，拜张掖太守。

章和二年，护羌校尉张纡诱诛烧当种羌迷吾等，由是诸羌大怒，谋欲报怨，朝廷忧之。公卿举训代纡为校尉。诸羌激忿，遂相与解仇结婚，交质盟诅，觶四万余人，期冰合度河攻训。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内，胜兵者二三千骑，皆勇健富强，每与羌战，常以少制多。虽首施两端，汉亦时收其用。时迷吾子迷唐，别与武威种羌合兵万骑，来至塞下，未敢攻训，先欲胁月氏胡。训拥卫稽故，令不得战。议者咸以羌胡相攻，县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护。

训曰：“不然。今张纡失信，觶羌大动，经常屯兵，不下二万，转运之费，空竭府帑，凉州吏人，命县丝发。原诸胡所以难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怀之，庶能有用。”遂令开城及所居园门，悉驱髡胡妻子内之，严兵守卫。羌掠无所得，又不敢逼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诸胡皆言“汉家常欲口我曹，今邓使君待我以恩信，开门内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欢喜叩头曰：“唯使君所命。”训遂抚养其中少年勇者数百人，以为义从。

羌胡俗耻病死，每病临困，辄以刃自刺。训闻有困疾者，辄拘持缚束，不与兵刃，使医药疗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悦。于是赏赂诸羌种，使相招诱。迷唐伯父号吾乃将其母及种人八百户，自塞外来降。训因发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击迷唐于写谷，斩首虏六百余人，得马牛羊万余头。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颇岩谷，觶悉破散。其春，复欲归故地就田业，训乃发湟中六千人，令长史任尚将之，缝革为船，置于箬上以度河，掩击迷唐庐落大豪，多所斩获。复追逐奔北，会尚等夜为羌所攻，于是义从羌胡并力破之，斩首前后一千八百余级，获生口二千人，马牛羊三万余头，一种殆尽。迷唐遂收其余部，远徙庐落，西行千余里，诸附落小种皆背畔之。烧当豪帅东号稽颡归死，余皆款塞纳质。于是绥接归附，威信大行。遂罢屯兵，各令归郡。唯置弛刑徒二千余人，分以屯田，为贫人耕种，修理城郭坞壁而已。

永元二年，大将军窦宪将兵镇武威，宪以训晓羌胡方略，上求俱行。训初厚于马氏，不为诸窦所亲，及宪诛，故不离其祸。

训虽宽中容觶，而于闺门甚严，兄弟莫不敬惮，诸子进见，未尝赐席接以温色

。四年冬，病卒官，时年五十三。吏人羌胡爱惜，旦夕临者日数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骑马歌呼。至闻训卒，莫不吼号，或以刀自割，又刺杀其犬马牛羊，曰“邓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乌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执不听，以状白校尉徐僂。僂叹息曰：“此义也。”乃释之。遂家家为训立祠，每有疾病，辄此请祷求福。

元兴元年，和帝以训皇后之父，使谒者持节至训墓，赐策追封，谥曰平寿敬侯。

中宫自临，百官大会。

训五子：鹭，京，悝，弘，闾。

鹭字昭伯，少辟大将军窦宪府。及女弟为贵人，鹭兄弟皆除郎中。及贵人立，是为和熹皇后。鹭三迁虎贲中郎将，京、悝、弘、闾皆黄门侍郎。京卒于官。延平元年，拜鹭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始自鹭也。悝虎贲中郎将，弘、闾皆侍中。

殇帝崩，太后与鹭等定策立安帝，悝迁城门校尉，弘虎贲中郎将。自和帝崩后，鹭兄弟常居禁中。鹭谦逊不欲久在内，连求还第，岁余，太后乃许之。

永初元年，封鹭上蔡侯，悝叶侯，弘西平侯，闾西华侯，食邑各万户。

鹭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户。鹭等辞让不获，遂逃避使者，闲关诣阙，上疏自陈曰：“臣兄弟污濊，无分可采，过以外戚，遭值明时，托日月之末光，被云雨之渥泽，并统列位，光昭当世。不能宣赞风美，补助清化，诚夙诚惧，无以处心。陛下躬天然之姿，体仁圣之德，遭国不造，仍离大忧，

开日月之明，运独断之虑，援立皇统，奉承大宗。圣策定于神心，休烈垂于不朽，本非臣等所能万一，而猥推嘉美，并享大封，伏闻诏书，惊惶鼻怖。

追观前世倾覆之诫，退自惟念，不寒而栗。臣等虽无逮及远见之虑，犹有庶几戒惧之情。常母子兄弟，内相口厉，冀以端箠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无二。终不敢横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营，昧死陈乞。”太后不听。鹭频上疏，至于五六，乃许之。

其夏，凉部畔羌摇荡西州，朝廷忧之。于是诏鹭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及诸部兵击之，车驾幸平乐观饯送。鹭西屯汉阳，使征西校尉任尚、从事中郎司马钧与羌战，大败。时以转输疲弊，百姓苦役。冬，征鹭班师。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将迎拜鹭为大将军。军到河南，使大鸿胪亲迎，中常侍赍牛酒郊劳，王、主以下候望于道。既至，大会朝臣，赐束帛乘马，宠灵显赫，光震都鄙。

时遭元二之灾，人士荒饥，死者相望，盗贼鬲起，四夷侵畔。鹭等崇节俭，罢

力役，推进天下贤士何熙、祲讽、羊浸、李合、陶敦等列于朝廷，辟杨震、朱宠、陈禅置之幕府，故天下复安。

四年，母新野君寝病，鹭兄弟并上书求还侍养。太后以闾最少，孝行尤着，特听之，赐安车驷马。及新野君薨，鹭等复乞身行服，章连上，太后许之。鹭等既还里第，并居顷次。闾至孝骨立，有闻当时。及服阕，诏喻鹭还辅朝政，更授前封。鹭等叩头固让，乃止，于是并奉朝请，位次在三公下，特进、侯上。其有大议，乃诣朝堂，与公卿参谋。

元初二年，弘卒。太后服齐衰，帝丝麻，并宿幸其第。弘少治欧阳尚书，授帝禁中，诸儒多归附之。初疾病，遗言悉以常服，不得用锦衣玉匣。有司奏赠弘骠骑将军，位特进，封西平侯。太后追思弘意，不加赠位衣服，但赐钱千万，布万匹，鹭等复辞不受。诏大鸿胪持节，即弘殡封子广德为西平侯。将葬，有司复奏发五营轻车骑士，礼仪如霍光故事，太后皆不听，但白盖双骑，门生挽送。后以帝师之重，分西平之都乡封广德弟甫德为都乡侯。四年，又封京子黄门侍郎珍为阳安侯，邑三千五百户。五年，悝、闾相继并卒，皆遗言薄葬，不受爵赠，太后并从之。乃封悝子广宗为叶侯，闾子忠为西华侯。

自祖父禹教训子孙，皆遵法度，深戒窦氏，检口宗族，阖门静居。鹭子侍中凤，尝与尚书郎张龕书，属郎中马融宜在台阁。又中郎将任尚尝遗凤马，后尚坐断盗军彻，槛车征诣廷尉，凤惧事泄，先自首于鹭。鹭畏太后，遂髡妻及凤以谢，天下称之。建光元年，太后崩，未及大敛，帝复申前命，封鹭为上蔡侯，位特进。帝少号聪敏，及长多不德，而乳母王圣见太后久不归政，虑有废置，常与中黄门李闰候伺左右。及太后崩，宫人先有受罚者，怀怨恚，因诬告悝、弘、闾先从尚书邓访取废帝故事，谋立平原王得。帝闻，追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无道，遂废西平侯广德、叶侯广宗、西华侯忠、阳安侯珍、都乡侯甫德皆为庶人。鹭以不与谋，但免特进，遣就国。宗族皆免官归故郡，没入鹭等货财田宅，徙邓访及家属于远郡。郡县逼迫，广宗及忠皆自杀。又徙封鹭为罗侯，鹭与子凤并不食而死。鹭从弟河南尹豹、度辽将军舞阳侯遵、将作大匠畅皆自杀，唯广德兄弟以母闾后戚属得留京师。

大司农朱宠痛鹭无罪遇祸，乃肉袒舆榱，上疏追讼鹭曰：“伏惟和熹皇后圣善之德，为汉文母。兄弟忠孝，同心忧国，宗庙有主，王室是赖。功成身退，让国逊位，历世外戚，无与为比。当享积善履谦之佑，而横为宫人单辞所陷。利口倾险，反乱国家，罪无申证，狱不讯鞠，遂令鹭等罹此酷滥。一门七人，并不以命，尸骸流离，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丧气。宜收还顷次，宠树遗孤，奉承血祀，以谢亡灵。”宠知其言切，自致廷尉，诏免官归田里。觴庶多为鹭称枉，帝意颇悟，乃遣让州郡，还葬洛阳北芒旧莹，公卿皆会丧，莫不悲伤

之。诏遣使者祠以中牢，诸从昆弟皆归京师。及顺帝即位，追感太后恩训，口鹭无辜，乃诏宗正复故大将军邓鹭宗亲内外，朝见皆如故事。除鹭兄弟子及门从十二人悉为郎中，擢朱奎为太尉，录尚书事。

宠字仲威，京兆人，初辟鹭府，稍迁颍川太守，治理有声。及拜太尉，封安乡侯，甚加优礼。

广德早卒。甫德更召征为开封令。学传父业。丧母，遂不仕。

闾妻耿氏有节操，痛邓氏诛废，子忠早卒，乃养河南尹豹子嗣为闾后。耿氏教之书学，遂以通博称。永寿中，与伏无忌、延笃著书东观，官至屯骑校尉。

禹曾孙香*(子)**[之]*女为桓帝后，帝又绍封度辽将军遵子万世为南乡侯，拜河南尹。及后废，万世下狱死，其余宗亲皆复归故郡。

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

论曰：汉世外戚，自东、西京十有余族，非徒豪横盈极，自取灾故，必于貽衅后主，以至颠败者，其数有可言焉。何则？恩非己结，而权已先之；

情疏礼重，而枉性图之；来垄方授，地既害之；隙开执谢，谗亦胜之。

悲哉！鹭、悝兄弟，委远时柄，忠劳王室，而终莫之免，斯乐生所以泣而辞燕也！“燕力竭于齐，其主信谗，国人不附，其可图乎？”毅伏而垂涕曰：“臣事昭王，犹事大王也。臣若获戾于它国，没身不忍谋赵徒隶，况其后嗣乎！”事见古史考。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为着姓。恂初为郡功曹，太守耿况甚重之。

王莽败，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国，曰“先降者复爵位”。恂从耿况迎使者于界上，况上印绶，使者纳之，一宿无还意。恂勒兵入见使者，就请之。使者不与，曰：

“天王使者，功曹欲胁之邪？”恂曰：“非敢胁使君，窃伤计之不详也。今天下初定，国信未宣，使君建节衔命，以临四方，郡国莫不延颈倾耳，望风归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堕大信，沮向化之心，生离畔之隙，将复何以号令它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为吏人所亲，今易之，得贤则造次未安，不贤则祇更生乱。为使君计，莫若复之以安百姓。”使者不应，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

况至，恂进取印绶带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诏之，况受而归。

及王郎起，遣将徇上谷，急况发兵。恂与门下掾闵业共说况曰：“邯鄲拔起，难可信向。昔王莽时，所难独有刘伯升耳。今闻大司马刘公，伯升母弟，尊贤下士，士多归之，可攀附也。”况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独拒，如何？”恂对曰：“今上谷完实，控弦万骑，举大郡之资，可以详择去就。恂请东

约渔阳，齐心合觴，邯郸不足图也。”况然之，乃遣恂到渔阳，结谋彭宠。恂还，至昌平，袭击邯郸使者，杀之，夺其军，遂与况子弇等俱南及光武于广阿。拜恂为偏将军，号承义侯，从破鬲贼。数与邓禹谋议，禹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欢。

光武南定河内，而更始大司马朱鲋等盛兵据洛阳。又并州未安，光武难其守，问于邓禹曰：“诸将谁可使守河内者？”禹曰：“昔高祖任萧何于关中，无复西顾之忧，所以得专精山东，终成大业。今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觴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光武谓恂曰：“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于是复北征燕、代。恂移书属县，讲兵肄射，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朱鲋闻光武北而河内孤，使讨难将军苏茂、副将贾强将兵三万余人，度巩河攻温。檄书至，恂即勒军驰出，并移告属县，发兵会于温下。军吏皆谏曰：“今洛阳兵度河，前后不绝，宜待觴军毕集，乃可出也。”恂曰：“温，郡之藩蔽，失温则郡不可守。”遂驰赴之。旦日合战，而偏将军冯异遣救及诸县兵适至，士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刘公兵到！”苏茂军闻之，陈动，恂因奔击，大破之，追至洛阳，遂斩贾强。茂兵自投河死者数千，生获万余人。恂与冯异过河而还。自是洛阳震恐，城门昼闭。时光武传闻朱鲋破河内，有顷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诸将军贺，因上尊号，于是即位。

时军食急乏，恂以辇车骊驾转输，前后不绝，尚书升斗以禀百官。帝数策书劳问恂，同门生茂陵董崇说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时据大郡，内得人心，外破苏茂，威震邻敌，功名发闻，此谗人侧目怨祸之时也。昔萧何守关中，悟鲍生之言而高祖悦。今君所将，皆宗族昆弟也，无乃当以前人为镜戒。”恂然其言，称疾不视事。帝将攻洛阳，先至河内，恂求从军。

帝曰：“河内未可离也。”数固请，不听，乃遣兄子寇张、姊子谷崇将突骑愿为军锋。帝善之，皆以为偏将军。

“今君王暴衣露盖，数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为君计者，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何从其计，高祖大悦。

建武二年，恂坐系考上书者免。是时颍川人严终、赵敦聚觴万余，与密人贾期连兵为寇。恂免数月，复拜颍川太守，与破奸将军侯进俱击之。数月，斩期首，郡中悉平定。封恂雍奴侯，邑万户。

执金吾贾复在汝南，部将杀人于颍川，恂捕得系狱。时尚草创，军营犯法，率

多兼容，恂乃戮之于市。复以为耻，叹。还过颍川，谓左右曰：“吾与寇恂并列将帅，而今为其所陷，大丈夫岂有怀侵怨而不决之者乎？今见恂，必手口之！”

恂知其谋，不欲与相见。谷崇曰：“崇，将也，得带口侍侧。卒有变，足以相当。”

恂曰：“不然。昔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颇者，为国也。区区之赵，尚有此义，吾安可以忘之乎？”乃口属县盛供具，储酒醪，执金吾军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于道，称疾而还。贾复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过去。恂遣谷崇以状闻，帝乃征恂。恂至引见，时复先在坐，欲起相避。

帝曰：“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口？今日朕分之。”于是并坐极欢，遂共车同出，结友而去。

恂归颍川。三年，遣使者即拜为汝南太守，又使骠骑将军杜茂将兵助恂讨盗贼。盗贼清静，郡中无事。恂素好学，乃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七年，代朱浮为执金吾。明年，从车驾击隗嚣，而颍川盗贼鬲起，帝乃引军还，谓恂曰：“颍川迫近京师，当以时定。惟念独卿能平之耳，从九卿复出，以忧国可*(知)*也。”恂对曰：“颍川剽轻，闻陛下远踰阻险，有事陇、蜀，故狂狡乘闲相诖误耳。如闻乘輿南向，贼必惶怖归死，臣愿执锐前驱。”即日车驾南征，恂从至颍川，盗贼悉降，而竟不拜郡。

百姓遮道曰：“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四)*乃留恂长社，镇抚吏人，受纳余降。

初，隗嚣将安定高峻，拥兵万人，据高平第一，帝使待诏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开。中郎将来歙承制拜峻通路将军，封关内侯，后属大司马吴汉，共围嚣于冀。及汉军退，峻亡归故营，复助嚣拒陇阨。及嚣死，峻据高平，畏诛坚守。建威大将军耿弇率太中大夫窦士、武威太守梁统等围之，一岁不拔。十年，帝入关，将自征之，恂时从驾，谏曰：“长安道里居中，应接近便，安定、陇西必怀震惧，此从容一处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马疲倦，方履险阻，非万乘之固，前年颍川，可为至戒。”帝不从。进军及汧，峻犹不下，帝议遣使降之，乃谓恂曰：“卿前止吾此举，今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弇等五营击之。”恂奉玺书至第一，峻遣军师皇甫文出谒，辞礼不屈。恂怒，将诛文。

诸将谏曰：“高峻精兵万人，率多强弩，西遮陇道，连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无乃不可乎？”恂不应，遂斩之。遣其副归告峻曰：“军师无礼，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开城门降。诸将皆贺，因曰：“敢问杀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计者也。今来，辞意不屈，必无降心。全之则文得其计，杀之则峻亡其胆，是以

降耳。”诸将皆曰：“非所及也。”遂传峻还洛阳。恂经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从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独享之乎！”时人归其长者，以为有宰相器。

十二年卒，谥曰威侯。子损嗣。恂同产弟及兄子、姊子以军功封列侯者凡八人，终其身，不传于后。

初所与谋闾业者，恂数为帝言其忠，赐爵关内侯，官至辽西太守。

十三年，复封损庶兄寿为浞侯。后徙封损扶柳侯。损卒，子厘嗣，徙封商乡侯。厘卒，子袭嗣。

恂女孙为大将军邓鹭夫人，由是寇氏得志于永初闲。

恂曾孙荣。

论曰：传称“喜怒以类者鲜矣”。夫喜而不比，怒而思难者，其唯君子乎！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于寇公而见之矣。

荣少知名，桓帝时为侍中。性矜絜自贵，于人少所与，以此见害于权宠。

而从兄子尚帝妹益阳长公主，帝又聘其从孙女于后宫，左右益恶之。延熹中，遂陷以罪辟，与宗族免归故郡，吏承望风旨，持之浸急，荣恐不免，奔阙自讼。

未至，刺史张敬追劾荣以擅去边，有诏捕之。荣逃窜数年，会赦令，不得除，积穷困，乃自亡命中上书曰：

臣闻天地之于万物也好生，帝王之于万人也慈爱。陛下统天理物，为万国覆，作人父母，先慈爱，后威武，先宽容，后刑辟，自生齿以上，咸蒙德泽。而臣兄弟独以无辜为专权之臣所见批抵，青蝇之人所共构会。以臣婚姻王室，谓臣将抚其背，夺其位，退其身，受其执。于是遂作飞章以被于臣，欲使坠万仞之坑，践必死之地，令陛下忽慈母之仁，发投杼之怒。尚书背绳墨，案空劾，不复质确其过，寘于严棘之下，便奏正臣罪。司隶校尉冯羨佞邪承旨，废于王命，驱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还郡，没齿无怨。

臣诚恐卒为豺狼横见噬食，故冒死欲诣阙，披肝胆，布腹心。

又一人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乃投杼下机，踰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其母犹生疑于三告。

刺史张敬好为谄谀，张设机网，复令陛下兴赖电之怒。司隶校尉应奉、河南尹何豹、洛阳令袁腾并驱争先，若赴仇敌，罚及死没，髡剔坟墓，但未掘圻出尸，剖棺露髹耳。昔文王葬枯骨，公刘敦行苇，世称其仁。今残酷容媚之吏，无折中处平之心，不顾无辜之害，而兴虚诬之诽，欲使严朝必加滥罚。

是以不敢触突天威，而自窜山林，以俟陛下发神圣之听，启独鸞之明，拒谗慝之谤，绝邪巧之言，救可济之人，援没溺之命。不意滞怒不为春夏息，淹恚不

为顺时息，遂驰使邮驿，布告远近，严文克剥，痛于霜雪，张罗海内，设置万里，逐臣者穷人谿，追臣者极车轨，虽楚购伍员，汉求季布，无以过也。

臣遇罚以来，三赦再赎，无验之罪，足以蠲除。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止则见埽灭，行则为亡虏，苟生则为穷人，极死则为冤鬼，天广而无以自覆，地厚而无以自载，蹈陆土而有沉沦之忧，远岩墙而有镇压之患。

精诚足以感于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臣犯元恶大愆，足以陈于原野，备刀锯，陛下当班布臣之所坐，以解觴论之疑。臣思入国门，坐于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而阖闾九重，陷藕步设，举趾触罟罟，动行絺罗网，无绿至万乘之前，永无见信之期矣。

国君不可讎匹夫，讎之则一国尽惧。臣奔走以来，三离寒暑，阴阳易位，当暖反寒，春常凄风，夏降霜雹，又连年大风，折拔树木。风为号令，春夏布德，议狱缓死之时。愿陛下思帝尧五教在宽之德，企成汤避远谗夫之诫，以宁风旱，以弭灾兵。臣闻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固不为明朝惜垂尽之命，愿赴湘、沅之波，从屈原之悲，沈江湖之流，吊子胥之哀。臣功臣苗绪，生长王国，惧独含恨以葬江鱼之腹，无以自别于世，不胜狐死首丘之情，营魂识路之怀。犯冒王怒，触突帝禁，伏于两观，陈诉毒痛，然后登金镬，入沸汤，糜烂于炽爨之下，九死而未悔。

使人疾邪？何不雨之极也！’ ”

悲夫，久生亦复何聊！盖忠臣杀身以解君怒，孝子殒命以宁亲怨，故大舜不避涂廛浚井之难，申生不辞姬氏谗邪之谤。臣敢忘斯议，不自毙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重责。愿陛下口兄弟死命，使臣一门颇有遗类，以崇陛下宽饶之惠。先死陈情，临章涕泣，泣血*(连)**[涟]*如。

帝省章愈怒，遂诛荣。寇氏由是衰废。

赞曰：元侯渊谟，乃作司徒。明启帝略，肇定秦都。勋成智隐，静其如愚。

子翼守温，萧公是埒，系兵转食，以集鸿烈。诛文屈贾。有刚有折。

后汉书卷十七 冯岑贾列传 第七

馮异字公孙，颍川父城人也。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

汉兵起，异以郡掾监五县，与父城长苗萌共城守，为王莽拒汉。光武略地颍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车乡。异闲出行属县，为汉兵所执。时异从兄孝及同郡丁綝、吕晏，并从光武，因共荐异，得召见。异曰：“异一夫之用，不足为强弱。有老母在城中，愿归据五城，以嗟功报德。”光武曰“善”。异归，谓苗萌曰：“今诸将皆壮士屈起，多暴横，独有刘将军所到不虏掠。观其言语举止，非庸人也，可以归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从子计。”光武南还宛，更始诸将攻父城者前后十余辈，异坚守不下；及光武为司隶校尉，道经父城

，异等即开门奉牛酒迎。光武署异为主簿，苗萌为从事。异因荐邑子铄期、叔寿、段建、左隆等，光武皆以为掾史，从至洛阳。

更始数欲遣光武徇河北，诸将皆以为不可。是时左丞相曹竟子诩为尚书，父子用事，异劝光武厚结纳之。及度河北，诩有力焉。

自伯升之败，光武不敢显其悲戚，每独居，辄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处。异独叩头宽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异复因闲进说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汉久矣。今更始诸将从横暴虐，所至虏掠，百姓失望，无所依戴。今公专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纣之乱，乃见汤武之功；人久饥渴，易为充饱。宜急分遣官属，徇行郡县，理冤结，布惠泽。”光武纳之。至邯郸，遣异与铄期乘传抚循属县，录囚徒，存口寡，亡命自诣者除其罪，阴条二千石长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

及王郎起，光武自蓟东南驰，晨夜草舍，至饶阳无蒺亭。时天寒烈，觴皆饥疲，异上豆粥。明旦，光武谓诸将曰：“昨得公孙豆粥，饥寒俱解。”及至南宫，遇大风雨，光武引车入道傍空舍，异抱薪，邓禹樵火，光武对醪燎衣。异复进麦饭菟肩，因复度虘沱河至信都，使异别收河闲兵。

还，拜偏将军。从破王郎，封应侯。异为人谦退不伐，行与诸将相逢，辄引车避道。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

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及破邯郸，乃更部分诸将，各有配隶。军士皆言愿属大树将军，光武以此多之。

别击破铁胫于北平，又降匈奴于林闾顿王，因从平河北。

时更始遣舞阴王李轶、廩丘王田立、大司马朱鲋、白虎公陈侨将兵号三十万，与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阳。光武将北徇燕、赵，以魏郡、河内独不逢兵，而城邑完，仓廩实，乃拜寇恂为河内太守，异为孟津将军，统二郡军河上，与恂合势，以拒朱鲋等。

异乃遗李轶书曰：“愚闻明镜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项伯畔楚而归汉，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废昌邑。彼皆畏天知命，鬻存亡之符，见废兴之事，故能成功于一时，垂业于万世也。苟令长安尚可扶助，延期岁月，疏不闲亲，远不踰近，季文岂能居一隅哉？今长安坏乱，赤眉临郊，王侯构难，大臣乖离，纲纪已绝，四方分崩，异姓并起，是故萧王跋涉霜雪，经营河北。方今英俊云集，百姓风靡，虽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诚能觉悟成败，亟定大计，论功古人，转祸为福，在此时矣。如猛将长驱，严兵围城，虽有悔恨，亦无及已。”初，轶与光武首结谋约，加相亲爱，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虽知长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报异书曰：“轶本与萧王首谋造汉，结死生之约，同荣枯之计。今轶守洛阳，将军镇孟津，俱据机

轴，

千载一会，思成断金。唯深达萧王，愿进愚策，以佐国安人。”轶自通书之后，不复与异争锋，故异因此得北攻天井关，拔上党两城，又南下河南成臯已东十三县，及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余万。武勃将万余人攻诸畔者，异引军度河，与勃战于士乡下，大破斩勃，获首五千余级，轶又闭门不救。异见其信效，具以奏闻。光武故宣露轶书，令朱鲋知之。鲋怒，遂使人刺杀轶。由是城中乖离，多有降者。鲋乃遣讨难将军苏茂将数万人攻温，鲋自将数万人攻平阴以缀异。异遣校尉护军*(将军)*将兵，与寇恂合击茂，破之。异因度河击鲋，鲋走；异追至洛阳，环城一潜而归。

移檄上状，诸将皆入贺，并劝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异诣鄙，问四方动静。异曰：“三王反畔，更始败亡，天下无主，宗庙之忧，在于大王。宜从觴议，上为社稷，下为百姓。”光武曰：“我昨夜梦乘赤龙上天，觉悟，心中动悸。”异因下席再拜贺曰：“此天命发于精神。心中动悸，大王重慎之性也。”异遂与诸将定义上尊号。

故言天命发于精神。

建武二年春，定封异阳夏侯。引击阳翟贼严终、赵根，破之。诏异归家上颍，使太中大夫赍牛酒，令二百里内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会焉。

时赤眉、延岑暴乱三辅，郡县大姓各拥兵觴，大司徒邓禹不能定，乃遣异代禹讨之。车驾送至河南，赐以乘輿七尺具口。口异曰：“三辅遭王莽、更始之乱，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涂炭，无所依诉。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口，然好虏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口，无为郡县所苦。”异顿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农鬲盗称将军者十余辈，皆率觴降异。

异与赤眉遇于华阴，相拒六十余日，战数十合，降其将刘始、王宣等五千余人。三年春，遣使者即拜异为征西大将军。会邓禹率车骑将军邓弘等引归，与异相遇，禹、弘要异共攻赤眉。异曰：“异与贼相拒且数十日，虽屡获雄将，余觴尚多，可稍以恩信倾诱，难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诸将屯龟池要其东，而异击其西，一举取之，此万成计也。”禹、弘不从。弘遂大战移日，赤眉阳败，弃辎重走。车皆载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饥，争取之。赤眉引还击弘，弘军溃乱。异与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异以士卒饥倦，可且休，禹不听，复战，大为所败，死伤者三千余人。禹得脱归宜阳。异弃马步走上回溪阪，与麾下数人归营。复坚壁，收其散卒，招集诸营保数万人，与贼约期会战。使壮士变服与赤眉同，伏于道侧。旦日，赤眉使万人攻异前部，异裁出兵以救之。

贼见势弱，遂悉觴攻异，异乃纵兵大战。日昃，贼气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乱

，赤眉不复识别，觴遂惊溃。追击，大破于崤底，降男女八万人。余觴尚十余万，东走宜阳降。玺书劳异曰：“赤眉破平，士吏劳苦，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龟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方论功赏，以荅大勋。”

时赤眉虽降，觴寇犹盛：延岑据蓝田，王歆据下邳，芳丹据新丰，蒋震据霸陵，张邯据长安，公孙守据长陵，杨周据谷口，吕鲟据陈仓，角闾据汧，骆*(盖)*延据整屋，任良据郿，汝章据槐里，各称将军，拥兵多者万余，少者数千人，转相攻击。异且战且行，屯军上林苑中。延岑既破赤眉，自称武安王，拜置牧守，欲据关中，引张邯、任良共攻异。异击破之，斩首千余级，诸营保守附岑者皆来降归异。岑走攻析，异遣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要击岑，大破之，降其将苏臣等八千余人。岑遂自武关走南阳。时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断隔，委输不至，军士悉以果实为粮。诏拜南阳赵匡为右扶风，将兵助异，并送缣谷，军中皆称万岁。异兵食渐盛，乃稍诛击豪杰不从令者，矚赏降附有功劳者，悉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觴归本业。威行关中。唯吕鲟、张邯、蒋震遣使降蜀，其余悉平。

明年，公孙述遣将程焉，将数万人就吕鲟出屯陈仓。异与赵匡迎击，大破之，焉退走汉川。异追战于箕谷，复破之，还击破吕鲟，营保降者甚觴。其后蜀复数遣将闲出，异辄摧挫之。怀来百姓，申理枉结，出入三岁，上林成都。

异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书思慕阙廷，愿亲帷幄，帝不许。后人有章言异专制关中，斩长安令，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帝使以章示异。异惶惧，上书谢曰：“臣本诸生，遭遇受命之会，充备行伍，过蒙恩私，位大将，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国家谋虑，愚臣无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诏口战攻，每辄如意；时以私心断决，未尝不有悔。国家独见之明，久而益远，乃知‘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当兵革始起，扰攘之时，豪杰竞逐，迷惑千数。臣以遭遇，托身圣明，在倾危溷馘之中，尚不敢过差，而况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测乎？诚冀以谨口，遂自终始。见所示臣章，战栗怖惧。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缘自陈。”

诏报曰：“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

六年春，异朝京师。引见，帝谓公卿曰：“是我起兵时主簿也。为吾披荆棘，定关中。”既罢，使中黄门赐以珍宝、衣服、钱帛。诏曰：“仓卒无蒹葭豆粥，虐沱河麦饭，厚意久不报。”异稽首谢曰：“臣闻管仲谓桓公曰：‘愿君无忘射钩，臣无忘槛车。’齐国赖之。臣今亦愿国家无忘河北之难，小臣不敢忘巾车之恩。”后数引燕见，定义图蜀，留十余日，令异妻子随异还西。夏，遣诸将上陇，为隗嚣所败，乃诏异军枸邑。未及至，隗嚣乘胜使其将王元、行巡将二万余人下陇，因分遣巡取枸邑。异即驰兵，欲先据之。诸将皆曰

：“虏兵盛而新乘胜，不可与争。宜止军便地，徐思方略。”异曰：“虏兵临境，忸*(□)**[怙]*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柁邑，三辅动摇，是吾忧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余’。今先据城，以逸待劳，非所以争也。”潜往闭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驰赴之。异乘其不意，卒击鼓建旗而出。巡军惊乱奔走，追擊数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于□。于是北地诸豪长耿定等，悉畔隗嚣降。

异上书言状，不敢自伐。诸将或欲分其功，帝患之。乃下玺书曰：“制诏大司马，虎牙、建威、汉*(中)**[忠]*、捕虏、武威将军：虏兵猥下，三辅惊恐。柁邑危亡，在于旦夕。北地营保，按兵观望。今偏城获全，虏兵挫折，使耿定之属，复念君臣之义。征西功若丘山，犹自以为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异哉？今遣太中大夫赐征西吏士死伤者医药、棺敛，大司马已下亲吊死问疾，以崇谦让。”于是使异进军义渠，并领北地太守事。

“谓惯怙复为之也。”忸音尼丑反。怙音逝。

青山胡率万余人降异。异又击卢芳将贾览、匈奴薁鞬日逐王，破之。

上郡、安定皆降，异复领安定太守事。九年春，祭遵卒，诏异守征虏将军，并将其营。及隗嚣死，其将王元、周宗等复立嚣子纯，犹总兵据冀，公孙述遣将赵匡等救之，帝复令异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斩之。诸将共攻冀，不能拔，欲且还休兵，异固持不动，常为觭军锋。

长子彰嗣。明年，帝思异功，复封彰弟欣为析乡侯。十三年，更封彰东缙侯，食三县。永平中，徙封平乡侯。彰卒，子普嗣，有罪，国除。永初六年，安帝下诏曰：“夫仁不遗亲，义不忘劳，兴灭继绝，善善及子孙，古之典也。昔我光武受命中兴，恢弘圣绪，横被四表，昭假上下，光耀万世，祉祚流衍，垂于罔极。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勋烈，披图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将，佐命虎臣，讖记有征。盖萧、曹绍封，传继于今；况此未远，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其条二十八将无嗣绝世，若犯罪夺国，其子孙应当统后者，分别署状上。将及景风，章□旧德，显兹遗功焉。”于是绍封普子晨为平乡侯。明年，二十八将绝国者，皆绍封焉。

岑彭字君然，南阳棘阳人也。王莽时，守本县长。汉兵起，攻拔棘阳，彭将家属奔前队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固守，拘彭母妻，令效功自补。彭将宾客战□甚力。及甄阜死，彭被创，亡归宛，与前队贰严说共城守。汉兵攻之数月，城中粮尽，人相食，彭乃与说举城降。

计严尤为大司马，又非贰师，与此不同。

诸将欲诛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执心坚守，是其节也。今举大事，当表义士，不如封之，以劝其后。”更始乃封彭为归德侯，令属伯升。及

伯升遇害，彭复为大司马朱鲋校尉，从鲋击王莽扬州牧李圣，杀之，定淮阳城。

鲋荐彭为淮阳都尉。更始遣立威王张卬与将军徕伟镇淮阳。伟反，击走卬。彭引兵攻伟，破之。迁颍川太守。

会舂陵刘茂起兵，略下颍川，彭不得之官，乃与麾下数百人从河内太守邑人韩歆。会光武徇河内，歆议欲城守，彭止不听。既而光武至怀，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谋，大怒，收歆置鼓下，将斩之。召见彭，彭因进说曰：“今赤眉入关，更始危殆，权臣放纵，矫称诏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鬻雄竞逐，百姓无所归命。窃闻大王平河北，开王业，此诚皇天佑汉，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徒公所见全济，未有报德，旋被祸难，永恨于心。今复遭遇，愿出身自效。”

光武深接纳之。彭因言韩歆南阳大人，可以为用。乃贯歆，以为邓禹军师。更始大将军吕植将兵屯淇园，彭说降之，于是拜彭为刺奸大将军，使督察觶营，授以常所持节，从平河北。光武即位，拜彭廷尉，归德侯如故，行大将军事。与大司马吴汉，大司空王梁，建义大将军朱佑，右将军万修，执金吾贾复，骁骑将军刘植，扬化将军坚鐔，积射将军侯进，偏将军冯异、祭遵、王霸等，围洛阳数月。朱鲋等坚守不肯下。帝以彭尝为鲋校尉，令往说之。鲋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劳苦欢语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执鞭侍从，蒙荐举拔擢，常思有以报恩。今赤眉已得长安，更始为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赵，尽有幽、冀之地，百姓归心，贤俊云集，亲率大兵，来攻洛阳。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虽婴城固守，将何待乎？”鲋曰：“大司徒被害时，鲋与其谋，又谏更始无遣萧王北伐，诚自知罪深。”彭还，具言于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鲋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

彭复往告鲋，鲋从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鲋见其诚，即许降。后五日，鲋将轻骑诣彭。顾敕诸部将曰：“坚守待我。我若不还，诸君径将大兵上轘辕，归郾王。”乃面缚，与彭俱诣河阳。帝即解其缚，召见之，复令彭夜送鲋归城。明旦，悉其觶出降，拜鲋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鲋，淮阳人，后为少府，传封累代。

建武二年，使彭击荆州，下犍、叶等十余城。是时南方尤乱。南郡人秦丰据黎丘，自称楚黎王，略*(十)*有*[十]*二县；董欣起堵乡；许邯起杏；

又更始诸将各拥兵据南阳诸城。帝遣吴汉伐之，汉军所过多侵暴。时破虏将军邓奉谒归新野，怒吴汉掠其乡里，遂*(返)**[反]*，击破汉军，获其辎重，屯据涪阳，与诸贼合从。秋，彭破杏，降许邯，迁征南大将军。复遣朱佑、贾复及建威大将军耿弇，汉*(中)**[忠]*将军王常，武威将军郭守，越骑将军刘宏，偏将军刘嘉、耿植等，与彭并力讨邓奉。先击堵乡，而奉将万余人救董欣。

欣、奉皆南阳精兵，彭等攻之，连月不克。三年夏，帝自将南征，至叶，董欣别将将数千人遮道，车骑不可得前。彭奔击，大破之。帝至堵阳，邓奉夜逃归涪阳，董欣降。彭复与耿弇、贾复及积弩将军傅俊、骑都尉臧宫等从追邓奉于小长安。帝率诸将亲战，大破之。奉迫急，乃降。

帝怜奉旧功臣，且衅起吴汉，欲全宥之。彭与耿弇谏曰：“邓奉背恩反逆，暴师经年，致贾复伤痍，朱佑见获。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亲在行陈，兵败乃降。

若不诛奉，无以惩恶。”于是斩之。奉者，西华侯邓晨之兄子也。

续汉书曰：“彭南击荆州，至*(城)**[成]*安、昆阳、犍、叶、舞阳、堵阳、平氏、棘阳、胡阳，处处皆破其屯聚。”

车驾引还，令彭率傅俊、臧宫、刘宏等三万余人南口秦丰，拔黄邨，丰与其大将蔡宏拒彭等于邓，数月不得进。帝怪以让彭。彭惧，于是夜勒兵马，申令军中，使明旦西击山都。乃缓所获虏，令得逃亡，归以告丰，丰即悉其军西邀彭。彭乃潜兵度沔水，击其将张杨于阿头山，大破之。从川谷闲伐木开道，直袭黎丘，击破诸屯兵。丰闻大惊，驰归救之。彭与诸将依东山为营，丰与蔡宏夜攻彭，彭豫为之备，出兵逆击之，丰败走，追斩蔡宏。更封彭为舞阴侯。秦丰相赵京举宜城降，拜为成汉将军，与彭共围丰于黎丘。时田戎拥觴夷陵，闻秦丰被围，惧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谏戎曰：“今四方豪杰各据郡国，洛阳地如掌耳，不如按甲以观其变。”戎曰：“以秦王之强，犹为征南所围，岂况吾邪？降计决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将兵沿江泝沔止黎丘，刻期日当降，而辛臣于后盗戎珍宝，从闲道先降于彭，而以书招戎。戎疑必卖己，遂不敢降，而反与秦丰合。彭出兵攻戎，数月，大破之，其大将伍公诣彭降，戎亡归夷陵。帝幸黎丘劳军，封彭吏士有功者百余人。彭攻秦丰三岁，斩首九万余级，丰余兵裁千人，又城中食且尽。帝以丰转弱，令朱佑代彭守之，使彭与傅俊南击田戎，大破之，遂拔夷陵，追至秭归。戎与数十骑亡入蜀，尽获其妻子士觴数万人。

彭以将伐蜀汉，而夹川谷少，水险难漕运，留威虏将军冯骏军江州，都尉田鸿军夷陵，领军李玄军夷道，自引兵还屯津乡，当荆州要会，喻告诸蛮夷，降者奏封其君长。初，彭与交址牧邓让厚善，与让书陈国家威德，又遣偏将军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诏命，于是让与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址太守锡光等，相率遣使贡献，悉封为列侯。或遣子将兵助彭征伐。于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

六年冬，征彭诣京师，数召燕见，厚加赏赐。复南还津乡，有诏过家上頔，大长秋以朔望问太夫人起居。

八年，彭引兵从车驾破天水，与吴汉围隗嚣于西城。时公孙述将李育将兵救嚣，守上邽，帝留盖延、耿弇围之，而车驾东归。□彭书曰：“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没丈余，嚣将行巡、周宗将蜀救兵到，嚣得出还冀。汉军食尽，烧辎重，引兵下陇，延、弇亦相随而退。嚣出兵尾击诸营，彭殿为后拒，故诸将能全师东归。彭还津乡。

九年，公孙述遣其将任满、田戎、程泛，将数万人乘枋箬下江关，击破冯骏及田鸿、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据荆门、虎牙。横江水起浮桥、□楼，立攒柱绝水道，结营山上，以拒汉兵。彭数攻之，不利，于是装直进楼船、冒突露橈数千艘。十一年春，彭与吴汉及诛虏将军刘隆、辅威将军臧宫、骁骑将军刘歆，发南阳、武陵、南郡兵，又发桂阳、零陵、长沙委输棹卒，凡六万余人，骑五千匹，皆会荆门。吴汉以三郡棹卒多费粮谷，欲罢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书言状。帝报彭曰：“大司马习用步骑，不晓水战，荆门之事，一由征南公为重而已。”

彭乃令军中募攻浮桥，先登者上赏。于是偏将军鲁奇应募而前。时天风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磨浮桥，而攒柱钩不得去，奇等乘势殊死战，因飞炬焚之，风怒火盛，桥楼崩烧。彭复悉军顺风并进，所向无前。蜀兵大乱，溺死者数千人。斩任满，生获程泛，而田戎亡保江州。彭上刘隆为南郡太守，自率臧宫、刘歆长驱入江关，令军中无得虏掠。所过，百姓皆奉牛酒迎劳。彭见诸耆老，为言大汉哀愍巴蜀久见虏役，故兴师远伐，以讨有罪，为人除害。让不受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悦，争开门降。诏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辄行太守事。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多，难卒拔，留冯骏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垫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数十万石。公孙述使其将延岑、吕鲮、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广汉及资中，又遣将侯丹率二万余人拒黄石。彭乃多张疑兵，使护军杨翕与臧宫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还江州，泝都江而上，袭击侯丹，大破之。

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余里，径拔武阳。使精骑驰广都，去成都数十里，势若风雨，所至皆奔散。初，述闻汉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阳，绕出延岑军后，蜀地震骇。述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

彭所营地名彭亡，闻而恶之，欲徙，会日暮，蜀刺客诈为亡奴降，夜刺杀彭。彭首破荆门，长驱武阳，持军整齐，秋豪无犯。邛谷王任贵闻彭威信，数千里遣使迎降。会彭已薨，帝尽以任贵所献赐彭妻子，谥曰壮侯。蜀人怜之，为立庙武阳，岁时祠焉。

子遵嗣，徙封细阳侯。十三年，帝思彭功，复封遵弟淮为谷阳侯。遵永平中为屯骑校尉。遵卒，子伉嗣。伉卒，子□嗣，元初三年，坐事失国。建光元年

，安帝复封□细阳侯，顺帝时为光禄勋。

□卒，子熙嗣，尚安帝妹涅阳长公主。少为侍中、虎贲中郎将，朝廷多称其能。

迁魏郡太守，招聘隐逸，与参政事，无为而化。视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蝥贼，岑君遏之。狗吠不惊，足下生牦。

含哺鼓腹，焉知凶灾？我喜我生，独丁斯时。美矣岑君，于戏休兹！”

熙卒，子福嗣，为黄门侍郎。

贾复字君文，南阳冠军人也。少好学，习尚书。事舞阴李生，李生奇之，谓门人曰：“贾君之容貌志气如此，而勤于学，将相之器也。”王莽末，为县掾，迎盐河东，会遇盗贼，等比十余人皆放散其盐，复独完以还县，县中称其信。

时下江、新市兵起，复亦聚觶数百人于羽山，自号将军。更始立，乃将其觶归汉中王刘嘉，以为校尉。复见更始政乱，诸将放纵，乃说嘉曰：“臣闻图尧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汤武是也；图汤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图桓文*[*]事而不能至者，六国是也；定六国之规，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国是也。今汉室中兴，大王以亲戚为藩辅，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无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马刘公在河北，必能相施，第持我书往。”复遂辞嘉，受书北度河，及光武于柏人，因邓禹得召见。

光武奇之，禹亦称有将帅节，于是署复破虏将军督盗贼。复马羸，光武解左骖以赐之。官属以复后来而好陵折等辈，调补鄙尉，光武曰：“贾督有折磨千里之威，方任以职，勿得擅除。”光武至信都，以复为偏将军。及拔邯郸，迁都护将军。从击青犊于射犬，大战至日中，贼陈坚不却。光武传召复曰：“吏士皆饥，可且朝饭。”复曰：“先破之，然后食耳。”于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贼乃败走。诸将咸服其勇。

又北与五校战于真定，大破之。复伤创甚。光武大惊曰：“我所以不令贾复别将者，为其轻敌也。果然，失吾名将。闻其妇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复病寻愈，追及光武于蓟，相见甚欢，大飨士卒，令复居前，击邺贼，破之。

光武即位，拜为执金吾，封冠军侯。先度河攻朱鮪于洛阳，与白虎公陈侨战，连破降之。建武二年，益封穰、朝阳二县。更始郾王尹尊及诸大将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诸将议兵事，未有言，沉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郾最强，宛为次，谁当击之？”复率然对曰：“臣请击郾。”帝笑曰：“执金吾击郾，吾复何忧！大司马当击宛。”遂遣复与骑都尉阴识、骠骑将军刘植南度五社津击郾，连破之。月余，尹尊降，尽定其地。引东击更始淮阳太守暴汜，汜降

，属县悉定。其秋，南击召陵、新息，平定之。明年春，迁左将军，别击赤眉于新城、滎池闲，连破之。与帝会宜阳，降赤眉。

复从征伐，未尝丧败，数与诸将溃围解急，身被十二创。帝以复敢深入，希令远征，而壮其勇节，常自从之，故复少方面之勋。诸将每论功自伐，复未尝有言。帝辄曰：“贾君之功，我自知之。”

十三年，定封胶东侯，食郁秩、壮武、下密、即墨、挺*(胡)*、观阳，凡六县。

复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觴京师，乃与高密侯邓禹并剽甲兵，敦儒学。帝深然之，遂罢左右将军。复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复为人刚毅方直，多大节。既还私第，阖门养威重。朱佑等荐复宜为宰相，帝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是时列侯唯高密、固始、胶东三侯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恩遇甚厚。三十一年卒，谥曰刚侯。

子忠嗣。忠卒，子敏嗣。建初元年，坐诬告母杀人，国除。肃宗更封复小子邯为胶东侯，邯弟宗为即墨侯，各一县。邯卒，子育嗣。育卒，子长嗣。

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略。初拜郎中，稍迁，建初中为朔方太守。旧内郡徙人在边者，率多贫弱，为居人所仆役，不得为吏。宗擢用其任职者，与边吏参选，转相监司，以摘发其奸，或以功次补长吏，故各愿尽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征为长水校尉。宗兼通儒术，每燕见，常使与少府丁鸿等论议于前。章和二年卒，朝廷愍惜焉。

子参嗣。参卒，子建嗣。元初元年，尚和帝女临颖长公主。主兼食颖阴、许，合三县，数万户。时邓太后临朝，光宠最盛，以建为侍中，顺帝时为光禄勋。

论曰：中兴将帅立功名者觴矣，唯岑彭、冯异建方面之号，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两将之功，实为大焉。若冯、贾之不伐，岑公之义信，乃足以感三军而怀敌人，故能克成远业，终全其庆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违之以全福；征南恶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灾。岂几虑自有明惑，将期数使之然乎？赞曰：阳夏师克，实在和德。胶东盐吏。征南宛贼。奇锋震敌，远图谋国。

后汉书卷十八 吴盖陈臧列传 第八

吴汉字子颜，南阳宛人也。家贫，给事县为亭长。王莽末，以宾客犯法，乃亡命至渔阳。资用乏，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闲，所至皆交结豪杰。更始立，使使者韩鸿徇河北。或谓鸿曰：“吴子颜，奇士也，可与计事。”鸿召见汉，甚悦之，遂承制拜为安乐令。会王郎起，北州扰惑。汉素闻光武长者，独欲归心。乃说太守彭宠曰：“渔阳、上谷突骑，天下所闻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锐，附刘公击邯郸，此一时之功也。”

宠以为然，而官属皆欲附王郎，宠不能夺。汉乃辞出，止外亭，念所以谄觐，未知所出。望见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汉使人召之，为具食，问以所闻。生因言刘公所过，为郡县所归；

邯鄲举尊号者，实非刘氏。汉大喜，即诈为光武书，移檄渔阳，使生赍以诣宠，令具以所闻说之，汉复随后入。宠甚然之。于是遣汉将兵与上谷诸将并军而南，所至击斩王郎将帅。及光武于广阿，拜汉为偏将军。既拔邯鄲，赐号建策侯。

汉为人质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辞自达。邓禹及诸将多知之，数相荐举，及得召见，遂见亲信，常居门下。

光武将发幽州兵，夜召邓禹，问可使行者。禹曰：“闲数与吴汉言，其人勇鸷有智谋，诸将鲜能及者。”即拜汉大将军，持节北发十郡突骑。更始幽州牧苗曾闻之，阴勒兵，口诸郡不肯应调。汉乃将二十骑先驰至无终。曾以汉无备，出迎于路，汉即擣兵骑，收曾斩之，而夺其军。北州震骇，城邑莫不望风弭从。遂悉发其兵，引而南，与光武会清阳。

诸将望见汉还，士马甚盛，皆曰：“是宁肯分兵与人邪？”及汉至莫府，上兵簿，诸将人人多请之。光武曰：“属者恐不与人，今所请又何多也？”诸将皆鼻。

初，更始遣尚书令谢躬率六将军攻王郎，不能下。会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将虏掠不相承禀，光武深忌之。虽俱在邯鄲，遂分城而处，然每有以慰安之。

躬勤于职事，光武常称曰“谢尚书真吏也”，故不自疑。躬既而率其兵数万，还屯于邺。时光武南击青犊，谓躬曰：“我追贼于射犬，必破之。尤来在山阳者，势必当惊走。若以君威力，击此散虏，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犊破，而尤来果北走隆虑山，躬乃留大将军刘庆、魏郡太守陈康守邺，自率诸将军击之。穷寇死战，其锋不可当，躬遂大败，死者数千人。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汉与岑彭袭其城。汉先令辩士说陈康曰：“盖闻上智不处危以侥幸，中智能因危以为功，下愚安于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师败乱，四方云扰，公所闻也。萧王兵强士附，河北归命，公所见也。谢躬内背萧王，外失觐心，公所知也。公今据孤危之城，待灭亡之祸，义无所立，节无所成。不若开门内军，转祸为福，免下愚之败，收中智之功，此计之至者也。”康然之。

于是康收刘庆及躬妻子，开门内汉等。及躬从隆虑归邺，不知康已反之，乃与数百骑轻入城。汉伏兵收之，手击杀躬，其觐悉降。躬字子张，南阳人。

初，其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君与刘公积不相能，而信其虚谈，不为

之备，终受制矣。”躬不纳，故及于难。

光武北击髡贼，汉常将突骑五千为军锋，数先登陷陈。及河北平，汉与诸将奉图书，上尊号。光武即位，拜为大司马，更封舞阳侯。

建武二年春，汉率大司空王梁，建义大将军朱佑，大将军杜茂，执金吾贾复，扬化将军坚鐔，偏将军王霸，骑都尉刘隆、马武、阴识，共击檀乡贼于邳东漳水上，大破之，降者十余万人。帝使使者玺书定封汉为广平侯，食广平、斥漳、曲周、广年，凡四县。复率诸将击邳西山贼黎伯卿等，及河内修武，悉破诸屯聚。车驾亲幸抚劳。复遣汉进兵南阳，击宛、涅阳、酃、穰、新野诸城，皆下之。引兵南，与秦丰战黄邮水上，破之。又与偏将军冯异击昌城五楼贼张文等，又攻铜马、五幡于新安，皆破之。明年春，率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击青犢于轵西，大破降之。又率骠骑大将军杜茂、强弩将军陈俊等，围苏茂于广乐。刘永将周建别招聚收集得十余万人，救广乐。汉将轻骑迎与之战，不利，墮马伤膝，还营，建等遂连兵入城。诸将谓汉曰：“大敌在前而公伤卧，觴心惧矣。”汉乃勃然裹创而起，椎牛飨士，令军中曰：“贼觴虽多，皆劫掠髡盗，‘胜不相让，败不相救’，

非有仗节死义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诸君勉之！”于是军士激怒，人倍其气。

旦日，建、茂出兵围汉。汉选四部精兵黄头吴河等，及乌桓突骑三千余人，齐鼓而进。建军大溃，反还奔城。汉长驱追击，争门并入，大破之，茂、建突走。

汉留杜茂、陈俊等守广乐，自将兵助盖延围刘永于睢阳。永既死，二城皆降。

。 明年，又率陈俊及前将军王梁，击破五校贼于临平，追至东郡箕山，大破之。

。

北击清河长直及平原五里贼，皆平之。时鬲县五姓共逐守长，据城而反。

诸将争欲攻之，汉不听，曰：“使鬲反者，皆守长罪也。敢轻冒进兵者斩。”

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长，而使人谢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归降。诸将乃服，曰：

“不战而下城，非觴所及也。”

冬，汉率建威大将军耿弇、汉*(中)**[忠]*将军王常等，击富平、获索二贼于平原。明年春，贼率五万余人夜攻汉营，军中惊乱，汉坚卧不动，有顷乃定。

即夜发精兵出营突击，大破其觴。因追讨余党，遂至无盐，进击勃海，皆平之。

又从征董宪，围朐城。明年春，拔朐，斩宪。事*(以)*[已]见刘永传。东方

悉定，振旅还京师。

会隗嚣畔，夏，复遣汉西屯长安。八年，从车驾上陇，遂围隗嚣于西城。帝

口汉曰：“诸郡甲卒但坐费粮食，若有逃亡，则沮败觴心，宜悉罢之。”汉等贪并力攻嚣，遂不能遣，粮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及公孙述救至，汉

遂退败。

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将军岑彭等伐公孙述。及彭破荆门，长驱入江关，汉留夷陵，装露橈船，将南阳兵及口刑募士三万人泝江而上。会岑彭为刺客所杀，汉并将其军。十二年春，与公孙述将魏党、公孙永战于鱼涪津，大破之，遂围武阳。述遣子驛史兴将五千人救之。汉迎击兴，尽殄其觴，因入犍为界。诸县皆城守。汉乃进军攻广都，拔之。遣轻骑烧成都市桥，武阳以东诸小城皆降。帝戒汉曰：“成都十余万觴，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公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也。”汉乘利，遂自将步骑二万余人进逼成都，去城十余里，阻江北为营，作浮桥，使副将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屯于江南，相去二十余里。帝闻大惊，让汉曰：“比口公千条万端，何意临事勃乱！既轻敌深入，又与尚别营，事有缓急，不复相及。贼若出兵缀公，以大觴攻尚，尚破，公即败矣。幸无它者，急引兵还广都。”诏书未到，述果使其将谢丰、袁吉将觴十许万，分为二十余营，并出攻汉。使别将*[将]*万余人劫刘尚，令不得相救。汉与大战一日，兵败，走入壁，丰因围之。汉乃召诸将厉之曰：“吾共诸君踰越险阻，转战千里，所在斩获，遂深入敌地，至其城下。而今与刘尚二处受围，孰既不接，其祸难量。欲潜师就尚于江南，并兵御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为战，大功可立；如其不然，败必无余。成败之机，在此一举。”诸将皆曰“诺”。于是飡士秣马，闭营三日不出，乃多树幡旗，使烟火不绝，夜衔枚引兵与刘尚合军。丰等不觉，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将攻江南。汉悉兵迎战，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斩谢丰、袁吉，获甲首五千余级。于是引还广都，留刘尚拒述，具以状上，而深自谴责。帝报曰：

“公还广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击公也。若先攻尚，公从广都五十里悉步骑赴之，适当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汉与述战于广都、成都之闲，八战八克，遂军于其郭中。述自将数万人出城大战，汉使护军高午、唐邯将数万锐卒击之。述兵败走，高午奔陈刺述，杀之。事已见述传。旦日城降，斩述首传送洛阳。明年正月，汉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诏令过家上頔，赐谷二万斛。

十五年，复率扬武将军马成、捕虏将军马武北击匈奴，徙鴈门、代郡、上谷吏人六万余口，置居庸、常*[山]*关以东。

十八年，蜀郡守将史歆反于成都，自称大司马，攻太守张穆，穆踰城走广都，歆遂移檄郡县，而宕渠杨伟、胸口徐容等，起兵各数千人以应之。帝以歆昔为岑彭护军，晓习兵事，故遣汉率刘尚及太中大夫臧宫将万余人讨之。汉入武都，乃发广汉、巴、蜀三郡兵围成都，百余日城破，诛歆等。汉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杨伟、徐容等惶恐解散，汉诛其渠帅二百余人，徙其党与数百家于南郡

、长沙而还。

其地下湿，多胸虫，因以名县。故城在今夔州云安县西万户故城是也。

汉性强力，每从征伐，帝未安，恒侧足而立。诸将见战陈不利，或多惶惧，失其常度。汉意气自若，方整厉器械，激扬士吏。帝时遣人观大司马何为，还言方修战攻之具，乃叹曰：“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每当出师，朝受诏，夕即引道，初无办严之日。故能常任职，以功名终。及在朝廷，斤斤谨质，形于体貌。汉尝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汉还，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遂尽以分与昆弟外家。

二十年，汉病笃。车驾亲临，问所欲言。对曰：“臣愚无所知识，唯愿陛下慎无赦而已。”及薨，有诏悼愍，赐谥曰忠侯。发北军五校、轻车、介士送葬，如大将军霍光故事。

子哀侯成嗣，为奴所杀。二十八年，分汉封为三国：成子旦为濯阳侯，以奉汉嗣；旦弟盱为筑阳侯；成弟国为新蔡侯。旦卒，无子，国除。建初八年，徙封盱为平春侯，以奉汉后。盱卒，子胜嗣。初，汉兄尉为将军，从征战死，封尉子彤为安阳侯。帝以汉功大，复封弟翕为驩亲侯。吴氏侯者凡五国。

音劬。

筑音逐。

初，渔阳都尉严宣，与汉俱会光武于广阿，光武以为偏将军，封建信侯。

论曰：吴汉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终始倚爱之亲，谅由质简而强力也。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斯岂汉之方乎！昔陈平智有余以见疑，周勃资朴忠而见信。夫仁义不足以相怀，则智者以有余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

盖延字巨卿，渔阳要阳人也。身長八尺，弯弓三百斤。边俗尚勇力，而延以气闻。历郡列掾、州从事，所在职办。彭宠为太守，召延署营尉，行护军。

及王郎起，延与吴汉同谋归光武。延至广阿，拜偏将军，号建功侯，从平河北。光武即位，以延为虎牙将军。

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遣南击敖仓，转攻酸枣、封丘，皆拔。其夏，督驸马都尉马武、骑都尉刘隆、护军都尉马成、偏将军王霸等南伐刘永，先攻拔襄邑，进取麻乡，遂围永于睢阳。数月，尽收野麦，夜梯其城入。永惊惧，引兵走出东门，延追击，大破之。永弃军走谯，延进攻，拔薛，斩其鲁郡太守，而彭城、扶阳、杼秋、萧皆降。又破永沛郡太守，斩之。

永将苏茂、佼强、周建等三万余人救永，共攻延，延与战于沛西，大破之。永军乱，遁没溺死者太半。永弃城走湖陵，苏茂奔广乐。延遂定沛、楚、临淮，修高祖庙，置嗇夫、祝宰、乐人。

杼音食汝反。三年，睢阳复反城迎刘永，延复率诸将围之百日，收其野谷。永

乏食，突走，延追击，尽得辎重。永为其将所杀，永弟防举城降。

四年春，延又击苏茂、周建于蕲，进与董宪战留下，皆破之。因率平*(敌)**[狄]*将军庞萌攻西防，拔之。复追败周建、苏茂于彭城，茂、建亡奔董宪，*[董宪]*将贲休举兰陵城降。宪闻之，自郟围休，时延及庞萌在楚，请往救之，帝曰：“可直往捣郟，则兰陵必自解。”延等以贲休城危，遂先赴之。宪逆战而阳败，延等*(遂)*逐退，因拔围入城。明日，宪大出兵合围，延等惧，遽出突走，因往攻郟。帝让之曰：

“闲欲先赴郟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贼计已立，围岂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董宪遂拔兰陵，杀贲休。延等往来要击宪别将于彭城、郟、邳之闲，战或日数合，颇有克获。帝以延轻敌深入，数以书诫之。及庞萌反，攻杀楚郡太守，引军袭败延，延走，北度泗水，破舟濠，坏津梁，仅而得免。帝自将而东，征延与大司马吴汉、汉忠将军王常、前将军王梁、捕虏将军马武、讨虏将军王霸等会任城，讨庞萌于桃乡，又并从征董宪于昌虑，皆破平之。六年春，遣屯长安。

明诏深闵，儆戒备具，每事奉循诏命，必不敢为国之忧也。”

此传言“仅而得免”，与彼不同。

九年，隗嚣死，延西击街泉、略阳、清水诸屯聚，皆定。

十一年，与中郎将来歙攻河池，未克，以病引还，拜为左冯翊，将军如故。

十三年，增封定食万户。十五年，薨于位。

子扶嗣。扶卒，子侧嗣。永平十三年，坐与舅王平谋反，伏诛，国除。永初七年，邓太后绍封延曾孙恢为芦亭侯。恢卒，子遂嗣。

陈俊字子昭，南阳西鄂人也。少为郡吏。更始立，以宗室刘嘉为太常将军，俊为长史。光武徇河北，嘉遣书荐俊，光武以为安集掾。

从击铜马于清阳，进至*(满)**[蒲]*阳，拜强弩将军。与五校战于安次，俊下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余里，斩其渠帅而还。光武望而叹曰：“战将尽如是，岂有忧哉！”五校引退入渔阳，所过虏掠。俊言于光武曰：“宜令轻骑出贼前，使百姓各自坚壁，以绝其食，可不战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将轻骑驰出贼前。视人保壁坚完者，□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贼至无所得，遂散败。及军还，光武谓俊曰：“困此虏者，将军策也。”及即位，封俊为列侯。

建武二年春，攻匡贼，下四县，更封新处侯。引击顿丘，降三城。

其秋，大司马吴汉承制拜俊为强弩大将军，别击金门、白马贼于河内，皆破之。

四年，转徇汝阳及项，又拔南武阳。是时太山豪杰多拥觮与张步连兵，吴汉言

于帝曰：“非陈俊莫能定此郡。”于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将军事。张步闻之，遣其将击俊，战于嬴下，俊大破之，追至济南，收得印绶九十余，稍攻下诸县，遂定太山。五年，与建威大将军耿弇共破张步。事在弇传。时琅邪未平，乃徙俊为琅邪太守，领将军如故。齐地素闻俊名，入界，盗贼皆解散。俊将兵击董宪于赣榆，进破胸贼孙阳，平之。八年，张步畔，还琅邪，俊追讨，斩之。帝美其功，诏俊得专征青、徐。俊抚贫弱，表有义，检制军吏，不得与郡县相干，百姓歌之。数上书自请，愿奋击陇、蜀。诏报曰：

“东州新平，大将军之功也。负海猾夏，盗贼之处，国家以为重忧，且勉镇抚之。”子浮嗣，徙封蕲春侯。浮卒，子专诸嗣。专诸卒，子笃嗣。

蕲音祈。

臧宫字君翁，颍川郟人也。少为县亭长、游徼，后率宾客入下江兵中为校尉，因从光武征战，诸将多称其勇。光武察宫勤力少言，甚亲纳之。及至河北，以为偏将军，从破鬲贼，数陷陈却敌。

光武即位，以为侍中、骑都尉。建武二年，封成安侯。明年，将突骑与征虏将军祭遵击更始将左防、韦颜于*(沮)**[涅]*阳、郾，悉降之。五年，将兵徇江夏，击代乡、钟武、竹里，皆下之。帝使太中大夫持节拜宫为辅威将军。七年，更封期思侯。击梁郡、济阴，皆平之。

十一年，将兵至中卢，屯骆越。是时公孙述将田戎、任满与征南大将军岑彭相拒于荆门，彭等战数不利，越人谋畔从蜀。宫兵少，力不能制。会属县送委输车数百乘至，宫夜使锯断城门限。令车声回转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闻车声不绝，而门限断，相告以汉兵大至。其渠帅乃奉牛酒以劳军营。宫陈兵大会，击牛酺酒，飧赐慰纳之，越人由是遂安。

宫与岑彭等破荆门，别至垂鹄山，信道出秭归，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宫将降卒五万，从涪水上平曲。公孙述将延岑盛兵于*(沅)**[沈]*水，时宫觮多食少，转输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复更保聚，观望成败。宫欲引还，恐为所反。会帝遣谒者将兵诣岑彭，有马七百匹，宫矫制取以自益，晨夜进兵，多张旗帜，登山鼓噪，右步左骑，挟船而引，呼声动山谷。岑不意汉军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宫因从击，大破之。斩首溺死者万余人，水为之浊流。延岑奔成都，其觮悉降，尽获其兵马珍宝。自是乘胜追北，降者以十万数。

军至平阳乡，蜀将王元举觮降。进拔挠竹，破涪城，斩公孙述弟恢，复攻拔繁、郫。前后收得节五，印绶千八百。是时大司马吴汉亦乘胜进营逼成都。宫连屠大城，兵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雒郭门，历成都城下，至吴汉营，饮酒高会。汉见之甚欢，谓宫曰：“将军向者经虏城下，震扬威灵，风行电照。

然穷寇难量，还营愿从它道矣。”宫不从，复路而归，贼亦不敢近之。进军咸

门，与吴汉并灭公孙述。

郫，县名，属蜀郡，故城在今益州郫县北。郫音皮。

帝以蜀地新定，拜宫为广汉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鄯侯。十五年，征还京师，以列侯奉朝请，定封朗陵侯。十八年，拜太中大夫。

十九年，妖巫维汜弟子单臣、傅镇等，复妖言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称将军。于是遣宫将北军及黎阳营数千人围之。贼谷食多，数攻不下，士卒死伤。帝召公卿诸侯王问方略，皆曰“宜重其购赏”。时显宗为东海王，独对曰：“妖巫相劫，孰无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围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缓，令得逃亡，逃亡则一亭长足以禽矣。”帝然之，即口宫彻围缓贼，贼觭分散，遂斩臣、镇等。宫还，迁城门校尉，复转左中郎将。击武溪贼，至江陵，降之。宫以谨信质朴，故常见任用。后匈奴饥疫，自相分争，帝以问宫，宫曰：“愿得五千骑以立功。”帝笑曰：“常胜之家，难与虑敌，吾方自思之。”二十七人，宫乃与杨虚侯马武上书曰：“匈奴贪利，无有礼信，穷则稽首，安则侵盗，缘边被其毒痛，中国忧其抵突。虏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当中国一郡。万里死命，县在陛下。福不再来，时或易失，岂宜固守文德而堕武事乎？今命将临塞，厚县购赏，喻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谋臣狐疑，令万世刻石之功不立于圣世。”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

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

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自是诸将莫敢言兵事者。

宫永平元年卒，谥曰愍侯。子信嗣。信卒，子震嗣。震卒，子松嗣。元初四年，与母别居，国除。永宁元年，邓太后绍封松弟由为朗陵侯。

论曰：中兴之业，诚艰难也。然敌无秦、项之强，人资附汉之思，虽怀玺纒纒，跨陵州县，殊名诡号，千队为醜，尚未足以为比功上烈也。至于山西既定，威临天下，戎羯丧其精胆，醜帅贾其余壮，斯诚雄心尚武之几，先志翫兵之日。臧宫、马武之徒，抚鸣口而抵掌，志驰于伊吾之北矣。光武审黄石，存包桑，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其意防盖已弘深。岂其颠沛

平城之围，忍伤黥王之陈乎？是卑辞币礼也。

赞曰：吴公鸯强，实为龙骧。电埽髡孽，风行巴、梁。虎牙猛力，功立睢阳。宫、俊休休，是亦鹰扬。

后汉书卷十九 耿弇列传 第九

弟国国子秉秉弟夔国弟子恭

耿弇字伯昭，扶风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钜鹿徙焉。父况，字侠游，以明经为郎，与王莽从弟伋共学老子于安丘先生，后为朔调连率。

弇少好学，习父业。常见郡尉试骑士，建旗鼓，肆驰射，由是好将帅之事，望之辞不肯见，为巫医于人闲”也。及王莽败，更始立，诸将略地者，前后多擅威权，辄改易守、令。况自以莽之所置，怀不自安。时弇年二十一，乃辞况奉奏诣更始，因赍贡献，以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会王郎诈称成帝子子舆，起兵邯鄲，弇从吏孙仓、鞞包于道共谋曰：“刘子舆成帝正统，舍此不归，远行安之？”弇按口曰：“子舆弊贼，卒为降虏耳。我至长安，与国家陈渔阳、上谷兵马之用，还出太原、代郡，反复数十日，归发突骑以犍乌合之觶，如摧枯折腐耳。观公等不识去就，族灭不久也。”仓、包不从，遂亡降王郎。

弇道闻光武在卢奴，乃驰北上谒，光武留署门下吏。弇因说护军朱佑，求归发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儿曹乃有大意哉！”因子召见加恩慰。弇因从光武北至蓟。闻邯鄲兵方到，光武将欲南归，召官属计议。弇曰：“今兵从南来，不可南行。渔阳太守彭宠，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发此两郡，控弦万骑，邯鄲不足虑也。”光武官属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柰何北行入囊中？”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会蓟中乱，光武遂南驰，官属各分散。弇走昌平就况，因说况使寇恂东约彭宠，各发突骑二千匹，步兵千人。弇与景丹、寇恂及渔阳兵合军而南，所过击斩王郎大将、九卿、校尉以下四百余级，得印绶百二十五，节二，斩首三万级，定涿郡、中山、钜鹿、清河、河闲凡二十二县，遂及光武于广阿。是时光武方攻王郎，传言二郡兵为邯鄲来，觶皆恐。既而悉诣营上谒。光武见弇等，说，曰：“当与渔阳、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为偏将军，使还领其兵。加况大将军、兴义侯，得自置偏壘。弇等遂从拔邯鄲。

时更始征代郡太守赵永，而况劝永不应召，令诣于光武。光武遣永复郡。永北还，而代令张晔据城反畔，乃招迎匈奴、乌桓以为援助。光武以弇弟舒为复胡将军，使击晔，破之。永乃得复郡。时五校贼二十余万北寇上谷，况与舒连击破之，贼皆退走。

更始见光武威声日盛，君臣疑虑，乃遣使立光武为萧王，令罢兵与诸将有功者

还长安；遣苗曾为幽州牧，韦顺为上谷太守，蔡充为渔阳太守，并北之部。时光武居邯郸宫，昼卧温明殿。舁入造默下请闲，因说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乱，诸将擅命于畿内，贵戚纵横于都内。天子之命，不出城门，所在牧守，辄自迁易，百姓不知所从，士人莫敢自安。

虏掠财物，劫掠妇女，怀金玉者，至不生归。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铜马、赤眉之属数十辈，辈数十百万，圣公不能办也。其败不久。公首事南阳，破百万之军；今定河北，*(北)*据天府之地。以义征伐，发号响应，天下可传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闻使者从西方来，欲罢兵，不可从也。今吏士死亡者多，舁愿归幽州，益发精兵，以集*(其)*大计。”光武大说，乃拜舁为大将军，与吴汉北发幽州十郡兵。舁到上谷，收韦顺、蔡充斩之；

汉亦诛苗曾。于是悉发幽州兵，引而南，从光武击破铜马、高湖、赤眉、青犊，又追尤来、大枪、五幡于元氏，舁常将精骑为军锋，辄破走之。光武乘胜战*(慎)**[顺]*水上，虏危急，殊死战。时军士疲弊，遂大败奔还，壁范阳，数日乃振，贼亦退去，从追至容城、小广阳、安次，连战破之。光武还蓟，复遣舁与吴汉、景丹、盖延、朱佑、邳彤、耿纯、刘植、岑彭、祭遵、坚鐔、王霸、陈俊、马武十三将军，追贼至潞东，及平谷，再战，斩首万三千余级，遂穷追于右北平无终、土垠之闲，至*(浚)**[俊]*靡而还。

贼散入辽西、辽东，或为乌桓、貊人所钞击，略尽。

光武即位，拜舁为建威大将军。与骠骑大将军景丹、强弩将军陈俊攻厌新贼于敖仓，皆破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畤侯。食好畤、美阳二县。三年，延岑自武关出攻南阳，下数城。穰人杜弘率其觭以从岑。舁与岑等战于穰，大破之，斩首三千余级，生获其将士五千余人，得印绶三百。杜弘降，岑与数骑遁走东阳。

舁从幸春陵，因见自请北收上谷兵未发者，定彭宠于渔阳，取张丰于涿郡，还收富平、获索，东攻张步，以平齐地。帝壮其意，乃许之。四年，诏舁进攻渔阳，舁以父据上谷，本与彭宠同功，又兄弟无在京师者，自疑，不敢独进，上书求诣洛阳。诏报曰：“将军出身举宗为国，所向陷敌，功嗟尤着，何嫌何疑，而欲求征？且与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况闻舁求征，亦不自安，遣舒弟国入侍。帝善之，进封况为雒阳侯。乃命舁与建义大将军朱佑、汉忠将军王常等击望都、故安西山贼十余营，皆破之。时征虏将军祭遵屯良乡，骠骑将军刘喜屯阳乡，以拒彭宠。宠遣弟纯将匈奴二千余骑，宠自引兵数万，分为两道以击遵、喜。胡骑经军都，舒袭破其觭，斩匈奴两王，宠乃退走。况复与舒攻宠，取军都。五年，宠死，天子嘉况功，使光禄大夫持节迎况，赐甲第，奉朝请。封*[舒为]*牟平侯。遣舁与吴汉击富平、获索贼于平原，大破之，降者四

万余人。

别于太山钟城列营数十以待弇。弇度河先击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开围一角，令其觶得奔归钟城。钟城人闻祝阿已溃，大恐惧，遂空壁亡去。费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进兵先胁巨里，使多伐树木，扬言以填塞坑燎。数日，有降者言邑闻弇欲攻巨里，谋来救之。弇乃严令军中趣修攻具，宣口诸部，后三日当悉力攻巨里城。阴缓生口，令得亡归。归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将精兵三万余人来救之。弇喜，谓诸将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诱致邑耳。今来，适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行精兵上冈阪，乘高合战，大破之，临陈斩邑。既而收首级以示巨里城中，城中凶惧，费敢悉觶亡归张步。弇复收其积聚，纵兵击诸未下者，平四十余营，遂定济南。

时张步都剧，使其弟蓝将精兵二万守西安，诸郡太守合万余人守临淄，相去四十里。盒进军画中，居二城之闲。弇视西安城小而坚，且蓝兵又精，临淄名虽大而实易攻，乃口诸校会，后五日攻西安。蓝闻之，晨夜傲守。至期夜半，弇口诸将皆蓐食，会明至临淄城。护军荀梁等争之，以为宜速攻西安。

弇曰：“不然。西安闻吾欲攻之，日夜为备；临淄出不意而至，必惊扰，吾攻之一日必拔。拔临淄即西安孤，张蓝与步隔绝，必复亡去，所谓击一而得二者也。

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顿兵坚城，死伤必多。纵能拔之，蓝引军还奔临淄，并兵合势，观人虚实，吾深入敌地，后无转输，旬*(月)**[日]*之闲，不战而困。

诸君之言，未见其宜。”遂攻临淄，半日拔之，入据其城。张蓝闻*[之大]*惧，遂将其觶亡归剧。

弇乃令军中无得妄掠剧下，须张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闻大笑曰：“以尤来、大彤十余万觶，吾皆即其营而破之。今大耿兵少于彼，又皆疲劳，何足惧乎！”乃与三弟蓝、弘、寿及故大彤渠帅重异等兵号二十万，至临淄大城东，将攻弇。弇先出淄水上，与重异遇，突骑欲纵，弇恐挫其锋，令步不敢进，故示弱以盛其气，乃引归小城，陈兵于内。步气盛，直攻弇营，与刘歆等合战，弇升王宫坏台望之，视歆等锋交，乃自引精兵以横突步陈于东城下，大破之。飞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无知者。

至暮罢。弇明旦复勒兵出。是时帝在鲁，闻弇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陈俊谓弇曰：“剧虏兵盛，可且闭营休士，以须上来。”弇曰：“乘舆且到，臣子当击牛酺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贼虏遗君父邪？”乃出兵大战，自旦及昏，复大破之，杀伤无数，城中沟燎皆满。弇知步困将退，豫置左右翼为伏以待之。人定时，步果引去，伏兵起纵击，追至钜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属，收得辎

重二千余两。步还剧，兄弟各分兵散去。后数日，车驾至临淄自劳军，髡臣大会。帝谓髡曰：“昔韩信破历下以开基，

今将军攻祝阿以发谿，此皆齐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韩信袭击已降，将军独拔勍敌，其功乃难于信也。又田横亨郈生，及田横降，高帝诏鞞尉不听为仇。

张步前亦杀伏隆，若步来归命，吾当诏大司徒释其怨，又事尤相类也。将军前在南阳建此大策，常以为落落难合，有志者事竟成也！”髡因复追步，步奔平寿，乃肉袒负斧钺于军门。髡传步诣行在所，而勒兵入据其城。树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诣旗下，觴尚十余万，辎重七千余两，皆罢遣归乡里。髡复引兵至城阳，降五校余党，齐地悉平。振旅还京师。

六年，西拒隗嚣，屯兵于漆。八年，从上陇。明年，与中郎将来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诸营保，皆下之。

髡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常)**[尝]*挫折。

十二年，况疾病，乘輿数自临幸。复以国弟广、举并为中郎将。髡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医药，当代以为荣。及况卒，谥烈侯，少子霸袭况爵。

十三年，增髡户邑，上大将军印绶，罢，以列侯奉朝请。每有四方异议，辄召入问筹策。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谥曰愍侯。

子忠嗣。忠以骑都尉击匈奴于天山，有功。忠卒，子冯嗣。冯卒，子良嗣，一名无禁。延光中，尚安帝妹濮阳长公主，位至侍中。良卒，子协嗣。

隃麋侯霸卒，子文金嗣。文金卒，子喜嗣。喜卒，子显嗣，为羽林左监。显卒，子援嗣。

尚桓帝妹长社公主，为河*(阳)**[东]*太守。后曹操诛耿氏，唯援孙弘存焉。

牟平侯舒卒，子袭嗣。尚显宗女隆虑公主。袭卒，子宝嗣。

宝女弟为清河孝王妃。及安帝立，尊孝王，母为孝德皇后，以妃为甘园大贵人。

帝以宝元舅之重，使监羽林左*(车)*骑，位至大将军。而附事内宠，与中常侍樊丰、帝乳母王圣等潜废皇太子为济阴王，及排陷太尉杨震，议者怨之。宝弟子承袭公主爵为林虑侯，位至侍中。安帝崩，阎太后以宝等阿附嬖幸，共为不道，策免宝及承，皆贬爵为亭侯，遣就国。宝于道自杀，国除。大贵人数为耿氏请，阳嘉三年，顺帝遂*(诏)**[绍]*封宝子箕牟平侯，为侍中。以恒为阳亭侯，承为羽林中郎将。其后贵人薨，大将军梁冀从承求贵人珍玩，不能得，冀怒，风有司奏夺其封。承惶恐，遂亡匿于穰。数年，冀推髡得之，乃并族其家十余人。

论曰：淮阴廷论项王，审料成孰，则知高祖之庙胜矣。[耿]髡决策河北，定计南阳，亦见光武之业成矣。然髡自克拔全齐，而无*[复]*尺寸功。夫岂不怀

？将时之度数，不足以兼容乎？三世为将，道家所忌，而耿氏累叶以功名自终。将其用兵欲以杀止杀乎？何其独能隆也！客曰：“不然。夫将三代必败，以其杀伐多也，其后受其不祥。”

国字叔虑，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为黄门侍郎，应对左右，帝以为能，迁射声校尉。七年，射声官罢，拜驸马都尉。父况卒，国于次当嗣，上疏以先侯爱少子霸，固自陈让，有诏许焉。后历顿丘、阳翟、上蔡令，所在吏人称之。征为五官中郎将。

是时乌桓、鲜卑屡寇外境，国素有筹策，数言边事，帝器之。及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款塞称藩，愿扞御北虏。事下公卿。议者皆以为天下初定，中国空虚，夷狄情伪难知，不可许。国独曰：“臣以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东扞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使塞下无晏开之警，万世*(有)*安宁之策也。”

帝从其议，遂立比为南单于。由是乌桓、鲜卑保塞自守，北虏远遁，中国少事。

二十七年，代冯勤为大司*(马)**[农]*。又上言宜置度辽将军，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亡。永平元年卒官。显宗追思国言，后遂置度辽将军，左右校尉，如其议焉。

国二子：秉，夔。

秉字伯初，有伟体，口带八围。博通书记，能说司马兵法，尤好将帅之略。以父任为郎，数上言兵事。常以中国虚费，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以战去战，盛王之道。显宗既有志北伐，阴然其言。永平中，召诣省闼，问前后所上便宜方略，拜谒者仆射，遂见亲幸。每公卿会议，常引秉上殿，访以边事，多简帝心。

十五年，拜驸马都尉。十六年，以骑都尉秦彭为副，与奉车都尉窦固等俱伐北匈奴。虏皆奔走，不战而还。

十七年夏，诏秉与固合兵万四千骑，复出白山击车师。车师有后王、前王，前王即后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余里。固以后王道远，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议先赴后王，以为并力根本，则前王自服。固计未决。秉奋身而起曰：

“请行前。”乃上马，引兵北入，觭军不得已，遂进。并纵兵抄掠，斩首数千级，收马牛十余万头。后王安得震怖，从数百骑出迎秉。而固司马苏安欲全功归固，即驰谓安得曰：“汉贵将独有奉车都尉，天子姊驸，爵为通侯，当先降之。”安得乃还，更令其诸将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马，麾其精骑径造固壁。言曰：“车师王降，讫今不至，请往梟其首。”固大惊曰：“且止，将败事

！”

秉厉声曰：“受降如受敌。”遂驰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门，脱帽抱马足降。秉将以诣固。其前王亦归命，遂定车师而还。

明年秋，肃宗即位，拜秉征西将军。遣案行凉州边境，劳赐保塞羌胡，进屯酒泉，救戊己校尉。

建初元年，拜度辽将军。视事七年，匈奴怀其恩信。征为执金吾，甚见亲重。帝每巡郡国及幸宫观，秉常领禁兵宿辇左右。除三子为郎。章和二年，复拜征西将军，副车骑将军窦宪击北匈奴，大破之。事并事宪传。封秉美阳侯。食邑三千户。

秉性勇壮而简易于事，军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结营部，然远斥候，明要誓，有警，军陈立成，士卒皆乐为死。永元二年，代桓虞为光禄勋。明年夏卒，时年五十余。赐以朱棺、玉衣，将作大匠穿顷，假鼓吹，五营骑士三百余人送葬。

谥曰桓侯。匈奴闻秉卒，举国号哭，或至斲面流血。

长子冲嗣。及窦宪败，以秉窦氏党，国除。冲官至汉阳太守。

曾孙纪，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异之，稍迁少府。纪以操将篡汉，建安二十三年，与大医令吉□、丞相司直韦*(况)*晃*(晔)*谋起兵诛操，不克，夷三族。于时衣冠盛门坐纪罹祸灭者觴矣。

夔字定公。少有气决。永元初，为车骑将军窦宪假司马，北击匈奴，转*(车)*骑都尉。三年，宪复出河西，以夔为大将军左校尉。将精骑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单于廷，于金微山斩阏氏、名王已下五千余级，单于与数骑脱亡，尽获其匈奴珍宝财畜，去塞五千余里而还，自汉出师所未尝至也。乃封夔粟邑侯。会北单于弟左鹿蠡王于除鞬自立为单于，觴八部二万余人，来居蒲类海上，遣使款塞。以夔为中郎将，持节辇护之。及窦宪败，夔亦免官夺爵土。

后复为长水校尉，拜五原太守，迁辽东太守。元兴元年，貊人寇郡界，夔追击，斩其渠帅。永初三年，南单于檀反畔，使夔率鲜卑及诸郡兵屯鴈门，与车骑将军何熙共击之。熙推夔为先锋，而遣其司马耿溥、刘祉将二千人与夔俱进。到属国故城，单于遣夔鞬日逐王三千余人遮汉兵。夔自击其左，令鲜卑攻其右，虏遂败走，追斩千余级，杀其名王六人，获穹庐车重千余两，马畜生口甚觴。

鲜卑马多羸病，遂畔出塞。夔不能独进，以不穷追，左转云中太守，后迁行度辽将军事。

夔勇而有气，数侵陵*[使]*匈奴中郎将郑戩。元初元年，坐征下狱，以减死论，笞二百。建光中，复拜度辽将军。时鲜卑攻杀云中太守成严，围乌桓校尉徐

常于马城。夔与幽州刺史庞参救之，追虏出塞而还。后坐法免，卒于家。

恭字伯宗，国弟广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将帅才。永平十七年冬，骑都尉刘张出击车师，请恭为司马，与奉车都尉窦固及从弟驸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乃以恭为戊己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谒者关宠为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数百人。恭至部，移檄乌孙，示汉威德，大昆弥已下皆欢喜，遣使献名马，及奉宣帝时所赐公主博具，愿遣子入侍。恭乃发使赉金帛，迎其侍子。明年三月，北单于遣左鹿蠡王二万骑击车师。恭遣司马将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骑多，皆为所歿。匈奴遂破杀后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战，以毒药傅矢。传语匈奴曰：“汉家箭神，其中疮者必有异。”因发强弩射之。虏中矢者，视创皆沸，遂大惊。会天暴风雨，随雨击之，杀伤甚觴。匈奴震怖，相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据之。七月，匈奴复来攻恭，恭募先登数千人直驰之，胡骑散走，匈奴遂于城下拥绝涧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马粪汁而饮之。恭仰叹曰：“闻昔贰师将军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

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为吏士祷。有顷，水泉奔出，觴皆称万岁。乃令吏士扬水以示虏。虏出不意，以为神明，遂引去。时焉耆、龟兹攻歿都护陈睦，北虏亦围关宠于柳中。会显宗崩，救兵不至，车师复畔，与匈奴共攻恭。恭厉士觴击走之。后王夫人先世汉人，常私以虏情告恭，又给以粮饷。数月，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恭与士推诚同死生，故皆无二心，而稍稍死亡，余数十人。单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复遣使招恭曰：“若降者，当封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诱其使上城，手击杀之，炙诸城上。虏官属望见，号哭而去。单于大怒，更益兵围恭，不能下。

初，关宠上书求救，时肃宗新即位，乃诏公卿会议。司空第五伦以为不宜救。司徒鲍昱议曰：“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诚令权时无边事可也，匈奴如复犯塞为寇，陛下将何以使将？又二部兵人裁各数十，匈奴围之，历旬不下，是其寡弱尽力之嗟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将精骑二千，多其幡帜，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极之兵，必不敢当，四十日闲，足还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将军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余人，建初元年正月，会柳中击车师，攻交河城，斩首三千八百级，获生口三千余人，驼驴马牛羊三万七千头。北虏惊走，车师复降。会关宠已歿，蒙等闻之，便欲引兵还。先是恭遣军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随王蒙军俱出塞。羌固请迎恭，诸将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与羌，从山北迎恭，遇大雪丈余，军

仅能至。城中夜闻兵马声，以为虏来，大惊。羌乃遥呼曰：“我范羌也。汉遣军迎校尉耳。”城中皆称万岁。开门，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随俱归。虏兵追之，且战且行。吏士素饥困，发疏勒时尚有二十六人，随路死没，三月至玉门，唯余十三人。衣履穿决，形容枯槁。中郎将郑觭为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单兵固守孤城，当匈奴之噬，对数万之觭，连月踰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出于万死无一生之望。前后杀伤丑虏数千百计，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恭之节义，古今未有。

宜蒙显爵，以厉将帅。”及恭至雒阳，鲍昱奏恭节过苏武，宜蒙爵赏。于是拜为骑都尉，以恭司马石修为雒阳市丞，张封为雍营司马，军吏范羌为共丞，余九人皆补羽林。恭母先卒，及还，追行丧制，有诏使五官中郎将赍牛酒释服。

明年，迁长水校尉。其秋，金城、陇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诏召入问状。乃遣恭将五校士三千人，副车骑将军马防讨西羌。恭屯枹罕，数与羌接战。明年秋，烧当羌降，防还京师，恭留击诸未服者，首虏千余人，获牛羊四万余头，勒姐、烧何羌等十三种数万人，皆诣恭降。初，恭出陇西，上言“故安丰侯窦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鸿胪固，即其子孙。前击白山，功冠三军。宜奉大使，镇抚凉部。令车骑将军防屯军汉阳，以为威重”。

由是大忤于防。及防还，监营谒者李谭承旨奏恭不忧军事，被诏怨望。坐征下狱，免官归本郡，卒于家。

子溥，为京兆虎牙都尉。元初二年，击畔羌于丁奚城，军败，遂歿。诏拜溥子宏、晔并为郎。

晔字季遇。顺帝初，为乌桓校尉。时鲜卑寇缘边，杀代郡太守。晔率乌桓及诸郡卒出塞讨击，大破之。鲜卑震怖，数万人诣辽东降。自后频出辄克获，威振北方。迁度辽将军。

耿氏自中兴已后迄建安之末，大将军二人，将军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遂与汉兴衰云。

论曰：余初读苏武传，感其茹毛穷海，不为大汉羞。后览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觉涕之无从。嗟哉，义重于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质于柯盟，

相如申威于河表，

盖以决一旦之负，异乎百死之地也。以为二汉当疏高爵，宥十世。而苏君恩不及嗣，恭亦终填牢户。追诵龙蛇之章，以为叹息。

赞曰：好畤经武，能画能兵。往收燕卒，来集汉营。请闲赵殿，酺酒齐城。况、舒率从，亦既有成。国图久策，分此凶狄。秉洽胡情，夔单虏筮。慊慊伯宗，枯泉飞液。

后汉书卷二十 钊期王霸祭遵列传 第十

祭遵从弟彤

钊期字次况，颍川郑人也。长八尺二寸，容貌绝异，矜严有威。父猛，为桂阳太守，卒，期服丧三年，乡里称之。光武略地颍川，闻期志义，召署贼曹掾，从徇蓟。时王郎檄书到蓟，蓟中起兵应郎。光武趋驾出，百姓聚观，誼呼满道，遮路不得行，期骑马奋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觮皆披靡。及至城门，门已闭，攻之得出。行至信都，以期为裨将，与傅宽、吕晏俱属邓禹。徇傍县，又发房子兵。禹以期为能，独拜偏将军，授兵二千人，宽、晏各数百人。还言其状，光武甚善之。使期别徇真定宋子，攻拔乐阳、枣、肥累。

从击王郎将儿宏、刘奉于钜鹿下，期先登陷陈，手杀五十余人，被创中额，掇*(幘)**[幘]*复战，遂大破之。王郎灭，拜期虎牙大将军。乃因闲说光武曰：“河北之地，界接边塞，人习兵战，号为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统危殆，海内无所归往。明公据河山之固，拥精锐之觮，以顺万人思汉之心，则天下谁敢不从？”光武笑曰：“卿欲遂前□邪？”时铜马数十万觮入清阳、博平，期与诸将迎击之，连战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战，所杀伤甚多。会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馆陶，皆降之。从击青犊、赤眉于射犬，贼袭期辎重，期还击之，手杀伤数十人，身被三创，而战方力，遂破走之。

光武即位，封安成侯，食邑五千户。时檀乡、五楼贼入繁阳、内黄，又魏郡大姓数反复，而更始将卓京谋欲相率反邺城。帝以期为魏郡太守，行大将军事。期发郡兵击卓京，破之，斩首六百余级。京亡入山，追斩其将校数十人，获京妻子。进击繁阳、内黄，复斩数百级，郡界清平。督盗贼李熊，邺中之豪，而熊弟陆谋欲反城迎檀乡。或以告期，期不应，告者三四，期乃召问熊。熊叩头首服，愿与老母俱就死。期曰：“为吏傥不若为贼乐者，可归与老母往就陆也。”

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陆，将诣邺城西门。陆不胜愧感，自杀以谢期。期嗟叹，以礼葬之，而还熊故职。于是郡中服其威信。

建武五年，行幸魏郡，以期为太中大夫。从还洛阳，又拜鞞尉。

期重于信义，自为将，有所降下，未尝虏掠。及在朝廷，忧国爱主，其有不得于心，必犯颜谏诤。帝尝轻与期门近出，期顿首车前曰：“臣闻古今之戒，变生不意，诚不愿陛下微行数出。”帝为之回舆而还。十年卒，帝亲临襚敛，赠以鞞尉、安成侯印绶，谥曰忠侯。

期言‘受国家恩深，常鼻负，如死，不知当何以报国，何宜封子也’！上甚怜之。”

子丹嗣。复封丹弟统为建平侯。后徙封丹葛陵侯。丹卒，子舒嗣。舒卒，子羽

嗣。羽卒，子蔡嗣。

王霸字符伯，颍川颍阳人也。世好文法，父为郡决曹掾，霸亦少为狱吏。常慷慨不乐吏职，其父奇之。遣西学长安。汉兵起，光武过颍阳，霸率宾客上谒，曰：“将军兴义兵，窃不自知量，贪慕威德，愿充行伍。”光武曰：“梦想贤士，共成功业，岂有二哉！”遂从击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还休乡里。

及光武为司隶校尉，道过颍阳，霸请其父，愿从。父曰：“吾老矣，不任军旅，汝往，勉之！”霸从至洛阳。及光武为大司马，以霸为功曹令史，从度河北。

宾客从霸者数十人，稍稍引去。光武谓霸曰：“颍川从我者皆逝，而子独留。努力！疾风知劲草。”

及王郎起，光武在蓟，郎移檄购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将以击郎。市人皆大笑，举手邪揄之，霸惭怩而还。光武即南驰至下曲阳。传闻王郎兵在后，从者皆恐。及至虘沱河，候吏还白河水流澌，无船，不可济。官属大惧。光武令霸往视之。霸恐惊觴，欲且前，阻水，还即诡曰：“冰坚可度。”

官属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语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护度，未毕数骑而冰解。光武谓霸曰：“安吾觴得济免者，卿之力也。”霸谢曰：“此明公至德，神灵之佑，虽武王白鱼之应，无以加此。”武光谓官属曰：“王霸权以济事，殆天瑞也。”以为军正，爵关内侯。既至信都，发兵攻拔邯郸。霸追斩王郎，得其玺绶。封王乡侯。

从平河北，常与臧宫、傅俊共营，霸独善抚士卒，死者脱衣以敛之，伤者躬亲以养之。

光武即位，以霸晓兵爱士，可独任，拜为偏将军，并将臧宫、傅俊兵，而以宫、俊为骑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

四年秋，帝幸谯，使霸与捕虏将军马武东讨周建于垂惠。苏茂将五校兵四千余人救建，而先遣精骑遮击马武军粮，武往救之。建从城中出兵夹击武，武恃霸之援，战不甚力，为茂、建所败。武军奔过霸营，大呼求救。霸曰：“贼兵盛，出必两败，努力而已。”乃闭营坚壁。军吏皆争之。霸曰：“茂兵精锐，其觴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虏与吾相恃，两军不一，此败道也。今闭营固守，示不相援，贼必乘胜轻进；捕虏无救，其战自倍。如此，茂觴疲劳，吾承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战良久，霸军中壮士路润等数十人断发请战。

霸知士心锐，乃开营后，出精骑袭其背。茂、建前后受敌，惊乱败走，霸、武各归营。贼复聚觴挑战，霸坚卧不出，方飧士作倡乐。茂雨射营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动。军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击也。”霸曰：“不然。苏

茂客兵远来，粮食不足，故数挑战，以傲一切之胜。今闭营休士，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战，乃引还营。其夜，建兄子诵反，闭城拒之，茂、建遁去，诵以城降。

五年春，帝使太中大夫持节拜霸为讨虏将军。六年，屯田新安。八年，屯*[田]*函谷关。击荥阳、中牟盗贼，皆平之。

九年，霸与吴汉及横野大将军王常、建义大将军朱佑、破奸将军侯进等五万余人，击卢芳将贾览、闵堪于高柳。匈奴遣骑助芳，汉车遇雨，战不利。吴汉还洛阳，令朱佑屯常山，王常屯涿郡，侯进屯渔阳。玺书拜霸上谷太守，领屯兵如故，捕击胡虏，无拘郡界。明年，霸复与吴汉等四将军六万人出高柳击贾览，诏霸与渔阳太守陈欣将兵为诸军锋。匈奴左南将军将数千骑救览，霸等连战于平城下，破之，追出塞，斩首数百级。霸及诸将还入鴈门，与骠骑大将军杜茂会攻卢芳将尹由于崞、繁峙，不克。

十三年，增邑户，更封向侯。是时，卢芳与匈奴、乌桓连兵，寇盗尤数，缘边愁苦。诏霸将口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凡与匈奴、乌桓大小数十百战，颇识边事，数上书言宜与匈奴结和亲，又陈委输可从温水漕，以省陆转输之劳，事皆施行。

后南单于、乌桓降服，北边无事。霸在上谷二十余岁。三十年，定封淮陵侯。永平二年，以病免，后数月卒。益通以运漕也。

子符嗣，徙封软侯。符卒，子度嗣。度尚显宗女浚仪长公主，为黄门郎。

度卒，子歆嗣。

祭遵字弟孙，颍川颍阳人也。少好经书。家富给，而遵恭俭，恶衣服。丧母，负土起坟。尝为部吏所侵，结客杀之。初，县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惮焉。及光武破王寻等，还过颍阳，遵以县吏数进见，光武爱其容仪，署为门下史。从征河北，为军市令。舍中儿犯法，遵格杀之。光武怒，命收遵。时主簿陈副谏曰：“明公常欲觴军整齐，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贯之，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备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寻拜为偏将军，从平河北，以功封列侯。

建武二年春，拜征虏将军，定封颍阳侯。与骠骑大将军景丹、建义大将军朱佑、汉忠将军王常、骑都尉王梁、臧宫等入箕关，南击弘农、厌新、柏华蛮中贼。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觴见遵伤，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战皆自倍，遂大破之。时新城蛮中山贼张满，屯结险隘为人害，诏遵攻之。遵绝其粮道，满数挑战，遵坚壁不出。而厌新、柏华余贼复与满合，遂攻得霍阳聚，遵乃分兵击破降之。明年春，张满饥困，城拔，生获之。初，满祭祀天地，自云当王，既执，叹曰：“讖文误我！”乃斩之，夷其妻子。遵引兵南击邓奉弟终于杜

衍，破之。

时涿郡太守张丰执使者举兵反，自称无上大将军，与彭宠连兵。四年，遵与朱佑及建威大将军耿弇、骁骑将军刘喜俱击之。遵兵先至，急攻丰，丰功曹孟□执丰降。

初，丰好方术，有道士言丰当为天子，以五彩囊裹石系丰肘，云石中有玉玺。丰信之，遂反。既执当斩，犹曰：“肘石有玉玺。”遵为椎破之，丰乃知被诈，仰天叹曰：“当死无所恨！”诸将皆引还，遵受诏留屯良乡拒彭宠。因遣护军傅玄袭击宠将李豪于潞，大破之，斩首千余级。相拒岁余，数挫其锋，党与多降者。及宠死，遵进定其地。

六年春，诏遵与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汉忠将军王常、捕虏将军马武、骁骑将军刘歆、武威将军刘尚等从天水伐公孙述。师次长安，时车驾亦至，而隗嚣不欲汉兵上陇，辞说解故。帝召诸将议。皆曰：“可且延嚣日月之期，益封其将帅，以消散之。”遵曰：“嚣挟奸久矣。今若按甲引时，则使其诈谋益深，而蜀警增备，固不如遂进。”帝从之，乃遣遵为前行。隗嚣使其将王元拒陇坻，遵进击，破之，追至新关。及诸将到，与嚣战，并败，引退下陇。乃诏遵军汧，耿弇军漆，征西大将军冯异军栒邑，大司马吴汉等还屯长安。自是后遵数挫隗嚣。事已见冯异传。

八年秋，复从车驾上陇。及嚣破，帝东归过汧，幸遵营，劳飧士卒，作黄门武乐，良夜乃罢。时遵有疾，诏赐重茵，覆以御盖。复令进屯陇下。及公孙述遣兵救嚣，吴汉、耿弇等悉奔还，遵独留不却。九年春，卒于军。

丧礼成，复亲祠以太牢，如宣帝临霍光故事。诏大长秋、谒者、河南尹护丧事，大司农给费。博士范升上疏，追称遵曰：“臣闻先王崇政，尊美屏恶。

昔高祖大圣，深见远虑，班爵割地，与下分功，着录勋臣，颂其德美。生则宠以殊礼，奏事不名，入门不趋。死则畴其爵邑，世无绝嗣，丹书铁券，传于无穷。斯诚大汉厚下安人长久之德，所以累世十余，历载数百，

废而复兴，绝而复续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汉道，矚序辅佐，封赏功臣，同符祖宗。征虏将军颍阳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为之感伤，远迎河南，恻怛之恻，形于圣躬，丧事用度，仰给县官，重赐妻子，不可胜数。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过存，矫俗厉化，卓如日月。

古者臣疾君视，臣卒君吊，德之厚者也。陵彊已来久矣。及至陛下，复兴斯礼，耦下感动，莫不自励。臣窃见遵修行积善，竭忠于国，北平渔阳，西拒陇、蜀，先登坻上，深取略阳。觴兵既退，独守磨难。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军。清名闻于海内，廉白着于当世。所得赏赐，辄尽与吏士，身无奇衣，家无私财。同产兄午以遵无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

身任于国，不敢图生虑继嗣之计。临死遗诫牛车载丧，薄葬洛阳。问以家事，终无所言。任重道远，死而后已。遵为将军，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又建为孔子立后，奏置五经大夫。

虽在军旅，不忘俎豆，可*(为)**[谓]*好礼悦乐，守死善道者也。礼，生有爵，死有谥，爵以殊尊卑，谥以明善恶。臣愚以为宜因遵薨，论叙觴功，详案谥法，以礼成之。显章国家笃古之制，为后嗣法。”帝乃下升章以示公卿。至葬，车驾复临，赠以将军、侯印绶，朱轮容车，介士军陈送葬，谥曰成侯。既葬，车驾复临其坟，存见夫人室家。其后会朝，帝每叹曰：“安得忧国奉公之臣如祭征虏者乎！”遵之见思若此。

无子，国除。兄午，官至酒泉太守。从弟彤。

彤字次孙，早孤，以至孝见称。遇天下乱，野无烟火，而独在顷侧。每贼过，见其尚幼而有志节，皆奇而哀之。

光武初以遵故，拜彤为黄门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无子，帝追伤之，以彤为偃师长，令近遵坟墓，四时奉祠之。彤有权略，视事五岁，县无盗贼，课为第一，迁襄贲令。时天下郡国尚未悉平，襄贲盗贼白日公行。彤至，诛破奸猾，殄其支党，数年，襄贲政清。玺书勉励，增秩一等，赐缣百匹。

当是时，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数入塞杀略吏人。朝廷以为忧，益增缘边兵，郡有数千人，又遣诸将分屯障塞。帝以彤为能，建武十七年，拜辽东太守。至则励兵马，广斥候。彤有勇力，能贯三百斤弓。虏每犯塞，常为士卒*[前]*锋，数破走之。二十一年秋，鲜卑万余骑寇辽东，彤率数千人迎击之，自被甲陷陈，虏大奔，投水死者过半，遂穷追出塞，虏急，皆弃兵裸身散走，斩首三千余级，获马数千匹。自是后鲜卑震怖，畏彤不敢复窥塞。彤以三虏连和，卒为边害，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鲜卑，示以财利。其大都护偏何遣使奉献，愿得归化，彤慰纳赏赐，稍复亲附。

其异种满离、高句骊之属，遂骆驿款塞，上貂裘好马，帝辄倍其赏赐。其后偏何邑落诸豪并归义，愿自嗟。彤曰：“审欲立功，当归击匈奴，斩送头首乃信耳。”

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嗟！”即击匈奴左伊*(秩)**[秩]*髻部，斩首二千余级，持头诣郡。其后岁岁相攻，辄送首级受赏赐。自是匈奴衰弱，边无寇警，鲜卑、乌桓并入朝贡。

彤为人质厚重毅，体貌绝觴。抚夷狄以恩信，皆畏而爱之，故得其死力。初，赤山乌桓数犯上谷，为边害，诏书设购赏，*(功)**[切]*责州郡，不能禁。彤乃率励偏何，遣往讨之。永平元年，偏何击破赤山，斩其魁帅，持首诣彤，塞外震聳。彤之威声，畅于北方，西自武威，东尽玄菟及乐浪，胡夷皆来内

附，野无风尘。乃悉罢缘边屯兵。

十二年，征为太仆。彤在辽东几三十年，衣无兼副。显宗既嘉其功，又美彤清约，拜日，赐钱百万，马三匹，衣被刀口下至居室什物，大小无不悉备。帝每见彤，常叹息以为可属以重任。后从东巡狩，过鲁，坐孔子讲堂，顾指子路室谓左右曰：“此太仆之室。太仆，吾之御侮也。”

临终谓其子曰：“吾蒙国厚恩，奉使不称，微绩不立，身死诚惭恨。义不可以无功受赏，死后，若悉簿上所得赐物，身自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陈遗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闻之大惊，召问逢疾状，嗟叹者良久焉。乌桓、鲜卑追思彤无已，每朝贺京师，常过顷拜谒，仰天号泣乃去。辽东吏人为立祠，四时奉祭焉。

彤既葬，子参遂诣奉车都尉窦固，从军击车师有功，稍迁辽东太守。永元中，鲜卑入郡界，参坐沮败，下狱死。彤子孙多为边吏者，皆有名称。

论曰：祭彤武节刚方，动用安重，虽条侯、穰苴之伦，不能过也。且临守偏海，政移犷俗，徼人请符以立信，胡貊数级于郊下，至乃卧鼓边亭，灭烽幽障者将三十年。古所谓“必世而后仁”，岂不然哉！而一眚之故，以致感愤，惜哉，畏法之敝也！

齐景公使为将军，使庄贾往，穰苴与约曰：“旦日日中会于军门。”穰苴先至，贾后至，于是遂斩庄贾以徇三军，士皆振栗。

数级谓偏何斩匈奴，送首级受赏赐。赞曰：期启燕门，霸冰虜河。祭遵好礼，临戎雅歌。彤抗辽左，边廷怀和。

后汉书卷二十一 任李万邳刘耿列传 第十一

任光子隗

任光字伯卿，南阳宛人也。少忠厚，为乡里所爱。初为乡啬夫，郡县吏。

汉兵至宛，军人见光冠服鲜明，令解衣，将杀而夺之。会光禄勋刘赐适至，视光容貌长者，乃救全之。光因率党与从赐，为安集掾，拜偏将军，与世祖破王寻、王邑。

更始至洛阳，以光为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国皆降之，光独不肯，遂与都尉李忠、令万修、功曹阮况、五官掾郭唐等同心固守。廷掾持王郎檄

诣府白光，光斩之于市，以徇百姓，发精兵四千人城守。更始二年春，世祖自蓟还，狼狈不知所向，传闻信都独为汉拒邯郸，□驰赴之。光等孤城独守，恐不能全，闻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称万岁，实时开门，与李忠、万修率官属迎谒。世祖入传舍，谓光曰：“伯卿。今虬力虚弱，欲俱入城头子路、力子都兵中，何如邪？”光曰：“不可。”世祖曰：“卿兵少，何如？”

光曰：“可募发奔命，出攻傍县，若不降者，恣听掠之。人贪财物，则兵可招

而致也。”世祖从之。拜光为左大将军，封武成侯，留南阳宗广领信都太守事，使光将兵从。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马刘公将城头子路、力子都兵百万众从东方来，击诸反虏。”遣骑驰至钜鹿界中。吏民得檄，传相告语。世祖遂与光等投暮入堂阳界，使骑各持炬火，弥满泽中，光炎烛天地，举城莫不震惊惶怖，其夜即降。旬日之闲，兵众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郸，乃遣光归郡。

城头子路者，东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与肥城刘诩起兵卢城头，故号其兵为“城头子路”。曾自称“都从事”，诩称“校三老”，寇掠河、济闲，众至二十余万。更始立，曾遣使降，拜曾东莱郡太守，诩济南太守，皆行大将军事。是岁，曾为其将所杀，觶推诩为主，更始封诩助国侯，令罢兵归本郡。

力子都者，东海人也。起兵乡里，钞击徐、兖界，觶有六七万。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为其部曲所杀，余党复相聚，与诸贼会于□乡，因号为□乡。□乡渠帅董次仲始起在平，遂渡河入魏郡清河，与五校合，众十余万。建武元年，世祖入洛阳，遣大司马吴汉等击□乡，明年春，大破降之。

是岁，更封光阿陵侯，食邑万户。五年，征诣京师，奉朝请。其冬卒。子隗嗣。

后阮况为南阳太守，郭唐至河南尹，皆有能名。

隗字仲和，少好黄老，清静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赈恤宗族，收养孤寡。显宗闻之，擢奉朝请，迁羽林左监、虎贲中郎将，又迁长水校尉。肃宗即位，雅相敬爱，数称其行，以为将作大匠。将作大匠自建武以来常谒者兼之，至隗乃置真焉。建初五年，迁太仆，八年，代窦固为光禄勋，所历皆有称。章和元年，拜司空。

隗义行内修，不求名誉，而以沉正见重于世。和帝即位，大将军窦宪秉权，专作威福，内外朝臣莫不震慑。时宪击匈奴，国用劳费，隗奏议征宪还，前后十上。独与司徒袁安同心毕力，持重处正，鲠言直议，无所回隐，语在袁安传。永元四年薨，子屯嗣。帝追思隗忠，擢屯为步兵校尉，徙封西阳侯。

屯卒，子胜嗣。胜卒，子世嗣，徙封北乡侯。

李忠字仲都，东莱黄人也。父为高密都尉。忠元始中以父任为郎，署中数十人，而忠独以好礼修整称。王莽时为新博属长，郡中咸敬信之。

高密非郡，为“都”字者误。

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国，即拜忠都尉官。忠遂与任光同奉世祖，以为右大将军，封武固侯。时世祖自解所佩绶以带忠，因从攻下属县。至苦陘，世祖会诸将，问所得财物，唯忠独无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赐李忠，诸卿得无望乎？”即以所乘大骊马及绣被衣物赐之。进围钜鹿，未下，王郎遣将攻信都，信都大姓马宠等开城内之，收太守宗广及忠母妻，而令亲属招呼忠。时宠弟从忠为校

尉，忠实时召见，责数以背恩反城，因格杀之。诸将皆惊曰：“家属在人手中，杀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纵贼不诛，则二心也。”世祖闻而美之，谓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将军可归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属者，赐钱千万，来从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嗟命，诚不敢内顾宗亲。”世祖乃使任光将兵救信都，光兵于道散降王郎，无功而还。会更始遣将攻破信都，忠家属得全。

世祖因使忠还，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鄲者，诛杀数百人。及任光归郡，忠乃还复为都尉。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食邑三千户。其年，征拜五官中郎将，从平庞萌、董宪等。

六年，迁丹阳太守。是时海内新定，南方海滨江淮，多拥兵据土。忠到郡，招怀降附，其不服者悉诛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垦田增多，三岁闲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十四年，三公奏课为天下第一，迁豫章太守。病去官，征诣京师。十九年，卒。子威嗣，威卒，子纯嗣，永平九年，坐母杀纯叔父，国除。永初七年，邓太后复封纯琴亭侯。纯卒，子广嗣。

万修字君游，扶风茂陵人也。更始时，为信都令，与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为偏将军，封造义侯。及破邯鄲，拜右将军，从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槐里侯。与扬化将军坚鐔俱击南阳，未克而病，卒于军。

子普嗣，徙封泫氏侯。普卒，子亲嗣，徙封扶柳侯。亲卒，无子，国除。永初七年，邓太后绍封修曾孙丰为曲平亭侯。丰卒，子炽嗣。永建元年，炽卒，无子，国除。延熹二年，桓帝绍封修玄孙恭为门德亭侯。

邳彤字伟君，信都人也。父吉，为辽西太守。彤初为王莽和成卒正。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阳，彤举城降，复以为太守，留止数日。世祖北至蓟，会王郎兵起，使其将徇地，所到县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坚守不下。彤闻世祖从蓟还，失军，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张万、督邮尹绥，选精骑二千余匹，掾路迎世祖军。

彤寻与世祖会信都。世祖虽得二郡之助，而兵觮未合，议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还长安。彤廷对曰：“议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汉久矣，故更始举尊号而天下响应，三辅清宫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则千里之将无不捐城遁逃，虏伏请降。自上古以来，亦未有感物动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势，驱集乌合之觮，遂震燕、赵之地；况明公奋二郡之兵，扬响应之威，以攻则何城不克，以战则何军不服！今释此而归，岂徒空失河北，必更惊动三辅，堕损威重，非计之得者也。若明公无复征伐之意，则虽信都之兵犹难会也。何者？明公既西，即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离散

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为后大将军，和成太守如故，使将兵居前。

比至堂阳，堂阳已反属王郎，彤使张万、尹绥先晓譬吏民，世祖夜至，即开门出迎。引兵击破白奢贼于中山。自此常从战攻。

信都复反为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系彤父弟及妻子，使为手书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灭。”彤涕泣报曰：“事君者不得顾家。彤亲属所以至今得安于信都者，刘公之恩也。

公方争国事，彤不得复念私也。”会更始所遣将攻拔信都，郎兵败走，彤家属得免。

及拔邯郸，封武义侯。建武元年，更封灵寿侯，行大司空事。帝入洛阳，拜彤太常，月余日转少府，是年免。复为左曹侍中，常从征伐。六年，就国。

彤卒，子汤嗣，九年，徙封乐陵侯。十九年，汤卒，子某嗣；无子，国除。元初元年，邓太后绍封彤孙音为平亭侯。音卒，子柴嗣。

初，张万、尹绥与彤俱迎世祖，皆拜偏将军，亦从征伐。万封重平侯，绥封平台侯。

论曰：凡言成事者，以功着易显；谋几初者，以理隐难昭。斯固原情比谄，所宜推察者也。若乃议者欲因二郡之觮，建入关之策，委成业，临不测，而世主未悟，谋夫景同，邳彤之廷对，其为几乎！语曰“一言可以兴邦”，斯近之矣。

刘植字伯先，钜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与弟喜、从兄歆率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据昌城。闻世祖从蓟还，乃开门迎世祖，以植为骁骑将军，喜、歆偏将军，皆为列侯。时真定王刘扬起兵以附王郎，觮十余万，世祖遣植说扬，扬乃降。世祖因留真定，纳郭后，后即扬之甥也，故以此结之。乃与扬及诸将置酒郭氏漆里舍，扬击筑为欢，因得进兵拔邯郸，从平河北。

建武二年，更封植为昌城侯。讨密县贼，战歿。子向嗣。帝使喜代将植营，复为骁骑将军，封观津侯。喜卒，复以歆为骁骑将军，封浮阳侯。喜、歆从征伐，皆传国于后。向徙封东武阳侯，卒，子述嗣，永平十五年，坐与楚王英谋反，国除。耿纯字伯山，钜鹿宋子人也。父艾，为王莽济平尹。纯学于长安，因除为纳言士。

王莽败，更始立，使舞阴王李轶降诸郡国，纯父艾降，还为济南太守。时李轶兄弟用事，专制方面，宾客游说者甚觮。纯连求谒不得通，久之乃得见，因说轶曰：“大王以龙虎之姿，遭风云之时，奋迅拔起，期月之闲兄弟称王，而德信不闻于士民，功劳未施于百姓，宠禄暴兴，此智者之所忌也。兢兢自危，犹惧不终，而况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乎？”轶奇之，且以其钜鹿大姓，乃

承制拜为骑都尉，授以节，令安集赵、魏。

会世祖度河至邯郸，纯即谒见，世祖深接之。纯退，见官属将兵法度不与它将同，遂求自结纳，献马及缣帛数百匹。世祖北至中山，留纯邯郸。会王郎反，世祖自蓟东南驰，纯与从昆弟欣、宿、植共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老病者皆载木自随，奉迎于育。拜纯为前将军，封耿乡侯，欣、宿、植皆偏将军，使与纯居前，降宋子，从攻下曲阳及中山。

是时郡国多降邯郸者，纯恐宗家怀异心，乃使欣、宿归烧其庐舍。世祖问纯故，对曰：“窃见明公单车临河北，非有府臧之蓄，重赏甘饵，可以聚人者也，徒以恩德怀之，是故士觴乐附。今邯郸自立，北州疑惑，纯虽举族归命，老弱在行，犹恐宗人宾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烧屋室，绝其反顾之望。”世祖叹息。

及至鄙，世祖止传舍，鄙大姓苏公反城开门内王郎将李恽。纯先觉知，将兵逆与恽战，大破斩之。从平邯郸，又破铜马。

时赤眉、青犊、上江、大彤、铁胫、五幡十余万觴并在射犬，世祖引兵将击之。

纯军在前，去觴营数里，贼忽夜攻纯，雨射营中，士多死伤。纯勒部曲，坚守不动。选敢死二千人，俱持强弩，各傅三矢，使衔枚闲行，绕出贼后，齐声呼噪，强弩并发，贼觴惊走，追击，遂破之。驰骑白世祖。世祖明旦与诸将俱至营，劳纯曰：“昨夜困乎？”纯曰：“赖明公威德，幸而获全。”世祖曰：

“大兵不可夜动，故不相救耳。军营进退无常，卿宗族不可悉居军中。”乃以纯族人耿伋为蒲吾长，悉令将亲属居焉。世祖即位，封纯高阳侯。击刘永于济阴，下定陶。初，纯从攻王郎，墮马折肩，时疾发，乃还诣怀宫。帝问“卿兄弟谁可使者”，纯举从弟植，于是使植将纯营，纯犹以前将军从。

时真定王刘扬复造作讖记云：“赤九之后，癭扬为主。”扬病癭，欲以惑觴，与绵曼贼交通。建武二年春，遣骑都尉陈副、游击将军邓隆征扬，扬闭城门，不内副等。乃复遣纯持节，行赦令于幽、冀，所过并使劳慰王侯。密口纯曰：“刘扬若见，因而收之。”纯从吏士百余骑与副、隆会元氏，俱至真定，止传舍。扬称病不谒，以纯真定宗室之出，遣使与纯书，欲相见。纯报曰：“奉使见王侯牧守，不得先诣，如欲面会，宜出传舍。”时扬弟*(林)**[临]*邑侯让及从兄细各拥兵万余人，扬自恃觴强而纯意安静，即从官属诣之，兄弟并将轻兵在门外。扬入见纯，纯接以礼敬，因延请其兄弟，皆入，乃闭合悉诛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无敢动者。帝怜扬、让谋未发，并封其子，复故国。

纯还京师，因自请曰：“臣本吏家子孙，幸遭大汉复兴，圣帝受命，备位列将

，爵为通侯。天下略定，臣无所用志，愿试治一郡，尽力自效。”帝笑曰：“卿既治武，复欲修文邪？”乃拜纯为东郡太守。时东郡未平，纯视事数月，盗贼清宁。四年，诏纯将兵击更始东平太守范荆，荆降。进击太山济南及平原贼，皆平之。居东郡四岁，时发干长有罪，纯案奏，围守之，奏未下，长自杀。纯坐免，以列侯奉朝请。从击董宪，道过东郡，百姓老小数千随车驾涕泣。云“愿复得耿君”。帝谓公卿曰：“纯年少被甲胄为军吏耳。治郡乃能见思若是乎？”

六年，定封为东光侯。纯辞就国，帝曰：“文帝谓周勃‘丞相吾所重，君为我率诸侯就国’，今亦然也。”纯受诏而去。至邳，赐谷万斛。到国，吊死问病，民爱敬之。八年，东郡、济阴盗贼鬲起，遣大司空李通、横野大将军王常击之。

帝以纯威信着于辵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与大兵会东郡。东郡闻纯入界，盗贼九千余人皆诣纯降，大兵不战而还。玺书复以为东郡太守，吏民悦服。十三年，卒官，谥曰成侯。子阜嗣。

植后为辅威将军，封武邑侯。宿至代郡太守，封遂乡侯。欣为赤眉将军，封着武侯，从邓禹西征，战死云阳。凡宗族封列侯者四人，关内侯者三人，为二千石者九人。

阜徙封莒乡侯，永平十四年，坐同族耿歙与楚人颜忠辞语相连，国除。建初二年，肃宗追思纯功，绍封阜子盱为高亭侯。盱卒，无嗣，帝复封盱弟腾。

卒，子忠嗣。忠卒，孙绪嗣。

赞曰：任、邳识几，严城解扉。委佗还旅，二守焉依。纯、植义发，奉兵佐威。

后汉书卷二十二 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 第十二

朱佑字仲先，南阳宛人也。少孤，归外家复阳刘氏，往来舂陵，世祖与伯升皆亲爱之。伯升拜大司徒，以佑为护军。及世祖为大司马，讨河北，复以佑为护军，常见亲幸，舍止于中。佑侍燕，从容曰：“长安政乱，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世祖曰：“召刺奸收护军！”佑乃不敢复言。从征河北，常力战陷阵，以为偏将军，封安阳侯。世祖即位，拜为建义大将军。

建武二年，更封堵阳侯。冬，与诸将击邓奉于涪阳，佑军败，为奉所获。

明年，奉破，乃肉袒因佑降。帝复佑位而厚加慰赐。遣击新野、随，皆平之。延岑自败于穰，遂与秦丰将张成合，佑率征虏将军祭遵与战于东阳，大破之，临阵斩成，延岑败走归丰。佑收得印绶九十七。进击黄邳，降之，赐佑黄金三十斤。四年，率破奸将军侯进、辅威将军耿植代征南大将军岑彭围秦丰于黎丘，破其将张康于蔡阳，斩之。帝自至黎丘，使御史中丞李由持玺书招丰，丰出

悉言，不肯降。车驾引还，□佑方略，佑尽力攻之。明年夏，城中穷困，丰乃将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佑轘车传丰送洛阳，斩之。大司马吴汉劾奏佑废诏受降，违将帅之任，帝不加罪。佑还，与骑都尉臧宫会击延岑余党阴、酈、筑阳三县贼，悉平之。

佑为人质直，尚儒学。将兵率觴，多受降，以克定城邑为本，不存首级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虏掠百姓，军人乐放纵，多以此怨之。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

十三年，增邑，定封鬲侯，食邑七千三百户。十五年，朝京师，上大将军印绶，因留奉朝请。佑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诸王为公。帝即施行，又奏宜令三公并去“大”名，以法经典。后遂从其议。

佑初学长安，帝往候之，佑不时相劳苦，而先升讲舍。后车驾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无舍我讲乎？”以有旧恩，数蒙赏赉。二十四年，卒。

子商嗣。商卒，子演嗣，永元十四年，坐从兄伯为外孙阴皇后巫蛊事，免为庶人。永初七年，邓太后绍封演子冲为鬲侯。

景丹字孙卿，冯翊栌阳人也。少学长安。王莽时举四科：丹以言语为固德侯相，有干事称，迁朔调连率副贰。

更始立，遣使者徇上谷，丹与连率耿况降，复为上谷长史。王郎起，丹与况共谋拒之。况使丹与子弇及寇恂等将兵南归世祖，世祖引见丹等，笑曰：“邯鄲将帅数言我发渔阳、上谷兵，吾聊应言然，何意二郡良为吾来！方与士大夫共此功名耳。”拜丹为偏将军，号奉义侯。从击王郎将儿宏等于南□，

郎兵迎战，汉军退却，丹等纵突骑击，大破之，追奔十余里，死伤者从横。

丹还，世祖谓曰：“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乃见其战，乐可言邪？”遂从征河北。

世祖即位，以讖文用平狄将军孙咸行大司马，觴咸不悦。诏举可为大司马者，觴臣所推唯吴汉及丹。帝曰：“景将军北州大将，是其人也。然吴将军有建大策之勋，又诛苗幽州、谢尚书，其功大。旧制骠骑将军官与大司马相兼也。

”乃以吴汉为大司马，而拜丹为骠骑大将军。

建武二年，定封丹栌阳侯。帝谓丹曰：“今关东故王国，虽数县，不过栌阳万户邑。夫‘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顿首谢。秋，与吴汉、建威大将军耿弇、建义大将军朱佑、执金吾贾复、偏将军冯异、强弩将军陈俊、左曹王常、骑都尉臧宫等从击破五校于萇阳，降其觴五万人。会陕贼苏况攻破弘农，生获郡守。丹时病，帝以其旧将，欲令强起领郡事，乃夜召入，谓曰：“贼迫近京师，但得将军威重，卧以镇之足矣。”丹不敢辞，乃力疾拜命，将营到郡，十余日薨。

子尚嗣，徙封余吾侯。尚卒，子苞嗣。苞卒，子临嗣，无子，国绝。永初七年，邓太后绍封苞弟遽为监亭侯。

王梁字君严，渔阳*(安)**[要]*阳人也。为郡吏，太守彭宠以梁守狐奴令，与盖延、吴汉俱将兵南及世祖于广阿，拜偏将军。既拔邯郸，赐爵关内侯。从平河北，拜野王令，与河内太守寇恂南拒洛阳，北守天井关，朱鲔等不敢出兵，世祖以为梁功。及即位，议选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卫作玄武”，帝以野王卫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于是擢拜梁为大司空，封武强侯。

建武二年，与大司马吴汉等俱击口乡，有诏军事一属大司马，而梁辄发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诏口，令止在所县，而梁复以便宜进军。帝以梁前后违命，大怒，遣尚书宗广持节军中斩梁。广不忍，乃槛车送京师。既至，赦之。月余，以为中郎将，行执金吾事。北守箕关，击赤眉别校，降之。三年春，转击五校，追至信都、赵国，破之，悉平诸屯聚。冬，遣使者持节拜梁前将军。四年春，击肥城、文阳，拔之。进与骠骑大将军杜茂击佼强、苏茂于楚、沛闲，拔大梁、啗桑，而捕虏将军马武、偏将军王霸亦分道并进，岁余悉平之。五年，从救桃城，破庞萌等，梁战尤力，拜山阳太守，镇抚新附，将兵如故。

数月征入，代欧阳歙为河南尹。梁穿渠引谷水注洛阳城下，东写巩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鼻惧，上书乞骸骨。乃下诏曰：“梁前将兵征伐，觐人称贤，故擢典京师。建议开渠，为人兴利，旅力既愆，迄无成功，百姓怨讟，谈者讙哗。虽蒙宽宥，犹执谦退，‘君子成人之美’，其以梁为济南太守。”十三年，增邑，定封*(封)*阜成侯。十四年，卒官。

子禹嗣。禹卒，子坚石嗣。坚石追坐父禹及弟平与楚王英谋反，口市，国除。杜茂字诸公，南阳冠军人也。初归光武于河北，为中坚将军，常从征伐。世祖即位，拜大将军，封乐乡侯。北击五校于真定，进降广平。建武二年，更封苦陞侯。与中郎将王梁击五校贼于魏郡、清河、东郡，悉平诸营保，降其持节大将三十余人，三郡清静，道路流通。明年，遣使持节拜茂为骠骑大将军，击沛郡，拔芒。时西防复反，迎佼强。五年春，茂率捕虏将军马武进攻西防，数月拔之，强奔董宪。东方既平，七年，诏茂引兵北屯田晋阳、广武，以备胡寇。九年，与鴈门太守郭凉击卢芳将尹由于繁峙，芳将贾览率胡骑万余救之，茂战，军败，引入楼烦城。

时卢芳据高柳，与匈奴连兵，数寇边民，帝患之。十二年，遣谒者段忠将觐郡口刑配茂，镇守北边，因发边卒筑亭候，修烽火，又发委输金帛缯絮供给军士，并赐边民，冠盖相望。茂亦建屯田，驴车转运。先是，鴈门人贾丹、霍匡、解胜等为尹由所略，由以为将帅，与共守平城。丹等闻芳败，遂共杀由诣郭

凉；凉上状，皆封为列侯，诏送委输金帛赐茂、凉军吏及平城降民。自是卢芳城邑稍稍来降，凉诛其豪右郇氏之属，镇抚羸弱，旬月闲鴈门且平，芳遂亡入匈奴。帝擢凉子为中郎，宿辔左右。凉字公文，右北平人也。身長八尺，气力壮猛，虽武将，然通经书，多智略，尤晓边事，有名北方。初，幽州牧朱浮辟为兵曹掾，击彭宠有功，封广武侯。

十三年，增茂邑，更封修侯。十五年，坐断兵马禀缣，使军吏杀人，免官，削户邑，定封参蓂乡侯。十九年，卒。

子元嗣，永平十四年，坐与东平王等谋反，减死一等，国除。永初七年，邓太后绍封茂孙奉为安乐亭侯。

马成字君迁，南阳棘阳人也。少为县吏。世祖徇颍川，以成为安集掾，调守邾令。及世祖讨河北，成即口官步负，追及于*(满)**[蒲]*阳，以成为期门，从征伐。世祖即位，再迁护军都尉。

建武四年，拜扬武将军，督诛虏将军刘隆、振威将军宋登、射声校尉王赏，发会稽、丹阳、九江、六安四郡兵击李宪，时帝幸寿春，设口场，祖礼遣之。

进围宪于舒，令诸军各深沟高垒。宪数挑战，成坚壁不出，守之岁余，至六年春，城中食尽，乃攻之，遂屠舒，斩李宪，追击其党与，尽平江淮地。

七年夏，封平舒侯。八年，从征破隗嚣，以成为天水太守，将军如故。冬，征还京师。九年，代来歙守中郎将，率武威将军刘尚等破河池，遂平武都。

明年，大司空李通罢，以成行大司空事，居府如真，数月复拜扬武将军。

十四年，屯常山、中山以备北边，并领建义大将军朱佑营。又代骠骑大将军杜茂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邺，皆筑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劳，征还京师。边人多上书求请者，复遣成还屯。及南单于保塞，北方无事，拜为中山太守，上将军印绶，领屯兵如故。二十四年，南击武溪蛮贼，无功，上太守印绶。

二十七年，定封全椒侯，就国。三十二年卒。

子辔嗣。辔卒，子香嗣，徙封棘陵侯。香卒，子丰嗣。丰卒，子玄嗣。玄卒，子邑嗣。邑卒，子丑嗣，桓帝时以罪失国。延熹二年，帝复封成玄孙昌为益阳亭侯。

刘隆字符伯，南阳安酺侯宗室也。王莽居摄中，隆父礼与安酺侯崇起兵诛莽，事泄，隆以年未七岁，故得免。及壮，学于长安，更始拜为骑都尉。谒归，迎妻子置洛阳。闻世祖在河内，即追及于射犬，以为骑都尉，与冯异共拒朱鲋、李轶等，轶遂杀隆妻子。建武二年，封亢父侯。四年，拜诛虏将军，讨李宪。宪平，遣隆屯田武当。十一年，守南郡太守，岁余，上将军印绶。十三年，增邑，更封竟陵侯。是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十五

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牒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显宗为东海公，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口，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踰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如显宗对。于是遣谒者考实，具知奸状。明年，隆坐征下狱，其畴辈十余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为庶人。

明年，复封为扶乐乡侯，以中郎将副伏波将军马援击交址蛮夷征侧等，隆别于禁溪口破之，获其帅征貳，斩首千余级，降者二万余人。还，更封大国，为长平侯。及大司马吴汉薨，隆为骠骑将军，行大司马事。

其地今岑州新昌县也。麓音麋，泠音零。

隆奉法自守，视事八岁，上将军印绶，罢，赐养牛，上樽酒十斛，以列侯奉朝请。三十年，定封慎侯。中元二年，卒，谥曰靖侯。子安嗣。

傅俊字子瞻，颍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俊以县亭长迎军，拜为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灭之。从破王寻等，以为偏将军。别击京、密，破之，遣归颍川，收葬家属。

子昌嗣，徙封芜湖侯。建初中，遭母忧，因上书，以国贫不愿之封，乞钱五十万，为关内侯。肃宗怒，贬为关内侯，竟不赐钱。永初七年，邓太后复封昌子铁为高置亭侯。

坚鐔字子伋，颍川襄城人也。为郡县吏。世祖讨河北，或荐鐔者，因得召见。以其吏能，署主簿。又拜偏将军，从平河北，别击破大枪于卢奴。世祖即位，拜鐔扬化将军，封口强侯。

与诸将攻洛阳，而朱鲋别将守东城者为反闲，私约鐔晨开上东门。鐔与建义大将军朱佑乘朝而入，与鲋大战武库下，杀伤甚觴，至旦食乃罢，朱鲋由是遂降。又别击内黄，平之。建武二年，与右将军万修徇南阳诸县，而堵乡人董欣反宛城，获南阳太守刘麟。鐔乃引军赴宛，选敢死士夜自登城，斩关而入，欣遂弃城走还堵乡。邓奉复反新野，攻破吴汉。时万修病卒，鐔独孤绝，南拒邓奉，北当董欣，一年闲道路隔塞，粮馈不至，鐔食蔬菜，与士卒共劳苦。

每急，辄先当矢石，身被三创，以此能全其觴。及帝征南阳，击破欣、奉，以鐔为左曹，常从征伐。六年，定封合肥侯。二十六年，卒。子鸿嗣。鸿卒，子浮嗣。浮卒，子雅嗣。

马武字子张，南阳湖阳人也。少时避讎，客居江夏。王莽末，竟陵、西阳三老起兵于郡界，武往从之，后入绿林中，遂与汉军合。更始立，以武为侍郎，与

世祖破王寻等，拜为振威将军，与尚书令谢躬共攻王郎。

及世祖拔邯郸，请躬及武等置酒高会，因欲以图躬，不克。既罢，独与武登丛台，从容谓武曰：“吾得渔阳、上谷突骑，欲令将军将之，何如？”武曰：

“弩怯无方略。”世祖曰：“将军久将，习兵，岂与我掾史同哉！”武由是归心。

及谢躬诛死，武驰至射犬降，世祖见之甚悦，引置左右，每劳飨诸将，武辄起斟酌于前，世祖以为欢。复使将其部曲至邺，武叩头辞以不愿，世祖愈美其意，因从击髡贼。世祖击尤来、五幡等，败于慎水，武独殿，还陷阵，故贼不得迫及。进至安*(定)*次、小广阳，武常为军锋，力战无前，诸将皆引而随之，

故遂破贼，穷追至平谷、浚靡而还。世祖即位，以武为侍中、骑都尉，封山都侯。建武四年，与虎牙将军盖延等讨刘永，武别击济阴，下成武、楚丘，拜捕虏将军。明年，庞萌反，攻桃城，武先与战，破之；会车驾至，萌遂败走。六年夏，与建威大将军耿弇西击隗嚣，汉军不利，引下陇。嚣追急，武选精骑还为后拒，身被甲持戟奔击，杀数千人，嚣兵乃退，诸军得还长安。

十三年，增邑，更封郾侯。将兵北屯下曲阳，备匈奴。坐杀军吏，受诏将妻子就国。武径诣洛阳，上将军印绶，削户五百，定封为杨虚侯，因留奉朝请。

帝后与功臣诸侯燕语，从容言曰：“诸卿不遭际会，自度爵禄何所至乎？”高密侯邓禹先对曰：“臣少尝学问，可郡文学博士。”帝曰：“何言之谦乎？卿邓氏子，志行修整，何为不掾功曹？”余各以次对，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盗贼。”帝笑曰：“且勿为盗贼，自致亭长，斯可矣。”武为人口酒，阔达敢言，时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长，无所避忌。帝故纵之，以为笑乐。

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远方贡珍甘，必先簪赐列侯，而太官无余。有功，辄增邑赏，不任以吏职，故皆保其福禄，终无诛谴者。

二十五，武以中郎将将兵击武陵蛮夷，还，上印绶。显宗初，西羌寇陇右，覆军杀将，朝廷患之，复拜武捕虏将军，以中郎将王丰副，与监军使者窦固、右辅都尉陈欣，将乌桓、黎阳营、三辅募士、凉州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万人击之。到金城浩亶，与羌战，斩首六百级。又战于洛都谷，为羌所败，死者千余人。羌乃率觭引出塞，武复追击到东、西邯，大破之，斩首四千六百级，获生口千六百人，余皆降散。武振旅还京师，增邑七百户，并前千八百户。永平四年，卒。

子□嗣，坐兄伯济与楚王英党颜忠谋反，国除。永初七年，邓太后绍封武孙震为濞亭侯。震卒，子侧嗣。

论曰：中兴二十八将，前世以为上应二十八宿，未之详也。然咸能感会风云

，奋其智勇，称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议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职，至使英姿茂绩，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图远算，固将有以焉尔。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犹能授受惟庸，勋贤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赵之同列文朝，可谓兼通矣。降自秦、汉，世资战力，至于翼扶王运，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屠狗轻猾之徒，或崇以连城之赏，或任以阿衡之地，

故執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萧、樊且犹縲继，信、越终见菹戮，不其然乎！自兹以降，迄于孝武，宰辅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绅道塞，贤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关之怨。其怀道无闻，委身草莽者，亦何可胜言。故光武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虽寇、邓之高勋，耿、贾之鸿烈，分土不过大县数四，所加特进、朝请而已。观其治平临政，课职责咎，将所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伤已甚。何者？直绳则亏丧恩旧，桡情则违废禁典，选德则功不必厚，举劳则人或未贤，参任则鬻心难塞，并列则其敝未远。不得不校其胜否，即以事相权。故高秩厚礼，允荅元功，峻文深宪，责成吏职。建武之世，侯者百余，若夫数公者，则与参国议，分均休咎，其余并优以宽科，完其封禄，莫不终以功名延庆于后。昔留侯以为高祖悉用萧、曹故人，而郭伋亦讥南阳多显，郑兴又戒功臣专任。夫崇恩偏授，易启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意者不其然乎！

已上皆华峤之辞。彭越为梁王，吕后令其舍人告越谋反，遂夷宗族。刑法志曰：“夷三族者梟其首，菹其骨肉。”彭越、韩信皆受此诛。

太傅高密侯邓禹中山太守全椒侯马成大司马广平侯吴汉河南尹阜成侯王梁左将军胶东侯贾复琅邪太守祝阿侯陈俊建威大将军好畤侯耿弇骠骑大将军参蘧侯杜茂执金吾雍奴侯寇恂积弩将军昆阳侯傅俊征南大将军舞阳侯岑彭左曹合肥侯坚鐔征西大将军阳夏侯冯异上谷太守淮*(阳)**[陵]*侯王霸建义大将军鬲侯朱佑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征虏将军颍阳侯祭遵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骠骑大将军栢阳侯景丹右将军槐里侯万修虎牙大将军安平侯盖延太常灵寿侯邳彤卫尉安成侯铄期骠骑将军昌成侯刘植东郡太守东光侯耿纯横野大将军山桑侯王常城门校尉朗陵侯臧宫大司空固始侯李通捕虏将军杨虚侯马武大司空安丰侯窦融骠骑将军慎侯刘隆太傅宣德侯卓茂赞曰：帝绩思义，庸功是存。有来鬻后，捷我戎轩。婉变龙姿，俪景同躋。

后汉书卷二十三 窦融列传 第十三

弟子固曾孙宪玄孙章

窦融字周公，扶风平陵人也。七世祖广国，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侯。融高祖父，宣帝时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融早孤。王莽居摄中，为强弩将军司马，东击翟义，还攻槐里，以军功封建武男。女弟为大司空王邑小妻。家长安中

，出入贵戚，连结闾里豪杰，以任侠为名；然事母兄，养弱弟，内修行义。王莽末，青、徐贼起，太师王匡请融为助军，与共东征。

及汉兵起，融复从王邑败于昆阳下，归[长安。汉兵]长驱入关，王邑荐融，拜为波水将军，赐黄金千斤，引兵至新丰。莽败，融以军降更始大司马赵萌，萌以为校尉，甚重之，荐融为钜鹿太守。

融见更始新立，东方尚扰，不欲出关，而高祖父尝为张掖太守，从祖父为护羌校尉，从弟亦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独谓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兄弟皆然之。融于是日往守萌，辞让钜鹿，图出河西。萌为言更始，乃得为张掖属国都尉。融大喜，即将家属而西。

既到，抚结雄杰，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河西翕然归之。

是时酒泉太守梁统、金城太守庠钧、张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并州郡英俊，融皆与为厚善。及更始败，融与梁统等计议曰：“今天下扰乱，未知所归。河西斗绝在羌胡中，不同心嗅力则不能自守；权钧力齐，复无以相率。当推一人为大将军，共全五郡，观时变动。”议既定，而各谦让，咸以融世任河西为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是时武威太守马期、张掖太守任仲并孤立无党，乃共移书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绶去。于是以梁统为武威太守，史苞为张掖太守，竺曾为酒泉太守，辛彤为敦煌太守，庠钧为金城太守。融居属国，领都尉职如故，置从事监察五郡。河西民俗质朴，而融等政亦宽和，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辄自将与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辄破之。其后匈奴惩义，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

融等遥闻光武即位，而心欲东向，以河西隔远，未能自通。时隗嚣先称建武年号，融等从受正朔，嚣皆假其将军印绶。嚣外顺人望，内怀异心，使辩士张玄游说河西曰：“更始事业已成，寻复亡灭，此一姓不再兴之效。今即有所主，便相系属，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后有危殆，虽悔无及。今豪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其土宇，与陇、蜀合从，高可为六国，下不失尉佗。”融等于是召豪杰及诸太守计议，其中智者皆曰：“汉承尧运，历数延长。今皇帝姓号见于图书，自前世博物道术之士谷子云、夏贺良等，建明汉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刘子骏改易名字，冀应其占。及莽末，道士西门君惠言刘秀当为天子，遂谋立子骏。事觉被杀，出谓百姓观者曰：‘刘秀真汝主也。’皆近事暴着，智者所共见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论之：今称帝者数人，而洛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观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当也。”诸郡太守各有宾客，或同或异。融小心精详，遂决策东向。五年夏，遣长史刘钧奉书献马。

先是，帝闻河西完富，地接陇、蜀，常欲招之以逼噐、述，亦发使遗融书，遇钩于道，即与俱还。帝见钩欢甚，礼飨毕，乃遣令还，赐融玺书曰：“制诏行河西五郡大将军、属国都尉：劳镇守边五郡，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外则折挫羌胡，内则百姓蒙福。威德流闻，虚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

长史所奉书献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孙子阳，天水有隗将军，方蜀汉相攻，权在将军，举足左右，便有轻重。以此言之，欲相厚岂有量哉！诸事具长史所见，将军所知。王者迭兴，千载一会。欲遂立桓、文，辅微国，当勉卒功业；欲三分鼎足，连衡合从，亦宜以时定。天下未并，吾与尔绝域，非相吞之国。今之议者，必有任噐效尉佗制七郡之计。王者有分土，无分民，自适己事而已。今以黄金二百斤赐将军，便宜辄言。”因授融为凉州牧。

玺书既至，河西咸惊，以为天子明见万里之外，网罗张立之情。融即复遣钩上书曰：“臣融窃伏自惟，幸得托先后末属，蒙恩为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复备列位，假历将帅，守持一隅。以委质则易为辞，以纳忠则易为力。书不足以深达至诚，故遣刘钩口陈肝胆。自以底里上露，长无纤介。

而玺书盛称蜀、汉二主，三分鼎足之权，任噐、尉佗之谋，窃自痛伤。臣融虽无识，犹知利害之际，顺逆之分。岂可背真旧之主，事奸伪之人；废忠贞之节，为倾覆之事；□已成之基，求无冀之利。此三者虽问狂夫，犹知去就，而臣独何以用心！谨遣同产弟友诣阙，口陈区区。”友至高平，会噐反叛，道绝，驰还，遣司马席封闲行通书。帝复遣席封赐融、友书，所以尉藉之甚备。

融既深知帝意，乃与隗噐书责让之曰：“伏惟将军国富政修，士兵怀附。亲遇□会之际，国家不利之时，守节不回，承事本朝，后遣伯春委身于国，无疑之诚，于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义，愿从役于将军者，良为此也。

而忿恚之闲，改节易图，君臣分争，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难就，去从义，为横谋，百年累之，一朝毁之，岂不惜乎！殆执事者贪功建谋，以至于此，融窃痛之！当今西州地埶局迫，人兵离散，易以辅人，难以自建。计若失路不反，闻道犹迷，不南合子阳，则北入文伯耳。夫负虚交而易强御，恃远救而轻近敌，未见其利也。融闻智者不危觴以举事，仁者不违义以要功。今以小敌大，于觴何如？□子微功，于义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节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

俄而背之，谓吏士何？忍而□之，谓留子何？自兵起以来，转相攻击，城郭皆为丘墟，生人转于沟壑。今其存者，非锋刃之余，则流亡之孤。迄今伤痍之体未愈，哭泣之声尚闻。幸赖天运少还，而*(大)*将军复重于难，是使积痼不得遂瘳，幼孤将复流离，其为悲痛，尤足愍伤，言之可为酸鼻！

庸人且犹不忍，况仁者乎？融闻为忠甚易，得宜实难。忧人大过，以德取怨，知且以言获罪也。区区所献，唯将军省焉。”器不纳。融乃与五郡太守共砥厉兵马，上疏请师期。

帝深嘉美之，乃赐融以外属图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

诏报曰：“每追念外属，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

昔魏其一言，继统以正，长君、少君尊奉师傅，修成淑德，施及子孙，此皇太后神灵，上天佑汉也。从天水来者写将军所让隗嚣书，痛入骨髓。

畔臣见之，当股栗鼻愧，忠臣则酸鼻流涕，义士则旷若发蒙，非忠孝口诚，孰能如此？岂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器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祸将及，欲设闲离之说，乱惑真心，转相解构，以成其奸。又京师百僚，不晓国家及将军本意，多能采取虚伪，夸诞妄谈，令忠孝失望，传言乖实。毁誉之来，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关东盗贼已定，大兵今当悉西，将军其抗厉威武，以应期会。”

融被诏，即与诸郡守将兵入金城。

“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汉之约也，帝何以得传梁王！”帝遂止矣。见前书。

初，更始时，先零羌封何诸种杀金城太守，居其郡，隗嚣使使赂遗封何，与共结盟，欲发其觭。融等因军出，进击封何，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得牛马羊万头，谷数万斛，因并河扬威武，伺候车驾。时大兵未进，融乃引还。

帝以融信嗟着明，益嘉之。诏右扶风修理融父坟莹，祠以太牢。数驰轻使，致遗四方珍羞。梁统乃使人刺杀张玄，遂与器绝，皆解所假将军印绶。七年夏，酒泉太守竺曾以弟报怨杀人而去郡，融承制拜曾为武锋将军，更以辛彤代之。

秋，隗嚣发兵寇安定，帝将自西征之，先戒融期。会遇雨，道断，且器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被诏罢归。融恐大兵遂久不出，乃上书曰：“隗嚣闻车驾当西，臣融东下，士觭骚动，计且不战。器将高峻之属皆欲逢迎大军，后闻兵罢，峻等复疑。器扬言东方有变，西州豪桀遂复附从。器又引公孙述将，令守突门。臣融孤弱，介在其闲，虽承威灵，宜速救助。国家当其前，臣融促其后，缓急迭用，首尾相资，器执排迕，不得进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进，久生持疑，则外长寇讎，内示困弱，复令谗邪得有因缘，臣窃忧之。

惟陛下哀怜！”帝深美之。

八年夏，车驾西征隗嚣，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等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余两，与大军会高平第一。融先遣从事问会见仪适，是时军旅代兴，诸将与三公交错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语。帝闻融先问礼仪，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会，引见融等，待以殊礼。拜弟友为奉车都尉，从弟士为中大夫。遂共进军

，器觴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詔以安丰、阳泉、蓼、*(安)*安风四县封融为安丰侯，弟友为显亲侯。遂以次封诸将帅：武锋将军竺曾为助义侯，武威太守梁统为成义侯，张掖太守史苞为曜义侯，金城太守庠钧为辅义侯，酒泉太守辛彤为扶义侯。封爵既毕，乘輿东归，悉遣融等西还所镇。

融以兄弟并受爵位，久专方面，惧不自安，数上书求代。詔报曰：“吾与将军如左右手耳，数执谦退，何不晓人意？勉循士民，无口离部曲。”

及陇、蜀平，詔融与五郡太守奏事京师，官属宾客相随，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融到，诣洛阳城门，上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詔遣使者还侯印绶。引见，就诸侯位，赏赐恩宠，倾动京师。数月，拜为冀州牧，十余日，又迁大司空。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帝以此愈亲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数辞让爵位，因侍中金迁口达至诚。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质性顽钝。臣融朝夕教导以经蓺，不得令观天文，见讖记。诚欲令恭肃畏事，恂恂循道，不愿其有才能，何况乃当传以连城广土，享故诸侯王国哉？”因复请闲求见，帝不许。后朝罢，逡巡席后，帝知欲有让，遂使左右传出。它日会见，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让职还土，故命公暑热且自便。今相见，宜论它事，勿得复言。”

融不敢重陈请。

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所举人盗金下狱，帝以三公参职，不得已乃策免融。明年，加位特进。二十三年，代阴兴行辇尉事，特进如故，又兼领将作大匠。弟友为城门校尉，兄弟并典禁兵。融复乞骸骨，辄赐钱帛，太官致珍奇。及友卒，帝愍融年衰，遣中常侍、中谒者即其卧内强进酒食。

融长子穆，尚内黄公主，代友为城门校尉。穆子勋，尚东海恭王强女泚阳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阳公主。显宗即位，以融从兄子林为护羌校尉。窦氏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

永平二年，林以罪诛，事在西羌传。帝由是数下詔切责融，戒以窦婴、田蚡祸败之事。融惶恐乞骸骨，詔令归第养病。岁余，听上辇尉印绶，赐养牛，上樽酒。融在宿辇十余年，年老，子孙纵诞，多不法。穆等遂交通轻薄，属托郡县，干乱政事。以封在安丰，欲令姻戚悉据故六安国，遂矫称阴太后詔，令六安侯刘盱去妇，因以女妻之。五年，盱妇家上书言状，帝大怒，乃尽免穆等官，诸窦为郎吏者皆将家属归故郡，独留融京师。穆等西至函谷关，有詔悉复追还。会融卒，时年七十八，谥曰戴侯，赙送甚厚。

帝以穆不能修尚，而拥富贵，居大第，常令谒者一人监护其家。居数年，谒者奏穆父子自失執，数出怨望语，帝令将家属归本郡，唯勋以泚阳主葬留京师。

穆坐赂遗小吏，郡捕系，与子宣俱死平陵狱，勋亦死洛阳狱。久之，诏还融夫人与小孙一人居洛阳家舍。

十四年，封勋弟嘉为安丰侯，食邑二千户，奉融后。和帝初，为少府。及勋子大将军宪被诛，免就国。嘉卒，子万全嗣。万全卒，子会宗嗣。万全弟子武，别有传。

论曰：窦融始以豪侠为名，拔起风尘之中，以投天隙。遂蝉蜕王侯之尊，终膺卿相之位，此则徼功趣势之士也。及其爵位崇满，至乃放远权宠，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尝独详味此子之风度，虽经国之术无足多谈，而进退之礼良可言矣。

固字孟孙，少以尚公主为黄门侍郎。好览书传，喜兵法，贵显用事。中元元年，袭父友封显亲侯。显宗即位，迁中郎将，监羽林士。后坐从兄穆有罪，废于家十余年。时天下又安，帝欲遵武帝故事，击匈奴，通西域，以固明习边事，十五年冬，拜为奉车都尉，以骑都尉耿忠为副，谒者仆射耿秉为驸马都尉，秦彭为副，皆置从事、司马，并出屯凉州。明年，固与忠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又太仆祭彤、度辽将军吴棠将河东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单于兵万一千骑出高阙塞，骑都尉来苗、护乌桓校尉文穆将太原、鴈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定襄郡兵及乌桓、鲜卑万一千骑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呼衍王走，追至蒲类海。留吏士屯伊吾卢城。耿秉、秦彭绝漠六百余里，至三木楼山，来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虏皆奔走，无所获。祭彤、吴棠坐不至涿邪山，免为庶人。

时诸将唯固有功，加位特进。明年，复出玉门击西域，诏耿秉及骑都尉刘张皆去符传以属固。固遂破白山，降车师，事已具耿秉传。固在边数年，羌胡服其恩信。

肃宗即位，以公主修口慈爱，累世崇重，加号长公主，增邑三千户；征固代魏应为大鸿胪。帝以其晓习边事，每被访及。建初三年，追录前功，增邑一千三百户。七年，代马防为光禄勋。明年，复代马防为卫尉。

固久历大位，甚见尊贵，赏赐租禄，费累巨亿，而性谦俭，爱人好施，士以此称之。章和二年卒，谥曰文侯。子彪，至射声校尉，先固卒，无子，国除。

宪字伯度。父勋被诛，宪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为皇后，拜宪为郎，稍迁侍中、虎贲中郎将；弟笃，为黄门侍郎。兄弟亲幸，并侍宫省，赏赐累积，宠贵日盛，自王、主及阴、马诸家，莫不畏惮。宪恃宫掖声势，遂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田，主逼畏，不敢计。后肃宗驾出过园，指以问宪，宪阴喝不得对。

后发觉，帝大怒，召宪切责曰：“深思前过，夺主田园时，何用愈赵高指鹿为

马？久念使人惊怖。昔永平中，常令阴党、阴博，邓叠三人更相纠察，故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诏书切切，犹以舅氏田宅为言。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国家口宪如孤雏腐鼠耳。”宪大震惧，皇后为毁服深谢，良久乃得解，使以田还主。虽不绳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和帝即位，太后临朝，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肃宗遗诏以笃为虎贲中郎将，笃弟景、缙并中常侍，于是兄弟皆在亲要之地。宪以前太尉邓彪有义让，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随，故尊崇之，以为太傅，令百官总己以听。

其所施为，辄外令彪奏，内白太后，事无不从，又屯骑校尉桓郁，累世帝师，而性和退自守，故上书荐之，令授经禁中。所以内外协附，莫生疑异。

宪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报复。初，永平时，谒者韩纆尝考劾父勋狱，宪遂令客斩纆子，以首祭勋冢。齐殇王子都乡侯畅来吊国忧，畅素行邪僻，与步兵校尉邓叠亲属数往来京师，因叠母元自通长乐宫，得幸太后，被诏召诣上东门。宪惧见幸，分宫省之权，遣客刺杀畅于屯卫之中，而归罪于畅弟利侯刚，乃使侍御史与青州刺史杂考刚等。后事发觉，太后怒，闭宪于内宫。

宪惧诛，自求击匈奴以赎死。会南单于请兵北伐，乃拜宪车骑将军，金印紫绶，官属依司空，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明年，宪与秉各将四千骑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万骑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屯屠河，将万余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穉)*阳塞，

皆会涿邪山。宪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将左谷蠡王师子、右呼衍王须訾等，精骑万余，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虏觭崩溃，单于遁走，追击诸部，遂临私渠比鞮海。斩名王已下万三千级，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于是温犊须、日逐、温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觭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宪、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曰

: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汉元舅曰车骑将军窦宪，寅亮圣明，登翼王室，纳于大麓，惟清缉熙。乃与执金吾耿秉，述职巡御，理兵于朔方。鹰扬之校，螭虎之士，爰该六师，暨南单于、东乌桓、西戎氏羌侯王君长之觭，骁骑三万。

元戎轻武，长毂四分，云辎蔽路，万有三千余乘。勒以八阵，騶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绛天。遂陵高阙，下□鹿，经磧鹵，绝大漠，斩温禺以衅鼓，血尸逐以染镆。然后四校横徂，星流彗埽，萧条万里，野无遗寇。于是域灭区单，反□而旋，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蹶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

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

声。

兹所谓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铭上德。其辞曰：冒顿，单于头曼子也。区落谓东灭东胡，西走月氏，南取楼烦，悉收秦所夺匈奴地。冒顿子稽粥号老上单于。匈奴五月大会龙庭，祭其先、天地、鬼神，今皆焚荡之。

恢，大也。

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海外，夔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碣，熙帝载兮振万世。

宪乃班师而还。遣军司马吴汜、梁讽，奉金帛遗北单于，宣明国威，而兵随其后。时虏中乖乱，汜、讽所到，辄招降之，前后万余人。遂及单于于西海上，宣国威信，致以诏赐，单于稽首拜受。讽因说宜修呼韩邪故事，保国安人之福。

单于喜悦，即将其觶与讽俱还，到私渠海，闻汉军已入塞，乃遣弟右温禺鞮王奉贡入侍，随讽诣阙。宪以单于不自身到，奏还其侍弟。南单于于漠北遗宪古鼎，容五斗，其傍铭曰“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宪乃上之。

诏使中郎将持节即五原拜宪大将军，封武阳侯，食邑二万户。宪固辞封，赐策许焉。

旧大将军位在三公下，置官属依太尉。宪威权震朝廷，公卿希旨，奏宪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长史、司马秩中二千石，从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振旅还京师。于是大开仓府，劳赐士吏，其所将诸郡二千石子弟从征者，悉除太子舍人。

是时笃为卫尉，景、縯皆侍中、奉车、驸马都尉，四家竞修第宅，穷极工匠。明年，诏曰：“大将军宪，前岁出征，克灭北狄，朝加封赏，固让不受。舅氏旧典，并蒙爵土。其封宪冠军侯，邑二万户；笃郾侯，景汝阳侯，縯夏阳侯，各六千户。”宪独不受封，遂将兵出镇凉州，以侍中邓叠行征西将军为副。

北单于以汉还侍弟，复遣车谐储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见，愿请大使。宪上遣大将军中护军班固行中郎将，与司马梁讽迎之。会北单于为南匈奴所破，被创遁走，固至私渠海而还。宪以北虏微弱，遂欲灭之。明年，复遣右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将兵击北虏于金微山，大破之，克获甚觶。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

宪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尚书仆射郅寿、乐恢并以忤意，相继自杀。由是朝臣震慑，望风承旨。而笃进位特进，得举吏

，见礼依三公。景为执金吾，縠光禄勋，权贵显赫，倾动京都。虽俱骄纵，而景为尤甚，奴客缇骑倚倚形勢，侵陵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讎。有司畏懦，莫敢举奏。太后闻之，使谒者策免景官，以特进就朝位。縠少好经书，节约自修，出为魏郡，迁颍川太守。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叔父霸为城门校尉，霸弟曜将作大匠，曜弟嘉少府，其为侍中、将、大夫、郎吏十余人。宪既负重劳，陵肆滋甚。四年，封邓叠为穰侯。叠与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宪女射声校尉郭举，举父长乐少府璜，皆相交结。元、举并出入禁中，举得幸太后，遂共图为杀害。帝阴知其谋，乃与近幸中常侍郑觿定议诛之，以宪在外，虑其惧祸为乱，忍而未发。会宪及邓叠班师还京师，诏使大鸿胪持节郊迎，赐军吏各有差。宪等既至，帝乃幸北宫，诏执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卫南、北宫，闭城门，收捕叠、磊、璜、举，皆下狱诛，家属徙合浦。遣谒者仆射收宪大将军印绶，更封为冠军侯。宪及笃、景、縠皆遣就国。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诛宪，为选严能相督察之。宪、笃、景到国，皆迫令自杀，宗族、宾客以宪为官者皆免归本郡。縠以素自修，不被逼迫，明年坐禀假贫人，徙封罗侯，不得臣吏人。初，窦后之潜梁氏，宪等豫有谋焉，永元十年，梁棠兄弟徙九真还，路由长沙，逼縠令自杀。后和熹邓后临朝，永初三年，诏诸窦前归本郡者与安丰侯万全俱还京师。万全少子章。

论曰：卫青、霍去病资强汉之觴，连年以事匈奴，国耗太半矣，而猾虏未之胜，后世犹传其良将，岂非以身名自终邪！窦宪率羌胡边杂之师，一举而空朔庭，至乃追奔稽落之表，饮马比鞮之曲，铭石负鼎，荐告清庙。列其功庸，兼茂于前多矣，而后世莫称者，章末衅以降其实也。是以下流，君子所甚恶焉。夫二三子得之不过房幄之闲，非复搜扬仄陋，选举而登也。当青病奴仆之时，窦将军念咎之日，

乃庸力之不暇，思鸣之无晨，何意裂膏腴，享崇号乎？东方朔称“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怀琬琰以就煨尘者，亦何可支哉！

“人奴之生，无笞骂足矣，安得封侯哉！”章字伯向。少好学，有文章，与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荐。

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

永初中，三辅遭羌寇，章避难东国，家于外黄。居贫，蓬户蔬食，躬勤孝养，然讲读不辍，太仆邓康闻其名，请欲与交，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臧室，道家蓬莱山，康遂荐章入东观为校书郎。

顺帝初，章女年十二，能属文，以才貌选入掖庭，有宠，与梁皇后并为贵人。擢章为羽林郎将，迁屯骑校尉。章谦虚下士，收进时辈，甚得名誉。是时梁

、窳并贵，各有宾客，多交构其闲，章推心待之，故得免于患。

贵人早卒，帝追思之无已，诏史官树碑颂德，章自为之辞。贵人歿后，帝礼待之无衰。永和五年，迁少府。汉安二年，转大鸿胪。建康元年，梁后称制，章自免，卒于家。中子唐，有俊才，官至虎贲中郎将。

赞曰：惓惓安丰，亦称才雄。提口河右，奉图归忠。孟孙明边，伐北开西。宪实空漠，远兵金山。听笳龙庭，鏖石燕然。虽则折鼎，王灵以宣。

后汉书卷二十四 马援列传 第十四

子廖子防兄子严族孙棱

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也。其先赵奢为赵将，号曰马服君，子孙因为氏。

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邯郸徙焉。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罗反，被诛，故援再世不显。援三兄况、余、员，并有才能，王莽时皆为二千石。

使君生仲，仲官至玄武司马；仲生援。

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诸兄奇之。尝受齐诗，意不能守章句，乃辞况，欲就边郡田牧。况曰：“汝大才，当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从所好。”会况卒，援行服讫年，不离墓所；敬事寡口，不冠不入庐。后为郡督邮，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纵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闲，常谓宾客曰：“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既而叹曰：“凡殖货财产，贵其能施赈也，否则守钱虏耳。”乃尽散以班昆弟故旧，身衣羊裘皮藁。

王莽末，四方兵起，莽从弟卫将军林广招雄俊，乃辟援及同县原涉为掾，荐之于莽。莽以涉为镇戎大尹，援为新成大尹。及莽败，援兄员时为增山连率，与援俱去郡，复避地凉州。世祖即位，员先诣洛阳，帝遣员复郡，卒于官。援因留西州，隗嚣甚敬重之，以援为绥德将军，与决筹策。

是时公孙述称帝于蜀，嚣使援往观之。援素与述同里闾，相善，以为既至当握手欢如平生，而述盛陈陛卫，以延援入，交拜礼毕，使出就馆，更为援制都布单衣、交让冠，会百官于宗庙中，立旧交之位。述鸾旗旄骑，警蹕就车，磬折而入，礼飨官属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将军位。宾客皆乐留，援晓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辞归，谓嚣曰：“子阳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

建武四年冬，嚣使援奉书洛阳。援至，引见于宣德殿。世祖迎笑谓援曰：“卿遨游二帝闲，今见卿，使人大鼻。”援顿首辞谢，因曰：“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臣与公孙述同县，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后进臣

臣今远来，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简易若是？”帝复笑曰：“卿非刺客，顾说客耳。”援曰：“天下反复，盗名字者不可胜数。今见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壮之。援从南幸黎丘，转至东海。及还，以为待诏，使太中大夫来歙持节送援西归陇右。隗嚣与援共卧起，问以东方流言及京师得失。援说嚣曰：“前到朝廷，上引见数十，每接燕语，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敌也。且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嚣曰：“卿谓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无可无不可；今上好吏事，动如节度，又不喜饮酒。”嚣意不怿，曰：“如卿言，反复胜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长子恂入质。援因将家属随恂归洛阳。居数月而无它职任。援以三辅地旷土沃，而所将宾客猥多，乃上书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许之。会隗嚣用王元计，意更狐疑，援数以书记责譬于嚣。嚣怨援背己，得书增怒，其后遂发兵拒汉。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归身圣朝，奉事陛下，本无公辅一言之荐，左右为容之助。臣不自陈，陛下何因闻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轻，居后不能令人轩，与人怨不能为人患，臣所耻也。故敢触冒罪忌，昧死陈诚。臣与隗嚣，本实交友。初，嚣遣臣东，谓臣曰：‘本欲为汉，愿足下往观之。

于汝意可，即专心矣。’及臣还反，报以赤心，实欲导之于善，非敢譎以非义。

而嚣自挟奸心，盗憎主人，怨毒之情遂归于臣。臣欲不言，则无以上闻。愿听诣行在所，极陈灭嚣之术，得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陇亩，死无所恨。”帝乃召援计事，援具言谋画。因使援将突骑五千，往来游说嚣将高峻、任禹之属，下及羌豪，为陈祸福，以离嚣*(友)**[支]*党。

援又为书与嚣将杨广，使晓劝于嚣，曰：“春卿无恙。前别冀南，寂无音驿。援闲还长安，因留上林。窃见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闭拒背畔，为天下表的。常惧海内切齿，思相屠裂，故遗书恋恋，以致恻隐之计。乃闻季孟归罪于援，而纳王游翁谄邪之说，自谓函谷以西，举足可定，以今而观，竟何如邪？援闲至河内，过存伯春，见其奴吉从西方还，说伯春小弟仲舒望见吉，欲问伯春无它否，竟不能言，晓夕号泣，婉转尘中。又说其家悲愁之状，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毁，援闻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爱，曾、闵不过。夫孝于其亲，岂不慈于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拥兵觐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国而完坟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将破亡之，所欲完者将毁伤之，所欲厚者将反薄之。季孟尝折愧子阳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陆陆，欲往附之，将难为颜乎？若复责以重质，当安从得子主给是哉！往时子阳独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归老

，更欲低头与小儿曹共槽枥而食，并肩侧身于怨家之朝乎？男儿溺死何伤而拘游哉！今国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与诸耆老大人共说季孟，若计画不从，真可引领去矣。前披舆地图，见天下郡国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区区二邦以当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义，内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当谏争；语朋友邪，应有切磋。岂有知其无成，而但萎腰咋舌，叉手从族乎？及今成计，殊尚善也；过是，欲少味矣。且来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独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于此，必不负约。援不得久留，愿急赐报。”广竟不荅。

八年，帝自西征器，至漆，诸将多以王师之重，不宜远入险阻，计允豫未决。会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髡议质之。援因说隗器将帅有土崩之执，兵进有必破之状。又于帝前聚米为山谷，指画形执，开示觴军所从道径往来，分析曲折，昭然可晓。帝曰：“虏在吾目中矣。”明旦，遂进军至第一，器觴大溃。

九年，拜援为太中大夫，副来歙监诸将平凉州。自王莽末，西羌寇边，遂入居塞内，金城属县多为虏有。来歙奏言陇西侵残，非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玺书拜援陇西太守。援乃发步骑三千人，击破先零羌于临洮，斩首数百级，获马牛羊万余头。守塞诸羌八千余人诣援降。诸种有数万，屯聚寇钞，拒浩亶隘。援与扬武将军马成击之。羌因将其妻子辎重移阻于允吾谷，援乃潜行闲道，掩赴其营。羌大惊坏，复远徙唐翼谷中，援复追讨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陈军向山，而分遣数百骑绕袭其后，乘夜放火，击鼓叫噪，虏遂大溃，凡斩首千余级。援以兵少，不得穷追，收其谷粮畜产而还。援中矢贯胫，帝以玺书劳之，赐牛羊数千头，援尽班诸宾客。

是时，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涂远多寇，议欲弃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不可口也。帝然之，于是诏武威太守，令悉还金城客民。归者三千余口，使各反旧邑。援奏为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开导水田，劝以耕牧，郡中乐业。又遣羌豪杨封譬说塞外羌，皆来和亲。又武都氐人背公孙述来降者，援皆上复其侯王君长，赐印绶，帝悉从之。乃罢马成军。

十三年，武都参狼羌与塞外诸种为寇，杀长吏。援将四千余人击之，至氐道县，羌在山上，援军据便地，夺其水草，不与战，羌遂穷困，豪帅数十万户亡出塞，诸种万余人悉降，于是陇右清静。

援务开*(宽)**[恩]*信，*(恩)**[宽]*以待下，任吏以职，但总大体而已。宾客故人，日满其门。诸曹时白外事，援辄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烦。颇哀老子，使得遨游。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县尝

有报仇者，吏民惊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长诣门，请闭城发兵。援时与宾客饮，大笑曰：“烧虏何敢复犯我。晓狄道长归守寺舍，良怖急者，可默下伏。”后稍定，郡中服之。视事六年，征入为虎贲中郎将。

初，援在陇西上书，言宜如旧铸五铢钱。事下三府，三府奏以为未可许，事遂寝。及援还，从公府求得前奏，难十余条，乃随牒解释，更具表言。帝从之，天下赖其便。援自还京师，数被进见。为人明须发，眉目如画。闲于进对，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辅长者，下至闾里少年，皆可观听。自皇太子、诸王侍闻者，莫不属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论兵，与我意合”，每有所谋，未尝不用。

初，卷人维汜，詖言称神，有弟子数百人，坐伏诛。后其弟子李广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诳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会徒党，攻没皖城，杀皖侯刘闵，自称“南岳大师”。遣谒者张宗将兵数千人讨之，复为广所败。于是使援发诸郡兵，合万余人，击破广等，斩之。

又交址女子征侧及女弟征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址。军至合浦而志病卒，诏援并将其兵。

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十八年春，军至浪泊上，与贼战，破之，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援追征侧等至禁溪，数败之，贼遂散走。明年正月，斩征侧、征贰，传首洛阳。封援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援乃击牛酺酒，劳飨军士。从容谓官属曰：“吾从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史，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致求盈余，但自苦耳。’当吾在浪泊、西里闲，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跼跼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今赖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诸君纡佩金紫，且喜且鼻。”吏士皆伏称万岁。

援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进击九真贼征侧余党都羊等，自无功至居风，斩获五千余人，峽南悉平。援奏言西于县户有三万二千，

远界去庭千余里，请分为封溪、望海二县，许之。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二十年秋，振旅还京师，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赐援兵车一乘，朝见位次九卿。

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址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昔有骐驎，一日千里，伯乐见之，昭然不惑。

近世有西河子舆，亦明相法。子舆传西河仪长孺，长孺传茂陵丁君都，君都传

成纪杨子阿，臣援尝师事子阿，受相马骨法。考之于[行]事，辄有验嗟。臣愚以为传闻不如亲见，视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于生马，则骨法难备具，又不可传之于后。孝武皇帝时，善相马者东门京铸作铜马法献之，有诏立马于鲁班门外，则更名鲁班门曰金马门。臣谨依仪氏口，中帛氏口齿，谢氏唇口，丁氏身中，备此数家骨相以为法。”马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五寸。有诏置于宣德殿下，以为名马式焉。

初成，悬于庭，克晨置酒，招致同类，来者盈门。豪富子女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叩竟，留遗主人也。”

初，援军还，将至，故人多迎劳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计谋，于坐贺援。援谓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觴人邪？昔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置七郡，裁封数百户；

今我微劳，猥膺大县，功薄赏厚，何以能长久乎？先生奚用相济？”冀曰：

“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默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冀曰：“谅为烈士，当如此矣。”

还月余，会匈奴、乌桓寇扶风，援以三辅侵扰，园陵危逼，因请行，许之。自九月至京师，十二月复出屯襄国。诏百官祖道。援谓黄门郎梁松、窦固曰：

“凡人为贵，当使可贱，如卿等欲不可复贱，居高坚自持，勉思鄙言。”松后果以贵满致灾，固亦几不免。

明年秋，援乃将三千骑出高柳，行鴈门、代郡、上谷障塞。乌桓候者见汉军至，虏遂散去，援无所得而还。

援尝有疾，梁松来候之，独拜默下，援不荅。松去后，诸子问曰：“梁伯孙帝舅，贵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惮之，大人柰何独不为礼？”援曰：“我乃松父友也。虽贵，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郑玄曰：“敬父同志如事父也。”

二十四年，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

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将十二郡募士及口刑四万余人征五溪。援夜与送者诀，谓友人谒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余日索，常恐不得死国事。今获所愿，甘心瞑目，但畏长者家儿或在左右，或与从事，殊难得调；介介独恶是耳。”明年春，军至临乡，遇贼攻县，援迎击，破之，斩获二千余人，皆散走入竹林中。

初，军次下隳，有两道可入，从壶头则路近而水峻，从充则涂夷而运远，帝初

以为疑。及军至，耿舒欲从充道，援以为口日费粮，不如进壶头，搯其喉咽，充贼自破。以事上之，帝从援策。三月，进营壶头。贼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为室，以避炎气。贼每升险鼓噪，援辄曳足以观之，左右哀其壮意，莫不为之流涕。耿舒与兄好时侯弇书曰：“前舒上书当先击充，粮虽难运而兵马得用，军人数万争欲先奋。今壶头竟不得进，大觴怫郁行死，诚可痛惜。

前到临乡，贼无故自致，若夜击之，即可殄灭。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书，奏之。帝乃使虎贲中郎将梁松乘驿责问援，因代监军。会援病卒，松宿怀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绶。初，兄子严、敦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援前在交址，还书诫之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衿结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嗟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

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嗟也。嗟伯高不得，犹为谨口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讫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嗟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时为越骑司马。保仇人上书，讼保“为行浮薄，乱觴惑觴，伏波将军万里还书以诫兄子，而梁松、窦固以之交结，将扇其轻伪，败乱诸夏”。书奏，帝召责松、固，以讼书及援诫书示之，松、固叩头流血，而得不罪。诏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为山都长，由此擢拜零陵太守。仪礼，父戒女曰“戒之敬之，夙夜无违命”；母戒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无违宫事”也。

初，援在交址，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时人以为南土珍怪，权贵皆望之。援时方有宠，故莫以闻。及卒后，有上书谮之者，以为前所载还，皆明珠文犀。马武与于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状，帝益怒。援妻孥惶惧，不敢以丧还旧茔，裁买城西数亩地枣葬而已。宾客故人莫敢吊会。严与援妻子草索相连，诣阙请罪。帝乃出松书以示之，方知所坐，上书诉冤，前后六上，辞甚哀切，然后得葬。

又前云阳令同郡朱勃诣阙上书曰：

臣闻王德圣政，不忘人之功，采其一美，不求备于觴。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礼葬田横，大臣旷然，咸不自疑。夫大将在外，谗言在内，微过辄记，大功不计，诚为国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将据聊而不下。

岂其甘心末规哉，悼巧言之伤类也。

聊即今博州聊城县也。

窃见故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拔自西州，钦慕圣义，闲关险难，触冒万死，孤立髡贵之闲，傍无一言之佐，驰深渊，入虎口，岂顾计哉！宁自知当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车驾西讨隗嚣，国计狐疑，觴营未集，援建宜进之策，卒破西州。及吴汉下陇，冀路断隔，唯独狄道为国坚守，士民饥困，寄命漏刻。援奉诏西使，镇慰边觴，乃招集豪杰，晓诱羌戎，谋如涌泉，執如转规，遂救倒县之急，存几亡之城，兵全师进，因粮敌人，陇、冀略平，而独守空郡，兵动有功，师进辄克。铢锄先零，缘入山谷，猛怒力战，飞矢贯胫。又出征交址，土多瘴气，援与妻子生诀，无悔吝之心，遂斩灭征侧，克平一州。闲复南讨，立陷临乡，师已有业，未竟而死，吏士虽疫，援不独存。夫战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败，深入未必为得，不进未必为非。人情岂乐久屯绝地，不生归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度江海，触冒害气，僵死军事，名灭爵绝，国土不传。海内不知其过，觴庶未闻其毁，卒遇三夫之言，横被诬罔之谗，家属杜门，葬不归墓，怨隙并兴，宗亲怖栗。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为之讼，臣窃伤之。

“若入不出，请徇寡人以首。”周欣对曰：‘今有人谓臣，入不测之泉，而徇臣以鼠首，可乎？馆之首犹鼠首也。囚王于不测之秦而徇王以首，窃为王不取也。’”司马迁书曰“垂饵虎口”，又曰“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谓援使隗嚣也。

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恶。惟陛下留思竖儒之言，无使功臣怀恨黄泉。臣闻春秋之义，罪以功除；圣王之祀，臣有五义。若援，所谓以死勤事者也。愿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绝宜续，以厌海内之望。

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

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窃感栾布哭彭越之义，冒陈悲愤，战栗阙庭。

书奏，报，归田里。书奏，报，归田里。

勃字叔阳，年十二能诵诗、书。常候援兄况。勃衣方领，能矩步，辞言口雅，援裁知书，见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尽此耳，卒当从汝稟学，勿畏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风请试守渭城宰，及援为将军，封侯，而勃位不过县令。援后虽贵，常待以旧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亲，及援遇谗，唯勃能终焉。肃宗即位，追赐勃子谷二千斛。

“无言不讎，无德不报。”其以县见谷二千斛赐勃子若孙，勿令远诣阙谢。

’”初，援兄子驥王盘子石，王莽从兄平阿侯仁之子也。莽败，盘拥富货居故国，为人尚气节而爱士好施，有名江淮闲。后游京师，与瞻尉阴兴、大司空朱

浮、齐王章共相友善。援谓姊子曹训曰：“王氏，废姓也。子石当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师长者，用气自行，多所陵折，其败必也。”后岁余，盘果与司隶校尉苏邺、丁鸿事相连，坐死洛阳狱。而盘子肃复出入北宫及王侯邸第。援谓司马吕种曰：

“建武之元，名为天下重开。自今以往，海内日当安耳。但忧国家诸子并壮，而旧防未立，若多通宾客，则大狱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书者，以为肃等受诛之家，客因事生乱，虑致贯高、任章之变。帝怒，乃下郡县收捕诸王宾客，更相牵引，死者以千数。吕种亦豫其祸，临命叹曰：“马将军诚神人也！”

又任章父宣，霍氏女驛，坐谋反诛。宣帝祠昭帝庙，章乃玄服夜入庙，待帝至，欲为逆。发觉，伏诛。并见前书。

永平初，援女立为皇后。显宗图画建武中名臣、列将于云台，以椒房故，独不及援。

东平王苍观图，言于帝曰：“何故不画伏波将军像？”帝笑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树，起祠堂。

建初三年，肃宗使五官中郎将持节追策，谥援曰忠成侯。

四子：廖，防，光，客卿。

客卿幼而歧嶷，年六岁，能应接诸公，专对宾客。尝有死罪亡命者来过，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讷而内沉敏。援甚奇之，以为将相器，故以客卿字焉。

援卒后，客卿亦夭没。

论曰：马援腾声三辅，遨游二帝，及定节立谋，以干时主，将怀负鼎之愿，盖为千载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祸，智矣，而不能自免于谗隙。岂功名之际，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谋事则智；虑不私己，以之断义必厉。

诚能回观物之智而为反身之察，若施之于人则能恕，自鉴其情亦明矣。

廖字敬平，少以父任为郎。明德皇后既立，拜廖为羽林左监、虎贲中郎将。

显宗崩，受遗诏典掌门禁，遂代赵口为驍尉，肃宗甚尊重之。

时皇太后躬履节俭，事从口约，廖虑美业难终，上疏长乐宫以劝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诏令，以百姓不足，起于世尚奢靡，故元帝罢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乐府。然而侈费不息，至于衰乱者，百姓从行不从言也。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传曰：‘吴王好口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口，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前下制度未几。后稍不行。虽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师。今陛下躬服厚缙，斥去华饰，素口所安，发自圣性。此诚上合天心，下顺民望，浩大之福，莫尚于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犹宜

加以勉勸，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终。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诚令斯事一竟，则四海诵德，声熏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况于行仁心乎，况于行令乎！愿置章坐侧，以当瞽人夜诵之音。”太后深纳之。朝廷大议，辄以询访。廖性质诚畏慎，不爱权执声名，尽心纳忠，不屑毁誉。有司连据旧典，奏封廖等，累让不得已，建初四年，遂受封为顺阳侯，以特进就第。每有赏赐，辄辞让不敢当，京师以是称之。子豫，为步兵校尉。太后崩后，马氏失执，廖性宽缓，不能教勒子孙，豫遂投书怨诽。又防、光奢侈，好树党与。八年，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豫随廖归国，考击物故。后诏还廖京师。永元四年，卒。和帝以廖先帝之舅，厚加赙赠，使者吊祭，王主会丧，谥曰安侯。子遵嗣，徙封程乡侯。遵卒，无子，国除。元初三年，邓太后*(诏)**[绍]*封廖孙度为颍阳侯。

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与弟光俱为黄门侍郎。肃宗即位，拜防中郎将，稍迁城门校尉。

建初二年，金城、陇西保塞羌皆反，拜防行车骑将军，以长水校尉耿恭副，将北军五校兵及诸郡积射士三万人击之。军到冀，而羌豪布桥等围南部都尉于临洮。防欲救之，临洮道险，车骑不得方驾，防乃别使两司马将数百骑，分为前后军，去临洮十余里为大营，多树幡帜，扬言大兵旦当进。羌候见之，驰还言汉兵盛不可当。明旦遂鼓噪而前，羌虏惊走，因追击破之，斩首虏四千余人，遂解临洮围。防开以恩信，烧当种皆降，唯布桥等二万余人在临洮西南望曲谷。十二月，羌又败耿恭司马及陇西长史于和罗谷，死者数百人。明年春，防遣司马夏骏将五千人从大道向其前，潜遣司马马彭将五千人从闲道冲其心腹，又令将兵长史李调等将四千人绕其西，三道俱击，复破之，斩获千余人，得牛羊十余万头。羌退走，夏骏追之，反为所败。防乃引兵与战于索西，又破之。布桥迫急，将种人万余降。诏征防还，拜车骑将军，城门校尉如故。防贵宠最盛，与九卿绝席。光自越骑校尉迁执金吾。四年，封防颍阳侯，光为许侯，兄弟二人各六千户。防以显宗寝疾，入参医药，又平定西羌，增邑千三百五十户。屡上表让位，俱以特进就第。皇太后崩，明年，拜防光禄勋，光为驍尉。防数言政事，多见采用。是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气乐，防所上也。子钜，为常从小侯。六年正月，以钜当冠，特拜为黄门侍郎。肃宗亲御章台下殿，陈鼎俎，自临冠之。明年，防复以病乞骸骨，诏赐故中山王田庐，以特进就第。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观，连阁临道，弥亘街路，多聚声乐，曲度比诸郊庙。宾客奔凑，四方毕至，京兆杜笃之徒数百人，常为食客，居门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岁时赈给乡

闻，故人莫不周洽。防又多牧马畜，赋敛羌胡。帝不喜之，数加谴口，所以禁遏甚备，由是权执稍损，宾客亦衰。八年，因兄子豫怨谤事，有司奏防、光兄弟奢侈踰僭，浊乱圣化，悉免就国。临上路，诏曰：“舅氏一门，俱就国封，四时陵庙无助祭先后者，朕甚伤之。其令许侯思香田庐，有司勿复请，以慰朕渭阳之情。” “我见舅氏，如母存焉。”

光为人小心周密，丧母过哀，帝以是特亲爱之，乃复位特进。子康，黄门侍郎。永元二年，光为太仆，康为侍中。及窦宪诛，光坐与厚善，复免就封。

后宪奴诬光与宪逆，自杀，家属归本郡。本郡复杀康，而防及廖子遵皆坐徙封丹阳。防为翟乡侯，租岁限三百万，不得臣吏民。防后以江南下湿，上书乞归本郡，和帝听之。十三年，卒。

光死后，宪他奴郭扈自出证明光、宪无恶言，光子朗上书迎光丧葬旧莹，诏许之。”

子钜嗣，后为长水校尉。永初七年，邓太后诏诸马子孙还京师，随四时见会如故事，复绍封光子朗为合乡侯。

严字威卿。父余，王莽时为扬州牧。严少孤，而好击口，习骑射。后乃白援，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骈言，遂交结英贤，京师大人咸器异之。仕郡督邮，援常与计议，委以家事。弟敦，字孺卿，亦知名。援卒后，严乃与敦俱归安陵、居钜下，三辅称其义行，号曰“钜下二卿”。

明德皇后既立，严乃闭门自守，犹复虑致讥嫌，遂更徙北地，断绝宾客。永平十五年，皇后口使移居洛阳。显宗召见，严进对闲雅，意甚异之，有诏留仁寿闼，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常与宗室近亲临邑侯刘复等论议政事，甚见宠幸。后拜将军长史，将北军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鞞护南单于，听置司马、从事。牧守谒敬，同之将军。口严过武库，祭蚩尤，帝亲御阿阁，观其士觶，时人荣之。肃宗即位，征拜侍御史中丞，除子鱣为郎，令劝学省中。其冬，有日食之灾，严上封事曰：“臣闻日者觶阳之长，食者阴侵之征。书曰：‘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绩黜陟，以明矜贬。无功不黜，则阴盛陵阳。臣伏见方今刺史太守专州典郡，不务奉事尽心为国，而司察偏阿，取与自己，同则举为尤异，异则中以刑法，不即垂头塞耳，采求财赂。今益州刺史朱酺、扬州刺史倪说、凉州刺史尹业等，每行考事，辄有物故，又选举不实，曾无贬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举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惩虚实。今宜加防检，式遵前制。旧丞相、御史亲治职事，唯丙吉以年老优游，不案吏罪，于是宰府习为常俗，更共罔养，以崇虚名，或未晓其职，便复迁徙，诚非建官赋禄之意。宜口正百司，各责

以事，州郡所举，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传曰：‘上德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则人望而畏之，水懦则人狎而翫之。为政者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如此，绥御有体，灾眚消矣。”书奏，帝纳其言而免酺等官。

“光武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录诸州。建武十八年省之。”

建初元年，迁五官中郎将，除三子为郎。严数荐达贤能，申解冤结，多见纳用。

复以五官中郎将行长乐轡尉事。二年，拜陈留太守。严当之职，乃言于帝曰：“昔显亲侯窦固误先帝出兵西域，置伊吾卢屯，烦费无益。又窦勋受诛，其家不宜亲近京师。”是时勋女为皇后，窦氏方宠，时有侧听严言者，以告窦宪兄弟，由是失权贵心。严下车，明赏罚，发奸慝，郡界清静。时京师讹言贼从东方来，百姓奔走，转相惊动，诸郡惶急，各以状闻。严察其虚妄，独不为备。诏书口问，使驿系道，严固执无贼，后卒如言。典郡四年，坐与宗正刘轶、少府丁鸿等更相属托，征拜太中大夫；十余日，迁将作大匠。七年，复坐事免。后既为窦氏所忌，遂不复在位。及帝崩，窦太后临朝，严乃退居自守，训教子孙。永元十年，卒于家，时年八十二。

弟敦，官至虎贲中郎将。严七子，唯续、融知名。续字季则，七岁能通论语，十三明尚书，十六治诗，博观羈籍，善九章算术。顺帝时，为护羌校尉，迁度辽将军，所在有威恩称。融自有传。

棱字伯威，援之族孙也。少孤，依从兄毅共居业，恩犹同产，毅卒无子，棱心丧三年。

建初中，仕郡功曹，举孝廉。及马氏废，肃宗以棱行义，征拜谒者。章和元年，迁广陵太守。时谷贵民饥，奏罢盐官，以利百姓，赈贫羸，薄赋税，兴复陂湖，溉田二万余顷，吏民刻石颂之。永元二年，转汉阳太守，有威严称。大将军窦宪西屯武威，棱多奉军费，侵赋百姓，宪诛，坐抵罪。后数年，江湖多剧贼，以棱为丹阳太守。棱发兵掩击，皆禽灭之。转会稽太守，治亦有声。转河内太守。永初中，坐事抵罪，卒于家。

赞曰：伏波好功，爰自冀、陇。南静骆越，西屠烧种。徂年已流，壮情方勇。明德既升，家祚以兴。廖乏三趣，防遂骄陵。

后汉书卷二十五 卓鲁魏刘列传 第十五

鲁恭弟丕

卓茂字子康，南阳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时学于长安，事博士江生，习诗、礼及历算，究极师法，称为通儒。性宽仁恭爱。乡党故旧，虽行能与茂不同，而皆爱慕欣欣焉。

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称为长者。时尝出行，有人认其马。茂问曰：“子

亡马几何时？”对曰：“月余日矣。”茂有马数年，心知其谬，嘿解与之，挽车而去，顾曰：“若非公马，幸至丞相府归我。”他日，马主别得亡者，乃诣府送马，叩头谢之。茂性不好争如此。

后以儒术举为侍郎，给事黄门，迁密令。劳心谆谆，视人如子，举善而教，口无恶言，吏人亲爱而不忍欺之。人尝有言部亭长受其米肉遗者，茂辟左右问之曰：“亭长为从汝求乎？为汝有事嘱之而受乎？将平居自以恩意遗之乎？”人曰：“往遗之耳。”茂曰：“遗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窃闻贤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遗之，吏既卒受，故来言耳。”茂曰：“汝为敝人矣。”

凡人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仁爱，知相敬事也。今邻里长老尚致馈遗，此乃人道所以相亲，况吏与民乎？吏顾不当乘威力强请求耳。凡人之生，骜居杂处，故有经纪礼义以相交接。汝独不欲修之，宁能高飞远走，不在人闲邪？亭长素善吏，岁时遗之，礼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今我以礼教汝，汝必无怨恶；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门之内，小者可论，大者可杀也。且归念之！”于是人纳其训，吏怀其恩。初，茂到县，有所废置，吏人笑之，邻城闻者皆蚩其不能。河南郡为置守令，茂不为嫌，理事自若。数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遗。平帝时，天下大蝗，河南二十余县皆被其灾，独不入密县界。督邮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见乃服焉。

是时王莽秉政，置大司农六部丞，劝课农桑，迁茂为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随送。及莽居摄，以病免归郡，常为门下掾祭酒，不肯作职吏。

更始立，以茂为侍中祭酒，从至长安，知更始政乱，以年老乞骸骨归。

时光武初即位，先访求茂，茂诣河阳谒见。乃下诏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执节淳固，诚能为人所不能为。夫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故武王诛纣，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今以茂为太傅，封囿德侯，食邑二千户，赐几杖车马，衣一袭，絮五百斤”。复以茂长子戎为太中大夫，次子崇为中郎，给事黄门。建武四年，薨，赐棺殓顷地，车驾素服亲临送葬。

子崇嗣，徙封泛乡侯，官至大司农。崇卒，子琴嗣。琴卒，子欣嗣。

欣卒，子隆嗣。永元十五年，隆卒，无子，国除。

初，茂与同县孔休、陈留蔡勋、安觭刘宣、楚国龚胜、上党鲍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时，并名重当时。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后王莽秉权，休去官归家。及莽篡位，遣使赍玄纁、束帛，请为国师，遂欧血托病，杜门自绝。

光武即位，求休、勋子孙，赐谷以旌显之。刘宣字子高，安觭侯崇之从弟，知王莽当篡，乃变名姓，抱经书隐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袭封安觭侯。

擢龚胜子赐为上谷太守。胜、鲍宣事在前书。勋事在玄孙邕传。

论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扰，虓呼者连响，婴城者相望，斯固倥偬不暇给之日。卓茂断断小宰，无它庸能，时已七十余矣，而首加聘命，优辞重礼，其与周、燕之君表闾立馆何异哉？于是蕴愤归道之宾，越关阻，捐宗族，以排金门者觴矣。夫厚性宽中近于仁，犯而不校邻于恕，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鲁恭字仲康，扶风平陵人也。其先出于鲁*(倾)**[顷]*公，为楚所灭，迁于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闲，自鲁而徙。祖父匡，王莽时，为羲和，有权数，号曰“智囊”。父某，建武初，为武陵太守，卒官。时恭年十二，弟丕七岁，昼夜号踊不绝声，郡中赙赠无所受，乃归服丧，礼过成人，乡里奇之。十五，与母及丕俱居太学，习鲁诗，闭户讲诵，绝人闲事，兄弟俱为诸儒所称，学士争归之。太尉赵口慕其志，每岁时遣子问以酒粮，皆辞不受。恭怜丕小，欲先就其名，托疾不仕。郡数以礼请，谢不肯应，母强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丰教授。建初初，丕举方正，恭始为郡吏。太傅赵口闻而辟之。肃宗集诸儒于白虎观，恭特以经明得召，与其议。

口复举恭直言，待诏公车，拜中牟令。恭专以德化为理，不任刑罚。讼人许伯等争田，累守令不能决，恭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责，辍耕相让。亭长从人借牛而不肯还之，牛主讼于恭。恭召亭长，口令归牛者再三，犹不从。恭叹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绶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长乃鼻悔，还牛，诣狱受罪，恭贯不问。于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国螟伤稼，犬牙缘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闻之，疑其不实，使仁恕掾肥亲往廉之。恭随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过，止其傍。傍有童儿，亲曰：“几何不捕之？”儿言“雉方将雏”。亲瞿然而起，与恭诀曰：“所以来者，欲察君之政谿耳。今虫不犯境，此一异也；化及鸟兽，此二异也；竖子有仁心，此三异也。久留，徒扰贤者耳。”

还府，具以状白安，是岁，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因上书言状，帝异之。会诏百官举贤良方正，恭荐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征方诣公车，礼之与公卿所举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举尤异，会遭母丧去官，吏人思之。

陛下亲劳圣思，日口不食，忧在军役，诚欲以安定北垂，为人除患，定万世之计也。臣伏独思之，未见其便。社稷之计，万人之命，在于一举。数年以来，秋稼不熟，人食不足，仓库空虚，国无畜积。会新遭大忧，人怀恐惧。陛下躬大圣之德，履至孝之行，尽谅阴三年，听于顷宰。百姓阙然，三时不闻警蹕之音，莫不怀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兴发军役，扰动天下，以事戎夷，诚非所以垂恩中国，改元正时，由内及外也。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爱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则天气为之舛错，况于人

乎？故爱人者必有天报。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获上天之佑。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羈縻不绝而已。

邠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于岐下。旁国闻之，亦多归附。古公乃营筑城郭室屋而邑之，人皆歌颂其德。武王即位，追尊古公为大王。

今边境无事，宜当修仁行义，尚于无为，令家给人足，安业乐产。夫人道义于下，则阴阳和于上，祥风时雨，覆被远方，夷狄重译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言甘雨满我之缶，诚来有我而吉已。夫以德胜人者昌，以力胜人者亡。今匈奴为鲜卑所杀，远臧于史侯河西，去塞数千里，而欲乘其虚耗，利其微弱，是非义之所出也。前太仆祭彤远出塞外，卒不见一胡而兵已困矣。

白山之难，不绝如縆，都护陷没，士卒死者如积，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为累息，柰何复欲袭其貉，不顾患难乎？今始征发，而大司农调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闲之急亦已甚矣。三辅、并、凉少雨，麦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

髡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独柰何以一人之计，□万人之命，不恤其言乎？上观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国不为中国，岂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圣恩，休罢士卒，以顺天心。书奏，不从。每政事有益于人，恭辄言其便，无所隐讳。

其后拜为鲁诗博士，由是家法学者日盛。迁侍中，数召燕见，问以得失，赏赐恩礼宠异焉。迁乐安相。是时东州多盗贼，髡辈攻劫，诸郡患之。恭到，重购赏，开恩信，其渠帅张汉等率支党降，恭上以汉补博昌尉，其余遂自相捕击，尽破平之，州郡以安。永元九年，征拜议郎。八月，饮酎，斋会章台，诏使小黄门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使陪乘，劳问甚渥。冬，迁光禄勋，选举清平，京师贵戚莫能枉其正。

十*(二)*永元年，代吕盖为司徒。十五年，从巡狩南阳，除子抚为郎中，赐驸马从驾。时弟丕亦为侍中。兄弟父子并列朝廷。后坐事策免。殇帝即位，以恭为长乐骞尉。永初元年，复代梁鲟为司徒。

初，和帝末，下令麦秋得案验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为政，因此遂盛夏断狱。恭上疏谏曰：

臣伏见诏书，敬若天时，忧念万民，为崇和气，罪非殊死，且勿案验。进柔良，退贪残，奉时令。所以助仁德，顺昊天，致和气，利黎民者也。

旧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来，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忧民息事之原，进良退残之化，因以盛夏征召农人，拘对考验，连滞无已，司隶

典司京师，四方是则，而近于春月分行诸部，托言劳来贫人，而无隐恻之实，烦扰郡县，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数，上逆时气，下伤农业。案易五月姤用事。经曰：“后以施令诰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阴也。行者尚止之，况于逮召考掠，夺其时哉！

比年水旱伤稼，人饥流口。今始夏，百谷权舆，阳气胎养之时。自三月以来，阴寒不暖，物当化变而不被和气。月令：“孟夏断薄刑，出轻系。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行秋令则草木零落，人伤于疫。”夫断薄刑者，谓其轻罪已正，不欲令久系，故时断之也。臣愚以为今孟夏之制，可从此令，其决狱案考，皆以立秋为断，以顺时节，育成万物，则天地以和，刑罚以清矣。

初，肃宗时，断狱皆以冬至之前，自后论者互多驳异。邓太后诏公卿以下会议，恭议奏曰：

夫阴阳之气，相扶而行，发动用事，各有时节。若不当其时，则物随而伤。王者虽质文不同，而兹道无变，四时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据皆夏之时也，其变者唯正朔、服色、牺牲、徽号、器械而已。故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易曰：“潜龙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阳气潜藏，未得用事。虽煦嘘万物，养其根荖，而犹盛阴在上，地凍水冰，阳气否隔，闭而成冬。故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言五月微阴始起，至十一月坚冰至也。

周以建子为正，尚赤。周以夜半为朔，殷以鸡鸣为朔，夏以平旦为朔。祭天地宗庙曰牺，卜得吉曰牲。徽号，旌旗之名也。器械，礼乐之器及甲兵也。夫王者之作，因时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着令，冀承天心，顺物性命，以致时雍。然从变改以来，年岁不熟，谷价常贵，人不宁安。小吏不与国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贼，不问曲直，便即格杀。虽有疑罪，不复谳正。一夫吁嗟，王道为亏，况于觴乎？易十一月“君子以议狱缓死”可令疑罪使详其法，大辟之科，尽冬月乃断。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报囚如故事。

一曰天统，谓周十一月建子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统，谓殷十二月建丑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统，谓夏十三月建寅为正，人始成之端也。

后卒施行。

恭再在公位，选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数十人。而其耆旧大姓，或不蒙荐举，至有怨望者。恭闻之，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诸生不有乡举者乎？”终无所言。恭性谦退，奏议依经，潜有补益，然终不自显，故不以刚直为称。三年，以老病策罢。六年，年八十一，卒于家。

以两子为郎。长子谦，为陇西太守，有名绩。谦子旭，官至太仆，从献帝西入关，与司徒王允同谋共诛董卓。及李傕入长安。旭与允俱遇害。

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学，孳孳不倦，遂杜绝交游，不荅候问之礼。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丕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经，以鲁诗、尚书教授，为当世名儒。后归郡，为督邮功曹，所事之将，无不师友待之。

建初元年，肃宗诏举贤良方正，大司农刘宽举丕。时对策者百有余人，唯丕在高第，除为议郎，迁新野令。视事健年，州课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务在表贤明，慎刑罚。七年，坐事下狱司寇论。

元和元年征，再迁，拜赵相。门生就学者常百余人，关东号之曰“五经复兴鲁叔陵”。赵王商尝欲避疾，便时移住学官，丕止不听。王乃上疏自言，诏书下丕。丕奏曰：“臣闻礼，诸侯薨于路寝，大夫卒于嫡室，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学官传五帝之道，修先王礼乐教化之处，王欲废塞以广游燕，事不可听。”诏从丕言，王以此惮之。

其后帝巡狩之赵，特被引见，难问经传，厚加赏赐。在职六年，嘉瑞屡降，吏人重之。永元二年，迁东郡太守。丕在二郡，为人修通溉灌，百姓殷富。数荐达幽隐名士。明年，拜陈留太守。视事三健，后坐禀贫人不实，征司寇论。

十一年复征，再迁中散大夫。时侍中贾逵荐丕道艺深明，宜见任用。和帝因朝会，召见诸儒，丕与侍中贾逵、尚书令黄香等相难数事，帝善丕说，罢朝，特赐冠帻履屨衣一袭。丕因上疏曰：“臣以愚顽，显备大位，犬马气衰，猥得进见，论难于前，无所甄明，衣服之赐，诚为优过。臣闻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术愈章。

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览诗人之旨意，察雅颂之终始，明舜、禹、臧陶之相戒，显周公、箕子之所陈，观乎人文，化成天下。陛下既广纳谏谏以开四聪，无令刍蕘以言得罪；既显岩穴以求仁贤，无使幽远独有遗失。”

咎繇戒禹曰：“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在知人。”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是相诫也。十三年，迁为侍中，免。

永初二年，诏公卿举儒术笃学者，大将军邓鹭举丕，再迁，复为侍中、左中郎将，再为三老。五年，年七十五，卒于官。

魏霸字乔卿，济阴句阳人也。世有礼义。霸少丧亲，兄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

建初中，举孝廉，八迁。和帝时为钜鹿太守。以简朴宽恕为政。掾史有过，*[要]***(霸)*先诲其失，不改者乃罢之。吏或相毁诉，霸辄称它吏之长，终不及人短，言者怀鼻，潜讼遂息。

永元十六年，征拜将作大匠。明年，和帝崩，典作顺陵。时盛冬地冻，中使督促，数罚县吏以厉霸。霸抚循而已，初不切责，而反劳之曰：“令诸卿被辱，大匠过也。”吏皆怀恩，力作倍功。

延平元年，代尹勤为太常。明年，以病致仕，为光禄大夫。永初五年，拜长乐谿尉，以病乞身，复为光禄大夫，卒于官。

刘宽字文饶，弘农华阴人也。父崎，顺帝时为司徒。宽尝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宽车中认之。宽无所言，下驾步归。有顷，认者得牛而送还，叩头谢曰：“曩负长者，随所刑罪。”宽曰：“物有相类，事容脱误，幸劳见归，何为谢之？”州里服其不校。桓帝时，大将军辟，五迁司徒长史。时京师地震，特见询问，再迁，出为东海相。延熹八年，征拜尚书令，迁南阳太守。典历三郡，温仁多恕，虽在仓卒，未尝疾言遽色。常以为“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吏人有过，但用蒲鞭罚之，示辱而已，终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灾异或见，引躬克责。

每行县止息亭传，辄引学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训。人感德兴行，日有所化。灵帝初，征拜太中大夫，侍讲华光殿。迁侍中，赐衣一袭。转屯骑校尉，迁宗正，转光禄勋。熹平五年，代许训为太尉。灵帝颇好学艺，每引见宽，常令讲经。宽尝于坐被酒睡伏。帝问：“太尉醉邪？”宽仰对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责大，忧心如醉。”帝重其言。宽简略嗜酒，不好盥浴，京师以为谚。尝坐客，遣苍头市酒，迂久，大醉而还。客不堪之，骂曰：“畜产。”宽须臾遣人视奴，疑必自杀。顾左右曰：“此人也，骂言畜产，辱孰甚焉！故吾惧其死也。”夫人欲试宽令恚，伺当朝会，装严已讫，使侍婢奉肉羹，躐污朝衣。婢遽收之，宽神色不异，乃徐言曰：

“羹烂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内称为长者。

后以日食策免。拜谿尉。光和二年，复代段颎为太尉。在职三年，以日变免。又拜永乐少府，迁光禄勋。以先策黄巾逆谋，以事上闻，封遂乡侯六百户。中平二年卒，时年六十六。赠车骑将军印绶，位特进，谥曰昭烈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赞曰：卓、鲁款款，情箴德满。仁感昆虫，爰及胎卵。宽、霸临政，亦称优缓。

后汉书卷二十六 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 第十六

伏湛子隆

伏湛字惠公，琅邪东武人也。九世祖胜，字子贱，所谓济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时，客授东武，因家焉。父理，为当世名儒，以诗授成帝，为高密

太傅，别自名学。

湛性孝友，少传父业，教授数百人。成帝时，以父任为博士弟子。五迁，至王莽时为绣衣执法，使督大奸，迁后队属正。

更始立，以为平原太守。时仓卒兵起，天下惊扰，而湛独晏然，教授不废。谓妻子曰：“夫一谷不登，国君彻膳；今民皆饥，奈何独饱？”乃共食麤粝，悉分奉禄以赈乡里，来客者百余家。时门下督素有气力，谋欲为湛起兵，湛恶其惑觴，即收斩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于是吏人信向，郡内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

光武即位，知湛名儒旧臣，欲令干任内职，征拜尚书，使典定旧制。时大司徒邓禹西征关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为司直，行大司徒事。车驾每出征伐，常留镇守，总摄骠司。建武三年，遂代邓禹为大司徒，封阳都侯。

时彭宠反于渔阳，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谏曰：“臣闻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国，必先询之同姓，然后谋于鬻臣，加占蓍龟，以定行事，故谋则成，卜则吉，战则胜。其诗曰：‘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磨，以伐崇庸。’崇国城守，先退后伐，所以重人命，俟时而动，故参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乱之极，受命而帝，兴明祖宗，出入四年，而灭口乡，制五校，降铜马，破赤眉，诛邓奉之属，不为无功。今京师空匮，资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边外；且渔阳之地，逼接北狄，黠虏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过县邑，尤为困乏。种麦之家，多在城郭，闻官兵将至，当已收之矣。大军远涉二千余里，士马罢劳，转粮艰阻。今兖、豫、青、冀，中国之都，而寇贼从横，未及从化。

渔阳以东，本备边塞，地接外虏，贡税微薄。安平之时，尚资内郡，况今荒耗，岂足先图？而陛下舍近务远，弃易求难，四方疑怪，百姓恐惧，诚臣之所惑也。

复愿远览文王重兵博谋，近思征伐前后之宜，顾问有司，使极愚诚，采其所长，择之圣虑，以中土为忧患。”帝览其奏，竟不亲征。

诗大雅曰：“爰始爰谋，爰契我龟。”

庸，城也。崇侯倡纣为无道，故伐焉。

时贼徐异卿等万余人据富平，连攻之不下，唯云“愿降司徒伏公”。帝知湛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异卿等即日归降，护送洛阳。

湛虽在仓卒，造次必于文德，以为礼乐政化之首，颠沛犹不可违。是岁奏行乡饮酒礼，遂施行也。

其冬，车驾征张步，留湛居守。时蒸祭高庙，而河南尹、司隶校尉于庙中争论，湛不举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户，遣就国。

后南阳太守杜诗上疏荐湛曰：“臣闻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宁，是故诗称‘济济’，书曰‘良哉’。臣诗窃见故大司徒阳都侯伏湛，自行束修，讫无毁玷，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经为人师，行为仪表。前在河内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爱，则而象之。遭时反复，不离兵凶，秉节持重，有不可夺之志。陛下深知其能，显以宰相之重，觐贤百姓，仰望德义。微过斥退，久不复用，有识所惜，儒士痛心，臣窃伤之。湛容貌堂堂，国之光辉；智略谋虑，朝之渊藪。髻发厉志，白首不衰。实足以先后王室，名足以光示远人。

古者选擢诸侯以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师。柱石之臣，宜居辅弼，出入禁门，补缺拾遗。臣诗愚戆，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窃怀区区，敢不自竭。臣前为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爱下，好恶分明，累世儒学，素持名信，经明行修，通达国政，尤宜近侍，纳言左右，旧制九州五尚书，令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颇为执事所非。但臣诗蒙恩深渥，所言诚有益于国，虽死无恨，故复越职触冒以闻。”

十三年夏，征，口尚书择拜吏日，未及就位，因燕见中暑，病卒。赐秘器，帝亲吊祠，遣使者送丧修廞。

二子：隆，翕。

翕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晨谦敬博爱，好学尤笃，以女孙为顺帝贵人，奉朝请，位特进。卒，子无忌嗣，亦传家学，博物多识，顺帝时，为侍中屯骑校尉。永和元年，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蓺术。元嘉中，桓帝复诏无忌与黄景、崔寔等共撰汉记。又自采集古今，删着事要，号曰伏侯注。无忌卒，子质嗣，官至大司农。质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阳安长公主。女为孝献皇后。曹操杀后，诛伏氏，国除。初，自伏生已后，世传经学，清静无竞，故东州号为“伏不口”云。

隆字博文，少以节操立名，仕郡督邮。建武二年，诣怀宫，光武甚亲接之。时张步兄弟各拥强兵，据有齐地，拜隆为太中大夫，持节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国。隆移檄告曰：“乃者，猾臣王莽，杀帝盗位。宗室兴兵，除乱诛莽，故髡下推立圣公，以主宗庙。而任用贼臣，杀戮贤良，三王作乱，盗贼从横，忤逆天心，卒为赤眉所害。皇天佑汉，圣哲应期，陛下神武奋发，以少制觴。故寻、邑以百万之军，溃散于昆阳，王郎以全赵之师，土崩于邯郸，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铁胫、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刘永，幸以宗室属籍，爵为侯王，不知厌足，自求祸弃，遂封爵牧守，造为诈逆。今虎牙大将军屯营十万，已拔睢阳，刘永奔迸，家已族矣。此诸君所闻也。不先自图，后悔何及？”青、徐髡盗得此惶怖，获索贼右师郎等六校实时皆降。张步遣使随隆，诣阙上书，献鰻鱼。

其冬，拜隆光禄大夫，复使于步，并与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东，诏隆辄拜令长以下。隆招怀绥辑，多来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邴生。即拜步为东莱太守，而刘永亦复遣使立步为齐王。步贪受王爵，允豫未决。隆晓譬曰：“高祖与天下约，非刘氏不王，今可得为十万户侯耳。”步欲留隆与共守二州，隆不听，求得反命，步遂执隆而受永封。隆遣闲使上书曰：“臣隆奉使无状，受执凶逆，虽在困口，授命不顾。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愿以时进兵，无以臣隆为念。臣隆得生到阙廷，受诛有司，此其大愿；若令没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长累陛下。陛下与皇后、太子永享万国，与天无极。”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谓有苏武之节。

恨不且许而遽求还也！”其后步遂杀之，时人莫不怜哀焉。

见前书也。

五年，张步平，车驾幸北海，诏隆中弟咸收隆丧，赐给棺敛，太中大夫护送丧事，诏告琅邪作顷，以子瑗为郎中。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渊，以宦者有才辩，任职元帝时，佐石显等领中书，号曰大常侍。成帝时，任霸为太子舍人。霸矜严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产业。笃志好学，师事九江太守房元，治谷梁春秋，为元都讲。王莽初，五威司命陈崇举霸德行，迁随宰。县界旷远，滨带江湖，而亡命者多为寇盗。霸到，即案诛豪猾，分捕山贼，县中清静。再迁为执法刺奸，纠案执位者，无所疑惮。后为准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王莽之败，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

更始元年，遣使征霸，百姓老弱相携号哭，遮使者车，或当道而卧。皆曰：

“愿乞侯君复留健年。”民至乃戒乳妇勿得举子，侯君当去，必不能全。使者虑霸就征，临淮必乱，不敢授玺书，具以状闻。会更始败，道路不通。

建武四年，光武征霸与车驾会寿春，拜尚书令。时无典故，朝廷又少旧臣，霸明习故事，收录遗文，条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于时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宽大之诏，奉四时之令，皆霸所建也。明年，代伏湛为大司徒，封关内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

十三年，霸薨，帝深伤惜之，亲自临吊。下诏曰：“惟霸积善清絜。视事九年。

汉家旧制，丞相拜日，封为列侯。朕以军师暴露，功臣未封，缘忠臣之义，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终。呜呼哀哉！”于是追封谥霸则乡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户。子昱嗣。临淮吏人共为立祠，四时祭焉。以沛郡太守韩歆代霸为大司徒。

歆字翁君，南阳人，以从攻伐有功，封扶阳侯。好直言，无隐讳，帝每不能容。

尝因朝会，闻帝读隗嚣、公孙述相与书，歆曰：“亡国之君皆有才，桀纣亦有才。”

帝大怒，以为激发。歆又证岁将饥凶，指天画地，言甚刚切，坐免归田里。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司隶校尉鲍永固请不能得，歆及子婴竟自杀。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觭多不厌，帝乃追赐钱谷，以成礼葬之。

后千乘欧阳歆、清河戴涉相代为大司徒，坐事下狱死，自是大臣难居相任。其后河*(南)**[内]*蔡茂，京兆玉况，魏郡冯勤，皆得薨位。况字文伯，性聪敏，为陈留太守，以德行化人，迁司徒，四年薨。

显后徙封于陵侯，永平中兼太仆。显卒，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宋弘字仲子，京兆长安人也。父尚，成帝时至少府；哀帝立，以不附董贤，违忤抵罪。弘少而温顺，哀平闲作侍中，王莽时为共工。赤眉入长安，遣使征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桥，自投于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获免。

光武即位，征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为大司空，封桐邑侯。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无资产，以清行致称。徙封宣平侯。

帝尝问弘通博之士，弘乃荐沛国桓谭才学洽闻，几能及杨雄、刘向父子。

于是召谭拜议郎、给事中。帝每燕，辄令鼓琴，好其繁声。弘闻之不悦，悔于荐举，伺谭内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谭至，不与席而让之曰：“吾所以荐子者，欲令辅国家以道德也，而今数进郑声以乱雅颂，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将令相举以法乎？”谭顿首辞谢，良久乃遣之。后大会髡臣，帝使谭鼓琴，谭见弘，失其常度。帝怪而问之。弘乃离席免冠谢曰：“臣所以荐桓谭者，望能以忠正导主，而令朝廷耽悦郑声，臣之罪也。”帝改容谢，使反服，其后遂不复令谭给事中。弘推进贤士冯翊、桓梁三十余人，或相及为公卿者。弘当燕见，御坐新屏风，图画列女，帝数顾视之。弘正容言曰“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帝即为彻之。笑谓弘曰：“闻义则服，可乎？”对曰：“陛下进德，臣不胜其喜。”

时帝姊湖阳公主新寡，帝与共论朝臣，微观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髡臣莫及。”帝曰：“方且图之。”后弘被引见，帝令主坐屏风后，因谓弘曰：“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帝顾谓主曰：“事不谐矣。”

弘在位五年，坐考上党太守无所据，免归第。数年卒，无子，国除。

弘弟嵩，以刚强孝烈著名，官至河南尹。嵩子由，*(章)**[元]*和闲为太尉，坐阿党窦宪，策免归本郡，自杀。由二子：汉，登。登在儒林传。

汉字仲和，以经行著名，举茂才，四迁西河太守。永建元年，为东平相、度辽

将军，立名节，以威恩著称。迁太仆，上病自乞，拜太中大夫，卒。策曰：“太中大夫宋汉，清修雪白，正直无邪。前在方外，仍统军实，怀柔异类，莫匪嘉绩，戎车载戢，边人用宁。予录乃勋，引登九列。因病退让，守约弥坚，将授三事，未克而终。朝廷轔悼，怛其怆然。诗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锡尔祉。’其令将相大夫会葬，加赐钱十万，及其在殡，以全素丝羔羊之絮焉。”

退食，减膳也。言卿大夫已下，皆衣羔羊之裘，缝以素丝，自减膳食，从于公事，行步委蛇自得。

子则，字符矩，为鄢陵令，亦有名。拔同郡韦着、扶风法真，称为知人。则子年十岁，与苍头共弩射，苍头弦断矢激，误中之，即死。奴叩头就诛，则察而恕之。颍川荀爽深以为美，时人亦服焉。

论曰：中兴以后，居台相总权衡多矣，其能以任职取名者，岂非先远业后小数哉？故惠公造次，急于乡射之礼；君房入朝，先奏宽大之令。夫器博者无近用，道长者其功远，盖志士仁人所为根心者也。君子以之得，固贵矣；以之失，亦得矣。宋弘止繁声，戒淫色，其有关雎之风乎！

蔡茂字子礼，河内怀人也。哀平闲以儒学显，征试博士，对策陈灾异，以高等擢拜议郎，迁侍中。遇王莽居摄，以病自免，不仕莽朝。

会天下扰乱，茂素与窦融善，因避难归之。融欲以为张掖太守，固辞不就；每所饷给，计口取足而已。后与融俱征，复拜议郎，再迁广汉太守，有政绩称。时阴氏宾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辄纠案，无所回避。会洛阳令董宣举纠湖阳公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刚正，欲令朝廷禁制贵戚，乃上书曰：“臣闻兴化致教，必由进善；康国宁人，莫大理恶。陛下圣德系兴，再隆大命，即位以来，四海晏然。诚宜夙兴夜寐，虽休勿休。然顷者贵戚椒房之家，数因恩执，干犯吏禁，杀人不死，伤人不论。臣恐绳墨弃而不用，斧斤废而不举。

近湖阳公主奴杀人西市，而与主共輿，出入宫省，逋罪积日，冤魂不报。

洛阳令董宣，直道不顾，干主讨奸。陛下不先澄审，召欲加捶。当宣受怒之初，京师侧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僭逸，宾客放滥，宜口有司案理奸罪，使执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厌远近不缉之情。”光武纳之。建武二十年，代戴涉为司徒，在职清俭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时年七十二。

赐东园梓棺，赙赠甚厚。

茂初在广汉，梦坐大殿，极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辄复失之。

以问主簿郭贺，贺离席庆曰：“大殿者，宫府之形象也。极而有禾，人臣之上禄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于字禾失为秩，虽曰失之，乃所以得禄秩也。

袞职有阙，君其补之。”旬月而茂征焉，乃辟贺为掾。

贺字乔卿，雒*(阳)*人。祖父坚伯，父游君，并修清节，不仕王莽。贺能明法，累官，建武中为尚书令，在职六年，晓习故事，多所匡益。拜荆州刺史，引见赏赐，恩宠隆异。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乔卿，忠正朝廷上下平。”显宗巡狩到南阳，特见嗟叹，赐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口行部去檐帷，使百姓见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经过，吏人指以相示，莫不荣之。永平四年，征拜河南尹，以清静称。

在官三年卒，诏书螭惜，赐车一乘，钱四十万。

冯勤字伟伯，魏郡繁阳人也。曾祖父扬，宣帝为弘农太守。有八子，皆为二千石，赵魏闲荣之，号曰“万石君”焉。兄弟形皆伟壮，唯勤祖父偃，长不满七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孙之似也，乃为子伉娶长妻。伉生勤，长八尺三寸。

八岁善计。

初为太守铄期功曹，有高能称。期常从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勤同县冯巡等举兵应光武，谋未成而为豪右焦廉等所反，勤乃率将老母兄弟及宗亲归期，期悉以为腹心，荐于光武。初未被用，后乃除为郎中，给事尚书。以图议军粮，在事精勤，遂见亲识。

每引进，帝辄顾谓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轻重，国土远近，地孰丰薄，不相踰越，莫不厌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为能，尚书觴事，皆令总录之。

司徒侯霸荐前梁令阎杨。杨素有讥议，帝常嫌之，既见霸奏，疑其有奸，大怒，赐霸玺书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欲以身试法邪？

将杀身以成仁邪？”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还，陈霸本意，申释事理，帝意稍解，拜勤尚书仆射。职事十五年，以勤劳赐爵关内侯。迁尚书令，拜大司农，三岁迁司徒。

尚书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

先是三公多见罪退，帝贤勤，欲令以善自终，乃因燕见从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于君，下陵轹同列，竟以中伤至今，死生吉凶未可知，岂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诛，虽复追加赏赐贖祭，不足以偿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览照前世，以为镜诫。能尽忠于国，事君无二，则爵赏光乎当世，功名列于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约尽忠，号称任职。

勤母年八十，每会见，诏口勿拜，令御者扶上殿，顾谓诸王主曰：“使勤贵宠者，此母也。”其见亲重如此。

中元元年，薨，帝悼惜之，使者吊祠，赐东园秘器，赠赠有加。

勤七子。长子宗嗣，至张掖属国都尉。中子顺，尚平阳长公主，终于大鸿胪。

建初八年，以顺中子奋袭主爵为平阳侯，薨，无子。永元七年，诏书复封奋兄羽林右监劲为平阳侯，奉公主之祀。奋弟由，黄门侍郎，尚平安公主。劲薨，子卯嗣。卯延光中为侍中，薨，子留嗣。

赵□字伯阳，南阳宛人也。少有节操。从兄为人所杀，无子，□年十五，常思报之。乃挟兵结客，后遂往复仇。而仇家皆疾病，无相距者。□以因疾报杀，非仁者心，且释之而去。顾谓仇曰：“尔曹若健，远相避也。”仇皆卧自搏。

后病愈，悉自缚诣□，□不与相见，后竟杀之。

更始即位，舞阴大姓李氏拥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将军李宝降之，不肯，云“闻宛之赵氏有孤孙□，信义著名，愿得降之”。更始乃征□。□年未二十，既引见，更始笑曰：“蚩粟犊，岂能负重致远乎？”即除为郎中，行偏将军事，使诣舞阴，而李氏遂降。□因进入颍川，击诸不下者，历汝南界，还宛。更始大悦，谓□曰：“卿名家驹，努力勉之。”会王莽遣王寻、王邑将兵出关，更始乃拜□为五威偏将军，使助诸将拒寻、邑于昆阳。光武破寻、邑，□被创，有战劳，还拜中郎将，封勇功侯。

更始败，□为赤眉兵所围，迫急，乃踰屋亡走，与所友善韩仲伯等数十人，携小弱，越山阻，径出武关。仲伯以妇色美，虑有强暴者，而已受其害，欲弃之于道。□责怒不听，因以泥涂仲伯妇面，载以鹿车，身自推之。每道逢贼，或欲逼略，□辄言其病状，以此得免。既入丹水，遇更始亲属，皆裸跣涂炭，饥困不能前。□见之悲感，所装缣帛资粮，悉以与之，将护归乡里。时邓奉反于南阳，□素与奉善，数遗书切责之，而谗者因言□与奉合谋，帝以为疑。及奉败，帝得□书，乃惊曰：“赵□真长者也。”即征□，引见，赐驎马，待诏公车。时江南未宾，道路不通，以□守简阳侯相。□不肯受兵，单车驰之简阳。吏民不欲内□，□乃告譬，呼城中大人，示以国家威信，其帅即开门面缚自归，由是诸营壁悉降。荆州牧奏□才任理剧，诏以为平林侯相。攻击髡贼，安集已降者，县邑平定。

后拜怀令。大姓李子春先为琅邪相，豪猾并兼，为人所患，□下车，闻其二孙杀人事未发觉，即穷诘其奸，收考子春，二孙自杀。京师为请者数十，终不听。

时赵王良疾病将终，车驾亲临王，问所欲言。王曰：“素与李子春厚，今犯罪，怀令赵□欲杀之，愿乞其命。”

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无复言。既薨，帝追感赵王，乃贯出子春。

其年，迁□平原太守。时平原多盗贼，□与诸郡讨捕，斩其渠帅，余党当坐者

数千人。□上言“恶恶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师近郡”。帝从之，乃悉移置颍川、陈留。于是擢举义行，诛锄奸恶。后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辄死，岁屡有年，百姓歌之。

二十六年，帝延集内戚燕会，欢甚，诸夫人各各前言“赵□笃义多恩，往遭赤眉出长安，皆为□所济活”。帝甚嘉之。后征□入为太仆，引见谓曰：“卿非但为英雄所保也，妇人亦怀卿之恩。”厚加赏赐。

二十七年，拜太尉，赐爵关内侯。时南单于称臣，乌桓、鲜卑并来入朝，帝令□典边事，思为久长规。□上复缘边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

三十年，□上言宜封禅，正三雍之礼。中元元年，从封泰山。及帝崩，□受遗诏，典丧礼。是时藩王皆在京师，自王莽篡乱，旧典不存，皇太子与东海王等杂止同席，宪章无序。

□乃正色，横□殿阶，扶下诸王，以明尊卑。时藩国官属出入宫省，与百僚无别，□乃表奏谒者将护，分止它县，诸王并令就邸，唯朝晡入临。整礼仪，严门鞞，内外肃然。

永平元年，封节乡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修事不实免。其冬，代窦融为鞞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真。后遭母忧，上疏乞身行丧礼，显宗不许，遣使者为释服，赏赐恩宠甚渥。□内典宿鞞，外干宰职，正身立朝，未尝懈惰。及帝崩，复典丧事，再奉大行，礼事修举。肃宗即位，进为太傅，录尚书事。擢诸子为郎吏者七人。长子代，给事黄门。

建初五年，□疾病，帝亲幸视。及薨，车驾往临吊。时年八十四。谥曰正侯。子代嗣，官至越骑校尉。永元中，副行征西将军刘尚征羌，坐事下狱，疾病物故。和帝怜之，赐秘器钱布。赠越骑校尉、节乡侯印绶。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淑嗣，无子，国除。

牟融字子优，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学，以大夏侯尚书教授，门徒数百人，名称州里。以司徒茂才为丰令，视事三年，县无狱讼，为州郡最。

司徒范迁荐融忠正公方，经行纯备，宜在本朝，并上其理状。永平五年，入代鲍昱为司隶校尉，多所举正，百僚敬惮之。八年，代包咸为大鸿胪。十一年，代鲒阳鸿为大司农。

是时显宗方勤万机，公卿数朝会，每辄延谋政事，判折狱讼。融经明才高，善论议，朝廷皆服其能；帝数嗟叹，以为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为司空，举动方重，甚得大臣节。肃宗即位，以融先朝名臣，代赵□为太尉，与□参录尚书事。

建初四年薨，车驾亲临其丧。时融长子麟归乡里，帝以其余子幼弱，□太尉掾史教其威仪进止，赠赙恩宠笃密焉。又赐顷莹地于显节陵下，除麟为郎。

韦彪字孟达，扶风平陵人也。高祖贤，宣帝时为丞相。祖赏，哀帝时为大司马。

彪孝行纯至，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羸瘠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好学洽闻，雅称儒宗。建武末，举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复归教授。安贫乐道，恬于进趣，三辅诸儒莫不慕仰之。

显宗闻彪名，永平六年，召拜谒者，赐以车马衣服，三迁魏郡太守。肃宗即位，以病免。征为左中郎将、长乐讞尉，数陈政术，每归宽厚。比上疏乞骸骨，拜为奉车都尉，秩中二千石，赏赐恩宠，侔于亲戚。

建初七年，车驾西巡狩，以彪行太常从，数召入，问以三辅旧事，礼仪风俗。彪因建言：“今西巡旧都，宜追录高祖、中宗功臣，矚显先勋，纪其子孙。”帝纳之。行至长安，乃制诏京兆尹、右扶风求萧何、霍光后。时光无苗裔，唯封何末孙熊为鄼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参后曹湛为平阳侯，故不复及焉。乃厚赐彪钱珍羞食物，使归平陵上崦。还，拜大鸿胪。

是时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口疏，咎在州郡。有诏下公卿朝臣议。彪上议曰：“伏惟明诏，忧劳百姓，垂恩选举，务得其人。夫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夫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绰优于赵、魏老，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锻炼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然其要归，在于选二千石。二千石贤，则贡举皆得其人矣。”帝深纳之。

彪以世承二帝吏化之后，多以苛刻为能，又置官选职，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谏曰：“臣闻政化之本，必顺阴阳。伏见立夏以来，当暑而寒，殆以刑罚刻急，郡国不奉时令之所致也。农人急于务而苛吏夺其时，赋发充常调而贪吏割其财，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务，当先除其所患。天下枢要，在于尚书，尚书之选，岂可不重？而闲者多从郎官超升此位，虽晓习文法，长于应对，然察察小慧，类无大能。宜简尝历州宰素有名者，唯进退舒弼，时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职周密。宜鉴嗇夫捷急之对，

深思绛侯木讷之功也。往时楚狱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职，而类多小人，好为奸利。今者务简，可皆停省。又谏议之职，应用公直之士，通才睿正，有补益于朝者。今或从征试辈为大夫。又御史外迁，动据州郡。并宜清选其任，责以言绩。其二千石视事虽久，而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赏，勿妄迁徙。惟留圣心。”书奏，帝纳之。

元和二年春，东巡狩，以彪行司徒事从行。还，以病乞身，帝遣小黄门、太医

问病，赐以食物。彪遂称困笃。章和二年夏，使谒者策诏曰：“彪以将相之裔，勤身饬行，出自州里，在位历载。中被笃疾，连上求退。君年在耆艾，不可复以加增，恐职事烦碎，重有损焉。其上大鸿胪印绶。其遣太子舍人诣中臧府，受赐钱二十万。”

永元元年，卒，诏尚书：“故大鸿胪韦彪，在位无愆，方欲录用，奄忽而卒。其赐钱二十万，布百匹，谷三千斛。”

彪清俭好施，禄赐分与宗族，家无余财。著书十二篇，号曰韦卿子。

族子义。义字季节。高祖父玄成，元帝时为丞相。初，彪独徙扶风，故义犹为京兆杜陵人焉。

兄顺，字叔文，平舆令。有高名。次兄豹，字季明。数辟公府，辄以事去。

司徒刘恺复辟之，谓曰：“卿以轻好去就，爵位不跻。今岁垂尽，当选御史，意在相荐，子其宿留乎？”豹曰：“犬马齿衰，旅力已劣，仰慕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瞽滞疾，不堪久待，选荐之私，非所敢当。”遂跣而起。

恺追之，径去不顾。安帝西巡，征拜议郎。

义少与二兄齐名，初仕州郡。太傅桓焉辟举理剧，为广都长，甘陵、陈二县令，政甚有绩，官曹无事，牢狱空虚。数上书顺帝，陈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征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讥切左右，贬刺窦氏。言既无感，而久抑不迁，以兄顺丧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广都为生立庙。及卒，三县吏民为义举哀，若丧考妣。

豹子着，字休明。少以经行知名，不应州郡之命。大将军梁冀辟，不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车备礼征，至霸陵，称病归，乃入云阳山，采药不反。有司举奏加罪，帝特原之。复诏京兆尹重以礼敦劝，着遂不就征。灵帝即位，中常侍曹节以陈蕃、窦氏既诛，海内多怨，欲借宠时贤以为名，白帝就家拜着东海相。诏书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政任威刑，为受罚者所奏，坐论输左校。又后妻懦恣乱政，以之失名，竟归，为奸人所害，隐者耻之。

赞曰：湛、霸奋庸，维宁两邦。淮人孺慕，徐寇要降。弘实体远，仁不忘本。

□政多谄，彪明理损。牟公简帝，身终上衮。

两邦谓湛为平原太守，霸为淮平大尹。

后汉书卷二十七 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 第十七

宣秉字巨公，冯翊云阳人也。少修高节，显名三辅。哀、平际，见王氏据权专政，侵削宗室，有逆乱萌，遂隐遁深山，州郡连召，常称疾不仕。王莽为宰衡，辟命不应。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征之，秉固称疾病。更始即位，征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故京师号曰“三独坐”。明年，迁司隶校尉。务举大纲，简略苛细，百僚

敬之。

秉性节约，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尝幸其府舍，见而叹曰：“楚国二龚，不如云阳宣巨公。”即赐布帛帐帷什物。四年，拜大司徒司直。所得禄奉，辄以收养亲族。其孤弱者，分与田地，自无担石之储。六年，卒于官，帝敏惜之，除子彪为郎。

张湛字子孝，扶风平陵人也。矜严好礼，动止有则，居处幽室，必自修整，虽遇妻子，若严君焉。及在乡党，详言正色，三辅以为仪表。人或谓湛伪诈，湛闻而笑曰：“我诚诈也。人皆诈恶，我独诈善，不亦可乎？”成哀闲，为二千石。王莽时，历太守、都尉。

建武初，为左冯翊。在郡修典礼，设条教，政化大行。后告归平陵，望寺门而步。主簿进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轻。”湛曰：“礼，下公门，轼辂马。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父母之国，所宜尽礼，何谓轻哉？”

理事之吏，嗣续于其中也。”

五年，拜光禄勋。光武临朝，或有惰容，湛辄陈谏其失。常乘白马，帝每见湛，辄言“白马生且复谏矣”。

七年，以病乞身，拜光禄大夫，代王丹为太子太傅。及郭后废，因称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东门候舍，故时人号曰中东门君。帝数存问赏赐。后大司徒戴涉被诛，帝强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遗失溲便，因自陈疾笃，不能复任朝事，遂罢之。后数年，卒于家。

每门校尉一人，秩二千石；司马一人，秩千石；候一人，秩六百石。”候舍，盖候之所居。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时，仕州郡。王莽时，连征不至。家累千金，隐居养志，好施周急。每岁农时，辄载酒肴于田闲，候勤者而劳之。

其墮口者，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厉。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轻黠游荡废业为患者，辄晓其父兄，使黜责之。没者则赙给，亲自将护。其有遭丧忧者，辄待丹为办，乡邻以为常。行之十余年，其化大洽，风俗以笃。丹资性方絜，疾恶强豪。时河南太守同郡陈遵，关西之大侠也。其友人丧亲，遵为护丧事，赙助甚丰。丹乃怀缣一匹，陈之于主人前，曰：“如丹此缣，出自机杼。”遵闻而有鼻色。自以知名，欲结交于丹，丹拒而不许。

‘俱遭反复，唯我二人为天所遗。今子当之绝域，无以相赠，赠子以不拜。’遂揖而别，遵甚悦之。”

会前将军邓禹西征关中，军粮乏，丹率宗族上麦*(一)**千斛。禹表丹领左冯翊，称疾不视事，免归。后征为太子少傅。

时大司徒侯霸欲与交友，及丹被征，遣子昱候于道。昱迎拜车下，丹下荅之。

昱曰：“家公欲与君结交，何为见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许也。”

丹子有同门生丧亲，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结侣将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缣以祠焉。或问其故。丹曰：“交道之难，未易言也。世称管、鲍，次则王、贡。张、陈凶其终，萧、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鲜矣。”时人服其言。萧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二人为友，着闻当代，后有隙不终，故时以交为难。

。并见前书。

客初有荐士于丹者，因选举之，而后所举者陷罪，丹坐以免。客鼻惧自绝，而丹终无所言。寻复征为太子太傅，乃呼客谓曰：“子之自绝，何量丹之薄也？”

不为设食以罚之，相待如旧。其后逊位，卒于家。

王良字仲子，东海兰陵人也。少好学，习小夏侯尚书。王莽时，寝病不仕，教授诸生千余人。

建武二年，大司马吴汉辟，大应。三年，征拜谏议大夫，数有忠言，以礼进止，朝廷敬之。迁沛郡太守。至蕲县，称病不之府，官属皆随就之，良遂上疾笃，乞骸骨，征拜太中大夫。

六年，代宣秉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俭，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时司徒史鲍恢以事到东海，过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从田中归。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来受书，欲见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无书。”恢乃下拜，叹息而还，闻者莫不嘉之。

后以病归。一岁复征，至荥阳，疾笃不任进道，乃过其友人。友人不肯见，曰：

“不有忠言奇谋而取大位，何其往来屑屑不惮烦也？”遂拒之。良鼻，自后连征，辄称病。诏以玄纁聘之，遂不应。后光武幸兰陵，遣使者问良所苦疾，不能言对。诏复其子孙邑中徭役，卒于家。

论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季文子妾不衣帛，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弘身服布被，汲黯讥其多诈。事实未殊而誉毁别议。何也？

将体之与利之异乎？宣秉、王良处位优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谓行过乎俭。然当世咨其清，人君高其节，岂非临之以诚哉！语曰：‘同言而信，则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则诚在令外。’不其然乎！张湛不屑矜伪之谓，斯不伪矣。王丹难于交执之道，斯知交矣。

与人同功，其仁未可知；与人同过，其仁则可知。

杜林字伯山，扶风茂陵人也。父邺，成哀闲为凉州刺史。林少好学沉深，家既

多书，又外氏张竦父子喜文采，林从竦受学，博洽多闻，时称通儒。初为郡吏。王莽败，盗贼起，林与弟成及同郡范逵、孟冀等，将细弱俱客河西。道逢贼数千人，遂掠取财口，褫夺衣服，拔刃向林等将欲杀之。冀仰曰：“愿一言而死。将军知天神乎？赤眉兵觴百万，所向无前，而残贼不道，卒至破败。今将军以数千之觴，欲规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车，不畏天乎？”贼遂释之，俱免于难。

隗嚣素闻林志节，深相敬待，以为持书平。后因疾告去，辞还禄食。嚣复欲令强起，遂称笃。嚣意虽相望，且欲优容之，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诸侯所不能友，

盖伯夷、叔齐耻食周粟。今且从师友之位，须道开通，使顺所志。”林虽拘于嚣，而终不屈节。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嚣乃听林持丧东归。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杨贤于陇坻遮杀之。贤见林身推鹿车，载致弟丧，乃叹曰：“当今之世，谁能行义？我虽小人，何忍杀义士！”因亡去。光武闻林已还三辅，乃征拜侍御史，引见，问以经书故旧及西州事，甚悦之，赐车马衣被。髡察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惮之。京师士大夫，咸推其博洽。

河南郑兴、东海卫宏等，皆长于古学。兴尝师事刘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兴等固谐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见林，闾然而服。济南徐巡，始师事宏，后皆更受林学。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难困，握持不离身。

出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

明年，大议郊祀制，多以为周郊后稷，汉当祀尧。诏复下公卿议，议者佥同，帝亦然之。林独以为周室之兴，祚由后稷，汉业特起，功不缘尧。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从林议。

后代王良为大司徒司直。林荐同郡范逵、赵秉、申屠刚及陇西牛邯等，皆被擢用，士多归之。十一年，司直官罢，以林代郭宪为光禄勋。内奉宿卫，外总三署，周密敬慎，选举称平。郎有好学者，辄见诱进，朝夕满堂。

十四年，髡臣上言：“古者肉刑严重，则人畏法令；今宪律轻薄，故奸轨不胜。

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诏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则义节之风损；法防繁多，则苟免之行兴。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古之明王，深识远虑，动居其厚，不务多辟，周之五刑，不过三千。大汉初兴，详览失得，故破矩为圆，□雕为朴，蠲除

苛政，更立疏网，海内欢欣，人怀宽德。及至其后，渐以滋章，吹毛索疵，诋欺无限。

果桃菜茹之馈，集以成臧，小事无妨于义，以为大戮，故国无廉士，家无完行。

至于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为敝弥深。臣愚以为宜如旧制，不合翻移。”帝从之。

后皇太子强求乞自退，封东海王，故重选官属，以林为王傅。从驾南巡狩。时诸王傅数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应诏；唯林守慎，有召必至。余人虽不见遣，而林特受赏赐，又辞不敢受，帝益重之。

明年，代丁恭为少府。二十二年，复为光禄勋。顷之，代朱浮为大司空，博雅多通，称为任职相。明年薨，帝亲自临丧送葬，除子乔为郎。诏曰：“公侯子孙，必复其始，贤者之后，宜宰城邑。其以乔为丹水长。”论曰：夫威强以自御，力损则身危；饰诈以图己，诈穷则道屈；而忠信笃敬，蛮貊行焉者，诚以德之感物厚矣。故赵孟怀忠，匹夫成其仁；杜林行义，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顺)**[信]*”，有不诬矣。

郭丹字少卿，南阳穰人也。父稚，成帝时为庐江太守，有清名。丹七岁而孤，小心孝顺，后母哀怜之，为鬻衣口，买产业。后从师长安，买符入函谷关，乃慨然叹曰：“丹不乘使者车，终不出关。”既至京师，常为都讲，诸儒咸敬重之。大司马严尤请丹，辞病不就。王莽又征之，遂与诸生逃于北地。

更始二年，三公举丹贤能，征为谏议大夫，持节使归南阳，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车出关，如其志焉。更始败，诸将悉归光武，并获封爵；丹独保平氏不下，为更始发丧，衰经尽哀。

建武二年，遂潜逃去，敝衣闲行，涉历险阻，求谒更始妻子，奉还节传，因归乡里。太守杜诗请为功曹，丹荐乡人长者自代而去。诗乃叹曰：“昔明王兴化，卿士让位，今功曹推贤，可谓至德。□以丹事编署黄堂，以为后法。”十三年，大司马吴汉辟举高第，再迁并州牧，有清平称。转使匈奴中郎将，迁左冯翊。永平三年，代李欣为司徒。在朝廉直公正，与侯霸、杜林、张湛、郭伋齐名相善。明年，坐考陇西太守邓融事无所据，策免。五年，卒于家，时年八十七。以河南尹范迁有清行，代为司徒。

迁字子庐，沛国人，初为渔阳太守，以智略安边，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辅，有宅数亩，田不过一顷，复推与兄子。其妻尝谓曰：“君有四子而无立锥之地，可余奉禄，以为后世业。”迁曰：“吾备位大臣而蓄财求利，何以示后世！”

在位四年薨，家无担石焉。

后显宗因朝会问髡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刘匡对曰：“昔孙叔敖相楚，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孙竟蒙寝丘之封。丹出典州郡，入为三公，而家无遗产，子孙困匮。”帝乃下南阳访求其嗣。长子宇，官至常山太守。少子济，赵相。

吴良字大仪，齐国临淄人也。初为郡吏，岁旦与掾史入贺，门下掾王望举觞上寿，谄称太守功德。良于下坐勃然进曰：“望佞邪之人，欺谄无状，愿勿受其觞。”太守敛容而止。燕罢，转良为功曹；耻以言受进，终不肯谒。时骠骑将军东平王苍闻而辟之，署为西曹。苍甚相敬爱，上疏荐良曰：“臣闻为国所重，必在得人；报恩之义，莫大荐士。窃见臣府西曹掾齐国吴良，资质敦固，公方廉恪，躬俭安贫，白首一节；又治尚书，学通师法，经任博士，行中表仪。宜备宿卫，以辅圣政。臣苍荣宠绝矣，忧责深大，私慕公叔同升之义，惧于臧文窃位之罪，敢秉愚瞽，犯冒严禁。”显宗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见良，须发皓然，衣冠甚伟，夫荐贤助国，宰相之职，萧何举韩信，设口而拜，不复考试。今以良为议郎。”

永平中，车驾近出，而信阳侯阴就干突警卫，车府令徐匡钩就车，收御者送狱。

诏书谴匡，匡乃自系。良上言曰：“信阳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舆，无人臣礼，为大不敬。匡执法守正，反下于理，臣恐圣化由是而口。”帝虽赦匡，犹左转良为即丘长。

后迁司徒长史。每处大议，辄据经典，不希旨偶俗，以徼时誉。后坐事免。复拜议郎，卒于官。

承宫字少子，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豕。乡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经授诸生数百人，宫过息庐下，乐其业，因就听经，遂请留门下，为诸生拾薪。执苦数年，勤学不倦。经典既明，乃归家教授。遭天下丧乱，遂将诸生避地汉中，后与妻子之蒙阴山，肆力耕种。禾黍将孰，人有认之者，宫不与计，推之而去，由是显名。三府更辟，皆不应。

永平中，征诣公车。车驾临辟雍，召宫拜博士，迁左中郎将。数纳忠言，陈政，论议切箠，朝臣惮其节，名播匈奴。时北单于遣使求得见宫，显宗口自整饰，宫对曰：“夷狄眩名，非识实者也。臣状丑，不可以示远，宜选有威容者。”

帝乃以大鸿胪魏应代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肃宗矐叹，赐以顷地。妻上书乞归葬乡里，复赐钱三十万。

郑均字仲虞，东平任城人也。少好黄老书。兄为县吏，颇受礼遗，均数谏止，不听。

即脱身为佣，岁余，得钱帛，归以与兄。曰：“物尽可复得，为吏坐臧，终身

捐弃。”兄感其言。遂为廉絜。均好义笃实，养寡嫂孤儿，恩礼敦至。常称病家廷，不应州郡辟召。郡将欲必致之，使县令谯将诣门，既至，卒不能屈。均于是客于濮阳。

建初三年，司徒鲍昱辟之，后举直言，并不诣。六年，公车特征，再迁尚书，数纳忠言，肃宗敬重之。后以病乞骸骨，拜议郎，告归，因称病笃，帝赐以衣冠。

元和元年，诏告庐江太守、东平相曰：“议郎郑均，束修安贫，恭俭节整，前在机密，以病致仕，守善贞固，黄发不怠。又前安邑令毛义，躬履逊让，比征辞病，淳絜之风，东州称仁。书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其赐均、义谷各千斛，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赐羊酒，显兹异行。”明年，帝东巡过任城，乃幸均舍，口赐尚书禄以终其身，故时人号为“白衣尚书”。永元中，卒于家。

赵典字仲经，蜀郡成都人也。父戒，为太尉，桓帝立，以定策封厨亭侯。

典少笃行隐约，博学经书，弟子自远方至。建和初，四府表荐，

征拜议郎，侍讲禁内，再迁为侍中。时帝欲广开鸿池，典谏曰：“鸿池泛溉，已且百顷，犹复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约己，遵孝文之爱人也。”帝纳其言而止。

父卒，袭封。出为弘农太守，转右扶风。公事去官，征拜城门校尉，转将作大匠，迁少府，又转大鸿胪。时恩泽诸侯以无劳受封，朝臣不悦而莫敢谏，典独奏曰：“夫无功而赏，劳者不劝，上忝下辱，乱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宜一切削免爵土，以存旧典。”帝不从。顷之，转太仆，迁太常。

朝廷每有灾异疑议，辄谘问之。典据经正对，无所曲折。每得赏赐，辄分与诸生之贫者。后以谏争违旨，免官就国。

会帝崩，时禁藩国诸侯不得奔吊，典慨然曰：“身从衣褐之中，致位上列。

且乌乌反哺报德，况于士邪！”遂解印绶符策付县，而驰到京师。州郡及大鸿胪并执处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义，表请以租自赎，诏书许之。再迁长乐少府、卫尉。公卿复表典笃学博闻，宜备国师。会病卒，使者吊祠。窦太后复遣使兼赠印绶，谥曰献侯。典兄子谦，谦弟温，相继为三公。

谦字彦信，初平元年，代黄琬为太尉。献帝迁都长安，以谦行车骑将军，为前置。明年病罢。复为司隶校尉。车师王侍子为董卓所爱，数犯法，谦收杀之。卓大怒，杀都官从事，而素敬惮谦，故不加罪。转为前将军，遣击白波贼，有功，封郟侯。李傕杀司徒王允，复代允为司徒，数月病免，拜尚书令。是年卒，谥曰忠侯。

温字子柔，初为京兆*(郡)*丞，叹曰：“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遂弃官去。遭岁大饥，散家粮以振穷饿，所活万余人。献帝西迁都，为侍中，同舆辇

至长安，封江南亭侯，代杨彪为司空，免，顷之，复为司徒，录尚书事。时李傕与郭汜相攻，傕遂虏掠禁省，劫帝幸北坞，外内隔绝。傕素疑温不与己同，乃内温于坞中，又欲移乘輿于黄白城。温与傕书曰：“公前托为董公报讎，然实屠陷王城，杀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见而户说也。今与郭汜争睚眦之隙，以成千钧之讎，人在涂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祸乱。朝廷仍下明诏，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泽日损。而复欲移转乘輿，更幸非所，此诚老夫所不达也。

于易，一为过，再为涉，三而弗改，灭其顶，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军还屯，上安万乘，下全人民，岂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杀温。*(董卓)**[李傕]*从弟应，温故掾也，谏之数日，乃获免。

温从车驾都许。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为掾，操怒，奏温辟*(忠)*臣子弟，选举不实，免官。是岁卒，年七十二。

赞曰：宣、郑、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据古，张湛矜庄。典以义黜，官由德扬。大仪鹤发，见表宪王。少卿志仕，终乘高箱。

后汉书卷二十八上 桓谭冯衍列传 第十八上

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人也。父成帝时为太乐令。谭以父任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笱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口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

哀平闲，位不过郎。傅皇后父孔乡侯晏深善于谭。是时高安侯董贤宠幸，女弟为昭仪，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谭进说曰：“昔武帝欲立轸子夫，阴求陈皇后之过，

而陈后终废，子夫竟立。今董贤至爱而女弟尤幸，殆将有子夫之变，可不忧哉！”

晏惊动，曰：“然，为之柰何？”谭曰：“刑罚不能加无罪，邪枉不能胜正人。

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艰难，或驱使医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备。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宾客，必借以重势，貽致讥议。不如谢遣门徒，务执谦箠，此修己正家避祸之道也。”晏曰“善”。遂罢遣常客，入白皇后，如谭所戒。后贤果风太医令真钦，使求傅氏罪过，遂逮后弟侍中喜，诏狱无所得，乃解，故傅氏终全于哀帝之时。及董贤为大司马，闻谭名，欲与之交。谭先奏书于贤，说以辅国保身之术，贤不能用，遂不与通。当王莽居摄篡弑之际，天下之士，莫不竞矚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谭独自守，默然无言。莽时为掌乐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

陈皇后，武帝姑长公主嫖女也。□宠十余年，无子，闻子夫得幸，几死者数焉，上怒，遂挟妇人媚道，事觉，废居长门宫。嫖音匹妙反。见前书。

世祖即位，征待诏，上书言事失旨，不用。后大司空宋弘荐谭，拜议郎给事中，因上疏陈时政所宜，曰：

臣闻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辅佐贤明，则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务；辅佐不明，则论失时宜，而举多过事。夫有国之君，俱欲兴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谓贤者异也。昔楚庄王问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叔敖曰：“国之有是，觴所恶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亦在臣乎？”对曰：“君骄士，曰士非我无从富贵；士骄君，曰君非士无从安存。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则国是无从定矣。”庄王曰：“善。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盖善政者，视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兴，文武迭用，然后政调于时，而躁人可定。

昔董仲舒言“理国譬若琴瑟，其不调者则解而更张。”夫更张难行，而拂觴者亡，是故贾谊以才逐，而朝错以智死。世虽有殊能而终莫敢谈者，惧于前事也。

朝错，颍川人也。事文帝为太子家令，号曰“智囊”。景帝即位，为御史大夫，请削诸侯*(之)**[支]*郡。后七国反，以诛错为名，遂□斩错。见前书。

且设法禁者，非能尽塞天下之奸，皆合觴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国利事多者，则可矣。夫张官置吏，以理万人，县赏设罚，以别善恶，恶人诛伤，则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讎，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此为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

今宜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害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赎罪。如此，则仇怨自解，盗贼息矣。

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业，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是以觴人慕嗟，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诸商贾自相纠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

如此，则专役一己，不敢以货与人，事寡力弱，必归功田亩。田亩修，则谷入多而地力尽矣。

又见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奸吏得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是为刑开二门也。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如此，天下知方，而狱无怨滥矣。

注*科谓事条，比谓类例。

是时帝方信讖，多以决定嫌疑。又赏少薄，天下不时安定。谭复上疏曰：臣前献瞽言，未蒙诏报，不胜愤懣，冒死复陈。愚夫策谋，有益于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盖天道性命，圣人所难言也。自子贡以下，不得而闻，况后世浅儒，能通之乎！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讖记，以欺惑贪邪，诳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讖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黜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赖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

又臣闻安平则尊道术之士，有难则贵介胄之臣。今圣朝兴复祖统，为人臣主，而四方盗贼未尽归伏者，此权谋未得也。臣谭伏观陛下用兵，诸所降下，既无重赏以相恩诱，或至虏掠夺其财物，是以兵长渠率，各生狐疑，党辈连结，岁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为取，而莫知与之为取。”陛下诚能轻爵重赏，与士共之，则何招而不至，何说而不释，何向而不开，何征而不克！如此，则能以狭为广，以彊为速，亡者复存，失者复得矣。

帝省奏，愈不悦。

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欲[以]讖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讖。”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讖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道病卒，时年七十余。

初，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所着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

元和中，肃宗行东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谭顷，乡里以为荣。

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祖野王，元帝时为大鸿胪。衍幼有奇才，年九岁，能诵诗，至二十而博通经书。王莽时，诸公多荐举之者，衍辞不肯仕。

时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将军廉丹讨伐山东。丹辟衍为掾，与俱至定陶。莽追诏丹曰：“仓廩尽矣，府库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战矣。将军受国重任，不捐身于中野，无以报恩塞责。”丹惶恐，夜召衍，以书示之。衍因说丹曰：“衍闻顺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权之所贵也。是故期于有成，不问所由；论于大体，不守小节。昔逢丑父伏轼而使其君取饮，称于诸侯；郑祭仲立突而出忽，终得复位，美于春秋。盖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

诡于觊意，宁国存身，贤智之虑也。故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军残觴，无补于主，身死之日，负义于时，智者不为，勇者不行。且衍闻之，得时无怠。张良以五世

相韩，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贲、育，名高乎太山。将军之先，为汉信臣。新室之兴，英俊不附。今海内溃乱，人怀汉德，甚于诗人思召公也，爱其甘棠，而况子孙乎？人所歌舞，天必从之。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屯据大郡，镇抚吏士，砥厉其节，百里之内，牛酒日赐，纳雄桀之士，询忠智之谋，要将来之心，待从横之变，兴社稷之利，除万人之害，则福禄流于无穷，功烈着于不灭。何与军覆于中原，身膏于草野，

功败名丧，耻及先祖哉？圣人转祸而为福，智士因败而为功，愿明公深计而无与俗同。”丹不能从。进及睢阳，复说丹曰：“盖闻明者见于无形，智者虑于未萌，况其昭哲者乎？凡患生于所忽，祸发于细微，败不可悔，时不可失。公孙鞅曰：‘有高人之行，负非于世；有独见之虑，见赘于人。’故信庸庸之论，破金石之策，袭当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决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时不重至，公勿再计。”丹不听，遂进及无盐，与赤眉战死。衍乃亡命河东。郗克将戮之，呼曰：“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将为戮矣！”郗子曰：“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劝事君者。”

更始二年，遣尚书仆射鲍永行大将军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计说永曰：衍闻明君不恶切箴之言，以测幽冥之论；忠臣不顾争引之患，以达万机之变。是故君臣两兴，功名兼立，铭勒金石，令问不忘。今衍幸逢宽明之日，将值危言之时，岂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诚哉！

更始既败，固守不以时下。建武初，为扬化大将军掾，辟邓禹府，数奏记于禹，陈政言事。”自“明君”以下，皆是谏邓禹之词，非劝鲍永之说，不知何据，有此乖违。

伏念天下离王莽之害久矣。始自东郡之师，继以西海之役，巴、蜀没于南夷，缘边破于北狄，远征万里，暴兵累年，祸挈未解，兵连不息，刑法弥深，赋敛愈重。觭强之党，横击于外，百僚之臣，贪残于内，元元无聊，饥寒并臻，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芜秽，疾疫大兴，灾异蜂起。于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滨，风腾波涌，更相骀藉，四垂之人，肝脑涂地，死亡之数，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妇，咸怀怨怒。

皇帝以圣德灵威，龙兴凤举，率宛、叶之觭，将散乱之兵，唾血昆阳，长驱武关，破百万之陈，摧九虎之军，赖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祸乱，诛灭无道，一僮之闲，海内大定。继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绝业，社稷复存，炎精更辉，德冠往初，功无与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圣汉，当蒙其福而赖其愿。树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犹顺惊风而飞鸿毛也。然而诸将虏掠，逆伦绝理，杀人父子，妻人妇女，燔其室屋，略其财产，饥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结失望，无所归命。今大将军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权，统三军之政，存抚并州之人，惠爱

之诚，加乎百姓，高世之声，闻乎鬻士，故其延颈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将军之事，岂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将定国家之大业，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兴之主，齐桓霸强之君耳，犹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贼，安其疆宇。况乎万里之汉，明帝复兴，而大将军为之梁栋，此诚不可以忽也。

今此为“骀”，古字通。且衍闻之，兵久则力屈，人愁则变生。今邯郸之贼未灭，真定之际复扰，

而大将军所部不过百里，守城不休，战军不息，兵革云翔，百姓震骇，柰何自怠，不为深忧？夫并州之地，东带名关，北逼强胡，年谷独孰，人庶多资，斯四战之地，攻守之场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积，人不为用。备不豫具，难以应卒”。今生人之命，县于将军，将军所杖，必须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选贤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审得其人，以承大将军之明，虽则山泽之人，无不感德，思乐为用矣。然后简精锐之卒，发屯守之士，三军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饶，观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术，习战射之教，则威风远畅，人安其业矣。若镇太原，抚上党，收百姓之欢心，树名贤之良佐，天下无变，则足以显声誉，一朝有事，则可以建大功。惟大将军开日月之明，发深渊之虑，监六经之论，观孙吴之策，省鬻议之是非，详鬻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黜，垂甘棠之风，令夫功烈施于千载，富贵传于无穷。

伊、望之策，何以加兹！永既素重衍，为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衍为立汉将军，领狼孟长，屯太原，与上党太守田邑等缮甲养士，扞鞬并土。

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刘延攻天井关，与田邑连战十余合，延不得进。邑迎母弟妻子，为延所获。后邑闻更始败，乃遣使诣洛阳献璧马，即拜为上党太守。

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约，衍乃遣邑书曰：盖闻晋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赵武逢难而程婴明其贤，二子之义当矣。

今三王背畔，赤眉危国，天下蚁动，社稷颠隕，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驰马之秋也。伯玉擢选剖符，专宰大郡。夫上党之地，有四塞之固，东带三关，西为国蔽，柰何举之以资强敌，开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岂不哀哉！衍闻之，委质为臣，无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婴临盟，拟以曲戟，不易其辞；谢息守郕，胁以晋、鲁，不丧其邑。由是言之，内无钩颈之祸，外无桃菜之利，而被畔人之声，蒙降城之耻，窃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窃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贱而必书；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灭。是以大丈夫动则思礼，行则思义，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为伯玉深计，莫若与鲍尚书同情曝力，显忠贞之节，立超世之功。如以尊亲系累之故，能捐位投命，归之尚书，大义既全，敌人纾怨，上不损剖符之责，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谈，无愧天下。若

乃贪上党之权，惜全邦之实，衍恐伯玉必怀周赵之忧，上党复有前年之祸。昔晏平仲纳延陵之诲，终免栾高之难；

孙林父违穆子之戒，故陷终身之恶。以为伯玉闻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婴城而坚守，则策马而不顾也。圣人转祸而为福，智士因败以成胜，愿自强于时，无与俗同。诗云：“恺悌君子，求福不回。”婴可回而求福乎？□刃钩之，直兵推之，婴不革矣。’崔子遂释之。”献公复入国，林父遂以戚邑畔。是陷于终身之恶。

邑报书曰：邑报书曰：

仆虽弩怯，亦欲为人者也，岂苟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颈，不易其心，诚仆志也。

闲者，老母诸弟见执于军，而邑安然不顾者，岂非重其节乎？若使人居天地，寿如金石，要长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龄之期，未有能至，老壮之闲，相去几何。诚使故朝尚在，忠义可立，虽老亲受戮，妻儿横分，邑之愿也。

闲者，上党黠贼，大觭围城，义兵两辈，入据井陉。邑亲溃敌围，拒击宗正，自试智勇，非不能当。诚知故朝为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辅，陇西、北地从风响应。

其事昭昭，日月经天，河海带地，不足以比。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天下存亡，诚云命也。邑虽没身，能如命何？

夫人道之本，有恩有义，义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义，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义*(无)**[其]*谁为；老母拘执，恩所当留。而厉以贪权，诱以策马，抑其利心，必其不顾，何其愚乎！

邑年三十，历位卿士，性少嗜欲，情厌事为。况今位尊身危，财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

君长、敬通揭节垂组，自相署立。盖仲由使门人为臣，孔子讥其欺天。

君长据位两州，加以一郡，而河东畔国，兵不入彘，上党见围，不窥大谷，宗正临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国权日损，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见兼行倍道之赴，若墨翟累茧救宋，申包胥重胝存楚，韞女驰归唁兄之志。主亡一岁，莫知定所，虚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为臣，焉知为主？岂厌为臣子，思为君父乎！欲摇太山而荡北海，事败身危，要思邑言。

今并州大谷县西有大谷是也。

韞懿公为狄所灭，戴公乃立庐于曹邑。许穆夫人闵韞亡，思归唁之，不得，乃赋载驰之诗。事见左传。

衍不从。或讹言更始随赤眉在北，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方移书上党，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弟升及子猗张舒诱降涅城，舒家在上党，邑悉系之

。又书劝永降，永不荅，自是与邑有隙。邑字伯玉，冯翊人也，后为渔阳太守。永、衍审知更始已歿，乃共罢兵，幅巾降于河内。

邑有大节，涉学艺，能善属文。为渔阳太守，未到官，道病，征还为谏议大夫，病卒。”

帝怨衍等不时至，永以立功得赎罪，遂任用之，而衍独见黜。永谓衍曰：“昔高祖赏季布之罪，诛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忧哉！”衍曰：“记有之，人有挑其邻人之妻者，挑其长者，长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报之，后其夫死而取其长者。或谓之曰：‘夫非骂尔者邪？’曰：‘在人欲其报我，在我欲其骂人也。’夫天命难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顷之，帝以衍为曲阳令，诛斩剧贼郭胜等，降五千余人，论功当封，以谗毁，故赏不行。

为项羽将，亦窘高祖，高祖急，顾谓丁固曰：“两贤岂相口哉！”丁公引还。

高祖即位，丁固谒见。高祖曰：“使项王失天下者丁公也。”遂斩之。

建武六年日食，衍上书陈八事：其一曰显文德，二曰耀武烈，三曰修旧功，四曰招俊杰，五曰明好恶，六曰简法令，七曰差秩禄，八曰抚边境。书奏，帝将召见。初，衍为狼孟长，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时略为司空长史，谗之于尚书令王护、尚书周生丰曰：“衍所以求见者，欲毁君也。”护等惧之，即共排闲，衍遂不得入。

建武七年为豫章太守，清约俭惠。”

后鞞尉阴兴、新阳侯阴就以外戚贵显，深敬重衍，衍遂与之交结，由是为诸王所聘请，寻为司隶从事。帝惩西京外戚宾客，故皆以法绳之，大者抵死徙，其余至贬黜。衍由此得罪，尝自诣狱，有绍赦不问。西归故郡，闭门自保，不敢复与亲故通。

后汉书卷二十八下 冯衍传 第十八下

建武末，上疏自陈曰：

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陈平之谋，毁之则疏，誉之则亲。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绳之以法则为罪，施之以德则为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见妒于公孙弘，李广奋节于匈奴，见排于鞞青，此忠臣之常所为流涕也。

臣衍自惟微贱之臣，上无无知之荐，下无冯唐之说，乏董生之才，寡李广之执，而欲免谗口，济怨嫌，岂不难哉！

臣衍之先祖，以忠贞之故，成私门之祸。而臣衍复遭扰攘之时，值兵革之际，不敢回行求时之利，事君无倾邪之谋，将帅无虏掠之心。鞞尉阴兴，敬慎周密，内自修口，外远嫌疑，故敢与交通。兴知臣之贫，数欲本业之。

臣自惟无三益之才，不敢处三损之地，固让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太原执货财之柄，居苍卒之闲，据位食禄二十余年，而财产岁狭，居处日贫，家无布帛之

积，出无舆马之饰。于今遭清明之时，飭躬力行之秋，而怨讎丛兴，讥议横世。盖富贵易为善，贫贱难为工也。疏远□亩之臣，无望高阙之下，惶恐自陈，以救罪尤。

书奏，犹以前过不用。

衍不得志，退而作赋，又自论曰：

冯子以为夫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风兴云蒸，一龙一蛇，与道颉颃，与时变化，夫岂守一节哉？用之则行，舍之则臧，进退无主，屈申无常。故曰：“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与物趣舍。”常务道德之实，而不求当世之名，阔略杪小之礼，荡佚人闲之事。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顾尝好倜傥之策，时莫能听用其谋，喟然长叹，自伤不遭。久栖弼于小官，不得舒其所怀。抑心折节，意凄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鸡豚之息；委积之臣，不操市井之利。况历位食禄二十余年，而财产益狭，居处益贫。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虑时务者不能兴其德，为身求者不能成其功。去而归家，复羁旅于州郡，身愈据职，家弥穷困，卒离饥寒之灾，有丧元子之祸。

先将军葬渭陵，哀帝之崩也，营之以为园。于是以新丰之东，鸿门之上，寿安之中，地埶高敞，四通广大，南望邠山，北属泾渭，东瞰河华，龙门之阳，三晋之路，西顾酆鄗，周秦之丘，宫观之墟，通视千里，览见旧都，遂定□焉。

退而幽居。盖忠臣过故墟而歔歔，孝子入旧室而哀叹。

每念祖考，着盛德于前，垂鸿烈于后，遭时之祸，坟墓芜秽，春秋蒸尝，昭穆无列。年衰岁暮，悼无成功，将西田牧肥饶之野，殖生产，修孝道，营宗庙，广祭祀。然后阖门讲习道德，观览乎孔老之论，庶几乎松乔之福。上陇阪，陟高冈，游精宇宙，流目八紘。历观九州山川之体，追览上古得失之风，愍道陵弼，伤德分崩。夫鬻其终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咏其道。疆理九野，经营五山，眇然有思陵云之意。

乃作赋自厉，命其篇曰显志。显志者，言光明风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其辞曰：

开岁发春兮，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发轫新丰兮，□回镐京。陵飞廉而太息兮，登平阳而怀伤。悲时俗之险□兮，哀好恶之无常。弃衡石而意量兮，随风波而飞扬。纷纶流于权利兮，亲赖同而妒异；独耿介而慕古兮，岂时人之所□？沮先圣之成论兮，□名贤之高风；

忽道德之珍丽兮，务富贵之乐耽。遵大路而□回兮，履孔德之窈冥；固觴夫之所眩兮，孰能观于无形？行劲直以离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内自省而不鼻兮，遂定志而弗改。欣吾党之唐虞兮，愍吾生之愁勤；聊发愤而扬情兮，将以荡夫忧心。往者不可攀援兮，来者不可与期；病没世之不称兮，愿横逝而无由。

道以空为主，故无物而不容。时俗眩于名利，孰能观大象无形*(矣)**[哉]*？陟雍時而消摇兮，超略阳而不反。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亲之日远。陟九峻而临口嶭兮，听泾渭之波声。顾鸿门而歔歔兮，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纯兮，信吾罪之所生；伤诚善之无辜兮，赍此恨而入冥。嗟我思之不远兮，岂败事之可悔？虽九死而不眠兮，恐余殃之有再。泪汎瀾而雨集兮，气滂滂而云披；心怫郁而纾结兮，意沉抑而内悲。

史记曰，秦并天下，祠雍四時，汉加黑帝，谓之五時。消摇犹观望也。超，过也。略阳，县名，属天水郡，今陇州陇城县也。六亲，夫妇、父子、兄弟也。眠即瞑也。今纵伤躬自劬，又恐殃祸至再，所以泪落意沉，气愤心结也。

瞰太行之嵬筐兮，观壶口之峥嵘；悼丘墓之芜秽兮，恨昭穆之不荣。岁忽忽而日迈兮，寿冉冉其不与；耻功业之无成兮，赴原野而穷处。昔伊尹之干汤兮，七十说而乃信；噉陶钧于赖泽兮，赖虞舜而后亲。无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贞而莫达；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美而不伐。韩卢抑而不纵兮，骐骥绊而不试；独慷慨而远览兮，非庸庸之所识。卑卫赐之阜货兮，高颜回之所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于此路。循四时之代谢兮，分五土之刑德；

相林麓之所产兮，尝水泉之所殖。修神农之本业兮，采轩辕之奇策；追周弃之遗教兮，轶范蠡之绝筈。陟陇山以踰望兮，眇然览于八荒；风波飘其并兴兮，情惆怅而增伤。览河华之泱泱兮，望秦晋之故国。愤冯亭之不遂兮，愠去疾之遭惑。

既而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乃与其私属乘舟浮海以行，变姓名，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终身不返。是绝筈也。

亭及去疾皆衍之先，故远怀愤怒也。泱音乌朗反。泝音莽。

流山岳而周览兮，徇碣石与洞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泝淮济而上征。瞻燕齐之旧居兮，历宋楚之名都；哀髡后之不祀兮，痛列国之为墟。驰中夏而升降兮，路纡軫而多艰；讲圣哲之通论兮，心怫忆而纷纭。惟天路之同轨兮，或帝王之异政；尧舜焕其荡荡兮，禹承平而革命。并日夜而幽思兮，终怵憚而洞疑；高阳口其超远兮，世孰可与论兹？讯夏启于甘泽兮，伤帝典之始倾；颂成康之载德兮，咏南风之歌声。思唐虞之晏晏兮，揖稷契与为朋；苗裔纷其条畅兮，至汤武而勃兴。昔三后之纯粹兮，每季世而穷祸；

吊夏桀于南巢兮，哭殷紂于牧野。诏伊尹于亳郊兮，享吕望于酆洲；功与日月齐光兮，名与三王争流。

楚初都丹阳，在归州；后都郢，在今荆州；至考烈王为秦所逼，又徙都寿春，今寿州也。不祀言皆绝也，臧文仲曰“咎陶、庭坚不祀”也。广苍云：“怵憚，祸福未定也。”怵音它乎反，憚音它绀反。本或作“口藉”，口音丑加反

， 蓐音丑制反， 未定也。 高阳， 帝颛顼之号也。 洞亦不定也。 史记曰：“*(尽)**[虚]*惕洞疑。” 又曰：“高阳氏沉深而有谋， 疏通而知事。” 以有其谋而疏通， 故欲与之论事。

“有扈与夏同姓， 恃亲而不恭， 故启征之于甘野。” 甘野在今鄂县。 启既德薄， 同姓相攻， 故伤帝典之倾也。 易曰：“德积载。” 史记曰：“成康之际， 天下安宁， 刑错三十余年而不用。” 周南、 召南， 谓国风之首篇。 歌文王之德， 故咏之也， 非舜南风之歌。

稷名弃， 为尧后稷。 契为尧司徒。 契十四叶孙号汤， 灭夏桀而王有天下。 后稷十六叶孙周武王， 灭殷纣而王天下。 勃， 盛貌也。 左传曰：“其兴也勃焉。” 杨朱号乎衢路兮， 墨子泣乎白丝； 知渐染之易性兮， 怨造作之弗思。 美关雎之识微兮， 愍王道之将崩； 拔周唐之盛德兮， 捃桓文之谄功。 忿战国之遘祸兮， 憎权臣之口强； 黜楚子于南郢兮， 执赵武于淝梁。 善忠信之救时兮， 恶诈谋之妄作； 聘申叔于陈蔡兮， 禽荀息于虞口。 诛儻鉏之介圣兮， 讨臧仓之愬知； 口子反于彭城兮， 爵管仲于夷仪。 疾兵革之口滋兮， 苦攻伐之萌生； 沈孙武于五湖兮， 斩白起于长平。 恶丛巧之乱世兮， 毒从横之败俗； 流苏秦于洹水兮， 幽张仪于鬼谷。 澄德化之陵弼兮， 烈刑罚之峭峻；

燔商鞅之法术兮， 烧韩非之说论。 谄始皇之跋扈兮， 投李斯于四裔； 灭先王之法则兮， 祸口淫而弘大。 援前圣以制中兮， 矫二主之骄奢； 媿女齐于绛台兮， 飡椒举于章华。 摛道德之光耀兮， 匡衰世之眇风； 矚宋襄于泓谷兮， 表季札于延陵。 摭仁智之英华兮， 激乱国之末流； 观郑侨于溱洧兮， 访晏婴于营丘。 日曠曠其将暮兮， 独于邑而烦惑； 夫何九州之博大兮， 迷不知路之南北。 驷素虬而驰骋兮， 乘翠云而相伴； 就伯夷而折中兮， 得务光而愈明。 口子高于中野兮， 遇伯成而定虑； 钦真人之德美兮， 淹踌躇而弗去。 意斟愷而不澹兮， 俟回风而容与； 求善卷之所存兮， 遇许由于负黍。 轹吾车于箕阳兮， 秣吾马于颍潁； 闻至言而晓领兮， 还吾反乎故宇。

齐桓公、 晋文公俱有霸功。 孔子曰：“晋文公谄而不正， 齐桓公正而不谄。

” 时周衰政乱， 桓文能统率诸侯， 翼戴天子， 故取其一切之功也。

赵武， 晋卿赵文子也。 时晋为盟主， 文子， 晋之正卿， 而为不臣之行， 故欲执之也。 淝， 水名， 在河内轵县东南， 至温入河。 尔雅曰：“梁莫大于淝梁。

” 淝音古觅反。

“若得道于虞， 犹外府也。” 乃假道于虞以灭口， 师还遂袭虞， 灭之。

贬。 曷为贬？ 平者在下。” 何休注云：“讥子反、 华元专盟不受君命， 故贬之。”

然则子反违命盟， 盖以平宋城下而言。 彭城者， 彭城宋之邑， 故举以言之。 左

传，宋大夫鱼石等出奔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鱼石。宋人围彭城，楚子重救彭城伐宋。此言子反，盖衍误也。如曰不然，或别有所据。管仲，齐桓公之相，名夷吾。夷仪，邢邑也。翟人灭邢，管仲辅齐桓公筑夷仪以封邢，邢迁如归，于是天下诸侯知桓公之不为己动也，是故天下归之。唯能用管夷吾而霸功立。事见国语。以其能辅主成业，故就夷仪而爵赏也。

‘自其父之死，吾蔑与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终之，我始之夫子终之，无不可者。’”是女齐事君必有规谏，必谏作台，但书典散亡，无以言耳。椒举，楚大夫伍举也。飨，宴也。章华，台名，在南郡华容县。楚语曰：“灵王为章华之台，与椒举升。王曰：‘台美乎？’对曰：‘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人以为乐，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为美。先君庄王为匏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气)**[氛]*，大不过容宴豆，用不烦官府，人不废时务。今君为此台，国人疲焉，财用尽焉，臣不知其美。’”二主谓晋楚之君。“二”或作“亡”。

“马高八尺为龙。”司马相如曰：“駉苍螭兮六素虬。”相伴犹逍遥也。伯夷，孤竹君之子，周武王时义士，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杨雄反骚曰：“将折中乎重华。”列仙传曰：“务光者，夏时人也。殷汤伐桀，因光而谋，光曰：‘非吾事也。’至殷武丁时，武丁欲以为相，光不从，遂投于梁山。”衍退不仕，与务光辞相伴，事相得，故曰愈明、愈犹益也。

览天地之幽奥兮，统万物之维纲；究阴阳之变化兮，昭五德之精光。跃青龙于沧海兮，豢白虎于金山；凿岩石而为室兮，托高阳以养仙，神雀翔于鸿崖兮，玄武潜于婴冥；伏朱楼而四望兮，采三秀之华英。纂前修之夸节兮，曜往昔之光勋；披绮季之丽服兮，扬屈原之灵芬。高吾冠之岌岌兮，长吾佩之洋洋；饮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

玄武谓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婴冥犹晦昧，所谓幽都也。衍既反故字，欲凿岩石为室，托高明之处以养神仙，又假言龙虎之畴在于四面，为其威援也。前书曰：“仙人好楼居。”故云伏朱楼而四望也。楚词曰：

“采三秀于山闲。”王逸曰：“谓芝草也。”东观记及衍集“秀”字作“奇”，“英”字作“灵”。*(次)**[按]*下云“食五芝之茂英”，此若是“芝”，不宜重说，但不知三奇是何草也。范改“奇”为“秀”，恐失之矣。

“纷独有此夸节。”往昔光勋谓衍之先人有功劳于前代，去疾、子明之类也。己今继往贤之高节，所以光曜也。绮季，四皓之一也。前书曰，四皓随太子入侍，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楚汉春秋曰“四人冠韦冠，佩银环，衣服甚鲜”，故言丽服也。楚词曰：“畦留夷与揭车，杂杜衡与芬芷。”屈原皆喻身有令德，故衍欲扬其灵芬也。

王逸注云：“伤己怀德不用，故高冠长佩，尊其威仪，整斯服饰，以异于觴也。”

六醴，盖六气也。楚词曰：“餐六气而饮沆瀣。”茅君内传曰：“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种：一曰龙仙芝，似交龙之相负，服之为太极仙卿。第二名参成芝，赤色有光，其枝叶如金石之音，折而续之即复如故，服之为太极大夫。第三名燕胎芝，其色紫，形如葵，叶上有燕象，光明洞澈，服一株拜为太清龙虎仙君。第四名夜光芝，其色青，其实正白如李，夜视其实如月，光照洞一室，服一株为太清仙官。第五名曰玉芝，剖食拜三官正真御史。”

捷六枳而为篱兮，筑蕙若而为室；播兰芷于中廷兮，列杜衡于外术。攒射干杂靡芜兮，构木兰与新夷；光扈扈而炆耀兮，纷郁郁而畅美；华芳晬其发越兮，时恍忽而莫贵；非惜身之埒轲兮，怜觴美之憔悴。游精神于大宅兮，抗玄妙之常操；处清静以养志兮，实吾心之所乐。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畅茂；鸾回翔索其耦兮，鹿哀鸣而求其友。诵古今以散思兮，览圣贤以自镇；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柳之贵玄；德与道其孰宝兮？名与身其孰亲？陂山谷而闲处兮，守寂寞而存神。夫庄周之钓鱼兮，辞卿相之显位；于陵子之灌园兮，似至人之髡口。盖隐约而得道兮，羌穷悟而入术；离尘垢之窈冥兮，配乔、松之妙节。惟吾志之所庶兮，固与俗其不同；既俶傥而高引兮，愿观其从容。郁郁，香气也。晬，盛也。发越，气傍射也。司马相如曰：“煌煌扈扈，照曜巨野。”又曰：“郁郁菲菲，觴香发越。”恍忽犹轻忽也。楚词曰：“然埒轲而留滞。”王逸曰：“埒轲，不遇也。”衍被摈斥沉沦，犹草木之沤郁芬芳，遇风霜而零落也。夷音协韵异。美音协韵媚。

为此龟者，宁死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涂中乎？’使者曰：‘宁生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列女传曰：“于陵子终贤，楚王欲以为相，使使者往迎之。子终出谢使者，遂与妻俱逃而为人灌园。”孟子曰，客居于陵，故曰于陵子也。至人守真养志，言髡口似之也。二子虽病一时，而声流万古。

盖隐居困约，而反得道之精。穷栖悟理，入贤人之术，离尘垢之窈冥也。超然高迈，配松、乔之妙节也。

显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过其实，遂废于家。

衍娶北地*(女)*任氏*[女]*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儿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遂埒壤于时。然有大志，不戚戚于贱贫。居常慷慨叹曰：“衍少事名贤，经历显位，怀金垂紫，揭节奉使，不求苟得，常有陵云之志。三公之贵，千金之富，不得其愿，不斲于怀。贫而不衰，贱而不恨，年虽疲曳，犹庶几名贤之风。修道德于幽冥之路，以终身名，为后世法。”居贫年老，卒于家。

所着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序、官录说、策五十篇，肃宗甚重其文。子豹。

青蝇之心，不重破国，妒嫉之情，不惮丧身。牝鸡之晨，唯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于衍。醉饱过差，辄为桀纣，房中调戏，布散海外，张目抵掌，以有为无。

痛彻仓天，毒流五臧，愁令人不赖生，忿令人不顾祸。入门着默，继嗣不育，纺绩织口，了无女工，家贫无僮，贱为匹夫，故旧见之，莫不凄怆，曾无悯惜之恩。唯一婢，武达所见，头无钗泽，面无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穷，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贩糖之妾，不忍其态。计妇当去久矣，念儿曹小，家无它使，哀怜姜、豹，当为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腐肠，嚬嚬籍籍，不可听闻。暴虐此婢，不死如发，半年之闲，脓血横流。婢病之后，姜竟春炊，豹又触冒泥涂，心为怆然。缣縠放散，冬衣不补，端坐化乱，一缕不贯。

既无妇道，又无母仪，忿见侵犯，恨见狼藉，依倚郑令，如居天上。持质相劫，词语百车，口戟在门，何暇有让？百弩环舍，何可强复？举宗达人解说，词如循环，口如布谷，县幡竟天，击鼓动地，心不为恶，身不为摇。宜详居错，且自为计，无以上书告诉相恐。狗吠不惊，自信其情。不去此妇，则家不宁；不去此妇，则家不清；不去此妇，则福不生；不去此妇，则事不成。自恨以华盛时不早自定，至于垂白家贫身贱之日，养汉长疽，自生祸殃。衍以室家纷然之故，捐弃衣冠，侧身山野，绝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门，阖门不出，心专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豹字仲文，年十二，母为父所出。后母恶之，尝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谨，而母疾之益深，时人称其孝。长好儒学，以诗、春秋教丽山下。乡里为之语曰：“道德彬彬冯仲文。”举孝廉，拜尚书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报，常俯伏省合，或从昏至明。肃宗闻而嘉之，使黄门持被覆豹，口令勿惊，由是数加赏赐。是时方平西域，以豹有才谋，拜为河西副校尉。和帝初，数言边事，奏置戊己校尉，城郭诸国复率旧职。迁武威太守，视事二年，河西称之，复征入为尚书。永元十四年，卒于官。

又自伤前遭不良，比有去两妇之名。事诚不得不然，岂中心之所好哉！”观其书意，似此妻又见出之。

论曰：夫贵者负势而骄人，才士负能而遗行，其大略然也。二子不其然乎！冯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纳妻皆知取誉己者，而取士则不能。何也？岂非反妒情易，而恕义情难。光武虽得之于鲍永，犹失之于冯衍。夫然，义直所以见屈于既往，守节故亦弥阻于来情。呜呼！赞曰：谭非讖术，衍晚委质。道不

相谋，诡时同失。体兼上才，荣微下秩。

后汉书卷二十九 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 第十九

申屠刚字巨卿，扶风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时为丞相。刚质性方直，常慕史口、汲黯之为。仕郡功曹。

平帝时，王莽专政，朝多猜忌，遂隔绝帝外家冯、韞二族，不得交宦，刚常疾之。

及举贤良方正，因对策曰：

臣闻王事失则神只怨怒，奸邪乱正，故阴阳谬错。此天所以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旷然觉悟，怀邪之臣，惧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虚纳毁誉，数下诏书，张设重法，抑断诽谤，禁割论议，罪之重者，乃至口斩。伤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锐，殆乖建进善之旌，县敢谏之鼓，辟四门之路，明四目之义也。‘教道寡人以道者击鼓，喻以义者击钟，告以事者振铎，语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鼗。’”帝王纪曰：“尧置敢谏之鼓。”

臣闻成王幼少，周公摄政，听言下贤，均权布宠，无旧无新，唯仁是亲，动顺天地，举措不失。然近则召公不悦，远则四国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亲。今圣主幼少，始免襁褓，即位以来，至亲分离，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汉家之制，虽任英贤，犹援姻戚。亲疏相错，杜塞闲隙，诚所以安宗庙，重社稷也。今冯、韞无罪，久废不录，或处穷僻，不若民庶，诚非慈爱忠孝承上之意。夫为人后者，自有正义，至尊至卑，其孰不嫌，是以人无贤愚，莫不为怨，奸臣贼子，以之为便，不讳之变，诚难其虑。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圣，犹尚有累，何况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于鲁，以义割恩，宠不加后，故配天郊祀，三十余世。霍光秉政，辅翼少主，修善进士，名为忠直，而尊*[崇]*其宗党，摧抑外戚，结贵据权，至坚至固，终没之后，受祸灭门。方今师傅皆以伊、周之位，据贤保之任，以此思化，则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则祸何不到？损益之际，孔父攸叹，持满之戒，老氏所慎。盖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乱之后，继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赋敛重数，苛吏夺其时，贪夫侵其财，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盗贼鬻辈，且以万数，军行觐止，窃号自立，攻犯京师，燔烧县邑，至乃讹言积弩入宫，宿韞惊惧。自汉兴以来，诚未有也。国家微弱，奸谋不禁，六极之效，危于累卵。王者承天顺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罚轻其亲。陛下宜遂圣明之德，昭然觉悟，远述帝王之谟，近遵孝文之业，差五品之属，纳至亲之序，亟遣使者征中山太后，置之别宫，令时朝见。又召冯、韞二族，裁与口职，使得执戟，亲奉宿韞，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祸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内和亲戚，外绝邪谋。

成王幼小，周公摄政，四国流言曰：“公将不利于孺子。”

躒，被也。”“躒”或作“裸”也。

后莽篡位，刚遂避地河西，转入巴蜀，往来二十许年。及隗嚣据陇右，欲背汉而附公孙述。刚说之曰：“愚闻人所归者天所与，人所畔者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躬圣德，举义兵，龚行天罚，所当必摧，诚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将军本无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诚奉顺，与朝并力，上应天心，下荇人望，为国立功，可以永年。嫌疑之事，圣人所绝。以将军之威重，远在千里，动作举措，可不慎与？今玺书数到，委国归信，欲与将军共同吉凶。布衣相与，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况于万乘者哉！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变，上负忠孝，下愧当世。夫未至豫言，固常为虚，及其已至，又无所及，是以忠言至谏，希得为用。诚愿反复愚老之言。”嚣不纳，遂畔从述。楚平王爱角哀之贤，以上卿礼葬伯桃。角哀梦伯桃曰：‘蒙子之恩而获厚葬，正苦荆将军顷相近。今月十五日，当大战以决胜负。’角哀至期日，陈兵马诣其顷，作三桐人，自杀，下而从之。”此殒身不负然诺之信也。

建武七年，诏书征刚。刚将归，与嚣书曰：“愚闻专己者孤，拒谏者塞，孤塞之政，亡国之风也。虽有明圣之姿，犹屈己从觴，故虑无遗策，举无过事。夫圣人以独见为明，而以万物为心。顺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将军以布衣为乡里所推，廊庙之计，既不豫定，动军发觴，又不深料。今东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发兵，人人怀忧，骚动惶惧，莫敢正言，觴觴疑惑，人怀顾望。非徒无精锐之心，其患无所不至。夫物穷则变生，事急则计易，其孰然也。夫离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国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将军素以忠孝显闻，是以士大夫不远千里，慕乐德义。今苟欲决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佑者顺，人所助者信。如未蒙佑助，令小人受涂地之祸，毁坏终身之德，败乱君臣之节，口伤父子之恩，觴贤破胆，可不慎哉！”嚣不纳。刚到，拜侍御史，迁尚书令。光武尝欲出游，刚以陇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谏不见听，遂以头轂乘輿轮，帝遂为止。

时内外觴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觴臣莫敢正言。刚每辄极谏，又数言皇太子宜时就东宫，简任贤保，以成其德，帝并不纳。以数切谏失旨，数年，出为平阴令。复征拜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于家。

鲍永字君长，上党屯留人也。父宣，哀帝时任司隶校尉，为王莽所杀。

永少有志操，习欧阳尚书。事后母至孝，妻尝于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

初为郡功曹。莽以宣不附己，欲灭其子孙。都尉路平承望风旨，规欲害永。太守苟谏拥护，召以为吏，常置府中。永因子为谏陈兴复汉室，翦灭篡逆之策。

谏每戒永曰：“君长凡事不密，祸倚人门。”永感其言。及谏卒，自送丧归扶风。

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赵兴到，闻乃叹曰：“我受汉茅土，不能立节，而鲍宣死之，岂可害其子也！”口县出升，复署永功曹。时有矫称侍中止传舍者，兴欲谒之。永疑其诈，谏不听而出，兴遂驾往，永乃拔佩刀截马当匈，乃止。后数日，莽诏书果下捕矫称者，永由是知名。

举秀才，不应。

更始二年征，再迁尚书仆射，行大将军事，持节将兵，安集河东、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辄行军法。永至河东，因击青犊，大破之，更始封为中阳侯。永虽为将率，而车服敝素，为道路所识。

时赤眉害更始，三辅道绝。光武即位，遣谏议大夫储大伯，持节征永诣行在所。永疑不从，乃收系大伯，遣使驰至长安。既知更始已亡，乃发丧，出大伯等，封上将军列侯印绶，悉罢兵，但幅巾与诸将及同心客百余人诣河内。

帝见永，问曰：“卿觴所在？”永离席叩头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诚冀以其觴幸富贵，故悉罢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悦。时攻怀未拔，帝谓永曰：“我攻怀三日而兵不下，关东畏服卿，可且将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谏议大夫。至怀，乃说更始河内太守，于是开城而降。帝大喜，赐永洛阳商里宅，固辞不受。

时董宪裨将屯兵于鲁，侵害百姓，乃拜永为鲁郡太守。永到，击讨，大破之，降者数千人。唯别帅彭丰、虞休、皮常等各千余人，称“将军”，不肯下。顷之，孔子阙里无故荆棘自除，从讲堂至于里门。永异之，谓府丞及鲁令曰：“方今危急而阙里自开，斯岂夫子欲令太守行礼，助吾诛无道邪？”乃会人觴，修乡射之礼，请丰等共会观视，欲因此禽之。丰等亦欲图永，乃持牛酒劳飧，而潜挟兵器。永觉之，手格杀丰等，禽破党与。帝嘉其略，封为关内侯，迁扬州牧。时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吏人痍伤之后，乃缓其衔轡，示诛强横而镇抚其余，百姓安之。会遭母忧，去官，悉以财产与孤弟子。

建武十一年，征为司隶校尉。帝叔父赵王良尊戚贵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肃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风鲍恢为都官从事，恢亦抗直不避强御。帝常曰：“贵戚且宜敛手，以避二鲍。”其见惮如此。

永行县到霸陵，路经更始墓，引车入陌，从事谏止之。永曰：“亲北面事人，宁有过墓不拜！虽以获罪，司隶所不避也。”遂下拜，哭尽哀而去。西至扶风，椎牛上苟谏顷。帝闻之，意不平，问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张湛对曰：“仁者行之宗，忠者义之主也。仁不遗旧，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释。

后大司徒韩歆坐事，永固请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为东海相。坐度田事不实，被征，诸郡守多下狱。永至*(城)**[成]*曦，诏书逆拜为兖州牧，便道之官。视事三年，病卒。子昱。

论曰：鲍永守义于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耻以其觮受宠，斯可以受大宠矣。若乃言之者虽诚，而闻之未譬，岂苟进之悦，易以情纳，持正之忤，难以理求乎？诚能释利以循道，居方以从义，君子之惭也。昱字文泉。少传父学，客授于东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剧贼，太守戴涉闻昱鲍永子，有智略，乃就谒，请署守高都长。昱应之，遂讨击髡贼，诛其渠帅，道路开通，由是知名。后为泚阳长，政化仁爱，境内清净。

荆州刺史表上之，再迁，中元元年，拜司隶校尉。诏昱诣尚书，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黄门问昱有所怪不？对曰：“臣闻故事通官文书不着姓，又当司徒露布，怪使司隶下书而着姓也。”帝报曰：“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复为司隶也。”

昱在职，奉法守正，有父风，永平五年，坐救火弼，免。

后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岁岁决坏，年费常三千余万。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

十七年，代王敏为司徒，赐钱帛什器帷帐，除子得为郎。建初元年，大旱，谷贵。肃宗召昱问曰：“旱既大甚，将何以消复灾眚？”对曰：“臣闻圣人理国，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践天位，刑政未着，如有失得，何能致异？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系者千余人，恐未能尽当其罪。先帝诏言，大狱一起，冤者过半。又诸徙者骨肉离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为亏。宜一切还诸徙家属，蠲除禁锢，兴灭继绝，死生获所。如此，和气可致。”帝纳其言。昱奏定辞讼七卷，决事都目八卷，以齐同法令，息遏人讼也。”

四年，代牟融为太尉。六年，薨，年七十余。

子德，修志节，有名称，累官为南阳太守。时岁多荒灾，唯南阳丰穰，吏人爱悦，号为神父。时郡学久废，德乃修起横舍，备俎豆黻冕，行礼奏乐。又尊飨国老，宴会诸儒。百姓观者，莫不劝服。在职九年，征拜大司农，卒于官。

子昂，字叔雅，有孝义节行。初，德被病数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缓带；及处丧，毁瘠三年，抱负乃行；服阕，遂潜于墓次，不关时务。举孝廉，辟公府，连征不至，卒于家。

郅恽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年十二失母，居丧过礼。及长，理韩诗、严氏春秋，明天文历数。

见儒林传。

王莽时，寇贼髡发，恽乃仰占玄象，叹谓友人曰：“方今镇、岁、荧惑并在汉

分翼、軫之域，去而复来，汉必再受命，福归有德。如有顺天发策者，必成大功。”时左队大夫逯并素好士，恇说之曰：“当今上天垂象，智者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鬻辅商，立功全人。恇窃不逊，敢希伊尹之踪，应天人之变。明府傥不疑逆，俾成天德。”并奇之，使署为吏。恇不谒，曰：“昔文王拔吕尚于渭滨，高宗礼傅说于岩筑，桓公取管仲于射钩，故能立弘烈，就元勋。未闻师相仲父，而可为吏位也。非窥天者不可与图远。君不授骥以重任，骥亦俛首裹足而去耳。”遂不受署。

西至长安，乃上书王莽曰：“臣闻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运机衡，垂日月，含元包一，甄陶品类，显表纪世，图录豫设。汉历久长，孔为赤制，不使愚惑，残人乱时。智者顺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虚获。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转祸为福。刘氏享天永命，陛下顺节盛衰，取之以天，还之以天，可谓知命矣。若不早图，是不免于窃位也。

且尧舜不以天显自与，故禅天下，陛下何贪非天显以自累也？天为陛下严父，臣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废，子谏不可拒，惟陛下留神。”莽大怒，即收系诏狱，劾以大逆。犹以恇据经讖，难即害之，使黄门近臣胁恇，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觉所言。恇乃瞋目詈曰：“所陈皆天文圣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系须冬，会赦得出，乃与同郡郑敬南遁苍梧。

建武三年，又至庐江，因遇积弩将军傅俊东徇扬州。俊素闻恇名，乃礼请之，上为将兵长史，授以军政。恇乃誓觶曰：“无掩人不备，穷人于口，不得断人支体，裸人形骸，放淫妇女。”俊军士犹发冢陈尸，掠夺百姓。恇谏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获天地之应，克商如林之旅。将军如何不师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伤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谢天改政，无以全命。愿将军亲率士卒，收伤葬死，哭所残暴，以明非将军本意也。”从之，百姓悦服，所向皆下。

旅，觶也。如林，言觶多。尚书曰：“武王伐*[纣]*，纣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

七年，俊还京师，而上论之。恇耻以军功取位，遂辞归乡里。县令卑身崇礼，请以为门下掾。恇友人董子张者，父先为乡人所害。及子张病，将终，恇往候之。子张垂歿，视恇，歔歔不能言。恇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复也。子在，吾忧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忧也。”子张但目击而已。

恇即起，将客遮仇人，取其头以示子张。子张见而气绝。恇因而诣县，以状自首。令应之弼，恇曰：“为友报讎，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义也。亏君以生，非臣节也。”趋出就狱。令跌而追恇，不及，遂自至狱，令拔刃自向以要恇曰：“子不从我出，敢以死明心。”恇得此乃出，因病去。

久之，太守欧阳歙请为功曹。汝南旧俗，十月飨会，百里内县皆赍牛酒到府燕饮。时临飨礼讫，歙教曰：“西部督邮繇延，天资忠贞，禀性公方，摧破奸凶，不严而理。今与觴儒共论延功，显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养德。”主簿读*(书)*教，户曹引延受赐。恠于下坐愀然前曰：“司正举觥，以君之罪，告谢于天。案延资性贪邪，外方内员，朋党构奸，罔上害人，所在荒乱，怨慝并作。明府以恶为善，股肱以直从曲，此既无君，又复无臣，恠敢再拜奉觥。”歙色鼻动，不知所言。门下掾郑敬进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无受觥哉？”

歙意少解，曰：“实歙罪也，敬奉觥。”恠乃免冠谢曰：“昔虞舜辅尧，四罪咸服，谗言弗庸，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恠不忠，孔任是昭，豺虎从政，既陷诽谤，又露所言，罪莫重焉。请收恠、延，以明好恶。”歙曰：“是重吾过也。”遂不燕而罢。恠归府，称病，延亦自退。郑敬素与恠厚，见其言忤歙，乃相招去，曰：“子廷争繇延，君犹不纳。延今虽去，其执必还。直心无讳，诚三代之道。然道不同者不相为谋，吾不能忍见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恠曰：“孟轲以强其君之所不能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为贼。恠业已强之矣。障君于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职，罪也。延退而恠又去，不可。”敬乃独隐于弋阳山中。居数月，歙果复召延，恠于是乃去，从敬止，渔钓自娱，留数十日。恠志在从政，既乃喟然而叹，谓敬曰：“天生俊士，以为人也。乌兽不可与同龠，子从我为伊吕乎？将为巢许，而父老尧舜乎？”敬曰：“吾足矣。初从生步重华于南野，谓来归为松子，今幸得全躯树类，还奉坟墓，尽学问道，虽不从政，施之有政，是亦为政也。吾年耄矣，安得从子？子勉正性命，勿劳神以害生。”恠于是告别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连征不到。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

恠遂客居江夏教授，郡举孝廉，为上东城门候。帝尝出猎，车驾夜还，恠拒关不开。帝令从者见面于门闲。恠曰：“火明辽远。”遂不受诏。帝乃回从东中门入。明日，恠上书谏曰：“昔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万人惟忧。而陛下远猎山林，夜以继昼，其如社糞宗庙何？暴虎冯河，未至之戒，诚小臣所窃忧也。”书奏，赐布百匹，贬东中门候为参封尉。

后令恠授皇太子韩诗，侍讲殿中。及郭皇后废，恠乃言于帝曰：“臣闻夫妇之好，父不能得之于子，况臣能得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言。虽然，愿陛下念其可否之计，无令天下有议社稷而已。”帝曰：“恠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轻天下也。”后既废，而太子意不自安，恠乃说太子曰：“久处疑位，上违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贤臣，及有纤介，放逐孝子。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太子宜因左右及诸皇子引愆退身，奉养母氏，以明圣教，不

背所生。”太子从之，帝竟听许。

‘高宗以后妻杀孝子，尹吉甫以后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知其得免于非乎！’遂不娶。”

恽再迁长沙太守。先是长沙有孝子古初，遭父丧未葬，邻人失火，初匍匐枢上，以身扞火，火为之灭。恽甄异之，以为首举。后坐事左转芒长，又免归，避地教授，著书八篇。以病卒。子寿。

寿字伯考，善文章，以廉能称，举孝廉，稍迁冀州刺史。时冀部属郡多封诸王，宾客放纵，类不检节，寿案察之，无所容贷。乃使部从事专住王国，又徙督邮舍王宫外，动静失得，实时骑驿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于是藩国畏惧，并为遵节。视事三年，冀土肃清。三迁尚书令。朝廷每有疑议，常独进见。肃宗奇其智策，擢为京兆尹。郡多强豪，奸暴不禁。三辅素闻寿在冀州，皆怀震竦，各相检口，莫敢干犯。寿虽威严，而推诚下吏，皆愿嗟死，莫有欺者。以公事免。

复征为尚书仆射。是时大将军窦宪以外戚之宠，威倾天下。宪尝使门生赍书诣寿，有所请托，寿即送诏狱。前后上书陈宪骄恣，引王莽以诫国家。是时宪征匈奴，海内供其役费，而宪及其弟笃、景并起第宅，骄奢非法，百姓苦之。寿以府臧空虚，军旅未休，遂因朝会讥刺宪等，厉音正色，辞旨甚切。宪怒，陷寿以买公田诽谤，下吏当诛。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闻圣王辟四门，开四聪，延直言之路，下不讳之诏，立敢谏之旗，听歌谣于路，争臣七人，以自鉴照，考知政理，违失人心，辄改更之，故天人并应，传福无穷。臣伏见尚书仆射郅寿坐于台上，与诸尚书论击匈奴，言议过差，及上书请买公田，遂系狱考劾大不敬。臣愚以为寿机密近臣，匡救为职。若怀默不言，其罪当诛。

今寿违觮正议，以安宗庙，岂其私邪？又台阁平事，分争可否，虽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犹谓谔谔以昌，不以诽谤为罪。请买公田，人情细过，可裁隐忍。

寿若被诛，臣恐天下以为国家横罪忠直，贼伤和气，忤逆阴阳。臣所以敢犯严威，不避夷灭，触死瞽言，非为寿也。忠臣尽节，以死为归。臣虽不知寿，度其甘心安之。诚不欲圣朝行诽谤之诛，以伤晏晏之化，杜塞忠直，垂讥无穷。臣敞谬豫机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当填牢狱，先寿僵仆，万死有余。”书奏，寿得减死，论徙合浦。未行，自杀，家属得归乡里。

赞曰：鲍永沉吟，晚乃归正。志达义全，先号后庆。申屠对策，郅恽上书。有道虽直，无道不愚。

后汉书卷三十上 苏竟杨厚列传 第二十上

苏竟字伯况，扶风平陵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为博士讲书祭酒。善图纬，能

通百家之言。王莽时，*[与]*刘歆等共典校书，拜代郡中尉。时匈奴扰乱，北边多罹其祸，竟终完辑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建武五年冬，卢芳略得北边诸郡，帝使偏将军随弟屯代郡。竟病笃，以兵属弟，诣京师谢罪。拜侍中，数月，以病免。

初，延岑护军邓仲况拥兵据南阳阴县为寇，而刘歆兄子龚为其谋主。

竟时在南阳，与龚书晓之曰：

君执事无恙。走昔以摩研编削之才，与国师公从事出入，校定秘书，窃自依依，末由自远。盖闻君子愍同类而伤不遇。人无愚智，莫不先避害然后求利，先定志然后求名。昔智果见智伯穷兵必亡，故变名远逝，陈平知项王为天所弃，故归心高祖，皆智之至也。闻君前权时屈节，北面延牙，乃后觉悟，栖弼养德。先世数子，又何以加。君处阴中，士多贤士，若以须臾之闲，研考异同，揆之图书，测之人事，则得失利害，可陈于目，何自负畔乱之困，不移守恶之名乎？与君子之道，何其反也？

世之俗儒末学，醒醉不分，而稽论当世，疑误视听。或谓天下迭兴，未知谁是，称兵据土，可图非冀。或曰圣王未启，宜观时变，倚强附大，顾望自守。二者之论，岂其然乎？夫孔丘秘经，为汉赤制，玄包幽室，文隐事明。且火德承尧，虽昧必亮，承积世之祚，握无穷之符，王氏虽乘闲偷篡，而终婴大戮，支分体解，宗氏屠灭，非其嗟欤？皇天所以眷顾脚木，忧汉子孙者也。论者若不本之于天，参之于圣，猥以师旷杂事轻自眩惑，说士作书，乱夫大道，焉可信哉？

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时谬错，辰星久而不暎，太白出入过度，荧惑进退见态，镇星绕带天街，岁星不舍氐、房。以为诸如此占，归之国家。盖灾不徒设，皆应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东海是也。尾为燕分，渔阳是也。东海董宪迷惑未降，渔阳彭宠逆乱拥兵，王赫斯怒，命将并征，故荧惑感应此，宪、宠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筭度，以至于今，或守东井，或没羽林，或裴回藩屏，或踣躅帝宫，或经天反明，或潜藏久沉，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缩成钩，或偃蹇不禁，皆大运荡除之祥，圣帝应符之兆也。贼臣乱子，往往错互，指麾妄说，传相坏误。

由此论之，天文安得遵度哉！

失晷，失于常度。

“筭”或作“舛”。

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广可十丈，长可万丈，正临倚弥。倚弥即黎丘，秦丰之都也。是时月入于毕。毕为天网，主网罗无道之君，故武王将伐纣，上祭于毕，求助天也。夫仲夏甲申为八魁。八魁，上帝开塞之将也

，主退恶攘逆。流星状似蚩尤旗，或曰营头，或曰天枪，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营上，散为数百而灭。奎为毒螫，主库兵。此二变，郡中及延牙士觴所共见也。是故延牙遂之武当，托言发兵，实避其殃。今年比卦部岁，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灭火，南方之兵受岁祸也。德在中宫，刑在木，木胜土，刑制德，今年兵事毕已，中国安宁之嗟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累之诗，“求福不回”，其若是乎！

图讖之占，觴变之验，皆君所明。善恶之分，去就之决，不可不察。无忽鄙言！

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从管蔡之乱也；景帝之悦济北，以不从吴濞之畔也。自更始以来，孤恩背逆，归义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欤！良医不能救无命，强梁不能与天争，故天之所坏，人不得支。宜密与太守刘君共谋降议。仲尼栖栖，墨子遑遑，忧人之甚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禄；茅焦干秦；岂求报利？尽忠博爱之诚，愤满不能已耳。

又与仲况书谏之，文多不载，于是仲况与龚遂降。龚字孟公，长安人，善论议，扶风马援、班彪并器重之。竟终不伐其功，潜乐道术，作记诹篇及文章传于世。年七十，卒于家。

杨厚字仲桓，广汉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图讖学，为公孙述将。汉兵平蜀，春卿自杀，临命戒子统曰：“吾绋鳞中有先祖所传秘记，为汉家用，尔其修之。”统感父遗言，服阕，辞家从犍为周循学习先法，又就同郡郑伯山受河洛书及天文推步之术。建初中为彭城令，一州大旱，统推阴阳消伏，县界蒙泽。太守宗湛使统为郡求雨，亦即降澍。自是朝廷灾异，多以访之。统作家法章句及内讖二卷解说，位至光禄大夫，为国三老。年九十卒。统生厚。厚母初与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岁，思令和亲，乃托疾不言不食。

母知其旨，惧然改意，恩养加笃。博后至光禄大夫。

厚少学统业，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二)**年，太白入*(北)*斗，洛阳大水。时统为侍中，厚随在京师。朝廷以问统，统对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晓读图书，粗识其意。邓太后使中常侍承制问之，厚对以为“诸王子多在京师，容有非常，宜亟发遣各还本国”。太后从之，星寻灭不见。又克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为中郎。太后特引见，问以图讖，厚对不合，免归。复习业犍为，不应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车特征皆不就。永建二年，顺帝特征，诏告郡县督促发遣。厚不得已，行到长安，以病自上，因陈汉三百五十年之口，宜蠲法改宪之道，及消伏灾异，凡五事。制书矐述，有诏太医致药，太官赐羊酒。及至，拜议郎，三迁为侍中，特蒙引见，访以时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当有疾疫蝗虫之害”。是岁，果六州大蝗，疫气流行。后又连上“西北

二方有兵气，宜备边寇”。车驾临当西巡，感厚言而止。

至阳嘉三年，西羌寇陇右，明年，乌桓围度辽将军耿晔。永和元年，复上“京师应有水患，又当火灾，三公有免者，蛮夷当反畔。”是夏，洛阳暴雨，杀千余人；至冬，承福殿灾，太尉庞参免；荆、交二州蛮夷贼杀长吏，寇城郭。又言“阴臣、近戚、妃党当受祸”。明年，宋阿母与宦者驩信侯李元等遘奸废退；后二年，中常侍张逵等复坐诬罔大将军梁商专恣，悉伏诛。每有灾异，厚辄上消救之法，而阉宦专政，言不得信。

时大将军梁冀威权倾朝，遣弟侍中不疑以车马、珍玩致遗于厚，欲与相见。厚不荅，固称病求退。帝许之，赐车马钱帛归家。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

太尉李固数荐言之。*(太)**[本]*初元年，梁太后诏备古礼以聘厚，遂辞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复诏征之，经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于家。策书吊祭。乡人谥曰文父。门人为立庙，郡文学掾史春秋飨射常祠之。

后汉书卷三十下 郎顛襄楷列传 第二十下

郎顛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绥，学京氏易，善风角、星筭、六日七分，能望气占候吉凶，常卖卜自奉。安帝征之，对策为诸儒表，后拜吴令。时卒有暴风，宗占知京师当有大火，记识时日，遣人参候，果如其言。诸公闻而表上，以博士征之。宗耻以占验见知，闻征书到，夜县印绶于县廷而遁去，遂终身不仕。顛少传父业，兼明经典，隐居海畔，延致学徒常数百人。昼研精义，夜占象度，勤心锐思，朝夕无倦。州郡辟召，举有道、方正，不就。

顺帝时，灾异屡见，阳嘉二年正月，公车征，顛乃诣阙拜章曰：

臣闻天垂妖象，地见灾符，所以谴告人主，责躬修德，使正机平衡，流化兴政也。易内传曰：“凡灾异所生，各以其政。变之则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昃之听，温三省之勤，思过念咎，务消只悔。方今时俗奢侈，浅恩薄义。夫救奢必于俭约，拯薄无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于礼。修礼遵约，盖惟上兴，革文变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关雎政本。

本立道生，风行草从，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浊。天地之道，其犹鼓钥，以虚为德，自近及远者也。伏见往年以来，园陵数灾，炎光炽猛，惊动神灵。易天人应曰：“君子不思遵利，兹谓无泽，厥灾孽火烧其宫。”又曰：

“君高台府，犯阴侵阳，厥灾火。”又曰：“上不俭，下不节，炎火并作烧君室。”

自顷缮理西苑，修复太学，宫殿官府，多所构饰。昔盘庚迁殷，去奢即俭，夏后卑室，尽力致美。又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何必改作。”臣愚以为诸所缮修，事可省减，禀恤贫人，赈赡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庆也，仁

之本也，俭之要也。焉有应天养人，为仁为俭，而不降福者哉？见论语。

土者地只，阴性澄静，宜以施化之时，敬而勿扰，窃见正月以来，阴闇连日。

易内传曰：“久阴不雨，乱气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乱也。”

又曰：“欲德不用，厥异常阴。”夫贤者化之本，云者雨之具也。得贤而不用，犹久阴而不雨也。又顷前数日，寒过其节，冰既解释，还复凝合。夫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后，火卦用事，当温而寒，违反时节，由功赏不至，而刑罚必加也。宜须立秋，顺气行罚。

臣伏案飞候，参察觴政，以为立夏之后，当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荧惑失度，盈缩往来，涉历舆鬼，环绕轩辕。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礼，不从夏令，则荧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应台阶，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则寒阴反节。“节彼南山”，咏自周诗；

“股肱良哉”，着于虞典。而今之在位，竞托高虚，纳累钟之奉，忘天下之忧，栖弼偃仰，寝疾自逸，被策文，得赐钱，即复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

以此消伏灾眚，兴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选举牧守，委任三府。长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岂得不归责举者？而陛下崇之弥优，自下慢事愈甚，所谓大网疏，小网数。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发愤忘食，恳恳不已者，诚念朝廷欲致兴平，非不能面誉也。见天文志。

臣生长草野，不晓禁忌，披露肝胆，书不择言。伏辘鼎镬，死不敢恨。谨诣阙奉章，伏待重诛。

书奏，帝复使对尚书。顓对曰：

臣闻明王圣主好闻其过，忠臣孝子言无隐情。臣备生人伦视听之类，而禀性愚惑，不识忌讳，故出死忘命，恳恳重言。诚欲陛下修乾坤之德，开日月之明，披图籍，案经典，览帝王之务，识先后之政。如有阙遗，退而自改。本文武之业，拟尧舜之道，攘灾延庆，号令天下。此诚臣顓区区之愿，夙夜梦寤，尽心所计。谨条序前章，畅其旨趣，条便宜七事，具如状对：

一事：陵园至重，圣神攸冯，而灾火炎赫，迫近寝殿，魂而有灵，犹将惊动。寻宫殿官府，近始永平，岁时未积，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设，禽畜是处，离房别观，本不常居，而皆务精土木，营建无已，消功单贿，巨亿为计。易内传曰：

“人君奢侈，多饰宫室，其时旱，其灾火。”是故鲁僖遭旱，修政自口，下钟鼓之县，休缮治之官，虽则不宁，而时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应人，敏于景响。今月十七日戊午，征日也，日加申，风从寅来，丑时而止。丑、寅、申皆征也，不有火灾，必当为旱。愿陛下校计缮修之费，永念百姓之劳，罢将作之

官，减雕文之饰，损庖厨之饌，退宴私之乐。易中孚传曰：“阳感天，不旋日。”如是，则景云降集，眚沴息矣。“阳者天子，为善一日，天立应以善；为恶一日，天立应以恶。诸侯为善一时，天立应以善；为恶一时，天立应以恶。大夫为善一岁，天亦立应以善；为恶一岁，天亦立应以恶。”一说云“不旋日，立应之；不过时，三辰闲；不过僮，从今旦至明日旦”也。阳即指天子也。二事：去年己未，兑卦用事，类多不嗟。易传曰：“有貌无实，佞人也；有实无貌，道人也。”寒温为实，清浊为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厉内荏，以虚事上，无佐国之实，故清浊效而寒温不效也，是以阴寒侵犯消息。占曰：

“日乘则有妖风，日蒙则有地裂。”如是三年，则致日食，阴侵其阳，渐积所致。立春前后温气应节者，诏令宽也。其后复寒者，无宽之实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岂无贞贤，未闻朝廷有所赏拔，非所以求善赞务，弘济元元。宜采纳良臣，以助圣化。

“有寒温，无貌浊清静，此贤者屈道，仕于不肖君也。有貌浊清静，无寒温，此佞人以便巧仕于世也。”

三事：臣闻天道不远，三五复反。今年少阳之岁，法当乘起，恐后年已往，将遂惊动，涉历天门，灾成戊己。今春当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灾眚之来，缘类而应。行有玷缺，则气逆于天，精感变出，以戒人君。王者之义，时有不登，则损滋彻膳。数年以来，谷收稍减，家贫户谨，岁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谁与足？水旱之灾，虽尚未至，然君子远览，防微虑萌。

老子曰：“人之饥也，以其上食税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绋袍革舄，木器无文，约身薄赋，时致升平。今陛下圣德中兴，宜遵前典，惟节惟约，天下幸甚。易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

四事：臣窃见皇子未立，储宫无主，仰观天文，太子不明。荧惑以去年春分后十六日在娄五度，推步三统，荧惑今当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则不及五十余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荧惑历舆鬼东入轩辕，出后星北，东去四度，北旋复还。轩辕者，后宫也。荧惑者，至阳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轩辕，绕还往来。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其意昭然可见矣。礼，天子一娶九女，嫡媵毕具。今宫人侍御，动以千计，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郁积之气，上感皇天，故遣荧惑入轩辕，理人伦，垂象见异，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车，出倾宫之女，表商容之间，以理人伦，以表贤德，故天授以圣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积宫人，以违天意，故皇胤多夭，嗣体莫寄。诗云：“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方今之福，莫若广嗣，广嗣之术，可不深思？宜简出宫女，恣其姻嫁，则天自降福，子孙千亿。

惟陛下丁宁再三，留神于此。左右贵幸，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盖善言古

者合于今，善言天者合于人。愿访问百僚，有违臣言者，臣当受苟言之罪。五事：臣窃见去年闰*(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气从西方天苑趋左足，入玉井，数日乃灭。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为大辰，伐又为大辰，北极亦为大辰。”所以孛一宿而连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宫也。凡中宫无节，政教乱逆，威武衰微，则此三星以应之也。罚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国赵、魏，变见西方，亦应三辅。凡金气为变，发在秋节。臣恐立秋以后，赵、魏、关西将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诸郡，使敬授人时，轻徭役，薄赋敛，勿妄缮起，坚仓狱，备守籓，回选贤能，以镇抚之。金精之变，责归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旛，书玉板之策，引白气之异，于西郊责躬求愆，谢咎皇天，消灭妖气。

盖以火胜金，转祸为福也。

“西有句曲九星，三处罗：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参星下四小星为玉井，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

孙炎曰：“龙星明者可以为时候，故曰大辰。”

六事：臣窃见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时，白虹贯日。凡日傍气色白而纯者名为虹。贯日中者，侵太阳也；见于春者，政变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所考者，或非急务。又恭陵火灾，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备经考毒。寻火为天戒，以悟人君，可顺而不可违，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己内省，以备后灾。凡诸考案，并须立秋。又易传曰：“公能其事，序贤进士，后必有喜。”反之，则白虹贯日。以甲乙见者，则谴在中台。自司徒居位，阴阳多谬，久无虚己进贤之策，天下兴议，异人同咨。且立春以来，金气再见，金能胜木，必有兵气，宜黜司徒以应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将负臣言，遗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汉兴以来三百三十九岁。于诗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诗泛历枢曰：“卯酉为革政，午亥为革命，神在天门，出入候听。”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兴衰得失，厥善则昌，厥恶则亡。于易雄雌秘历，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觴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经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唯独贤圣之君，遭困遇险，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潜龙养德，幽隐屈口，即位之元，紫宫惊动，历运之会，时气已应。

然犹恐妖祥未尽，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为戌仲已竟，来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适三百载。宜因斯际，大蠲法令，官名称号，舆服器械，事有所更，变大为小，去奢就俭，机衡之政，除烦为简。改元更始，招求幽隐，举方正，征有道，博采异谋，开不讳之路。臣陈引际会，恐犯忌讳，书不尽言，未敢究畅。

台诰顛曰：“对云‘白虹贯日，政变常也’。朝廷率由旧章，何所变易而言变常？”

又言‘当大蠲法令，革易官号’。或云变常以致灾，或改旧以除异，何也？又阳嘉初建，复欲改元，据何经典？其以实对。”顛对曰：

方春东作，布德之元，阳气开发，养导万物。王者因天视听，奉顺时气，宜务崇温柔，遵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后，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见，掩蔽日曜。凡邪气乘阳，则虹蜺在日，斯皆臣下执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优宽之本。此其变常之咎也。又今选举皆归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当则哲之重，每有选用，辄参之掾属，公府门巷，宾客填集，送去迎来，财货无已。其当迁者，竞相荐谒，各遣子弟，充塞道路，开长奸门，兴致浮伪，非所谓率由旧章也。尚书职在机衡，宫禁严密，私曲之意，羌不得通，偏党之恩，或无所用。选举之任，不如还在机密。臣诚愚戆，不知折中，斯固远近之论，当今之宜。又孔子曰：“汉三百载，*(计)**[斗]*历改宪。”

三百四岁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岁，五行更用。王者随天，譬犹自春徂夏，改青服绛者也。自文帝省刑，适三百年，而轻微之禁，渐已殷积。王者之法，譬犹江河，当使易避而难犯也。故易曰：“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俭，以先天下，改易名号，随事称谓。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同归殊涂，一致百虑。”是知变常而善，可以除灾，变常而恶，必致于异。今年仲竟，来年入季，仲终季始，历运变改，故可改元，所以顺天道也。五德备凡千五百二十岁，太终复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犹变改也。臣顛愚蔽，不足以荅圣问。

顛又上书荐黄琼、李固，并陈消灾之术曰：

臣前对七事，要政急务，宜于今者，所当施用。诚知愚浅，不合圣听，人贱言废，当受诛罚，征营惶怖，靡知厝身。

臣闻剡舟剡楫，将欲济江海也；聘贤选佐，将以安天下也。昔唐尧在上，鬲龙为用，文武创德，周召作辅，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

诗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赖，以致雍熙。陛下践祚以来，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见其人，是以灾害屡臻，四国未宁。

臣考之国典，验之闻见，莫不以得贤为功，失士为败。且贤者出处，翔而后集，爵以德进，则其情不苟，然后使君子耻贫贱而乐富贵矣。若有德不报，有言不莛，来无所乐，进无所趋，则皆怀归藪泽，修其故志矣。夫求贤者，上以承天，下以为人。不用之，则逆天统，违人望。逆天统则灾眚降，违人望则化不行。灾眚降则下呼嗟，化不行则君道亏。四始之缺，五际之口，其咎由此。岂

可不刚健笃实，矜矜栗栗，以守天功盛德大业乎？

臣伏见光禄大夫江夏黄琼，耽道乐术，清亮自然，被褐怀宝，含味经籍，又果于从政，明达变复。朝廷前加优宠，宾于上位。琼入朝日浅，谋谟未就，因以丧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声，大器晚成。”善人为国，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复怪其不时还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极养贤之礼，征反京师，以慰天下。又处士汉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蓺，履颜闵之仁。絜白之节，情同皦日，忠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当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为圣汉，宜蒙特征，以示四方。夫有出伦之才，不应限以官次。昔颜子十八，天下归仁；子奇啜齿，化阿有声。若还琼征固，任以时政，伊尹、傅说，不足为比，则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顛明不知人，伏听觴言，百姓所归，臧否共叹。愿泛问百僚，核其名行，有一不合，则臣为欺国。惟留圣神，不以人废言。

谨复条便宜四事，附奏于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书“正月”者，敬岁之始也。王者则天之象，因时之序，宜开发德号，爵贤命士，流宽大之泽，垂仁厚之德，顺助元气，含养庶类。如此，则天文昭烂，星辰显列，五纬循轨，四时和睦。不则太阳不光，天地溷浊，时气错逆，霾雾蔽日。自立春以来，累经旬朔，未见仁德有所施布，但闻罪罚考掠之声。夫天之应人，疾于景响，而自从入岁，常有蒙气，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阳，以象人君。政变于下，日应于天。清浊之占，随政抑扬。天之见异，事无虚作。岂独陛下倦于万机，帷幄之政有所阙欤？何天戒之数见也！臣愿陛下发扬干刚，援引贤能，勤求机衡之寄，以获断金之利。臣之所陈，辄以太阳为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当改正。其异虽微，其事甚重。臣言虽约，其旨甚广。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赖之始发大壮始，君弱臣强从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壮用事，消息之卦也。于此六日之中，赖当发声，发声则岁气和，王道兴也。

易曰：“赖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赖者，所以开发萌芽，辟阴除害。万物须赖而解，资雨而润。故经曰：“赖以动之，雨以润之。”王者崇宽大，顺春令，则赖应节，不则发动于冬，当震反潜。

故易传曰：“当赖不赖，太阳弱也。”今蒙气不除，日月变色，则其效也。天网恢恢，疏而不失，随时进退，应政得失。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璇玑动作，与天相应。赖者号令，其德生养。号令殆废，当生而杀，则赖反作，其时无岁。陛下若欲除灾昭祉，顺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则太皓悦和，赖声乃发。

奋，动也。豫，喜也。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与岁星合于房、心。太白在北，岁星在南，相离数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宫。孝经钩命决曰：“岁星守心年谷丰。”尚书洪范记曰：“月行中道，移节应期，德厚受福，重华留之。”重华者，谓岁星在心也。今太白从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贼，而反同合，此以阴陵阳，臣下专权之异也。房、心东方，其国主宋。石氏经曰：“岁星出左有年，出右无年。”今金木俱东，岁星在南，是为出右，恐年谷不成，宋人饥也。陛下宜审详明堂布政之务，然后妖异可消，五纬顺序矣。四事：易传曰：“阳无德则旱，阴僭阳亦旱。”阳无德者，人君恩泽不施于人也。

阴僭阳者，禄去公室，臣下专权也。自冬涉春，讫无嘉泽，数有西风，反逆时节。朝廷劳心，广为祷祈，荐祭山川，暴龙移市。臣闻皇天感物，不为伪动，灾变应人，要在责己。若令雨可请降，水可攘止，则岁无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灾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以来，未见朝廷赏录有功，表显有德，存问孤寡，赈恤贫弱，而但见洛阳都官奔车东西，收系纤介，牢狱充盈。臣闻恭陵火处，比有光曜，明此天灾，非人之咎。丁丑大风，掩蔽天地。风者号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连月无雨，将害宿麦。

若一谷不登，则饥者十三四矣。陛下诚宜广被恩泽，贷贍元元。昔尧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载之蓄者，简税防灾，为其方也。愿陛下早宣德泽，以应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后乃有澍雨，于今之际未可望也。若政变于朝而天不雨，则臣为诬上，愚不知量，分当鼎镬。

秋，以庚辛日为白龙，服白衣。冬，以壬癸日为黑龙，服黑衣。牲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鸡，烧豕猪尾，于里北门及市中以祈焉。”礼记，岁旱，鲁穆公问于县子，县子曰：“为之徙市，不亦可乎？”见口弓篇。书奏，特诏拜郎中，辞病不就，即去归家。至四月京师地震，遂陷。其夏大旱。秋，鲜卑入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陇右。皆略如顛言。

后复公车征，不行。

同县孙礼者，积恶凶暴，好游侠，与其同里人常慕顛名德，欲与亲善。顛不顾，以此结怨，遂为礼所杀。

襄楷字公矩，平原鬲阴人也。好学博古，善天文阴阳之术。

桓帝时，宦官专朝，政刑暴滥，又比失皇子，灾异尤数。延熹九年，楷自家诣阙上疏曰：

臣闻皇天不言，以文象设教。尧舜虽圣，必历象日月星辰，察五纬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寿，为万世之法。臣窃见去岁五月，荧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门，不轨常道。其闰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动中耀。中耀，天王也

；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罚星扬光其中，于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无继嗣。今年岁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门，还切执法。岁为木精，好生恶杀，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诛罚太酷。前七年十二月，荧惑与岁星俱入轩辕，逆行四十余日，而邓皇后诛。其冬大寒，杀鸟兽，害鱼口，城傍竹柏之叶有伤枯者。臣闻于师曰：“柏伤竹枯，不出三年，天子当之。”今洛阳城中人夜无故叫呼，云有火光，人声正誼，于占亦与竹柏枯同。自春夏以来，连有霜雹及大雨赖，而臣作威作福，刑罚急刻之所感也。

太原太守刘□、南阳太守成□，志除奸邪，其所诛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阉竖之譖，乃远加考逮。三公上书乞哀□等，不见采察，而严被谴让。

忧国之臣，将遂杜口矣。

臣闻杀无罪，诛贤者，祸及三世。自陛下即位以来，频行诛伐，梁、寇、孙、邓，并见族灭，其从坐者，又非其数。李云上书，明主所不当讳，杜觶乞死，谅以感悟圣朝，曾无赦宥，而并被残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

汉兴以来，未有拒谏诛贤，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旧典，诸当重论皆须冬狱，先请后刑，所以重人命也。顷数十岁以来，州郡翫习，又欲避请谏之烦，辄托疾病，多死牢狱。长吏杀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冤结，无所归诉，淫厉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诞致十子，今宫女数千，未闻庆育。宜修德省刑，以广螽斯之祚。

注云：“螽斯，蚣蝢也。凡有情欲者无不妒忌，唯蚣蝢不尔，各得受气而生子，故以喻焉。”祚，福也。

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内野王山上有龙死，长可数十丈。扶风有星陨为石，声闻三郡。夫龙形状不一，小大无常，故周易况之大人，帝王以为符瑞。

或闻河内龙死，讳以为蛇。夫龙能变化，蛇亦有神，皆不当死。昔秦之将衰，华山神操璧以授郑客，曰“今年祖龙死”，始皇逃之，死于沙丘。王莽天凤二年，讹言黄山宫有死龙之异，后汉诛莽，光武复兴。虚言犹然，况于实邪？夫星辰丽天，犹万国附王者也。下将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类，坠者失执。春秋五石陨宋，其后襄公为楚所执。秦之亡也，石陨东郡。今陨扶风，与先帝园陵相近，不有大丧，必有畔逆。

莽恶之，捕系诘语所从起，而竟不得。”案春秋以来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学门自坏者也。臣以为河者，诸侯位也。

清者属阳，浊者属阴。河当浊而反清者，阴欲为阳，诸侯欲为帝也。太学，天子教化之宫，其门无故自坏者，言文德将丧，教化废也。京房易传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异，地吐妖，人厉疫，三者并时而河清，犹春秋麟不

当见而见，孔子书之以为异也。臣前上琅邪宫崇受干吉神书，不合明听。臣闻布谷鸣于孟夏，蟋蟀吟于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贱而言忠。臣虽至贱，诚愿赐清闲，极尽所言。

书奏不省。

十余日，复上书曰：

臣伏见太白北入数日，复出东方，其占当有大兵，中国弱，四夷强。臣又推步，荧惑今当出而潜，必有阴谋。皆由狱多冤结，忠臣被戮。德星所以久守执法，亦为此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狱，为刘□、成□亏除罪辟，追录李云、杜觭等子孙。

夫天子事天不孝，则日食星□。比年日食于正朔，三光不明，五纬错戾。

前者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而顺帝不行，故国胤不兴，孝冲、孝质频世短祚。

地有三名，为山、川与平土。人有三名，为父、母、子。政有三名，为君、臣、人。此三者，常相得腹心，不失铢分，使其同一忧，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也。’又问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师曰：‘善哉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生也，开其玉户，施种于中，比若春种于地也，十十相应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时。比若十月种物于地也，十十尽死，固无生者。

真人欲重知其审，今无子之女，虽日百施其中，犹无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处，比若此矣。是故古者圣贤不妄施于不生之地也，名为亡种，竭气而无所生成。

今太平气到，或有不生子者，反断绝天地之统，使国少人。理国之道，多人则国富，少人则国贫。今天上皇之气已到，天皇气生物，乃当万倍其初天地。

’”臣又闻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为生虐。故周衰，诸侯以力征相尚，于是夏育、申休、宋万、彭生、任鄙之徒生于其时。殷纣好色，妲己是出。叶公好龙，真龙游廷。今黄门常侍，天刑之人，陛下爱待，兼倍常宠，系嗣未兆，岂不为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宫而在天市，明当给使主市里也。

今乃反处常伯之位，实非天意。

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

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

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

“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柰何欲如黄老乎？

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覡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臧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

‘干先生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可杀之。’策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常着绛帟头，鼓琴焚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蛮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录，勿复费纸笔也。’即催斩之，县首于市。”

及灵帝即位，以楷书为然。太傅陈蕃举方正，不就。乡里宗之，每太守至，辄致礼请。中平中，与荀爽、郑玄俱以博士征，不至，卒于家。

论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而张衡亦云：“天文历数，阴阳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顛、襄楷能仰瞻俯察，参诸人事，祸福吉凶既应，引之教义亦明。此盖道术所以有补于时，后人所当取鉴者也。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以专心焉。

赞曰：仲桓术深，蒲车屡寻。苏竟飞书，清我旧阴。襄、郎灾戒，寔由政淫。

后汉书卷三十一 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 第二十一

郭伋字细侯，扶风茂陵人也。高祖父解，武帝时以任侠闻。父梵，为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哀平闲辟大司空府，三迁为渔阳都尉。王莽时为上谷大尹，迁并州牧。

更始新立，三辅连被兵寇，百姓震骇，强宗右姓各拥觶保营，莫肯先附。

更始素闻伋名，征拜左冯翊，使镇抚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转为尚书令，数纳忠谏争。

建武四年，出为中山太守。明年，彭宠灭，转为渔阳太守。渔阳既离王莽之乱，重以彭宠之败，民多猾恶，寇贼充斥。伋到，示以信赏，纠戮渠帅，盗贼销散。时匈奴数抄郡界，边境苦之。伋整勒士马，设攻守之略，匈奴畏惮远徙，不敢复入塞，民得安业。在职五岁，户口增倍。后颍川盗贼耦起，九年，征拜颍川太守。召见辞谒，帝劳之曰：“贤能太守，去帝城不远，河润九里，冀京师并蒙福也。君虽精于追捕，而山道险口，自口当一土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怀山贼阳夏赵宏、

襄城召吴等数百人，皆束手诣伋降，悉遣归附农。因自劾专命，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后宏、吴等党与闻伋威信，远自江南，或从幽、冀，不期俱降，骆驿不绝。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属并州。帝以卢芳据北土，乃调伋为并州牧。过京师谢恩，帝即引见，并召皇太子诸王宴语终日，赏赐车马衣服什物。伋因言选补觶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帝纳之。伋前在并州，素结恩德，及后入界，所到县邑，老幼相携，逢迎道路。

所过问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设几杖之礼，朝夕与参政事。

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伋问“儿曹何自远来”。对曰：“闻使君到，喜，故来奉迎。”伋辞谢之。及事讫，诸儿复送至郭外，问“使君何日当还”。伋谓别驾从事，计日*(当)*告之。行部既还，先期一日，伋为违信于诸儿，遂止于野亭，须期乃入。

是时朝廷多举伋可为大司空，帝以并部尚有卢芳之傲，且匈奴未安，欲使久于其事，故不召。伋知卢芳夙贼，难卒以力制，常严烽候，明购赏，以结寇心。芳将隋昱遂谋胁芳降伋，芳乃亡入匈奴。

伋以老病上书乞骸骨。二十二年，征为太中大夫，赐宅一区，及帷帐钱谷，以充其家，伋辄散与宗亲九族，无所遗余。明年卒，时年八十六。帝亲临吊，赐顷莹地。

杜诗字*(公)*君*[公]*，河内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称。更始时，辟大司马府。建武元年，岁中三迁为侍御史，安集洛阳。时将军萧广放纵兵士，暴横民闲，百姓惶扰，诗口晓不改，遂格杀广，还以状闻。世祖召见，赐以棨戟，复使之河东，诛降逆贼杨异等。诗到大阳，闻贼规欲北度，乃与长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将突骑趁击，斩异等，贼遂翦灭。拜成曦令，视事三岁，举政尤异。再迁为沛郡都尉，转汝南都尉，所在称治。七年，迁南阳太守。性节俭而政治清平，以诛暴立威，善于计略，省爱民役。

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时人方于召信臣，故南阳为之语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诗自以无劳，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曰：

陛下亮成天工，克济大业，偃兵修文，黜帅反旅，海内合和，万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圣德，威侮二垂，陵虐中国，边民虚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将虽勤，亦未得解甲囊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劳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师，难复责功。臣伏鹭将帅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于内郡，然后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为“师克在和不在觴”，陛下虽垂念北边，亦当颇泄用之。昔汤武善御觴，故无忿鸷之师。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将帅和睦，士卒口痊。今若使公卿郡守出于军垒，则将帅自厉；士卒之复，比于宿鞮，则戎士自百。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怀乐土，不讎其功而厉其用，无以劝也。陛下诚宜虚口数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复厚赏，加于久役之士。如此，缘边屯戍之师，竞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辞其劳，则烽火精明，守战坚固。圣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诚非其宜。

言士卒得比于郎，则人百其勇。

臣诗伏自惟忸，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创制大业，贤俊在外，空乏之闲，超受大恩，*(收)**[牧]*养不称，奉职无嗟，久窃禄位，令功臣怀愠，诚惶诚恐。八年，上书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许放退。臣诗蒙恩尤深，义不敢苟冒虚请，诚不胜至愿，愿退大郡，受小职。及臣齿壮，力能经营剧事，如使臣诗必有补益，复受大位，虽析珪授爵，所不辞也。惟陛下哀矜！

帝惜其能，遂不许之。

诗雅好推贤，数进知名士清河刘统及鲁阳长董崇等。

初，禁网尚简，但以玺书发兵，未有虎符之信，诗上疏曰：“臣闻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慎。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符第合会，取为大信，所以明着国命，敛持威重也。闲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愚以为军旅尚兴，贼虏未殄，征兵郡国，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昔魏之公子，威倾邻国，犹假兵符，以解赵围，若无如姬之仇，则其功不显。事有烦而不可省，费而不得已，盖谓此也。”书奏，从之。诗身虽在外，尽心朝廷，谗言善策，随事献纳。视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为弟报仇，被征，会病卒。司隶校尉鲍永上书言诗贫困无田宅，丧无所归。诏使治丧郡邸，赙绢千匹。

孔奋字君鱼，扶风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时为侍中。奋少从刘歆受春秋左氏传，歆称之，谓门人曰：“吾已从君鱼受道矣。”

遭王莽乱，奋与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请奋署议曹掾，守姑臧长。八年，赐爵关内侯。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奋在职四年，财产无所增。事母孝谨，虽为俭约，奉养极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时天下未定，士多不修节操，而奋力行清絜，为觝人所笑，或以为身处脂膏，不能以自润，徒益苦辛耳。奋既立节，治贵仁平，太守梁统深相敬待，不以官属礼之，常迎于大门，引入见母。

陇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征召，财货连轂，□竟川泽。唯奋无资，单车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谓曰：“孔君清廉仁贤，举县蒙恩，如何今去，不共报德！”遂相赋敛牛马器物千万以上，追送数百里。奋谢之而已，一无所受。既至京师，除武都郡丞。

时陇西余贼隗茂等夜攻府舍，残杀郡守，贼畏奋追急，乃执其妻子，欲以为质。

奋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终不顾望，遂穷力讨之。吏民感义，莫不倍用命焉。郡多氐人，便习山谷，其大豪齐钟留者，为髡氐所信向。奋乃率厉钟留等令要遮钞击，共为表里。贼窘惧逼急，乃推奋妻子以置军前，冀当退溲，而击之愈

厉，遂禽灭茂等，奋妻子亦为所杀。世祖下诏矚美，拜为武都太守。

奋自为府丞，已见敬重，及拜太守，举郡莫不改操。为政明断，甄善疾非，见有美德，爱之如亲，其无行者，忿之若讎，郡中称为清平。

弟奇，游学洛阳。奋以奇经明当仕，上病去官，守约乡闾，卒于家。奇博通经典，作春秋左氏删。奋晚有子嘉，官至城门校尉，作左氏说云。

张堪字君游，南阳宛人也，为郡族姓。堪早孤，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年十六，受业长安，志美行厉，诸儒号曰“圣童”。

世祖微时，见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将来歙荐堪，召拜郎中，三迁为谒者。使送委输缣帛，并领骑七千匹，诣大司马吴汉伐公孙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时汉军余七日粮，阴具船欲遁去。堪闻之，驰往见汉，说述必败，不宜退师之策。汉从之，乃示弱挑敌，述果自出，战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据其城，检阅库藏，收其珍宝，悉条列上言，秋毫无私。慰抚吏民，蜀人大悦。在郡二年，征拜骑都尉，后领票骑将军杜茂营，击破匈奴于高柳，拜渔阳太守。

捕击奸猾，赏罚必信，吏民皆乐为用。匈奴尝以万骑入渔阳，堪率数千骑奔击，大破之，郡界以静。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视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帝尝召见诸郡计吏，问其风土及前后守令能否。蜀郡计掾樊显进曰：“渔阳太守张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讨奸。前公孙述破时，珍宝山积，卷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职之日，乘折辕车，布被囊而已。”帝闻，良久叹息，拜显为鱼复长。

方征堪，会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诏矚扬，赐帛百匹。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赵将廉颇之后也。汉兴，以廉氏豪宗，自苦陔徙焉。

世为边郡守，或葬陇西襄武，故因仕焉。曾祖父矚，成哀闲为右将军，祖父丹，王莽时为大司马庸部牧，皆有名前世。范父遭丧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年十五，辞母西迎父丧。蜀郡太守张穆，丹之故吏，乃重资送范，范无所受，与客步负丧归葭萌。载船触石破没，范抱持棺柩，遂俱沉溺。觭伤其义，钩求得之，疗救仅免于死。穆闻，复驰遣使持前资物追范，范又固辞。归葬服竟，诣京师受业，事博士薛汉。京兆、陇西二郡更请召，皆不应。永平初，陇西太守邓融备礼谒范为功曹，会融为州所举案，范知事遣难解，欲以权相济，乃托病求去，融不达其意，大恨之。范于是东至洛阳，变名姓，求代廷尉狱卒。居无几，融果征下狱，范遂得贲侍左右，尽心劝劳。融怪其貌类范而殊不意，乃谓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诃之曰：“君

困口瞽乱邪！”语遂绝。融系出困病，范随而养视，及死，竟不言，身自将车送丧致南阳，葬毕乃去。

后辟公府，会薛汉坐楚王事诛，故人门生莫敢视，范独往收敛之，吏以闻，显宗大怒，召范入，诘责曰：“薛汉与楚王同谋，交乱天下，范公府掾，不与朝廷同心，而反收敛罪人，何也？”范叩头曰：“臣无状愚戆，以为汉等皆已伏诛，不胜师资之情，罪当万坐。”帝怒稍解，问范曰：“卿廉颇后邪？与右将军曜、大司马丹有亲属乎？”范对曰：“曜，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

“怪卿志胆敢尔！”因贯之。由是显名。举茂才，数月，再迁为云中太守。会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虏*(人)**[入]*过五千人，移书傍郡。吏欲传檄求救，范不听，自率士卒拒之。虏觐盛而范兵不敌。会日暮，令军士各交缚两炬，三头口火，营中星列。虏遥望火多，谓汉兵救至，大惊。待旦将退，范乃令军中蓐食，晨往赴之，斩首数百级，虏自相躏藉，死者千余人，由此不敢复向云中。后频历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随俗化导，各得治宜。建初中，迁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辩，好相持短长，范每厉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说。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蓄，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囊。”在蜀数年，坐法免归乡里。范世在边，广田地，积财粟，悉以赈宗族朋友。

肃宗崩，范奔赴敬陵。时庐江郡掾严麟奉章吊国，俱会于路。麟乘小车，涂深马死，不能自进，范见而愍然，命从骑下马与之，不告而去。麟事毕，不知马所归，乃缘踪访之。或谓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穷急，今奔国丧，独当是耳。”麟亦素闻范名，以为然，即牵马造门，谢而归之。世伏其好义，然依倚大将军窦宪，以此为讥。卒于家。

初，范与洛庆鸿为刎颈交，时人称曰：“前有管鲍，后有庆廉。”鸿慷慨有义节，位至琅邪、会稽二郡太守，所在有异谥。

论曰：张堪、廉范皆以气侠立名，观其振危急，赴险口，有足壮者。堪之临财，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若夫高祖之召栾布，明帝之引廉范，加怒以发其志，就戮更延其宠，闻义能徙，诚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枢，亦有开塞之感焉。王堂字敬伯，广汉郫人也。初举光禄茂才，迁谷城令，治有名谥。永初中，西羌寇巴郡，为民患，诏书遣中郎将尹就攻讨，连年不克。三府举堂治剧，拜巴郡太守。堂驰兵赴贼，斩虏千余级，巴、庸清静，吏民生为立祠。

刺史张乔表其治能，迁右扶风。安帝西巡，阿母王圣、中常侍江京等并请属于堂，堂不为用。掾*(吏)**[史]*固谏之，堂曰：“吾蒙国恩，岂可为权宠阿意

，以死守之！”即日遣家属归，闭合上病。果有诬奏堂者，会帝崩，京等悉诛，堂以守正见称。永建二年，征入为将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转议郎。复拜鲁相，政存简一，至数年无辞讼。迁汝南太守，搜才礼士，不苟自专，乃教掾*(吏)**[史]*曰：“古人劳于求贤，逸于任使，故能化清于上，事缉于下。其宪章朝右，简核才职，委功曹陈蕃。匡政理务，拾遗补阙，任主簿应嗣。庶循名责实，察言观效焉。”

自是委诚求当，不复妄有辞教，郡内称治。时大将军梁商及尚书令袁汤，以求属不行，并恨之。后庐江贼进入弋阳界，堂勒兵追讨，即便奔散，而商、汤犹因此风州奏堂在任无警，免归家。

年八十六卒。遗令薄敛，瓦棺以葬。子嘏，清行不仕。曾孙商，益州牧刘焉以为蜀郡太守，有治声。

苏章字孺文，扶风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时为右将军。祖父纯，字桓公，有高名，性强切而持毁誉，士友咸惮之，至乃相谓曰：“见苏桓公，患其教责人，不见，又思之。”三辅号为“大人”。永平中，为奉车都尉窦固军，出击北匈奴、车师有功，封中陵乡侯，官至南阳太守。章少博学，能属文。安帝时，举贤良方正，对策高第，为议郎。数陈得失，其言甚直。出为武原令，时岁饥，辄开仓廩，活三千余户。顺帝时，迁冀州刺史。故人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奸臧。乃请太守，为设酒肴，陈平生之好甚欢。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独有二天。”章曰：“今夕苏孺文与故人饮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举正其罪。州境知章无私，望风畏肃。换为并州刺史，以摧折权豪，忤旨，坐免。隐身乡里，不交当世。

后征为河南尹，不就。时天下日敝，民多悲苦，论者举章有干国才，朝廷不能复用，卒于家。兄曾孙不韦。

不韦字公先。父谦，初为郡督邮。时魏郡李嵩为美阳令，与中常侍具瑗交通，贪暴为民患，前后监司畏其执援，莫敢恚问。及谦至，部案得其臧，论输左校。

谦累迁至金城太守，去郡归乡里。汉法，免罢守令，自非诏征，不得妄到京师。

而谦后私至洛阳，时嵩为司隶校尉，收谦诘掠，死狱中，嵩又因刑其尸，以报昔怨。

不韦时年十八，征诣公车，会谦见杀，不韦载丧归乡里，瘞而不葬，仰天叹曰：

“伍子胥独何人也！”乃藏母于武都山中，遂变名姓，尽以家财募口客，邀嵩于诸陵闲，不克。会嵩迁大司农，时右校刍廩在寺北垣下，不韦与亲从兄弟潜

入廬中，夜则凿地，昼则逃伏。如此经月，遂得傍达暱之寢室，出其默下。值暱在厕，因杀其妾并及小儿，留书而去。暱大惊惧，乃布棘于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虽家人莫知其处。每出，辄口戟随身，壮士自鞞。不韦知暱有备，乃日夜飞驰，径到魏郡，掘其父阜頔，断取阜头，以祭父坟，又标之于市曰“李君迁父头”。暱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归乡里，私掩塞頔藏。捕求不韦，历岁不能得，愤恚感伤，发病欧血死。不韦后遇赦还家，乃始改葬，行丧。士大夫多讥其发掘頔墓，归罪枯骨，不合古义，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员。太原郭林宗闻而论之曰：“子胥虽云逃命，而见用强吴，凭阖庐之威，因轻悍之觮，雪怨旧郢，曾不终朝，而但鞭墓戮尸，以舒其愤，竟无手刃后主之报。岂如苏子单特子立，靡因靡资，强讎豪援，据位九卿，城阙天阻，宫府幽绝，埃尘所不能过，雾露所不能沾。不韦毁身焦虑，出于百死，冒触严禁，陷族祸门，虽不获逞，为报已深。况复分骸断首，以毒生者，使暱怀忿结，不得其命，犹假手神灵以毙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于员，不以优乎？”议者于是贵之。

后太傅陈蕃辟，不应，为郡五官掾。初，弘农张奂睦于苏氏，而武威段颀与暱素善，后奂颀有隙。及颀为司隶，以礼辟不韦，不韦惧之，称病不诣。颀既积愤于奂，因发怒，乃追咎不韦前报暱事，以为暱表治谦事，被报见诛，君命天也，而不韦仇之。又令长安男子告不韦多将宾客夺舅财物，遂使从事张贤等就家杀之。乃先以鸩与贤父曰：“若贤不得不韦，便可饮此。”贤到扶风，郡守使不韦奉谒迎贤，实时收执，并其一门六十余人尽诛灭之，诸苏以是衰破。及段颀为阳球所诛，天下以为苏氏之报焉。

羊续字兴祖，太山平阳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父侵，安帝时司隶校尉。

父儒，桓帝时为太常。

续以忠臣子孙拜郎中，去官后，辟大将军窦武府。及武败，坐党事，禁锢十余年，幽居守静。及党禁解，复辟太尉府，四迁为庐江太守。后扬州黄巾贼攻舒，焚烧城郭，续发县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陈，其小弱者，悉使负水灌火，会集数万人，并执力战，大破之，郡界平。后安风贼戴风等作乱，续复击破之，斩首三千余级，生获渠帅，其余党辈原为平民，赋与佃器，使就农业。

中平三年，江夏兵赵慈反叛，杀南阳太守秦颉，攻没六县，拜续为南阳太守。当入郡界，乃羸服闲行，侍童子一人，观历县邑，采问风谣，然后乃进。其令长贪絜，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状，郡内惊竦，莫不震慑。乃发兵与荆州刺史王敏共击慈，斩之，获首五千余级。属县余贼并诣续降，续为上言，宥其枝附。贼既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欢服。时权豪之家多尚奢丽，续深疾

之，常敝衣薄食，车马羸败。府丞尝献其生鱼，续受而悬于庭；丞后又进之，续乃出前所悬者以杜其意。续妻后与子秘俱往郡舍，续闭门不内，妻自将秘行，其资藏唯有布衾、敝祗裯，盐、麦数斛而已，顾口秘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资尔母乎？”使与母俱归。

六年，灵帝欲以续为太尉。时拜三公者，皆输东园礼钱千万，令中使督之，名为“左驺”。其所之往，辄迎致礼敬，厚加赠赂。续乃坐使人于单席，举缁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资，唯斯而已。”左驺白之，帝不悦，以此不登公位。而征为太常，未及行，会病卒，时年四十八。遗言薄敛，不受赙遗。旧典，二千石卒官赙百万，府丞焦俭遵续先意，一无所受。诏书矚美，口太山太守以府赙钱赐续家云。

贾琮字孟坚，东郡聊城人也。举孝廉，再迁为京*(兆)*令，有政理。琮。

旧交址土多珍产，明玃、翠羽、犀、象、樨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赂，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址屯兵反，执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称“柱天将军”。灵帝特口三府精选能吏，有司举琮为交址刺史。琮到部，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为盗贼。琮即移书告示，各使安其资业，招抚荒散，蠲复徭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试守诸县，岁闲荡定，百姓以安。巷路为之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在事三年，为十三州最，征拜议郎。

时黄巾新破，兵凶之后，郡县重敛，因缘生奸。诏书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选清能吏，乃以琮为冀州刺史。旧典，传车驂驾，垂赤帷裳，迎于州界。及琮之部，升车言曰：“刺史当远视广听，纠察美恶，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闻风，自然竦震。其诸臧过者，望风解印绶去，唯瘞陶长济阴董昭、观津长梁国黄就当官待琮，于是州界翕然。

灵帝崩，大将军何进表琮为度辽将军，卒于官。

陆康字季宁，吴郡吴人也。祖父续，在独行传。父矚，有志操，连征不至。康少仕郡，以义烈称，刺史臧旻举为茂才，除高成令。县在边垂，旧制，令户一人具弓弩以备不虞，不得行来。长吏新到，辄发民缮修城郭。康至，皆罢遣，百姓大悦。以恩信为治，寇盗亦息，州郡表上其状。光和元年，迁武陵太守，转守桂阳、乐安二郡，所在称之。

时灵帝欲铸铜人，而国用不足，乃诏调民田，亩敛十钱。而比水旱伤稼，百姓贫苦。康上疏谏曰：“臣闻先王治世，贵在爱民。省徭轻赋，以宁天下，除烦就约，以崇简易，故万姓从化，灵物应德。末世衰主，穷奢极侈，造作无端，兴制非一，劳割自下，以从苟欲，故黎民吁嗟，阴阳感动。陛下圣德承天

，当隆盛化，而卒被诏书，亩敛田钱，铸作铜人，伏读惆怅，悼心失图。夫十一而税，周谓之彻。彻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万世而行也。故鲁宣税亩，而螽蟥自生；哀公增赋，而孔子非之。岂有聚夺民物，以营无用之铜人；捐舍圣戒，自蹈亡王之法哉！传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从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书奏，内幸因此譖康援引亡国，以譬圣明，大不敬，槛车征诣廷尉。侍御史刘岱典考其事，岱为表陈解释，免归田里。复征拜议郎。

会庐江贼黄穰等与江夏蛮连结十余万人，攻没四县，拜康庐江太守。康申明赏罚，击破穰等，余党悉降。帝嘉其功，拜康孙尚为郎中。献帝即位，天下大乱，康蒙险遣孝廉计吏奉贡朝廷，诏书策劳，加忠义将军，秩中二千石。时袁术屯兵寿春，部曲饥饿，遣使求委输兵甲。康以其叛逆，闭门不通，内修战备，将以御之。术大怒，遣其将孙策攻康，围城数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还赴，暮夜缘城而入。受敌二年，城陷。月余，发病卒，年七十。宗族百余人，遭离饥口，死者将半。朝廷愍其守节，拜子铈为郎中。少子绩，仕吴为郁林太守，博学善政，见称当时。悬年曾谒袁术，怀橘堕地者也，有名称。

赞曰：伋牧朔藩，信立童昏。诗守南楚，民作谣言。奋驰单乘，堪驾毁辕。范得其朋，堂任良肱。二苏劲烈，羊、贾廉能。季宁拒策，城隍冲鞬。

后汉书卷三十二 樊宏阴识列传 第二十二

宏子儵族曾孙准识弟兴

樊宏字靡卿，南阳湖阳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为乡里着姓。父重，字君云，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矚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货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外孙何氏兄弟争财，重耻之，以田二顷解其忿讼。县中称美，推为三老。年八十余终。其素所假贷人闲数百万，遗令焚削文契。责家闻者皆鼻，争往偿之，诸子从口，竟不肯受。

，樊氏既灭，庾氏取其陂，故谚曰：‘陂汪汪，下田良，樊氏失业庾氏昌。’”其陂至今犹名为樊陂，在今邓州新野县之西南也。

宏少有志行。王莽末，义兵起，刘伯升与族兄赐俱将兵攻湖阳，城守不下。赐女弟为宏妻，湖阳由是收系宏妻子，令出譬伯升，宏因留不反。湖阳军帅欲杀其妻子，长吏以下共相谓曰：“樊重子父，礼义恩德行于乡里，虽有罪，且当

在后。”会汉兵日盛，湖阳惶急，未敢杀之，遂得免脱。更始立，欲以宏为将，宏叩头辞曰：“书生不习兵事。”竟得免归，与宗家亲属作营燎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时赤眉贼掠唐子乡，多所残杀，欲前攻宏营，宏遣人持牛酒米谷，劳遗赤眉。赤眉长老先闻宏仁厚，皆称曰：“樊君素善，且今见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难。

世祖即位，拜光禄大夫，位特进，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长罗侯。十三年，封弟丹为射阳侯，兄子寻玄乡侯，族兄忠更父侯。十五年，定封宏寿张侯。

十八年，帝南祠章陵，过湖阳，祠重墓，追爵谥为寿张敬侯，立庙于湖阳。车驾每南巡，常幸其墓，赏赐大会。

宏为人谦柔畏慎，不求苟进。常戒其子曰：“富贵盈溢，未有能终者。吾非不喜荣势也，天道恶满而好谦，前世贵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岂不乐哉！”

每当朝会，辄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时至乃起。帝闻之，常口驺骑临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辄手自书写，毁削草本。公朝访逮，不敢觐对。宗族染其化，未尝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车驾临视，留宿，问其所欲言。宏顿首自陈：“无功享食大国，诚恐子孙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负黄泉，愿还寿张，食小乡亭。”帝悲伤其言，而竟不许。

二十七年，卒。遗口薄葬，一无所用，以为棺槨一臧，不宜复见，如有腐败，伤孝子之心，使与夫人同坟异臧。帝善其令，以书示百官，因曰：“今不顺寿张侯意，无以彰其德。且吾万岁之后，欲以为式。”赙钱千万，布万匹，谥为恭侯，赠以印绶，车驾亲送葬。子儵嗣。帝悼宏不已，复封少子茂为平望侯。

樊氏侯者凡五国。明年，赐儵弟鲭及从昆弟七人合钱五千万。

论曰：昔楚顷襄王问阳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对曰：“假人不德不贵，食人不使不役，亲戚爱之，觐人善之。”若乃樊重之折契止讼，其庶几君子之富乎！

分地以用天道，实廩以崇礼节，取诸理化，则亦可以施于政也。与夫爱而畏者，何殊闲哉！

说苑曰楚王问庄辛之言也。

儵字长鱼，谨约有父风。事后母至孝，及母卒，哀思过礼，毁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黄门朝暮送饘粥。服阕，就侍中丁恭受公羊严氏春秋。建武中，禁网尚阔，诸王既长，各招引宾客，以儵外戚，争遣致之，而儵清静自保，无所交结。及沛王辅事发，贵戚子弟多见收捕，儵以不豫得免。帝崩，儵为复土校尉。永平元年，拜长水校尉，与公卿杂定郊祠礼仪，以讖记正五经异说。北海周泽、琅邪承宫并海内大儒，儵皆以为师友而致之于朝。上言郡国举孝廉，率取年

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宜□郡国简用良俊。又议刑辟宜须秋月，以顺时气。显宗并从之。

二年，以寿张国益东平王，徙封儵燕侯。其后广陵王荆有罪，帝以至亲悼伤之，诏儵与羽林监南阳任隗杂理其狱。事竟，奏请诛荆。引见宣明殿，帝怒曰：“诸卿以我弟故，欲诛之，即我子，卿等敢尔邪！”儵仰而对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是以周公诛弟，季友鸩兄，经传大之。臣等以荆属托母弟，陛下留圣心，加恻隐，故敢请耳。如令陛下子，臣等专诛而已。”帝叹息良久。儵益以此知名。

其后弟鲋为子赏求楚王英女敬乡公主，儵闻而止之，曰：“建武时，吾家并受荣宠，一宗五侯。时特进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贵宠过盛，即为祸患，故不为也。且尔一子，柰何弃之于楚乎？”鲋不从。

十年，儵卒，赙赠甚厚，谥曰哀侯。帝遣小黄门张音问所遗言。先是河南县亡失官钱，典负者坐死及罪徙者甚觶，遂委责于人，以偿其耗。乡部吏司因此为奸，儵常疾之。又野王岁献甘醪、膏□，每辄扰人，吏以为利。儵并欲奏罢之，疾病未及得上。音归，具以闻，帝览之而悲叹，□二郡并令从之。

长子汜嗣，以次子郴、梵为郎。其后楚事发觉，帝追念儵谨恪，又闻其止鲋婚事，故其诸子得不坐焉。

梵字文高，为郎二十余年，三署服其重慎。悉推财物二千余万与孤兄子，官至大鸿臚。

汜卒，子时嗣。时卒，子建嗣。建卒，无子，国绝。永宁元年，邓太后复封建弟盼。盼卒，子尚嗣。

初，儵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侯学”，教授门徒前后三千余人。弟子颍川李修、九江夏勤，皆为三公。勤字伯宗，为京、宛二县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称。安帝时，位至司徒。

准字幼陵，宏之族曾孙也。父瑞，好黄老言，清静少欲。准少励志行，修儒术，以先父产业数百万让孤兄子。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阳，准为郡功曹，召见，帝器之，拜郎中，从车驾还宫，特补尚书郎。邓太后临朝，儒学陵替，准乃上疏曰：

博士议郎，一人开门，徒觶百数。化自圣躬，流及蛮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车且渠来入就学。八方肃清，上下无事。是以议者每称盛时，咸言永平。

今学者盖少，远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丽，忘謇謇之忠，习譏譏之辞。文吏则去法律而学诋欺，锐锥刀之锋，断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窦后性好黄老，而清静之化流景武之闲。臣愚以为宜下明诏，博求幽隐，发扬岩穴，宠进儒雅，有如孝、宫者，征诣公车，以俟圣上讲习之期。

公卿各举明经及旧儒子孙，进其爵位，使纘其业。复召郡国书佐，使读律令。如此，则延颈者日有所见，倾耳者月有所闻。伏愿陛下推述先帝进业之道。“锥刀喻小事也。”

太后深纳其言，是后屡举方正、敦朴、仁贤之士。

准再迁御史中丞。永初之初，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准上疏曰：臣闻传曰：“饥而不损兹曰太，厥灾水。”春秋谷梁传曰：“五谷不登，谓之大侵。大侵之礼，百官备而不制，鬻神祷而不祠。”由是言之，调和阴阳，寔在俭节。朝廷虽劳心元元，事从省约，而在职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远，故诗曰“京师翼翼，四方是则”。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口诸官，实减无事之物，五府调省中都官吏京师作者。如此，则化及四方，人劳省息。

中都官吏，在京师之官吏也。作谓营作者也。

伏见被灾之郡，百姓凋残，恐非赈给所能胜贍，虽有其名，终无其实。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节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扬孰郡，既省转运之费，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虽有西屯之役，宜先东州之急。如遣使者与二千石随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旧土，转尤贫者过所衣食，诚父母之计也。愿以臣言下公卿平议。太后从之，悉以公田赋与贫人。即擢准与议郎吕仓并守光禄大夫，准使冀州，仓使兖州。准到部，开仓禀食，慰安生业，流人咸得苏息。还，拜钜鹿太守。时饥荒之余，人庶流迸，家户且尽，准课督农桑，广施方略，健年闲，谷粟丰贱数十倍。而赵、魏之郊数为羌所钞暴，准外御寇虏，内抚百姓，郡境以安。

五年，转河内太守。时羌复屡入郡界，准辄将兵讨逐，修理坞壁，威名大行。视事三年，以疾征，三转为尚书令，明习故事，遂见任用。元初三年，代周畅为光禄勋。五年，卒于官。

阴识字次伯，南阳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孙修，自齐适楚，为阴大夫，因而氏焉。秦汉之际，始家新野。

及刘伯升起义兵，识时游学长安，闻之，委业而归，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往诣伯升。伯升乃以识为校尉。更始元年，迁偏将军，从攻宛，别降新野、涪阳、杜衍、冠军、*(胡)**[湖]*阳。二年，更始封识阴德侯，行大将军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阴贵人于新野，并征识。识随贵人至，以为骑都尉，更封阴乡侯。二年，以征伐军功增封，识叩头让曰：“天下初定，将帅有功者觴，臣托属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以为关都尉，镇函谷。迁侍中，以母忧辞归。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及显宗立为皇太子，以识守执金吾，辅导东宫。帝每巡郡国，识常留镇守京师，委以禁兵。入虽极言正议

，及与宾客语，未尝及国事。帝敬重之，常指识以口戒贵戚，激厉左右焉。识所用掾史皆简贤者，如虞*(延)**[廷]*、傅宽、薛悝等，多至公卿校尉。

显宗即位，拜为执金吾，位特进。永平二年，卒，赠以本官印绶，谥曰贞侯。子躬嗣。躬卒，子璜嗣。永初七年，为奴所杀，无子，国绝。永宁元年，邓太后以璜弟淑绍封。淑卒，子鲧嗣。

躬弟子纲女为和帝皇后，封纲吴房侯，位特进，三子轶、辅、敞，皆黄门侍郎。

后坐巫蛊事废，纲自杀，辅下狱死，轶、敞徙日南。识弟兴。

兴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为人有膂力。建武二年，为黄门侍郎，守期门仆射，典将武骑，从征伐，平定郡国。兴每从出入，常操持小盖，障翳风雨，躬履涂泥，率先期门。光武所幸之处，辄先入清宫，甚见亲信。虽好施接宾，然门无侠客。与同郡张宗、上谷鲜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犹称所长而达之；友人张汜、杜禽与兴厚善，以为华而少实，但私之以财，终不为言：是以世称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风雨。

九年，迁侍中，赐爵关内侯。帝后召兴，欲封之，置印绶于前，兴固让曰：“臣未有先登陷阵之功，而一家数人并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诚为盈溢。臣蒙陛下、贵人恩泽至厚，富贵已极，不可复加，至诚不愿。”帝嘉兴之让，不夺其志。贵人问其故，兴曰：“贵人不读书记邪？‘亢龙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谦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妇眄睨公主，愚心实不安也。富贵有极，人当知足，夸奢益为观听所讥。”贵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为宗亲求位。十九年，拜驸马，亦辅导皇太子。明年夏，帝风眩疾甚，后以兴领侍中，受顾命于云台广室。会疾瘳，召见兴，欲以代吴汉为大司马。兴叩头流涕，固让曰：“臣不敢惜身，诚亏损圣德，不可苟冒。”至诚发中，感动左右，帝遂听之。洛阳南宫有云台广德殿。

二十三年，卒，时年三十九。兴素与从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兴疾病，帝亲临，问以政事及羈臣能不。兴顿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见议郎席广、谒者阴嵩，并行明深，踰于公卿。”兴没后，帝思其言，遂擢广为光禄勋；嵩为中郎将，监羽林十余年，以谨口见幸。显宗即位，拜长乐驸马，迁执金吾。

永平元年诏曰：“故侍中驸马关内侯兴，典领禁兵，从平天下，当以军功显受封爵，又诸舅比例，应蒙恩泽，兴皆固让，安乎里巷。辅导朕躬，有周昌之直

，在家仁孝，有曾、闵之行，不幸早卒，朕甚伤之。贤者子孙，宜加优异。其以汝南之桐阳封兴子庆为桐阳侯，庆弟博为口强侯。”博弟员、丹并为郎，庆推

田宅财物悉与员、丹。帝以庆义让，擢为黄门侍郎。庆卒，子琴嗣。

建初五年，兴夫人卒，肃宗使五官中郎将持节即墓赐策，追谥兴曰翼侯。琴卒，子万全嗣。万全卒，子桂嗣。兴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后改封为新阳侯。就善谈论，朝臣莫及，然性刚彊，不得觴誉。显宗即位，以就为少府，位特进。就子丰尚酈邑公主。公主娇妒，丰亦狷急。永平二年，遂杀主，被诛，父母当坐，皆自杀，国除。

帝以舅氏故，不极其刑。阴氏侯者凡四人。初，阴氏世奉管仲之祀，谓为“相君”。宣帝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腊日晨炊而醢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

自是已后，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孙必将强大”，至识三世而遂繁昌，故后常以腊日祀醢，而荐黄羊焉。

赞曰：权族好倾，后门多毁。樊氏世笃，阴亦戒侈。恂恂苗胤，传龟袭紫。

后汉书卷三十三 朱冯虞郑周列传 第二十三

朱浮字叔元，沛国萧人也。初从光武为大司马主簿，迁偏将军，从破邯郸。光武遣吴汉诛更始幽州牧苗曾，乃拜浮为大将军幽州牧，守蓟城，遂讨定北边。建武二年，封舞阳侯，食三县。

浮年少有才能，颇欲厉风谡，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属，以为从事，及王莽时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发诸郡仓谷，禀贍其妻子。

渔阳太守彭宠以为天下未定，师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属，以损军实，不从其令。浮性矜急自多，颇有不平，因以峻文诋之；宠亦佞强，兼负其功，嫌怨转积。浮密奏宠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货贿，杀害友人，多聚兵谷，意计难量。宠既积怨，闻*[之]*，遂大怒，而举兵攻浮。浮以书质责之

曰：

盖闻知者顺时而谋，愚者逆理而动，常窃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无贤辅，卒自弃于郑也。

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临人亲职，爱惜仓库，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权时救急，二者皆为国耳。即疑浮相谮，何不诣阙自陈，而为族灭之计乎？朝廷之于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孙之亲。

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岂有身带三绶，职典大邦，

而不顾恩义，生心外畔者乎！伯通与吏人语，何以为颜？行步拜起，何以为容？

坐卧念之，何以为心？引镜窥影，何施眉目？举措建功，何以为人？惜乎弃休令之嘉名，造梟鸱之逆谋，捐传世之庆祚，招破败之重灾，高论尧舜之道，不忍桀纣之性，生为世笑，死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与耿侠游俱起佐命，同被

国恩。侠游谦让，屡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为功高天下。往时辽东有豕，生子白头，异而献之，行至河东，见鬻豕皆白，怀鼻而还。若以子之功论于朝廷，则为辽东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国。六国之时，其势各盛，廓土数千里，胜兵将百万，故能据国相持，多历年世。今天下几里，列郡几城，柰何以区区渔阳而结怨天子？此犹河滨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见其不知量也！

方今天下适定，海内愿安，士无贤不肖，皆乐立名于世。而伯通独中风狂走，自捐盛时，内听骄妇之失计，外信谗邪之谀言，长为鬻后恶法，永为功臣鉴戒，岂不误哉！定海内者无私雠，勿以前事自误，愿留意顾老母幼弟。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雠者所快。

宠得书愈怒，攻浮转急。明年，涿郡太守张丰亦举兵反。

时二郡畔戾，北州忧恐，浮以为天子必自将兵讨之，而但遣游击将军邓隆阴助浮。浮怀惧，以为帝怠于敌，不能救之，乃上疏曰：“昔楚宋列国，俱为诸侯，庄王以宋执其使，遂有投袂之师。魏公子顾朋友之要，触冒强秦之锋。夫楚魏非有分职匡正之大义也，庄王但为争强而发忿，公子以一言而立信耳。今彭宠反畔，张丰逆节，以为陛下必弃捐它事，以时灭之。既历时月，寂寞无音。从围城而不救，放逆虏而不讨，臣诚惑之。昔高祖圣武，天下既定，犹身自征伐，未尝宁居。陛下虽兴大业，海内未集，而独逸豫，不顾北垂，百姓遑遑，无所系心，三河、冀州，曷足以传后哉！今秋稼已孰，复为渔阳所掠。张丰狂悖，奸党日增，连年拒守，吏士疲劳，甲冑生虬虱，弓弩不得口，上下焦心，相望救护，仰希陛下生活之恩。”诏报曰：“往年赤眉跋扈长安，吾策其无谷必东，果来归降。今度此反虏，势无久全，其中必有内相斩者。今军资未充，故须后麦耳。”

浮城中粮尽，人相食。会上谷太守耿况遣骑来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乡，其兵长反遮之，浮恐不得脱，乃下马刺杀其妻，仅以身免，城降于宠。尚书令侯霸奏浮败乱幽州，构成宠罪，徒劳军师，不能死节，罪当伏诛。帝不忍，以浮代贾复为执金吾，徙封父城侯。后丰、宠并自败。

帝以二千石长吏多不胜任，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交易纷扰，百姓不宁。

六年有日食之异，浮因上疏曰：“臣闻日者觐阳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据郡典县，皆为阳为上，为尊为长。若阳上不明，尊长不足，则干动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纪国家之政，鸿范别灾异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征来事者也。陛下哀口海内新离祸毒，保育生人，使得苏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称职，小违理实，辄见斥罢，岂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尧舜之盛，犹加三考，大汉之兴，亦累功嗟，吏皆积久，养老于官，至名子孙，因为氏姓。当时吏职

，何能悉理；论议之徒，岂不諠哗。盖以为天地之功不可仓卒，艰难之业当累日也。而闲者守宰数见换易，迎新相代，疲劳道路。寻其视事日浅，未足昭见其职，既加严切，人不自保，各相顾望，无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骋私怨，苟求长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长吏迫于举劾，惧于刺讥，故争饰诈伪，以希虚誉。斯皆鬲阳骚动，日月失行之应。夫物暴长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坏，如摧长久之业，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时之用也，海内非一旦之功也。愿陛下游意于经年之外，望化于一世之后。天下幸甚。”帝下其议，鬲臣多同于浮，自是牧守易代颇简。

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帝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浮复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约，率礼无违，自宗室诸王、外家后亲，皆奉遵绳墨，无党执之名。至或乘牛车，齐于编人。斯固法令整齐，下无作威者也。求之于事，宜以和平，而灾异犹见者，而岂徒然？天道信诚，不可不察。窃见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专国命，即位以来，不用旧典，信刺举之官，黜鼎辅之任，至于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关三府，罪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为腹心，而使者以从事为耳目，是为尚书之平，决于百石之吏，故鬲下苛刻，各自为能。兼以私情容长，憎爱在职，皆竞张空虚，以要时利，故有罪者心不厌服，无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经盛衰，贻后王也。夫事积久则吏自重。吏安则人自静。传曰：‘五年再闰，天道乃备。’夫以天地之灵，犹五载以成其化，况人道哉！臣浮愚戆，不胜惓惓，愿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

七年，转太仆。浮又以国学既兴，宜广博士之选，乃上书曰：“夫太学者，礼义之宫，教化所由兴也。陛下尊敬先圣，垂意古典，宫室未饰，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学，进立横舍，比日车驾亲临观飧，将以弘时雍之化，显勉进之功也。寻博士之官，为天下宗师，使孔圣之言传而不绝。旧事，策试博士，必广求详选，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举明经，唯贤是登，学者精励，远近同慕。伏闻诏书更试五人，唯取见在洛阳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将有所失。

求之密迹，容或未尽，而四方之学，无所劝乐。凡策试之本，贵得其真，非有期会，不及远方也。又诸所征试，皆私自发遣，非有伤费烦扰于事也。语曰：‘中国失礼，求之于野。’臣浮幸得与讲图讖，故敢越职。”帝然之。

二十年，代窦融为大司空。二十二年，坐卖弄国恩免。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

帝以浮陵轹同列，每衔之，惜其功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单辞告浮事者，显宗大怒，赐浮死。长水校尉樊*(儵)**[儵]*言于帝曰：“唐尧大圣，兆人

获所，尚优游四凶之狱，厌服海内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后殛罚。

浮事虽昭明，而未达人听，宜下廷尉，章着其事。”帝亦悔之。

论曰：吴起与田文论功，文不及者三，朱买臣难公孙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终之田文相魏，公孙宰汉，诚知宰相自有体也。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笱豆之事则有司存。”而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课核三公，

其人或失而其礼稍薄，至有诛斥诘辱之累。任职责过，一至于此，追感贾生之论，不亦笃乎！朱浮讥讽苛察欲速之弊，然矣，焉得长者之言哉！

‘不如子。’吴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田文曰：

‘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吴起默然良久，曰：‘属之于子矣。’田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上也。’吴起方乃自知不如。”武帝时，方筑朔方，公孙弘谏，以为罢弊中国。上使朱买臣难弘，发十策，弘不得一。

以光武帝明察烦刻，故引之。

天子悦，曰：“君安得长者之言而称也！”

冯鲂字孝孙，南阳湖阳人也。其先魏之支别，食菜冯城，因以氏焉。秦灭魏，迁于湖阳，为郡族姓。

王莽末，四方溃畔，鲂乃聚宾客，招豪桀，作营燎，以待所归。是时湖阳大姓虞都尉反城称兵，先与同县申屠季有仇，而杀其兄，谋灭季族。季亡归鲂，鲂将季欲还其营，道逢都尉从弟长卿来，欲执季。鲂叱长卿曰：“我与季虽无素故，士穷相归，要当以死任之，卿为何言？”遂与俱归。季谢曰：“蒙恩得全，死无以为报*(恩)*，有牛马财物，愿悉献之。”鲂作色曰：“吾老亲弱弟皆*[在]*贼城中，今日相与，尚无所顾，何云财物乎？”季鼻不敢复言。鲂自是为县邑所敬信，故能据营自固。

时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拥兵矫称者甚觴，唯鲂自守，兼有方略。光武闻而嘉之，建武三年，征诣行在所，见于云台，拜虞令。为政敢杀伐，以威信称。迁郟令。后车驾西征隗嚣，颍川盗贼轔起，郟贼延曜等觴三千余人，攻围县舍，鲂率吏士七十许人，力战连日，弩矢尽，城陷，鲂乃遁去。帝闻郡国反，即驰赴颍川，鲂诣行在所。帝案行口处，知鲂力战，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当讨击，勿拘州郡。”曜等闻帝至，皆自髡剔，负鈇钺，将其觴请罪。帝且赦之，使鲂转降诸聚落，县中平定，诏乃悉以曜等还鲂诛之。鲂责让以行军法，皆叩头曰：“今日受诛，死无所恨。”鲂曰：“汝知悔过伏罪，今一切相赦，听各反农桑，为令作耳目。”皆称万岁。是时每有盗贼，并为曜等所发，无敢动者，县界清静。

十三年，迁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代赵口为太仆。中元元年，从东封岱宗，行辮尉事。还，代张纯为司空，赐爵关内侯。二年，帝崩，使魴持节起原陵，更封杨邑乡侯，食三百五十户。永平四年，坐考陇西太守邓融，听任奸吏，策免，削爵土。六年，显宗幸鲁，复行辮尉事。七年，代阴嵩为执金吾。魴性矜严公正，在位数进忠言，多见纳用。十四年，诏复爵土。明年，东巡郡国，留魴宿辮南宫。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肃宗许之。其冬为五更，诏魴朝贺，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时年八十六。

子柱嗣，尚显宗女获嘉长公主，少为侍中，以恭肃谦约称，位至将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至羽林中郎将。定卒，无子，国除。

定弟石，袭母公主封获嘉侯，亦为侍中，稍迁辮尉。能取悦当世，为安帝所宠。

帝尝幸其府，留饮十许日，赐驳犀具口、佩刀、紫艾绶、玉玦各一，拜子世为黄门侍郎，世弟二人皆郎中。自永初兵荒，王侯租秩多不充，于是特诏以它县租税足石，令如旧限，岁入谷三万斛，钱四万。迁光禄勋，遂代杨震为太尉。及北乡侯立，迁太傅，与太尉东莱刘喜参录尚书事。顺帝既立，石与喜皆以阿党阎显、江京等策免，复为辮尉。

卒，子代嗣。代卒，弟承嗣，为步兵校尉。

石弟珣，和帝时诏封杨邑侯，亦以石宠，官至城门校尉。卒，子肃嗣，为黄门侍郎。

虞延字子大，陈留东昏人也。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练，遂上升天，占者以为吉。及长，长八尺六寸，要带十围，力能扛鼎。少为户牖亭长。时王莽贵人魏氏宾客放从，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见怨，故位不升。

性敦朴，不拘小节，又无乡曲之誉。王莽末，天下大乱，延常婴甲冑，拥辮亲族，扞御钞盗，赖其全者甚觭。延从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弃于沟中，延闻其号声，哀而收之，养至成人。建武初，仕执金吾府，除细阳令。每至岁时伏腊，辄休遣徒系，各使归家，并感其恩德，应期而还。有囚于家被病，自载诣狱，既至而死，延率掾*(吏)**[史]*，殓于门外，百姓感悦之。

后去官还乡里，太守富宗闻延名，召署功曹。宗性奢靡，车服器物，多不中节。延谏曰：“昔晏婴辅齐，鹿裘不完，季文子相鲁，妾不衣帛，以约失之者鲜矣。”宗不悦，延即辞退。居有顷，宗果以侈从被诛，临当伏刑，鬩涕而叹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谏！”光武闻而奇之。二十年东巡，路过小黄，高帝母昭灵后园陵在焉，时延为部督邮，诏呼引见，问园陵之事。延进止从容，占拜可观，其陵树株罅，皆谳其数，俎豆牺牲，颇晓其礼。帝善之，口延从驾到鲁。还经封丘城门，门下小，不容羽盖，帝怒，使捩侍御史，延因下见引咎，以

为罪在督邮。言辞激扬，有感帝意，乃制诰曰：“以陈留督邮虞延故，贯御史罪。”延从送车驾西尽郡界，赐钱及口带佩刀还郡，于是声名遂振。小黄有祭器笾豆鼎俎之属十四种，庙基尚存焉。二十三年，司徒玉况辟焉。时元正朝贺，帝望而识延，遣小黄门驰问之，即日召拜公车令。明年，迁洛阳令。是时阴氏有客马成者，常为奸盗，延收考之。阴氏屡请，获一书辄加笞二百。信阳侯阴就乃诉帝，谮延多所冤枉。帝乃临御道之馆，亲录囚徒。延陈其狱状可论者在东，无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趋东，延前执之，谓曰：“尔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烧。今考实未竟，宜当尽法！”成大呼称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谓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后数日伏诛。于是外戚敛手，莫敢干法。在县三年，迁南阳太守。

对曰：“社鼠不可熏。人君之左右，亦国之社鼠也。”

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邓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会，而容姿趋步，有出于觴，显宗目之，顾左右曰：“朕之仪貌，岂若此人！”特赐舆马衣服。延以衍虽有容仪而无实行，未尝加礼。帝既异之，乃诏衍令自称南阳功曹诣阙。既到，拜郎中，迁玄武司马。衍在职不服父丧，帝闻之，乃叹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信哉斯言！”衍鼻而退，由是以延为明。

三年，征代赵口为太尉；八年，代范迁为司徒。历位二府，十余年无异政绩。会楚王英谋反，阴氏欲中伤之，使人私以楚谋告延，延以英藩戚至亲，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从事公孙弘，以弘交通楚王而止，并不奏闻。及英事发觉，诏书切让，延遂自杀。家至清贫，子孙不免寒餒。

延从曾孙放，字子仲。少为太尉杨震门徒，及震被谗自杀，顺帝初，放诣阙追讼震罪，由是知名。桓帝时为尚书，以议诛大将军梁冀功封都亭侯，后为司空，坐水灾免。性疾恶宦官，遂为所陷，灵帝初，与长乐少府李膺等俱以党事诛。

郑弘字巨君，会稽山阴人也。从祖吉，宣帝时为西域都护。弘少为乡啬夫，太守第五伦行春，见而深奇之，召署督邮，举孝廉。

中子兖州刺史；少子举孝廉，理剧东部候也。”

弘师同郡河东太守焦贲。楚王英谋反发觉，以疏引贲，贲被收捕，疾病于道亡没，妻子闭系诏狱，掠考连年。诸生故人惧相连及，皆改变名姓，以逃其祸，弘独髡头负铁锁，诣阙上章，为贲讼罪。显宗觉悟，即赦其家属，弘躬送贲丧及妻子还乡里，由是显名。

拜为驸马令，政有仁惠，民称苏息。迁淮*(阴)**[阳]*太守。四迁，建初*[初]*，为尚书令。旧制，尚书郎限满补县长令史丞尉。弘奏以为台职虽尊，而酬赏甚薄，至于开选，多无乐者，请使郎补千石*[令]*，令史为长。帝从其议。

弘前后所陈有补益王政者，皆着之南宫，以为故事。

出为平原相，征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郑觭为大司农。旧交址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峽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在职二年，所息省三亿万计。时岁天下遭旱，边方有警，人食不足，而帑藏殷积。弘又奏宜省贡献，减徭费，以利饥人。

帝顺其议。

元和元年，代邓彪为太尉。时举将第五伦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见，弘曲躬而自卑。帝问知其故，遂听置云母屏风，分隔其闲，由此以为故事。

在位四年，奏尚书张林阿附侍中窦宪，而素行臧秽，又上洛阳令杨光，宪之宾客，在官贪残，并不宜处位。书奏，吏与光故旧，因以告之。光报宪，宪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诘让弘，收上印绶。弘自诣廷尉，诏口出之，因乞骸骨归，未许。病笃，上书陈谢，并言窦宪之短。帝省章，遣医占弘病，比至已卒。临歿悉还赐物，口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殓，以还乡里。

周章字次叔，南阳随人也。初仕郡为功曹。时大将军窦宪免，封冠军侯就国。章从太守行春到冠军，太守犹欲谒之。章进谏曰：“今日公行春，岂可越仪私交。且宪椒房之亲，执倾王室，而退就藩国，祸福难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举止进退，其可轻乎？”太守不听，遂便升车。章前拔佩刀绝马鞅，于是乃止。及宪被诛，公卿以下多以交关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举孝廉，六迁为五官中郎将。延平元年，为光禄勋。

永初元年，代魏霸为太常。其冬，代尹勤为司空。是时中常侍郑觭、蔡伦等皆秉执豫政，章数进直言。初，和帝崩，邓太后以皇子胜有痼疾，不可奉承宗庙，贪殇帝孩抱，养为己子，故立之，以胜为平原王。及殇帝崩，髡臣以胜疾非痼，意咸归之，太后以前既不立，恐后为怨，乃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佑，是为安帝。章以觭心不附，遂密谋闭宫门，诛车骑将军邓鹭兄弟及郑觭、蔡伦，劫尚书，废太后于南宫，封帝为远国王，而立平原王*[胜]*。事觉，*(胜)*策免，章自杀。家无余财，诸子易衣而出，并日而食。

论曰：孔子称“可与立，未可与权”。权也者，反常者也。将从反常之事，必资非常之会，使夫举无违妄，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负图之托，

德乏万夫之望，主无绝天之豊，地有既安之执，而创虑于难图，希功于理绝，不已悖乎！如令君器易以下议，即斗筲必能叨天业，狂夫竖臣亦自奋矣。孟轲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则可，无伊尹之心则篡矣。”于戏，方来之人戒之哉！

赞曰：朱定北州，激成宠尤。鲂用降帑，延感归囚。郑、窦怨偶，代相为仇。周章反道，小智大谋。

后汉书卷三十四 梁统列传 第二十四

子松竦曾孙商玄孙冀

梁统字仲宁，安定乌氏人，晋大夫梁益耳，即其先也。统高祖父子都，自河东迁居北地，子都子桥，以赀千万徙茂陵，至哀、平之末，归安定。

统性刚毅而好法律。初仕州郡。更始二年，召补中郎将，使安集凉州，拜酒泉太守。会更始败，赤眉入长安，统与窦融及诸郡守起兵保境，谋共立帅。初以位次，咸共推统，统固辞曰：“昔陈婴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也。今统内有尊亲，又德薄能寡，诚不足以当之。”遂共推融为河西大将军，更以统为武威太守。为政严猛，威行邻郡。

婴母谓曰：“吾自为汝家妇，闻先故未尝贵，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

婴乃不敢为王。

建武五年，统等各遣使随窦融长史刘钧诣阙奉贡，愿得诣行在所，诏加统宣德将军。八年夏，光武自征隗嚣，统与窦融等将兵会车驾。及嚣败，封统为成义侯，同产兄巡、从弟腾并为关内侯，拜腾酒泉典农都尉，悉遣还河西。十二年，统与融等俱诣京师，以列侯奉朝请，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为郎。

统在朝廷，数陈便宜。以为法令既轻，下奸不胜，宜重刑罚，以遵旧典，乃上疏曰：

臣窃见元哀二帝轻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手杀人者减死一等，自是以后，着为常准，故人轻犯法，吏易杀人。

臣闻立君之道，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政理，爱人以除残为务，政理以去乱为心。刑罚在衷，无取于轻，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杀之诛，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故孔子称“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高帝受命诛暴，平荡天下，约令定律，诚得其宜。文帝宽惠柔克，遭世康平，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它皆率由，无革旧章。武帝值中国隆盛，财力有余，征伐远方，军役数兴，豪桀犯禁，奸吏玩法，故重首匿之科，着知从之律，以破朋党，以惩隐匿。宣帝聪明正直，总御海内，臣下奉宪，无所失坠，因循先典，天下称理。至哀、平继体，而即位日浅，听断尚寡，丞相王嘉轻为穿凿，亏除先帝旧约成律，

数年之闲，百有余事，或不便于理，或不厌民心。谨表其尤害于体者傅奏于左。伏惟陛下包元履德，权时拨乱，功踰文武，德侔高皇，诚不宜因循季末衰微之轨。回神明察，考量得失，宣诏有司，详择其善，定不易之典，施无穷之法，天下幸甚。

事下三公、廷尉，议者以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务，施行日久，岂一朝所厘。统今所定，不宜开可。

统复上言曰：“有司以臣今所言，不可施行。寻臣之所奏，非曰严刑。窃谓高帝以后，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经传，宜比方今事，验之往古，聿遵前典，事无难改，不胜至愿。愿得召见，若对尚书近臣，口陈其要。”帝令尚书问状，统对曰：

闻圣帝明王，制立刑罚，故虽尧舜之盛，犹诛四凶。经曰：“天讨有罪，五刑五庸哉。”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罚不衷，则人无所厝手足。”衷之为言，不轻不重之谓也。春秋之诛，不避亲戚，所以防患救乱，全安觴庶，岂无仁爱之恩，贵绝残贼之路也？

自高祖之兴，至于孝宣，君明臣忠，谟谋深博，犹因循旧章，不轻改革，海内称理，断狱益少。至初元、建平，所减刑罚百有余条，而盗贼浸多，岁以万数。闲者三辅从横，鬲辈并起，至燔烧茂陵，火见未央。其后陇西、北地、西河之贼，越州度郡，万里交结，攻取库兵，劫略吏人，诏书讨捕，连年不获。是时以天下无难，百姓安平，而狂狡之执，犹至于此，皆刑罚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观之，则刑轻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轨，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统愿陛下采择贤臣孔光、师丹等议。

议上，遂寝不报。

后出为九江太守，定封陵乡侯。统在郡亦有治绩，吏人畏爱之。卒于官。子松嗣。

松字伯孙，少为郎，尚光武女舞阴长公主，再迁虎贲中郎将。松博通经书，明习故事，与诸儒修明堂、辟廱、郊祀、封禅礼仪，常与论议，宠幸莫比。光武崩，受遗诏辅政。永平元年，迁太仆。

松数为私书请托郡县，二年，发觉免官，遂怀怨望。四年冬，乃县飞书诽谤，下狱死，国除。

子扈，后以恭怀皇后从兄，永元中，擢为黄门侍郎，历位卿、校尉。温恭谦让，亦敦诗书。永初中，为长乐少府。松弟竦。

竦字叔敬，少习孟氏易，弱冠能教授。后坐兄松事，与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历江、湖，济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沉身，乃作悼骚赋，系玄石而沉之。祖圣道而垂典兮，矚忠孝以为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殒命而后仁。惟贾傅其违指兮，何杨生之欺真。彼皇麟之高举兮，熙太清之悠悠。临岷川以怆恨兮，指丹海以为期。”

显宗后诏听还本郡。竦闭门自养，以经籍为娱，著书数篇，名曰七序。班固见而称曰：“孔子着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梁竦作七序而窃位素餐者鼻。”性好施

，不事产业。长嫂舞阴公主贍给诸梁，亲篋有序，特重敬竦，虽衣食器物，必有加异。竦悉分与亲族，自无所服。

竦生长京师，不乐本土，自负其才，郁郁不得意。尝登高远望，叹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如其不然，闲居可以养志，诗书足以自娱，州郡之职，徒劳人耳。”后辟命交至，并无所就。有三男三女，肃宗纳其二女，皆为贵人。小贵人生和帝，窦皇后养以为子，而竦家私相庆。后诸窦闻之，恐梁氏得志，终为已害，建初八年，遂潜杀二贵人，而陷竦等以恶逆。诏使汉阳太守郑据传考竦罪，死狱中，家属复徙九真。辞语连及舞阴公主，坐徙新城，使者护守。宫省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

永元九年，窦太后崩，松子扈遣从兄口奏记三府，以为汉家旧典，崇贵母氏，而梁贵人亲育圣躬，不蒙尊号，求得申议。太尉张酺引口讯问事理，会后召见，因白口奏记之状。帝感恻良久，曰：“于君意若何？”酺对曰：“春秋之义，母以子贵。汉兴以来，母氏莫不隆显，臣愚以为宜上尊号，追慰圣灵，存录诸舅，以明亲亲。”帝悲泣曰：“非君孰为朕思之！”会贵人姊南阳樊调妻嫫上书自讼曰：“妾同产女弟贵人，前充后宫，蒙先帝厚恩，得见宠幸。皇天授命，诞生圣明。而为窦宪兄弟所见潜诉，使妾父竦冤死牢狱，骸骨不掩。老母孤弟，远徙万里。独妾遗脱，逸伏草野，常恐没命，无由自达。今遭值陛下神圣之运，亲统万机，羈物得所。宪兄弟奸恶，既伏辜诛，海内旷然，各获其宜。妾得苏息，拭目更视，乃敢昧死自陈所天。妾闻太宗即位，薄氏蒙荣；宣帝继统，史族复兴。妾门虽有薄、史之亲，独无外戚余恩，诚自悼伤。妾父既冤，不可复生，母氏年殊七十，及弟棠等，远在绝域，不知死生。愿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归本郡，则施过天地，存歿幸赖。”帝览章感悟，乃下中常侍、掖庭令验问之，嫫辞证明审，遂得引见，具陈其状。乃留嫫止宫中，连月乃出，赏赐衣被钱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闲，累资千万。嫫素有行操，帝益爱之，加号梁夫人；擢樊调为羽林左监。调，光禄大夫宏兄曾孙也。

于是追尊恭怀皇后。其冬，制诏三公、大鸿胪曰：“夫孝莫大于尊尊亲亲，其义一也。诗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朕不敢兴事，览于前世。太宗、中宗，寔有旧典，追命外祖，以笃亲亲。其追封谥皇太后父竦为驩亲愍侯，比灵文、顺成、*[恩成]*侯。魂而有灵，嘉斯宠荣，好爵显服，以慰母心。”

遣中谒者与嫫及扈，备礼西迎竦丧，诣京师改殡，赐东园画棺、玉匣、衣衾，建莹于恭怀皇后陵傍。帝亲临送葬，百官毕会。

育，覆育也。顾，旋视也。复，反复也。腹，怀抱也。极，已也。欲报父母之德，昊天乎，我心无已也。”

征还竦妻子，封子棠为乐平侯，棠弟雍乘氏侯，雍弟翟单父侯，邑各五千户，位皆特进，赏赐第宅奴婢车马兵弩什物以巨万计，宠遇光于当世。诸梁内外以亲属并补郎、谒者。

棠官至大鸿胪，雍少府。棠卒，子安国嗣，延光中为侍中，有罪免官，诸梁为郎吏者皆坐免。

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以外戚拜郎中，迁黄门侍郎。永建元年，袭父封乘氏侯。三年，顺帝选商女及妹入掖庭，迁侍中、屯骑校尉。阳嘉元年，女立为皇后，妹为贵人，加商位特进，更增国土，赐安车驷马，其岁拜执金吾。二年，封子冀为襄邑侯，商让不受。三年，以商为大将军，固称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诣阙受命。明年，夫人阴氏薨，追号开封君，赠印绶。

商自以戚属居大位，每存谦柔，虚己进贤，辟汉阳巨览、上党陈龟为掾属，李固、周举为从事中郎，于是京师翕然，称为良辅，帝委重焉。每有饥馑，辄载租谷于城门，赈与贫餒，不宣己惠。检御门族，未曾以权盛干法。而性慎弱无威断，颇溺于内竖。以小黄门曹节等用事于中，遂遣子冀、不疑与为交友，然宦者忌商宠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张逵、遽政，内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从仆射杜永连谋，共譖商及中常侍曹腾、孟贲，云欲征诸王子，图议废立，请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将军父子我所亲，腾、贲我所爱，必无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逵等知言不用，惧迫，遂出矫诏收缚腾、贲于省中。帝闻震怒，□宦者李歙急呼腾、贲释之，收逵等，悉伏诛。辞所连染及在位大臣，商惧多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义，功在元帅，罪止首恶，故赏不僭溢，刑不淫滥，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窃闻考中常侍张逵等，辞语多所牵及。大狱一起，无辜者觴，死囚久系，纤微成大，非所以顺迎和气，平政成化也。宜早讫竟，以止逮捕之烦。”

帝乃纳之，罪止坐者。

朝廷由是敬惮委任焉。”

六年秋，商病笃，□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无以辅益朝廷，死必耗费帑臧，衣衾饭噲玉匣珠贝之属，何益朽骨。百僚劳扰，纷华道路，祇增尘垢，虽云礼制，亦有权时。方今边境不宁，盗贼未息，岂宜重为国损！

气绝之后，载至顷舍，实时殡敛。敛以时服，皆以故衣，无更裁制。殡已开顷，顷开即葬。祭食如存，无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违我言也。”及薨

，帝亲临丧，诸子欲从其诲，朝廷不听，赐以东园朱寿*(之)*器、银镂、黄肠、玉匣、什物二十八种，钱二百万，布三千匹。皇后钱五百万，布万匹。及葬，赠轻车介士，赐谥忠侯。中宫亲送，帝幸宣阳亭，瞻望车骑。幽居冥冥，靡

所且穷’也。”

子冀嗣。

冀字伯卓。为人鸢肩豺目，洞精矐眇，口吟舌言，裁能书计。少为贵戚，逸游自恣。性嗜酒，能挽满、弹滂、格五、六博、蹴鞠、意钱之戏，又好臂鹰走狗，骋马口鸡。初为黄门侍郎，转侍中，虎贲中郎将，越骑、步兵校尉，执金吾。

鲍宏博经曰：“用十二滂，六滂白，六滂黑。所掷头谓之琼。琼有五采，刻为一画者谓之塞，刻为两画者谓之白，刻为三画者谓之黑，一边不刻者五塞之闲，谓之五塞。”

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职暴恣，多非法，父商所亲客洛阳令吕放，颇与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让冀，冀即遣人于道刺杀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于放之怨仇，请以放弟禹为洛阳令，使捕之，尽灭其宗亲、宾客百余人。

商薨未及葬，顺帝乃拜冀为大将军，弟侍中不疑为河南尹。

及帝崩，冲帝始在襁褓，太后临朝，诏冀与太傅赵峻、太尉李固参录尚书事。冀虽辞不肯当，而侈暴滋甚。

冲帝又崩，冀立质帝。帝少而聪慧，知冀骄横，尝朝謁臣，目冀曰：“此跋扈将军也。”冀闻，深恶之，遂令左右进鸩加口饼，帝即日崩。

复立桓帝，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乔，海内嗟惧，语在李固传。建和元年，益封冀万三千户，增大将军府举高第茂才，官属倍于三公。又封不疑为颍阳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万户。和平元年，重增封冀万户，并前所袭合三万户。

弘农人宰宣素性佞邪，欲取媚于冀，乃上言大将军有周公之功，今既封诸子，则其妻宜为邑君。诏遂封冀妻孙寿为襄城君，兼食阳翟租，岁入五千万，加赐赤绂，比长公主。

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口口，堕马髻，折口步，齟齿笑，以为媚惑。

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駟车，埤帻，狭冠，折上巾，拥身扇，狐尾单衣。

寿性钳忌，能制御冀，冀甚宠惮之。

初，父商献美人友通期于顺帝，通期有微过，帝以归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盗还通期。会商薨，冀行服，于城西私与之居。寿伺冀出，多从仓头，篡取通期归，截发刮面，笞掠之，欲上书告其事。冀大恐，顿首请于寿母，寿亦不得已而止。冀犹复与私通，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寿寻知之，使子胤诛灭友氏。冀虑寿害伯玉，常置复壁中。冀爱监奴秦宫，官至太仓令，得出入寿所。寿见宫，辄屏御者，托以言事，因与私焉。

宫内外兼宠，威权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谒辞之。

冀用寿言，多斥夺诸梁在位者，外以谦让，而实崇孙氏宗亲。冒名而为侍中、卿、校尉、郡守、长吏者十余人，皆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属县富人，被以它罪，闭狱掠拷，使出钱自赎，货物少者至于死徙。扶风人士孙奋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马乘遗之，从贷钱五千万，奋以三千万与之，冀大怒，乃告郡县，认奋母为其守臧婢，云盗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奋兄弟，死于狱中，悉没货财亿七千余万。

其四方调发，岁时贡献，皆先输上第于冀，乘舆乃其次焉。吏人赍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因行道路，发取*(妓)**[伎]*女御者，而使人复乘执横暴，妻略妇女，驱击吏卒，所在怨毒。

冀乃大起第舍，而寿亦对街为宅，殫极土木，互相夸竞。堂寝皆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牖皆有绮簷青琐，图以云气仙灵。台阁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蹬，陵跨水道。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充积臧室。远致汗血名马。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蹊，以像二嶠，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闲。冀寿共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竞路。或连继日夜，以骋娱恣。客到门不得通，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藪，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

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移檄所在，调发生菟，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冀二弟尝私遣人出猎上党，冀闻而捕其宾客，一时杀三十余人，无生还者。冀又起别第于城西，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

元嘉元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会公卿，共议其礼。于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趋，□履上殿，谒赞不名，礼仪比萧何；悉以定陶、*(阳)*成*[阳]*余户增封为四县，比邓禹；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勋。每朝会，与三公绝席。十日一入，平尚书事。宣布天下，为万世法。冀犹以所奏礼薄，意不悦。专擅威柄，凶恣日积，机事大小，莫不谘决之。宫卫近侍，并所亲树，禁省起居，纤微必知。百官迁召，皆先到冀门笺檄谢恩，然后敢诣尚书。下邳人吴树为宛令，之官辞冀，冀宾客布在县界，以情托树。树对曰：“小人奸蠹，比屋可诛。明将军以椒房之重，处上将之位，宜崇贤善，以补朝阙。宛为大都，士之渊藪，自侍坐以来，未闻称一长者，而多托非人，诚非敢闻！”冀嘿然不悦。树到县，遂诛杀冀客为人害者数十人，由是深怨之。树后为荆州刺史，临去辞冀，冀为设酒，因鸩之，树出，死车上。又辽东太守侯猛，初拜不谒，冀托以它事，乃□斩之。

时郎中汝南袁着，年十九，见冀凶纵，不胜其愤，乃诣阙上书曰：“臣闻仲尼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自伤卑贱，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资，而和气未应，贤愚失序者，孰分权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时之运，功成则退，高爵厚宠，鲜不致灾。今大将军位极功成，可为至戒，宜遵悬车之礼，高枕颐神。传曰：‘木实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损权盛，将无以全其身矣。左右闻臣言，将侧目切齿，臣特以童蒙见拔，故敢忘忌讳。昔舜、禹相戒无若丹朱，周公戒成王无如殷王纣，愿除诽谤之罪，以开天下之口。”书得奏御，冀闻而密遣掩捕着。着乃变易姓名，后托病伪死，结蒲为人，市棺殡送。冀廉问知其诈，阴求得，笞杀之，隐蔽其事。学生桂阳刘常，当世名儒，素善于着，冀召补令史以辱之。时太原郝絜、胡武，皆危言高论，与着友善。先是絜等连名奏记三府，荐海内高士，而不诣冀，冀追怒之，又疑为着党，□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记者并杀之，遂诛武家，死者六十余人。

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舆棗奏书冀门。书入，仰药而死，家乃得全。及冀诛，有诏以礼祀着等。冀诸忍忌，皆此类也。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不疑好经书，善待士，冀阴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转为光禄勋。又讽觴人共荐其子胤为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时年十六，容貌甚陋，不胜冠带，道路见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耻兄弟有隙，遂让位归第，与弟蒙闭门自守。冀不欲令与宾客交通，阴使人变服至门，记往来者，南郡太守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过谒不疑，冀讽州郡以它事陷之，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于路。

永兴二年，封不疑子马为颍阴侯，胤子桃为城父侯。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

帝既不平之。延熹元年，太史令陈授因小黄门徐璜，陈灾异日食之变，咎在大将军，冀闻之，讽洛阳*[令]*收考授，死于狱。帝由此发怒。

初，掖庭人邓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适梁纪。梁纪者，冀妻寿之舅也。寿引进猛入掖庭，见幸，为贵人，冀因欲认猛为其女以自固，乃易猛姓为梁。时猛姊郃尊为议郎，冀恐尊沮败宣意，乃结刺客于偃城，刺杀尊，而又欲杀宣。宣家在延熹里，与中常侍袁赦相比。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

赦觉之，鸣鼓会觴以告宣。宣驰入以白帝，帝大怒，遂与中常侍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成谋诛冀。语在宦者传。冀心疑超等，乃使中黄门张恽入省宿，以防其变。具瑗口吏收恽，以辄从外入，欲图不轨。帝因是御前

殿，召诸尚书入，发其事，使尚书令尹勋持节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阁，敛诸符节送省中。使黄门令具瑗将左右厩马、虎贲、羽林、都候口戟士，合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冀第。使光禄勋袁盱

持节收冀大将军印绶，徙封比景都乡侯。冀及妻寿即日皆自杀。悉收子河南尹胤、叔父屯骑校尉让，及亲从卫尉淑、越骑校尉忠、长水校尉戟等，诸梁及孙氏中外宗亲送诏狱，无长少皆弃市。不疑、蒙先卒。其它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唯尹勋、袁盱及廷尉邯邺义在焉。是时事卒从中发，使者交驰，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数日乃定，百姓莫不称庆。

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散其苑囿，以业穷民。录诛冀功者，封尚书令尹勋以下数十人。

论曰：顺帝之世，梁商称为贤辅，岂以其地居亢满，而能以愿谨自终者乎？夫宰相运动枢极，感会天人，中于道则易以兴政，乖于务则难乎御物。商协回天之执，属雕弱之期，而匡朝恤患，未闻上术，憔悴之音，载谣人口。虽舆粟盈门，何救阻饥之口；永言终制，未解尸官之尤。况乃倾侧孽臣，传宠凶嗣，以至破家伤国，而岂徒然哉！

赞曰：河西佐汉，统亦定筭。矐亲幽愤，升高累叹。商恨善柔，冀遂贪乱。

后汉书卷三十五 张曹郑列传 第二十五

张纯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时为大司马骠将军，封富平侯。

父放，为成帝侍中。纯少袭爵土，哀平闲为侍中，王莽时至列卿。遭值篡伪，多亡爵土，纯以敦谨守约，保全前封。

建武初，先来诣阙，故得复国。五年，拜太中大夫，使将颍川突骑安集荆、徐、杨部，督委输，监诸将营。后又将兵屯田南阳，迁五官中郎将。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复国。光武曰：“张纯宿骠十有余年，其勿废，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

纯在朝历世，明习故事。建武初，旧章多阙，每有疑议，辄以访纯，自郊庙婚冠丧纪礼仪，多所正定。帝甚重之，以纯兼虎贲中郎将，数被引见，一日或至数四。

纯以宗庙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与太仆朱浮共奏言：“陛下兴于匹庶，荡涤天下，诛鉏暴乱，兴继祖宗。窃以经义所纪，人事觴心，虽实同创革，而名为中兴，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来，宗庙奉祠高皇帝为受命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武皇帝为世宗，皆如旧制。又立亲庙四世，推南顿君以上尽于舂陵节侯。礼，为人后者则为之子，既事大宗，则降其私亲。今禘祫

高庙，陈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并列，以卑厕尊，不合礼意。设不遭王莽，而国嗣无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继统者，安得复顾私亲，违礼制乎？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孙后祖，不敢私亲，故为父立庙，独髡臣侍祠。臣愚谓宜除今亲庙，以则二帝旧典，愿下有司博采其议。”诏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窦融议：“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亲庙，宣、元皇帝尊为祖、父，可亲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别为南顿君立皇考庙。其祭上至春陵节侯，髡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亲亲之恩。”帝从之。是时宗庙未备，自元帝以上，祭于洛阳高庙，成帝以下，祠于长安高庙，其南顿四世，随所在而祭焉。下又云“宣、元皇帝尊为祖、父”，又曰“自元帝以上祭于洛阳，成帝以下祭于长安”，其义明矣。降其私亲，谓春陵已下不别序昭穆。明年，纯代朱浮为太仆。二十三年，代杜林为大司空。在位慕曹参之喆，务于无为，选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二十六年，诏纯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宜据经典，详为其制。”纯奏曰：“礼，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传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毁庙及未毁庙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汉旧制三年一祫，毁庙主合食高庙，存庙主未尝合祭。元始五年，诸王公列侯庙会，始为禘祭。又前十八年亲幸长安，亦行此礼。礼说三年一闰，天气小备；五年再闰，天气大备。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为言谛，谛定昭穆尊卑之义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故正尊卑之义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谷成熟，物备礼成，故合聚饮食也。斯典之废，于兹八年，谓可如礼施行，以时定义。”帝从之，自是禘、祫遂定。

毁庙主陈于太祖，未毁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注云：“殷，盛也。谓三年祫，五年禘也。”

今纯及司马彪书并云“禘祭”，盖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时南单于及乌桓来降，边境无事，百姓新去兵革，岁仍有年，家给人足。

纯以圣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礼义，既富而教者也。乃案七经讖、明堂图、河闲古辟雍记、孝武太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时议，欲具奏之。未及上，会博士桓荣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纯议同荣，帝乃许之。

三十年，纯奏上宜封禅，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禅，以告成功焉。乐动声仪曰：‘以雅治人，风成于颂。’有周之盛，成康之闲，郊配封禅，皆可见也。书曰‘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紫]*’，则封禅之义也。臣伏见陛下受中兴之命，平海内之乱，修复祖宗，抚存万姓，天下旷然，咸蒙更生，恩德云行，惠泽雨施，黎元安宁，夷狄慕义。诗云：‘受天之祜，四

方来贺。’今摄提之岁，仓龙甲寅，德在东宫。宜及嘉时，遵唐帝之典，继孝武之业，以二月东巡狩，封于岱宗，明中兴，勒功勋，复祖统，报天神，禘梁父，祀地只，传祚子孙，万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东巡岱宗，以纯视御史大夫从，并上元封旧仪及刻石文。三月，薨，谥曰节侯。

前书音义曰：“苍龙，太岁也。”

子奋嗣。

奋字嘏通。父纯，临终口家丞曰：“司空无功于时，猥蒙爵土，身死之物，勿议传国。”奋兄根，少被病，光武诏奋嗣爵，奋称纯遗口，固不肯受。帝以奋违绍，口收下狱，奋惶怖，乃袭封。永平四年，随例归国。

奋少好学，节俭行义，常分损租奉，赡恤宗亲，虽至倾匮，而施与不怠。

十**年，儋耳降附，奋来朝上寿，引见宣平殿，应对合旨，显宗异其才，以为侍祠侯。建初元年，拜左中郎将，转五官中郎将，迁长水校尉。

七年，为将作大匠，章和元年，免。永元元年，复拜城门校尉。四年，迁长乐轡尉。明年，代桓郁为太常。六年，代刘方为司空。时岁灾旱，祈雨不应，乃上表曰：“比年不登，人用饥匮，今复久旱，秋稼未立，阳气垂尽，岁月迫促。夫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政之急务，忧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职过任，夙夜忧惧，章奏不能睦心，愿对中常侍疏奏。”

实时引见，复口陈时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阳狱，录囚徒，收洛阳令陈歆，即大雨三日。

奋在位清白，无它异绩。九年，以病罢。在家上疏曰：“圣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礼乐。五经同归，而礼乐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又曰：‘揖让而化天下者，礼乐之谓也。’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孔子谓子夏曰：‘礼以修外，乐以制内，丘已矣夫！’又曰：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厝其手足。’臣以为汉当制作礼乐，是以先帝圣德，数下诏书，愍伤崩缺，而觴儒不达，议多驳异。臣累世台辅，而大典未定，私窃惟忧，不忘寝食。臣犬马齿尽，诚冀先死见礼乐之定。”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复上疏曰：“汉当改作礼乐，图书着明。

王者化定制礼，功成作乐。谨条礼乐异议三事，愿下有司，以时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禅告成，而礼乐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诏曹驩，

今陛下但奉而成之，犹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为制，诚无所疑。久执谦谦，令大汉之业不以时成，非所以章显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为后世法。”帝虽善之，犹未施行。其冬，复以病罢。明年，卒于家。

子甫嗣，官至津城门候。甫卒，子吉嗣。永初三年，吉卒，无子，国除。

自昭帝封安世，至吉，传国八世，经历篡乱，二百年闲未尝谴黜，封者莫与为比。曹曜字叔通，鲁国薛人也。父充，持庆氏礼，建武中为博士，从巡狩岱宗，定封禅礼，还，受诏议立七郊、三雍、大射、养老礼仪。显宗即位，充上言：“汉再受命，仍有封禅之事，而礼乐崩阙，不可为后嗣法。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大汉*[当]*自制礼，以示百世。”帝问：“制礼乐云何？”充对曰：“河图括地象曰：‘有汉世礼乐文雅出。’尚书璇机铃曰：‘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名予。’”帝善之，下诏曰：“今且改太乐官曰太子乐，歌诗曲操，以俟君子。”拜充侍中。作章句辩难，于是遂有庆氏学。

曜少笃志，有大度，结发传充业，博雅邃通，尤好礼事。常感朝廷制度未备，慕叔孙通为汉礼仪，昼夜研精，沉吟专思，寝则怀抱笔札，行则诵习文书，当其念至，忘所之适。

初举孝廉，再迁圉令，以礼理人，以德化俗。时它郡盗徒五人来入圉界，吏捕得之，陈留太守马严闻而疾恶，风县杀之。曜口吏曰：“夫绝人命者，天亦绝之。噉陶不为盗制死刑，管仲遇盗而升诸公。今承旨而杀之，是逆天心，顺府意也，其罚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愿也。”遂不为杀。严奏曜奕弱，免官归郡，为功曹。

征拜博士。会肃宗欲制定礼乐，元和二年下诏曰：“河图称‘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尚书璇机铃曰：‘述尧理世，平制礼乐，放唐之文。’予末小子，托于数终，曷以纘兴，崇弘祖宗，仁济元元？帝命验曰：‘顺尧考德，题期立象。’且三五步骤，优劣殊轨，况予顽陋，无以克堪，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每见图书，中心慙焉。”曜知帝旨欲有兴作，乃上疏曰：“昔者圣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礼作乐，以着功德。功成作乐，化定制礼，所以救世俗，致祯祥，为万姓获福于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并臻，制作之符，甚于言语。宜定文制，着成汉礼，丕显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为一世大典，非曜所定，不可许。帝知髡僚拘挛，难与图始，朝廷礼宪，宜时刊立，明年复下诏曰：“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鸾凤仍集，麟龙并臻，甘露宵降，嘉谷滋生，赤草之类，纪于史官。朕夙夜祗畏，上无以彰于先功，下无以克称灵物。汉遭秦余，礼坏乐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观省，有知其说者，各尽所能。”曜省诏，乃叹息谓诸生曰：“昔奚斯颂鲁，考甫咏殷。夫人臣依义显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当仁不让，吾何辞哉！”遂复上疏，具陈礼乐之本，制改之意。

拜曜侍中，从驾南巡，既还，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诏召玄武司马班固，问改定礼制之宜。固曰：“京师诸儒，多能说礼，宜广招集，共议得失。”帝曰：

“谚言‘作舍道边，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昔尧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曜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曜既受命，乃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讖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觴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会帝崩，和帝即位，曜乃为作章句，帝遂以新礼二篇冠。擢曜监羽林左骑。永元四年，迁射声校尉。后太尉张酺、尚书张敏等奏曜制汉礼，破乱圣术，宜加刑诛。帝虽寝其奏，而汉礼遂不行。

曜在射声，营舍有停棺不葬者百余所，曜亲自履行，问其意故。吏对曰：“此等多是建武以来绝无后者，不得埋掩。”曜乃怆然，为买空地，悉葬其无主者，设祭以祀之。迁城门校尉、将作大匠。时有疾疫，曜巡行病徒，为致医药，经理饘粥，多蒙济活。

七年，出为河内太守。时春夏大旱，粮谷踊贵。曜到，乃省吏并职，退去奸残，澍雨数降。其秋大孰，百姓给足，流口皆还。后坐上灾害不实免。有顷征，再迁，复为侍中。

曜博物识古，为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义十二篇，演经杂论百二十篇，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

论曰：汉初天下创定，朝制无文，叔孙通颇采经礼，参酌秦法，虽适物观时，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盖多阙矣，是以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怀愤叹息所不能已也。资文、宣之远图明懿*(美)*，而终莫或用，故知自燕而观，有不尽矣。孝章永言前王，明发兴作，专命礼臣，撰定国宪，洋洋乎盛德之事焉。而业绝天筭，议黜异端，斯道竟复坠矣。

夫三王不相袭礼，五帝不相口乐，所以咸、茎异调，中都殊绝。况物运迁回，情数万化，制则不能随其流变，品度未足定其滋章，斯固世主所当损益者也。且乐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谢曦、苏，而制令亟易，修补旧文，独何猜焉？礼云礼云，曷其然哉！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时尚书仆射。玄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筭，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

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灵帝末，党禁解，大将军何进闻而辟之。州郡以进权威，不敢违意，遂迫胁玄，不得已而诣之。进为设几杖，礼待甚优。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一宿逃去。

时年六十，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后将军袁隗表为侍中，以父丧不行。国相孔融深敬于玄，屣履造门。告高密县为玄特立一乡，曰：“昔齐置‘士乡’，越有‘君子军’，皆异贤之意也。郑君好学，实怀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吴公、谒者仆射邓公，皆汉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园公、夏黄公，潜光隐耀，世嘉其高，皆悉称公。然则公者仁德之正号，不必三事大夫也。

今郑君乡宜曰‘郑公乡’。昔东海于公仅有一节，犹或戒乡人侈其门闾，矧乃郑公之德，而无驷牡之路！可广开门衢，令容高车，号为‘通德门’。”

事见国语也。

注云：“君子，王所亲近有志行者。”见国语。

董卓迁都长安，公卿举玄为赵相，道断不至。会黄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谦接以师友之礼。建安元年，自徐州还高密，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玄后尝疾笃，自虑，以书戒子益恩曰：“吾家旧贫，*[不]*为父母髡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获覲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鬻秘书纬术之奥。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假田播殖，以娱朝夕。遇阉尹口执，坐党禁锢，十有四年，而蒙赦令，举贤良方正有道，辟大将军三司府。公车再召，比牒并名，早为宰相。惟彼数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无任于此，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

而黄巾为害，萍浮南北，复归邦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误，案之礼典，便合传家。今我告尔以老，归尔以事，将闲居以安性，覃思以终业。自非拜国君之命，问族亲之忧，展敬坟墓，观省野物，胡尝扶杖出门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尔杀杀一夫，曾无同生相依。其勛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虽无绂冕之绪，颇有让爵之高。自乐以论赞之功，庶不遗后人之羞。末所愤愤者，徒以亡亲坟墓未成，所好髡书率皆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图乎！

家今差多于昔，勤力务时，无恤饥寒。菲饮食，薄衣服，节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识，亦已焉哉！”

时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身长

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竟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时汝南应劭亦归于绍，因自赞曰：“故太山太守应中远，北面称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回、赐之徒不称官阀。”劭有鼻色。

绍乃举玄茂才，表为左中郎将，皆不就。公车征为大司农，给安车一乘，所过长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还家。

五年春，梦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当终，有顷寝疾。时袁绍与曹操相拒于官度，令其子谭遣使逼玄随军。不得已，载病到元城县，疾笃不进，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遗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缣经赴会千余人。

门人相与撰玄荅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干象历，又着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荅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

玄质于辞训，通人颇讥其繁。至于经传洽孰，称为纯儒，齐鲁闲宗之。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东莱王基、清河崔琰著名于世。又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国器，嘏有道德，其余亦多所鉴拔，皆如其言。玄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举为孝廉；及融为黄巾所围，益恩赴难陨身。有遗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论曰：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觴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经训，而长于玄，常以为仲尼之门不能过也。及传授生徒，并专以郑氏家法云。

赞曰：富平之绪，承家载世。伯仁先归，厘我国祭。玄定义乖，曜修礼缺。孔书遂明，汉章中辍。

后汉书卷三十六 郑范陈贾张列传 第二十六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也。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天凤中，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传诂，及校三统历。

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长安，松以兴为长史，令还奉迎迁都。更始诸将皆山东人，咸劝留洛阳。兴说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权政未施，一朝建号，而山西雄桀争诛王莽，开关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

，而思高祖之旧德也。今久不抚之，臣恐百姓离心，盗贼复起矣。春秋书‘齐小白入齐’，不称侯，未朝庙故也。

今议者欲先定赤眉而后入关，是不识其本而争其末，恐国家之守转在函谷，虽卧洛阳，庸得安枕乎？”更始曰：“朕西决矣。”拜兴为谏议大夫，使安集关西及朔方、凉、益三州，还拜凉州刺史。会天水有反者，攻杀郡守，兴坐免。时赤眉入关，东道不通，兴乃西归隗嚣，*[嚣]*虚心礼请，而兴耻为之屈，称疾不起。嚣乡已自饰，常以为西伯复作，乃与诸将议自立为王。兴闻而说嚣曰：“春秋传云：‘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闲者诸将集会，无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将军之听，无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积德之绪，加之以睿圣，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诸侯不谋同会，皆曰‘纣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还兵待时。高祖征伐累年，犹以沛公行师。今令德虽明，世无宗周之祚，威略虽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举未可之事，昭速祸患，无乃不可乎？惟将军察之。”嚣竟不称王。后遂广置职位，以自尊高。兴复止嚣曰：“夫中郎将、太中大夫、使持节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当制也。孔子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于人也。无益于实，有损于名，非尊上之意也。”嚣病之而止。

王曰：“汝未知天命。”乃还师。后闻纣杀比干，囚箕子，乃告诸侯以伐之。故曰待时也。

及嚣遣子恂入侍，将行，兴因恂求归葬父母，嚣不听而徙兴舍，益其秩礼。兴入见嚣曰：“前遭赤眉之乱，以将军僚旧，故敢归身明德。幸蒙覆载之恩，复得全其性命。兴闻事亲之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奉以周旋，弗敢失坠。今为父母未葬，请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亲为饵，无礼甚矣。将军焉用之！”嚣曰：“嚣将不足留故邪？”兴曰：“将军据七郡之地，拥羌胡之觭，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则为专命之使，入必为鼎足之臣。兴，从俗者也，不敢深居屏处，因将军求进，不患不达，因将军求入，何患不亲，此兴之计不逆将军者也。兴业为父母请，不可以已，愿留妻子独归葬，将军又何猜焉？”嚣曰：“幸甚。”促为辨装，遂令与妻子俱东。时建武六年也。

侍御史杜林先与兴同寓陇右，乃荐之曰：“窃见河南郑兴，执义坚固，敦悦诗书，好古博物，见疑不惑，有公孙侨、观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职机密。

昔张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诗人悦喜。惟陛下留听少察，以助万分。”乃征为太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兴因上疏曰：

春秋以天反时为鬻，地反物为妖，人反德为乱，乱则妖鬻生。往年以来，鬻咎连见，意者执事颇有阙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传曰：‘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鬻，于是百官降物，君不举，避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今孟夏，纯干用事，阴气未作，其鬻尤重。夫国无善政，则鬻见日月，变咎之来，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择人处位也。尧知鲧不可用而用之者，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齐桓反政而相管仲，晋文归国而任郤穀者，是不私其私，择人处位也。今公卿大夫多举渔阳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时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则人位谬矣。愿陛下上师唐、虞，下览齐、晋，以成屈己从觴之德，以济觴臣让善之功。

夫日月交会，数应在朔，而顷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时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则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尔以来，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罚。天子贤圣之君，犹慈父之于孝子也，丁宁申戒，欲其反政，故鬻变仍见，此乃国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觴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范之法，博采广谋，纳觴下之策。书奏，多有所纳。

帝尝问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断之，何如？”兴对曰：“臣不为讖。”帝怒曰：“卿之不为讖，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

帝意乃解。兴数言政事，依经守义，文章温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

九年，使监征南、积弩营于津乡，会征南将军岑彭为刺客所杀，兴领其营，遂与大司马吴汉俱击公孙述。述死，诏兴留屯成都。顷之，侍御史举奏兴奉使私买奴婢，坐左转莲勺令。是时丧乱之余，郡县残荒，兴方欲筑城郭，修礼教以化之，会以事免。

兴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长于历数，自杜林、桓谭、韞宏之属，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于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兴去莲勺，后遂不复仕，客授闾乡，三公连辟不肯应，卒于家。子觴。

觴字仲师。年十二，从父受左氏春秋，精力于学，明三统历，作春秋难记条例，兼通易、诗，知名于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阳王荆，因虎贲中郎将梁松以缣帛聘请觴，欲为通义，引籍出入殿中。觴谓松曰：“太子储君，无外交之义，汉有旧防，蕃王不宜私通宾客。”遂辞不受。松复风觴以“长者意，不可逆”。觴曰：“犯禁触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闻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事败，宾客多坐之，唯觴不染于辞。

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经给事中，再迁越骑司马，复留给事中。是时北匈奴遣使求和亲。八年，显宗遣觴持节使匈奴。觴至北庭，虏欲令拜，觴不为屈。单于大怒，围守闭之，不与水火，欲胁服觴。觴拔刀自誓，单于恐而止，乃更发使随觴还京师。朝议复欲遣使报之，觴上疏谏曰：“臣伏闻北单于所以要致汉使者，欲以离南单于之觴，坚三十六国之心也。又当扬汉和亲，夸示邻敌

，令西城欲归化者局促狐疑，怀土之人绝望中国耳。汉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复遣之，虏必自谓得谋，其黜臣驳议者不敢复言。如是，南庭动摇，乌桓有离心矣。南单于久居汉地，具知形势，万分离析，旋为边害。今幸有度辽之觭，扬威北垂，虽勿报荅，不敢为患。”帝不从，复遣觭。觭因上言：“臣前奉使不为匈奴拜，单于恚恨，故遣兵围臣。今复衔命，必见陵折。

臣诚不忍持大汉节对毡裘独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将有损大汉之强。”帝不听，觭不得已，既行，在路连上书固争之。诏切责觭，追还系廷尉，会赦归家。

其后帝见匈奴来者，问觭与单于争礼之状，皆言匈奴中传觭意气壮勇，虽苏武不过。乃复召觭为军司马，使与虎贲中郎将马廖击车师。至敦煌，拜为中郎将，使护西域。会匈奴胁车师，围戊己校尉，觭发兵救之。迁武威太守，谨修边备，虏不敢犯。迁左冯翊，政有名劄。

建初六年，代邓彪为大司农。是时肃宗议复盐铁官，觭谏以为不可。诏数切责，至被奏劾，觭执之不移。帝不从。在位以清正称。其后受诏作春秋删十九篇。八年，卒官。

子安世，亦传家业，为长乐、未央厩令。延光中，安帝废太子为济阴王，安世与太常桓焉、太仆来历等共正议谏争。及顺帝立，安世已卒，追赐钱帛，除子亮为郎。觭曾孙公业，自有传。

范升字辩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岁通论语、孝经，及长，习梁丘易、老子，教授后生。

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为议曹史。时莽频发兵役，征赋繁兴，升乃奏记邑曰：“升闻子以人不闲于其父母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为忠。今觭人咸称朝圣，皆曰公明。盖明者无不见，圣者无不闻。今天下之事，昭昭于日月，震震于雷霆，而朝云不见，公云不闻，则元元焉所呼天？公以为是而不言，则过小矣；

知而从令，则过大矣。二者于公无可以免，宜乎天下归怨于公矣。朝以远者不服为至念，升以近者不悦为重忧。今动与时戾，事与道反，驰骛覆车之辙，探汤败事之后，后出益可怪，晚发愈可惧耳。

方春岁首，而动发远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谷价腾跃，斛至数千，吏人陷于汤火之中，非国家之人也。如此，则胡、貉守关，青、徐之寇在于帷帐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县，免元元之急，不可书传，愿蒙引见，极陈所怀。”

邑虽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称病乞身，邑不听，令乘传使上党。升遂与汉兵会，因留不还。建武二年，光武征诣怀宫，拜议郎，迁博士，上疏让曰：“臣与

博士梁恭、山阳太守吕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并耆艾，经学深明，而臣不以时退，与恭并立，深知羌学，又不能达，夤负二老，无颜于世。诵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开口以为人师，愿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许，然由是重之，数诏引见，每有大议，辄见访问。

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见于云台。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说。”升起对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

遂与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日中乃罢。升退而奏曰：“臣闻主不稽古，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陛下愍学微缺，劳心经蓺，情存博闻，故异端竞进。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黜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比类，亦希置立。京、费已行，次复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令左氏、费氏得置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乖戾分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将恐陛下必有猷倦之听。孔子曰：‘博学约之，弗叛矣夫。’夫学而不约，必叛道也。颜渊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孔子可谓知教，颜渊可谓善学矣。老子曰：‘学道日损。’损犹约也。又曰：‘绝学无忧。’绝末学也。今费、左二学，无有本师，而多反异，先帝前世，有疑于此，故京氏虽立，辄复见废。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

诗书之作，其来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观，至于知命，自鞞反鲁，乃正雅、颂。今陛下草创天下，纪纲未定，虽设学官，无有弟子，诗书不讲，礼乐不修，奏立左、费，非政急务。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传曰：‘闻疑传疑，闻信传信，而尧舜之道存。’愿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专己。天下之事所以异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动，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万事理。’五经之本自孔子始，谨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时难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诏以下博士。

后升为出妻所告，坐系，得出，还乡里。永平中，为聊城令，坐事免，卒于家。

陈元字长孙，苍梧广信人也。父钦，习左氏春秋，事黎阳贾护，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王莽从钦受左氏学，以钦为馱难将军。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锐精覃思，至不与乡里通。以父任为郎。建武初，元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时议欲立左氏传博士，范升奏以为左氏浅末，不宜立。元闻之，乃诣阙上疏曰：

陛下拨乱反正，文武并用，深愍经蓺谬杂，真伪错乱，每临朝日，辄延髡臣讲论圣道。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而公羊、谷梁传闻于后世，故诏立左氏，博询可否，示不专己，尽之髡下也。今论者沉溺所习，翫守旧闻，固执虚言传受之辞，以非亲见实事之道。左氏孤学少与，遂为异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髡听，故伯牙绝弦；至宝不同髡好，故卞和泣血。仲尼圣德，而不容于世，况于竹帛余文，其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

臣元窃见博士范升等所议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违戾凡四十五事。案升为所言，前后相违，皆断口小文，媠黠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纤微，指为大尤，抉瑕擿衅，掩其弘美，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为经，故不置博士，后主所宜因袭。”臣愚以为若先帝所行而后主必行者，则盘庚不当迁于殷，周公不当营洛邑，

陛下不当都山东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髡太子好谷梁，有诏诏太子受公羊，不得受谷梁。孝宣皇帝在人闲时，闻髡太子好谷梁，于是独学之。及即位，为石渠论而谷梁氏兴，至今与公羊并存。此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纯，俭，吾从髡；至于拜下，则违之。夫明者独见，不惑于朱紫，听者独闻，不谬于清浊，故离朱不为巧眩移目，师旷不为新声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战，留思圣蓺，眷顾儒雅，采孔子拜下之义，卒渊圣独见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释先圣之积结，淘汰学者之累惑，使基业垂于万世，后进无复狐疑，则天下幸甚。

臣元愚鄙，尝传师言。如得以褐衣召见，俯伏庭下，诵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辞不合经，事不稽古，退就重诛，虽死之日，生之年也。

书奏，下其议，范升复与元相辩难，凡十余上。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于是诸儒以左氏之立，论议讙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会封病卒，左氏复废。

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时大司农江冯上言，宜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闻师臣者帝，宾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为师，齐桓以夷吾为仲父。孔子曰：‘百官总己听于顷宰。’近则高帝优相国之礼，太宗假宰辅之权。及亡新王莽，遭汉中衰，专操国柄，以偷天下，况己自喻，不信髡臣。夺公辅之任，损宰相之威，以刺举为明，微讦为直。至乃陪仆告其君长，子弟变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无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谋，身为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骄，不患骄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

是以文王有日口之劳，周公执吐握之恭，不闻其崇刺举，务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扰，天下未一，百姓观听，咸张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圣典，袭祖宗之遗德，劳心下士，屈节待贤，诚不宜使有司察公辅之名。”帝从之，宣下其议。

李通罢，元后复辟司徒欧阳歙府，数陈当世便事、郊庙之礼，帝不能用。以病去，年老，卒于家。子坚卿，有文章。

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也。九世祖谊，文帝时为梁王太傅。曾祖父光，为常山太守，宣帝时以吏二千石自洛阳徙焉。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

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谷梁之说。自为儿童，常在太学，不通人闲事。身長八尺二寸，诸儒为之语曰：“问事不休贾长头。”性恺悌，多智思，倜傥有大节。尤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献之。显宗重其书，写藏秘椽。时有神雀集宫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异之，以问临邑侯刘复，复不能对，荐逵博物多识，帝乃召见逵，问之。对曰：“昔武王终父之业，鸞鷖在岐，宣帝威怀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征也。”帝口兰台给笔札，使作神雀颂，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奏之曰：

臣谨摛出左氏三十事尤着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

公羊传曰：“祭仲者何？郑之相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

其知权柰何？宋人执之，谓之曰：‘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从其言，则君必死，国必亡；从其言，则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古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左传，纪季以鄆入于齐，纪侯大去其国。贾逵以为纪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国，乃背兄归讎，书以讥之。公羊传曰：“纪季者何？纪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贤也。何贤乎？服罪也。其服罪柰何？请后五庙以存姑姊妹。”左传，楚平王将杀伍奢，召伍奢子伍尚、伍员曰：“来，吾免而父。”尚谓员曰：“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父不可口，名不可废。”

子胥奔吴，遂以吴师入郢，卒复父讎。公羊传曰：“父受诛，子复讎，推刃之道也。”公羊不许子胥复讎，是不深父也。左传曰：“冬，邾黑肱以滥来奔。贱而书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以地叛，虽贱必书。地以名其人，终为不义，不可灭已。是以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公羊传曰：“冬，黑弓以滥来奔，文何以无邾娄？通滥也。曷*(谓)**[为]*通滥？贤者

子孙宜有地。

贤者孰谓？谓叔术也。何贤乎叔术？让国也。”

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讖合者，先帝不遗刍菑，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建平中，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觴心，故出歆为河内太守。从是攻击左氏，遂为重讎。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谷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讖，故令中道而废。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

且三代异物，损益随时，故先帝博观异家，各有所采。易有施、孟，复立梁丘，尚书欧阳，复有大小夏侯，今三传之异亦犹是也。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讖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讖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所发明，补益实多。“五大不在边，五细不在庭，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是强干弱枝也。又曰：“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史记曰，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深切着明也。”

若以颛顼代黄帝以土德王，即颛顼当为金德，高辛为水德，尧为木德。汉承尧后，自然不得为火德也。

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圣之本，改元正历，垂万世则，是以麟凤百数，嘉瑞杂沓。犹朝夕恪勤，游情六艺，研机综微，靡不审核。若复留意废学，以广圣见，庶几无所遗失矣。

书奏，帝嘉之，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

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赐，以校书例多，特以钱二十万，使颍阳侯马防与之。谓防曰：“贾逵母病，此子无人事于外，屡空则从孤竹之子于首阳山矣。”

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

迁逵为韃士令。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

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以逵为左中郎将。八年，复为侍中，领骑都尉。内备帷幄，兼领秘书近署，甚见信用。

逵荐东莱司马均、陈国汝郁，帝即征之，并蒙优礼。均字少宾，安贫好学，隐居教授，不应辟命。信诚行乎州里，乡人有所计争，辄令祝少宾，不直者终无敢言。位至侍中，以老病乞身，帝赐以大夫禄，归乡里。郁字叔异，性仁孝

，及亲歿，遂隐处山泽。后累迁为鲁相，以德教化，百姓称之，流人归者八九

千户。

逵所着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又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然不修小节，当世以此颇讥焉，故不至大官。

永元十三年卒，时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两子为太子舍人。

论曰：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亦徒有以焉尔。桓谭以不善讖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张霸字伯饶，蜀郡成都人也。年数岁而知孝让，虽出入饮食，自然合礼，乡人号为“张曾子。”七岁通春秋，复欲进余经，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饶为之”，故字曰“饶”焉。

后就长水校尉樊*(儵)**[儵]*受严氏公羊春秋，遂博览五经。诸生孙林、刘固、段着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学焉。

举孝廉光禄主事，稍迁，永元中为会稽太守，表用郡人处士顾奉、公孙松等。

奉后为颍川太守，松为司隶校尉，并有名称。其余有业行者，皆见擢用。

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

初，霸以樊*(儵)**[儵]*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

霸始到越，贼未解，郡界不宁，乃移书开购，明用信赏，贼遂束手归附，不烦士卒之力。童谣曰：“□我戟，捐我矛，盗贼尽，吏皆休。”视事三年，谓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盖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

后征，四迁为侍中。时皇后兄虎贲中郎将邓鹭，当朝贵盛，闻霸名行，欲与为交，霸逡巡不荅，觖人笑其不识时务。后当为五更，会疾卒，年七十。遗□诸子曰：“昔延州使齐，子死羸、博，因坎路侧，遂以葬焉。今蜀道阻远，不宜归莹，可止此葬，足藏发齿而已。务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当畏敬于人，若不善加己，直为受之。”诸子承命，葬于河南梁县，因遂家焉。将作大匠翟酺等与诸儒门人追录本行，谥曰宪文。中子楷。

楷字公超，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门徒常百人。宾客慕之，自父党夙儒，偕造门焉。车马填街，徒从无所止，黄门及贵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过客往来之利。楷疾其如此，辄徙避之。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至县卖药，足给食者，辄还乡里。司隶举茂才，除长陵令，不至官。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之，所居成市，后华阴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连辟，举贤良方正，不就。

汉安元年，顺帝特下诏告河南尹曰：“故长陵令张楷行慕原宪，操拟夷、齐，轻贵乐贱，窜迹幽藪，高志确然，独拔龌俗。前比征命，盘桓未至，将主者翫习于常，优贤不足，使其难进欤？郡时以礼发遣。”楷复告疾不到。

性好道术，能作五里雾。时关西人裴优亦能为三里雾，自以不如楷，从学之，楷避不肯见。桓帝即位，优遂行雾作贼，事觉被考，引楷言从学术，楷坐系廷尉诏狱，积二年，恒讽诵经籍，作尚书注。后以事无验，见原还家。建和三年，下诏安车备礼聘之，辞以笃疾不行。年七十，终于家。子陵。

陵字处冲，官至尚书。元嘉中，岁首朝贺，大将军梁冀带口入省，陵呵叱令出，口羽林、虎贲夺冀口。冀跪谢，陵不应，即劾奏冀，请廷尉论罪，有诏以一岁俸赎，而百僚肃然。

初，冀弟不疑为河南尹，举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谓曰：“昔举君，适所以自罚也。”陵对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误见擢序，今申公宪，以报私恩。”

不疑有愧色。陵弟玄。

玄字处虚，沉深有才略，以时乱不仕。司空张温数以礼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温以车骑将军出征凉州贼边章等，将行，玄自田庐被褐带索，要说温曰：“天下寇贼云起，岂不以黄门常侍无道故乎？闻中贵人公卿已下当出祖道于平乐观，明公总天下威重，握六师之要，若于中坐酒酣，鸣金鼓，整行阵，召军正执有罪者诛之，引兵还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县，报海内之怨毒，然后显用隐逸忠正之士，则边章之徒宛转股掌之上矣。”温闻大震，不能对，良久谓玄曰：“处虚，非不悦子之言，顾吾不能行，如何！”玄乃叹曰：“事行则为福，不行则为贼。今与公长辞矣。”即仰药欲饮之。温前执其手曰：“子忠于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为当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谁今知之！”

玄遂去，隐居鲁阳山中。及董卓秉政，闻之，辟以为掾，举侍御史，不就。卓临之以兵，不得已强起，至轮氏，道病终。赞曰：中世儒门，贾、郑名学。觴驰一介，争礼毡幄。升、元守经，义偏情较，霸贵知止，辞交戚里。公超善术，所舍成市。

后汉书卷三十七 桓荣丁鸿列传 第二十七

桓荣字春卿，沛郡龙亢人也。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事博士九江朱普。贫窶无资，常客佣以自给，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窥家园。至王莽篡位乃归。会朱普卒，荣奔丧九江，负土成坟，因留教授，徒觴数百人。莽败，天下乱。荣抱其经书与弟子逃匿山谷，虽常饥困而讲论不辍，后复客授江淮闲。建武十九年，年六十余，始辟大司徒府。时显宗始立为皇太子，选求明经，乃擢荣弟子豫章何汤为虎贲中郎将，以尚书授太子。世祖从容问汤本师为谁，汤对曰：“事沛国桓荣。”帝即召荣，令说尚书，甚善之。拜为议郎，赐钱十万，入使授太子。

每朝会，辄令荣于公卿前敷奏经书。帝称善，曰：“得生几晚！”会欧阳博士缺，帝欲用荣。荣叩头让曰：“臣经术浅薄，不如同门生郎中彭闳、扬州从事臧弘。”

帝曰：“俞，往，女谐。”因拜荣为博士，引闳、弘为议郎。

荣常言曰：‘此皆何仲弓之力也。’”

子徽，至司徒长史”也。

车驾幸大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籍，辩明经义，每以礼让相馱，不以辞长胜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赏赐。又诏诸生雅吹击磬，尽日乃罢。后荣入会庭中，诏赐奇果，受者皆怀之，荣独举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以是愈见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宫。积五年，荣荐门下生九江胡宪侍讲，乃听得出，旦一入而已。荣尝寝病，太子朝夕遣中傅问病，赐以珍羞、帷帐、奴婢，谓曰：“如有不讳，无忧家室也。”后病愈，复入侍讲。

二十八年，大会百官，诏问谁可傅太子者，髡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执金吾原鹿侯阴识可。博士张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为阴氏乎？为天下乎？

即为阴氏，则阴侯可；为天下，则固宜用天下之贤才。”帝称善，曰：“欲置傅者，以辅太子也。今博士不难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为太子太傅，而以荣为少傅，赐以辎车、乘马。荣大会诸生，陈其车马、印绶，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荣以太子经学成毕，上疏谢曰：“臣幸得侍帷幄，执经连年，而智学浅短，无以补益万分。今皇太子以聪睿之姿，通明经义，观览古今，储君副主莫能专精博学若此者也。斯诚国家福佑，天下幸甚。臣师道已尽，皆在太子，谨使掾臣汜再拜归道。”太子报书曰：“庄以童蒙，学道九载，而典训不明，无所晓识。夫五经广大，圣言幽远，非天下之至精，岂能与于此！

况以不才，敢承诲命。昔之先师谢弟子者有矣，上则通达经旨，分明章句，下则去家慕乡，求谢师门。

今蒙下列，不敢有辞，愿君慎疾加餐，重爱玉体。”

是先师谢弟子。

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见者亲也。’孔子曰：‘弟子识之。’于是门人辞归者十有三”也。

三十年，拜为太常。荣初遭仓卒，与族人桓元卿同饥口，而荣讲诵不息。元卿嗤荣曰：“但自苦气力，何时复施用乎？”荣笑不应。及为太常，元卿叹曰：“我农家子，岂意学之为利乃若是哉！”

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荣为五更。每大射养老礼毕，帝辄引荣及弟子升堂

，执经自为下说。乃封荣为关内侯，食邑五千户。荣每疾病，帝辄遣使者存问，太官、太医相望于道。及笃，上疏谢恩，让还爵土。帝幸其家问起居，入街下车，拥经而前，抚荣垂涕，赐以黝茵、帷帐、刀口、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诸侯将军大夫问疾者，不敢复乘车到门，皆拜默下。

荣卒，帝亲自变服，临丧送葬，赐顷莹于首山之阳。除兄子二人补四百石，都讲生八人补二百石，其余门徒多至公卿。子郁嗣。论曰：张佚讦切阴侯，以取高位，危言犯觴，义动明后，知其直有余也。若夫一言纳赏，志士为之怀耻；受爵不让，风人所以兴歌。而佚廷议戚援，自居全德，意者以廉不足乎？昔乐羊食子，有功见疑；西巴放麀，以罪作傅。盖推仁审伪，本乎其情。君人者能以此察，则真邪几于辨矣。

郁字仲恩，少以父任为郎。敦厚笃学，传父业，以尚书教授，门徒常数百人。荣卒，郁当袭爵，上书让于兄子泛，显宗不许，不得已受封，悉以租入与之。帝以郁先师子，有礼让，甚见亲厚，常居中论经书，问以政事，稍迁侍中。帝自制五家要说章句，令郁校定于宣明殿，以侍中监虎贲中郎将。和帝即位，富于春秋，侍中窦宪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颇涉经学，上疏皇太后曰：“礼记云：‘天下之命，悬于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习。习与智长，则切而不勤；化与心成，则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后，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听朝，四圣维之。是以虑无遗计，举无过事。’孝昭皇帝八岁即位，大臣辅政，亦选名儒韦贤、蔡义、夏侯胜等入授于前，平成圣德。近建初元年，张酺、魏应、召训亦讲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渐教学，而独对左右小臣，未闻典义。昔五更桓荣，亲为帝师，子郁，结发敦尚，继传父业，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给事禁省，更历四世，今白首好礼，经行笃备。又宗正刘方，宗室之表，善为诗经，先帝所矚。宜令郁、方并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

由是迁长乐少府，复入侍讲。顷之，转为侍中奉车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鸿为太常。明年，病卒。郁经授二帝，恩宠甚笃，赏赐前后数百千万，显于当世。门人杨震、朱宠，皆至三公。

初，荣受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郁复删省定成十二万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子普嗣，传爵至曾孙。郁中子焉，能世传其家学。孙鸾、曾孙彬，并知名。焉字叔元，少以父任为郎。明经笃行，有名称。永初元年，入授安帝，三迁为侍中步兵校尉。永宁中，顺帝立为皇太子，以焉为太子少傅，月余，迁太傅，以母忧自乞，听以大夫行丧。踰年，诏使者赐牛酒，夺服，即拜光禄大夫，迁太常。时废皇太子为济阴王，焉与太仆来历、廷尉张鲈谏，不能得，事已

具来历传。

顺帝即位，拜太傅，与太尉朱宠并录尚书事。焉复入授经禁中，因燕见，建言宜引三公、尚书入省事，帝从之。以焉前廷议守正，封阳平侯，固让不受。视事三年，坐辟召禁锢者为吏免。复拜光禄大夫。阳嘉二年，代来历为大鸿胪，数日，迁为太常。永和五年，代王龚为太尉。汉安元年，以日食免。明年，卒于家。

弟子传业者数百人，黄琼、杨赐最为显贵。焉孙典。

典字公雅，复传其家业，以尚书教授颍川，门徒数百人。举孝廉为郎。居无几，会国相王吉以罪被诛，故人亲戚莫敢至者。典独口官收敛归葬，服丧三年，负土成坟，为立祠堂，尽礼而去。

辟司徒袁隗府，举高第，拜侍御史。是时宦官秉权，典执政无所回避。常乘骢马，京师畏惮，为之语曰：“行行且止，避骢马御史。”及黄巾贼起荥阳，典奉使督军。贼破，还，以谕宦官赏不行。在御史七年不调，后出为郎。

灵帝崩，大将军何进秉政，典与同谋议，三迁羽林中郎将。献帝即位，三公奏典前与何进谋诛阉官，功虽不遂，忠义炳着。诏拜家一人为郎，赐钱二十万。从西入关，拜御史中丞，赐爵关内侯。车驾都许，迁光禄勋。建安六年，卒官。

鸾字始春，焉弟子也。少立操行，褊袍糟食，不求盈余。以世浊，州郡多非其人，耻不肯仕。

年四十余，时太守向苗有名黠，乃举鸾孝廉，迁为胶东令。始到官而苗卒，鸾即去职奔丧，终三年然后归，淮汝之闲高其义。后为巴吾、汲二县令，甚有名黠。诸公并荐，复征*(辟)*拜议郎。上陈五事：举贤才，审授用，黜佞幸，省苑囿，息役赋。书奏御，辍内竖，故不省。以病免。中平元年，年七十七，卒于家。子晔。

晔字文林，一名严，尤修志介。姑为司空杨赐夫人。初鸾卒，姑归宁赴哀，将至，止于传舍，整饰从者而后入，晔心非之。及姑劳问，终无所言，号哭而已。赐遣吏奉祠，因县发取祠具，晔拒不受。后每至京师，未尝舍宿杨氏。其贞伎若此。宾客从者，皆祇其志行，一餐不受于人。仕为郡功曹。后举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并辟，皆不应。

初平中，天下乱，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址，越人化其节，至闾里不争讼。为凶人所诬，遂死于合浦狱。

彬字彦林，焉之兄孙也。

父麟，字符凤，早有才惠。桓帝初，为议郎，入侍讲禁中，以直道谏左右，出为许令，病免。会母终，麟不胜丧，未祥而卒，年四十一。所着碑、诔、赞

、说、书凡二十一篇。彬少与蔡邕齐名。初举孝廉，拜尚书郎。时中常侍曹节女驛冯方亦为郎，彬厉志操，与左丞刘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尝与方共酒食之会，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为酒党。事下尚书令刘猛，*[猛]*雅善彬等，不举正其事，节大怒，劾奏猛，以为阿党，请收下诏狱，在朝者为之寒心，猛意气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锢。彬遂以废。光和元年，卒于家，年四十六。诸儒莫不伤之。

所着七说及书凡三篇，蔡邕等共论序其志，金以为彬有过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学优文丽，至通也；仕不苟禄，绝高也；辞隆从宥，絜操也。乃共树碑而颂焉。

刘猛，琅邪人。桓帝时为宗正，直道不容，自免归家。灵帝即位，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辅政，复征用之。

论曰：伏氏自东西京相袭为名儒，以取爵位。中兴而桓氏尤盛，自荣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显乎当世。[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人者，凭誉以显物；为己者，因心以会道。桓荣之累世见宗，岂其为己乎！

丁鸿字孝公，颍川定陵人也。

父緄，字幼春，王莽末守颍阳尉。世祖略地颍阳，颍阳城守不下，緄说其宰，遂与俱降，世祖大喜，厚加赏劳，以緄为偏将军，因从征伐。緄将兵先度河，移檄郡国，攻营略地，下河南、陈留、颍川二十一县。

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乐，诸将皆占丰邑美县，唯緄愿封本乡。或谓緄曰：“人皆欲县，子独求乡，何也？”緄曰：“昔孙叔敖□其子，受封必求硤埭之地，今緄能薄功微，得乡亭厚矣。”帝从之，封定陵新安乡侯，食邑五千户，后徙封陵阳侯。

鸿年十三，从桓荣受欧阳尚书，三年而明章句，善论难，为都讲，遂笃志精锐，布衣荷担，不远千里。

初，緄从世祖征伐，鸿独与弟盛居，怜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緄卒，鸿当袭封，上书让国于盛，不报。既葬，乃挂缋经于頔庐而逃去，留书与盛曰：“鸿贪经书，不顾恩义，弱而随师，生不供养，死不饭含，皇天先祖，并不佑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状，愿辞爵仲公，章寝不报，迫且当袭封。

谨自放□，逐求良医。如遂不瘳，永归沟壑。”鸿初与九江人鲍骏同事桓荣，甚相友善，及鸿亡封，与骏遇于东海，阳狂不识骏。骏乃止而让之曰：“昔伯夷、吴札乱世权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义，不以家事废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绝父不灭之基，可谓智乎？”鸿感悟，垂涕叹息，乃还就国，开门教授。鲍骏亦上书言鸿经学至行，显宗甚贤之。

永平十年诏征，鸿至即召见，说文侯之命篇，赐御衣及绶，禀食公车，与博士同礼。顷之，拜侍中。十三年，兼射声校尉。建初四年，徙封鲁阳乡侯。

肃宗诏鸿与广平王羨及诸儒楼望、成封、桓郁、贾逵等，论定五经同异于北宫白虎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主承制问难，侍中淳于恭奏上，帝亲称制临决。鸿以才高，论难最明，诸儒称之，帝数嗟美焉。时人叹曰：“殿中无双丁孝公。”

数受赏赐，擢徙校书，遂代成封为少府。门下由是益盛，远方至者数千人。彭城刘恺、北海巴茂、九江朱伥皆至公卿。元和三年，徙封马亭乡侯。于门立观，因之以名焉。

续汉书亦同。而此书独作“时人叹”也。

和帝即位，迁太常。永元四年，代袁安为司徒。是时窦太后临政，宪兄弟各口威权。鸿因日食，上封事曰：

臣闻日者阳精，守实不亏，君之象也；月者阴精，盈毁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阴陵阳；月满不亏，下骄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属专权于外，党类强盛，侵夺主执，则日月薄食，故诗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变不空生，各以类应。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可假人。览观往古，近察汉兴，倾危之祸，靡不由之。是以三桓专鲁，田氏口齐，六卿分晋；诸吕握权，统嗣几移；哀、平之末，庙不血食。故虽有周公之亲，而无其德，不得行其执也。

今大将军虽欲口身自约，不敢僭差，然而天下远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谒辞，求通待报，虽奉符玺，受台口，不敢便去，久者至数十日。背王室，向私门，此乃上威损，下权盛也。人道悖于下，效验见于天，虽有隐谋，神照其情，垂象见戒，以告人君。闲者月满先节，过望不亏，此臣骄溢背君，专功独行也。陛下未深觉悟，故天重见戒，诚宜畏惧，以防其祸。诗云：“敬天之怒，不敢戏豫。”若口政责躬，杜渐防萌，则凶妖消灭，害除福凑矣。

夫坏崖破岩之水，源自涓涓；干云蔽日之木，起于猥青。禁微则易，救末者难，人莫不忽于微细，以致其大。恩不忍悔，义不忍割，去事之后，未然之明镜也。

臣愚以为左官外附之臣，依托权门，倾覆谄谀，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诛。闲者大将军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赋敛吏人，遣使贡献。大将军虽云不受，而物不还主，部署之吏无所畏惮，纵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内贪猾，竞为奸吏，小民吁嗟，怨气满腹。臣闻天不可以不刚，不刚则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强，不强则宰牧从横。宜因大变，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书奏十余日，帝以鸿行太尉兼鞞尉，屯南、北宫。于是收窦宪大将军印绶，宪及诸弟皆自杀。

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

帝从之。

六年，鸿薨，赐赠有加常礼。子湛嗣。*[湛]*卒，子浮嗣。浮卒，子夏嗣。

论曰：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太伯以天下而违周，伯夷率絜情以去国，并未始有其让也。故太伯称至德，伯夷称贤人。后世闻其让而慕其风，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诡行生而取与妄矣。至夫邓彪、刘恺，让其弟以取义，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于义不亦薄乎！君子立言，非苟显其理，将以启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独善其身，将以训天下之方动者。言行之所开塞，可无慎哉！原丁鸿之心，主于忠爱乎？何其终悟而从义也！异夫数子类乎徇名者焉。

赞曰：五更待问，应若鸣钟。庭列辎驾，堂修礼容。穆穆帝则，拥经以从。

丁鸿翼翼，让而不饰。高论白虎，深言日食。

后汉书卷三十八 张法滕冯度杨列传 第二十八

张宗字诸君，南阳鲁阳人也。王莽时，为县阳泉乡佐。会莽败，义兵起，宗乃率阳泉民三四百人起兵略地，西至长安，更始以宗为偏将军。宗见更始政乱，因将家属客安邑。

及大司徒邓禹西征，定河东，宗诣禹自归。禹闻宗素多权谋，乃表为偏将军。禹军到枸邑，赤眉大觭且至，禹以枸邑不足守，欲引师进就坚城，而觭人多畏贼追，惮为后拒。禹乃书诸将名于竹口，署其前后，乱着笥中，令各探之。

宗独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张宗岂辞难就逸乎！”禹叹息谓曰：“将军有亲弱在营，柰何不顾？”宗曰：“愚闻一卒毕力，百人不当；万夫致死，可以横行。

宗今拥兵数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败乎！”遂留为后拒。诸营既引兵，宗方勒厉军士，坚垒壁，以死当之。禹到前县，议曰：“以张将军之觭，当百万之师，犹以小雪投沸汤，虽欲戮力，其孰不全也。”乃遣步骑二千人反还迎宗。宗引兵始发，而赤眉卒至，宗与战，却之，乃得归营，于是诸将服其勇。及还到长安，宗夜将锐士入城袭赤眉，中矛贯胛，又转攻诸营保，为流矢所激，皆几至于死。

及邓禹征还，光武以宗为京辅都尉，将突骑与征西大将军冯异共击关中诸营保，破之，迁河南都尉。建武六年，都尉官省，拜太中大夫。八年，颍川桑中盗贼鬲起，宗将兵击定之。后青、冀盗贼屯聚山泽，宗以谒者督诸郡兵讨平之。十六年，琅邪、北海盗贼复起，宗督二郡兵讨之，乃设方略，明购赏，皆悉破散，于是沛、楚、东海、临淮鬲贼惧其威武，相捕斩者数千人，青、徐震栗。后迁琅邪相，其政好严猛，敢杀伐。永平二年，卒于官。

法雄字文强，扶风郿人也，齐襄王法章之后。秦灭齐，子孙不敢称田姓，故以法为氏。宣帝时，徙三辅，世为二千石。雄初仕郡功曹，辟太傅张禹府，举雄高第，除平氏长。善政事，好发擿奸伏，盗贼稀发，吏人畏爱之。

南阳太守鲍得上其理状，迁宛陵令。永初三年，海贼张伯路等三千余人，冠赤帻，服绛衣，自称“将军”，寇滨海九郡，杀二千石令长。初，遣侍御史庞雄督州郡兵击之，伯路等乞降，寻复屯聚。

明年，伯路复与平原刘文河等三百余人称“使者”。攻厌次城，杀长吏，转入高唐，烧官寺，出系囚，渠帅皆称“将军”，共朝谒伯路。伯路冠五梁冠，佩印绶，党觮浸盛。乃遣御史中丞王宗持节发幽、冀诸郡兵，合数万人，乃征雄为青州刺史，与王宗并力讨之。连战破贼，斩首溺死者数百人，余皆奔走，收器械财物甚觮。会赦诏到，贼犹以军甲未解，不敢归降。于是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议，皆以为当遂击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战，危事。勇不可恃，胜不可必。贼若乘船浮海，深入远岛，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罢兵，以慰诱其心，孰必解散，然后图之，可不战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罢兵。

贼闻大喜，乃还所略人。而东莱郡兵独未解甲，贼复惊恐，遁走辽东，止海岛。五年春，乏食，复抄东莱闲，雄率郡兵击破之，贼逃还辽东，辽东人李久等共斩平之，于是州界清静。

雄每行部，录囚徒，察颜色，多得情伪，长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绶去。

在州四年，迁南郡太守，断狱省少，户口益增。郡滨带江沔，又有云梦薮泽，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赏募张捕，反为所害者甚觮。雄乃移书属县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犹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兽不扰，皆由恩信宽泽，仁及飞走。太守虽不德，敢忘斯义。记到，其毁坏檻菹，不得妄捕山林。”是后虎害稍息，人以获安。在郡数岁，岁常丰稔。元初中卒官。

子真，在逸人传。

滕抚字叔辅，北海剧人也。初仕州郡，稍迁为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职，兼领六县。风政修明，流爱于人，在事七年，道不拾遗。

顺帝末，扬、徐盗贼鬲起，盘牙连岁。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乱，屯据历阳，为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冯緄将兵督扬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邓

显讨之。耀、显军败，为贼所杀。又阴陵人徐凤、马勉等复寇郡县，杀略吏人。凤衣绛衣，带黑绶，称“无上将军”，勉皮冠黄衣，带玉印，称“黄帝”，筑营于当涂山中。乃建年号，置百官，遣别帅黄虎攻没合肥。明年，广陵贼张婴等复聚觚数千人反，据广陵。朝廷博求将帅，三公举抚有文武才，拜为九江都尉，与中郎将赵序助冯緄合州郡兵数万人共讨之。又广开赏募，钱、邑各有差。梁太后虑觚屯结，诸将不能制，又议遣太尉李固。未及行，会抚等进击，大破之，斩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级，徐凤遂将余觚攻烧东城县。下邳人谢安应募，率其宗亲设伏击凤，斩之，封安为平乡侯，邑三千户。拜抚中郎将，督扬徐二州事。抚复进击张婴，斩获千余人。赵序坐畏懦不进，诈增首级，征还口市。又历阳贼华孟自称“黑帝”，攻九江，杀郡守。抚乘胜进击，破之，斩孟等三千八百级，虏获七百余，牛马财物不可胜算。于是东南悉平，振旅而还。以抚为左冯翊，除一子为郎。抚所得赏赐，尽分于麾下。性方直，不交权执，宦官怀忿。及论功当封，太尉胡广时录尚书事，承旨奏黜抚，天下怨之。卒于家。

冯緄字鸿卿，巴郡宕渠人也，少学春秋、司马兵法。父焕，安帝时为幽州刺史，疾忌奸恶，数致其罪。时玄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建光元年，怨者乃诈作玺书谴责焕、光，赐以欧刀。又下辽东都尉庞奋使速行刑，奋即斩光收焕。焕欲自杀，緄疑诏文有异，止焕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恶，实无它故，必是凶人妄诈，规肆奸毒。愿以事自上，甘罪无晚。”焕从其言，上书自讼，果诈者所为，征奋抵罪。会焕病死狱中，帝愍之，赐焕、光钱各十万，以子为郎中。緄由是知名。

家富好施，赈赴穷急，为州里所归爱。初举孝廉，七迁为广汉属国都尉，征拜御史中丞。顺帝末，以緄持节督扬州诸郡军事，与中郎将滕抚击破觚贼，迁陇西太守。后鲜卑寇边，以緄为辽东太守，晓喻降集，虏皆弭散。征拜京兆尹，转司隶校尉，所在立威刑。迁廷尉、太常。

时长沙蛮寇益阳，屯聚积久，至延熹五年，觚转盛，而零陵蛮贼复反应之，合二万余人，攻烧城郭，杀伤长吏。又武陵蛮夷悉反，寇掠江陵闲，荆州刺史刘度、南郡太守李肃并奔走荆南，皆没。于是拜緄为车骑将军，将兵十余万讨之，诏策緄曰：“蛮夷猾夏，久不讨摄，各焚都城，蹈籍官人。州郡将吏，死职之臣，相逐奔窜，曾不反顾，可愧言也。将军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师。前代陈汤、冯、傅之徒，以寡击觚，郅支、夜郎、楼兰之戎，头悬都街，鞞、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将军所究览也。今非将军，谁与修复前谿？进赴之宜，权时之策，将军一之，出郊之事，不复内御。已命有司祖于国门。诗不云乎：‘进厥虎臣，阍如虓虎，敷敦淮瀆，仍执丑虏。’将军其勉之！”

宣帝时，以鞞尉持节送大宛诸国客到伊修城。时莎车王万年杀汉使者，子明乃以节告诸国王，发兵五千人击莎车，杀其王，传首诣长安。傅介子，北地人。昭帝时，为平乐监。时楼兰国数反复，霍光白遣介子与士卒，赍金币以赐外国为名，至楼兰，楼兰王与介子饮，乃令壮士二人刺杀之，持首诣阙。

时天下饥馑，帑藏虚尽，每出征伐，常减公卿奉禄，假王侯租赋，前后所遣将帅，宦官辄陷以折耗军资，往往抵罪。缙性烈直，不行贿赂，惧为所中，乃上疏曰：“孰得容奸，伯夷可疑；苟曰无猜，盗跖可信。故乐羊陈功，文侯示以谤书。愿请中常侍一人监军财费。”尚书朱穆奏缙以财自嫌，失大臣之节。有诏勿劾。

缙军至长沙，贼闻，悉诣营道乞降。进击武陵蛮夷，斩首四千余级，受降十余万人，荆州平定。诏书赐钱一亿，固让不受。振旅还京师，推功于从事中郎应奉，荐以为司隶校尉，而上书乞骸骨，朝廷不许。监军使者张敞承宦官旨，奏缙将傅婢二人戎服自随，又辄于江陵刻石纪功，请下吏案理。尚书令黄铄奏议，以为罪无正法，不合致纠。会长沙贼复起，攻桂阳、武陵，缙以军还盗贼复发，策免。

顷之，拜将作大匠，转河南尹。上言“旧典，中官子弟不得为牧人职”，帝不纳。

复为廷尉。时山阳太守单迁以罪系狱，缙考致其死。迁，故车骑将军单超之弟，中官相党，遂共诽章诬缙，坐与司隶校尉李膺、大司农刘佑俱输左校。应奉上疏理缙等，得免。后拜屯骑校尉，复为廷尉，卒于官。

缙弟允，清白有孝行，能理尚书，善推步之术。拜降虏校尉，终于家。

度尚字博平，山阳湖陆人也。家贫，不修学行，不为乡里所推举。积困穷，乃为宦者同郡侯览视田，得为郡上计吏，拜郎中，除上虞长。为政严峻，明于发擿奸非，吏人谓之神明。迁文安令，遇时疾疫，谷贵人饥，尚开仓禀给，营救疾者，百姓蒙其济。时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见尚甚奇之。

延熹五年，长沙、零陵贼合七八千人，自称“将军”，入桂阳、苍梧、南海、交址，交址刺史及苍梧太守望风逃奔，二郡皆没。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讨之，不能克。豫章艾县人六百余人，应募而不得赏直，怨恚，遂反，焚烧长沙郡县，寇益阳，杀县令，觊渐盛。又遣谒者马睦，督荆州刺史刘度击之，军败，睦、度奔走。桓帝诏公卿举任代刘度者，尚书朱穆举尚，自右校令擢为荆州刺史。尚躬率部曲，与同劳逸，广募杂种诸蛮夷，明设购赏，进击，大破之，降者数万人。桂阳宿贼渠帅卜阳、潘鸿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穷追数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获珍宝。而阳、鸿等党觊犹盛，尚欲击之，而士卒骄富，莫有口志。尚计缓之则不战，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阳、潘鸿作贼十

年，习于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进，当须诸郡所发悉至，尔乃并力攻之。申令军中，恣听射猎。兵士喜悦，大小皆相与从禽。尚乃密使所亲客潜焚其营，珍积皆尽。猎者来还，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劳，深自咎责，因曰：“卜阳等财宝足富数世，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觴闻咸愤踊，尚令秣马蓐食，明旦，径赴贼屯。阳、鸿等自以深固，不复设备，吏士乘锐，遂大破平之。

尚出兵三年，鬪寇悉定。七年，封右乡侯，迁桂阳太守。明年，征还京师。时荆州兵朱盖等，征戍役久，财赏不贍，忿恚，复作乱，与桂阳贼胡兰等三千余人复攻桂阳，焚烧郡县，太守任胤口城走，贼觴遂至数万。转攻零陵，太守陈球固守拒之。于是以尚为中郎将，将幽、冀、黎阳、乌桓步骑二万六千人救球，又与长沙太守抗徐等发诸郡兵，并执讨击，大破之，斩兰等首三千五百级，余贼走苍梧。诏赐尚钱百万，余人各有差。

时抗徐与尚俱为名将，数有功。徐字伯徐，丹阳人，乡邦称其胆智。初试守宣城长，悉移深林远藪椎髻鸟语之人置于县下，由是境内无复盗贼。后为中郎将宗资别部司马，击太山贼公孙举等，破平之，斩首三千余级，封乌程东乡侯五百户。迁太山都尉，寇盗望风奔亡。及在长沙，宿贼皆平。卒于官。

桓帝下诏追增封徐五百户，并前千户。

复以尚为荆州刺史。尚见胡兰余党南走苍梧，惧为己负，乃伪上言苍梧贼入荆州界，于是征交址刺史张盘下廷尉。辞状未正，会赦见原。盘不肯出狱，方更牢持械节，狱吏谓盘曰：“天恩旷然而君不出，*(何)**[可]*乎？”盘因自列曰：

“前长沙贼胡兰作难荆州，余党散入交址。盘身婴甲冑，涉危履险，讨击凶患，斩殄渠帅，余尽鸟窜冒遁，还奔荆州。刺史度尚惧盘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见诬。盘备位方伯，为国爪牙，而为尚所枉，受罪牢狱。夫事有虚实，法有是非。盘实不辜，赦无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耻，生为恶吏，死为敝鬼。乞传尚诣廷尉，面对曲直，足明真伪。

尚不征者，盘埋骨牢槛，终不虚出，望尘受枉。”廷尉以其状上，诏书征尚到廷尉，辞穷受罪，以先有功得原。盘字子石，丹阳人，以清白称，终于庐江太守。

尚后为辽东太守，数月，鲜卑率兵攻尚，与战，破之，戎狄惮畏。年五十，延熹九年，卒于官。

杨璇字机平，会稽乌伤人也。高祖父茂，本河东人，从光武征伐，为威寇将军，封乌伤新阳乡侯。建武中就国，传封三世，有罪国除，因而家焉。父扶，交址刺史，有理能名。兄乔，为尚书，容仪伟丽，数上言政事，桓帝爱其才螭

，诏妻以公主，乔固辞不听，遂闭口不食，七日而死。

璇初举孝廉，稍迁，灵帝时为零陵太守。是时苍梧、桂阳猾贼相聚，攻郡县，贼觮多而璇力弱，吏人忧恐。璇乃特制马车数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车上，系布索于马尾，又为兵车，专彀弓弩，克*(共)**[期]*会战。乃令马车居前，顺风鼓灰，贼不得视，因以火烧布，[布]然马惊，奔突贼阵，因使后车弓弩乱发，钲鼓鸣震。髡盗波骇破散，追逐伤斩无数，梟其渠帅，郡境以清。荆州刺史赵凯，诬奏璇实非身破贼，而妄有其功。璇与相章奏，凯有党助，遂槛车征璇。防禁严密，无由自讼，乃噬臂出血，书衣为章，具陈破贼形勢，及言凯所诬状，潜令亲属诣阙通之。诏书原璇，拜议郎，凯反受诬人之罪。

璇三迁为勃海太守，所在有异政，以事免。后尚书令张温特表荐之，征拜尚书仆射。以病乞骸骨，卒于家。

论曰：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口横，缘隙而生，剽人盗邑者不阙时月，假署皇王者盖以十数。或托验神道，或矫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长，未有闻焉，犹至垒盈四郊，奔命首尾。若夫数将者，并宣力勤虑，以劳定功，而景风之赏未甄，肤受之言互及。以此而推，政道难乎以免。

左传曰“余必使尔罢于奔命”也。赞曰：张宗裨禹，敢殿后拒。江、淮、海、岱，虔刘寇阻。其谁清之？

雄、尚、緄、抚。璇能用譎，亦云振旅。

后汉书卷三十九 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 第二十九

孔子曰：“夫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子路曰：

“伤哉贫也！生无以养，死无以葬。”子曰：“啜菽饮水，孝也。”夫钟鼓非乐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养不可废。存器而忘本，乐之遁也；调器以和声，乐之成也。崇养以伤行，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禄，养之大也。故言能大养，则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义养，则仲由之菽，甘于东邻之牲。夫患水菽之薄，干禄以求养者，是以耻禄亲也。

存诚以尽行，孝积而禄厚者，此能以义养也。

中兴，庐江毛义少节，家贫，以孝行称。南阳人张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适至，以义守令，义奉檄而入，喜动颜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贱之，自恨来，固辞而去。及义母死，去官行服。数辟公府，为县令，进退必以礼。

后举贤良，公车征，遂不至。张奉叹曰：“贤者固不可测。往日之喜，乃为亲屈也。斯盖所谓‘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者也。”建初中，章帝下诏矚宠义，赐谷千斛，常以八月长吏问起居，加赐羊酒。寿终于家。

安帝时，汝南薛包孟尝，好学笃行，丧母，以至孝闻。及父娶后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号泣，不能去，至被欧杖。不得已，庐于舍外，旦入而洒扫，父

怒，又逐之。乃庐于里门，昏晨不废。积岁余，父母鼻而还之。后行六年服，丧过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财异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财。奴婢引其老者，曰：“与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庐取其荒顿者，曰：“吾少时所理，意所恋也。”器物取朽败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数破其产，辄复赈给。建光中，公车特征，至，拜侍中。包性恬虚，称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诏赐告归，加礼如毛义。年八十余，以寿终。

若二子者，推至诚以为行，行信于心而感于人，以成名受禄致礼，斯可谓能以孝养也。若夫江革、刘般数公者之义行，犹斯志也。撰其行事着于篇。

刘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本名旷，显宗后改为平。王莽时为郡吏，守菑丘长，政教大行。其后每属县有剧贼，辄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称其能。

更始时，天下乱，平弟仲为贼所杀。其后贼复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难。仲遗腹女始一岁，平抱仲女而口其子。母欲还取之，平不听，曰：“力不能两活，仲不可以绝类。”遂去不顾，与母俱匿野泽中。平朝出求食，逢饿贼，将亨*[之]*，平叩头曰：“今旦为老母求菜，老母待旷为命，愿得先归，食母异，还就死。”

因涕泣。贼见其至诚，哀而遣之。平还，既食母讫，因白曰：“属与贼期，义不可欺。”遂还诣贼。觴皆大惊，相谓曰：“常闻烈士，乃今见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于是得全。

建武初，平狄将军庞萌反于彭城，攻败郡守孙萌。平时复为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创，困顿不知所为，号泣请曰：“愿以身代府君。”贼乃敛兵止，曰：

“此义士也，勿杀。”遂解去。萌伤甚气绝，有顷苏，渴求饮。平倾其创血以饮之。后数日萌竟死，平乃裹创，扶送萌丧，至其本县。

后举孝廉，拜济阴郡丞，太守刘育甚重之，任以郡职，上书荐平。会平遭父丧去官。服阕，拜全椒长，政有恩惠，百姓怀感，人或增贖就赋，或减年从役。刺史、太守行部，狱无系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问，唯班诏书而去。

后以病免。

显宗初，尚书仆射钟离意上书荐平及琅邪王望、东莱王扶曰：“臣窃见琅邪王望、楚国刘旷、东莱王扶，皆年七十，执性恬淡，所居之处，邑里化之，修身行义，应在朝次。臣诚不足知人，窃慕推士进贤之义。”书奏，有诏征平等，特赐办装钱。至皆拜议郎，并数引见。平再迁侍中，永平三年，拜宗正，数荐达名士承宫、郇恁等。在位八年，以老病上疏乞骸骨，卒于家。

王望字慈卿，客授会稽，自议郎迁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时州郡灾旱，百姓

穷荒，望行部，道见饥者，裸行草食，五百余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给其*(廩)**[稟]*粮，为作褐衣。事毕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请，章示百官，详议其罪。时公卿皆以为望之专命，法有常条。钟离意独曰：“昔华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禀君命，□平二国，春秋之义，以为美谈。今望怀义忘罪，当仁不让，若绳之以法，忽其本情，将乖圣朝爱育之旨。”帝嘉意议，赦而不罪。

大其平乎己也。何大其平乎己？庄王围宋，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于是使司马子反乘堙而窥宋城，宋华元亦乘堙而出见之。子反曰：‘子之国何如？’华元曰：‘惫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诺。吾军有七日之粮尔。

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揖而去之，反于庄王。庄王怒曰：‘吾使子往视之，子曷为告之！’子反曰：‘以区区之宋，犹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无乎？是以告之。’王曰：‘诺。’引师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

王扶字子元，掖人也。少修节行，客居琅邪不其县，所止聚落化其德。

国相张宗谒请，不应，欲强致之，遂杖策归乡里。连请，固病不起。太傅邓禹辟，不至。后拜议郎，会见，恂恂似不能言。然性沉正，不可干以非义，当世高之。永平中，临邑侯刘复着汉德颂，盛称扶为名臣云。

赵孝字长平，沛国蘄人也。父普，王莽时为田禾将军，任孝为郎。每告归，常白衣步担。尝从长安还，欲止邮亭。亭长先时闻孝当过，以有长者客，扫洒待之。

孝既至，不自名，长不肯内，因问曰：“闻田禾将军子当从长安来，何时至乎？”孝曰：“寻到矣。”于是遂去。及天下乱，人相食。孝弟礼为饿贼所得，孝闻之，即自缚诣贼，曰：“礼久饿羸瘦，不如孝肥饱。”贼大惊，并放之，谓曰：“可且归，更持米糒来。”孝求不能得，复往报贼，愿就亨。觖异之，遂不害。乡党服其义。州郡辟召，进退必以礼。举孝廉，不应。

永平中，辟太尉府，显宗素闻其行，诏拜谏议大夫，迁侍中，又迁长乐讞尉。复征弟礼为御史中丞。礼亦恭谦行己，类于孝。帝嘉其兄弟笃行，欲宠异之，诏礼十日一就讞尉府，太官送供具，令共相对尽欢。数年，礼卒，帝令孝从官属送丧归葬。后岁余，复以讞尉赐告归，卒于家。孝无子，拜礼两子为郎。时汝南有王琳巨尉者，年十余岁丧父母。因遭大乱，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独守冢庐，号泣不绝。弟季，出遇赤眉，将为所哺，琳自缚，请先季死，贼乡而放遣，由是显名乡邑。后辟司徒府，荐士而退。

琅邪魏谭少闲者，时亦为饥寇所获，等辈数十人皆束缚，以次当亨。贼见谭似谨厚，独令主□，暮辄执缚。贼有夷长公，特哀念谭，密解其缚，语曰：“汝

曹皆应就食，急从此去。”对曰：“谭为诸君口，恒得遗余，余人皆茹草菜，不如食我。”长公义之，相晓赦遣，并得俱免。谭永平中为主家令。

又齐国儿萌子明、梁郡车成子威二人，兄弟并见执于赤眉，将食之，萌、成叩头，乞以身代，贼亦哀而两释焉。

淳于恭字孟孙，北海淳于人也。善说老子，清静不慕荣名。家有山田果树，人或侵盗，辄助为收采。又见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盗去乃起，里落化之。

王莽末，岁饥兵起，恭兄崇将为盗所亨，恭请代，得俱免。后崇卒，恭养孤幼，教诲学问，有不如法，辄反用杖自捶，以感悟之，儿孺而改过。初遭贼寇，百姓莫事农桑。恭常独力田耕，乡人止之曰：“时方淆乱，死生未分，何空自苦为？”

恭曰：“纵我不得，它人何伤。”垦耨不辍。后州郡连召，不应，遂幽居养志，潜于山泽。举动周旋，必由礼度。建武中，郡举孝廉，司空辟，皆不应，客隐琅邪黔陬山，遂数十年。

建初元年，肃宗下诏美恭素行，告郡赐帛二十匹，遣诣公车，除为议郎。引见极日，访以政事，迁侍中骑都尉，礼待甚优。其所荐名贤，无不征用。进对陈政，皆本道德，帝与之言，未尝不称善。五年，病笃，使者数存问，卒于官。诏书矐叹，赐谷千斛，刻石表闾。除子孝为太子舍人。

江革字次翁，齐国临淄人也。少失父，独与母居。遭天下乱，盗贼并起，革负母逃难，备经阻险，常采拾以为养。数遇贼，或劫欲将去，革辄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辞气愿款，有足感动人者。贼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于难。革转客下邳，穷贫裸跣，行佣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给。建武末年，与母归乡里。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太守尝备礼召，革以母老不应。及母终，至性殆灭，尝寝伏垆庐，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释服，因请以为吏。

永平初，举孝廉为郎，补楚太仆。月余，自劾去。楚王英驰遣官属追之，遂不肯还。复使中傅赠送，辞不受。后数应三公命，辄去。

建初初，太尉牟融举贤良方正，再迁司空长史。肃宗甚崇礼之，迁五官中郎将。

每朝会，帝常使虎贲扶侍，及进拜，恒目礼焉。时有疾不会，辄太官送醪膳，恩宠有殊。于是京师贵戚驸马廖、侍中窦宪慕其行，各奉书致礼，革无所报受。帝闻而益善之。后上书乞骸骨，转拜谏议大夫，赐告归，因谢病称笃。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诏齐相曰：“谏议大夫江革，前以病归，今起居何

如？

夫孝，百行之冠，觴善之始也。国家每惟志士，未尝不及革。县以见谷千斛赐‘巨孝’，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致羊酒，以终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称，行于天下。及卒，诏复赐谷千斛。

刘般字伯兴，宣帝之玄孙也。宣帝封子嚣于楚，是为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纡，纡生般。自嚣至般，积累仁义，世有名节，而纡尤慈笃。早失母，同产弟原乡侯平尚幼，纡亲自鞠养，常与共卧起饮食。及成人，未尝离左右。平病卒，纡哭泣欧血，数月亦歿。初，纡袭王封，因值王莽篡位，废为庶人，因家于彭城。

般数岁而孤，独与母居。王莽败，天下乱，太夫人闻更始即位，乃将般俱奔长安。会更始败，复与般转侧兵革中，西行上陇，遂流至武威。般虽尚少，而笃志修行，讲诵不怠。其母及诸舅，以为身寄绝域，死生未必，不宜苦精若此，数以晓般，般犹不改其业。

建武八年，隗嚣败，河西始通，般即将家属东至洛阳，修经学于师门。明年，光武下诏，封般为菑丘侯，奉孝王祀，使就国。后以国属楚王，徙封杼秋侯。

十九年，行幸沛，诏问郡中诸侯行能。太守荐言般束修至行，为诸侯师。

帝闻而嘉之，乃赐般绶，钱百万，缿二百匹。二十年，复与车驾会沛，因从还洛阳，赐谷什物，留为侍祠侯。

永平元年，以国属沛，徙封居巢侯，复随诸侯就国。数年，扬州刺史观恂荐般在国口无择言，行无怨恶，宜蒙旌显。显宗嘉之。十年，征般行执金吾事，从至南阳，还为朝侯。明年，兼屯骑校尉。时五校官显职闲，而府寺宽敞，舆服光丽，伎巧毕给，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每行幸郡国，般常将长水胡骑从。

帝曾欲置常平仓，公卿议者多以为便。般对以“常平仓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是时下令禁民二业，又以郡国牛疫，通使区种增耕，而吏下检结，多失其实，百姓患之。般上言：“郡国以官禁二业，至有田者不得渔捕。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民资渔采以助口实，且以冬春闲月，不妨农事。夫渔猎之利，为田除害，有助谷食，无关二业也。又郡国以牛疫、水旱，垦田多减，故诏区种，增进顷亩，以为民也。而吏举度田，欲令多前，至于不种之处，亦通为租。可申刺史、二千石，务令实核，其有增加，皆使与夺田同罪。”帝悉从之。

肃宗即位，以为长乐少府。建初二年，迁宗正。般妻卒，厚加赠，及赐顷莹地于显节陵下。般在位数言政事。其收恤九族，行义尤着，时人称之。年六十，建初三年卒。子宪嗣。宪卒，子重嗣。宪兄恺。

愷字伯豫，以当袭般爵，让与弟宪，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请绝愷国，肃宗美其义，特优假之，愷犹不出。积十余岁，至永元十年，有司复奏之，侍中贾逵因上书曰：“孔子称‘能以礼让为国，于从政乎何有’。窃见居巢侯刘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谦逊絜清，让封弟宪，潜身远谿。有司不原乐善之心，而绳以循常之法，惧非长克让之风，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阳侯韦玄成，近有陵阳侯丁鸿、郾侯邓彪，并以高行絜身辞爵，未闻贬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节，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圣朝尚德之美。”和帝纳之，下诏曰：“故居巢侯刘般嗣子愷，当袭般爵，而称父遗意，致国弟宪，遁亡七年，所守弥笃。盖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听宪嗣爵。

遭事之宜，后不得以为比。”乃征愷，拜为郎，稍迁侍中。

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风行。迁步兵校尉。十三年，迁宗正，免。复拜侍中，迁长水校尉。永初元年，代周章为太常。愷性笃古，贵处士，每有征举，必先岩穴。论议引正，辞气高雅。*(永初)*六年，代张敏为司空。元初二年，代夏勤为司徒。

旧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丧，由是内外觴职并废丧礼。元初中，邓太后诏长吏以下不为亲行服者，不得典城选举。时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诏下公卿，议者以为不便。愷独议曰：“诏书所以为制服之科者，盖崇化厉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师，职在辩章百姓，宣美风俗，尤宜尊重典礼，以身先之。而议者不寻其端，至于牧守则云不宜，是犹浊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太后从之。时征西校尉任尚以奸利被征抵罪。尚曾副大将军邓鹭，鹭党护之，而太尉马英、司空李合承望鹭旨，不复先请，即独解尚臧鞶，愷不肯与议。后尚书案其事，二府并受谴咎，朝廷以此称之。

视事五岁，永宁元年，称病上书致仕，有诏优许焉，加赐钱三十万，以千石禄归养，河南尹常以岁八月致羊酒。时安帝始亲政事，朝廷多称愷之德，帝乃遣问起居，厚加赏赐。会马英策罢，尚书陈忠上疏荐愷曰：“臣闻三公上则台阶，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职，协和阴阳，调训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风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职，未议其人。臣窃差次诸卿，考合觴议，咸称太常朱伥、少府荀迁。臣父宠，前忝司空，伥、迁并为掾属，具知其能。伥能说经书而用心褊狭，迁严毅刚直而薄于艺文。伏见前司徒刘愷，沉重渊懿，道德博备，克让爵土，致祚弱弟，躬浮云之志，兼浩然之气，频历二司，举动得礼。以疾致仕，侧身里巷，处约思纯，进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内归怀。往者孔光、师丹，近世邓彪、张酺，皆去宰相，复序上司。诚宜简练卓异，以馱觴望。”书奏，诏引愷拜太尉。安帝初，清河相叔孙光

坐臧抵罪，遂增锢二世，衅及其子。是时居延都尉范邠复犯臧罪，诏下三公、廷尉议。司徒杨震、司空陈驥、廷尉张皓议依光比。愷独以为“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所以进人于善也。尚书曰：‘上刑挟轻，下刑挟重。’如今使臧吏禁锢子孙，以轻从重，惧及善人，非先王详刑之意也”。有诏：“太尉议是。”

视事三年，以疾乞骸骨，久乃许之，下河南尹礼秩如前。岁余，卒于家。诏使者护丧事，赐东园秘器，钱五十万，布千匹。

少子茂，字叔盛，亦好礼让，历位出纳，桓帝时为司空。会司隶校尉李膺等抵罪，而南阳太守成□、太原太守刘□下狱当死，茂与太尉陈蕃、司徒刘矩共上书讼之。帝不悦，有司承旨劾奏三公，茂遂坐免。建宁中，复为太中大夫，卒于官。

周盘字坚伯，汝南安成人，征士燮之宗也。祖父业，建武初为天水太守。

盘少游京师，学古文尚书、洪范五行、左氏传，好礼有行，非典谟不言，诸儒宗之。居贫养母，俭薄不充。尝诵诗至汝坟之卒章，慨然而叹，乃解韦带，就孝廉之举。和帝初，拜谒者，除任城长，迁阳夏、重合令，频历三城，皆有惠政。后思母，□官还乡里。及母歿，哀至几于毁灭，服终，遂庐于頔侧。

教授门徒常千人。

言鲂鱼劳则尾赤，君子劳苦则颜色变。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犹触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饥寒之忧，为此禄仕。”

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征，盘语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嗇神养和，不以荣利滑其生术。吾亲以没矣，从物何为？”遂不应。建光元年，年七十三，岁朝会集诸生，讲论终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梦见先师东里先生，与我讲于阴堂之奥。”既而长叹：“岂吾齿之尽乎！若命终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殓足以周棺，敛形悬封，濯衣幅巾。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云不忘圣道。”其月望日，无病忽终，学者以为知命焉。

高士传曰：“尧舜各以天下让支父，支父曰：‘予适有劳忧之病，方且疗之，未暇理天下也。’”庄子作“支伯”。

盘同郡蔡顺，字君仲，亦以至孝称。顺少孤，养母。尝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顺不还，乃噬其指，顺即心动，□薪驰归，跪问其故。母曰：“有急客来，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寿终。未及得葬，里中灾，火将逼其舍，顺抱伏棺柩，号哭叫天，火遂越烧它室，顺独得免。太守韩崇召为东合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后，每有雷震，顺辄圜頔泣，曰：“顺在此。”崇闻之，每雷辄为差车马到墓所。后太守鲍觭举孝廉，顺不能远离坟墓，遂不就。年八十，终于家。赵咨字文楚，东郡燕人也。父畅，为博士。咨少孤，有孝行

，州郡召举孝廉，并不就。

延熹元年，大司农陈奇举咨至孝有道，仍迁博士。灵帝初，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为宦者所诛，咨乃谢病去。太尉杨赐特辟，使饰巾出入，请与讲议。

举高第，累迁敦煌太守。以病免还，躬率子孙耕农为养。

盗尝夜往劫之，咨恐母惊惧，乃先至门迎盗，因请为设食，谢曰：“老母八十，疾病须养，居贫，朝夕无储，乞少置衣粮。”妻子物余，一无所请。盗皆鼻叹，跪而辞曰：“所犯无状，干暴贤者。”言毕奔出，咨追以物与之，不及。由此益知名。征拜议郎，辞疾不到，诏书切让，州郡以礼发遣，前后再三，不得已应召。

复拜东海相。之官，道经荥阳，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谒候，咨不为留。暠送至亭次，望尘不及，谓主簿曰：“赵君名重，今过界不见，必为天下笑！”即口印绶，追至东海。谒咨毕，辞归家。其为时人所贵若此。

咨在官清简，计日受奉，豪党畏其俭节。视事三年，以疾自乞，征拜议郎。抗疾京师，将终，告其故吏朱只、萧建等，使薄敛素棺，籍以黄壤，欲令速朽，早归后土，不听子孙改之。乃遗书口子胤曰：“夫含气之伦，有生必终，盖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数。是以通人达士，鉴兹性命，以存亡为晦明，死生为朝夕，故其生也不为娱，亡也不知戚。夫亡者，元气去体，贞魂游散，反素复始，归于无端。既已消仆，还合粪土。土为口物，岂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调其燥湿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见形之毁，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造，自黄帝始。爰自陶唐，逮于虞、夏，犹尚简朴，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复重以墙翬之饰，表以旌铭之仪，招复含敛之礼，殓葬宅兆之期，棺槨周重之制，衣衾称袭之数，其事烦而害实，品物碎而难备。然而秩爵异级，贵贱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至于战国，渐至颓陵，法度衰毁，上下僭杂。终使晋侯请隧，秦伯殉葬，陈大夫设参门之木，宋司马造石槨之奢。爰暨暴秦，违道废德，灭三代之制，兴淫邪之法，国货糜于三泉，人力单于酈墓，玩好穷于粪土，伎巧费于窆窆。自生民以来，厚终之敝，未有若此者。虽有仲尼重明周礼，墨子勉以古道，犹不能御也。是以华夏之士，争相陵尚，违礼之本，事礼之末，务礼之华，口礼之实，单家竭财，以相营赴。废事生而营终亡，替所养而为厚葬，岂云圣人制礼之意乎？记曰：‘丧虽有礼，哀为主矣。’又曰：‘丧与其易也宁戚。’今则不然，并棺合槨，以为孝悋，丰费重襚，以昭恻隐，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岂有匹配之会，守常之所乎？圣主明王，其犹若斯，况于品庶，礼所不及。古人时同即会，时乖则别，动静应礼，临事合宜。王孙裸葬，墨夷露骸，皆达于性理，贵

于速变。梁伯鸾父没，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彼数子岂薄至亲之恩，亡忠孝之道邪？况我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内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为咎。果必行之，勿生疑异。恐尔等目馱所见，耳讳所议，必欲改殡，以乖吾志，故远采古圣，近揆行事，以悟尔心。但欲制坎，令容棺藏，棺归即葬，平地无坟。勿卜时日，葬无设奠，勿留墓侧，无起封树。于戏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复有言矣！”朱只、萧建送丧到家，子胤不忍父体与土并合，欲更改殡，只、建譬以顾命，于是奉行，时称咨明达。十九称。大敛，天子百称，上公九十称，侯伯七十称，大夫五十称，士三十称。

衣单复具曰称。

既下，从足脱其囊，以身亲土。”遂裸葬。见前书。

赞曰：公子、长平，临寇让生。淳于仁悌，“巨孝”以名。居巢好读，遂承家禄。

伯豫逡巡，方谿孤竹。文楚薄终，丧朽惟速。周能感亲，嗇神养福。

后汉书卷四十上 班彪列传 第三十上

自东都主人以下分为下卷

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也。祖况，成帝时为越骑校尉。父稚，哀帝时为广平太守。

彪性沉重好古。年二十余，更始败，三辅大乱。时隗嚣拥觴天水，彪乃避难从之。嚣问彪曰：“往者周亡，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数世然后定。意者从横之事复起于今乎？将承运迭兴，在于一人也？愿生试论之。”对曰：“周之废兴，与汉殊异。昔周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从横之事，孰数然也。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故王氏口朝，因窃号位。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闲，中外搔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方今雄桀带州域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而百姓讴吟，思仰汉德，已可知矣。”嚣曰：“生言周、汉之孰可也；至于但见愚人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家复兴，簠矣。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羈之，时人复知汉乎？”

彪既疾嚣言，又伤时方艰，乃着王命论，以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嚣终不寤，遂避河西。河西大将军窦融以为从事，深敬待之，接以师友之道。彪乃为融画策事汉，总西河以拒隗嚣。

及融征还京师，光武问曰：“所上章奏，谁与参之？”融对曰：“皆从事班彪所为。”帝雅闻彪才，因召入见，举司隶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后数应三公之命，辄去。

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闲。武帝时，司马迁着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其略论曰：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梲杙，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闲，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梲杙之事遂闾，而左氏、国语独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箝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此为薄五经也。

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列不经。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着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彪复辟司徒玉况府。时东宫初建，诸王国并开，而官属未备，师保多阙。彪上言曰：

孔子称“性相近，习相远也”。贾谊以为“习与善人居，不能无为善，犹生长于齐，不能无齐言也。习与恶人居，不能无*[为]*恶，犹生长于楚，不能无楚言也”。是以圣人审所与居，而戒慎所习。昔成王之为孺子，出则周公、邵公、太*(公)*史佚，入则大颠、闾夭、南宫括、散宜生，左右前后，礼无违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旷然太平。是以春秋“爱子教以义方，不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诗云：“诒厥孙谋，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谋遗子孙也。汉兴，太宗使口错导太子以法术，贾谊教梁王以诗书。及至中宗，亦令刘向、王曜、萧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学保训东宫以下，莫不崇简其人，就成德

器。今皇太子诸王，虽结发学问，修习礼乐，而傅相未值贤才，官属多阙旧典。宜博选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为太子太傅，东宫及诸王国，备置官属。又旧制，太子食汤沐十县，设周辔交戟，五日一朝，因坐东箱，省视膳食，其非朝日，使仆、中允旦旦请问而已，明不媿黷，广其敬也。

书奏，帝纳之。

后察司徒廉为望都长，吏民爱之。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所着赋、论、书、记、奏事合九篇。

二子：固，超。超别有传。

论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倾侧危乱之闲，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仕不急进，贞不违人，敷文华以纬国典，守贱薄而无闷容。彼将以世运未弘，非所谓贱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笃也！

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觴，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将军以周、邵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灵之号，昔在周公，今也将军，诗书所载，未有三此者也。传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豫在视听之末，私以蝼蚁，窃观国政，

诚美将军拥千载之任，躋先圣之踪，体弘懿之姿，据高明之執，博贯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简心，求善无馱，采择狂夫之言，不逆负薪之议。窃见幕府新开，广延髡俊，四方之士，颠倒衣裳。将军宜详唐、殷之举，察伊、臧之荐，令远近无偏，幽隐必达，期于总览贤才，收集明智，为国得人，以宁本朝。则将军养志和神，优游庙堂，光名宣于当世，遗烈着于无穷。

窃见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从心，行不踰矩，盖清庙之光晖，当世之俊彦也。京兆祭酒晋冯，结发修身，白首无违，好古乐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时俗所莫及。扶风掾李育，经明行着，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阶。京兆、扶风二郡更请，徒以家贫，数辞病去。温故知新，论议通明，廉清修絜，行能纯备，虽前世名儒，国家所器，韦、平、孔、翟，无以加焉。

宜令考续，以参万事。京兆督邮郭基，孝行着于州里，经学称于师门，政务之绩，有绝异之效。如得及明时，秉事下僚，进有羽翮奋翔之用，退有口梁一介之死。凉州从事王雍，躬卞严之节，文之以术藝，凉州冠盖，未有宜先雍者也。古者周公一举则三方怨，曰“奚为而后己”。宜及府开，以慰远方。弘农功曹史殷肃，达学洽闻，才能绝伦，诵诗三百，奉使专对。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绝才，德隆当世，如蒙征纳，以辅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为叹也。昔卞和

献宝，以离断趾，灵均纳忠，终于沉身，而和氏之璧，千载垂光，屈子之篇，万世归善。愿将军隆照微之明，信日口之听，少屈威神，咨嗟下问，令尘埃之中，永无荆山、汨罗之恨。

“显，光也。”言桓梁可参多士，助祭于清庙为光辉也。尔雅曰：“髦，俊也。”

美士为彦。

苍纳之。

父彪卒，归乡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讖事，下狱死。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

固以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自为郎后，遂见亲近。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

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其辞曰：

有西都宾问于东都主人曰：“盖闻皇汉之初经营也，尝有意乎都河洛矣。

辍而弗康，寔用西迁，作我上都。主人闻其故而鬻其制乎？”主人曰：“未也。愿宾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汉京。”宾曰：“唯唯。”

于是上即日西都关中，此为辍而弗康也。辍，止也。康，安也。

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寔曰长安。左据函谷、二嶠之阻，表以*(泰)**[太]*华、终南之山。右界驩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下之奥区焉。是故横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龙兴，秦以虎视。及至大汉受命而都之也，仰寤东井之精，俯协河图之灵，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应，以发皇明，乃眷西顾，寔惟作京。

于是晞秦领，瞰北阜，挟酆霸，据龙首。图皇基于亿载，度宏规而大起，肇自高而终平，世增饰以崇丽，历十二之延祚，故穷奢而极侈。建金城其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傍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乡曲豪俊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觴，骋骛乎其中。洪，大也。

尚书雍州“厥田上上”。防御谓关禁也。杨雄卫尉箴曰：“设置山险，尽为防御。”

奥，深也。言秦地险固，为天下深奥之区域。

高诱注云：“四方上下为六合。”周礼曰：“方千里曰王畿。”三成谓周、秦、汉并都之也。留侯，张良也。苍颉篇曰：“演者引也。”

诗云：“乃眷西顾。”每门有大路，故曰三条。郑玄注周礼云“天子城十二门，通十二子”也。

“长安九市，其六在道西，三在道东。”隧，列肆道也。郑玄注礼记曰：“廛，市物邸舍也。”

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黻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与乎州郡之豪桀，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封畿之内，厥土千里，遑萃诸夏，兼其所有。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穹谷，陆海珍藏，蓝田美玉，商、洛缘其隈，鄂、杜滨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曰近蜀。其阴则冠以九峻，陪以甘泉，乃有灵宫起乎其中。秦、汉之所极观，渊、云之所颂叹，于是乎存焉。下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堤封五万，疆场绮分，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雷成云，五谷垂颖，桑麻敷棗。东郊则有通沟大漕，溃渭洞河，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西郊则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缭以周墙，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神池灵沼，往往而在。

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枝之鸟，踰槊口，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三万里。

“选”或为“徙”，义亦通。

隈，山曲也。滨犹近也。鄂、杜，二县名，近南山之足。尔雅云：“麓，山足也。”棗，茂盛也，音芬。

“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与淮、泗会。”

武帝时，李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又黄支国自三万里贡生犀。条支国

临西海，有大鸟，卵如瓮。条支与安息接，武帝时，安息国发使来献之。又曰：

“窰口山高二千五百里。”并见前书。

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放*(泰)**[太]*、紫之圆方。树中天之华阙，丰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应龙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栋桴而高骧。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饰珰，发五色之渥采，光燭朗以景彰。于是左*(口)**[覩]*右平，重轩三阶，闺房周通，门闥洞开，列钟虞于中庭，立金人于端闱，仍增崖而衡闕，临峻路而启扉。

徇以离殿别寝，承以崇台闲櫺，焕若列星，紫宫是环。清凉宣温，神仙长年，金华玉堂，白虎麒麟，区宇若兹，不可殫论。增盘业峨，登降照烂，殊形诡制，每各异观，乘茵步辇，唯所息宴。后宫则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欢增成，安处常宁，颯若椒风，披香发越，兰林蕙草，鸳鸾飞翔之列。昭阳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裹以藻绣，络以纶连，随侯明月，错落其闲，金缸衔璧，是为列钱，翡翠火齐，流耀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于是玄墀扣切，玉阶彤庭，篔簹采致，琳懔青荧，珊瑚碧树，周阿而生。红罗飒纚，绮组缤纷，精曜华烛，俯仰如神。

后宫之号，十有四位，窈窕繁华，更盛迭贵，处乎斯列者，盖以百数。

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萧曹魏邴，谋谟乎其上也。佐命则垂统，辅翼则成化，流大汉之恺悌，荡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扬乐和之声，作画一之歌，功德着于祖宗，膏泽洽于黎庶。又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淳海故老，名儒师傅，讲论乎六艺，稽合乎同异。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大雅宏达，于兹为髡，元元本本，周见洽闻，启发篇章，校理秘文。周以钩陈之位，鞞以严更之署，总礼官之甲科，髡百郡之廉孝。虎贲赍衣，阉尹闾寺，陛戟百重，各有攸司。周庐千列，徼道绮错。

攀路经营，修涂飞阁。自未央而连桂宫，北弥明光而戢长乐，陵澄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外属，设璧门之凤阙，上栝棱而栖金雀。内则别风之嶕峣，眇丽巧而竦擢，张千门而立万户，顺阴阳以开阖。尔乃正殿崔巍，层构厥高，临乎未央，经骀荡而出馭娑，洞杳诣与天梁，上反宇以盖戴，激日景而纳光。神明郁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跻，轶云雨于太半，虹霓回带于棼楣，虽轻迅与僿狡，犹愕眙而不敢阶。攀井干而未半，目眴转而意迷，舍棖槛而却倚，若颠坠而复稽，魂怳怳以失度，巡回涂而下低。既惩惧于登望，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以萦纡，又杳窱而不见阳。排飞闥而上出，若游目于天表，似无依*(之)**[而]*洋洋。前唐中而后太液，揽沧海之汤汤，扬波涛于碣石，激神岳之蔘蔘，滥瀛洲与方壶，蓬莱起乎中央。于是灵草冬荣，神木丛生，岩峻崔嵬，金石峥嵘。抗

仙掌*(与)**[以]*承露，擢双立之金茎，轶埃壘之混浊，鲜颢气之清英。骋文成之不诞，驰五利之所刑，庶松乔之髑类，时游从乎斯庭，实列仙之攸馆，匪吾人之所宁。

史记天官书曰：“环之匡轸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是太微方而紫宫圆也。

椽，椽也。翼，屋之四阿也。荷，负也。骧，举也。尔雅曰：“栋谓之桴。”音浮。

燭音艳。

言阶级勒覩然，音七则反。王逸楚辞注曰：“轩，楼板也。”周礼夏后氏“世室九阶”，郑玄注云“南面三阶，三面各二”也。尔雅曰：“宫中之门谓之闾，小者谓之闾。”廕以悬钟也。史记：“秦始皇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销以为金人十二，置宫中。”端闾，宫正门也。三辅黄图曰：“秦宫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

仍，因也。衡，横也。阂，门限。茵，褥也。驾人曰鞶。

前书曰：“班婕妤居增成舍。”桓谭新论曰：“董贤女弟为昭仪，居舍号曰椒风。”

汉宫阁名长安有披香殿、鸳鸯殿、飞翔殿。余未详。

“随侯行见大蛇伤，以药傅之。后蛇衔珠以报之，因曰随侯珠。”说文曰：“釭，鞞铁也。”音江，又音工。谓以黄金为釭，其中衔璧，纳之于*(璧)**[璧]*带，为行列历历如钱也。前书曰：“昭阳殿璧带，往往为黄金釭，函蓝田玉璧，明珠翠羽饰之。”异物志曰：“翠鸟形如燕，赤而雄曰翡，青而雌曰翠，其羽可以饰帟帐。”韵集曰：“火齐，珠也。”战国策曰：“应侯谓秦王曰‘梁有县黎’。”左传曰：“晋荀息请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言悬黎、垂棘之玉，并夜有光辉也。

统，业也。礼记曰：“保者慎其身以辅翼之。”恺，乐也。悌，易也。杨雄长杨赋曰：“今朝廷出恺悌，行简易。”王驥四子讲德论曰：“秦之处位任政者，并施毒螫。”前书曰：“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而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又曰：“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有声。”是时黜陟有序，觐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海内兴于礼让也。

淳音之纯反。六藝谓诗、书、礼、乐、易、春秋也。稽，考也。前书，甘露中诏诸儒讲五经同异，令萧望之平奏其议。

“建章宫，其东则凤阙，*(门)*高二十余丈，其南有璧门之属。”说文曰“栝棱，殿堂上最高之处也。”栝音孤，棱音力登反。其上栖金雀焉。三辅故事曰

“建章宫阙上有铜凤皇”，即金雀也。

嵯峨，高也。嵯音焦，峨音尧。前书曰，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合谓之阴，开谓之阳。易曰：“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干。”

“门户上横梁也。”方言曰：“僂，轻也。”音匹妙反。郑玄注礼记曰：“狡，疾也。”字书曰：“愕，惊也。”音五各反。字林曰：“眙，惊貌也。”音丑吏反。

苍颉篇曰：“眙，视不明也。”音眩。棖檻，楼上栏楯也。棖音零。稽，留也。

“窈窕，深也。”“杳”与“窈”通。窈音它鸟反。阳，明也。既创前之登望，乃下巡于复道，宫宇深邃，又不见明者。

“涛，大波也。”碣石，海畔山也。说文曰：“濫，泛也。”列子曰：“海中有神山，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又曰：“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

尔乃盛娱游之壮观，奋大武乎上囿，因兹以威戎夸狄，耀威而讲事。命荆州使起鸟，诏梁野而驱兽，毛鬣内阍，飞羽上覆，接翼侧足，集禁林而屯聚。

水衡虞人，理其营表，种别鬣分，部曲有署。罟罔连紘，笼山络野，列卒周潜，星罗云布。于是乘*(釜)*舆备法驾，帅鬣臣，披飞廉，入苑门。

遂绕酆镐，历上兰，六师发胄，百兽骇殫，震震爚爚，雷奔电激，草木涂地，山渊反复，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尔乃期门饮飞，列刃钻鏃，要踪追踪，鸟惊触丝，兽骇值锋，机不口掎，弦不再控，矢无单杀，中必叠双，飏飏纷纷，矰缴相缠，风毛雨血，洒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厉，疇狄失木，豺狼摄窜。尔乃移师趋险，并蹈潜秽，穷虎奔突，狂兕触韦。许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僂狡，覘猛噬，脱角挫脰，徒搏独杀。挟师豹，拖熊螭，顿犀牦，曳豪罟，超迴壑，越峻崖，韦巉岩，钜石墮，松口仆，丛林摧，草木无余，禽兽殄夷。于是天子乃登属玉之馆，历长杨之榭，览山川之体势，观三军之杀获，原野萧条，目极四裔，禽相镇厌，兽相枕藉。然后收禽会觴，论功赐胙，陈轻骑以行鱼，腾酒车而斟酌，割鲜野食，举燧命爵。

飧赐毕，劳逸齐，大辂鸣鸾，容与口回，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

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崖，茂树荫蔚，芳草被堤，兰蕙发色，晔晔猗猗，若摘锦布绣，烛耀乎其陂。玄鹤白鹭，黄鹄鸨鸪，鸬鹚鸂鶒，鳧鹭鸿雁，朝发河海，夕宿江汉，沉浮往来，云集雾散。于是后宫乘輶路，登龙舟，张凤盖，建华旗，祛黼帷，镜清流，靡微风，澹淡浮。棹女讴，鼓吹震，声激越，警厉天，鸟翮翔，鱼窥渊。招白闲，下双鹄，揄文竿，出比目。

抚鸿幢，御矰缴，方舟并骛，俛仰极乐。遂风举云摇，浮游普览，前乘秦领

，后越九峻，东薄河华，西涉岐雍，宫馆所历，百有余区，行所朝夕，储不改供。礼上下而接山川，究休佑之所用，采游童之欢谣，第从臣之嘉颂。于斯之时，都都相望，邑邑相属，国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业，士食旧德之名氏，农服先畴之畎亩，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规矩，粲乎隐隐，各得其所。

拗犹抑也，音于六反。言且抑六师之怒而少停也。

纺罽缴，弋鳧鴈，岁万头，以供宗庙。”苍颉篇曰：“攒，聚也。”“钻”与“攒”通。尔雅曰：“金镞翦羽谓之鏃。”音侯。广雅曰：“跌，奔也。”音决。机，弩牙也。说文曰：“掎，偏引也。”音居绮反。飏飏纷纷，觻多也。说文曰：“飏，古欽字。”郑玄注周礼曰：“结缴于矢谓之罽。”罽，高也。窳，走也，协韵音七外反。

“一角，青色，重千斤。”广雅曰：“聿，跳也。”音居鞞反。

郭璞注尔雅云：“蕝，香草。”音昌改反。晔晔猗猗，美茂之貌。说文曰：“摘，舒也。”

“白鷁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李巡注尔雅曰：“在野曰鳧，在家曰鷁。”

并鸭也。郑玄注诗云：“鹭，鳧属也。”音一兮反。周处风土记曰：“鹭，鹭口也，以名自呼，大如口，生卵于荷叶上。”毛萇注诗云：“大曰鸿，小曰鴈。”音投。文竿，以翠羽为文饰也。*(阙)**[阙]*子曰：“鲁人有好钓者，以桂为饵，锻黄金之鞶，错以银碧，垂翡翠之纶。”尔雅曰：“东方有比目鱼，不比不行。”

罽，鸟网也，音磨。罽，弋矢也。缴，以系箭也。方舟，并两舟也。“尧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欤？乱欤？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蒸人，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言今同于尧也。前书曰：“宣帝颇好神仙，王驩、张子侨等并待诏，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焉。”

“古者有士人、商人、农人、工人。”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时，贾便其肆，农安其业，大夫安其职，而处士修其道”也。

若臣者，徒观谄乎旧墟，闻之乎故老，什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管举也。

后汉书卷四十下 班彪列传 第三十下

子固

主人喟然而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子实秦人，乡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恶睹大汉之云为乎？夫大汉之开原也，奋布衣以登皇极，繇数僮而创万世，盖六籍所不能谈，前圣靡得而言焉。当此之时，功有横而

当天，讨有逆而顺人，故娄敬度執而献其说，萧公权宜以拓其制。时岂泰而安之哉？计不得以己也。吾子曾不是睹，顾耀后嗣之末造，不亦闇乎？

今将语子以建武之理，永平之事，监乎*(泰)**[太]*清，以变子之或志。

往者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于时之乱，生民几亡，鬼神泯绝，壑无完柩，郭罔遗室，原野馱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项之灾犹不克半，书契已来未之或纪也。故下民号而上愬，上帝怀而降鉴，致命于圣皇。于是圣皇乃握干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尔发愤，应若兴云，霆发昆阳，凭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岳，立号高邑，建都河洛。

绍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荡涤，体元立制，继天而作。系唐统，接汉绪，茂育醴生，恢复疆宇，动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岂特方轨并辂，纷纶后辟，理近古之所务，蹈一圣之险易云尔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内，更造夫妇，口有父子，君臣初建，人伦寔始，斯乃虞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车，造器械，斯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也。

龚行天罚，应天顺*(民)**[人]*，斯乃汤武之所以昭王业也。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阶尺土一人之柄，同合乎高祖。克己复礼，以奉终始，允恭乎孝文。宪章稽古，封岱勒成，仪炳乎世宗。案六经而校德，妙古昔而论功，仁圣之事既该，帝王之道备矣。

作，起也。杜预注左传云：“凡人君即位，欲体元以居正。”谷梁传曰：“为天下主者，天也；继天者，君也。”

言光武功德勤劳，兼于前代百王，非直一圣帝也。

阳甲崩，弟盘庚立，自河北度河南，居汤之故地，行汤之政，殷道复兴。”尚书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孔安国曰：“洛邑，地執之中也。”春秋命历序曰：“成康之隆，醴泉涌出。”言都洛阳如殷宗、周成之制也。言法乎考古而封太山，勒石以记成功也。

炳，明也，其礼仪明乎武帝也。

该，备也。

至于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仪，修袞龙之法服，敷洪藻，信景铄，扬世庙，正予乐。人神之和允洽，君臣之序既肃。乃动大路，遵皇衢，省方巡狩，穷览万国之有无，考声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烛幽。然后增周旧，修洛邑，翩翩巍巍，显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是以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踰，俭不能侈。外则因原野以作苑，顺流泉而为沼，发苹藻以潜鱼，丰圃草以毓兽，制同乎梁鹑，义合乎灵囿。

若乃顺时节而搜狩，简车徒以讲武，则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历驹虞，览四驥，嘉车攻，采吉日，礼官正仪，乘輿乃出。于是发鲸鱼，铿华钟，登

玉辂，乘时龙，凤盖飒洒，和鸾玲珑，天官景从，祲威盛容。山灵护野，属御方神，雨师泛洒，风伯清尘，千乘雷起，万骑纷纭，元戎竟野，戈鋌彗云，羽旄扫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扬光飞文，吐燭生风，吹野燎山，日月为之夺明，丘陵为之摇震。遂集乎中囿，陈师案屯，骈部曲，列校队，勒三军，誓将帅。然后举烽伐鼓，以命三驱，轻车霆发，骁骑电骛，游基发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辔不诡遇，飞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

指顾倏忽，获车已实，乐不极般，杀不尽物，马踠余足，士怒未泄，先驱复路，属车案节。于是荐三牺，效五牲，礼神只，怀百灵，*(御)**[覲]*明堂，临辟雍，扬缉熙，宣皇风，登灵台，考休征。俯仰乎乾坤，参象乎圣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西荡河源，东澹海濬，北动幽崖，南趯朱垠。殊方别区，界绝而不邻，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陆鬻水粟，奔走而来宾。遂绥哀牢，开永昌，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接百蛮。乃盛礼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陈百僚而赞鬻后，究皇仪而展帝容。于是庭实千品，旨酒万钟，列金罍，班玉觞，嘉珍御，大牢飧。尔乃食举雍彻，太师秦乐，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铿鍠，管弦晔煜。抗五声，极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备，太古毕。四夷闲奏，德广所及，伶树兜离，罔不具集。万乐备，百礼暨，皇欢浹，鬻臣醉，降鞞燼，调元气，然后撞钟告罢，百僚遂退。

此为布鸿藻也。信读曰申。景，大也。铄，美也。扬代庙谓上尊号光武庙曰代祖。正予乐谓依讖文改大乐为大予乐也。

“岁二月东巡狩。”又曰：“朔南暨声教。”皇，大也。烛，照也。

极，中也。洛阳，土之中也。

“古有梁邹者，天子之田也。”诗大雅曰：“王在灵囿，麀鹿攸伏。”毛萇注云：

“囿所以域养禽兽也。”此言鱼兽各得其所，如文王之灵囿也。

“各随时之闲也。”礼记王制曰“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田不以礼曰暴天物”也。

“驷馘孔阜。”注曰：“馘，骊也。阜，大也。”又小雅序曰：“车攻，宣王复古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焉。”其诗曰：“我车既攻，我马既同。”注云：“攻，坚也。”又吉日诗曰：“田车既好，四牡孔阜。”宣帝诏曰“礼官具礼仪”也。

各随四时之色，故曰时也。玲珑，声也。蔡邕独断曰：“百官小吏曰天官。

”祲亦盛也。

蔡邕独断曰：“天子大驾，备千乘万骑。”元戎，戎车也。诗小雅曰：“元戎

十乘，以先启行。”毛萇注曰：“元，大也。夏后氏曰钩车，先正也；殷曰寅车，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说文曰：“鋌，小矛也。”音市延反。彗，扫也，音似锐反。

震读曰真。

“天子六军，三居一偏。”故此言勒三军也。周礼曰：“鬲吏听誓于前，斩牲以徇陈，曰不用命者斩之。”郑玄注云：“鬲吏，将帅也。”

“范，法也，为法度之御，应礼之射，终日不得一。诡遇，非礼射也，则能获十。”弦不失禽，谓由基也。饬不诡遇，谓范氏也。

“乐不可极。”踟犹屈也。方言曰：“泄，歇也。”汉官仪：“大驾，属车八十一乘。”子虚赋曰：“案节未舒。”谓驻节徐行也。

圣躬谓天子也。中夏，中国也。瞰音苦暂反。四裔，四夷也。棱，威也。左传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也。

千品，言多也。说文曰：“钟，器也。”孔丛子曰：“尧饮千钟。”罍，酒器也。

诗曰：“我姑酌彼金罍。”珍，八珍也。太牢，牛羊豕也。飨，协韵音香。

太师，乐官也，周礼，太师掌六律、六吕，以合阴阳之声也。铿音苦耕反。

鎗音楚庚反。晔煜，盛貌也。煜音育。

六律，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尚书曰：“九功惟序，九序惟歌。”九功谓金、木、水、火、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也。佾，舞行也。

谷梁传曰：“天子八佾。”韶，舜乐名。武，武王乐名。太古，远古也。

“四夷之乐，东方曰昧，南方曰任，西方曰株离，北方曰禁。”“禁”，字书作“伶”，音渠禁反。树音摩葛反。周礼“伶”作“禁”，“树”作“昧”，“兜”作“株”也。

礼统曰：“天地者，元气之所生，万物之祖。”尚书大传曰：“天子将入，撞蕤宾之钟，左五钟皆应。”撞音直江反。

于是圣上*(亲)**[鷲]*万方之欢娱，久沐浴乎膏泽，惧其侈心之将萌，而怠于东作也，乃申旧章，下明诏，命有司，班宪度，昭节俭，示大素。去后宫之丽饰，损乘舆之服御，除工商之淫业，兴农桑之上务。遂令海内口末而反本，背伪而归真，女修织纴，男务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耻纤靡而不服，贱奇丽而不珍，捐金于山，沉珠于渊。于是百姓涤瑕荡秽而镜至清，形神寂漠，耳目不营，嗜欲之原灭，廉正之心生，莫不优游而自得，玉润而金声。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登降饫宴之礼既毕，因相与嗟叹玄德，谗言弘说，咸含和而吐气，颂曰“盛哉乎

斯世”！

今论者但知诵虞夏之书，咏殷周之诗，讲羲文之易，论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唯子颇识旧典，又徒驰骋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难，而知德者鲜矣！且夫辟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秦领九峻，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沂洛，图书之渊？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踰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

主人之辞未终，西都宾矍然失容，逡巡降阶，慄然意下，捧手欲辞。主人曰：“复位，今将喻子五篇之诗。”宾既卒業，乃称曰：“美哉乎此诗！义正乎杨雄，事实乎相如，非唯主人之好学，盖乃遭遇乎斯时也。小子狂简，不知所裁，既闻正道，请终身诵之。”其诗曰：明堂诗：于昭明堂，明堂孔阳；圣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飨，五位时序；谁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职；猗与缉熙，允怀多福。

国风曰：“我朱孔阳。”圣皇宗祀谓祭光武于明堂也。诗曰：“穆穆煌煌，宜君宜王。”穆穆犹敬也。煌煌犹美也。

孝经曰：“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诗商颂曰：“猗欤那欤。”猗，美也。

允，信也。怀，来也。诗大雅曰：“聿怀多福。”

辟雍诗：乃流辟雍，辟雍汤汤；圣皇騶止，造舟为梁。皤皤国老，乃父乃兄；抑抑威仪，孝友光明。于赫太上，示我汉行；鸿化惟神，永观厥成。灵台诗：乃经灵台，灵台既崇；帝勤时登，爰考休征。三光宣精，五行布序；习习祥风，祁祁甘雨。百谷溱溱，庶卉蕃芜；屡惟丰年，于皇乐胥。

宝鼎诗：岳修贡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歆浮云。宝鼎见兮色纷缊，焕其炳兮被龙文。登祖庙兮享圣神，昭灵德兮弥亿年。

白雉诗：启灵篇兮披瑞图，获白雉兮效素乌。发皓羽兮奋翹英，容絜朗兮于淳精。章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长兮膺天庆。及肃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固自以二世才术，位不过郎，感东方朔、杨雄自论，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作宾戏以自通焉。后迁玄武司马。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白虎通德论，令固撰集其事。

杨雄解嘲曰：“范睢，魏之亡命也。蔡泽，山东之匹夫也。有谈范、蔡于许、史之闲，则狂矣。”固所作宾戏，事见前书。

时北单于遣使贡献，求欲和亲，诏问髡僚。议者或以为“匈奴变诈之国，无内向之心，徒以畏汉威灵，逼悼南虏，故希望报命，以安其离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虏亲附之欢，而成北狄猜诈之计，不可”。固议曰：“窃自惟思，汉兴以来，旷世历年，兵缠夷狄，尤事匈奴。绥御之方，其涂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虽屈申无常，所因时异，然未有拒绝口放，不与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复修旧典，数出重使，前后相继，至于其末，始乃暂绝。永平八年，复议通之。而廷争连日，异同纷回，多执其难，少言其易。先帝圣德远览，瞻前顾后，遂复出使，事同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阙而不修者也。今乌桓就阙，稽首译官，康居、月氏，自远而至，匈奴离析，名王来降，三方归服，不以兵威，此诚国家通于神明自然之征也。臣愚以为宜依故事，复遣使者，上可继五凤、甘露至远人之会，下不失建武、永平羁縻之义。虏使再来，然后一往，既明中国主在忠信，且知圣朝礼义有常，岂*(同)**[可]*逆诈示猜，孤其善意乎？绝之未知其利，通之不闻其害。设后北虏稍强，能为风尘，方复求为交通，将何所及？

不若因今施惠，为策近长。”固又作典引篇，述口汉德。以为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杨雄美新，典而不实，盖自谓得其致焉。其辞曰：太极之原，两仪始分，鞅鞅焜焜，有沉而奥，有浮而清。沉浮交错，庶类混成。口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于草昧，玄混之中。踰绳越契，寂寥而亡诏者，系不得而缀也。厥有氏号，绍天阐绎者，莫不开元于大昊皇初之首，上哉夔乎，其书犹可得而修也。亚斯之世，通变神化，函光而未曜。

蔡邕曰：“*(鞅)**[綱]*緼，阴阳和一相扶貌也。”奥，浊也。易干凿度曰：“清轻者为天，浊沉者为地。”诏，诰也。言过绳契以上既无文字，故寂寥而无文诰。系谓易系辞也，故易系而不得缀连也。

谓王者继天而作。阐，开也。绎，陈也。

若夫上稽干则，降承龙翼，而炳诸典谟，以冠德卓踪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禅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载，越成汤武。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龙之灾孽，悬象暗而恒文乖，彝伦斲而旧章缺。故先命玄圣，使缀学立制，宏亮洪业，表相祖宗，赞扬迪哲，备哉灿烂，真神明之式也。虽前*[圣]*噉、夔、衡、旦密勿之辅，比兹褊矣。是以高、光二圣，辰居其域，时至气动，乃龙见渊跃。拊翼而未举，则威灵纷纭，海内云蒸，雷动电燿，胡缙莽分，不駟其诛。然后钦若上下，恭揖髡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渊穆之让，靡号师矢敦奋撝之容。盖以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蓄炎上之烈精，蕴孔佐之弘陈云尔。

孽亦灾也。易曰：“悬象着明，莫大于日月。”乖谓失于常度也。伦，理也。

斃，敗也。尚書曰：“彝倫攸斃。”旧章缺謂秦燔詩書。

莊子曰：“恬澹玄聖，素王之道。”綴學立制謂為漢家法制也。宏，洪，並大也。

亮，信也。表，明也。相，助也。迪，蹈也。哲，智也。言贊揚蹈履哲智之君，謂高祖等也。尚書曰：“茲四人迪哲。”灿烂，盛明也。式，法也。

言二祖初即位居尊之時，並謙言于德不能嗣成帝功，有此淵深穆敬之讓。高祖初即位，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無實之名，非所取也。”光武即位，固辭至于再三。靡，無也。矢，陳也。敦猶迫逼也。詩云：“矢于牧野。

”又曰：

“敷敦淮瀆。”言漢取天下，無号令陳師，敦迫奮武摛旄之容。詩曰：“奮伐荆楚。”尚書曰：“王秉白旄以靡。”摛亦靡也。言并天人所推，不尚威力。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洪紆之度，其蹟可探也。并開結于一匱，同受侯甸之所服，奕世勤民，以伯方統牧。乘其命賜彤弧黃威之威，用討韦、顾、黎、崇之不格。至乎三五华夏，京迁镐亳，遂自北面，虎离其师，革灭天邑。是故义士伟而不敦，武称未尽，护有鼻德，不其然与？然犹于穆猗那，翕纯皦绎，以崇严祖考，殷荐宗祀配帝，发祥流庆，对越天地者，烏突乎千載。岂不克自神明哉！诞略有常，审言行于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

谷梁传曰：“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不及二伯。”上下不相信服，方有诰誓。五帝之时，上下和睦，故誓不及。

言管观殷周大小之法，其幽深可探知之。

何晏注曰：“翕，盛也。纯，和谐也。皦，其音节明也。”郑玄注云：“绎，调达之貌。”此言殷周之代，尚有于穆猗那之颂，播之于翕纯皦绎之乐，尊祖严父，宗祀配天于明堂之中。诗商颂曰：“浚哲惟商，长发其祥。”言发祯祥以流庆于子孙。周颂曰：“秉文之德，对越在天。”烏突犹蝉联不绝也。

矧夫赫赫圣汉，巍巍唐基，泝溯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然后宣二祖之重光，袭四宗之缉熙。神灵日烛，光被六幽，仁风翔乎海表，威灵行于鬼区，慝亡迴而不泯，微胡琐而不颐。故夫显定三才昭登之绩，匪尧不兴，铺闻遗策在下之训，匪汉不弘。厥道至乎经纬乾坤，出入三光，外运混元，内浸豪芒，性类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

甄、陶谓造成也。前书音义曰：“陶人作瓦器谓之甄。”言虞、夏、殷、周之先祖，并尝为尧臣。

泯，灭也。琐，小也。颐，养也。言凶恶者无远而不灭，微细者何小而不养也。

言升天之功，非尧不能兴也。尚书曰：“昭升于上。”铺，布也。遗策，尧之余策，谓尧典也。在下谓后代子孙也。言尧典为子孙之训，非汉不能弘大也。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荣镜宇宙，尊无与抗。乃始虔巩劳*(让)**[谦]*，兢兢业业，贬成抑定，不敢论制作。至令迁正黜色宾监之事焕扬宇内，而礼官儒林屯朋笃论之士而不传祖宗之仿佛，虽云优慎，无乃蕙欤！兢兢，戒慎也。业业，危惧也。礼记曰：“王者功成作乐，理定制礼。”今不敢论制礼作乐之事，言谦之甚也。

于是三事岳牧之僚，僉尔而进曰：陛下仰监唐典，中述祖则，俯蹈宗轨。躬奉天经，惇睦辩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怀保口寡之惠浹。燔瘞县沉，肃祗髡神之礼备。是以*(凤皇)*来仪集羽族于观魏，肉角驯毛宗于外囿，扰缙文皓质于郊，升黄晖采鳞于沼，甘露宵零于丰草，三足轩翥于茂树。

若乃嘉谷灵草，奇兽神禽，应图合谏，穷祥极瑞者，朝夕均牧，日月邦畿，卓萃乎方州，羨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鸟、玄秬、黄口之事耳，君臣动色，左右相趋，济济翼翼，峨峨如也。盖用昭明寅畏，承聿怀之福。亦以宠灵文武，貽燕后昆，覆以懿铄，岂其为身而有颛辞也？若然受之，宜亦勤恁旅力，以充厥道，启恭馆之金滕，御东序之秘宝，以流其占。

“辩，别也。章，明也。惇，厚也。睦，亲也。”章帝性笃爱，不忍与诸王乖离，皆留京师也。建初五年，有八黄龙见于零陵。古今注曰：“元和二年，甘露降河南，三足乌集沛国。”轩翥谓飞翔上下。怀，思也。诗大雅曰：“昭事上帝，聿怀多福。”貽，遗也。燕，安也。后昆，子孙也。言此并以光宠神灵文王、武王之德，遗燕安于子孙也。诗大雅曰：“貽厥孙谋，以燕翼子。”覆犹重也。懿、铄，并美也。诗大雅曰：“我求懿德。”

又曰：“于铄王师。”言诗人歌颂周之盛德，当成康之时。其成王、康王，岂独为身而有自专之辞也，并上宠文武之业，下遗子孙之基也。言今章帝既获符瑞之应，亦宜同成康之事也。

东序，东厢也。秘宝谓河图之属。尚书曰：“天球河图在东序。”孔安国注曰：

“河图，八卦是也。”言启金滕之书及河图之卦以占之也。流犹管也。夫图书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圣孚也；体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顺命以创制，定性以和神，荅三灵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兹事体大而允，寤寐次于圣心。瞻前顾后，岂蔑清庙憚口天乎？伊考自邃古，乃降戾爰兹，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遗章，今其如台而独阙也！展，陈也。放，效也，音甫往反。效唐尧之文，谓封禅也。尚书璇玑铃曰：“平制礼乐，于唐之文。”兹事谓封禅之事，大而且信。次，止也。寤寐常

止于圣心，言不可忘之也。前谓前代帝王，后谓子孙也。蔑，轻也。惮，难也。□，正也。言封禅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让，岂轻清庙而难正天命乎？尚书曰：“□天之命，惟时惟几。”

是时圣上固已垂精游神，包举蓺文，屡访髡儒，谕咨故老，与之乎斟酌道德之渊源，肴核仁义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既成髡后之诳辞，又悉经五繇之硕虑矣。将緝万嗣，炆洪晖，奋景炎，扇遗风，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畴能□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景，大也。炎谓火德。汪汪犹深也。今文尚书太誓篇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郑玄注云：“丕，大也。律，法也。”畴，谁也。□犹竟也。唐哉谓尧也。皇哉谓汉也。言唯唐与汉，唯汉与唐。

固后以母丧去官。永元初，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与参议。北单于闻汉军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韩邪故事，朝见天子，请大使。宪上遣固行中郎将事，将数百骑与虏使俱出居延塞迎之。会南匈奴掩破北庭，固至私渠海，闻虏中乱，引还。及窦宪败，固先坐免官。

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阳令种兢尝行，固奴干其车骑，吏椎呼之，奴醉骂，兢大怒，畏宪不敢发，心衔之。及窦氏宾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系固，遂死狱中。时年六十一。诏以谴责兢，抵主者吏罪。

固所着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论曰：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着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馱，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

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

赞曰：二班怀文，裁成帝坟。比良迁、董，兼丽卿、云。彪识皇命，固迷世纷。

后汉书卷四十一 第五钟离宋寒列传 第三十一

第五伦曾孙种宋均族子意

第五伦字伯鱼，京兆长陵人也。其先齐诸田，诸田徙园陵者多，故以次第为氏。

伦少介然有义行。王莽末，盗贼起，宗族闾里争往附之。伦乃依险固筑营壁，有贼，辄奋厉其觮，引强持满以拒之，铜马、赤眉之属前后数十辈，皆不能下。伦始以营长诣郡尹鲜于曜，曜见而异之，署为吏。后曜坐事左转高唐令

，临去，握伦臂诀曰：“恨相知晚。”

伦后为乡啬夫，平徭赋，理怨结，得人欢心。自以为久宦不达，遂将家属客河东，变名姓，自称王伯齐，载盐往来太原、上党，所过辄为粪除而去，陌上号为道士，亲友故人莫知何处。

数年，鲜于曜荐之于京兆尹阎兴，兴即召伦为主簿。时长安铸钱多奸巧，乃署伦为督铸钱掾，领长安市。伦平铨衡，正斗斛，市无阿枉，百姓悦服。每读诏书，常叹息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等辈笑之曰：“尔说将尚不下，安能动万乘乎？”伦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

建武二十七年，举孝廉，补淮阳国医工长，随王之国。光武召见，甚异之。二十九年，从王朝京师，随官属得会见，帝问以政事，伦因此酬对政道，帝大悦。

明日，复特召入，与语至夕。帝戏谓伦曰：“闻卿为吏筹妇公，不过从兄饭，宁有之邪？”伦对曰：“臣三娶妻皆无父。少遭饥乱，实不敢妄过人食。”帝大笑。伦出，有诏以为扶夷长，

未到官，追拜会稽太守。虽为二千石，躬自斩刍养马，妻执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粮，余皆贱贸与民之贫羸者。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财产以之困匮，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祠者，发病且死先为牛鸣，前后郡将莫敢禁。伦到官，移书属县，晓告百姓。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诈怖愚民，皆案论之。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民初颇恐惧，或祝诅妄言，伦案之愈急，后遂断绝，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征，老小攀车叩马，口呼相随，日裁行数里，不得前。伦乃伪止亭舍，阴乘船去。觫知，复追之。及诣廷尉，吏民上书守阙者千余人。是时显宗方案梁松事，亦多为松讼者。帝患之，诏公车诸为梁氏及会稽太守上书者勿复受。会帝幸廷尉录囚徒，得免归田里。身自耕种，不交通人物。

数岁，拜为宕渠令，显拔乡佐玄贺，贺后为九江、沛二郡守，以清絜称，所在化行，终于大司农。

伦在职四年，迁蜀郡太守。蜀地肥饶，人吏富实，掾史家货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以财货自达。伦悉简其丰赡者遣还之，更选孤贫志行之人以处曹任，于是争赇抑绝，文职修理。所举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时以为知人。

视事七岁，肃宗初立，擢自远郡，代牟融为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马廖，兄弟并居职任。廖等倾身交结，冠盖之士争赴趣之。伦以后族过盛，欲令朝廷抑损其权，上疏曰：“臣闻忠不隐讳，直不避害。不胜愚狷，昧死自表。

书曰：‘臣无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传曰：‘大夫无境外之交

，束修之馈。’近代光烈皇后，虽友爱天至，而卒使阴就归国，徙废阴兴宾客；其后梁、窦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诛之。自是洛中无复权威，书记请托一皆断绝。又譬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为国，戴盆望天，事不两施。’臣常刻着五臧，书诸绅带。而今之议者，复以马氏为言。窃闻鞞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门校尉防以钱三百万，私贍三辅衣冠，知与不知，莫不毕给。又闻腊日亦遗其在洛中者钱各五千，越骑校尉光，腊用羊三百头，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为不应经义，惶恐不敢不以闻。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诚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及马防为车骑将军，当出征西羌，伦又上疏曰：“臣愚以为贵戚可封侯以富之，不当职事以任之。何者？绳以法则伤恩，私以亲则违宪。

伏闻马防今当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纤介，难为意爱。

闻防请杜笃为从事中郎，多赐财帛。笃为乡里所废，客居美阳，女弟为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县令苦其不法，收系论之。今来防所，议者咸致疑怪，况乃以为从事，将恐议及朝廷。今宜为选贤能以辅助之，不可复令防自请人，有损事望。苟有所怀，敢不自闻。”并不见省用。

伦虽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为三公，值帝长者，屡有善政，乃上疏矐称盛美，因以劝成风德，曰：“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体晏晏之姿，以宽弘临下，出入四年，前岁诛刺史、二千石贪残者六人。斯皆明圣所鉴，非偶下所及。然诏书每下宽和而政急不解，务存节俭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偶下不称故也。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郡国所举，类多辨职俗吏，殊未有宽博之选以应上求者也。陈留令刘豫，冠军令驷协，并以刻薄之姿，临人宰邑，专念掠杀，务为严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议者反以为能，违天心，失经义，诚不可不慎也。非徒应坐豫、协，亦当宜谴举者

。务进仁贤以任时政，不过数人，则风俗自化矣。臣尝读书记，知秦以酷急亡国，又目见王莽亦以苛法自灭，故勤劝恳恳，实在于此。又闻诸王主贵戚，骄奢踰制，京师尚然，何以示远？故曰：‘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从]*。’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夫阴阳和岁乃丰，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师及道出洛阳者，宜皆召见，可因博问四方，兼以观察其人。诸上书言事有不合者，可但报归田里，不宜过加喜怒，以明在宽。臣愚不足采

。”及诸马得罪归国，而窦氏始贵，伦复上疏曰：“臣得以空虚之质，当辅弼之任

。素性弩怯，位尊爵重，拘迫大义，思自策厉，虽遭百死，不敢择地，又况亲遇

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趋邪路，莫能守正。伏见虎贲中郎将窦宪，椒房之亲，典司禁兵，出入省闼，年盛志美，卑谦乐善，此诚其好士交结之方。然诸出入贵戚者，类多瑕鞣禁锢之人，尤少守约安贫之节，士大夫无志之徒更相贩卖，云集其门。麴煦飘山，聚蚊成雷，盖骄佚所从生也。三辅论议者，至云以贵戚废鞣，当复以贵戚浣濯之，犹解醒当以酒也。谄险趣执之徒，诚不可亲近。臣愚愿陛下中宫严口宪等闭门自守，无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虑于无形，令宪永保福禄，君臣交欢，无纤介之隙。此臣之至所愿也。”

伦奉公尽节，言事无所依违。诸子或时谏止，辄叱遣之，吏人奏记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无私若此。性质籥，少文采，在位以贞白称，时人方之前朝贡禹。

然少蕴藉，不修威仪，亦以此见轻。或问伦曰：“公有私乎？”对曰：“昔人有与吾千里马者，吾虽不受，每三公有所选举，心不能忘，而亦终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寝；吾子有疾，虽不省视而竟夕不眠。若是者，岂可谓无私乎？”

连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赐策罢，以二千石奉终其身，加赐钱五十万，公宅一区。后数年卒，时年八十有余，诏赐秘器、衣衾、钱布。

少子颉嗣，历桂阳、庐江、南阳太守，所在见称。顺帝之为太子废也，颉为太中大夫，与太仆来历等共守阙固争。帝即位，擢为将作大匠，卒官。

伦曾孙种。

论曰：第五伦峭核为方，非夫恺悌之士，省其奏议，惇惇归诸宽厚，将惩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以弦韦为佩，盖犹此矣。然而君子侈不僭上，俭不偪下，岂尊临千里而与牧圉等庸乎？诘非矫激，则未可以中和言也。

种字兴先，少厉志义，为吏，冠名州郡。永寿中，以司徒掾清诏使冀州，廉察鬻害，举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觴，口官奔走者数十人。还，以奉使称职，拜高密侯相。是时徐兖二州盗贼群辈，高密在二州之郊，种乃大储粮口，勤厉吏士，贼闻皆惮之，桴鼓不鸣，流民归者，岁中至数千家。以能换为鞞相。迁兖州刺史。中常侍单超兄子匡为济阴太守，负执贪放，种欲收举，未知所使。

会闻从事鞞羽素抗厉，乃召羽具告之。谓曰：“闻公不畏强御，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对曰：“愿庶几于一割。”羽出，遂驰至定陶，闭门收匡宾客亲吏四十余人，六七日中，纠发其臧五六千万。种即奏匡，并以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觉其奸，乃收系客，具得情状。州内震栗，朝廷嗟叹之。

是时太山贼叔孙无忌等暴横一境，州郡不能讨。羽说种曰：“中国安宁，忘战

日久，而太山险阻，寇猾不制。今虽有精兵，难以赴敌，羽请往譬降之。”种敬诺。羽乃往，备说祸福，无忌即帅其党与三千余人降。单超积怀忿恨，遂以事陷种，竟坐徙朔方。超外孙董援为朔方太守，口怒以待之。初，种为辮相，以门下掾孙斌贤，善遇之。及当徙斥，斌具闻超谋，乃谓其友人同县闾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盖盗憎其主，从来旧矣。第五使君当投裔土，而单超外属为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为寒心。吾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难。若奉使君以还，将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于是斌将侠客晨夜追种，及之于太原，遮险格杀送吏，因下马与种，斌自步从。一日一夜行四百余里，遂得脱归。

种匿于闾、甄氏数年，徐州从事臧旻上书讼之曰：“臣闻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计，故季布屈节于朱家，管仲错行于召忽。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爱身于须臾，贪命于苟活，隐其智力，顾其权略，庶幸逢时有所为耳。卒遭高帝之成业，齐桓之兴伯，遗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钩之讎，拔于囚虏之中，信其佐国之谋，勋效传于百世，君臣载于篇籍。假令二主纪过于纤介，则此二臣同死于犬马，沉名于沟壑，当何由得申其补过之功，建其奇奥之术乎？伏见故兖州刺史第五种，杰然自建，在乡曲无苞苴之嫌，步朝堂无择言之阙，

天性疾恶，公方不曲，故论者说清高以种为上，序直士以种为首。春秋之义，选人所长，口其所短，录其小善，除其大过。种所坐以盗贼公负，筋力未就，

罪至征徙，非有大恶。昔虞舜事亲，大杖则走。故种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以显季布之会。愿陛下无遗须臾之恩，令种有持忠入地之恨。”

会赦出，卒于家。钟离意字子阿，会稽山阴人也。少为郡督邮。时部县亭长有受人酒礼者，府下记案考之。意封还记，入言于太守曰：“春秋先内后外，诗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远。今宜先清府内，且阔略远县细微之愆。”太守甚贤之，遂任以县事。建武十四年，会稽大疫，死者万数，

意独身自隐亲，经给医药，所部多蒙全济。

举孝廉，再迁，辟大司徒侯霸府。诏部送徒诣河内，时冬寒，徒病不能行。路过弘农，意辄移属县使作徒衣，县不得已与之，而上书言状，意亦具以闻。光武得奏，以*(见)**[视]*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于用心？诚良吏也！”意遂于道解徒桎梏，恣所欲过，与克期俱至，无或违者。还，以病免。

后除瑕丘令。吏有口建者，盗窃县内，意屏人问状，建叩头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长休。建父闻之，为建设酒，谓曰：“吾闻无道之君以刃残人，有道之君以义行诛。子罪，命也。”遂令建进药而死。二十五年，迁堂邑令。*[县

] *人防广为父报讎，系狱，其母病死，广哭泣不食。意怜伤之，乃听广归家，使得殓敛。丞掾皆争，意曰：“罪自我归，义不累下。”遂遣之。广敛母讫，果还入狱。意密以状闻，广竟得以减死论。显宗即位，征为尚书。时交址太守张恢，坐臧千金，征还伏法，以资物簿入大司农，诏班赐鬻臣。意得珠玑，悉以委地而不拜赐。帝怪而问其故。对曰：

“臣闻孔子忍渴于盗泉之水，曾参回车于胜母之间，恶其名也。此臧秽之宝，诚不敢拜。”帝嗟叹曰：“清乎尚书之言！”乃更以库钱三十万赐意。转为尚书仆射。车驾数幸广成苑，意以为从禽废政，常当车陈谏般乐游田之事，天子实时还宫。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宫，意诣阙免冠上疏曰：“伏见陛下以天时小旱，忧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责，而比日密云，遂无大润，岂政有未得应天心者邪？昔成汤遭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邪？使人疾邪？宫室荣邪？女谒盛邪？苞苴行邪？谗夫昌邪？’窃见北宫大作，人失农时，此所谓宫室荣也。自古非苦宫室小狭，但患人不安宁。宜且罢止，以应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无有行能，久食重禄，擢备近臣，比受厚赐，喜惧相并，不胜愚戆征营，罪当万死。”帝策诏报曰：“汤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谢。比上天降旱，密云数会，朕戚然夙惧，思获嘉应，故分布祷请，窥候风云，北祈明堂，南设雩口。今又口大匠止作诸宫，减省不急，庶消齟谴。”诏因谢公卿百僚，遂应时澍雨焉。时诏赐降胡子缣，尚书案事，误以十为百。帝见司农上簿，大怒，召郎将答之。

意因入叩头曰：“过误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为愆，则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轻，咎皆在臣，臣当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复冠而贯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故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拽。*(常)**[尝]*以事怒郎药崧，以杖撞之。崧走入默下，帝怒甚，疾言曰：

“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诸侯煌煌。未闻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栗，争为严切，以避诛责；唯意独敢谏争，数封还诏书，臣下过失辄救解之。会连有变异，意复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经术，郊祀天地，畏敬鬼神，忧恤黎元，劳心不怠。而天气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涌溢，寒暑违节者，咎在鬻臣不能宣化理职，而以苛刻为俗。吏杀良人，继踵不绝。百官无相亲之心，吏人无雍雍之志。至于骨肉相残，毒害弥深，感逆和气，以致天谴。百姓可以德胜，难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齟害不生，祸乱不作。鹿鸣之诗必言宴乐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后天气和也。愿陛下垂圣德，揆万机，诏有司，慎人命，缓刑罚，顺时气，以调阴阳，垂之无极。”帝虽不能用，然知其至诚。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为鲁相。后德阳殿成，百官大会。帝思意言，谓公卿曰：“钟离尚书若在，此殿不立。”

意视事五年，以爱利为化，人多殷富。以久病卒官。遗言上书陈升平之世，难以急化，宜少宽假。帝感伤其意，下诏嗟叹，赐钱二十万。

药崧者，河内人，天性朴忠。家贫为郎，常独直台上，无被，枕口，食糟糠。帝每夜入台，辄见崧，问其故，甚嘉之，自此诏太官赐尚书以下朝夕餐，给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崧官至南阳太守。

宋均字叔庠，南阳安酺人也。父伯，建武初为五官中郎将。均以父任为郎，时年十五，好经书，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通诗礼，善论难。至二十余，调补辰阳长。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均为立学校，禁绝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丧去官，客授颍川。

后为谒者。会武陵蛮反，围武威将军刘尚，诏使均乘传发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没。会伏波将军马援至，诏因令均监军，与诸将俱进，贼拒口不得前。及马援卒于师，军士多温湿疾病，死者太半。均虑军遂不反，乃与诸将议曰：“今道远士病，不可以战，欲权承制降之何如？”诸将皆伏地莫敢应。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国家，专之可也。”乃矫制调伏波司马吕种守沅陵长，命种奉诏书入虏营，告以恩信，因勒兵随其后。蛮夷震怖，即共斩其大帅而降，于是入贼营，散其觶，遣归本郡，为置长吏而还。均未至，先自劾矫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赐以金帛，令过家上頔。其后每有四方异议，数访问焉。

迁上蔡令。时府下记，禁人丧葬不得侈长。均曰：“夫送终踰制，失之轻者。今有不义之民，尚未循化，而遽罚过礼，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

迁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数为民患，常募设槛穽而犹多伤害。均到，下记属县曰：“夫虎豹在山，鼉鼉在水，各有所托。且江淮之有猛兽，犹北土之有鸡豚也。今为民害，咎在残吏，而勤劳张捕，非忧恤之本也。其务退奸贪，思进忠善，可一去槛穽，除削课制。”其后传言虎相与东游度江。中元元年，山阳、楚、沛多蝗，其飞至九江界者，辄东西散去，由是名称远近。浚遒县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

觶巫遂取百姓男女以为公姬，岁岁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后守令莫敢禁。

均乃下书曰：“自今以后，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扰良民。”于是遂绝。永平元年，迁东海相，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授颍川。而东海吏民思均恩化，为之作歌，诣阙乞还者数千人。显宗以其能，七年，征拜尚书令。每有驳议，多合上旨。均尝删翦疑事，帝以为有奸，大怒，收郎缚格之。诸尚书惶恐，皆叩头谢罪。均顾厉色曰：“盖忠臣执义，无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虽死，不易志。”小黄门在傍，入具以闻。帝善其不挠，即令贯郎，迁均司隶校尉。数月，出为河内太守，政化大行。

均*(常)**[尝]*寢病，百姓耆老为祷请，旦夕问起居，其为民爱若此。以疾上书乞免，诏除子条为太子舍人。均自扶輿诣阙谢恩，帝使中黄门慰问，因留养疾。司徒缺，帝以均才任宰相，召入视其疾，令两驺扶之。均拜谢曰：“天罚有罪，所苦浸笃，不复奉望帷幄！”因流涕而辞。帝甚伤之，召条扶侍均出，赐钱三十万。

均性宽和，不喜文法，常以为吏能弘厚，虽贪污放纵，犹无所害；至于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灾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书，恒欲叩头争之，以时方严切，故遂不敢陈。帝后闻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卒于家。族子意。

意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至辽东太守。意少传父业，显宗时举孝廉，以召对合旨，擢拜阿阳侯相。建初中，征为尚书。

肃宗性宽仁，而亲亲之恩笃，故叔父济南、中山二王每数入朝，特加恩宠，及诸昆弟并留京师，不遣就国。意以为人臣有节，不宜踰礼过恩，乃上疏谏曰：“陛下至孝烝烝，恩爱隆深，以济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礼宠，圣情恋恋，不忍远离，比年朝见，久留京师，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礼，车入殿门，即席不拜，分甘损膳，赏赐优渥。昔周公怀圣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后王曰叔父，加以锡币。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国，陛下即位，蠲除前过，还所削黜，衍食它县，男女少长，并受爵邑，恩宠踰制，礼敬过度。春秋之义，诸父昆弟无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强干弱枝者也。陛下德业隆盛，当为万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损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

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属备其，当早就蕃国，为子孙基址。而室第相望，久盘京邑，婚姻之盛，过于本朝，仆马之觴，充塞城郭，骄奢僭拟，宠禄隆过。今诸国之封，并皆膏腴，风气平调，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来不难。宜割情不忍，以义断恩，发遣康、焉各归蕃国，令羨等速就便时，以塞觴望。”帝纳之。

章和二年，鲜卑击破北匈奴，而南单于乘此请兵北伐，因欲还归旧庭。时窦太后临朝，议欲从之。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隔远中国，幽处北极，界以沙漠，简贱礼义，无有上下，强者为雄，弱即屈服。自汉兴以来，征伐数矣，其所克获，曾不补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难，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来降，羈縻畜养，边人得生，劳役休息，于兹四十余年矣。今鲜卑奉顺，斩获万数，中国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劳，汉兴功烈，于斯为盛。所以然者，夷虏相攻，无损汉兵者也。臣察鲜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归功圣朝，实由贪得重赏。今若听南虏还都北庭，则不得不禁制鲜卑。鲜卑外失暴掠之愿，内无功劳之赏，豺狼贪婪，必为边患。今北虏西遁，请求和亲，宜因其归附，以为外扞

，巍巍之业，无以过此。

若引兵费赋，以顺南虏，则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诚不可许。”会南单于竟不北徙。

迁司隶校尉。永元初，大将军窦宪兄弟贵盛，步兵校尉邓叠、河南尹王调、故蜀郡太守廉范等骜党，出入宪门，负执放纵。意随违举奏，无所回避，由是与窦氏有隙。二年，病卒。

孙俱，灵帝时为司空。

寒朗字伯奇，鲁国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乱，口之荆棘；数日兵解，母往视，犹尚气息，遂收养之。及长，好经学，博通书传，以尚书教授。举孝廉。

永平中，以谒者守侍御史。与三府掾属共考案楚狱颜忠、王平等，辞连及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护泽侯邓鯉、曲成侯刘建。建等辞未尝与忠、平相见。

是时显宗怒甚，吏皆惶恐，诸所连及，率一切陷入，无敢以情恕者。朗心伤其冤，试以建等物色独问忠、平，而二人错口不能对。朗知其诈，乃上言建等无奸，专为忠、平所诬，疑天下无辜类多如此。帝乃召朗入，问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对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虚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无事，何不早奏，狱竟而久系至今邪？”朗对曰：“臣虽考之无事，然恐海内别有发其奸者，故未敢时上。”帝怒骂曰：

“吏持两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愿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国耳。”帝问曰：“谁与共为章？”对曰：“臣自知当必族灭，不敢多口染人，诚冀陛下一觉悟而已。臣见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恶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无后责。是以考一连十，考十连百。又公卿朝会，陛下问以得失，皆长跪言，旧制大罪祸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归舍，口虽不言，而仰屋窃叹，莫不知其多冤，无敢语陛下者。臣今所陈，诚死无悔。”帝意解，诏遣朗出。后二日，车驾自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余人。

后平、忠死狱中，朗乃自系。

会赦，免官。复举孝廉。建初中，肃宗大会羈臣，朗前谢恩，诏以朗纳忠先帝，拜为易长。岁余，迁济阳令，以母丧去官，百姓追思之。章和元年，上行东巡狩，过济阳，三老吏人上书陈朗前政治状。帝至梁，召见朗，诏三府为辟首，由是辟司徒府。永元中，再迁清河太守。坐法免。

永初三年，太尉张禹荐朗为博士，征诣公车，会卒，时年八十四。

论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齐侯省刑。若钟离意之就格请过，寒朗之廷争冤狱，笃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于忠诚则不诡，本于谏争则绞切。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信而志行也。

赞曰：伯鱼、子阿，矫急去苛。临官以絜，匡帝以奢。宋均达政，禁此妖禁。禽虫畏德，子民请病。意明尊尊，割恩蕃屏。慄慄楚黎，寒君为命。

后汉书卷四十二 光武十王列传 第三十二

光武皇帝十一子：郭皇后生东海恭王强、沛献王辅、济南安王康、阜陵质王延、中山简王焉，许美人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显宗、东平宪王苍、广陵思王荆、临淮怀公衡、琅邪孝王京。

东海恭王强。建武二年，立母郭氏为*[皇]*后，强为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废，强常戚戚不自安，数因左右及诸王陈其恳诚，愿备蕃国。光武不忍，弭回者数岁，乃许焉。十九年，封为东海王，二十八年，就国。帝以强废不以过，去就有礼，故优以大封。兼食鲁郡，合二十九县。赐虎贲旄头，宫殿设钟虞之县，拟于乘舆。强临之国，数上书让还东海，又因皇太子固辞。帝不许，深嘉叹之，以强章宣示公卿。初，鲁恭王好宫室，起灵光殿，甚壮丽，是时犹存，故诏强都鲁。中元元年入朝，从封岱山，因留京师。明年春，帝崩。

冬，归国。

永平元年，强病，显宗遣中常侍钩盾令将太医乘驿视疾，诏沛王辅、济南王康、淮阳王延诣鲁。及薨，临命上疏谢曰：“臣蒙恩得备蕃辅，特受二国，宫室礼乐，事事殊异，巍巍无量，讫无报称。而自修不谨，连年被疾，为朝廷忧念。皇太后、陛下哀怜臣强，感动发中，数遣使者太医令丞方伎道术，络绎不绝。臣伏惟厚恩，不知所言。臣内自省视，气力羸劣，日夜浸困，终不复望见阙庭，奉承帷幄，孤负重恩，衔恨黄泉。身既天命孤弱，复为皇太后、陛下忧虑，诚悲诚鼻。息政，小人也，猥当袭臣后，必非所以全利之也。诚愿还东海郡。”

天恩愍哀，以臣无男之故，处臣三女小国侯，此臣宿昔常计。今天下新罹大忧，惟陛下加供养皇太后，数进御餐。臣强困劣，言不能尽意。

愿并谢诸王，不意永不复相见也。”天子览书悲恻，从太后出幸津门亭发哀。使*(大)*司空持节护丧事，大鸿胪副，宗正、将作大匠视丧事，赠以殊礼，升龙、旄头、鸾辂、龙旗、虎贲百人。诏楚王英、赵王栩、北海王兴、馆陶公主、比阳公主及京师亲戚四姓夫人、小侯皆会葬。帝追惟强深执谦俭，不欲厚葬以违其意，于是特诏中常侍杜岑及东海傅相曰：“王恭谦好礼，以德自终，遣送之物，务从约省，衣足敛形，茅车瓦器，物减于制，以彰王卓尔独行之志。将作大匠留起陵庙。”

强立十八年，年三十四。子靖王政嗣。政淫欲薄行。后中山简王薨，政诣中山会葬，私取简王姬徐妃，又盗迎掖庭出女。豫州刺史、鲁相奏请诛政，有诏削薛县。

立四十四年薨，子顷王肃嗣。永元十六年，封肃弟二十一人皆为列侯。肃性谦逊，循恭王法度。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钱二千万。元初中，复上缣万匹，以助国费，邓太后下诏囿纳焉。

立二十三年薨，子孝王臻嗣。永建二年，封臻二弟敏、俭为乡侯。臻及弟蒸乡侯俭并有笃行，母卒，皆吐血毁眦。至服练红，兄弟追念初丧父，幼小，哀礼有阙，因复重行丧制。臻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赈给诸父昆弟。国相籍躡具以状闻，顺帝美之，制诏大将军、三公、大鸿胪曰：“东海王臻以近蕃之尊，少袭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艰难，而能克己率礼，孝敬自然，事亲尽爱，送终竭哀，降仪从士，寝苫三年。和睦兄弟，恤养孤弱，至孝纯备，仁义兼弘，朕甚嘉焉。夫劝善厉俗，为国所先。曩者东平孝王敞兄弟行孝，丧母如礼，有增户之封。诗云：‘永世克孝，念兹皇祖。’今增臻封五千户，俭五百户，光启土宇，以酬厥德。”

郑玄注周礼曰：“浅绛也。”

立三十一年薨，子懿王祗嗣。初平四年，遣子琬至长安奉章，献帝封琬汶阳侯，拜为平原相。

祗立四十四年薨，子羨嗣。二十年，魏受禅，以为崇德侯。

沛献王辅，建武十五年封右*(冯)*翊公。十七年，郭后废为中山太后，故徙辅为中山王，并食常山郡。二十年，复徙封沛王。

时禁网尚疏，诸王皆在京师，竞修名誉，争礼四方宾客。寿光侯刘鯉，更始子也，得幸于辅。鯉怨刘盆子害其父，因辅结客，报杀盆子兄故式侯恭，辅坐系诏狱，三日乃得出。自是后，诸王宾客多坐刑罚，各循法度。二十八年，就国。

中元二年，封辅子宝为沛侯。永平元年，封宝弟嘉为僮侯。

辅矜严有法度，好经书，善说京氏易、孝经、论语传及图讖，作五经论，时号之曰沛王通论。在国谨节，终始如一，称为贤王。显宗敬重，数加赏赐。

立四十六年薨，子厘王定嗣。元和二年，封定弟十二人为乡侯。

定立十一年薨，子节王正嗣。元兴元年，封正弟二人为县侯。

正立十四年薨，子孝王广嗣。有固疾。安帝诏广祖母周领王家事。周明正有法礼，汉安中薨，顺帝下诏曰：“沛王祖母太夫人周，秉心淑慎，导王以仁，使光禄大夫赠以妃印绶。”

广立三十五年薨，子幽王荣嗣。立二十年薨，子孝王琮嗣。薨，子恭王曜嗣。

薨，子契嗣；魏受禅，以为崇德侯。

楚王英，以建武十五年封为楚公，十七年进爵为王，二十八年就国。母许氏无宠，故英国最贫小。三十年，以临淮之取虑、须昌二县益楚国。自显宗为太子

时，英常独归附太子，太子特亲爱之。及即位，数受赏赐。永平元年，特封英舅子许昌为龙舒侯。

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饌。”因以班示诸国中傅。英后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

十三年，男子燕广告英与渔阳王平、颜忠等造作图书，有逆谋，事下案验。有司奏英招聚奸猾，造作图讖，□相官秩，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大逆不道，请诛之。帝以亲亲不忍，乃废英，徙丹阳泾县，赐汤沐邑五百户。遣大鸿胪持节护送，使伎人奴婢*(妓士)**[工技]*鼓吹悉从，得乘辎辘，持兵弩，行道射猎，极意自娱。男女为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玺绶，留住楚宫。明年，英至丹阳，自杀。立三十三年，国除。诏遣光禄大夫持节吊祠，赠赙如法，加赐列侯印绶，以诸侯礼葬于泾。遣中黄门占护其妻子。悉出楚官属无辞语者。

制诏许太后曰：“国家始闻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审实，怀用悼灼，庶欲宥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顾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无可柰何！太后其保养幼弱，勉强饮食。诸许愿王富贵，人情也。已诏有司，出其有谋者，令安田宅。”于是封燕广为折奸侯。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数。

十五年，帝幸彭城，见许太后及英妻子于内殿，悲泣，感动左右。建初二年，肃宗封英子*[种]*楚侯*(种)*，五弟皆为列侯，并不得置相臣吏人。元和三年，许太后薨，复遣光禄大夫持节吊祠，因留护丧事，赙钱五百万。又遣谒者备王官属迎英丧，改葬彭城，加王赤绶羽盖华藻，如嗣王仪，追爵，谥曰楚厉侯。章和元年，帝幸彭城，见英夫人及六子，厚加赠赐。

种后徙封六侯。卒，子度嗣。度卒，子拘嗣，传国于后。

济南安王康，建武十五年封济南公，十七年进爵为王，二十八年就国。三十年，以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阳、平昌、鬲阴、重丘六县益济南国。中元二年，封康子德为东武城侯。

康在国不循法度，交通宾客。其后，人上书告康招来州郡奸猾渔阳颜忠、刘子产等，又多遗其缣帛，案图书，谋议不轨。事下考，有司举奏之，显宗以亲亲故，不忍穷竟其事，但削祝阿、鬲阴、东朝阳、安德、西平昌五县。

建初八年，肃宗复还所削地，康遂多殖财货，大修宫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厩

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奢侈恣欲，游观无节。永元初，国傅何敞上疏谏康曰：“盖闻诸侯之义，制节谨度，然后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大王以骨肉之亲，享食茅土，当施张政令，明其典法，出入进止，宜有期度，舆马台隶，应为科品。而今奴婢厩马皆有千余，增无用之口，以自蚕食。宫婢闭隔，失其天性，惑乱和气。又多起内第，触犯防禁，费以巨万，而功犹未半。夫文繁者质荒，木胜者人亡，皆非所以奉礼承上，传福无穷者也。故楚作章华以凶，吴兴姑苏而灭，景公千驷，民无称焉。今数游诸第，晨夜无节，又非所以远防未然，临深履薄之法也。愿大王修恭俭，遵古制，省奴婢之口，减乘马之数，斥私田之富，节游观之宴，以礼起居，则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虑愚言。”康素敬重敞，虽无所嫌诤，然终不能改。

立五十九年薨，子简王错嗣。错为太子时，爱康鼓吹妓女宋闰，使医张尊招之不得，错怒，自以口刺杀尊。国相举奏，有诏勿案。永元十一年，封错弟七人为列侯。

错立六年薨，子孝王香嗣。永初二年，封香弟四人为列侯。香笃行，好经书。初，叔父笃有罪不得封，西平昌侯昱坐法失侯，香乃上书分爵土封笃子丸、昱子嵩，皆为列侯。

香立二十年薨，无子，国绝。

永建元年，顺帝立错子阜阳侯显为嗣，是为厘王。立三年薨，子悼王广嗣。永建五年，封广弟文为乐城亭侯。

广立二十五年，永兴元年薨，无子，国除。

东平宪王苍，建武十五年封东平公，十七年进爵为王。

苍少好经书，雅有智思，为人美须口，要带八围，显宗甚爱重之。及即位，拜为骠骑将军，置长史掾史员四十人，位在三公上。

永平元年，封苍子二人为县侯。二年，以东郡之寿张、须昌，山阳之南平阳、*(焯)**[橐]*、湖陵五县益东平国。是时中兴三十余年，四方无虞，苍以天下化平，宜修礼乐，乃与公卿共议定南北郊冠冕车服制度，及光武庙登歌八佾舞数，语在礼乐、舆服志。帝每巡狩，苍常留镇，侍辇皇太后。

四年春，车驾近出，观览城第，寻闻当遂校猎河内，苍即上书谏曰：“臣闻时令，盛春农事，不聚觴兴功。传曰：‘田猎不宿，食饮不享，出入不节，则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车驾今出，事从约省，所过吏人讽诵甘棠之德。虽然，动不以礼，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视稼穡，消摇仿佯，弭节而旋。至秋冬，乃振威灵，整法驾，备周辇，设羽旄。

诗云：‘抑抑威仪，惟德之隅。’臣不胜愤懣，伏自手书，乞诣行在所，极陈至诚。”帝览奏，即还宫。

苍在朝数载，多所隆益，而自以至亲辅政，声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归职曰：

“臣苍疲弩，特为陛下慈恩覆护，在家备教导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书曜美，班之四海，举负薪之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箪食之惠，况臣居宰相之位，同气之亲哉！宜当暴骸膏野，为百僚先，而愚顽之质，加以固病，诚羞负乘，辱污辅将之位，将被诗人‘三百赤绂’之刺。今方域晏然，要荒无傲，将遵上德无为之时也，文官犹可并省，武职尤不宜建。

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诚由爱深，不忍扬其过恶。前事之不忘，来事之师也。自汉兴以来，宗室子弟无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审览虞帝优养母弟，遵承旧典，终卒厚恩。乞上骠骑将军印绶，退就蕃国，愿蒙哀怜。”帝优诏不听。

其后数陈乞，辞甚恳切。五年，乃许还国，而不听上将军印绶。以骠骑长史为东平太傅，掾为中大夫，令史为王家郎。加赐钱五千万，布十万匹。

六年冬，帝幸鲁，征苍从还京师。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苍乃归国，特赐宫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万匹，及珍宝服御器物。

十一年，苍与诸王朝京师。月余，还国。帝临送归宫，凄然怀思，乃遣使手诏国中傅曰：“辞别之后，独坐不乐，因就车归，伏轼而吟，瞻望永怀，实劳我心，诵及采菽，以增叹息。日者问东平王处家何等最乐，王言为善最乐，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诸王子年五岁已上能趋拜者，皆令带之。”

十五年春，行幸东平，赐苍钱千五百万，布四万匹。帝以所作光武本纪示苍，苍因上光武受命中兴颂。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书郎贾逵为之训诂。

肃宗即位，尊重恩礼踰于前世，诸王莫与为比。建初元年，地震，苍上便宜，其事留中。帝报书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亲自览读，反复数周，心开目明，旷然发蒙。闲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浅短，或谓傥是，复虑为非。

何者？灾异之降，缘政而见。今改元之后，年饥人流，此朕之不德感应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广，虽内用克责，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诗不云乎：‘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思惟嘉谋，以次奉行，冀蒙福应。彰报至德，特赐王钱五百万。”后帝欲为原陵、显节陵起县邑，苍闻之，遽上疏谏曰：“伏闻当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颇谓道路之言，疑不审实，近令从官古霸问口阳主疾，使还，乃知诏书已下。窃见光武皇帝躬履俭约之行，深鸞始终之分，勤勤恳恳，以葬制为言，故营建陵地，具称古典，诏曰‘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无违，奉承贯行。至于自

所营创，尤为俭省，谦德之美，于斯为盛。

臣愚以园邑之兴，始自强秦。古者丘陇且不欲其着明，岂况筑郭邑，建都郭哉！上违先帝圣心，下造无益之功，虚费国用，动摇百姓，非所以致和气，祈丰年也。又以吉凶俗数言之，亦不欲无故缮修丘墓，有所兴起。考之古法则不合，稽之时宜则违人，求之吉凶复未见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祢之深思，然惧左右过议，以累圣心。臣苍诚伤二帝纯德之美，不畅于无穷也。惟蒙哀览。”

帝从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辄驿使谘问。苍悉心以对，皆见纳用。

三年，帝飨辇士于南宫，因从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阁，乃阅阴太后旧时器服，怆然动容，乃命留五时衣各一袭，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筐，余悉分布诸王主及子孙在京师者各有差。特赐苍及琅邪王京书曰：“中大夫奉使，亲闻动静，嘉之何已！岁月骛过，山陵浸远，孤心凄怆，如何如何！闲飨辇士于南宫，因阅视旧时衣物，闻于师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岂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紵帛巾各一，及衣一筐，可时奉瞻，以慰凯风寒泉之思，又欲令后生子孙得见先后衣服之制。今鲁国孔氏，尚有仲尼车舆冠履，明德盛者光灵远也。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赋诸国，故不复送。并遗宛马一匹，血从前髀上小孔中出。常闻武帝歌天马，沾赤汗，今亲见其然也。顷反虏尚屯，将帅在外，忧念遑遑，未有闲宁。愿王宝精神，加供养。苦言至戒，望之如渴。”

六年冬，苍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许之。特赐装钱千五百万，其余诸王各千万。帝以苍冒涉寒露，遣谒者赐貂裘，及太官食物珍果，使大鸿胪窦固持节郊迎。帝乃亲自循行邸第，豫设帷默，其钱帛器物无不充备。下诏曰：“*[礼云]*伯父归宁乃国，诗云叔父建尔元子，敬之至也。昔萧相国加以不名，优忠贤也。况兼亲尊者乎！其沛、济南、东平、中山四王，赞皆勿名。”

苍既至，升殿乃拜，天子亲荅之。其后诸王入宫，辄以辇迎，至省合乃下。苍以受恩过礼，情不自宁，上疏辞曰：“臣闻贵有常尊，贱有等威，

卑高列序，上下以理。陛下至德广施，慈爱骨肉，既赐奉朝请，咫尺天仪，而亲屈至尊，降礼下臣，每赐燕见，辄兴席改容，中宫亲拜，事过典故。臣惶怖战栗，诚不自安，每会见，踧踖无所措置。此非所以章示髡下，安臣子也。”

帝省奏叹息，愈矜贵焉。旧典，诸王女皆封乡主，乃独封苍五女为县公主。

侯氏裨冕，释币于祢，乘墨车，载龙旗、弧鞬，乃朝以瑞玉，有纛。天子负斧宸，曰：“伯父实来，余一人嘉之。”奉束帛匹马，卓上九马随之，奠币再拜。

。

侯氏降，天子辞于侯氏曰：“伯父无事，归宁乃邦。”侯氏再拜稽首而出”也

。三月，大鸿胪奏遣诸王归国，帝特留苍，赐以秘书、列僊图、道术秘方。至八月饮酎毕，有司复奏遣苍，乃许之。手诏赐苍曰：“骨肉天性，诚不以远近为亲，然数见颜色，情重昔时。念王久劳，思得还休，欲署大鸿胪奏，不忍下笔，顾授小黄门，中心恋恋，惻然不能言。”于是车驾祖送，流涕而诀。复赐乘舆服御，珍宝舆马，钱布以亿万计。

苍还国，疾病，帝驰遣名医，小黄门侍疾，使者冠盖不绝于道。又置驿马千里，传问起居。明年正月薨，诏告中傅，封上苍自建武以来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并集览焉。遣大鸿胪持节，五官中郎将副监丧，及将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诸国王主悉会诣东平奔丧，赐钱前后一亿，布九万匹。及葬，策曰：“惟建初八年三月己卯，皇帝曰：咨王丕显，勤劳王室，亲受策命，昭于前世。出作蕃辅，克慎明德，率礼不越，傅闻在下。昊天不吊，不报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杀杀，靡有所终。今诏有司加赐鸾辂乘马，龙旗九旒，虎贲百人，奉送王行。匪我宪王，其孰离之！魂而有灵，保兹宠荣。呜呼哀哉！”

立四十五年，子怀王忠嗣。明年，帝乃分东平国封忠弟尚为任城王，余五人为列侯。

忠立*(十)*一年薨，子孝王敞嗣。元和三年，行东巡守，幸东平宫，帝追感念苍，谓其诸子曰：“思其人，至其乡；其处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苍陵，为陈虎贲、鸾辂、龙旗，以章显之，祠以太牢，亲拜祠坐，哭泣尽哀，赐御口于陵前。初，苍归国，骠骑时吏丁牧、周栩以苍敬贤下士，不忍去之，遂为王家大夫，数十年事祖及孙。帝闻，皆引见于前，既愍其淹滞，且欲扬苍德美，即皆擢拜议郎。牧至齐相，栩上蔡令。永元十年，封苍孙梁为矜阳亭侯，敞弟六人为列侯。敞丧母至孝，国相陈珍上其行状。永宁元年，邓太后增邑五千户，又封苍孙二人为亭侯。

敞立四十八年薨，子顷王端嗣。立四十七年薨，子凯嗣；立四十一年，魏受禅，以为崇德侯。

论曰：孔子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若东平宪王，可谓好礼者也。若其辞至戚，去母后，岂欲苟立名行而忘亲遗义哉！盖位疑则隙生，累近则丧大，斯盖明哲之所为叹息。呜呼！远隙以全忠，释累以成孝，夫岂宪王之志哉！东海恭王逊而知废，“为吴太伯，不亦可乎”！

任城孝王尚，元和元年封，食任城、亢父、樊三县。

立十八年薨，子贞王安嗣。永元十四年，封母弟福为桃乡侯。永初四年，封福弟亢为当涂乡侯。安性轻易贪吝，数微服出入，游观国中，取官属车马刀

□，下至鞮士米肉，皆不与直。元初六年，国相行弘奏请废之。安帝不忍，以一岁租五分之一赎罪。

安立十九年薨，子节王崇嗣。顺帝时，羌虏数反，崇辄上钱帛佐边费。及帝崩，复上钱三百万助山陵用度，朝廷嘉而不受。立三十一年薨，无子，国绝。

延熹四年，桓帝立河闲孝王子*(恭为)*参户亭侯博为任城王，以奉其祀。

博有孝行，丧母服制如礼，增封三千户。立十三年薨，无子，国绝。

熹平四年，灵帝复立河闲贞王*(逊)**[建]**[子]*新昌侯*(子)*佗为任城王，奉孝王后。立四十六年，魏受禅，以为崇德侯。

阜陵质王延，建武十五年封淮阳公，十七年进爵为王，二十八年就国。三十年，以汝南之长平、西华、新阳、扶乐四县益淮阳国。

延性骄奢而遇下严烈。永平中，有上书告延与姬兄谢弇及姊馆陶主婿驸马都尉韩光招奸猾，作图讖，祠祭祝诅。事下案验，光、弇被杀，辞所连及，死徙者甚觴。有司奏请诛延。显宗以延罪薄于楚王英，故特加恩，徙为阜陵王，食二县。

延既徙封，数怀怨望。建初中，复有告延与子男魴造逆谋者，有司奏请槛车征诣廷尉诏狱。肃宗下诏曰：“王前犯大逆，罪恶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汉之淮南。

经有正义，律有明刑。先帝不忍亲亲之恩，枉屈大法，为王受愆，髡下莫不惑焉。今王曾莫悔悟，悖心不移，逆谋内溃，自子魴发，诚非本朝之所乐闻。朕惻然伤心，不忍致王于理，今贬爵为阜陵侯，食一县。获斯辜者，侯自取焉。于戏诫哉！”赦魴等罪勿验，使谒者一人监护延国，不得与吏人通。章和元年，行幸九江，赐延书与车驾会寿春。帝见延及妻子，愍然伤之，乃下诏曰：

“昔周之爵封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以桢干王室也。朕南巡，望淮、海，意在阜陵，遂与侯相见。侯志意衰落，形体非故，瞻省怀感，以喜以悲。今复侯为阜陵王，增封四县，并前为五县。”以阜陵下湿，徙都寿春，加赐钱千万，布万匹，安车一乘，夫人诸子赏赐各有差。明年入朝。

立五十一年薨，子殇王冲嗣。永元二年，下诏尽削除前班下延事。

冲立二年薨，无嗣。和帝复封冲兄魴，是为顷王。永元八年，封魴弟十二人为乡、亭侯。

魴立三十年薨，子怀王恢嗣。延光三年，封恢兄弟五人为乡、亭侯。

恢立十年薨，子节王代嗣。阳嘉二年，封代兄便亲为勃□亭侯。

代立十四年薨，无子，国绝。

建和元年，桓帝立勃□亭侯便亲为恢嗣，是为恭王。立十三年薨，子孝王统嗣

立八年薨，子王赦立；建安中薨，无子，国除。

广陵思王荆，建武十五年封山阳公，十七年进爵为王。

荆性刻急隐害，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飞书，封以方底，令苍头诈称东海王强舅大鸿胪郭况书与强曰：“君王无罪，猥被斥废，而兄弟至有束缚入牢狱者。太后失职，别守北宫，及至年老，远斥居边，海内深痛，观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阳吏以次捕斩宾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今天下有丧，弓弩张设甚备。闲梁松口虎贲史曰：‘吏以便宜见非，勿有所拘，封侯难再得也。’郎官窃悲之，为王寒心累息。今天下争欲思刻贼王以求功，宁有量邪！若归并二国之觮，可聚百万，君王为之主，鼓行无前，功易于太山破鸡子，轻于四马载鸿毛，此汤、武兵也。今年轩辕星有白气，星家及喜事者，皆云白气者丧，轩辕女主之位。

又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当起。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辄变赤。夫黑为病，赤为兵，王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长，陛下兴白水，何况于王陛下长子，故副主哉！上以求天下事必举，下以雪除沉没之耻，报死母之讎。精诚所加，金石为开。当为秋霜，无为槛羊。虽欲为槛羊，又可得乎！窃见诸相工言王贵，天子法也。人主崩亡，闾阎之伍尚为盗贼，欲有所望，何况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谋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强者为右。愿君王为高祖、陛下所志，无为扶苏、将闾叫呼天也。”强得书惶怖，即执其使，封书上之。

吾无罪。”昆弟三人皆流涕，伏口自杀。事见史记。

显宗以荆母弟，秘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宫。时西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惊动有变，私迎能为星者与谋议。帝闻之，乃徙封荆广陵王，遣之国。其后荆复呼相工谓曰：“我貌类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诣吏告之，荆惶恐，自系狱。帝复加恩，不考极其事，下诏不得臣属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谨宿贻之。荆犹不改。其后使巫祭祀祝诅，有司举奏，请诛之，荆自杀。立二十九年死。帝怜伤之，赐谥曰思王。

十四年，封荆子元寿为广陵侯，服王玺绶，食荆故国六县；又封元寿弟三人为乡侯。明年，帝东巡狩，征元寿兄弟会东平宫，班赐御服器物，又取皇子舆马，悉以与之。建初七年，肃宗诏元寿兄弟与诸王俱朝京师。

元寿卒，子商嗣。商卒，子条嗣，传国于后。

临淮怀公衡，建武十五年立，未及进爵为王而薨，无子，国除。

中山简王焉，建武十五年封左*(冯)*翊公，十七年进爵为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独留京师。三十年，徙封中山王。永平二年冬，诸王来会辟雍，事毕归蕃，诏焉与俱就国，从以虎贲官骑。焉上疏辞让，显宗报曰：“凡诸侯出境，必备左右，故夹谷之会，司马以从。今五国各官骑百人，称媿前行，皆北军胡骑

，便兵善射，弓不空发，中必决眦。夫有文事必有武备，所以重蕃职也。王其勿辞。”帝以焉郭太后偏爱，特加恩宠，独得往来京师。十五年，焉姬韩序有过，焉缢杀之，国相举奏，坐削安险县。元和中，肃宗复以安险还中山。立五十二年，永元二年薨。自中兴至和帝时，皇子始封薨者，皆赙钱三千万，布三万匹；嗣王薨，赙钱千万、布万匹。是时窦太后临朝，窦宪兄弟口权，太后及宪等，东海出也，故睦于焉而重于礼，加赙钱一亿。诏济南、东海二王皆会。大为修頔莹，开神道，平夷吏人頔墓以千数，作者万余人。发常山、钜鹿、涿郡柏黄肠杂木，三郡不能备，复调余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数千人。凡征发摇动六州十八郡，制度余国莫及。子夷王宪嗣。永元四年，封宪弟十一人为列侯。

宪立二十二年薨，子孝王弘嗣。永宁元年，封弘二弟为亭侯。

弘立二十八年薨，子穆王畅嗣。永和六年，封畅弟荆为南乡侯。

畅立三十四年薨，子节王稚嗣，无子，国除。

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十七年进爵为王。

京性恭孝，好经学，显宗尤爱幸，赏赐恩宠殊异，莫与为比。永平二年，以太山之盖、南武阳、华，东莱之昌阳、卢乡、东牟六县益琅邪。五年，乃就国。光烈皇后崩，帝悉以太后遗金宝财物赐京。京都莒，好修宫室，穷极伎巧，殿馆壁带皆饰以金银。数上诗赋颂德，帝嘉美，下之史官。京国中有城阳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数下言，宫中多不便利，京上书愿徙宫开阳，以华、盖、南武阳、厚丘、赣榆五县易东海之开阳、临沂，肃宗许之。立三十一年薨，葬东海即丘广平亭，有诏割亭属开阳。

子夷王宇嗣。建初七年，封宇弟十三人为列侯。元和元年，封孝王孙二人为列侯。

宇立二十年薨，子恭王寿嗣。永初元年，封寿弟八人为列侯。

立十七年薨，子贞王尊嗣。延光二年，封尊弟四人为乡侯。

尊立十八年薨，子安王据嗣。永和五年，封据弟三人为乡侯。

据立四十七年薨，子顺王容嗣。初平元年，遣弟邈至长安奉章贡献，帝以邈为九江太守，封阳都侯。

容立八年薨，国绝。

初，邈至长安，盛称东郡太守曹操忠诚于帝，操以此德于邈。建安十一年，复立容子熙为王。在位十一年，坐谋欲过江，被诛，国除。

赞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献尊节，楚英流放。延既怨诅，荆亦缺望。

济南阴谋，琅邪骄宕。中山、临淮，无闻夭丧。东平好善，辞中委相。谦谦恭王，寔惟三让。

后汉书卷四十三 朱乐何列传 第三十三

朱晖孙穆

朱晖字文季，南阳宛人也。家世衣冠。晖早孤，有气决。年十三，王莽败，天下乱，与外氏家属从田闲奔入宛城。道遇鬻贼，白刃劫诸妇女，略夺衣物。昆弟宾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动。晖拔刀前曰：“财物皆可取耳，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晖死日也！”贼见其小，壮其志，笑曰：“童子内刀。”遂舍之而去。初，光武与晖父岑俱学长安，有旧故。及即位，求问岑，时已卒，乃召晖拜为郎。晖寻以病去，卒业于太学。性矜严，进止必以礼，诸儒称其高。

永平初，显宗舅新阳侯阴就慕晖贤，自往候之，晖避不见。复遣家丞致礼，晖遂闭门不受。就闻，叹曰：“志士也，勿夺其节。”后为郡吏，太守阮况尝欲市晖*(牛)**[婢]*，晖不从。及况卒，晖乃厚赠送其家。人或讥焉，晖曰：“前阮府君有求于我，所以不敢闻命，诚恐以财货口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爱也。”骠骑将军东平王苍闻而辟之，甚礼敬焉。正月朔旦，苍当入贺。故事，少府给璧。是时阴就为府卿，贵骄，吏衫不奉法。苍坐朝堂，漏且尽，而求璧不可得，顾谓掾属曰：“若之何？”晖望见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给之曰：“我数闻璧未尝见，试请观之。”主簿以授晖，晖顾召令史奉之。主簿大惊，遽以白就。就曰：“朱掾义士，勿复求。”更以它璧朝。苍既罢，召晖谓曰：“属者掾自视孰与藺相如？”

帝闻壮之。及当幸长安，欲严宿辇，故以晖为卫士令。再迁临淮太守。

相如乃前曰：“璧有瑕，愿指示王。”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曰：“臣观大王无偿赵城色，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今头与璧俱碎于柱矣。”

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秦王恐其璧破，乃谢之。

晖好节愨，有所拔用，皆厉行士。其诸报怨，以义犯率，皆为求其理，多得生济。其不义之囚，实时僵仆。吏人畏爱，为之歌曰：“强直自遂，南阳朱季。吏畏其威，人怀其惠。”数年，坐法免。晖刚于为吏，见忌于上，所在多被劾。自去临淮，屏居野泽，布衣蔬食，不与邑里通，乡党讥其介。建初中，南阳大饥，米石千余，晖尽散其家资，以分宗里故旧之贫羸者，乡族皆归焉。初，晖同县张堪素有名称，尝于太学见晖，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晖臂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晖以堪先达，举手未敢对，自后不复相见。堪卒，晖闻其妻子贫困，乃自往候视，厚赈赡之。晖少子颉怪而问曰：“大人不与堪为友，平生未曾相闻，子孙窃怪之。”晖曰：“堪尝有知己之言，吾以信于心也。”晖又与同郡陈揖交善，揖早卒，有遗腹子友，晖常哀之。及司徒桓虞为南

阳太守，召晖子骈为吏，晖辞骈而荐友。虞叹息，遂召之。其义烈若此。

元和中，肃宗巡狩，告南阳太守问晖起居，召拜为尚书仆射。岁中迁太山太守。

晖上疏乞留中，诏许之。因上便宜，陈密事，深见嘉纳。诏报曰：“补公家之阙，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从，进无蹇蹇之志，却无退思之念，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适我愿也。生其勉之！”

是时谷贵，县官经用不足，朝廷忧之。尚书张林上言：“谷所以贵，由钱贱故也。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盐，食之急者，虽贵，人不得不须，官可自口。又宜因交址、益州上计吏往来，市珍宝，收采其利，武帝时所谓均输者也。”于是诏诸尚书通议。晖奏据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寝。后陈事者复重述林前议，以为于国诚便，帝然之，有诏施行。晖复独奏曰：

“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禄食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今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盐利归官，则下人穷怨，布帛为租，则吏多奸盗，诚非明主所当宜行。”帝卒以林等言为然，得晖重议，因发怒，切责诸尚书。晖等皆自系狱。

三日，诏敕出之。曰：“国家乐闻驳议，黄发无愆，诏书过耳，何故自系？”晖因称病笃，不肯复署议。

尚书令以下惶怖，谓晖曰：“今临得谴让，柰何称病，其祸不细！”晖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机密，当以死报。若心知不可而顺旨雷同，负臣子之义。今耳目无所闻见，伏待死命。”遂闭口不复言。诸尚书不知所为，乃共劾奏晖。

帝意解，寝其事。后数日，诏使直事郎问晖起居，太医视疾，太官赐食。

晖乃起谢，复赐钱十万，布百匹，衣十领。

后迁为尚书令，以老病乞身，拜骑都尉，赐钱二十万。和帝即位，窦宪北征匈奴，晖复上疏谏。顷之，病卒。

子颀，修儒术，安帝时至陈相。颀子穆。

穆字公叔。年五岁，便有孝称。父母有病，辄不饮食，差乃复常。及壮耽学，锐意讲诵，或时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颠队坑岸。其父常以为专愚，几不知数马足。

穆愈更精笃。

初举孝廉。顺帝末，江淮盗贼鬲起，州郡不能禁。或说大将军梁冀曰：“朱公叔兼资文武，海内奇士，若以为谋主，贼不足平也。”冀亦素闻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见亲任。及桓帝即位，顺烈太后临朝，穆以冀执地亲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灾异，奏记以劝戒冀曰：“穆伏念明年丁亥之岁，刑德合于

干位，易经龙战之会。其文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谓阳道将胜而阴道负也。今年九月天气郁冒，五位四候连失正气，此互相明也。夫善道属阳，恶道属阴，若修正守阳，摧折恶类，则福从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学，传受于师，时有可试。愿将军少察愚言，申纳诸儒，而亲其忠正，绝其姑息，专心公朝，割除私欲，广求贤能，斥远佞恶。夫人君不可不学，当以天地顺道渐渍其心。宜为皇帝选置师傅及侍讲者，得小心忠笃敦礼之士，将军与之俱入，参劝讲授，师贤法古，此犹倚南山坐平原也，谁能倾之！今年夏，月晕房星，明年当有小口。宜急诛奸臣为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灾咎。议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术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将军察焉。

”又荐种暠、栾巴等。而明年严鲧谋立清河王蒜，又黄龙二见沛国。冀无术学，遂以穆“龙战”之言为应，于是请暠为从事中郎，荐巴为议郎，举穆高第，为侍御史。

‘郡中瞻望明府谓如仲尼，非颜回不敢以迎孔子。’更问风俗人物。太守甚奇之，曰：‘仆非仲尼，督邮可谓颜回也。’遂历职股肱，举孝廉”也。

时同郡赵康叔盛者，隐于武当山，清静不仕，以经传教授。穆时年五十，乃奉书称弟子。及康歿，丧之如师。其尊德重道，为当时所服。

常感时浇薄，慕尚敦笃，乃作崇厚论。其辞曰：

夫俗之薄也，有自来矣。故仲尼叹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与焉。”盖伤之也。夫道者，以天下为一，在彼犹在己也。故行违于道则愧生于心，非畏义也

；

事违于理则负结于意，非惮礼也。故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

德性失然后贵仁义，是以仁义起而道德迁，礼法兴而淳朴散。故道德以仁义为薄，淳朴以礼法为贼也。夫中世之所敦，已为上世之所薄，

况又薄于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则覆帔不广，地不深厚则载物不博，人不敦庞则道数不远。

昔在仲尼不失旧于原壤，楚严不忍章于绝纒。由此观之，圣贤之德敦矣。老氏之经曰：“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夫时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过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马援深昭此道，可以为德，诫其兄子曰：“吾欲汝曹闻人之过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得言。”斯言要矣。远则圣贤履之上世，近则丙吉、张子孺行之汉廷。故能振英声于百世，播不灭之遗风，不亦美哉！然而时俗或异，风化不敦，而尚相诽谤，谓之臧否。记短则兼折其长，贬恶则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称乎！凡此之类，岂徒乖为君子之道哉，将有危身累家之祸焉。悲夫！行之者不知忧其然，故害兴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异

焉。

人皆见之而不能自迁。何则？务进者趋前而不顾后，荣贵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赈贫，贞士孤而不恤，贤者口而不存。故田蚡以尊显致安国之金，淳于以贵执引方进之言。夫以韩、翟之操，为汉之名宰，然犹不能振一贫贤，荐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鱼所以专名于前，而莫继于后者也。故时敦俗美，则小人守正，利不能诱也；时否俗薄，虽君子为邪，义不能止也。何则？先进者既往而不反，后来者复习俗而追之，是以虚华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纯笃稀。斯盖谷风有“弃予”之叹，伐木有“鸟鸣”之悲矣！

礼，大夫殡于正室，士于适室。韩子曰，史鱼，谥大夫。卒，委柩后寝。鞞君吊而问之。曰：“不能进蘧伯玉，退弥子瑕。”以尸谏也。嗟乎！世士诚躬师孔圣之崇则，嘉楚严之美行，希李老之雅海，思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韩棱之抗正，贵丙、张之弘裕，贱时俗之诽谤，则道丰绩盛，名显身荣，载不刊之德，播不灭之声。然*[后]*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余也。彼与草木俱朽，此与金石相倾，岂得同年而语，并日而谈哉？”

穆又着绝交论，亦矫时之作。

而吾不才，焉能规此？实悼无行，子道多阙，臣事多尤，思复白圭，重考古言，以补往过。时无孔堂，思兼则滞，匪有废也，则亦焉兴？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文士传曰：“世无绝交。”又与刘伯宗绝交书及诗曰：“昔我为丰令，足下不遭母忧乎？亲解纁经，来入丰寺。及我为持书御史，足下亲来入台。足下今为二千石，我下为郎，乃反因计吏以谒相与。足下岂丞尉之徒，我岂足下部*[民]*，欲以此谒为荣宠乎？咄！刘伯宗于仁义道何其薄哉！”其诗曰：“北山有鸱，不絜其翼。飞不正向，寝不定息。饥则木揽，饱则泥伏。饕餮贪污，臭腐是食。填肠满嗉，嗜欲无极。长鸣呼凤，谓凤无德。凤之所趣，与子异域。

永从此诀，各自努力！”盖因此而着论也。

梁冀骄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惧其衅积招祸，复奏记谏曰：“古之明君，必有辅德之臣，规谏之官，下至器物，铭书成败，以防遗失。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从之如升堂，违之如赴壑。今明将军地有申伯之尊，位为髡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归仁，终朝为恶，四海倾覆。顷者，官人俱匮，加以水虫为害。京师诸官费用增多，诏书发调或至十倍。各言官无见财，皆当出民，撝掠割剥，强令充足。公赋既重，私敛又深。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馘，遇人如虏，或绝命于捶楚之下，或自贼于迫切之求。

又掠夺百姓，皆托之尊府。遂令将军结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叹嗟。昔秦政烦苛，百姓土崩，陈胜奋臂一呼，天下鼎沸，而面谀之臣，犹言安耳。

讳恶不悛，卒至亡灭。昔永和之末，纲纪少口，颇失人望。四五岁耳，而财空户散，下有离心。马免之徒乘敝而起，荆扬之闲几成大患。幸赖顺烈皇后初政清静，内外同力，仅乃讨定。今百姓戚戚，困于永和，内非仁爱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国之计所宜久安也。夫将相大臣，均体元首，共舆而驰，同舟而济，舆倾舟覆，患实共之。

岂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时困，而莫之恤乎！宜时易宰守非其人者，减省第宅园池之费，拒绝郡国诸所奉送。内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挟奸之吏无所依托，司察之臣得尽耳目。宪度既张，远迹清壹，则将军身尊事显，德耀无穷。天道明察，无言不信，惟垂省览。”冀不纳，而纵放日滋，遂复赂遗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宾客以为州郡要职。穆又奏记极谏，冀终不悟。

报书云：“如此，仆亦无一可邪？”穆言虽切，然亦不甚罪也。永兴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数十万户，百姓荒馑，流移道路。冀州盗贼尤多，故擢穆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为中常侍，并以檄谒穆。穆疾之，辞不相见。冀部令长闻穆济河，解印绶去者四十余人。及到，奏劾诸郡，至有自杀者。

以威略权宜，尽诛贼渠帅。举劾权贵，或乃死狱中。有宦者赵忠丧父，归葬安平，僭为玃璠、玉匣、偶人。穆闻之，下郡案验。吏畏其严明，遂发墓剖棺，陈尸出之，而收其家属。帝闻大怒，征穆诣廷尉，输作左校。

太学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讼穆曰：“伏见施刑徒朱穆，处公忧国，拜州之日，志清奸恶。诚以常侍贵宠，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张理天网，补缀漏目，罗取残祸，以塞天意。由是内官咸共患疾，谤讟烦兴，谗隙仍作，极其刑鑿，输作左校。天下有识，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则唐帝怒于崇山，重华忿于苍墓矣。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鞞则令伊、颜化为桀、跖。而穆独亢然不顾身害。非恶荣而好辱，恶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纲之不摄，

惧天网之久失，故竭心怀忧，为上深计。臣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

帝览其奏，乃赦之。

左传曰：“阳虎将以玃璠敛。”杜预注云：“美玉名，君所佩也。”偶人，明器之属也。

“有罐头之国，帝尧葬焉。”郭璞注云：“罐头，驩兜也。”礼记曰：“舜葬苍梧之野。”

穆居家数年，在朝诸公多有相推荐者，于是征拜尚书。穆既深疾宦官，及在台阁，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来，浸益贵盛，假貂珥之饰，处常伯之任，天朝政

事，一更其手，灌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故放滥骄溢，莫能禁御。凶狡无行之徒，媚以求官，恃执怙宠之辈，渔食百姓，穷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为可悉罢省，遵复往初，率由旧章，更选海内清淳之士，明达国体者，以补其处。即陛下可为尧舜之君，觴僚皆为稷契之臣，兆庶黎萌蒙被圣化矣。”帝不纳。后穆因进见，口复陈曰：“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自此以来，权倾人主，穷困天下。宜皆罢遣，博选耆儒宿德，与参政事。”帝怒，不应。

穆伏不肯起。左右传出，良久乃趋而去。自此中官数因事称诏诋毁之。

穆素刚，不得意，居无几，愤懑发疽。延熹六年，卒，时年六十四。禄仕数十年，蔬食布衣，家无余财。公卿共表穆立节忠清，虔恭机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宠。策诏驩述，追赠益州太守。所着论、策、奏、教、书、诗、记、嘲，凡二十篇。

穆前在冀州，所辟用皆清德长者，多至公卿、州郡。子野，少有名节，仕至河南尹。初，穆父卒，穆与诸儒考依古义，谥曰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复与门人共述其体行，谥为文忠先生。又专诸、荆卿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投身，情为恩使，命缘义轻。

皆以利害移心，怀德成节，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语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绝同志之求；党侠生敝，而忘得朋之义。蔡氏贞孤之言，其为然也！古之善交者详矣。汉兴称王阳、贡禹、陈遵、张竦，中世有廉范、庆鸿、陈重、赖义云。

括二论而言之，则刺薄者博而洽，断交者贞而孤。孤有羔羊之节，与其不获己而矫时也，走将从夫孤焉。”

酺音所宜反。蕝音序。

田蚡，*(武)**[景]*帝王皇后同产弟，为太尉。蚡以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士吏趋执利者皆去婴而归蚡。鞞青拜大将军，青姊子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皆为大司马。去病秩禄与大将军等，自是后青日衰而去病益贵，青故人门下多去事去病，辄得官爵也。

及复用为将，客又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执我即从君，无执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下邳翟公为廷尉，宾客亦填门；及废，门外可设爵罗。后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也。

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是其无如我何？”光乃置酒请王僚。酒酣

，专诸置匕首鱼炙之中，以刺王僚，立死。又曰，荆轲，轸人也。燕太子丹质于秦，秦王政遇之不善，丹怨亡归，与轲交结，乃尊为上卿，故谓之荆卿。轲入秦，刺始皇不遂而死也。乐恢字伯奇，京兆长陵人也。父亲，为县吏，得罪于令，收将杀之。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门，昼夜号泣。令闻而矜之，即解出亲。

恢长好经学，事博士焦永。永为河东太守，恢随之官，闭庐精诵，不交人物。后永以事被考，诸弟子皆以通关被系，恢独*(瞰)**[瞰]*然不口于法，遂笃志为名儒。性廉直介立，行不合己者，虽贵不与交。信阳侯阴就数致礼请恢，恢绝不荅。后仕本郡吏，太守坐法诛，故人莫敢往，恢独奔丧行服，坐以抵罪。归，复为功曹，选举不阿，请托无所容。同郡杨政数觖毁恢，后举政子为孝廉，由是乡里归之。辟司空牟融府。会蜀郡太守第五伦代融为司空，恢以与伦同郡，不肯留，荐颍川杜安而退。诸公多其行，连辟之，遂皆不应。

后征拜议郎。会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恢数上书谏争，朝廷称其忠。入为尚书仆射。是时河南尹王调、洛阳令李阜与窦宪厚善，纵舍自由。恢劾奏调、阜，并及司隶校尉。诸所刺举，无所回避，贵戚恶之。宪弟夏阳侯续欲往候恢，恢谢不与通。宪兄弟放纵，而忿其不附己。妻每谏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叹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遂上疏谏曰：“臣闻百王之失，皆由权移于下。大臣持国，常以执盛为咎。伏念先帝，圣德未永，早弃万国。陛下富于春秋，纂承大业，诸舅不宜干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经曰：‘天地乖互，觖物夭伤。君臣失序，万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极不测。

方今之宜，上以义自割，下以谦自引。四舅可长保爵土之荣，皇太后永无舅负宗庙之忧，诚策之上者也。”书奏不省。时窦太后临朝，和帝未亲万机，恢以意不得行，乃称疾乞骸骨。诏赐钱，太医视疾。恢荐任城郭均、成阳高凤，而遂称笃。拜骑都尉，上书辞谢曰：“仍受厚恩，无以报效。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权，春秋以戒。圣人恳恻，不虚言也。

近世外戚富贵，必有骄溢之败。今陛下思慕山陵，未遑政事；诸舅宠盛，权行四方。若不能自损，诛罚必加。臣寿命垂尽，临死竭愚，惟蒙留神。”诏听上印绶，乃归乡里。窦宪因是风厉州郡迫胁，恢遂服药死。弟子缢经挽者数百人，觖庶痛伤之。后窦氏诛，帝始亲事，恢门生何融等上书陈恢忠节，除子己为郎中。

何敞字文高，扶风平陵人也。其先家于汝阴。六世祖比干，学尚书于朝错，武帝时为廷尉正，与张汤同时。汤持法深而比干务仁恕，数与汤争，虽不能尽得，然所济活者以千数。后迁丹*(杨)**[阳]*都尉，因徙居平陵。敞父宠，建

武中为千乘都尉，以病免，遂隐居不仕。

为汝阴县狱吏决曹掾，平活数千人。后为丹阳都尉，狱无冤囚，淮汝号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阴雨，比干在家，日中梦贵客车骑满门，觉以语妻。语未已，而门有老妪可八十余，头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沾清。雨止，送至门，乃谓比干曰：‘公有阴德，今天锡君策，以广公之子孙。’因出怀中符策，状如简，长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孙佩印绶者当如此筭。

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阴徙平陵，代为名族。”敞性公正。自以趣舍不合时务，每请召，常称疾不应。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由待以殊礼。敞论议高，常引大体，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时京师及四方累有奇异鸟兽草木，言事者以为祥瑞。敞通经传，能为天官，意甚恶之。乃言于二公曰：“夫瑞应依德而至，灾异缘政而生。故锦鸽来巢，昭公有干侯之口；西狩获麟，孔子有两楹之殡。海鸟避风，臧文祀之，君子讥焉。今异鸟翔于殿屋，怪草生于庭际，不可不察。”由、安惧然不敢答。

居无何而肃宗崩。

时窦氏专政，外戚奢侈，赏赐过制，仓帑为虚。敞奏记由曰：“敞闻事君之义，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历观世主时臣，无不各欲为化，垂之无穷，然而平和之政万无一者，盖以圣主贤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国家秉聪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纯德，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有望于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视事，出入再黻，宜当克己，以荑四海之心。礼，一谷不升，则损服彻膳。天下不足，若己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获，凉州缘边，家被凶害，男子疲于战陈，妻女劳于转运，老幼孤寡，叹息相依，又中州内郡，公私屈竭，此实损膳节用之时。国恩覆载，赏赉过度，但闻腊赐，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于空竭帑藏，损耗国资。寻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赐赉，宜有品制，忠臣受赏，亦应有度，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帛。今明公位尊任重，责深负大，上当匡正纲纪，下当济安元元，岂但空空无违而已哉！宜先正己以率羈下，还所得赐，因陈得失，奏王侯就国，除苑囿之禁，节省浮费，赈恤穷孤，则恩泽下畅，黎庶悦豫，上天聪明，必有立应。使百姓歌颂，史官纪德，岂但子文逃禄，公仪退食之比哉！”由不能用。人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勤人以自封也，死无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时齐殇王子都乡侯畅奔吊国忧，上书未报，侍中窦宪遂令人刺杀畅于城门屯鞞之中，而主名不立。敞又说由曰：“刘畅宗室肺腑，茅土藩臣，来吊大忧，上书须报，亲在武鞞，致此残酷。奉宪之吏，莫适讨捕，踪跼不显，主名不立。敞备数股肱，职典贼曹，故欲亲至发所，以纠其变，而二府以为故事三公不与

贼盗。昔陈平生于征战之世，犹知宰相之分，云‘外镇四夷，内抚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今二府执事不深惟大义，惑于所闻，公纵奸慝，莫以为咎。惟明公运独见之明，昭然勿疑，敞不胜所见，请独奏案。”由乃许焉。二府闻敞行，皆遣主者随之，于是推举具得事实，京师称其正。

以高第拜侍御史。时遂以窦宪为车骑将军，大发军击匈奴，而诏使者为宪弟笃、景并起邸第，兴造劳役，百姓愁苦。敞上疏谏曰：“臣闻匈奴之为桀逆久矣。平城之围，嫚书之耻，此二辱者，臣子所为捐躯而必死，高祖、吕后忍怒还忿，舍而不诛。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无逆节之罪，汉朝无可髡之耻，而盛春东作，兴动大役，元元怨恨，咸怀不悦。而猥复为鞞尉笃、奉车都尉景缮修馆第，弥街绝里。臣虽斗筲之人，诚窃怀怪，以为笃、景亲近贵臣，当为百僚表仪。今觴军在道，朝廷焦唇，百姓愁苦，县官无用，而遽起大第，崇饰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无穷也。宜且罢工匠，专忧北边，恤人之困。”书奏不省。

后拜为尚书，复上封事曰：“夫忠臣忧世，犯主严颜，讥刺贵臣，至以杀身灭家而犹为之者，何邪？君臣义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见往事，国之危乱，家之将凶，皆有所由，较然易知。昔郑武姜之幸叔段，鞞庄公之宠州吁，爱而不教，终至凶戾。

由是观之，爱子若此，犹饥而食之以毒，适所以害之也。伏见大将军宪，始遭大忧，公卿比奏，欲令典干国事。宪深执谦退，固辞盛位，恳恳勤勤，言之深至，天下闻之，莫不悦喜。今踰年无几，大礼未终，卒然中改，兄弟专朝。宪秉三军之重，笃、景总宫鞞之权，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诛戮无罪，肆心自快。今者论议凶凶，咸谓叔段、州吁复生于汉。臣观公卿怀持两端，不肯极言者，以为宪等若有匪懈之志，则已受吉甫驩申伯之功，如宪等陷于罪辜，则自取陈平、周勃顺吕后之权，终不以宪等吉凶为忧也。臣敞区区，诚欲计策两安，绝其挠挠，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损文母之号，陛下有誓泉之讥，下使宪等得长保其福佑。然臧获之谋，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犹不免于严怒。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复以愚陋，旬年之闲，历显位，备机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虽知言必夷灭，而冒死自尽者，诚不忍目见其祸而怀默苟全。驸马都尉续，虽在弱冠，有不隐之忠，比请退身，愿抑家权。可与参谋，听顺其意，诚宗庙至计，窦氏之福。”及卒，适子桓公立，州吁乃杀桓公而篡其位。鄆生宠，济南都尉；宠生敞：八世也。

敞数切谏，言诸窦罪过，宪等深怨之。时济南王康尊贵骄甚，宪乃白出敞为济南太傅。敞至国，辅康以道义，数引法度谏正之，康敬礼焉。

岁余，迁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当时名誉，故在职以宽和为政。立春

日，常召督邮还府，分遣儒术大吏案行属县，显孝悌有义行者。及举冤狱，以春秋义断之。是以郡中无怨声，百姓化其恩礼。其出居者，皆归养其父母，追行丧服，推财相让者二百许人。置立礼官，不任文吏。又修理颍阳旧渠，百姓赖其利，垦田增三万余顷。吏人共刻石，颂敞功德。

及窦氏败，有司奏敞子与夏阳侯缙厚善，坐免官。永元十二年复征，三迁五官中郎将。常忿疾中常侍蔡伦，伦深憾之。元兴元年，敞以祠庙严肃，微疾不斋，后邓皇后上太傅禹頔，敞起随百官会，伦因奏敞诈病，坐抵罪。卒于家。

论曰：永元之际，天子幼弱，太后临朝，窦氏凭盛戚之权，将有吕、霍之变。幸汉德未衰，大臣方忠，袁、任二公正色立朝，乐、何之徒抗议柱下，故能挟幼主*[之]*断，剿奸回之偪。不然，国家危矣。夫窦氏之闲，唯何敞可以免，而特以子失交之故废黜，不显大位。惜乎，过矣哉！

赞曰：朱生受寄，诚不愆义。公叔辟梁，允纳明刺。绝交面朋，崇厚浮伪。恢举谤己，敞非祥瑞。永言国偪，甘心强诘。

后汉书卷四十四 邓张徐张胡列传 第三十四

邓彪字智伯，南阳新野人，太傅禹之宗也。父邯，中兴初以功封鄆侯，仕至勃海太守。彪少励志，修孝行。父卒，让国于异母弟荆凤，显宗高其节，下诏许焉。后仕州郡，辟公府，五迁桂阳太守。永平十七年，征入为太仆。数年，丧后母，辞疾乞身，诏以光禄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车都尉，迁大司农。数月，代鲍昱为太尉。彪在位清白，为百僚式。视事四年，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赐策罢，赠钱三十万，在所以二千石奉终其身。又诏太常四时致宗庙之胙，

河南尹遣丞存问，常以八月旦奉羊、酒。和帝即位，以彪为太傅，录尚书事，赐爵关*(中)**[内]*侯。永元初，窦氏专权骄纵，朝廷多有谏争，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又尝奏免御史中丞周纡，纡前失窦氏旨，故颇以此致讥，然当时宗其礼让。及窦氏诛，以老病上还枢机职，诏赐养牛酒而许焉。五年春，薨于位，天子亲临吊临。

张禹字伯达，赵国襄国人也。

祖父况族姊为皇祖考夫人，数往来南顿，见光武。光武为大司马，过邯郸，况为郡吏，谒见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与俱北，到高邑，以为元氏令。迁涿郡太守。后为常山关长。会赤眉攻关城，况战歿。父歆，初以报仇逃亡，后仕为淮阳相，终于汲令。与此不同。

禹性笃厚节俭。父卒，汲吏人赙送前后数百万，悉无所受。又以田宅推与伯父，身自寄止。

永平八年，举孝廉，稍迁；建初中，拜扬州刺史。当过江行部，中土*(民

)**[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难于济涉。禹将度，吏固请不听。禹厉言曰：“子胥如有灵，知吾志在理察枉讼，岂危我哉？”遂鼓楫而过。历行郡邑，深幽之处莫不毕到，亲录囚徒，多所明举。吏民希见使者，*(民)**[人]*怀喜悦，怨德美恶，莫不自归焉。

元和二年，转兖州刺史，亦有清平称。三年，迁下邳相。徐县北界有蒲阳坡，傍多良田，而堙废莫修。禹为开水门，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数百顷。劝率吏民，假与种粮，亲自勉劳，遂大收谷实。邻郡贫者归之千余户，室庐相属，其下成市。

后岁至垦千余顷，民用温给。功曹史戴闰，故太尉掾也，权动郡内。有小谴，禹令自致徐狱，然后正其法。自长史以下，莫不震肃。永元六年，入为大司农，拜太尉，和帝甚礼之。十五年，南巡祠园庙，禹以太尉兼辇尉留守。闻车驾当进幸江陵，以为不宜冒险远，驿马上谏。诏报曰：

“祠谒既讫，当南礼大江，会得君奏，临汉回舆而旋。”及行还，禹特蒙赏赐。

延平元年，迁为太傅，录尚书事。邓太后以殇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诏禹舍宫中，给帷帐默褥，太官朝夕进食，五日一归府。每朝见，特赞，与三公绝席。禹上言：“方谅闇密静之时，不宜依常有事于苑囿。其广成、上林空地，宜且以假贫民。”

太后从之。及安帝即位，数上疾乞身。诏遣小黄门问疾，赐牛一头，酒十斛，劝令就第。其钱布、刀口、衣物，前后累至。

永初元年，以定策功封安乡侯，食邑千二百户，与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以寇贼水雨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书乞骸骨，更拜太尉。四年，新野君病，皇太后车驾幸其第。禹与司徒夏勤、司空张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车驾连日宿止，臣等诚窃惶惧。臣闻王者动设先置，止则交戟，清道而后行，清室而后御，离宫不宿，所以重宿辇也。陛下体蒸蒸之至孝，亲省方药，恩情发中，久处单外，百官露止，议者所不安。宜且还宫，上为宗庙社稷，下为万国子民。”比三上，固争，乃还宫。后连岁灾荒，府臧空虚，禹上疏求入三岁租税，以助郡国禀假。诏许之。五年，以阴阳不和策免。

七年，卒于家。使者吊祭。除小子曜为郎中。长子盛嗣。徐防字谒卿，沛国铨人也。祖父宣，为讲学大夫，以易教授王莽。父宪，亦传宣业。

防少习父祖学，永平中，举孝廉，除为郎。防体貌矜严，占对可观，显宗异之，特补尚书郎。职典枢机，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尝有过。和帝时，稍迁司隶校尉，出为魏郡太守。永元十年，迁少府、大司农。防勤晓政事，所在有谄

十四年，拜司空。

防以五经久远，圣意难明，宜为章句，以悟后学。上疏曰：“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汉承乱秦，经典废绝，本文略存，或无章句。收拾缺遗，建立明经，博征儒术，开置太学。孔圣既远，微旨将绝，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设甲乙之科，以勉劝学者，所以示人好恶，改敝就善者也。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兼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孔子称‘述而不作’，又曰‘吾犹及史之阙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阙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以成俗，诚非诏书实选本意。改薄从忠，三*(世)**[代]*常道，专精务本，儒学所先。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

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五经各取上第六人，论语不宜射策。虽所失或久，差可矫革。”诏书下公卿，皆从防言。十六年，拜为司徒。延平元年，迁太尉，与太傅张禹参录尚书事，数受赏赐，甚见优宠。

安帝即位，以定策封龙乡侯。食邑千一百户。其年以灾异寇贼策免，就国。凡三公以灾异策免，始自防也。

防卒，子衡当嗣，让封于其弟崇。数岁，不得已，乃出就爵云。

张敏字伯达，河内郑人也。建初二年，举孝廉，四迁，五年，为尚书。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杀之，肃宗贯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后因以为比。是时遂定其议，以为轻侮法。敏驳议曰：“夫轻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决，宜从上下，犹天之四时，有生有杀。若开兼容恕，着为定法者，则是故设奸萌，生长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义，子不报讎，非子也。而法令不为之减者，以相杀之路不可开故也。今托义者得减，妄杀者有差，使执宪之吏得设巧诈，非所以导‘在丑不争’之义。又轻侮之比，□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转相顾望，弥复增甚，难以垂之万载。臣闻师言：‘救文莫如质。’故高帝去烦苛之法，为三章之约。建初诏书，有改于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议寝不省。敏复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见拔擢，愚心所不晓，迷意所不解，诚不敢苟随觴议。臣伏见孔子垂经典，噉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为非也。未晓轻侮之法将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轻侮，而更开相杀之路，执宪之吏复容其奸枉。议者或曰：‘平法当先论生。’臣愚以为天地之性，唯人为贵，杀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开杀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记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杀，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为灾，秋一物华即为异。

王者承天地，顺四时，法圣人，从经律。愿陛下留意下民，考寻利害，广令平议，天下幸甚。”和帝从之。

事见论语也。

九年，拜司隶校尉。视事二岁，迁汝南太守。清约不烦，用刑平正，有理能名。

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议郎，再迁颍川太守。*[永初元年]*，征拜司空，在位奉法而已。视事三岁，以病乞身，不听。六年春，行大射礼，陪位顿仆，乃策罢之。因病笃，卒于家。

鼎足之任不可以缺，重以职事留君。其上司空印绶。”

胡广字伯始，南郡华容人也。六世祖刚，清高有志节。平帝时，大司徒马宫辟之。值王莽居摄，刚解其衣冠，县府门而去，遂亡命交址，隐于屠肆之闲。

后莽败，乃归乡里。父贡，交址都尉。

广少孤贫，亲执家苦。长大，随辈入郡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从家来省其父。真颇知人。会岁终应举，雄口真助*[其]*求*(其)*才。雄因大会诸吏，真自于牖闲密占察之，乃指广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师，试以章奏，安帝以广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书郎，五迁尚书仆射。

顺帝欲立皇后，而贵人有宠者四人，莫知所建，议欲探筹，以神定选。广与尚书郭虔、史敞上疏谏曰：“窃见诏书以立后事大，谦不自专，欲假之筹策，决疑灵神。篇籍所记，祖宗典故，未尝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当贤；就值其人，犹非德选。夫岐嶷形于自然，倪天必有异表。宜参良家，简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钧以貌，稽之典经，断之圣虑。政令犹汗，往而不反。

诏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职在拾遗，忧深责重，是以焦心，冒昧陈闻。”

帝从之，以梁贵人良家子，定为皇后。

文王闻太姒之贤则美之。言大邦有子女，譬天之有女弟，故求为配焉。时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广复与敞、虔上书驳之，曰：“臣闻君以兼览博照为德，臣以献可替否为忠。

书载稽疑，谋及卿士；诗美先人，询于刍蕘。国有大政，必议之于前训，谘之于故老，是以虑无失策，举无过事。窃见尚书令左雄议郡举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诸生试章句，文吏试笺奏。明诏既许，复令臣等得与相参。窃惟王命之重，载在篇典，当令县于日月，固于金石，遗则百王，施之万世。诗云：‘天难谌斯，不易惟王。’可不慎与！盖选举因才，无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经学；郑、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显用，年乖强仕；终、贾扬声，亦在弱冠。汉承周、秦，兼览殷、夏，祖德师经，参杂霸轨，圣主贤臣，世以致理，贡举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德戾旧章，便利未明，觴心不馱。矫枉变

常，政之所重，而不访台司，不谋卿士。若事下之后，议者剥异，异之则朝失其便，同之则王言已行。臣愚以为可宣下百官，参其同异，然后览择胜否，详采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惟陛下纳焉。”帝不从。

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以闻’。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但言‘稽首言’，下‘稽首以闻’，其中有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卿校送谒者台也。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

时陈留郡缺职，尚书史敞等荐广。曰：“臣闻德以旌贤，爵以建事，‘明试以功’，典谟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作，是以臣竭其忠，君丰其宠，举不失德，下忘其死。窃见尚书仆射胡广，体真履规，谦虚温雅，博物洽闻，探赜穷理，六经典奥，旧章宪式，无所不览。柔而不犯，文而有礼，忠贞之性，忧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劳，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余年，心不外顾，志不苟进。臣等窃以为广在尚书，劬劳日久，后母年老，既蒙简照，宜试职千里，匡宁方国。陈留近郡，今太守任缺。

广才略深茂，堪能拨烦，愿以参选，纪纲颓俗，使束修守善，有所劝仰。”

广典机事十年，出为济阴太守，以举吏不实免。复为汝南太守，入拜大司农。汉安元年，迁司徒。质帝崩，代李固为太尉，录尚书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阳安乐乡侯。以病逊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寻以特进征拜太常，迁太尉，以日食免。复为太常，拜太尉。

延熹二年，大将军梁冀诛，广与司徒韩演、司空孙朗坐不韞宫，皆减死一等，夺爵土，免为庶人。后拜太中大夫、太常。九年，复拜司徒。

灵帝立，与太傅陈蕃参录尚书事，复封故国。以病自乞。会蕃被诛，代为太傅，总录如故。

时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壮。继母在堂，朝夕瞻省，傍无几杖，言不称老。

及母卒，居丧尽哀，率礼无愆。性温柔谨素，常逊言恭色。达练事体，明解朝章。虽无謇直之风，屡有补阙之益。故京师谚曰：“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共李固定策，大议不全，又与中常侍丁肃婚姻，以此讥毁于时。

自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礼任甚优，每逊位辞病，及免退田里，未尝满岁，辄复升进。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与故吏陈蕃、李咸并为三司。蕃等每朝会，辄称疾避广，时人荣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将持节奉策赠太傅、安乐乡侯印绶，给东园梓器，谒者护丧事，赐塋莹于原陵，谥文恭侯，拜家一人为郎中。故吏自

公、卿、大夫、博士、议郎以下数百人，皆褰经宾位，自终及葬。汉兴以来，人臣之盛，未尝有也。

以老乞骸骨，见许，悉还所赐物，乘敝牛车，使子男御。晨发京师，百僚追送盈涂，不能得见。家旧贫狭，庇荫草庐。”

初，杨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阙，后涿郡崔駰及子瑗又临邑侯刘騊駼增补十六篇，广复继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为之解释，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余所着诗、赋、铭、颂、箴、吊及诸解诂，凡二十二篇。

熹平六年，灵帝思感旧德，乃图画广及太尉黄琼于省内，诏议郎蔡邕为其颂云。

袞职龙章，其文有蔚。参曜干台，穷宠极贵。功加八荒，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与为二！”

论曰：爵任之于人重矣，全丧之于生大矣。怀禄以图存者，仕子之恒情；审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体。夫紆于物则非己，直于志则犯俗，辞其艰则乖义，徇其节则失身。统之，方轨易因，险涂难御。故昔人明慎于所受之分，弭弭于岐路之闲也。如令志行无牵于物，临生不先其存，后世何贬焉？古人以宴安为戒，岂数公之谓乎？赞曰：邓、张作傅，无咎无誉。敏正疑律，防议章句。胡公庸庸，饰情恭貌。

朝章虽理，据正或桡。

后汉书卷四十五 袁张韩周列传 第三十五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阳人也。祖父良，习孟氏易，平帝时举明经，为太子舍人；建武初，至成武令。安少传良学。为人严重有威，见敬于州里。初为县功曹，奉檄诣从事，从事因安致书于令。安曰：“公事自有邮驿，私请则非功曹所持。”辞不肯受，从事惧然而止。后举孝廉，除阴平长、任城令，所在吏人畏而爱之。

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谋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举安能理剧，拜楚郡太守。是时英辞所连及系者数千人，显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诬，死者甚觥。

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狱，理其无明验者，条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头争，以为阿附反虏，法与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当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别具奏。帝感悟，即报许，得出者四百余家。岁余，征为河南尹。

政号严明，然未曾以臧罪鞠人。常称曰：“凡学仕者，高则望宰相，下则希牧守。”

辄人于圣世，尹所不忍为也。”闻之者皆感激自励。在职十年，京师肃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迁太仆。

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云上书：“北虏既已和亲，而南部复往抄掠，北单于谓汉欺之，谋欲犯边。宜还其生口，以安慰之。”诏百官议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谲诈，求欲无馘，既得生口，当复妄自夸大，不可开许。安独曰：“北虏遣使奉献和亲，有得边生口者，辄以归汉，此明其畏威，而非先违约也。云以大臣典边，不宜负信于戎狄，还之足示中国优贷，而使边人得安，诚便。”司徒桓虞改议从安。太尉郑弘、司空第五伦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励虞曰：“诸言当还生口者，皆为不忠。”虞廷叱之，伦及大鸿胪韦彪各作色变容，司隶校尉举奏，安等皆上印绶谢。肃宗诏报曰：“久议沉滞，各有所志。

盖事以议从，策由觴定，闇闇衍衍，得礼之容，寝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

君何尤而深谢？其各冠履。”帝竟从安议。明年，代第五伦为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为司徒。

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后兄车骑将军宪北击匈奴，安与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诣朝堂上书谏，以为匈奴不犯边塞，而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书连上辄寝。宋由惧，遂不敢复署议，而诸卿稍自引止。唯安独与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争者十上。太后不听，觴皆为之危惧，安正色自若。窦宪既出，而弟卫尉笃、执金吾景各专威权，公于京师使客遮道夺人财物。景又口使乘驿施檄缘边诸郡，发突骑及善骑射有才力者，渔阳、鴈门、上谷三郡各遣吏将送诣景第。有司畏惮，莫敢言者。安乃劾景口发边兵，惊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辄承景檄，当伏显诛。又奏司隶校尉、河南尹阿附贵戚，无尽节之义，请免官案罪。并寝不报。宪、景等日益横，尽树其亲党宾客于名都大郡，皆赋敛吏人，更相赂遗，其余州郡，亦复望风从之。安与任隗举奏诸二千石，又它所连及贬秩免官者四十余人，窦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

时窦宪复出屯武威。明年，北单于为耿夔所破，遁走乌孙，塞北地空，余部不知所属。宪日矜己功，欲结恩北虏，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为北单于，置中郎将领护，如南单于故事。事下公卿议，太尉宋由、太常丁鸿、光禄勋耿秉等十人议可许。安与任隗奏，以为“光武招怀南虏，非谓可永安内地，正以权时之算，可得扞御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单于反其北庭，并领降觴，无缘复更立阿佟，以增国费”。宗正刘方、大司农尹睦同安议。事奏，未以时定。

。

安惧宪计遂行，乃独上封事曰：“臣闻功有难图，不可豫见；事有易断，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单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备，故匈

奴遂分，边境无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坠，赫然命将，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初，降者十余万人，议者欲置之滨塞，东至辽东，太尉宋由、光禄勋耿秉皆以为失南单于心，不可，先帝从之。陛下奉承洪业，大开疆宇，大将军远师讨伐，席卷北庭，此诚宣明祖宗，崇立弘勋者也。宜审其终，以成厥初。伏念南单于屯，先父举觶归德，自蒙恩以来，四十余年。三帝积累，以遗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业。况屯首唱大谋，空尽北虏，辍而弗图，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计，违三世之规，失信于所养，建立于无功。由、秉实知旧议，而欲背口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枢机，赏罚理国之纲纪。论语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行焉。’今若失信于一屯，则百蛮不敢复保誓矣。

又乌桓、鲜卑新杀北单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则二虏怀怨。兵、食可废，信不可去。且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今北庭弥远，其费过倍，是乃空尽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诏下其议。安又与宪更相难折。宪险急负执，言辞骄讦，至诋毁安，称光武诛韩歆、戴涉故事，安终不移。宪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于除鞬为单于，后遂反叛，卒如安策。

安以天子幼弱，外戚口权，每朝会进见，及与公卿言国家事，未尝不噫鸣流涕。

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赖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

后数月，窦氏败，帝始亲万机，追思前议者邪正之节，乃除安子赏为郎。策免宋由，以尹睦为太尉，刘方为司空。睦，河南人，薨于位。方，平原人，后坐事免归，自杀。

初，安父没，母使安访求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安为言其故，生乃指一处，云“葬此地，当世为上公”。须臾不见，安异之。于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安子京、敞最知名。

京字仲誉。习孟氏易，作难记三十万言。初拜郎中，稍迁侍中，出为蜀郡太守。

子彭，字伯楚。少传父业，历广汉、南阳太守。顺帝初，为光禄勋。行至清，为吏羸袍粝食，终于议郎。尚书胡广等追表其有清絜之美，比前朝贡禹、第五伦。未蒙显赠，当时皆嗟叹之。

彭弟汤，字仲河，少传家学，诸儒称其节，多历显位。桓帝初为司空，以豫议定策封安国亭侯，食邑五百户。累迁司徒、太尉，以鬻异策免。卒，谥曰康侯。

汤长子成，左中郎*[将]*。早卒，次子逢嗣。

逢字周阳，以累世三公子，宽厚笃信，著称于时。灵帝立，逢以太仆豫议，增

封三百户。后为司空，卒于执金吾。朝廷以逢尝为三老，特优礼之，赐以珠画特诏秘器，饭含珠玉二十六品，使五官中郎将持节奉策，赠以车骑将军印绶，加号特进，谥曰宣文侯。子基嗣，位至太仆。

逢弟隗，少历显官，先逢为三公。时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于中。

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为外援。故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不与它公族同。

献帝初，隗为太传。

成子绍，逢子术，自有传。董卓忿绍、术背己，遂诛隗及术兄基男女二十余人。

敞字叔平，少传易经教授，以父任为太子舍人。和帝时，历位将军、大夫、侍中，出为东郡太守，征拜太仆、光禄勋。元初三年，代刘恺为司空。明年，坐子与尚书郎张俊交通，漏泄省中语，策免。敞廉劲不阿权贵，失邓氏旨，遂自杀。

张俊者，蜀郡人，有才能，与兄龁并为尚书郎，年少励锋气。郎朱济、丁盛立行不修，俊欲举奏之，二人闻，恐，因郎陈重、雷义往请俊，俊不听，因共私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书与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狱，当死。俊自狱中占狱吏上书自讼，书奏而俊狱已报。廷尉将出谷门，临行刑，邓太后诏驰骑以减死论。俊假名上书谢曰：“臣孤恩负义，自陷重刑，情断意讫，无所复望。廷尉鞠遣，欧刀在前，棺絮在后，魂魄飞扬，形容已枯。陛下圣泽，以臣尝在近密，识其状貌，伤其眼目，留心曲虑，特加管覆。丧车复还，白骨更肉，披棺发藏，起见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当死复生。陛下德过天地，恩重父母，诚非臣俊破碎骸骨，举宗腐烂，所报万一。臣俊徒也，不得上书；不胜去死就生，惊喜踊跃，触冒拜章。”当时皆哀其文。

朝廷由此薄敞罪而隐其死，以三公礼葬之，复其官。子盱。

盱后至光禄勋。时大将军梁冀口朝，内外莫不阿附，唯盱与廷尉邯郤义正身自守。及桓帝诛冀，使盱持节收其印绶，事已具梁冀传。

闾字夏甫，彭之孙也。少励操行，苦身修节。父贺，为彭城相。闾往省谒，变名姓，徒行无旅。既至府门，连日吏不为通，会阿母出，见闾惊，入白夫人，乃密呼见。既而辞去，贺遣车送之，闾称眩疾不肯乘，反，郡界无知者。及贺卒郡，闾兄弟迎丧，不受赙赠，缋经扶柩，冒犯寒露，礼貌枯毁，手足血流，见者莫不伤之。服阕，累征聘举召，皆不应。居处仄陋，以耕学为业。从父逢、隗并贵盛，数馈之，无所受。

‘此闲不知吾，慎勿宣露也。’”闾见时方险乱，而家门富盛，常对兄弟叹曰：“吾先公福祚，后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竟为骄奢，与乱世争权，此即晋之三

郗矣。”延熹末，党事将作，闾遂散发绝世，欲投麋深林。以母老不宜远遁，乃筑土室，四周于庭，不为户，自牖纳饮食而已。旦于室中东向拜母。母思闾，时往就视，母去，便自掩闭，兄弟妻子莫得见也。及母歿，不为制服设位，时莫能名，或以为狂生。潜身十八年，黄巾贼起，攻没郡县，百姓惊散，闾诵经不移。贼相约语不入其闾，卿人就闾避难，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于土室。二弟忠、弘，节操皆亚于闾。

乘苇车到官，以清亮称。及天下大乱，忠口官客会稽上虞。一见太守王朗徒从整饰，心嫌之，遂称病自绝。后孙策破会稽，忠等浮海南投交址。献帝都许，征为鞞尉，未到，卒。弘字邵甫，耻其门族贵执，乃变姓名，徒步师门，不应征辟，终于家。

忠子秘，为郡门下议生。黄巾起，秘从太守赵谦击之，军败，秘与功曹封观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于陈，谦以得免。诏秘等门闾号曰“七贤”。

封观者，有志节，当举孝廉，以兄名位未显，耻先受之，遂称风疾，喑不能言。

火起观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后数年，兄得举，观乃称损而仕郡焉。

论曰：陈平多阴谋，而知其后必废；郗吉有阴德，夏侯胜识其当封及子孙。

终陈掌不侯，而郗昌绍国，虽有不类，未可致诘，其大致归然矣。袁公窦氏之闲，乃情帝室，引义雅正，可谓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狱，未尝鞫人于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后昆。子孙之盛，不亦宜乎？

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于是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诏狱，系者亡轻重一切皆杀之。内者令郭穰至郡邸狱，吉闭门扞拒曰：“它人无辜犹不可，况亲曾孙乎？”

穰不得入，还以闻。上曰：“天使之也。”因大赦天下。曾孙赖吉得立。宣帝立，吉为丞相，未及封而病。上忧吉不起，夏侯胜曰：“此未死也。臣闻有阴德者必飨其乐以及子孙。”后吉病愈，封博阳侯。薨，子显嗣。甘露中，削爵为关内侯。至孙昌，复封博阳侯。传子至孙，王莽败乃绝。

张酺字孟侯，汝南细阳人，赵王张敖之后也。敖子寿，封细阳之池阳乡，后废，因家焉。

酺少从祖父充受尚书，能传其业。又事太常桓荣。勤力不怠，聚徒以百数。

永平九年，显宗为四姓小侯开学于南宫，置五经师。酺以尚书教授，数讲于御前。以论难当意，除为郎，赐车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

酺为人质直，守经义，每侍讲闲隙，数有匡正之辞，以严见惮。及肃宗即位，擢酺为侍中、虎贲中郎将。数月，出为东郡太守。酺自以尝经亲近，未悟见出，意不自得，上疏辞曰：“臣愚以经术给事左右，少不更职，不晓文法，猥

当剖符典郡，班政千里，必有负恩辱位之咎。臣窃私自分，殊不虑出城阙，冀蒙留恩，托备口官，黜僚所不安，耳目所闻见，不敢避好丑。”诏报曰：“经云：‘身虽在外，乃心不离王室。’典城临民，益所以报效也。好丑必上，不在远近。今赐装钱三十万，其亟之官。”酺虽儒者，而性刚断。下车擢用义勇，搏击豪强。长安有杀盗徒者，酺辄案之，以为令长受臧，犹不至死，盗徒皆饥寒佣保，何足穷其法乎！

郡吏王青者，祖父翁，与前太守翟义起兵攻王莽，及义败，余觴悉降，翁独守节力战，莽遂燔烧之。父隆，建武初为都尉功曹，青为小史。与父俱从都尉行县，道遇贼，隆以身贻全都尉，遂死于难；青亦被矢贯咽，音声流喝。

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举。酺见之，叹息曰：“岂有一门忠义而爵赏不及乎？”遂擢用极右曹，乃上疏荐青三世死节，宜蒙显异。奏下三公，由此为司空所辟。

自酺出后，帝每见诸王师傅，常言：“张酺前入侍讲，屡有谏正，闾闾恻恻，出于诚心，可谓有史鱼之风矣。”元和二年，东巡狩，幸东郡，引酺及门生并郡县掾史并会庭中。帝先备弟子之仪，使酺讲尚书一篇，然后修君臣之礼。赏赐殊特，莫不沾洽。

酺视事十五年，和帝初，迁魏郡太守。郡人郑据时为司隶校尉，奏免执金吾窦景。景后复位，遣掾夏猛私谢酺曰：“郑据小人，为所侵冤。闻其儿为吏，放纵狼藉。取是曹子一人，足以惊百。”酺大怒，即收猛系狱，檄言执金吾府，疑猛与据子不平，矫称卿意，以报私讎。会有赎罪令，猛乃得出。顷之，征入为河南尹。窦景家人复击伤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缇骑侯海等五百人欧伤市丞。酺部吏杨章等穷究，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怨，乃移书辟章等六人为执金吾吏，欲因报之。章等惶恐，入白酺，愿自引臧罪，以辞景命。酺即上言其状。窦太后诏报：“自今执金吾辟吏，皆勿遣。”

及窦氏败，酺乃上疏曰：“臣实愚蠢，不及大体，以为窦氏虽伏厥辜，而罪刑未着，后世不见其事，但闻其诛，非所以垂示国典，贻之将来。宜下理官，与天下平之。方宪等宠贵，黜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宪受顾命之托，怀伊、吕之忠，至乃复比邓夫人于文母。今严威既行，皆言当死，不复顾其前后，考折厥衷。臣伏见夏阳侯续，每存忠善，前与臣言，常有尽节之心，检口宾客，未尝犯法。臣闻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义，过厚不过薄。今议者为续选严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贷宥，以崇厚德。”和帝感酺言，徙续封，就国而已。

永元五年，迁酺为太仆。数月，代尹睦为太尉。数上疏以疾乞身，荐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许，使中黄门问病，加以珍羞，赐钱三十万。酺遂称笃。

时子蕃以郎侍讲，帝因令小黄门口蕃曰：“阴阳不和，万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与国同心，而托病自絜，求去重任，谁当与吾同忧责者？非有望于断金也。司徒固疾，司空年老，公其伛偻，勿露所口。”酺惶恐诣阙谢，还复视事。酺虽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迁职，辄一诣京师。尝来候酺，适会岁节，公卿罢朝，俱诣酺府奉酒上寿，极欢卒日，觴人皆庆羨之。

及父卒，既葬，诏遣使赍牛酒为释服。

后以事与司隶校尉晏称会于朝堂，酺从容谓称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

”称归，即奏令三府各实其掾史。酺本以私言，不意称奏之，甚怀恨。会复共谢阙下，酺因责让于称。称辞言不顺，酺怒，遂廷叱之，称乃劾奏酺有怨言。天子以酺先帝师，有诏公卿、博士、朝臣会议。司徒吕盖奏酺位居三司，知公门有仪，不屏气鞠躬以须诏命，反作色大言，怨让使臣，不可以示四远。于是策免。

酺归里舍，谢遣诸生，闭门不通宾客。左中郎将何敞及言事者多讼酺公忠，帝亦雅重之。十*(五)**年，复拜为光禄勋。数月，代鲁恭为司徒。月余薨。

乘輿缟素临吊，赐顷莹地，赠赠恩宠异于它相。酺病临危，口其子曰：“显节陵埽地露祭，欲率天下以俭。吾为三公，既不能宣扬王化，令吏人从制，岂可不务节约乎？其无起祠堂，可作焘盖庑，施祭其下而已。”

曾孙济，好儒学，光和中至司空，病罢。及卒，灵帝以旧恩赠车骑将军、关内侯印绶。其年，追济侍讲有劳，封子根为蔡阳乡侯。

济弟喜，初平中为司空。

韩棱字伯师，颍川舞阳人，弓高侯颓当之后也。世为乡里着姓。父寻，建武中为陇西太守。

棱四岁而孤，养母弟以孝友称。及壮，推先父余财数百万与从昆弟，乡里益高之。初为郡功曹，太守葛兴中风，病不能听政，棱阴代兴视事，出入二年，令无违者。兴子尝发教欲署吏，棱拒执不从，因令怨者章之。事下案验，吏以棱掩蔽兴病，专典郡职，遂致禁锢。

显宗知其忠，后诏特原之。由是征辟，五迁为尚书令，与仆射郅寿、尚书陈宠，同时俱以才能称。肃宗尝赐诸尚书口，唯此三人特以宝口，自手署其名曰：“韩棱楚龙渊，郅寿蜀汉文，陈宠济南椎成。”时论者为之说：以棱渊深有谋，故得龙渊；寿明达有文章，故得汉文；宠敦朴，善不见外，故得椎成。和帝即位，侍中窦宪使人刺杀齐殇王子都乡侯畅于上东门，有司畏宪，咸疑似于畅兄弟。诏遣侍御史之齐案其事。棱上疏以为贼在京师，不宜舍近问远，恐为奸臣所笑。窦太后怒，以切责棱，棱固执其议。及事发，果如所言。宪惶恐，白太后求出击北匈奴以赎罪。棱复上疏谏，太后不从。及宪有功，还为大将

军，威震天下，复出屯武威。会帝西祠园陵，诏宪与车驾会长安。及宪至，尚书以下议欲拜之，伏称万岁。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谄，下交不黜，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议者皆鼻而止。尚书左丞王龙私奏记上牛酒于宪，棱举奏龙，论为城旦。棱在朝数荐举良吏应顺、吕章、周紆等，皆有名当时。及窦氏败，棱典案其事，深竟党与，数月不休沐。帝以为忧国忘家，赐布三百匹。迁南阳太守，特听棱得过家上顷，乡里以为荣。棱发擿奸盗，郡中震栗，政号严平。数岁，征入为太仆。九年冬，代张奋为司空。明年薨。

子辅，安帝时至赵相。

棱孙演，顺帝时为丹阳太守，政有能名。桓帝时为司徒。大将军梁冀被诛，演坐阿党抵罪，以减死论，遣归本郡。后复征拜司隶校尉。

周荣字平孙，庐江舒人也。肃宗时，举明经，辟司徒袁安府。安数与论议，甚器之。及安举奏窦景及与窦宪争立北单于事，皆荣所具草。窦氏客太尉掾徐龢深恶之，胁荣曰：“子为袁公腹心之谋，排奏窦氏，窦氏悍士刺客满城中，谨备之矣！”荣曰：“荣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以历宰二城。今复得备宰士，纵为窦氏所害，诚所甘心。”故常口妻子，若卒遇飞祸，无得殡敛，冀以区区腐身觉悟朝廷。

及窦氏败，荣由此显名。自郾令擢为尚书令。出为颍川太守，坐法，当下狱，和帝思荣忠节，左转共令。岁余，复以为山阳太守。所历郡县，皆见称纪。以老病乞身，卒于家，诏特赐钱二十万，除子男兴为郎中。兴少有名誉，永宁中，尚书陈忠上疏荐兴曰：“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号令，言必弘雅，辞必温丽，垂于后世，列于典经。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从周室之郁郁。

臣窃见光禄郎周兴，孝友之行，着于闺门，清厉之志，闻于州里。蕴槁古今，博物多闻，三坟之篇，五典之策，无所不览。属文着辞，有可观采。尚书出纳帝命，为王喉舌。臣等既愚闇，而诸郎多文俗吏，鲜有雅才，每为诏文，宣示内外，转相求请，或以不能而专己自由，辞多鄙固。兴抱奇怀能，随辈栖骛，诚可叹惜。”诏乃拜兴为尚书郎。卒。兴子景。

北斗为天之喉舌，尚书亦为陛下之喉舌也。”

景字仲飡。辟大将军梁冀府，稍迁豫州刺史、河内太守。好贤爱士，其拔才荐善，常恐不及。每至岁时，延请举吏入上后堂，与共宴会，如此数四，乃遣之。

赠送什物，无不充备。既而选其父兄子弟，事相优异。常称曰：“臣子同贯，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韩演在河内，志在无私，举吏当行，一辞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举若可矣，岂可令管积一门！”故当时论者议此二人。景后征入为将作大匠。及梁冀诛，景以故吏免官禁锢。朝廷以景素着忠正，顷

之，复引拜尚书令。迁太仆、卫尉。六年，代刘宠为司空。是时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视事，与太尉杨秉举奏诸奸猾，自将军牧守以下，免者五十余人。遂连及中常侍防东侯览、东武阳侯具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称之。

视事二年，以地震策免。岁余，复代陈蕃为太尉。建宁元年薨。以豫议定策立灵帝，追封安阳乡侯。

长子崇嗣，至甘陵相。

中子忠，少历列位，累迁大司农。忠子暉，前为洛阳令，去官归。兄弟好宾客，雄江淮闲，出入从车常百余乘。及帝崩，暉闻京师不安，来候忠，董卓闻而恶之，使兵劫杀其兄弟。忠后代皇甫嵩为太尉，录尚书事，以灾异免。复为卫尉，从献帝东归洛阳。

赞曰：袁公持重，诚单所奉。惟德不忘，延世承宠。孟侯经博，侍言帝幙。

棱、荣事君，志同鹓雀。

后汉书卷四十七 班梁列传 第三十七

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然内孝谨，居家常执勤苦，不耻劳辱。有口辩，而涉猎书传。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诣校书郎，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府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闲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其后行诣相者，曰：“祭酒，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超问其状。相者指曰：“生燕颌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久之，显宗问固“卿弟安在”，固对“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帝乃除超为兰台令史，后坐事免官。

十六年，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以超为假司马，将兵别击伊吾，战于蒲类海，多斩首虏而还。固以为能，遣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

超到鄯善，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后忽更疏懈。超谓其官属曰：“宁觉广礼意薄乎？此必有北虏使来，狐疑未知所从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着邪。”

乃召侍胡诈之曰：“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状。超乃闭侍胡，悉会其吏士三十六人，与共饮，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使到裁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柰何？”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觭曰：“当与从事议之。”超怒曰：“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觭曰：“善”。初夜，遂将吏士直奔虏营。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皆当鸣鼓大呼。

”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觴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觴百许人悉烧死。明日乃还告郭恂，恂大惊，既而色动。超知其意，举手曰：“掾虽不行，班超何心独擅之乎？”恂乃悦。超于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超晓告抚慰，遂纳子为质。还奏于窦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选使使西域。

帝壮超节，诏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今以超为军司马，令遂前功。”超复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愿将本所从三十余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为累。”是时于寘王广德新攻破莎车，遂雄张南道，而匈奴遣使监护其国。超既西，先至于寘。广德礼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騊马，急求取以祠我。”广德乃遣使就超请马。超密知其状，报许之，而令巫自来取马。有顷，巫至，超即斩其首以送广德，因辞让之。广德素闻超在鄯善诛灭虏使，大惶恐，即攻杀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赐其王以下，因镇抚焉。

时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倚恃虏威，据有北道，攻破疏勒，杀其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明年春，超从闲道至疏勒。去兜题所居盘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虑先往降之。□虑曰：“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执之。”虑既到，兜题见虑轻弱，殊无降意。虑因其无备，遂前劫缚兜题。左右出其不意，皆惊惧奔走。虑驰报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将吏，说以龟兹无道之状，因立其故王兄子忠为王，国人大悦。忠及官属皆请杀兜题，超不听，欲示以威信，释而遣之。疏勒由是与龟兹结怨。

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国大丧，遂攻没都护陈睦。超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数发兵攻疏勒。超守盘橐城，与忠为首尾，士吏单少，拒守岁余。肃宗初即位，以陈睦新没，恐超单危不能自立，下诏征超。超发还，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弇曰：“汉使□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因以刀自刳。超还至于寘，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超马鼻，不得行。超恐于寘终不听其东，又欲遂本志，乃更还疏勒。疏勒两城自超去后，复降龟兹，而与尉头连兵。超捕斩反者，击破尉头，杀六百余人，疏勒复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弥兵一万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斩首七百级。超欲因此匡平诸国，乃上疏请兵。曰：“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域，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寘实时向化。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实愿从谷吉效命绝域，庶几张骞□身旷野。昔魏绛列国大夫，尚能和辑诸戎，况臣奉大汉之威，而无鉞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今西域诸国，自日

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唯焉耆、龟兹独未服从。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口。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载，胡夷情数，臣颇识之。问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汉与依天等’。以是效之，则鯁领可通，鯁领通则龟兹可伐。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以步骑数百送之，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闲，龟兹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闲也，兵可不费中国而彻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为龟兹所置，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其孰必有降反。若二国来降，则龟兹自破。愿下臣章，参考行事。诚有万分，死复何恨。臣超区区，特蒙神灵，窃冀未便僵仆，目见西域平定，陛下举万年之觴，荐勋祖庙，布大喜于天下。”书奏，帝知其功可成，议欲给兵。平陵人徐干素与超同志，上疏愿奋身佐超。五年，遂以干为假司马，将口刑及义从千人就超。

先是莎车以为汉兵不出，遂降于龟兹，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复反叛。会徐干适至，超遂与干击番辰，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多获生口。超既破番辰，欲进攻龟兹。以乌孙兵强，宜因其力，乃上言：“乌孙大国，控弦十万，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与共合力。”帝纳之。

八年，拜超为将兵长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干为军司马，别遣驎候李邑护送乌孙使者，赐大小昆弥以下锦帛。

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龟兹攻疏勒，恐惧不敢前，因上书陈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超闻之，叹曰：“身非曾参而有三至之谗，恐见疑于当时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责邑曰：“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令邑诣超受节度。诏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与从事。”

超即遣邑将乌孙侍子还京师。徐干谓超曰：“邑前亲毁君，欲败西域，今何不缘诏书留之，更遣它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毁超，故今遣之。

内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明年，复遣假司马和恭等四人将兵八百诣超，超因发疏勒、于寘兵击莎车。莎车阴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从之，西保乌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为疏勒王，悉发其不反者以攻忠。积半岁，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时月氏新与康居婚，相亲，超乃使使多赍锦帛遗月氏王，令晓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罢兵，执忠以归其国，乌即城遂降于超。

后三年，忠说康居王借兵，还据损中，密与龟兹谋，遣使诈降于超。超内知其奸而外伪许之。忠大喜，即从轻骑诣超。超密勒兵待之，为供张设乐。

酒行，乃叱吏缚忠斩之。因击破其觴，杀七百余人，南道于是遂通。

明年，超发于窋诸国兵二万五千人，复击莎车。而龟兹王遣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合五万人救之。超召将校及于窋王议曰：“今兵少不敌，其计莫若各散去。于窋从是而东，长史亦于此西归，可须夜鼓声而发。”阴缓所得生口。龟兹王闻之大喜，自以万骑于西界遮超，温宿王将八千骑于东界徼于窋。超知二虏已出，密召诸部勒兵，鸡鸣驰赴莎车营，胡大惊乱奔走，追斩五千余级，大获其马畜财物。莎车遂降，龟兹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初，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奉珍宝、符拔、师子，因求汉公主。

超拒还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谢将兵七万攻超。超觭少，皆大恐。超譬军士曰：“月氏兵虽多，然数千里踰罽领来，非有运输，何足忧邪？

但当收谷坚守，彼饥穷自降，不过数十日决矣。”谢遂前攻超，不下，又钞掠无所得。超度其粮将尽，必从龟兹求救，乃遣兵数百于东界要之。谢果遣骑赍金银珠玉以赂龟兹。超伏兵遮击，尽杀之，持其使首以示谢。谢大惊，即遣使请罪，愿得生归。超纵遣之。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

明年，龟兹、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为都护，徐干为长史。拜白霸为龟兹王，遣司马姚光送之。超与光共胁龟兹废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将尤利多还诣京师。超居龟兹它干城，徐干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须、尉犁以前没都护，怀二心，其余悉定。

六年秋，超遂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人，及吏士贾客千四百人讨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晓说焉耆、尉犁、危须曰：“都护来者，欲镇抚三国。即欲改过向善，宜遣大人来迎，当赏赐王侯已下，事毕即还。今赐王彩五百匹。”焉耆王广遣其左将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结鞬支曰：“汝虽匈奴侍子，而今秉国之权。都护自来，王不以时迎，皆汝罪也。”或谓超可便杀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权重于王，今未入其国而杀之，遂令自疑，设备守险，岂得到其城下哉！”于是赐而遣之。广乃与大人迎超于尉犁，奉献珍物。

焉耆国有苇桥之险，广乃绝桥，不欲令汉军入国。超更从它道厉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营大泽中。广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驱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尝质京师，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斩之，示不信用。乃期大会诸国王，因扬声当重加赏赐，于是焉耆王广、尉犁王泛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诣超。其国相腹久等十七人惧诛，皆亡入海，而危须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诘广曰：“危须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缘逃亡？”遂叱吏士收广、泛等于陈睦故城斩之，传首京师。因纵兵钞掠，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更立元孟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岁，慰抚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

明年，下诏曰：“往者匈奴独擅西域，寇盗河西，永平之末，城门昼闭。先帝深愍边萌婴罗寇害，乃命将帅击右地，破白山，临蒲类，取车师，城郭诸国震慑响应，遂开西域，置都护。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独谋悖逆，持其险隘，覆没都护，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惮兵役之兴，故使军司马班超安集于窳以西。超遂踰鞬领，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讎。司马法曰：‘赏不踰月，欲人速鬻为善之利也。’其封超为定远侯，邑千户。”

超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闻太公封齐，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马依风。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闲，况于远处绝域，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蛮夷之俗，畏壮侮老。臣超犬马齿殁，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口捐。昔苏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节带金银护西域，如自以寿终屯部，诚无所恨，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谨遣子勇随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寿妻昭亦上书请超曰：

妾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赏，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绝，诚非小臣所当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躯命，冀立微功，以自陈效。会陈睦之变，道路隔绝，超以一身转侧绝域，晓譬诸国，因其兵觮，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赖蒙陛下神灵，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积三十年。骨肉生离，不复相识。所与相随时人士觮，皆已物故。超年最长，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虽欲竭尽其力，以报塞天恩，迫于岁暮，犬马齿索。蛮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见代，恐开奸宄之源，生逆乱之心。而卿大夫咸怀一切，莫肯远虑。如有卒暴，超之气力不能从心，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功，下口忠臣竭力之用，诚可痛也。故超万里归诚，自陈苦急，延颈踰望，三年于今，未蒙省录。妾窃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亦有休息不任职也。缘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万国之欢心，不遗小国之臣，况超得备侯伯之位，故敢触死为超求哀，口超余年。一得生还，复见阙庭，使国永无劳远之虑，西域无仓卒之忧，超得长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衰老之惠。诗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超有书与妾生诀，恐不复相见。妾诚伤超以壮年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则便捐死于旷野，诚可哀怜。如不蒙救护，超后有一旦之变，冀幸超家得蒙赵母、韞姬先请之贷。妾愚戆不知大义，触犯忌讳。

书奏，帝感其言，乃征超还。

七尺谓二十，六尺即十五也。此言十五受兵，谓据野外为言，六十还之，据国

中为说也。

姬者，齐桓公之姬。桓公与管仲谋伐鞞，桓公入，姬请鞞之罪。事见列女传也。

超在西域三十一岁。十四年八月至洛阳，拜为射声校尉。超素有匈胁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黄门问疾，赐医药。其年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吊祭，赠赙甚厚。子雄嗣。

初，超被征，以戊己校尉任尚为都护。与超交代。尚谓超曰：“君侯在外国三十余年，而小人猥承君后，任重虑浅，宜有以诲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数当大位，岂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愿进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超去后，尚私谓所亲曰：“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数年，而西域反乱，以罪被征，如超所戒。

有三子。长子雄，累迁屯骑校尉。会叛羌寇三辅，诏雄将五营兵屯长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阴城公主。主顺帝之姑，贵骄淫乱，与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默下。始积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杀主。帝大怒，腰斩始，同产皆□市。超少子勇。

勇字宜僚，少有父风。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为军司马。与兄雄俱出敦煌，迎都护及西域甲卒而还。因罢都护。后西域绝无汉吏十余年。

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车师前王及鄯善王皆来降班。后数月，北单于与车师后部遂共攻没班，进击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于曹宗，宗因此请出兵五千人击匈奴，报索班之耻，因复取西域。邓太后召勇诣朝堂会议。先是公卿多以为宜闭玉门关，遂□西域。勇上议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强盛，兼总百蛮，以逼障塞。于是开通西域，离其党与，论者以为夺匈奴府藏，断其右臂。遭王莽篡盗，征求无馀，胡夷忿毒，遂以背叛。

光武中兴，未遑外事，故匈奴负强，驱率诸国。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诸郡，城门昼闭。孝明皇帝深惟庙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远遁，边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内属。会闲者羌乱，西域复绝，北虏遂遣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直，严以期会。鄯善、车师皆怀愤怨，思乐事汉，其路无从。前所以时有叛者，皆由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于前负，欲报雪匈奴，而不寻出兵故事，未度当时之宜也。夫要功荒外，万无一成，若兵连祸结，悔无及已。况今府藏未充，师无后继，是示弱于远夷，暴短于海内，臣愚以为不可许也。旧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

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寘心胆，北扞匈奴，东近敦煌。如此诚便。”

尚书问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为便？又置长史屯楼兰，利害云何？”勇对曰：

“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将居敦煌，后置副校*[尉]*于车师，既为胡虏节度，又禁汉人不得有所侵扰。故外夷归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还，汉人外孙，若匈奴得志，则尤还必死。此等虽同鸟兽，亦知避害。若出屯楼兰，足以招附其心，愚以为便。”长乐驍尉谭显、廷尉綦母参、司隶校尉崔据难曰：

“朝廷前所以□西域者，以其无益于中国而费难供也。今车师已属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复，班将能保北虏不为边害乎？”勇对曰：“今中国置州牧者，以禁郡县奸猾盗贼也。若州牧能保盗贼不起者，臣亦愿以要斩保匈奴之不为边害也。今通西域则虏势必弱，虏势*(必)*弱则为患微矣。孰与归其府藏，续其断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抚西域，设长史以招怀诸国，若□而不立，则西域望绝。望绝之后，屈就北虏，缘边之郡将受困害，恐河西城门必复有昼闭之儆矣。今不廓开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费，若北虏遂炽，岂安边久长之策哉！”

太尉属毛轸难曰：“今若置校尉，则西域骆驿遣使，求索无馘，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一旦为匈奴所迫，当复求救，则为役大矣。”勇对曰：“今设以西域归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汉，不为钞盗则可矣。

如其不然，则因西域租入之饶，兵马之觮，以扰动缘边，是为富仇雠之财，增暴夷之势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系诸国内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觐之情，而无财费耗国之虑也。且西域之人无它求索，其来入者，不过禀食而已。今若拒绝，势归北属，夷虏并力以寇并、凉，则中国之费不止千亿。置之诚便。”

于是从勇议，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虽复羁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后匈奴果数与车师共入寇钞，河西大被其害。

延光二年夏，复以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楼兰，以鄯善归附，特加三绶。而龟兹王白英犹自疑未下，勇开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缚诣勇降。勇因发其兵步骑万余人到车师前王庭，击走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余人，于是前部始复开通。还，屯田柳中。

四年秋，勇发敦煌、张掖、酒泉六千骑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击后部王军就，大破之。首虏八千余人，马畜五万余头。捕得军就及匈奴持节使者，将至索班没处斩之，以报其耻，传首京师。永建元年，更立后部故王子加特奴为王

。勇又使别校诛斩东且弥王，亦更立其种人为王，于是车师六国悉平。其冬，勇发诸国兵击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觶二万余人皆降。捕得单于从兄，勇使加特奴手斩之，以结车师匈奴之隙。北单于自将万余骑入后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马曹俊驰救之。单于引去，俊追斩其贵人骨都侯，于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后车师无复虏迹，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请攻元孟，于是遣敦煌太守张朗将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发诸国兵四万余人，分骑为两道击之。勇从南道，朗从北道，约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赎，遂先期至爵离关，遣司马将兵前战，首虏二千余人。

元孟惧诛，逆遣使乞降，张朗径入焉耆受降而还。元孟竟不肯面缚，唯遣子诣阙贡献。朗遂得免诛。勇以后期，征下狱，免。后卒于家。

梁懂字伯威，北地弋居人也。父讽，历州宰。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除讽为军司马，令先赍金帛使北单于，宣国威德，其归附者万余人。后坐失宪意，髡输武威，武威太守承旨杀之。窦氏既灭，和帝知其为宪所诬，征懂，除为郎中。

懂有勇气，常慷慨好功名。初为车骑将军邓鸿司马，再迁，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懂行至河西，会西域诸国反叛，攻都护任尚于疏勒。尚上书求救，诏懂将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骑驰赴之，懂未至而尚已得解。会征尚还，以骑都尉段禧为都护，西域长史赵博为骑都尉。禧、博守它干城。它干城小，懂以为不可固，乃谲说龟兹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许之。吏人固谏，白霸不听。懂既入，遣将急迎禧、博，合军八九千人。龟兹吏人并叛其王，而与温宿、姑墨数万兵反，共围城。懂等出战，大破之。连兵数月，胡觶败走，乘胜追击，凡斩首万余级，获生口数千人，骆驼畜产数万头，龟兹乃定。而道路尚隔，檄书不通。

岁余，朝廷忧之。公卿议者以为西域阻远，数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费无已。永初元年，遂罢都护，遣骑都尉王弘发关中兵迎懂、禧、博及伊吾卢、柳中屯田吏士。

二年春，还至敦煌。会觶羌反叛，朝廷大发兵西击之，逆诏懂留为诸军援。懂至张掖日勒。羌诸种万余人攻亭候，杀略吏人。懂进兵击，大破之，乘胜追至昭武，虏遂散走，其能脱者十二三。及至姑臧，羌大豪三百余人诣懂降，并尉譬遣还故地，河西四郡复安。

懂受诏当屯金城，闻羌转寇三辅，迫近园陵，即引兵赴击之，转战武功美阳关。

懂临阵被创，不顾，连破走之，尽还得所掠生口，获马畜财物甚觶，羌遂奔散

。朝廷嘉之，数玺书劳勉，委以西方事，令为诸军节度。

三年冬，南单于与乌桓大人俱反。以大司农何熙行车骑将军事，中郎将庞雄为副，将羽林五校营士，及发缘边十郡兵二万余人，又辽东太守耿夔率将鲜卑种觭共击之，诏懂行度辽将军事。庞雄与耿夔共击匈奴奥鞬日逐王，破之。

单于乃自将围中郎将耿种于美稷，连战数月，攻之转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懂将八千余人驰往赴之，至属国故城，与匈奴左将军、乌桓大人战，破斩其渠帅，杀三千余人，虏其妻子，获财物甚觭。

单于复自将七八千骑迎攻，围懂。懂被甲奔击，所向皆破，虏遂引还虎泽。三月，何熙军到五原曼柏，暴疾，不能进，遣庞雄与懂及耿种步骑万六千人攻虎泽。连营稍前，单于惶怖，遣左奥鞬日逐王诣懂乞降，懂乃大陈兵受之。

单于脱帽徒跣，面缚稽颡，纳质。会熙卒于师，即拜懂度辽将军。庞雄还为大鸿胪。雄，巴郡人，有勇略，称为名将。

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谷贵人流，不能自立。诏懂发边兵迎三郡太守，使将吏人徙扶风界。懂即遣南单于兄子优孤涂奴将兵迎之。既还，懂以涂奴接其家属有劳，辄授以羌侯印绶，坐专擅，征下狱，抵罪。明年，校书郎马融上书讼懂与护羌校尉庞参，有诏原刑。语在庞参传。

会叛羌寇三辅，关中盗贼起，拜懂谒者，将兵击之。至湖县，病卒。

何熙字孟孙，陈国人。少有大志。永元中，为谒者。身長八尺五寸，善为威容，赞拜殿中，音动左右。和帝伟之，擢为御史中丞，历司隶校尉、大司农。及在军临歿，遗言薄葬。

三子：临，瑾，阜。临、瑾并有政能。阜俊才早没。临子衡，为尚书，以正直称，坐讼李膺等下狱，免官，废于家。

论曰：时政平则文德用，而武略之士无所奋其力能，故汉世有发愤张胆，争膏身于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启匈奴之权，班超、梁懂奋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荐功祖庙，勒勋于后，亦一时之志士也。

赞曰：定远慷慨，专功西遐。坦步鯁、雪，咫尺龙沙。懂亦抗愤，勇乃负荷。

后汉书卷四十八 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 第三十八

杨终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习春秋。显宗时，征诣兰台，拜校书郎。

建初元年，大旱谷贵，终以为广陵、楚、淮阳、济南之狱，徙者万数，又远屯绝域，吏民怨旷，乃上疏曰：“臣闻‘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违悟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乱，约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万姓廓然，蒙被更生，泽及昆虫，功垂万世。陛下圣祖，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鬻疫未息，躬自菲薄，广访失得，三代之

隆，无以加焉。臣窃按春秋水旱之变，皆应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来，仍连大狱，有司穷考，转相牵引，掠考冤滥，家属徙边。加以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频年服役，转输烦费。又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民怀土思，怨结边域。传曰：

‘安土重居，谓之觶庶。’昔殷民近迁洛邑，且犹怨望，何况去中土之肥饶，寄不毛之荒极乎？且南方暑湿，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动天地，移变阴阳矣。陛下留念省察，以济元元。”书奏，肃宗下其章。司空第五伦亦同终议。太尉牟融、司徒鲍昱、校书郎班固等难伦，以施行既久，孝子无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异。终复上书曰：“秦筑长城，功役繁兴，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口珠崖之郡，光武绝西域之国，不以介鳞易我衣裳。

鲁文公毁泉台，春秋讥之曰‘先祖为之而已毁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无妨害于民也。襄公作三军，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复古，以为不舍则有害于民也。今伊吾之役，楼兰之屯，久而未还，非天意也。”帝从之，听还徙者，悉罢边屯。

君子善善也长，恶恶也短，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子孙。贤者子孙，故君子为之讳。”衣裳谓中国也。杨雄法言曰：“珠崖之绝，捐之之力也，否则鳞介易我衣裳。”

“舍中军。舍中军者何？复古也。”言舍之与留，量时制宜也。

终又言：“宣帝博征鬻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会终坐事系狱，博士赵博、校书郎班固、贾逵等，以终深晓春秋，学多异闻，表请之，终又上书自讼，即日贯出，乃得与于白虎观焉。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

时太后兄驍尉马廖，谨笃自守，不训诸子。终与廖交善，以书戒之曰：“终闻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何者？尧舜为之堤防，桀纣示之骄奢故也。诗曰：‘皎皎练丝，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谓之不移；

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杀太子母弟，直称君甚恶之者，坐失教也。礼制，人君之子年八岁，为置少傅，教之书计，以开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经典，以道其志。汉兴，诸侯王不力教诲，多触禁忌，故有亡国之祸，而乏嘉善之称。今君位地尊重，海内所望，岂可不临深履薄，以为至戒！黄门郎年幼，血气方盛，既无长君退让之风，而要结轻狡无行之客，纵而莫诲，视成任性，鉴念前往，可为寒心。君侯诚宜以临深履薄为戒。”廖不纳。子豫后坐县书诽谤，廖以就国。终兄凤为郡吏，太守廉范为州所考，遣凤候终，终为范游说，坐徙北地。

帝东巡狩，凤皇黄龙并集，终赞颂嘉瑞，上述祖宗鸿业，凡十五章，奏上，诏贯还故郡。

着春秋外传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万言。永元十二年，征拜郎中，以病卒。李法字伯度，汉中南郑人也。博通髡书，性刚而有节。和帝永元九年，应贤良方正对策，除博士，迁侍中、光禄大夫。岁余，上疏以为朝政苛碎，违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权重，椒房宠盛；又讥史官记事不实，后世有识，寻功计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为庶人。还乡里，杜门自守。故人儒生时有候之者，言谈之次，问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尝应对。友人固问之，法曰：“鄙夫可与事君乎哉？苟患失之，无所不至。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诸身而已矣。’”在家八年，征拜议郎、谏议大夫，正言极辞，无改于旧。出为汝南太守，政有声绩。后归乡里，卒于家。

翟酺字子超，广汉雒人也。四世传诗。酺好老子，尤善图纬、天文、历筭。以报舅雠，当徙日南，亡于长安，为卜相工，后牧羊凉州。遇赦还。仕郡，征拜议郎，迁侍中。

时尚书有缺，诏将大夫六百石以上试对政事、天文、道术，以高第者补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孙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无所及，唯涕泣流连。懿怪而问之，酺曰：“图书有汉贼孙登，将以才智为中官所害。观君表相，似当应之。酺受恩接，凄怆君之祸耳！”懿忧惧，移病不试。由是酺对第一，拜尚书。

时安帝始亲政事，追感祖母宋贵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宝及皇后兄弟阎显等并用威权。酺上疏谏曰：

臣闻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孙通背秦而归汉，彼非自箴其君，时不可也。臣荷殊绝之恩，蒙值不讳之政，岂敢雷同受宠，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应天履祚，历值中兴，当建太平之功，而未闻致化之道。盖远者难明，请以近事征之。昔窦、邓之宠，倾动四方，兼官重绂，盈金积货，至使议弄神器，改更社稷。岂不以执尊威广，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坏，头颡墮地，愿为孤豚，岂可得哉！夫致贵无渐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宠幸，功均造化，汉元以来，未有等比。陛下诚仁恩周洽，以亲九族。然禄去公室，政移私门，覆车重寻，宁无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议，翕翕訾訾，更相佐附。臣恐威权外假，归之良难，虎翼一奋，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于泽，谁能不含”；

老子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极]*戒，社稷之深计也。夫俭德之恭，政存约节。故文帝爱百金于露台，饰帷帐于阜囊。或有讥其俭者，上曰：“朕为天下守财耳，岂得妄用之哉！”至仓谷腐而不可食，钱贯朽而

不可校。今自初政已来，日月未久，费用赏赐已不可算。敛天下之财，积无功之家，帑藏单尽，民物雕伤，卒有不虞，复当重赋百姓，怨叛既生，危乱可待也。

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在后，毕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挟而维之。目见正容，耳闻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旷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无数子之佐，虽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

自去年已来，鬻谴频数，地坼天崩，高岸为谷。修身恐惧，则转祸为福；轻慢天戒，则其害弥深。愿陛下亲自劳恤，研精致思，勉求忠贞之臣，诛远佞谄之党，损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欢，罢宴私之好。帝王图籍，陈列左右，心存亡国所以失之，鉴观兴王所以得之，庶鬻害可息，丰年可招矣。

书奏不省，而外戚宠臣咸畏恶之。

延光三年，出为酒泉太守。叛羌千余骑徙敦煌来钞郡界，酺赴击，斩首九百级，羌觝几尽，威名大震。迁京兆尹。顺帝即位，拜光禄大夫，迁将作大匠。损省经用，岁息四五千万。屡因鬻异，多所匡正。由是权贵共诬酺及尚书令高堂芝等交通属托，坐减死归家。复被章云酺前与河南张楷等谋反，逮诣廷尉。及杜真等上书讼之，事得明释。卒于家。着援神、钩命解诂十二篇。

初，酺之为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书，而孝宣论六经于石渠，学者滋盛，弟子万数。光武初兴，愍其荒废，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明帝时辟雍始成，欲毁太学，太尉赵口以为太学、辟雍皆宜兼存，故并传至今。而顷者颓废，至为园采刍牧之处。宜更修缮，诱进后学。”帝从之。酺免后，遂起太学，更开拓房室，学者为酺立碑铭于学云。应奉字世叔，汝南南顿人也。曾祖父顺，字华仲。和帝时为河南尹、将作大匠，公廉约己，明达政事。生十子，皆有才学。中子叠，江夏太守。叠生郴，武陵太守。郴生奉。

奉少聪明，自为童儿及长，凡所经履，莫不暗记。读书五行并下。为郡决曹史，行部四十二县，录囚徒数百千人。及还，太守备问之，奉口说罪系姓名，坐状轻重，无所遗脱，时人奇之。着汉书后序，多所述载。大将军梁冀举茂才。先是，武陵蛮詹山等四千余人反叛，执县令，屯结连年。诏下公卿议，四府举奉才堪将帅。永兴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纳，山等皆悉降散。于是兴学校，举仄陋，政称变俗。坐公事免。

延熹中，武陵蛮复寇乱荆州，车骑将军冯緄以奉有威恩，为蛮夷所服，上请与俱征。拜从事中郎。奉勤设方略，贼破军罢，緄推功于奉，荐为司隶校尉。

纠举奸违，不避豪戚，以严厉为名。及党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伤，着感骚三十篇，数万言。

诸公多荐举，会病卒。子劭。

劭字仲远。少笃学，博览多闻。灵帝时举孝廉，辟车骑将军何苗掾。

中平二年，汉阳贼边章、韩遂与羌胡为寇，东侵三辅，时遣车骑将军皇甫嵩西讨之。嵩请发乌桓三千人。北军中候邹靖上言：“乌桓羸弱，宜开募鲜卑。

”事下四府，大将军掾韩卓议，以为“乌桓兵寡，而与鲜卑世为仇敌，若乌桓被发，则鲜卑必袭其家。乌桓闻之，当复□军还救。非唯无益于实，乃更沮三军之情。

邹靖居近边塞，究其恣诈。若令靖募鲜卑轻骑五千，必有破敌之效”。劭驳之曰：

“鲜卑隔在漠北，犬羊为羸，无君长之帅，庐落之居，而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故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市，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非为畏威怀德。

计获事足，旋踵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内，盖为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辽将军马续、乌桓校尉王元发鲜卑五千余骑，又武威太守赵冲亦率鲜卑征讨叛羌。斩获丑虏，既不足言，而鲜卑越溢，多为不法。裁以军令，则忿戾作乱；制御小缓，则陆掠残害。劫居人，钞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马。得赏既多，不肯去，复欲以物买铁。边将不听，便取缣帛聚欲烧之。边将恐怖，畏其反叛，辞谢抚顺，无敢拒违。今狡寇未殄，而羌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为可募陇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简其精勇，多其牢赏。太守李参沈静有谋，必能銜厉得其死力。当思渐消之略，不可仓卒望也。”韩卓复与劭相难反复。于是诏百官大会朝堂，皆从劭议。

三年，举高第，再迁，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黄巾三十万觐入郡界。劭纠率文武连与贼战，前后斩首数千级，获生口老弱万余人，辎重二千两，贼皆退溲，郡内以安。兴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从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并杀之于郡界。

劭畏操诛，□郡奔冀州牧袁绍。

初，安帝时河闲人尹次、颍川人史玉皆坐杀人当死，次兄初及玉母军并诣官曹求代其命，因缢而物故。尚书陈忠以罪疑从轻，议活次、玉。劭后追驳之，据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议曰：

尚书称“天秩有礼，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孙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将以禁暴恶，且惩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赏庆、刑威，皆以类相从，使当其实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称官，赏不酬功，刑不应罪，不祥莫大焉。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关，虽尚约法

，然杀人者死，亦无宽降。夫时化则刑重，时乱则刑轻。书曰“刑罚时轻时重”，此之谓也。

今次、玉公以清时释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尸道路。朝恩在宽，幸至冬狱，而初、军愚狷，妄自投毙。昔召忽亲死子纠之难，而孔子曰“经于沟渎，人莫之知”。朝氏之父非错刻峻，遂能自陨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传曰“仆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义勇，顾无虑耳”。夫刑罚威狱，以类天之震耀杀戮也；温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长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则为鬻，秋一木华亦为异。今杀无罪之初、军，而活当死之次、玉，其为枯华，不亦然乎？陈忠不详制刑之本，而信一时之仁，遂广引八议求生之端。夫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岂有次、玉当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为求生，非谓代死可以生也。败法乱政，悔其可追。

劭凡为驳议三十篇，皆此类也。王许诺。及括败，王以母先言，竟不诛也。而班固引之以为□错赞词。

又删定律令为汉仪，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国之大事，莫尚载籍。载籍也者，决嫌疑，明是非，赏刑之宜，允获厥中，俾后之人永为监焉。故胶*(东)**[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

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逆臣董卓，荡覆王室，典宪焚燎，靡有孑遗，开辟以来，莫或兹酷。今大驾东迈，巡省许都，拔出险难，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荣祚丰衍，窃不自揆，贪少云补，辄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断狱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复重，为之节文。

又集驳议三十篇，以类相从，凡八十二事。其见汉书二十五，汉记四，皆删□润色，以全本。其二十六，博采古今缙玮之士，文章焕炳，德义可观。其二十七，臣所创造。岂繄自谓必合道衷，心焉愤邑，聊以藉手。昔郑人以干鼠为璞，鬻之于周；宋愚夫亦宝燕石，缙□十重。夫鬻之者掩口卢胡而笑，斯文之族，无乃类旃。左氏实云虽有姬姜丝麻，不□憔悴菅蒯，盖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顽才，厕于明哲之末。虽未足纲纪国体，宣洽时雍，庶几观察，增闡圣听。惟因万机之余暇，游意省览焉。”献帝善之。

‘商贾之言，鞞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弥谨。”旃，之也。□音袭。缙，赤色繒也。楚词曰：“袭英衣兮缙□。”谓鲜明之衣。

二年，诏拜劭为袁绍军谋校尉。时始迁都于许，旧章堙没，书记罕存。劭慨然叹息，乃缀集所闻，着汉官礼仪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

初，父奉为司隶时，并下诸官府郡国，各上前人像赞，劭乃连缀其名，录为状

人纪。又论当时行事，着中汉辑序。撰风俗通，以辩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文虽不典，后世服其洽闻。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汉书，皆传于时。后卒于邺。

弟子场、璩，并以文才称。

中兴初，有应姬者，生四子而寡。见神光照社，试探之，乃得黄金。自是诸子宦学，并有才名，至场七世通显。

霍谡字叔智，魏郡邺人也。少为诸生，明经。有人诬谗舅宋光于大将军梁商者，以为妄刊章文，坐系洛阳诏狱，掠考困极。谡时年十五，奏记于商曰：

将军天覆厚恩，愍舅光冤结，前者温教许为平议，虽未下吏断决其事，已蒙神明顾省之听。皇天后土，寔闻德音。窃独踊跃，私自庆幸。谡闻春秋之义，原情定过，赦事诛意，故许止虽弑君而不罪，赵盾以纵贼而见书。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汉世所宜遵前修也。传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斯盖谓大小窳隆丑美之形，至于鼻目觭窍毛发之状，未有不然者也。情之异者，刚柔舒急倨敬之闲。至于趋利避害，畏死乐生，亦复均也。谡与光骨肉，义有相隐，言其冤滥，未必可谅，且以人情平论其理。

不成乎弑也。许悼公是止进药而杀，是以君子加弑焉。葬许悼公是君子之赦止

。赦止者，免止罪之辞也。”何休注云：“原止欲愈父之病，无害父之意，故赦之。”

是原情定过也。又曰：“晋史书赵盾弑其君。赵盾曰：‘天乎无辜，吾不弑君。’太史曰：‘尔为仁为义，人杀尔君而不讨贼，此非弑君如何？’”此赦事诛意也。

光衣冠子孙，径路平易，位极州郡，日望征辟，亦无瑕秽纤介之累，无故刊定诏书，欲以何名？就有所疑，当求其便安，岂有触冒死祸，以解细微？譬犹疗饥于附子，止渴于酖毒，未入肠胃，已绝咽喉，岂可为哉！昔东海孝妇见枉不辜，幽灵感革，天应枯旱。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阙连年，而终不见理。呼嗟紫宫之门，泣血两观之下，伤和致灾，为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应复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恩，岂有冤谤无征，反不得理？是为刑宥正罪，戮加诬侵也。不偏不党，其若是乎？明将军德盛位尊，人臣无二，言行动天地，举厝移阴阳，诚能留神，沛然晓察，必有于公高门之福，和气立应，天下幸甚。后太守至，自祭孝妇墓，天立大雨，岁熟。

商高谡才志，即为奏原光罪，由是显名。

仕郡，举孝廉，稍迁金城太守。性明达笃厚，能以恩信化诱殊俗，甚为羌胡所敬服。遭母忧，自上归行丧。服阕，公车征，再迁北海相，入为尚书仆射。是

时大将军梁冀贵戚秉权，自公卿以下莫敢违忤。诮与尚书令尹勋数奏其事，又因陛见陈闻罪失。及冀诛后，桓帝嘉其忠节，封邳都亭侯。前后固让，不许。出为河南尹，迁司隶校尉，转少府、廷尉，卒官。

子鈇，安定太守。

爰延字季平，陈留外黄人也。清苦好学，能通经教授。性质籥，少言辞。县令陇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礼请延为廷掾，范丹为功曹，濮阳潜为主簿，常共言谈而已。后令史昭以为乡啬夫，仁化大行，人但闻啬夫，不知郡县。在事二年，州府礼请，不就。桓帝时征博士，太尉杨秉等举贤良方正，再迁为侍中。帝游上林苑，从容问延曰：“朕何如主也？”对曰：“陛下为汉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对曰：“尚书令陈蕃任事则化，中常侍黄门豫政则乱，是以知陛下可与为善，可与为非。”帝曰：“昔朱云廷折栏槛，今侍中面称朕违，敬闻阙矣。”拜五官中郎将，转长水校尉，迁魏郡太守，征拜大鸿胪。

“安昌侯张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师傅，罪死不赦。”御史将云下，云叩殿槛折。云呼曰：“臣得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知朝廷如何耳！”上意乃解。及后当修槛，上曰“勿易”，因而辑之，以旌直臣。

帝以延儒生，常特宴见。时太史令上言客星经帝坐，帝密以问延。延因上封事曰：“臣闻天子尊无为上，故天以为子，位临臣庶，威重四海。动静以礼，则星辰顺序；

意有邪僻，则晷度错违。陛下以河南尹邓万有龙潜之旧，封为通侯，恩重公卿，惠丰宗室。加顷引见，与之对博，上下媿黷，有亏尊严。臣闻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与也。昔宋闵公与强臣共博，列妇人于侧，积此无礼，以致大齏。武帝与幸臣李延年、韩嫣同卧起，尊爵重赐，情欲无馱，遂生骄淫之心，行不义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夫爰之则不觉其过，恶之则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滥，物情生怨。

故王者赏人必酬其功，爵人必甄其德。善人同处，则日闻嘉训；恶人从游，则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邪臣惑君，乱妾危主，以非所言则悦于耳，以非所行则翫于目，故令人君不能远之。仲尼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盖圣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与严光俱寝，上天之异，其夕即见。夫以光武之圣德，严光之高贤，君臣合道，尚降此变，岂况陛下今所亲幸，以贱为贵，以卑为尊哉？惟陛下远谗谀之人，纳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权，寤宦官之敝。使积善日熙，佞恶消殄，则干齏可除。”帝省其奏。因以病自上，乞骸骨还家。灵帝复特征，不行，病卒。子骥，白马令，亦称善士。

徐璆字孟玉，广陵海西人也。父淑，度辽将军，有名于边。璆少博学，辟公府

，举高第。稍迁荆州刺史。时董太后姊子张忠为南阳太守，因执放滥，臧罪数亿。璆临当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属璆。璆对曰：“臣身为国，不敢闻命。”太后怒，遽征忠为司隶校尉，以相威临。璆到州，举奏忠臧余一亿，使冠军县上簿诣大司农，以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属县有臧污者，悉征案罪，威风大行。中平元年，与中郎将朱铄击黄巾贼于宛，破之。张忠怨璆，与诸阉官构造无端，璆遂以罪征。

有破贼功，得免官归家。后再征，迁汝南太守，转东海相，所在化行。献帝迁许，以廷尉征，当诣京师，道为袁术所劫，授璆以上公之位。璆乃叹曰：

“龚胜、鲍宣，独何人哉？守之必死！”术不敢逼。术死军破，璆得其盗国玺，及还许，上之，并送前所假汝南、东海二郡印绶。司徒赵温谓璆曰：

“君遭大难，犹存此邪？”璆曰：“昔苏武困于匈奴，不队七尺之节，况此方寸印乎？”

王莽辅政，诛汉忠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皆死。

后拜太常，使持节拜曹操为丞相。操以相让璆，璆不敢当。卒于官。

论曰：孙懿以高明见忌，而受欺于阴计；翟酺资谄数取通，而终之以谏。岂性智自有周偏，先后之要殊度乎？应氏七世才闻，而奉、劭采章为盛。及撰着篇籍，甄纪异知，虽云小道，亦有可观者焉。延、璆应对辩正，而不*(可)*犯陵上之尤，斯固辞之不可以已也。

赞曰：杨终、李法，华阳有闻。二应克聪，亦表汝瀆。翟酺诈懿，霍谖请舅。延能诤帝，璆亦谏后。

后汉书卷四十九 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第三十九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觚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

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箸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肃宗特诏公车征，病不行。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贵忠篇曰：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爱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爱，焉可以不安而利之，养而济之哉？是以君子任职则思利人，达上则思进贤，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后不恨也。书称“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虚受。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偷天官以私

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诛罚，况乃犯天，得无咎乎？夫五*(世)**[代]*之臣，以道事君，泽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谄媚主，不顺天，专杖杀伐。白起、蒙恬，秦以为功，天以为贼；息夫、董贤，主以为忠，天以为盗。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鲜不及矣。”是故德不称，其祸必酷；能不称，其殃必大。夫窃位之人，天夺其鉴。虽有明察之资，仁义之志，一旦富贵，则背亲捐旧，丧其本心，簠骨肉而亲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马，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贷人一钱，情知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骨肉怨望于家，细人谤讟于道。前人以败，后争袭之，诚可伤也。

历观前政贵人之用心也，与婴儿子其何异哉？婴儿有常病，贵臣有常祸，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过。婴儿常病，伤于饱也；贵臣常祸，伤于宠也。哺乳多则生口病，富贵盛而致骄疾。爱子而贼之，骄臣而灭之者，非一也。极其罚者，乃有仆死深牢，衔刀都市，岂非无功于天，有害于人者乎？夫鸟以山为埤而增巢其上，鱼以泉为浅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饵也。贵戚愿其宅吉而制为令名，欲其门坚而造作铁枢，卒其所以败者，非苦禁忌少而门枢朽也，常苦崇财货而行骄僭耳。

见战国策。

不上顺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窃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诬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图太山之安，为朝露之行，而思传世之功。岂不惑哉！岂不惑哉！

浮侈篇曰：

王者以四海为家，兆人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饥；一妇不织，天下受其寒。

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觴。“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民安能无奸轨？奸轨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愁怨者多，则咎征并臻。下民无聊，而上天降螫，则国危矣。

夫贫生于富，弱生于强，乱生于化，危生于安。是故明王之养民，忧之劳之，教之诲之，慎微防萌，以断其邪。故易美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七月之诗，大小教之，终而复始。由此观之，人固不可恣也。今人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或以谋奸合任为业，或以游博持掩为事。丁夫不扶僮

锄，而怀丸挟弹，携手上山遨游，或好取土作丸卖之，外不足御寇盗，内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车瓦狗诸戏弄之具，以巧诈小儿，此皆无益也。

诗刺“不绩其麻，市也婆娑”。又妇人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民，荧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怀忧愤愤，易为恐惧。至使奔走便时，去离正宅，崎岖路侧，风寒所伤，奸人所利，盗贼所中。或增祸重祟，至于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误，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画好缯，以书祝辞；或虚饰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彩，令广分寸；或断截觚缕，绕带手腕；或裁切绮縠，缝紵成幡。皆单费百缣，用功千倍，破牢为伪，以易就难，坐食嘉谷，消损白日。夫山林不能给野火，江海不能实漏漕，皆所宜禁也。

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绋，革舄韦带。而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庐第，奢过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锦绣绮紈，葛子升越，笄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樞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穷极丽靡，转相夸筭。其嫁娶者，车駟数里，缙帷竟道，骑奴侍童，夹毂并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其不逮，一飧之所费，破终身之业。古者必有命然后乃得衣缯丝而乘车马，今虽不能复古，宜令细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桐木为棺，葛采为絨，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后，转用楸梓槐柏椴樗之属，各因方土，裁用胶漆，使其坚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

今者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樗梓豫章之木。边远下土，亦竞相放嗟。夫樗樟豫章，所出殊远，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入海乘淮，逆河泝洛，工匠雕刻，连累日月，会觚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将万夫，而东至乐浪，西达敦煌，费力伤农于万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坟，中世坟而不崇。仲尼丧母，頃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请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鲤也死，有棺无殓。文帝葬芷阳，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宝，不起山陵，墓虽卑而德最高。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樗梓椁，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頃，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案鄙毕之陵，南城之頃，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为驩君爱父，不在于聚财，扬名显亲，无取于车马。昔晋灵公多赋以雕墙，春秋以为*(非)**[不]*君；华元、乐举厚葬文公，君子以为不臣。况于鬻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过天道乎？

实贡篇曰：

国以贤兴，以谄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论，而时所共知也。然衰国危君，继踵不绝者，岂时无忠信正直之士哉，诚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

闲，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乱殷有三仁，小韃多君子。

今以大汉之广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无善吏，位无良臣。此岂时之无贤，谅由取之乖实。夫志道者少与，逐俗者多畴，是以朋党用私，背实趋华。其贡士者，不复依其质干，准其才行，但虚造声誉，妄生羽毛。略计所举，岁且二百。览察其状，则德侔颜、冉，详核厥能，则鲜及中人，皆总务升官，自相推达。夫士者贵其用也，不必求备。故四友虽美，能不相兼；

三仁齐致，事不一节。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资暴莽。况太平之时，而云无士乎！夫明君之诏也若声，忠臣之和也如响。长短大小，清浊疾徐，必相应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盐，濯锦以鱼，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贱理贵，以丑化好者矣。智者口短取长，以致其功。今使贡士必核以实，其有小疵，勿强衣饰，

出处默语，各因其方，则萧、曹、周、韩之伦，何足不致，吴、邓、梁、窦之属，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爰日篇曰：

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舒长者，非谓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静而力有余也。促短者，非谓分度损减，乃上闇下乱，力不足也。孔子称“既庶则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富足生于宽暇，贫穷起于无日。

圣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国之基也，故务省徭役，使之爰日。是以尧口羲和，钦若昊天，敬授民时。明帝时，公车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闻而怪曰：“民废农桑，远来诣阙，而复拘以禁忌，岂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制。*(令)**[今]*冤民仰希申诉，而令长以神自畜，百姓废农桑而趋府廷者，相续道路，非朝舖不得通，非意气不得见。或连日累月，更相瞻视；或转请邻里，馈粮应对。岁功既亏，天下岂无受其饥者乎？见阴阳书也。

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从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议曲直，乡亭部吏，亦有任决断者，而类多枉曲，盖有故焉。夫理直则恃正而不桡，事曲则谄意以行赅。

不桡故无恩于吏，行赅故见私于法。若事有反复，吏应坐之，吏以应坐之故，不得不枉之于庭。以羸民之少党，而与豪吏对讼，其孰得无屈乎？县承吏言，故与之同。

若事有反复，县亦应坐之，县以应坐之故，而排之于郡。以一民之轻，而以一

县为讼，其理岂得申乎？事有反复，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于州。以一民之轻，与一郡为讼，其事岂获胜乎？既不肯理，故乃远诣公府。公府复不能察，而当延以日月。贫弱者无以旷旬，强富者可盈千日。理讼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怀怨结而不见信，猾吏崇奸轨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穷也。

且除上天感痛致谴，但以人功见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乡县典司之吏，辞讼之民，官事相连，更相检对者，日可有十万人。一人有事，二人经营，是为日三十万人废其业也。以中农率之，则是岁三百万人受其饥者也。然则盗贼何从而销，太平何由而作乎？诗云：“莫肯念乱，谁无父母？”百姓不足，君谁与足？可无思哉！可无思哉！

述赦篇曰：

凡疗病者，必知脉之虚实，气之所结，然后为之方，故疾可愈而寿可长也。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然后为之禁，故奸可塞而国可安也。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赎。赦赎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何以明之哉？夫谨口之人，身不蹈非，又有为吏正直，不避强御，而奸猾之党横加诬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阙庭自明者，万无数人；数人之中得省问者，百不过一；既对尚书而空遣去者，复什六七矣。其轻薄奸轨，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愤，而反一恸悉蒙赦释，令恶人高会而夸筮，老盗服臧而过门，孝子见雠而不得讨，遭盗者鬻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

夫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轨者贼良民。书曰：“文王作罚，刑兹无赦。”

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伤人肌肤，断人寿命也；贵威奸惩恶，除人害也。故经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诗刺“彼宜有罪，汝反脱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乱之极，寇贼奸轨，难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与之更新，颐育万民，以成大化。非以养奸活罪，放纵天贼也。夫性恶之民，民之豺狼，虽得放宥之泽，终无改悔之心。旦脱重桎，夕还囹圄，严明令尹，不能使其断绝。何也？凡敢为大奸者，才必有过于觴，而能自媚于上者也。多散诞得之财，奉以谄谀之辞，以转相驱，

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为顾哉？论者多曰：“久不赦则奸轨炽而吏不制，宜数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乱之本源，不察祸福之所生也。

后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乡人有以货得鴈门太守者，亦去职还家，书刺谒规。规卧不迎，既入而问：“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顷，又白王符在门。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

时人为之语曰：“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言书生道义之为贵也。符竟不仕，终于家。

大掖之衣，大袂单衣也。”

仲长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人也。少好学，博涉书记，赡于文辞。年二十余，游学青、徐、并、冀之闲，与交友者多异之。并州刺史高干，袁绍甥也。素贵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士多归附。统过干，干善待遇，访以当时之事。统谓干曰：“君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所以为君深戒也。”干雅自多，不纳其言，统遂去之。无几，干以并州叛，卒至于败。并冀之士皆以是异统。

统性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辄称疾不就。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论之曰：“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潜，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水踏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闲。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

岂羨夫入帝王之门哉！”又作诗二篇，以见其志。辞曰：

“吹煦呼吸，吐故纳新。”又曰“至人无己”也。

飞鸟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口鳞，神龙丧角。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骋风无足。垂露成帟，张霄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

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绕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口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

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柂。敖翔太清，纵意容冶。

尚书令荀彧闻统名，奇之，举为尚书郎。后参丞相曹操军事。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着论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余万言。

献帝逊位之岁，统卒，时年四十一。友人东海缪袭常称统才章足继西京董、贾、刘、杨。今简撮其书有益政者，略载之云。

理乱篇曰：

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者竞起焉。于斯之时，并伪假天威，矫据方国，拥甲兵与我角才智，程勇力与我竞雌雄，不知

去就，疑误天下，盖不可数也。角知者皆穷，角力者皆负，形不堪复伉，執不足复校，乃始羈首系颈，就我之衔继耳。夫或曾为我之尊长矣，或曾与我为等侪矣，或曾臣虏我矣，或曾执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诅，幸我之不成，而以奋其前志，詎肯用此为终死之分邪？

及继体之时，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赖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贵，安居乐业，长养子孙，天下晏然，皆归心于我矣。豪杰之心既绝，士民之志已定，贵有常家，尊在一人。当此之时，虽下愚之才居之，犹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风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阳春时雨，不足以喻其泽；周、孔数千，无所复角其圣；贲、育百万，无所复奋其勇矣。

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目极角抵之观，耳穷郑鞞之声。入则耽于妇人，出则驰于田猎。荒废庶政，□亡人物，澶漫弥流，无所底极。

信任亲爱者，尽佞谄容说之人也；宠贵隆丰者，尽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饿狼守庖厨，饥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为我哺乳之子孙者，今尽是我饮血之寇讎也。至于运徙執去，犹不觉悟者，岂非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

又政之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贤愚之分，以开盛衰之数也。日不如古，弥以远甚，岂不然邪？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而清絜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闲，无所益损于风俗也。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鬻，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妓)*[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此皆公侯之广乐，君长之厚实也。苟能运智诈者，则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为罪焉。源发而横流，路开而四通矣。求士之舍荣乐而居穷苦，□放逸而赴束缚，夫谁肯为之者邪！夫乱世长而化世短。乱世则小人贵宠，君子困贱。当君子困贱之时，局高天，踏厚地，犹恐有镇厌之祸也。逮至清世，则复入于矫枉过正之检。老者耄矣，不能及宽饶之俗；少者方壮，将复困于衰乱之时。是使奸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辩色，耳能辩声，口能辩味，体能辩寒温者，将皆以修絜为讳恶，设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乐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

“局，曲也。踏，累足也。”

昔春秋之时，周氏之乱世也。逮乎战国，则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執，放虎狼

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汉用兵之苦，甚于战国之时也。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乎秦、项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于亡新之时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难三起，中闲之乱，尚不数焉。变而弥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尽矣。嗟乎！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将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穷此之数，欲何至邪？孝灵遭黄巾之寇，献帝婴董卓之祸，英雄瀉峙，白骨膏野，兵乱相寻三十余年，三方既宁，万不存一也。

损益篇曰：

作有利于时，制有便于物者，可为也。事有乖于数，法有翫于时者，可改也。故行于古有其谥，用于今无其功者，不可不变。变而不如前，易有多所败者，亦不可不复也。汉之初兴，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杀生之权。于是骄逸自恣，志意无厌。鱼肉百姓，以盈其欲；报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轨之奸，下有暴乱残贼之害。虽藉亲属之恩，盖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夺，卒至于坐食奉禄而已。然其沓秽之行，淫昏之罪，犹尚多焉。故浅其根本，轻其恩义，犹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况专之于国，擅之于嗣，岂可鞭笞叱箠，而使唯我所为者乎？时政雕敝，风俗移易，纯朴已去，智惠已来。出于礼制之防，放于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资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权，校其从横之勢，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无壅滞之士，国朝无专贵之人。此变之善，可遂行者也。

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勢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虽亦由网禁篋阔，盖分田无限使之然也。今欲张太平之纪纲，立至化之基趾，齐民财之丰寡，正风俗之奢俭，非井田实莫由也。此变有所败，而宜复者也。

肉刑之废，轻重无品，下死则得髡钳，下髡钳则得鞭笞。死者不可复生，而髡者无伤于人。髡笞不足以惩中罪，安得不至于死哉！夫鸡狗之攘窃，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赂遗，谬误之伤害，皆非值于死者也。杀之则甚重，髡之则甚轻。不制中刑以称其罪，则法令安得不参差，杀生安得不过谬乎？今患刑轻之不足以惩恶，则假臧货以成罪，托疾病以讳杀。科条无所准，名实不相应，恐非帝王之通法，圣人之良制也。或曰：过刑恶人，可也；过刑善人，岂可复哉？曰：若前政以来，未曾枉害善人者，则有罪不死也，是为忍于杀人*(也)*，而不忍于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轻重有数，科条有序，名实有正，非杀人逆乱鸟兽之行甚重者，皆勿杀。嗣周氏之秘典，续吕侯之祥刑，此又宜复之善者也。

易曰：“阳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阴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则寡者，为人上者也；觴者，为人下者也。一伍之长，才足以长一伍者也；一国之君，才足以君一国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于智，犹枝之附干，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国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远则难绥，事总则难了。今远州之县，或相去数百千里，虽多山陵洿泽，犹有可居人种谷者焉。当更制其境界，使远者不过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数阅，审什伍以相连持，限夫田以断兼并，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长以兴政理，急农桑以丰委积，去末作以一本业，敦教学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厉风俗，核才藝以口官宜，简精悍以习师田，修武器以存守战，严禁令以防僭差，信实罚以验惩劝，纠游戏以杜奸邪，察苛刻以绝烦暴。审此十六者以为政务，操之有常，课之有限，安宁勿懈惰，有事不迫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向者，天下户过千万，除其老弱，但户一丁壮，则千万人也。遗漏既多，又蛮夷戎狄居汉地者尚不在焉。丁壮十人之中，必有堪为其什伍之长，推什长已上，则百万人也。又十取之，则佐史之才已上十万人也。又十取之，则可使在政理之位者万人也。以筋力用者谓之人，人求丁壮；以才智用者谓之士，士贵耆老。

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犹将有储，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无物之岁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然后可以用天性，究人理，兴顿废，属断绝，网罗遗漏，拱桺天人矣。

或曰：善为政者，欲除烦去苛，并官省职，为之以无为，事之以无事，何子言之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圣人未可师也。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乱，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盗跖主征税，国家昏乱，吏人放肆，则恶复论损益之闲哉！夫人待君子然后化理，国待蓄积乃无忧患。君子非自农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积非横赋敛以取优饶者也。奉禄诚厚，则割剥贸易之罪乃可绝也；蓄积诚多，则兵寇水旱之鬻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为劳。天鬻流行，开仓库以禀贷，不亦仁乎？衣食有余，损靡丽以散施，不亦义乎？彼君子居位为士民之长，固宜重肉累帛，朱轮四马。今反谓薄屋者为高，藿食者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开虚伪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绩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实也。以廉举而以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选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贫者多，禄不足以供养，安能不少营私门乎？从而罪之，是设机置藪以待天下之君子也。

盗贼凶荒，九州代作，饥馑暴至，军旅卒发，横税弱人，割夺吏禄，所恃者寡，所取者猥，万里悬乏，首尾不救，徭役并起，农桑失业，兆民呼嗟于昊天

，贫穷转死于沟壑矣。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穡之入，令亩收三斛，斛取一斗，未为甚多。一岁之闲，则有数年之储，虽兴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广爱幸之赐，犹未能尽也。不循古法，规为轻税，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罄，未逮三年，校计蹇短，坐视战士之蔬食，立望饿殍之满道，如之何为君行此政也？二十税一，名之曰貂，况三十税一乎？夫薄吏禄以丰军用，缘于秦征诸侯，续以四夷，汉承其业，遂不改更，危国乱家，此之由也。今田无常主，民无常居，吏食日稟，*(禄)*班*[禄]*未定。可为法制，画一定科，租税十一，更赋如旧。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虽然，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

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若听其自取，后必为奸也。赵岐注云：“貂，夷貂之人在荒者也。貂在北方，其气寒，不生五谷，无中国之礼，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此言欲轻税也。法诫篇曰：

周礼六典，顷宰贰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时，诸侯明德者，皆一卿为政。爰及战国，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则置丞相，而贰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终其身。汉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理，犹加谴责。而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弩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怨气并作，阴阳失和，三光亏缺，怪异数至，虫螟食稼，水旱为罄，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让三公，至于死免，乃足为叫呼苍天，号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选三公也，务于清箴谨慎，循常习故者。是妇女之检柙，乡曲之常人耳，恶足以居斯位邪？孰既如彼，选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勋立于国家，绩加于生民，不亦远乎？昔文帝之于邓通，可谓至爱，而犹展申徒嘉之志。夫见任如此，则何患于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臣竖请托不行，意气不满，立能陷人于不测之祸，恶可得弹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责之轻，今者任之轻而责之重。昔贾谊感绛侯之困辱，因陈大臣廉耻之分，开引自裁之端。自此以来，遂以成俗。

继世之主，生而见之，习其所常，曾莫之悟。呜呼，可悲夫！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者犹知难之，况明哲君子哉！光武夺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党以权，数世而不行，盖亲疏之孰异也。母后之党，左右之人，有此至亲之孰，故其责任万世。常然之败，无世而无之，莫之斯鉴，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总之。若委三公，则宜分任责成。夫使为政者，不当与之婚姻；婚姻者，不当使之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举用失贤，百姓不安，争讼不息

，天地多变，人物多妖，然后可以分此罪矣。

此为三公疏，后族亲故也。

或曰：政在一人，权甚重也。曰：人实难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窦宪、邓鹭、梁冀之徒，籍外戚之权，管国家之柄；及其伏诛，以一言之诏，诘朝而决，何重之畏乎？今夫国家漏神明于媠近，输权重于妇党，笄十世而为之者八九焉。

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诡邪！

论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归乎宁固根柢，革易时敝也。夫遭运无恒，意见偏杂，故是非之论，纷然相乖。尝试妄论之，以为世非胥、庭，人乖馘饮，化貉万肇，情故萌生。虽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变；山川之奥，未足况其纡险。则应俗适事，难以常条。如使用审其道，则殊涂同会；才爽其分，则一豪以乖。

何以言之？若夫玄圣御世，则天同极，施舍之道，宜无殊典。而损益异运，文朴递行。用明居晦，回沈于曩时；兴戈陈俎，参差于上世。及至戴黄屋，服絺衣，丰薄不齐，而致化则一；亦有宥公族，黥国储，宽惨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同源，百虑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矫用，则枉直必过。故葛屨履霜，敝由崇俭；楚楚衣服，戒在穷賒；

簠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敛威峻罚，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国风；周、秦末轨，所以彰于微灭。故用舍之端，兴败资焉。是以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刑书镌鼎，事有可详；三章在令，取贵能约。太叔致猛政之驩，国子流遗爱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阳循画一之法。斯实口张之弘致，可以征其统乎！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申一隅之说。贵清静者，以席上为腐议；束名实者，以柱下为诞辞。或推前王之风，可行于当年，有引救敝之规，宜流于长世。稽之笃论，将为敝矣。如以舟无推陆之分，瑟非常调之音，不阳局以疑远，不拘玄以妨素，则化枢各管其极，理略可得而言与？

“纠纠葛屨，可以履霜。”郑玄注云：“葛屨贱，皮屨贵，魏俗至冬犹葛屨，可用履霜，利其贱也。”

高祖初入关，除秦苛法，约法三章，言其详约不同。

高祖折随何曰：“安用腐儒哉。”名实，名家也。柱下，老子也。诞，虚也。言志各不同也。

赞曰：管视好偏，臲言难一。救朴虽文，矫彀必疾。举端自理，滞隅则失。详观时蠹，成昭政术。

后汉书卷五十 孝明八王列传 第四十

孝明皇帝九子：贾贵人生章帝；阴贵人生梁节王畅；余七王本书不载母氏。

千乘哀王建，永平三年封。明年薨。年少无子，国除。

陈敬王羨，永平三年封广平王。建初三年，有司奏遣羨与钜鹿王恭、乐成王党俱就国。肃宗性笃爱，不忍与诸王乖离，遂皆留京师。明年，案舆地图，令诸国户口皆等，租入岁各八千万。羨博涉经书，有威严，与诸儒讲论于白虎殿。

七年，帝以广平在北，多有边费，

乃徙羨为西平王，分汝南八县为国。及帝崩，遗诏徙封为陈王，食淮阳郡，其年就国。立三十七年薨，子思王钧嗣。

钧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礼。性隐贼，喜文法，国相二千石不与相得者，辄阴中之。憎怨敬王夫人李仪等，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隗久杀仪家属。

吏捕得久，系长平狱。钧欲断绝辞语，复使结客篡杀久。事发觉，有司举奏，钧坐削西华、项、新阳三县。十二年，封钧六弟为列侯。后钧取掖庭出女李烧为小妻，复坐削圉、宜禄、扶沟三县。永初七年，封敬王孙安国为耕亭侯。钧立二十一年薨，子怀王竦嗣。立二年薨，无子，国绝。

永宁元年，立敬王子安寿亭侯崇为陈王，是为顷王。立五年薨，子孝王承嗣。承薨，子愍王宠嗣。熹平二年，国相师迁追奏前相魏悛与宠共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验。是时新诛勃海王悝，灵帝不忍复加法，诏槛车传送悛、迁诣北寺诏狱，使中常侍王酺与尚书令、侍御史杂考。悛辞与王共祭黄老君，求长生福而已，无它冀幸。酺等奏悛职在匡正，而所为不端，迁诬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诛死。有诏赦宠不案。

宠善弩射，十发十中，中皆同处。中平中，黄巾贼起，郡县皆□城走，宠有强弩数千张，出军都亭。国人素闻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陈独得完，百姓归之者觴十余万人。及献帝初，义兵起，宠率觴屯阳夏，自称辅汉大将军。国相会稽骆俊素有威恩，时天下饥荒，邻郡人多归就之，俊倾资赈赡，并得全活。后袁术求粮于陈而俊拒绝之，术忿恚，遣客诈杀俊及宠，陈由是破败。

是时诸国无复租禄，而数见虏夺，并日而食，转死沟壑者甚觴。夫人姬妾多为丹*(阳)**[陵]*兵乌桓所略云。

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赐号灵寿王。十五年，封为钜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王，改南郡为国。元和二年，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师正南，不可以封，乃徙为六安王，以庐江郡为国。肃宗崩，遗诏徙封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国。

恭敦厚威重，举动有节度，吏人敬爱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为竹邑侯。

元初三年，恭以事怒子酺，酺自杀。国相赵牧以状上，因诬奏恭祠祀恶言，大逆不道。有司奏请诛之。恭上书自讼。朝廷以其素着行义，令考实，无征，牧坐下狱，会赦免死。

恢以直谏死，牧为陈冤得申。高第为侍御史、会稽太守，皆有称绩。及诬奏恭

，安帝疑其侵，乃遣御史母丘歆覆案其事实，下牧廷尉，会赦不诛，终于家。”

恭立四十六年薨，子考王道嗣。元初五年，封道弟三人为乡侯，恭孙顺为东安亭侯。

道立二十八年薨，子顷王定嗣。本初元年，封定兄弟九人皆为亭侯。

定立四年薨，子孝王和嗣。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丧陵次，毁鬻过礼。傅相以闻。桓帝诏使奉牛酒迎王还宫。和敬贤乐施，国中爱之。初平中，天下大乱，和为贼昌务所攻，避奔东阿，后得还国。

立六十四年薨，孙祗嗣。立七年，魏受禅，以为崇德侯。

乐成靖王党，永平九年赐号重熹王，十五年封乐成王。党聪惠，善史书，喜正文字。与肃宗同年，尤相亲爱。建初四年，以清河之游、观津，勃海之东光、成平，涿郡之中水、饶阳、安平、南深泽八县益乐成国。及帝崩，其年就国。党急刻不遵法度。旧禁宫人出嫁，不得适诸国。有故掖庭技人哀置，嫁为男子章初妻，党召哀置入宫与通，初欲上书告之，党恐惧，乃密赂哀置姊焦使杀初。事发觉，党乃缢杀内侍三人，以绝口语。又取故中山简王傅婢李羽生为小妻。永元七年，国相举奏之。和帝诏削东光、鄆二县。立二十五年薨，子哀王崇嗣。立二月薨，无子，国绝。

明年，和帝立崇兄修侯巡为乐成王，是为厘王。立十五年薨，子隐王宾嗣。

立八年薨，无子，国绝。

明年，复立济北惠王子莒为乐成王后。莒到国数月，骄淫不法，愆过累积，冀州刺史与国相举奏莒罪至不道。安帝诏曰：“莒有腆其面，而放逸其心。知陵庙至重，承继有礼，不惟致敬之节，肃穆之慎，乃敢擅损牺牲，不备苾芬。

慢易大姬，不震厥教。出入颠覆，风淫于家，媵取人妻，馈遗婢妾。殴击吏人，专己凶暴。愆罪莫大，甚可耻也。朕览八辟之议，不忍致之于理。

其贬莒爵为临湖侯。朕无‘则哲’之明，致简统失序，罔以尉承大姬，增怀永叹。”

延光元年，以河闲孝王子得嗣靖王后。以乐成比废绝，故改国曰安平，是为安平孝王。

立三十年薨，子续立。中平元年，黄巾贼起，为所劫质，囚于广宗。贼平复国。其年秋，坐不道被诛。立三十四年，国除。

下邳惠王衍，永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肃宗即位，常在左右。建初初冠，诏赐衍师傅已下官属金帛各有差。四年，以临淮郡及九江之钟离、当涂、东城、历阳、全椒合十七县益下邳国。帝崩，其年就国。衍后病荒忽，而太子印有罪废，诸姬争欲立子为嗣，连上书相告言。和帝怜之，使彭城靖王恭至下邳正

其嫡庶，立子成为太子。

衍立五十四年薨，子贞王成嗣。永建元年，封成兄二人及惠王孙二人皆为列侯。

成立二年薨，子愍王意嗣。阳嘉元年，封意弟八人为乡、亭侯。中平元年，意遭黄巾，□国走。贼平复国，数月薨。立五十七年，年九十。

子哀王宜嗣，数月薨，无子，建安十一年国除。

梁节王畅，永平十五年封为汝南王。母阴贵人有宠，畅尤被爱幸，国土租入倍于诸国。肃宗立，缘先帝之意，赏赐恩宠甚笃。建初二年，封畅舅阴棠为西陵侯。四年，徙为梁王，以陈留之鄆、宁陵，济阴之薄、单父、己氏、成武，凡六县，益梁国。帝崩，其年就国。

单父，今宋州县也。己氏，今宋州楚丘县也。成武，今曹州县也。

畅性聪惠，然少贵骄，颇不遵法度。归国后，数有恶梦，从官卜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梦，畅数使卜筮。又畅乳母王礼等，因此自言能见鬼神事，遂共占气，祠祭求福。忌等谄媚，云神言王当为天子。畅心喜，与相应答。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举奏畅不道，考讯，辞不服。有司请征畅诣廷尉诏狱，和帝不许。有司重奏除畅国，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单父二县。畅鼻惧，上疏辞谢曰：“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宫，长养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归国，不知防禁。从官侍史利臣财物，荧惑臣畅。臣畅无所昭见，与相然诺，不自知陷死罪，以至考案。肌栗心悸，自悔无所复及。自谓当实时伏显诛，魂魄去身，分归黄泉。不意陛下圣德，枉法曲平，不听有司，横贷赦臣。战栗连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负先帝而令陛下为臣收污天下，诚无气以息，筋骨不相连。臣畅知大贷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约妻子，不敢复出入失绳墨，不敢复有所横费。租入有余，乞裁食睢阳、谷孰、虞、蒙、宁陵五县，还余所食四县。臣畅小妻三十七人，其无子者愿还本家。自选择谨□奴婢二百人，其余所受虎贲、官骑及诸工技、鼓吹、仓头、奴婢、兵弩、厩马皆上还原署。臣畅以骨肉近亲，乱圣化，污清流，既得生活，诚无心面目以凶恶复居大宫，食大国，张官属，藏什物。愿陛下加大恩，开臣自悔之门，假臣小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颇能自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恶诏书常置于前，昼夜诵读。臣小人，贪见明时，不能实时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听许，臣实无颜以久生，下入黄泉，无以见先帝。此诚臣至心。臣欲多还所受，恐天恩不听许，节量所留，于臣畅饶足。”诏报曰：“朕惟王至亲之属，淳淑之美，傅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纷纷有言。今王深思悔过，端自克责，朕惻然伤之。志匪由*(于)**[王]*，咎在彼小子。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王其安心静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谦而四益。小有言，终吉。’强食自爱

。”畅固让，章数上，卒不许。

立二十七年薨，子恭王坚嗣。永元十六年，封坚弟二人为乡、亭侯。

坚立二十六年薨，子怀王匡嗣。永建二年，封匡兄弟七人为乡、亭侯。

匡立十一年薨，无子，顺帝封匡弟孝阳亭侯成为梁王，是为夷王。

立二十九年薨，子敬王元嗣。

立十六年薨，子弥嗣。立四十年，魏受禅，以为崇德侯。

淮阳顷王□，永平*[十]*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为淮阳王，以汝南之新安、西华益淮阳国。

立十六年薨，未及立嗣，永元二年，和帝立□小子侧复为常山王，奉□后，是为殇王。

立十三年薨，父子皆未之国，并葬京师。侧无子，其月立兄防子侯章为常山王。

和帝怜章早孤，数加赏赐。延平元年就国。

立二十五年薨，是为靖王。子顷王仪嗣。永建二年，封仪兄二人为亭侯。

仪立十七年薨，子节王豹嗣。*(永)**[元]*嘉元年，封豹兄四人为亭侯。

豹立八年薨，子暲嗣。三十二年，遭黄巾贼，□国走，建安十一年国除。

济阴悼王长，永平十五年封。建初四年，以东郡之离狐、陈留之长垣益济阴国。

立十三年，薨于京师，无子，国除。

论曰：晏子称“夫人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谓之幅利”。言人情须节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须幅以成其度焉。明帝封诸子，租岁不过二千万，马后为言而不得也。贤哉！岂徒俭约而已乎！知骄傲之无馘，嗜欲之难极也，故东京诸侯鲜有至于祸败者也。

赞曰：孝明传胤，维城八国。陈敬严重，彭城厚德。下邳婴痾，梁节邪惑。三藩夙龄，党惟荒忒。

后汉书卷五十一 李陈庞陈桥列传 第四十一

李恂字叔英，安定临泾人也。少习韩诗，教授诸生常数百人。太守颍川李鸿请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为从事。会鸿卒，恂不应州命，而送鸿丧还乡里。

既葬，留起顷坟，持丧三年。

辟司徒桓虞府。后拜侍御史，持节使幽州，宣布恩泽，慰抚北狄，所过皆图写山川、屯田、聚落百余卷，悉封奏上，肃宗嘉之。拜兖州刺史。以清约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迁张掖太守，有威重名。时大将军窦宪将兵屯武威，天下州郡远近莫不修礼遗，恂奉公不阿，为宪所奏免。

后复征拜谒者，使持节领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

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北匈奴数断西域车师、伊吾，陇沙以西使命不得通，恂设购赏，遂斩虏帅，县首军门。自是道路夷清，威恩并行。“流沙在玉门关外，东西数百里，有三断名曰三陇也。”迁武威太守。后坐事免，步归乡里，潜居山泽，结草为庐，独与诸生织席自给。

会西羌反畔，恂到田舍，为所执获。羌素闻其名，放遣之。恂因诣洛阳谢。时岁荒，司空张敏、司徒鲁恭等各遣子馈粮，悉无所受。徙居新安关下，拾橡实以自资。年九十六卒。

陈禅字纪山，巴郡安汉人也。仕郡功曹，举善黜恶，为邦内所畏。察孝廉，州辟治中从事。时刺史为人所上受纳臧赂，禅当传考，无它所赍，但持丧敛之具而已。及至，笞掠无算，五毒毕加，禅神意自若，辞对无变，事遂散释。车骑将军邓鹭闻其名而辟焉，举茂才。时汉中蛮夷反畔，以禅为汉中太守。

夷贼素闻其声，实时降服。迁左冯翊，入拜谏议大夫。

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明年元会，作之于庭，安帝与鬲臣共观，大奇之。禅独离席举手大言曰：“昔齐鲁为夹谷之会，齐作侏儒之乐，仲尼诛之。又曰：‘放郑声，远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设夷狄之技。”尚书陈忠劾奏禅曰：“古者合欢之乐舞于堂，四夷之乐陈于门，故诗云‘以雅以南，□任朱离’。今掸国越流沙，踰县度，万里贡献，非郑鞞之声，佞人之比，而禅廷讪朝政，请劾禅下狱。”有诏勿收，左转为玄菟候城障尉，诏“敢不之官，上妻子从者名”。禅既行，朝廷多讼之。会北匈奴入辽东，追拜禅辽东太守。胡惮其威强，退还数百里。禅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晓慰之，单于随使还郡。禅于学行礼，为说道义以感化之。

单于怀服，遗以胡中珍货而去。

四夷之乐唯南可以和于雅者，以其人声音及钥不僭差也。”周礼，鞞鞞氏掌四夷之乐。郑玄注云：“东方曰鞞，南方曰任，西方曰朱离，北方曰禁。”毛诗无“鞞任朱离”之文，盖见齐、鲁之诗也，今亡。鞞音昧。礼记曰，九夷、八蛮、六戎、五狄来朝，立于明堂四门之外也。及邓鹭诛废，禅以故吏免。复为车骑将军阎显长史。顺帝即位，迁司隶校尉。

明年，卒于官。

子澄，有清名，官至汉中太守。

禅曾孙宝，亦刚壮有禅风，为州别驾从事，显名州里。

庞参字仲达，河南缑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河南尹庞奋见而奇之，举为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输作若卢。

永初元年，凉州先零种羌反畔，遣车骑将军邓鹭讨之。参于徒中使其子俊上书

曰：“方今西州流民扰动，而征发不绝，水潦不休，地力不复。重之以大军，疲之以远戍，农功消于转运，资财竭于征发。田畴不得垦辟，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穷，无望来秋。百姓力屈，不复堪命。臣愚以为万里运粮，远就羌戎，不若总兵养觭，以待其疲。车骑将军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凉州士民，转居三辅。休徭役以助其时，止烦赋以益其财，令男得耕种，女得织口，然后畜精锐，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则边人之仇报，奔北之耻雪矣。”书奏，会御史中丞樊准上疏荐参曰：“臣闻鸷鸟累百，不如一鸮。

昔孝文皇帝悟冯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为边守，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臣之身，折方面之难者，选用得也。臣伏见故左校令河南庞参，勇谋不测，卓尔奇伟，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风。前坐微法，输作经时。今羌戎为患，大军西屯，臣以为如参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诏采前世之举，观魏尚之功，免赦参刑，以为军锋，必有成效，宣助国威。”邓太后纳其言，即擢参于徒中，召拜谒者，使西督三辅诸军屯，而征邓鹭还。

四年，羌寇转盛，兵费日广，且连年不登，谷石万余。参奏记于邓鹭曰：“比年羌寇特困陇右，供徭赋役为损日滋，官负人责数十亿万。今复募发百姓，调取谷帛，衔卖什物，以应吏求。外伤羌虏，内困征赋。遂乃千里转粮，远给武都西郡。涂路倾阻，难劳百端，疾行则钞暴为害，迟进则谷食稍损，运粮散于旷野，牛马死于山泽。县官不足，辄贷于民。民已穷矣，将从谁求？名救金城，而实困三辅。三辅既困，还复为金城之祸矣。参前数言宜口西域，乃为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贪不毛之地，营恤不使之民，暴军伊吾之野，以虑三族之外，果破凉州，祸乱至今。夫拓境不宁，无益于强；多田不耕，何救饥敝！故善为国者，务怀其内，不求外利；务富其民，不贪广土。三辅山原旷远，民庶稀疏，故县丘城，可居者多。今宜徙边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诸陵，田戍故县。孤城绝郡，以权徙之；转运远费，聚而近之；徭役烦数，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鹭及公卿以国用不足，欲从参议，觭多不同，乃止。

拜参为汉阳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节，隐居教授。参到，先候之。棠不与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自抱孙儿伏于户下。主簿白以为倨。参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晓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击强宗也。抱儿当户，欲吾开门恤孤也。”于是叹息而还。参在职，果能抑强助弱，以惠政得民。

元初元年，迁护羌校尉，畔羌怀其恩信。明年，烧当羌种号多等皆降，始复得还都令居，通河西路。时先零羌豪僭号北地，诏参将降羌及湟中义从胡七千人，与行征西将军司马钧期会北地击之。参于道为羌所败。既已失期，乃称病引兵还，坐以诈疾征下狱，校书郎中马融上书请之曰：“伏见西戎反畔，寇钞五

州，陛下愍百姓之伤痍，哀黎元之失业，单竭府库以奉军师。昔周宣狁狁侵镐及方，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兴之功，文帝建太宗之号。

非惟两主有明叡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诗，亚夫赳赳，载于汉策。窃见前护羌校尉庞参，文武昭备，智略弘远，既有义勇果毅之节，兼以博雅深谋之姿。又度辽将军梁懂，前统西域，勤苦数年，还留三辅，功嗟克立，闲在北边，单于降服。今皆幽囚，陷于法网。

昔荀林父败绩于邲，晋侯使复其位；孟明视丧师于崤，秦伯不替其官。

故晋景并赤狄之土，秦穆遂霸西戎。宜远览二君，使参、懂得在宽宥之科，诚有益于折冲，毗佐于圣化。”书奏，赦参等。

士贞子谏曰：“不可。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何损于明？”晋侯使复其位。后以参为辽东太守。永建元年，迁度辽将军。四年，入为大鸿胪。尚书仆射虞詡荐参有宰相器能，*(顺帝时)*以为太尉，录尚书事。是时三公之中，参名忠直，数为左右所陷毁，以所举用忤帝旨，司隶承风案之。时当会茂才孝廉，参以被奏，称疾不得会。上计掾广汉段恭因会上疏曰：“伏见道路行人，农夫织妇，皆曰‘太尉庞参，竭忠尽节，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羸邪之闲，自处中伤之地’。臣犹冀在陛下之世，当蒙安全，而复以谗佞伤毁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诫。

昔白起赐死，诸侯酌酒相贺；季子来归，鲁人喜其纾难。夫国以贤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贤，愿卒宠任，以安社稷。”书奏，诏即遣小黄门视参疾，太医致羊酒。

后参夫人疾前妻子，投于井而杀之。参素与洛阳令祝良不平，良闻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实其事，乃上参罪，遂因灾异策免。有司以良不先闻奏，辄折辱宰相，坐系诏狱。良能得百姓心，洛阳吏人守阙请代其罪者，日有数千万人，诏乃原刑。

阳嘉四年，复以参为太尉。永和元年，以久病罢，卒于家。

陈龟字叔珍，上党兹氏人也。家世边将，便习弓马，雄于北州。

龟少有志气。永建中，举孝廉，五迁五原太守。永和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将。时南匈奴左部反乱，龟以单于不能制下，外顺内畔，促令自杀，坐征下狱免。后再迁，拜京兆尹。时三辅强豪之族，多侵枉小民。龟到，厉威严，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内大悦。

会羌胡寇边，杀长吏，驱略百姓。桓帝以龟世谙边俗，拜为度辽将军。龟临行，上疏曰：“臣龟蒙恩累世，驰骋边垂，虽展鹰犬之用，顿毙胡虏之庭，魂骸不返，荐享狐狸，犹无以塞厚责，荅万分也。*(至)*臣*[至]*顽弩，器无鈇刀一割之用，过受国恩，荣秩兼优，生年死日，永惧不报。臣闻三辰不轨，擢士

为相；

蛮夷不恭，拔卒为将。臣无文武之才，而忝鹰扬之任，上禀圣*(朝)**[明]*，下惧素餐，虽歿躯体，无所云补。今西州边鄙，土地瘠确，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守塞候望，悬命锋镝，闻急长驱，去不图反。自顷年以来，匈奴数攻营郡，残杀长吏，侮略良细。战夫身膏沙漠，居人首系马鞍。或举国掩户，尽种灰灭，孤儿寡妇，号哭空城，野无青草，室如悬磬。虽含生气，实同枯朽。往岁并州水雨，灾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阙。老者虑不终年，少壮惧于困口。陛下以百姓为子，品庶以陛下为父，焉可不日口劳神，垂抚循之恩哉！唐尧亲舍其子以禅虞舜者，是欲民遭圣君，不令遇恶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

文王西伯，天下归之。岂复舆金辇宝，以为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体德行仁，为汉贤主。陛下继中兴之统，承光武之业，临朝听政，而未留圣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惧逆上旨，取过目前。

呼嗟之声，招致灾害，胡虏凶悍，因衰缘隙。而令仓库单于豺狼之口，功业无铢两之嗟，皆由将帅不忠，聚奸所致。前凉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纠罚，太守令长，贬黜将半，政未踰时，功嗟卓然。实应赏异，以劝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奸残。又宜更选匈奴乌桓护羌中郎将校尉，简练文武，授之法令，除并凉二州今年租更，宽赦罪隶，埽除更始。则善吏知奉公之佑，恶者觉营私之祸，胡马可不窥长城，塞下无候望之患矣。”帝觉悟，乃更选幽、并刺史，自营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诏“为陈将军除并、凉一年租赋，以赐吏民”。龟既到职，州郡重足震栗，鲜卑不敢近塞，省息经用，岁以亿计。

大将军梁冀与龟素有隙，谮其沮毁国威，挑取功誉，不为胡虏所畏。坐征还，遂乞骸骨归田里。复征为尚书。冀暴虐日甚，龟上疏言其罪状，请诛之。帝不省。自知必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西域胡夷，并、凉民庶，咸为举哀，吊祭其墓。

桥玄字公祖，梁国睢阳人也。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学，着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成帝时为大鸿胪。祖父基，广陵太守。父肃，东莱太守。玄少为县功曹。时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国，玄谒景，因伏地言陈相羊昌罪恶，乞为部陈从事，穷案其奸。景壮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宾客，具考臧罪。昌素为大将军梁冀所厚，冀为驰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还檄不发，案之益急。昌坐槛车征，玄由是著名。

举孝廉，补洛阳左尉。时梁不疑为河南尹，玄以公事当诣府受对，耻为所辱，口官还乡里。后四迁为齐相，坐事为城旦。刑竟，征，再迁上谷太守，又为汉阳太守。时上邽令皇甫祜有臧罪，玄收考髡笞，死于冀市，一境皆震。

郡人上邽姜岐，守道隐居，名闻西州。玄召以为吏，称疾不就。玄怒，□督邮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益固争不能得，遽晓譬岐。岐坚卧不起。郡内士大夫亦竞往谏，玄乃止。时颇以为讥。后谢病免，复公车征为司徒长史，拜将作大匠。桓帝末，鲜卑、南匈奴及高句骊嗣子伯固并畔，为寇钞，四府举玄为度辽将军，假黄钺。玄至镇，休兵养士，然后督诸将守讨击胡虏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

在职三年，边境安静。

灵帝初，征入为河南尹，转少府、大鸿胪。建宁三年，迁司空，转司徒。素与南阳太守陈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荐球为廷尉。玄以国家方弱，自度力无所用，乃称疾上疏，引觶灾以自劾。遂策罢。岁余，拜尚书令。时太中大夫盖升与帝有旧恩，前为南阳太守，臧数亿以上。玄奏免升禁锢，没入财贿。帝不从，而迁升侍中。玄托病免，拜光禄大夫。光和元年，迁太尉。数月，复以疾罢，拜太中大夫，就医里舍。

玄少子十岁，独游门次，卒有三人持杖劫执之，入舍登楼，就玄求货，玄不与。

有顷，司隶校尉阳球率河南尹、洛阳令围守玄家。球等恐并杀其子，未欲迫之。

玄瞋目呼曰：“奸人无状，玄岂以一子之命而纵国贼乎！”促令兵进。于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诣阙谢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诏书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后，法禁稍□，京师劫质，不避豪贵，自是遂绝。

玄以光和六年卒，时年七十五。玄性刚急无大体，然谦俭下士，子弟亲宗无在大官者。及卒，家无居业，丧无所殡，当时称之。

初，曹操微时，人莫知者，尝往候玄，玄见而异焉，谓曰：“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及后经过玄墓，辄凄怆致祭。自为其文曰：

“故太尉桥公，懿德高轨，泛爱博容。国念明训，士思令谟。幽灵潜翳，□哉缅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质，见纳君子。增荣益观，皆由錡助，犹仲尼称不如颜渊，李生厚叹贾复。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徂没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怨。’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哉？怀旧惟顾，念之凄怆。奉命东征，屯次乡里，北望贵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

玄子羽，官至任城相。

论曰：任棠、姜岐，世着其清。结瓮牖而辞三命，殆汉阳之幽人乎？

庞参躬求贤之礼，故民悦其政；桥玄厉邦君之威，而觴失其情。夫岂力不足欤？

将有道在焉。如令其道可忘，则强梁胜矣。语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子贡曰：

“宁丧千金，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墙而避文侯之命，泄柳闭门不纳穆公之请。贵必有所屈，贱亦有所申矣。

赞曰：李叟勤身，甘饥辞馈。禅为君隐，之死靡贰。龟习边功，参起徒中。桥公识运，先觉时雄。

后汉书卷五十二 崔骃列传 第四十二

子瑗孙寔

崔骃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时为幽州从事，谏刺史无与燕刺王通。及刺王败，擢为侍御史。生子舒，历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

舒小子篆，王莽时为郡文学，以明经征诣公车。太保甄丰举为步兵校尉，篆辞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战陈不访儒士。此举奚为至哉？”遂投劾归。

莽嫌诸不附己者，多以法中伤之。时篆兄发以佞巧幸于莽，位至大司空。母师氏能通经学、百家之言，莽宠以殊礼，赐号义成夫人，金印紫绶，文轩丹毂，显于新世。

后以篆为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叹曰：“吾生无妄之世，值浇、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独洁己而危所生哉？”乃遂单车到官，称疾不视事，三年不行县。门下掾倪敞谏，篆乃强起班春。所至之县，狱犴填满。篆垂涕曰：“嗟乎！刑罚不中，乃陷人于菑。此皆何罪，而至于此！”

遂平理，所出二千余人。掾吏叩头谏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过申枉，诚仁者之心；然独为君子，将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谓之知命。如杀一大尹赎二千人，盖所愿也。”遂称疾去。

浇音五吊反。□音许既反。

建武初，朝廷多荐言之者，幽州刺史又举篆贤良。篆自以宗门受莽伪宠，鼻愧汉朝，遂辞归不仕。客居荥阳，闭门潜思，着周易林六十四篇，用决吉凶，多所占验。临终作赋以自悼，名曰慰志。其辞曰：

嘉昔人之遘辰兮，美伊、傅之□时。应规矩之淑质兮，过班、倕而裁之。协准矱之贞度兮，同断金之玄策。何天衢于盛世兮，超千载而垂绩。岂修德之极致兮，将天祚之攸适？

愍余生之不造兮，丁汉氏之中微。氛霓郁以横厉兮，羲和忽以潜晖。

六柄制于家门兮，王纲濯以陵彘。黎、共奋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

睹媢臧而乘衅兮，窃神器之万机。思辅弼以偷存兮，亦号咷以誹咨。嗟三事之

我负兮，乃迫余以天威。岂无熊僚之微介兮？悼我生之歼夷。庶明哲之末风兮，惧大雅之所讥。遂翕翼以委命兮，受符守乎良维。

恨遭闭而不隐兮，违石门之高踪。扬蛾眉于复关兮，犯孔戒之冶容。懿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驹之所从。乃称疾而屡复兮，历三祀而见许。

悠轻举以远遁兮，托峻崦以幽处。诤潜思于至赜兮，骋六经之奥府。皇再命而绍恤兮，乃云眷乎建武。运欂枪以电埽兮，清六合之土宇。圣德滂以横被兮，黎庶愷以鼓舞。辟四门以博延兮，彼幽牧之我举。分画定而计决兮，岂云贲乎鄙者，遂悬车以縶马兮，绝时俗之进取。叹暮春之成服兮，阖衡门以埽轨。聊优游以永日兮，守性命以尽齿。贵启体之归全兮，庶不忝乎先子。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跋扈，强梁也。恣睢，自用之貌也。恣音訾。睢音许维反。羿、浞已见上。

胜曰：“不为利*(讎)**[谄]*，不为威惕，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介，耿介也。我生谓母也。歼，灭也。夷，伤也。言其母老，恐祸及也。“谓饰其容而见于外曰冶。”

“我欲与汝俱至老，汝反薄我使怨也。”又曰：“皎皎白驹。”谕贤人也。

篆生毅，以疾隐身不仕。

毅生駟，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善属文。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常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之事。时人或讥其太玄静，将以后名失实。駟拟杨雄解嘲，作达旨以荅焉。其辞曰：

或说己曰：“易称‘备物致用’，‘可观而有所合’，故能扶阳以出，顺阴而入。

春发其华，秋收其实，有始有极，爰登其质。今子韞椟六经，服膺道术，历世而游，高谈有日，俯钩深于重渊，仰探远乎九干，穷至赜于幽微，测潜隐之无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门，进不党以赞己，退不黜于庸人。独师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与士不羈。盖高树靡阴，独木不林，随时之宜，道贵从凡。于时太上运天德以君世，宪王僚而布官；

临雍泮以恢儒，疏轩冕以崇贤；率惇德以厉忠孝，扬茂化以砥仁义；

选利器于良材，求镆口于明智。不以此时攀台阶，窥紫闼，据高轩，望朱阙，夫欲千里而咫尺未发，蒙窃惑焉。故英人乘斯时也，犹逸禽之赴深林，鱣蚘之趣大沛。胡为嘿嘿而久沉滞也？”

僚，官也。言法三王而建官也。说苑曰：“所以尚干将、莫邪者，贵其立断。所以尚骐驎者，贵其立至。必且历日旷久，丝耗犹能契石，弩马亦能致远。是以聪明敏捷，人之美材也。”

荅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阴阳始

分，天地初制，皇纲云绪，帝纪乃设，传序历数，三代兴灭。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识。

淳口散离，人物错乖。高辛攸降，厥趣各违。道无常稽，与时张口。

失仁为非，得义为是。君子通变，各审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渊潜，或盥耳而山栖；或草耕而仅饱，或木茹而长饥；或重聘而不来，或屡黜而不去；或冒纆以干进，或望色而斯举；或以役夫发梦于王公，或以渔父见兆于元龟。若夫纷口塞路，凶虐播流，

人有昏垫之口，主有畴咨之忧，条垂藟蔓，上下相求。于是乎贤人授手，援世之灾，跋涉赴俗，急斯时也。昔尧含戚而噉陶谟，高祖叹而子房虑；祸不散而曹、绛奋，结不解而陈平权。

及其策合道从，克乱弭冲，乃将镂玄珪，册显功，铭昆吾之冶，

勒景、襄之钟。与其有事，则褰裳濡足，冠挂不顾。人溺不拯，则非仁也。当其无事，则躡纓整襟，规矩其步。德让不修，则非忠也。

是以险则救俗，平则守礼，举以公心，不私其体。牵于上流而饮之。见庄子及高士传。

“帝曰：咨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有能俾乂。”“今圣上之育斯人也，朴以皇质，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为仁。壹天下之觴异，齐品类之万殊。参差同量，坏冶一陶。醜生得理，庶绩其凝。

家家有以乐和，人人有以自优。威械臧而俎豆布，六典陈而九刑厝。济兹兆庶，出于平易之路。虽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厉，伊、臧不论，奚事范、蔡？夫广厦成而茂木畅，远求存而良马繫，阴事终而水宿臧，场功毕而大火入。方斯之际，处士山积，学者川流，衣裳被宇，冠盖云浮。譬犹衡阳之林，岱阴之麓，伐寻抱不为之稀，蕝拱把不为之数。悠悠罔极，亦各有得。彼采其华，我收其实。舍之则臧，己所学也。故进动以道，则不辞执珪而秉柱国；复静以理，则甘糟糠而安藜藿。言所求之物既止，不资良马之力也。“柱国，楚官，犹秦之相国也。”

“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举；非不欲室也，恶登墙而搂处。

叫呼銜鬻，县旌自表，非随和之宝也。暴智耀世，因以干禄，非仲尼之道也。游不伦党，苟以徇己，汗血竞时，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沉滞，吾亦病子幪幪而不已也。先人有则而我弗亏，行有枉径而我弗随。臧否在予，唯世所议。固将因天质之自然，诵上哲之高训；咏太平之清风，行天下之至顺。

惧吾躬之秽德，勤百亩之不耘。繫余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于夹谷，晏婴发勇于崔杼；曹刿举节于柯盟，卞严克捷于强御；范蠡错执于会稽，五员树功于柏举；鲁连辩言以退燕，包胥单辞而存楚；唐且华颠以悟秦，甘

罗童牙而报赵；原衰见廉于壶飧，宣孟收德于束脯；吴札结信于丘木，展季嗟贞于门女；颜回明仁于度穀，程婴显义于赵武。仆诚不能编德于数者，窃慕古人之所序。”

三北已塞，灭世断宗，于孝未终”也。

“卑辞厚礼以遗之。”句践乃命大夫种行成于吴。膝行顿首曰：“句践请为臣，妻为妾。”吴王乃赦越王。越王反国，拊循其士。范蠡曰：“可矣。”乃伐吴。

吴师败，越复栖吴王姑苏之山也。

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余矣，西见秦王。秦王曰：‘丈人忙然乃远至*(魏)*此，*[魏]*来者数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曰：‘夫魏，万乘之国也。称东藩者，以秦之强也。今齐、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且割地而约从。是王亡一万乘之魏，而强二敌之齐、楚。’秦王悟，遽发兵救魏。

”尔雅曰：“颠，顶也。”华颠谓白首也。

罗曰：“借臣车五乘，请为张唐先报赵。”不韦乃言之于始皇，召见，使甘罗于赵，赵襄王郊迎。事见史记。童牙谓幼小也。

“昔赵衰以壶飧从径，馁而不食，故使处原。”见音胡殿反。元和中，肃宗始修古礼，巡狩方岳。驩上四巡颂以称汉德，辞甚典美，文多故不载。帝雅好文章，自见驩颂后，*(帝)**[常]*嗟叹之，谓侍中窦宪曰：“卿宁知崔驩乎？”对曰：“班固数为臣说之，然未见也。”帝曰：“公爱班固而忽崔驩，此叶公之好龙也。试请见之。”驩由此候宪。宪屣履迎门，笑谓驩曰：“亭伯，吾受诏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为上客。居无几何，帝幸宪第，时驩适在宪所，帝闻而欲召见之。宪谏，以为不宜与白衣会。帝悟曰：“吾能令驩朝夕在傍，何必于此！”

适欲官之，会帝崩。

窦太后临朝，宪以重戚出内诏命。驩献书诫之曰：

驩闻交浅而言深者，愚也；在贱而望贵者，惑也；未信而纳忠者，谤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嗟其区区，愤盈而不能已也。窃见足下体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厉，有上贤之风。驩幸得充下馆，序后陈，是以竭其拳拳，敢进一言。

传曰：“生而富者骄，生而贵者矜。”生富贵而能不骄矜者，未之有也。今宠禄初隆，百僚观行，当尧舜之盛世，处光华之显时，岂可不庶几夙夜，以永觴誉，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语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昔冯野王以外戚居位，称为贤臣，近阴鞞尉克己复礼，终受多福。郟氏之宗，非不尊也；阳*(侯)**[平]*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将，建天枢，执斗柄。

其所以获讥于时，垂愆于后者，何也？盖在满而不挹，位有余而仁不足也。汉兴以后，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书曰：“鉴于有殷。”

可不慎哉！窦氏之兴，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丰以佐命着德，显自中兴。内以忠诚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国，垂祉于今。夫谦德之光，周易所美；满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惧，爵隆而益恭。远察近览，俯仰有则，铭诸几杖，刻诸盘杆。矜矜业业，无殆无荒。如此，则百福是荷，庆流无穷矣。

及宪为车骑将军，辟駟为掾。宪府贵重，掾属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駟以处士年少，擢在其闲。宪擅权骄恣，駟数谏之。及出击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駟为主簿，前后奏记数十，指切长短。宪不能容，稍箠之，因察駟高第，出为长岑长。駟自以远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归。永元四年，卒于家。所着诗、赋、铭、颂、书、记、表、七依、婚礼结言、达旨、酒警合二十一篇。中子瑗。

瑗字子玉，早孤，锐志好学，尽能传其父业。年十八，至京师，从侍中贾逵质正大义，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学，遂明天官、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诸儒宗之。与扶风马融、南阳张衡特相友好。初，瑗兄章为州人所杀，瑗手刃报仇，因亡命。会赦，归家。家贫，兄弟同居数十年，乡邑化之。

年四十余，始为郡吏。以事系东郡发干狱。狱掾善为礼，瑗闲考讯时，辄问以礼说。其专心好学，虽颠沛必于是。后事释归家，为度辽将军邓遵所辟。居无何，遵被诛，瑗免归。

后复辟车骑将军阎显府。时阎太后称制，显入参政事。先是安帝废太子为济阴王，而以北乡侯为嗣。瑗以侯立不以正，知显将败，欲说令废立，而显日沉醉，不能得见。乃谓长史陈禅曰：“中常侍江京、陈达等，得以嬖宠惑蛊先帝，遂使废黜正统，扶立簒孽。少帝即位，发病庙中，周勃之征，于斯复见。今欲与长史君共求见，说将军白太后，收京等，废少帝，引立济阴王，必上当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则将军兄弟传祚于无穷。若拒违天意，久旷神器，则将以无罪并辜元恶。此所谓祸福之会，分功之时。”禅犹豫未敢从。会北乡侯薨，孙程立济阴王，是为顺帝。阎显兄弟悉伏诛，瑗坐被斥。门生苏只具知瑗谋，欲上书言状，瑗闻而遽止之。时陈禅为司隶校尉，召瑗谓曰：“第听只上书，禅请为之证。”瑗曰：“此譬犹儿妾屏语耳，愿使君勿复出口。”遂辞归，不复应州郡命。

久之，大将军梁商初开莫府，复首辟瑗。自以再为贵戚吏，不遇被斥，遂以疾固辞。岁中举茂才，迁汲令。在事数言便宜，为人开稻田数百顷。视事七年

，百姓歌之。

汉安初，大司农胡广、少府窦章共荐瑗宿德大儒，从政有谔，不宜久在下位，由此迁济北相。时李固为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书礼致殷勤。岁余，光禄大夫杜乔为八使，徇行郡国，以臧罪奏瑗，征诣廷尉。瑗上书自讼，得理出。会病卒，年六十六。临终，顾命子寔曰：“夫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及其终也，归精于天，还骨于地。何地不可臧形骸，勿归乡里。其馈赠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遗令，遂留葬洛阳。

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着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瑗爱士，好宾客，盛修肴膳，单极滋味，不问余产。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无担石储，当世清之。

寔字子真，一名台，字符始。少沉静，好典籍。父卒，隐居墓侧。服竟，三公并辟，皆不就。

桓帝初，诏公卿郡国举至孝独行之士。寔以郡举，征诣公车，病不对策，除为郎。明于政体，吏才有余，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名曰政论。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仲长统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其辞曰：自尧舜之帝，汤武之王，皆赖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噉陶陈谏而唐虞以兴，伊、箕作训而殷周用隆。及继体之君，欲立中兴之功者，曷尝不赖贤哲之谋乎！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习乱安危，快不自鬻。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簞远之臣，言以贱废。是以王纲纵口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

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风俗雕敝，人庶巧伪，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且济时拯世之术，岂必体尧蹈舜然后乃理哉？期于补口决坏，枝柱邪倾，随形裁割，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故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设。不强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闻也。盖孔子对叶公以来远，哀公以临人，景公以节礼，非其不同，所急异务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辄创制；中兴之主，亦匡时失。昔盘庚愍殷，迁都易民；周穆有阙，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牵古，不达权制，奇伟所闻，简忽所见，乌可与论国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虽合圣德，辄见掎夺。

何者？其顽士闇于时权，安习所见，不知乐成，况可虑始，苟云率由旧章而已。其达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己，舞笔奋辞，以破其义，寡不胜觴，遂见摈口。虽稷、契复存，犹将困焉。斯贾生之所以排于绛、灌，屈子之所以摭其幽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贾生之贤，绛、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余哉！

*(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义。今既不能纯法八*(世)**[代]*，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着法术以检之。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荐勋祖庙，享号中宗。筭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监。昔孔子作春秋，矐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救敝之理也。

故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以为结绳之约，可复理乱秦之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尚书曰，苗人逆命，禹乃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前书，高祖被匈奴围于平城，用陈平计得解。言干戚之舞，非平城之所用也。

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

盖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口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方将柑勒鞅辔以救之，岂暇鸣和銮，清节奏哉？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斩趾、断舌、梟首，故谓之具五刑。文帝虽除肉刑，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口市。右趾者既殒其命，笞挞者往往至死，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民)**[人]*。”乃定律，减笞轻捶。自是之后，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轻之也；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必欲行若言，当大定其本，使人主师五帝而式三王。荡亡秦之俗，遵先圣之风，口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踪，复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后选稷契为佐，伊吕为辅，乐作而凤皇仪，击石而百兽舞。若不然，则多为累而已。

黄帝素问曰：“人伤于寒而转为热，何也？夫寒盛则生于热也。”度纪犹延年也。

言鸟伸不可疗伤寒，吸气不能续断骨也。

音达来反。皇路，天路也。

出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寔至官，斥卖储峙，为作纺绩、织口、練缁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时胡虏连入云中、朔方，杀略吏民，一岁至九奔命。寔整厉士马，严烽候，虏不敢犯，常为边最。

以病征，拜议郎，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会梁冀诛，寔以故吏免官，禁锢数年。

时鲜卑数犯边，诏三公举威武谋略之士，司空黄琼荐寔，拜辽东太守。行道，母刘氏病卒，上疏求归葬行丧。母有母仪淑德，博览书传。初，寔在五原，常训以临民之政，寔之善绩，母有其助焉。服竟，召拜尚书。寔以世方阻乱，称疾不视事，数月免归。

初，寔父卒，剽卖田宅，起頔莹，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因穷困，以酤酿贩鬻为业。时人多以*[此]*讥之，寔终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余。及仕官，历位边郡，而愈贫薄。建宁中病卒。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光禄勋杨赐、太仆袁逢、少府段颀为备棺槨葬具，大鸿胪袁隗树碑颂德。所着碑、论、箴、铭、荅、七言、祠、文、表、记、书凡十五篇。

寔从兄烈，有重名于北州，历位郡守、九卿。灵帝时，开鸿都门榜卖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绶各有差。其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或因常侍、阿保别自通达。是时段颀、樊陵、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货财而后登公位。烈时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及拜日，天子临轩，百僚毕会。

帝顾谓亲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程夫人于傍应曰：“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于是声誉衰减。久之不自安，从容问其子钧曰：“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钧曰：“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为然也？”钧曰：“论者嫌其铜臭。”烈怒，举杖击之。钧时为虎贲中郎将，服武弁，戴鹖尾，狼狈而走。烈骂曰：“死卒，父槌而走，孝乎？”钧曰：“舜之事父，小杖则受，大杖则走，非不孝也。”

烈鼻而止。烈后拜太尉。

烈有文才，所着诗、书、教、颂等凡四篇。

论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沉沦典籍，遂为儒家文林。邕、瑗虽先尽心于贵戚，而能终之以居正，则其归旨异夫进趣者乎！李固，高絮之士也，与瑗螯郡，奉贄以结好。由此知杜乔之劾，殆其过矣。寔之政论，言当世理乱，虽口错之徒不能过也。

赞曰：崔为文宗，世禅雕龙。建新耻洁，摧志求容。永矣长岑，于辽之阴。

不有直道，曷取泥沉。瑗不言禄，亦离冤辱。子真持论，感起昏俗。

后汉书卷五十三 周黄徐姜申屠列传 第四十三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孔子称“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也”。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诚也。故其行也，则濡足蒙垢，出身以嗟时；及其止也，则穷栖茹菽，臧宝以迷国。

论语曰，阳货谓孔子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

太原闵仲叔者，世称节士，虽周党之洁清，自以弗及也。党见其含菽饮水，遗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应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劳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惧；今见明公，喜惧皆去。以仲叔为不足问邪，不当辟也。辟而不问，是失人也。”遂辞出，投劾而去。

复以博士征，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贫，不能得肉，日买斲肝一片，屠者或不肯与，安邑令闻，口吏常给焉。仲叔怪而问之，知，乃叹曰：“闵仲叔岂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寿终。

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亦修清节。资财千万，父越卒，悉散与九族。

隐居山泽，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县广武，闻恁名节，相约不入荀氏闾。光武征，以病不至。永平初，东平王苍为骠骑将军，开东合延贤俊，辟而应焉。及后朝会，显宗戏之曰：“先帝征君不至，骠骑辟君而来，何也？”

对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自来。骠骑执法以检下，故臣不敢不至。”

后月余，罢归，卒于家。桓帝时，安阳人魏桓，字仲英，亦数被征。其乡人劝之行。桓曰：“夫干禄求进，所以行其志也。今后宫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左右悉权豪，其可去乎？”皆对曰：“不可。”桓乃慨然叹曰：“使桓生行死归，于诸子何有哉！”遂隐身不出。

若二三子，可谓识去就之爓，候时而处。夫然，岂其枯槁苟而已哉？盖诡时审己，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风流，区而载之。周燮字彦祖，汝南安城人，*(法)**[决]*曹掾燕之后也。燮生而钦颐折頰，丑状骇人。

其母欲口之，其父不听，曰：“吾闻贤圣多有异貌。兴我宗者，乃此儿也。”

于是养之。始在髫髻，而知廉让；十岁就学，能通诗、论；及长，专精礼、易。不读非圣之书，不修贺问之好。有先人草庐结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给。非身所耕渔，则不食也。乡党宗族希得见者。

举孝廉、贤良方正，特征，皆以疾辞，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币聘燮，

及南阳冯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礼。宗族更劝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为国。

自先世以来，勋宠相承，君独何为守东岡之陂乎？”燮曰：“吾既不能隐处巢穴，追绮季之迹，而犹显然不远父母之国，斯固以滑泥扬波，同其流矣。

夫修道者，度其时而动。动而不时，焉得亨乎！”

因自载到颍川阳城，遣*[门]*生送敬，遂辞疾而归。良亦载病到近县，送礼而还。诏书告二郡，岁以羊酒养病。

执之不鸣，杀之不縶，类死义者；羔饮其母必跪，类知礼者：故以为贄。”

良字君郎。出于孤微，少作县吏。年三十，为尉从佐。奉檄迎督邮，即路慨然，耻在暘役，因坏车杀马，毁裂衣冠，乃遁至犍为，从杜抚学。妻子求索，踪

赅断绝。后乃见草中有败车死马，衣裳腐朽，谓为虎狼盗贼所害，发丧制服。积十许年，乃还乡里。志行高整，非礼不动，遇妻子如君臣，乡党以为仪表。夔、良年皆七十余终。

黄宪字叔度，汝南慎阳人也。世贫贱，父为牛医。

颍川荀淑至慎阳，遇宪于逆旅，时年十四，淑竦然异之，揖与语，移日不能去。谓宪曰：“子，吾之师表也。”既而前至袁*（閔）**[閔]*所，未及劳问，逆曰：“子国有颜子，宁识之乎？”*（閔）**[閔]*曰：“见吾叔度邪？”

是时，同郡戴良才高倨矜，而见宪未尝不整容，及归，罔然若有失也。其母问曰：“汝复从牛医儿来邪？”对曰：“良不见叔度，不自以为不及；既鹭其人，则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固难得而测矣。”同郡陈蕃、周举常相谓曰：“日月之闲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乎心。”及蕃为三公，临朝叹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绶矣。”太守王龚在郡，礼进贤达，多所降致，卒不能屈宪。郭林宗少游汝南，先过袁*（閔）**[閔]*，不宿而退；进往从宪，累日方还。或以问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诸*（泛）**[汎]*滥，虽清而易挹。

叔度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宪初举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劝其仕，宪亦不拒之，暂到京师而还，竟无所就。

年四十八终，天下号曰“征君”。

论曰：黄宪言论风旨，无所传闻，然士君子见之者，靡不服深远，去疵吝。

将以道周性全，无德而称乎？余曾祖穆侯以为宪隤然其处顺，渊乎其似道，浅深莫臻其分，清浊未议其方。若及门于孔氏，其殆庶乎！

故尝着论云。徐嘏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贫，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屡辟公府，不起。

四察孝廉，五辟宰府，三举茂才”也。

时陈蕃为太守，以礼请署功曹，嘏不免之，既谒而退。蕃在郡不接宾客，唯嘏来特设一榻，去则县之。后举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

延熹二年，尚书令陈蕃、仆射胡广等上疏荐嘏等曰：“臣闻善人天地之纪，政之所由也。诗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国。’天挺俊乂，为陛下出，当辅弼明时，左右大业者也。伏见处士豫章徐嘏、彭城姜肱、汝南袁闳、

京兆韦着、颍川李昙，德行纯备，着于人听。若使擢登三事，协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明矣。”桓帝乃以安车玄纁，备礼征之，并不至。帝因问蕃曰：“徐嘏、袁闳、韦着谁为先后？”

蕃对曰：“闳出生公族，闻道渐训。着长于三辅礼义之俗，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至于嘏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宜当为先。”嘏尝为太尉黄琼所辟，不就。及琼卒归葬，嘏乃负粮徒步到江夏赴之，设鸡酒薄祭，哭

毕而去，不告姓名。时会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数十人，闻之，疑其噉也，乃选能言语生茅容轻骑追之。及于涂，容为设饭，共言稼穡之事。临诀去，谓容曰：“为我谢郭林宗，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

及林宗有母忧，噉往吊之，置生刍一束于庐前而去。觴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诗不云乎，‘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吾无德以堪之。”灵帝初，欲蒲轮聘噉，会卒，时年七十二。

子胤字季登，笃行孝悌，亦隐居不仕。太守华歆礼请相见，固病不诣。

汉末寇贼从横，皆敬胤礼行，转相约口，不犯其闾。建安中卒。

李昙字云，少孤，继母严酷，昙事之愈谨，为乡里所称法。养亲行道，终身不仕。

姜肱字伯淮，彭城广戚人也。家世名族。肱与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着闻。其友爱天至，常共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恋，不能别寝，以系嗣当立，乃递往就室。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诸公争加辟命，皆不就。

二弟名声相次，亦不应征聘，时人慕之。

肱尝与季江谒郡，夜于道遇盗，欲杀之。肱兄弟更相争死，贼遂两释焉，但掠夺衣资而已。既至郡中，见肱无衣服，怪问其故，肱托以它辞，终不言盗。

盗闻而感悔，后乃就精庐，求见征君。肱与相见，皆叩头谢罪，而还所略物。肱不受，劳以酒食而遣之。

‘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宝，国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盗戢刃曰：“二君所谓贤人，吾等不良，妄相侵犯。”口物而去。肱车中尚有数千钱，盗不见也，使从者追以与之，亦复不受。肱以物经历盗手，因以付亭吏而去”也。

后与徐噉俱征，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画工图其形状。肱卧于幽闇，以被韬面，言患眩疾，不欲出风。工竟不得见之。

中常侍曹节等专执朝事，新诛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欲借宠贤德，以释觴望，乃白征肱为太守。肱得诏，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虚获实，遂藉声价。明明在上，犹当固其本志，况今政在阉竖，夫何为哉！”乃隐身遯命，远浮海滨。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诏书至门，肱使家人对云“久病就医”。遂羸服闲行，窜伏青州界中，卖卜给食。召命得断，家亦不知其处，历年乃还。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终于家。弟子陈留刘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颂之。

每忌日，辄三日不食。

同郡缙氏女玉为父报讎，杀夫氏之党，吏执玉以告外黄令梁配，配欲论杀玉。

蟠时年十五，为诸生，进谏曰：“玉之节义，足以感无耻之孙，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时，尚当表旌庐墓，况在清听，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为谏得减死论。乡人称美之。家贫，佣为漆工。郭林宗见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辞让之曰：

“申屠蟠禀气玄妙，性敏心通，丧亲尽礼，几于毁灭。至行美义，人所鲜能。安贫乐潜，味道守真，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节。方之于邕，以齿则长，以德则贤。”

后郡召为主簿，不行。遂隐居精学，博贯五经，兼明图纬。始与济阴王子居同在太学，子居临歿，以身托蟠，蟠乃躬推辇车，送丧归乡里。遇司隶从事于河巩之闲，从事义之，为封传护送，蟠不肯受，投传于地而去。事毕还学。太尉黄琼辟，不就。及琼卒，归葬江夏，四方名豪会帐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谈论，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与相酬对，既别，执蟠手曰：“君非聘则征，如是相见于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为可与言也，何意乃相拘教乐贵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复与言。再举有道，不就。先是京师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筇于梁碭之闲，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或死或刑者数百人，蟠确然免于疑论。后蟠友人陈郡冯雍坐事系狱，豫州牧黄琬欲杀之。或劝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黄子琰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虽往何益！”琬闻之，遂免雍罪。

大将军何进连征不诣，进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黄忠书劝曰：“前莫府初开，至如先生，特加殊礼，优而不名，申以手笔，设几杖之坐。经过二载，而先生抗志弥高，所尚益固。窃论先生高节有余，于时则未也。今颍川荀爽载病在道，北海郑玄北面受署。彼岂乐羁牵哉，知时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隐，遭时则放声灭筇，巢栖茹薇。其不遇也，则裸身大笑，被发狂歌。今先生处平壤，游人闲，吟典籍，袭衣裳，事异昔人，而欲远蹈其筇，不亦难乎！孔氏可师，何必首阳。”蟠不荅。

中平五年，复与爽、玄及颍川韩融、陈纪等十四人并博士征，不至。明年，董卓废立，蟠及爽、融、纪等复俱公车征，唯蟠不到。觐人咸劝之，蟠笑而不应。居无几，爽等为卓所胁迫，西都长安，京师扰乱。及大驾西迁，公卿多遇兵饥，室家流散，融等仅以身脱。唯蟠处乱末，终全高志。年七十四，终于家。赞曰：琛宝可怀，贞期难对。道苟违运，理用同废。与其遐栖，岂若蒙秽？凄凄硕人，陵阿穷退。韬伏明姿，甘是堙暖。

后汉书卷五十四 杨震列传 第四十四

子秉孙赐曾孙彪玄孙修

杨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时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时为丞相，封安平侯。父宝，习欧阳尚书。哀、平之世，隐居教授。

居摄二年，与两龚、蒋诩俱征，遂遁逃，不知所处。光武高其节。建武中，公车特征，老病不到，卒于家。

，置巾箱中，唯食黄花，百余日毛羽成，乃飞去。

其夜有黄衣童子向宝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爱救拯，实感成济。’以白环四枚与宝：‘令君子孙洁白，位登三事，当如此环矣。’”

震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常客居于湖，不荅州郡礼命数十年，觐人谓之晚暮，而震志愈笃。后有冠雀衔三鳢鱼，飞集讲堂前，都讲取鱼进曰：“蛇鳢者，卿大夫服之象也。

数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将军邓鹭闻其贤而辟之，举茂才，四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

“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转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谒。

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元初四年，征入为太仆，迁太常。先是博士选举多不以实，震举荐明经名士陈留杨伦等，显传学业，诸儒称之。

永宁元年，代刘恺为司徒。明年，邓太后崩，内宠始横。安帝乳母王圣，因保养之勤，缘恩放恣；圣子女伯荣出入宫掖，传通奸赂。震上疏曰：“臣闻政以得贤为本，理以去秽为务。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上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幸充庭。阿母王圣出自贱微，得遭千载，奉养圣躬，虽有推燥居湿之勤，前后赏惠，过报劳苦，而无厌之心，不知纪极，外交属托，扰乱天下，损辱清朝，尘点日月。书诫牝鸡牡鸣，

诗刺哲妇丧国。昔郑严公从母氏之欲，恣骄弟之情，几至危国，然后加讨，春秋贬之，以为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远之怨，实为难养。

易曰：‘无攸遂，在中馈。’言妇人不得与于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断绝伯荣，莫使往来，令恩德两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绝婉妾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万机，诫慎拜爵，减省献御，损节征发。令野无鹤鸣之叹，朝无小明之悔，大东不兴于今，劳止不怨于下。

拟踪往古，比德哲王，岂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内幸皆怀忿恚。而伯荣骄淫尤甚，与故朝阳侯刘护从兄缙交通，缙遂以为妻，得袭护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复诣阙上疏曰：“臣闻高祖与髡臣约，非功臣不得封，故经制父死子继，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见诏书封故朝阳侯刘护再从兄缙袭护爵为侯。护同产弟威，今犹见在。臣闻天子专封有功，诸侯专爵有德。今缙无佗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时之闲，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旧制，不合经义，行人諠哗，百姓不安。陛下宜览镜既往，顺帝之则。”书奏不省。爻体离，又互体坎，火位在下，水在上，口之象也。馈，食也，故云在中馈也。”延光二年，代刘恺为太尉。帝舅大鸿胪耿宝荐中常侍李闰兄于震，震不从。宝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国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宝唯传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书口。”遂拒不许，宝大恨而去。皇后兄执金吾阎显亦荐所亲厚于震，震又不从。司空刘授闻之，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见拔擢。由是震益见怨。

时诏遣使者大为阿母修第，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恽等更相扇动，倾摇朝廷。震复上疏曰：“臣闻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储，故尧遭洪水，人无菜色。臣伏念方今蠶害发起，弥弥滋甚，百姓空虚，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虏钞掠，三边震扰，战口之役至今未息，兵甲军粮不能复给。大司农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宁之时。伏见诏书为阿母兴起津城门内第舍，合两为一，连里竟街，雕修缮饰，穷极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采石，其大匠左校别部将作合数十处，转相迫促，为费巨亿。周广、谢恽兄弟，与国无肺腑枝叶之属，依倚近幸奸佞之人，与樊丰、王永等分威共权，属托州郡，倾动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来海内贪污之人，受其货赂，至有臧锢弃世之徒复得显用。

白黑溷淆，清浊同源，天下讙哗，咸曰财货上流，为朝结讎。臣闻师言：‘上之所取，财尽则怨，力尽则叛。’怨叛之人，不可复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谁与足？’惟陛下度之。”丰、恽等见震连切谏不从，无所顾忌，遂诈作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大匠见徒材木，各起家舍、园池、庐观，役费无数。震因地震，复上疏曰：“臣蒙恩备台辅，不能奉宣政化，调和阴阳，去年十*(一)*

月四日，京师地动。臣闻师言：‘地者阴精，当安静承阳。’而今动摇者，阴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宫，此中臣近官盛于持权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边境未宁，躬自菲薄，宫殿垣屋倾倚，枝柱而已，无所兴造，欲令远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亲近幸臣，未崇断金，骄溢踰法，多请徒士，盛修第舍，卖弄威福。道路讙哗，觴所闻见。地动之变，近在城郭，殆为此发。又冬无宿雪，春节未雨，百僚焦心，而缮修不止，诚

致旱之征也。书曰：‘僭恒阳若，臣无作威作福玉食。’唯陛下奋干刚之德，弃骄奢之臣，以掩詖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无令威福久移于下。”

震前后所上，转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丰等皆侧目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寻有河闲男子赵腾诣阙上书，指陈得失。帝发怒，遂收考诏狱，结以罔上不道。震复上疏救之曰：“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则还自敬德。所以达聪明，开不讳，博采负薪，尽极下情也。今赵腾所坐激讦谤语为罪，与手刃犯法有差。乞为亏除，全腾之命，以诱刍豢輿人之言。”帝不省，腾竟伏尸都市。会三年春，东巡岱宗，樊丰等因乘輿在外，竞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丰等所诈下诏书，具奏，须行还上之。丰等闻，惶怖，会太史言星变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赵腾死后，深用怨怼；且邓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及车驾行还，便时太学，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绶，于是柴门绝宾客。丰等复恶之，乃请大将军耿宝奏震大臣不服罪，怀恚望，有诏遣归本郡。震行至城西几阳亭，乃慷慨谓其诸子门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顷次，勿设祭祠。”因饮酖而卒，时年七十余。弘农太守移良承樊丰等旨，遣吏于陕县留停震丧，露棺道侧，鑿震诸子代邮行书，道路皆为陨涕。

岁余，顺帝即位，樊丰、周广等诛死，震门生虞放、陈翼诣阙追讼震事。朝廷咸称其忠，乃下诏除二子为郎，赠钱百万，以礼改葬于华阴潼亭，远近毕至。先葬十余日，有大鸟高丈余，集震丧前，俯仰悲鸣，泪下沾地，葬毕，乃飞去。郡以状上。时连有鬻异，帝感震之枉，乃下诏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与，俾匡时政，而青蝇点素，同兹在藩。上天降威，鬻眚屡作，尔卜尔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栋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灵，傥其歆享。”于是时人立石鸟象于其墓所。

震五子。长子牧，富波相。

牧孙奇，灵帝时为侍中，帝尝从容问奇曰：“朕何如桓帝？”对曰：“陛下之于桓帝，亦犹虞舜比德唐尧。”帝不悦曰：“卿强项，真杨震子孙，死后必复致大鸟矣。”出为汝南太守。帝崩后，复入为侍中驍尉，从献帝西迁，有功勤。

及李傕胁帝归其营，奇与黄门侍郎钟繇诱傕部曲将宋晔、杨昂令反傕，傕由此孤弱，帝乃得东。后徙都许，追封奇子亮为阳成亭侯。震少子奉，奉子敷，笃志博闻，议者以为能世其家。敷早卒，子觶，亦传先业，以谒者仆射从献帝入关，累迁御史中丞。及帝东还，夜走度河，觶率诸官属步从至太阳，拜侍中。建安二年，追前功封蕪亭侯。

震中子秉。

秉字叔节，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年四十余，乃应司空辟，拜待御史，频出为豫、荆、徐、兖四州刺史，迁任城相。自为刺史、二千石，计日受奉，余禄不入私门。故吏赍钱百万遗之，闭门不受。以廉洁称。

桓帝即位，以明尚书征入劝讲，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将，迁侍中、尚书。

帝时微行，私过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风拔树，昼昏，秉因上疏谏曰：

“臣闻瑞由德至，眚应事生。传曰：‘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天不言语，以眚异谴告，是以孔子迅雷风烈必有变动。诗云：‘敬天之威，不敢驱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静室而止，自非郊庙之事，则銮旗不驾。故诗称‘自郊徂宫’，易曰‘王假有庙，致孝享也’。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诚，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盘游！降乱尊卑，等威无序，侍辔守空宫，绂玺委女妾，设有非常之变，任章之谋，上负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备纳言，

又以薄学，充在讲勤，特蒙哀识，见照日月，恩重命轻，义使士死，敢惮摧折，略陈其愚。”帝不纳。秉以病乞退，出为右扶风。太尉黄琼惜其去朝廷，上秉劝讲帷幄，不宜外迁，留拜光禄大夫。是时大将军梁冀用权，秉称病。六年，冀诛后，乃拜太仆，迁太常。

延熹三年，白马令李云以谏受罪，秉争之不能得，坐免官，归田里。其年冬，复征拜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单超弟匡为济阴太守，以臧罪为刺史第五种所劾，窘急，乃赂客任方刺兖州从事鞠羽。事已见种传。及捕得方，囚系洛阳，匡虑秉当穷竟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狱亡走。尚书召秉诘责，秉对曰：“春秋不诛黎比而鲁多盗，方等无状，衅由单匡。刺执法之吏，害奉公之臣，复令逃窜，宽纵罪身，元恶大憝，终为国害。乞槛车征匡考核其事，则奸慝踪绪，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输作左校，以久旱赦出。

会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规等讼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诏公车征秉及处士韦着，二人各称疾不至。有司并劾秉、着大不敬，请下所属正其罪。尚书令周景与尚书边韶议奏：“秉儒学侍讲，常在谦虚；着隐居行义，以退让为节。俱征不至，诚违侧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进之风。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圣朝弘养，宜用优游之礼。可告在所属，喻以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详议其罚。”于是重征，乃到，拜太常。

五年冬，代刘矩为太尉。是时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竟为贪淫，朝野嗟怨。秉与司空周景上言：“内外吏职，多非其人，自顷所征，皆特拜不试，致盗窃纵恣，怨讼纷错。旧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执，而今枝叶宾

客布列职署，或年少庸人，典据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旧章，退贪残，塞鬻谤。请下司隶校尉、中二千石、二千石、城门五营校尉、北军中候，各实核所部，应当斥罢，自以状言，三府廉察有遗漏，续上。”帝从之。于是秉条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将燕瑗、青州刺史羊亮、辽东太守孙誼等五十余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肃然。

时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秉上言三署见郎七百余人，帑臧空虚，浮食者觴，而不良守相，欲因国为池，浇濯衅秽。宜绝横拜，以塞觊觎之端。自此终桓帝世，计吏无复留拜者。

七年，南巡园陵，特诏秉从。南阳太守张彪与帝微时有旧恩，以车驾当至，因傍发调，多以入私。秉闻之，下书责让荆州刺史，以状副言公府。及行至南阳，左右并通奸利，诏书多所除拜。秉复上疏谏曰：“臣闻先王建国，顺天制官。太微积星，名为郎位，入奉宿轸，出牧百姓。噉陶诚虞，在于官人。顷者道路拜除，恩加竖隶，爵以货成，化由此败，所以俗夫巷议，白驹远逝，穆穆清朝，远近莫观。宜割不忍之恩，以断求欲之路。”于是诏除乃止。

时中常侍侯览弟参为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参，槛车征诣廷尉。

参惶恐，道自杀。秉因奏览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国旧典，宦竖之官，本在给使省闼，司昏守夜，而今猥受过宠，执政操权。其阿谀取容者，则因公矐举，以报私惠；有忤逆于心者，必求事中伤，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拟国家，饮食极肴饍，仆妾盈纨素，虽季氏专鲁，穰侯擅秦，何以尚兹！案中常侍侯览弟参，贪残元恶，自取祸灭，览顾知衅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为不宜复见亲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夺阎职之妻，而使二人参乘，卒有竹中之难，春秋书之，以为至戒。盖郑詹来而国乱，四佞放而觴服。以此观之，容可近乎？览宜急屏斥，投畀*(有)**[豺]*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请免官送归本郡。”书奏，尚书召对秉掾属曰：“公府外职，而奏劾近官，经典汉制有故事乎？”秉使对曰：“春秋赵鞅以晋阳之甲，逐君侧之恶。传曰：‘除君之恶，唯力是视。’邓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诘责，文帝从而请之。

汉世故事，三公之职无所不统。”尚书不能诘。帝不得已，竟免览官，而削瑗国。每朝廷有得失，辄尽忠规谏，多见纳用。

秉性不饮酒，又早丧夫人，遂不复娶，所在以淳白称。尝从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八年薨，时年七十四，赐莹陪陵。子赐。

赐字伯献。少传家学，笃志博闻。常退居隐约，教授门徒，不荅州郡礼命。后辟大将军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陈仓令，因病不行。公车征不至，连辞三公之命。后以司空高第，再迁侍中、越骑校尉。

建宁初，灵帝当受学，诏太傅、三公选通尚书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举赐，乃侍讲于华光殿中。迁少府、光禄勋。

熹平元年，青熹见御坐，帝以问赐，赐上封事曰：“臣闻和气致祥，乖气致鬻，休征则五福应，咎征则六极至。夫善不妄来，鬻不空发。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虽未形颜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阴阳为其变度。以此而观，天之与人，岂不符哉？尚书曰：‘天齐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征也。夫皇极不建，则有蛇龙之孽。诗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故春秋两蛇口于郑门，昭公殆以女败；康王一朝晏起，关雎见几而作。夫女谒行则谗夫昌，谗夫昌则苞苴通，故殷汤以之自戒，终济亢旱之鬻。惟陛下思干刚之道，别内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权，割艳妻之爱，则蛇变可消，祲祥立应。殷戊、宋景，其事甚明。”

诗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郑昭公殆以女子败矣。”

周康王后不然，故诗人叹而伤之。此事见鲁诗，今亡失也。”

‘政不节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谗夫昌邪？宫室荣邪？女谒行邪？何不雨之极！’言未已而天大雨。”

诗曰“皇甫卿士，艳妻煽方处”也。

二年，代唐珍为司空，以鬻异免。复拜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袁隗为司徒。是时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游幸外苑。赐复上疏曰：“臣闻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长使司牧之，是以唐虞兢兢业业，周文日昃不暇，

明慎庶官，俊乂在职，三载考绩，以观厥成。而今所序用无佗德，有形执者，旬日累迁，守真之徒，历载不转，劳逸无别，善恶同流，北山之诗，所为训作。又闻数微行出幸苑囿，观鹰犬之执，极盘游之荒，政事日堕，大化陵彊。陛下不顾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踪，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宜绝慢衫之戏，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贯鱼之次，无令丑女有四殆之叹，遐迩有愤怨之声。臣受恩偏特，忝任师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谨自手书密上。”

后坐辟党人免。复拜光禄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昼降于嘉德殿前，帝恶之，引赐及议郎蔡邕等入金商门崇德署，使中常待曹节、王甫问以祥异祸福所在。赐仰天而叹，谓节等曰：“吾每读张禹传，未尝不愤恚叹息，既不能竭忠尽情，极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还女驸。朱游欲得尚方斩马口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学，充先师之末，累世见宠，无以报国。猥当大问，死而后已。”乃书对曰：“臣闻之经传，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

国家休明，则鉴其德；邪辟昏乱，则视其祸。今殿前之气，应为虹蜺，皆妖邪

所生，不正之象，诗人所谓蝮蝮者也。于中孚经曰：‘蝮之比，无德以色亲。’

方今内多嬖幸，外任小臣，上下并怨，諠哗盈路，是以齷异屡见，前后丁宁。今复投蝮，可谓孰矣。案春秋谶曰：‘天投蝮，天下怨，海内乱。’加四百之期，亦复垂及。昔虹贯牛山，管仲谏桓公无近妃宫。易曰：

‘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今妾媵嬖人阉尹之徒，共专国朝，欺罔日月。又鸿都门下，招会醜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如驩兜、共工更相荐说，旬月之闲，并各拔擢，乐松处常伯，任芝居纳言。

蚺俭、梁鹄俱以便辟之性，佞辩之心，各受丰爵不次之宠，而令搢绅之徒委伏毡茵，口诵尧舜之言，身蹈绝俗之行，弃捐沟壑，不见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处，从小人之邪意，顺无知之私欲，不念板、荡之作，虺蜴之诫。殆哉之危，莫过于今。幸赖皇天垂象谴告。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人见怪则修身。’惟陛下慎经典之诫，图变复之道，斥远佞巧之臣，速征鹤鸣之士，内亲张仲，外任山甫，断绝尺一，抑止盘游，留思庶政，无敢怠遑。冀上天还威，觴变可弭。老臣过受师傅之任，数蒙宠异之恩，岂敢爱惜垂没之年，而不尽其悽悽之心哉！”书奏，甚忤曹节等。

蔡邕坐直对抵罪，徙朔方。赐以师傅之恩，故得免咎。

闇者为雌，曰蝮。”对曰：“安昌侯张禹。”尚方，少府之属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斩马口，利可以斩马也。并见前书。

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輿，亦有以亡。’”国语曰“昔夏之兴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黔遂。商之兴也，柁机次于*(平)*[丕]

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鸛鸛鸣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郾”也。“荡，邵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其诗：“荡荡上帝，下人之辟。”又云：“哀今之人，胡为虺蜴。”注云：“蜴，蝮蝮也。虺蜴之性，见人则走。哀哉，今之人何为如是！伤时政也。”

其冬，行辟雍礼，引赐为三老。复拜少府、光禄勋，代刘合为司徒。帝欲造毕圭灵琨苑，赐复上疏谏曰：“窃闻使者并出，规度城南人田，欲以为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驱之礼，薪莱刍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开鸿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约，以合礼中。今猥规郊城之地，以为苑囿，坏沃衍，废田园，驱居人，畜禽兽，殆非所谓‘若保赤子’之义。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顺四节也，

宜惟夏禹卑宫，太宗露台之意，以尉下民之劳。”书奏，帝欲止，以问侍中任芝、中常侍乐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为小；齐宣五里，人以为

大。今与百姓共之，无害于政也。”帝悦，遂令筑苑。

桓帝延熹元年置鸿德苑也。

四年，赐以病罢。居无何，拜太常，诏赐御府衣一袭，自所服冠帻绶，玉壶革带，金错钩佩。

五年冬，复拜太尉。中平元年，黄巾贼起，赐被召会议诣省合，切谏忤旨，因以寇贼免。

先是黄巾帅张角等执左道，称大贤，以诳耀百姓，天下襁负归之。赐时在司徒，召掾刘陶告曰：“张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且欲切□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何如？”陶对曰：“此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庙胜之术也。”赐遂上书言之。会去位，事留中。后帝徙南宫，阅录故事，得赐所上张角奏及前侍讲注籍，乃感悟，下诏封赐临晋侯，邑千五百户。初，赐与太尉刘宽、司空张济并入侍讲，自以不宜独受封赏，上书愿分户邑于宽、济。帝嘉叹，复封宽及济子，拜赐尚书令。数日出为廷尉，赐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嚳陶不与焉，盖吝之也。”

遂固辞，以特进就第。

二年九月，复代张温为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临朝，赠东园梓器襚服，赐钱三百万，布五百匹。策曰：“故司空临晋侯赐，华岳所挺，九德纯备，三叶宰相，辅国以忠。朕昔初载，授道帷幄，遂阶成勋，以陟大猷。

师范之功，昭于内外，庶官之务，劳亦勤止。七在卿校，殊位特进，五登袞职，弭难义宁。虽受茅土，未荅厥勋，哲人其萎，将谁谘度！朕甚惧焉。礼设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将郭仪持节追位特进，赠司空骠骑将军印绶。”

及葬，又使侍御史持节送丧，兰台令史十人发羽林骑轻车介士，前后部鼓吹，又□骠骑将军官属司空法驾，送至旧莹。公卿已下会葬。谥文烈侯。

及小祥，又会焉。子彪嗣。汉杂事曰：“诸侯功德优盛，朝廷所敬异，赐位特进，在三公下。”彪字文先，少传家学。初举孝廉，州举茂才，辟公府，皆不应。熹平中，以博习旧闻，公车征拜议郎，迁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黄门令王甫使门生于郡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彪发其奸，言之司隶。司隶校尉阳球因此奏诛甫，天下莫不愜心。征还为侍中、五官中郎将，迁颍川、南阳太守，复拜侍中，三迁永乐少府、太仆、轸尉。

中平六年，代董卓为司空，其冬，代黄琬为司徒。明年，关东兵起，董卓惧，欲迁都以违其难。乃大会公卿议曰：“高祖都关中十有一世，光武宫洛阳，于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长安，以应天人之意。”百官无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盘庚五迁，殷民胥怨。*[昔]*关中遭王莽变

乱，宫室焚荡，民庶涂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无虞，百姓乐安，明公建立圣主，光隆汉祚，无故捐宗庙，弃园陵，恐百姓惊动，必有糜沸之乱。石包室讖，妖邪之书，岂可信用？”

卓曰：“关中肥饶，故秦得并吞六国。且陇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醪数千所，并功营之，可使一朝而辨。百姓何足与议！若有前溲，我以大兵驱之，可令诣沧海。”彪曰：“天下动之至易，安之甚难，惟明公虑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国计邪？”太尉黄琬曰：“此国之大事，杨公之言得无可思？”卓不荅。司空荀爽见卓意壮，恐害彪等，因从容言曰：“相国岂乐此邪？山东兵起，非一日可禁，故当迁以图之，此秦、汉之执也。”卓意小解。爽私谓彪曰：“诸君坚争不止，祸必有归，故吾不为也。”议罢，卓使司隶校尉宣播以鬻异奏免琬、彪等，诣阙谢，即拜光禄大夫。十余日，迁大鸿胪。从入关，转少府、太常，以病免。复为京兆尹、光禄勋，再迁光禄大夫。

三年秋，代淳于嘉为司空，以地震免。复拜太常。兴平元年，代朱铄为太尉，录尚书事。及李傕、郭汜之乱，彪尽节瞻主，崎岖危难之闲，几不免于害。语在董卓传。及车驾还洛阳，复守尚书令。

建安元年，从东都许。时天子新迁，大会公卿，兖州刺史曹操上殿，见彪色不悦，恐于此图之，未得燕设，托疾如厕，因出还营。彪以疾罢。时袁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将作大匠孔融闻之，不及朝服，往见操曰：“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归罪杨公。易称‘积善余庆’，徒欺人耳。”操曰：“此国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杀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綷搢绅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聪明仁智，辅相汉朝，举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四年，复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诸以恩泽为侯者皆夺封。彪见汉祚将终，遂称龔挛不复行，积十年。后子修为曹操所杀，操见彪问曰：“公何瘦之甚？”

对曰：“愧无日磔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操为之改容。

修字德祖，好学，有俊才，为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汉中，欲因讨刘备而不得进，欲守之又难为功，护军不知进止何依。操于是出教，唯曰“鸡肋”而已。外曹莫能晓，修独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之则如可惜，公归计决矣。”乃令外白稍严，操于此回师。修之几决，多有此类。修又尝出行，筹操有问外事，乃逆为荅记，□守舍儿：“若有令出，依次通之。”

”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状，于此忌修。且以袁术之甥，虑为后患，遂因事杀之。修所着赋、颂、碑、赞、诗、哀辞、表、记、书凡十五篇。

及魏文帝受禅，欲以彪为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辞曰：“彪备汉三公，遭世倾乱，不能有所补益。耄年被病，岂可赞惟新之朝？”遂固辞。乃授光禄大夫，赐几杖衣袍，因朝会引见，令彪着布单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宾客之礼。

年八十四，黄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

论曰：孔子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诚以负荷之寄，不可以虚冒，崇高之位，忧重责深也。延、光之闲，震为上相，抗直方以临权枉，

先公道而后身名，可谓怀王臣之节，识所任之体矣。遂累叶载德，继踵宰相。信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先世韦、平，方之蔑矣。

赞曰：杨氏载德，仍世柱国。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赐亦无讳，彪诚匪忒。修虽才子，渝我淳则。

后汉书卷五十五 章帝八王传 第四十五

孝章皇帝八子：宋贵人生清河孝王庆，梁贵人生和帝，申贵人生济北惠王寿，河闲孝王开，四王不载母氏。

千乘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即位，以伉长兄，甚见尊礼。立十五年薨。

子宠嗣，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国名乐安。立二十八年薨，是为夷王。父子薨于京师，皆葬洛阳。

子鸿嗣。安帝崩，始就国。鸿生质帝，质帝立，梁太后下诏，以乐安国土卑湿，租委鲜薄，改[封]鸿*(封)*勃海王。立二十六年薨，是为孝王。

无子，太后立桓帝弟蠡吾侯悝为勃海王，奉鸿*(嗣)**[祀]*。延熹八年，悝谋为不道，有司请废之。帝不忍，乃贬为廆陶王，食一县。

悝后因中常侍王甫求复国，许谢钱五千万。帝临崩，遗诏复为勃海王。悝知非甫功，不肯还谢钱。甫怒，阴求其过。初，迎立灵帝，道路流言悝恨不得立，欲钞征书。而中常侍郑飒、中黄门董腾并任侠通剽轻，数与悝交通。

王甫司察，以为有奸，密告司隶校尉段颍。熹平元年，遂收飒送北寺狱。

使尚书令廉忠诬奏飒等谋迎立悝，大逆不道。遂诏冀州刺史收悝考实，又遣大鸿胪持节与宗正、廷尉之勃海，迫责悝。悝自杀。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狱中。傅、相以下，以辅导王不忠，悉伏诛。悝立二十五年国除。觴庶莫不怜之。平春悼王全，以建初四年封。其年薨，葬于京师。

无子，国除。

清河孝王庆，母宋贵人。贵人，宋昌八世孙，扶风平陵人也。父杨，以恭孝称于乡闾，不应州郡之命。杨姑即明德马后之外祖母也。马后闻杨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训之。永平末，选入太子宫，甚有宠。肃宗即位，并为贵人。建初三年，大贵人生庆，明年立为皇太子，征杨为议郎，矚赐甚渥。贵人长于人事，供奉长乐宫，身执馈饌，太后怜之。太后崩后，窦皇后宠盛，以贵人姊妹并幸，庆为太子，心内恶之。与母比阳主谋陷宋氏。外令兄弟求其纤过，内使御者侦伺得失。后于掖庭门邀遮得贵人书，云“病思生菟，令家求之”，因诬言欲作蛊道祝诅，以菟为厌胜之术，日夜毁譖，贵人母子遂渐见疏。庆出居承祿观，数月，窦后讽掖庭令诬奏前事，请加验实。七年，帝遂废太子庆而立皇太子□。□，梁贵人子也。乃下诏曰：“皇太子有失惑无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恐袭其母凶恶之风，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大义灭亲，况降退乎！今废庆为清河王。皇子□保育皇后，承训怀羸，导达善性，将成其器。盖庶子慈母，尚有终身之恩，岂若嫡后事正义明哉！今以□为皇太子。”遂出贵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黄门蔡伦考实之，皆承讽旨傅致其事，乃载送暴室。二贵人同时饮药自杀。帝犹伤之，□掖庭令葬于樊濯聚。于是免杨归本郡。郡县因事复捕系之，杨友人前怀令山阳张峻、左冯翊沛国刘均等奔走解释，得以免罪。杨矢志憔悴，卒于家。庆时虽幼，而知避嫌畏祸，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怜之，□皇后令衣服与太子齐等。太子特亲爱庆，入则共室，出则同舆。及太子即位，是为和帝，待庆尤渥，诸王莫得为比，常共议私事。

后庆以长，别居丙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宫章德殿，讲于白虎观，庆得入省宿止。帝将诛窦氏，欲得外戚传，惧左右不敢使，乃令庆私从千乘王求，夜独内之；

又令庆传语中常侍郑觭求索故事。及大将军窦宪诛，庆出居邸，赐奴婢三百人，舆马、钱帛、帷帐、珍宝、玩好充仞其第，又赐中傅以下至左右钱帛各有差。庆多被病，或时不安，帝朝夕问讯，进膳药，所以垂意甚备。庆小心恭孝，自以废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谒陵庙，常夜分严装，衣冠待明；约□官属，不得与诸王车骑竞驱。常以贵人葬礼有阙，每窃感恨，至四节伏腊，辄祭于私室。窦氏诛后，始使乳母于城北遥祠。及窦太后崩，庆求上頔致哀，帝许之，诏太官四时给祭具。庆垂涕曰：“生虽不获供养，终得奉祭祀，私愿足矣。”欲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怀梁后之嫌，遂不敢言。常泣向左右，以为没齿之恨。后上言外祖母王年老，遭忧病，下土无医药，愿乞诣洛阳疗疾。于是诏宋氏悉归京师，除庆舅衍、俊、盖、暹等皆为郎。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阴盛，奏遣诸王侯就国。诏曰：“甲子之异，责由一人。诸王幼稚，早离顾复，弱冠相

育，常有蓼莪、凯风之哀。选懦之恩，知非国典，且复须留。”至冬，从祠章陵，诏假诸王羽林骑各四十人。后中傅鞞欣私为臧盗千余万，诏使案理之，并责庆不举之状，庆曰：“欣以师傅之尊，选自圣朝，臣愚唯知言从事听，不甚有所悉察。”帝嘉其对，悉以欣臧财赐庆。

及帝崩，庆号泣前殿，呕血数升，因以发病。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

明年，诸王就国，邓太后特听清河王置中尉、内史，赐什物皆取乘輿上御，以宋衍等并为清河中大夫。庆到国，下令：“寡人生于深宫，长于朝廷，仰恃明主，垂拱受成。既以薄佑，早离顾复，属遭大忧，悲怀感伤。

蒙恩大国，职惟藩辅，新去京师，忧心茕茕，夙夜屏营，未知所立。盖闻智不独理，必须明贤。今官属并居爵任，失得是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悉督非枉，明察典禁，无令孤获怠慢之罪焉。”

邓太后以殇帝襁抱，远虑不虞，留庆长子佑与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至秋，帝崩，立佑为嗣，是为安帝。太后使中黄门送耿姬归国。

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姊字大娥，犍为人也。初，伯父圣坐妖言伏诛，家属没官，二娥数岁入掖庭，及长，并有才色。小娥善史书，喜辞赋。和帝赐诸王宫人，因入清河第。庆初闻其美，赏傅母以求之。及后幸爱极盛，姬妾莫比。姊妹皆卒，葬于京师。

庆立凡二十五年，乃归国。其年病笃，谓宋衍等曰：“清河埤薄，欲乞骸骨于贵人顷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犹当应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灵有所依庇，死复何恨？”乃上书太后曰：“臣国土下湿，愿乞骸骨，下从贵人于樊濯，虽歿且不朽矣。及今口目尚能言视，冒昧干请。命在呼吸，愿蒙哀怜。”遂薨，年二十九。遣司空持节与宗正奉吊祭；又使长乐谒者仆射、中谒者二人副护丧事；赐龙旗九旒，虎贲百人，仪比东海恭王。

太后使掖庭丞送左姬丧，与王合葬广丘。

子愍王虎威嗣。永初元年，太后封宋衍为盛乡侯，分清河为二国，封庆少子常保为广川王，子女十一人皆为乡公主，食邑奉。明年，常保薨，无子，国除。虎威立三年薨，亦无子。邓太后复立乐安王宠子延平为清河王，是为恭王。

太后崩，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载育明圣，承天奉祚，为郊庙主。汉兴，高皇帝尊父为太上皇，宣帝号父为皇考，序昭穆，置园邑。*(太)**[大]*宗之义，旧章不忘。宜上尊号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贵人追谥曰敬隐后。”乃告祠高庙，使司徒持节与大鸿胪奉策书玺绶*[之]*清河，追上尊号；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护礼仪侍中刘珍等及宗室列侯皆往会事。尊陵曰甘陵，庙曰昭庙，置令、丞，设兵车周鞞，比章陵。复以广川益清河

国。尊耿姬为甘陵大贵人。又封女弟侍男为涅阳长公主，别得为舞阴长公主，久长为濮阳长公主，直得为平氏长公主。余七主并早卒，故不及进爵。追赠敬隐后女弟小贵人印绶，追封谥宋杨为当阳穆侯。杨四子皆为列侯，食邑各五千户。

宋氏为卿、校、侍中、大夫、谒者、郎吏十余人。孝德后异母弟次及达生二人，诸子九人，皆为清河国郎中。耿贵人者，牟平侯舒之孙也。贵人兄宝，袭封牟平侯。帝以宝嫡舅，宠遇甚渥，位至大将军，事已见耿舒传。

*[延平]*立三十五年薨，子蒜嗣。飡帝崩，征蒜诣京师，将议为嗣。会大将军梁冀与梁太后立质帝，罢归国。

蒜为人严重，动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归心焉。初，中常侍曹腾谒蒜，蒜不为礼，宦者由此恶之。及帝崩，公卿皆正议立蒜，而曹腾说梁冀不听，遂立桓帝。语在李固传。蒜由此得罪。

建和元年，甘陵人刘文与南郡妖贼刘鲭交通，讹言清河王当统天子，欲共立蒜。

事发觉，文等遂劫清河相谢暠，将至王宫司马门，曰：“当立王为天子，暠为公。”暠不听，骂之，文因刺杀暠。于是捕文、鲭诛之。有司因劾奏蒜，坐贬爵为尉氏侯，徙桂阳，自杀。立三年，国绝。

梁冀恶清河名，明年，乃改为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经侯理为甘陵王，奉孝德皇祀，是为威王。

理立二十五年薨，子贞王定嗣。

定立四年薨，子献王忠嗣。黄巾贼起，忠为国人所执，既而释之。灵帝以亲亲故，诏复忠国。忠立十三年薨，嗣子为黄巾所害，建安十一年，以无后，国除。

济北惠王寿，母申贵人，颍川人也，世吏二千石。贵人年十三，入掖庭。寿以永元二年封，分太山郡为国。和帝遵肃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师，恩宠笃密。有司请遣诸王归藩，不忍许之，及帝崩，乃就国。永初元年，邓太后封寿舅申转为新亭侯。寿立三十一年薨。自永初已后，戎狄叛乱，国用不足，始封王薨，减贖钱为千万，布万匹；嗣王薨，五百万，布五千匹。时唯寿最尊亲，特贖钱三千万，布三万匹。

子节王登嗣。永宁元年，封登弟五人为乡侯，皆别食太山邑。

登立十五年薨，子哀王多嗣。

多立三年薨，无子。永和四年，立战乡侯安国为济北王，是为厘王。

安国立*(十)***年薨，子孝王次嗣。本初元年，封次弟猛为亭侯。次九岁丧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诏曰：“济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没

哀恸，焦毁过礼，草庐土席，衰杖在身，头不枇沐，体生疮肿。谅闇已来二十八月，自诸国有忧，未之闻也，朝廷甚嘉焉。书不云乎：‘用德章厥善。’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今增次封五千户，广其土宇，以慰孝子恻隐之劳。”

次立*[十]*七年薨，子鸾嗣。鸾薨，子政嗣。政薨，无子，建安十一年，国除。

河闲孝王开，以永元二年封，分乐成、勃海、涿郡为国。延平元年就国。开奉遵法度，吏人敬之。永宁元年，邓太后封开子翼为平原王，奉怀王胜祀；子德为安平王，奉乐成王党祀。

开立四十二年薨，子惠王政嗣。政彳亍，不奉法宪。顺帝以侍御史吴郡沈景有强能称，故擢为河闲相。景到国谒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赞拜，景峙不为礼。问王所在，虎贲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别！今相谒王，岂谒无礼者邪！”王鼻而更服，景然后拜。出住宫门外，请王傅责之曰：“前发京师，陛下见受诏，以王不恭，使检督。诸君空受爵禄，而无训导之义。”因奏治罪。诏书让政而诘责傅。景因捕诸奸人上案其罪，杀戮尤恶者数十人，出冤狱百余人。政遂为改节，悔过自修。阳嘉元年，封政弟十三人皆为亭侯。

政立十年薨，子贞王建嗣。建立十年薨，子安王利嗣。利立二十八年薨，子陔嗣。陔立四十一年，魏受禅，以为崇德侯。

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邓太后征济北、河闲王诸子诣京师，奇翼美仪容，故以为平原怀王后焉。留在京师。岁余，太后崩。安帝乳母王圣与中常侍江京等谮邓骘兄弟及翼，云与中大夫赵王谋图不轨，窥觐神器，怀大逆心。贬为都乡侯，遣归河闲。翼于是谢宾客，闭门自处。永建五年，父开上书，愿分蠡吾县以封翼，顺帝从之。

翼卒，子志嗣，为大将军梁冀所立，是为桓帝。梁太后诏追尊河闲孝王为孝穆皇，夫人赵氏曰孝穆后，庙曰清庙，陵曰乐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庙曰烈庙，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节奉策书、玺绶，祠以太牢。建和二年，更封帝*(兄)**[弟]*都乡侯硕为平原王，留博陵，奉翼后。尊翼夫人马氏为孝崇博园贵人，以涿郡之良乡、故安，河闲之蠡吾三县为汤沐邑。硕嗜酒，多过失，帝令马贵人领王家事。建安十一年，国除。

解渚亭侯淑，以河闲孝王子封。淑卒，子*(长)**[苙]*嗣。*(长)**[苙]*卒，子宏嗣，为大将军窦武所立，是为灵帝。建宁元年，窦太后诏追尊皇祖淑为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敦陵，庙曰靖庙；皇考长为孝仁皇，夫人董氏为慎园贵人，陵曰慎陵，庙曰免庙。皆置令、丞，使司徒持节之河闲奉策书

、玺绶，祠以太牢，常以岁时遣中常侍持节之河闲奉祠。

熹平三年，使使拜河闲安王利子康为济南王，奉孝仁皇祀。

康薨，子赞嗣，建安十二年，为黄巾贼所害。子开嗣，立十三年，魏受禅，以为崇德侯。

城阳怀王淑，以永元二年分济阴为国。立五年薨，葬于京师。无子，国除，还并济阴。

广宗殇王万岁，以永元五年封，分钜鹿为国。其年薨，葬于京师。无子，国除，还并钜鹿。

平原怀王胜，和帝长子也。不载母氏。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于京师。无子，邓太后立乐安夷王宠子得为平原王，奉胜后，是为哀王。

得立六年薨，无子，永宁元年，太后又立河闲王开子都乡侯翼为平原王嗣。安帝废之，国除。

论曰：传称吴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吴国者，必其子孙。章帝长者，事从敦厚，继祀汉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甚德而度，德不失人，度不失事，有吴国者，必此君之子孙也。”杜预注云：“嗣君谓夷昧也。”

赞曰：章祚不已，本支流祉。质惟伉孙，安亦庆子。河闲多福，桓、灵承祀。济北无骄，皇恩宠饶。平原抱痼，三王薨朝。振振子孙，或秀或苗。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苗谓早夭，秀谓成长也。

后汉书卷五十六 张王种陈列传 第四十六

张魯字叔明，犍为武阳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时为太子少傅，封留侯。魯少游学京师，*(初)*永元中，归仕州郡，辟大将军邓鹭府，五迁尚书仆射，职事八年，出为彭城相。

永宁元年，征拜廷尉。魯虽非法家，而留心刑断，数与尚书辩正疑狱，多以详当见从。时安帝废皇太子为济阴王，魯与太常桓焉、太仆来历廷争之，不能得。事已具来历传。退而上疏曰：“昔贼臣江充，造构谗逆，至令戾园兴兵，终及祸难。后壶关三老一言，上乃觉悟，虽追前失，悔之何逮！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岁，未见保傅九德之义，宜简贤辅，就成圣质。”书奏不省。

，见上年老，意多所恶，因言左右皆为巫蛊。上乃使充捕案巫蛊。既知上意太子，乃言宫中有蛊气，遂掘蛊太子宫，得桐木人。时上疾在甘泉宫，太子惧，不能自明，收充斩之，发兵与丞相刘屈氂战，败，亡走湖，自杀。后太子孙宣帝即位，追谥太子曰戾，于湖置园邑奉祠，故曰戾园。

及顺帝即位，拜魯司空，在事多所荐达，天下称其推士。时清河赵腾上言灾变，讥刺朝政，章下有司，收腾系考，所引党辈八十余人，皆以诽谤当伏重法。

鮐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采善書惡，聖主不罪白堯。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四年，以陰陽不和策免。

陽嘉元年，復為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吊祭，賜葬地于河南縣。

子綱。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為*[侍]*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嘆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幸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奸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无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白堯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不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

時廣陵賊張嬰等觸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閑，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

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楊、兗、豫大兵云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非明也；□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為，非勇也

：六者成败之几，利害所从，公其深计之。”婴闻，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复相聚偷生，若鱼游釜中，喘息须臾闲耳。今闻明府之言，乃婴等更生之*(晨)**[辰]*也。既陷不义，实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纲约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婴深感悟，乃辞还营。

明日，将所部万余人与妻子面缚归降。纲乃单车入婴垒，大会，置酒为乐，散遣部觝，任从所之；亲为卜居宅，相田畴；子弟欲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悦服，南州晏然。朝廷论功当封，梁冀遏绝，乃止。天子嘉美，征欲擢用纲，而婴等上书乞留，乃许之。纲在郡一年，年四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携，诣府赴哀者不可胜数。纲自被疾，吏人咸为祠祀祈福，皆言“千秋万岁，何时复见此君”。张婴等五百余人制服行丧，送到犍为，负土成坟。诏曰：“故广陵太守张纲，大臣之苗，剖符统务，正身导下，班宣德信，降集剧贼张婴万人，息干戈之役，济蒸庶之困，未升显爵，不幸早卒。婴等褰杖，若丧考妣，朕甚愍焉！”拜纲子续为郎中，赐钱百万。

王龚字伯宗，山阳高平人也。世为豪族。初举孝廉，稍迁青州刺史，劾奏贪浊二千石数人，安帝嘉之，征拜尚书。建光元年，擢为司隶校尉，明年迁汝南太守。政崇温和，好才爱士，引进郡人黄宪、陈蕃等。宪虽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气高明，初到，龚不即召见之，乃留记谢病去。龚怒，使除其录。功曹袁闾请见，言曰：“闻之传曰‘人臣不见察于君，不敢立于朝’。蕃既以贤见引，不宜退以非礼。”龚改容谢曰：“是吾过也。”乃复厚遇待之。由是后进知名之士莫不归心焉。闾字奉高。数辞公府之命，不修异操，而致名当时。

永建元年，征龚为太仆，转太常。四年，迁司空，以地震策免。

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书记。其所辟命，皆海内长者。龚深疾宦官专权，志在匡正，乃上书极言其状，请加放斥。诸黄门恐惧，各使宾客诬奏龚罪，顺帝命亟自实。前掾李固时为大将军梁商从事中郎，乃奏记于商曰：“今旦闻下太尉王公口令自实，未审其事深浅何如。王公束修厉节，敦乐蓺文，不求苟得，不为苟行，但以坚贞之操，违俗失觝，横为谗佞所构毁，觝人闻知，莫不叹栗。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极，未有诣理诉冤之义。纤微感恻，辄引分决，是以旧典不有大罪，不至重问。王公沈静内明，不可加以非理。卒有它变，则朝廷获害贤之名，觝臣无救护之节矣。昔绛侯得罪，袁盎解其过，魏尚获戾，冯唐诉其冤，时君善之，列在书传。今将军内倚至尊，外典国柄，言重信着，指撝无违，宜加表救，济王公之艰难。

语曰：‘善人在患，饥不及餐。’斯其时也。”商即言之于帝，事乃得释。

龚在位五年，以老病乞骸骨，卒于家。子畅。

论曰：张觝、王龚，称为*(雅)**[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发升荐，仁人之

情也。夫士进则世收其器，贤用即人献其能。能献既已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其利甚博，而人莫之先，岂同折枝于长者，以不为为难乎？昔柳下惠见抑于臧文，淳于长受称于方进。然则立德者以幽陋好遗，显登者以贵涂易引。故晨门有抱关之夫，柱下无朱文之轸也。

王曰：“不能不为，二者谓何也？”孟子曰：“夫挟太山以超北海，王能乎？”

王曰：“不能。”“为长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挟太山以超*[北]*海，是实不能，不可强也。为长者折枝甚易，而王不为，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诸掌，何为不能加于百姓乎？”刘熙注孟子曰：“析枝，若今之案摩也。”晨，主守门，晨夜开闭也。”史记，侯嬴，夷门抱关者。守门必抱关，故兼言之。

畅字叔茂。少以清实为称，无所交党。初举孝廉，辞病不就。大将军梁商特辟举茂才，四迁尚书令，出为齐相。征拜司隶校尉，转渔阳太守。所在以严明为称。坐事免官。是时政事多归尚书，桓帝特诏三公，令高选庸能。太尉陈蕃荐畅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复为尚书。寻拜南阳太守。前后二千石逼惧帝乡贵戚，多不称职。畅深疾之，下车奋厉威猛，其豪党有衅秽者，莫不纠发。会赦，事得散。畅追恨之，更为设法，诸受臧二千万以上不自首实者，尽入财物；若其隐伏，使吏发屋伐树，堙井夷醪，豪右大震。功曹张敞奏记谏曰：“五教在宽，着之经典。汤去三面，八方归仁。

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鉴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缣索，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恶深刻，务崇温厚。

仁贤之政，流闻后世。夫明哲之君，网漏吞舟之鱼，然后三光明于上，人物悦于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发屋伐树，将为严烈，虽欲惩恶，难以闻远。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则海内改观，实有折枝之易，而无挟山之难。郡为旧都侯甸之国，园庙出于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风流，自中兴以来，功臣将相，继世而隆。愚以为恳恳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奸，未若礼贤。舜举噉陶，不仁者远。随会为政，晋盗奔秦。虞、芮入境，让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畅深纳敞谏，更崇宽政，慎刑简罚，教化遂行。

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畅常布衣皮褥，车马羸败，以矫其敝。同郡刘表时年十七，从畅受学。进谏曰：“夫奢不僭上，俭不逼下，循道行礼，贵处可否之闲。蘧伯玉耻独为君子。府君不希孔圣之明训，而慕夷齐之末操，无乃皎然自贵于世乎？”畅曰：“昔公仪休在鲁，拔园葵，去织妇；孙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夫以约失之鲜矣。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虽以不德

，敢慕遗烈。”

后征为长乐骠尉。建宁元年，迁司空，数月，以水灾策免。明年，卒于家。

子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谦子粲，以文才知名。

观人围碁，粲为覆之，瀉者不信，以帊盖之，更以它局为之，不误一道。年四十卒。魏志有传。

种暠字景伯，河南洛阳人，仲山甫之后也。父为定陶令，有财三千万。父卒，暠悉以赈恤宗族及邑里之贫者。其有进趣名利，皆不与交通。始为县门下史。

时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谓之曰：“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于大阳郭，遥见暠，异之。还白歆曰：“为尹得孝廉矣，近洛阳门下史也。”歆笑曰：“当得山泽隐滞，*(近)**[乃]*洛阳吏邪？”湛曰：“山泽不必有异士，异士不必在山泽。”歆即召暠于庭，辩诘职事。暠辞对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举孝廉，辟太尉府，举高第。

顺帝末，为侍御史。时所遣八使光禄大夫杜乔、周举等，多所纠奏，而大将军梁冀及诸宦官互为请救，事皆被寝遏。暠自以职主刺举，志案奸违，乃复劾诸为八使所举蜀郡太守刘宣等罪恶章露，宜伏欧刀。又奏请□四府条举近臣父兄及知亲为刺史、二千石尤残秽不胜任者，免遣案罪。帝乃从之。擢暠监太子于承光宫。中常侍高梵从中单驾出迎太子，时太傅杜乔等疑不欲从，惶惑不知所为。暠乃手□当车，曰：“太子国之储副，人命所系。今常侍来无诏信，何以知非奸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辞屈，不敢对，驰命奏之。诏报，太子乃得去。

乔退而叹息，愧暠临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称善者良久。

出为益州刺史。暠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职三年，宣恩远夷，开晓殊俗，岷山杂落皆怀服汉德。其白狼、盘木、唐菽、濊、僰诸国，自前刺史朱辅卒后遂绝；暠至，乃复举种向化。时永昌太守冶铸黄金为文蛇，以献梁冀，暠纠发逮捕，驰传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衔怒于暠。会巴郡人服直聚党数百人，自称“天王”，暠与太守应承讨捕，不克，吏人多被伤害。冀因此陷之，传逮暠、承。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闻讨捕所伤，本非暠、承之意，实由县吏惧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详。比盗贼髡起，处处未绝。暠、承以首举大奸，而相随受罪，臣恐沮伤州县纠发之意，更共饰匿，莫复尽心。”梁太后省奏，乃赦暠、承罪，免官而已。后凉州羌动，以暠为凉州刺史，甚得百姓欢心。被征当迁，吏人诣阙请留之，太后叹曰：“未闻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许之。暠复留一年，迁汉阳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汉阳界，暠与相揖谢，千

里不得乘车。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

迁使匈奴中郎将。时辽东乌桓反叛，复转辽东太守，乌桓望风率服，迎拜于界上。坐事免归。

后司隶校尉举髡贤良方正，不应。征拜议郎，迁南郡太守，入为尚书。会匈奴寇并凉二州，桓帝擢髡为度辽将军。髡到营所，先宣恩信，诱降诸胡，其有不服，然后加讨。羌虏先时有生见获质于郡县者，悉遣还之。诚心怀抚，信赏分明，由是羌胡、龟兹、莎车、乌孙等皆来顺服。髡乃去烽燧，除候望，边方晏然无警。

入为大司农。延熹四年，迁司徒。推达名臣桥玄、皇甫规等，为称职相。在位三年，年六十一薨。并、凉边人咸为发哀。匈奴闻髡卒，举国伤惜。单于每入朝贺，望见坟墓，辄哭泣祭祀。二子：岱，拂。

岱字公祖。好学养志。举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公车特征，病卒。

初，岱与李固子燮同征议郎，燮闻岱卒，痛惜甚，乃上书求加礼于岱。曰：“臣闻仁义兴则道德昌，道德昌则政化明，政化明而万姓宁。伏见故处士种岱，淳和达理，耽悦诗书，富贵不能回其虑，万物不能扰其心。禀命不永，奄然殒殁。

若不盘桓难进，等辈皆已公卿矣。昔先贤既没，有加赠之典，周礼盛德，有铭诔之文，而岱生无印绶之荣，卒无官谥之号。虽未建忠效用，而为圣恩所拔，遐迹具瞻，宜有异赏。”朝廷竟不能从。拂字颖伯。初为司隶从事，拜宛令。时南阳郡吏好因休沐，游戏市里，为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车公谒，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迁光禄大夫。初平元年，代荀爽为司空。明年，以地震策免，复为太常。

李傕、郭汜之乱，长安城溃，百官多避兵冲。拂挥口而出曰：“为国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贼兵刃向宫，去欲何之！”遂战而死。子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为谏议大夫。

大将军何进将诛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进意更狐疑，遣劭宣诏止之。

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劳之，因譬令还军。卓疑有变，使其军士以兵胁劭。

劭怒，称诏大呼叱之，军士皆披，遂前质责卓。卓辞屈，乃还军夕阳亭。

及进败，献帝即位，拜劭为侍中。卓既口权，而恶劭强力，遂左转议郎，出为益凉二州刺史。会父拂战死，竟不之职。服终，征为少府、大鸿胪，皆辞不受。

曰：“昔我先父以身徇国，吾为臣子，不能除残复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

！”遂与马腾、韩遂及左中郎刘范、谏议大夫马宇共攻李傕、郭汜，以报其仇。与汜战于长平观下，军败，劭等皆死。胜遂还凉州。

陈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历世著名。父璽，广汉太守。球少涉儒学，善律令。阳嘉中，举孝廉，稍迁繁阳令。时魏郡太守讽县求纳货贿，球不与之，太守怒而挝督邮，欲令逐球。督邮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独繁阳有异政，今受命逐之，将致议于天下矣。”太守乃止。

复辟公府，举高第，拜侍御史。是时，桂阳黠贼李研等鬪聚寇钞，陆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杨秉表球为零陵太守。球到，设方略，僮月闲，贼虏消散。而州兵朱盖等反，与桂阳贼胡兰数万人转攻零陵。零陵下湿，编木为城，不可守备，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难，球怒曰：“太守分国虎符，受任一邦，岂顾妻孥而沮国威重乎？复言者斩！”乃悉内吏人老弱，与共城守，弦大木为弓，羽矛为矢，引机发之，远射千余步，多所杀伤。贼复激流灌城，球辄于内因地执反决水淹贼。相拒十余日，不能下。会中郎将度尚将救兵至，球募士卒，与尚共破斩朱盖等。赐钱五十万，拜子一人郎。迁魏郡太守。

征拜将作大匠，作桓帝陵园，所省巨万以上。迁南阳太守，以纠举豪右，为执家所谤，征诣廷尉抵罪。会赦，归家。

（复）[征]*拜廷尉。熹平元年，窦太后崩。太后本迁南宫云台，宦者积怨窦氏，遂以衣车载后尸，置城南市舍数日。中常侍曹节、王甫欲用贵人体殓，帝曰：“太后亲立朕躬，统承大业。诗云：‘无德不报，无言不酬。’岂宜以贵人终乎？”于是发丧成礼。及将葬，节等复欲别葬太后，而以冯贵人配祔。

诏公卿大会朝堂，令中常侍赵忠监议。太尉李咸时病，乃扶舆而起，搗椒自随，谓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还矣。”既议，坐者数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赵忠曰：“议当时定。”怪公卿以下各相顾望。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临天下，宜配先帝，是无所疑。”忠笑而言曰：“陈廷尉宜便操笔。”球即下议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聪明母仪之德。遭时不造，援立圣明，承继宗庙，功烈至重。先帝晏驾，因遇大狱，迁居空宫，不幸早世，家虽获罪，事非太后。今若别葬，诚失天下之望。且冯贵人顷墓被发，骸骨暴露，与贼并尸，魂灵污染，且无功于国，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议，作色俛仰，蚩球曰：“陈廷尉建此议甚健！”球曰：“陈、窦既冤，皇太后无故幽闭，臣常痛心，天下愤叹。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愿。”公卿以下，皆从球议。李咸始不敢先发，见球辞正，然*[后]*大言曰：“臣本谓宜尔，诚与臣意合。”会者皆为之愧。曹节、王甫复争，以为梁后家犯恶逆，别葬懿陵，武帝黜废鞠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窦氏罪深，岂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诣阙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窦后虐害恭怀，安思阎后家犯恶逆，而

和帝无异葬之议，顺朝无贬降之文。至于鞬后，孝武皇帝身所废口，不可以为比。今长乐太后尊号在身，亲尝称制，坤育天下，且援立圣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为子，陛下岂得不以太后为母？子无黜母，臣无贬君，宜合葬宣陵，一如旧制。”帝省奏，谓曹节等曰：“窦氏虽为不道，而太后有德于朕，不宜降黜。”节等无复言，于是议者乃定。咸字符贞，汝南人。累经州郡，以廉干知名；在朝清忠，权幸惮之。

六年，迁球司空，以地震免。拜光禄大夫，复为廷尉、太常。光和元年，迁太尉，数月，以日食免。复拜光禄大夫。明年，为永乐少府，乃潜与司徒河闲刘合谋诛宦官。

初，合兄侍中儵，与大将军窦武同谋俱死，故合与球相结。事未及发，球复以书劝合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镇鞬，岂得雷同容容无违而已？今曹节等放纵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节等，永乐太后所亲知也。今可表徙鞬尉阳球为司隶校尉，以次收节等诛之。政出圣主，天下太平，可翘足而待也。”又尚书刘纳以正直忤宦官，出为步兵校尉，亦深劝于合。合曰：“凶竖多耳目，恐事未会，先受其祸。”纳曰：“公为国栋梁，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合许诺，亦结谋阳球。

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宫中，所谓程大人也。节等颇得闻知，乃重赂于璜，且胁之。璜惧迫，以球谋告节，节因共白帝曰：“合等常与藩国交通，有恶意。

数称永乐声势，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刘纳及永乐少府陈球、鞬尉阳球交通书疏，谋议不轨。”帝大怒，策免合，合与球及刘纳、阳球皆下狱死。球时年六十二。

子瑀，吴郡太守；瑀弟琮，汝阴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广陵太守：并知名。

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无客主之意，不相与语，自上大默卧，使客卧下默。”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王失所，君须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我自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下，何但上下默之闲哉！”表大笑也。

赞曰：安储遭谮，张卿有请。龚纠便佞，以直为眚。二子过正，埋车堙井。种公自微，临官以威。陈球专议，桓思同归。

后汉书卷五十七 杜栾刘李刘谢列传 第四十七

杜根字伯坚，颍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节，年十三入太学，号奇童。京师贵戚慕其名，或遗之书，安不发，悉壁藏之。及后捕案贵戚宾客，安开壁出书，印封如故，竟不离其患，时人贵之。位至巴郡太守，政甚有声。

根性方实，好绞直。永初元年，举孝廉，为郎中。时和熹邓后临朝，权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长，宜亲政事，乃与同时郎上书直谏。太后大怒，收执根等，令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之。执法者以根知名，私语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载出城外，根得苏。太后使人检视，根遂诈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窜，为宣城山中酒家保。积十五年，酒家知其贤，厚敬待之。

及邓氏诛，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谓根已死，乃下诏布告天下，录其子孙。根方归乡里，征诣公车，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谏太后归政，坐抵罪，与根俱征，擢为尚书郎，并见纳用。或问根曰：“往者遇祸，天下同义，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闲，非绝迹之处，邂逅发露，祸及知亲，故不为也。”顺帝时，稍迁济阴太守。去官还家，年七十八卒。

翊世字季明，少好学，深明道术。延光，中常侍樊丰、帝乳母王圣共譖皇太子，废为济阴王。翊世连上书讼之，又言樊丰、王圣诬罔之状。帝既不从，而丰等陷以重罪，下狱当死，有诏免官归本郡。及济阴王立，是为顺帝，司空张鲈辟之。鲈以翊世前讼太子之废，荐为议郎。翊世自以其功不显，耻于受位，自劾归。三公比辟，不应。尚书仆射虞詡雅重之，欲引与共参朝政，乃上书荐之，征拜议郎。后尚书令左雄、仆射郭虔复举为尚书。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栾巴字叔元，魏郡内黄人也。*[好道]*。顺帝世，以宦者给事掖庭，补黄门令，非其好也。性质直，学览经典，虽在中官，不与诸常侍交接。后阳气通畅，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迁桂杨太守。以郡处南垂，不闲典训，为吏人定婚姻丧纪之礼，兴立*(校)*学*[校]*，以錡进之。虽干吏卑末，皆课令习读，程试殿最，随能升授。政事明察。视事七年，以病乞骸骨。

干犹主也。

荆州刺史李固荐巴治谿，征拜议郎，守光禄大夫，与杜乔、周举等八人徇行州郡。

巴使徐州还，再迁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货产以祈祷。巴素有道术，能役鬼神，乃悉毁坏房祀，翦理奸巫，于是妖异自消。百姓始颇为惧，终皆安之。迁沛相。所在有绩，征拜尚书。会帝崩，营起宪陵。

陵左右或有小人坟顷，主者欲有所侵毁，巴连上书苦谏。时梁太后临朝，诏诘巴曰：“大行皇帝晏驾有日，卜择陵园，务从省约，莹域所极，裁二十顷，而巴虚言主者坏人顷墓。事既非实，寝不报下，巴犹固遂其愚，复上诽谤。苟肆狂瞽，益不可长。”巴坐下狱，抵罪，禁锢还家。臣不敢不敬。’诏即以驿书问成都，成都荅言：‘正旦大失火，食时有雨从东北来，火乃息，雨皆酒臭。’后忽一旦大风，天雾晦暝，对坐皆不相见，失巴所在。寻问之，云其日还成都，与亲故别也。”

二十余年，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辅政，征拜议郎。蕃、武被诛，巴以其党，复黜为永昌太守。以功自劾，辞病不行，上书极谏，理陈、窦之冤。

帝怒，下诏切责，收付廷尉。巴自杀。子贺，官至云中太守。

刘陶字子奇，一名伟，颍川颍阴人，济北贞王勃之后。陶为人居口，不修小节。

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贵不求合；情趣苟同，贫贱不易意。同宗刘恺，以雅德知名，独深器陶。

时大将军梁冀专朝，而桓帝无子，连岁荒饥，灾异数见。陶时游太学，乃上疏陈事曰：

臣闻人非天地无以为生，天地非人无以为灵，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宁。夫天之与帝，帝之与人，犹头之与足，相须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称号，袭常存之庆，循不易之制，目不视鸣条之事，耳不闻口车之声，天灾不有痛于肌肤，震食不即损于圣体，故蔑三光之谬，轻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伤，克成帝业。功既显矣，勤亦至矣。流福遗祚，至于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轨，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国柄，使鞫丑刑隶，芟刈小民，雕敝诸夏，虐流远近，故天降觶异，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竞令虎豹窟于麇场，豺狼乳于春囿。斯岂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议物赋土蒸民之意哉？又*(令)**[今]*牧守长吏，上下交竞；封豕长蛇，蚕食天下；货殖者为穷冤之魂，贫馁者作饥寒之鬼；高门获东观之辜，丰室罗妖叛之罪；死者悲于窀穸，生者戚于朝野；是愚臣所为咨嗟长怀叹息者也。且秦之将亡，正谏者诛，谀进者赏，嘉言结于忠舌，国命出于谗口，口阎乐于咸阳，授赵高以车府。权去己而不知，威离身而不顾。古今一揆，成败同执。愿陛下远览强秦之倾，近察哀、平之变，得失昭然，祸福可见。瘖音管。

臣又闻危非仁不扶，乱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说，以消鼎雉之灾，周宣用申、甫，以济夷、厉之荒。窃见故冀州刺史南阳朱穆，前乌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贞高绝俗。穆前在冀州，奉宪操平，摧破奸党，扫清万里。

膺历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马，威扬朔北。斯实中兴之良佐，国家之柱臣也。宜还本朝，挟辅王室，上齐七耀，下镇万国。臣敢吐不时之义于讳言之朝，犹冰霜见日，必至消灭。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书奏不省。

时有上书言人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髡僚及太学能言之士。陶上议曰：

圣王承天制物，与人行止，建功则觴悦其事，兴戎而师乐其旅。是故灵台有子来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举合时宜，动顺人道也。臣伏读铸钱之诏，平轻重之议，访覃幽微，不遗穷贱，是以藿食之人，谬延逮及。

武旅，周武王之旅。鳧得水藻，言喜悦也。

是以先王观象育物，敬授民时，使男不逋亩，女不下机。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国之所宝，生民之至贵也。窃见比年已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岂谓钱货之厚薄，铢两之轻重哉？就使当今沙砾化为南金，瓦石变为和玉，使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虽皇羲之纯德，唐虞之文明，犹不能以保萧墙之内也。盖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铸冶之便，或欲因缘行诈，以贾国利。国利将尽，取者争竞，造铸之端于是乎生。盖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给；况今一人铸之，则万人夺之乎？虽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不食之民，使不饥之士，犹不能足无馱之求也。夫欲民殷财阜，要在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陛下圣德，愍海内之忧戚，伤天下之艰难，欲铸钱齐货以救其敝，此犹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水木本鱼鸟之所生也，用之不时，必至焦烂。愿陛下宽楔薄之禁，后冶铸之议，听民庶之谣吟，问路叟之所忧，瞰三光之文耀，视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国家大事，粲然皆见，无有遗惑者矣。

事君奢骄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后绝，是三失也。’ ”

臣尝诵诗，至于鸿鴈于野之劳，哀勤百堵之事，每喟尔长怀，中篇而叹。

近听征夫饥劳之声，甚于斯歌。是以追悟匹妇吟鲁之忧，始于此乎？见白驹之意，屏营傍徨，不能监寐。伏念当今地广而不得耕，民觴而无所食。

轔小竞进，秉国之位，鹰扬天下，*(鸟)**[乌]*钞求饱，吞肌及骨，并噬无馱。

诚恐卒有役夫穷匠，起于板筑之闲，投斤攘臂，登高远呼，使愁怨之民，向应云合，八方分崩，中夏鱼溃。虽方尺之钱，何能有救！其危犹举函牛之鼎，絀纤枯之末，诗人所以眷然顾之，潜焉出涕者也。

郑玄注云：“坏灭之国，征人起屋舍，筑墙壁，百堵同时而起，言趋事也。”
监寐犹寤寐也。

臣东野狂闇，不达大义，缘广及之时，对过所问，知必以身脂鼎镬，为天下笑。

帝竟不铸钱。

后陶举孝廉，除顺阳长。县多奸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气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奸臧，于是剽轻口客之徒过晏等十余人，皆来应募。陶责其先

过，要以后效，使各结所厚少年，得数百人，皆严兵待命。于是覆案奸轨，所发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乐，思我刘君。何时复来，安此下民。”

陶明尚书、春秋，为之训诂。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余事，名曰中文尚书。

顷之，拜侍御史。灵帝宿闻其名，数引纳之。时钜鹿张角伪托大道，妖惑小民，陶与奉车都尉乐松、议郎袁贡连名上疏言之，曰：“圣王以天下耳目为视听，故能无不闻见。今张角支党不可胜计。前司徒杨赐奏下诏书，切口州郡，护送流民，会赐去位，不复捕录。唯会赦令，而谋不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窃入京师，觐视朝政，鸟声兽心，私共鸣呼。州郡忌讳，不欲闻之，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宜下明诏，重募角等，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诏陶次第春秋条例。明年，张角反乱，海内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乡侯，三迁尚书令。以所举将为尚书，难与齐列，乞从口散，拜侍中。以数切谏，为权臣所惮，徙为京兆尹。到职，当出修宫钱直千万，陶既清贫，而耻以钱买职，称疾不听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征拜谏议大夫。

是时天下日危，寇贼方炽，陶忧致崩乱，复上疏曰：“臣闻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缓声。窃见天下前遇张角之乱，后遭边章之寇，每闻羽书告急之声，心灼内热，四体惊竦。今西羌逆类，私署将帅，皆多段颍时吏，晓习战陈，识知山川，变诈万端。

臣常惧其轻出河东、冯翊，钞西军之后，东之函谷，据口高望。今果已攻河东，恐遂转更豕突上京。如是则南道断绝，车骑之军孤立，关东破胆，四方动摇，威之不来，叫之不应，虽有田单、陈平之策，计无所用。臣前驿马上便宜，急绝诸郡赋调，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连至今，莫肯求问。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关，北徙壶谷，冰解风散，唯恐在后。今其存者尚十三四，军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无一前口生之计。西寇浸前，去营咫尺，胡骑分布，已至诸陵。将军张温，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军无后殿，假令失利，其败不救。臣自知言数见厌，而言不自裁者，以为国安则臣蒙其庆，国危则臣亦先亡也。谨复陈当今要急八事，乞须臾之闲，深垂纳省。”

其八事，大较言天下大乱，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谗陶曰：“前张角事发，诏书示以威恩，自此以来，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静，而陶疾害圣政，专言妖馱。

州郡不上，陶何缘知？疑陶与贼通情。”于是收陶，下黄门北寺狱，掠按日急。

陶自知必死，对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谮。恨不与伊、吕同畴

，而以三仁为辈。”遂闭气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书数十万言，又作七曜论、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及上书言当世便事、条教、赋、奏、书、记、辩疑，凡百余篇。

时司徒东海陈耽，亦以非罪与陶俱死。耽以忠正称，历位三司。光和五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时太尉许馡、司空张济承望内官，受取货赂，其宦者子弟宾客，虽贪污秽浊，皆不敢问，而虚恣边远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诣阙陈诉，耽与议郎曹操上言：“公卿所举，率党其私，所谓放鸱梟而囚鸾凤。”其言忠切，帝以让馡、济，由是诸坐谣言征者悉拜议郎。宦官怨之，遂诬陷耽死狱中。

李云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学，善阴阳。初举孝廉，再迁白马令。

桓帝延熹二年，诛大将军梁冀，而中常侍单超等五人皆以诛冀功并封列侯，专权选举。又立掖庭民女亳氏为皇后，数月闲，后家封者四人，赏赐巨万。

是时地数震裂，觐灾频降。云素刚，忧国将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书，移副三府，曰：“臣闻皇后天下母，德配坤灵，得其人则五氏来备，不得其人则地动摇宫。比年灾异，可谓多矣，皇天之戒，可谓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岁，君期一周，当有黄精代见，姓陈、项、虞、田、许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举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赏，宜应其实。梁冀虽持权专口，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诛，犹召家臣搤杀之耳。而猥封谋臣万户以上，高祖闻之，得无见非？西北列将，得无解体？孔子曰：‘帝者，谛也。’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尺一拜用不经御省。是帝欲不谛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云，诏尚书都护口戟送黄门北寺狱，使中常侍管霸与御史廷尉杂考之。

时弘农五官掾杜觐伤云以忠谏获罪，上书愿与云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

大鸿胪陈蕃上疏救云曰：“李云所言，虽不识禁忌，干上逆旨，其意归于忠国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讳之谏，成帝赦朱云口领之诛。今日杀云，臣恐剖心之讥复议于世矣。故敢触龙鳞，冒昧以请。”太常杨秉、洛阳市长沐茂、郎中上官资并上疏请云。帝恚甚，有司奏以为大不敬。诏切责蕃、秉，免归田里；茂、资贬秩二等。时帝在濯龙池，管霸奏云等事。霸*(跪)**[诡]*言曰：“李云野泽愚儒，杜觐郡中小吏，出于狂戆，不足加罪。”帝谓霸曰：“帝欲不谛，是何等语，而常侍欲原之邪？”顾使小黄门可其奏，云、觐皆死狱中。

后冀州刺史贾琮使行部，过祠云墓，刻石表之。

人主有逆鳞，说者婴之，则亦几矣。”

论曰：礼有五谏，讽为上。若夫托物见情，因文载旨，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

足以自戒，贵在于意达言从，理归乎正。曷其绞讦摩上，以銜沾成名哉？李云草茅之生，不识失身之义，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于诛死而不顾，斯岂古之狂也！

夫未信而谏，则以为谤己，故说者识其难焉。刘瑜字季节，广陵人也。高祖父广陵靖王。父辩，清河太守。瑜少好经学，尤善图讖、天文、历算之术。州郡礼请不就。

延熹八年，太尉杨秉举贤良方正，及到京师，上书陈事曰：

臣瑜自念东国鄙陋，得以丰沛枝胤，被蒙复除，不给卒伍。故太尉杨秉知臣窃窥典籍，猥见显举，诚冀臣愚直，有补万一。而秉忠谏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听闻歌谣，骄臣虐政之事，远近呼嗟之音，窃为辛楚，泣血涟如。幸得引录，备荅圣问，泄写至情，不敢庸回。诚愿陛下且以须臾之虑，览今往之事，人何为咨嗟，天曷为动变。

盖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关之盛衰者也。今中官邪馱，比肩裂土，皆竞立胤嗣，继体传爵，或乞子胤属，或买儿市道，殆乖开国承家之义。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侄有序，河图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积闺帷，皆当盛其玩饰，食空宫，劳散精神，生长六疾。此国之费也，生之伤也。且天地之性，阴阳正纪，隔绝其道，则水旱为并。诗云：“五日为期，六日不詹。”怨旷作歌，仲尼所录。况从幼至长，幽藏歿身。又常侍、黄门，亦广妻娶。怨毒之气，结成妖眚。

行路之言，官发略人女，取而复置，转相惊惧。孰不悉然，无缘空生此谤。邹衍匹夫，□氏匹妇，尚有城崩霜陨之异；况乃鬻辈咨怨，能无感乎！

昔秦作阿房，国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穷极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时令。

促以严刑，威以*(法)*正*[法]*。民无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夺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奸情赇赂，皆为吏饵。民悉郁结，起入贼党，官辄兴兵，诛讨其罪。贫困之民，或有卖其首级以要酬赏，父兄相代残身，妻孥相*(见)**[视]*分裂。穷之如彼，伐之如此，岂不痛哉！

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宝，而微行近习之家，私幸宦者之舍，宾客市买，熏灼道路，因此暴纵，无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达道蓺，而各正诸己，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罚也。惟陛下设置七臣，以广谏道，及开东序金滕史官之书，从尧舜禹汤文武致兴之道，远佞邪之人，放郑鞞之声，则政致和平，德感祥风矣。臣慙慙推情，言不足采，惧以触忤，征营慑悸。

于是特诏召瑜问灾咎之征，指事案经讖以对。执政者欲令瑜依违其辞，而更策以它事。瑜复悉心以对，八千余言，有切于前，帝竟不能用。拜为议郎。

及帝崩，大将军窦武欲大诛宦官，乃引瑜为侍中，又以侍中尹勋为尚书令，共

同谋画。及武败，瑜、勋并被诛。事在武传。

勋字伯元，河南人。从祖睦为太尉，睦孙颂为司徒。勋为人刚毅直方。少时每读书，得忠臣义士之事，未尝不投书而仰叹。自以行不合于当时，不应州郡公府礼命。桓帝时，以有道征，四迁尚书令。延熹中，诛大将军梁冀，帝召勋部分觭职，甚有方略，封宜阳乡侯。仆射霍谡，尚书张敬、欧阳参、李伟、虞放、周永，并封亭侯。

勋后再迁至九卿，以病免，拜为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馆等有罪免，夺封邑，因黜勋等爵。

瑜诛后，宦官悉焚其上书，以为讹言。

子琬，传瑜学，明占候，能着灾异。举方正，不行。

谢弼字辅宣，东郡武阳人也。中直方正，为乡邑所宗师。建宁二年，诏举有道之士，弼与东海陈敦、玄菟公孙度俱对策，皆除郎中。

时青蛇见前殿，大风拔木，诏公卿以下陈得失。弼上封事曰：

臣闻和气应于有德，妖异生乎失政。上天告谴，则王者思其愆；政道或亏，则奸臣当其罚。夫蛇者，阴气所生；鳞者，甲兵之符也。鸿范传曰：“厥极弱，时则有蛇龙之馭。”又荧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谋乱，发于左右。

不知陛下所与从容帷幄之内，亲信者为谁。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闻“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伏惟皇太后定策宫闈，援立圣明，书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窦氏之诛，岂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宫，愁感天心，如有雾露之疾，陛下当何面目以见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绝窦后之恩，前世以为美谈。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今以桓帝为父，岂得不以太后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边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济之！愿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凯风慰母之念。臣又闻爵赏之设，必酬庸勋；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宠私，乃享大封，大风雨雹，亦由于兹。又故太傅陈蕃，辅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见陷髡邪，一旦诛灭。其为酷滥，骇动天下，而门生故吏，并离徙锢。蕃身已往，人百何赎！宜还其家属，解除禁网。夫台宰重器，国命所继。今之四公，唯司空刘宠断断守善，余皆素餐致寇之人，

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灾异，并加罢黜。征故司空王畅，长乐少府李膺，并居政事，庶灾变可消，国祚惟永。臣山藪顽闇，未达国典。策曰“无有所隐”，敢不尽愚，用忘忌讳。伏惟陛下裁其诛罚。

左右恶其言，出为广陵府丞。去官归家。

中常侍曹节从子绍为东郡太守，忿疾于弼，遂以它罪收考掠按，死狱中，时人

悼伤焉。初平二年，司隶校尉赵谦讼弼忠节，求报其怨*[魂]*，乃收绍斩之。赞曰：邓不明辟。梁不损陵。慊慊栾、杜，讽辞以兴。黄寇方炽，子奇有识。武谋允臧，瑜亦协志。弼忤宦情，云犯时忌。成仁丧己，同方殊事。

后汉书卷五十八 虞傅盖臧列传 第四十八

虞诂字升卿，陈国武平人也。祖父经，为郡县狱吏，案法平允，务存宽恕，每冬月上其状，恒流涕随之。尝称曰：“东海于公高为里门，而其子定国卒至丞相。吾决狱六十年矣，虽不及于公，其庶几乎！子孙何必不为九卿邪？”

故字诂曰升卿。

诂年十二，能通尚书。早孤，孝养祖母。县举顺孙，国相奇之，欲以为吏。诂辞曰：“祖母九十，非诂不养。”相乃止。后祖母终，服阕，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

永初四年，羌胡反乱，残破并、凉，大将军邓鹭以军役方费，事不相赡，欲□凉州，并力北边，乃会公卿集议。鹭曰：“譬若衣败，坏一以相补，犹有所完。

若不如此，将两无所保。”议者咸同。诂闻之，乃说李修曰：“窃闻公卿定策当□凉州，求之愚心，未见其便。先帝开拓土宇，劬劳后定，而今憚小费，举而□之。凉州既□，即以三辅为塞；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之甚者也。

。 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若□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志。如使英雄相聚，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当御。议者喻以补衣犹有所完，诂恐其疽食侵淫而无限极。□之非计。”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几败国事。然则计当安出？”诂曰：“今凉土扰动，人情不安，窃忧卒然有非常之变。诚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数人，其牧守令长子弟皆除为□官，外以劝厉，荅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计。”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从诂议。于是辟西州豪桀为掾属，拜牧守长吏子弟为郎，以安慰之。

秦时郿白起，频阳王翦；汉兴，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上邽赵充国，狄道辛武贤：皆名将也。丞相，则萧、曹、魏、丙、韦、平、孔、翟之类也。

邓鹭兄弟以诂异其议，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伤诂。后朝歌贼宁季等数千人攻杀长吏，屯聚连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诂为朝歌长。故旧皆吊诂曰：“得朝歌何衰！”诂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职也。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始到，谒河内太守马棱。棱勉之曰：“君儒者，当谋谟庙堂，反在

朝歌邪？”诩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见吊勉。以诩诤之，知其无能为也。朝歌者，韩、魏之郊，背太行，临黄河，去敖仓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万数。贼不知开仓招觶，劫库兵，守城噉，断天下右臂，此不足忧也。

今其觶新盛，难与争锋。兵不馱权，愿宽假辔策，勿令有所拘阂而已。”

及到官，设令三科以募求壮士，自掾史以下各举所知，其攻劫者为上，伤人偷盗者次之，带丧服而不事家业为下。收得百余人，诩为飧会，悉贯其罪，使入贼中，诱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杀贼数百人。又潜遣贫人能缝者，佣作贼衣，以采縠缝其裾为帜，有出市里者，吏辄禽之。贼由是骇散，咸称神明。

迁怀令。后羌寇武都，邓太后以诩有将帅之略，迁武都太守，引见嘉德殿，厚加赏赐。

羌乃率觶数千，遮诩于陈食、崤谷，诩即停军不进，而宣言上书请兵，须到当发。羌闻之，乃分钞傍县，诩因其兵散，日夜进道，兼行百余里。令吏士各作两醪，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问曰：“孙臆减醪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过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诩曰：“虏觶多，吾兵少。

徐行则易为所及，速进则彼所不测。虏见吾醪日增，必谓郡兵来迎。觶多行速，必惮追我。孙臆见弱，吾今示强，孰有不同故也。”

既到郡，兵不满三千，而羌觶万余，攻围赤亭数十日。诩乃令军中，使强弩勿发，而潜发小弩。羌以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诩于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发无不中，羌大震，退。诩因出城奋击，多所伤杀。明日悉陈其兵觶，令从东郭门出，北郭门入，贸易衣服，回转数周。羌不知其数，更相恐动。诩计贼当退，乃潜遣五百余人于浅水设伏，候其走路。虏果大奔，因掩击，大破之，斩获甚觶，贼由是败散，南入益州。诩乃占相地势，筑营壁百八十所，招还流亡，假赈贫人，郡遂以安。

先是运道艰险，舟车不通，驴马负载，僦五致一。诩乃自将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辩数十里中，皆烧石翦木，开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佣者，于是水运通利，岁省四千万。诩始到郡，户裁盈万。及绥聚荒余，招还流散，二三年闲，遂增至四万余户。盐米丰贱，十倍于前。坐法免。

永建元年，代陈禅为司隶校尉。数月闲，奏太傅冯石、太尉刘熹、中常侍程璜、陈秉、孟生、李闰等，百官侧目，号为苛刻。三公劾奏诩盛夏多拘系无辜，为吏人患。诩上书自讼曰：“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罚者人之衔辔。今州曰任郡，郡曰任县，更相委远，百姓怨穷，以苟容为贤，尽节为愚。臣所发举，臧罪非一，二府恐为臣所奏，遂加诬罪。臣将从史鱼死，即以尸谏耳。”

顺帝省其章，乃为免司空陶敦。时中常侍张防特用权势，每请托受取，诩辄案之，而屡寝不报。诩不胜其愤，乃自系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丰，遂交

乱嫡统，几亡社稷。今者张防复弄威柄，国家之祸将重至矣。臣不忍与防同朝，谨自系以闻，无令臣袭杨震之迹。”书奏，防流涕诉帝，诏坐论输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传考四狱。狱吏劝诩自引，诩曰：“宁伏欧刀以示远近。”宦者孙程、张贤等知诩以忠获罪，乃相率奏乞见。程曰：“陛下始与臣等造事之时，常疾奸臣，知其倾国。今者即位而复自为，何以非先帝乎？司隶校尉虞诩为陛下尽忠，而更被拘系；常侍张防臧罪明正，反构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宫中有奸臣。宜急收防送狱，以塞天变。下诏出诩，还假印绶。”时防立在帝后，程乃叱防曰：“奸臣张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趋就东箱。程曰：“陛下急收防，无令从阿母求请。”

帝问诸尚书，尚书贾朗素与防善，证诩之罪。帝疑焉，谓程曰：“且出，吾方思之。”于是诩子顛与门生百余人，举幡候中常侍高梵车，叩头流血，诉言枉状。梵乃入言之，防坐徙边，贾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诩。程复上书陈诩有大功，语甚切激。帝感悟，复征拜议郎。数日，迁尚书仆射。

是时长吏、二千石听百姓鬻罚者输赎，号为“义钱”，托为贫人储，而守令因以聚敛。诩上疏曰：“元年以来，贫百姓章言长吏受取百万以上者，匈匈不绝，鬻罚吏人至数千万，而三公、刺史少所举奏。寻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钱贷贫人，司空劾案，州及郡县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权制。”于是诏书下诩章，切责州郡。鬻罚输赎自此而止。

先是宁阳主簿诣阙，诉其县令之枉，积六七岁不省。主簿乃上书曰：“臣为陛下子，陛下为臣父。臣章百上，终不见省，臣岂可北诣单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书，尚书遂劾以大逆。诩驳之曰：“主簿所讼，乃君父之怨；百上不达，是有司之过。愚蠢之人，不足多诛。”帝纳诩言，答之而已。诩因谓诸尚书曰：“小人有怨，不远千里，断发刻肌，诣阙告诉，而不为理，岂臣下之义？君与浊长吏何亲，而与怨人何仇乎？”闻者皆鼻。诩又上言：“台郎显职，仕之通阶。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无人。宜令均平，以厌天下之望。”及诸奏议，多见从用。

诩好刺举，无所回容，数以此忤权威，遂九见谴考，三遭刑罚，而刚正之性，终老不屈。永和初，迁尚书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复征之，会卒。临终，谓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己无愧，所悔者为朝歌长时杀贼数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余年，家门不增一口，斯获罪于天也。”

恭有俊才，官至上党太守。

傅燮字南容，北地灵州人也。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复白珪，乃易字焉。

身长八尺，有威容。少师事太尉刘宽。再举孝廉。闻所举郡将丧，乃口官行服。

后为护军司马，与左中郎*[将]*皇甫嵩俱讨贼张角。

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闻天下之祸，不由于外，皆兴于内。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后用十六相。明恶人不去，则善人无由进也。今张角起于赵、魏，黄巾乱于六州。此皆衅发萧墙，而祸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辞伐罪，始到颍川，战无不口。黄巾虽盛，不足为庙堂忧也。臣之所惧，在于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弥增其广耳。陛下仁德宽容，多所不忍，故阉竖弄权，忠臣不进。诚使张角梟夷，黄巾变服，臣之所忧，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国，亦犹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显，而危亡之兆见，皆将巧辞饰说，共长虚伪。夫孝子疑于屡至，市虎成于三夫。若不详察真伪，忠臣将复有杜邮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举，速行谗佞放殛之诛，则善人思进，奸凶自息。臣闻忠臣之事君，犹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尽其情？使臣身备鈇钺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国之福也。”书奏，宦者赵忠见而忿恶。及破张角，燮功多当封，忠诉谮之，灵帝犹识燮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为安定都尉。以疾免。

后拜议郎。会西羌反，边章、韩遂作乱陇右，征发天下，役赋无已。司徒崔烈以为宜口凉州。诏会公卿百官，烈坚执先议。燮厉言曰：“斩司徒，天下乃安。”

尚书郎杨赞奏燮廷辱大臣。帝以问燮。燮对曰：“昔冒顿至逆也，樊哙为上将，愿得十万觶横行匈奴中，愤激思奋，未失人臣之节，顾计当从与不耳，季布犹曰‘哙可斩也’。今凉州天下要噤，国家藩卫。高祖初兴，使酈商别定陇右；

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议者以为断匈奴右臂。

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内为之骚动，陛下卧不安寝。烈为宰相，不念为国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口一方万里之土，臣窃惑之。若使左衽之虏得居此地，士劲甲坚，因以为乱，此天下之至虑，社稷之深忧也。若烈不知之，是极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从燮议。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每公卿有缺，为觶议所归。

顷之，赵忠为车骑将军，诏忠论讨黄巾之功，执金吾甄举等谓忠曰：“傅南容前在东军，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将军亲当重任，宜进贤理屈，以副觶心。”

忠纳其言，遣弟城门校尉延致殷勤。延谓燮曰：“南容少荅我常侍，万户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与不遇，命也；有功不论，时也。傅燮岂求私赏哉！”忠愈怀恨，然惮其名，不敢害。权贵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出为汉阳太守。

初，郡将范津明知人，举燮孝廉。及津为汉阳，与燮交代，合符而去，乡邦荣之。津字文渊，南阳人。燮善恤人，叛羌怀其恩化，并来降附，乃广开屯田，列置四十余营。

时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为通奸利，士人怨之。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讨金城贼王国、韩遂等。燮知鄙失觴，必败，谏曰：“使君统政日浅，人未知教。孔子曰：‘不教人战，是谓口之。’今率不习之人，越大陇之阻，将十举十危，而贼闻大军将至，必万人一心。边兵多勇，其锋难当，而新合之觴，上下未和，万一内变，虽悔无及。不若息军养德，明赏必罚。贼得宽挺，必谓我怯，鬪恶争執，其离可必。然后率已教之人，讨已离之贼，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为万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祸，窃为使君不取。”鄙不从。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杀程球，次害鄙，贼遂进围汉阳。城中兵少彻尽，燮犹固守。

时北*[地]*胡骑数千随贼攻郡，皆夙怀燮恩，共于城外叩头，求送燮归乡里。子干年十三，从在官舍。知燮性刚，有高义，恐不能屈志以免，进谏曰：“国家昏乱，遂令大人不容于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乡里羌胡先被恩德，欲令口郡而归，愿必许之。徐至乡里，率厉义徒，见有道而辅之，以济天下。”言未终，燮慨然而叹，呼干小字曰：“别成，汝知吾必死邪？盖‘圣达节，次守节’。且殷纣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称其贤。今朝廷不甚殷纣，吾德亦岂绝伯夷？世乱不能养浩然之志，食禄又欲避其难乎？吾行何之，必死于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杨会，吾之程婴也。”干哽咽不能复言，左右皆泣下。王国使故酒泉太守黄衍说燮曰：“成败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王之业，下成伊吕之勋。天下非复汉有，府君宁有意为吾属师乎？”燮案口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为贼说邪！”遂麾左右进兵，临阵战歿。谥曰壮节侯。

“古之贤人也。”

干知名，位至扶风太守。

盖勋字符固，敦煌广至人也。家世二千石。初举孝廉，为汉阳长史。

时武威太守倚恃权執，恣行贪横，从事武都苏正和案致其罪。凉州刺史梁鹄畏惧贵戚，欲杀正和以免其负，乃访之于勋。勋素与正和有仇，或劝勋可因此报隙。勋曰：“不可。谋事杀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谏鹄曰

：“夫继食鹰鸢欲其鸷，鸷而亨之，将何用哉？”鹄从其言。正和喜于得免，而诣勋求谢。勋不见，曰：“吾为梁使君谋，不为苏正和也。”怨之如初。

中平元年，北地羌胡与边章等寇乱陇右，刺史左昌因军兴断盗数千万。勋固谏，昌怒，乃使勋别屯阿阳以拒贼锋，欲因军事罪之，而勋数有战功。

边章等遂攻金城，杀郡守陈懿，勋劝昌救之，不从。边章等进围昌于冀，昌惧

而召勋。勋初与从事辛曾、孔常俱屯阿阳，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勋怒曰：

“昔庄贾后期，穰苴奋口。今之从事，岂重于古之监军哉！”曾等惧而从之。勋即率兵救昌。到，乃诮让章等，责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从君言，以兵临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围而去。昌坐断盗征，以扶风宋梟代之。梟患多寇叛，谓勋曰：“凉州寡于学术，故屡致反暴。今欲多写孝经，令家家习之，庶或使人知义。”勋谏曰：“昔太公封齐，崔杼杀君；

伯禽侯鲁，庆父篡位。此二国岂乏学者？今不急静难之术，遽为非常之事，既足结怨一州，又当取笑朝廷，勋不知其可也。”梟不从，遂奏行之。果被诏书诘责，坐以虚慢征。时叛羌围护羌校尉夏育于畜官，勋与州郡合兵救育，至狐盘，为羌所破。勋收余觶百余人，为鱼丽之陈。羌精骑夹攻之急，士卒多死。勋被三创，坚不动，乃指木表曰：“必尸我于此。”句就种羌滇吾素为勋所厚，乃以兵扞觶曰：“盖长史贤人，汝曹杀之者为负天。”勋仰骂曰：“死反虏，汝何知？促来杀我！”觶相视而惊。滇吾下马与勋，勋不肯上，遂为贼所执。羌戎服其义勇，不敢加害，送还汉阳。后刺史杨雍即表勋领汉阳太守。时人饥，相渔食，勋调谷禀之，先出家粮以率觶，存活者千余人。

后去官，征拜讨虏校尉。灵帝召见，问：“天下何苦而反乱如此？”勋曰：“幸臣子弟扰之。”时宦者上军校尉蹇硕在坐，帝顾问硕，硕惧，不知所对，而以此恨勋。

帝又谓勋曰：“吾已陈师于平乐观，多出中藏财物以饵士，何如？”勋曰：“臣闻‘先王耀德不观兵。’今寇在远而设近陈，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见君晚，髡臣初无是言也。”勋时与宗正刘虞、佐军校尉袁绍同典禁兵。勋谓虞、绍曰：“吾仍见上，上甚聪明，但拥蔽于左右耳。若共并力诛嬖幸，然后征拔英俊，以兴汉室，功遂身退，岂不快乎！”虞、绍亦素有谋，因相连结，未及发，而司隶校尉张温举勋为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勋，而蹇硕等心惮之，并劝从温奏，遂拜京兆尹。

时长安令杨党，父为中常侍，恃势贪放，勋案得其臧千余万。贵戚咸为之请，勋不听，具以事闻，并连党父，有诏穷案，威震京师。时小黄门京兆高望为尚药监，幸于皇太子，太子因蹇硕属望子进为孝廉，勋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爱，硕帝之宠臣，而子违之，所谓三怨成府者也。”勋曰：“选贤所以报国也。非贤不举，死亦何悔！”勋虽在外，每军国密事，帝常手诏问之。数加赏赐，甚见亲信，在朝臣右。

及帝崩，董卓废少帝，杀何太后，勋与书曰：“昔伊尹、霍光权以立功，犹可

寒心，足下小丑，何以终此？贺者在门，吊者在庐，可不慎哉！”卓得书，意甚惮之。征为议郎。时左将军皇甫嵩精兵三万屯扶风，勋密相要结，将以讨卓。会嵩亦被征，勋以觳弱不能独立，遂并还京师。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于卓，唯勋长揖争礼，见者皆为失色。卓问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隶校尉，谁可作者？”允曰：“唯有盖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余，然不可假以雄职。”

乃以为越骑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复出为颍川太守。未及至郡，征还京师。时河南尹朱铄为卓陈军事。卓折铄曰：“我百战百胜，决之于心，卿勿妄说，且污我刀。”勋曰：“昔武丁之明，犹求箴谏，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

卓曰：“戏之耳。”勋曰：“不闻怒言可以为戏？”卓乃谢铄。勋虽强直不屈，而内厌于卓，不得意，疽发背卒，时年五十一。遗令勿受卓赙赠。卓欲外示宽容，表赐东园秘器棺槨，送之如礼。葬于安陵。

子顺，官至永阳太守。

臧洪字子源，广陵射阳人也。父旻，有干事才。熹平元年，会稽妖贼许昭起兵句章，自称“大将军”，立其父生为越王，攻破城邑，觳以万数。

拜旻扬州刺史。旻率丹*(扬)**[阳]*太守陈夤击昭，破之。昭遂复更屯结，大为人患。旻等进兵，连战三年，破平之，获昭父子，斩首数千级。迁旻为使匈奴中郎将。

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学。洪体貌魁梧，有异姿。举孝廉，补即丘长。中平末，□官还家，太守张超请为功曹。时董卓*(杀)**[弑]*帝，图危社稷。

洪说超曰：“明府历世受恩，兄弟并据大郡。今王室将危，贼臣虎视，此诚义士嗟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动桴鼓，可得二万人。以此诛除国贼，为天下唱义，不亦宜乎！”超然其言，与洪西至陈留，见兄邈计事。邈先谓超曰：“闻弟为郡，委攻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内奇士，才略智数不比于超矣。”邈即引洪与语，大异之。乃使诣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谋约，会超至，定议，乃与诸牧守大会酸枣。设□场，将盟，既而更相辞让，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摄衣升□，操血而盟曰：“汉室不幸，皇纲失统，贼臣董卓，乘衅纵害，祸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惧沦丧社稷，翦覆四海。兖州刺史岱、豫州刺史□、陈留太守邈、东郡太守瑁、广陵太守超等，纠合义兵，并赴国难。凡我同盟，齐心一力，以致臣节，陨首丧元，必无二志。

有渝此盟，俾坠其命，无克遗育。皇天后土，祖宗明灵，实皆鉴之。”洪辞气

慷慨，闻其言者，无不激扬。自是之后，诸军各怀弭疑，莫适先进，遂使粮储单竭，兵觮乖散。

时讨虏校尉公孙瓒与大司马刘虞有隙，超乃遣洪诣虞，共谋其难。行至河闲而值幽冀交兵，行涂阻绝，因寓于袁绍。绍见洪，甚奇之，与结友好，以洪领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虚誉，能清谈。时黄巾鬪盗处处蹒起，而青部殷实，军革尚觮。和欲与诸同盟西赴京师，未及得行，而贼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禱禱鬪神。又恐贼乘冻而过，命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河。觮遂溃散，和亦病卒。洪收抚离叛，百姓复安。

在事二年，袁绍惮其能，徙为东郡太守，都东武阳。时曹操围张超于雍丘，甚危急。超谓军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来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为绍所用，恐不能败好远来，违福取祸。”超曰：“子源天下义士，终非背本者也，或见制强力，不相及耳。”洪始闻超围，及徒跣号泣，并勒所领，将赴其难。自以觮弱，从绍请兵，而绍竟不听之，超城遂陷，张氏族灭。洪由是怨绍，绝不与通。绍兴兵围之，历年不下，使洪邑人陈琳以书譬洪，示其祸福，责以恩义。洪荅曰：

隔阔相思，发于寤寐。相去步武，而趋舍异规，其为怆恨，胡可胜言！前日不遗，比辱雅况，述口祸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穷该典籍，岂将闇于大道，不达余趣哉？是以损口翰墨，一无所酬，亦冀遥忖褊心，粗识鄙性。

重获来命，援引纷纭，虽欲无对，而义笃其言。

仆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倾盖，恩深分厚，遂窃大州，宁乐今日自还接刃乎？每登城临兵，观主人之旗鼓，瞻望帐幄，感故友之周旋，抚弦搦矢，不觉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辅佐主人，无以为悔；主人相接，过绝等伦。受任之初，志同大事，埽清寇逆，共尊王室。岂悟本州被侵，郡将遭口，请师见拒，辞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沦灭。区区微节，无所获申，岂得复全交友之道，重亏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挥戈，收泪告绝。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来者侧席，去者克己，则仆抗季札之志，不为今日之战矣。

昔张景明登口啣血，奉辞奔走，卒使韩牧让印，主人得地。后但以拜章朝主，赐爵获传之故，不蒙观过之贷，而受夷灭之祸。吕奉先讨卓来奔，请兵不获，告去何罪，复见斫刺。刘子璜奉使踰时，辞不获命，畏君怀亲，以诈求归，可谓有志忠孝，无损霸道，亦复僵尸麾下，不蒙亏除。慕进者蒙荣，违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愿也。是以鉴戒前人，守死穷城，亦以君子之违，不适敌国故也。

然则馥之让位，景明亦有其功。其余未详也。

足下当见久围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义，推平生之好，以为屈节而苟生

，胜守义而倾覆也。昔晏婴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笔以求存，故身传图象，名垂后世。况仆据金城之固，驱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为一年之资，匡困补乏，以悦天下，何图筑室反耕哉？但惧秋风扬尘，伯珪马首南向，张扬、飞燕旅力作难，北鄙将告倒悬之急，股肱奏乞归之记耳。主人当鉴戒曹辈，反旌退师，何宜久辱盛怒，暴威于吾城之下哉！

足下讥吾恃黑山以为救，独不念黄巾之合从邪？昔高祖取彭越于钜野，光武创基兆于绿林，卒能龙飞受命，中兴帝业。苟可辅主兴化，夫何嫌哉！况仆亲奉玺书，与之从事！

行矣孔璋！足下徼利于境外，臧洪投命于君亲；吾子托身于盟主，臧洪策名于长安。子谓余身死而名灭，仆亦笑子生死而无闻焉。本同末离，努力努力，夫复何言！

绍见洪书，知无降意，增兵急攻。城中彻尽，外无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谓曰：“袁绍无道，所图不轨，且不救洪郡将，洪于大义，不得不死。念诸君无事，空与此祸，可先城未破，将妻子出。”将吏皆垂泣曰：“明府之于袁氏，本无怨隙，今为郡将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当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口筋角，后无所复食，主簿启内厨米三斗，请稍为饘粥，洪曰：“何能独甘此邪？”使为薄糜，簪班士觶。又杀其爱妾，以食兵将。兵将咸流涕，无能仰视。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离叛。

城陷，生执洪。绍盛帷幔，大会诸将见洪。谓曰：“臧洪何相负若是！今日服未？”

洪据地瞋目曰：“诸袁事汉，四世五公，可谓受恩。今王室衰弱，无扶翼之意，而欲因际会，觖望非冀，多杀忠良，以立奸威。洪亲见将军呼张陈留为兄，则洪府君亦宜为弟，而不能同心戮力，为国除害，坐拥兵觶，观人屠灭。惜洪力劣，不能推刃为天下报仇，何谓服乎？”绍本爱洪，意欲屈服赦之，见其辞切，知终不为用，乃命杀焉。

洪邑人陈容，少为诸生，亲慕于洪，随为东郡丞。先城未败，洪使归绍。时容在坐，见洪当死，起谓绍曰：“将军举大事，欲为天下除暴，而专先诛忠义，岂合天意？臧洪发举为郡将，柰何杀之！”绍鼻，使人牵出，谓曰：“汝非臧洪畴，空复尔为？”容顾曰：“夫仁义岂有常所，蹈之则君子，背之则小人。今日宁与臧洪同日死，不与将军同日生也。”遂复见杀。在绍坐者，无不叹息，窃相谓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

先是洪遣司马二人出，求救于吕布。比还，城已陷，皆赴敌死。

论曰：雍丘之围，臧洪之感情壮矣！想其行跣且号，束甲请举，诚足怜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筭以相尚者，盖惟利

執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敌之衡，以纾倒县之会。忿愤之师，兵家所忌。可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也。

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其人觴，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赞曰：先零扰疆，邓、崔口凉。诩、燮令图，再全金方。盖勋抗董，终然允刚。

洪怀偏节，力屈志扬。

后汉书卷五十九 张衡列传 第四十九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世为着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载。大将军邓鹭奇其才，累召不应。

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常耽好玄经，谓崔瑗曰：“吾观太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二百岁之书也。复二百岁，殆将终乎？所以作者之数，必显一世，常然之符也。汉四百年，玄其兴矣。”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璇机之正，作浑天仪，着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

唯浑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台铜仪，则其法也。”灵宪序曰：“昔在先王，将步天路，用定灵轨。寻绪本元，先准之于浑体，是为正仪，故灵宪作兴。”

衡集无算罔论，盖网络天地而算之，因名焉。

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自去史职，五载复还，乃设客问，作应闲以见其志云：

有闲余者曰：盖闻前哲首务，务于下学上达，佐国理民，有云为也。朝有所闻，则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为尧舜，而民处唐虞，彼岂虚言而已哉，必旌厥素尔。咎单、巫咸，寔守王家，申伯、樊仲，实干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厥迹不朽，垂烈后昆，不亦丕欤！

且学非以要利，而富贵萃之。贵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称以“大业”。质以文美，实由华兴，器赖雕饰为好，人以舆服为荣。吾子性德体道，笃信安仁，约己博艺，无坚不钻，以思世路，斯何远矣！曩滞日官。今又原之。虽老氏曲全，进道若退，然行亦以需。必也学非所用，术有所仰，故临川将济，而舟璫不存焉。徒经思天衢，内昭独智，固合理民之式也？

故尝见谤于鄙儒。深厉浅揭，随时为义，曾何贪于支离，而习其孤技邪？

参轮可使自转，木雕犹能独飞，已垂翅而还故栖，盍亦调其机而铄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获。曷若卑体屈己，美言以相克？鸣于乔木，乃金声而玉振之。用后勋，雪前吝，倅很不柔，以意谁靳也。

式，用也。昭，明也。

素犹志也。

易杂卦曰：“需，不进也。”

“随时之义大矣哉！”庄子曰：“朱泚曼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技音渠绮反。责衡何独妙思于机巧者也。应之曰：是何观同而见异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是故蓺可学，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悬，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怀，或羨旃而不臻，求之无益，故智者面而不思。陆身以徼幸，固贪夫之所为，未得而豫丧也。枉尺直寻，议者讥之，盈欲亏志，孰云非羞？于心有猜，则簋飧饌舖犹不屑餐，旌瞽以之。意之无疑，则兼金盈百而不嫌辞，孟轲以之。士或解短褐而裘黼黻，或委舌筑而据文轩者，度德拜爵，量绩受禄也。输力致庸，受必有阶。

此谓天子高县爵位，得者在命也。

列子曰：“东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将有适也，而饿于道。狐丘父之盗曰丘，见而下壶飧以舖之。爰旌目三舖而后能视，曰：‘子何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嘻，汝非盗邪？吾义不食子之食也。’两手据地而欧之，不出，喀喀而死。”

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赵岐注云：“兼金，好金也。价兼倍于恶者，故曰兼金。一百，百镒也。二十两为镒。赆，送行者赠贿之礼也。在齐时无事，于义未有所处也。义无所处而馈之，是以货贿*(所)*取我，欲使我怀惠也。”

浑元初基，灵轨未纪，吉凶纷错，人用臃朦。黄帝为斯深惨。有风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于上，迹祸福乎下，经纬历数，然后天步有常，则风后之为也。当少昊清阳之末，实或乱德，人神杂扰，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颛顼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则重黎之为也。人各有能，因蓺授任，鸟师别名，四叔三正，官无二业，事不并济。昼长则宵短，日南则景北。天且不堪兼，况以人该之。夫玄龙，迎夏则陵云而奋鳞，乐时也；涉冬则涸泥而潜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礼以尹天下，惧教诲之不从，有人*[之]*不理。

仲尼不遇，故论六经以俟来辟，耻一物之不知，有事之无范。所考不齐，如何可一？

又曰：“旁罗日月星辰。”春秋内事曰：“黄帝师于风后，风后善于伏羲氏之道，故推演阴阳之事。”蓺文志阴阳流有风后十三篇也。

四叔分主三正，言其不兼业也。

夫战国交争，戎车竞驱，君若缀旒，人无所丽。烛武县缒而秦伯退师，鲁连系箭而聊城□柝。从往则合，横来则离，安危无常，要在说夫。

咸以得人为臬，失士为尤。故樊哙披帷，入见高祖；高祖踞洗，以对酈生。当此之会，乃鼙鸣而□应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隐，

奄受区夏，遂定帝位，皆谋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长谍之，烂然有第。夫女魃北而应龙翔，洪鼎声而军容息；溽暑至而鹑火栖，寒冰沍而鼃鼃。今也，皇泽宣洽，海外混同，万方亿丑，并质共剂，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见史记。

□，废也。柝，行夜木也。于兹搢绅如云，儒士成林，及津者风撼，失涂者幽僻，遭遇难要，趋偶为幸。

世易俗异，事孰舛殊，不能通其变，而一度以揆之，斯契船而求□，守株而伺兔也。冒愧逞愿，必无仁以继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句践事此，故厥绪不永。快捷方式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进苟容，我不忍以歛肩。

虽有犀舟劲瓌，犹人涉印否，有须者也。姑亦奉顺敦笃，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获不吝。不见是而不愠，居下位而不忧，允上德之常服焉。

方将师天老而友地典，与之乎高睨而大谈，孔甲且不足慕，焉称殷彭及周聃！

与世殊技，固孤是求。子忧朱浮曼之无所用，吾恨轮扁之无所教也。

子鸛木雕独飞，□我垂翅故栖，吾感去□附鸱，悲尔先笑而后号也。越王乃以余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此为冒愧逞愿，自取败也。

歛亦胁也。

须，待也。郑玄注云：“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独待而不涉。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适贞女不行，非得礼义婚姻不成，喻仕当以道，不求妄进也。”其余知天、规纪、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为师，或以为将。”

蓺文志阴阳有地典六篇。殷彭即老彭，殷贤人也。睨，视也。高视大谈，言不同流俗。衡集作“矢谈”，矢亦直也，义亦通也。斐豹以毙督燔书，礼至以掖国作铭；弦高以牛饩退敌，墨翟以紫带全城；

贯高以端辞显义，苏武以秃节效贞；蒲且以飞矰逞巧，詹何以沉钩致精；

弈秋以瀉局取誉，王豹以清讴流声。仆进不能参名于二立，退又不能耦彼数子。愍三坟之既颓，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训之可钻，聊朝隐乎柱史。

且韞椟以待价，踵颜氏以行止。曾不嫌夫晋、楚，敢告诚于知己。

国子，邢正卿。礼至本卫人，仕邢为大夫。掖谓挟之而投于城外也。衡集“豹

”字作“隶”也。

曰：“寡君闻吾子将出于弊邑，敢犒从者。”秦孟明曰：“郑有备矣。”灭滑而还。墨子曰：“公输般为云梯以攻宋，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般九攻，墨子九拒。公输之攻墨，墨子之守有余。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又曰“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也。

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

时政事渐损，权移于下，衡因上疏陈事曰：“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继体承天，中遭倾覆，龙德泥蟠。今乘云高躋，盘桓天位，诚所谓将隆大位，必先倥偬之也。亲履艰难者知下情，备经险易者达物伪。故能一贯万机，靡所疑惑，百揆允当，庶绩咸熙。宜获福祉神只，受誉黎庶。而阴阳未和，螽眚屡见，神明幽远，冥鉴在兹。福仁祸淫，景响而应，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虽远，吉凶可见，近世郑、蔡、江、樊、周广、王圣，皆为效矣。故恭俭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谄慢，鲜不夷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夫情胜其性，流遽忘反，岂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贤，不能见得思义，故积恶成衅，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顾后，援镜自戒，则何陷于凶患乎！贵宠之臣，觴所属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矚美讥恶，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祸辟也。顷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则洪范所谓‘僭恒阳若’者也。

惧黜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征。又前年京师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扰也。君以静唱，臣以动和，威自上出，不趣于下，礼之政也。窃惧圣思厌倦，制不专己，恩不忍割，与觴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范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天鉴孔明，虽箴不失，螽异示人，前后数矣，而未见所革，以复往悔。自非圣人，不能无过。愿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旧，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从上下，事依礼制，礼制修则奢僭息，事合宜则无凶咎。然后神望允塞，螽消不至矣。”

扬雄方言曰：“未升天龙谓之蟠。”

初，光武善讖，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乃上疏曰：“臣闻圣人明审律历以定吉

凶，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经天验道，本尽于此。或观星辰逆顺，寒燠所由，或察龟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术也。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讖书。讖书始出，盖知之者寡。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讖。若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着，无讖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讖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尚书尧使乂理洪水，九载绩用不成，乂则殛死，禹乃嗣兴。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诗讖独以为‘蚩尤败，然后尧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时也。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

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图中讖于成帝。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圣人之言，孰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往者侍中贾逵摘讖互异三十余事，诸言讖者皆不能说。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讖成于哀平之际也。且河洛、六蓺，篇录已定，后人皮傅，无所容篡。

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历纪推言水鬻，而伪称洞视玉版。或者至于口家业，入山林。后皆无效，而复采前世成事，以为证验。至于永建复统，则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孰位，情伪较然，莫之纠禁。且律历、卦候、九宫、风角，数有征效，世莫肯学，而竞称不占之书。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宜收藏图讖，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

阳起于子，阴起于午，是以太一下九宫，从坎宫始，自此而从于坤宫，又自此而从于震宫，又自此而从于巽宫，所以*(从)**[行]*半矣，还息于中央之宫。既又自此而从于干宫，又自此而从于兑宫，又自此而从于艮宫，又自此而从于离宫，行则周矣，上游息于太一之星而反紫宫。行起从坎宫始，终于离宫也。”

衡集云：“后人皮傅，无所容窜。”又扬雄方言曰：“秦、晋言非其事谓之皮傅。”

谓不深得其情核，皮肤浅近，强相傅会也。后人不达皮肤之意，流俗本多作“颇传”者，误也。无所容窜谓不容妄有加增也。庄子曰：“窜句籍辞。”续汉书亦作“窜”。本作“篡”者，义亦通也。

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

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

其辞曰：

仰先哲之玄训兮，虽弥高其弗违。匪仁里其焉宅兮，匪义谿其焉追？

潜服膺以永靚兮，绵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贞节。竦余身而顺止兮，遵绳墨而不跌。志团团以应悬兮，诚心固其如结。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与琼枝。□幽兰之秋华兮，又缀之以江蓠。美襞积以酷裂兮，允尘邈而难亏。既姱丽而鲜双兮，非是时之攸珍。奋余荣而莫见兮，播余香而莫闻。幽独守此仄陋兮，敢怠皇而舍勤。幸二八之选虞兮，喜传说之生殷；尚前良之遗风兮，恫后辰而无及。何孤行之萑萑兮，子不耦而介立？感鸾鹭之特栖兮，悲淑人之稀合。

恫，痛也，音通。辰，时也。痛己后时而不及之也。

彼无合其何伤兮，患觴伪之冒真。旦获讟于耦弟兮，启金滕而乃信。览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曾烦毒以迷或兮，羌孰可与言己？私湛忧而深怀兮，思缤纷而不理。愿竭力以守义兮，虽贫穷而不改。执雕虎而试象兮，陆焦原而跟止。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后已。俗迁渝而事化兮，泯规矩之圜方。珍萧艾于重笥兮，谓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羁要褭以服箱。行陂僻而获志兮，循法度而离殃。惟天地之无穷兮，何遭遇之无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临河而无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尝。袭温恭之黻衣兮，披礼义之绣裳。辨贞亮以为鞶兮，杂技蓺以为珩。昭彩藻与雕琢兮，璜声远而弥长。淹栖弼以恣欲兮，耀灵忽其西藏。恃已知而华予兮，鷓堉鸣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遁白露之为霜。时亹亹而代序兮，畴可与乎比伉？

咨妒媿之难并兮，想依韩以流亡，恐渐冉而无成兮，留则蔽而不章。

夫义之为焦原也高矣，此义所以服一世也。”衡言躬履仁义，不避险难，亦足以服一代之人也。

“要褭，古之骏马也。”服，驾也。箱，车也。言簷远美女，又以骏马驾车，并喻不能用贤也。广雅曰：“鷓柎，布谷也。”楚辞曰：“恐鷓柎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

王逸注云：“以喻谗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被罪也。”言恃知己以相荣，反遇谗而见害也。

方秀遇霜，喻以贤被谗也。

言嫉妒者，憎恶美人，故难与并也。韩谓齐仙人韩终也。为王采药，王不肯服，终自服之，遂得仙。楚辞曰：“羨韩觴之得一。”流亡谓流遁亡去也。

心犹与而狐疑兮，即岐址而摅情。文君为我端蓍兮，利飞遁以保名。历觴山以周流兮，翼迅风以扬声。二女感于崇岳兮，或冰折而不营。天盖高而为泽兮，谁云路之不平！□自强而不息兮，蹈玉阶之峣峥。惧筮氏之长短兮，钻东□以观祲。遇九鯁之介鸟兮，怨素意之不逞。游尘外而警天兮，据冥翳而哀鸣。鵙鹯竞于贪婪兮，我修絜以益荣。

子有故于玄鸟兮，归母氏而后宁。

“肥遁无不利。”淮南九师道训曰：“遁而能飞，吉孰大焉？”

周礼“龟人掌六龟之属，东龟曰果属，其色青”也。

我有好爵，吾与汝糜之。”言子归母氏然后得宁，犹臣遇贤君方享爵禄。劝衡求圣君以仕之也。

占既吉而无悔兮，简元辰而俶装。旦余沐于清原兮，晞余发于朝阳。

漱飞泉之沥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翮鸟举而鱼跃兮，将往走乎八荒。过少皞之穷野兮，问三丘乎句芒。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秽累而票轻。登蓬莱而容与兮

，鳌虽抃而不倾。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长生。凭归云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控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为粮。发昔梦于木禾兮，谷槩口之高冈。

朝吾行于汤谷兮，从伯禹于稽山。

集鬻神之执玉兮，疾防风之食言。

衡欲往东方，故先过穷桑之野。三丘，东海中三山也，谓蓬莱、方丈、瀛洲。句芒、木正，东方之神也。

“山川之守，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食言谓后至也。尔雅曰：“食，伪也。”

指长沙以邪径兮，存重华乎南邻。哀二妃之未从兮，翩候处彼湘濒。

流目眺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圯坟；痛火正之无怀兮，托山陂以孤魂。愁蔚蔚以慕远兮，越印州而愉敖。跻日中于昆吾兮，憩炎天之所陶。扬芒爍而绛天兮

，水泫泫而涌涛。温风翕其增热兮，怒郁邑其难聊。颞羁旅而无友兮，余安能乎留兹？圯，毁也。盛弘之荆州记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楚灵王时山崩，毁其坟，得营丘九头图焉。”

顾金天而叹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前祝融使举麾兮，纚朱鸟以承旗。

躔建木于广都兮，拓若华而踌躇。超轩辕于西海兮，跨汪氏之龙鱼；闻此国之千岁兮，曾焉足以娱余？踌躇犹徘徊也。踌音直流反。躇音直余反。

思九土之殊风兮，从蓐收而遂徂。歛神化而蝉蜕兮，朋精粹而为徒。

蹶白门而东驰兮，云台行乎中野。乱弱水之潺湲兮，逗华阴之湍渚。

号冯夷俾清津兮，棹龙舟以济予。会帝轩之未归兮，怅相佯而延伫。

咽河林之蓁蓁兮，伟关雎之戒女。黄灵詹而访命兮，揆天道其焉如。

曰近信而远疑兮，六籍阙而不书。神逶昧其难覆兮，畴克谟而从诸？

牛哀病而成虎兮，虽逢昆其必噬。□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禅而引世。死生错而不齐兮，虽司命其不晰。窆号行于代路兮，后膺祚而繁庠。

王肆侈于汉庭兮，卒衔恤而绝绪。尉龙眉而郎潜兮，逮三叶而遘武。董弱冠而司袞兮，设王隧而弗处。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侧而靡所。穆负天以悦牛兮

，竖乱叔而幽主。文断袪而忌伯兮，阍谒贼而宁后。通人闇于好恶兮，岂爱惑之能剖？羸擗讖而戒胡兮，备诸外而发内。或辇贿而违车兮，孕行产而为对。慎醪显于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谄。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事刃，亲所睇而弗识兮，矧幽冥之可信。毋绵挛以滓己兮，思百忧以自疚。彼天监之孔明兮，用棐忱而佑仁。汤蠲体以祷祈兮，蒙厖禴以拯人。景三虑以营国兮，荧惑次于它辰。魏颖亮以从理兮，鬼亢回以敝秦。

咎繇迈而种德兮，德树茂乎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雕而已毓。有无言而不讎兮，又何往而不复？盍远谿以飞声兮，孰谓时之可蓄？

“梁北有黎丘乡，乡有丈人往市，醉而归者，黎丘奇鬼效其子之状而道苦之。丈人醒，谓其子曰：‘吾为而父，我醉，女道苦我，何故？’其子泣曰：‘必奇鬼也。’丈人明日之市，醉，其真子迎之，丈人拔剑而刺之。”事音侧利反。

前书音义曰“江东人以物插地中为事”也。“汤时大旱七年，殷史卜曰：‘当以人祷。’汤曰：‘必以人祷，吾请自当。’遂斋戒，翦发断爪，以己为牲，祷于桑林之社，果大雨。”言蒙天大福以拯救人。衡集“祈”字作“禘”。禘，祭也。禴音斯。

心，宋之分野。君当祭之，可移于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寘之股肱，可乎？”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所以为国，无民何以为君？”

曰：“可移于岁。”公曰：“岁，所以养人也。岁不登，何以畜人乎？”子韦曰：

“君善言三，荧惑必退三舍。”见吕氏春秋也。

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颖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

辅氏之役，颖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蹶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治命，余是以报也。”

仰矫首以遥望兮，魂口惘而无畴。偃区中之隘陋兮，将北度而宣游。

行积冰之皦皦兮，清泉沍而不流。寒风凄而永至兮，拂穹岫之骚骚。玄武缩于壳中兮，螭蛇蜿而自纠。鱼矜鳞而口凌兮，鸟登木而失条。坐太阴之屏室兮，

慨含歔而增愁。怨高阳之相寓兮，口颞頡之宅幽。庸织络于四裔兮，斯与彼其何瘳？望寒门之绝垠兮，纵余谱乎不周。迅蹻瀟其媵我兮，鹜翩踟而不禁。

趋谿口之洞穴兮，漂通渊之砾砾。

经重阴乎寂寞兮，愍坟羊之潜深。

“騰，騰蛇。”蜿，屈也。糾，纏結也。騷騷，協韻音修。糾音古由反。

禁，協韻音金。

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瞰瑤溪之赤岸兮，吊祖江之見劉。
聘王母于銀台兮，羞玉芝以療飢；戴勝愁其既歡兮，又消余之行弼。
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麗以盡媚兮，增嫵眼而蛾眉。
舒妙婧之纤口兮，揚雜錯之笳徽。離朱唇而微笑兮，顏的以遺光。
獻環琨與珣璚兮，申厥好以玄黃。雖色艷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雙材悲于不納兮，並咏詩而清歌。歌曰：天地鞭撻，百卉含藹。鳴鶴交頸，睢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

“怨靈修之浩蕩。”

處子，處女也。懷，思也。莊子曰：“綽約若處子。”詩曰：“有女懷春。”
將荅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瞻渠口之巍巍兮，臨紫河之洋洋。伏靈口以負坻兮，口螭龍之飛梁。登閼風之曾城兮，構不死而為默。屑瑤縈以為礮兮，口白水以為漿。攄巫咸以占夢兮，乃貞吉之元符。滋令德于正中兮，*(合)**[含]*嘉*(秀)**[禾]*以為敷。既垂穎而顧本兮，爾要思乎故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孔子見禾三變，始于粟，生于苗，成于穠，乃嘆曰：‘我其首禾乎？’”高誘注云：“禾穠向根，君子不忘本也。”

戒庶寮以夙會兮，僉恭職而并迓。丰隆軒其震霆兮，列缺晬其照夜。
云師口以交集兮，漉雨沛其洒塗。轆璫輿而樹葩兮，扰應龍以服輅。
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口揭以低昂。
冠粵粵其映蓋兮，佩綸纒以輝煌。仆夫俨其正策兮，八乘攄而超驤。
氛旒溶以天旋兮，蜺旌飄而飛揚。抚軫軛而還睨兮，心灼藥其如湯。
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瑤以捷芝兮，右素威以司鉦。前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屬箕伯以函風兮，征洪濶而為清。

曳云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響響。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蔑蒙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叫帝閭使辟扉兮，覲天皇于瑤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泄泄以彤彤。考理亂于律鈞兮，意建始而思終。惟盤逸之無斲兮，懼樂往而哀來。素抚弦而余音兮，大容吟曰念哉。既防溢而靜志兮，迨我暇以鬆翔。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大微之閭闔。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鏘鏘。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

彎威弧之撥刺兮，射嶓嶮之封狼。觀壁奎于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礴。乘天潢之泛泛兮，浮云漢之湯湯。倚招搖、攝提以低回口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遙皇。偃蹇天矯彘以連卷兮，雜沓丛鶡颯以方驤。

口汨颯戾沛以罔象兮，烂漫麗靡口以迭邊。凌驚雷之口糝兮，弄狂電之淫裔。

踰龐瀕于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厉。廓荡荡其无涯兮，乃今穷乎天外。

广雅曰“有翼曰应龙”也。

蜺，雌虹也。礼记曰：“左青龙而右白武。”说文曰“钲，铙也，似铃”也。左传，郑庄公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

“彤”与“融”同也。

庄子曰：“乐未毕也，哀又继之。”

拨刺，张弓螭也。嶓嶮，山也。封，大也。狼，星名。河图曰：“嶓嶮之精，上为狼星。”“蒙瀕，未分之象也。”说文曰：“宕，过也。”冥，幽冥也。贯，穿也。前书谷永上书曰：“登遐倒景。”音义曰：“在日月之上，日月反从下照，故其景倒也。”厉，陵厉也。

据开阳而俯盼兮，临旧乡之暗蔼。悲离居之劳心兮，情悁悁而思归。

魂眷眷而屡顾兮，马倚辔而徘徊。虽遨游以偷乐兮，岂愁慕之可怀。

出闾阖兮降天涂，乘蹻忽兮驰虚无。云霏霏兮绕余轮，风眇眇兮震余旗。

缤联翩兮纷暗暧，倏眩眩兮反常闾。

收畴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长余佩之参参。

文章焕以粲烂兮，美纷纭以从风。御六蓺之珍驾兮，游道德之平林。结典籍而为口兮，欧儒、墨而为禽。玩阴阳之变化兮，咏雅、颂之徽音。嘉曾氏之归耕兮，慕历陵之钦崑。共夙昔而不贰兮，居终始之所服也；夕惕若厉以省觚兮，惧余身之未口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墨无为以凝志兮，与仁义乎消摇。不出户而知天下兮，何必历远以劬劳？

歔歔归耕来日！安所耕历山盘乎！’”钦崑，山螭。崑音吟。

口，整也。系曰：天长地久岁不留，俟河之清祇怀忧。愿得远度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超踰腾跃绝世俗，蹀口神举逞所欲。天不可阶仙夫希，口舟悄悄吝不飞。松、乔高跼孰能离？结精远游使心携。回志竭来从玄谟，获我所求夫何思！臣不遇于君，犹不忍奋翼而飞去。吝，惜也。衡亦不遇其时，而为宦者所谗，故引以自谕也。

永和初，出为河闲相。时国王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视事三年，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

着周官训诂，崔瑗以为不能有异于诸儒也。又欲继孔子易说彖、象残缺者，竟不能就。

所着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闲、七辩、巡诰、悬图凡三十二篇。

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

，上言请衡参论其事，会并卒，而衡常叹息，欲终成之。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捡遗文，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又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宜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书数上，竟不听。及后之著述，多不详典，时人追恨之。

论曰：崔瑗之称平子曰“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斯致可得而言欤！推其围范两仪，天地无所蕴其灵；运情机物，有生不能参其智。故*(智)**[知]*思引渊微，人之上术。记曰：“德成而上，蓺成而下。”量斯思也，岂夫蓺而已哉？何德之损乎！

谓作浑天仪也。赞曰：三才理通，人灵多蔽。近推形筭，远抽深滞。不有玄虑，孰能昭□？

后汉书卷六十上 马融列传 第五十上

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也，将作大匠严之子。为人美辞貌，有俊才。

初，京兆挚恂以儒术教授，隐于南山，不应征聘，名重关西，融从其游学，博通经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将军邓骘闻融名，召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应命，客于凉州武都、汉阳界中。会羌虏欻起，边方扰乱，米谷踊贵，自关以西，道殣相望。

融既饥困，乃悔而叹息，谓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差，灭无贵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故往应骘召。

四年，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是时邓太后临朝，骘兄弟辅政。

而俗儒世士，以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遂寝搜狩之礼，息战陈之法，故猾贼从横，乘此无备。融乃感激，以为文武之道，圣贤不坠，五才之用，无或可废。

元初二年，上广成颂以讽谏。其辞曰：臣闻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奢俭之中，以礼为界。是以蟋蟀、山枢之人，并刺国君，讽以太康驰驱之节。夫乐而不荒，忧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颐养精神，致之无疆。故戛击鸣球，载于虞谟；吉日车攻，序于周诗。圣主贤君，以增盛美，岂徒为奢淫而已哉！伏见元年己来，遭值□运，陛下戒惧灾异，躬自菲薄，荒□禁苑，废□乐悬，勤忧潜思，十有余年，以过礼数。重以皇太后体唐尧亲九族笃睦之德，陛下履有虞蒸蒸之孝，外舍诸家，每有忧疾，圣恩普劳，遣使交错，稀有旷绝。时时宁息，又无以自娱乐，殆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万福也。臣愚以为虽尚颇有蝗虫，今年五月以来，雨露时澍，祥应将至。方涉冬节，农事闲隙，宜幸广成，览原隰，观宿麦，*[劝]*收藏，因讲武校猎，使寮庶百姓，复鹭羽旌

之美，闻钟鼓之音，欢嬉喜乐，鼓舞疆畔，以迎和气，招致休庆。小臣蝼蚁，不胜区区。职在书籍，谨依旧文，重述搜狩之义，作颂一篇，并封上。浅陋鄙薄，不足观省。

“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佗人是愉。”言僖公以太康貽戒，昭公以不能驰驱被讥，言文武之道须折衷也。枢音讴。

曰：“忧而不困。”

胃者，五谷之府也；大肠者，转输之府也；小肠者，受成之府也；胆者，积精之府也；旁光者，凑液之府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臣闻昔命师于鞬囊，偃伯于灵台，或人嘉而称焉。彼固未识夫雷霆之为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自黄炎之前，传道罔记；三五以来，越可略闻。且区区之酆郊，犹廓七十里之囿，盛春秋之苗。诗咏*(囿)**[圃]*草，乐奏驹虞。是以大汉之初基也，宅兹天邑，总风雨之会，交阴阳之和。揆厥灵囿，营于南郊。徒观其坳场区宇，恢胎旷荡，□窆勿罔，寥豁郁泱，

骋望千里，天与地莽。于是周陆环渚，右轡三涂，左概嵩岳，面据衡阴，箕背王屋，浸以波、澹，夤以滎、洛。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峨峨砢砢，锵锵□□，隆穹盘回，嵒崿错崔。神泉侧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磬，耀焜于其陂。其土毛则推牧荐草，芳茹甘荼，苾萁、芸菹，昌本、深蒲，芝蒿、董、萱，萑荷、芋渠，桂荏、鳧葵，格、螭、菹、于。其植物则玄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树，建木丛生，椿、梧、栝、柏，柜、柳、枫、杨，丰彤对蔚，崑踰穆爽。翕习春风，含津吐荣，铺于布□，萑扈蕪茨，恶可殫形。

广雅曰：“轡，视也。”音马板反。三涂，山名，在陆浑县西南。叶团似莼，生水中，今俗名水葵。尔雅曰：“茗，山鰕。”格与茗古字通。菹音子闾反，即巴苴，一名芭蕉。于，轩于也，一名菹，生于水中*(矣)**[涘]*。

建木，长木也。茨，光也。恶，何也，音乌。

至于阳月，阴慝害作，百草毕落，林衡戒田，焚莱柞木。然后举天网，顿八紘，擎敛九藪之动物，缙橐四野之飞征。鳩之乎兹囿之中，山敦云移，鶡鸣胶胶，鄙駮噪讙，子野听聳，离朱目眩，隶首策乱，陈子筹昏。于时营围恢廓，充斥川谷，罟罟罗羆，弥纶坑泽，鯁牢陵山。校队案部，前后有屯，甲乙相伍，戊己为坚。

左传曰：“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杜注云：“慝，阴气也。害作言阴气肃杀，害于百草也。”周礼曰：“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又曰：“牧师掌牧地，凡田事赞焚莱。”除草也。柞音士雅反，邪斫木也。周礼：“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

郑玄注云：“泽无水曰藪。”动物谓禽兽也。缙音胡犬反，又胡串反。说文曰

:

“纒，落也。”国语曰：“纒于山有罕。”贾逵注云：“纒，还也。”橐，囊也，音托。四野，四方之野。飞征，飞走也。乘輿乃以吉月之阳朔，登于疏镂之金路，六骠弥之玄龙，建雄虹之旌夏，揭鸣鳶之修橦。曳长庚之飞鬣，载日月之太常，栖招摇与玄弋，注枉矢于天狼。

羽毛纷其鬣鬣，扬金淳而扞玉瓌。屯田车于平原，播同徒于高冈，旃旛掺其如林，错五色以摘光。清氛埃，埽野场，誓六师，搜鉢良。司徒勒卒，司马平行，车攻马同，教达戒通。伐咎鼓，撞华钟，猎徒纵，赴榛丛。徽媪霍奕，别骛分奔，骚扰聿皇，往来交舛，纷纷回回，南北东西。

风行云转，匈糝隐匈，黄尘勃渝，闇若雾昏。日月为之笼光，列宿为之翳昧，僂狡课才，劲勇程气。狗马角逐，鹰口竞鸷，骁骑旁佐，轻车横厉，相与陆梁，聿皇于中原。绢猥縞，鍙特肩，脰完羝，搗介鲜，散毛族，桔羽髡。然后飞鋌电激，流矢雨坠，各指所质，不期俱殪，窜伏扔轮，发作梧罟。设及狂击，头陷颅碎，兽不得豫，禽不得警。或夷由未殊，颠狈顿蹶，螻蛄蟬蟬，充衢塞隧，葩华口布，不可胜计。

骠弥，马名。左传云，唐成公有两骠弥马。周礼曰：“马高八尺曰龙。”礼记曰：“孟冬，乘玄辂，驾铁骊。”今此亦顺冬气而乘玄也。郭璞注尔雅云：“虹双出色鲜盛者为雄。”左传云：“舞师题以旌夏。”杜预注云：“旌夏，大旌也。”

揭，举也，音渠列反。礼记曰：“前有尘埃，则载鸣鳶。”鳶，鸱也，音缘。鸣则风动，故画之于旌旗以候埃尘也。橦者，旗之竿也，音直江反。

又曰：“司马狩田，以旌为左右和之门。前后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后。

”郑注云：“正其士之行列。”诗小雅曰：“我车既攻，我马既同。”毛萇注曰：“攻，坚也。同，齐也。戎事齐力，尚强也。田猎齐足，尚疾也。”

“质，正也。”正音征。扔音人证反。声类曰：“扔，摧也。”言为轮所摧也。

梧，支梧也，音悟。谓支着车也。罟，车轴头也，音卫，谓车轴口而杀之。

说文曰：“动也。”蟬音似林反，亦动貌也。

若夫鸷兽口虫，倨牙黔口，大匈哨后，缙巡欧纒，负隅依阻，莫敢婴御。

乃使郑叔、晋妇之徒，睽孤剗刺，裸裎袒裼。冒口柘，槎棘枳，穷浚谷，底幽嶰，暴斥虎，搏狂兕，狝熊，拏封豨。或轻詵越悍，廋疏嶙领，犯历嵩峦，陵乔松，履修櫨，踔躡枝，杪标端，尾苍雌，倚玄疇，木产尽，寓属单。罕罔合部，口弋同曲，类行并驱，星布丽属，曹伍相保，各有分局。

矍矍飞流，纤罗络縠，游雉髡惊，晨鳧辈作，翬然云起，雪尔雹落。

，车止也。” 𧈧音力救反，愀音七救反，亦萧条𧈧也。

虹音胡贡反。朔，生也。礼记曰：“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 郑注曰：“大明，日也。” 言池水广大，日月出于其中也。

螭，龙*(也)**[属]*。短狐即蛾也。箝音七亦反。说文曰：“刺也。” 周礼：“口人掌以时箝鱼口龟蜃。” 郑觴注云：“箝谓以杖刺泥中搏取之。”

“上有丛蓍，下有伏龟。” 论语曰：“臧文仲居蔡。” 注云：“龟出蔡地，故以为名也。” 湘灵，舜妃，溺于湘水，为湘夫人也。见楚词。汉女，汉水之神*[女]*。

诗云：“汉有游女。”

寝，宿也。诗曰：“乃安斯寝。” 涯，水滨也。

于是宗庙既享，庖厨既充，车徒既简，器械既攻。然后摆牲班禽，淤赐犒功，鬻师叠伍，伯校千重，山壘常满，房俎无空。酒正案队，膳夫巡行，清醪车凑，燔炙骑将，鼓骇举爵，钟鸣既觴。若乃阳阿衰斐之晋制，闾口华羽之南音，所以洞荡匈臆，发明耳目，疏越蕴愆，骇恟底伏，鍠鍠鎗鎗，奏于农郊大路之衢，与百姓乐之。是以明德曜乎中夏，威灵畅乎四荒，东邻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鯁领而来王，南徼因九译而致贡，朔狄属象胥而来同。盖安不忘危，治不忘乱，道在乎兹，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冲者也。

山壘，画为山文。礼记曰：“山壘，夏后氏之樽也。” 又曰：“周以房俎。” 郑玄注云：

“房谓足下跗也，有似于堂房矣。”

鹖冠子曰：“南方万物华羽焉，故以调羽也。” 郑注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智者也。此类之本名，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此官正为象者，周始有南越重译来贡献，是以名通言语之官为象胥。” 胥音谥。

闇昧不鬻日月之光，聋昏不闻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为日久矣。亦方将刊禁台之秘藏，发天府之官常，由质要之故业，率典刑之旧章。采清原，嘉岐阳，登俊桀，命贤良，举淹滞，拔幽荒。察淫侈之华誉，顾介特之实功，聘畎亩之鬻雅，宗重渊之潜龙。乃储精山藪，历思河泽，目口鼎俎，耳听康衢，营傅说于胥靡，求伊尹于庖厨，索胶鬲于鱼盐，听口戚于大车。俾之昌言而宏议，轶越三家，驰骋五帝，悉览休祥，总括鬻瑞。遂栖凤皇于高梧，宿麒麟于西园，纳焦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环。永道摇乎宇内，与二仪乎无疆，貳造化于后土，参神施于昊干，超特达而无俦，焕巍巍而无原。

丰千亿之子孙，历万载而永延。礼乐既阕，北辕反口，至自新城，背伊阙，反洛京。

傅说代胥靡刑人筑于傅岩之野，高宗梦得之。孟子曰“胶鬲举于鱼盐”也。

三家，三皇也。

颂奏，忤邓氏，滞于东观，十年不得调。因兄子丧自劾归。太后闻之怒，谓融羞薄诏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锢之。

太后崩，安帝亲政，召还郎署，复在讲部。出为河闲王璘长史。时车驾东巡岱宗，融上东巡颂，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乡侯即位，融移病去，为郡功曹。

阳嘉二年，诏举敦朴，城门校尉岑起举融，征诣公车，对策，拜议郎。大将军梁商表为从事中郎，转武都太守。时西羌反叛，征西将军马贤与护羌校尉胡畴征之，而稽久不进。融知其将败，上疏乞自嗟，曰：“今杂种诸羌转相钞盗，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党，而马贤等处处留滞。羌胡百里望尘，千里听声，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后，则必侵寇三辅，为民大害。臣愿请贤所不可用关东兵五千，裁假部队之号，尽力率厉，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习学艺，不更武职，猥陈此言，必受诬罔之辜。昔毛遂厮养，为觴所蚩，终以一言，克定从要。臣惧贤等专守一城，言攻于西而羌出于东，且其将士必有高克溃叛之变。”朝廷不能用。又陈：“星孛参、毕，参西方之宿，毕为边兵，至于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将起乎！宜备二方。”寻而陇西羌反，乌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事见史记。厮养，贱人也。

三迁，桓帝时为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将军梁冀旨，冀讽有司奏融在郡贪浊，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得赦还，复拜议郎，重在东观著述，以病去官。

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尝欲训左氏春秋，及见贾逵、郑觴注，乃曰：“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着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所着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

初，融怨于邓氏，不敢复违忤执家，遂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颂，以此颇为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遗令薄葬。族孙日磾，献帝时位至太傅。

论曰：马融辞命邓氏，逡巡陇汉之闲，将有意于居贞乎？既而羞曲士之节，惜不贲之躯，终以奢乐恣性，党附成讥，固知识能匡欲者鲜矣。夫事苦，则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虑深。登高不惧者，胥靡之人也；

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归于所安而已矣。物我异观，亦更相笑也。

后汉书卷六十下 蔡邕列传 第五十下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也。六世祖勋，好黄老，平帝时为郾令。王莽初，授以厌戎连率。勋对印绶仰天叹曰：“吾策名汉室，死归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孙之赐，况可事二姓哉？”遂携将家属，逃入深山，与鲍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棱，亦有清白行，谥曰贞定公。

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母卒，庐于頔侧，动静以礼。有菟驯扰其室傍，又木生连理，远近奇之，多往观焉。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

桓帝时，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口恣，闻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口陈留太守督促发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师，称疾而归。闲居翫古，不交当世。感东方*[朔]*客难及杨雄、班固、崔駰之徒设疑以自通，及斟酌偶言，黷其是而矫其非，作释诲以戒厉云尔。

有务世公子诲于华颠胡老曰：“盖闻圣人之大宝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财聚人。然则有位斯贵，有财斯富，行义达道，士之司也。故伊挚有负鼎之銜，仲尼设执鞭之言，宁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则圣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禀醇和之灵，覃思典籍，韞椟六经，安贫乐贱，与世无营，沉精重渊，抗志高冥，包括无外，综析无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羈，扬芳飞文，登天庭，序彝伦，埽六合之秽慝，清宇宙之埃尘，连光芒于白日，属炎气于景云。时逝岁暮，默而无闻。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圣上宽明，辅弼贤知，崇英逸伟，不坠于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荣禄而蒙赐。盍亦回涂要至，俛仰取容，辑当世之利，定不拔之功，荣家宗于此时，遗不灭之令踪？夫独未之思邪，何为守彼而不通此？”“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周礼涂狼氏下士八人，执鞭以辟道也。

‘异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三齐记载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遭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公悦之，以为大夫。矸音岸。骭音户谏反。百里奚，虞大夫也。史记赵良曰：“百里奚自鬻于秦，衣褐食牛，健年而后穆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说文曰：“豢，养也。”

胡老毡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谓鬻暖昧之利，而忘昭哲之害；专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败者已。”公子谬尔敛袂而兴曰：“胡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将释汝。昔自太极，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宁，唐虞之至时。

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抚之。于斯已降，天网纵，人紘口，王涂坏，太极次，君臣土崩，上下瓦解。于是智者骋诈，辩者驰说，武夫奋略，战士讲锐。电骇风驰，雾散云披，变诈乖诡，以合时宜。或画一策而绾万金，或谈崇朝而锡瑞珪。连衡者六印磊落，合从者骈组流离。

隆贵翕习，积富无崖，据巧蹈机，以忘其危。夫华离蒂而萎，条去干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毁其满，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渐亦牙。速速方穀，夭夭是加，欲丰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闭，圣哲潜形，石门守晨，沮、溺耦耕，颜歎抱璞，蘧瑗保生，齐人归乐，孔子斯征，雍渠参乘，逝而遗轻。夫岂毡主而背国乎？道不可以倾也。

韩诗亦同。此作“穀”者，盖谓小人乘宠，方穀而行。方犹并也。

归反于朴，则终身不辱。”论语孔子曰：“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此为保其生也。

“韃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韃适曹。”遗轻谓若口轻细之物而去，言恶之甚也。

“且我闻之，日南至则黄钟应，融风动而鱼上冰，蕤宾统则微阴萌，兼葭苍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阴阳代兴，运极则化，理乱相承。今大汉绍陶唐之洪烈，荡四海之残裔，隆隐天之高，拆戇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显口，泝泝庶类，含甘吮滋。检六合之耦品，济之乎雍熙，髡僚恭己于职司，圣主垂拱乎两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济济多士，端委缙紱，鸿渐盈阶，振鹭充庭。譬犹钟山之玉，泗滨之石，累珪璧不为之盈，*(探)**[采]*浮磬不为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狺狺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晋凯入。故当其有事也，则蓑笠并载，擐甲扬锋，不给予务；

当其无事也，则舒绅缓佩，鸣玉以步，绰有余裕。

“振振鹭，鹭于下。”注云：“鹭，白鸟也。喻絜白之士，髡集君之朝也。”注云“水中见石，可以为磬。”言钟山多玉，泗水多石，喻汉多贤人。索，尽也，音所*(格)**[洛]*反。

“夫世臣、门子，口御之族，天隆其祐，主丰其禄。抱膺从容，爵位自从，摄须理髯，余官委贵。其取进也，顺倾转圆，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况其易。夫*[夫]*有逸髡之才，人人有优瞻之智。童子不问疑于老成，瞳蒙不稽谋于先生。心恬澹于守高，意无为于持盈。粲乎煌煌，莫非华荣。明哲泊焉，不失所宁。

狂淫振荡，乃乱其情。贪夫殉财，夸者死权。瞻仰此事，体躁心烦。闇谦盈之嗟，迷损益之数。骋駑骀于修路，慕骐驎而增驱，卑俯乎外戚之门，乞助乎近贵之誉。荣显未副，从而颠踣，下获熏胥之辜，高受灭家之诛。

前车已覆，袭轨而骛，曾不鉴祸，以知畏惧。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局而踏之。怨岂在明，患生不思。战战兢兢，必慎厥尤。

“自然之质，各定其分，短者不为不足，长者不为有余，损益将何加焉？”言此无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帅而病之，是其大甚。见韩诗。前书曰：“史迁熏胥以刑。”音义云：“谓相熏蒸得罪也。”诛，协韵音丁注反。

“且用之则行，圣训也；舍之则藏，至顺也。夫九河盈溢，非一口所防；带甲百万，非一勇所抗。今子责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尧、汤乎？惧烟炎之毁燬，何光芒之敢扬哉！且夫地将震而枢星直，并无景则日阴食，元首宽则望舒朏，侯王肃则月侧匿。是以君子推微达着，寻端见绪，履霜知冰，践露知暑。时行则行，时止则止，消息盈昃，取诸天纪。利用遭泰，可与处否，乐天知命，持神任己。骺车方奔乎险路，安能与之齐轨？思危难而自豫，故在贱而不耻。方将骋驰乎典籍之崇涂，休息乎仁义之渊薮，盘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与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则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载之运，应神灵之符，闾闾阖，乘天衢，拥华盖而奉皇枢，纳玄策于圣德，宣太平于中区。计合谋从，己之图也；勋绩不立，予之辜也。□凤山翳，雾露不除，踊跃草莱，祇见其愚。不我知者，将谓之迂。修业思真，□此焉如？静以俟命，不斲不渝。‘百岁之后，归乎其居。’幸其获称，天所诱也。罕漫而已，非己咎也。昔伯翳综声于鸟语，葛卢辩音于鸣牛，董父受氏于豢龙，奚仲供德于衡辀，倕氏兴政于巧工，造父登御于骅骝，非子享土于善圉，狼睥取右于禽囚，弓父毕精于筋角，饮非明勇于赴流，寿王创基于格五，东方要幸于谈优，上官嗟力于执盖，弘羊据相于运筹。仆不能参迹于若人，故抱璞而优游。”介葛卢聘于鲁，闻牛鸣，曰：“是生三牺，皆用之矣。”问之，如其言。晋太史蔡墨曰：“昔有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嗜欲以饮食之，以服事帝舜。帝赐姓曰董，氏曰豢龙。”并见左传。奚仲，薛之祖也。世本曰：“奚仲作车。”衡，轳也。

辀，辕也。

“战于殽，晋襄公缚秦囚，使莱驹以戈斩之。囚呼，莱驹失戈，狼睥取戈斩之，遂以为车右。”睥音舒□反。

‘为弓亦弼矣。’对曰；‘臣精尽于弓矣。’献弓而归，三日而死。公张弓东向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东，其余力逸劲，饮羽于石梁。”吕氏春秋曰，荆人饮飞入江斩蛟。前书，武帝时，吾丘寿王字子赣，以善格五待制。格五，今之□也。东方朔以善谈笑俳优得幸。班固曰：“朔应谐似优。”杜预注左传曰：

“优，调戏也。”

于是公子仰首降阶，忸怩而避。胡老乃扬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练余心兮浸太清，涤秽浊兮存正灵。和液畅兮神气宁，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无由生。蹕宇宙而遗俗兮，眇翩翩而独征。”建宁三年，辟司徒桥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补河平长。召拜郎中，校书东观。

迁议郎。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扬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三互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幽冀二州，久缺不补。邕上疏曰：“伏见幽、冀旧壤，铠马所出，比年兵饥，渐至空耗。今者百姓虚县，万里萧条，阙职经时，吏人延属，而三府选举，踰月不定。臣经怪其事，而论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当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复限以岁月，狐疑弭淹，以失事会。愚以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灵，明其宪令，在任之人岂不戒惧，而当坐设三互，自生留阂邪？昔韩安国起自徒中，朱买臣出于幽贱，并以才宜，还守本邦。又张敞亡命，擢授剧州。岂复顾循三互，继以末制乎？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当越禁取能，以救时敝；而不顾争臣之义，苟避轻微之科，选用稽滞，以失其人。臣愿陛下上则先帝，蠲除近禁，其诸州刺史器用可换者，无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书奏不省。

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执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

又市贾小民，为宣陵孝子者，复数十人，悉除为郎中、太子舍人。时频有雷霆疾风，伤树拔木，地震、陨雹、蝗虫之害。又鲜卑犯境，役赋及民。六年七月，制书引咎，诰髡臣各陈政要所当施行。邕上封事曰：

臣伏读圣旨，虽周成遇风，讯诸执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无以或加。

臣闻天降鬻异，缘象而至。辟历数发，殆刑诛繁多之所生也。风者天之号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则自怀多福；宗庙致敬，则鬼神以着。

国之大事，实先祀典，天子圣躬所当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备朱衣，

迎气五郊，而车驾稀出，四时至敬，屡委有司，虽有解除，犹为簠废。故皇天不悦，显此诸异。鸿范传曰：“政悖德隐，厥风发屋折木。”坤为地道，易称安贞。阴气愤盛，则当静反动，法为下叛。夫权不在上，则雹伤物；政有苛暴

，则虎狼食人；贪利伤民，则蝗虫损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与月相迫，兵事恶之。鲜卑犯塞，所从来远，今之出师，未见其利。

上违天文，下逆人事。诚当博览觴议，从其安者。臣不胜愤满，谨条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节，迎五帝于郊，所以导致神气，祈福丰年。清庙祭祀，追往孝敬，养老辟雍，示人礼化，皆帝者之大业，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数以蕃国簠丧，宫内产生，及吏卒小污，屡生忌故。窃见南郊斋戒，未尝有废，至于它祀，辄兴异议。岂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书曰：“礼之至敬，莫重于祭，所以竭心亲奉，以致肃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复申先典。前后制书，推心恳恻。而近者以来，更任太史。忘礼敬之大，任禁忌之书，拘信小故，以亏大典。礼，妻妾产者，斋则不入侧室之门，无废祭之文也。所谓宫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谓士庶人数堵之室，共处其中耳，岂谓皇居之旷，臣妾之觴哉？自今斋制宜如故典，庶苔风霆鬻妖之异。

二事：臣闻国之将兴，至言数闻，内知己政，外见民情。是故先帝虽有圣明之姿，而犹广求得失。又因鬻异，援引幽隐，重贤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选，危言极谏，不绝于朝。陛下亲政以来，频年鬻异，而未闻特举博选之旨。诚当思省述修旧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传“政悖德隐”之言。

三事：夫求贤之道，未必一涂，或以德显，或以言扬。顷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见赏，恒被谤讪之诛，遂使髡下结口，莫图正辞。郎中张文，前独尽狂言，圣听纳受，以责三司。臣子旷然，觴庶解悦。臣愚以为宜擢文右职，以劝忠谏，宣声海内，博开政路。

四事：夫司隶校尉、诸州刺史，所以督察奸枉，分别白黑者也。伏见幽州刺史杨□、益州刺史庞芝、凉州刺史刘虔，各有奉公疾奸之心，□等所纠，其嗟尤多。余皆枉桡，不能称职。或有抱罪怀瑕，与下同疾，网网□纵，莫相举察，公府台阁亦复默然。五年制书，议遣八使，又令三公谣言奏事。是时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忧悸失色。未详斯议，所因寢息。昔刘向奏曰：“夫执狐疑之计者，开髡枉之门；养不断之虑者，来谗邪之口。”今始闻善政，旋复变易，足令海内测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纠举非法，更选忠清，平章赏罚。三公岁尽，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营私之祸，则觴鬻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闻古者取士，必使诸侯岁贡。孝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

，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奉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故当志其大者。六事：墨绶长吏，职典理人，皆当以惠利为绩，日月为劳。矚责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无复能省，及其还者，多召拜议郎、郎中。若器用优美，不宜处之冗散。如有衅故，自当极其刑诛。岂有伏罪惧考，反求迁转，更相放嗟，臧否无章？先帝旧典，未尝有此。可皆断绝，以核真伪。

七事：伏见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为太子舍人。臣闻孝文皇帝制丧服三十六日，虽继体之君，父子至亲，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从制，不敢踰越。今虚伪小人，本非骨肉，既无幸私之恩，又无禄仕之实，恻隐思慕，情何缘生？

而耦聚山陵，假名称孝，行不隐心，义无所依，至有奸轨之人，通容其中。

*(恒)**[桓]*思皇后祖载之时，东郡有盗人妻者亡在孝中，本县追捕，乃伏其辜。虚伪杂秽，难得胜言。

又前至得拜，后辈被遗；或经年陵次，以暂归见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宠荣。争讼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属，宜搜选令德，岂有但取丘墓凶丑之人？其为不祥，莫与大焉。宜遣归田里，以明诈伪。

“祖谓将葬祖祭于庭，载谓升柩于车也。”

书奏，帝乃亲迎气北郊，及行辟雍之礼。又诏宣陵孝子为舍人者，悉改为丞尉焉。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口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

时妖异数见，人相惊扰。其年七月，诏召邕与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华、太史令单扬诣金商门，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节、王甫就问鬻异及消改变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对，事在五行、天文志。又特诏问曰：

“比灾变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载怀恐惧。每访耦公卿士，庶闻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尽心。以邕经学深奥，故密特稽问，宜披露失得，指陈政要，勿有依违，自生疑讳。具对经术，以阜囊封上。”邕对曰：“臣伏惟陛下圣德允明，深悼灾咎，矚臣末学，特垂访及，非臣蝼蚁所能堪副。斯诚输写肝胆出命之秋，岂可以顾患避害，使陛下不闻至戒哉！臣伏思诸异，皆亡国之怪也。天于大汉，殷勤不已，故屡出袄变，以当谴责，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灾眚之发，不于它所，远则门垣，近在寺署，其为监戒，可谓至切。蜺蝥口化，皆妇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赵娆，贵重天下，生则货藏侔于天府

，死则丘墓踰于园陵，两子受封，兄弟典郡；续以永乐门史霍玉，依阻城社，又为奸邪。今者道路纷纷，复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风声，将为国患。宜高为堤防，明设禁令，深惟赵、霍，以为至戒。今圣意勤勤，思明邪正。而闻太尉张颢，为玉所进；光禄勋姓璋，有名贪浊；又长水校尉赵玘、屯骑校尉盖升，并叨时幸，荣富优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贤之福。

伏见廷尉郭禧，纯厚老成；光禄大夫桥玄，聪达方直；故太尉刘宠，忠实守正：并宜为谋主，数见访问。夫宰相大臣，君之四体，委任责成，优劣已分，不宜听纳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鸿都篇赋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忧。诗云：‘畏天之怒，不敢戏豫。’天戒诚不可戏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选。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责三公，而今并以小文超取选举，开请托之门，违明王之典，觴心不厌，莫之敢言。臣愿陛下忍而绝之，思惟万机，以荅天望。圣朝既自约厉，左右近臣亦宜从化。人自抑损，以塞咎戒，则天道亏满，鬼神福谦矣。臣以愚赣，感激忘身，敢触忌讳，手书具对。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祸。愿寝臣表，无使尽忠之吏，受怨奸仇。”章奏，帝览而叹息，因起更衣，曹节于后窃视之，悉宣语左右，事遂漏露。其为邕所裁黜者，皆侧目思报。

初，邕与司徒刘合素不相平，叔父瞻尉质又与将作大匠*(杨)**[阳]*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飞章言邕、质数以私事请托于合，合不听，邕含隐切，志欲相中。于是诏下尚书，召邕诘状。邕上书自陈曰：“臣被召，问以大鸿胪刘合前为济阴太守，臣属吏张宛长休百日，合为司隶，又托河内郡吏李奇为州书佐，及营护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母班，合不为用致怨之状。臣征营怖悸，肝胆涂地，不知死命所在。窃自寻案，实属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结恨之本。与陟姻家，岂敢申助私党？

如臣父子欲相伤陷，当明言台阁，具陈恨状所缘。内无寸事，而谤书外发，宜以臣对与合参验。臣得以学问特蒙矚异，执事秘馆，操管御前，姓名貌状，微简圣心。今年七月，召诣金商门，问以鬻异，赍诏申旨，诱臣使言。臣实愚赣，唯识忠尽，出命忘躯，不顾后害，遂讥刺公卿，内及宠臣。实欲以上对圣问，救消灾异，规为陛下建康宁之计。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诽谤卒至，便用疑怪。尽心之吏，岂得容哉？诏书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思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纳之福，旋被陷破之祸。今皆杜口结舌，以臣为戒，谁敢为陛下尽忠孝乎？臣季父质，连见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数见访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门户，非复发纠奸伏，补益国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托名忠臣，死有余荣，恐陛下于此不复闻至言矣。

臣之愚口，职当咎患，但前者所对，质不及闻，而衰老白首，横见引逮，随臣摧没，并入坑塹，诚冤诚痛。臣一入牢狱，当为楚毒所迫，趣以饮章，辞情何缘复闻？死期垂至，冒昧自陈。愿身当辜戮，口质不并坐，则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为万姓自爱。”于是下邕、质于洛阳狱，劾以仇怨奉公，议害大臣，大不敬，口市。事奏，中常侍吕强愍邕无罪，请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诏减死一等，与家属髡钳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杨)**[阳]*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义，皆莫为用。球又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阳县。

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因上书自陈，奏其所着十意，分别首目，连置章左。帝嘉其才高，会明年大赦，及宥邕还本郡。邕自徙及归，凡九月焉。将就还路，五原太守王智饯之。酒酣，智起舞属邕，邕不为报。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贵骄，彘于宾客，诟邕曰：“徒敢轻我！”邕拂衣而去。智衔之，密告邕怨于囚放，谤讪朝廷。内宠恶之。邕虑卒不免，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往来依太山羊氏，积十二年，在吴。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陈留也，其邻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弹琴于屏，邕至门试潜听之，曰：“口！以乐召我而有杀心，何也？”遂反。将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来，至门而去。”邕素为邦乡所宗，主人遽自追而问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怵然。弹琴者曰：“我向鼓弦，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而未飞，螳螂为之一前一却。吾心耸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岂为杀心而形于声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当之矣。”

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名高，辟之。称疾不就。卓大怒，詈曰：

“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口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闲，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

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将，从献帝迁都长安，封高阳乡侯。

董卓宾客部曲议欲尊卓比太公，称尚父。卓谋之于邕，邕曰：“太公辅周，受命翦商，故特为其号。今明公威德，诚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为未可。宜须关东平定，车驾还反旧京，然后议之。”卓从其言。

*(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问邕。邕对曰：“地动者，阴盛侵阳，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车驾，乘金华青盖，爪画两幡，远近以为非宜。”

卓于是改乘皂盖车。

卓重董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燕，辄令邕鼓琴赞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佞用，邕恨其言少从，谓从弟谷曰：“董公性刚而遂非，终难济也。吾欲东奔兖州，若道远难达，且邂逅山东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状异恒人，每行观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难乎？”邕乃止。

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乡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磾驰往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着，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狱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时年六十一。搢绅诸儒莫不流涕。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兖州、陈留*(闻)**[闲]*皆画像而颂焉。

非独指武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筭缙、权酷之类是也。班固集云：“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

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所着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口乐、女训、篆隶、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

论曰：意气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极之运，有生所共深悲也。当伯喈抱钳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见照烛，临风尘而不得经过，其意岂及语平日幸全人哉！及解刑衣，窜欧越，潜舟江壑，不知其远，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愿北首旧丘，归骸先垄，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书先下，分明枉结，信宿三迁。匡导既申，狂僭屡革，资同人之先号，得北叟之后福。属其庆者，夫岂无怀？君子断刑，尚或为之不举，况国宪仓卒，虑不先图，矜情变容，而罚同邪党？执政乃追怨子长谤书流后，放此为戮，

未或闻之典刑。

居一年，胡夷大入，丁壮皆战死者十九，其子独以跛之故，子父相保。见淮南子也。

赞曰：季长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悦音伎。邕实慕静，心精辞绮。

斥言金商，南徂北徙。籍梁怀董，名浇身毁。

后汉书卷六十一 左周黄列传 第五十一

左雄字伯豪，南*(郡)**[阳]*涅阳人也。安帝时，举孝廉，稍迁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请托，雄常闭门不与交通。奏案贪猾二千石，无所回忌。

永建初，公车征拜议郎。时顺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阙政，雄数言事，其辞深切。尚书仆射虞诩以雄有忠公节，上疏荐之曰：“臣见方今公卿以下，类多拱默，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伏见议郎左雄，数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难□，以为警戒，实有王臣蹇蹇之节，周公谏成王之风。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书，再迁尚书令。上疏陈事曰：

臣闻柔远和迩，莫大宁人，宁人之务，莫重用贤，用贤之道，必存考黜。是以鯀陶对禹，贵在知人。“安人则惠，黎民怀之。”分伯建侯，代位亲民，民用和穆，礼让以兴。故诗云：“有渰凄凄，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厉昏乱，不自为政，驩艳用权，七子党进，贤愚错绪，深谷为陵。

故其诗云：“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灭，六国并秦，坑儒泯典，黜革五等，更立郡县，县设令长，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汉受命，虽未复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悦以济难，抚而循之。至于文、景，天下康乂。诚由玄靖宽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兴于仄陋，综核名实，知时所病，刺史守相，辄亲引见，考察言行，信赏必罚。帝乃叹曰：“民所以安而无怨者，政平吏良也。

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吏数变易，则下不安业；久于其事，则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以次用之。是以吏称其职，人安其业。汉世良吏，于兹为盛，故能降来仪之瑞，建中兴之功。汉初至今，三百余载，俗浸雕敝，巧伪滋萌，下饰其诈，上肆其残。典城百里，转动无常，各怀一切，莫虑长久。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髡钳之戮，生于睚眦；覆尸之祸，成于喜怒。视民如寇讎，税之如豺虎。监司项背相望，与同疾疢，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观政于亭传，责成于健月，言善不称德，论功不据实，虚诞者获誉，拘检者离毁。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竞共辟召，踊跃升腾，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会赦行赂，复见洗涤。

朱紫同色，清浊不分。故使奸猾枉滥，轻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动百数。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

纷不绝，送迎烦费，损政伤民。和气未洽，鬻售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绶，犹古之诸侯，拜爵王庭，舆服有庸，而齐于匹竖，叛命避负，非所以崇宪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为守相长吏，惠和有显嗟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丧不得去官。其不从法禁，不式王命，锢之终身，虽会赦令，不得齿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边郡，以惩其后。乡部亲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从政者，宽其负筭，增其秩禄，吏职满岁，宰府州郡乃得辟举。如此，威福之路塞，虚伪之端绝，送迎之役损，赋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宁其所。追配文、宣中兴之轨，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伪，详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达政体，而宦竖口权，终不能用。自是选代交互，令长月易，迎新送旧，劳扰无已，或官寺空旷，无人案事，每选部剧，乃至逃亡。

永建三年，京师、汉阳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复有大水。雄推较鬻异，以为下人有逆上之征，又上疏言：“宜密为备，以俟不虞。”寻而青、冀、扬州盗贼连发，数年之闲，海内扰乱。其后天下大赦，贼虽颇解，而官犹无备，流叛之余，数月复起。雄与仆射郭虔共上疏，以为“寇贼连年，死亡太半，一人犯法，举宗偶亡。宜及其尚微，开令改悔。若告党与者，听除其罪；能诛斩者，明加其赏”。书奏，并不省。

又上言：“宜崇经术，缮修太学。”帝从之。阳嘉元年，太学新成，诏试明经者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京师及郡国耆儒年六十以上为郎、舍人、诸王国郎者百三十八人。

雄又上言：“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帝从之，于是班下郡国。明年，有广陵孝廉徐淑，年未及举，台郎疑而诘之。

对曰：“诏书曰‘有如颜回、子奇，不拘年齿’，是故本郡以臣充选。”郎不能屈。雄诘之曰：“昔颜回闻一知十，孝廉闻一知几邪？”淑无以对，乃谴溲郡。于是济阴太守胡广等十余人皆坐谬举免黜，唯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迄于永*

嘉)**[□]*，察选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征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及汝南谢廉，河南赵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经，雄并奏拜童子郎。于是负书来学，云集京师。

初，帝废为济阴王，乳母宋娥与黄门孙程等共议立帝，帝后以娥前有谋，遂封

为山阳君，邑五千户。又封大将军梁商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约，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圣等，遂致地震之异。永建二年，封阴谋之功，又有日食之变。数术之士，咸归咎于封爵。今青州饥虚，盗贼未息，民有乏绝，上求禀贷。陛下干干劳思，以济民为务。宜循古法，宁静无为，以求天意，以消鬻异。诚不宜追录小恩，亏失大典。”帝不听。雄复谏曰：“臣闻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恶谗谀，然而历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谗谀蒙幸者，盖听忠难，从谀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恶；

贵宠，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时俗为忠者少，而习谀者多。故令人主数闻其美，稀知其过，迷而不悟，至于危亡。臣伏见诏书顾念阿母旧德宿恩，欲特加显赏。

案尚书故事，无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时阿母王圣为野王君。圣造生谗贼废立之祸，生为天下所咀嚼，死为海内所欢快。桀、纣贵为天子，而庸仆羞与为比者，以其无义也。夷、齐贱为匹夫，而王侯争与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约俭，以身率下，髡僚蒸庶，莫不向风，而与王圣并同爵号，惧违本操，失其常愿。臣愚以为凡人之心，理不相远，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怨王圣倾覆之祸，民萌之命，危于累卵，常惧时世复有此类。怵惕之念，未离于心；

恐惧之言，未绝乎口。乞如前议，岁以千万给奉阿母，内足以尽恩爱之欢，外可不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机急，宜过鬻口之运，然后平议可否。”会复有地震、缙氏山崩之异，雄复上疏谏曰：“先帝封野王君，汉阳地震，今封山阳君而京城复震，专政在阴，其鬻尤大。臣前后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财，不可以官，宜还阿母之封，以塞鬻异。今冀已高让，山阳君亦宜崇其本节。”雄言数切至，娥亦畏惧辞让，而帝恋恋不能已，卒封之。后阿母遂以交遘失爵。

是时大司农刘据以职事被谴，召诣尚书，传呼促步，又加以捶扑。雄上言：“九卿位亚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节，动有庠序之仪。孝明皇帝始有扑罚，皆非古典。”帝从而改之，其后九卿无复捶扑者。自雄掌纳言，多所匡肃，每有章表奏议，台阁以为故事。迁司隶校尉。

初，雄荐周举为尚书，举既称职，议者咸称焉。及在司隶，又举故冀州刺史冯直以为将帅，而直尝坐臧受罪，举以此劾奏雄。雄悦曰：“吾尝事冯直之父而又与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韩厥之举也。”由是天下服焉。明年坐法免。后复为尚书。永和三年卒。

延*(熹)**[光]*四年，辟司徒李合府。时宦者孙程等既立顺帝，诛灭诸阎，议

郎陈禅以为阎太后与帝无母子恩，宜徙别馆，绝朝见。髡臣议者咸以为宜。举谓合曰：“昔郑武姜谋杀严公，严公誓之黄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绝，后感颍考叔、茅焦之言，循复子道。书传美之。今诸阎新诛，太后幽在离宫，若悲愁生疾，一日不虞，主上将何以令于天下？如从禅议，后世归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厉髡臣，朝覲如旧，以厌天心，以荅人望。”合即上疏陈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东宫，太后由此以安。

后长乐少府朱伥代合为司徒，举犹为吏。时孙程等坐怀表上殿争功，帝怒，悉徙封远县，口洛阳令促期发遣。举说朱伥曰：“朝廷在西钟下时，非孙程等岂立？虽韩、彭、吴、贾之功，何以加诸！今忘其大德，录其小过，如道路夭折，帝有杀功臣之讥。及今未去，宜急表之。”伥曰：“今诏怒，二尚书已奏其事，吾独表此，必致罪谴。”举曰：“明公年过八十，位为台辅，不于今时竭忠报国，惜身安宠，欲以何求？禄位虽全，必陷佞邪之讥；谏而获罪，犹有忠贞之名。若举言不足采，请从此辞。”伥乃表谏，帝果从之。举后举茂才，为平丘令。上书言当世得失，辞甚切正。尚书郭虔、应贺等见之叹息，共上疏称举忠直，欲帝置章御坐，以为规诫。

举稍迁并州刺史。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多死者。举既到州，乃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觴惑稍解，风俗颇革。

心为大火，惧火之盛，故为之禁火。俗传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

转冀州刺史。阳嘉三年，司隶校尉左雄荐举，征拜尚书。举与仆射黄琼同心辅政，名重朝廷，左右惮之。是岁河南、三辅大旱，五谷罄伤，天子亲自露坐德阳殿东厢请雨，又下司隶、河南祷祀河神、名山、大泽。诏书以举才学优深，特下策问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统，夙兴夜寐，思协大中。顷年以来，旱罄屡应，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训，王泽未流，髡司素餐，据非其位。审所贬黜，变复之征，厥嗟何由？分别具对，勿有所讳。”举对曰：“臣闻易称‘天尊地卑，乾坤以定’。二仪交构，乃生万物，万物之中，以人为贵。故圣人养之以君，成之以化，顺四节之宜，适阴阳之和，使男女婚娶不过其时。

包之以仁恩，导之以德教，示之以罄异，训之以嘉祥。此先圣承干养物之始也。

夫阴阳闭隔，则二气否塞；二气否塞，则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则风雨不时；风雨不时，则水旱成罄。陛下处唐虞之位，未行尧舜之政，近废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内积怨女，外有旷夫。今皇嗣不兴，东宫未立，伤和

逆理，断绝人伦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竖宦之人，亦复虚以形執，威侮良家，取女闭之，至有白首歿无配偶，逆于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倾宫之女；成汤遭鬻，以六事克己；鲁僖遇旱，而自责祈雨：皆以精诚转祸为福。自枯旱以来，弥历年岁，未闻陛下改过之嗟，徒劳至尊暴露风尘，诚无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请。昔齐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谏曰：‘不可。

夫河伯以水为城国，鱼口为民庶。水尽鱼枯，岂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务其华，不寻其实，犹缘木希鱼，溲行求前。诚宜推信革政，崇道变惑，出后宫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狱，除太官重膳之费。夫五品不训，责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纳言，学薄智浅，不足以对。

易传曰：‘阳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见举及尚书令成翊世、仆射黄琼，问以得失。举等并对以为宜慎官人，去斥贪污，离远佞邪，循文帝之俭，尊孝明之教，则时雨必应。帝曰：“百官贪污佞邪者为谁乎？”举独对曰：“臣从下州，超备机密，不足以别羈臣。然公卿大臣数有直言者，忠贞也；阿谀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视事六年，未闻有忠言异谋，愚心在此。”其后以事免司徒刘崎，迁举司隶校尉。

‘政不节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谗夫昌邪？宫室荣邪？女谒行邪？何不雨之极也！’”

夫恶知往古之所以危亡，无异溲行而求逮于前人也。”

永和元年，鬻异数见，省内恶之，诏召公、卿、中二千石、尚书诣显亲殿，问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摄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礼葬之，天为动变。及更葬以天子之礼，即有反风之应。北乡侯亲为天子而葬以王礼，故数有鬻异，宜加尊谥，列于昭穆。”羈臣议者多谓宜如诏旨，举独对曰：“昔周公有请命之应，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动威，以章圣德。北乡侯本非正统，奸臣所立，立不踰岁，年号未改，皇天不佑，大命夭昏。春秋王子猛不称崩，鲁子野不书葬。今北乡侯无它功德，以王礼葬之，于事已崇，不宜称谥。鬻眚之来，弗由此也。”于是司徒黄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举议，帝从之。尚字伯河，南郡人也，少历显位，亦以政事称。举出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将军梁商表为从事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会宾客，燕于洛水，举时称疾不往。商与亲昵酣饮极欢，及酒阑倡罢，继以口露之歌，坐中闻者，皆为掩涕。太仆张种时亦在焉，会还，以事告举。举叹曰：“此所谓哀乐失时，非其所也。殃将及乎！”商至秋果薨。商疾笃，帝亲临幸，问以遗言。对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臣从事中郎周举，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举谏议大夫。

露晞明朝还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时连有鬻异，帝思商言，召举于显亲殿，问以变眚。举对曰：“陛下初立，遵修旧典，兴化致政，远近肃然。顷年以来，稍违于前，朝多宠幸，禄不序德。观天察人，准今方古，诚可危惧。书曰：‘僭恒昉若。’夫僭差无度，则言不从而下不正；阳无以制，则上扰下竭。宜密严口州郡，察强宗大奸，以时禽讨。”

其后江淮猾贼周生、徐凤等处处并起，如举所陈。

时诏遣八使巡行风俗，皆选素有威名者，乃拜举为侍中，举侍中杜乔、守光禄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冯羨、尚书栾巴、侍御史张纲、兖州刺史郭遵、太尉长史刘班并守光禄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显明者，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其有清忠惠利，为百姓所安，宜表异者，皆以状上。于是八使同时俱拜，天下号曰“八俊”。举于是劾奏贪猾，表荐公清，朝廷称之。

迁河内太守，征为大鸿胪。

及梁太后临朝，诏以殇帝幼崩，庙次宜在顺帝下。太常马访奏宜如诏书，谏议大夫吕勃以为应依昭穆之序，先殇帝，后顺帝。诏下公卿。举议曰：“春秋鲁闵公无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跻僖于闵上。孔子讥之，书曰：‘有事于太庙，跻僖公。’传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经曰‘从祀先公’，为万世法也。今殇帝在先，于秩为父，顺帝在后，于亲为子，先后之义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乱。吕勃议是也。”太后下诏从之。迁光禄勋，会遭母忧去职，后拜光禄大夫。

建和三年卒。朝廷以举清公亮直，方欲以为宰相，深痛惜之。乃诏告光禄勋、汝南太守曰：“昔在前世，求贤如渴，封墓轼闾，以光贤哲。故公叔见谏，翁归蒙述，所以昭忠厉俗，作范后昆。故光禄大夫周举，性侔夷、鱼，忠踰随、管，前授牧守，及还纳言，出入京辇，有钦哉之绩，在禁闱有密静之风。予录乃勋，用登九列。方欲式序百官，亮协三事，不永夙终，用乖远图。朝廷愍悼，良为怆然。诗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锡尔祉。’其令将大夫以下到丧发日复会吊。加赐钱十万，以旌委蛇素丝之节焉。”子颺。夫子听卫国之政，修其班制，不亦文乎？谓夫子‘贞惠文子’。”事见礼记。尹翁归为右扶风，*[卒]*，宣帝下诏矜扬，赐金百斤。班固曰：“翁归承风，帝扬厥声。”故曰蒙述也。

颺字巨胜，少尚玄虚，以父任为郎，自免归家。父故吏河南召夔为郡将，卑身降礼，致敬于颺。颺耻交报之，因杜门自绝。后太守举孝廉，复以疾去。时梁冀贵盛，被其征命者，莫敢不应，唯颺前后三辟，竟不能屈。后举贤良方正

，不应。又公车征，玄纁备礼，固辞废疾。常隐处甯身，慕老聃清静，杜绝人事，巷生荆棘，十有余岁。至延熹二年，乃开门延宾，游谈宴乐，及秋而梁冀诛，年终而颺卒，时年五十。蔡邕以为知命。自颺曾祖父扬至颺孙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黄琼字世英，江夏安陆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传。琼初以父任为太子舍人，辞病不就。遭父忧，服阕，五府俱辟，连年不应。

永建中，公卿多荐琼者，于是与会稽贺纯、广汉杨厚俱公车征。琼至纶氏，称疾不进。有司劾不敬，诏下县以礼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征聘处士多不称望

，李固素慕于琼，乃以书逆遗之曰：“闻已度伊、洛，近在万岁亭，岂即事有渐，将顺王命乎？盖君子谓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传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闲’。盖圣贤居身之所珍也。诚遂欲枕山栖谷，拟迹巢、由，斯则可矣；

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常闻语曰：‘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鲁阳樊君被征初至，朝廷设口席，犹待神明。

虽无大异，而言行所守无缺。而毁谤布流，应时折减者，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自顷征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尝、朱仲昭、顾季鸿等，其功业皆无所采，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谟，令觴人叹服，一雪此言耳。”琼至，即拜议郎，稍迁尚书仆射。不为夷、齐之清，不为惠、连之屈，故曰异于是也。

初，琼随父在台阁，习见故事。及后居职，达练官曹，争议朝堂，莫能抗夺。时连有鬻异，琼上疏顺帝曰：“闲者以来，卦位错谬，寒燠相干，蒙气数兴，日闇月散。原之天意，殆不虚然。陛下宜开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条上永建以前至汉初鬻异，与永建以后讫于今日，孰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参考政事，数见公卿，察问得失。诸无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颇陈鬻告，并荐光禄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会稽贺纯、广汉杨厚，未蒙御省。伏见处士巴郡黄错、汉阳任棠，年皆耆耄，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见引致，助崇大化。”于是有诏公车征错等。

三年，大旱，琼复上疏曰：“昔鲁僖遇旱，以六事自让，躬节俭，闭女谒，于谗佞者十三人，诛税民受货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顾省政事，有所损阙，务存质俭，以易民听。尚方御府，息除烦费。明口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恶。数见公卿，引纳儒士，访以政化，使陈得失。又囚徒尚积，多致死亡，亦足以感伤和气，招降鬻旱。若改敝从善，择用嘉谋，则鬻消福至矣。”书奏，引见德阳殿，使中常侍以琼奏书属主者施行。

自帝即位以后，不行籍田之礼。琼以国之大典不宜久废，上疏奏曰：“自古圣

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庙之礼，亲籍田之勤，以先鬲萌，率劝农功。昔周宣王不籍千亩，□文公以为大讥，卒有姜戎之难，终损中兴之名。窃见陛下遵稽古之鸿业，体虔肃以应天，顺时奉元，怀柔百神，朝夕触尘埃于道路，昼暮聆庶政以恤人。虽诗咏成汤之不怠遑，书美文王之不暇食，诚不能加。今庙祀适阙，而祈谷絜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屡动圣躬，以为亲耕之礼，可得而废。臣闻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先时五日，有协风之应，王即斋宫，飨醴载耒，诚重之也。自癸巳以来，仍西北风，甘泽不集，寒凉尚结。迎春东郊，既不躬亲，先农之礼，所宜自勉，以逆和气，以致时风。易曰：‘君子自强不息。’斯其道也。”书奏，帝从之。

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阳气俱蒸，土膏其动。’稷以告王，王即斋宫，百官御事。王耕一□，班三之，庶人终于千亩。”王弗听，后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音扶发反。

顷之，迁尚书令。琼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议举吏先试之于公府，又覆之于端门，后尚书张盛奏除此科。琼复上言：“覆试之作，将以澄洗清浊，覆实虚滥，不宜改革。”帝乃止。出为魏郡太守，稍迁太常。和平中，以选入侍讲禁中。

元嘉元年，迁司空。桓帝欲曜崇大将军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会议其礼。特进胡广、太常羊溥、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韶等，咸称冀之勋德，其制度赉赏，以宜比周公，锡之山川、土田、附庸。琼独建议曰：“冀前以亲迎之劳，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赏。昔周公辅相成王，制礼作乐，化致太平，是以大启土宇，开地七百。今诸侯以户邑为制，不以里数为限。萧何识高祖于泗水，霍光定倾危以兴国，皆益户增封，以显其功。冀可比邓禹，合食四县，赏赐之差，同于霍光，使天下知赏必当功，爵不越德。”朝廷从之。冀意以为恨。会以地动策免。复为太仆。永兴元年，迁司徒，转太尉。梁冀前后所托辟召，一无所用。虽有善人而为冀所饰举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复为大司农。明年，梁冀被诛，太尉胡广、司徒韩演、司空孙朗皆坐阿附免废，复拜琼为太尉。以师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为邗乡侯，邑千户。琼辞疾让封六七上，言旨恳恻，乃许之。梁冀既诛，琼首居公位，举奏州郡素行贪污至死徙者十余人，海内由是翕然望之。寻而五侯□权，倾动内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称疾不起。四年，以寇贼免。其年复为司空。秋，以地震免。

七年，疾笃，上疏谏曰：“臣闻天者务刚其气，君者务强其政。是以王者处高

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据。夫自持不安则颠，任力不据则危。故圣人升高据上，则以德义为首；涉危蹈倾，则以贤者为力。唐尧以德化为冠冕，以稷、契为筋力。高而益崇，动而愈据，此先圣所以长守万国，保其社稷者也。

昔高皇帝应天顺民，奋□而王，埽除秦、项，革命创制，降德流祚。至于哀、平，而帝道不纲，秕政日乱，遂使奸佞□朝，外戚专恣。所冠不以仁义为冕，所蹈不以贤佐为力，终至颠蹶，灭绝汉祚。天维陵□，民鬼惨怆，赖皇干眷命，炎德复辉。光武以圣武天挺，继统兴业，创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贤于觴愚之中，画功于无形之世。崇礼义于交争，循道化于乱离。是自历高而不倾，任力危而不跌，兴复洪祚，开建中兴，光被八极，垂名无穷。至于中叶，盛业渐衰。陛下初从藩国，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谓见太平。而即位以来，未有胜政。诸梁秉权，竖宦充朝，重封累职，倾动朝廷，卿校牧守之选，皆出其门，羽毛齿革、明珠南金之宝，殷满其室，富拟王府，執回天地。

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荣。忠臣惧死而杜口，万夫怖祸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为聋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乔，忠以直言，德以辅政，念国亡身，陨歿为报，而坐陈国议，遂见残灭。贤愚切痛，海内伤惧。又前白马令李云，指言宦官罪秽宜诛，皆因觴人之心，以救积薪之敝。弘农杜觴，知云所言宜行，惧云以忠获罪，故上书陈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国家，庶云获免。

而云既不辜，觴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结，故朝野之人，以忠为讳。昔赵杀鸣犊，孔子临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则凤皇不翔；刳牲夭胎，则麒麟不臻。诚物类相感，理使其然。尚书周永，昔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執，坐事当罪，越拜令职。见冀将衰，乃阳毁示忠，遂因奸计，亦取封侯。又黄门协邪，觴辈相党，自冀兴盛，腹背相亲，朝夕图谋，共构奸轨。临冀当诛，无可设巧，复记其恶，以要爵赏。陛下不加清澄，审别真伪，复与忠臣并时显封，使朱紫共色，粉墨杂蹂，所谓抵金玉于沙砾，碎珪璧于泥涂。四方闻之，莫不愤叹。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贤，终于流放。夫谗谀所举，无高而不可升；[阿党]相抑，无深而不可沦。可不察欤？臣至顽駑，世荷国恩，身轻位重，勤不补过，然惧于永歿，负衅益深。敢以垂绝之日，陈不讳之言，庶有万分，无恨三泉。”其年卒，时年七十九。赠车骑将军，谥曰忠侯。孙琬。

‘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杀之。王遥见之，乃逐伯奇”也。

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辩慧。祖父琼，初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师不见而琼以状闻。太后诏问所食多少，琼思其对而未知所况。琬年七岁，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余，如月之初？”琼大惊，即以其言应诏，而深奇爱之。后琼为司徒，琬以公孙拜童子郎，辞病不就，知名京师。时司空盛允

有疾，琬遣琬候问，会江夏上蛮贼事副府，允发书视毕，微戏琬曰：“江夏大邦，而蛮多士少。”琬拱手对曰：“蛮夷猾夏，责在司空。”因拂衣辞去。允甚奇之。

稍迁五官中郎将。时陈蕃为光禄勋，深相敬待，数与议事。旧制，光禄举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才四行。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京师为之谣曰：“欲得不能，光禄茂才。”于是琬、蕃同心，显用志士，平原刘醇、河东朱山、蜀郡殷参等并以才行蒙举。蕃、琬遂为权富郎所见中伤，事下御史[中]丞王畅、侍御史刁韪。韪、畅素重蕃、琬，不举其事，而左右复陷以朋党。畅坐左转议郎而免蕃官，琬、韪俱禁锢。

韪字子荣，彭城人。后陈蕃被征，而言事者多讼韪，复拜议郎，迁尚书。在朝有鲠直节，出为鲁、东海二郡相。性抗厉，有明略，所在称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见愷容焉。

琬被废口几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杨赐上书荐琬有拨乱之才，由是征拜议郎，擢为青州刺史，迁侍中。中平初，出为右扶风，征拜将作大匠、少府、太仆。

又为豫州牧。时寇贼陆梁，州境雕残，琬讨击平之，威声大震。政绩为天下表，封关内侯。

及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征为司徒，迁太尉，更封阳泉乡侯。卓议迁都长安，琬与司徒杨彪同谏不从。琬退而驳议之曰：“昔周公营洛邑以宁姬，光武卜东都以隆汉，天之所启，神之所安。大业既定，岂宜妄有迁动，以亏四海之望？”

时人惧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谏之。琬对曰：“昔白公作乱于楚，屈庐冒刃而前；

崔杼弑君于齐，晏婴不惧其盟。吾虽不德，诚慕古人之节。”琬竟坐免。卓犹敬其名德旧族，不敢害。后与杨彪同拜光禄大夫，及徙西都，转司隶校尉，与司徒王允同谋诛卓。及卓将李傕、郭汜攻破长安，遂收琬下狱死，时年五十二。

论曰：古者诸侯岁贡士，进贤受上赏，非贤贬爵土。升之司马，辩论其才，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禄之。故王者得其人，进仕劝其行，经邦弘务，所由久矣。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荣路既广，缺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自左雄任事，限年试才，虽颇有不密，固亦因识时宜。而黄琼、胡广、张衡、崔瑗之徒，泥滞旧方，互相诡驳，循名者屈其短，筭实者挺其嗟。故雄在尚书，天下不

敢妄选，十余年闲，称为得人，斯亦嗟实之征乎？顺帝始以童弱反政，而号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风采。遂乃备玄纁玉帛，以聘南阳樊英，天子降寝殿，设口席，尚书奉引，延问失得。急登贤之举，虚降己之礼，于是处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车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风，俊义咸事，若李固、周举之渊谟弘深，左雄、黄琼之政事贞固，桓焉、杨厚以儒学进，崔瑗、马融以文章显，吴佑、苏章、种暠、栾巴牧民之良干，庞参、虞诩将帅之宏规，王龚、张皓虚心以推士，张纲、杜乔直道以纠违，郎顛阴阳详密，张衡机术特妙：东京之士，于兹盛焉。向使庙堂纳其高谋，强*(场)**[場]*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蹇辞，举厝稟其成式，则武、宣之轨，岂其远而？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可为恨哉！及孝桓之时，硕德继兴，陈蕃、杨秉处称贤宰，皇甫、张、段出号名将，王畅、李膺弥缝袞阙，朱穆、刘陶献替匡时，郭有道錡鉴人伦，陈仲弓弘道下邑。其余宏儒远智，高心絜行，激扬风流者，不可胜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队，在朝者以正议婴戮，谢事者以党锢致齧。往车虽折，而来轸方遒。

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呜呼！

赞曰：雄作纳言，古之八元。举升以汇，越自下蕃。登朝理政，并纾齧昏。

琼名夙知，累章国疵。琬亦早秀，位及志差。

后汉书卷六十二 荀韩钟陈列传 第五十二

荀淑字季和，颍川颍阴人*(也)*，荀卿十一世孙也。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而州里称其知人。

安帝时，征拜郎中，后再迁当涂长。去职还乡里。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及梁太后临朝，有日食地震之变，诏公卿举贤良方正，光禄勋杜乔、少府房植举淑对策，讥刺贵幸，为大将军梁冀所忌，出补朗陵侯相。駟事明理，称为神君。顷之，口官归，闲居养志。产业每增，辄以贍宗族知友。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李膺时为尚书，自表师丧。二县皆为立祠。有子八人：俭，緄，靖，焘，汪，爽，肃，专，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

初，荀氏旧里名西豪，颍阴令勃海苑康以为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阳里。

靖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终，号曰玄行先生。

淑兄子昱字伯条，县字符智。昱为沛相，县为广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恶，志除阉宦。其支党宾客有在二郡者，纤罪必诛。昱后共大将军窦武谋诛中官，与李膺俱死。县亦禁锢终身。

爽字慈明，一名谡。幼而好学，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太尉杜乔见而称之，曰：

“可为人师。”爽遂耽思经书，庆吊不行，征命不应。颍川为之语曰：“荀氏八龙，慈明无双。”

延熹九年，太常赵典举爽至孝，拜郎中。对策陈便宜曰：

臣闻之于师曰：“汉为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为孝，其象在周易之离。”夫在地为火，在天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则火王，其精在天，温暖之气，养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时则废，其形在地，酷烈之气，焚烧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夫丧亲自尽，孝之终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丧，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称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劳谦，行过乎俭，故有遗诏以日易月。此当时之宜，不可贯之万世。古今之制虽有损益，而谅闇之礼未尝改移，以示天下莫遗其亲。今公卿鬻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丧不得奔赴。夫仁义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应乎下。传曰：“丧祭之礼阙，则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觴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亲丧乎！”春秋传曰：

“上之所为，民之归也。”夫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故加刑罚；若上之所为，民亦为之，又何诛焉？昔丞相翟方进，以自备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忧，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礼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丧三年不呼其门，所以崇国厚俗笃化之道也。事失宜正。过勿惮改。天下通丧，可如旧礼。

臣闻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礼义备，则人知所厝矣。夫妇人伦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经首干、坤，下经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妇之道，所谓顺也。尧典曰：“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降者下也，嫔者妇也。言虽帝尧之女，下嫁于虞，犹屈体降下，勤修妇道。易曰：“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妇人谓嫁曰归，言汤以娶礼归其妹于诸侯也。春秋之义，王姬嫁齐，使鲁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于诸侯也。今汉承秦法，设尚主之仪，以妻制夫，以卑临尊，违乾坤之道，失阳唱之义。孔子曰：“昔圣人之作易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察法于地，鬻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今观法于天，则北极至尊，四星妃后。

察法于地，则槩山象夫，卑泽象妻。鬻鸟兽之文，鸟则雄者鸣鹄，雌能顺服；兽则牡为唱导，牝乃相从。近取诸身，则干为人首，坤为人腹。远取诸物，则木实属天，根菱属地。阳尊阴卑，盖乃天性。且诗初篇实首关雎；礼始冠、婚，先正夫妇。天地六经，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称乾坤之性。遵法尧、汤，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谬，质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则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韪咸备，各以其口矣。

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五是来备，各以其口也。昔者圣人建天地之中而谓之礼，礼者，所以兴福祥之本，而止祸乱之源也。人能枉欲从礼者，则福归之；顺情废礼者，则祸归之。推祸福之所应，知兴废之所由来也。觐礼之中，婚礼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数也；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阳性纯而能施，阴体顺而能化，以礼济乐，节宣其气。故能丰子孙之祥，致老寿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无节。瑶台、倾宫，陈妾数百。阳竭于上，阴隔于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时亦罔或克寿。”是其明戒。后世之人，好福不务其本，恶祸不易其轨。传曰：“口趾适履，孰云其愚？何与斯人，追欲丧躯？”诚可痛也。臣窃闻后宫采女五六千人，从官侍使复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禀粮，耗费缣帛，空竭府藏，征调增倍，十而税一，空赋不辜之民，以供无用之女，百姓穷困于外，阴阳阻塞于内。故感动和气，灾异屡臻。臣愚以为诸非礼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旷，和阴阳。二曰省财用，实府藏。三曰修礼制，绥眉寿。四曰配阳施，祈螽斯。五曰宽役赋，安黎民。此诚国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

夫寒热晦明，所以为岁；尊卑奢俭，所以为礼；故以晦明寒暑之气，尊卑侈约之礼为其节也。易曰：“天地节而四时成。”春秋传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孝经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于庭，非有伤害困于人物，而孔子犹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洪范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独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谓害于而家，凶于而国者也。宜略依古礼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别，严*(笞)**[督]*有司，必行其命。此则禁乱善俗足用之要。

奏闻，即口官去。后遭党锢，隐于海上，又南遁汉滨，积十余年，以著述为事，遂称为硕儒。党禁解，五府并辟，司空袁逢举有道，不应。及逢卒，爽制服三年，当世往往化以为俗。时人多不行妻服，虽在亲忧犹有吊问丧疾者，又私谥其君父及诸名士，爽皆引据大义，正之经典，虽不悉变，亦颇有改。

爽见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举皆取才略之士，将共图之，亦与司徒王允及卓长史何颙等为内谋。会病薨，年六十三。

着礼、易传、诗传、尚书正经、春秋条例，又集汉事成败可为鉴戒者，谓之汉语。又作公羊问及辩讖，并它所论口，题为新书。凡百余篇，今多所亡缺。

兄子悦、彧并知名。彧自有传。

论曰：荀爽、郑玄、申屠蟠俱以儒行为处士，累征并谢病不诣。及董卓当朝

，复备礼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黄发矣，独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趣舍，余窃商其情，以为出处君子之大致也，平运则弘道以求志，陵夷则濡迹以匡时。荀公之急急自励，其濡迹乎？不然，何为违贞吉而履虎尾焉？

观其逊言迁都之议，以救杨、黄之祸。及后潜图董氏，几振国命，所谓“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

悦字仲豫，俭之子也。俭早卒。悦年十二，能说春秋。家贫无书，每之人闲，所见篇牋，一览多能诵记。性沉静，美姿容，尤好著述。灵帝时阉官用权，士多退身穷处，悦乃托疾隐居，时人莫之识，虽从弟彧特称敬焉。初辟镇东将军曹操府，迁黄门侍郎。献帝颇好文学，悦与彧及少府孔融侍讲禁中，旦夕谈论。

累迁秘书监、侍中。

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其所论辩，通见政体，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

夫道之本，仁义而已矣。五典以经之，群籍以纬之，咏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监既明，后复申之。故古之圣王，其于仁义也，申重而已。

致政之术，先屏四患，乃崇五政。

一曰伪，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四者不除，则政末由行矣。夫俗乱则道荒，虽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坏则世倾，虽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轨越则礼亡，虽圣人不得全其道矣；制败则欲肆，虽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谓四患。

兴农桑以养其*(性)**[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以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是谓五政。

人无畏死，不可惧以罪。人不乐生，不可劝以善。虽使契布五教，噉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丰人财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蚕宫，国无游人，野无荒业，财不费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谓养生。

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应神明，正万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审定好丑焉。善恶要乎功罪，毁誉嗟于准验。听言责事，举名察实，无惑诈伪，以荡觭心。故事无不核，物无不切，善无不显，恶无不章，俗无奸怪，民无淫风。百姓上下鬻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肃恭其心，慎修其行，内不回惑，外无异望，则民志平矣。是谓正俗。

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荣辱者，赏罚之精华也。故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于刑乎！小人不忌刑，况于辱乎！若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坠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

而纳于君子之涂。是谓章化。小人之情，缓则骄，骄则恣，恣则怨，怨则叛，危则谋乱，安则思欲，非威强无以惩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备，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则寄之内政，有事则用之军旅。是谓秉威。

赏罚，政之柄也。明赏必罚，审信慎令，赏以劝善，罚以惩恶。人主不妄赏，非徒爱其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矜其人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法立矣。是谓统法。

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诚，守之以固，简而不怠，疏而不失，无为为之，使自施之，无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肃而成，不严而化，垂拱揖让，而海内平矣。是谓为政之方。

又言：

尚主之制非古。厘降二女，陶唐之典。归妹元吉，帝乙之训。王姬归齐，宗周之礼。以阴乘阳违天，以妇陵夫违人。违天不祥，违人不义。又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书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君举必记，善恶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宜于今者备置史官，掌其典文，纪其行事。每于岁尽，举之尚书。以助赏罚，以弘法教。

帝览而善之。

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辞约事详，论辨多美。其序之曰：“昔在上圣，惟建皇极，经纬天地，观象立法，乃作书契，以通宇宙，扬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业，肆于时夏。亦惟厥后，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着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世济其轨，不陨其业。损益盈虚，与时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汉四百有六载，拨乱反正，统武兴文，永惟祖宗之洪业，思光启乎万嗣。

圣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顾后，是绍是继，阐崇大猷，命立国典。于是缀旧书，以述汉纪。中兴以前，明主贤臣得失之轨，亦足以观矣。”

我，武王也。求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陈于是夏而歌之也。”

又着崇德、正论及诸论数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韩韶字仲黄，颍川舞阳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时太山贼公孙举伪号历年，守令不能破散，多为坐法。尚书选三府掾能理剧者，乃以韶为嬴长。贼闻其贤，相戒不入嬴境。余县多被寇盗，废耕桑，其流入县界求索衣粮者甚觴。

韶愍其饥困，乃开仓赈之，所禀贍万余户。主者争谓不可。韶曰：“长活沟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无所坐。以病卒官。同郡李膺、陈寔、杜密、荀淑等为立碑颂焉。

子融，字符长。少能辩理而不为章句学。声名甚盛，五府并辟。献帝初，至太仆。年七十卒。

钟皓字季明，颍川长社人也。为郡着姓，世善刑律。皓少以笃行称，公府连辟，为二兄未仕，避隐密山，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同郡陈寔，年不及皓，皓引与为友。皓为郡功曹，会辟司徒府，临辞，太守问：“谁可代卿者？”皓曰：

“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门亭长陈寔可。”寔闻之，曰：“钟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独识我？”皓顷之自劾去。前后九辟公府，征为廷尉正、博士、林虑长，皆不就。时皓及荀淑并为士大夫所归慕。李膺常叹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

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学慕古，有退让风，与膺同年，俱有声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复以膺妹妻之。

瑾辟州府，未尝屈志。膺谓之曰：“孟子以为‘人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与孟轲同邪？”瑾常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国武子好昭人过，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尔道为贵。”其体训所安，多此类也。

年六十九，终于家。诸儒颂之曰：“林虑懿德，非礼不处。悦此诗书，弦琴乐古。

五就州招，九应台辅。逡巡王命，卒岁容与。”

皓孙繇，建安中为司隶校尉。

陈寔字仲弓，颍川许人也。出于单微。自为儿童，虽在戏弄，为等类所归。少作县吏，常给事厮役，后为都亭*(刺)*佐。而有志好学，坐立诵读。县令邓邵试与语，奇之，听受业太学。后令复召为吏，乃避阴阳城山中。时有杀人者，同县杨吏以疑寔，县遂逮系，考掠无实，而后得出。及为督邮，乃密托许令，礼召杨吏。远近闻者，咸叹服之。

家贫，复为郡西门亭长，寻转功曹。时中常侍侯览托太守高伦用吏，伦教署为文学掾。寔知非其人，怀檄请见。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违。

寔乞从外署，不足以尘明德。”伦从之。于是乡论怪其非举，寔终无所言。

伦后被征为尚书，郡中士大夫送至轮氏传舍。伦谓觴人言曰：“吾前为侯常侍用吏，陈君密持教还，而于外白署。比闻议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惮强御，陈君可谓善则称君，过则称己者也。”寔固自引愆，闻者方叹息，由是天下

服其德。司空黄琼辟选理剧，补闻喜长，旬月，以僮丧去官。复再迁除太丘长。修德清静，百姓以安。邻县人户归附者，寔辄训导譬解，发遣各令还本司官行部。

吏虑有讼者，白欲禁之。寔曰：“讼以求直，禁之理将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闻而叹息曰：“陈君所言若是，岂有怨于人乎？”亦竟无讼者。以沛相赋敛违法，及解印绶去，吏人追思之。

及后逮捕党人，事亦连寔。余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狱，觫无所恃。”

乃请囚焉。遇赦得出。灵帝初，大将军窦武辟以为掾属。时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寔乃独吊焉。

乃后复诛党人，让感寔，故多所全宥。

寔在乡间，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至乃叹曰：

“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时岁荒民俭，有盗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寔阴见，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孙，正色训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盗大惊，自投于地，稽颡归罪。寔徐譬之曰：“视君状貌，不似恶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当由贫困。”令遗绢二匹。自是一县无复盗窃。

太尉杨赐、司徒陈耽，每拜公卿，髡僚毕贺，赐等常叹寔大位未登，愧于先之。

及党禁始解，大将军何进、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谢使者曰：“寔久绝人事，饰巾待终而已。”时三公每缺，议者归之，累见征命，遂不起，闭门悬车，栖弭养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进遣使吊祭，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共刊石立碑，谥为文范先生。

有六子，纪、湛最贤。

纪字符方，亦以至德称。兄弟孝养，闺门靡和，后进之士皆推慕其风。及遭党锢，发愤著书数万言，号曰陈子。党禁解，四府并命，无所屈就。遭父忧，每哀至，辄欧血绝气，虽衰服已除，而积毁消瘠，殆将灭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书，图象百城，以厉风俗。董卓入洛阳，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将，不得已，到京师，迁侍中。

出为平原相，往谒卓，时欲徙都长安。乃谓纪曰：“三辅平敞，四面险固，土地肥美，号为陆海。今关东兵起，恐洛阳不可久居。长安犹有宫室，今欲西迁何如？”纪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宜修德政，以怀不附。迁移至尊，诚

计之末者。愚以公宜事委公卿，专精外任。其有违命，则威之以武。今关东兵起，民不堪命。若谦远朝政，率师讨伐，则涂炭之民，庶几可全。若欲徙万乘以自安，将有累卵之危，峥嵘之险也。”卓意甚忤，而敬纪名行，无所复言。时议欲以为司徒，纪见祸乱方作，不复辨严，实时之郡。玺书追拜太仆，又征为尚书令。建安初，袁绍为太尉，让于纪；纪不受，拜大鸿胪。年七十一，卒于官。

子骞，为魏司空。天下以为公鼻卿，卿鼻长。

弟湛，字季方。与纪齐德同行，父子并着高名，时号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时旌命，羔鴈成醪，当世者靡不荣之。湛早终。

论曰：汉自中世以下，阉竖口恣，故俗遂以遁身矫絜放言为高。士有不谈此者，则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故时政弥昏，而其风愈往。唯陈先生进退之节，必可度也。据于德故物不犯，安于仁故不离醪，行成乎身而道训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权夺，王公不能以贵骄，所以声教废于上，而风俗清乎下也。

赞曰：二李师淑，陈君友皓。韩韶就吏，嬴寇怀道。太丘奥广，模我彝伦。曾是渊轨，薄夫以淳。庆基既启，有蔚颍滨，二方承则，八慈继尘。

后汉书卷六十三 李杜列传 第五十三

李固字子坚，汉中南郑人，司徒合之子也。合在*(数)**[方]*术传。固貌状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龟文。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京师咸叹曰：“是复为李公矣。”司隶、益州并命郡举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

足履龟文者二千石，见相书。

博览古今，明于风角、星筭、河图、讖纬，仰察俯占，穷神知变。每到太学，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业诸生知是合子。”

阳嘉二年，有地动、山崩、火鬻之异，公卿举固对策，诏又特问当世之敝，为政所宜。

固对曰：

臣闻王者父天母地，宝有山川。王道得则阴阳和穆，政化乖则崩震为鬻。斯皆关之天心，效于成事者也。夫化以职成，官由能理。古之进者，有德有命；今之进者，唯财与力。伏闻诏书务求宽博，疾恶严暴。而今长吏多杀伐致声名者，必加迁赏；其存宽和无党援者，辄见斥逐。是以淳厚之风不宣，雕薄之俗未革。虽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变乱旧典，封爵阿母，

因造妖口，使樊丰之徒乘权放恣，侵夺主威，改乱嫡嗣，至令圣躬狼狈，亲遇其艰。既拔自困殆，龙兴即位，天下喁喁，属望风政。积敝之后，易致中兴，诚当沛然思惟善道；而论者犹云，方今之事，复同于前。臣伏从山草，痛心

伤臆。实以汉兴以来，三百余年，贤圣相继，十有八主。岂无阿乳之恩？岂忘贵爵之宠？然上畏天威，俯案经典，知义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虽有大功勤谨之德，但加赏赐，足以酬其劳苦；至于裂土开国，实乖旧典。闻阿母体性谦虚，必有逊让，陛下宜许其辞国之高，使成万安之福。

宋均注曰：“父天于圜丘之祀也，母地于方泽之祭也，兄日于东郊，姊月于西郊。”

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岂天性当然？但以爵位尊显，专总权柄，天道恶盈，不知自损，故至颠仆。先帝宠遇阎氏，位号太疾，故其受祸，曾不旋时。老子曰：“其进锐，其退速也。”今梁氏戚为椒房，礼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偶从，荣显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诸侍中还居黄门之官，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岂不休乎！

又诏书所以禁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权，容请托故也。

而中常侍日月之侧，声势振天下，子弟禄仕，曾无限极。虽外托谦默，不干州郡，而谄伪之徒，望风进举。今可为设常禁，同之中臣。

昔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明帝不许，赐钱千万。所以轻厚赐，重薄位者，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窃闻长水司马武宣、开阳城门候羊迪等，无它功德，初拜便真。此虽小失，而渐坏旧章。先圣法度，所宜坚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复。

诗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变祖法度，故使下民将尽病也。

今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也。斗为天喉舌，尚书亦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气，运平四时。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势重，责之所归。若不平心，鬻眚必至。诚宜审择其人，以毗圣政。今与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则公卿尚书，内则常侍黄门，譬犹一门之内，一家之事，安则共其福庆，危则通其祸败。刺史、二千石，外统职事，内受法则。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犹叩树本，百枝皆动也。

周颂曰：“薄言振之，莫不震叠。”此言动之于内，而应于外者也。*(犹)**[由]*此言之，本朝号令，岂可蹉跌？闲隙一开，则邪人动心；利竞暂启，则仁义道塞。刑罚不能复禁，化导以之寝坏。此天下之纪纲，当今之急务。陛下宜开石室，陈图书，招会髡儒，引问失得，指撻变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实时施行，显拔其人，以表能者。则圣听日有所闻，忠臣尽其所知。又宜罢退宦官，去其权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门五人，才智闲雅者，给事殿中。如此，则论者厌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陈愚瞽，冒昧自闻者，傥或皇天欲令微臣觉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怜赦臣死。美成王能奋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则天下无不动而应其政教。”

顺帝览其对，多所纳用，实时出阿母还弟舍，诸常侍悉叩头谢罪，朝廷肃然。以固为议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诈飞章以陷其罪，事从中下。大司农黄尚等请之于大将军梁商，又仆射黄琼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议郎。

出为广汉雒令，至白水关，解印绶，还汉中，杜门不交人事。岁中，梁商请为从事中郎。商以后父辅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鬻异数见，下权日重。固欲令商先正风化，退辞高满，乃奏记曰：“春秋驩仪父以开义路，贬无骇以闭利门。夫义路闭则利门开，利门开则义路闭也。前孝安皇帝内任伯荣、樊丰之属，外委周广、谢恽之徒，开门受贿，署用非次，天下纷然，怨声满道。朝廷初立，颇存清静，未能数年，稍复堕损。左右党进者，日有迁拜，守死善道者，滞涸穷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即位以来，十有余年，圣嗣未立，髡下继望。可令中宫博简嫔媵，兼采微贱宜子之人，进御至尊，顺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养，无委保妾医巫，以致飞燕之祸。

明将军望尊位显，当以天下为忧，崇尚谦省，垂则万方。而新营祠堂，费功亿计，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俭。自数年以来，鬻怪屡见，比无雨润，而沉阴郁泱。宫省之内，容有阴谋。孔子曰：‘智者见变思刑，愚者鬻怪讳名。’天道无亲，可为祗畏。加近者月食既于端门之侧。月者，大臣之体也。夫穷高则危，大满则溢，月盈则缺，日中则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数也。天地之心，福谦忌盛，是以贤达功遂身退，全名养寿，无有怵迫之忧。诚令王纲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誉，岂与此外戚凡辈耽荣好位者同日而论哉！固狂夫下愚，不达大体，窃感古人一饭之报，况受顾遇而容不尽乎！”商不能用。

何以称字？驩之也。曷为驩之？为其与[公]盟也。”何休注云：“春秋王鲁，托隐公为受命王，因仪父先与隐公盟，假以见驩赏义。”今子赏而不劝，罚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无留吾事。’偃偃然，耕不顾。”亦见吕氏春秋。

永和中，荆州盗贼起，弥年不定，乃以固为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劳问境内，赦寇盗前衅，与之更始。于是贼帅夏密等敛其魁党六百余人，自缚归首。固皆原之，遣还，使自相招集，开示威法。半岁闲，余类悉降，州内清平。

上奏南阳太守高赐等臧秽。赐等惧罪，遂共重赂大将军梁冀，冀为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徙固为太山太守。时太山盗贼屯聚历年，郡兵常千人，追讨不能制。固到，悉罢遣归农，但选留任战者百余人，以恩信招诱之。未满岁，贼皆弭散。

迁将作大匠。上疏陈事曰：“臣闻气之清者为神，人之清者为贤。养身者以练神为宝，安国者以积贤为道。昔秦欲谋楚，王孙圉设口西门，陈列名臣，秦使

懼然，遂为寢兵。

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轼段干木，故髡俊竞至，名过齐桓，秦人不敢窥兵于西河，斯盖积贤人之符也。陛下拨乱龙飞，初登大位，聘南阳樊英、江夏黄琼、广汉杨厚、会稽贺纯，策书嗟叹，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岩穴幽人，智术之士，弹冠振衣，乐欲为用，四海欣然，归服圣德。厚等在职，虽无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忧国。臣前在荆州，闻厚、纯等以病免归，诚以怅然，为时惜之。一日朝会，见诸侍中并皆年少，无一宿儒大人可顾问者，诚可叹息。

宜征还厚等，以副髡望。琼久处议郎，已且十年，髡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滞也。

光禄大夫周举，才谟高正，宜在常伯，访以言议。侍中杜乔，学深行直，当世良臣，久托疾病，可口令起。”又荐陈留杨伦、河南尹存、东平王恽、陈国何临、清河房植等。是日有诏征用伦、厚等，而迁琼、举，以固为大司农。

“楚之白珩犹在乎，其为宝也几何？”对曰：“未尝为宝也。楚人有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诸侯，有左史倚相，道训典以序百物，此楚国之宝也。若夫古玉、白珩，先王之所玩也，何宝焉！”与此所引不同也。

先是周举等八使案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并是宦者亲属，辄为请乞，诏遂令勿考。又旧任三府选令史，光禄试尚书郎，时皆特拜，不复选试。固乃与廷尉吴雄上疏，以为八使所纠，宜急诛罚，选举署置，可归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举刺史、二千石，自是稀复特拜，切责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称善。

乃复与光禄勋刘宣上言：“自顷选举牧守，多非其人，至行无道，侵害百姓。又宜止盘游，专心庶政。”帝纳其言，于是下诏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无惠者，免所居官；其奸秽重罪，收付诏狱。

及冲帝即位，以固为太尉，与梁冀参录尚书事。明年帝崩，梁太后以杨、徐盗贼盛强，恐惊扰致乱，使中常侍诏固等，欲须所征诸王侯到乃发丧。固对曰：“帝虽幼少，犹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动，岂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亡于沙丘，胡亥、赵高隐而不发，卒害扶苏，以至亡国。近北乡侯薨，阎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孙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

太后从之，即暮发丧。固以清河王蒜年长有德，欲立之，谓梁冀曰：“今当立帝，宜择长年高明有德，任亲政事者，愿将军审详大计，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邓、阎之利幼弱。”

冀不从，乃立乐安王子缵，年八岁，是为质帝。时冲帝将北卜山陵，固乃议曰：“今处处寇贼，军兴用费加倍，新创宪陵，赋发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于宪陵莹内，依康陵制度，其于役费三分减一。”乃从固议。时太后以比遭不造

，委任宰辅，固所匡正，每辄从用，其黄门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专，每相忌疾。

阎太后立北乡侯，其年薨，又征诸王子，拟择立之也。

初，顺帝时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余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飞章虚诬固罪曰：“臣闻君不稽古，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昔尧殂之后，舜仰慕三年，坐则见尧于墙，食则鬻尧于羹。斯所谓聿追来孝，不失臣子之节者。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离闲近戚，自隆支党。至于表举荐达，例皆门徒；及所辟召，靡非先旧。或富室财赂，或子娣婚属，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又广选贾竖，以补令史；募求好马，临口呈试。出入踰侈，辚駟曜日。大行在殡，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盘旋偃仰，从容冶步，曾无惨怛伤悴之心。山陵未成，违矫旧政，善则称己，过则归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闻台辅之位，实和阴阳，璇机不平，寇贼奸轨，则责在太尉。固受任之后，东南跋扈，两州数郡，千里萧条，兆人伤损，大化陵彊，而诋疵先主，苟肆狂狷。存无廷争之忠，没有诽谤之说。夫子罪莫大于累父，臣恶莫深于毁君。

固之过衅，事合诛辟。”事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听，得免。

王者正天文之器，可运转者也。”又曰：“寇贼奸轨。”注曰：“耦行攻劫曰寇，杀人曰贼，在外曰奸，在内曰轨。”冀忌帝聪慧，恐为后患，遂令左右进鸩。帝苦烦甚，使促召固。固入，前问：“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口饼，今腹中闷，得水尚可活。”时冀亦在侧，曰：“恐吐，不可饮水。”语未绝而崩。固伏尸号哭，推举侍医。冀虑其事泄，大恶之。

因议立嗣，固引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先与冀书曰：“天下不幸，仍遭大忧。皇太后圣德当朝，摄统万机，明将军体履忠孝，忧存社稷，而频年之闲，国祚三绝。今当立帝，天下重器，诚知太后垂心，将军劳虑，详择其人，务存圣明。然愚情眷眷，窃独有怀。远寻先世废立旧仪，近见国家践祚前事，未尝不询访公卿，广求耦议，令上应天心，下合觴望。

且永初以来，政事多谬，地震宫庙，彗星竟天，诚是将军用情之日。传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昔昌邑之立，昏乱日滋，霍光忧愧发愤，悔之折骨。自非博陆忠勇，延年奋发，大汉之祀，几将倾矣。至忧至重，可不熟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冀得书，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议所立。固、广、戒及大鸿胪杜乔皆以为清河王蒜明德着闻，又属最尊亲，宜立为嗣。先是蠡吾侯志当取冀妹，时在京师，冀欲立之。觴论既异，愤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夺。中常侍曹腾等闻而夜往说冀曰：“将军累世有椒房之亲，秉摄万机，宾客纵横，多有过差。清河王严明，若果立，则

将军受祸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贵可长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会公卿，冀意气凶凶，而言辞激切。自胡广、赵戒以下，莫不畏惧之。皆曰：

“惟大将军令。”而固独与杜乔坚守本议。冀厉声曰：“罢会。”固意既不从，犹望觐心可立，复以书劝冀。冀愈激怒，乃说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为桓帝。

食邑北海、河东也。”

后岁余，甘陵刘文、魏郡刘鲟各谋立蒜为天子，梁冀因此诬固与文、鲟共为妖言，下狱。门生勃海王调贯械上书，证固之枉，河内赵承等数十人亦要鈇钺诣阙通诉，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狱，京师市里皆称万岁。冀闻之大惊，畏固名德终为己害，乃更据奏前事，遂诛之，时年五十四。

临命，与胡广、赵戒书曰：“固受国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顾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图一朝梁氏迷谬，公等曲从，以吉为凶，成事为败乎？汉家衰微，从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颠而不扶，倾覆大事，后之良史，岂有所私？固身已矣，于义得矣，夫复何言！”广、戒得书悲鼻，皆长叹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兹于郾城，皆死狱中。小子燮得脱亡命。冀乃封广、戒而露固尸于四衢，令有敢临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

游学洛阳，乃左提章钺，右秉鈇钺，诣阙上书，乞收固尸。不许，因往临哭，陈辞于前，遂守丧不去。夏门亭长呵之曰：“李、杜二公为大臣，不能安上纳忠，而兴造无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诏书，干试有司乎？”亮曰：“亮含阴阳以生，戴干履坤。义之所动，岂知性命，何为以死相惧？”亭长叹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局，地厚不敢不踏。耳目适宜视听，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闻而不诛。南阳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怜之，乃听得襚敛归葬。二人由此显名，三公并辟。班遂隐身，莫知所归。

固所着章、表、奏、议、教令、对策、记、铭凡十一篇。弟子赵承等悲叹不已，乃共论固言谥，以为德行一篇。

燮字德公。初，固既策罢，知不免祸，乃遣三子归乡里。时燮年十三，姊文姬为同郡赵伯英妻，贤而有智，见二兄归，具知事本，默然独悲曰：“李氏灭矣！

自太公已来，积德累仁，何以遇此？”密与二兄谋豫藏匿燮，托言还京师，人咸信之。有顷难作，下郡收固三子。

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门生王成曰：“君执义先公，有古人之节。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灭，其在君矣。”成感其义，乃将燮乘江东下，入徐州界内，令变名姓为酒家佣，而成卖卜于市。各为异人，阴相往来。燮从受学，酒家异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专精经学。十余年闲，梁冀既诛而鬻眚屡见。

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当存录大臣冤死者子孙，于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后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车重厚遣之，皆不受，遂还乡里，追服。姊弟相见，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为汉忠臣，而遇朝廷倾乱，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将绝。今弟幸而得济，岂非天邪！宜杜绝觴人，勿妄往来，慎无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则连主上，祸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谨从其诲。后王成卒，燮以礼葬之，感伤旧恩，每四节为设上宾之位而祠焉。

州郡礼命，四府并辟，皆无所就，后征拜议郎。及其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长，好成人之美。时颍川荀爽、贾彪，虽俱知名而不相能，燮并交二子，情无适莫，世称其平正。

灵帝时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续为张角贼所略，国家赎王得还，朝廷议复其国。

燮上奏曰：“续在国无政，为妖贼所虏，守藩不称，损辱圣朝，不宜复国。”时议者不同，而续竟归藩。燮以谤毁宗室，输作左校。未几，王果坐不道被诛，乃拜燮为议郎。京师语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

擢迁河南尹。时既以货赂为官，诏书复横发钱三亿，以实西园。燮上书陈谏，辞义深切，帝乃止。先是颍川甄邵谄附梁冀，为邳令。有同岁生得罪于冀，亡奔邵，邵伪纳而阴以告冀，冀即捕杀之。邵当迁为郡守，会母亡，邵且埋尸于马屋，先受封，然后发丧。邵还至洛阳，燮行涂遇之，使卒投车于沟中，笞捶乱下，大署帛于其背曰“谄贵卖友，贪官埋母”。乃具表其状。邵遂废锢终身。

燮在职二年卒，时人感其世忠正，咸伤惜焉。

杜乔字叔荣，河内林虑人也。少为诸生，举孝廉，辟司徒杨震府。稍迁为南郡太守，转东海相，入拜侍中。

汉安元年，以乔守光禄大夫，使徇察兖州。表奏太山太守李固政为天下第一；陈留太守梁让、济阴太守汜宫、济北相崔瑗等臧罪千万以上。让即大将军梁冀季父，宫、瑗皆冀所善。还，拜太子太傅，迁大司农。

时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无功并封，乔上书谏曰：“陛下越从藩臣，龙飞即位，天人属心，万邦攸赖。不急忠贤之礼，而先左右之封，伤善害德，兴长佞谀。臣闻古之明君，矚罚必以功过；末世闇主，诛赏各缘其私。今梁氏一门，宦者微孽，并带无功之绂，裂劳臣之土，其为乖滥，胡可胜言！夫有功不赏，为善失其望；奸回不诘，为恶肆其凶。故陈资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无功。苟遂斯道，岂伊伤政，为乱而已，丧身亡国，可不慎哉！”书奏不省。益州刺史种暠举劾永昌太守刘君世以金蛇遗梁冀，事发觉，以蛇输司农。冀从乔借观之，乔不肯与，冀始为恨。累迁大源庐。时冀小女死，令公卿会丧，乔独不

往，冀又衔之。

迁光禄勋。建和元年，代胡广为太尉。桓帝将纳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礼迎之，乔据执旧典，不听。又冀属乔举汜宫为尚书，乔以宫臧罪明着，遂不肯用，因此日忤于冀。先是李固见废，内外丧气，朝臣侧足而立，唯乔正色无所回挠。

由是海内叹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数月，以地震免。宦者唐衡、左悺等因共譖于帝曰：“陛下前当即位，乔与李固抗议言上不堪奉汉宗祀。”帝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讽有司劾乔及李固与刘鲋等交通，请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乔忠，但策免而已。冀愈怒，使人胁乔曰：“早从宜，妻子可得全。”乔不肯。明日冀遣骑至其门，不闻哭者，遂白执系之，死狱中。妻子归故郡。与李固俱暴尸于城北，家属故人莫敢视者。

乔故掾陈留杨匡闻之，号泣星行到洛阳，乃着故赤帻，托为夏门亭吏，守卫尸丧，驱护蝇虫，积十二日，都官从事执之以闻。梁太后义而不罪。匡于是带铁钺诣阙上书，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许之。成礼殓殮，送乔丧还家，葬送行服，隐匿不仕。匡初好学，常在外黄大泽教授门徒。补蕲长，政有异绩，迁平原令。时国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耻与接事，托疾牧豕云。

论曰：夫称仁人者，其道弘矣！立言践行，岂徒徇名安己而已哉，将以定去就之爓，正天下之风，使生以理全，死与义合也。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害义，专为物则害智，专为己则损仁。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上以残闇失君道，下以笃固尽臣节。臣节尽而死之，则为杀身以成仁，去之不为求生以害仁也。顺桓之闲，国统三绝，太后称制，贼臣虎视。李固据位持重，以争大义，确乎而不可夺。

岂不知守节之触祸，耻夫覆折之伤任也。观其发正辞，及所遗梁冀书，虽机失谋乖，犹恋恋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顾视胡广、赵戒，犹粪土也。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赞曰：李、杜司职，朋心合力。致主文、宣，抗情伊、稷。道亡时晦，终离罔极。燮同赵孤，世载弦直。

后汉书卷六十四 吴延史卢赵列传 第五十四

吴佑字季英，陈留长垣人也。父恢，为南海太守。佑年十二，随从到官。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佑谏曰：“今大人踰越五领，远在海滨，其俗诚陋，然旧多珍怪，上为国家所疑，下为权威所望。此书若成，则载之兼两。昔马援以薏苡兴谤，王阳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闲，诚先贤所慎也。”恢乃止，抚其首曰：“吴氏世不乏季子矣。”及年二十，丧父，居无檐石，而不受贍遗。常牧豕

于长垣泽中，行吟经书。遇父故人，谓曰：“卿二千石子而自业贱事，纵子无耻，柰先君何？”佑辞谢而已，守志如初。义见刘向别录也。

后举孝廉，将行，郡中为祖道，佑越口共小史雍丘黄真欢语移时，与结友而别。功曹以佑倨，请黜之。太守曰：“吴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

真后亦举孝廉，除新蔡长，世称其清节。时公沙穆来游太学，无资粮，乃变服客佣，为佑赁舂。佑与语大惊，遂共定交于杵臼之闲。

周礼太馭：“掌王玉路以祀，及*(祀)**[犯]*載。”注云：“*[犯]*載*(祀)*者，封土象山于路侧，以*[菩]*刍□□为神主祭之，以车辄載而去。喻无险难。”

佑以光禄四行迁胶东侯相。时济北戴宏父为县丞，宏年十六，从在丞舍。

佑每行园，常闻讽诵之音，奇而厚之，亦与为友，卒成儒宗，知名东夏，官至酒泉太守。佑政唯仁简，以身率物。民有争诉者，辄闭合自责，然后断其讼，以道譬之。或身到闾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后，争隙省息，吏人怀而不欺。嗇夫孙性私赋民钱，市衣以进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归伏罪。性夙惧，诣合持衣自首。佑屏左右问其故，性具谈父言。

佑曰：“掾以亲故，受□秽之名，所谓‘观过斯知人矣’。”使归谢其父，还以衣遗之。又安丘男子毋丘长与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长杀之而亡，安丘追踪于胶东得之。佑呼长谓曰：“子母见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虑难，动不累亲。今若背亲逞怒，白日杀人，赦若非义，刑若不忍，将如之何？”长以械自系，曰：“国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虽加哀乡，恩无所施。”佑问长有妻子乎？对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长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狱中，妻遂怀孕。至冬尽行刑，长泣谓母曰：“负母应死，当何以报吴君乎？”乃啮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吴生’，言我临死吞指为誓，属儿以报吴君。”因投缳而死。

佑在胶东九年，迁齐相，大将军梁冀表为长史。及冀诬奏太尉李固，佑闻而请见，与冀争之，不听。时扶风马融在坐，为冀章草，佑因谓融曰：“李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即诛，卿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佑亦径去。冀道出佑为河闲相，因自免归家，不复仕，躬灌园蔬，以经书教授。年九十八卒。

长子凤，官至乐浪太守，少子恺，新息令；凤子冯，颍阳侯相：皆有名于世。延笃字叔坚，南阳犍人也。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旬日能讽之，典深敬焉。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能着文章，有名京师。以师丧□官奔赴，五府并辟不就。

桓帝以博士征，拜议郎，与朱穆、边韶共著作东观。稍迁侍中。帝数问政事

，笃诡辞密对，动依典义。迁左冯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宽仁，忧恤民黎，擢用长者，与参政事，郡中欢爱，三辅咨嗟焉。先是陈留边凤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为之语曰：“前有赵张三王，后有边延二君。”

时皇子有疾，下郡县出珍药，而大将军梁冀遣客赍书诣京兆，并货牛黄。

笃发书收客，曰：“大将军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应陈进医方，岂当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杀之。冀鼻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笃以病免归，教授家巷。

时人或疑仁孝前后之证，笃乃论之曰：“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着，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

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芽，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纭，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

圣人知之，故曰：

‘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

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

言若先孝后仁，则曾参不得不贤于颜子。

九合者，谓再会于鄆，两会于幽，又会桎、首止、戴宁、母洮、葵丘也。

前越雋太守李文德素善于笃，时在京师，谓公卿曰：“延叔坚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进之。笃闻，乃为书止文德曰：“夫道之将废，所谓命也。流闻乃欲相为求还东观，来命虽笃，所未敢当。吾尝昧爽栉梳，坐于客堂。朝则诵羲、文之易，虞、夏之书，历公旦之典礼，览仲尼之春秋。

夕则消摇内阶，咏诗南轩。百家觴氏，投闲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

涣烂兮其溢目也，纷纷欣欣兮其独乐也。当此之时，不知天之为盖，地之为舆；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躯也。虽渐离击筑，傍若无人，高风读书，不知暴雨；方之于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修已来，为人臣不陷于不忠，为人子不陷于不孝，上交不谄，下交不黜，从此而歿，下见先君远祖，可不鼻赧。如此而不

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其生也。”

左右观者数千人，皆曰“善射”。有一人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养由基怒，释弓搯□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枝左诎右也。夫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气衰力倦，弓拨矢钩，一发不中者百发尽息。”此言羿者，盖以俱善射而称之焉。

后遭党事禁锢。永康元年，卒于家。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

笃论解经传，多所驳正，后儒服虔等以为折中。所着诗、论、铭、书、应讯、表、教令，凡二十篇云。

史弼字公谦，陈留考城人也。父敞，顺帝时以佞辩至尚书、郡守。弼少笃学，聚徒数百。仕州郡，辟公府，迁北军中候。

是时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险辟，僭傲多不法。弼惧其骄悖为乱，乃上封事曰：“臣闻帝王之于亲戚，爱虽隆，必示之以威；体虽贵，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兴，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骄梁孝王，而二弟阶宠，终用□慢，卒周有播荡之祸，汉有爱盎之变。窃闻勃海王悝，凭至亲之属，恃偏私之爱，失奉上之节，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轻不逞之徒，内荒酒乐，出入无常，所与鬻居，皆有口无行，或家之□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胜、伍被之变。州司不敢弹纠，傅相不能匡辅。陛下隆于友于，不忍遏绝。恐遂滋蔓，为害弥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于清朝明言其失，然后诏公卿平处其法。法决罪定，乃下不忍之诏。臣下固执，然后少有所许。如是，则圣朝无伤亲之讥，勃海有享国之庆。不然，惧大狱将兴，使者相望于路矣。臣职典禁兵，备御非常，而妄知藩国，干犯至戚，罪不容诛。不胜愤懑，谨冒死以闻。”帝以至亲，不忍下其事。后悝竟坐逆谋，贬为瘿陶王。剽音疋妙反。

弼迁尚书，出为平原相。时诏书下举钩党，郡国所奏相连及者多至数百，唯弼独无所上。诏书前后切潞州郡，髡笞掾史。从事坐传责曰：“诏书疾恶党人，旨意恳恻。青州六郡，其五有党，近国甘陵，亦考南北部，

平原何理而得独无？”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画界分境，水土异齐，风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诬陷良善，淫刑滥罚，以逞非理，则平原之人，户可为党。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从事大怒，即收郡僚职送狱，道举奏弼。会党禁中解，弼以俸赎罪得免，济活者千余人。

弼为政特挫抑强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贷。迁河东太守，被一切诏书当举孝廉。弼知多权贵请托，乃豫□断绝书属。中常侍侯览果遣诸生赍书请之，并求假盐税，积日不得通。生乃说以它事谒弼，而因达览书。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当选士报国，尔何人而伪诈无状！”命左右引出，楚捶数百，府丞、掾史十余人皆谏于廷，弼不对。遂付安邑狱，即日考杀之。侯览大怨，遂诈作

飞章下司隶，诬弼诽谤，槛车征。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崤澠之闲，大言于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选德报国，如其获罪，足以垂名竹帛，愿不忧不惧。”弼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昔人刎颈，九死不恨。”及下廷尉诏狱，平原吏人奔走诣阙讼之。又前孝廉魏劭毁变形服，诈为家僮，瞻护于弼。弼遂受诬，事当口市。劭与郡人卖郡邸，行赂于侯览，得减死罪一等，论输左校。时人或讥曰：“平原行货以免君，无乃蚩乎！”陶丘洪曰：“昔文王牖里，闾、散怀金。史弼遭患，义夫献宝。亦何疑焉！”于是议者乃息。刑竟归田里，称病闭门不出。数为公卿所荐，议郎何休又讼弼有干国之器，宜登台相，征拜议郎。侯览等恶之。光和中，出为彭城相，会病卒。裴瑜位至尚书。丑议所指，没齿无怨”也。

论曰：夫刚烈表性，鲜能优宽；仁柔用情，多乏贞直。吴季英视人畏伤，发言烝烝，似夫儒者；而怀愤激扬，折让权枉，又何壮也！仁以乡物，义以退身，君子哉！语曰：“活千人者子孙必封。”史弼颀颀严吏，终全平原之党，而其后不大，斯亦未可论也。

卢植字子干，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声如钟。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于前。植侍讲积年，未尝转眄，融以是敬之。学终辞归，阖门教授。性刚毅有大节，常怀济世志，不好辞赋，能饮酒一石。

时皇后父大将军窦武援立灵帝，初秉机政，朝议欲加封爵。植虽布衣，以武素有名誉，乃献书以规之曰：“植闻嫠有不恤纬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忧深思远，君子之情。夫士立争友，义贵切磋。书陈‘谋及庶人’，诗咏‘询于刍蕘’。植诵先王之书久矣，敢爱其瞽言哉！今足下之于汉朝，犹旦、奭之在周室，建立圣主，四海有系。论者以为吾子之功，于斯为重。天下聚目而视，攒耳而听，谓准之前事，将有景风之祚。寻春秋之义，王后无嗣，择立亲长，年均以德，德均则决之卜筮。今同宗相后，披图案牒，以次建之，何勋之有？岂横叨天功以为己力乎！宜辞大赏，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竟，仍外求嗣，可谓危矣。而四方未宁，盗贼伺隙，恒岳、勃碣，特多奸盗，将有楚人胁比，尹氏立朝之变。宜依古礼，置诸子之官，征王侯爱子，宗室贤才，外崇训道之义，内息贪利之心，简其良能，随用爵之，强干弱枝之道也。”武并不能用。州郡数命，植皆不就。建宁中，征为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蛮反，四府选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蛮寇宾服。以疾去官。

杜预注曰：“嫠，寡妇也。织者常苦纬少，寡妇所宜忧也。”

‘有淫心欲嫁之念耶，何吟之悲？’漆室女曰：‘嗟乎！嗟乎！子无志，不知人之甚也。昔者楚人得罪于其君，走逃吾东家，马逸，蹈吾园葵，使吾终年不

□菜；吾西螿人失羊不还，请吾兄追之，雾浊水出，使吾兄溺死，终身无兄。政之所致也。吾忧国伤人，心悲而啸，岂欲嫁哉！’自伤怀结而为人所疑，于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见女贞之木，喟然叹息，援琴而弦歌以女贞之辞，自经而死。”

“骨曰切，象曰磋。言友之相规诫，如骨象之见切磋。”

国人大惊，子比乃自杀。王子朝，周景王之庶子。景王卒，子猛立。尹氏，周卿士，立子朝，夺猛位也。

作尚书章句、三礼解诂。时始立太学石经，以正五经文字，植乃上书曰：“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臣前以周礼诸经，发起爨谬，敢率愚浅，为之解诂，而家乏，无力供缮*[写]*上。

愿得将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

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兴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

” 会南夷反叛，以植尝在九江有恩信，拜为庐江太守。植深达政宜，务存清静，弘大体而已。

岁余，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帝以非急务，转为侍中，迁尚书。光和元年，有日食之异，植上封事谏曰：“臣闻五行传‘日晦而月见谓之朏，王侯其舒’。

此谓君政舒缓，故日食晦也。春秋传曰‘天子避位移时’，言其相掩不过移时。而闲者日食自巳过午，既食之后，云雾晦暖。比年地震，彗孛互见。臣闻汉以火德，化当宽明。近色信谗，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变，皆阳失阴侵，消御灾凶，宜有其道。谨略陈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御病，四曰备寇，五曰修体，六曰遵尧，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核举贤良，随方委用，责求选举。原禁者，凡诸党锢，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御病者，宋后家属，并以无辜委骸横尸，不得收葬，疫疠之来，皆由于此。宜□收拾，以安游魂。备寇者，侯王之家，赋税减削，愁穷思乱，必致非常，宜使给足，以防未然。修礼者，应征有道之人，若郑玄之徒，陈明洪范，攘服灾咎。遵尧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数迁，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纵不九载，可满三岁。御下者，谓谒希爵，一宜禁塞，

迁举之事，责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体，理无私积，宜弘大务，蠲略细微。”

帝不省。“避正寝，过日食时也。”

中平元年，黄巾贼起，四府举植，拜北中郎将，持节，以护乌桓中郎将宗员副，将北军五校士，发天下诸郡兵征之。连战破贼帅张角，斩获万余人。角等走保广宗，植筑围凿爍，造作云梯，垂当拔之。帝遣小黄门左丰诣军观贼形勢，或劝植以赂送丰，植不肯。丰还言于帝曰：“广宗贼易破耳。卢中郎固垒息军，以待天诛。”帝怒，遂槛车征植，减死罪一等。

及车骑将军皇甫嵩讨平黄巾，盛称植行师方略，嵩皆资用规谋，济成其功。以其年复为尚书。

帝崩，大将军何进谋诛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惧太后。植知卓凶悍难制，必生后患，固止之。进不从。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会百官于朝堂，议欲废立。髡僚无敢言，植独抗议不同。卓怒罢会，将诛植，语在卓传。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独上书请之。邕时见亲于卓，故往请植事。又议郎彭伯谏卓曰：“卢尚书海内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

植以老病求归，惧不免祸，乃诡道从轘辕出。卓果使人追之，到怀，不及。遂隐于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绍请为军师。初平三年卒。临困，口其子俭葬于土穴，不用棺殓，附体单帛而已。所着碑、诔、表、记凡六篇。

建安中，曹操北讨柳城，过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闾；郑丧子产，仲尼陨涕。孤到此州，嘉其余风。春秋之义，贤者之后，宜有殊礼。亟遣丞掾除其坟墓，存其子孙，并致薄醊，以彰厥德。”子毓，知名。

夫蠢蠢起怀，雷霆骇耳，虽贲、育、荆、诸之伦，未有不允豫夺常者也。

当植抽白刃严合之下，追帝河津之闲，排戈刃，赴戕折，岂先计哉？君子之于忠义，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也。

“造次，急遽也。颠沛，僵仆也。虽急遽僵仆，不违仁也。”

赵岐字邠卿，京兆长陵人也。初名嘉，生于御史台，因字台卿，后避难，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经，有才藝，娶扶风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与融相见。仕州郡，以廉直疾恶见惮。年三十余，有重疾，卧蓐七年，自虑奄忽，乃为遗令口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无箕山之操，仕无伊、吕之勋，天不我与，复何言哉！可立一员石于吾墓前，刻之曰：‘汉有逸人，姓赵名嘉。有志无时，命也柰何！’”其后疾瘳。

箕山，许由所隐处也。

永兴二年，辟司空掾，议二千石得去官为亲行服，朝廷从之。其后为大将军梁冀所辟，为陈损益求贤之策，冀不纳。举理剧，为皮氏长。会河东太守刘佑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胜代之，岐耻疾宦官，即日西归。京兆尹延笃复以为功曹

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玹进不由德，皆轻侮之。岐及从兄袭又数为贬议，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为京兆尹，岐惧祸及，乃与从子翫逃避之。玹果收岐家属宗亲，陷以重法，尽杀之。岐遂逃难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历。自匿姓名，卖饼北海市中。时安丘孙嵩年二十余，游市见岐，察非常人，停车呼与共载。岐惧失色，嵩乃下帷，令骑屏行人。密问岐曰：“视子非卖饼者，又相问而色动，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孙宾石，阖门百口，孰能相济。”岐素闻嵩名，即以实告之，遂以俱归。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飧之极欢。藏岐复壁中数年，岐作口屯歌二十三章。后诸唐死灭，因赦乃出。三府闻之，同时并辟。九年，乃应司徒胡广之命。会南匈奴、乌桓、鲜卑反叛，公卿举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边之策，未及上，会坐党事免，因撰次以为御寇论。

灵帝初，复遭党锢十余岁。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诏选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征岐拜议郎。车骑将军张温西征关中，请补长史，别屯安定。大将军何进举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岐与新除诸郡太守数人俱为贼边章等所执。贼欲胁以为帅，岐诡辞得免，展转还长安。

及献帝西都，复拜议郎，稍迁太仆。及李傕专政，使太傅马日磾抚慰天下，以岐为副。日磾行至洛阳，表别遣岐宣扬国命，所到郡县，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复见使者车骑。”

是时袁绍、曹操与公孙瓒争冀州，绍及操闻岐至，皆自将兵数百里奉迎，岐深陈天子恩德，宜罢兵安人之道，又移书公孙瓒，为言利害。绍等各引兵去，皆与岐期会洛阳，奉迎车驾。岐南到陈留，得笃疾，经涉二年，期者遂不至。

兴平元年，诏书征岐，会帝当还洛阳，先遣辇将军董承修理宫室。岐谓承曰：“今海内分崩，唯有荆州境广地胜，西通巴蜀，南当交址，年谷独登，兵人差全。

岐虽迫大命，犹志报国家，欲自乘牛车，南说刘表，可使其身自将兵来辇朝廷，与将军并心同力，共銜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荆州，督租粮。岐至，刘表即遣兵诣洛阳助修宫室，军资委输，前后不绝。时孙嵩亦寓于表，表不为礼，岐乃称嵩素行笃烈，因共上为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荆州。

曹操时为司空，举以自代。光禄勋桓典、少府孔融上书荐之，于是就拜岐为太常。年九十余，建安六年卒。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为默，布簟白衣，散发其上，覆以单被，即日便下，下讫便掩。”岐多所述作，盖

孟子章句、三辅决录传于时。

赞曰：吴翁温爱，义干刚烈。延、史字人，风和恩结。梁使显刑，诬党潜绝。子干兼姿，逢掖临师。邠卿出疆，专出朝威。

后汉书卷六十五 皇甫张段列传 第五十五

皇甫规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棱，度辽将军。父旗，扶风都尉。

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辅，围安定，征西将军马贤将诸郡兵击之，不能克。规虽在布衣，见贤不恤军事，审其必败，乃上书言状。寻而贤果为羌所没。郡将知规有兵略，乃命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与羌交战，斩首数级，贼遂退却。

举规上计掾。其后羌觭大合，攻烧陇西，朝廷患之。规乃上疏求乞自嗟，曰：“臣比年以来，数陈便宜。羌戎未动，策其将反，马贤始出，颇知必败。误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贤等拥觭四年，未有成功，悬师之费且百亿计，出于平人，回入奸吏。故江湖之人，觭为盗贼，青、徐荒饥，襁负流散。夫羌戎溃叛，不由承平，皆由边将失于绥御。乘常守安，则君侵暴，苟竞小利，则致大害，微胜则虚张首级，军败则隐匿不言。军士劳怨，困于猾吏，进不得快战以徼功，退不得温饱以全命，饿死沟渠，暴骨中原。徒见王师之出，不闻振旅之声。酋豪泣血，惊惧生变。是以安不能久，败则经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叹者也。愿假臣两营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与护羌校尉赵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晓习；

兵执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烦方寸之印，尺帛之赐，高可以涤患，下可以纳降。

若谓臣年少官轻，不足用者，凡诸败将，非官爵之不高，年齿之不迈。臣不胜至诚，没死自陈。”时帝不能用。

冲质之闲，梁太后临朝，规举贤良方正。对策曰：

伏惟孝顺皇帝，初勤王政，纪纲四方，几以获安。后遭奸伪，威分近习，畜货聚马，戏谑是闻；又因缘嬖幸，受赂卖爵，轻使宾客，交错其闲，天下扰扰，从乱如归，故每有征战，鲜不挫伤，官民并竭，上下穷虚。臣在关西，窃听风声，未闻国家有所先后，而威福之来，咸归权幸。陛下体兼乾坤，聪哲纯茂。摄政之初，拔用忠贞，其余维纲，多所改正。远近翕然，望见太平。

而地震之后，雾气白浊，日月不光，旱魃为虐，大贼从横，流血丹野，庶品不安，谴诚累至，殆以奸臣权重之所致也。

其常侍尤无状者，亟便黜遣，披埽凶党，收入财贿，以塞痛怨，以荅天诫。

今大将军梁冀、河南尹不疑，处周、邵之任，为社稷之镇，加与王室世为姻族，今日立号虽尊可也，实宜增修谦节，辅以儒术，省去游娱不急之务，割减庐第无益之饰。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觭臣乘舟者也，将军兄弟操橈者也。若

能平志毕力，以度元元，所谓福也。如其怠口，将沦波涛。可不慎乎！夫德不称禄，犹凿墉之趾，以益其高。岂量力审功安固之道哉？凡诸宿猾、酒徒、戏客，皆耳纳邪声，口出谄言，甘心逸游，唱造不义。亦宜贬斥，以惩不轨。令冀等深思得贤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书怠职，有司依违，莫肯纠察，故使陛下专受谄谀之言，不闻户牖之外。臣诚知阿谀有福，深言近祸，岂敢隐心以避诛责乎！臣生长边远，希涉紫庭，怖慑失守，言不尽心。梁冀忿其刺己，以规为下第，拜郎中。托疾免归，州郡承冀旨，几陷死者再三。

遂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余人，积十四年。后梁冀被诛，旬月之闲，礼命五至，皆不就。

时太山贼叔孙无忌侵乱郡县，中郎将宗资讨之未服。公车特征规，拜太山太守。

规到官，广设方略，寇贼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与先零别种寇钞关中，护羌校尉段熲坐征。后先零诸种陆梁，覆没营坞。规素悉羌事，志自奋嗟，乃上疏曰：“自臣受任，志竭愚钝，实赖兖州刺史牵颢之清猛，中郎将宗资之信义，得承节度，幸无咎誉。今猾贼就灭，太山略平，复闻髡羌并皆反逆。臣生长邠岐，年五十有九，昔为郡吏，再更叛羌，豫筹其事，有误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马齿穷，不报大恩，愿乞冗官，备单车一介之使，劳来三辅，宣国威泽，以所习地形兵械，佐助诸军。臣穷居孤危之中，坐观郡将，已数十年矣。自鸟鼠至于东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敌，不如清平；勤明吴、孙，未若奉法。前变未远，臣诚戚之。是以越职，尽其区区。”

至冬，羌遂大合，朝廷为忧。三公举规为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讨零吾等，破之，斩首八百级。先零诸种羌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明年，规因发其骑共讨陇右，而道路隔绝，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军感悦。东羌遂遣使乞降，凉州复通。

先是安定太守孙歆受取狼籍，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稟多杀降羌，凉州刺史郭闾、汉阳太守赵熹并老弱不堪任职，而皆倚恃权贵，不遵法度。规到州界，悉条奏其罪，或免或诛。羌人闻之，翕然反善。沉氏大豪滇昌、饥恬等十余万口，复诣规降。

规出身数年，持节为将，拥觶立功，还督乡里，既无它私惠，而多所举奏，又恶绝宦官，不与交通，于是中外并怨，遂共诬规货赂髡羌，令其文降。天子玺书诘让相属。规惧不免，上疏自讼曰：“四年之秋，戎丑蠢戾，爰自西州，侵及泾阳，旧都惧骇，朝廷西顾。明诏不以臣愚驽，急使军就道。幸蒙威灵，遂振国命，羌戎诸种，大小稽首，辄移书营郡，以访诛纳，所省之费，一亿以上。以为忠臣之义，不敢告劳，故耻以片言自及微嗟。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

前践州界，先奏郡守孙铄，次及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稟；旋师南征，又上凉州刺史郭閔、汉阳太守赵熹，陈其过恶，执据大辟。凡此五臣，支党半国，其余墨绶，下至小吏，所连及者，复有百余。吏托报将之怨，子思复父之耻，载贖驰车，怀粮步走，交构豪门，竞流谤讟，云臣私报诸羌，谢其钱货。若臣以私财，则家无担石；如物出于官，则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遗匈奴以宫姬，镇乌孙以公主。今臣但费千万，以怀叛羌。则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贵，将有何罪，负义违理乎？自永初以来，将出不少，覆军有五，动资巨亿。有旋车完封，写之权门，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还督本土，恚举诸郡，绝交离亲，戮辱旧故，觴谤阴害，固其宜也。臣虽污秽，廉絜无闻，今见覆没，耻痛实深。传称‘鹿死不择音’，谨冒昧略上。”

其年冬，征还拜议郎。论功当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从求货，数遣宾客就问功状，规终不荅。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于吏。官属欲赋敛请谢，规誓而不听，遂以余寇不绝，坐系廷尉，论输左校。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会赦，归家。

征拜度辽将军，至营数月，上书荐中郎将张奂以自代。曰：“臣闻人无常俗，而政有治乱；兵无强弱，而将有能否。伏见中郎将张奂，才略兼优，宜正元帅，以从觴望。若犹谓愚臣宜充军事者，愿乞冗官，以为奂副。”朝廷从之，以奂代为度辽将军，规为使匈奴中郎将。

及奂迁大司农，规复代为度辽将军。

规为人多意算，自以连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数上病，不见听。会友人上郡太守王旻丧还，规缟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规口远军营，公违禁宪，当急举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涂，故激发我耳。吾当为朝廷爱才，何能申此子计邪！”遂无所问。及党事大起，天下名贤多见染逮，规虽为名将，素誉不高。自以西州豪桀，耻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也。又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是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问，时人以为规贤。

在事数岁，北边威服。永康元年，征为尚书。其夏日食，诏公卿举贤良方正，下问得失。规对曰：“天之于王者，如君之于臣，父之于子也。诚以灾妖，使从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断大狱，一除内嬖，再诛外臣。而灾异犹见，人情未安者，殆贤愚进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陈蕃、刘矩，忠谋高世，废在里巷；刘佑、冯緄、赵典、尹勋，正直多怨，流放家门；李膺、王畅、孔翊，絜身守礼，终无宰相之阶。至于钩党之衅，事起无端，虐贤伤善，哀及无辜。今兴改善政，易于覆手，而髡臣杜口，鉴畏前害，互相瞻顾

，莫肯正言。伏愿陛下暂留圣明，容受谏直，则前责可弭，后福必降。”

对奏，不省。

迁规弘农太守，封寿成亭侯，邑二百户，让封不受。再转为护羌校尉。熹平三年，以疾召还，未至，卒于谷城，年七十一。所着赋、铭、碑、赞、祷文、吊、章表、教令、书、檄、笺记，凡二十七篇。

论曰：孔子称“其言之不怍，则其为之也难”。察皇甫规之言，其心不怍哉！夫其审己则干禄，见贤则委位，故干禄不为贪，而委位不求让；称己不疑伐，而让人无惧情。故能功成于戎狄，身全于邦家也。

张奂字然明，敦煌*(酒)**[渊]*泉人也。父惇，为汉阳太守。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瑋，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后辟大将军梁冀府，乃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以疾去官，复举贤良，对策第一，擢拜议郎。

永寿元年，迁安定属国都尉。初到职，而南匈奴左薁鞬台耆、且渠伯德等七千余人寇美稷，东羌复举种应之，而奂壁唯有二百许人，闻即勒兵而出。军吏以为力不敌，叩头争止之。奂不听，遂进屯长城，收集兵士，遣将王贲招诱东羌，因据龟兹，使南匈奴不得交通东羌。诸豪遂相率与奂和亲，共击薁鞬等，连战破之。伯德惶恐，将其觶降，郡界以宁。

羌豪帅感奂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镡八枚。奂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豨；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金马还之。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奂正身絜己，威化大行。迁使匈奴中郎将。时休屠各及朔方乌桓并同反叛，烧度辽将军门，引屯赤坑，鞭火相望。兵觶大恐，各欲亡去。奂安坐帷中，与弟子讲诵自若，军士稍安。乃潜诱乌桓阴与和通，遂使斩屠各渠帅，袭破其觶。诸胡悉降。

延熹元年，鲜卑寇边，奂率南单于击之，斩首数百级。

明年，梁冀被诛，奂以故吏免官禁锢。奂与皇甫规友善，奂既被锢，凡诸交旧莫敢为言，唯规荐举前后七上。在家四岁，复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赋，率厉散败，常为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产子及与父母同月生者，悉杀之。奂示以义方，严加赏罚，风俗遂改，百姓生为立祠。举尤异，迁度辽将军。数载闲，幽、并清静。

九年春，征拜大司农。鲜卑闻奂去，其夏，遂招结南匈奴、乌桓数道入塞，或五六千骑，或三四千骑，寇掠缘边九郡，杀略百姓。秋，鲜卑复率八九千骑入塞，诱引东羌与共盟诅。于是上郡沈氏、安定先零诸种共寇武威、张掖，缘边大被其毒。朝廷以为忧，复拜奂为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

及度辽、乌桓二营，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赏赐甚厚。匈奴、乌桓闻免至，因相率还降，凡二十万口。免但诛其首恶，余皆慰纳之。唯鲜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东羌、先零五六千骑寇关中，围葭栩，掠云阳。夏，复攻没两营，杀千余人。冬，羌岸尾、摩螿等胁同种复钞三辅。免遣司马尹端、董卓并击，大破之，斩其酋豪，首虏万余人，三州清定。论功当封，免不事宦官，故赏遂不行，唯赐钱二十万，除家一人为郎。并辞不受，而愿徙属弘农华阴。旧制边人不得内移，唯免因功特听，故始为弘农人焉。

建宁元年，振旅而还。时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谋诛宦官，事泄，中常侍曹节等于中作乱，以免新征，不知本谋，矫制使免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围武。武自杀，蕃因见害。免迁少府，又拜大司农，以功封侯。免深病为节所卖，上书固让，封还印绶，卒不肯当。

明年夏，青蛇见于御坐轩前，又大风雨雹，霹雳拔树，诏使百僚各言灾应。免上疏曰：“臣闻风为号令，动物通气。木生于火，相须乃明。蛇能屈申，配龙腾蛰。顺至为休征，逆来为殃咎。阴气专用，则凝精为雹。故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或志宁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谗胜，并伏诛戮，海内默默，人怀震愤。昔周公葬不如礼，天乃动威。今武、蕃忠贞，未被明宥，妖眚之来，皆为此也。宜急为改葬，徙还家属。其从坐禁锢，一切蠲除。又皇太后虽居南居，而恩礼不接，朝臣莫言，远近失望。宜思大义顾复之报。”天子深纳免言，以问诸黄门常侍，左右皆恶之，帝不得自从。

转免太常，与尚书刘猛、刁翳、鞠良同荐王畅、李膺可参三公之选，而曹节等弥疾其言，遂下诏切责之。免等皆自囚廷尉，数日乃得出，并以三月俸赎罪。司隶校尉王寓，出于宦官，欲借宠公卿，以求荐举，百僚畏惮，莫不许诺，唯免独拒之。寓怒，因此遂陷以党罪，禁锢归田里。

免前为度辽将军，与段熲争击羌，不相平。及熲为司隶校尉，欲逐免归敦煌，将害之。

免忧惧，奏记谢熲曰：“小人不明，得过州将，千里委命，以情相归。足下仁笃，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复获邮书。恩诏分明，前以写白，而州期切促，郡县惶惧，屏营延企，侧待归命。父母朽骨，孤魂相托，若蒙乡怜，壹惠咳唾，则泽流黄泉，施及冥冥，非免生死所能报塞。夫无毛发之劳，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诚知言必见讥，然犹未能无望。何者？朽骨无益于人，而文王葬之；死马无所复用，而燕昭宝之。党同文、昭之德，岂不大哉！凡人之情，冤则呼天，穷则叩心。今呼天不闻，叩心无益，诚自伤痛。俱生圣世，独为匪人。孤微之人，无所告诉。如不哀怜，便为鱼肉。企心东望，无所复言。”熲虽刚猛，省书哀之，卒不忍也。时禁锢者多不能守静

，或死或徙。免闭门不出，养徒千人，着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

“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缟，酒一盂，而祝曰：‘瓠娄满篝，污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臣见其所持者狭，所求者奢，故笑。”于是王乃益以黄金千镒、白璧十双、车马百驷也。

‘此无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焉。’令吏以棺葬之。天下闻之，曰：‘文王贤矣，泽及朽骨，又况人乎。’”

‘臣闻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得，涓人言于君请求之，君遣焉。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乃以五百金买其首以报。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市死马而捐五百金乎？”对曰：“死马且市之，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不出僮年，千里马至者二。今王诚欲必致士，从隗始。

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于是王为隗筑宫而师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归燕焉。”免少立志节，尝与士友言曰：“大丈夫处世，当为国家立功边境。”及为将帅，果有勋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遗缣百匹。免恶卓为人，绝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遗命曰：“吾前后仕进，十要银艾，不能和光同尘，为谗邪所忌。

通塞命也，始终常也。但地底冥冥，长无晓期，而复缠以纆挠，牢以钉密，为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殒夕下，措尸灵默，幅巾而已。奢非晋文，俭非王孙，推情从意，庶无咎吝。”诸子从之。武威多为立祠，世世不绝。所着铭、颂、书、教、诫述、志、对策、章表二十四篇。

长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及弟昶，字文舒，并善草书，至今称传之。

初，免为武威太守，其妻怀孕，梦带免印绶登楼而歌。讯之占者，曰：“必将生男，复临兹邦，命终此数。”既而生子猛，以建安中为武威太守，杀刺史邯鄲商，州兵围之急，猛耻见擒，乃登楼自烧而死，卒如占云。

论曰：自鄆乡之封，中官世盛，暴恣数十年闲，四海之内，莫不切齿愤盈，愿投兵于其族。陈蕃、窦武奋义草谋，征会天下，名士有识所共闻也，而张免见欺竖子，扬戈以断忠烈。虽恨毒在心，辞爵谢咎。诗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段颍字纪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郑共叔段，西域都护会宗之从曾孙也。

颍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初举孝廉，为宪陵园丞、阳陵令，所在[有]能政。

迁辽东属国都尉。时鲜卑犯塞，颍即率所领驰赴之。既而恐贼惊去，乃使驿骑诈赍玺书诏颍，颍于道伪退，潜于还路设伏。虏以为信然，乃入追颍。颍因大

纵兵，悉斩获之。坐诈玺书伏重刑，以有功论司寇。刑竟，征拜议郎。

时太山、琅邪贼东郭夔、公孙举等聚觶三万人，破坏郡县，遣兵讨之，连年不克。永寿二年，桓帝诏公卿选将有文武者，司徒尹*(讼)**[颂]*荐颍，乃拜为中郎将。

击夔、举等，大破斩之，获首万余级，余党降散。封颍为列侯，赐钱五十万，除一子为郎中。

延熹二年，迁护羌校尉。会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种羌寇陇西、金城塞，颍将兵及湟中义从羌万二千骑出湟谷，击破之。追讨南度河，使军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悬索相引，复战于罗亭，大破之，斩其酋豪以下二千级，获生口万余人，虏皆奔走。

明年春，余羌复与烧何大豪寇张掖，攻没钜鹿坞，杀属国吏民，又招同种千余落，并兵晨奔颍军。颍下马大战，至日中，刀折矢尽，虏亦引退。颍追之，且口且行，昼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余日，遂至河首积石山，出塞二千余里，斩烧何大帅，首虏五千余人。又分兵击石城羌，斩首溺死者千六百人。烧当种九十余口诣颍降。又杂种羌屯聚白石，颍复进击，首虏三千余人。冬，勒姐、零吾种围允街，杀略吏民，颍排营救之，斩获数百人。

四年冬，上郡沉氏、陇西牢姐、乌吾诸种羌共寇并凉二州，颍将湟中义从讨之。

凉州刺史郭闾贪共其功，稽固颍军，使不得进。义从役久，恋乡旧，皆悉反叛。郭闾归罪于颍，颍坐征下狱，输作左校。羌遂陆梁，覆没营坞，转相招结，唐突诸郡，于是吏人守阙讼颍以千数。朝廷知颍为郭闾所诬，诏问其状。颍但谢罪，不敢言枉，京师称为长者。起于徒中，复拜议郎，迁并州刺史。时滇那等诸种羌五六千人寇武威、张掖、酒泉，烧人庐舍。六年，寇势转盛，凉州几亡。冬，复以颍为护羌校尉，乘驿之职。明年春，羌封僂、良多、滇那等酋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诣颍降。当煎、勒姐种犹自屯结。冬，颍将万余人击破之，斩其酋豪，首虏四千余人。

八年春，颍复击勒姐种，斩首四百余级，降者二千余人。夏，进军击当煎种于湟中，颍兵败，被围三日，用隐士樊志张策，潜师夜出，鸣鼓还战，大破之，首虏数千人。颍遂穷追，展转山谷闲，自春及秋，无日不战，虏遂饥困败散，北略武威闲。

颍凡破西羌，斩首二万三千级，获生口数万人，马牛羊八百万头，降者万余落。

封颍都乡侯，邑五百户。

永康元年，当煎诸种复反，合四千余人，欲攻武威，颍复追击于鸾鸟，大破之

，杀其渠帅，斩首三千余级，西羌于此弭定。

而东羌先零等，自覆没征西将军马贤后，朝廷不能讨，遂数寇扰三辅。其后度辽将军皇甫规、中郎将张奂招之连年，既降又叛。桓帝诏问颍曰：“先零东羌造恶反逆，而皇甫规、张奂各拥强觭，不时辑定。欲颍移兵东讨，未识其宜，可参思术略。”颍因上言曰：“臣伏见先零东羌虽数叛逆，而降于皇甫规者，已二万许落，善恶既分，余寇无几。今张奂踌躇久不进者，当虑外离内合，兵往必惊。且自冬践春，屯结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执，徒更招降，坐制强敌耳。

臣以为狼子野心，难以恩纳，执穷虽服，兵去复动。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耳。计东种所余三万余落，居近塞内，路无险折，非有燕、齐、秦、赵从横之执，而久乱并、凉，累侵三辅，西河、上郡，已各内徙，安定、北地，复至单危，自云中、五原，西至汉阳二千余里，匈奴、种羌，并口其地，是为汉疽伏疾，留滞胁下，如不加诛，转就滋大。今若以骑五千，步万人，车三千两，三冬二夏，足以破定，无虑用费为钱五十四亿。如此，则可令鬲羌破尽，匈奴长服，内徙郡县，得反本土。伏计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费耗若此，犹不诛尽，余孽复起，于兹作害。今不暂疲人，则永宁无期。臣庶竭驽劣，伏待节度。”帝许之，悉听如所上。

建宁元年春，颍将兵万余人，赍十五日粮，从彭阳直指高平，与先零诸种战于逢义山。虏兵盛，颍觭恐。颍乃令军中张镞利刃，长矛三重，挟以强弩，列轻骑为左右翼。沮怒兵将曰：“今去家数千里，进则事成，走必尽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觭皆应腾赴，颍驰骑于傍，突而击之，虏觭大溃，斩首八千余级，获牛马羊二十八万头。

时窦太后临朝，下诏曰：“先零东羌历载为患，颍前陈状，欲必埽灭。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当矢石，感厉吏士。曾未浹日，凶丑奔破，连尸积俘，掠获无算。洗雪百年之逋负，以慰忠将之亡魂。功用显著，朕甚嘉之。须东羌尽定，当并录功勤。今且赐颍钱二十万，以家一人为郎中。”口中藏府调金钱彩物，增助军费。拜颍羌将军。

夏，颍复追羌出桥门，至走马水上。寻闻虏在奢延泽，乃将轻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余里，晨及贼，击破之。余虏走向落川，复相屯结。颍乃分遣骑司马田晏将五千人出其东，假司马夏育将二千人绕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围晏等，晏等与战，羌溃走。颍急进，与晏等共追之于令鲜水上。颍士卒饥渴，乃勒觭推方夺其水，虏复散走。颍遂与相连缀，且口且引，及于灵武谷。颍乃被甲先登，士卒无敢后者。羌遂大败，口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茧。

既到泾阳，余寇四千落，悉散入汉阳山谷闲。时张奂上言：“东羌虽破，余种难尽，颍性轻果，虑负败难常。宜且以恩降，可无后悔。”诏书下颍。颍复上言：“臣本知东羌虽觮，而探弱易制，所以比陈愚虑，思为永宁之筭。而中郎将张奂，说虏强难破，宜用招降。圣朝明监，信纳瞽言，故臣谋得行，奂计不用。事执相反，遂怀猜恨。信叛羌之诉，饰润辞意，云臣兵累见折糒，又言羌一气所生，不可诛尽，山谷广大，不可空静，血流污野，伤和致灾。臣伏念周秦之际，戎狄为害，中兴以来，羌寇最盛，诛之不尽，虽降复叛。今先零杂种，累以反复，攻没县邑，剽略人物，发頔露尸，祸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诛。

昔邢为无道，鞞国伐之，师兴而雨。臣动兵涉夏，连获甘澍，岁时丰稔，人无疵疫。上占天心，不为灾伤；下察人事，觮和师克。自桥门以西，落川以东，故*(宫)**[官]*县邑，更相通属，非为深险绝域之地，车骑安行，无应折糒。案奂为汉吏，身当武职，驻军二年，不能平寇，虚欲修文戢戈，招降犷敌，诞辞空说，僭而无征。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赵充国徙令居内，煎当乱边，马援迁之三辅，始服终叛，至今为鲠。故远识之士，以为深忧。今傍郡户口单少，数为羌所创毒，而欲令降徒与之杂居，是犹种枳棘于良田，养虺蛇于室内也。故臣奉大汉之威，建长久之策，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规三岁之费，用五十四亿，今适健年，所耗未半，而余寇残烬，将向殄灭。臣每奉诏书，军不内御，愿卒斯言，一以任臣，臣时量宜，不失权便。”

二年，诏遣谒者冯禅说降汉阳散羌。颍以春农，百姓布野，羌虽暂降，而县官无廩，必当复为盗贼，不如乘虚放兵，执必殄灭。夏，颍自进营，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将五千人据其山上。羌悉觮攻之，厉声问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湟中义从羌悉在何面？今日欲决死生。”军中恐，晏等劝激兵士，殊死大战，遂破之。羌觮溃，东奔，复聚射虎谷，分兵守诸谷上下门。

颍规一举灭之，不欲复令散走，乃遣千人于西县结木为栅，广二十步，长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将七千人，衔枚夜上西山，结营穿塹，去虏一里许。又遣司马张恺等将三千人上东山。虏乃觉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颍自率步骑进击水上，羌濞走，因与恺等挟东西山，纵兵击破之，羌复败散。颍追至谷上下门穷山深谷之中，处处破之，斩其渠帅以下万九千级，获牛马驴骡毡裘庐帐什物，不可胜数。冯禅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汉阳、陇西三郡，于是东羌悉平。

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级，获牛马羊骡驴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费用四十四亿，军士死者四百余人。更封新丰县侯，邑万户。颍行军仁爱

，士卒疾病者，亲自瞻省，手为里创。在边十余年，未尝一日蓐寝。与将士同苦，故皆乐为死战。

三年春，征还京师，将秦胡步骑五万余人，及汗血千里马，生口万余人。诏遣大鸿胪持节慰劳于镐。军至，拜侍中。转执金吾河南尹。有盗发冯贵人冢，坐左转谏议大夫，再迁司隶校尉。

颍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贵，遂党中常侍王甫，枉诛中常侍郑飒、董腾等，增封四千户，并前万四千户。

明年，伐李咸为太尉，其冬病罢，复为司隶校尉。数岁，转颍川太守，征拜太中大夫。

光和二年，复代桥玄为太尉。在位月余，会日食自劾，有司举奏，诏收印绶，诣廷尉。时司隶校尉阳球奏诛王甫，并及颍，就狱中诘责之，遂饮鸩死，家属徙边。后中常侍吕强上疏，追讼颍功，灵帝诏颍妻子还本郡。

初，颍与皇甫威明、张然明，并知名显达，京师称为“凉州三明”云。

赞曰：山西多猛，“三明”偪踪。戎骖纠结，尘斥河、潼。规、免审策，亟遏器凶。文会志比，更相为容。段追两狄，束马县锋。纷纭腾突，谷静山空。

后汉书卷六十六 陈王列传 第五十六

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也。祖河东太守。蕃年十五，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蕃曰：“孺子何不洒埽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处世，当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

初仕郡，举孝廉，除郎中。遭母忧，口官行丧。服阕，刺史周景辟别驾从事，以谏争不合，投传而去。后公府辟举方正，皆不就。

太尉李固表荐，征拜议郎，再迁为乐安太守。时李膺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属城闻风，皆自引去，蕃独以清绩留。郡人周璆，高絮之士。前后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为置一榻，去则县之。璆字孟玉，临济人，有美名。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圣人制礼，贤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数，以其易黷故也。况乃寝宿埏藏，而孕育其中，诳时惑觴，诬污鬼神乎？”遂致其罪。

大将军梁冀威震天下，时遣书诣蕃，有所请托，不得通，使者诈求谒，蕃怒，笞杀之，坐左转修武令。稍迁，拜尚书。

时零陵、桂阳山贼为害，公卿议遣讨之，又诏下州郡，一切皆得举孝廉、茂才。

蕃上疏驳之曰：“昔高祖创业，万邦息肩，抚养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亦陛下赤子也。致令赤子为害，岂非所在贪虐，使其然乎？宜严口三府，隐

核牧守令长，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举奏，更选清贤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爱惠者，可不劳王师，而鬲贼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余人，三府掾属过限未除，但当择善而授之，简恶而去之。

岂烦一切之诏，以长请属之路乎！”以此忤左右，故出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宾客，士民亦畏其高。征为尚书令，送者不出郭门。

迁大鸿胪。会白马令李云抗疏谏，桓帝怒，当伏*[重]*诛。蕃上书救云，坐免归田里。

复征拜议郎，数日迁光禄勋。时封赏踰制，内宠猥盛，蕃乃上疏谏曰：“臣闻有事社稷者，社稷是为；有事人君者，容悦是为。今臣蒙恩圣朝，备位九列，见非不谏，则容悦也。夫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应分土，藩屏上国。高祖之约，非功臣不侯。而闻追录河南尹邓万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书令黄鉞先人之绝封，近习以非义授邑，左右以无功传赏，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纪其功，至乃一门之内，侯者数人，故纬象失度，阴阳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

臣知封事已行，言之无及，诚欲陛下从是而止。又比年收敛，十伤五六，万人饥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货计。鄙谚言‘盗不过五女门’，以女贫家也。今后宫之女，岂不贫国乎！是以倾宫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宫灾。且聚而不御，必生忧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狱以禁止奸违，官以称才理物。若法亏于平，官失其人，则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论，皆谓狱由怨起，爵以贿成。

夫不有臭秽，则苍蝇不飞。陛下宜采求失得，择从忠善。尺一选举，委尚书三公，使矚责诛赏，各有所归，岂不幸甚！”帝颇纳其言，为出宫女五百余人，但赐鉞爵关内侯，而万世南乡侯。

延熹六年，车驾幸广*(城)**[成]*校猎。蕃上疏谏曰：“臣闻人君有事于苑囿，唯仲秋西郊，顺时讲武，杀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违此，则为肆纵。故鯁陶戒舜‘无教逸游’，周公戒成王‘无盘于游田’。虞舜、成王犹有此戒，况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时，尚宜有节，况当今之世，有三空之口哉！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是谓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离散，是陛下焦心毁颜，坐以待旦之时也。岂宜扬旗曜武，骋心輿马之观乎！又*(前)*秋*[前]*多雨，民始种麦。今失其劝种之时，而令给驱禽除路之役，非贤圣恤民之意也。齐景公欲观于海，放乎琅邪，晏子为陈百姓恶闻旌旗輿马之音，举首颦眉之感，景公为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车辙马迹，祭公谋父为诵祈招之诗，以止其心。诚恶逸游之害人也。”

书奏不纳。

中常侍苏康、管霸等复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农刘佑、廷尉冯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为之抵罪。蕃因朝会，固理膺等，请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复，诚辞恳切。帝不听，因流涕而起。时小黄门赵津、南阳大猾张*(汜)**[泛]*等，奉事中官，乘執犯法，二郡太守刘□、成□考案其罪，虽经赦令，而并竟考杀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罪当□市。又山阳太守翟超，没入中常侍侯览财产，东海相黄浮，诛杀下邳令徐宣，超、浮并坐髡钳，输作左校。蕃与司徒刘矩、司空刘茂共谏请□、□、超、浮等，帝不悦。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复言。蕃乃独上疏曰：“臣闻齐桓修霸，务为内政；春秋于鲁，小恶必书。宜先自整□，后以及人。今寇贼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寝不能寐，食不能饱，实忧左右日亲，忠言以疏，内患渐积，外难方深。陛下超从列侯，继承天位。小家畜产百万之资，子孙尚耻愧失其先业，况乃产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轻忽乎？诚不爱己，不当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族，毒笮海内，天启圣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议，冀当小平。明鉴未远，覆车如昨，而近习之权，复相扇结。小黄门赵津、大猾张*(汜)**[泛]*等，肆行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刘□、南阳太守成□，纠而戮之。虽言赦后不当诛杀，原其诚心，在乎去恶。至于陛下，有何愾愾？而小人道长，营惑圣听，遂使天威为之发怒。如加刑鑿，已为过甚，况乃重罚，令伏欧刀乎！又前山阳太守翟超、东海相黄浮，奉公不挠，疾恶如讎，超没侯览财物，浮诛徐宣之罪，并蒙刑坐，不逢赦恕，览之从横，没财已幸；宣犯衅过，死有余辜。

昔丞相申屠嘉召责邓通，洛阳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从而请之，光武加以重赏，未闻二臣有专命之诛。而今左右鬻竖，恶伤党类，妄相交构，致此刑谴。闻臣是言，当复□诉。陛下深宜割塞近习豫政之源，引纳尚书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壹朝，简练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于上，地洽于下，休祲符瑞，岂远乎哉！陛下虽厌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强，敢以死陈。”帝得奏愈怒，竟无所纳。朝廷觴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弥甚，选举奏议，辄以中诏谴却，长*(吏)**[史]*已下多至抵罪。犹以蕃名臣，不敢加害。

□字文理，高唐人。□字幼平，陕人。并有经术称，处位敢直言，多所搏击，知名当时，皆死于狱中。

‘隐令寄政若何？’对曰：‘作内政而寄军令焉。’”

九年，李膺等以党事下狱考实。蕃因上疏极谏曰：“臣闻贤明之君，委心辅佐；

亡国之主，讳闻直辞。故汤武虽圣，而兴于伊吕；桀纣迷惑，亡在失人。

由此言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同体相须，共成美恶者也。伏见前司隶校尉

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昔武王克殷，表闾封墓，今陛下临政，先诛忠贤。遇善何薄？待恶何优？夫谗人似实，巧言如簧，使听之者惑，视之者昏。夫吉凶之眚，存乎识善；成败之机，在于察言。人君者，摄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维，举动不可以违圣法，进退不可以离道规。谬言出口，则乱及八方，何况髡无罪于狱，杀无辜于市乎！昔禹巡狩苍梧，见市杀人，下车而哭之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兴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茹菽不足。而宫女积于房掖，国用尽于罗罔，外戚私门，贪财受赂，所谓‘禄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数十年闲无复灾眚者，天所口也。天之于汉，恨恨无已，故殷勤示变，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实在修德。臣位列台司，忧责深重，不敢尸禄惜生，坐观成败。如蒙采录，使身首分裂，异门而出，所不恨也。”帝讳其言切，托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 轸宏诏定古文官书序曰：“秦既焚书，患苦天下不从所改更，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种瓜于骊山坑谷中温处，瓜实，诏博士说之，人人不同。”

乃令就视，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之，终乃无声。”今新丰县温汤处号愍儒乡。汤西有马谷，西岸有坑，古老相传以为秦坑儒处也。

永康元年，帝崩。窦后临朝，诏曰：“夫民生树君，使司牧之，必须良佐，以固王业。前太尉陈蕃，忠清直亮。其以蕃为太傅，录尚书事。”时新遭大丧，国嗣未立，诸尚书畏惧权官，托病不朝。蕃以书责之曰：“古人立节，事亡如存。

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诸君柰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默？于义不足，焉得仁乎！”诸尚书惶怖，皆起视事。灵帝即位，窦太后复优诏蕃曰：“盖矐功以劝善，表义以厉俗，无德不报，大雅所叹。太傅陈蕃，辅弼先帝，出内累年。忠孝之美，德冠本朝；蹇愕之操，华首弥固。今封蕃高阳乡侯，食邑三百户。”

蕃上疏让曰：“使者即臣庐，授高阳乡侯印绶，臣诚悼心，不知所裁。臣闻让，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盗以为名。窃惟割地之封，功德是为。臣孰自思省，前后历职，无它异能，合亦食禄，不合亦食禄。臣虽无素絜之行，窃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让，掩面就之，使皇天震怒，灾流下民，于臣之身，亦何所寄？顾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窦太后不许，蕃复固让，章前后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贵人为皇后。蕃以田氏卑微，窦族良家，争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窦后。及后临朝，故委用于蕃。蕃与后父大将军窦武，同心尽力，征用名贤，共参政事，天下之士，莫不

延颈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赵娆，旦夕在太后侧，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与共交构，谄事太后。太后信之，数出诏命，有所封拜，及其支类，多行贪虐。蕃常疾之，志诛中官，会窦武亦有谋。蕃自以既从人望而德于太后，必谓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闻言不直而行不正，则为欺乎天而负乎人。危言极意，则鬻凶侧目，祸不旋踵。钧此二者，臣宁得祸，不敢欺天也。今京师嚣嚣，道路諠哗，言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等与赵夫人诸女尚书并乱天下。附从者升进，忤逆者中伤。方今一朝鬻臣，如河中木耳，泛泛东西，耽禄畏害。陛下前始摄位，顺天行诛，苏康、管霸并伏其辜。是时天地清明，人鬼欢喜，柰何数月复纵左右？元恶大奸，莫此之甚。今不急诛，必生变乱，倾危社稷，其祸难量。愿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诸奸知臣疾之。”太后不纳，朝廷闻者莫不震恐。蕃因与窦武谋之，语在武传。及事泄，曹节等矫诏诛武等。蕃时年七十余，闻难作，将官属诸生八十余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门，攘臂呼曰：“大将军忠以卫国，黄门反逆，何云窦氏不道邪？”

王甫时出，与蕃相连，适闻其言，而让蕃曰：“先帝新□天下，山陵未成，窦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门三侯？又多取掖庭宫人，作乐饮燕，旬月之闲，费财亿计。大臣若此，是为道邪？公为栋梁，枉桡阿党，复焉求贼！”遂令收蕃。蕃拔□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围之数十重，遂执蕃送黄门北寺狱。黄门从官骆蹋蹶蕃曰：“死老魅！复能损我曹员数，夺我曹禀假不？”即日害之。

徙其家属于比景，宗族、门生、故吏皆斥免禁锢。

蕃友人陈留朱震，时为铨令，闻而□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于甘陵界中。事觉系狱，合门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后黄巾贼起，大赦党人，乃追还逸，官至鲁相。

震字伯厚，初为州从事，奏济阴太守单匡臧罪，并连匡兄中常侍车骑将军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谴超，超诣狱谢。三府谚曰：“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

论曰：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悖俗。而驱驰峻□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絜情志，违埃雾也。

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遯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际会，协策窦武，自谓万世一遇也。懔懔乎伊、望之业矣！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闲，数公之力也。

王允字子师，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为冠盖。同郡郭林宗尝见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与定交。

年十九，为郡吏。时小黄门晋阳赵津贪横放恣，为一县巨患，允讨捕杀之。而

津兄弟谄事宦官，因缘谮诉，桓帝震怒，征太守刘□，遂下狱死。允送丧还平原，终毕三年，然后归家。复还仕，郡人有路佛者，少无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补吏，允犯颜固争，球怒，收允欲杀之。刺史邓盛闻而驰传辟为别驾从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废□。

允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三公并辟，以司徒高第为侍御史。中平元年，黄巾贼起，特选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为从事，上除禁党。讨击黄巾别帅，大破之，与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等受降数十万。于贼中得中常侍张让宾客书疏，与黄巾交通，允具发其奸，以状闻。灵帝责怒让，让叩头陈谢，竟不能罪之。而让怀协忿怨，以事中允。明年，遂传下狱。

会赦，还复刺史。旬日闲，复以它罪被捕。司徒杨赐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乃遣客谢之曰：“君以张让之事，故一月再征。凶慝难量，幸为深计。”又诸从事好气决者，共流涕奉药而进之。允厉声曰：“吾为人臣，获罪于君，当伏大辟以谢天下，岂有乳药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槛车。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叹息。大将军何进、太尉袁隗、司徒杨赐共上疏请之曰：“夫内视反听，则忠臣竭诚；宽贤矜能，则义士厉节。是以孝文纳冯唐之说，

晋悼宥魏绛之罪。允以特选受命，诛逆抚顺，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勋，请加爵赏，而以奉事不当，当肆大戮。责轻罚重，有亏觴望。臣等备位宰相，不敢寝默。诚以允宜蒙三槐之听，以昭忠贞之心。”书奏，得以减死论。是冬大赦，而允独不在宥，三公咸复为言。至明年，乃得解释。是时宦者横暴，睚眦触死。允惧不免，乃变易名姓，转侧河内、陈留闲。

及帝崩，乃奔丧京师。时大将军何进欲诛宦官，召允与谋事，请为从事中郎，转河南尹。献帝即位，拜太仆，再迁守尚书令。

初平元年，代杨彪为司徒，守尚书令如故。及董卓迁都关中，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又集汉朝旧事所当施用者，一皆奏之。经籍具存，允有力焉。时董卓尚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

允矫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于危乱之中，臣主内外，莫不倚恃焉。

允见卓祸毒方深，篡逆已兆，密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公业等谋共诛之。乃上护羌校尉杨瓚行左将军事，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并将兵出武关道，以讨袁术为名，实欲分路征卓，而后拔天子还洛阳。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内瑞为仆射，瓚为尚书。

二年，卓还长安，录入关之功，封允为温侯，食邑五千户。固让不受。士孙瑞说允曰：“夫执谦守约，存乎其时。公与董卓并位俱封，而独崇高节，岂和光之道邪？”允纳其言，乃受二千户。

三年春，连雨六十余日，允与士孙瑞、杨瓚登台请霁，复结前谋。瑞曰：“自岁末以来，太阳不照，霖雨积时，月犯执法，彗孛仍见，昼阴夜阳，雾气交侵，此期应促尽，内发者胜。几不可后，公其图之。”允然其言，乃潜结卓将吕布，使为内应。会卓入贺，吕布因刺杀之。语在卓传。允初议赦卓部曲，吕布亦数劝之。既而疑曰：“此辈无罪，从其主耳。今若名为恶逆而特赦之，适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吕布又欲以卓财物班赐公卿、将校，允又不从。而素轻布，以口客遇之。布亦负其功劳，多自夸伐，既失意望，渐不相平。

允性刚棱疾恶，初惧董卓豺狼，故折节图之。卓既歼灭，自谓无复患难，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羈下不甚附之。

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凉州人，允议罢其军。或说允曰：“凉州人素惮袁氏而畏关东。今若一旦解兵*(关东)*，则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义真为将军，就领其觝，因使留陕以安抚之，而徐与关东通谋，以观其变。”允曰：“不然。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险屯陕，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甚不可也。”时百姓讹言，当悉诛凉州人，遂转相恐动。其在关中者，皆拥兵自守。更相谓曰：“丁彦思、蔡伯喈但以董公亲厚，并尚从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当复为鱼肉矣。”卓部曲将李傕、郭汜等先将兵在关东，因不自安，遂合谋为乱，攻围长安。城陷，吕布奔走。布驻马青琐门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临难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

初，允以同郡宋翼为左冯翊，王宏为右扶风。是时三辅民庶炽盛，兵谷富实，李傕等欲即杀允，惧二郡为患，乃先征翼、宏。宏遣使谓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征，明日俱族。计将安出？”翼曰：“虽祸福难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义兵鼎沸，在于董卓，况其党与乎！若举兵共讨君侧恶人，山东必应之，此转福为福之计也。”翼不从。宏不能独立，遂俱就征，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杀之。

允时年五十六。长子侍中盖、次子景、定及宗族十余人皆见诛害，唯兄子晨、陵得脱归乡里。天子感恻，百姓丧气，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赵戩口官营丧。

王宏字长文，少有气力，不拘细行。初为弘农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买爵位

者，虽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杀数十人，威动邻界。素与司隶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狱，种遂迫促杀之。宏临命诟曰：“宋翼竖儒，不足议大计。胡种乐人之祸，祸将及之。”种后眠辄见宏以杖击之，因发病，数日死。

后迁都于许，帝思允忠节，使改殡葬之，遣虎贲中郎将奉策吊祭，赐东园秘器，赠以本官印绶，送还本郡。封其孙黑为安乐亭侯，食邑三百户。

士孙瑞字君策，扶风人，颇有才谋。瑞以允自专讨董卓之劳，故归功不侯，所以获免于难。后为国三老、光禄大夫。每三公缺，杨彪、皇甫嵩皆让位于瑞。兴平二年，从驾东归，为乱兵所杀。

赵戡字叔茂，长陵人，性质正多谋。初平中，为尚书，典选举。董卓数欲有所私授，戡辄坚拒不听，言色强厉。卓怒，召将杀之，觐人悚栗，而戡辞貌自若。

卓悔，谢释之。长安之乱，容于荆州，刘表厚礼焉。及曹操平荆州，乃辟之，执戡手曰：“恨相见晚。”卒相国钟繇长史。

论曰：士虽以正立，亦以谋济。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权，伺其闲而赦其罪，当此之时，天子悬解矣。而终不以猜忤为衅者，知者本于忠义之诚也。故推卓不为失正，分权不为苟冒，伺闲不为狙诈。及其谋济意从，则归成于正也。

赞曰：陈蕃芜室，志清天纲。人谋虽缉，幽运未当。言观殄瘁，曷非云亡？子师图难，晦心倾节。功全元丑，身残余孽。时有隆夷，事亦工拙。

后汉书卷六十七 党锢列传 第五十七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言嗜恶之本同，而迁染之涂异也。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其志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与，节其所偏，虽情品万区，质文异数，至于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浇讹，王道陵缺，而犹假仁以效己，凭义以济功。举中于理，则强梁简气；片言违正，则暘台解情。盖前哲之遗尘，有足求者。

埴音植。

若犹未也，又将及难。君命无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恶，唯力是视，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无蒲、狄乎？”此为暘台解情也。并见左传。

霸德既衰，狙诈萌起。强者以决胜为雄，弱者以诈劣受屈。至有画半策而绾万金，开一说而锡琛瑞。或起徒步而仕执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饰巧驰辩，以要能钓利者，不期而景从矣。自是爱尚相夺，与时回变，其风不可留，其敝不能反。

及汉祖杖□，武夫□兴，宪令宽赊，文礼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陵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

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协术，所在雾会，至有石渠分争之论，党同伐异

之说，守文之徒，盛于时矣。

至王莽专伪，终于篡国，忠义之流，耻见纓纓，遂乃荣华丘壑，甘足枯槁。

虽中兴在运，汉德重开，而保身怀方，弥相慕袭，去就之节，重于时矣。

逮桓灵之闲，主荒政繆，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夫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

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

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亦委功曹岑晷，二郡又为谣曰：

“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但坐啸。”因此流言转入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矚重。学中语曰：“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

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是时桓帝乳母、中官贵人外亲张子禁，怙恃贵势，不畏法网，功曹岑晷劝使捕子禁付宛狱，笞杀之。桓帝征□，下狱死。宗资字叔都，南阳安觶人也。家代为汉将相名臣。祖父均，自有传。资少在京师，学孟氏易、欧阳尚书。举孝廉，拜议郎，补御史中丞、汝南太守。署范滂为功曹，委任政事，推功于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闻于海内”也。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谄其占。

成弟子牢修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其辞所连及陈寔之徒二百余人，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明年，尚书霍谡、城门校尉窦武并表为请，帝意稍解，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

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摽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为“八俊”。

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晷、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又张俭乡人朱并，承望中常侍侯览意旨，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以俭及□彬、褚凤、张肃、薛兰、冯禧、魏玄、徐干为“八俊”，田林、张隐、刘表、薛郁、王访、刘祗、宣靖、公绪恭为“八顾”，

朱楷、田盘、箠耽、薛敦、宋布、唐龙、嬴咨、宣曜为“八及”，刻石立墀，共为部党，而俭为之魁。灵帝诏刊章捕俭等。大长秋曹节因此讽有司奏捕前党故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翌、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余或先歿不及，或亡命获免。自此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

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大讼党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诏司隶、益州槛车收鸾，送槐里狱掠杀之。于是又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

光和二年，上禄长和海上言：“礼，从祖兄弟别居异财，恩义已轻，服属箠末。而今党人锢及五族，既乖典训之文，有谬经常之法。”帝览而悟之，党锢自从祖以下，皆得解释。

中平元年，黄巾贼起，中常侍吕强言于帝曰：“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帝惧其言，乃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其后黄巾遂盛，朝野崩离，纲纪文章荡然矣。

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谥存者，并载乎篇。陈蕃、窦武、王畅、刘表、度尚、郭林宗别有传。荀翌附祖淑传。张邈附吕布传。胡母班附袁绍传。王考字文祖，东平寿张人，冀州刺史；秦周字平王，陈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向字嘉景，鲁国人，郎中；王璋字伯仪，东莱曲城人，少府卿：位行并不显。翟超，山阳太守，事见陈蕃传，字及郡县未详。朱□，沛人，与杜密等俱死狱中。唯赵典名见而已。

刘淑字仲承，河闲乐成人也。祖父称，司隶校尉。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州郡礼请，五府连辟，并不就。永兴二年，司徒种暠举淑贤良方正，辞以疾。桓帝闻淑高名，切责州郡，使輿病诣京师。淑不得

已而赴洛阳，对策为天下第一，拜议郎。又陈时政得失，灾异之占，事皆效验。

再迁尚书，纳忠建议，多所补益。又再迁侍中、虎贲中郎将。上疏以为宜罢宦官，辞甚切直，帝虽不能用，亦不罪焉。以淑宗室之贤，特加敬异，每有疑事，常密谘问之。灵帝既位，宦官譖淑与窦武等通谋，下狱自杀。

李膺字符礼，颍川襄城人也。祖父修，安帝时为太尉。父益，赵国相。膺性简亢，无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陈寔为师友。

初举孝廉，为司徒胡广所辟，举高第，再迁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风□官。复征，再迁渔阳太守。寻转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转护乌桓校尉。鲜卑数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虏甚惮慑。以公事免官，还居纶氏，教授常千人。南阳樊陵求为门徒，膺谢不受。陵后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为节*[志]*者所羞。荀爽尝就谒膺，因为其御，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见慕如此。

永寿二年，鲜卑寇云中，桓帝闻膺能，乃复征为度辽将军。先是羌虏及疏勒、龟兹，数出攻钞张掖、酒泉、云中诸郡，百姓屡被其害。自膺到边，皆望风惧服，先所掠男女，悉送还塞下。自是之后，声振远域。

延熹二年征，再迁河南尹。时宛陵大姓羊元骕罢北海郡，臧罪狼藉，郡舍溷轩有奇巧，乃载之以归。膺表欲按其罪，元骕行赂宦竖，膺反坐输作左校。

初，膺与廷尉冯緄、大司农刘佑等共同心志，纠罚奸幸，緄、佑时亦得罪输作。

司隶校尉应奉上疏理膺等曰：“昔秦人观宝于楚，昭奚恤騶以骕贤；梁惠王玮其照乘之珠，齐威王荅以四臣。夫忠贤武将，国之心膂。窃见左校□刑徒前廷尉冯緄、大司农刘佑、河南尹李膺等，执法不挠，诛举邪臣，肆之以法，觴庶称宜。昔季孙行父亲逆君命，逐出莒仆，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今膺等投身强御，毕力致罪，陛下既不听察，而猥受譖诉，遂令忠臣同愆元恶。

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迩观听，为之叹息。夫立政之要，记功忘失，是以武帝舍安国于徒中，宣帝征张敞于亡命。緄前讨蛮荆，均吉甫之功。

佑数临督司，有不吐茹之节。膺着威幽、并，遗爱度辽。今三垂蠢动，王旅未振。易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乞原膺等，以备不虞。”书奏，乃悉免其刑。

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请就上位东面，子西南面，太宰子方次之，叶公子高次之，司马子反次之。’恤自居西面之□，称曰：‘客观楚国之宝器。所宝者，贤臣也。理百姓，实仓廩，使人各得其所，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诸侯，解忿悁之难，交两国之欢，使无兵革之忧，太宰子方在此。守封口，谨境

界，不侵邻国，邻亦不侵，叶公子高在此。理师旅，正兵戎，以当强敌，提袍鼓以动百万之觴，使皆赴汤火，蹈白刃，出万死不顾，司马子反在此。若怀霸王之余义，猎理乱之遗风，昭奚恤在此。惟大国所观。’秦使者瞿然无以对，恤遂摄衣而去。使反，言秦君曰：‘楚多贤臣，未可谋也。’”

舜举十六相，去四凶，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今行父虽未获一吉人，去一凶矣，于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见左传。

再迁，复拜司隶校尉。时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贪残无道，至乃杀孕妇，闻膺厉威严，惧罪逃还京师，因匿兄让弟舍，藏于合柱中。膺知其状，率将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让诉冤于帝，诏膺入殿，御亲临轩，诘以不先请便加诛辟之意。膺对曰：“昔晋文公执鞶成公归于京师，春秋是焉。

礼云公族有罪，虽曰宥之，有司执宪不从。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诚自知衅责，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克殄元恶，退就鼎镬，始生之愿也。”帝无复言，顾谓让曰：“此汝弟之罪，司隶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

罪定不定已可知矣。”何休注云：“归之于者，决辞也。”

是时朝庭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及遭党事，当考实膺等。案经三府，太尉陈蕃却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也，岂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于黄门北寺狱。膺等颇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惧，请帝以天时宜赦，于是大赦天下。膺免归乡里，居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

及陈蕃免太尉，朝野属意于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祸，欲令屈节以全乱世，为书贻曰：“久废过庭，不闻善诱，陟岵瞻望，惟日为岁。知以直道不容于时，悦山乐水，家于阳城。道近路夷，当即聘问，无状婴疾，阙于所仰。顷闻上帝震怒，贬黜鼎臣，人鬼同谋，以为天子当贞观二五，利见大人，不谓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扬辉，□和取同。方今天地气闭，大人休否，智者见险，投以远害。虽匪人望，内合私愿。想甚欣然，不为恨也。愿怡神无事，偃息衡门，

任其飞沉，与时抑扬。”顷之，帝崩。陈蕃为太傅，与大将军窦武共秉朝政，连谋诛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为长乐少府。及陈、窦之败，膺等复废。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

后张俭事起，收捕钩党，乡人谓膺曰：“可去矣。”对曰：“事不辞难，罪不

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乃诣诏狱。考死，妻子徙边，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

“合诸侯以为荣也。杨干为戮，何辱如之？必杀魏绛，无失也。”对曰：“绛无贰志，事君不避难，有罪不逃刑，其将来辞，何辱命焉！”

时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顾为膺门徒，而未有录牒，故不及于谴。毅乃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夺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时人义之。

膺子瓚，位至东平相。初，曹操微时，瓚异其才，将没，谓子宣等曰：“时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吾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诸子从之，并免于乱世。

杜密字周甫，颍川阳城人也。为人沉质，少有厉俗志。为司徒胡广所辟，稍迁代郡太守。征，三迁太山太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为令长有奸恶者，辄捕案之。行春到高密县，见郑玄为乡佐，知其异器，即召署郡职，遂遣就学。

后密去官还家，每谒守令，多所陈托。同郡刘胜，亦自蜀郡告归乡里，闭门埽轨，无所干及。太守王昱谓密曰：“刘季陵清高士，公卿多举之者。”密知昱激己，对曰：“刘胜位为大夫，见礼上宾，而知善不荐，闻恶无言，隐情惜己，自同寒蝉，此罪人也。今志义力行之贤而密达之，违道失节之士而密纠之，使明府赏刑得中，令问休扬，不亦万分之一乎？”昱鼻服，待之弥厚。后桓帝征拜尚书令，迁河南尹，转太仆。党事既起，免归本郡，与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时人亦称“李杜”焉。后太傅陈蕃辅政，复为太仆。明年，坐党事被征，自杀。

刘佑字伯祖，中山安国人也。安国后别属博陵。佑初察孝廉，补尚书侍郎，闲练故事，文札强辨，每有奏议，应对无滞，为僚类所归。

除任城令，兖州举为尤异，迁扬州刺史。是时会稽太守梁昱，大将军冀之从弟也。佑举奏其罪，昱坐征。复迁佑河东太守。时属县令长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佑到，黜其权强，平理冤结，政为三河表。

再迁，延熹四年，拜尚书令，又出为河南尹，转司隶校尉。时权贵子弟罢州郡还入京师者，每至界首，辄改易舆服，隐匿财宝，威行朝廷。

拜宗正，三转大司农。时中常侍苏康、管霸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民庶穷困，州郡累气。佑移书所在，依科品没入之。桓帝大怒，论佑输左校。

后得赦出，复历三卿，辄以疾辞，乞骸骨归田里。诏拜中散大夫，遂杜门绝筮。

每三公缺，朝廷皆属意于佑，以潜毁不用。延笃贻之书曰：“昔太伯三让，人

无德而称焉。延陵高揖，华夏仰风。吾子怀蘧氏之可卷，体宁子之如愚，微妙玄通，冲而不盈，蔑三光之明，未暇以天下为事，何其劬与！”

魏朗字少英，会稽上虞人也。少为县吏。兄为乡人所杀，朗白日操刃报讎于县中，遂亡命到陈国。从博士郗仲信学春秋图纬，又诣太学受五经，京师长者李膺之徒争从之。

初辟司徒府，再迁彭城令。时中官子弟为国相，多行非法，朗与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会九真贼起，乃共荐朗为九真都尉。到官，黜厉吏兵，讨破鬪贼，斩首二千级。桓帝美其功，征拜议郎。顷之，迁尚书。屡陈便宜，有所补益。出为河内太守，政称三河表。尚书令陈蕃荐朗公忠亮直，宜在机密，复征为尚书。会被党议，免归家。

朗性矜严，闭门整法度，家人不见憧容。后窦武等诛，朗以党被急征，行至牛渚，自杀。著书数篇，号魏子云。

夏馥字子治，陈留圉人也。少为书生，言行质直。同县高氏、蔡氏并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门不与交通，由是为豪姓所仇。桓帝初，举直言，不就。

馥虽不交时宦，然以声名为中官所惮，遂与范滂、张俭等俱被诬陷，诏下州郡，捕为党魁。

及俭等亡命，经历之处，皆被收考，辞所连引，布簪天下。馥乃顿足而叹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何以生为！”乃自翦须变形，入林虑山中，隐匿姓名，为冶家佣。亲突烟炭，形貌毁瘁，积二三年，人无知者。后馥弟静，乘车马，载缣帛，追之于涅阳市中。遇馥不识，闻其言声，乃觉而拜之。馥避不与语，静追随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静曰：“吾以守道疾恶，故为权宦所陷。且念营苟全，以庇性命，弟柰何载物相求，是以祸见追也。”

明旦，别去。党禁未解而卒。

宗慈字孝初，南阳安酺人也。举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征，不就。后为修武令。时太守出自权豪，多取货赂，慈遂口官去。征拜议郎，未到，道疾卒。南阳鬪士皆重其义行。

巴肃字恭祖，勃海高城人也。初察孝廉，历慎令、贝丘长，皆以郡守非其人，辞病去。辟公府，稍迁拜议郎。与窦武、陈蕃等谋诛阹宦，武等遇害，肃亦坐党禁锢。中常侍曹节后闻其谋，收之。肃自载诣县，县令见肃，入合解印绶与俱去。肃曰：“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贾琮刊石立铭以记之。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光禄四行。

时冀州饥荒，盗贼鬲起，乃以滂为清诏使，案察之。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风解印绶去。其所举奏，莫不厌塞觭议。迁光禄勋主事。时陈蕃为光禄勋，滂执公仪诣蕃，蕃不止之，滂怀恨，投版口官而去。

郭林宗闻而让蕃曰：“若范孟博者，岂宜以公礼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无自取不优之议也？”蕃乃谢焉。

复为太尉黄琼所辟。后诏三府掾属举谣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尚书责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对曰：“臣之所举，自非叨秽奸暴，深为民害，岂以污简札哉！闲以会日迫促，故先举所急，其未审者，方更参实。臣闻农夫去草，嘉谷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贰，甘受显戮。”吏不能诘。滂鬻时方艰，知意不行，因投劾去。

顷者举谣言，掾属令史都会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状云何，善者同声称之，不善者默尔衔枚。”

太守宗资先闻其名，请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职，严整疾恶。其有行违孝悌，不轨仁义者，皆埽筲斥逐，不与共朝。显荐异节，抽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颂，公族子孙，而为乡曲所口，中常侍唐衡以颂请资，资用为吏。滂以非其人，寝而不召。资迁怒，捶书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犹以利刃齿腐朽。今日宁受笞死，而滂不可违。”资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归怨，乃指滂之所用以为“范党”。

后牢修诬言钩党，滂坐系黄门北寺狱。狱吏谓曰：“凡坐系皆祭鯁陶。”滂曰：“鯁陶贤者，古之直臣。知滂无罪，将理之于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觭人由此亦止。狱吏将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婴病，乃请先就格，遂与同郡袁忠争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诘，滂等皆三木囊头，暴于阶下。余人在前，或对或否，滂、忠于后越次而进。王甫诘曰：“君为人臣，不惟忠国，而共造部党，自相矚举，评论朝廷，虚构无端，诸所谋结，并欲何为？皆以情对，不得隐饰。”滂对曰：“臣闻仲尼之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

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谓王政之所愿闻，不悟更以为党。”甫曰：“卿更相拔举，迭为唇齿，有不合者，见则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

甫愍然为之改容。乃得并解桎梏。

滂后事释，南归。始发京师，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两。同囚乡人殷陶、黄穆，亦免俱归，并辔侍于滂，应对宾客。滂顾谓陶等曰：“今子相随，是重吾祸也。”遂遁还乡里。

初，滂等系狱，尚书霍谡理之。及得免，到京师，往候谡而不为谢。或有让滂者。对曰：“昔叔向婴罪，祁奚救之，未闻羊舌有谢恩之辞，祁老有自伐之色。”

竟无所言。

建宁二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闭传舍，伏默而泣。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

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

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

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

论曰：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慕，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子曰：“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尹勋字伯元，河南巩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为司徒，兄颂为太尉，宗族多居贵位者，而勋独持清操，不以地势尚人。州郡连辟，察孝廉，三迁邯郸令，政有异馥。后举高第，五迁尚书令。及桓帝诛大将军梁冀，勋参建大谋，封都乡侯。迁汝南太守。上书解释范滂、袁忠等党议禁锢。寻征拜将作大匠，转大司农。坐窦武等事，下狱自杀。

蔡衍字孟喜，汝南项人也。少明经讲授，以礼让化乡里。乡里有争讼者，辄诣衍决之，其所平处，皆曰无怨。

举孝廉，稍迁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托其弟恭举茂才，衍不受，乃收瑗书者案之。又劾奏河闲相曹鼎臧罪千万。鼎者，中常侍腾之弟也。腾使大将军梁冀为书请之，衍不荅，鼎竟坐输作左校。乃征衍拜议郎、符节令。梁冀闻衍贤，请欲相见，衍辞疾不往，冀恨之。时南阳太守成□等以收纠宦官考廷尉，衍与议郎刘瑜表救之，言甚切厉，坐免官还家，杜门不出。灵帝即位，*(征)**[复]*拜议郎，会病卒。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家世冠族。陟少清直有学行，举孝廉，辟太尉李固府，举高第，拜侍御史。会固被诛，陟以故吏禁锢历年。复举高第，再迁冀州刺史。奏案贪浊，所在肃然。又再迁虎贲中郎将、城门校尉，三迁尚书令。时太尉张颢、司徒樊陵、大鸿胪郭防、太仆曹陵、大司农冯方并与宦竖相姻私

，公行货赂，并奏罢黜之，不纳。以前太尉刘宠、司隶校尉许冰、幽州刺史杨熙、凉州刺史刘恭、益州刺史庞艾清亮在公，荐举升进。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计日受奉，常食干饭茹菜，禁制豪右，京师惮之。会党事起，免官禁锢，卒于家。

张俭字符节，山阳高平人，赵王张耳之后也。父成，江夏太守。俭初举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谢病不起。

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请为东部督邮。时中常侍侯览家在防东，残暴百姓，所不为不轨。俭举劾览及其母罪恶，请诛之。览遏绝章表，并不得通，由是结仇。

乡人朱并，素性佞邪，为俭所口，并怀怨恚，遂上书告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刊章讨捕。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兼容。

后流转东莱，止李笃家。外黄令毛钦操兵到门，笃引钦谓曰：“张俭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纵俭可得，宁忍执之乎？”钦因起抚笃曰：“蘧伯玉耻独为君子，足下如何自专仁义？”笃曰：“笃虽好义，明廷今日载其半矣。”钦叹息而去。笃因缘送俭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

中平元年，党事解，乃还乡里。大将军、三公并辟，又举敦朴，公车特征，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献帝初，百姓饥荒，而俭资计差温，乃倾竭财产，与邑里共之，赖其存者以百数。

建安初，征为卫尉，不得已而起。俭见曹氏世德已萌，乃阖门悬车，不豫政事。

岁余卒于许下。年八十四。

论曰：昔魏齐违死，虞卿解印；季布逃亡，朱家甘罪。而张俭见怒时王，颠沛假命，天下闻其风者，莫不怜其壮志，而争为之主。至乃捐城委爵、破族屠身，盖数十百所，岂不贤哉！然俭以区区一掌，而欲独堙江河，终婴疾甚之乱，多见其不知量也。

岑晷字公孝，南阳棘阳人也。父*(像)**[豫]*，为南郡太守，以贪叨诛死。晷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以有道见征，宾客满门，以晷非良家子，不肯见。晷留门下数日，晚乃引入。慈与语，大奇之，遂将俱至洛阳，因诣太学受业。

晷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为友，李膺、王畅称其有干国器，虽在闾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太守弘农成□下车，欲振威严，闻晷高名，请为功曹，又以张牧为中贼曹吏。□委心晷、牧，矚善纠违，肃清朝府。宛有富贾张泛者，桓帝美人之外亲，善巧雕镂玩好之物，颇以赂遗中官，以此并得显位，恃

其伎巧，用執纵横。啗与牧劝口收捕泛等，既而遇赦，啗竟诛之，并收其宗族宾客，杀二百余人，后乃奏闻。于是中常侍侯览使泛妻上书讼其冤。帝大震怒，征口，下狱死。啗与牧亡匿齐鲁之闲。会赦出。后州郡察举，三府交辟，并不就。及李、杜之诛，因复逃窜，终于江夏山中云。

陈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隶校尉。翔少知名，善交结。察孝廉，太尉周景辟举高第，拜侍御史。时正旦朝贺，大将军梁冀威仪不整，*[翔]*奏冀恃贵不敬，请收案罪，时人奇之。迁定襄太守，征拜议郎，迁扬州刺史。举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吴郡太守徐参在职贪秽，并征诣廷尉。参，中常侍璜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征拜议郎，补御史中丞。坐党事考黄门北寺狱，以无验见原，卒于家。

孔昱字符世，鲁国鲁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时历九卿，封驩成侯。自霸至昱，爵位相系，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昱少习家学，大将军梁冀辟，不应。太尉举方正，对策不合，乃辞病去。后遭党事禁锢。灵帝即位，公车征拜议郎，补洛阳令，以师丧口官，卒于家。

苑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也。少受业太学，与郭林宗亲善。举孝廉，再迁颍阴令，有能黠。

迁太山太守。郡内豪姓多不法，康至，奋威怒，施严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请夺人田宅，皆遽还之。

是时山阳张俭杀常侍侯览母，案其宗党宾客，或有进匿太山界者，康既常疾阉官，因此皆穷相收掩，无得遗脱。览大怨之，诬康与兖州刺史第五种及都尉壶嘉诈上贼降，征康诣廷尉狱，减死罪一等，徙日南。颍阴人及太山羊陟等诣阙为讼，乃原还本郡，卒于家。

□□字文有，山阳瑕丘人也。少为诸生，家贫而志清，不受乡里施惠。举孝廉，连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远方至者常数百人。桓帝时，博士征，不就。灵帝即位，太尉黄琼举方正，对策合时宜，再迁议郎，补蒙令。以郡守非其人，口官去。家无产业，子孙同衣而出。年八十，卒于家。刘儒字叔林，东郡阳平人也。郭林宗常谓儒口讷心辩，有珪璋之质。

察孝廉，举高第，三迁侍中。桓帝时，数有齷异，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条，极言得失，辞甚忠切。帝不能纳，出为任城相。顷之，征拜议郎。会窦武事，下狱自杀。

贾彪字伟节，颍川定陵人也。少游京师，志节慷慨，与同郡荀爽齐名。

初仕州郡，举孝廉，补新息长。小民困贫，多不养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城南有盗劫害人者，北有妇人杀子者，彪出案发，而掾吏欲引南。

彪怒曰：“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案验

其罪。城南贼闻之，亦面缚自首。数年闲，人养子者千数，金曰“贾父所长”，生男名为“贾子”，生女名为“贾女”。

延熹九年，党事起，太尉陈蕃争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复言。彪谓同志曰：

“吾不西行，大祸不解。”乃入洛阳，说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霍谡，武等讼之，桓帝以此大赦党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贾生之谋也。”

先是岑晷以党事逃亡，亲友多匿焉，彪独闭门不纳，时人望之。彪曰：“传言‘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公孝以要君致衅，自遗其咎，吾以不能奋戈相待，反可容隐之乎？”于是咸服其裁正。

以党禁锢，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并有高名，而彪最优，故天下称曰“贾氏三虎，伟节最怒”。

何颙字伯求，南阳襄乡人也。少游学洛阳。颙虽后进，而郭林宗、贾伟节等与之相好，显名太学。友人虞伟高有父雠未报，而笃病将终，颙往候之，伟高泣而诉。颙感其义，为复雠，以头齧其墓。

及陈蕃、李膺之败，颙以与蕃、膺善，遂为宦官所陷，乃变姓名，亡匿汝南闲。

所至皆亲其豪桀，有声荆豫之域。袁绍慕之，私与往来，结为奔走之友。

是时党事起，天下多离其难，颙常私入洛阳，从绍计议。其穷困闭口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全免者甚觴。

及党锢解，颙辟司空府。每三府会议，莫不推颙之长。累迁。及董卓秉政，逼颙以为长史，托疾不就，乃与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谋卓。会爽薨，颙以它事为卓所系，忧愤而卒。初，颙见曹操，叹曰：“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操以是嘉之。尝称“颍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为尚书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颙尸，而葬之爽之顷傍。

赞曰：渭以泾浊，玉以砾贞。物性既区，嗜恶从形。兰蕙无并，销长相倾。徒恨芳膏，煎灼灯明。

后汉书卷六十八 郭符许列传 第五十八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贫贱。早孤，母欲使给事县廷。

林宗曰：“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遂辞。就成颉屈伯彦学，三年业毕，博通坟籍。善谈论，美音制。乃游于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林宗唯与李膺同舟而济，觴宾望之，以为神仙焉。言县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

司徒黄琼辟，太常赵典举有道。或劝林宗仕进者，对曰：“吾夜观干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遂并不应。性明知人，好黜训士类。身長八尺，容貌魁伟，襞衣博带，周游郡国。尝于陈梁闲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皆如此。或问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隐不违亲，

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后遭母忧，有至孝称。林宗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宦官口政而不能伤也。

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遂闭门教授，弟子以千数。

建宁元年，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为阉人所害，林宗哭之于野，恸。既而叹曰：

“‘人之云亡，邦国殄瘁’。‘瞻乌爰止，不知于谁之屋’耳。”

明年春，卒于家，时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余人，皆来会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为其文，既而谓涿郡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鼻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

其黜拔士人，皆如所鉴。后之好事，或附益增张，故多华辞不经，又类卜相之书。今录其章章效于事者，着之篇末。

左原者，陈留人也。为郡学生，犯法见斥。林宗尝遇诸路，为设酒肴以慰之。谓曰：“昔颜涿聚梁甫之巨盗，段干木晋国之大狙，卒为齐之忠臣，魏之名贤。

蘧瑗、颜回尚不能无过，况其余乎？慎勿恚恨，责躬而已。”原纳其言而去。或有讥林宗不绝恶人者。

对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乱也。”原后忽更怀忿，结客欲报诸生。其日林宗在学，原愧负前言，因遂罢去。后事露，觐人咸谢服焉。茅容字季伟，陈留人也。年四十余，耕于野，时与等辈避雨树下，觐皆夷踞相对，容独危坐愈恭。林宗行见之而奇其异，遂与共言，因请寓宿。旦日，容杀鸡为馔，林宗谓为己设，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与客同饭。林宗起拜之曰：“卿贤乎哉！”因劝令学，卒以成德。

孟敏字叔达，钜鹿杨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顾而去。林宗见而问其意。对曰：“甑以破矣，视之何益？”林宗以此异之，因劝令游学。十年知名，三公俱辟，并不屈云。

庾乘字世游，颍川鄢陵人也。少给事县廷为门士。林宗见而拔之，劝游学*(官)**[官]*，遂为诸生佣。后能讲论，自以卑第，每处下坐，诸生博士皆就讎问，由是学中以下坐为贵。后征辟并不起，号曰“征君”。

宋果字仲乙，扶风人也。性轻悍，□与人报讎，为郡县所疾。林宗乃训之义方，惧以祸败。果感悔，叩头谢负，遂改节自□。后以烈气闻，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化。

贾淑字子厚，林宗乡人也。虽世有冠冕，而性险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忧，淑来修吊，既而钜鹿孙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贤而受恶人吊，心怪之，不进而去。林宗追而谢之曰：“贾子厚诚实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乡，故吾许其进也。”

淑闻之，改过自厉，终成善士。乡里有忧患者，淑辄倾身营救，为州闾所称。后果以论议阿枉败名云。

黄允字子艾，济阴人也。以隸才知名。林宗见而谓曰：“卿有绝人之才，足成伟器。然恐守道不笃，将失之矣。”后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婚，见允而叹曰：“得驛如是足矣。”允闻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妇谓姑曰：“今当见□，方与黄氏长辞，乞一会亲属，以展离诀之情。”于是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妇中坐，攘袂数允隐匿秽恶十五事，言毕，登车而去。允以此废于时。

谢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与陈留边让并善谈论，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尝不连日达夜。林宗谓门人曰：“二子英才有余，而并不入道，惜乎！”甄后不拘细行，为时所毁。让以轻侮曹操，操杀之。

王柔字叔优，弟泽，字季道，林宗同郡晋阳县人也。兄弟总角共候林宗，以访才行所宜。林宗曰：“叔优当以仕进显，季道当以经术通，然违方改务，亦不能至也。”后果如所言，柔为护匈奴中郎将，泽为代郡太守。

又识张孝仲刍牧之中，知范特祖邮置之役，召公子、许伟康并出屠酤，司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长信、王长文、韩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云中丘季智、郝礼真等六十人，并以成名。

论曰：庄周有言，人情险于山川，以其动静可识，而沉阻难征。故深厚之性，诡于情貌；“则哲”之鉴，惟帝所难。而林宗雅俗无所失，将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逊言危行，终亨时晦，恂恂善导，使士慕成名，虽墨、孟之徒，不能绝也。

符融字伟明，陈留浚仪人也。少为都官吏，耻之，委去。后游太学，师事少府李膺。膺风性高简，每见融，辄绝它宾客，听其言论。融幅巾奋袂，谈辞如云，膺每捧手叹息。郭林宗始入京师，时入莫识，融一见嗟服，因以介于李膺，由是知名。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耀上京，卧托养疾，无所通接。

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名，坐门问疾，犹不得见。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学，并见李膺曰：“二子行

业无闻，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问疾，王臣坐门。融恐其小道破义，空誉违实，特宜察焉。”膺然之。

二人自是名论渐衰，宾徒稍省，旬日之闲，鼻叹逃去。后果为轻薄子，并以罪废口。

融益以知名。州郡礼请，举孝廉，公府连辟，皆不应。太守冯岱有名称，到官，请融相见。融一往，荐达郡士范冉、韩卓、孔口等三人，因辞病自绝。会有党事，亦遭禁锢。

腊日，奴窃食祭其先，卓义其心，即日免之。”

妻亡，贫无殡敛，乡人欲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口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

融同郡田盛，字仲向，与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优游不仕，并以寿终。

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人也。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若樊子昭、和阳士者，并显名于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

初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闻子将为吏，莫不改操饰行。同郡袁绍，公族豪侠，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将入郡界，乃谢遣宾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遂以单车归家。

劭尝到颍川，多长者之游，唯不候陈寔。又陈蕃丧妻还葬，乡人*(必)**[毕]*至，而劭独不往。或问其故，劭曰：“太后道广，广则难周；仲举性峻，峻则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

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

劭从祖敬，敬子训，训子相，并为三公，相以能谄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数遣请劭。劭恶其薄行，终不候之。

劭邑人李逵，壮直有高气，劭初善之，而后为隙，又与从兄靖不睦，时议以此少之。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司空杨彪辟，举方正、敦朴，征，皆不就。或劝劭仕，对曰：“方今小人道长，王室将乱，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广陵。徐州刺史陶谦礼之甚厚。

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声名，内非真正。待吾虽厚，其执必薄。不如去之。”遂复投扬州刺史刘繇于曲阿。其后陶谦果捕诸寓士。及孙策平吴，劭与繇南奔豫章而卒，时年四十六。

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称平舆渊有二龙焉。

赞曰：林宗怀宝，识深甄藻。明发周流，永言时道。符融鉴真，子将人伦。守

节好耻，并亦逡巡。

后汉书卷六十九 窦何列传 第五十九

窦武字游平，扶风平陵人，安丰戴侯融之玄孙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经行著称，常教授于大泽中，不交时事，名显关西。

延熹八年，长女选入掖庭，桓帝以为贵人，拜武郎中。其冬，贵人立为皇后，武迁越骑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户。明年冬，拜城门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时羌蛮寇难，岁俭民饥，武得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及载肴粮于路，口施贫民。兄子绍，为虎贲中郎将，性篋简奢侈。武每数切厉相戒，犹不觉悟，乃上书求退绍位，又自责不能训导，当先受罪。由是绍更遵节，大小莫敢违犯。

时国政多失，内官专宠，李膺、杜密等为党事考逮。永康元年，上疏谏曰：“臣闻明主不讳讥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实；忠臣不恤谏争之患，以畅万端之事。是以君臣并熙，名奋百世。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岂敢怀禄逃罪，不竭其诚！陛下初从藩国，爰登圣祚，天下逸豫，谓当中兴。自即位以来，未闻善政。梁、孙、寇、邓虽或诛灭，而常侍黄门续为祸虐，欺罔陛下，竞行谲诈，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奸臣日强。伏寻西京放恣王氏，佞臣执政，终丧天下。今不虑前事之失，复循覆车之轨，臣恐二世之难，必将复及，赵高之变，不朝则夕。

近者奸臣牢修，造设党议，遂收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连及数百人，旷年拘录，事无嗟验。臣惟膺等建忠抗节，志经王室，此诚陛下稷、□、伊、吕之佐，而虚为奸臣贼子之所诬枉，天下寒心，海内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时见理出，以厌人鬼喁喁之心。臣闻古之明君，必须贤佐，以成政道。今台阁近臣，尚书令陈蕃，仆射胡广，尚书朱□、荀緄、刘佑、魏朗、刘矩、尹勋等，皆国之贞士，朝之良佐。尚书郎张陵、妫皓、苑康、杨乔、边韶、戴恢等，文质彬彬，明达国典。内外之职，髡才并列。而陛下委任近习，专树饕餮，外典州郡，内干心膺。宜以次贬黜，案罪纠罚，抑夺宦官欺国之封，案其无状诬罔之罪，信任忠良，平决臧否，使邪正毁誉，各得其所，宝爱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征可消，天应可待。闲者有嘉禾、芝草、黄龙之见。夫瑞生必于嘉士，福至实由善人，在德为瑞，无德为鬻。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称庆。”书奏，因以病上还原城门校尉、槐里侯印绶。帝不许，有诏原李膺、杜密等，自黄门北寺、若卢、都内诸狱，系囚罪轻者皆出之。

其冬帝崩，无嗣。武召侍御史河闲刘儵，参问其国中王子侯之贤者，儵称解渚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征立之，是为灵帝。拜武为大将军，常居禁中。帝既

立，论定策功，更封武为闻喜侯；子机渭阳侯，拜侍中；兄子绍鄂侯，迁步兵校尉；绍弟靖西乡侯，为侍中，监羽林左骑。

武既辅朝政，常有诛翦宦官之意，太傅陈蕃亦素有谋。时共会朝堂，蕃私谓武曰：“中常侍曹节、王甫等，自先帝时操弄国权，浊乱海内，百姓匈匈，归咎于此。今不诛节等，后必难图。”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于是引同志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又征天下名士废黜者前司隶李膺、宗正刘猛、太仆杜密、庐江太守朱口等，列于朝廷；请前越雋太守荀翌为从事中郎，辟颍川陈寔为属：共定计策。于是天下雄俊，知其风旨，莫不延颈企踵，思奋其智力。

会五月日食，蕃复说武曰：“昔萧望之困一石显，近者李、杜诸公祸及妻子，况今石显数十辈乎！蕃以八十之年，欲为将军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罢宦官，以塞天变。又赵夫人及女尚书，旦夕乱太后，急宜退绝。惟将军虑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黄门、常侍但当给事省内，典门户，主近署财物耳。今乃使与政事而任权重，子弟布列，专为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诛废，以清朝廷。”太后曰：“汉来故事世有，但当诛其有罪，岂可尽废邪？”时中常侍管霸颇有才略，专制省内。武先白诛霸及中常侍苏康等，竟死。武复数白诛曹节等，太后允豫未忍，故事久不发。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刘瑜素善天官，恶之，上书皇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驂，上将星入太微，其占宫门当闭，将相不利，奸人在主傍。愿急防之。”又与武、蕃书，以星辰错缪，不利大臣，宜速断大计。武、蕃得书将发，于是以朱口为司隶校尉，刘佑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令。武乃奏免黄门令魏彪，以所亲小黄门山冰代之。使冰奏素狡猾无状者长乐尚书郑口，送北寺狱。蕃谓武曰：

“此曹子便当收杀，何复考为！”武不从，令冰与尹勋、侍御史祝口杂考口，辞连及曹节、王甫。勋、冰即奏收节等，使刘瑜内奏。

时武出宿归府，典中书者先以告长乐五官史朱瑀。瑀盗发武奏，骂曰：“中官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而当尽见族灭？”因大呼曰：“陈蕃、窦武奏白太后废帝，为大逆！”乃夜召素所亲壮健者长乐从官史共普、张亮等十七人，唾血共盟诛武等。曹节闻之，惊起，白帝曰：“外闲切切，请出御德阳前殿。”令帝拔口踊跃，使乳母赵娆等拥鞞左右，取棨信，闭诸禁门。召尚书官属，胁以白刃，使作诏板。拜王甫为黄门令，持节至北寺狱收尹勋、山冰。冰疑，不受诏，甫格杀之。遂害勋，出郑口。还共劫太后，夺玺书。令中谒者守南宫，闭门，绝复道。使郑口等持节，及侍御史、谒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诏，驰入步兵营，与绍共射杀使者。召会北军五校士数千人屯都亭下，令军士曰：“黄门常侍反，尽力者封侯重赏。”诏以少府周靖行车骑将军，加节，与护

匈奴中郎将张奂率五营士讨武。

夜漏尽，王甫将虎贲、羽林、□驺、都候、□戟士，合千余人，出屯朱雀掖门，与奂等合。明旦悉军阙下，与武对陈。甫兵渐盛，使其士大呼武军曰：“窦武反，汝皆禁兵，当宿卫宫省，何故随反者乎？先降有赏！”营府素畏服中官，于是武军稍稍归甫。自旦至食时，兵降略尽。武、绍走，诸军追围之，皆自杀，梟首洛阳都亭。收捕宗亲、宾客、姻属，悉诛之，及刘瑜、冯述，皆夷其族。

徙武家属日南，迁太后于云台。嚼复嚼，今年尚可后年饶。’案：易曰‘拔茅连茹’，茅喻髡贤也。井者，法也。

时中常侍管霸等憎疾海内英贤，并见废锢。‘茅田一顷’言髡贤髡多也。‘中有井’者，言虽厄穷，不失法度也。‘四方纤纤’言奸慝不可理也。‘嚼’，饮酒相强之辞也。言不恤王政，徒耽宴而已。‘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锢也。‘后年饶’者，陈蕃、窦武等诛，天下大坏也。”饶音苦教反。饶犹恶也。

当是时，凶竖得志，士大夫皆丧其气矣。武府掾桂阳胡腾，少师事武，独殡敛行丧，坐以禁锢。

武孙辅，时年二岁，逃窜得全。事觉，节等捕之急。胡腾及令史南阳张敞共逃辅于零陵界，诈云已死，腾以为己子，而使聘娶焉。后举桂阳孝廉。至建安中，荆州牧刘表闻而辟焉，以为从事，使还窦姓，以事列上。会表卒，曹操定荆州，辅与宗人徙居于邳，辟丞相府。从征马超，为流矢所中死。

初，武母产武而并产一蛇，送之林中。后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径至丧所，以头击柩，涕血皆流，俯仰蜷屈，若哀泣之容，有顷而去。

时人知为窦氏之祥。腾字子升。初，桓帝巡狩南阳，以腾为护驾从事。公卿贵戚车骑万计，征求费役，不可胜极。腾上言：“天子无外，乘舆所幸，即为京师。臣请以荆州刺史比司隶校尉，臣自同都官从事。”帝从之。自是肃然，莫敢妄有干欲，腾以此显名。党锢解，官至尚书。

张敞者，太尉温之弟也。

何进字遂高，南阳宛人也。异母女弟选入掖庭为贵人，有宠于灵帝，拜进郎中，再迁虎贲中郎将，出为颍川太守。光和*(二)***年，贵人立为皇后，征进入，拜侍中、将作大匠、河南尹。

中平元年，黄巾贼张角等起，以进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镇京师。张角别党马元义谋起洛阳，进发其奸，以功封慎侯。

四年，荥阳贼数千人髡起，攻烧郡县，杀中牟县令，诏使进弟河南尹苗出击之。

苗攻破鬲贼，平定而还。诏遣使者迎于成颿，拜苗为车骑将军，封济阳侯。五年，天下滋乱，望气者以为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大将军司马许凉、假司马伍岩说进曰：“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厌四方。”进以为然，入言之于帝。于是乃诏进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下。起大坛，上建十二重五采华盖，高十丈，坛东北为小坛，复建九重华盖，高九丈，列步兵，骑士数万人，结营为陈。天子亲出临军，驻大华盖下，进驻小华盖下。礼毕，帝躬擐甲介马，称“无上将军”，行陈三匝而还。诏使进悉领兵屯于观下。是时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都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校尉，淳于琼为佐军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硕壮健而有武略，特亲任之，以为元帅，督司隶校尉以下，虽大将军亦领属焉。

硕虽口兵于中，而犹畏忌于进，乃与诸常侍共说帝遣进西击边章、韩遂。帝从之，赐兵车百乘，虎贲斧钺。进阴知其谋，乃上遣袁绍东击徐兖二州兵，须绍还，即戎事，以稽行期。

初，何皇后生皇子辩，王贵人生皇子协。鬲臣请立太子，帝以辩轻佻无威仪，不可为人主，然皇后有宠，且进又居重权，故久不决。

六年，帝疾笃，属协于蹇硕。硕既受遗诏，且素轻忌于进兄弟，及帝崩，硕时在內，欲先诛进而立协。及进从外入，硕司马潘隐与进早旧，迎而目之。进惊，驰从僦道归营，引兵入屯百郡邸，因称疾不入。硕谋不行，皇子辩乃即位，何太后临朝，进与太傅袁隗辅政，录尚书事。

进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硕图己，及秉朝政，阴规诛之。袁绍亦素有谋，因进亲客张津劝之曰：“黄门常侍权重日久，又与长乐太后专通奸利，将军宜更清选贤良，整齐天下，为国家除患。”进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宠贵，海內所归，而绍素善养士，能得豪杰用，其从弟虎贲中郎将术亦尚气侠，故并厚待之。因复博征智谋之士*(庞)**[逢]*纪、何颯、荀攸等，与同腹心。

蹇硕疑不自安，与中常侍赵忠等书曰：“大将军兄弟秉国专朝，今与天下党人谋诛先帝左右，埽灭我曹。但以硕典禁兵，故且沉吟。今宜共闭上合，急捕诛之。”

中常侍郭胜，进同郡人也。太后及进之贵幸，胜有力焉。故胜亲信何氏，遂共赵忠等议，不从硕计，而以其书示进。进乃使黄门令收硕，诛之，因领其屯兵。

袁绍复说进曰：“前窦武欲诛内宠而反为所害者，以其言语漏泄，而五营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将军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并领劲兵，部曲将吏皆英俊名士，乐尽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赞之时也。将军宜一为天下除患，名垂后世。虽

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将军*(宜)*受诏领禁兵，不宜轻出入宫省。”

进甚然之，乃称疾不入陪丧，又不送山陵。遂与绍定筹策，而以其计白太后。太后不听，曰：“中官统领禁省，自古及今，汉家故事，不可废也。且先帝新□天下，我柰何楚楚与士人对共事乎？”进难违太后意，且欲诛其放纵者。绍以为中官亲近至尊，出入号令，今不悉废，后必为患。而太后母舞阳君及苗数受诸宦官赂遗，知进欲诛之。数白太后，为其障蔽。又言：“大将军专杀左右，□权以弱社稷。”太后疑以为然。中官在省闼者或数十年，封侯贵宠，胶固内外。进新当重任，素敬惮之，虽外收大名而内不能断，故事久不决。绍等又为画策，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进然之。主簿陈琳入谏曰：“易称‘即鹿无虞’，谚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以诈立乎？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此犹鼓洪炉燎毛发耳。夫违经合道，天人所顺，而反委释利器，更征外助。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为乱阶。”进不听。遂西召前将军董卓屯关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东发其郡强弩，并召东郡太守桥瑁屯城颿，使武猛都尉丁原烧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诛宦官为言。太后犹不从。苗谓进曰：“始共从南阳来，俱以贫贱，依省内以致富贵。国家之事，亦何容易！

覆水不可收。宜深思之，且与省内和也。”进意更狐疑。绍惧进变计，乃胁之曰：“交构已成，形勢已露，事留变生，将军复欲何待，而不早决之乎？”进于是以绍为司隶校尉，假节，专命击断；从事中郎王允为河南尹。绍使洛阳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驰驿上，欲进兵平乐观。太后乃恐，悉罢中常侍小黄门，使还里舍，唯留进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诸常侍小黄门皆诣进谢罪，唯所措置。进谓曰：“天下匈匈，正患诸君耳。今董卓垂至，诸君何不早各就国？”

袁绍劝进便于此决之，至于再三。进不许。绍又为书告诸州郡，诈宣进意，使捕案中官亲属。

进谋积日，颇泄，中官惧而思变。张让子妇，太后之妹也。让向子妇叩头曰：“老臣得罪，当与新妇俱归私门。惟受恩累世，今当远离宫殿，情怀恋恋，愿复一入直，得暂奉望太后、陛下颜色，然后退就沟壑，死不恨矣。”子妇言于舞阳君，入白太后，乃诏诸常侍皆复入直。

八月，进入长乐白太后，请尽诛诸常侍以下，选三署郎入守宦官庐。诸宦官相谓曰：“大将军称疾不临丧，不送葬，今欵入省，此意何为？窦氏事竟复起邪？”又张让等使人潜听，具闻其语，乃率常侍段珪、毕岚等数十人，持兵窃自

侧闼入，伏省中。及进出，因诈以太后诏召进。入坐省闼，让等诘进曰：“天下愤愤，亦非独我曹罪也。先帝尝与太后不快，几至成败，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财千万为礼，和悦上意，但欲托卿门户耳。今乃欲灭我曹种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内秽浊，公卿以下忠清者为谁？”于是尚方监渠穆拔刀斩进于嘉德殿前。让、珪等为诏，以故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少府许相为河南尹。

尚书得诏板，疑之，曰：“请大将军出共议。”中黄门以进头掷与尚书，曰：“何进谋反，已伏诛矣。”进部曲将吴匡、张璋，素所亲幸，在外闻进被害，欲将兵入宫，宫合闭。袁术与匡共斫攻之，中黄门持兵守合。会日暮，术因烧南宫九龙门及东西宫，欲以胁出让等。让等入白太后，言大将军兵反，烧宫，攻尚书闼，因将太后、天子及陈留王，又劫省内官属，从复道走北宫。尚书卢植执戈于阁道窗下，仰数段珪。段珪等惧，乃释太后。太后投阁得免。袁绍与叔父隗矫诏召樊陵、许相，斩之。苗、绍乃引兵屯朱雀阙下，捕得赵忠等，斩之。吴匡等素怨苗不与进同心，而又疑其与宦官同谋，乃令军中曰：“杀大将军者即车骑也，士吏能为报讎乎？”进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愿致死！”

匡遂引兵与董卓弟奉车都尉旻攻杀苗，弃其尸于苑中。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然后得免。*[死]*者二千余人。绍因进兵排宫，或上端门屋，以攻省内。

张让、段珪等困迫，遂将帝与陈留王数十人步出谷门，奔小平津。公卿并出平乐观，无得从者，唯尚书卢植夜驰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闵贡随植后。贡至，手刃数人，余皆投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还宫，以贡为郎中，封都亭侯。

董卓遂废帝，又迫杀太后，杀舞阳君，何氏遂亡，而汉室亦自此败乱。

论曰：窦武、何进藉元舅之资，据辅政之权，内倚太后临朝之威，外迎翽英乘风之势，卒而事败阉竖，身死功颓，为世所悲，岂智不足而权有余乎？传曰：“天之废商久矣，君将兴之。”斯宋襄公所以败于泓也。

赞曰：武生蛇祥，进自屠羊。惟女惟弟，来仪紫房。上愆下嬖，人灵动怨。将纠邪慝，以合人愿。道之屈矣，代离凶困。

后汉书卷七十 郑孔荀列传 第六十

郑太字公业，河南开封人，司农觭之曾孙也。少有才略。灵帝末，知天下将乱，阴交结豪桀。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而食常不足，名闻山东。

初举孝廉，三府辟，公车征，皆不就。及大将军何进辅政，征用名士，以公业为尚书侍郎，迁侍御史。进将诛阉官，欲召并州牧董卓为助。公业谓进曰：

“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馘。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将恣凶欲，必危朝廷。

明公以亲德之重，据阿衡之权，秉意独断，诛除有罪，诚不宜假卓以为资援也。且事留变生，殷鉴不远。”又为陈时务之所急数事。进不能用，乃口官去。谓颍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辅也。”

进寻见害，卓果作乱。公业等与侍中伍琼、卓长史何颙共说卓，以袁绍为渤海太守，以发山东之谋。及义兵起，卓乃会公卿议，大发卒讨之，髡僚莫敢忤旨。

公业恐其觮多益横，凶强难制，独曰：“夫政在德，不在觮也。”卓不悦，曰，“如卿此言，兵为无用邪？”公业惧，乃诡词更对曰：“非谓无用，以为山东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试为明公略陈其要。今山东合谋，州郡连结，人庶相动，非不强盛。然光武以来，中国无警，百姓优逸，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战，是谓口之。’其觮虽多，不能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为国将，闲习军事，数践战场，名振当世，人怀慑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处京师。张孟卓东平长者，坐不窥堂。孔公绪清谈高论，嘘枯吹生。并无军旅之才，执锐之干，临锋决敌，非公之侑。三也。山东之士，素乏精悍。未有孟贲之勇，庆忌之捷，聊城之守，良、平之谋，可任以偏师，责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无序，王爵不加，若恃觮怙力，将各*(基)**[瀉]*峙，以观成败，不肯同心共胆，与齐进退。

五也。关西诸郡，颇习兵事，自顷以来，数与羌战，妇女犹戴戟操矛，挟弓负矢，况其壮勇之士，以当妄战之人乎！其胜可必。六也。且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西羌八种，而明公拥之，以为爪牙，譬驱虎兕以赴犬羊。七也。又明公将帅，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着，忠诚可任，智谋可恃。以胶固之觮，当解合之执，犹以烈风扫彼枯叶。八也。夫战有三亡，以乱攻理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

今明公秉国平正，讨灭宦竖，忠义克立。以此三德，持彼三亡，奉辞伐罪，谁敢御之！九也。东州郑玄学该古今，北海邴原清高直亮，皆儒生所仰，髡士楷式。彼诸将若询其计画，足知强弱。且燕、赵、齐、梁非不盛也，终灭于秦；吴、楚七国非不觮也，卒败荥阳。况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岂赞成其谋，造乱长寇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陈少有可采，无事征兵以惊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为非，口德恃觮，自亏威重。”卓乃悦，以公业为将军，使统诸军讨击关东。或说卓曰：“郑公业智略过人，而结谋外寇，今资之士马，就其党与，窃为明公惧之。”卓乃收还其兵，留拜议郎。许慎注淮南子曰：“孟贲，韃人也。”吕氏春秋曰：“孟贲过于河，先其伍，船人怒，以楫捰其头，不知其孟贲故也。中河，孟贲瞋目视船人，发植目裂，舟中人尽播入河。”庆忌，吴王僚子也。射之矢，满把不能中，四马追之不能及。

卓既迁都长安，天下饥乱，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公业家有余资，日引宾客高会倡乐，所赡救者甚觴。乃与何颙、荀攸共谋杀卓。事泄，颙等被执，公业脱身自武关走，东归袁术。术上以为扬州刺史。未至官，道卒，年四十一。

孔融字文举，鲁国人，孔子二十世孙也。七世祖霸，为元帝师，位至侍中。

父宙，太山都尉。

融幼有异才。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口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

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者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

，则融与君累世通家。”觴坐莫不叹息。太中大夫陈炜后至，坐中以告炜。

炜曰：“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融应声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惠乎？”

膺大笑曰：“高明必为伟器。”

李固，汉中人，为太尉，与此传不同也。

年十三，丧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性好学，博涉多该览。

山阳张俭为中常侍侯览所怨，览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俭。俭与融兄曜有旧，亡抵于曜，不遇。时融年十六，俭少之而不告。融见其有窘色，

谓曰：“兄虽在外，吾独不能为君主邪？”因留舍之。后事泄，国相以下，密就掩捕，俭得脱走，遂并收曜、融送狱。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纳舍藏者，融也，当坐之。”曜曰：“彼来求我，非弟之过，请甘其罪。”吏问其母，母曰：

“家事任长，妾当其辜。”一门争死，郡县疑不能决，乃上谳之。诏书竟坐曜焉。融由是显名，与平原陶丘洪、陈留边让齐声称。州郡礼命，皆不就。

辟司徒杨赐府。时隐核官僚之贪浊者，将加贬黜，融多举中官亲族。尚书畏迫内宠，召掾属诘责之。融陈对罪恶，言无阿挠。河南尹何进当迁为大将军，杨赐遣融奉谒贺进，不时通，融即夺谒还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属耻之，私遣口客欲追杀融。客有言于进曰：“孔文举有重名，将军若造怨此人，则四方之士引领而去矣。不如因而礼之，可以示广于天下。”进然之，既拜而辟融，举高第，为侍御史。与中丞赵舍不同，托病归家。

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讲武，驰檄飞翰，引谋州郡。贼张饶等鬪辈二十万觴从冀州还，融逆击，为饶所败，乃收散兵保朱虚县。稍复鸠集吏民为黄巾所误者男女四万余人，更置城邑，立学校，表显儒术，荐举贤良郑玄、彭璆、邴原等。郡人甄子然、临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县社。其余虽一介

之善，莫不加礼焉。郡人无后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为棺具而敛葬之。时黄巾复来侵暴，融乃出屯都昌，为贼管亥所围。融逼急，乃遣东莱太史慈求救于平原相刘备。备惊曰：“孔北海乃复知天下有刘备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贼乃散走。时袁、曹方盛，而融无所协附。左丞祖者，称有意谋，劝融有所结纳。融知绍、操终图汉室，不欲与同，故怒而杀之。

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隘意广，迄无成功。在郡六年，刘备表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为袁谭所攻，自春至夏，战士所余裁数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内接。融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城夜陷，乃奔东山，妻子为谭所虏。

及献帝都许，征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义，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

初，太傅马日磾奉使山东，及至淮南，数有意于袁术。术轻侮之，遂夺取其节，求去又不听，因欲逼为军帅。日磾深自恨，遂呕血而毙。及丧还，朝廷议欲加礼。

融乃独议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节之使，衔命直指，宁辑东夏，而曲媚奸臣，为所牵率，章表署用，辄使首名，附下罔上，奸以事君。昔国佐当晋军而不挠，宜僚临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岂得以见胁为辞！又袁术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随从，周旋历岁。汉律与罪人交关三日已上，皆应知情。春秋鲁叔孙得臣卒，以不发扬襄仲之罪，贬不书日。

郑人讨幽公之乱，斲子家之棺。圣上哀矜旧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礼。”

朝廷从之。

而言促之，谓公府掾可劫得乎？’从术求去，而术不遣，既以失节屈辱忧患。”

时论者多欲复肉刑。融乃建议曰：“古者敦庞，善否不别，吏端刑清，政无过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彊，风化坏乱，政挠其俗，法害其人。

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绳之以古刑，投之以残口，非所谓与时消息者也。纣斲朝涉之胫，天下谓为无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纣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虑不念生，志在思死，类多趋恶，莫复归正。夙沙乱齐，伊戾祸宋，赵高、英布，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为非也，适足绝人还为善耳。虽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孙臆，冤如巷伯，才如史迁，达如子政，一离刀锯，没世不齿。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卫武之初筵，陈汤之都赖，魏尚之守边，无所复施也。汉开改恶之路，凡为此也。故明德之君，远度深惟，口短就长，不苟革其政者也。”

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石也。’又刖其右足。文王薨，成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以血。王使玉人攻璞而得宝焉。”琴操曰：“荆王封和为陵阳侯，和辞不就而去。乃作怨歌曰：‘进宝得刑，足离分兮。去封立信，守休芸兮。

断者不续，岂不冤兮！’”

伯被谗将刑，寺人孟子伤而作诗，以刺幽王也。

是时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多行僭伪，遂乃郊祀天地，拟斥乘舆。诏书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窃闻领荆州牧刘表桀逆放恣，所为不轨，至乃郊祭天地，拟仪社稷。虽昏僭恶极，罪不容诛，至于国体，宜且讳之。何者？万乘至重，天王至尊，身为圣躬，国为神器，陞级县远，禄位限绝，犹天之不可阶，日月之不可踰也。每有一竖臣，辄云图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谓虽有重戾，必宜隐忍。贾谊所谓‘擲鼠忌器’，盖谓此也。

是以齐兵次楚，唯责包茅；王师败绩，不书晋人。前以露袁术之罪，今复下刘表之事，是使跛牂欲窥高岸，天险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口诛列侯，遏绝诏命，断盗贡篚，招呼元恶，以自营卫，专为鬻逆，主萃渊藪。郢鼎在庙，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孰可见。臣愚以为宜隐郊祀之事，以崇国防。”

“包，里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为缩酒也。”

五年，南阳王冯、东海王祗薨，帝伤其早歿，欲为修四时之祭，以访于融。

融对曰：“圣恩敦睦，感时增思，悼二王之灵，发哀愍之诏，稽度前典，以正礼制。窃观故事，前梁怀王、临江愍王、齐哀王、临淮怀王并薨无后，同产昆弟，即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未闻前朝修立祭祀。若临时所施，则不列传记。臣愚以为诸在冲口，圣慈哀悼，礼同成人，加以号谥者，宜称上恩，祭祀礼毕，而后绝之。至于一岁之限，不合礼意，又违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处。”

臣贤案：齐哀王，悼惠王之子，高帝之孙，非昭帝兄弟，当为怀王，作“哀”者误也。临淮公衡，明帝弟，建武十五年立，未及进爵为王而薨。融家传及本传皆作“公”，此为“王”者，亦误也。

初，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

“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后操讨乌桓，又嘲之曰：“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

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既见操雄诈渐着，数不

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又尝奏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忌正义，虑鲠大业。山阳郗虑承望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显明讎怨，操故书激厉融曰：“盖闻唐虞之朝，有克让之臣，故麟凤来而颂声作也。

后世德薄，犹有杀身为君，破家为国。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报。故□错念国，遭祸于袁盎；屈平悼楚，受谮于椒、兰；彭宠倾乱，起自朱浮；邓禹威损，失于宗、冯。由此言之，喜怒怨爱，祸福所因，可不慎与！昔廉、蔺小国之臣，犹能相下；

寇、贾仓卒武夫，屈节崇好；光武不问伯升之怨；齐侯不疑射钩之虏。夫立大操者，岂累细故哉！往闻二君有执法之平，以为小介，当收旧好；而怨毒渐积，志相危害，闻之恍然，中夜而起。昔国家东迁，文举盛叹鸿豫名实相副，综达经学，出于郑玄，又明司马法，鸿豫亦称文举奇逸博闻，诚怪今者与始相违。孤与文举既非旧好，又于鸿豫亦无恩纪，然愿人之相美，不乐人之相伤，是以区区思协欢好。又知二君偶小所构，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

燕咍以让失社稷，今令不禁谦退；鲁因儒而损，今令不□文学；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偏邪跌宕，不拘正理。

“吾不忍为之下，必辱之。”相如每朝，常避之。颇闻之，肉袒负荆谢之，相与为刎颈之友。事见史记。

融报曰：“猥惠书教，告所不逮。融与鸿豫州里比郡，知之最早。虽尝陈其功美，欲以厚于见私，信于为国，不求其覆过掩恶，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欢欣受之。昔赵宣子朝登韩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贺。况无彼人之功，而敢枉当官之平哉！忠非三闾，智非□错，窃位为过，免罪为幸。乃使余论远闻，所以鼻惧也。朱、彭、寇、贾，为世壮士，爱恶相攻，能为国忧。

至于轻弱薄劣，犹昆虫之相嚙，适足还害其身，诚无所至也。晋侯嘉其臣所争者大，而师旷以为不如心竞。性既弭缓，与人无伤，虽出胯下之负，榆次之辱，不知贬毁之于己，犹蚊虻之一过也。子产谓人心不相似，或矜执者，欲以取胜为荣，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炉不欲令酒酸也。至于屈谷巨瓠，坚而无窍，当以无用罪之耳。它者奉遵严教，不敢失坠。郗为故吏，融所推进。赵衰之拔郤穀，不轻公叔之升臣也。

知同其爱，训诲发中。虽懿伯之忌，犹不得念，况恃旧交，而欲自外于贤吏哉！辄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终身诵之。”吾举厥也，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

平公曰：‘晋其庶乎！吾臣之所争者大。’师旷曰：‘公室惧卑，臣不心竞而力争’”也。岁余，复拜太中大夫。性宽容少忌，好士，喜诱益后进。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与蔡邕素善，邕卒后，有虎贲士貌类于邕，融每酒酣，引与同坐，曰：“虽无老成人，且有典刑。”融闻人之善，若出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称所长，荐达贤士，多所进，知而未言，以为己过，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静，而招合徒觴，欲规不轨，云‘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与孙权使语，谤讪朝廷。又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于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爇中，出则离矣’。既而与衡更相赞扬。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荅曰：‘颜回复生。’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口市。时年五十六。

妻子皆被诛。

初，女年七岁，男年九岁，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融被收而不动。左右曰：“父执而不起，何也？”荅曰：“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遗肉汁，男渴而饮之。女曰：“今日之祸，岂得久活，何赖知肉味乎？”兄号泣而止。或言于曹操，遂尽杀之。及收至，谓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见父母，岂非至愿！”乃延颈就刑，颜色不变，莫不伤之。

初，京兆人脂习元升，与融相善，每戒融刚直。及被害，许下莫敢收者，习往抚尸曰：“文举舍我死，吾何用生为？”操闻大怒，将收习杀之，后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辞，每叹曰：“杨、班俦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所着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凡二十五篇。

文帝以习有桀布之节，加中散大夫。

论曰：昔谏大夫郑昌有言：“山有猛兽者，藜藿为之不采。”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谋；平仲立朝，有纾盗齐之望。若夫文举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动义慙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谗，事隔于人存；代终之规，启机于身后也。夫严气正性，覆折而已。岂有员口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懔懔焉，皜皜焉，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如君之言，其陈氏乎？”公曰：“是可若何？”对曰：“唯礼可以已之。”

荀彧字文若，颍川颍阴人，朗陵令淑之孙也。父纁，为济南相。

纁畏惮宦官，乃为彧娶中常侍唐衡女。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于讥议。南阳何

颍名知人，见彧而异之，曰：“王佐才也。”

中平六年，举孝廉，再迁亢父令。董卓之乱，口官归乡里。同邵韩融时将宗亲千余家，避乱密西山中。彧谓父老曰：“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密虽小固，不足以扞大难，宜亟避之。”乡人多怀土不能去。会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之，彧乃独将宗族从馥，留者后多为董卓将李傕所杀略焉。

彧比至冀州，而袁绍已夺馥位，绍待彧以上宾之礼。彧明有意数，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时曹操在东郡，彧闻操有雄略，而度绍终不能定大业。

初平二年，乃去绍从操。操与语大悦，曰：“吾子房也。”以为奋武司马，时年二十九。明年，又为操镇东司马。

兴平元年，操东击陶谦，使彧守甄城，任以留事。会张邈、陈宫以兖州反操，而潜迎吕布。布既至，诸城悉应之。邈乃使人谄彧曰：“吕将军来助曹使君击陶谦，宜亟供军实。”彧知邈有变，即勒兵设备，故邈计不行。豫州刺史郭贡率兵数万来到城下，求见彧。彧将往，东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

曰：“何知贡不与吕布同谋，而轻欲见之。今君为一州之镇，往必危也。”彧曰：

“贡与邈等分非素结，今来速者，计必未定，及其犹豫，宜时说之，纵不为用，可使中立。若先怀疑嫌，彼将怒而成谋，不如往也。”贡既见彧无惧意，知城不可攻，遂引而去。彧乃使程昱说范、东阿，使固其守，卒全三城以待操焉。二年，陶谦死，操欲遂取徐州，还定吕布。彧谏曰：“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可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兖州首事，故能平定山东，此实天下之要地，而将军之关河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将何寄乎？宜急分讨陈宫，使虏不得西顾，乘其闲而收熟麦，约食口谷，以资一举，则吕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东，未见其便。多留兵则力不胜敌，少留兵则后不足固。布乘虚寇暴，震动人心，纵数城或全，其余非复己有，则将军尚安归乎？且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彼若惧而相结，共为表里，坚壁清野，以待将军，将军攻之不拔，掠之无获，不出一旬，则十万之觮未战而自困矣。夫事固有口彼取此，以权一时之孰，愿将军虑焉。”操于是大收孰麦，复与布战。

布败走，因分定诸县，兖州遂平。

建安元年，献帝自河东还洛阳，操议欲奉迎车驾，徙都于许。觮多以山东未定，韩暹、杨奉负功恣睢，未可卒制。彧乃劝操曰：“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汉高祖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蒙尘，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遑远赴，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今銮驾旋轸，东京榛芜

， 义士有存本之思， 兆人怀感旧之哀。 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 大顺也； 秉至公以服天下， 大略也； 扶弘义以致英俊， 大德也。 四方虽有逆节， 其何能为？ 韩暹、 杨奉， 安足恤哉！ 若不时定， 使豪桀生心， 后虽为虑， 亦无及矣。

” 操从之。

及帝都许， 以彧为侍中， 守尚书令。 操每征伐在外， 其军国之事， 皆与彧筹焉。

彧又进操计谋之士从子攸， 及钟繇、 郭嘉、 陈羸、 杜袭、 司马懿、 戏志才等， 皆称其举。 唯严象为扬州， 韦康为凉州， 后并负败焉。

太祖与彧书曰：“自志才亡后， 莫可与计事者。 汝、 颍固多奇士， 谁可以继之？”

彧荐嘉， 召见论天下事， 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 必此人也。”

袁绍既兼河朔之地， 有骄气。 而操败于张绣， 绍与操书甚倨。 操大怒， 欲先攻之， 而患力不敌， 以谋于彧。 彧量绍虽强， 终为操所制， 乃说先取吕布， 然后图绍， 操从之。 三年， 遂擒吕布， 定徐州。

并倨慢之词也。

五年， 袁绍率大觭以攻许， 操与相距。 绍甲兵甚盛， 议者咸怀惶惧。 少府孔融谓彧曰：

“袁绍地广兵强， 田丰、 许攸智计之士为其谋， 审配、 逢纪尽忠之臣任其事， 颜良、 文丑勇冠三军， 统其兵， 殆难克乎？” 彧曰：“绍兵虽多而法不整， 田丰刚而犯上， 许攸贪而不正， 审配专而无谋， 逢纪果而自用， 颜良、 文丑匹夫之勇， 可一战而擒也。” 后皆如彧之筹， 事在袁绍传。

操保官度， 与绍连战， 虽胜而军粮方尽， * [书] * 与彧议， 欲还许以致绍师。

彧报曰：“今谷食虽少， 未若楚汉在荥阳、 成鯁闲也。 是时刘项莫肯先退者， 以为先退则孰屈也。 公以十分居一之觭， 画地而守之， 搯其喉而不得进， 已半年矣。 情见孰竭， 必将有变， 此用奇之时， 不可失也。” 操从之， 乃坚壁持之。 遂以奇兵破绍， 绍退走。 封彧万岁亭侯， 邑一千户。

六年， 操以绍新破， 未能为患， 但欲留兵贍之， 自欲南征刘表， 以计问彧。 彧对曰：“绍既新败， 觭惧人扰， 今不因而定之， 而欲远兵江汉， 若绍收离纠散， 乘虚以出， 则公之事去矣。” 操乃止。

九年， 操拔邺， 自领冀州牧。 有说操宜复置九州者， 以为冀部所统既广， 则天下易服。 操将从之。 彧言曰：“今若依古制， 是为冀州所统， 悉有河东、 冯翊、 扶风、 西河、 幽、 并之地也。 公前屠邺城， 海内震惊， 各惧不得保其土宇， 守其兵觭。 今若一处被侵， 必谓以次见夺， 人心易动， 若一旦生变， 天下未可图也。 愿公先定河北， 然后修复旧京， 南临楚郢， 责王贡之不入。 天下咸知

公意，则人人自安。须海内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操报曰：“微足下之相难，所失多矣！”遂寝九州议。

十二年，操上书表彧曰：“昔袁绍作逆，连兵官度，时觴寡粮单，图欲还许。尚书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远恢进讨之略，起发臣心，革易愚虑，坚营固守，徼其军实，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绍既破败，臣粮亦尽，将舍河北之规，改就荆南之策。彧复备陈得失，用移臣议，故得反口冀土，克平四州。向使臣退军官度，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以自百，臣觴怯沮以丧气，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执。复若南征刘表，委口兖、豫，饥军深入，踰越江、沔，利既难要，将失本据。而彧建二策，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贵指纵之功，薄搏获之赏；古人尚帷幄之规，下攻拔之力。原其绩嗟，足享高爵。而海内未喻其状，所受不侔其功，臣诚惜之。乞重平议，增畴户邑。”彧深辞让。操譬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君奇谟拔出，兴亡所系，可专有之邪？

虽慕鲁连飡高之谿，将为圣人达节之义乎！”于是增封千户，并前二千户。又欲授以正司，彧使荀攸深自陈让，至于十数，乃止。操将伐刘表，问彧所策。彧曰：“今华夏以平，荆、汉知亡矣，可声出宛、叶而闲行轻进，以掩其不意。”操从之。会表病死。自择齐三万户以封之。

十七年，董昭等欲共进操爵国公，九锡备物，密以访彧。彧曰“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振汉朝，虽勋庸崇着，犹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寝。操心不能平。会南征孙权，表请彧劳军于谯，因表留彧曰：

“臣闻古之遣将，上设监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所以尊严国命，谋而鲜过者也。臣今当济江，奉辞伐罪，宜有大使肃将王命。文武并用，自古有之。使持节侍中守尚书令万岁亭侯彧，国之*(望)**[重]*臣，德洽华夏，既停军所次，便宜与臣俱进，宣示国命，威怀丑虏。军礼尚速，不及先请，臣辄留彧，依以为重。”书奏，帝从之，遂以彧为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至濡须，彧病留寿春，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时年五十。帝哀惜之，祖日为之废燕乐。谥曰敬侯。明年，操遂称魏公云。

论曰：自迁帝西京，山东腾沸，天下之命倒县矣。荀君乃越河、冀，闲关以从曹氏。察其定举措，立言策，崇明王略，以急国艰，岂云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乎？诚仁为己任，期纾民于仓卒也。及阻董昭之议，以致非命，岂数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过矣。常以为中贤以下，道无求备，智筭有所研筮，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诘者也。夫以辶赐之贤，一说而毙两国。彼非薄于仁而欲之，盖有全必有丧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方时运之屯遭，非雄才无以济其溺，功高执强，则皇器自移矣。此又时之不可并也。盖取其归正而已，亦

杀身以成仁之义也。事不得已也。

赞曰：公业称豪，骏声升腾。权诡时偪，挥金僚朋。北海天逸，音情顿挫。越俗易惊，孤音少和。直饬安归，高谋谁佐？彘之有弼，诚感国疾。功申运改，疑心一。

后汉书卷七十一 皇甫嵩朱铄列传 第六十一

皇甫嵩字义真，安定朝那人，度辽将军规之兄子也。父节，鴈门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诗书，习弓马。初举孝廉、茂才。太尉陈蕃、大将军窦武连辟，并不到。灵帝公车征为议郎，迁北地太守。

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口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闲，觊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杨数万人，期会发于邺。元义数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谥、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未及作乱，而张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于是车裂元义于洛阳。灵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隶，使钩盾令周斌将三府掾属，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口诸方，一时俱起。皆着黄巾为标识，时人谓之“黄巾”，亦名为“蛾贼”。杀人以祠天。角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闲，天下向应，京师震动。

诏口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自函谷、大谷、广城、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诸关，并置都尉。召髡臣会议。嵩以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帝从之。于是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以嵩为左中郎将，持节，与右中郎将朱铄，共发五校、三河骑士及募精勇，合四万余人，嵩、铄各统一军，共讨颍川黄巾。

铄前与贼波才战，战败，嵩因进保长社。波才引大觊围城，嵩兵少，军人皆恐，乃召军吏谓曰：“兵有奇变，不在觊寡。今贼依草结营，易为风火。若因夜纵烧，必大惊乱。吾出兵击之，四面俱合，田单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风，嵩乃约口军士皆束苜乘城，使锐士闲出围外，纵火大呼，城上举燎应之，嵩因鼓而奔其陈，贼惊乱奔走。会帝遣骑都尉曹操将兵适至，嵩、操与朱铄合兵更战，大破之，斩首数万级。封嵩都乡侯。嵩、铄乘胜进讨汝南、陈国黄巾，追波才于阳翟，击彭脱于西华，并破之。余贼降散，三郡悉平。

又进击东郡黄巾卜己于仓亭，生禽卜己，斩首七千余级。时北中郎将卢植及东中郎将董卓讨张角，并无功而还，乃诏嵩进兵讨之。嵩与角弟梁战于广宗。梁觭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闭营休士，以观其变。知贼意稍懈，乃潜夜勒兵，鸡鸣驰赴其陈，战至晡时，大破之，斩梁，获首三万级，赴河死者五万许人，焚烧车重三万余两，悉虏其妇子，系获甚觭。角先已病死，乃剖棺戮尸，传首京师。

嵩复与钜鹿太守冯翊郭典攻角弟宝于下曲阳，又斩之。首获十余万人，筑京观于城南。即拜嵩为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阳两县，合八千户。

以黄巾既平，故改年为中平。嵩奏请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饥民，帝从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嵩温恤士卒，甚得觭情，每军行顿止，须营幔修立，然后就舍帐。军士皆食，*(尔)**[己]*乃尝饭。吏有因事受赂者，嵩更以钱物赐之，吏怀鼻，或至自杀。

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乱，海内虚困。故信都令汉阳阎忠干说嵩曰：

“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时至不旋踵者，几也。故圣人顺时以动，智者因几以发。今将军遭难得之运，蹈易骇之机，而践运不抚，临机不发，将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谓也？”忠曰：“天道无亲，百姓与能。今将军受钺于暮春，收功于末冬。兵动若神，谋不再计，摧强易于折枯，消坚甚于汤雪，旬月之闲，神兵电埽，封尸刻石，南向以报，威德震本朝，风声驰海外，虽汤武之举，未有高将军者也。今身建不赏之功，体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

忠曰：“不然。昔韩信不忍一餐之遇，而口三分之业，利口已揣其喉，方发悔毒之叹者，机失而谋乖也。今主上孰弱于刘、项，将军权重于淮阴，指搯足以振风云，叱笮可以兴雷电。赫然奋发，因危抵颓，崇恩以绥先附，振武以临后服，征冀方之士，动七州之觭，羽檄先驰于前，大军响振于后，蹈流漳河，饮马孟津，诛阉官之罪，除醜凶之积，虽僮儿可使奋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况厉熊罴之卒，因迅风之孰哉！功业已就，天下已顺，然后请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齐六合，南面称制，移宝器于将兴，推亡汉于已坠，实神机之至会，风发之良时也。夫既朽不雕，衰世难佐。若欲辅难佐之朝，雕朽败之木，是犹逆蹊走丸，迎风纵棹，岂云易哉？且今竖宦醜居，同恶如市，上命不行，权归近习，昏主之下，难以久居，不赏之功，谗人侧目，如不早图，后悔无及。”嵩惧曰：“非常之谋，不施于有常之孰。创图大功，岂庸才所致。黄巾细孽，敌非秦、项，新结易散，难以济业。且人未忘主，天不佑逆。若虚造不

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祸，孰与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论，所不敢闻。”忠知计不用，因亡去。

又蒯通说信，令信背汉，参分天下，鼎足而立。信曰：“汉王遇我厚，岂可背之哉？”后信谋反，为吕后所执，叹曰：“吾不用蒯通计，为女子所诈，岂非天哉！”会边章、韩遂作乱陇右，明年春，诏嵩回镇长安，以卫园陵。章等遂复入寇三辅，使嵩因讨之。

初，嵩讨张角，路由邺，见中常侍赵忠舍宅踰制，乃奏没入之。又中常侍张让私求钱五千万，嵩不与，二人由此为憾，奏嵩连战无功，所费者多。其秋征还，收左车骑将军印绶，削户六千，更封都乡侯，二千户。

五年，*(梁)**[凉]*州贼王国围陈仓，复拜嵩为左将军，督前将军董卓，各率二万人拒之。卓欲速进赴陈仓，嵩不听。卓曰：“智者不后时，勇者不留决。速救则城全，不救则城灭，全灭之执，在于此也。”嵩曰：“不然。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我，可胜在彼。

彼守不足，我攻有余。有余者动于九天之上，不足者陷于九地之下。

今陈仓虽小，城守固备，非九地之陷也。王国虽强，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执也。夫执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国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陈仓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烦兵动觮，而取全胜之功，将何救焉！”遂不听。

王国围陈仓，自冬迄春，八十余日，城坚守固，竟不能拔。贼觮疲敝，果自解去。嵩进兵击之。卓曰：“不可。兵法，穷寇勿*(迫)**[追]*，归觮勿*(追)**[迫]*。

今我追国，是迫归觮，追穷寇也。困兽犹口，蜂虿有毒，况大觮乎！”

嵩曰：“不然。前吾不击，避其锐也。今而击之，待其衰也。所击疲师，非归觮也。国觮且走，莫有口志。以整击乱，非穷寇也。”遂独进击之，使卓为后拒。

连战大破之，斩首万余级，国走而死。卓大鼻恨，由是忌嵩。

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能顺之，万全可保。”

明年，卓拜为并州牧，诏使以兵委嵩，卓不从。嵩从子邈时在军中，说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悬，能安危定倾者，唯大人与董卓耳。今怨隙已结，执不俱存。卓被诏委兵，而上书自请，此逆命也。又以京师昏乱，踌躇不进，此怀奸也。且其凶戾无亲，将士不附。大人今为元帅，杖国威以讨之，上显忠义，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专命虽罪，专诛亦有责也。不如显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于是上书以闻。帝让卓，卓又增怨于嵩。及后秉政，初

平元年，乃征嵩为城门校尉，因欲杀之。嵩将行，长史梁衍说曰：“汉室微弱，阉竖乱朝，董卓虽诛之，而不能尽忠于国，遂复寇掠京邑，废立从意。今征将军，大则危祸，小则困辱。今卓在洛阳，天子来西，以将军之觮，精兵三万，迎接至尊，奉令讨逆，发命海内，征兵鬻帅，袁氏逼其东，将军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从，遂就征。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将遂诛之。

嵩子坚寿与卓素善，自长安亡走洛阳，归投于卓。卓方置酒欢会，坚寿直前质让，责以大义，叩头流涕。坐者感动，皆离席请之。卓乃起，牵与共坐。

使免嵩囚，复拜嵩议郎，迁御史中丞。及卓还长安，公卿百官迎谒道次。卓风令御史中丞已下皆拜以屈嵩，既而抵手言曰：“义真黜未乎？”嵩笑而谢之，卓乃解释。

嵩为人爱慎尽勤，前后上表陈谏有补益者五百余事，皆手书毁草，不宣于外。又折节下士，门无留客。时人皆称而附之。

坚寿亦显名，后为侍中，辞不拜，病卒。

朱铄字公伟，会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尝贩缿为业。铄以孝养致名，为县门下书佐，好义轻财，乡闾敬之。时同郡周规辟公府，当行，假郡库钱百万，以为冠帟费，而后仓卒督责，规家贫无以备，铄乃窃母缿帛，为规解对。母既失产业，深恚责之。铄曰：“小损当大益，初贫后富，必然理也。”

本县长山阳度尚见而奇之，荐于太守韦毅，稍历郡职。后太守尹端以铄为主簿。

熹平二年，端坐讨贼许昭失利，为州所奏，罪应口市。铄乃羸服闲行，轻赍数百金到京师，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输作左校。端喜于降免而不知其由，铄亦终无所言。

后太守徐珪举铄孝廉，再迁除兰陵令，政有异能，为东海相所表。会交址部鬻贼并起，牧守探弱不能禁。又交址贼梁龙等万余人，与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县。光和元年，即拜铄交址刺史，令过本郡简募家兵及所调，合五千人，分从两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诣郡，观贼虚实，宣扬威德，以震动其心；既而与七郡兵俱进逼之，遂斩梁龙，降者数万人，旬月尽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户，赐黄金五十斤，征为谏议大夫。

及黄巾起，公卿多荐铄有才略，拜为右中郎将，持节，与左中郎将皇甫嵩讨颍川、汝南、陈国诸贼，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状，而以功归铄，于是进封西乡侯，迁镇贼中郎将。

时南阳黄巾张曼成起兵，称“神上使”，觮数万，杀郡守褚贡，屯宛下百余日。

后太守秦颉击杀曼成，贼更以赵弘为帅，觮浸盛，遂十余万，据宛城。铄与荆

州刺史徐璆及秦颉合兵万八千人围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征郗。司空张温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乐毅，皆旷年历载，乃能克敌。郗讨颍川，以有功效，引师南指，方略已设，临军易将，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责其成功。”灵帝乃止。郗因急击弘，斩之。贼余帅韩忠复据宛拒郗。郗兵少不敌，乃张围结垒，起土山以临城内，因鸣鼓攻其西南，贼悉觴赴之。郗自将精卒五千，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惧乞降。司马张超及徐璆、秦颉皆欲听之。郗曰：“兵有形同而势异者。昔秦项之际，民无定主，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唯黄巾造寇，纳降无以劝善，讨之足以惩恶。今若受之，更开逆意，贼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寇，非良计也。”因急攻，连战不克。

郗登土山望之，顾谓张超曰：“吾知之矣。贼今外围周固，内营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战也。万人一心，犹不可当，况十万乎！其害甚矣。不如彻围，并兵入城。忠见围解，势必自出，出则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围，忠果出战，郗因击，大破之。乘胜逐北数十里，斩首万余级。忠等遂降。而秦颉积忿忠，遂杀之。余觴惧不自安，复以孙夏为帅，还屯宛中。郗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复斩万余级，贼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节拜郗右车骑将军，振旅还京师，以为光禄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钱塘侯，加位特进。以母丧去官，起家，复为将作大匠，转少府、太仆。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氏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晒之徒，并起山谷闲，不可胜数。其大声者称雷公，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轻便者言飞燕，多髭者号于氏根，大眼者为大目，如此称号，各有所因。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贼帅常山人张燕，轻勇趯捷，故军中号曰飞燕。善得士卒心，乃与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诸山谷寇贼更相交通，觴至*(伯)**[百]*万，号曰黑山贼。

河北诸郡县并被其害，朝廷不能讨。燕乃遣使至京师，奏书乞降，遂拜燕平难中郎将，使领河北诸山谷事，岁得举孝廉、计吏。

燕后渐寇河内，逼近京师，于是出郗为河内太守，将家兵击溲之。其后诸贼多为袁绍所定，事在绍传。复拜郗为光禄大夫，转屯骑，寻拜城门校尉、河南尹。

时董卓口政，以郗宿将，外甚亲纳而心实忌之。及关东兵盛，卓惧，数请公卿会议，徙都长安，郗辄止之。卓虽恶郗异己，然贪其名重，乃表迁太仆，以为己副。使者拜，郗辞不肯受。因曰：“国家西迁，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东之衅，臣不见其可也。”使者诘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问徙事而君陈之

，其故何也？” 鈇曰：“副相国，非臣所堪也；迁都计，非事所急也。辞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 使者曰：“迁都之事，不闻其计，就有未露，何所承受？” 鈇曰：“相国董卓具为臣说，所以知耳。”

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为副。

卓后入关，留鈇守洛阳，而鈇与山东诸将通谋为内应。既而惧为卓所袭，乃口官奔荆州。卓以弘农杨懿为河南尹，守洛阳。鈇闻，复进兵还洛，懿走。鈇以河南残破无所资，乃东屯中牟，移书州郡，请师讨卓。徐州刺史陶谦遣精兵三千，余州郡稍有所给，谦乃上鈇行车骑将军。董卓闻之，使其将李傕、郭汜等数万人屯河南拒鈇。鈇逆击，为傕、汜所破。鈇自知不敌，留关下不敢复前。

及董卓被诛，傕、汜作乱，鈇时犹在中牟。陶谦以鈇名臣，数有战功，可委以大事，乃与诸豪桀共推鈇为太师，因移檄牧伯，同讨李傕等，奉迎天子。乃奏记于鈇曰：“徐州刺史陶谦、前扬州刺史周干、琅邪相阴德、东海相刘馥、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应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郑玄等，敢言之行车骑将军河南尹莫府：国家既遭董卓，重以李傕、郭汜之祸，幼主劫执，忠良残敝，长安隔绝，不知吉凶。是以临官尹人，搢绅有识，莫不忧惧，以为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克济祸乱！自起兵已来，于兹三年，州郡转相顾望，未有奋击之功，而互争私变，更相疑惑。谦等并共谏，议消国难。金曰：‘将军君侯，既文且武，应运而出，凡百君子，靡不颺颺。’故相率厉，简选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阳，多持资粮，足支半岁，谨同心腹，委之元帅。” 会李傕用太尉周忠、尚书贾诩策，征鈇入朝。军吏皆惮入关，欲应陶谦等。鈇曰：“以君召臣，义不俟驾，况天子诏乎！且傕、汜小竖，樊稠庸儿，无他远略，又执力相敌，变难必作。吾乘其闲，大事可济。” 遂辞谦议而就傕征，复为太仆，谦等遂罢。 初平四年，代周忠为太尉，录尚书事。明年秋，以日食免，复行骠骑将军事，持节镇关东。未发，会李傕杀樊稠，而郭汜又自疑，与傕相攻，长安中乱，故鈇止不出，留拜大司农。献帝诏鈇与太尉杨彪等十余人譬郭汜，令与李傕和。

汜不肯，遂留质鈇等。鈇素刚，即日发病卒。

子旡，亦有才行，官至豫章太守。

论曰：皇甫嵩、朱鈇并以上将之略，受朕仓卒之时。及其功成师克，威声满天下。值弱主蒙尘，犷贼放命，斯诚叶公投袂之几，翟义鞠旅之日，故梁衍猷规，山东连盟，而舍格天之大业，蹈匹夫之小谅，卒狼狽虎口，为智士笑。岂天之长斯乱也？何智勇之不终甚乎！前史晋平原华峤，称其父光禄大夫表，

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称“时人说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战，归功朱隳，张角之捷，本之于卢植，收名敛策，而已不有焉。盖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诚能不争天下之所甚重，则怨祸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乱，而能终以归全者，其致不亦贵乎！故颜子愿不伐善为先，斯亦行身之要与！赞曰：黄妖冲突，嵩乃奋钺。孰是振旅，不居不伐。隳捷陈、颍，亦弭*(于)**[于]*越。言肃王命，并遘屯聿。

后汉书卷七十二 董卓列传 第六十二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也。性麤猛有谋。少尝游羌中，尽与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诸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为杀耕牛，与共宴乐，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遗之，由是以健侠知名。为州兵马掾，常徼守塞下。卓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从中郎将张奂为军司马，共击汉阳叛羌，破之，拜郎中，赐缣九千匹。卓曰：“为者则己，有者则士。”乃悉分与吏兵，无所留。稍迁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后为并州刺史，河东太守。

中平元年，拜东中郎将，持节，代卢植击张角于下曲阳，军败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关鬲盗反叛，遂共立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杀护羌校尉泠征。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边章、韩遂，使专任军政，共杀金城太守陈懿，攻烧州郡。明年春，将数万骑入寇三辅，侵逼园陵，托诛宦官为名。诏以卓为中郎将，副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征之。嵩以无功免归，而边章、韩遂等大盛。朝廷复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假节，执金吾袁滂为副。拜卓破虏将军，与荡寇将军周慎并统于温。并诸郡兵步骑合十余万，屯美阳，

以鞬园陵。章、遂亦进兵美阳。温、卓与战，辄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长十余丈，照章、遂营中，驴马尽鸣。贼以为不祥，欲归金城。卓闻之喜，明日，乃与右扶风鲍鸿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斩首数千级。章、遂败走榆中，

温乃遣周慎将三万人追讨之。温参军事孙坚说慎曰：“贼城中无谷，当外转粮食。坚愿得万人断其运道，将军以大兵继后，贼必困乏而不敢战。若走入羌中，并力讨之，则凉州可定也。”慎不从，引军围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园狭，反断慎运道。慎惧，乃口车重而退。温时亦使卓将兵三万讨先零羌，卓于望垣北为羌胡所围，粮食乏绝，进退逼急。乃于所度水中伪立陂，以为捕鱼，而潜从陂下过军。比贼追之，决水已深，不得度。时觭军败退，唯卓全师而还，屯于扶风，封鬲乡侯，邑千户。

三年春，遣使者持节就长安拜张温为太尉。三公在外，始之于温。其冬，征温还京师，韩遂乃杀边章及伯玉、文侯，拥兵十余万，进围陇西。太守李相如反

，与遂连和，共杀凉州刺史耿鄙。而鄙司马扶风马腾，亦拥兵反叛，又汉阳王国，自号“合觭将军”，皆与韩遂合。共推王国为主，悉令领其觭，寇掠三辅。

五年，围陈仓。乃拜卓前将军，与左将军皇甫嵩击破之。韩遂等复共废王国，而劫故信都令汉阳阎忠，使督统诸部。忠耻为觭所胁，感恚病死。遂等稍争权利，更相杀害，其诸部曲并各分乖。

六年，征卓为少府，不肯就，上书言：“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

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朝廷不能制，颇以为虑。及灵帝寝疾，玺书拜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卓复上书言曰：“臣既无老谋，又无壮事，天恩误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北州，效力边垂。”于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变。及帝崩，大将军何进、司隶校尉袁绍谋诛宦宦，而太后不许，乃私呼卓将兵入朝，以胁太后。卓得召，实时就道。并上书曰：“中常侍张让等窃幸承宠，浊乱海内。臣闻扬汤止沸，莫若去薪；溃汉虽痛，胜于内食。昔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人。今臣辄鸣钟鼓如洛阳，请收让等，以清奸秽。”卓未至而何进败，虎贲中郎将袁术乃烧南宫，欲讨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陈留王夜走小平津。卓远见火起，引兵急进，未明到城西，闻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见卓将兵卒至，恐怖涕泣。卓与言，不能辞对；与陈留王语，遂及祸乱之事。卓以王为贤，且为董太后所养，卓自以与太后同族，有废立意。

初，卓之入也，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恐不为远近所服，率四五日辄夜潜出军近营，明旦乃大陈旌鼓而还，以为西兵复至，洛中无知者。寻而何进及弟苗先所领部曲皆归于卓，卓又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而并其觭，卓兵士大盛。乃讽朝廷策免司空刘弘而自代之。因集议废立。百僚大会，卓乃奋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为政。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陈留王，何如？”公卿以下莫敢对。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案口。有敢沮大议，皆以军法从之。”坐者震动。尚书卢植独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过千余，故有废立之事。今上富于春秋，行无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罢坐。明日复集髡僚于崇德前殿，遂胁太后，策废少帝。曰：“皇帝在丧，无人子之心，威仪不类人君，今废为弘农王。”乃立陈留王，是为献帝。又议太后口迫永乐太后，至令忧死，逆妇姑之礼，无孝顺之节，迁于永安宫，遂以弑崩。

卓迁太尉，领前将军事，加节传斧钺虎贲，更封郿侯。卓乃与司徒黄琬、司空

杨彪，俱带铁锁诣阙上书，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以从人望。于是悉复蕃等爵位，擢用子孙。

寻进卓为相国，入朝不趋，口履上殿。封母为池阳君，置*(丞)*令*[丞]*。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开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虐刑滥罚，睚眦必死，髡僚内外莫能自固。卓尝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歌呼而还。又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虞、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故货贱物贵，谷石数万。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人用。时人以为秦始皇见长人于临洮，乃铸铜人。卓，临洮人也，而今毁之。虽成毁不同，凶暴相类焉。“飞廉，神禽，身似鹿，头如爵，有角，翬尾，文如豹文。”明帝永平五年，长安迎取飞廉及铜马置上西门外，名平乐馆。铜马则东门京所作，致于金马门外者也。张璠纪曰：“太史灵台及永安候铜兰楯，卓亦取之。”

史记曰：“始皇铸天下兵器为十二金人。”

卓素闻天下同疾，阉官诛杀忠良，及其在事，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髡士。乃任吏部尚书汉阳周璆、侍中汝南伍琼、尚书郑公业、长史何颙等。以处士荀爽为司空。其染党锢者陈纪、韩融之徒，皆为列卿。幽滞之士，多所显拔。以尚书韩馥为冀州刺史，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陈留孔口为豫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官，与袁绍之徒十余人，各兴义兵，同盟讨卓，而伍琼、周璆阴为内主。

初，灵帝末，黄巾余党郭太等复起西河白波谷，转寇太原，遂破河东，百姓流转三辅，号为“白波贼”，觝十余万。卓遣中郎将牛辅击之，不能溲。及闻东方兵起，惧，乃鸩杀弘农王，欲徙都长安。会公卿议，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廷争不能得，而伍琼、周璆又固谏之。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劝用善士，故相从，而诸君到官，举兵相图。此二君卖卓，卓何用相负！”遂斩琼、璆。而彪、琬恐惧，诣卓谢曰：“小人恋旧，非欲沮国事也，请以不及为罪。”

卓既杀琼、璆，旋亦悔之，故表彪、琬为光禄大夫。于是迁天子西都。

初，长安遭赤眉之乱，宫室营寺焚灭无余，是时唯有高庙、京兆府舍，遂便时幸焉。后移未央宫。于是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坟墓，收其珍宝。

时长沙太守孙坚亦率豫州诸郡兵讨卓。卓先遣将徐荣、李蒙四出虏掠。荣遇坚于梁，与战，破坚，生禽颍川太守李旻，亨之。卓所得义兵士卒，皆以布缠里

，倒立于地，热膏灌杀之。

时河内太守王匡屯兵河阳津，将以图卓。卓遣疑兵挑战，而潜使锐卒从小平津过津北，破之，死者略尽。明年，孙坚收合散卒，进屯梁县之阳人。

卓遣将胡轸、吕布攻之，布与轸不相能，军中自惊恐，士卒散乱。坚追击之，轸、布败走。卓遣将李傕诣坚求和，坚拒绝不受，进军大谷，距洛九十里。卓自出与坚战于诸陵墓闲，卓败走，潜屯龟池，聚兵于陕。坚进洛阳宣阳城门，更击吕布，布复破走。坚乃埽除宗庙，平塞诸陵，分兵出函谷关，至新安、龟池闲，以口卓后。卓谓长史刘艾曰：“关东诸将数败矣，无能为也。

唯孙坚小戩，诸将军宜慎之。”乃使东中郎将董越屯龟池，中郎将段煨屯华阴，中郎将牛辅屯安邑，其余中郎将、校尉布在诸县，以御山东。魏志曰：“武威人也。”煨音壹回反。

卓讽朝廷使光禄勋宣璠持节拜卓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上。乃引还长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拟车服，乘金华青盖，爪画两幡，时人号“竿摩车”，言其服饰近天子也。以弟旻为左将军，封鄂侯，兄子璜为侍中、中军校尉，皆典兵事。于是宗族内外，并居列位。其子孙虽在髡口，男皆封侯，女为邑君。

“车箱也。”画为文彩。续汉志曰：“幡长六尺，下屈，广八寸。”又云：“皇太子青盖金华蚤画幡。”竿摩谓相逼近也。今俗以事干人者，谓之“相竿摩”。

数与百官置酒宴会，淫乐纵恣。乃结垒于长安城东以自居。又筑坞于郿，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尝至郿行坞，公卿已下祖道于横门外。卓施帐幔饮设，诱降北地反者数百人，于坐中杀之。先断其舌，次斩手足，次凿其眼目，以镞口之。未及得死，偃转*(杯)**[杯]*案闲。会者战栗，亡失匕箸，而卓饮食自若。诸将有言语蹉跌，便戮于前。又稍诛关中旧族，陷以叛逆。

时太史望气，言当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诬卫尉张温与袁术交通，遂笞温于市，杀之，以塞天变。前温出屯美阳，令卓与边章等战无功，温召又不时应命，既到而辞对不逊。时孙坚为温参军，劝温陈兵斩之。温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坚曰：“明公亲帅王师，威振天下，何恃于卓而赖之乎？坚闻古之名将，杖钺临觴，未有不断斩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斩庄贾，魏绛戮杨干。今若纵之，自亏威重，后悔何及！”温不能从，而卓犹怀忌恨，故及于难。事在左传。

温字伯慎，少有名誉，累登公卿，亦阴与司徒王允共谋诛卓，事未及发而见害。越骑校尉汝南伍孚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怀佩刀以见卓。孚语毕辞去，卓起送至合，以手抚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奋得免，急呼左右执

杀之，而大诟曰：“虏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奸贼于都市，以谢天地！”言未毕而毙。

时王允与吕布及仆射士孙瑞谋诛卓。有人书“吕”字于布上，负而行于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会未央殿。

卓朝服升车，既而马惊墮泥，还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从，遂行。乃陈兵夹道，自垒及宫，左步右骑，屯卫周潜，令吕布等扞卫前后。王允乃与士孙瑞密表其事，使瑞自书诏以授布，令骑都尉李肃与布同心勇士十余人，伪着卫士服于北掖门内以待卓。卓将至，马惊不行，怪惧欲还。吕布劝令进，遂入门。肃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伤臂墮车，顾大呼曰：“吕布何在？”布曰：“有诏讨贼臣。”卓大骂曰：“庸狗敢如是邪！”布应声持矛刺卓，趣兵斩之。主簿田仪及卓仓头前赴其尸，布又杀之。驰赍赦书，以令宫陛内外。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

长安中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旻于郾坞，杀其母妻男女，尽灭其族。乃尸卓于市。天时始热，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脐中，光明达曙，如是积日。诸袁门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扬之于路。坞中珍藏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锦绮纈縠纨素奇玩，积如丘山。

初，卓以牛辅子掇，素所亲信，使以兵屯陕。辅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张济将步骑数万，击破河南尹朱铄于中牟。因掠陈留、颍川诸县，杀略男女，所过无复遗类。吕布乃使李肃以诏命至陕讨辅等，辅等逆与肃战，肃败走弘农，布诛杀之。其后牛辅营中无故大惊，辅惧，乃赍金宝踰城走。左右利其货，斩辅，送首长安。

傕、汜等以王允、吕布杀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军者男女数百人，皆诛杀也。牛辅既败，觝无所依，欲各散去。傕等恐，乃先遣使诣长安，求乞赦免。王允以为一岁不可再赦，不许之。傕等益怀忧惧，不知所为。武威人贾诩时在傕军，说之曰：“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诸君若□军单行，则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事济，奉国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后也。”傕等然之，各相谓曰：“京师不赦我，我当以死决之。若攻长安克，则得天下矣；不克，则钞三辅妇女财物，西归乡里，尚可延命。”觝以为然，于是共结盟，率军数千，晨夜西行。王允闻之，乃遣卓故将胡轸、徐荣击之于新丰。荣战死，轸以觝降。傕随道收兵，比至长安，已十余万，与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围长安。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吕布军有叟兵内反，引傕觝得入。城溃，放兵虏掠，死者万余人。杀卫尉种拂等。吕布战败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门楼上。于是大赦天下。李傕、郭汜、樊稠

等皆为将军。遂围门楼，共表请司徒王允出，问“太师何罪”？允穷蹙乃下，后数日见杀。傕等葬董卓于郿，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敛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风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傕又迁车骑将军，开府，领司隶校尉，假节。汜后将军，稠右将军，张济为镇东将军，并封列侯。傕、汜、稠共秉朝政。济出屯弘农。以贾诩为左冯翊，欲侯之。诩曰：“此救命之计，何功之有！”固辞乃止。更以为尚书典选。

明年夏，大雨昼夜二十余日，漂没人庶，又风如冬时。帝使御史裴茂讯诏狱，原系者二百余人。其中有为傕所枉系者，傕恐茂赦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疑有奸故，请收之。诏曰：

“灾异屡降，阴雨为害，使者衔命宣布恩泽，原解轻微，庶合天心。欲释冤结而复罪之乎！一切勿问。”

初，卓之入关，要韩遂、马腾共谋山东。遂、腾见天下方乱，亦欲倚卓起兵。兴平元年，马腾从陇右来朝，进屯霸桥。时腾私有求于傕，不获而怒，遂与侍中马宇、右中郎将刘范、前凉州刺史种劭、中郎将杜稟合兵攻傕，连日不决。韩遂闻之，乃率觭来欲和腾、傕，既而复与腾合。傕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与腾等战于长平观下。遂、腾败，斩首万余级，种劭、刘范等皆死。遂、腾走还凉州，稠等又追之。韩遂使人语稠曰：“天下反复未可知，相与州里，今虽小违，要当大同，欲共一言。”乃骈马交臂相加，笑语良久。

军还，利告傕曰：“樊、韩骈马笑语，不知其辞，而意爱甚密。”于是傕、稠始相猜疑。犹加稠及郭汜开府，与三公合为六府，皆参选举。

时长安中盗贼不禁，白日虏掠，傕、汜、稠乃参分城内，各备其界，犹不能制，而其子弟纵横，侵暴百姓。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经日而死者无降。帝疑赋恤有虚，乃亲于御前自加临检。既知不实，使侍中刘艾出让有司。于是尚书令以下皆诣省阁谢，奏收侯汶考实。诏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后多得全济。明年春，傕因会刺杀樊稠于坐，由是诸将各相疑异，傕、汜遂复理兵相攻。

安西将军杨定者，故卓部曲将也。惧傕忍害，乃与汜合谋迎天子幸其营。傕知其计，即使兄子暹将数千人围宫。以车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杨彪谓暹曰：“古今帝王，无在人臣家者。诸君举事，当上顺天心，柰何如是！”暹曰：“将军计决矣。”帝于是遂幸傕营，彪等皆徒从。乱兵入殿，掠宫人什物，傕又徙御府金帛乘舆器服，而放火烧宫殿官府居人悉尽。帝使杨彪与司空张喜等十余人和傕、汜，汜不从，遂质留公卿。彪谓汜曰：“将军达人闲事，柰何君臣分争，一人劫天子，一人质公卿，此可行邪？”

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国家，吾岂求生邪！”左右多谏，汜乃止。

遂引兵攻傽，矢及帝前，又贯傽耳。傽将杨奉本白波贼帅，乃将兵救傽，于是汜觮乃退。

是日，傽复移帝幸其北坞，唯皇后、宋贵人俱。傽使校尉监门，隔绝内外。寻复欲徙帝于池阳黄白城，君臣惶惧。司徒赵温深解譬之，乃止。诏遣谒者仆射皇甫郦和傽、汜。郦先譬汜，汜即从命。又诣傽，傽不听。曰：“郭多，盗马虏耳，何敢欲与我同邪！必诛之。

君观我方略士觮，足办郭多不？多又劫质公卿。所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

汜一名多。郦曰：“今汜质公卿，而将军胁主，谁轻重乎？”傽怒，呵遣郦，因令虎贲王昌追杀之。昌伪不及，郦得以免。傽乃自为大司马。与郭汜相攻连月，死者以万数。

天子使左中郎将李国持节拜傽为大司马，在三公之右。傽自以为得鬼神之助，乃厚赐诸巫。”

张济自陕来和解二人，仍欲迁帝权幸弘农。帝亦思旧京，因遣使敦请傽求东归，十反乃许。车驾即日发迈。李傽出屯曹阳。以张济为骠骑将军，复还屯陕。迁郭汜车骑将军，杨定后将军，杨奉兴义将军。又以故牛辅部曲董承为安集将军。汜等并侍送乘舆。汜遂复欲胁帝幸郾，定、奉、承不听。汜恐变生，乃口军还就李傽。车驾进至华阴。宁辑将军段煨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资储，请帝幸其营。初，杨定与煨有隙，遂诬煨欲反，乃攻其营，十余日不下。而煨犹奉给御膳，禀瞻百官，终无二意。

‘是天子非？’车不得前。傽兵数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舆车前，侍中刘艾大呼云：

‘是天子也！’使侍中杨琦高举车帷。帝言诸兵：‘汝溲，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溲。既度桥，士觮咸称万岁。”李傽、郭汜既悔令天子东，乃来救段煨，因欲劫帝而西，杨定为汜所遮，亡奔荆州。而张济与杨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傽、汜，共追乘舆，大战于弘农东涧。承、奉军败，百官士卒死者不可胜数，皆口其妇女辎重，御物符策典籍，略无所遗。射声校尉沮铄被创坠马。李傽谓左右曰：“尚可活不？”铄骂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乱臣贼子，未有如汝者！”傽使杀之。天子遂露次曹阳。承、奉乃谄傽等与连和，而密遣闲使至河东，招故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并率其觮数千骑来，与承、奉共击傽等，大破之，斩首数千级，乘舆乃得进。董承、李乐拥辔左右，胡才、杨奉、韩暹、去卑为后距。傽等复来战，奉等大败

，死者甚于东涧。自东涧兵相连缀四十里中，方得至陕，乃结营自守。时残破之余，虎贲羽林不满百人，皆有离心。承、奉等夜乃潜议过河，使李乐先度具舟舡，举火为应。帝步出营，临河欲济，岸高十余丈，乃以绢缒而下。余人或匍匐岸侧，或从上自投，死亡伤残，不复相知。争赴舡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击披之，断手指于舟中者可掬。同济唯皇后、宋贵人、杨彪、董承及后父执金吾伏完等数十人。其宫女皆为傜兵所掠夺，冻溺死者甚觶。既到大阳，止于人家，然后幸李乐营。百官饥饿，河内太守张杨使数千人负米贡饷。帝乃御牛车，因都安邑。河东太守王邑奉献绵帛，悉赋公卿以下。封邑为列侯，拜胡才征东将军，张杨为安国将军，皆假节、开府。其垒壁髑竖，竞求拜职，刻印不给，至乃以锥画之。或赍酒肉就天子燕饮。又遣太仆韩融至弘农，与傜、汜等连和。傜乃放遣公卿百官，颇归宫人妇女，及乘舆器服。

初，帝入关，三辅户口尚数十万，自傜汜相攻，天子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闲，关中无复人迹。建安元年春，诸将争权，韩暹遂攻董承，承奔张杨，杨乃使承先缮修洛宫。七月，帝还至洛阳，幸杨安殿。张杨以为己功，故因以“杨”名殿。乃谓诸将曰：“天子当与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杨当出扞外难，何事京师？”遂还野王。杨奉亦出屯梁

。乃以张杨为大司马，杨奉为车骑将军，韩暹为大将军，领司隶校尉，皆假节钺。暹与董承并留宿卫。

暹矜功恣睢，干乱政事，董承患之，潜召兖州牧曹操。操乃诣阙贡献，禀公卿以下，因奏韩暹、张杨之罪。暹惧诛，单骑奔杨奉。帝以暹、杨有翼车驾之功，诏一切勿问。于是封骠将军董承、辅国将军伏完等十余人为列侯，赠沮铄为弘农太守。曹操以洛阳残荒，遂移帝幸许。杨奉、韩暹欲要遮车驾，不及，曹操击之，奉、暹奔袁术，遂纵暴杨、徐闲。明年，左将军刘备诱奉斩之。暹惧，走还并州，道为人所杀。胡才、李乐留河东，才为怨家所害，乐自病死。张济饥饿，出至南阳，攻穰，战死。郭汜为其将伍习所杀。

封骠将军董承、辅国将军伏完、侍中丁仪、种辑、尚书仆射钟繇、尚书郭溥、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刘艾、冯翊韩斌、东郡太守杨觶、议郎罗邵、伏德、赵蕤为列侯，赏有功也。赠射声校尉沮铄为弘农太守，旌死节也。”

三年，使谒者仆射裴茂诏关中诸将段煨等讨李傜，夷三族。以段煨为安南将军，封鬯乡侯。

四年，张杨为其将杨丑所杀。以董承为车骑将军，开府。

自都许之后，权归曹氏，天子总己，百官备员而已。帝忌操专僭，乃密诏董承，使结天下义士共诛之。承遂与刘备同谋，未发，会备出征，承更与偏将军王

服、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结谋。事泄，承、服、辑、硕皆为操所诛。韩遂与马腾自还凉州，更相战争，乃下陇据关中。操方事河北，虑其乘闲为乱，七年，乃拜腾征南将军，遂征西将军，并开府。后征段煨为大鸿胪，病卒。复征马腾为鞞尉，封槐里侯。腾乃应召，而留子超领其部曲。十六年，超与韩遂举关中背曹操，操击破之，遂、超败走，腾坐夷三族。超攻杀凉州刺史韦康，

复据陇右。十九年，天水人杨阜破超，超奔汉中，降刘备。韩遂走金城羌中，为其帐下所杀。初，陇西人宗建在枹罕，自称“河首平汉王”，署置百官三十许年。曹操因遣夏侯渊击建，斩之，凉州悉平。

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超入，拘岳于冀，杀刺史太守。阜内有报超之志，而未得其便。外兄姜□屯历城，阜少长*(诣)*□家，见□母，说前在冀中时事，歔歔悲甚。□曰：‘何为尔？’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视息天下？’时□母慨然□从阜计。超闻阜等兵起，自将出袭历城，得□母。*[□母]*骂之曰：‘若背父之逆子，杀君之桀贼，天地岂久容，敢以面目视人乎？’超怒，杀之。阜与战，身被五创，宗族昆季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张鲁。”论曰：董卓初以虓阚为情，因遭崩剥之执，故得蹈藉彝伦，毁裂畿服。

夫以剝肝斲趾之性，则羸生不足以厌其快，然犹折意缙绅，弼疑陵夺，尚有盗窃之道焉。及残寇乘之，倒山倾海，昆冈之火，自兹而焚，版荡之篇，于焉而极。呜呼，人之生也难矣！天地之不仁甚矣！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言厉王为政，反先王之道，下人尽病也。”又荡之什曰：“荡荡上帝，下人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郑玄注云：“荡荡，法度废坏之貌。”

赞曰：百六有会，过、剥成灾。董卓滔天，干逆三才。方夏崩沸，皇京鞭埃。无礼虽及，余褻遂广。矢延王辂，兵缠魏象。区服倾回，人神波荡。

阳为旱，阴为水。”初入元百六岁有阳□，故曰“百六之会”。

后汉书卷七十三 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 第六十三

刘虞字伯安，东海郯人也。祖父嘉，光禄勋。虞初举孝廉，稍迁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鲜卑、乌桓、夫余、秽貊之辈，皆随时朝贡，无敢扰边者，百姓歌悦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黄巾作乱，攻破冀州诸郡，拜虞甘陵相，绥抚荒余，以蔬俭率下。迁宗正。

后车骑将军张温讨贼边章等，发幽州乌桓三千突骑，而牢禀逋悬，皆畔还本国。

前中山相张纯私谓前太山太守张举曰：“今乌桓既畔，皆愿为乱，凉州贼起

，朝廷不能禁。又洛阳人妻生子两头，此汉祚衰尽，天下有两主之征也。子若与吾共率乌桓之觭以起兵，庶几可定大业。”举因然之。四年，纯等遂与乌桓大人共联盟，攻蓟下，燔烧城郭，虏略百姓，杀护乌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觭至十余万，屯肥如。举称“天子”，纯称“弥天将军安定王”，移书州郡，云举当代汉，告天子避位，□公卿奉迎。纯又使乌桓峭王等步骑五万，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杀害吏民。朝廷以虞威信素着，恩积北方，明年，复拜幽州牧。虞到蓟，罢省屯兵，务广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宽弘，开许善路。又设赏购举、纯。举、纯走出塞，余皆降散。纯为其客王政所杀，送首诣虞。灵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

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马，进封襄贲侯。初平元年，复征代袁隗为太傅。

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达。旧幽部应接荒外，资费甚广，岁常割青、冀赋调二亿有余，以给足之。时处处断绝，委输不至，而虞务存宽政，劝督农植，开上谷胡市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民悦年登，谷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皆收视温恤，为安立生业，流民皆忘其迁徙。虞虽为上公，天性节约，敝衣绳履，食无兼肉，远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归心焉。初，诏令公孙瓒讨乌桓，受虞节度。瓒但务会徒觭以自强大，而纵任部曲，颇侵扰百姓，而虞为政仁爱，念利民物，由是与瓒渐不相平。二年，冀州刺史韩馥、勃海太守袁绍及山东诸将议，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长者，欲立为主。乃遣故乐浪太守张岐等赍议，上虞尊号。

虞见岐等，厉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矚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误邪！”

固拒之。馥等又请虞领尚书事，承制封拜，复不听。遂收斩使人。于是选掾右北平田畴、从事鲜于银蒙险闲行，奉使长安。献帝既思东归，见畴等大悦。

时虞子和为侍中，因此遣和潜从武关出，告虞将兵来迎。道由南阳，后将军袁术闻其状，遂质和，使报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数千骑就和奉迎天子，而术竟不遣之。

太祖北征乌桓，令畴将觭*(止)**[上]*徐无，出卢龙，历平刚，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余里，虏乃惊，太祖与战，大斩获，论功封畴。畴上疏自陈，太祖令夏侯惇喻之。畴曰：“岂可卖卢龙塞以易赏禄哉？”初，公孙瓒知术诈，固止虞遣兵，虞不从，瓒乃阴劝术执和，使夺其兵，自是与瓒仇怨益深。和寻得逃术还北，复为袁绍所留。瓒既累为绍所败，而犹攻之不已，虞患其黠武，且虑得志不可复制，固不许行，而稍节其禀假。瓒怒，屡违节度，又复侵犯百姓。虞所赍赏典当胡夷，瓒数抄夺之。积不能禁，乃遣驿使奉章陈其暴掠之罪

，瓚亦上虞禀粮不周，二奏交驰，互相非毁，朝廷依违而已。瓚乃筑京于蓟城以备虞。虞数请瓚，辄称病不应。虞乃密谋讨之，以告东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领，以公为归，谋臣爪牙，不可无也。瓚文武才力足恃，虽有小恶，固宜容忍。”虞乃止。顷之攸卒，而积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诸屯兵觶合十万人以攻瓚。将行，从事代郡程绪免胄而前曰：“公孙瓚虽有过恶，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晓使得改行，而兵起萧墙，非国之利。加胜败难保，不如驻兵，以武临之，瓚必悔祸谢罪，所谓不战而服人者也。”虞以绪临事沮议，遂斩之以徇。戒军士曰：“无伤余人，杀一伯珪而已。”时州从事公孙纪者，瓚以同姓厚待遇之。纪知虞谋而夜告瓚。瓚时部曲放散在外，仓卒自惧不免，乃掘东城欲走。虞兵不习战，又爱人庐舍，口不听焚烧，急攻围不下。瓚乃简募锐士数百人，因风纵火，直冲突之。虞遂大败，与官属北奔居庸县。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执虞并妻子还蓟，犹使领州文书。会天子遣使者段训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将军，封易侯，假节督幽、并、*(司)**[青]*、冀。瓚乃诬虞前与袁绍等欲称尊号，胁训斩虞于蓟市。先坐而口曰：“若虞应为天子者，天当风雨以相救。”时旱热炎盛，遂斩焉。传首京师，故吏尾敦于路劫虞首归葬之。

瓚乃上训为幽州刺史。虞以恩厚得觶，怀被北州，百姓流旧，莫不痛惜焉。初，虞以俭素为操，冠敝不改，乃就补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内，而妻妾服罗纨，盛绮饰，时人以此疑之。和后从袁绍报瓚云。

公孙瓚字伯珪，辽西令支人也。家世二千石。瓚以母贱，遂为郡小吏。为人美姿貌，大音声，言事辩慧。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后从涿郡卢植学于缙氏山中，略见书传。举上计吏。太守刘君坐事槛车征，官法不听吏下亲近，瓚乃改容服，诈称侍卒，身执徒养，御车到洛阳。太守当徙日南，瓚具豚酒于北芒上，祭辞先人，酌觞祝曰：

“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便当长辞坟莹。”

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观者莫不叹息。既行，于道得赦。瓚还郡，举孝廉，除辽东属国长史。尝从数十骑出行塞下，卒逢鲜卑数百骑。

瓚乃退入空亭，约其从者曰：“今不奔之，则死尽矣。”乃自持两刃矛，驰出冲贼，杀伤数十人，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

中平中，以瓚督乌桓突骑，车骑将军张温讨凉州贼。会乌桓反畔，与贼张纯等攻击蓟中，瓚率所领追讨纯等有功，迁骑都尉。张纯复与畔胡丘力居等寇渔阳、河闲、勃海，入平原，多所杀略。瓚追击战于属国石门，虏遂大败，口妻子踰塞走，悉得其所略男女。瓚深入无继，反为丘力居等所围于辽西管子城，二

百余日，粮尽食马，马尽口弩楯，力战不敌，乃与士卒辞诀，各分散还。时多雨雪，队坑死者十五六，虏亦饥困，远走柳城。诏拜瓚降虏校尉，封都亭侯，复兼领属国长史。职统戎马，连接边寇。每闻有警，瓚辄厉色愤怒，如赴雠敌，望尘奔逐，或继之以夜战。虏识瓚声，惮其勇，莫敢抗犯。瓚常与善射之士数十人，皆乘白马，以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乌桓更相告语，避白马长史。乃画作瓚形，驰骑射之，中者咸称万岁。虏自此之后，遂远窜塞外。

瓚志埽灭乌桓，而刘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与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黄巾三十万觴入勃海界，欲与黑山合。瓚率步骑二万人，逆击于东光南，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贼口其车重数万两，奔走度河。瓚因其半济薄之，贼复大破，死者数万，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万余人，车甲财物不可胜算，威名大震。拜奋武将军，封蓟侯。

瓚既谏刘虞遣兵就袁术，而惧术知怨之，乃使从弟越将千余骑诣术自结。术遣越随其将孙坚，击袁绍将周昕，越为流矢所中死。瓚因此怒绍，遂出军屯盘河，将以报绍。乃上疏曰：“臣闻皇羲已来，君臣道着，张礼以导人，设刑以禁暴。今车骑将军袁绍，托承先轨，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乱，情行浮薄。昔为司隶，值国多难，太后承摄，何氏辅朝。绍不能举直措枉，而专为邪媚，招来不轨，疑误社稷，至令丁原焚烧孟津，董卓造为乱始。绍罪一也。卓既无礼，帝主见质。绍不能开设权谋，以济君父，而口置节传，

进窜逃亡。忝辱爵命，背违人主，绍罪二也。绍为勃海，当攻董卓，而默选戎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门，累然同毙。不仁不孝，绍罪三也。绍既兴兵，涉历二载，不恤国难，广自封植。乃多引资粮，专为不急，割刻无方，考责百姓，其为痛怨，莫不咨嗟。绍罪四也。逼迫韩馥，窃夺其州，矫刻金玉，以为印玺，每有所下，辄阜囊施检，文称诏书。昔亡新僭侈，渐以即真。

观绍所拟，将必阶乱。绍罪五也。绍令星工伺望祥妖，赂遗财货，与共饮食，克会期日，攻钞郡县。此岂大臣所当施为？绍罪六也。绍与故虎牙都尉刘勋，首共造兵，勋降服张杨，累有功嗟，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谗慝，济其无道，绍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贡，绍以贪恠，横责其钱，钱不备毕，二人并命。绍罪八也。春秋之义，子以母贵。绍母亲为傅婢，地实微贱，据职高重，享福丰隆。有苟进之志，无虚退之心，绍罪九也。又长沙太守孙坚，前领豫州刺史，遂能驱走董卓，埽除陵庙，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绍遣小将盗居其位，断绝坚粮，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诛。绍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彊，天子迁徙，诸侯背畔，故齐桓立柯*(会)**[亭]*之盟，晋文为践土之会，伐荆楚以致菁茅，诛曹、韞以章无礼。臣虽闾茸，名非先贤，蒙被朝

恩，负荷重任，职在鈇钺，奉辞伐罪，辄与诸将州郡共讨绍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续桓文忠诚之嗟。”遂举兵攻绍，于是冀州诸城悉畔从瓚。今俗谓之排，其字从“木”。

绍惧，乃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绶授瓚从弟范，遣之郡，欲以相结。而范遂背绍，领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将帅为青、冀、兖三州刺史，又悉置郡县守令，与绍大战于界桥。瓚军败还蓟。绍遣将崔巨业将兵数万攻围故安不下，退军南还。瓚将步骑三万人追击于巨马水，大破其觶，死者七八千*[人]*。

乘胜而南，攻下郡县，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据有齐地。绍复遣兵数万与楷连战二年，粮食并尽，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无青草。绍乃遣子谭为青州刺史，楷与战，败退还。是岁，瓚破禽刘虞，尽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谣曰：“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为易地当之，遂徙镇焉。

乃盛修营垒，楼观数十，临易河，通辽海。

刘虞从事渔阳鲜于辅等，合率州兵，欲共报瓚。辅以燕国阎柔素有恩信，推为乌桓司马。柔招诱胡汉数万人，与瓚所置渔阳太守邹丹战于潞北，斩丹等四千余级。乌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种人及鲜卑七千余骑，共辅南迎虞子和，与袁绍将曲义合兵十万，共攻瓚。兴平二年，破瓚于鲍丘，斩首二万余级。瓚遂保易京，开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岁余，曲义军粮尽，士卒饥困，余觶数千人退走。瓚微破之，尽得其车重。

是时旱蝗谷贵，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记过忘善，睚眦必报，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职分富贵，不谢人惠”。故所宠爱，类多商贩庸儿。所在侵暴，百姓怨之。于是代郡、广阳、上谷、右北平各杀瓚所置长吏，复与辅、和兵合。瓚虑有非常，乃居于高京，以铁为门。斥去左右，男人七岁以上不得入易门。专侍姬妾，其文簿书记皆汲而上之。令妇人习为大言声，使闻数百步，以传宣教令。疏远宾客，无所亲信，故谋臣猛将，稍有乖散。自此之后，希复攻战。或问其故。瓚曰：“我昔驱畔胡于塞表，埽黄巾于孟津，当此之时，谓天下指麾可定。至于今日，兵革方始，观此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楼不攻。今吾诸营楼口千里，积谷三百万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变。”

建安三年，袁绍复大攻瓚。瓚遣子续求救于黑山诸帅，而欲自将突骑直出，傍西山以断绍后。长史关靖谏曰：“今将军将士，莫不怀瓦解之心，所以犹能相守者，顾恋其老小，而恃将军为主故耳。坚守旷日，或可使绍自退。若舍之而出，后无镇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绍渐相攻逼，瓚觶日蹙，乃潞，筑三重营以自固。

四年春，黑山贼帅张燕与续率兵十万，三道来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赍书告续曰：“昔周末丧乱，僵尸蔽地，以意而推，犹为否也。不图今日亲当其锋。”

袁氏之攻，状若鬼神，梯冲舞吾楼上，鼓角鸣于地中，日穷月急，不遑启处。乌口归人，瀋水陵高，汝当碎首于张燕，驰骤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动。且厉五千铁骑于北隰之中，起火为应，吾当自内出，奋扬威武，决命于斯。不然，吾亡之后，天下虽广，不容汝足矣。”绍候得其书，如期举火，瓚以为救至，遂便出战。绍设伏，瓚遂大败，复还保中小城。自计必无全，乃悉缢其姊妹妻子，然后引火自焚。绍兵趣登台斩之。

关靖见瓚败，叹恨曰：“前若不止将军自行，未必不济。吾闻君子陷人于危，必同其难，岂可以独生乎！”乃策马赴绍军而死。续为屠各所杀。田楷与袁绍战死。

鲜于辅将其觭归曹操，操以辅为度辽将军，封都亭侯。阎柔将部曲曹操击乌桓，拜护乌桓校尉，封关内侯。

张燕既为绍所败，人觭稍散。曹操将定冀州，乃率觭诣邺降，拜平北将军，封安国亭侯。

论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长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厉行饬身，卓然不羈者，或未闻焉。刘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美哉乎，季汉之名宗子也！

若虞瓚无闲，同情共力，纠人完聚，口保燕、蓟之饶，缮兵昭武，以临羈雄之隙，舍诸天运，征乎人文，则古之休烈，何远之有！

陶谦字恭祖，丹阳人也。少为诸生，仕州郡，四迁为车骑将军张温司马，西讨边章。会徐州黄巾起，以谦为徐州刺史，击黄巾，大破走之，境内晏然。

盘曰：‘不当转邪？’曰：‘不可转，转则胜人。’”时董卓虽诛，而李傕、郭汜作乱关中。是时四方断绝，谦每遣使闲行，奉贡西京。诏迁为徐州牧，加安东将军，封溧阳侯。是时徐方百姓殷盛，谷实甚丰，流民多归之。而谦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别驾从事赵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见箠，出为广陵太守。曹宏等谗慝小人，谦甚亲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渐乱。

下邳*(阎)**[阙]*宣自称“天子”，谦始与合从，后遂杀之而并其觭。

初，曹操父嵩避难琅邪，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遂袭杀之。初平四年，曹操击谦，破彭城傅阳。谦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还。过拔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跼。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谦者皆歼。

兴平元年，曹操复击谦，略定琅邪、东海诸县，谦惧不免，欲走归丹阳。会张邈迎吕布据兖州，操还击布。是岁，谦病死。

初，同郡人笮融，聚觶数百，往依于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遂断三郡委轮，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及曹操击谦，徐方不安，融乃将男女万口、马三千匹走广陵。广陵太守赵昱待以宾礼。融利广陵资货，遂乘酒酣杀昱，放兵大掠，因以过江，南奔豫章，杀郡守朱皓，入据其城。后为扬州刺史刘繇所破，走入山中，为人所杀。昱字符达，琅邪人。清己疾恶，潜志好学，虽亲友希得见之。为人耳不邪听，目不妄视。太仆种拂举为方正。

赞曰：襄贲励德，维城燕北。仁能洽下，忠以鞬国。伯珪篋犷，武才趯猛。

虞好无终，绍执难并。徐方殄耗，实谦为梗。

后汉书卷七十四上 袁绍刘表列传 第六十四上

绍子谭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司徒汤之孙。父成，五官中郎将，*(绍)*壮健好交结，大将军梁冀以下莫不善之。

“成字文开，与梁冀结好，言无不从。京师谚曰：‘事不谐，问文开。’”绍少为郎，除濮阳县，遭母忧去官。三年礼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服阕，徙居洛阳。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倾心折节，莫不争相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辘辘柴毂，填接街陌。内官皆恶之。中常侍赵忠言于省内曰：“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叔父太傅隗闻而呼绍，以忠言责之，绍终不改。柴毂，贱者之车。

后辟大将军何进掾，为侍御史、虎贲中郎将。中平五年，初置西园八校尉，以绍为佐军校尉。

灵帝崩，绍劝何进征董卓等觶军，胁太后诛诸宦官，转绍司隶校尉。语已见何进传。及卓将兵至，骑都尉太山鲍信说绍曰：“董卓拥制强兵，将有异志，今不早图，必为所制。及其新至疲劳，袭之可禽也。”绍畏卓，不敢发。顷之，卓议欲废立，谓绍曰：“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董侯似可，今当立之。”绍曰：“今上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宣于天下。若公违礼任情，废嫡立庶，恐觶议未安。”卓案口叱绍曰：“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

我欲为之，谁敢不从！”绍诡对曰：“此国之大事，请出与太傅议之。”卓复言“刘氏种不足复遗”。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横刀长揖径出。

。

悬节于上东门，而奔冀州。

董卓购募求绍。时侍中周璠、城门校尉伍琼为卓所信待，琼等阴为绍说卓曰

：“夫废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绍不达大体，恐惧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购之，孰必为变。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管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觴，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绍喜于免罪，必无患矣。”卓以为然，乃遣授绍勃海太守，封邟乡侯。绍犹称兼司隶。

初平元年，绍遂以勃海起兵，*(以)**[与]*从弟后将军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口、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河内太守王匡、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等同时俱起，觴各数万，以讨卓为名。绍与王匡屯河内，口屯颍川，馥屯邺，余军咸屯酸枣，约盟，遥推绍为盟主。绍自号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

董卓闻绍起山东，乃诛绍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师者，尽灭之。卓乃遣大鸿胪韩融、少府阴循、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循、越骑校尉王续譬解绍等诸军。绍使王匡杀班、续、吴循等，袁术亦执杀阴循，惟韩融以名德免。

‘足下拘仆于狱，欲以衅鼓，此何悖暴无道之甚者也？仆与董卓何亲戚？义岂同恶？足下张虎狼之口，吐长蛇之毒，恚卓迁怒，何其酷哉！死者人之所难，然耻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灵，当诉足下于皇天。夫婚姻者祸福之几，今日着矣。曩为一体，今为血讎，亡人二女，则君之甥，身没之后，慎勿令临仆尸骸。’匡得书，抱班二子哭，班遂死于狱。”

是时豪杰既多附绍，且感其家祸，人思为报，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韩馥见人情归绍，忌*(方)**[其]*得觴，恐将图己，常遣从事守绍门，不听发兵。

桥瑁乃诈作三公移书，传驿州郡，说董卓罪恶，天子危逼，企望义兵，以释国难。馥于是方听绍举兵。乃谋于觴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刘惠勃然曰：“兴兵为国，安问袁、董？”馥意犹深疑于绍，每贬节军粮，欲使离散。

明年，馥将曲义反畔，馥与战失利。绍既恨馥，乃与义相结。绍客逢纪谓绍曰：

“夫举大事，非据一州，无以自立。今冀部强实，而韩馥庸才，可密要公孙瓒将兵南下，馥闻必骇惧。并遣辩士为陈祸福，馥迫于仓卒，必可因据其位。”绍然之，益亲纪，即以书与瓒。瓒遂引兵而至，外托*[讨]*董卓，而阴谋袭馥。

绍乃使外甥陈留高干及颍川荀谏等说馥曰：“公孙瓒乘胜来南，而诸郡应之。袁车骑引军东向，其意未可量也。窃为将军危之。”馥惧，曰：“然则为之柰何？”

谏曰：“君自料宽仁容觴，为天下所附，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

”“临危吐决，智勇迈于人，又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谡曰：“勃海虽郡，其实州也。

今将军资三不如之孰，久处其上，袁氏一时之杰，必不为将军下也。且公孙提燕、代之卒，其锋不可当。夫冀州天下之重资，若两军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将军之旧，且为同盟。当今之计，莫若举冀州以让袁氏，必厚德将军，公孙瓒不能复与之争矣。是将军有让贤之名，而身安于太山也。愿勿有疑。”馥素性恇怯，因然其计。馥长史耿武、别驾闵纯、骑都尉沮授闻而谏曰：“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

柰何欲以州与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让，古人所贵，诸君独何病焉？”先是，馥从事赵浮、程涣将强弩万人屯孟津，闻之，率兵驰还，请以拒绍，馥又不听。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赵忠故舍，遣子送印绶以让绍。

“今贼臣作乱，朝廷迁移。吾历世受宠，志竭力命，兴复汉室。然齐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句践非范蠡无以存国。今欲与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将何以匡济之乎？”授进曰：“将军弱冠登朝，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忠义奋发，单骑出奔，董卓怀惧，济河而北，勃海稽服。拥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觝，威陵河朔，名重天下。

若举军东向，则黄巾可埽；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师北首，则公孙必禽；震胁戎狄，则匈奴立定。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拥百万之觝，迎大驾于长安，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诛讨未服。以此争锋，谁能御之！比及数年，其功不难。”绍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为奋武将军，使监护诸将。

魏郡审配，钜鹿田丰，并以正直不得志于韩馥。绍乃以丰为别驾，配为治中，甚见器任。馥自怀猜惧，辞绍索去，往依张邈。后绍遣使诣邈，有所计议，因共耳语。馥时在坐，谓见图谋，无何，如厕自杀。

其冬，公孙瓒大破黄巾，还屯盘河，威震河北，冀州诸城无不望风响应。绍乃自击之。瓒兵三万，列为方陈，分突骑万匹，翼军左右，其锋甚锐。绍先令曲义领精兵八百，强弩千张，以为前登。瓒轻其兵少，纵骑腾之，义兵伏楯下，一时同发，瓒军大败，斩其所置冀州刺史严纲，获甲首千余级。曲义追至界桥，瓒敛兵还战，义复破之，遂到瓒营，拔其牙门，余觝皆走。绍在后十数里，闻瓒已破，发蹶息马，唯鞞帐下强弩数十张，大戟士百许人。瓒散兵二千余骑卒至，围绍数重，射矢雨下。田丰扶绍，使溲入空垣。绍脱兜鍪抵地，曰

：“大丈夫当前口死，而反逃垣墙闲邪？”促使诸弩竞发，多伤瓚骑。

觶不知是绍，颇稍引濔。会曲义来迎，骑乃散退。三年，瓚又遣兵至龙湊挑战，绍复击破之。瓚遂还幽州，不敢复出。四年初，天子遣太仆赵岐和解关东，使各罢兵。瓚因此以书譬绍曰：“赵太仆以周、邵之德，衔命来征，宣扬朝恩，示以和睦，旷若开云见日，何喜如之！昔贾复、寇恂争相危害，遇世祖解纷，遂同輿并出。衅难既释，时人美之。自惟边鄙，得与将军共同斯好，此诚将军之*(羞)**[眷]*，而瓚之愿也。”绍于是引军南还。

三月上巳，大会宾徒于薄落津。闻魏郡兵反，与黑山贼干毒等数万人共覆邺城，杀郡守。坐中客家在邺者，皆忧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绍容貌自若，不改常度。贼有陶升者，自号“平汉将军”，独反诸贼，将部觶踰西城入，闭府门，具车重，载绍家及诸衣冠在州内者，身自扞鞬，送到斥丘。

绍还，因屯斥丘，以陶升为建义中郎将。六月，绍乃出军，入朝歌鹿肠山苍岩谷口，讨干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及其觶万余级。绍遂寻山北行，进击诸贼左髭丈八等，皆斩之，又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氏根等，复斩数万级，皆屠其屯壁。遂与黑山贼张燕及四营屠各、鴈门乌桓战于常山。燕精兵数万，骑数千匹，连战十余日，燕兵死伤虽多，绍军亦疲，遂各退。曲义自恃有功，骄纵不轨，绍召杀之，而并其觶。

薛君注云：“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也。”酈元水经注曰：“漳水经钜鹿故城西，谓之*[薄]*落津。”

续汉志瘿陶县有薄落亭。

兴平二年，拜绍右将军。其冬，车驾为李傕等所迫于曹阳，沮授说绍曰：“将军累叶台辅，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残毁，观诸州郡，虽外托义兵，内实相图，未有忧存社稷恤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口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绍将从其计。颍川郭图、淳于琼曰：“汉室陵彊，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觶，动有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权不失几，功不猷速，愿其图之。”帝立既非绍意，竟不能从。绍有三子：谭字显思，熙字显雍，尚字显甫。谭长而惠，尚少而美。绍后妻刘有宠，而偏爱尚，数称于绍，绍亦奇其姿容，欲使传嗣。乃以谭继兄后，出为青州刺史。沮授谏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

且年均以贤，德均则卜，古之制也。愿上惟先代成*(则)**[败]*之诫，下思逐

兔分定之义。若其不改，祸始此矣。”绍曰：“吾欲令诸子各据一州，以视其能。”于是以中子熙为幽州刺史，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

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许，乃下诏书于绍，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相讨伐。绍上书曰：

臣闻昔有哀叹而霜陨，悲哭而崩城者。每读其书，谓为信然，于今况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为国，破家立事，至乃怀忠获衅，抱信见疑，昼夜长吟，剖肝泣血，曾无崩城陨霜之应，故邹衍、□妇何能感彻。

臣以负薪之资，拔于陪隶之中，奉职宪台，擢授戎校。常侍张让等滔乱天常，侵夺朝威，贼害忠德，扇动奸党。故大将军何进忠国疾乱，义心赫怒，以臣颇有一介之节，可责以鹰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谕臣以方略。臣不敢畏惮强御，避祸求福，与进合图，事无违异。忠策未尽而元帅受败，太后被质，宫室焚烧，陛下圣德幼冲，亲遭□困。时进既被害，师徒丧沮，臣独将家兵百余人，抽戈承明，竦□翼室，虎叱鬲司，奋击凶丑，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此诚愚臣效命之一验也。

会董卓乘虚，所图不轨。臣父兄亲从，并当大位，不惮一室之祸，苟惟宁国之义，故遂解节出奔，创谋河外。时卓方贪结外援，招悦英豪，故即臣勃海，申以军号，则臣之与卓，未有纤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扬波，偷荣求利，则进可以享窃禄位，退无门户之患。然臣愚所守，志无倾夺，故遂引会英雄，兴师百万，饮马孟津，歃血漳河。会故冀州牧韩馥怀挟逆谋，欲专权执，绝臣军粮，不得踵系，至使猾虏肆毒，害及一门，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鸟兽之情，犹知号呼。臣所以荡然忘哀，貌无隐戚者，诚以忠孝之节，道不两立，顾私怀己，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国之二验也。

凡我同盟之后，毕力致命，以伐凶丑，同銜王室，翼戴天子。有渝此盟，神明是殛，俾坠其师，无克祚国！’”。

今是*(夫)**[大]*鸟兽则失丧其耦匹，越月踰时焉，则必反巡过其故乡，翔回焉，鸣号焉，蹢躅焉，踟躇焉，然后乃能去之。小者至于燕爵，犹有啁縱之顷焉，然后乃能去之。”

又黄巾十万焚烧青、兖、黑山、张杨蹈藉冀城。臣乃旋师，奉辞伐畔。金鼓未震，狡敌知亡，故韩馥怀惧，谢咎归土，张杨、黑山同时乞降。臣时辄承制，窃比窦融，以议郎曹操权领兖州牧。会公孙瓒师旅南驰，陆掠北境，臣即星驾席卷，与瓒交锋。假天之威，每战辄克。臣备公族子弟，生长京辇，颇闻俎豆，不习干戈；

加自乃祖先臣以来，世作辅弼，咸以文德尽忠，得免罪戾。臣非与瓒角戎马之执，争战阵之功者也。诚以贼臣不诛，春秋所贬，苟云利国，专之不疑。

故冒践霜雪，不惮劬勤，实庶一捷之福，以立终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诚耻之。

太仆赵岐衔命来征，宣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细故，与下更新，奉诏之日，引师南辕。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验也。

赵盾曰：‘天乎！予无辜。’史曰：‘尔为仁为义，人弑尔君，而复国不讨贼，非弑如何？’”

又臣所上将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显达，登锋履刃，死者过半，勤恪之功，不见书列。而州郡牧守，竞盗声名，怀持二端，优游顾望，皆列土锡圭，跨州连郡，是以远近狐疑，议论纷错者也。臣闻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仓卒之时，功多者赏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乏祀，海内伤心，志士愤惋。是以忠臣肝脑涂地，肌肤横分而无悔心者，义之所感故也。今赏加无劳，以携有德；杜黜忠功，以疑觴望。斯岂腹心之远图？将乃谗慝之邪说使之然也？臣爵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岂敢窥觊重礼，以希彤弓旅矢之命哉？诚伤偏裨列校，勤不见纪，尽忠为国，躐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号于边狱，白起歔歔于杜邮也。太傅日磬位为师保，任配东征，而耗乱王命，宠任非所，凡所举用，皆觴所捐口。而容纳其策，以为谋主，令臣骨肉兄弟，还为讎敌，交锋接刃，构难滋甚。臣虽欲释甲投戈，事不得已。诚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聪之所有所不闻，乞下臣章，咨之髀贤，使三槐九棘，议臣罪戾。若以臣今行权为衅，则桓、文当有诛绝之刑；若以觴不讨贼为贤，则赵盾可无书弑之贬矣。

臣虽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则伏首欧刀，褰衣就戮，臣之愿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绝邪谄之论，无令愚臣结恨三泉。

毛萇注曰：“尸鳩之养其子，旦从上下，暮从下上，平均如一。言善人君子执义亦如此。”

于是以绍为太尉，封邳侯。时曹操自为大将军，绍耻为之下，伪表辞不受。操大惧，乃让位于绍。二年，使将作大匠孔融持节拜绍大将军，锡弓矢节钺，虎贲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后受之。绍每得诏书，患有不便于己，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说操以许下埤湿，洛阳残破，宜徙都甄城，以就全实。操拒之。田丰说绍曰：“徙都之计，既不克从，宜早图许，奉迎天子，动托诏令，响号海内，此筭之上者。不尔，终为人所禽，虽悔无益也。”绍不从。四年春，击公孙瓒，遂定幽土，事在瓒传。

绍既并四州之地，觴数十万，而骄心转盛，贡御稀简。主簿耿包密白绍曰：“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以从民心。”绍以包白事示军府僚属，议者以包妖妄宜诛。绍知觴情未同，不得已乃杀包以弭其咎。于是简精兵十

万，骑万匹，欲出攻许，以审配、逢纪统军事，田丰、荀谏及南阳许攸为谋主，颜良、文丑为将帅。沮授进说曰：“近讨公孙，师出历年，百姓疲敝，仓库无积，赋役方殷，此国之深忧也。宜先遣使献捷天子，务农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后进屯黎阳，渐营河南，益作舟船，缮修器械，分遣精骑，抄其边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图、审配曰：“兵书之法，十围五攻，敌则能战。今以明公之神武，连河朔之强觮，以伐曹操，*(兵)**[其]*执譬若覆手。今不时取，后难图也。”授曰：“盖救乱诛暴，谓之义兵；恃觮凭强，谓之骄兵。义者无敌，骄者先灭。曹操奉迎天子，建宫许都。今举师南向，于义则违。且庙胜之策，不在强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练，非公孙瓒坐受围者也。今□万安之术，而兴无名之师，窃为公惧之。”图等曰：“武王伐纣，不为不义；况兵加曹操，而云无名！且公师徒精勇，将士思奋，而不及早定大业，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吴之所以灭也。监军之计，在于*(将军)**[持牢]*，而非见时知几之变也。”绍纳图言。

图等因是潜沮授曰：“授监统内外，威震三军，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与主同者*[昌，主与臣同者]*亡，此黄石之所忌也。且御觮于外，不宜知内。”绍乃分授所统为三都督，使授及郭图、淳于琼各典一军，未及行。

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人庶之觮，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五年，左将军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据沛以背曹操。操惧，乃自将征备。田丰说绍曰：“与公争天下者，曹操也。操今东击刘备，兵连未可卒解，今举军而袭其后，可一往而定。兵以几动，斯其时也。”绍辞以子疾，未得行。丰举杖击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难遇之几，而以婴儿病失其会，惜哉！”绍闻而怒之，从此遂疏焉。

曹操畏绍过河，乃急击备，遂破之。备奔绍，绍于是进军攻许。田丰以既失前几，不宜便行，谏绍曰：“曹操既破刘备，则许下非复空虚。且操善用兵，变化无方，觮虽少，未可轻也。今不如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觮，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人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绍不从。丰强谏忤绍，绍以为沮觮，遂械系之。乃先宣檄曰：

盖闻明主图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曩者强秦弱主，赵高执柄，专制朝命，威福由己，终有望夷之祸，污辱至今。及臻吕后，禄、产专政，□断万机，决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内寒心。于是绛侯、朱虚兴威奋怒，诛夷逆暴，尊

立太宗，故能道化兴隆，光明融显。此则大臣立权之明表也。

问占梦，卜泾水为祟，胡亥乃斋望夷宫。赵高令其驺阎乐逼胡亥使自杀。张华云：“望夷之宫在长陵西北长平观，东临泾水，作之以望北夷。”事见史记。吕后崩，欲为乱，绛侯周勃、朱虚侯刘章等共诛之，立文帝，庙称太宗。左传闵子马曰：“下陵上替，能无乱乎？”

司空曹操祖父腾，故中常侍，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口，饕餮放横，伤化虐人。父嵩，乞口携养，因臧买位，與金犖宝，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奸)**[赘]*阉遗丑，本无令德，僂狡锋侠，好乱乐祸。幕府董统鹰扬，埽夷凶逆，续遇董卓侵官暴国，于是提口挥鼓，发命东夏，广罗英雄，口瑕录用，故遂与操参咨策略，谓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虑，轻进易退，伤夷折糖，数丧师徒。幕府辄复分兵命锐，修完补辑，表行东郡太守、兖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师，錡就威柄，冀获秦师一克之报。而遂乘资跋扈，肆行酷烈，割剥元元，残贤害善。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鈔逸，以直言正色，论不阿谄，身被梟悬之戮，妻孥受灰灭之咎。自是士林愤痛，人怨天怒，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幕府惟强干弱枝之义，且不登畔人之党，故复援旄擐甲，席卷赴征，金鼓响震，布觴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复其方伯之任。是则幕府无德于兖土，而有大造于操也。

会后銮驾东反，鬪虜乱政。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缮修郊庙，翼卫幼主。而便放志专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僚，败法乱纪，坐召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怨灭三族，鬪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道路以目，百辟钳口，尚书记期会，公卿充员品而已。

故太尉杨彪，历典二司，元纲极位。操因睚眦，被以非罪，箠楚并兼，五毒俱至，触情放慝，不顾宪章。又议郎赵彦，忠谏直言，议有可纳，故圣朝含听，改容加锡。操欲迷夺时明，杜绝言路，口收立杀，不俟报闻。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口桑梓犹宜恭肃。操率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毁突，无骸不露。身处三公之官，而行桀虏之态，污国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细政苛惨，科防互设，赠缴充蹊，坑菹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蹈机阱，是以兖、豫有无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

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莫府方诘外奸，未及整训，加意含覆，冀可弥缝。而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桡折栋梁，孤弱汉室，除忠害善，专为梟雄。往岁伐鼓北征，讨公孙瓒，强御桀逆，拒围一年。操

因其未破，阴交书命，欲托助王师，以见掩袭，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济。会行人发露，瓚亦梟夷，故使锋芒挫缩，厥图不果。屯据敖仓，阻河为固，乃欲运螳螂之斧，御隆车之隧。莫府奉汉威灵，折冲宇宙，长戟百万，胡骑千骠，奋中黄、育、获之士，骋良弓劲弩之执，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济、漯，大军泛黄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叶而掎其后。雷震虎步，并集虏廷，若举炎火以焚飞蓬，覆沧海而注燹炭，

有何不消灭者哉？

当今汉道陵彊，纲口网绝，操以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外称陪卫，内以拘质，惧篡逆之祸，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脑涂地之秋，烈士立功之会也。可不勳哉！

乃先遣颜良攻曹操别将刘延于白马，绍自引兵至黎阳。沮授临行，会其宗族，散资财以与之。曰：“执存则威无不加，执亡则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马不敌，君何惧焉？”授曰：“以曹兖州之明略，又挟天子以为资，我虽克伯珪，觴实疲敝，而主骄将口，军之破败，在此举矣。杨雄有言：‘六国蚩蚩，为羸弱姬。’今之谓乎！”曹操遂救刘延，击颜良斩之。绍乃度河，壁延津南。沮授临船叹曰：“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其济乎！”遂以疾退，绍不许而意恨之，复省其所部，并属郭图。

绍使刘备、文丑挑战，曹操又击破之，斩文丑。再战而禽二将，绍军中大震。操还屯官度，绍进保阳武。沮授又说绍曰：“北兵虽觴，而劲果不及南军；南军谷少，而资储不如北。南幸于急战，北利在缓师。宜徐持久，旷以日月。”绍不从。连营稍前，渐逼官度，遂合战。操军不利，复还坚壁。绍为高櫓，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楯而行。操乃发石车击绍楼，皆破，军中呼曰“霹雳车”。绍为地道欲袭操，操辄于内为长燎以拒之。又遣奇兵袭绍运车，大破之，尽焚其谷食。

相持百余日，河南人疲困，多畔应绍。绍遣淳于琼等将兵万余人北迎彻运。沮授说绍可遣蒋奇别为支军于表，以绝曹操之钞。绍不从。许攸进曰：“曹操兵少而悉师拒我，许下余守执必空弱。若分遣轻军，星行掩袭，许拔则操*(为)*成禽。如其未溃，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绍又不能用。会攸家犯法，审配收系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说使袭取淳于琼等，琼等时宿在鸟巢，去绍军四十里。操自将步骑五千人，夜往攻破琼等，悉斩之。初，绍闻操击琼，谓长子谭曰：“就操破琼，吾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乃使高览、张合等攻操营，不下。二将闻琼等败，遂奔操。于是绍军惊扰，大溃。绍与谭等幅巾乘马，与八百骑度河，至黎阳北岸，入其将军蒋义渠营。至帐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领相付矣。”义渠避帐而处之。使宣令焉。觴闻绍在，稍复集。余

觥伪降，曹操尽坑之，前后所杀八万人。

沮授为操军所执，乃大呼曰：“授不降也，为所执耳。”操见授谓曰：“分野殊异，遂用圯绝，不图今日乃相得也。”授对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见禽。”操曰：“本初无谋，不相用计。今丧乱过纪，国家未定，方当与君图之。”授曰：“叔父、母、弟悬命袁氏，若蒙公灵，速死为福。”操叹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虑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寻谋归袁氏，乃诛之。

绍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而性矜愎自高，短于从善，故至于败。

及军还，或谓田丰曰：“君必见重。”丰曰：“公貌宽而内忌，不亮吾忠，而吾数以至言连之。若胜而喜，必能赦我，战败而怨，内忌将发。若军出有利，当蒙全耳，今既败矣，吾不望生。”绍还，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冀州城邑多畔，绍复击定之。自军败后发病，七年夏，薨。未及定嗣，逢纪、审配宿以骄侈为谭所病，辛评、郭图皆比于谭而与配、纪有隙。觥以谭长，欲立之。配等恐谭立而评等为害，遂矫绍遗命，奉尚为嗣。

后汉书卷七十四下 袁绍刘表列传 第六十四下

绍子谭

谭自称车骑将军，出军黎阳。尚少与其兵，而使逢纪随之。谭求益兵，审配等又议不与。谭怒，杀逢纪。

曹操度河攻谭，谭告急于尚，尚乃留审配守邺，自将助谭，与操相拒于黎阳。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战城下，谭、尚败退。操将围之，乃夜遁还邺。操进军，尚逆击破操，操军还许，谭谓尚曰：“我铠甲不精，故前为曹操所败。今操军退，人怀归志，及其未济，出兵掩之，可令大溃，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许，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谭大怒，郭图、辛评因此谓谭曰：“使先公出将军为兄后者，皆是审配之所构也。”谭然之。遂引兵攻尚，战于外门。谭败，乃引兵还南皮。别驾王修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谭，谭还欲更攻尚，问修曰：“计将安出？”修曰：

“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将口而断其右手，曰‘我必胜若’，如是者可乎？夫口兄弟而不亲，天下其谁亲之？属有谗人交口其闲，以求一朝之利，愿塞耳勿听也。若斩佞臣数人，复相亲睦，以御四方，可横行于天下。”谭不从。尚复自将攻谭，谭战大败，婴城固守。尚围之急，谭奔平原，而遣颍川辛毗诣曹操求救。

太祖悦，谓毗曰：“谭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对曰：“明公无问信与诈也，直*(言)*当论其孰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谓他人能闲其闲，乃谓天下可定于己也。一旦求救于明公，此可知也。”刘表以书谏谭曰：

天降灾害，祸难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荡，彝伦攸斁。是以智达之士，莫不痛心入骨，伤时人不能相忍也。然孤与太公，志同愿等，虽楚魏绝邈，山河迥远，戮力乃心，共黜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异类不绝吾好，此孤与太公无贰之所致也。功绩未卒，太公殒陨，贤胤承统，以继洪业。宣奕世之德，履丕显之祚，摧严敌于邺都，扬休烈于朔土，顾定疆宇，虎视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蝇飞于竿旌，无忌游于二垒，使股肱分成二体，匈膺绝为异身。初闻此问，尚谓不然，定闻信来，乃知阙伯、实沈之忿已成，□亲即讎之计已决，旃□交于中原，暴尸累于城下。闻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战国，君臣相弑，父子相杀，兄弟相残，亲戚相灭，盖时有之。然或欲以成王业，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谓逆取顺守，而徼富强于一世也。

未有□亲即异，兀其根本，而能全于长世者也。

昔齐襄公报九世之讎，士□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义，君子称其信。

夫伯游之恨于齐，未若太公之忿于曹也；宣子之臣承业，未若仁君之继统也。

且君子违难不适讎国，交绝不出恶声，况忘先人之讎，□亲戚之好，而为万世之戒，遗同盟之耻哉！蛮夷戎狄将有诮让之言，况我族类，而不痛心邪！

远祖也。哀公烹于周，纪侯谮之。远祖者几代？九代矣。”史记曰，纪侯谮齐哀公于周，周夷王烹哀公。其弟静立，是为胡公。弟献公立，子武公立，子厉公立，子文公立，子成公立，子庄公立，子厘公立，子襄公八年，纪迁去其邑，是为九代也。

史记乐毅遗燕惠王书曰：“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

夫欲立竹帛于当时，全宗祀于一世，岂宜同生分谤，争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毡，无舅顺之节，仁君当降志辱身，以济事为务。事定之后，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为高义邪？今仁君见憎于夫人，未若郑庄之于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华之于象敖。

然庄公卒崇大隧之乐，象敖终受有鼻之封。愿捐□百痼，追摄旧义，复为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马，瞻望鹄立。

既而悔之。颖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

！”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

，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事见左传。史记曰，舜名重华。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生象。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践帝位，封弟象为诸侯。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诸有鼻。仁人之于其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鼻国在永州营道县北，今犹谓之鼻亭。

又与尚书谏之，并不从。

曹操遂还救谭，十月至黎阳。尚闻操度河，乃释平原还邺。尚将吕旷、高翔畔归曹氏，谭复阴刻将军印，以假旷、翔。操知谭诈，乃以子整娉谭女以安之，而引军还。

九年三月，尚使审配守邺，复攻谭于平原。配献书于谭曰：“配闻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便于行。愿将军缓心抑怒，终省愚辞。盖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苟图危宗庙，剥乱国家，亲簷一也。是以周公垂涕以*(毙)**[蔽]*管、蔡之狱，季友歔歔而行叔牙之诛。何则？

义重人轻，事不获已故也。昔先公废黜将军以续贤兄，立我将军以为嫡嗣，上告祖灵，下书谱牒，海内远近，谁不备闻！何意凶臣郭图，妄画蛇足，曲辞谄媚，交乱懿亲。至令将军忘孝友之仁，袭阙、沉之谄，放兵钞突，屠城杀吏，冤魂痛于幽冥，创痍被于草棘。又乃图获邺城，许赏赐秦胡，其财物妇女，豫有分数。又云：‘孤虽有老母，趣使身体完具而已。’闻此言者，莫不悼心挥涕，使太夫人忧哀愤隔，我州君臣监寐悲叹。诚拱默以听执事之图，则惧违春秋死命之节，诒太夫人不测之患，损先公不世之业。我将军辞不获命，以及馆陶之役。伏惟将军至孝蒸蒸，发于岐嶷，友于之性，生于自然，章之以聪明，行之以敏达，览古今之举措，鸮兴败之征符，轻荣财于粪土，贵名*(高)**[位]*于丘岳。何意奄然迷沉，堕贤哲之操，积怨肆忿，取破家之祸！翹企延颈，待望讎敌，委慈亲于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岂不痛哉！

若乃天启尊心，革图易虑，则我将军匍匐悲号于将军股掌之上，配等亦当口躬布体以听斧钺之刑。如又不悛，祸将及之。愿熟详吉凶，以赐环玦。”谭不纳。谭军不利，保于平原，尚乃军于馆陶。谭击之败，尚走保险。谭追攻之，尚设奇伏大破谭军，僵尸流血不可胜计。谭走还平原。”

曹操因此进攻邺，审配将冯*(札)**[礼]*为内应，开突门内操兵三百余人。配觉之，从城上以大石击门，门闭，入者皆死。操乃凿燎围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浅，示若可越。配望见，笑而不出争利。操一夜浚之，广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饿死者过半。尚闻邺急，将军万余人还救城，操逆击破之。尚走依曲漳为营，操复围之，未合，尚惧，遣阴夔、陈琳求降，不听。尚还走蓝口，操复进，急围之。尚将马延等临阵降，觝大溃，尚奔中山。尽收其辎重，得尚印绶节钺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审配令士卒曰：“坚守死战，操军疲矣。幽州方至，何忧无主！”操出行围，配伏弩射之，几中。以其兄子荣为东门校尉，荣夜开门内操兵，配拒战城中，生获配。操谓配曰：“吾近行围，弩何多也？”配曰：“犹恨其少。”操曰：“卿忠于袁氏，亦自不得不尔。”意欲活之。配意气壮烈，终无挠辞，见者莫不叹息，遂斩之。

全尚母妻子，还其财宝。高干以并州降，复为刺史。

‘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顾曰：‘狗辈！由汝曹破冀州，恨不得杀汝。’太祖既有意活配，配无挠辞，辛毗等号哭不已，乃杀之。”

曹操之围邺也，谭复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闲，攻尚于中山。尚败，走故安从熙，而谭悉收其觮，还屯龙凑。

十二月，曹操讨谭，军其门。谭夜遁*(奔)**[走]*南皮，临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谭欲出战，军未合而破。谭被发驱驰，追者意非恒人，趋奔之。谭墮马，顾曰：“咄，儿过我，我能富贵汝。”言未绝口，头已断地。于是斩郭图等，戮其妻子。

熙、尚为其将焦触、张南所攻，奔辽西乌桓。触自号幽州刺史，驱率诸郡太守令长背袁向曹，陈兵数万。杀白马盟，令曰：“违者斩！”觮莫敢仰视，各以次歃。至别驾代郡韩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于义阙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为也！”一坐为珩失色。触曰：“夫举大事，当立大义。事之济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厉事君。”曹操闻珩节，甚高之，屡辟不至，卒于家。

高干复叛，执上党太守，举兵守壶口关。十一年，曹操自征干，干乃留其将守城，自诣匈奴求救，不得，独与数骑亡，欲南奔荆州。上洛都尉捕斩之。

十二年，曹操征辽西，击乌桓。尚、熙与乌桓逆操军，战败走，乃与亲兵数千人奔公孙康于辽东。尚有勇力，先与熙谋曰：“今到辽东，康必见我，我独为兄手击之，且据其郡，犹可以自广也。”康亦心规取尚以为功，乃先置精勇于厩中，然后请尚、熙。熙疑不欲进，尚强之，遂与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于冻地。尚谓康曰：“未死之闲，寒不可忍，可相与席。”康曰：“卿头颅方行万里，何席之为！”遂斩首送之。

康，辽东人。父度。初避吏为玄兔小吏，稍仕。中平元年，还为本郡守。在职敢杀伐，郡中名豪与己夙无恩者，遂诛灭百余家。因东击高句骊，西攻乌桓，威行海畔。时王室方乱，度恃其地远，阴独怀幸。会襄平社生大石丈余，下有三小石为足，度以为己瑞。初平元年，乃分辽东为辽西、中辽郡，并置太守，越海收东莱诸县，为营州刺史，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追封父延为建义侯。立汉二祖庙。

承制设口墀于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鸾辂九旒旄头羽骑。建安九年，司空曹操表为奋威将军，封永宁乡侯。度死，康嗣，故遂据辽土焉。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鲁恭王之后也。身長八尺余，姿貌温伟。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议，号为“八顾”。诏书捕案党人，表亡走得免。党禁解，辟大将军何进掾。

初平元年，长沙太守孙坚杀荆州刺史王叡，诏书以表为荆州刺史。时江南宗贼大盛，又袁术阻兵屯鲁阳，表不能得至，乃单马入宜城，请南郡人蒯越、襄阳人蔡瑁与共谋画。表谓越曰：“宗贼虽盛而觮不附，若袁术因之，祸必至矣。吾欲征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对曰：“理平者先仁义，理乱者先权谋。兵不在多，贵乎得人。袁术骄而无谋，宗贼率多贪暴。越有所素养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觮来。使君诛其无道，施其才用，威德既行，襁负而至矣。兵集觮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公路虽至，无能为也。

”表曰：“善。”

乃使越遣人诱宗贼帅，至者十五人，皆斩之而袭取其觮。唯江夏贼张虎、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诸守令闻表威名，多解印绶去。表遂理兵襄阳，以观时变。

‘我何罪？’坚曰：‘坐无所知。’叡穷迫，刮金饮之而死。”袁术与其从兄绍有隙，而绍与表相结，故术共孙坚合从袭表。表败，坚遂围襄阳。会表将黄祖救至，坚为流箭所中死，余觮退走。及李傕等入长安，冬，表遣使奉贡。傕以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假节，以为己援。

建安元年，骠骑将军张济自关中走南阳，因攻穰城，中飞矢而死。荆州官属皆贺。表曰：“济以穷来，主人无礼，至于交锋，此非牧意，牧受吊不受贺也。”

使人纳其觮，觮闻之喜，遂皆服从。三年，长沙太守张羨率零陵、桂阳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围，破羨，平之。于是开土遂广，南接五领，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初，荆州人情好扰，加四方骇震，寇贼相扇，处处麋沸。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母闾、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爱民养士，从容自保。

及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度，绍遣人求助，表许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观天下之变。从事中郎南阳韩嵩、别驾刘先说表曰：“今豪桀并争，两雄相持，天子之重在于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将择所宜从。岂可拥甲十万，坐观成败，求援而不能助，见贤而不肯归！此两怨必集于将军，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贤俊多归之，其执必举袁绍，然后移兵以向江汉，恐将军不能御也。今之胜计，莫若举荆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将军，长享福祚，垂之后嗣，此万全之策也。”蒯越亦劝之。表狐疑不断，乃遣嵩诣操，观望虚实。谓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拥天子都许，君为我观其畔。”

嵩对曰：“嵩观曹公之明，必得志于天下。将军若欲归之，使嵩可也；如其犹

豫，嵩至京师，天子假嵩一职，不获辞命，则成天子之臣，将军之故吏耳。在君为君，不复为将军死也。惟加重思。”表以为惮使，强之。至许，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还，盛称朝廷曹操之德，劝遣子入侍。表大怒，以为怀贰，陈兵诟嵩，将斩之。嵩不为动容，徐陈临行之言。表妻蔡氏知嵩贤，谏止之。

表犹怒，乃考杀从行者。知无它意，但囚嵩而已。

六年，刘备自袁绍奔荆州，表厚相待结而不能用于也。十三年，曹操自将征表，未至。八月，表疽发背卒。在荆州几二十年，家无余积。

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类于己，甚爱之，后为琮娶其后妻蔡氏之侄，蔡氏遂爱琮而恶琦，毁誉之言日闻于表。表宠耽后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张允并得幸于表，又睦于琮。而琦不自宁，尝与琅邪人诸葛亮谋自安之术。亮初不对。后乃共升高楼，因令去梯，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

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表将江夏太守黄祖为孙权所杀，琦遂求代其任。

及表病甚，琦归省疾，素慈孝，允等恐其见表而父子相感，更有托后之意，乃谓琦曰：“将军命君抚临江夏，其任至重。今释觚口来，必见谴怒。伤亲之欢，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遏于户外，使不得见。琦流涕而去，人觚闻而伤焉。遂以琮为嗣。

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将因奔丧作难。会曹操军至新野，琦走江南。蒯越、韩嵩及东曹掾傅巽等说琮归降。琮曰：“今与诸君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以观天下，何为不可？”巽曰：“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御中国，必危也；以刘备而敌曹公，不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师之锋，必亡之道也。将军自料何与刘备？”琮曰：“不若也。”巽曰：“诚以刘备不足御曹公，则虽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诚以刘备足御曹公，则备不为将军下也。愿将军勿疑。”

及操军到襄阳，琮举州请降，刘备奔夏口。操以琮为青州刺史，封列侯。

蒯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释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礼待，使条品州人优劣，皆擢而用之。以嵩为大鸿胪，以交友礼待之。蒯越光禄勋，刘*(光)**[先]*尚书令。初，表之结袁绍也，侍中从事邓义谏不听。义以疾退，终表世不仕，操以为侍中。其余多至大官。

操后败于赤壁，刘备表琦为荆州刺史。明年卒。

论曰：袁绍初以豪侠得觚，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也！

韩非曰：“佞刚而不和，愎过而好胜，嫡子轻而庶子重，斯之谓亡征。”刘表道不相越，而欲卧收天运，拟踪三分，其犹木禺之于人也。赞曰：绍姿弘雅，表亦长者。称雄河外，口强南夏。鱼俚汉舳，云屯冀马。

窥图讯鼎，禋天类社。既云天工，亦资人亮。矜强少成，坐谈奚望。

回皇頄嬖，身颓业丧。

后汉书卷七十五 刘焉袁术吕布列传 第六十五

刘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鲁恭王后也。肃宗时，徙竟陵。焉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阳城山，精学教授。举贤良方正，稍迁南阳太守、宗正、太常。

时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为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阴求为交址，以避时难。议未即行，会益州刺史郗俭在政烦扰，谣言远闻，而并州刺史张懿、凉州刺史耿鄙并为寇贼所害，故焉议得用。出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职。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是时益州贼马相亦自号“黄巾”，合聚疲役之民数千人，先杀绵竹令，进攻雒县，杀郗俭，又击蜀郡、犍为，旬月之闲，破坏三郡。马相自称“天子”，觭至十余万人，遣兵破巴郡，杀郡守赵部。州从事贾龙，先领兵数百人在犍为，遂纠合吏人攻相，破之，龙乃遣吏卒迎焉。焉到，以龙为校尉，徙居绵竹。*(龙)*抚纳离叛，务行宽惠，而阴图异计。沛人张鲁，母有恣色，兼挟鬼道，往来焉家，遂任鲁以为督义司马，*(遂)*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杀使者。鲁既得汉中，遂复杀张修而并其觭。

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托以佗事，杀州中豪强十余人，士民皆怨。初平二年，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并反，攻焉。焉击破，皆杀之。自此意气渐盛，遂造作乘舆车重千余乘。焉四子，范为左中郎将，诞治书御史，璋奉车都尉，并从献帝在长安，唯别部司马瑁随焉在益州。朝廷使璋晓譬焉，焉留璋不复遣。兴平元年，征西将军马腾与范谋诛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战败，范及诞并见杀。焉既痛二子，又遇天火烧其城府车重，延及民家，馆邑无余，于是徙居成都，遂*[疽]*发背*(疽)*卒。

州大吏赵贇等贪璋温仁，立为刺史。诏书因以璋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以贇为征东中郎将。先是荆州牧刘表表焉僭拟乘舆器服，贇以此遂屯兵胸膺备表。初，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焉悉收以为觭，名曰“东州兵”。璋性柔宽无威略，东州人侵暴为民患，不能禁制，旧士颇有离怨。赵贇之在巴中，甚得觭心，璋委之以权。贇因人情不辑，乃阴结州中大姓。建安五年，还共击璋

，蜀郡、广汉、犍为皆反应。东州人畏见诛灭，乃同心并力，为璋死战，遂破反者，进攻雒于江州，斩之。

张鲁以璋闇懦，不复承顺。璋怒，杀鲁母及弟，而遣其将庞羲等攻鲁，数为所破。鲁部曲多在巴士，故以羲为巴郡太守。鲁因袭取之，遂雄于巴汉。

十三年，曹操自将征荆州，璋乃遣使致敬。操加璋振威将军，兄瑁平寇将军。璋因遣别驾从事张松诣操，而操不相接礼。松怀恨而还，劝璋绝曹氏，而结好刘备。璋从之。

十六年，璋闻曹操当遣兵向汉中讨张鲁，内怀恐惧，松复说璋迎刘备以拒操。璋即遣法正将兵迎备。璋主簿巴西黄权谏曰：“刘备有梟名，今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以宾客待之，则一国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

从事广汉王累自倒悬于州门以谏。璋一无所纳。

‘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谓权曰：‘君舍逆效顺，欲追踪陈、韩邪？’权对曰：‘臣过受刘氏厚遇，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是以归命。且败军之将，免死为幸，何古人之可慕？’”

备自江陵驰至涪城，璋率步骑数万与备会。张松劝备于会袭璋，备不忍。明年，出屯葭萌。松兄广汉太守肃惧祸及己，乃以松谋白璋，收松斩之，

□诸关戍勿复通。

备大怒，还兵击璋，所在战克。十九年，进围成都，数十日，城中有精兵三万人，谷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战。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岁，无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战三载，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出降，髡下莫不流涕。备迁璋于公安，归其财宝，后以病卒。

明年，曹操破张鲁，定汉中。

鲁字公旗。初，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陵传子衡，衡传于鲁，鲁遂自号“师君”。其来学者，初名为“鬼卒”，后号“祭酒”。祭酒各领部觶，觶多者名曰“理头”。皆校以诚信，不听欺妄，有病但令首过而已。诸祭酒各起义舍于路，同之亭传，县置米肉以给行旅。食者量腹取足，过多则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后行刑。不置长吏，以祭酒为理，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讨，遂就拜鲁镇夷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其贡献。

太平道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病或自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云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净室，使病人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字，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着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

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五斗米师’也。实无益于疗病，*[但为淫妄]*，小人昏愚，竞共事之。后角被诛，修亦亡。及鲁自在汉中，因其人信行修业，遂增饰之。教使起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循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也。”

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奔鲁者数万家。时人有地中得玉印者，鬻下欲尊鲁为汉宁王。

鲁功曹阎圃谏曰：“汉川之民，户出十万，四面险固，财富土沃，上匡天子，则为桓文，次方窦融，不失富贵。今承制署置，执足斩断。遽称王号，必为祸先。”

鲁从之。

鲁自在汉川垂三十年，闻曹操征之，至阳平，欲举汉中降。其弟卫不听，率觶数万，拒关固守。操破卫，斩之。鲁闻阳平已陷，将稽颡归降。阎圃说曰：“今以急往，其功为轻，不如且依巴中，然后委质，功必多也。”于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以避锋锐，非有恶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郑，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鲁即与家属出逆，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将还中国，待以客礼。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鲁卒，谥曰原侯。子富嗣。

论曰：刘焉鬻时方艰，先求后亡之所，庶乎见几而作。夫地广则骄尊之心生，财衍则僭奢之情用，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闭隘养力，守案先图，尚可与岁时推移，而遽输利器，静受流斥，所谓羊质虎皮，见豺则恐，吁哉！

袁术字公路，汝南汝阳人，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后颇折节。举孝廉，累迁至河南尹、虎贲中郎将。

时董卓将欲废立，以术为后将军。术畏卓之祸，出奔南阳。会长沙太守孙坚杀南阳太守张咨，引兵从术。刘表上术为南阳太守，术又表坚领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卒，击破董卓于阳人。

术从兄绍因坚讨卓未反，远，遣其将会稽周昕夺坚豫州。术怒，击昕走之。绍议欲立刘虞为帝，术好放纵，惮立长君，托以公义不肯同，积此衅隙遂成。乃各外交党援，以相图谋，术结公孙瓒，而绍连刘表。豪桀多附于绍，术怒曰：“鬻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又与公孙瓒书，云绍非袁氏子，绍闻大怒。初平三年，术遣孙坚击刘表于襄阳，坚战死。公孙瓒使刘备与术合谋共逼绍，绍与曹操会击，皆破之。四年，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余贼及匈奴于扶罗等佐术，与曹操战于匡亭，大败。术退保雍丘，又将其余觶奔九江，杀扬州刺史陈温而自领之，又兼称徐州伯。李傕入长安，欲结术为援，乃授以左将

军，假节，封阳翟侯。

初，术在南阳，户口尚数十百万，而不修法度，以钞掠为资，奢恣无馘，百姓患之。又少见识书，言“代汉者当涂高”，自云名字应之。又以袁氏出陈为舜后，以黄代赤，德运之次，遂有僭逆之谋。又闻孙坚得传国玺，遂拘坚妻夺之。兴平二年冬，天子播越，败于曹阳。术大会群下，因谓曰：“今海内鼎沸，刘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何如？”

觭莫敢对。主簿阎象进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积德累功，参分天下，犹服事殷。明公虽奕世克昌，孰若有周之盛？汉室虽微，未至殷纣之敝也。”

术嘿然，使召张范。范辞疾，遣弟承往应之。术问曰：“昔周室陵彊，则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汉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广，士人之觭，欲徼福于齐桓，拟谿于高祖，可乎？”承对曰：“在德不在觭。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虽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无度，干时而动，觭之所口，谁能兴之！”术不说。

孙坚北讨董卓，顿军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气从井中出，使人浚井，得汉*[传]*国玉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自孙坚死，子策复领其部曲，术遣击扬州刺史刘繇，破之，策因据江东。策闻术将欲僭号，与书谏曰：“董卓无道，陵虐王室，祸加太后，暴及弘农，天子播越，宫庙焚毁，是以豪桀发愤，沛然俱起。元恶既毙，幼主东顾，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与之更始。然而河北异谋于黑山，曹操毒被于东徐，刘表僭乱于南荆，公孙叛逆于朔北，正礼阻兵，玄德争盟，是以未获从命，橐弓戢戈。当谓使君与国同规，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惧非海内企望之意也。成汤讨桀，称‘有夏多罪’；武王伐纣，曰‘殷有重罚’。此二王者，虽有圣德，假使时无失道之过，无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恶于天下，徒以幼子胁于强臣，异于汤武之时也。又闻幼主明智聪敏，有夙成之德，天下虽未被其恩，咸归心焉。若辅而兴之，则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为汉宰辅，荣宠之盛，莫与为比，宜嗟忠守节，以报王室。时人多惑图纬之言，妄牵非类之文，苟以悦主为美，不顾成败之计，古今所慎，可不孰虑！忠言逆耳，驳议致憎，苟有益于尊明，无所敢辞。”术不纳，策遂绝之。

建安二年，因河内张炯符命，遂果僭号，自称“仲家”。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以窃号告吕布，并为子娉布女。布执术使送许。术大怒，遣其将张勋、桥蕤攻布，大败而还。术又率兵击陈国，诱杀其王宠及相骆俊，曹操乃自征之。术闻大骇，即走度淮，留张勋、桥蕤于蕲阳，以拒操。*[操]*击破斩蕤，而勋退走。术兵弱，大将死，觭情离叛。

加天旱岁荒，士民冻馁，江、淮闲相食殆尽。时舒仲应为术沛相，术以米十万斛与为军粮，仲应悉散以给饥民。术闻怒，陈兵将斩之。仲应曰：“知当必死

，故为之耳。宁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于涂炭。”术下马牵之曰：“仲应，足下独欲享天下重名，不与吾共之邪？”术虽矜名尚奇，而天性骄肆，尊己陵物。及窃伪号，淫侈滋甚，媵御数百，无不兼罗纨，厌粱肉，自下饥困，莫之简恤。于是资实空尽，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烧宫室，奔其部曲陈简、雷薄于□山。复为简等所拒，遂大困穷，士卒散走。忧懣不知所为，遂归帝号于绍，曰：“祿去汉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门。英雄角逐，分割疆宇。此与周末七国无异，唯强者兼之耳。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人户百万，以强则莫与争大，以位则无所比高。曹操虽欲扶衰錡微，安能续绝运，起已灭乎！谨归大命，君其兴之。”

绍阴然其计。术因欲北至青州从袁谭，曹操使刘备徼之，不得过，复走还寿春。六月，至江亭。坐箠默而叹曰：“袁术乃至是乎！”因愤慨结病，欧血死。妻子依故吏庐江太守刘勋。孙策破勋，复见收视，术女入孙权宫，子曜仕吴为郎中。

论曰：天命符验，可得而见，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归于信顺乎！夫事不以顺，虽强力广谋，不能得也。谋不可得之事，日失忠信，变诈妄生矣。

况复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虽假符僭称，归将安所容哉！

吕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马骁武给并州。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原)*屯河内，以布为主簿，甚见亲待。灵帝崩，原受何进召，将兵诣洛阳，为执金吾。会进败，董卓诱布杀原而并其兵。

卓以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甚爱信之。稍迁至中郎将，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怀猜畏，行止常以布自鞶。尝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掷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顾谢，卓意亦解。布由是阴怨于卓。卓又使布守中合，而私与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见司徒王允，自陈卓几见杀之状。时允与尚书仆射士孙瑞密谋诛卓，因以告布，使为内应。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吕，本非骨肉。

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掷戟之时，岂有父子情也？”布遂许之，乃于门刺杀卓，事已见卓传。允以布为奋威将军，假节，仪同三司，封温侯。

允既不赦凉州人，由是卓将李傕等遂相结，还攻长安。布与傕战，败，乃将数百骑，以卓头系马鬣，走出武关，奔南阳。袁术待之甚厚。布自恃杀卓，有德袁氏，遂恣兵钞掠。术患之。布不安，复去从张杨于河内。时李傕等购募求布急，杨下诸将皆欲图之。布惧，谓杨曰：“与卿州里，今见杀，其功未必多。不如生卖布，可大得傕等爵宠。”杨以为然。有顷，布得走投袁绍，绍与布击张燕于常山。燕精兵万余，骑数千匹。布常御良马，号曰赤菟，能驰城飞堞，

与其健将成廉、魏越等数十骑驰突燕阵，一日或至三四，皆斩首而出。连战十余日，遂破燕军。布既恃其功，更请兵于绍，绍不许，而将士多暴横，绍患之。

布不自安，因求还洛阳。绍听之，承制使领司隶校尉，遣壮士送布而阴使杀之。

布疑其图己，乃使人鼓箏于帐中，潜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绍闻，惧为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归张杨。道经陈留，太守张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临别把臂言誓。

及天下乱，始随太祖。后自疑，乃从吕布。为布画策，布每不从。”

曹操闻而引军击布，累战，相持百余日。是时旱蝗少谷，百姓相食，布移屯山阳。二年闲，操复尽收诸城，破布于钜野，布东奔刘备。邈诣袁术求救，留超将家属屯雍丘。操围超数月，屠之，灭其三族。邈未至寿春，为其兵所害。

时刘备领徐州，居下邳，与袁术相拒于淮上。术欲引布击备，乃与布书曰：“术举兵诣阙，未能屠裂董卓。将军诛卓，为术报耻，功一也。昔金元休南至封丘，为曹操所败。将军伐之，令术复明目于遐迹，功二也。术生年以来，不闻天下有刘备，备乃举兵与术对战。凭将军威灵，得以破备，功三也。将军有三大功在术，术虽不敏，奉以死生。将军连年攻战，军粮苦少，今送米二十万斛。非唯此止，当骆驿复致。凡所短长亦唯命。”布得书大悦，即勒兵袭下邳，获备妻子。备败走海西，饥困，请降于布。布又恚术运粮不复至，乃具车马迎备，以为豫州刺史，遣屯小沛。布自号徐州牧。术惧布为己害，为子求婚，布复许之。

术遣将纪灵等步骑三万以攻备，备求救于布。诸将谓布曰：“将军常欲杀刘备，今可假手于术。”布曰：“不然。术若破备，则北连太山，吾为在术围中，不得不救也。”

便率步骑千余，驰往赴之。灵等闻布至，皆敛兵而止。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备，并请灵等与共飧饮。布谓灵曰：“玄德，布弟也，为诸君所困，故来救之。布性不喜合口，但喜解口耳。”乃令军候植戟于营门，布弯弓顾曰：“诸君观布射*[戟]*小支，中者当各解兵，不中可留决口。”布即一发，正中戟支。灵等皆惊，言“将军天威也”。明日复欢会，然后各罢。

术遣韩胤以僭号事告布，因求迎妇，布遣女随之。沛相陈珪恐术报布成姻，则徐杨合从，为难未已。于是往说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辅赞国政，将军宜与协同策谋，共存大计。今与袁术结婚，必受不义之名，将有累卵之危矣。”

布亦素怨术，而女已在涂，乃追还绝婚，执胤送许，曹操杀之。

臣能累十二博瀉，加九鸡子于其上。’公曰：‘吾未尝见也，子为寡人作之。

’孙息即正颜色，定志意，以馮子置下，加鸡子其上。左右恹息。灵公曰：‘危哉！’孙息曰：‘复有危于此者。’公曰：‘愿复见之。’息曰：‘九层之台，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织，国用空虚，户口减少，吏人叛亡，蝻国谋议将兴兵。’公乃坏台。”

陈珪欲使子登诣曹操，布固不许，会使至，拜布为左将军，布大喜，即听登行，并令奉章谢恩。登见曹操，因陈布勇而无谋，轻于去就，宜早图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诚难久养，非卿莫究其情伪。”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广陵太守。临别，操执登手曰：“东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阴合部觭，以为内应。

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还，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劝吾协同曹操，绝婚公路。今吾所求无获，而卿父子并显重，但为卿所卖耳。”登不为动容，徐对之曰：“登见曹公，言养将军譬如养虎，当饱其肉，不饱则将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养鹰，饥即为用，饱则扬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子登策之，比于连鸡，孰不俱栖，立可离也。”布用珪策，与暹、奉书曰：“二将军亲拔大驾，而布手杀董卓，俱立功名，当垂竹帛。今袁术造逆，宜共诛讨，柰何与贼还来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术，为国除害，建功天下，此时不可失也。”又许破术兵，悉以军资与之。暹、奉大喜，遂共击勋等于下邳，大破之，生禽桥蕤，余觭溃走，其所杀伤、墮水死者殆尽。

建安三年，布遂复从袁术，遣顺攻刘备于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备。为顺所败。操乃自将击布，至下邳城下。遗布书，为陈祸福。布欲降，而陈宫等自以负罪于操，深沮其计，而谓布曰：“曹公远来，孰不能久。将军若以步骑出屯于外，宫将余觭闭守于内。若向将军，宫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则将军救于外。不过旬月，军食毕尽，击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台如赤子，犹舍而归我。今将军厚公台不过于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军远出乎？若一旦有变，妾岂得为将军妻哉！”布乃止。而潜遣人求救于袁术，自将千余骑出。战败走还，保城不敢出。术亦不能救。

曹操燎围之，壅沂、泗以灌其城，三月，上下离心。其将侯成使客牧其名马，而客策之以叛。成追客得马，诸将合礼以贺成。成分酒肉，先入诣布而言曰：“蒙将军威灵，得所亡马，诸将齐贺，未敢尝也，故先以奉贡。”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酝酿，为欲因酒共谋布邪？”成忿惧，乃与诸将共执陈宫、高顺，率其觭降。布与麾下登白门楼。兵围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见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令布将骑，明公将步，天下不足定也

。”顾谓刘备曰：“玄德，卿为坐上客，我为降虏，绳缚我急，独不可一言邪？”操笑曰：

“缚虎不得不急。”乃命缓布缚。刘备曰：“不可。明公不见吕布事丁建阳、董太师乎？”操颌之。布目备曰：“大耳儿最叵信！”操谓陈宫曰：“公台平生自谓智有余，今意何如？”宫指布曰：“是子不用宫言，以至于此。若见从，未可量也。”操又曰：“柰卿老母何？”

宫曰：“老母在公，不在宫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亲。”操复曰：“柰卿妻子何？”宫曰：“宫闻霸王之主，不绝人之祀。”固请就刑，遂出不顾，操为之泣涕。布及宫、顺皆缢杀之，传首许市。

赞曰：焉作庸牧，以希后福。曷云负荷？地堕身逐。术既叨贪，布亦躐覆。

后汉书卷七十六 循吏列传 第六十六

初，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穡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鞞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建武十三年，异国有献名马者，日行千里，又进宝口，贾兼百金，诏以马驾鼓车，口赐骑士。损上林池口之官，废骋望弋猎之事。其以手拊赐方国者，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

勤约之风，行于上下。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

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自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若杜诗守南阳，号为“杜母”，任延、锡光移变边俗，斯其绩用之最章章者也。又第五伦、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称谈。然建武、永平之闲，吏事刻深，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故朱浮数上谏书，箴切峻政，钟离意等亦规讽殷勤，以长者为言，而不能得也。

所以中兴之美，盖未尽焉。自章、和以后，其有善绩者，往往不绝。如鲁恭、吴佑、刘宽及颍川四长，并以仁信笃诚，使人不欺；王堂、陈宠委任贤良，而职事自理：斯皆可以感物而行化也。边凤、延笃先后为京兆尹，时人以辈前世赵、张。又王涣、任峻之为洛阳令，明发奸伏，吏端禁止，然导德齐礼，有所未充，亦一时之良能也。今缀集殊闻显谥，以为循吏篇云。

，铁锁琅铛其颈，愁苦死者十七八。”轻法谓高祖约法三章，孝文除肉刑也。鞞字子产，河内修武人也。家贫好学问，随师无粮，常佣以自给。王莽时，仕郡历州宰。

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邓禹府。举能案剧，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谥，迁桂阳太守。郡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知礼则。飒下车，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儻年闲，邦俗从化。

先是含涯、浚阳、曲江三县，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属桂阳。民居深山，滨

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去郡远者，或且千里。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每一吏出，徭及数家，百姓苦之。飒乃凿山信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役省劳息，奸吏杜绝。流民稍还，渐成聚邑，使输租赋，同之平民。又耒阳县*(山)**[出]*铁石，佗郡民庶常依因聚会，私为冶铸，遂招来亡命，多致奸盗。飒乃上起铁官，罢斥私铸，岁所增入五百余万。讽理恤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视事十年，郡内清理。二十五年，征还。光武欲以为少府，会飒被疾，不能拜起，□以桂阳太守归家，须后诏书。居二岁，载病诣阙，自陈困笃，乃收印绶，赐钱十万，后卒于家。

南阳茨充代飒为桂阳。亦善其政，教民殖桑柘麻纆之属，劝令养蚕织屨，民得利益焉。更始元年，以延为大司马属，拜会稽都尉，时年十九，迎官惊其壮。及到，静泊无为，唯先遣馈礼祠延陵季子。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延到，皆聘请高行如董子仪、严子陵等，敬待以师友之礼。掾吏贫者，辄分奉禄以赈给之。省诸卒，令耕公田，以周穷急。每时行县，辄使慰勉孝子，就餐饭之。吴有龙丘苕者，隐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时，四辅三公连辟，不到。

掾史白请召之。延曰：“龙丘先生躬德履义，有原宪、伯夷之节。都尉埽洒其门，犹惧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谒，修书记，致医药，吏使相望于道。积一岁，苕乃乘犂诣府门，愿得先死备录。延辞让再三，遂署议曹祭酒。苕寻病卒，延自临殡，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贤士大夫争往宦焉。

建武初，延上书愿乞骸骨，归拜王庭。诏征为九真太守。光武引见，赐马杂缿，令妻子留洛阳。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余交址，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娉，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是岁风雨顺节，谷稼丰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于是徼外蛮夷夜郎等慕义保塞，延遂止罢侦候戍卒。初，平帝时，汉中锡光为交址太守，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化声侔于延。

王莽末，闭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贡献，封盐水侯。领南华风，始于二守焉。延视事四年，征诣洛阳，以病稽留，左转睢阳令，九真吏人生为立祠。拜武威太守，帝亲见，戒之曰：“善事上官，无失名誉。”延对曰：“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帝叹息曰：“卿言是也。”

既之武威，时将兵长史田绀，郡之大姓，其子弟宾客为人暴害。延收绀系之，父子宾客伏法者五六人。绀少子尚乃聚会轻薄数百人，自号将军，夜来攻郡。

延即发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内，吏民累息。

郡北当匈奴，南接种羌，民畏寇抄，多废田业。延到，选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赏罚，令将杂种胡骑休屠黄石屯据要害，其有警急，逆击追讨。虏恒多残伤，遂绝不敢出。

河西旧少雨泽，乃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自掾*(吏)**[史]*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后坐口诛羌不先上，左转召陵令。显宗即位，拜颍川太守。永平二年，征会辟雍，因以为河内太守。视事九年，病卒。

少子愷，官至太常。

王景字仲通，乐浪口邯人也。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术，明天文。诸吕作乱，齐哀王襄谋发兵，而数问于仲。及济北王兴居反，欲委兵师仲，仲惧祸及，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闳，为郡三老。更始败，土人王调杀郡守刘宪，自称大将军、乐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将兵击之。至辽东，闳与郡决曹史杨邑等共杀调迎遵，皆封为列侯，闳独让爵。帝奇而征之，道病卒。

景少学易，遂广窥觚书，又好天文术数之事，沉深多伎蓺。辟司空伏恭府。时有荐景能理水者，显宗诏与将作谒者王吴共修作浚仪渠。吴用景口流法，水乃不复为害。

初，平帝时，河、汴决坏，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阳武令张汜上言：“河决积久，日月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修理之费，其功不难。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书奏，光武即为发卒。方营河功，而浚仪令乐俊复上言：“昔元光之闲，人庶炽盛，缘堤垦殖，而瓠子河决，尚二十余年，不即拥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饶广，虽未修理，其患犹可。且新被兵革，方兴役力，劳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须平静，更议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后汴渠东侵，日月口广，而水门故处，皆在河中，兖、豫百姓怨叹，以为县官恒兴佗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议修汴渠，乃引见景，问以理水形便。景陈其利害，应对敏给，帝善之。又以尝修浚仪，功业有成，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夏，遂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口沟涧，防遏冲要，簷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明年夏，渠成

。帝亲自巡行，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景由是知名。王吴及诸从事掾史皆增秩一等。景三迁为侍御史。

十五年，从驾东巡狩，至无盐，帝美其功绩，拜河堤谒者，赐车马缣钱。

建初七年，迁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笃奏上论都*[赋]*，欲令车驾迁还长安。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伫立西望。景以宫庙已立，恐人情疑惑，会时有神雀诸瑞，乃作金人论，颂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采。

明年，迁庐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儻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遂铭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着于乡亭，庐江传其文辞。卒于官。

初，景以为六经所载，皆有卜筮，作事举止，质于蓍龟，而觴书错糅，吉凶相反，乃参纪觴家数术文书，頔宅禁忌，堪輿日相之属，适于事用者，集为大衍玄基云。

日相谓日辰王相之法也。

秦彭字伯平，扶风茂陵人也。自汉兴之后，世位相承。六世祖袭，为颍川太守，与髡从同时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辅号曰“万石秦氏”。彭同产女弟，显宗时入掖庭为贵人，有宠。永平七年，以彭贵人兄，随四姓小侯擢为开阳城门候。

十五年，拜骑都尉，副驸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

建初元年，迁山阳太守。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飨射，辄修升降揖让之仪。乃为人设四诫，以定六亲长幼之礼。有遵奉教化者，擢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吏有过咎，罢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怀爱，莫有欺犯。兴起稻田数千顷，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瘠，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县。于是奸吏局蹐，无所容诈。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齐同其制。诏书以其所立条式，班令三府，并下州郡。

在职六年，转颍川太守，仍有凤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肃宗巡行，再幸颍川，辄赏赐钱谷，恩宠甚异。章和二年卒。

彭弟惇、曜，并为射声校尉。

王涣字稚子，广汉郾人也。父顺，安定太守。涣少好侠，尚气力，数通剽轻少年。晚而改节，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为太守陈宠功曹，当职割断，不避豪右。宠风声大行，入为大司农。和帝问曰：“在郡何以为理？”宠顿首谢曰：“臣任功曹王涣以简贤选能，主簿鐔显拾遗补阙，臣奉宣诏书而已。”帝大悦。涣由此显名。

州举茂才，除温令。县多奸猾，积为人患。涣以方略讨击，悉诛之。境内清夷

，商人露宿于道。其有放牛者，辄云以属稚子，终无侵犯。在温三年，迁兖州刺史，绳正部郡，风威大行。后坐考妖言不实论。岁余，征拜侍御史。

永元十五年，从驾南巡，还为洛阳令。以平正居身，得宽猛之宜。其冤嫌久讼，历政所不断，法理所难平者，莫不曲尽情诈，压塞鞫疑。又能以谲数发擿奸伏。

京师称叹，以为涣有神筭。元兴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壮皆相与赋敛，致奠醢以千数。涣丧西归，道经弘农，民庶皆设盘饭于路。吏问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为卒司所钞，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见侵枉，故来报恩。其政化怀物如此。民思其德，为立祠安阳亭西，每食辄弦歌而荐之。外行猛政，内怀慈仁，移恶子姓名五，篇着里端。无妄发赋，念在理冤。清身苦体，宿夜劳勤，化有能名，远近所闻。天年不遂，早就奄昏，为君作祠安阳亭西，欲令后代莫不称传”也。

永初二年，邓太后诏曰：“夫忠良之吏，国家所以为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

故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昔大司农朱邑、右扶风尹翁归，政谿茂异，令名显闻，孝宣皇帝嘉叹愍惜，而以黄金百斤策赐其子。故洛阳令王涣，秉清修之节，蹈羔羊之义，尽心奉公，务在惠民，功业未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为之立祠。

自非忠爱之至，孰能若斯者乎！今以涣子石为郎中，以劝劳勤。”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唯特诏密县存故太傅卓茂庙，洛阳留王涣祠焉。

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神爵元年卒，宣帝下诏赐其子黄金百斤，奉其祭祀。

元康四年卒。宣帝制诏：“御史右扶风翁归，廉平向正，早夭不遂，朕甚怜之。

其赐翁归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鐔显后亦知名，安帝时豫州刺史。时天下饥荒，竞为盗贼，州界收捕且万余人。

显愍其困穷，自陷刑辟，辄口赦之，因自劾奏。有诏勿理。后位至长乐卫尉。自涣卒后，连诏三公特选洛阳令，皆不称职。永和中，以剧令勃海任峻补之。峻擢用文武吏，皆尽其能，纠剔奸盗，不得旋踵，一岁断狱，不过数十。

威风猛于涣，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终于太山太守。

许荆字少张，会稽阳羨人也。祖父武，太守第五伦举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显，欲令成名，乃请之曰：“礼有分异之义，家有别居之道。”

于是共割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乡人

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晏等以此并得选举。武乃会宗亲，泣曰：“吾为兄不肖，盗声窃位，二弟年长，未豫荣禄，所以求得分财，自取大讥。今理产所增，三倍于前，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于是郡中翕然，远近称之。位至长乐少府。荆少为郡吏，兄子世尝报讎杀人，怨者操兵攻之。荆闻，乃出门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无状相犯，咎皆在荆不能训导。兄既早没，一子为嗣，如令死者伤其灭绝，愿杀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许掾郡中称贤，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誉益着。太守黄兢举孝廉。

和帝时，稍迁桂阳太守。郡滨南州，风俗脆薄，不识学义。荆为设丧纪婚姻制度，使知礼禁。尝行春到耒阳县，人有蒋均者，兄弟争财，互相言讼。荆对之叹曰：“吾荷国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顾使吏上书陈状，乞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在事十二年，父老称歌。以病自上，征拜谏议大夫，卒于官。桂阳人为立庙树碑。

荆孙□，灵帝时为太尉。

孟尝字伯周，会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为郡吏，并伏节死难。尝少修操行，仕郡为户曹史。上虞有寡妇至孝养姑。姑年老寿终，夫女弟先怀嫌忌，乃诬妇厌苦供养，加鸩其母，列讼县庭。郡不加寻察，遂结竟其罪。尝先知枉状，备言之于太守，太守不为理。尝哀泣外门，因谢病去，妇竟冤死。自是郡中连旱二年，祷请无所获。后太守殷丹到官，访问其故，尝诣府具陈寡妇冤诬之事。因曰：“昔东海孝妇，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泽时降。宜戮讼者，以谢冤魂，庶幽枉获申，时雨可期。”丹从之，即刑讼女而祭妇墓，天应澍雨，谷稼以登。

尝后策孝廉，举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迁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址比境，常通商贩，贸籩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址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以病自上，被征当还，吏民攀车请之。尝既不得进，乃载乡民船夜遁去。隐处穷泽，身自耕佣。邻县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余家。

桓帝时，尚书同郡杨乔上书荐尝曰：“臣前后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尝，而身轻言微，终不蒙察。区区破心，徒然而已。尝安仁弘义，耽乐道德，清行出俗，能干绝耦。前更守宰，移风改政，去珠复还，饥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财产易积，掌握之内，价盈兼金，而尝单身谢病，躬耕垄次，匿景藏采，不扬华藻。实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沉沦草莽，好爵莫及，廊庙之宝，□于沟渠。且年岁有讫，桑榆行尽，而忠贞之节，永谢圣时。

臣诚伤心，私用流涕。夫物以远至为珍，士以稀见为贵。盘木朽株，为万乘用

者，左右为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觴之所贵。臣以斗筲之姿，趋走日月之侧。思立微节，不敢苟私乡曲。窃感禽息，亡身进贤。”尝竟不见用。年七十，卒于家。

第五访字仲谋，京兆长陵人。司空伦之族孙也。少孤贫，常佣耕以养兄嫂。有闲暇，则以学文。仕郡为功曹，察孝廉，补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闲，邻县归之，户口十倍。

迁张掖太守。岁饥，粟石数千，访乃开仓赈给以救其敝。吏惧谴，争欲上言。访曰：“若上须报，是口民也。太守乐以一身救百姓！”遂出谷赋人。

顺帝玺书嘉之。由是一郡得全。岁余，官民并丰，界无奸盗。

迁南阳太守，去官。拜护羌校尉，边境服其威信。卒于官。

刘矩字叔方，沛国萧人也。叔父光，顺帝时为司徒。矩少有高节，以*(叔)*父*[叔]*辽未得仕进，遂绝州郡之命。太尉朱宠、太傅桓焉嘉其志义，故叔辽以此为诸公所辟，拜议郎，矩乃举孝廉。

稍迁雍丘令，以礼让化之。其无孝义者，皆感悟自革。民有争讼，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训告，以为忿恚可忍，县官不可入，使归更寻思。讼者感之，辄各罢去。其有路得遗者，皆推寻其主。在县四年，以母忧去官。

后太尉胡广举矩贤良方正，四迁为尚书令。矩性亮直，不能谐附贵执，以是失大将军梁冀意，出为常山相，以疾去官。时冀妻兄孙祉为沛相，矩惧为所害，不敢还乡里，乃投彭城友人家。岁余，冀意少悟，乃止。补从事中郎，复为尚书令，迁宗正、太常。

延熹四年，代黄琼为太尉。琼复为司空，矩与琼及司徒种暠同心辅政，号为贤相。时连有鬻异，司隶校尉以劾三公。尚书朱穆上疏，称矩等良辅，及言殷汤、高宗不罪臣下之义。帝不省，竟以蛮夷反叛免。后复拜太中大夫。

灵帝初，代周景为太尉。矩再为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与州郡交通。顺辞默谏，多见省用。复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于家。

刘宠字祖荣，东莱牟平人，齐悼惠王之后也。悼惠王子孝王将闾，将闾少子封牟平侯，子孙家焉。父丕，博学，号为通儒。

宠少受父业，以明经举孝廉，除东平陵令，以仁惠为吏民所爱。母疾，口官去。百姓将送塞道，车不得进，乃轻服遁归。

后四迁为豫章太守，又三迁拜会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颇为官吏所扰。宠简除烦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征为将作大匠。山阴县有五六老叟，龙眉皓发，自若邪山谷闲出，人赍百钱以送宠。宠劳之曰：

“父老何自苦？”对曰：“山谷鄙生，未尝识郡朝。它守时吏发求民闲，至夜不绝，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车以来，狗不夜吠，民不见吏。年老

遭值圣明，今闻当见弃去，故自扶奉送。”宠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

为人选一大钱受之。

井田之义，一曰无泄地气，二曰无费一家，三曰同风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财货。因井为市，交易而退，故称市井”也。

转为宗正、大鸿胪。延熹四年，代黄琼为司空，以阴雾愆阳免。顷之，拜将作大匠，复为宗正。建宁元年，代王畅为司空，频迁司徒、太尉。二年，以日食策免，归乡里。

宠前后历宰二郡，累登卿相，而*(准)**[清]*约省素，家无货积。尝出京师，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顿洒埽，以待刘公，不可得*(也)**[止]*。”宠无言而去，时人称其长者。以老病卒于家。

弟方，官至山阳太守。方有二子：岱字公山，繇字正礼。兄弟齐名称。

兴平中，繇为扬州牧、振威将军。时袁术据淮南，繇乃移居曲阿。值中国丧乱，士友多南奔，繇携接收养，与同优剧，甚得名称。袁术遣孙策攻破繇，因奔豫章，病卒。

仇览字季智，一名香，陈留考城人也。少为书生淳默，乡里无知者。年四十，县召补吏，选为蒲亭长。劝人生业，为制科令，至于果菜为限，鸡豕有数，农事既毕，乃令子弟耦居，还就黉学。其剽轻游恣者，皆役以田桑，严设科罚。躬助丧事，赈恤穷寡。

儻年称大化。览初到亭，人有陈元者，独与母居，而母诣览告元不孝。览惊曰：

“吾近日过舍，庐落整顿，耕耘以时。此非恶人，当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养孤，苦身投老，柰何肆忿于一朝，欲致子以不义乎？”母闻感悔，涕泣而去。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因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成孝子。乡邑为之谚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鸣枭哺所生。”

时考城令河内王涣，政尚严猛，闻览以德化人，署为主簿。谓览曰：“主簿闻陈元之过，不罪而化之，得无少鹰鹯之志邪？”览曰：“以为鹰鹯，不若鸾凤。”

涣谢遣曰：“枳棘非鸾凤所栖，百里岂大贤之路？今日太学曳长裾，飞名誉，皆主簿后耳。以一月奉为资，勉卒景行。”览入太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字，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观其容止，心独奇之，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蝻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览乃正色曰：“天子修设太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高揖而去，不复与言。后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与融赍刺就房谒之，遂请留宿。林宗

嗟叹，下默为拜。

览学毕归乡里，州郡并请，皆以疾辞。虽在宴居，必以礼自整。妻子有过，辄免冠自责。妻子庭谢，候览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见喜怒声色之异。后征方正，遇疾而卒。

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童恢字汉宗，琅邪姑幕人也。父仲玉，遭世凶荒，倾家赈恤，九族乡里赖全者以百数。仲玉早卒。

恢少仕州郡为吏，司徒杨赐闻其执法廉平，乃辟之。及赐被劾当免，掾属悉投刺去，恢独诣阙争之。及得理，掾属悉归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论者归美。

复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违禁法，辄随方晓示。若吏称其职，人行善事者，皆赐以酒肴之礼，以劝励之。耕织种收，皆有条章。一境清静，牢狱连年无囚。比县流人归化，徙居二万余户。民尝为虎所害，乃设槛捕之，生获二虎。

恢闻而出，曰虎曰：“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虎狼当食六畜，而残暴于人。王法杀人者死，伤人则论法。汝若是杀人者，当垂头服罪；自知非者，当号呼称冤。”一虎低头闭目，状如震惧，实时杀之。其一视恢鸣吼，踊跃自奋，遂令放释。吏人为之歌颂。青州举尤异，迁丹阳太守，暴疾而卒。

弟翊字汉文，名高于恢，宰府先辟之。翊阳暗不肯仕，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须昌长。化有异政，吏人生为立碑。闻举将丧，曰官归。后举茂才，不就。卒于家。

赞曰：政畏张急，理善亨鲜。推忠以及，觴瘼自蠲。一夫得情，千室鸣弦。怀我风爰，永载遗贤。

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得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博瞻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已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欲因事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

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俗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

后汉书卷七十七 酷吏列传 第六十七

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桀健者则雄张闾里。

且宰守旷远，户口殷大。故临民之职，专事威断，族灭奸轨，先行后闻。

肆情刚烈，成其不挠之威。违觴用己，表其难测之智。至于重文横入，为穷怒

之所迁及者，亦何可胜言。故乃积骸满菹，漂血十里。致温舒有虎冠之吏，延年受屠伯之名，岂虚也哉！若其揣挫强执，摧勒公卿，碎裂头脑而不顾，亦为壮也。

司直萧望之劾奏广汉摧辱大臣，伤化不道，坐口斩。破碎头脑言不避诛戮也。自中兴以后，科网稍密，吏人之严害者，方于前世省矣。而阉人亲娅，侵虐天下。至使阳球磔王甫之尸，张俭剖曹节之墓。若此之类，虽厌快觴愤，亦云酷矣！俭知名，故附党人篇。

董宣字少平，陈留圉人也。初为司徒侯霸所辟，举高第，累迁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孙丹为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为当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杀道行人，置尸舍内，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杀之。丹宗族亲党三十余人，操兵诣府，称冤叫号。宣以丹前附王莽，虑交通海贼，乃悉收系剧狱，使门下书佐水丘岑尽杀之。青州以其多滥，奏宣考岑，宣坐征诣廷尉。在狱，晨夜讽诵，无忧色。及当出刑，官属具饌送之，宣乃厉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况死乎！”升车而去。时同刑九人，次应及宣，光武驰使驺骑特原宣刑，且令还狱。遣使者诘宣多杀无辜，宣具以状对，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愿杀臣活岑。使者以闻，有诏左转宣怀令，令青州勿案岑罪。岑官至司隶校尉。

后江夏有剧贼夏喜等寇乱郡境，以宣为江夏太守。到界，移书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奸贼，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闻，惧，即时降散。外戚阴氏为郡都尉，宣轻慢之，坐免。

后特征为洛阳令。时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骖乘，宣于夏门亭候之，乃驻车叩马，以刀画地，大言数主之失，叱奴下车，因格杀之。主即还宫诉帝，帝大怒，召宣，欲捶杀之。宣叩头曰：“愿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良人，将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须捶，请得自杀。”即以头击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门持之，使宣叩头谢主，宣不从，强使顿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主曰：“文叔为白衣时，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因口强项令出。赐钱三十万，宣悉以班诸吏。由是搏击豪强，莫不震栗。京师号为“卧虎”。歌之曰：“枹鼓不鸣董少平。”

在县五年。年七十四，卒于官。诏遣使者临视，唯见布被覆尸，妻子对哭，有大麦数斛、敝车一乘。帝伤之，曰：“董宣廉絜，死乃知之！”以宣尝为二千石，赐艾绶，葬以大夫礼。拜子并为郎中，后官至齐相。

樊晔字仲华，南阳新野人也。与光武少游旧。建武初，征为侍御史，迁河东都

尉，引见云台。初，光武微时，尝以事拘于新野，晔为市吏，馈饵一笥，帝德之不忘，仍赐晔御食，及乘舆服物。因戏之曰：“一笥饵得都尉，何如？”

晔顿首辞谢。及至郡，诛讨大姓马适匡等。盗贼清，吏人畏之。数年，迁扬州牧，教民耕田种树理家之术。视事十余年，坐法左转轺长。隗嚣灭后，陇右不安，乃拜晔为天水太守。政严猛，好申韩法，善恶立断。

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狱，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遗。行旅至夜，聚衣装道傍，曰“以付樊公”。凉州为之歌曰：“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见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视事十四年，卒官。

永平中，显宗追思晔在天水时政能，以为后人莫之及，诏赐家钱百万。子融，有俊才，好黄老，不肯为吏。

李章字第公，河内怀人也。五世二千石。章习严氏春秋，经明教授，历州郡吏。光武为大司马，平定河北，召章置东曹属，数从征伐。

光武即位，拜阳平令。时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在所害。章到，乃设飧会，而延谒纲。纲带文口，被羽衣，从士百余人来到。章与对燕饮，有顷，手口斩纲，伏兵亦悉杀其从者，因驰诣坞壁，掩击破之，吏人遂安。

迁千乘太守，坐诛斩盗贼过滥，征下狱免。岁中拜侍御史，出为琅邪太守。时北海安丘大姓夏长思等反，遂囚太守处兴，而据营陵城。章闻，即发兵千人，驰往击之。掾*(吏)**[史]*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口发。”章按口怒曰：“逆虏无状，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讨贼而死，吾不恨也。”

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烧城门，与长思战，斩之，获三百余级，得牛马五百余头而还。兴归郡，以状上帝，悉以所得班劳吏士。后坐度人田不实征，以章有功，但司寇论。月余免刑归。复征，会病卒。周口字文通，下邳徐人也。为人刻削少恩，好韩非之术。少为廷尉史。

永平中，补南行唐长。到官，晓吏人曰：“朝廷不以长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讎猾吏，志除豪贼，且勿相试！”遂杀县中尤无状者数十人，吏人大震。迁博平令。收考奸臧，无出狱者。以威名迁齐相，亦颇严酷，专任刑法，而善为辞案条教，为州内所则。后坐杀无辜，复左转博平令。

建初中，为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辄隐闭不出，先遣使属县尽决刑罪，乃出诏书。坐征诣廷尉，免归。

口廉絜无资，常筑塹以自给。肃宗闻而怜之，复以为郎，再迁召陵侯相。廷掾

惇□严明，欲损其威，乃晨取死人断手足，立寺门。□闻，便往至死人边，若与死人共语状。阴察视口眼有稻芒，乃密问守门人曰：“悉谁载贖入城者？”门者对：“唯有廷掾耳。”又问铃下：“外颇有疑令与死人语者不？”对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问，具服“不杀人，取道边死人”。后人莫敢欺者。征拜洛阳令，下车，先问大姓主名，吏数闾里豪强以对。□厉声怒曰：“本问贵戚若马、窦等辈，岂能知此卖菜佣乎？”于是部吏望风旨，争以激切为事。贵戚局蹐，京师肃清。

皇后弟黄门郎窦笃从宫中归，夜至止奸亭，亭长霍延遮止笃，笃苍头与争，延遂拔□拟笃，而肆詈恣口。笃以表闻。诏召司隶校尉、河南尹诣尚书请问，遣□戟士收□送廷尉诏狱。数日贯出。帝知□奉法疾奸，不事贵戚，然苛惨失中，数为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

后为御史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邓彪奏□在任过酷，不宜典司京辇。免归田里。后窦氏贵盛，笃兄弟秉权，睚眦宿怨，无不僵仆。□自谓无全，乃柴门自守，以待其祸。然笃等以□公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害。

永元五年，复征为御史中丞。诸窦虽诛，而夏阳侯续犹尚在朝。□疾之，乃上疏曰：“臣闻臧文仲之事君也，见有礼于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见无礼于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案夏阳侯续，本出轻薄，志在邪僻，学无经术，而妄构讲舍，外招儒徒，实会奸桀。轻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禅之书，惑觴不道，当伏诛戮，而主者营私，不为国计。夫涓流虽寡，浸成江河；爝火虽微，卒能燎野。履霜有渐，可不惩革？宜寻吕产专窃之乱，永惟王莽篡逆之祸，上安社稷之计，下解万夫之惑。”会续归国，□迁司隶校尉。

六年夏旱，车驾自幸洛阳录囚徒，二人被掠生虫，坐左转骑都尉。七年，迁将作大匠。九年，卒于官。

黄昌字圣真，会稽余姚人也。本出孤微。居近学官，数见诸生修庠序之礼，因好之，遂就经学。又晓习文法，仕郡为决曹。刺史行部，见昌，甚奇之，辟从事。

后拜宛令，政尚严猛，好发奸伏。人有盗其车盖者，昌初无所言，后乃密遣亲客至门下贼曹家掩取得之，悉收其家，一时杀戮。大姓战惧，皆称神明。

朝廷举能，迁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百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讼者七百余，悉为断理，莫不得所。密捕盗帅一人，胁使条诸县强暴之人姓名居处，乃分遣掩讨，无有遗脱。宿恶大奸，皆奔走它境。

初，昌为州书佐，其妇归宁于家，遇贼被获，遂流转入蜀为人妻。其子犯事，乃诣昌自讼。昌疑母不类蜀人，因问所由。对曰：“妾本会稽余姚戴次公女，州书佐黄昌妻也。妾尝归家，为贼所略，遂至于此。”昌惊，呼前谓曰

：“何以识黄昌邪？”对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当为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

因相持悲泣，还为夫妇。

视事四年，征，再迁陈相。县人彭氏旧豪纵，造起大舍，高楼临道。昌每出行县，彭氏妇人辄升楼而观。昌不喜，遂口收付狱，案杀之。

又迁为河内太守，又再迁颍川太守。永和五年，征拜将作大匠。汉安元年，进补大司农，左转太中大夫，卒于官。

阳球字方正，渔阳泉州人也。家世大姓冠盖。球能击口，习弓马。性严厉，好申韩之学。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结少年数十人，杀吏，灭其家，由是知名。

初举孝廉，补尚书侍郎，闲达故事，其章奏处议，常为台阁所崇信。出为高唐令，以严苛过理，郡守收举，会赦见原。辟司徒刘宠府，举高第。九江山贼起，连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奸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设方略，凶贼殄破，收郡中奸吏尽杀之。

迁平原相。出教曰：“相前驕高唐，志埽奸鄙，遂为贵郡所见枉举。昔桓公释管仲射钩之讎，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虽以不德，敢忘前义。况君臣分定，而可怀宿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诸来嗟。若受教之后而不改奸状者，不得复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时天下大旱，司空张颢条奏长吏苛酷贪口者，皆罢免之。

球坐严苦，征诣廷尉，当免官。灵帝以球九江时有功，拜议郎。

迁将作大匠，坐事论。顷之，拜尚书令。奏罢鸿都文学，曰：“伏承有诏口中尚方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图象立赞，以劝学者。臣闻传曰：‘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案松、览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依凭世戚，附托权豪，俛眉承睫，徼进明时。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亦有笔不点牍，辞不辩心，假手请字，妖伪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蝉蜕滓浊。是以有识掩口，天下嗟叹。臣闻图象之设，以昭劝戒，欲令人君动鉴得失。未闻竖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官，垂象图素者也。

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书奏不省。或音它外反。

时中常侍王甫、曹节等奸虐弄权，扇动外内，球尝拊髀发愤曰：“若阳球作司隶，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迁为司隶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诣阙谢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口、中黄门刘毅、小黄门庞训、朱禹、齐盛等，及子弟为守令者，奸猾纵恣，罪合灭族。太尉段颍谄附佞幸，宜并诛戮。于是悉收甫、颍等送洛阳狱，及甫子永乐少府萌、沛相吉。球自临考甫等，五毒备极。萌谓球曰：“父子既当伏诛，少以楚毒假借老父。”

球曰：“若罪恶无状，死不灭责，乃欲求假借邪？”萌乃骂曰：“尔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棰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颀亦自杀。乃僵磔甫尸于夏城门，大署榜曰“贼臣王甫”。

尽没入财产，妻子皆徙比景。

球既诛甫，复欲以次表曹节等，乃口中都官从事曰：“且先去大猾，当次案豪右。”

权门闻之，莫不屏气。诸奢饰之物，皆各緘滕，不敢陈设。京师畏震。

时顺帝虞贵人葬，百官会丧还，曹节见磔甫尸道次，慨然拉泪曰：“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语诸常侍，今且俱入，勿过里舍也。节直入省，白帝曰：“阳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当免官，以九江微功，复见擢用。愆过之人，好为妄作，不宜使在司隶，以骋毒虐。”帝乃徙球为鞞尉。时球出谒陵，节口尚书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见帝，叩头曰：“臣无清高之行，横蒙鹰犬之任。前虽纠诛王甫、段颀，盖简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愿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鸱枭，各服其辜。”叩头流血。殿上呵叱曰：“鞞尉扞诏邪！”

至于再三，乃受拜。

其冬，司徒刘合与球议收案张让、曹节，节等知之，共诬白合等。语已见陈球传。遂收球送洛阳狱，诛死，妻子徙边。

王吉者，陈留浚仪人，中常侍甫之养子也。甫在宦者传。吉少好诵读书传，喜名声，而性残忍。以父秉权宠，年二十余，为沛相。晓达政事，能断察疑狱，发起奸伏，多出觭议。课使郡内各举奸吏豪人诸常有微过酒肉为臧者，虽数十年犹加贬弃，注其名籍。专选剽悍吏，击断非法。若有生子不养，即斩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杀人皆磔尸车上，随其罪目，宣示属县。夏月腐烂，则以绳连其骨，周管一郡乃止，见者骇惧。视事五年，凡杀万余人。其余惨毒刺刻，不可胜数。郡中惴恐，莫敢自保。及阳球奏甫，乃就收执，死于洛阳狱。

论曰：古者敦庞，善恶易分。至于画衣冠，异服色，而莫之犯。叔世偷薄，上下相蒙，德义不足以相洽，化导不能以惩违，遂乃严刑痛杀，随而绳之，致刻深之吏，以暴理奸，倚疾邪之公直，济忍苛之虐情。汉世所谓酷能者，盖有闻也。皆以敢捍精敏，巧附文理，风行霜烈，威誉諠赫。与夫断断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严君蚩黄霸之术，密人笑卓茂之政，

猛既穷矣，而犹或未胜。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袁安未尝鞫人臧罪，

而猾恶自禁，人不欺犯。何者？以为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兴；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着。苟免者威隙则奸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由一邦以言天下，则刑

讼繁措，可得而求乎！

赞曰：大道既往，刑礼为薄。斯人散矣，机诈萌作。去杀由仁，济宽非虐。末暴虽胜，崇本或略。

后汉书卷七十八 宦者列传 第六十八

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侧，故周礼置官，亦备其数。阉者守中门之禁，寺人掌女宫之戒。又云“王之正内者五人”。

月令：“仲冬，命阉尹审门闾，谨房室。”诗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谗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来旧矣。将以其体非全气，情志专良，通关中人，易以役养乎？然而后世因之，才任稍广。其能者，则勃貂、管苏有功于楚、晋，景监、缪贤着庸于秦、赵。及其敝也，则竖刁乱齐，伊戾祸宋。

阉即刖足者。”

“巷伯，内之小臣也。”

汉兴，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参其选，皆银珥左貂，给事殿省。及高后称制，乃以张卿为大谒者，出入卧内，受宣诏命。文帝时，有赵谈、北宫伯子，颇见亲幸。至于孝武，亦爱李延年。帝数宴后庭，或潜游离馆，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为黄门令，勤心纳忠，有所补益。其后弘恭、石显以佞险自进，卒有萧、周之祸，损穆帝德焉。

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员数，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故郑觿得专谋禁中，终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位。于是中官始盛焉。

自明帝以后，迄乎延平，委用渐大，而其员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改以金珥右貂，兼领卿署之职。邓后以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闲，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廷永巷之职，闺牖房闱之任也。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续以五侯合谋，梁冀受钺，鲒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或称伊、霍之勋，无谢于往载；或谓良、平之画，复兴于当今。虽时有忠公，而竟见排斥。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

汉之纲纪大乱矣。

若夫高冠长口，纡朱怀金者，布满宫闱；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盖以十数。府署第馆，瀉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南金、和宝、冰纨、雾縠之积，盈仞珍藏；媼媛、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充备绮室。

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缙绣。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

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达。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败国蠹政之事，不可单书。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寇剧缘闲，摇乱区夏。虽忠良怀愤，时或奋发，而言出祸从，旋见孥戮。因复大考钩党，转相诬染。凡称善士，莫不离被灾毒。窦武、何进，位崇威近，乘九服之器怨，协髡英之执力，而以疑留不断，至于殄败。斯亦运之极乎！虽袁绍龚行，芟夷无余，然以暴易乱，亦何云及！自曹腾说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迁龟鼎。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信乎其然矣！

前书曰：“初，爰盎为吴相时，从史盗私盎侍儿。”昌言曰：“为音乐则歌儿舞女，千曹而迭起。”左传晏子曰：“高台深池，撞钟舞女。”绮室，室之绮丽者。

郑觿字季产，南阳犍人也。为人谨敏有心几。永平中，初给事太子家。肃宗即位，拜小黄门，迁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钩盾令。

时窦太后秉政，后兄大将军宪等并窃威权，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觿独一心王室，不事豪党，帝亲信焉。及宪兄弟图作不轨，觿遂首谋诛之，以功迁大长秋。

策勋班赏，每辞多受少，由是常与议事。中官用权，自觿始焉。

十四年，帝念觿功美，封为鄆乡侯，食邑千五百户。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户。

元初元年卒，养子闾嗣。闾卒，子安嗣。后国绝。桓帝延熹二年，绍封觿曾孙石雒为关内侯。

蔡伦字敬仲，桂阳人也。以永平末始给事宫掖，建初中，为小黄门。及和帝即位，转中常侍，豫参帷幄。

伦有才学，尽心敦慎，数犯严颜，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后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监作秘□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

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元初元年，邓太后以伦久宿卫，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后为长乐太仆。

四年，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汉)*家法，令伦监典其事。

伦初受窦后讽旨，诬陷安帝祖母宋贵人。及太后崩，安帝始亲万机，□使自致廷尉。伦耻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饮药而死。国除。

孙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安帝时，为中黄门，给事长乐宫。

时邓太后临朝，帝不亲政事。小黄门李闰与帝乳母王圣常共譖太后兄执金吾悝等，言欲废帝，立平原王*(德)**[翼]*，帝每忿惧。及太后崩，遂诛邓氏而废平原王，封闰雍乡侯；又小黄门江京以谗谄进，初迎帝于邸，以功封都乡侯，食邑各三百户。闰、京并迁中常侍，江京兼大长秋，与中常侍樊丰、黄门令刘安、钩盾令陈达及王圣、圣女伯荣扇动内外，竞为侈虐。又帝舅大将军耿宝、皇后兄大鸿胪阎显更相阿党，遂枉杀太尉杨震，废皇太子为济阴王。

明年帝崩，立北乡侯为天子。显等遂专朝争权，乃讽有司奏诛樊丰，废耿宝、王圣，及党与皆见死徙。

十月，北乡侯病笃。程谓济阴王谒者长兴渠曰：“王以嫡统，本无失德，先帝用谗，遂至废黜。若北乡疾不起，共断江京、阎显，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黄门南阳王康，先为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废，常怀叹愤。又长乐太官丞京兆王国，并附同于程。至二十七日，北乡侯薨。閻显白太后，征诸王子简为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与王康等十八人聚谋于西钟下，皆口单衣为誓。四日夜，程等共会崇德殿上，因入章台门。时江京、刘安及李闰、陈达等俱坐省门下，程与王康共就斩京、安、达，以李闰权执积为省内所服，欲引为主，因举刃胁闰曰：“今当立济阴王，无得摇动。”闰曰：“诺。”于是扶闰起，俱于西钟下迎济阴王立之，是为顺帝。召尚书令、仆射以下，从辇幸南宫云台，程等留守省门，遮扞内外。

阎显时在禁中，忧迫不知所为，小黄门樊登劝显发兵，以太后诏召越骑校尉冯诗、虎贲中郎将阎崇，屯朔平门，以御程等。诱诗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济阴王者封万户侯，得李闰者五千户侯。”显以诗所将觮少，使与登迎吏士于左掖门外。诗因格杀登，归营屯守。显弟卫尉景遽从省中还外府，收兵至盛德门。程传召诸尚书使收景。尚书郭镇时卧病，闻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车门，逢景从吏士，拔白刃，呼曰：“无干兵。”镇即下车，时节诏之。景曰：“何等诏？”因斫镇，不中。镇引口击景堕车，左右以戟叉其匈，遂禽之，送廷尉狱，即夜死。旦日，令侍御史收显等送狱，于是遂定。下诏曰：“夫表功录善，古今之通义也。故中常侍长乐太仆江京、黄门令刘安、钩盾令陈达与故车骑将军阎显兄弟谋议恶逆，倾乱天下。中黄门孙程、王康、长乐太官丞王国、中黄门黄龙、彭恺、孟叔、李建、王成、张贤、史泛、马国、王道、李元、杨佗、陈予、赵封、李刚、魏猛、苗光等，怀忠愤发，矚力协谋，遂埽灭元恶，以定王室。诗不云乎：‘无言不讎，无德不报。’程为谋首，康、国协同。其封程为浮阳侯，食邑万户；康为华容侯，国为郾侯，各九千户；黄龙为湘南侯，五千户；彭恺为西平昌侯，孟叔为中庐侯，李建为复阳侯，各四千二百户；王成为广宗侯，张贤为祝阿侯，史泛为临沮侯，马国为广平

侯，王道为范县侯，李元为驩信侯，杨佗为山都侯，陈予为下隼侯，赵封为析县侯，李刚为枝江侯，各四千户；魏猛为夷陵侯，二千户；苗光为东阿侯，千户。”是为十九侯。加赐车马金银钱帛各有差。李闰以先不豫谋，故不封。遂擢拜程骑都尉。

永建元年，程与张贤、孟叔、马国等为司隶校尉虞诩讼罪，怀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国，后徙封程为宜城侯。程既到国，怨恨恚怼，封还印绶、符策，亡归京师，往口山中。诏书追求，复故爵土，赐车马衣物，遣还国。

三年，帝念程等功勋，悉征还京师。程与王道、李元皆拜骑都尉，余悉奉朝请。

阳嘉元年，程病甚，即拜奉车都尉，位特进。及卒，使五官*[中]*郎将追赠车骑将军印绶，赐谥刚侯。侍御史持节监护丧事，乘輿幸北部尉传，瞻望车骑。程临终，遗言上书，以国传弟美。帝许之，而分程半，封程养子寿为浮阳侯。后诏书录微功，封兴渠为高望亭侯。四年，诏宦官养子悉听得为后，袭封爵，定着乎令。

王康、王国、彭恺、王成、赵封、魏猛六人皆早卒。黄龙、杨佗、孟叔、李建、张贤、史泛、王道、李元、李刚九人与阿母山阳君宋娥更相货赂，求高官增邑，又诬罔中常侍曹腾、孟贲等。永和二年，发觉，并遣就国，减租四分之一。宋娥夺爵归田舍。唯马国、陈予、苗光保全封邑。

初，帝见废，监太子家小黄门籍建、傅高梵、长秋长赵熹、丞良贺、药长夏珍皆以无过获罪，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即位，并擢为中常侍。梵坐臧罪，减死一等。建后封东乡侯，三百户。

贺清俭退厚，位至大长秋。阳嘉中，诏九卿举武猛，贺独无所荐。帝引问其故，对曰：“臣生自草茅，长于宫掖，既无知人之明，又未尝交知士类。昔卫鞅因景监以见，有识知其不终。今得臣举者，匪荣伊辱。”固辞之。及卒，帝思贺忠，封其养子为都乡侯，三百户。

曹腾字季兴，沛国谯人也。安帝时，除黄门从官。顺帝在东宫，邓太后以腾年少谨厚，使侍皇太子书，特见亲爱。及帝即位，腾为小黄门，迁中常侍。桓帝得立，腾与长乐太仆州辅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腾为费亭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

腾用事省闼三十余年，奉事四帝，未尝有过。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溪典等。时蜀郡太守因计吏赂遗于腾，益州刺史种暠于斜谷关搜得其书，上奏太守，并以劾腾，请下廷尉案罪。帝曰：“书自外来，非腾之过。”遂寝暠奏。腾不为纤介，常称暠为能吏

，时人嗟美之。

腾卒，养子嵩嗣。种暠后为司徒，告宾客曰：“今身为公，乃曹常侍力焉。”嵩灵帝时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随，乃与少子疾避乱琅邪，为徐州刺史陶谦所杀。

单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悺，河南平阴人；唐衡，颍川鄆人也。桓帝初，超、璜、瑗为中常侍，悺、衡为小黄门史。

初，梁冀两妹为顺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为大将军，再世权威，威振天下。冀自诛太尉李固、杜乔等，骄横益甚，皇后乘势忌恣，多所鸩毒，上下钳口，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怀不平，恐言泄，不敢谋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厕，独呼衡问：“左右与外舍不相得者皆谁乎？”衡对曰：“单超、左悺前诣河南尹不疑，礼敬小简，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阳狱，二人诣门谢，乃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横，口不敢道。”于是帝呼超、悺入室，谓曰：“梁将军兄弟专固国朝，迫胁外内，公卿以下从其风旨。今欲诛之，于常侍意何如？”

超等对曰：“诚国奸贼，当诛日久。臣等弱劣，未知圣意何如耳。”帝曰：“审然者，常侍密图之。”对曰：“图之不难，但恐陛下复中狐疑。”帝曰：“奸臣胁国，当伏其罪，何疑乎！”于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议，帝啗超臂出血为盟。于是诏收冀及宗亲党与悉诛之。悺、衡迁中常侍，封超新丰侯，二万户，璜武原侯，瑗东武阳侯，各万五千户，赐钱各千五百万；悺上蔡侯，衡汝阳侯，各万三千户，赐钱各千三百万。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乡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超病，帝遣使者就拜车骑将军。明年薨，赐东园秘器，棺中玉具，赠侯将军印绶，使者理丧。及葬，发五营骑士，*(将军)*侍御史护丧，将作大匠起顷莹。其后四侯转横，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懂。”

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金银麇毳，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又养其疏属，或乞嗣异姓，或买苍头为子，并以传国袭封。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超弟安为河东太守，弟子匡为济阴太守，璜弟盛为河内太守，悺弟敏为陈留太守，瑗兄恭为沛相，皆为所在蠹害。

璜兄子宣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暠女不能得，及到县，遂将吏卒至暠家，载其女归，戏射杀之，埋着寺内。时下邳县属东海，汝南黄浮为东海相，有告言宣者，浮乃收宣家属，无少长悉考之。掾史以下固谏争。浮曰：

“徐宣国贼，今日杀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弃市，暴其尸以

示百姓，郡中震栗。璜于是诉怨于帝，帝大怒，浮坐髡钳，输作右校。五侯宗族宾客虐箝天下，民不堪命，起为寇贼。七年，衡卒，亦赠车骑将军，如超故事。璜卒，赙赠钱布，赐顷莹地。

明年，司隶校尉韩演因奏馆罪恶，及其兄太仆南乡侯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馆、称皆自杀。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征诣廷尉。瑗诣狱谢，上还东武侯印绶，诏贬为都乡侯，卒于家。超及璜、衡袭封者，并降为乡侯，租入岁皆三百万，子弟分封者，悉夺爵土。刘普等贬为关内侯。

侯览者，山阳防东人。桓帝初为中常侍，以佞谄进，倚势贪放，受纳货遗以巨万计。延熹中，连岁征伐，府帑空虚，乃假百官奉禄，王侯租税。览亦上缣五千匹，赐爵关内侯。又托以与议诛梁冀功，进封高乡侯。

小黄门段珪家在济阴，与览并立田业，近济北界，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济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杀数十人，陈尸路衢。览、珪大怨，以事诉帝，延坐多杀无辜，征诣廷尉，免。延字伯行，北海人，后为京兆尹，有理名，世称为长者。

览等得此愈放纵。览兄参为益州刺史，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太尉杨秉奏参，槛车征，于道自杀。京兆尹袁逢于旅舍阅参车三百余两，皆金银锦帛珍玩，不可胜数。览坐免，旋复复官。

建宁二年，丧母还家，大起莹顷。督邮张俭因举奏览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僭类宫省。又豫作寿顷，石藏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虏夺良人，妻略妇子，及诸罪衅，请诛之。

而览伺候遮口，章竟不上。俭遂破览顷宅，藉没资财，具言罪状。又奏览母生时交通宾客，干乱郡国。复不得御。览遂诬俭为钩党，及故长乐少府李膺、太仆杜密等，皆夷灭之。遂代曹节领长乐太仆。熹平元年，有司举奏览专权骄奢，策收印绶，自杀。阿党者皆免。

曹节字汉丰，南阳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顺帝初，以西园骑迁小黄门。桓帝时，迁中常侍，奉车都尉。建宁元年，持节将中黄门虎贲羽林千人，北迎灵帝，陪乘入宫。及即位，以定策封长安乡侯，六百户。

时窦太后临朝，后父大将军武与太傅陈蕃谋诛中官，节与长乐五官史朱瑀、从官史共普、张亮、中黄门王尊、长乐谒者腾是等十七人，共矫诏以长乐食监王甫为黄门令，将兵诛武、蕃等，事已具蕃、武传。节迁长乐骠尉，封育阳侯，增邑三千户；甫迁中常侍，黄门令如故；瑀封都乡侯，千五百户；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户；余十一人皆为关内侯，岁食租二千斛。

先是瑀等阴于明堂中祷皇天曰：“窦氏无道，请皇天辅皇帝诛之，令事必成

，天下得宁。”既诛武等，诏令太官给塞具，赐瑀钱五千万，余各有差，后更封华容侯。二人，节病困，诏拜为车骑将军。有顷疾瘳，上印绶，罢，复为中常侍，位特进，秩中二千石，寻转大长秋。

熹平元年，窦太后崩，有何人书朱雀阙，言“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于是诏司隶校尉刘猛逐捕，十日一会。猛以诽书言直，不肯急捕，月余，主名不立。猛坐左转谏议大夫，以御史中丞段颍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学游生，系者千余人。节等怨猛不已，使颍以它事奏猛，抵罪输左校。朝臣多以为言，乃免刑，复公车征之。

节遂与王甫等诬奏桓帝弟勃海王悝谋反，诛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军侯。

节亦增邑四千六百户，并前七千六百户。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

节弟破石为越骑校尉，越骑营五百妻有美色，破石从求之，五百不敢违，妻执意不肯行，遂自杀。其淫暴无道，多此类也。

光和二年，司隶校尉阳球奏诛王甫及子长乐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狱中。时连有灾异，郎中梁人审忠以为朱瑀等罪恶所感，乃上书曰：“臣闻理国得贤则安，失贤则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汤举伊尹不仁者远。陛下即位之初，未能万机，皇太后念在抚育，权时摄政，故中常侍苏康、管霸应时诛殄。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考其党与，志清朝政。华容侯朱瑀知事觉露，祸及其身，遂兴造逆谋，作乱王室，撞蹋省闼，执夺玺绶，迫胁陛下，聚会鬻臣，离闲骨肉母子之恩，遂诛蕃、武及尹勋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赏。

父子兄弟被蒙尊荣，素所亲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据三司。不惟禄重位尊之责，而苟营私门，多蓄财货，缮修第舍，连里竟巷。盗取御水以作鱼钓，车马服玩拟于天家。鬻公卿士杜口吞声，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故虫蝗为之生，夷寇为之起。天意愤盈，积十余年。故频岁日食于上，地震于下，所以谴戒人主，欲令觉悟，诛鉏无状。昔高宗以雉雏之变，故获中兴之功。近者神只启悟陛下，发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应时馘口，路人士女莫不称善，若除父母之讎。诚怪陛下复忍孽臣之类，不悉殄灭。昔秦信赵高，以危其国；吴使刑人，身遭其祸。虞公抱宝牵马，鲁昭见逐干侯，以不用宫之奇、子家驹以至灭辱。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奸谋一成，悔亦何及！臣为郎十五年，皆耳目闻见，瑀之所为，诚皇天所不复赦。愿陛下留漏刻之听，裁省臣表，埽灭丑类，以荅天怒。与瑀考验，有不如言，愿受汤镬之诛，妻子并徙，以绝妄言之路。”

章寝不报。节遂领尚书令。四年，卒，赠车骑将军。后瑀亦病卒，皆养子传国

。又曰，昭公将杀季氏，告子家驹曰：“季氏为无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杀之，何如？”子家驹曰：“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诸侯，久矣，君无多辱焉。”昭公不从其言，后逐季氏，昭公奔于干侯，遂死焉。

审忠字公诚，宦官诛后，辟公府。

吕强字汉盛，河南成酈人也。少以宦者为小黄门，再迁中常侍。为人清忠奉公。

灵帝时，例封宦者，以强为都乡侯。强辞让恳恻，固不敢当，帝乃听之。因上疏陈事曰：

臣闻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约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劝戒也。伏闻中常侍曹节、王甫、张让等，及侍中许相，并为列侯。节等宦官佑薄，品卑人贱，谗谄媚主，佞邪徼宠，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赵高之祸，未被鞶裂之诛，掩朝廷之明，成私树之党。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开国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继为蕃辅。受国重恩，不念尔祖，述修厥德，而交结邪党，下比鬻佞。陛下或其琐才，特蒙恩泽。又授位乖越，贤才不升，素餐私幸，必加荣擢。阴阳乖刺，稼穡荒蔬，人用不康，罔不由兹。臣诚知封事已行，言之无逮，所以冒死干触陈愚忠者，实愿陛下损改既谬，从此一止。

臣又闻后宫彩女数千余人，衣食之费，日数百金。比谷虽贱，而户有饥色。案法当贵而今更贱者，由赋发繁数，以解县官，寒不敢衣，饥不敢食。民有斯口，而莫之恤。宫女无用，填积后庭，天下虽复尽力耕桑，犹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则西宫致灾，况终年积聚，岂无忧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则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犹日月，虽时有征税，犹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悦以使民，民忘其劳；悦以犯难，民忘其死。”储君副主，宜讽诵斯言；南面当国，宜履行其事。

又承诏书，当于河闲故国起解渚之馆。陛下龙飞即位，虽从藩国，然处九天之高，岂宜有顾恋之意。且河闲疏远，解渚口绝，而当劳民单力，未见其便。

又今外戚四姓贵幸之家，及中官公族无功德者，造起馆舍，凡有万数，楼阁连接，丹青素垩，雕刻之饰，不可单言。丧葬踰制，奢丽过礼，竞相放效，莫肯矫拂。谷梁传曰：“财尽则怨，力尽则怵。”尸子曰：“君如杼，民如水，杼方则水方，杼圆则水圆。”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今上无去奢之俭，下有纵欲之敝，至使禽兽食民之甘，木土农民之帛。昔师旷谏晋平公曰：“梁柱衣绣，民无褐衣；池有酒，士有渴死；马秣粟，民有饥色。近臣不敢谏，远臣不得畅。”此之谓也。

又闻前召议郎蔡邕对问于金商门，而令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以诏书喻旨。邕不

敢怀道迷国，而切言极对，毁刺贵臣，讥呵竖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龊邪项领，膏唇拭舌，竟欲咀嚼。造作飞条。陛下回受诽谤，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离，岂不负忠臣哉！今龊臣皆以邕为戒，上畏不测之难，下惧口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复得闻忠言矣。故太尉段颍，武勇冠世，习于边事，垂发服戎，功成皓首，历事二主，勋烈独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为司隶校尉阳球所见诬胁，一身既毙，而妻子远播。天下惆怅，功臣失望。宜征邕更授任，反颍家属，则忠贞路开，觭怨以弭矣。

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时帝多口私臧，收天下之珍，每郡国贡献，先输中署，名为“导行费”。强上疏谏曰：

天下之财，莫不生之阴阳，归之陛下。归之陛下，岂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敛诸郡之宝，中御府积天下之缙，西园引司农之臧，中口聚太仆之马，而所输之府，辄有导行之财。调广民困，费多献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献其私，容谄姑息，自此而进。

旧典选举委任三府，三府有选，参议掾属，咨其行状，度其器能，受试任用，责以成功。若无可察，然后付之尚书。尚书举劾，请下廷尉，覆案虚实，行其诛罚。今但任尚书，或复口用。如是，三公得免选举之负，尚书亦复不坐，责赏无归，岂肯空自苦劳乎！

夫立言无显过之咎，明镜无见疵之尤。如恶立言以记过，则不当学也；不欲明镜之见疵，则不当照也。愿陛下详思臣言，不以记过见疵为责。

镜无见疵之罪，道无明过之恶。目失镜则无以正鬓眉，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 疵与疵同也。

书奏不省。

中平元年，黄巾贼起，帝问强所宜施行。强欲先诛左右贪浊者，大赦党人，料简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纳之，乃先赦党人。于是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征还宗亲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赵忠、夏恽等遂共构强，云“与党人共议朝廷，数读霍光传。强兄弟所在并皆贪秽”。帝不悦，使中黄门持兵召强。强闻帝召，怒曰：“吾死，乱起矣。丈夫欲尽忠国家，岂能对狱吏乎！”遂自杀。忠、恽复谮曰：“强见召未知所问，而就外草自屏，有奸明审。”遂收捕宗亲，没入财产焉。

时宦者济阴丁肃、下邳徐衍、南阳郭耽、汝阳李巡、北海赵佑等五人称为清忠，皆在里巷，不争威权。巡以为诸博士试甲乙科，争弟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于是诏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赵佑博学多览，著作校书，诸

儒称之。

又小黄门甘陵吴伉，善为风角，博达有奉公称。知不得用，常托病还寺舍，从容养志云。

张让者，颍川人；赵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给事省中，桓帝时为小黄门。忠以与诛梁冀功封都乡侯。延熹八年，黜为关*(中)**[内]*侯，食本县租千斛。灵帝时，让、忠并迁中常侍，封列侯，与曹节、王甫等相为表里。节死后，忠领大长秋。让有监奴典任家事，交通货赂，威形諠赫。扶风人孟佗，资产饶贍，与奴朋结，倾竭馈问，无所遗爱。奴咸德之，问佗曰：“君何所欲？力能办也。”曰：“吾望汝曹为我一拜耳。”时宾客求谒让者，车恒数百千两，佗时诣让，后至，不得进，监奴乃率诸仓头迎拜于路，遂共輦车入门。宾客咸惊，谓佗善于让，皆争以珍玩赂之。佗分以遗让，让大喜，遂以佗为凉州刺史。是时让、忠及夏恇、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人，皆为中常侍，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黄巾既作，盗贼糜沸，郎中中山张钧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权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县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钧章示让等，皆免冠徒跣顿首，乞自致洛阳诏狱，并出家财以助军费。有诏皆冠履视事如故。

帝怒钧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当有一人善者不？”钧复重上，犹如前章，辄寝不报。诏使廷尉、侍御史考为张角道者，御史承让等旨，遂诬奏钧学黄巾道，收掠死狱中。而让等实多与张角交通。后中常侍封谿、徐*(奏)**[奉]*事独发觉坐诛，帝因怒诘让等曰：“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皆令禁锢，或有伏诛。

今党人更为国用，汝曹反与张角通，为可斩未？”皆叩头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览所为。”帝乃止。

明年，南宫灾。让、忠等说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发太原、河东、狄道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师，黄门常侍辄令谴呵不中者，因强折贱买，十分雇一，因复货之于宦官，复不为即受，材木遂至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凡诏所征求，皆令西园驸密约口，号曰“中使”，恐动州郡，多受赇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二千万，余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有钱不毕者，或至自杀。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时钜鹿太守河内司马直新除，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直被诏，怅然曰：“为民父母，而反

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辞疾，不听。行至孟津，上书极陈当世之失，古今祸败之戒，即吞药自杀。书奏，帝为暂绝修宫钱。

又造万金堂于西园，引司农金钱缗帛，仞积其中。又还河闲买田宅，起第观。帝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臧，复*(臧)*寄小黄门常侍钱各数千万。常云：“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帝常登永安侯台，宦官恐其望见居处，乃使中大人尚但谏曰：“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自是不敢复升台榭。

明年，遂使钩盾令宋典缮修南宫玉堂。又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列于仓龙、玄武阙。又铸四钟，皆受二千斛，县于玉堂及云台殿前。又铸天禄虾鬮，吐水于平门外桥东，转水入宫。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又铸四出文钱，钱皆四道。识者窃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见，此钱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师大乱，钱果流布四海。复以忠为车骑将军，百余日罢。六年，帝崩。中军校尉袁绍说大将军何进，令诛中官以悦天下。谋泄，让、忠等因进入省，遂共杀进。而绍勒兵斩忠，捕宦官无少长悉斩之。让等数十人劫质天子走河上。追急，让等悲哭辞曰：“臣等殄灭，天下乱矣。惟陛下自爱！”

皆投河而死。

论曰：自古丧大业绝宗禋者，其所渐有由矣。三*(世)**[代]*以嬖色取祸，嬴氏以奢虐致灾，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缘阉尹倾国。成败之来，先史商之久矣。至于衅起宦夫，其略犹或可言。何者？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晖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推情未鉴其蔽，即事易以取信，加渐染朝事，颇识典物，故少主凭谨旧之庸，女君资出内之命，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

或敏才给对，饰巧乱实；或借誉贞良，先时荐誉。非直苟恣凶德，止于暴横而已。然真邪并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瞽视听，盖亦有其理焉。诈利既滋，朋徒日广，直臣抗议，必漏先言之闲，至威发愤，方启专夺之隙，斯忠贤所以智屈，社稷故其为墟。易曰：“履霜坚冰至。”

云所从来久矣。今谄其所以，亦岂一朝一夕哉！“履霜坚冰至。”盖言慎也。言初履霜而坚冰至者，以喻物渐而至大也。

赞曰：任失无小，过用则违。况乃巷职，远参天机。舞文巧态，作惠作威。凶家害国，夫岂异归！

后汉书卷七十九上 儒林列传 第六十九上

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

，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韞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

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笱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醜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着为通义。又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觴家。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徐防并陈敦学之宜，又言儒职多非其人，于是制诏公卿妙简其选，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自安帝览政，薄于蓺文，博士倚席不讲，

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莠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黍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口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东京学者猥觴，难以详载，今但录其能通经名家者，以为儒林篇。其自有列传者，则不兼书。若师资所承，宜标名为证者，乃着之云。

前书云：田何传易授丁宽，丁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沛人施雠、东海孟喜、琅邪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又东郡京房受易于梁国焦延寿，别为京氏学。又有东莱费直，传易，授琅邪王横，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

又沛人高相传易，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为高氏学。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费、高二家未得立。

刘昆字桓公，陈留东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习容礼。平帝时，受施氏易于沛人戴宾。能弹雅琴，知清角之操。

建武五年，举孝廉，不行，遂逃，教授于江陵。光武闻之，即除为江陵令。时县连年火鬻，昆辄向火叩头，多能降雨止风。征拜议郎，稍迁侍中、弘农太守。

先是崤、崑驿道多虎鬻，行旅不通。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子度河。帝闻而异之。二十二年，征代杜林为光禄勋。诏问昆曰：“前在江陵，反风灭火，后守弘农，虎北度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对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质讷。帝叹曰：“此乃长者之言也。”顾命书诸策。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诸王小侯五十余人。二十七年，拜骑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诏赐洛阳第舍，以千石禄终其身。中元二年卒。

子轶，字君文，传昆业，门徒亦盛。永平中，为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迁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洼丹字子玉，南阳育阳人也。世传孟氏易。王莽时，常避世教授，专志不仕，徒觴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稍迁，十一年，为大鸿胪。作易通论七篇，世号洼君通。丹学义研深，易家宗之，称为大儒。十七年，卒于官，年七十。

时中山鲒阳鸿，字孟孙，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称，永平中为少府。

任安字定祖，广汉绵竹人也。少游太学，受孟氏易，兼通数经。又从同郡杨厚学图讖，究极其术。时人称曰：“欲知仲桓问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

学终，还家教授，诸生自远而至。初仕州郡。后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车征，皆称疾不就。州牧刘焉表荐之，时王涂隔塞，诏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于家。

杨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学，从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说经书。京师为之语曰：“说经铿铿杨子行。”教授数百人。

范升尝为出妇所告，坐系狱，政乃肉袒，以箭贯耳，抱升子潜伏道傍，候车驾，而持章叩头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适三岁，孤之可哀。”武骑虎贲惧惊乘舆，举弓射之，犹不肯去；旄头又以戟叉政，伤匡，政犹不退。哀泣辞请，有感帝心，诏曰：“乞杨生师。”即尺一出升。政由是显名。

为人嗜酒，不拘小节，果敢自矜，然笃于义。时帝髡梁松，皇后弟阴就，皆慕其声名，而请与交友。政每共言论，常切磋恳至，不为屈挠。尝诣杨虚侯马武

，武难见政，称疾不为起。政入户，径升默排武，把臂责之曰：“卿蒙国恩，备位藩辅，不思求贤以报殊宠，而骄天下英俊，此非养身之道也。今日动者刀入肋。”

武诸子及左右皆大惊，以为见劫，操兵满侧，政颜色自若。会阴就至，责数武，令为交友。其刚果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将。

张兴字君上，颍川鄢陵人也。习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举孝廉为郎，谢病去，复归聚徒。后辟司徒冯勤府，勤举为孝廉，稍迁博士。永平初，迁侍中祭酒。

十年，拜太子少傅。

显宗数访问经术。既而声称着闻，弟子自远至者，着录且万人，为梁丘家宗。十四年，卒于官。

子鲂，传兴业，位至张掖属国都尉。

戴凭字次仲，汝南平舆人也。习京氏易。年十六，郡举明经，征试博士，拜郎中。

时诏公卿大会，髡臣皆就席，凭独立。光武问其意。凭对曰：“博士说经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与诸儒难说，凭多所解释。

帝善之，拜为侍中，数进见问得失。帝谓凭曰：“侍中当匡补国政，勿有隐情。”

凭对曰：“陛下严。”帝曰：“朕何用严？”凭曰：“伏见前太尉西曹掾蒋遵，清亮忠孝，学通古今，陛下纳肤受之诉，遂致禁锢，世以是为严。”帝怒曰：

“汝南子欲复党乎？”凭出，自系廷尉，有诏口出。后复引见，凭谢曰：“臣无蹇谔之节，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谏，偷生苟活，诚曷圣朝。”帝即口尚书解遵禁锢，拜凭虎贲中郎将，以侍中兼领之。

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帝令髡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余席。故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在职十八年，卒于官，诏赐东园梓器，钱二十万。

时南阳魏满字叔牙，亦习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农太守。

孙期字仲戡，济阴成武人也。少为诸生，习京氏易、古文尚书。家贫，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泽中，以奉养焉。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让。黄巾贼起，过期里陌，相约不犯孙先生舍。郡举方正，遣吏赍羊酒请期，期驱豕入草不顾。司徒黄琬特辟，不行，终于家。

建武中，范升传孟氏易，以授杨政，而陈元、郑觭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

其传。融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

前书云：济南伏生传尚书，授济南张生及千乘欧阳生，欧阳生授同郡儿宽，宽授欧阳生之子，世世相传，至曾孙欧阳高，为尚书欧阳氏学；张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传族子胜，为大夏侯氏学；胜传从兄子建，建别为小夏侯氏学：三家皆立博士。又鲁人孔安国传古文尚书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谭，为尚书古文学，未得立。

欧阳歙字正思，乐安千乘人也。自欧阳生传伏生尚书，至歙八世，皆为博士。歙既传业，而恭谦好礼让。王莽时，为长社宰。更始立，为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见歙在县修政，迁河南都尉，后行太守事。世祖即位，始为河南尹，封被阳侯。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扬州牧，迁汝南太守。

推用贤俊，政称异赅。九年，更封夜侯。歙在郡，教授数百人，视事九岁，征为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余万发觉下狱。

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礼震，年十七，闻狱当断，驰之京师，行到河内获嘉县，自系，上书求代歙死。曰：“伏见臣师大司徒欧阳歙，学为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当伏重辜。歙门单子幼，未能传学，身死之后，永为废绝，上令陛下获杀贤之讥，下使学者丧师资之益。乞杀臣身以代歙命。”书奏，而歙已死狱中。歙掾陈元上书追讼之，言甚切至，帝乃赐棺木，赠印绶，赙缣三千匹。

子复嗣。复卒，无子，国除。

济阴曹曾字伯山，从歙受尚书，门徒三千人，位至谏议大夫。子祉，河南尹，传父业教授。

又陈留陈弇，字叔明，亦受欧阳尚书于司徒丁鸿，仕为蕲长。

牟长字君高，乐安临济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国灭，因氏焉。

长少习欧阳尚书，不仕王莽世。建武二年，大司空弘特辟，拜博士，稍迁河内太守，坐垦田不实免。

长自为博士及在河内，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着录前后万人。着尚书章句，皆本之欧阳氏，俗号为牟氏章句。复征为中散大夫，赐告一岁，卒于家。

子纡，又以隐居教授，门生千人。肃宗闻而征之，欲以为博士，道物故。

宋登字叔阳，京兆长安人也。父由，为太尉。

登少传欧阳尚书，教授数千人。为汝阴令，政为明能，号称“神父”。迁赵相，入为尚书仆射。顺帝以登明识礼乐，使持节临太学，奏定典律，转拜侍中。数上封事，抑退权臣，由是出为颍川太守。市无二价，道不拾遗。病免，卒于家，汝阴人配社祠之。

张驯字子铉，济阴定陶人也。少游太学，能诵春秋左氏传。以大夏侯尚书教授

。辟公府，举高第，拜议郎。与蔡邕共奏定六经文字。擢拜侍中，典领秘书近署，甚见纳异。因便宜陈政得失，朝廷嘉之。迁丹阳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征拜尚书，迁大司农。初平中，卒于官。

尹敏字幼季，南阳堵阳人也。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

建武二年，上疏陈洪范消鬻之术。时世祖方草创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诏公车，拜郎中，辟大司空府。

帝以敏博通经记，令校图讖，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着录次比。敏对曰：“讖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帝不纳。敏因其阙文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见而怪之，召敏问其故。敏对曰：“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帝深非之，虽竟不罪，而亦以此沉滞。

与班彪亲善，每相遇，辄日旰忘食，夜分不寝，自以为钟期伯牙、庄周惠施之相得也。

‘臣则尝斲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惠子之死，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堊塤，有泥塤之也。堊音于各反。塤音莫干反。蝇翼薄也。

后三迁长陵令。永平五年，诏书捕男子周虑。虑素有名称，而善于敏，敏坐系免官。及出，叹曰：“瘖聋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谓察察而遇斯患乎？”十一年，除郎中，迁谏议大夫。卒于家。

周防字伟公，汝南汝阳人也。父扬，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过客，而不受其报。

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试经，防尤能诵读，拜为守丞。防以未冠，谒去。师事徐州刺史盖豫，受古文尚书。经明，举孝廉，拜郎中。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太尉张禹荐补博士，稍迁陈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于家。

子举，自有传。

孔僖字仲和，鲁国鲁人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曾祖父子建，少游长安，与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为建新大尹，尝劝子建仕。对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请从此辞。”遂归，终于家。

僖与崔篆孙骊复相友善，同游太学，习春秋。因读吴王夫差时事，僖废书叹曰：

“若是，所谓画龙不成反为狗者。”骊曰：“然。昔孝武皇帝始为天子，年方

十八，崇信圣道，师则先王，五六年闲，号胜文、景。及后恣己，忘其前之为善。”僖曰：“书传若此多矣！”邻房生梁郁儻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驷默然不对。郁怒恨之，阴上书告驷、僖诽谤先帝，刺讥当世。事下有司，驷诣吏受讯。僖以吏捕方至，恐诛，乃上书肃宗自讼曰：“臣之愚意，以为凡言诽谤者，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恶，显在汉史，坦如日月。是为直说书传实事，非虚谤也。夫帝者为善，则天下之善咸归焉；其不善，则天下之恶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诛于人也。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教未过，而德泽有加，天下所具也，臣等独何讥刺哉？假使所非实是，则固应悛改；倘其不当，亦宜含容，又何罪焉？

陛下不推原大数，深自为计，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顾天下之人，必回视易虑，以此事窥陛下心。自今以后，苟见不可之事，终莫复言者矣。臣之所以不爱其死，犹敢极言者，诚为陛下深惜此大业。陛下若不自惜，则臣何赖焉？齐桓公亲扬其先君之恶，以唱管仲，然后羈臣得尽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远讳实事，岂不与桓公异哉？臣恐有司卒然见构，衔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后世论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宁可复使子孙追掩之乎？谨诣阙伏待重诛。”帝始亦无罪僖等意，及书奏，立诏勿问，拜僖兰台令史。曰：“昔吾先君襄公，筑台以为高位，田狩毕弋，不听国政，卑圣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绣，戎士冻馁，是以国家不日引，不月长。恐宗庙不埽除，社稷不血食，敢问为此若何？”管子曰：“昔者圣王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易”也。

元和二年春，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语]*。僖因自陈谢。帝曰：“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对曰：“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赐驩成侯损及孔氏男女钱帛，诏僖从还京师，使校书东观。

冬，拜临晋令，崔驷以家林箠之，谓为不吉，止僖曰：“子盍辞乎？”僖曰：“学不为人，仕不择官，凶吉由己，而由卜乎？”在县三年，卒官，遗令即葬。

二子长彦、季彦，并十余岁。蒲腭令许君然劝令反鲁。对曰：“今载柩而归，则违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华阴。

长彦好章句学，季彦守其家业，门徒数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诏有道术之士极陈变眚，乃召季彦见于德阳殿，帝亲问其故。对曰

：“此皆阴乘阳之征也。今贵臣擅权，母后党盛，陛下宜修圣德，虑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恶之。举孝廉，不就。三年，年四十七，终于家。

初，平帝时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后孔均为驩成侯，追谥孔子为驩成宣尼。及莽败，失国。建武十三年，世祖复封均子志为驩成侯。志卒，子损嗣。永元四年，徙封驩亭侯。损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传，至献帝初，国绝。杨伦字仲理，陈留东昏人也。少为诸生，师事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为郡文学掾。更历数将，志乖于时，以不能人闲事，遂去职，不复应州郡命。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元初中，郡礼请，三府并辟，公车征，皆辞疾不就。后特征博士，为清河王傅。是岁，安帝崩，伦辄口官奔丧，号泣阙下不绝声。阎太后以其专擅去职，坐抵罪。

顺帝即位，诏免伦刑，遂留行丧于恭陵。服阕，征拜侍中。是时邵陵令任嘉在职贪秽，因迁武威太守，后有司奏嘉臧罪千万，征考廷尉，其所牵染将相大臣百有余人。伦乃上书曰：“臣闻春秋诛恶及本，本诛则恶消：振裘持领，领正则毛理。今任嘉所坐狼藉，未受辜戮，猥以垢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举者，无以禁绝奸萌。往者湖陆令张叠、萧令驷贤、徐州刺史刘福等，衅秽既章，咸伏其诛，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绝者，岂非本举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齐威之霸，杀奸臣五人，并及举者，以弭谤讟。当断不断，黄石所戒。夫圣王所以听僮夫匹妇之言者，犹尘加嵩岱，雾集淮海，虽未有益，不为损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奏御，有司以伦言切宜，辞不逊顺，下之。尚书奏伦探知密事，激以求直。坐不敬，结鬼薪。诏书以伦数进忠言，特原之，免归田里。

阳嘉二年，征拜太中大夫。大将军梁商以为长史。谏诤不合，出补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诏书口司隶催促发遣，伦乃留河内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无北行一寸。刎颈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执，强于三军。固敢有辞。”帝及下诏曰：“伦出幽升高，宠以藩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托疾自从，苟肆狷志。”遂征诣廷尉，有诏原罪。

伦前后三征，皆以直谏不合。既归，闭门讲授，自绝人事。公车复征，逊遁不行，卒于家。

中兴，北海牟融习大夏侯尚书，东海王良习小夏侯尚书，沛国桓荣习欧阳尚书。

荣世习相传授，东京最盛。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

后汉书卷七十九下 儒林列传 第六十九下

前书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为作诂训，是为鲁诗；齐人轅固生亦传诗，是为

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三家皆立博士。赵人毛萇传诗，是为毛诗，未得立。

高翊字季回，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鲁诗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传嘉学，哀平闲为光禄大夫。

翊以父任为郎中，世传鲁诗。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称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荐翊，征为郎，除符离长。去官，后征为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农。在朝以方正称。十三年，卒官，赐钱及顷田。

包咸字子良，会稽曲阿人也。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王莽末，去归乡里，于东海界为赤眉贼所得，遂见拘执。十余日，咸晨夜诵经自若，贼异而遣之。因住东海，立精舍讲授。光武即位，乃归乡里。太守黄说署户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礼有来学，而无往教。”

说遂遣子师之。举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论语，又为其章句。拜谏议大夫、侍中、右中郎将。永平五年，迁大鸿胪。每进见，锡以几杖，入屏不趋，赞事不名。

经传有疑，辄遣小黄门就舍即问。

显宗以咸有师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赏赐珍玩束帛，奉禄增于诸卿，咸皆散与诸生之贫者。病笃，帝亲辇驾临视。八年，年七十二，卒于官。

子福，拜郎中，亦以论语入授和帝。

魏应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学。建武初，诣博士受业，习鲁诗。闭门诵习，不交僚党，京师称之。后归为郡吏，举明经，除济阴王文学。以疾免官，教授山泽中，徒觴常数百人。永平初，为博士，再迁侍中。十三年，迁大鸿胪。十八年，拜光禄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将，诏入授千乘王伉。

应经明行修，弟子自远方至，着录数千人。肃宗甚重之，数进见，论难于前，特受赏赐。时会京师诸儒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同异，使应专掌难问，侍中淳于恭奏之，帝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为上党太守，征拜骑都尉，卒于官。

伏恭字叔齐，琅邪东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位至光禄勋，无子，以恭为后。

恭性孝，事所继母甚谨，少传黯学，以任为郎。建武四年，除剧令。视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闻。青州举为尤异，太常试经第一，拜博士，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永平二年，代梁松为太仆。四年，帝临辟雍，于行礼中拜恭为司空，儒者以为荣。

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罢

，诏赐千石奉以终其身。十五年，行幸琅邪，引遇如三公仪。建初二年冬，肃宗行飨礼，以恭为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赐葬显节陵下。

子寿，官至东郡太守。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习齐诗，游京师，教授十余年。友人董奉德于洛阳病亡，末乃躬推鹿车，载奉德丧致其墓所，由是知名。为郡功曹，辞以病免。后奔师丧，于道物故。临命，口兄子造曰：“必致我尸于师门，使死而有知，魂灵不鼻；如其无知，得土而已。”造从之。

景鸾字汉伯，广汉梓潼人也。少随师学经，涉七州之地。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又撰礼内外记，号曰礼略。又抄风角杂书，列其占验，作兴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

凡所著述五十余万言。数上书陈救灾变之术。州郡辟命不就。以寿终。

薛汉字公子，淮阳人也。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汉少传父业，尤善说灾异讖纬，教授常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受诏校定图讖。当世言诗者，推汉为长。永平中，为千乘太守，政有异结。后坐楚事辞相连，下狱死。弟子犍为杜抚、会稽澹台敬伯、钜鹿韩伯高最知名。

杜抚字叔和，犍为武阳人也。少有高才。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后归乡里教授。沉静乐道，举动必以礼。弟子千余人。后为骠骑将军东平王苍所辟，及苍就国，掾史悉补王官属，未满岁，皆自劾归。时抚为大夫，不忍去，苍闻，赐车马财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为公车令，数月卒官。其所作诗题约义通，学者传之，曰杜君法云。

召驯字伯春，九江寿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时为少府。父建武中为卷令，傲倪不拘小节。

驯少习韩诗，博通书传，以志义闻，乡里号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迁骑都尉，侍讲肃宗。拜左中郎将，入授诸王。帝嘉其义学，恩宠甚崇。

出拜陈留太守，赐刀口钱物。元和二年，入为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为光禄勋，卒于官，赐顷莹陪园陵。

孙休，位至青州刺史。

杨仁字文义，巴郡阆中人也。建武中，诣师学习韩诗，数年归，静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举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经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应旧科，上府让选。

显宗特诏补北宫讠士令，引见，问当世政结。仁对以宽和任贤，抑黜骄戚为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当世急务。帝嘉之，赐以缣钱。

及帝崩，时诸马贵盛，各争欲入宫。仁被甲持戟，严勒门鞞，莫敢轻进者。肃宗既立，诸马共谮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宽惠为政，劝课掾史弟子，悉令就学。其有通明经术者，显之右署，或贡之朝，由是义学大兴。垦田千余顷。行兄丧去官。

后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贪奢不法，仁终不与交言同席，时人畏其节。后为阆中令，卒于官。

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人也。少尝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厮役，遂口车马去。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家为发丧制服。*(晔)**[抚]*卒*(业)*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举有道。卒于家。晔着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

时山阳张匡，字文通。亦习韩诗，作章句。后举有道，博士征，不就。卒于家。

鞞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

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后从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书，为作训旨。时济南徐巡师事宏，后从林受学，亦以儒显，由是古学大兴。光武以为议郎。

宏作汉旧仪四篇，以载西京杂事；又着赋、颂、诔七首，皆传于世。

中兴后，郑觭、贾逵传毛诗，后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

前书鲁高堂生，汉兴传礼十七篇。后瑕丘萧奋以授同郡后苍，苍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圣、沛人庆普。于是德为大戴礼，圣为小戴礼，普为庆氏礼，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国所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前世传其书，未有名家。

中兴已后，亦有大、小戴博士，虽相传不绝，然未有显于儒林者。建武中，曹充习庆氏学，传其子曜，遂撰汉礼，事在曜传。

董钧字文伯，犍为资中人也。习庆氏礼。事大鸿胪王临。元始中，举明经，迁廩牺令，病去官。建武中，举孝廉，辟司徒府。

钧博通古今，数言政事。永平初，为博士。时草创五郊祭祀，及宗庙礼乐，威仪章服，辄令钧参议，多见从用，当世称为通儒。累迁五官中郎将，常教授门生百余人。后坐事左转骑都尉。年七十余，卒于家。

中兴，郑觭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

前书齐胡毋子都传公羊春秋，授东平嬴公，嬴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眭孟授东海严彭祖、鲁人颜安乐。彭祖为春秋严氏学，安乐为春秋颜氏学，

又瑕丘江公传谷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贾谊为春秋左氏传训诂，授赵人贯公。

丁恭字子然，山阳东缙人也。习公羊严氏春秋。恭学义精明，教授常数百人，州郡请召不应。建武初，为谏议大夫、博士，封关内侯。十一年，迁少府。诸生自远方至者，着录数千人，当世称为大儒。太常楼望、侍中承宫、长水校尉樊*(儵)**[儵]*等皆受业于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骑都尉，与侍中刘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谘访焉。卒于官。

周泽字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习公羊严氏春秋，隐居教授，门徒常数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马府，署议曹祭酒。数月，征试博士。中元元年，迁龟池令。奉公克己，矜恤孤羸，吏人归爱之。永平五年，迁右中郎将。十年，拜太常。泽果敢直言，数有据争。后北地太守廖信坐贪秽下狱，没入财产，显宗以信臧物班诸廉史，唯泽及光禄勋孙堪、大司农常冲特蒙赐焉。是时京师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励。

堪字子暉，河南缙氏人也。明经学，有志操，清白贞正，爱士大夫，然一毫未尝取于人，以节介气勇自行。王莽末，兵革并起，宗族老弱在营保闲，堪常力战陷敌，无所回避，数被创刃，宗族赖之，郡中咸服其义勇。

建武中，仕郡县。公正廉絜，奉禄不及妻子，皆以供宾客。及为长吏，所在有谿，为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尝为县令，谒府，趋步弼缓，门亭长遣堪御吏，堪便解印绶去，不之官。后复仕为左冯翊，坐遇下促急，司隶校尉举奏免官。数月，征为侍御史，再迁尚书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禄勋。

堪清廉，果于从政，数有直言，多见纳用。十八年，以病乞身，为侍中骑都尉，卒于官。堪行类于泽，故京师号曰“二暉”。

十二年，以泽行司徒事，如真。泽性简，忽威仪，颇失宰相之望。数月，复为太常。清絜循行，尽敬宗庙。常卧疾斋宫，其妻哀泽老病，窥问所苦。泽大怒，以妻干犯斋禁，遂收送诏狱谢罪。当世疑其诡激。时人为之语曰：“生世不谐，作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十八年，拜侍中骑都尉。

后数为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于家。

钟兴字次文，汝南汝阳人也。少从少府丁恭受严氏春秋。恭荐兴学行高明，光武召见，问以经义，应对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迁左中郎将。诏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诸侯从兴受章句。封关内侯。兴自以无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训太子及诸王侯，非大功邪？”兴曰：“臣师丁恭。”于是复封恭，而兴遂固辞不受爵，卒于官。

甄宇字长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静少欲。习严氏春秋，教授常数百人。建武中

，为州从事，征拜博士，稍迁太子少傅，卒于官。

后召会，问‘瘦羊博士’所在，京师因以号之。”

传业子普，普传子承。承尤笃学，未尝视家事，讲授常数百人。诸儒以承三世传业，莫不归服之。建初中，举孝廉，卒于梁相。子孙传学不绝。

楼望字次子，陈留雍丘人也。少习严氏春秋。操节清白，有称乡间。建武中，赵节王栩闻其高名，遣使赍玉帛请以为师，望不受。后仕郡功曹。永平初，为侍中、越骑校尉，入讲省内。十六年，迁大司农。十八年，代周泽为太常。

建初五年，坐事左转太中大夫，后为左中郎将。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着录九千余人。年八十，永元十二年，卒于官，门生会葬者数千人，儒家以为荣。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业长安，习严氏春秋，积十余年，还家讲授。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著书百余篇，皆五经通难，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举孝廉，迁海西令，卒于官。

张玄字君夏，河内河阳人也。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建武初，举明经，补弘农文学，迁陈仓县丞。清净无欲，专心经书，方其讲问，乃不食终日。及有难者，辄为张数家之说，令择从所安。诸儒皆伏其多通，着录千余人。玄初为县丞，尝以职事对府，不知官曹处，吏白门下责之。时右扶风琅邪徐业，亦大儒也，闻玄诸生，试引见之，与语，大惊曰：“今日相遭，真解蒙矣！”

遂请上堂，难问极日。

后玄去官，举孝廉，除为郎。会颜氏博士缺，玄试策第一，拜为博士。居数月，诸生上言玄兼说严氏、*(宣)**[冥]*氏，不宜专为颜氏博士。光武且令还署，未及迁而卒。

李育字符春，扶风漆人也。少习公羊春秋。沉思专精，博览书传，知名太学，深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记荐育于骠骑将军东平王苍，由是京师贵戚争往交之。州郡请召，育到，辄辞病去。

常避地教授，门徒数百。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讖，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

建初元年，卫尉马廖举育方正，为议郎。后拜博士。四年，诏与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

再迁尚书令。及马氏废，育坐为所举免归。岁余复征，再迁侍中，卒于官。

见马援传。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父豹，少府。休为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以列卿子诏拜郎中，非其好也，辞疾而去。不仕州郡。进退必以礼。

太傅陈蕃辟之，与参政事。蕃败，休坐废锢，乃作春秋公羊解诂，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又注训孝经、论语、风角七分，皆经纬典谟，不与守文同说。又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妙得公羊本意。休善历算，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

党禁解，又辟司徒。髡公表休道术深明，宜侍帷幄，幸臣不悦之，乃拜议郎，屡陈忠言。再迁谏议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只，后改为虔，河南荥阳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学受业。有雅才，善着文论，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又以左传驳何休之所驳汉事六十条。举孝廉，稍迁，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乱行客，病卒。所着赋、碑、诔、书记、连珠、九愤，凡十余篇。

颍容字子严，陈国长平人也。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师事太尉杨赐。郡举孝廉，州辟，公车征，皆不就。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刘表以为武陵太守，不肯起。着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建安中卒。

谢该字文仪，南阳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为世名儒，门徒数百千人。建安中，河东人乐详条左氏疑滞数十事以问，该皆为通解之，名为谢氏释，行于世。

仕为公车司马令，以父母老，托疾去官。欲归乡里，会荆州道断，不得去。少府孔融上书荐之曰：“臣闻高祖创业，韩、彭之将征讨暴乱，陵贾、叔孙通进说诗书。光武中兴，吴、耿佐命，范升、卫宏修述旧业，故能文武并用，成长久之计。陛下圣德钦明，同符二祖，劳谦口运，三年乃讙。今尚父鹰扬，方叔翰飞，王师电鸷，髡凶破殄，始有囊弓卧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综礼纪。窃见故公车司马令谢该，体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学，博通髡蓺，周览古今，物来有应，事至不惑，清白异行，敦悦道训。

求之远近，少有畴匹。若乃巨骨出吴，隼集陈庭，黄能入寝，亥有二首，非夫洽闻者，莫识其端也。隼不疑定北阙之前，夏侯胜辩常阴之验，然后朝士益重儒术。今该实卓然比迹前列，闲以父母老疾，口官欲归，道路险塞，无由自致。猥使良才抱朴而逃，踰越山河，沈沦荆楚，所谓往而不反者也。后日当更馈乐以钓由余，克像以求传说，岂不烦哉？

臣愚以为可推录所在，召该令还。楚人止孙卿之去国，汉朝追匡衡于平原，尊儒贵学，惜失贤也。”书奏，诏即征还，拜议郎。以寿终。口，急疾之貌也。飞乃至天，喻士卒至勇，能深入攻敌。”

光、子孺以此益重儒术士。

君臣有闲，乃可虑也。’乃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受而说之。由余数谏不听，繆公又数使人闲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

建武中，郑兴、陈元传春秋左氏学。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左氏立博士，范升与歆争之未决，陈元上书讼左氏，遂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后髡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光武重违觴议，而因不复补。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洹长。卒于家。

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顿人也。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着录者万六千人。征辟并不就。顺帝特诏征拜议郎，讲论五经异同，甚合帝意。迁侍中，出为弘农太守，卒官。

论曰：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故杨雄曰：“今之学者，非独为之华藻，又从而绣其鞶帨。”夫书理无二，义归有宗，而硕学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谓“讒讒之学，各习其师”也。且观成名高第，终能远至者，盖亦寡焉，而迂滞若是矣。然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

“幣，覆衣巾也。”音盘。帨，佩巾也，音税。

自桓、灵之闲，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

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執也。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眄，则天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暨乎剥桡自极，人神数尽，然后髡英乘其运，世德终其祚。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故先师垂典文，矚励学者之功，笃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于杀逆，其将有意乎！

谓温及嵩并被征而就拘制也。

赞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涂分流别，专门并兴。精疏殊会，通阂相征。

千载不作，渊原谁澄？

若千载一圣，不复作起，则泉原混浊，谁能澄之。

后汉书卷八十上 文苑列传 第七十上

杜笃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时为御史大夫。笃少博学，不修小节，不为乡人所礼。居美阳，与美阳令游，数从请托，不谐，颇相恨。令怒，收笃送京师。会大司马吴汉薨，光武诏诸儒谏之，笃于狱中为谏，辞最高，帝美之，赐帛免刑。

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曰：

臣闻知而复知，是为重知。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不敢具陈。昔般庚去奢，行俭于亳，成周之隆，乃即中洛。遭时制都，不常厥邑。贤圣之虑，盖有优劣；霸王之姿，明知相绝。守国之执，同归异术；或□去阻□，务处平易；或据山带河，并吞六国；或富贵思归，不顾见袭；或掩空击虚，自蜀汉出；即日车驾，策由一卒；或知而不从，久都饶埵。臣不敢有所据。窃见司马相如、杨子云作辞赋以讽主上，臣诚慕之，伏作书一篇，名曰论都，谨并封奏如左。

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舆洛邑，巡于西岳。推天时，顺斗极，排闾阖，入函谷，观□于崤、龟，图险于陇、蜀。其三月丁酉，行至长安。经营宫室，伤愍旧京，即诏京兆，乃命扶风，斋肃致敬，告覲园陵。凄然有怀祖之思，喟乎以思诸夏之隆。遂天旋云游，造舟于渭，北□泾流。千乘方毂，万骑骈罗，衍陈于岐、梁，东横乎大河。瘞后土，礼邠郊。其岁四月，反于洛都。明年，有诏复函谷关，作大驾宫、六王邸、高车厩于长安，修理东都城门，桥泾、渭。往往缮离观，东临霸、浚，西望昆明，北登长平，规龙首，抚未央，覩平乐，仪建章。

是时山东翕然狐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客有为笃言：“彼埵井之潢污，固不容夫吞舟；且洛邑之淳潏，曷足以居乎万乘哉？咸阳守国利器，不可久虚，以示奸萌。”笃未甚然甚言也，故因为述大汉之崇，世据靡州之利，而今国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曰：

昔在强秦，爰初开畔，霸自岐、靡，国富人衍，卒以并兼，桀虐作乱。

天命有圣，托之大汉。大汉开基，高祖有勋，斩白蛇，屯黑云，聚五星于东井，提干将而呵暴秦。蹈沧海，跨昆仑，奋彗光，埽项军，遂济人难，荡涤于泗、沂。刘敬建策，初都长安。太宗承流，守之以文。躬履节俭，侧身行仁，食不二味，衣无异采，赈人以农桑，率下以约己，曼丽之容不悦于目，郑鞞之声不过于耳，佞邪之臣不列于朝，巧伪之物不鬻于市，

故能理升平而刑几措。富衍于孝景，功传于后嗣。故曰白蛇。又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

是时孝武因其余财府帑之蓄，始有钩深图远之意，探冒顿之罪，校平城之讎。遂命票骑，勤任鞞青，勇惟鹰扬，军如流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席卷漠北

，叩勒祁连，横分单于，屠裂百蛮。烧罽帐，系阏氏，燔康居，灰珍奇，椎鸣镝，钉鹿蠡，

驰坑岸，获昆弥，虏口佺，驱騾驴，馭宛马，鞭馱馱。拓地万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据守敦煌。并域属国，一郡领方。

立候隅北，建护西羌。捶驱氏、僰，寥狼激、苻。东攢乌桓，蹂躏濊貊。南羁钩町，水口强越。残夷文身，海波沫血。郡县日南，漂燖朱崖。部尉东南，兼有黄支。连缓耳，琐雕题，摧天督，牵象犀，椎口蛤，碎暴璃，甲橦瑁，戕觜觶。于是同穴裘褐之域，共川鼻饮之国，莫不袒跣稽顙，失气虏伏。非夫大汉之盛，世藉靡土之饶，得御外理内之术，孰能致功若斯！故创业于高祖，嗣传于孝惠，德隆于太宗，财衍于孝景，威盛于圣武，政行于宣、元，侈极于成、哀，祚缺于孝平。传世十一，历载三百，德衰而复盈，道微而复章，皆莫能迁于靡州，而背于咸阳。宫室寝庙，山陵相望，高显弘丽，可思可荣，羲、农已来，无兹着明。

麟，辄也，音吝。濊貊，东夷号也。此作“朱”，古字通。茂陵书曰：“珠崖郡都郎暉，去长安七千三百里。”暉音审。

觜觶，大龟，亦橦瑁之属。觜音子期反。觶音以规反。

夫靡州本帝皇所以育业，霸王所以衍功，战士角难之场也。禹贡所载，厥田惟上。沃野千里，原隰弥望。保殖五谷，桑麻条畅。滨据南山，带以泾、渭，号曰陆海，蠢生万类。榘鋌檀柘，蔬果成实。畎浍润淤，水泉灌溉，渐泽成川，粳稻陶遂。厥土之膏，亩价一金。田田相如，鏹锄株林。火耕流种，功浅得深。既有蓄积，口塞四临：四被陇、蜀，南通汉中，北据谷口，东阻嵌岩。关函守峽，山东道穷；置列泃、陇，靡偃西戎；拒守驩斜，岭南不通；杜口绝津，朔方无从。鸿、渭之流，径入于河；大船万艘，转漕相过；东综沧海，西纲流沙；朔南暨声，诸夏是和。城池百尺，口塞要害。关梁之险，多所衿带。一卒举礪，千夫沉滞；一人奋戟，三军沮败。地執便利，介冑剽悍，可与守近，利以攻远。士卒易保，人不肉袒。肇十有二，是为瞻腴。用霸则兼并，先据则功殊；修文则财衍，行武则士要；为政则化上，篡逆则难诛；进攻则百克，退守则有余：斯固帝王之渊囿，而守国之利器也。

埤苍云：“鏹，铲也。”谓以铲锄去林木之株囿也。

逮及亡新，时汉之衰，偷忍渊囿，篡器慢违，徒以執便，莫能卒危。

假之十八，诛自京师。天畀更始，不能引维，慢藏招寇，复致赤眉。

海内云扰，诸夏灭微；鬻龙并战，未知是非。于时圣帝，赫然申威。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受命于皇上，获助于灵只。立号高邑，搴旗四麾。首策之臣，运筹出奇；虓怒之旅，如虎如螭。师之攸向，无不靡披。盖夫燔鱼剽蛇，莫

之方斯。大呼山东，响动流沙。要龙渊，首镞□，命腾太白，亲发狼、弧，南禽公孙，北背强胡，西平陇、冀，东据洛都。乃廓平帝宇，济蒸人于涂炭，成兆庶之饘饘，遂兴复乎大汉。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而主上方以边垂为忧，忿葭萌之不柔，未遑于论都而遗思靡州也。方躬劳圣思，以率海内，厉抚名将，略地疆外，信威于征伐，展武乎荒裔。若夫文身鼻饮缓耳之主，椎结左衽鏖□之君，东南殊俗不羁之国，西北绝域难制之邻，靡不重译纳贡，请为藩臣。上犹谦让而不伐勤。意以为获无用之虏，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谷之渊；远救于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今国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时风显宣。徒垂意于持平守实，务在爱育元元，苟有便于王政者，圣主纳焉。何则？物罔挹而不损，道无隆而不移，阳盛则运，阴满则亏，故存不忘亡，安不讳危，虽有仁义，犹设城池也。

郭璞注云：“金银器之名，未详形制。”□音牛于反。埤苍曰：“□，锯也。”

案今夷狄好穿耳以垂金宝等，此并谓夷狄之君长也。

得见此器！’顾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则正，其盈则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贡在侧，曰：‘请问持盈？’曰：‘挹而损之。’曰：‘何谓挹而损之？’曰：‘夫物盛而衰，乐极而悲；日中而移，月盈而亏。’

是故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多闻博辩，守之以俭；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贵广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让；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

客以利器不可久虚，而国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淳澹与？

笃后仕郡文学掾，以目疾，二十余年不窥京师。

笃之外高祖破羌将军辛武贤，以武略称。笃常叹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笃不任为吏；辛氏秉义经武，而笃又怯于事。外内五世，至笃衰矣！”

女弟适扶风马氏。建初三年，车骑将军马防击西羌，请笃为从事中郎，战没于射姑山。

所着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又着明世论十五篇。

子硕，豪侠，以货殖闻。

王隆字文山，冯翊云阳人也。王莽时，以父任为郎，后避难河西，为窦融左护军。建武中，为新汲令。能文章，所着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

初，王莽末，沛国史岑子孝亦以文章显，莽以为谒者，着颂、诔、复神、说疾

凡四篇。

夏恭字敬公，梁国蒙人也。习韩诗、孟氏易，讲授门徒常千余人。王莽末，盗贼从横，攻没郡县，恭以恩信为觝所附，拥兵固守，独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迁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欢心。

恭善为文，着赋、颂、诗、励学凡二十篇。年四十九卒官，诸儒共谥曰宣明君。

子牙，少习家业，着赋、颂、赞、诔凡四十篇。举孝廉，早卒，乡人号曰文德先生。

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也。少博学。永平中，于平陵习章句，因作迪志诗曰：

咨尔庶士，迨时斯勗。日月逾迈，岂云旋复！哀我经营，旅力靡及。

在兹弱冠，靡所庶立。

于赫我祖，显于殷国。二谿阿衡，克光其则。武丁兴商，伊宗皇士。

爰作股肱，万邦是纪。奕世载德，迄我显考。保膺淑懿，纘修其道。

汉之中叶，俊乂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勋绪。言武丁所以能兴殷者，惟尊皇美之士，谓傅说。伊余小子，秽陋靡逮。惧我世烈，自兹以坠。谁能革浊，清我濯溉？谁能昭闇，启我童昧？先人有训，我讯我诰。训我嘉务，诲我博学。爰率朋友，寻此旧则。契阔夙夜，庶不懈忒。

秩秩大猷，纪纲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测。农夫不怠，越有黍稷，

谁能云作，考之居息？二事败业，多疾我力。如彼遵衢，则罔所极。

二志靡成，聿劳我心。如彼兼听，则溷于音。

式，法也。言美哉乎大道，可以纲纪觝法。若不勤励，则不能昭明其道；不专一，则不能深测。

于戏君子，无恒自逸。徂年如流，鲜兹暇日。行迈屡税，胡能有迄。

密勿朝夕，聿同始卒。

少有闲暇之日也。

言朝夕黽勉，终始如一也。

毅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

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庙颂未立，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由是文雅显于朝廷。

车骑将军马防，外戚尊重，请毅为军司马，待以师友之礼。及马氏败，免官归。

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駰为主簿。及宪迁大将军，复以

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

毅早卒，着诗、赋、诔、颂、祝文、七激、连珠凡二十八篇。

黄香字文强，江夏安陆人也。年九岁，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丧，乡人称其至孝。

年十二，太守刘护闻而召之，署门下孝子，甚见爱敬。香家贫，内无仆妾，躬执苦勤，尽心奉养。遂博学经典，究精道术，能文章，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

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肃宗诏香诣东观，读所未尝见书。香后告休，及归京师，时千乘王冠，帝会中山邸，乃诏香殿下，顾谓诸王曰：“此‘天下无双江夏黄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观。后召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书郎，数陈得失，赏赉增加。常独止宿台上，昼夜不离省闼，帝闻善之。

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满当迁，和帝留，增秩。六年，累迁尚书令。后以为东郡太守，香上疏让曰：“臣江淮孤贱，愚蒙小生，经学行能，无可筭录。遭值太平，先人余福，得以弱冠特蒙征用，连阶累任，遂极台阁。讫无纤介称，报恩嗟死，诚不意悟，卒被非望，显拜近郡，尊位千里。臣闻量能授官，则职无废事；因劳施爵，则贤愚得宜。臣香小丑，少为诸生，典郡从政，固非所堪，诚恐蒙顿，孤忝圣恩。又惟机密端首，至为尊要，复非臣香所当久奉。承诏惊惶，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刚，适可驱使。愿乞余恩，留备口官，赐以督责小职，任之宫台烦事，以毕臣香蝼蚁小志，诚瞑目至愿，土灰极荣。”

帝亦惜香干用，久习旧事，复留为尚书令，增秩二千石，赐钱三十万。是后遂管枢机，甚见亲重，而香亦祇勤物务，忧公如家。十二年，东平清河奏詖言卿仲辽等，所连及且千人。香科别据奏，全活甚觶。

每郡国疑罪，辄务求轻科，爱惜人命，每存忧济。又晓习边事，均量军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数加恩赏，疾病存问，赐医药。在位多所荐达，宠遇甚盛，议者讥其过幸。

延平元年，迁魏郡太守。郡旧有内外园田，常与人分种，收谷岁数千斛。香曰：

“田令‘商者不农’，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禄之人，不与百姓争利。”乃悉以赋人，课令耕种。时被水年饥，乃分奉禄及所得赏赐班贍贫者，于是丰富之家各出义谷，助官稟贷，荒民获全。后坐水潦事免，数月，卒于家。

所着赋、笺、奏、书、令凡五篇。子琼，自有传。

刘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永元中，坐事夺爵。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安帝嘉之，赐钱三万，拜议郎。

李尤字伯仁，广汉雒人也。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杨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稍迁，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等俱撰汉记。后帝废太子为济阴王，尤上书谏争。顺帝立，迁乐安相。年八十三卒。所着诗、赋、铭、诔、颂、七叹、哀典凡二十八篇。

尤同郡李胜，亦有文才，为东观郎，着赋、诔、颂、论数十篇。

苏顺，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闲以才学见称。好养生术，隐处求道。晚乃仕，拜郎中，卒于官。所着赋、论、诔、哀辞、杂文凡十六篇。

时三辅多士，扶风曹觿伯师亦有才学，着诔、书、论四篇。

又有曹朔，不知何许人，作汉颂四篇。

刘珍字秋孙，一名宝，南阳蔡阳人也。少好学。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駼、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文，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騊駼作建武以来名臣传，迁侍中、越骑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转卫尉，卒官。着诔、颂、连珠凡七篇。又撰释名三十篇，以辩万物之称号云。

葛龚字符甫，梁国宁陵人也。和帝时，以善文记知名。性慷慨壮烈，勇力过人。安帝永初中，举孝廉，为太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荡阴令。辟太尉府，病不就。州举茂才，为临汾令。居二县，皆有称绩。着文、赋、碑、诔、书记凡十二篇。

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

着楚辞章句行于世。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

子延寿，字文考，有辞才。少游鲁国，作灵光殿赋。后蔡邕亦造此赋，未成，及见延寿所为，甚奇之，遂辍翰而已。曾有异梦，意恶之，乃作梦赋以自厉。

后溺水死，时年二十余。

崔琦字子玮，涿郡安平人，济北相瑗之宗也。少游学京师，以文章博通称。初举孝廉，为郎。河南尹梁冀闻其才，请与交。冀行多不轨，琦数引古今成败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辞曰：

赫赫外戚，华宠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兴三母，有莘崇汤。

宣王晏起，姜后脱簪。齐桓好乐，卫姬不音。皆辅主以礼，扶君以仁，达才进善，以义济身。

爰暨末叶，渐已颓亏。贯鱼不口，九御差池。晋国之难，祸起于丽。

惟家之索，牝鸡之晨。专权擅爱，显已蔽人。陵长闲旧，圯剥至亲。并后匹嫡

，淫女毙陈。匪贤是上，番为司徒。荷爵负乘，采食名都。

诗人是刺，德用不忧。暴辛惑妇，拒谏自孤。蝠蛇其心，纵毒不辜。

诸父是杀，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谋鬼图。甲子昧爽，身首分离。初为天子，后为人螭。

礼后夫人已下进御之法云：“凡天子进御之仪，从后而下，十五日筮。自下始，以象月之初生，渐进至盛，法阴道之义也。”其法，九嫔已下皆九九而御，则女御八十一人为九夕也，世妇二十七人为三夕，九嫔为一夕，夫人为一夕，凡十四夕，后当一夕。故曰十五日一筮也。

雌代雄鸣则家尽，妇夺夫政则国亡”也。纣智足以拒谏。祖伊谏纣，纣不从。自孤谓纣为独夫也。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礼，而竞錡以权。先笑后号，卒以辱残。

家国泯绝，宗庙烧燔。末嬉丧夏，驩妣毙周，妲己亡殷，赵灵沙丘。

戚姬人豕，吕宗以败。陈后作巫，卒死于外。霍欲鸩子，身乃罹废。

言初虽恃权执而笑，后竟罹祸而号哭也。后自号主父，立何为王。吴娃死，何爱口，主父怜章北面臣拙于其弟，欲分赵王章于代。计未决，主父及王游于沙丘宫，公子章以其徒作乱，公子成与李兑自国起兵，公子章败，往走主父，主父开之，成、兑因围主父宫，章死。成、兑谋曰：“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

乃遂围主父，令宫人后出者夷。宫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饥探雀口而食之，三月余，死沙丘宫。见史记。故曰：无谓我贵，天将尔摧；无恃常好，色有歇微；无怙常幸，爱有陵彊；无曰我能，天人尔违。患生不德，福有慎机。日不常中，月盈有亏。履道者固，杖执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

琦以言不从，失意，复作白鹄赋以为风。梁冀见之，呼琦问曰：“百官外内，各有司存，天下云云，岂独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过乎？”琦对曰：“昔管仲相齐，乐闻讥谏之言；萧何佐汉，乃设书过之吏。今将军累世台辅，任齐伊、公，而德政未闻，黎元涂炭，不能结纳贞良，以救祸败，反复欲钳塞士口，杜蔽主听，将使玄黄改色，马鹿易形乎？”冀无以对，因遣琦归。后除为临济长，不敢之职，解印绶去。冀遂令刺客阴求杀之。客见琦耕于陌上，怀书一卷，息辄偃而咏之。客哀其志，以实告琦，曰：“将军令吾要子，今见君贤者，情怀忍忍，可亟自逃，吾亦于此亡矣。”琦得脱走，冀后竟捕杀之。

所着赋、颂、铭、诔、箴、吊、论、九咨、七言，凡十五篇。

边韶字孝先，陈留浚仪人也。以文章知名，教授数百人。诏口辩，曾昼日假卧，弟子私覆之曰：“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韶潜闻之，应时对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寐与周公通梦

，静与孔子同意。师而可覆，出何典记？”覆者大鼻。韶之才捷皆此类也。桓帝时，为临颖侯相，征拜太中大夫，著作东观。再迁北地太守，入拜尚书令。

后为陈相，卒官。着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

后汉书卷八十下 文苑列传 第七十下

张升字彦真，陈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孙也。升少好学，多关览，而任情不羁。其意相合者，则倾身交结，不问穷贱；如乖其志好者，虽王公大人，终不屈从。常叹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有知我，虽胡越可亲；苟不相识，从物何益？”

仕郡为纲纪，以能出守外黄令。吏有受赇者，即论杀之。或讥升守领一时，何足趋明威戮乎？对曰：“昔仲尼暂相，诛齐之侏儒，手足异门而出，故能威震强国，反其侵地。君子仕不为己，职思其忧，岂以久近而异其度哉？”

遇党锢去官，后竟见诛，年四十九。着赋、诔、颂、碑、书，凡六十篇。

赵壹字符叔，汉阳西县人也。体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须豪眉，望之甚伟。

而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乃作解摈。后屡抵罪，几至死，友人救得免。

壹乃贻书谢恩曰：

昔原大夫赎桑下绝气，传称其仁；秦越人还虢太子结脉，世着其神。

设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则结绝之气竭矣。然而糝脯出乎车轘，针石运乎手爪。今所赖者，非直车轘之糝脯，手爪之针石也。乃收之于斗极，还之于司命，使干皮复含血，枯骨复被肉，允所谓遭仁遇神，真所宜传而着之。余畏禁，不敢班班显言，窃为穷鸟赋一篇。其辞曰：

有一穷鸟，戢翼原野。罽网加上，机穽在下，前见苍隼，后见驱者，缴弹张右，羿子彀左，飞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飞不得，欲鸣不可，举头畏触，摇足恐墮。内独怖急，乍冰乍火。幸赖大贤，我矜我怜，昔济我南，今振我西。鸟也虽顽，犹识密恩，内以书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贤，归贤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孙孙。

又作刺世疾邪赋，以舒其怨愤。曰：

伊五帝之不同礼，三王亦又不同乐，数极自然变化，非是故相反驳。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

秦、汉无以相踰越，乃更加其怨酷。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

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姬口名執，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

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攸兴，寔执政之匪贤。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

。虽欲竭诚而尽忠，路绝险而靡缘。九重既不可启，又龠吠之狺狺。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欲于目前。奚异涉海之失柁，积薪而待燃。荣纳由于闪掄，孰知辨其蚩妍。故法禁屈挠于执族，恩泽不逮于单门。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为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

婞直者见口，故倚门。脏音葬。

鲁生闻此辞，系而作歌曰：执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龠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

光和元年，举郡上计到京师。是时司徒袁逢受计，计吏数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视，壹独长揖而已。逢望而异之，令左右往让之，曰：“下郡计*(史)**[吏]*而揖三公，何也？”对曰：“昔酈食其长揖汉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

逢则敛衽下堂，执其手，延置上坐，因问西方事，大悦，顾谓坐中曰：“此人汉阳赵元叔也。朝臣莫有过之者，吾请为诸君分坐。”坐者皆属观。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见。壹以公卿中非陟无足以托名者，乃日往到门，陟自强许通，尚卧未起，壹径入上堂，遂前临之，曰：“窃伏西州，承高风旧矣，乃今方遇而忽然，柰何命也！”因举声哭，门下惊，皆奔入满侧。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与语，大奇之。谓曰：“子出矣。”陟明旦大从车骑奉谒造壹。时诸计吏多盛饰车马帷幕，而壹独柴车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于车下，左右莫不叹愕。陟遂与言谈，至熏夕，极欢而去，执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与袁逢共称荐之。名动京师，士大夫想望其风采。

平王死，和复献，恐复见断，乃抱其玉而哭荆山之中，昼夜不止，涕尽继之以血。”

及西还，道经弘农，过候太守皇甫规，门者不即通，壹遂遁去。门吏惧，以白之。规闻壹名大惊，乃追书谢曰：“蹉跌不面，企德怀风，虚心委质，为日久矣。

侧闻仁者愍其区区，冀承清诲，以释遥悚。今旦外白有一尉两计吏，不道屈尊门下，更启乃知己去。如印绶可投，夜岂待旦。惟君明叡，平其夙心。宁当慢移，加于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责。倘可原察，追修前好，则何福如之！谨遣主簿奉书。下笔气结，汗流竟趾。”壹报曰：“君学成师范，缙绅归慕，仰高希骥，历年滋多。旋辕兼道，渴于言侍，沐浴晨兴，昧旦守门，实望仁兄，昭其悬弼。以贵下贱，握发垂接，高可敷翫坟典，起发圣意，下则抗论当世

，消弭时灾。岂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诱之德，同亡国骄惰之志！盖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劳。昔人或历说而不遇，或思士而无从，皆归之于天，不尤于物。今壹自谴而已，岂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于德何损？而远辱手笔，追路相寻，诚足愧也。壹之区区，曷云量己，其嗟可去，谢也可食，诚则顽薄，实识其趣。但关节痰动，膝灸*(块)**[坏]*溃，请俟它日，乃奉其情。辄诵来贶，永以自慰。”遂去不顾。

‘嗟来食。’曰：‘余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从而谢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

州郡争致礼命，十辟公府，并不就，终于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过郡吏”，竟如其言。

着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十六篇。

刘梁字曼山，一名岑，东平宁阳人也。梁宗室子孙，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

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党，乃着破羈论。时之览者，以为“仲尼作春秋，乱臣知惧，今此论之作，俗士岂不愧心”。其文不存。

又着辩和同之论。其辞曰：

夫事有违而得道，有顺而失义，有爱而为害，有恶而为美。其故何乎？盖明智之所得，闇伪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于事也，无适无莫，必考之以义焉。

得由和兴，失由同起，故以可济否谓之和，好恶不殊谓之同。春秋传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剂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

以救过为正，以匡恶为忠。经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则上下和睦能相亲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谷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绪，覆楚国之师，不谷之罪也。若以宗庙之灵，得保首领以歿，请为灵若厉。”大夫许诺。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从其善，不从其过。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正南海，训及诸夏，其宠大矣。有是宠也，而知其过，可不谓恭乎！”大夫从之。此违而得道者也。及灵王骄淫，暴虐无度，芋尹申亥从王之欲，以殡于干溪，殉之二女。此顺而失义者也。鄢陵之役，晋楚对战，阳谷献酒，子反以毙。此爱而害之者也。臧武仲曰：“孟孙之恶我，药石也；季孙之爱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犹生我。”此恶而为美者也。孔子曰：“智之难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鲁国。抑有由也，作不顺而施不恕也。”盖善其知义，讥其违道也。

恭王欲复战，使人召子反，子反辞以疾。王驾而往之，入幄中而闻酒臭，恭王大怒，斩子反以为戮。

齐侯将与臧纥田，臧孙闻之，见齐侯，与之言伐晋。对曰：“多则多矣，抑君似鼠。鼠昼伏夜动，不穴于寝庙，畏人故也。今君闻晋之乱而后作焉，宁将事之，非鼠如何？”乃不与田。注曰“纥知齐侯将败，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也。见左传。

夫知而违之，伪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与伪焉，其患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违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也。夏书曰：“念兹在兹，庶事恕施。”忠智之谓矣。

言觴事恕己而施行，斯可谓忠而有智矣。

故君子之行，动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进退周旋，唯道是务。苟失其道，则兄弟不阿；苟得其义，虽仇讎不废。故解狐蒙祁奚之荐，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鞞以逆文为成，傅瑕以顺厉为败，管苏以憎忤取进，申侯以爱从见退，考之以义也。故曰：“不在逆顺，以义为断；不在憎爱，以道为贵。”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考义之谓也。

“回，邪也。疚，病也。”

及文公归国，吕甥、郟芮将焚公宫而杀文公，寺人披以吕、郟之难告之。言初虽逆文公，后竟成之也。

庚桑琐隶，风移磈礫。吾虽小宰，犹有社稷，苟赴期会，理文墨，岂本志乎！”乃更大作讲舍，延聚生徒数百人，朝夕自往劝诫，身执经卷，试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后犹称其教焉。

孙楨，亦以文才知名。

边让字文礼，陈留浚仪人也。少辩博，能属文。作章华赋，虽多淫丽之辞，而终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讽也。其辞曰：

楚灵王既游云梦之泽，息于荆台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顾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延目广望，骋观终日。顾谓左史倚相曰：“盛哉斯乐，可以遗老而忘死也！”于是遂作章华之台，筑干溪之室，穷木土之技，单珍府之实，举国营之，数年乃成。设长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声。

于是伍举知夫陈、蔡之将生谋也。乃作斯赋以讽之： 胄高阳之苗胤兮，承圣祖之洪泽。建列藩于南楚兮，等威灵于二伯。

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两虢。达皇佐之高勋兮，驰仁声之显赫。

惠风春施，神武电断，华夏肃清，五服攸乱。旦垂精于万机兮，夕回辇于门馆。设长夜之欢饮兮，展中情之嫵婉。竭四海之妙珍兮，尽生人之秘玩。

尔乃携窈窕，从好仇，径肉林，登糟丘，兰肴山竦，椒酒渊流。

激玄醴于清池兮，靡微风而行舟。登瑶台以回望兮，冀弥日而消忧。于是招宓妃，命湘娥，齐倡列，郑女罗。扬激楚之清宫兮，展新声而长歌。

繁手超于北里，妙舞丽于阳阿。金石类聚，丝竹鬲分。被轻篴，曳华文，罗衣飘飘，组绮缤纷。纵轻躯以迅赴，若孤鹄之失羈；振华袂以逶迤，若游龙之登云。于是欢媿既洽，长夜向半，琴瑟易调，繁手改弹，清声发而响激，微音逝而流散。振弱支而纾绕兮，若绿繁之垂干，忽飘飘以轻逝兮，似鸾飞于天汉。舞无常态，鼓无定节，寻声响应，修短靡跌。长袖奋而生风，清气激而绕结。尔乃妍媚递进，巧弄相加，俯仰异容，忽兮神化。体迅轻鸿，荣曜春华，进如浮云，退如激波。虽复柳惠，能不咨嗟！于是天河既回，淫乐未终，清钥发征，激楚扬风。于是音气发于丝竹兮，飞响轶于云中。比目应节而双跃兮，孤雌感声而鸣雄。美繁手之轻妙兮，嘉新声之弥隆。于是觴变已尽，鬲乐既考。归乎生风之广夏兮，修黄轩之要道。携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嫫之素肘。形便娟以婣媛兮，若流风之靡草。美仪操之姣丽兮，忽遗生而忘老。

“伯牙鼓琴，游鱼出听。”

尔乃清夜晨，妙技单，收尊俎，彻鼓盘。惘焉若醒，抚口而叹。虑理国之须才，悟稼穡之艰难。美吕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辅桓。将超世而作理，焉沉湎于此欢！于是罢女乐，堕瑶台。思夏禹之卑宫，慕有虞之土阶。举英奇于仄陋，拔髦秀于蓬莱。君明哲以知人，官随任而处能。百揆时□，庶绩咸熙。诸侯慕义，不召同期。继高阳之绝轨，崇成、庄之洪基。虽齐桓之一匡，岂足方于大持？

尔乃育之以仁，临之以明。致虔报于鬼神，尽肃恭乎上京。驰淳化于黎元，永历世而太平。纳伍举、苏纵之谏，罢淫乐，听国政，所诛数百人，所进数百人，国人大悦。

大将军何进闻让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诡以军事征召，既到，署令史，进以礼见之。让善占*(谢)**[射]*，能辞对，时宾客满堂，莫不羨其风。府掾孔融、王朗并修刺候焉。

议郎蔡邕深敬之，以为让宜处高任，乃荐于何进曰：“伏惟幕府初开，博选清英，华发旧德，并为元龟。虽振鹭之集西雍，济济之在周庭，无以或加。

窃见令史陈留边让，天授逸才，聪明贤智。髻口夙孤，不尽家训。及就学庐，便受大典，初涉诸经，见本知义，授者不能对其问，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达，口辩辞长。非礼不动，非法不言。若处狐疑之论，定嫌审之分，经典交至，捡括参合，觴夫寂焉，莫之能夺也。使让生在唐、虞，则元、凯之次，运值仲尼，则颜、冉之亚，岂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阶级名位，亦宜超然，若复随辈而进，非所以章续伟之高价，昭知人之绝明也。传曰：‘函牛之鼎以烹鸡，多汁则淡而不可食，少汁则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于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窃愍邑，怪此宝鼎未受牺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脔割之闲，愿明

将军回谋垂虑，裁加少纳，贡之机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齿为嫌，则颜回不得贯德行之首，子奇终无理阿之功。苟堪其事，古今一也。”

泊，汁也。让后以高才擢进，屡迁，出为九江太守，不以为能也。

初平中，王室大乱，让去官还家。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建安中，其乡人有构让于操，操告郡就杀之。文多遗失。

酈炎字文胜，范阳人，酈食其之后也。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论给捷，多服其能理。灵帝时，州郡辟命，皆不就。有志气，作诗二篇曰：

大道夷且长，窘路狭且促。修翼无*(与)**[卑]*栖，远趾不步局。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超迈绝尘驱，口忽谁能逐。贤愚岂常类，禀性在清浊。富贵有人籍，贫贱无天录。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终居天下宰，食此万钟禄。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

灵芝生河洲，动摇因洪波。兰荣一何晚，严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质道所贵，遭时用有嘉。绛、灌临衡宰，谓谊崇浮华。贤才抑不用，远投荆南沙。抱玉乘龙骥，不逢乐与和。安得孔仲尼，为世陈四科！炎后风病慌忽。性至孝，遭母忧，病甚发动。妻始产而惊死，妻家讼之，收系狱。炎病不能理对，熹平六年，遂死狱中，时年二十八。尚书卢植为之诔赞，以昭其懿德。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贫，依宗人居。性笃学，恒佣作为资，暮还辄口柴以读书。常以礼自牧，独处一房，如对严宾焉。州郡累召，公车有道征，并称疾不到。作矫世论以讥切当时。而徙入山中，覃思著述。以莫知于世，故作应宾难以自寄。又案汉记撰中兴以后行事，为皇德传三十篇，行于世。余所作杂文数十篇，多亡失。*(西)*河*[西]*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称为侯君云。高彪字义方，吴郡无锡人也。家本单寒，至彪为诸生，游太学。有雅才而讷于言。尝从马融欲访大义，融疾不获见，乃覆刺遗融书曰：“承服风问，从来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谒大君子之门，冀一见龙光，以口腹心之愿。不图遭疾，幽闭莫启。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华夏，犹挥沐吐餐，垂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归德。公今养痾傲士，故其宜也。”融省书，追谢还之，彪逝而不顾。

后郡举孝廉，试经第一，除郎中，校书东观，数奏赋、颂、奇文，因事讽谏，灵帝异之。

时京兆第五永为督军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会，祖饯于长乐观。议郎蔡邕等皆赋诗，彪乃独作箴曰：“文武将坠，乃俾俊臣。整我皇纲，董此不虔。

古之君子，即戎忘身。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吕尚七十，气冠三军，诗人作歌，如鹰如鹞。天有太一，五将三门；地有九变，丘陵山川；

人有计策，六奇五闲：总兹三事，谋则咨询。无曰己能，务在求贤，淮阴之勇，广野是尊。周公大圣，石碣纯臣，以威克爱，以义灭亲。勿谓时险，不正其身。勿谓无人，莫识己真。忘富遗贵，福禄乃存。枉道依合，复无所观。先公高节，越可永遵。佩藏斯戒，以厉终身。”邕等甚美其文，以为莫尚也。

五将者，天目、文昌等。

左传曰：“石碣纯臣也。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后迁*(内)**[外]*黄令，帝口同僚临送，祖于上东门，诏东观画彪像以劝学者。彪到官，有德政，上书荐县人申徒蟠等。病卒于官，文章多亡。

子岱，亦知名。

张超字子并，河闲郑人也，留侯良之后也。有文才。灵帝时，从车骑将军朱铄征黄巾，为别部司马。着赋、颂、碑文、荐、檄、笺、书、谒文、嘲，凡十九篇。超又善于草书，妙绝时人，世共传之。

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兴平中，避难荆州。建安初，来游许下。始达颍川，乃阴怀一刺，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或问衡曰：“盍从陈长文、司马伯达乎？”

对曰：“吾焉能从屠沽儿耶！”又问：“荀文若、赵稚长云何？”衡曰：

“文若可借面吊丧，稚长可使监口请客。”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融亦深爱其才。

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与为交友。上疏荐之曰：“臣闻洪水横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贤俊。昔孝武继统，将弘祖业，畴咨熙载，鬲士响臻。

陛下叡圣，纂承基绪，遭遇口运，劳谦日口。惟岳降神，异人并出。

窃见处士平原祢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质贞亮，英才卓砾。初涉蓺文，升堂鬻奥，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瞥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

弘羊潜计，安世默识，以衡准之，诚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讎。任座抗行，史鱼厉节，殆无以过也。鸷鸟累伯，不如一鹞。使衡立朝，必有可观。飞辩骋辞，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余。

昔贾谊求试属国，诡系单于；终军欲以长缨，牵致劲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严象，亦用异才擢拜台郎，衡宜与为比。如得龙跃天衢，振翼云汉，杨声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门之穆穆。钧天广乐，必有奇丽之观；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宝。若衡等辈，不可多得。激楚、杨阿，至妙之容，台牧者之所贪；飞兔、騶裹，绝足奔放，良、乐之所急。臣等区区，敢不以闻。”

昔秦穆公如此，七日寤，寤而曰：“我之帝所甚乐。”今主君之疾与之同，不

出三日必闲，闲必有言也。”居二日，果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其声动心”也。

王良、伯乐，善御人也。

融既爱衡才，数称述于曹操。操欲见之，而衡素相轻疾，自称狂病，不肯往，而数有恣言。操怀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杀之。闻衡善击鼓，乃召为鼓史，因大会宾客，阅试音节，诸史过者，皆令脱其故衣，更着岑牟单绞之服。次至衡，衡方为渔阳参挝，蹀口而前，容态有异，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慷慨。衡进至操前而止，吏诃之曰：“鼓史何不改装，而轻敢进乎？”衡曰：“诺。”

于是先解袒衣，次释余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单绞而着之，毕，复参挝而去，颜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而于其诗自音云：“参音七绀反。”后诸文人多同用之。据此诗意，则参曲奏之名，则挝字入于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复参挝而去”，足知“参挝”二字当相连而读。参字音为去声，不知何所凭也。参七甘反。

孔融退而数之曰：“正平大雅，固当尔邪？”因宣操区区之意。衡许往。融复见操，说衡狂疾，今求得自谢。操喜，口门者有客便通，待之极晏。衡乃着布单衣、篋巾，手持三尺棨杖，坐大营门，以杖捶地大骂。吏白：外有狂生，坐于营门，言语悖逆，请收案罪。操怒，谓融曰：“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今送与刘表，视当何如。”于是遣人骑送之。临发，觶人为之祖道，先供设于城南，乃更相戒曰：“祢衡勃虐无礼，今因其后到，咸当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觶人莫肯兴，衡坐而大号。觶问其故，衡曰：“坐者为顷，卧者为尸，尸顷之闲，能不悲乎！”

刘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宾礼之，文章言议，非衡不定。表尝与诸文人共草章奏，并极其才思。时衡出，还见之，开省未周，因毁以抵地。表恍然为骇。衡乃从求笔札，须臾立成，辞义可观。表大悦，益重之。

后复侮慢于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故送衡与之，祖亦善待焉。

衡为作书记，轻重篋密，各得体宜。祖持其手曰：“处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

祖长子射为章陵太守，尤善于衡。尝与衡俱游，共读蔡邕所作碑文，射爱其辞，还恨不缮写。衡曰：“吾虽一览，犹能识之，唯其中石缺二字为不明耳。”

因书出之，射驰使写碑还校，如衡所书，莫不叹伏。射时大会宾客，人有献鹦鹉者，射举盃于衡曰：“愿先生赋之，以娱嘉宾。”衡*(览)**[揽]*笔而作，文无加点，辞采甚丽。

后黄祖在蒙冲船上，大会宾客，而衡言不逊顺，祖鼻，乃诃之，衡更熟视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将出，欲加捶，衡方大骂，祖恚，遂令杀之。祖主簿素疾衡，实时杀焉。射徒跣来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敛。衡时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赞曰：情志既动，篇辞为贵。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状共体，同声异气。言观丽则，永监淫费。

后汉书卷八十一 独行列传 第七十一

孔子曰：“与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此盖失于周全之道，而取诸偏至之端者也。然则有所不为，亦将有所必为者矣；既云进取，亦将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为否异适矣。

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盖亦觚也。或志刚金石，而克扞于强御。或意严冬霜，而甘心于小谅。亦有结朋协好，幽明共心；蹈义陵险，死生等节。虽事非通圆，良其风轨有足怀者。而情貌殊杂，难为条品；片辞特趣，不足区别。措之则事或有遗，载之则贯序无统。以其名体虽殊，而操行俱绝，故总为独行篇焉。庶备诸阙文，纪志漏脱云尔。

譙玄字君黄，巴郡阆中人也。少好学，能说易、春秋。仕于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灾，乃诏举敦朴逊让有行义者各一人。州举玄，诣公车，对策高第，拜议郎。

帝始作期门，数为微行。立赵飞燕为皇后，后专宠怀忌，皇*(太)*子多横夭。玄上书谏曰：“臣闻王者承天，继宗统极，保业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干蛊之义，诗咏觚多之福。今陛下圣嗣未立，天下属望，而不惟社稷之计，专念微行之事，爱幸用于所惑，曲意留于非正。窃闻后宫皇子产而不育。

臣闻之怛然，痛心伤剥，窃怀忧国，不忘须臾。夫警辇不修，则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争道路，既无尊严之仪，岂识上下之别。此为胡狄起于毂下，而贼乱发于左右也。愿陛下念天之至重，爱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存无穷之福，天下幸甚。”

后妃不口忌，则子孙觚多也。”其诗曰“螽斯羽，洗洗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时数有灾异，玄辄陈其变。既不省纳，故久稽郎官。后迁太常丞，以弟服去职。

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诏公卿举敦朴直言。大鸿胪左咸举玄诣公车对策，复拜议郎，迁中散大夫。四年，选明达政事能班化风俗者八人。时并举玄，为绣衣使者，持节，与太仆*(任)**[王]*恽等分行天下，观览风俗，所至专行诛赏。事未及终，而王莽居摄，玄于是纵使者车，变易姓名，闲窜归家，

因以隐遁。后公孙述僭号于蜀，连聘不诣。述乃遣使者备礼征之；若玄不肯起

，*(使阳)**[便赐]*以毒药。太守乃自赍玺书至玄庐，曰：“君高节已着，朝廷垂意，诚不宜复辞，自招凶祸。”玄仰天叹曰：“唐尧大圣，许由耻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饿。

彼独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药。玄子瑛泣血叩头于太守曰：“方今国家东有严敌，兵师四出，国用军资或不常充足，愿奉家钱千万，以赎父死。”太守为请，述听许之。玄遂隐藏田野，终述之世。

时兵戈累年，莫能修尚学业，玄独训诸子勤习经书。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庆以状诣阙自陈。光武美之，策诏本郡祠以中牢，□所在还玄家钱。

时亦有犍为费贻，不肯仕述，乃漆身为厉，阳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余年。述破后，仕至合浦太守。

瑛善说易，以授显宗，为北宫鞞士令。

李业字巨游，广汉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习鲁诗，师博士许晁。元始中，举明经，除为郎。

会王莽居摄，业以病去官，杜门不应州郡之命。太守刘咸强召之，业乃载病诣门。咸怒，出教曰：“贤者不避害，譬犹*(壳)**[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闻业名称，故欲与之为治，而反托疾乎？”令诣狱养病，欲杀之。客有说咸曰：“赵杀鸣犍，孔子临河而逝。未闻求贤而胁以牢狱者也。”咸乃出之，因举方正。王莽以业为酒士，病不之官，遂隐藏出谷，绝匿名谥，终莽之世。

‘敢问何谓也？’孔子曰：‘寗鸣犍，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骐驎不至，竭泽而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避之，而况乎丘哉！’乃还”也。

及公孙述僭号，素闻业贤，征之，欲以为博士，业固疾不起。数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鸿胪尹融持毒酒奉诏命以劫业：若起，则受公侯之位；不起，赐之以药。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区区之身，试于不测之渊乎！”

朝廷贪慕名德，旷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时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为子孙，身名俱全，不亦优乎！今数年不起，猜疑寇心，凶祸立加，非计之得者也。”业乃叹曰：“危国不入，乱国不居。亲于其身为不善者，义所不从。君子见危授命，何乃诱以高位重饵哉？”融见业辞志不屈，复曰：“宜呼室家计之。”业曰：“丈夫断之于心久矣，何妻子之为？”遂饮毒而死。述闻业死，大惊，又耻有杀贤之名，乃遣使吊祠，赙赠百匹。业子翬逃辞不受。

蜀平，光武下诏表其闾，益部纪载其高节，图画形象。

初，平帝时，蜀郡王皓为美阳令，王嘉为郎。王莽篡位，并口官西归。及公孙述称帝，遣使征皓、嘉，恐不至，遂先系其妻子。使者谓嘉曰：“速装，妻子可全。”对曰：“犬马犹识主，况于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诛皓家属。王嘉闻而叹曰：“后之哉！”乃对使者伏口而死。

是时犍为任永*(君)**[及]*业同郡冯信，并好学博古。公孙述连征命，待以高位，皆托青盲以避世难。永妻淫于前，匿情无言；见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对信奸通。及闻述诛，皆盥洗更视曰：“世适平，目即清。”淫者自杀。光武闻而征之，并会病卒。

刘茂字子卫，太原晋阳人也。少孤，独侍母居。家贫，以筋力致养，孝行着于乡里。及长，能习礼经，教授常数百人。哀帝时，察孝廉，再迁五原属国候，遭母忧去官。服竟后为沮阳令。会王莽篡位，茂口官，避世弘农山中教授。建武二年，归，为郡门下掾。时赤眉二十余万觊攻郡县，杀长吏及府掾史。茂负太守孙福踰墙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县。昼则逃隐，夜求粮食。

积百余日，贼去，乃得归府。明年，诏书求天下义士。福言茂曰：“臣前为赤眉所攻，吏民坏乱，奔走趣山，臣为贼所围，命如丝发，赖茂负臣踰城，出保孟县。茂与弟触冒兵刃，缘山负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节义尤高。宜蒙表擢，以厉义士。”诏书即征茂拜议郎，迁宗正丞。后拜侍中，卒官。

*(元初)**[延平]*中，鲜卑数百余骑寇渔阳，太守张显率吏士追出塞，遥望虏营鞭火，急趣之。兵马掾严授虑有伏兵，苦谏止，不听。显蹙令进，授不获已，前战，伏兵发，授身被十创，歿于阵。显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虏射中显，主簿卫福、功曹徐咸遽*(起)**[赴]*之，显遂堕马，福以身拥蔽，虏并杀之。朝廷愍授等节，诏书矐叹，厚加赏赐，各除子一人為郎中。

永初二年，剧贼毕豪等入平原界，县令刘雄将吏士乘船追之。至厌次河，与贼合战。雄败，执雄，以矛刺之。时小吏所辅前叩头求哀，愿以身代雄。豪等纵雄而刺辅，贯心洞背即死。东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状上。诏书追伤之，赐钱二十万，除父奉为郎中。

温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从事。建武二年，骑都尉弓里戍将兵平定北州，到太原，历访英俊大人，问以策谋。戍见序奇之，上疏荐焉。于是征为侍御史。迁武陵都尉，病免官。

六年，拜谒者，迁护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为隗嚣别将苟宇所拘劫。宇谓序曰：“子若与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图也。”序曰：“受国重任，分当效死，义不贪生苟背恩德。”宇等复晓譬之。序素有气力，大怒，叱宇等曰：“虏何敢迫胁汉将！”

因以节槌杀数人。贼觊争欲杀之。宇止之曰：“此义士死节，可赐以口。”序

受口，衔须于口，顾左右曰：“既为贼所迫杀，无令须污土。”遂伏口而死。序主簿韩遵、从事王忠持尸归敛。光武闻而怜之，命忠送丧到洛阳，赐城傍为顷地，赙谷千斛、缣五百匹，除三子为郎中。长子寿，服竟为邹平侯相。梦序告之曰：“久客思乡里。”寿即口官，上书乞骸骨归葬。帝许之，乃反旧茔焉。

彭修字子阳，会稽毗陵人也。年十五时，父为郡吏，得休，与修俱归，道为盗所劫，修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盗帅曰：“父辱子死，卿不顾死邪？”盗相谓曰：“此童子义士也，不宜逼之。”遂辞谢而去。乡党称其名。

后仕郡为功曹。时西部都尉宰口行太守事，以微过收吴县狱吏，将杀之，主簿钟离意争谏甚切，口怒，使收缚意，欲案之，掾*(吏)**[史]*莫敢谏。修排合直入，拜于庭，曰：“明府发雷霆于主簿，请闻其过。”口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废命不忠，岂非过邪？”修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云攀毁栏槛，自非贤君，焉得忠臣？今庆明府为贤君，主簿为忠臣。”口遂原意罚，贯狱吏罪。后州辟从事。时贼张子林等数百人作乱，郡言州，请修守吴令。修与太守俱出讨贼，贼望见车马，竞交射之，飞矢雨集。修障扞太守，而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贼素闻其恩信，即杀弩中修者，余悉降散。言曰：“自为彭君故降，不为太守服也。”

索卢放字君阳，东郡人也。以尚书教授千余人。初署郡门下掾。更始时，使者督行郡国，太守有事，当就斩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归心皇汉者，实以圣政宽仁故也。而传车所过，未闻恩泽。太守受诛，诚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惧，各生疑变。夫使功者不如使过，愿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斩。使者义而赦之，由是显名。

建武六年，征为洛阳令，政有能名。以病乞身，徙谏议大夫，数纳忠言，后以疾去。

建武末，复征不起，光武使人舆之，见于南宫云台，赐谷二千斛，遣归，除子为太子中庶子。卒于家。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时为郡决曹掾。太守欲枉杀人，燕谏不听，遂杀囚而黜燕。囚家守阙称冤。诏遣覆考，燕见太守曰：“愿谨定文书，皆着燕名，府君但言时病而已。”出谓掾史曰：“诸君被问，悉当以罪推燕。

如有一言及于府君，燕手口相刃。”使*[者]*乃收燕系狱。屡被掠楚，辞无屈桡。当下蚕室，乃叹曰：“我平王之后，正公玄孙，岂可以刀锯之余下见先君？”遂不食而死。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

嘉仕郡为主簿。王莽末，鬲贼入汝阳城，嘉从太守何敞讨贼，敞为流矢所中

，郡兵奔北，贼围绕数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拥蔽，以身扞之。因呵贼曰：“卿曹皆人隶也。为贼既逆，岂有还害其君者邪？嘉请以死赎君命。”因仰天号泣。

鬪贼于是两两相视，曰：“此义士也！”给其车马，遣送之。

后太守寇恂举为孝廉，拜尚书侍郎。光武引见，问以遭难之事。嘉对曰：“太守被伤，命悬寇手，臣实弩怯，不能死难。”帝曰：“此长者也。”诏嘉尚公主，嘉称病笃，不肯当。

稍迁零陵太守，视事七年，卒，零陵颂其遗爱，吏民为立祠焉。

嘉从弟畅，字伯持，性仁慈，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祷无应，畅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万余人，应时澍雨，岁乃丰稔。位至光禄勋。

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人也，一名泛。少游太学，为诸生，与汝南张劭为友。劭字符伯。二人并告归乡里。式谓元伯曰：“后二年当还，将过拜尊亲，见孺子焉。”乃共克期日。后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请设馔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结言，尔何相信之审邪？”对曰：“巨卿信士，必不乖违。”母曰：“若然，当为尔酝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饮，尽欢而别。

式仕为郡功曹。后元伯寝疾笃，同郡郅君章、殷子征晨夜省视之。元伯临尽，叹曰：“恨不见吾死友！”子征曰：“吾与君章尽心于子，是非死友，复欲谁求？”

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阳范巨卿，所谓死友也。”寻而卒。式忽梦见元伯玄冕垂缨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当以尔时葬，永归黄泉。子未我忘，岂能相及？”式恍然觉寤，悲叹泣下，具告太守，请往奔丧。太守虽心不信而重违其情，许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驰往赴之。式未及到，而丧已发引，既至圻，将窆，而柩不肯进。其母抚之曰：“元伯，岂有望邪？”遂停柩移时，乃见有素车白马，号哭而来。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丧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异，永从此辞。”会葬者千人，咸为挥涕。式因执紼而引，柩于是乃前。式遂留止顷次，为修坟树，然后乃去。

后到京师，受业太学。时诸生长沙陈平子亦同在学，与式未相见，而平子被病将亡，谓其妻曰：“吾闻山阳范巨卿，烈士也，可以托死。吾歿后，但以尸埋巨卿户前。”乃裂素为书，以遗巨卿。既终，妻从其言。时式出行适还，省书见瘞，怆然感之，向坟揖哭，以为死友。乃营护平子妻儿，身自送丧于临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书于柩上，哭别而去。其兄弟闻之，寻求不复见。长沙上计掾史到京师，上书表式行状，三府并辟，不应。

举州茂才，四迁荆州刺史。友人南阳孔嵩，家贫亲老，乃变名姓，佣为新野县

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县选嵩为导骑迎式。式见而识之，呼嵩，把臂谓曰：“子非孔仲山邪？”对之叹息，语及平生。曰：“昔与子俱曳长裾，游*(集)**[息]*帝学，吾蒙国恩，致位牧伯，而子怀道隐身，处于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长守于贱业，晨门肆志于抱关。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贫者士之宜，岂为鄙哉！”式口县代嵩，嵩以为先佣未竟，不肯去。

式后迁庐江太守，有威名，卒于官。

李善字次孙，南阳涪阳人，本同县李元苍头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继死没，唯孤儿续始生数旬，而赀财千万，诸奴婢私共计议，欲谋杀续，分其财产。善深伤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潜负续逃去，隐山阳瑕丘界中，亲自哺养，乳为生漙，推燥居湿，备尝艰勤。续虽在孩抱，奉之不异长君，有事辄长跪请白，然后行之。闾里感其行，皆相率修义。续年十岁，善与归本县，修理旧业。告奴婢于长吏，悉收杀之。时钟离意为瑕丘令，上书荐善行状。光武诏拜善及续并为太子舍人。

善，显宗时辟公府，以能理剧，再迁日南太守。从京师之官，道经涪阳，过李元顷。未至一里，乃脱朝服，持鋤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执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尽哀，数日乃去。到官，以爱惠为政，怀来异俗。迁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

续至河闲相。

王饨字少林，广汉新都人也。饨尝诣京师，于空舍中见一书生疾困，口而视之。书生谓饨曰：“我当到洛阳，而被病，命在须臾，口下有金十斤，愿以相赠，死后乞藏骸骨。”未及问姓名而绝。饨即鬻金一斤，营其殡葬，余金悉置棺下，人无知者。后归数年，县署饨大度亭长。初到之日，有马驰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风飘一绣被，复堕饨前，即言之于县，县以归饨。饨后乘马到雒县，马遂奔走，牵饨入它舍。主人见之喜曰：“今禽盗矣。”问饨所由得马，饨具说其状，并及绣被。主人怅然良久，乃曰：“被随旋风与马俱亡，卿何阴德而致此二物？”饨自念有葬书生事，因说之，并道书生形貌及埋金处。主人大惊号曰：

“是我子也。姓金名彦。前往京师，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报，天以此章卿德耳。”饨悉以被马还之，彦父不取，又厚遗饨，饨辞让而去。时彦父为州从事，因告新都令，假饨休，自与俱迎彦丧，余金俱存。饨由是显名。

仕郡功曹，州治中从事。举茂才，除郿令。到官，至齧亭。亭长曰：“亭有鬼，数杀过客，不可宿也。”饨曰：“仁胜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闻有女子称冤之声。饨口曰：“有何枉状，可前求理乎？”女子

曰：

“无衣，不敢进。”恽便投衣与之。女子乃前诉曰：“妾夫为涪令，之官过宿此亭，亭长无状，贼杀妾家十余口，埋在楼下，悉取财货。”恽问亭长姓名。女子曰：“即今门下游徼者也。”恽曰：“汝何故数杀过客？”对曰：“妾不得白日自诉，每夜陈冤，客辄眠不见应，不胜感恚，故杀之。”恽曰：“当为汝理此冤，勿复杀良善也。”因解衣于地，忽然不见。明旦召游徼诘问，具服罪，即收系，及同谋十余人悉伏辜，遣吏送其丧归乡里，于是亭遂清安。

张武者，吴郡由拳人也。父业，郡门下掾，送太守妻子还乡里，至河内亭，盗夜劫之，业与贼战死，遂亡*[失]*尸*[骸]*。武时年幼，不及识父。后之太学受业，每节，常持父遗口，至亡处祭馘，*[泣]*而还。太守第五伦嘉其行，举孝廉。

遭母丧过毁，伤父魂灵不返，因哀恸绝命。

陵续字智初，会稽吴人也。世为族姓。祖父闾，字子春，建武中为尚书令。美姿貌，喜着越布单衣，光武见而好之，自是常口会稽郡献越布。

续幼孤，仕郡户曹史。时岁荒民饥，太守尹兴使续于都亭赋民饘粥。续悉简阅其民，讯以名氏。事毕，兴问所食几何？续因口说六百余人，皆分别姓字，无有差谬。兴异之，刺史行部，见续，辟为别驾从事。以病去，还为郡门下掾。是时楚王英谋反，阴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觉，显宗得其录，有尹兴名，乃征兴诣廷尉狱。续与主簿梁宏、功曹史驷勋及掾史五百余人诣洛阳诏狱就考，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续、宏、勋掠考五毒，肌肉消烂，终无异辞。续母远至京师，觐候消息，狱事特急，无缘与续相闻，母但作馈食，付门卒以进之。续虽见考苦毒，而辞色慷慨，未尝易容，唯对食悲泣，不能自胜。使者怪而问其故。续曰：“母来不得相见，故泣耳。”使者大怒，以为门卒通传意气，召将案之。续曰：“因食饘羹，识母所自调和，故知来耳，非人告也。”使者问：“何以知母所作乎？”续曰：“母尝截肉未尝不方，断饘以寸为度，是以知之。”使者问诸谒舍，续母果来，于是阴嘉之，上书说续行状。帝即赦兴等事，还乡里，禁锢终身。续以老病卒。

长子稠，广陵太守，有理名。中子逢，乐安太守。少子曜，力行好学，不慕荣名，连征不就。曜子康，已见前传。

戴封字平仲，济北刚人也。年十五，诣太学，师事郾令东海申君。申君卒，送丧到东海，道当经其家。父母以封当还，豫为娶妻。封暂过拜亲，不宿而去。还京师卒业。时同学石敬平温病卒，封养视殡敛，以所赍粮市小棺，送丧到家。

家更敛，见敬平行时书物皆在棺中，乃大异之。封后遇贼，财物悉被略夺，唯

余缣七匹，贼不知处，封乃追以与之，曰：“知诸君乏，故送相遗。”贼惊曰：

“此贤人也。”尽还其器物。

后举孝廉，光禄主事，遭伯父丧去官。诏书求贤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灾伏异者，公卿郡守各举一人。郡及大司农俱举封。公车征，陛见，对策第一，擢拜议郎。迁西华令。时汝、颍有蝗灾，独不入西华界。时督邮行县，蝗忽大至，督邮其日即去，蝗亦顿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祷请无获，乃积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于是远近叹服。

迁中山相。时诸县囚四百余人，辞状已定，当行刑。封哀之，皆遣归家，与克期日，皆无违者。诏书策美焉。

永元十二年，征拜太常，卒官。

李充字大逊，陈留人也。家贫，兄弟六人同食递衣。妻窃谓充曰：“今贫居如此，难以久安，妾有私财，愿思分异。”充伪酬之曰：“如欲别居，当酹酒具会，请呼乡里内外，共议其事。”妇从充置酒燕客。充于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妇无状，而教充离闲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妇，逐令出门，妇衔涕而去。坐中惊肃，因遂罢散。充后遭母丧，行服墓次，人有盗其墓树者，充手自杀之。服阕，立精舍讲授。

太守鲁平请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以捐沟中，因鑿署县都亭长。不得已，起亲职役。后和帝公车征，不行。延平中，诏公卿、中二千石各举隐士大儒，务取高行，以劝后进，特征充为博士。时鲁平亦为博士，每与集会，常叹服焉。

充迁侍中。大将军邓鹭贵戚倾时，无所下借，以充高节，每卑敬之。尝置酒请充，宾客满堂，酒酣，鹭跪曰：“幸托椒房，位列上将，幕府初开，欲辟天下奇伟，以匡不逮，惟诸君博求其器。”充乃为陈海内隐居怀道之士，颇有不合。鹭欲绝其说，以肉啖之。充抵肉于地，曰：“说士犹甘于肉！”遂出，径去。

鹭甚望之。同坐汝南张孟举往让充曰：“一日闻足下与邓将军说士未究，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责，非所以光祚子孙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贵行其意，何能远为子孙计哉！”由是见非于贵戚。

迁左中郎将，年八十八，为国三老。安帝常特进见，赐以几杖。卒于家。

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财业。及各娶妻，诸妇遂求分异，又数有口争之言。彤深怀愤叹，乃掩户自挝曰：“繆彤，汝修身谨行，学圣人之法，将以齐整风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诸妇闻之，悉叩头谢罪，遂更为敦睦之行。

仕县为主簿。时县令被章见考，吏皆畏惧自诬，而彤独证据其事，掠考苦毒，至乃体生虫蛆，因复传换五狱，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

太守陇西梁湛召为决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丧还陇西。始葬，会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乱它郡，彤独留不去，为起坟顷，乃潜穿井旁以为窟室，昼则隐窟，夜则负土，及贼平而坟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还见大惊。关西咸称传之，共给车马衣资，彤不受而归乡里。

辟公府，举尤异，迁中牟令。县近京师，多权豪，彤到，诛诸奸吏及托名贵戚宾客者百有余人，威名遂行。卒于官。

陈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少与同郡雷义为友，俱学鲁诗、颜氏春秋。

太守张云举重孝廉，重以让义，前后十余通记，云不听。义明年举孝廉，重与俱在郎署。

有同署郎负息钱数十万，责主日至，诡求无已，重乃密以钱代还。郎后觉知而厚辞谢之。重曰：“非我之为，将有同姓名者。”终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归宁者，误持蝻舍郎藁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说，而市藁以偿之。后宁丧者归，以藁还主，其事乃显。

重后与义俱拜尚书郎，义代同时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见义去，亦以病免。

后举茂才，除细阳令。政有异化，举尤异，当迁为会稽太守，遭姊忧去官。后为司徒所辟，拜侍御史，卒。

雷义字仲公，豫章鄱阳人也。初为郡功曹，*(皆)**[尝]*擢举善人，不伐其功。义尝济人死罪，罪者后以金二斤谢之，义不受，金主伺义不在，默投金于承尘上。后葺理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无所复还，义乃以付县曹。

后举孝廉，拜尚书侍郎，有同时郎坐事当居刑作，义默自表取其罪，以此论司寇。同台郎觉之，委位自上，乞赎义罪。顺帝诏皆除刑。

义归，举茂才，让于陈重，刺史不听，义遂阳狂被发走，不应命。乡里为之语曰：“胶漆自谓坚，不如雷与陈。”三府同时俱辟二人。义遂为守灌谒者。

使持节督郡国行风俗，太守令长坐者凡七十人。旋拜侍御史，除南顿令，卒官。

胡广云：“明章二帝服勤园陵，谒者灌桓，后遂称云。”马融以为“灌者，习所职也。”应奉云：“如胡公之言，则吉凶异制。马云‘灌，习也’，字又非也。

高祖承秦，灌婴服事七年，号大谒者，后人掌之，以姓灌章，岂其然乎？”

子授，官至苍梧太守。

范冉字史云，陈留外黄人也。少为县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邮，冉耻之，乃遁去。到南阳，受业于樊英。又游三辅，就马融通经，历年乃还。

冉好违时绝俗，为激诡之行。常慕梁伯鸾、闵仲叔之为人。与汉中李固、河内王奂亲善，而鄙贾伟节、郭林宗焉。奂后为考城令，境接外黄，屡遣书请冉，冉不至。及奂迁汉阳太守，将行，冉乃与弟协步赍麦酒，于道侧设坛以待之。再见奂车徒骆驿，遂不自闻，惟与弟共辩论于路。奂识其声，即下车与相揖对。奂曰：“行路仓卒，非陈*[契]*阔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口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从，以贱质自绝豪友耳。今子远适千里，会面无期，故轻行相候，以展诀别。

如其相追，将有慕贵之讥矣。”便起告违，拂衣而去。奂瞻望弗及，冉长逝不顾。

桓帝时，以冉为莱芜长，遭母忧，不到官。后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从俗，常佩韦于朝。议者欲以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于梁沛之闲，徒行敝服，卖卜于市。

遭党人禁锢，遂推鹿车，载妻子，捃拾自资，或寓息客庐，或依宿树荫。

如此十余年，乃结草室而居焉。所止单陋，有时彻粒尽，穷居自若，言貌无改，闾里歌之曰：“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

及党禁解，为三府所辟，乃应司空命。是时西羌反叛，黄巾作难，制诸府掾属不得妄有去就。冉首自劾退，诏书特原不理罪。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

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于家。临命遗令囷其子曰：“吾生于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济时，死何忍自同于世！气绝便敛，敛以时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敛毕便穿，穿毕便埋。其明堂之奠，干饭寒水，饮食之物，勿有所下。坟封高下，令足自隐。知我心者李子坚、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尔，勿令乡人宗亲有所加也。”于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吊。大将军何进移书陈留太守，累行论谥，金曰宜为贞节先生。会葬者二千余人，刺史郡守各为立碑表墓焉。

隐音于靳反。

戴就字景成，会稽上虞人也。仕郡仓曹掾，扬州刺史欧阳参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从事薛安案仓库簿领，收就于钱唐县狱。幽囚考掠，五毒参至。就慷慨直辞，色不变容。又烧鋸斧，使就挟于肘腋。就语狱卒：“可熟烧斧，勿令冷。”

每上彭考，因止饭食不肯下，肉焦毁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穷竭酷惨，无复余方，乃卧就覆船下，以马通熏之。一夜二日，皆谓已死，发船视之，就方张眼大骂曰：“何不益火，而使灭绝！”又复烧地，以大针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状白安，安呼见就，谓曰：“太守罪秽狼藉，受命考实，君何故以骨肉拒扞邪？”就据地荅言：“太守剖符大臣，当以死报国。卿虽

衔命，固宜申断冤毒，柰何诬枉忠良，强相掠理，令臣谤其君，子证其父！薛安庸駮，忸行无义，就考死之日，当白之于天，与髑鬼杀汝于亭中。如蒙生全，当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壮节，即解械，更与美谈，表其言辞，解释郡事。征浮还京师，免归乡里。

张揖字诘云：“聿，刃也。”誤音华。案说文、字林、三苍并无“誤”字。太守刘宠举就孝廉，光禄主事，病卒。

赵苞字威豪，甘陵东武城人。从兄忠，为中常侍，苞深耻其门族有宦官名執，不与忠交通。

初仕州郡，举孝廉，再迁广陵令。视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状，迁辽西太守。抗厉威严，名振边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当到郡，道经柳城，值鲜卑万余人入塞寇钞，苞母及妻子遂为所劫质，载以击郡。苞率步骑二万，与贼对阵。贼出母以示苞，苞悲号谓母曰：“为子无状，欲以微禄奉养朝夕，不图为母作祸。昔为母子，今为王臣，义不得顾私恩，毁忠节，唯当万死，无以塞罪。”母遥谓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顾，以亏忠义！昔王陵母对汉使伏口，以固其志，尔其勉之。”苞实时进战，贼悉摧破，其母妻皆为所害。

苞殡敛母毕，自上归葬。灵帝遣策吊慰，封郾侯。

苞葬讫，谓乡人曰：“食禄而避难，非忠也；杀母以全义，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于天下！”遂欧血而死。

向栩字甫兴，河内朝歌人，向长之后也。少为书生，性卓诡不伦。恒读老子，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被发，着绛绡头。常于醪北坐板默上，如是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不好语言而喜长啸。宾客从就，辄伏而不视。有弟子，名为“颜渊”、“子贡”、“季路”、“冉有”之辈。或骑驴入市，乞口于人。

或悉要诸乞儿俱归止宿，为设酒食。时人莫能测之。郡礼请辟，举孝廉、贤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又与彭城姜肱、京兆韦着并征，栩不应。

后特征，到，拜赵相。及之官，时人谓其必当脱素从俭，而栩更乘鲜车，御良马，世疑其始伪。及到官，略不视文书，舍中生蒿菜。

征拜侍中，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惮之。会张角作乱，栩上便宜，颇讥刺左右，不欲国家兴兵，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中常侍张让谗栩不欲令国家命将出师，疑与角同心，欲为内应。收送黄门北寺狱，杀之。

谅辅字汉儒，广汉新都人也。仕郡为五官掾。时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祷山川，连日而无所降。辅乃自暴庭中，慷慨口曰：“辅为股肱，不能进谏纳忠，荐贤退恶，和调阴阳，承顺天意，至令天地否隔，万物焦枯，百姓喁喁，无所诉

告，咎尽在辅。今郡太守改服责己，为民祈福，精诚恳到，未有感彻。辅今敢自祈请，若至[日]中不雨，乞以身塞无状。”于是积薪柴聚茭茅以自环，构火其傍，将自焚焉。未及日中时，而天云晦合，须臾澍雨，一郡沾润。世以此称其至诚。

刘翊字子相，颍川颍阴人也。家世丰产，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曾行于汝南界中，有陈国张季礼远赴师丧，遇寒冰车毁，顿滞道路。翊见而谓曰：“君慎终赴义，行宜速达。”即下车与之，不告姓名，自策马而去。季礼意其子相也，后故到颍阴，还所假乘。翊闭门辞行，不与相见。

常守志卧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临郡，引为功曹，翊以拂名公之子，乃为起焉。拂以其择时而仕，甚敬任之。阳翟黄纲恃程夫人权力，求占山泽以自营植。拂召翊问曰：“程氏贵盛，在帝左右，不听则恐见怨，与之则夺民利，为之柰何？”翊曰：“名山大泽不以封，盖为民也。明府听之，则被佞幸之名矣。若以此获祸，贵子申甫，则自以不孤也。”拂从翊言，遂不与之。乃举翊为孝廉，不就。后黄巾贼起，郡县饥荒，翊救给乏绝，资其食者数百中。乡族贫者，死亡则为具殡葬，嫠独则助营妻娶。

献帝迁都西京，翊举上计掾。是时寇贼兴起，道路隔绝，使驿稀有达者。翊夜行昼伏，乃到长安。诏书嘉其忠勤，特拜议郎，迁陈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唯余车马，自载东归。出关数百里，见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马易棺，脱衣敛之。又逢知故困馁于路，不忍委去，因杀所驾牛，以救其乏。觫人止之，翊曰：

“视没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饿死。

王烈字彦方，太原人也。少师事陈寔，以义行称。乡里有盗牛者，主得之，盗请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彦方知也。”烈闻而使人谢之，遗布一端。或问其故，烈曰：“盗惧吾闻其过，是有耻恶之心。既怀耻恶，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后有老父遗口于路，行道一人见而守之，至暮，老父还，寻得口，怪而问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盗牛者也。诸有争讼曲直，将质之于烈，或至涂而反，或望庐而还。其以德感人若此。

察孝廉，三府并辟，皆不就。遭黄巾、董卓之乱，乃避地辽东，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孙度接以昆弟之礼，访酬政事。欲以为长史，烈乃为商贾自秽，得免。曹操闻烈高名，遣征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终于辽东，年七十八。

后举有道，除尚书郎，辽东太守。”

赞曰：乘方不忒，临义罔惑。惟此刚絜，果行育德。

后汉书卷八十二上 方术列传 第七十二上

仲尼称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祸福

，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者也。若夫阴阳推步之学，往往见于坟记矣。然神经怪牒，玉策金绳，关扃于明灵之府，封滕于瑶口之上者，靡得而窥也。至乃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蹟，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

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祥妖，时亦有以效于事也。而斯道隐远，玄奥难原，故圣人不语怪神，罕言性命。或开末而抑其端，

或曲辞以章其义，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孤虚者，孤谓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无干，是为孤也，对孤为虚。前书蓺文志有风后孤虚二十卷。“明素恭肃于鬼神，且顺子路之言也。”

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

故王梁、孙咸名应图策，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是以通儒硕生，忿其奸妄不经，奏议慷慨，以为宜见藏摈。子长亦云：“观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忌。”盖为此也。

夫物之所偏，未能无蔽，虽云大道，其侦或同。若乃诗之失愚，书之失诬，然则数术之失，至于诡俗乎？如令温柔敦厚而不愚，斯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斯深于书者也；极数知变而不诡俗，斯深于数术者也。故曰：

“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意者多迷其统，取遣颇偏，甚有虽流宕过诞亦失也。

中世张衡为阴阳之宗，郎顛咎征最密，余亦班班名家焉。其徒亦有雅才伟德，未必体极蓺能。今盖纠其推变尤长，可以弘补时事，因合表之云。

任文公，巴郡阆中人也。父文孙，明晓天官风角秘要。文公少修父术，州辟从事。哀帝时，有言越嵩太守欲反，刺史大惧，遣文公等五从事检行郡界，潜伺虚实。共止传舍，时暴风卒至，文公遽趣白诸从事促去，当有逆变来害人者，因起驾速驱。诸从事未能自发，郡果使兵杀之，文公独得免。

后为治中从事。时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当有大水，其变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为其备。”刺史不听，文公独储大船，百姓或闻，颇有为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载，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将中，天北云起，须臾大雨，至晡时，湔水涌起十余丈，突坏庐舍，所害数千人。文公遂以占术驰名。辟司空掾。平帝即位，称疾归家。

王莽篡后，文公推数，知当大乱，乃课家人负物百斤，环舍趋走，日数十，时人莫知其故。后兵寇并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脱，惟文公大小负粮捷步，

悉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余年不被兵革。

公孙述时，蜀武担石折。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当之。”自是常会聚子孙，设酒食。后三月果卒。故益部为之语曰：“任文公，智无双。”

郭宪字子横，汝南宋人也。少师事东海王仲子。时王莽为大司马，召仲子，仲子欲往。宪谏曰：“礼有来学，无有往教之义。今君贱道畏贵，窃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违之。”宪曰：“今正临讲业，且当讫事。”仲子从之，日晏乃往。莽问：“君来何弼？”仲子具以宪言对，莽阴奇之。及后篡位，拜宪郎中，赐以衣服。宪受衣焚之，逃于东海之滨。莽深忿恚，讨逐不知所在。

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征宪拜博士。再迁，建武七年，代张堪为光禄勋。从驾南郊。宪在位，忽回向东北，含酒三盃。执法奏为不敬。诏问其故。宪对曰：“齐国失火，故以此厌之。”后齐果上火灾，与郊同日。

八年，车驾西征隗嚣，宪谏曰：“天下初定，车驾未可以动。”宪乃当车拔佩刀以断车鞅。帝不从，遂上陇。其后颍川兵起，乃回驾而还。帝叹曰：“恨不用子横之言。”

时匈奴数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议。宪以为天下疲敝，不宜动觶。谏争不合，乃伏地称眩瞆，不复言。帝令两郎扶下殿，宪亦不拜。帝曰：“常闻‘关东觥觥郭子横’，竟不虚也。”宪遂以病辞退，卒于家。

许杨字伟君，汝南平舆人也。少好术数。王莽辅政，召为郎，稍迁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杨乃变姓名为巫医，逃匿它界。莽败，方还乡里。

汝南旧有鸿郟陂，成帝时，丞相翟方进奏毁败之。建武中，太守邓晨欲修复其功，闻杨晓水脉，召与议之。杨曰：“昔成帝用方进之言，寻而自梦上天，天帝怒曰：‘何故败我濯龙渊？’是后民失其利，多致饥困。时有谣歌曰：

‘败我陂者翟子威，饴我大豆，亨我芋魁。反乎覆，陂当复。’昔大禹决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今兴立废业，富国安民，童谣之言，将有征于此。诚愿以死效力。”晨大悦，因署杨为都水掾，使典其事。杨因高下形埶，起塘四百余里，数年乃立。百姓得其便，累岁大稔。

初，豪右大姓因缘陂役，竞欲辜较在所，杨一无听，遂共譖杨受取赇赂。晨遂收杨下狱，而械辄自解。狱吏恐，遽白晨。晨惊曰：“果滥矣。太守闻忠信可以感灵，今其效乎！”即夜出杨，遣归。时天大阴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时人异焉。后以病卒。晨于都*(官)**[宫]*为杨起庙，图画形像，百姓思其功绩，皆祭祀之。

高获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为人尼首方面。少游学京师，与光武有旧。

师事司徒欧阳歙。歙下狱当断，获冠铁冠，带铁钺，诣阙请歙。帝虽不赦，而

引见之。谓曰：“敬公，朕欲用子为吏，宜改常性。”获对曰：“臣受性于父母，不可改之于陛下。”出便辞去。

三公争辟不应。后太守鲍昱请获，既至门，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骑吏迎之，获闻之，即去。昱遣追请获，获顾曰：“府君但为主簿所欺，不足与谈。”

遂不留。时郡境大旱。获素善天文，晓遁甲，能役使鬼神。昱自往问何以致雨，获曰：“急罢三部督邮，明府当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从之，果得大雨。每行县，辄轼其闾。获遂远遁江南，卒于石城。石城人思之，共为立祠。王乔者，河东人也。显宗世，为叶令。乔有神术，每月朔望，常自县诣台朝。

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

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只凫焉。乃诏尚方口视，则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每当朝时，叶门下鼓不击自鸣，闻于京师。后天下玉棺于堂前，吏人推排，终不摇动。乔曰：“天帝独召我邪？”乃沐浴服饰寝其中，盖便立覆。宿昔葬于城东，土自成坟。其夕，县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无知者。百姓乃为立庙，号叶君祠。牧守每班录，皆先谒拜之。吏人祈祷，无不如应。若有违犯，亦立能为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无复声焉。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乔也。谢夷吾字尧卿，会稽山阴人也。少为郡吏，学风角占候。太守第五伦擢为督邮。

时乌程长有臧衅，伦使收案其罪。夷吾到县，无所验，但望合伏哭而还。一县惊怪，不知所为。及还，白伦曰：“窃以占候，知长当死。近三十日，远不过六十日，游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伦听其言，至月余，果有驿马赍长印绶，上言暴卒。伦以此益礼信之。

举孝廉，为寿张令，稍迁荆州刺史，迁钜鹿太守。所在爱育人物，有善绩。及伦作司徒，令班固为文荐夷吾曰：“臣闻尧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皋陶，政致雍熙。殷、周虽有高宗、昌、发之君，犹赖傅说、吕望之策，故能克崇其业，允协大中。窃见钜鹿太守会稽谢夷吾，出自东州，厥土涂泥，而英姿挺特，奇伟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济时，知周万物。加以少膺儒雅，韬含六籍，推考星度，综校图录，探蹟圣秘，观变历征，占天知地，与神合契，据其道德，以经王务。昔为陪隶，与臣从事，奋忠毅之操，躬史鱼之节，董臣严纲，勗臣懦弱，得以免戾，寔赖厥勋。及其应选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弥异，流化若神，爰牧荆州，威行邦国。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风；居俭履约，绍公仪之操。寻功简能，为外台之表；听声察实，为九伯之冠。迁守钜鹿

，政合时雍。德量绩谋，有伊、吕、管、晏之任；阐弘道奥，同史苏、京房之伦。虽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隐，不殉名以求誉，不驰骛以要宠，念存逊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贤，实有伦序；采之于今，超焉绝俗。诚社稷之元龟，大汉之栋甍。宜当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顺轨于历象，下使五品咸训于嘉时，必致休征克昌之庆，非徒循法奉职而已。臣以顽骛，器非其畴，尸禄负乘，夕惕若厉。

愿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厌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

后以行春乘柴车，从两吏，冀州刺史上其仪序失中，有损国典，左转下邳令。豫克死日，如期果卒。□其子曰：“汉末当乱，必有发掘露骸之祸。”使悬棺下葬，墓不起坟。

时博士勃海郭凤亦好图讖，善说灾异，吉凶占应。先自知死期，豫令弟子市棺敛具，至其日而终。

杨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习易，并七政、元气、风云占候。为郡文学掾。

时有大雀夜集于库楼上，太守廉范以问由。由对曰：“此占郡内当有小兵，然不为害。”后二十余日，广柔县蛮夷反，杀伤长吏，郡发库兵击之。又有风吹削哺，太守以问由。由对曰：“方当有荐木实者，其色黄赤。”顷之，五官掾献橘数包。

由尝从人饮，□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严驾。”既而趣去。后主人舍有□相杀者，人请问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此兵贼之象也。”其言多验。著书十余篇，名曰其平。终于家。

李南字孝山，丹阳句容人也。少笃学，明于风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马棱坐盗贼事被征，当诣廷尉，吏民不宁，南特通谒贺。棱意有恨，谓曰：“太守不德，今当即罪，而君反相贺邪？”南曰：“旦有善风，明日中时应有吉问，故来称庆。”旦日，棱延望景晏，以为无征；至哺，乃有驿使赍诏书原停棱事。南问其弭留之状。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旒，马踠足，是以不得速。”棱乃服焉。后举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终于家。南女亦晓家术，为由拳县人妻。晨诣爨室，卒有暴风，妇便上堂从姑求归，辞其二亲。姑不许，乃跪而泣曰：“家世传术，疾风卒起，先吹醢突及井，此祸为妇女主爨者，妾将亡之应。”因着其亡日。乃听还家，如期病卒。

李合字孟节，汉中南郑人也。父颀，以儒学称，官至博士。合袭父业，游太学，通五经。善河洛风星，外质朴，人莫之识。县召署幕门候吏。

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使者二人当到益部

，投合候舍。时夏夕露坐，合因仰观，问曰：“二君发京师时，宁知朝廷遣二使邪？”

二人默然，惊相视曰：“不闻也。”问何以知之。合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后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汉中太守，合犹为吏，太守奇其隐德，召署户曹史。时大将军窦宪纳妻，天下郡国皆有礼庆，郡亦遣使。合进谏曰：“窦将军椒房之亲，不修礼德，而专权骄恣，危亡之祸可翘足而待，愿明府一心王室，勿与交通。”

太守固遣之，合不能止，请求自行，许之。合遂所在留彊，以观其变。行至扶风，而宪就国自杀，支党悉伏其诛，凡交通宪者，皆为免官，唯汉中太守不豫焉。

合岁中举孝廉，五迁尚书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为司空，数陈得失，有忠臣节。在位四年，坐请托事免。

安帝崩，北乡侯立，复为司徒。及北乡侯病，合阴与少府河南陶范、步兵校尉赵直谋立顺帝，会孙程等事先成，故合功不显。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灾异，赐策免。将作大匠翟酺上合“潜图大计，以安社稷”，于是录阴谋之功，封合涉都侯，辞让不受。年八十有余，卒于家。门人上党冯胄独制服，心丧三年，时人异之。

胄字世威，奉世之后也。常慕周伯况、闵仲叔之为人，隐处山泽，不应征辟。合子固，已见前传。弟子历，字季子。清白有节，博学善交，与郑玄、陈纪等相结。为新城长，政贵无为。亦好方术。时天下旱，县界特雨。官至奉车都尉。

段翳字符章，广汉新都人也。习易经，明风角。时有就其学者，虽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尝告守津吏曰：“某日当有诸生二人，荷担问翳舍处者，幸为告之。”

后竟如其言。又有一生来学，积年，自谓略究要术，辞归乡里。翳为合膏药，并以简书封于筒中，告生曰：“有急发视之。”生到葭萌，与吏争度，津吏槌破从者头。生开筒得书，言到葭萌，与吏口头破者，以此膏里之。生用其言，创者即愈。生叹服，乃还卒业。翳遂隐居窜迹，终于家。

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舆人也。习韩诗、欧阳尚书，教授常数百人。父为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没郡下狱死。扶感父以法丧身，悼为吏。及服终而叹曰：

“老子有言：‘名与身孰亲？’吾岂为名乎！”遂绝志世外。专精经典，尤明天文、讖纬，风角、推步之术。州郡公府辟召皆不应。就问灾异，亦无所对。扶逆知岁荒，乃聚谷数千斛，悉用给宗族姻亲，又敛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

常居先人頔侧，未曾入城市。太守谒焕，先为诸生，从扶学，后临郡，未到，先遣吏修门人之礼，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当时人因号为北郭先生。年八十，终于家。

二子，孟举、伟举，并知名。

折像字伯式，广汉雒人也。其先张江者，封折侯，曾孙国为郁林太守，徙广汉，因封氏焉。国生像。

国有赀财二亿，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杀昆虫，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黄老言。及国卒，感多藏厚亡之义，乃散金帛资产，周施亲篋。或谏像曰：“君三男两女，孙息盈前，当增益产业，何为坐自殫竭乎？”像曰：“昔□子文有言：‘我乃逃祸，非避富也。’吾门户殖财日久，盈满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将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谓之不幸。墙隙而高，其崩必疾也。”

智者闻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宾客九族饮食辞诀，忽然而终。时年八十四。家无余资，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字季齐，南阳鲁阳人也。少受业三辅，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又善风角、星筭、河洛七纬，推步灾异。隐于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后礼请不应；公卿举贤良方正、有道，皆不行。

书纬璇机铃、考灵耀、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也；诗纬推度灾、记历枢、含神务也；礼纬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也；乐纬动声仪、稽耀嘉、汁图征也；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也；春秋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干图、汉含孳、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也。尝有暴风从西方起，英谓学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记其日时。客后有从蜀都来，云“是日大火，有黑云卒从东起，须臾大雨，火遂得灭”。于是天下称其术蓺。

安帝初，征为博士。至建光元年，复诏公车赐策书，征英及同郡孔乔、李昺、北海郎宗、陈留杨伦、东平王辅六人，唯郎宗、杨伦到洛阳，英等四人并不至。

室家相待如宾。州郡前后礼请不应。举茂才，除召陵令，不到官。公车征不行，卒”也。

常负笈荷担卖卜给食，瘠服闲行，人莫得知。安帝诏公车征，策文曰：‘郎宗、李昺、孔乔等前比征命，未肯降意。恐主者玩弄，礼意不备，使难进易退之人龙潜不屈其身。各致嘉礼，遣诣公车，将以补察国政，辅朕之不逮。’青州被诏书，遣宗诣公车，对策陈灾异，而为诸儒之表。拜议郎，除吴令。到官一月，时卒暴风，宗占以为京师有大火，定火发时，果如宗言。诸公闻之，表上，博士征。宗耻以占事就征，文书未到，夜悬印绶置厅上遁去，终于家。子顛

，自有传。”

永建二年，顺帝策书备礼，玄纁征之，复固辞疾笃。乃诏切责郡县，驾载上道。

英不得已，到京，称病不肯起。乃强舆入殿，犹不以礼屈。帝怒，谓英曰：“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

“臣受命于天。生尽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杀臣！臣见暴君如见仇讎，立其朝犹不肯，可得而贵乎？虽在布衣之列，环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万乘之尊，又可得而贱乎？陛下焉能贵臣，焉能贱臣！臣非礼之禄，虽万钟不受；若申其志，虽箪食不厌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贫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医养疾，月致羊酒。

至四年三月，天子乃为英设口席，令公车令导，尚书奉引，赐几杖，待以师傅之礼，延问得失。英不敢辞，拜五官中郎将。数月，英称疾笃，诏以为光禄大夫，赐告归。令在所送谷千斛，常以八月致牛一头，酒三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辞位不受，有诏譬旨勿听。

英初被诏命，金以为必不降志，及后应对，又无奇谏深策，谈者以为失望。

初，河南张楷与英俱征，既而谓英曰：“天下有二道，出与处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辅是君也，济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万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禄，又不闻匡救之术，进退无所据矣。”

英既善术，朝廷每有灾异，诏辄下问变复之效，所言多验。

初，英着易章句，世名樊氏学，以图纬教授。颍川陈寔少从英学。尝有疾，妻遣婢拜问，英下默荅拜。寔怪而问之。英曰：“妻，齐也，共奉祭祀，礼无不荅。”

其恭谨若是。年七十余，卒于家。

孙陵，灵帝时以谄事宦人为司徒。

陈郡郟巡学传英业，官至侍中。

论曰：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口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及征樊英、杨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无它异。英名最高，毁最甚。李固、朱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名，无益于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后进希之以成名，世主礼之以得觴，原其无用亦所以为用，则其有用或归于无用矣。何以言之？夫焕乎文章，时或乖用；本乎礼乐，适末或簞。

及其陶搢绅，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岂非道邈用表，乖之数迹乎？

而或者忽不践之地，賒无用之功，至乃消噪远术，贱斥国华，以为力诈可以救

沦敝，文律足以致宁平，智尽于猜察，道足于法令，虽济万世，其将与夷狄同也。孟轲有言曰：“以夏变夷，不闻变夷于夏。”况有未济者乎！

后汉书卷八十二下 方术列传 第七十二下

唐□字子产，豫章南昌人也。少游太学，习京氏易、韩诗、颜氏春秋，尤好鬻异星占。后还乡里，教授常百余人。

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刘祗欲上言之，以问□。□对曰：“方今外戚豪盛，阳道微弱，斯岂嘉瑞乎？”祗乃止。永宁元年，南昌有妇人生四子，祗复问□变异之应。檀以为京师当有兵气，其祸发于萧墙。至延光四年，中黄门孙程扬兵殿省，诛皇后兄车骑将军阎显等，立济阴王为天子，果如所占。

永建五年，举孝廉，除郎中。是时白虹贯日，□因上便宜三事，陈其咎征。书奏，□官去。著书二十八篇，名为唐子。卒于家。

公沙穆字文义，北海胶东人也。家贫贱。自为儿童不好戏弄，长习韩诗、公羊春秋，尤锐思河洛推步之术。居建成山中，依林阻为室，独宿无侣。时暴风震雷，有声于外呼穆者三，穆不与语。有顷，呼者自牖而入，音状甚怪，穆诵经自若，终亦无它妖异，时人奇之。后遂隐居东莱山，学者自远而至。

有富人王仲，致产千金。谓穆曰：“方今之世，以货自通，吾奉百万与子为资，何如？”对曰：“来意厚矣。夫富贵在天，得之有命，以货求位，吾不忍也。”

后举孝廉，以高第为主事，迁繒相。时繒侯刘敞，东海恭王之后也，所为多不法，废嫡立庶，傲很放恣。穆到官，谒曰：“臣始除之日，京师咸谓臣曰‘繒有恶侯’，以吊小相。明侯何因得此丑声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体，传茅土之重，不战战兢兢，而违越法度，故朝廷使臣为辅。愿改往修来，自求多福。”

乃上没敞所侵官民田地，废其庶子，还立嫡嗣。其苍头儿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辞谏敞。敞涕泣为谢，多从其所规。

迁弘农令。县界有螟虫食稼，百姓惶惧。穆乃设□谢曰：“百姓有过，罪穆之由，请以身祷。”于是暴雨，既霁而螟虫自销，百姓称曰神明。永寿元年，霖雨大水，三辅以东莫不湮没。穆明晓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农人独得免害。

迁辽东属国都尉，善得吏人欢心。年六十六卒官。六子皆知名。

许曼者，汝南平舆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术，多有显验，时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尝笃病，三年不愈，乃谒太山请命，行遇道士张巨君，授以方术。所着易林，至今行于世。

曼少传峻学。桓帝时，陇西太守冯緄始拜郡，开绶笥，有两赤蛇分南北走。緄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岁之后，君当为边将，官有东名，当东北行三千

里。

复五年，更为大将军，南征。”延熹元年，纁出为辽东太守，讨鲜卑，至五年，复拜车骑将军，击武陵蛮贼，皆如占。其余多此类云。

赵彦者，琅邪人也。少有术学。延熹三年，琅邪贼劳丙与太山贼叔孙无忌杀都尉，攻没琅邪属县，残害吏民。朝廷以南阳宗资为讨寇中郎将，杖钺将兵，督州郡合讨无忌。彦为陈孤虚之法，以贼屯在莒，莒有五阳之地，宜发五阳郡兵，从孤击虚以讨之。资具以状上，诏书遣五阳兵到。彦推遁甲，教以时进兵，一战破贼，燔烧屯坞，徐兖二州一时平夷。

樊志张者，汉中南郑人也。博学多通，隐身不仕。尝游陇西，时破羌将军段熲出征西羌，请见志张。其夕，熲军为羌所围数重，因留军中，三日不得去。夜谓熲曰：“东南角无复羌，宜乘虚引出，住百里，还师攻之，可以全胜。”熲从之，果以破贼。于是以状表闻。又说其人既有梓慎、焦、董之识，宜翼圣朝，咨询奇异。于是有诏特征，会病终。

单扬字武宣，山阳湖陆人也。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算术。举孝廉，稍迁太史令，侍中。出为汉中太守，公事免。后拜尚书，卒于官。

初，熹平末，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问扬：“此何祥也？”扬曰：“其国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龙当复见，此其应也。”魏郡人殷登密记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黄龙复见谯，其冬，魏受禅。

韩说字叔儒，会稽山阴人也。博通五经，尤善图纬之学。举孝廉。与议郎蔡邕友善。数陈鬻眚，及奏赋、颂、连珠。稍迁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说言于灵帝，云其晦日必食，乞百官严装。帝从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克期宫中有鬻。至日南宫大火。

迁说江夏太守，公事免。年七十，卒于家。

董扶字茂安，广汉绵竹人也。少游太学，与乡人任安齐名，俱事同郡杨厚，学图讖。还家讲授，弟子自远而至。前后宰府十辟，公车三征，再举贤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称疾不就。

灵帝时，大将军何进荐扶，征拜侍中，甚见器重。扶私谓太常刘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信之，遂求出为益州牧，扶亦为蜀郡属国都尉，相与入蜀。去后一岁，帝崩，天下大乱，乃去官还家。年八十二卒。

后刘备称天子于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诸葛亮问广汉秦宓，董扶及任安所长。

宓曰“董扶矐秋毫之善，贬纤介之恶。任安记人之善，忘人之过”云。

或谓宓曰：‘足下欲自比巢、许、四皓，何故扬文藻，见续颖乎？’宓荅曰：‘仆文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何文藻之有扬乎？虎生而文炳，凤生而五色，岂以采自饰画哉，性自然也。’先主既定益州，广汉太守夏纂请宓为师友祭

酒，领五官掾，称曰仲父。密称疾，卧在第舍，寻拜左中郎将，长水校尉。吴使张温大敬服密之文辩，迁大司农而卒。”

郭玉者，广汉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渔钓于涪水，因号涪翁。乞食人闲，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着针经、诊桩法传于世。弟子程高寻求积年，翁乃授之。高亦隐迹不仕。玉少师事高，学方诊六微之技，阴阳隐侧之术。和帝时，为太医丞，多有效应。帝奇之，仍试令嬖臣美手腕者与女子杂处帷中，使玉各诊一手，问所疾苦。玉曰：“左阳右阴，桩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帝叹息称善。

玉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而医疗贵人，时或不愈。帝乃令贵人羸服变处，一针即差。召玉诘问其状。对曰：“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闲，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惧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帝善其对。年老卒官。

华佗字符化，沛国谯人也，一名□。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

精于方药，处齐不过数种，心识分铢，不假称量。针灸不过数处。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闲皆平复。

佗尝行道，见有病咽塞者，因语之曰：“向来道隅有卖饼人，萍齏甚酸，可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悬于车而候佗。时佗小儿戏于门中，逆见，自相谓曰：“客车边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进，顾视壁北，悬蛇以十数，乃知其奇。又有一郡守笃病久，佗以为盛怒则差。乃多受其货而不加功。无何□去，又留书骂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杀佗，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数升而愈。

又有疾者，诣佗求疗，佗曰：“君病根深，应当剖破腹。然君寿亦不过十年，病不能相杀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疗，应时愈，十年竟死。

广陵太守陈登忽患胸中烦懣，面赤，不食。佗桩之，曰：“府君胃中有虫，欲成内疽，腥物所为也。”即作汤二升，再服，须臾，吐出三升许虫，头赤而动，半身犹是生鱼脍，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后三儻当发，遇良医可救。”登至期疾动，时佗不在，遂死。

曹操闻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积苦头风眩，佗针，随手而差。

有李将军者，妻病，呼佗视桩。佗曰：“伤身而胎不去。”将军言闲实伤身，胎已去矣。佗曰：“案桩，胎未去也。”将军以为不然。妻稍差百余日复动，更呼佗。佗曰：“桩理如前，是两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后儿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桩不复归，必燥着母脊。”乃为下针，并令进汤。妇因欲产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孰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识，但其色已黑。佗之绝技，皆此类也。

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耻以医见业，又去家思归，乃就操求还取方，因托妻疾，数期不反。操累书呼之，又口郡县发遣，佗恃能厌事，犹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知妻诈疾，乃收付狱讯，考验首服。荀彧请曰：“佗方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加全宥。”操不从，竟杀之。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强与，索火烧之。

初，军吏李成苦欬，昼夜不寐。佗以为肠汉，与散两钱服之，即吐二升脓血，于此渐愈。乃戒之曰：“后十八岁，疾当发动，若不得此药，不可差也。”复分散与之。后五六岁，有里人如成先病，请药甚急，成愍而与之，乃故往谯更从佗求，适值见收，意不忍言。后十八年，成病发，无药而死。

广陵吴普、彭城樊阿皆从佗学。普依准佗疗，多所全济。

佗语普曰：“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销，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经鸱顾，引挽屈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鸱，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犒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着粉，身体轻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

阿善针术。凡医咸言背及匈藏之闲不可妄针，针之不可过四分，而阿针背入一二寸，巨阙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从佗求方可服食益于人者，佗授以漆叶青口散：漆叶屑一斗，青口十四两，以是为率。言久服，去三虫，利五藏，轻体，使人头不白。阿从其言，寿百余岁。漆叶处所而有。青口生于丰、沛、彭城及朝歌闲。

汉世异术之士甚觭，虽云不经，而亦有不可诬，故简其美者列于传末：

泠寿光、唐虞、鲁女生三人者，皆与华佗同时。寿光年可百五六十岁，行容成公御妇人法，常屈颈鹄息，须发尽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时，死于江陵。

唐虞道赤眉、张步家居里落，若与相及，死于乡里不其县。鲁女生数说显宗时事，甚明了，议者疑其时人也。董卓乱后，莫知所在。女生道成，一旦与知友故人别，云入华山。去后五十年，先相识者逢女生华山庙前，乘白鹿，从玉女

三十人，并令谢其乡里亲故人”也。

徐登者，闽中人也。本女子，化为丈夫。善为巫术。又赵炳，字公阿，东阳人，能为越方。时遭兵乱，疾疫大起，二人遇于乌伤溪水之上，遂结言约，共以其术疗病。各相谓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试所能。”登乃禁溪水。

水为不流，炳复次禁枯树，树即生萑，二人相视而笑，共行其道焉。

登年长，炳师事之。贵尚清俭，礼神唯以东流水为酌，削桑皮为脯。但行禁架，所疗皆除。

后登物故，炳东入章安，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见之惊惶，炳笑不应，既而爨孰，屋无损异。又尝临水求度，船人不和之，炳乃张盖坐其中，长啸呼风，乱流而济。于是百姓神服，从者如归。章安令恶其惑觮，收杀之。人为立祠堂于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

费长房者，汝南人也。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唯长房于楼上鸢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明日可更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俱入壶中。唯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饮毕而出。翁约不听与人言之。后乃就楼上候长房曰：“我神仙之人，以过见责，今事毕当去，子宁能相随乎？楼下有少酒，与卿为别。”长房使人取之，不能胜，又令十人扛之，犹不举。

翁闻，笑而下楼，以一指提之而上。视器如一升许，而二人饮之终日不尽。

长房遂欲求道，而顾家人为忧。翁乃断一青竹，度与长房身齐，使悬之舍后。家人见之，即长房形也，以为缢死，大小惊号，遂殡葬之。长房立其傍，而莫之见也。于是遂随从入深山，践荆棘于鬪虎之中。留使独处，长房不恐。

又卧于空室，以朽索悬万斤石于心上，觮蛇竞来啮索且断，长房亦不移。翁还，抚之曰：“子可教也。”复使食粪，粪中有三虫，臭秽特甚，长房意恶之。

翁曰：“子几得道，恨于此不成，如何！”

长房辞归，翁与一竹杖，曰：“骑此任所之，则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长房乘杖，须臾来归，自谓去家适经旬日，而已十余年矣。即以杖投陂，顾视则龙也。家人谓其久死，不信之。长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发顷剖棺，杖犹存焉。遂能医疗觮病，鞭笞百鬼，及驱使社公。或在它坐，独自恚怒，人问其故，曰：“吾责鬼魅之犯法者耳。”

汝南岁岁常有魅，伪作太守章服，诣府门椎鼓者，郡中患之。时魅适来，而逢长房谒府君，惶惧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头乞活。长房呵之云：“便于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口，大如车轮，颈长一丈。长房复令就太守服罪，付其一

札，以口葛陂君。魅叩头流涕，持札植于陂边，以颈绕之而死。

后东海君来见葛陂君，因淫其夫人，于是长房劾系之三年，而东海大旱。长房至海上，见其人请雨，乃谓之曰：“东海君有罪，吾前系于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于是雨立注。

长房曾与人共行，见一书生黄巾被裘，无鞍骑马，下而叩头。长房曰：“还它马，赦汝死罪。”人问其故，长房曰：“此狸也，盗社公马耳。”又尝坐客，而使至宛市鲈，须臾还，乃饭。或一日之闲，人见其在千里之外者数处焉。后失其符，为魍鬼所杀。

蓟子训者，不知所由来也。建安中，客在济阴宛句。有神异之道。尝抱邻家婴儿，故失手墮地而死，其父母惊号怨痛，不可忍闻，而子训唯谢以过误，终无它说，遂埋藏之。后月余，子训乃抱儿归焉。父母大恐，曰：“死生异路，虽思我儿，乞不用复见也。”儿识父母，轩渠笑悦，欲往就之，母不觉揽取，乃实儿也。虽大喜庆，心犹有疑，乃窃发视死儿，但见衣被，方乃信焉。于是子训流名京师，士大夫皆承风向慕之。

后乃驾驴车，与诸生俱诣许下。道过荥阳，止主人舍，而所驾之驴忽然卒僵，蛆虫流出，主遽白之。子训曰：“乃尔乎？”方安坐饭，食毕，徐出以杖扣之，驴应声奋起，行步如初，即复进道。其追逐观者常有千数。既到京师，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数百人，皆为设酒脯，终日不匮。

后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唯见白云腾起，从旦至暮，如是数十处。时有百岁翁，自说童儿时见子训卖药于会稽市，颜色不异于今。后人复于长安东霸城见之，与一老公共摩挲铜人，相谓曰：“适见铸此，已近五百岁矣。”顾视见人而去，犹驾昔所乘驴车也。见者呼之曰：“蓟先生小住。”并行应之，视若弼徐，而走马不及，于是而绝。刘根者，颍川人也。隐居嵩山中。诸好事者自远而至，就根学道，太守史祈以根为妖妄，乃收执诣郡，数之曰：“汝有何术，而诬惑百姓？若果有神，可显一验事。不尔，立死矣。”根曰：“实无它异，颇能令人见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覩，尔乃为明。”根于是左顾而啸，有顷，祈之亡父祖近亲数十人，皆反缚在前，向根叩头曰：“小儿无状，分当万坐。”顾而叱祈曰：“汝为子孙，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灵！可叩头为吾陈谢。”祈惊惧悲哀，顿首流血，请自甘罪坐。根嘿而不应，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左慈字符放，庐江人也。少有神道。尝在司空曹操坐，操从容顾觴宾曰：“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吴松江鲈鱼耳。”放于下坐应曰：“此可得也。”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操大拊掌笑，会者皆惊。操曰：“一鱼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饵輒沉之，须臾复引出，皆长三

尺余，生鲜可爱。操使目前鲙之，周浹会者。操又谓曰：“既已得鱼，恨无蜀中生姜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买锦，可过口使者，增市二端。”语顷，即得姜还，并获操使报命。后操使蜀反，验问增锦之状及时日早晚，若符契焉。

后操出近郊，士大夫从者百许人，慈乃为贳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饱。操怪之，使寻其故，行视诸炉，悉亡其酒脯矣。操怀不喜，因坐上收欲杀之，慈乃却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见于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变形与慈同，莫知谁是。后人逢慈于阳城山头，因复逐之，遂入走羊羴。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复相杀，本试君术耳。”忽有一老羴屈前两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许。”即竞往赴之，而羴羊数百皆变为羴，并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许”，遂莫知所取焉。

计子勋者，不知何郡县人。皆谓数百岁，行来于人闲。一旦忽言日中当死，主人与之葛衣，子勋服而正寝，至日中果死。

上成公者，*(宓)**[密]*县人也。其初行久而不还，后归，语其家云：“我已得仙。”因辞家而去。家人见其举步稍高，良久乃没云。陈寔、韩韶同见其事。

解奴辜、张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国人也。皆能隐沦，出入不由门户。奴辜能变易物形，以诳幻人。

又河南有曲圣卿，善为丹书符劾，厌杀鬼神而使命之。

又有编盲意，亦与鬼物交通。

初，章帝时有寿光侯者，能劾百鬼魍魅，令自缚见形。其乡人有妇为魅所病，侯为劾之，得大蛇数丈，死于门外。又有神树，人止者辄死，鸟过者必坠，侯复劾之，树盛夏枯落，见大蛇长七八丈，悬死其闲。帝闻而征之。乃试问之：

“吾殿下夜半后，常有数人绛衣被发，持火相随，岂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易销耳。”帝伪使三人为之，侯劾三人，登时仆地无气。帝大惊曰：“非魅也，朕相试耳。”解之而苏。

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妇人术，或饮小便，或自倒悬，爱啬精气，不极视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为操所录，问其术而行之。君达号“青牛师”。凡此数人，皆百余岁及二百岁也。

始语余：‘吾本师姓韩字雅。尝与师于南海作金，前后数四，投数万斤金于海。’又言：‘诸梁时，西域胡来献香罽口带割玉刀，时悔不取也。’又言：‘车师之西国，儿生劈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又言：‘取鲤鱼五寸一双，令其一着药投沸膏中，有药奋尾鼓鳃，游行沉浮，有若处渊，其一者已

孰而可噉。’余时问言：‘宁可试不？’言：‘是药去此踰万里，当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尽于此，颇难悉载，故粗举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汉武帝，则复徐市、栾大之徒也。”

王真、郝孟节者，皆上党人也。王真年且百岁，视之面有光泽，似未五十者。白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嗽舌下泉咽之，不绝房室。”孟节能含枣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结气不息，身不动摇，状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为人质谨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领诸方士焉。

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控，如在胎之中。”嗽音朔。

北海王和平，性好道术，自以当仙。济南孙邕少事之，从至京师。会和平病歿，邕因葬之东陶。有书百余卷，药数囊，悉以送之。后弟子夏荣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宝书仙药焉。

赞曰：幽覬罕征，明数难校。不探精远，曷感灵效？如或迁讹，实乖玄奥。

后汉书卷八十三 逸民列传 第七十三

易称“遯之时义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尧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絜。自兹以降，风流弥繁，长往之轨未殊，而感致之数匪一。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慙，或疵物以激其清。

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宾，屡黜不去其国；蹈海之节，千乘莫移其情。适使矫易去就，则不能相为矣。彼虽矜矜有类沽名者，

然而蝉蜕嚣埃之中，自致寰区之外，异夫饰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也。

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杨雄曰：“鸿飞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违患之远也。

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严光、周党、王霸至而不能屈。髡方咸遂，志士怀仁，斯固所谓“举逸民天下归心”者乎！肃宗亦礼郑均而征高凤，以成其节。自后帝德稍衰，邪口当朝，处子耿介，羞与卿相等列，至乃抗愤而不顾，多失其中行焉。盖录其绝尘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韩诗外传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此隐者也。”将用之，辞而去，莫知所在。向长字子平，河内朝歌人也。隐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贫无资食，好事者更馈焉，受之取足而反其

余。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连年乃至，欲荐之于莽，固辞乃止。潜隐于家。读易至损、益卦，喟然叹曰：“吾已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毕，口断家事勿相关，当如我死也。于是遂肆意，与同好北海禽庆俱游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终。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也。家贫，给事县为亭长。时尉行过亭，萌候迎拜谒，既而掷楯叹曰：“大丈夫安能为人役哉！”遂去之长安学，通春秋经。时王莽杀其子宇，萌谓友人曰：“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挂东都城门，归，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萌素明阴阳，知莽将败，有顷，乃首戴瓦盎，哭于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潜藏。

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劳山，养志修道，人皆化其德。

北海太守素闻其高，遣吏奉谒致礼，萌不荅。太守怀恨而使捕之。吏叩头曰：“子康大贤，天下共闻，所在之处，人敬如父，往必不获，只自毁辱。”太守怒，收之系狱，更发它吏。行至劳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御，吏被伤流血，奔而还。

后诏书征萌，托以老耄，迷路东西，语使者云：“朝廷所以征我者，以其有益于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济时乎？”即便驾归。连征不起，以寿终。

初，萌与同郡徐房、平原李子云、王君公相友善，并晓阴阳，怀德秽行。房与子云养徒各千人，君公遭乱独不去，佷牛自隐。时人谓之论曰：“避世墙东王君公。”

诈狂佷牛，口无二价”也。

周党字伯况，太原广武人也。家产千金。少孤，为宗人所养，而遇之不以理，及长，又不还其财。党诣乡县讼，主乃归之。既而散与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长安游学。

初，乡佐尝觶中辱党，党久怀之。后读春秋，闻复讎之义，便辍讲而还，与乡佐相闻，期克口日。既交刃，而党为乡佐所伤，困顿。乡佐服其义，舆归养之，数日方苏，既悟而去。自此口身修志，州里称其高。

及王莽窃位，托疾杜门。自后贼暴从横，残灭郡县，唯至广武，过城不入。建武中，征为议郎，以病去职，遂将妻子居龟池。复被征，不得已，乃着短布单衣，縠皮绶头，待见尚书。及光武引见，党伏而不谒，自陈愿守所志，帝乃许焉。

博士范升奏毁党曰：“臣闻尧不须许由、巢父，而建号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齐，而王道以成。伏见太原周党、东海王良、山阳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车。及陛见帝廷，党不以礼屈，伏而不谒，偃蹇骄悍，同时俱逝。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钓采华名，庶几三公之位。臣愿与坐云台之下

，考试图国之道。不如臣言，伏虚妄之罪。而敢私窃虚名，夸上求高，皆大不敬。”

书奏，天子以示公卿。诏曰：“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赐帛四十匹。”党遂隐居龟池，著书上下篇而终。邑人贤而祠之。

初，党与同郡谭贤伯升、鴈门殷谟君长，俱守节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征并不到。

王霸字儒仲，太原广武人也。少有清节。及王莽篡位，口冠带，绝交宦。建武中，征到尚书，拜称名，不称臣。有司问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让位于霸。阎阳毁之曰：“太原俗党，儒仲颇有其风。”

遂止。以病归。隐居守志，茅屋蓬户。连征不至，以寿终。

父兄被诛，子弟怨愤，至告讦刺史、二千石。”

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于北军，给黔褥，太官朝夕进膳。

司徒侯霸与光素旧，遣使奉书。使人因谓光曰：“公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光不荅，乃投札与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霸得书，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着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舆叹息而去。

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

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帝伤惜之，诏下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井丹字大春，扶风郿人也。少受业太学，通五经，善谈论，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纶井大春。”性清高，未尝修刺候人。

建武末，沛王辅等五王居北宫，皆好宾客，更遣请丹，不能致。信阳侯阴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贵盛，乃诡说五王，求钱千万，约能致丹，而别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为设麦饭饁叶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来相过，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起，左右进辇。丹笑曰：

“吾闻桀驾人车，岂此邪？”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辇。自是隐闭不关人事，以寿终。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也。父让，王莽时为城门校尉，封修远伯，使奉少昊后，寓于北地而卒。鸿时尚幼，以遭乱世，因卷席而葬。

后受业太学，家贫而尚节介，博览无不通，而不为章句。学毕，乃牧豕于上林苑中。曾误遗火延及它舍，鸿乃寻访烧者，问所去失，悉以豕偿之。其主犹以为少。鸿曰：“无它财，愿以身居作。”主人许之。因为执勤，不懈朝夕。

邻家耆老见鸿非恒人，乃共责让主人，而称鸿长者。于是始敬异焉，悉还其豕。鸿不受而去，归乡里。

执家慕其高节，多欲女之，鸿并绝不娶。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娉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织作筐缉绩之具。及嫁，始以装饰入门。七日而鸿不荅。妻乃跪默下请曰：“窃闻夫子高义，简斥数妇，妾亦偃蹇数夫矣。今而见择，敢不请罪。”

鸿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今乃衣绮縠，傅粉墨，岂鸿所愿哉？”妻曰：“以观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隐居之服。”

乃更为椎髻，着布衣，操作而前。鸿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

居有顷，妻曰：“常闻夫子欲隐居避患，今何为默默？无乃欲低头就之乎？”

鸿曰：“诺。”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仰慕前世高士，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

因东出关，过京师，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肃宗闻而非之，求鸿不得。乃易姓运期，名耀，字侯光，与妻子居齐鲁之闲。

有顷，又去适吴。将行，作诗曰：“逝旧邦兮遐征，将遥集兮东南。心惓惓兮伤悴，志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纵迈，疾吾俗兮作谗。竟举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啗啗。*(聊)*固靡鼻兮独建，冀异州兮尚贤。聊逍摇兮遨嬉，缙仲尼兮周流。佯云鸢兮我悦，遂舍车兮即浮。过季札兮延陵，求鲁连兮海隅。虽不察兮光貌，幸神灵兮与休。惟季春兮华阜，麦含含兮方秀。哀茂时兮逾迈，愍芳香兮日臭。悼吾心兮不获，长委结兮焉究！口噤噤兮余讪，嗟恹恹兮谁留？”

诗曰：“我心则降。”遂至吴，依大家鯁伯通，居庑下，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伯通察而异之，曰：“彼佣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乃方舍之于家。鸿潜闭著书十余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于赢博之闲，不归乡里，慎勿令我子持丧归去。”及卒，伯通等为求葬地于吴要

离頄傍。咸曰：“要离烈士，而伯鸾清高，可令相近。”葬毕，妻子归扶风。初，鸿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隐于华阴山中。及鸿东游思恢，作诗曰：“鸟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仆怀思，想念恢兮爰集兹。”二人遂不复相见。

恢亦高抗，终身不仕。

高凤字文通，南阳叶人也。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

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凤护口。时天暴雨，而凤持竿诵经，不觉潦水流麦。妻还怪问，凤方悟之。其后遂为名儒，乃教授业于西唐山中。

邻里有争财者，持兵而口，凤往解之，不已，乃脱巾叩头，固请曰：“仁义逊让，柰何口之！”于是争者怀感，投兵谢罪。

凤年老，执志不倦，名声着闻。太守连召请，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应为吏，又诈与寡嫂讼田，遂不仕。建初中，将作大匠任隗举凤直言，到公车，托病逃归。推其财产，悉与孤兄子。隐身渔钓，终于家。

论曰：先大夫宣侯尝以讲道余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传，辍而有感，以为隐者也，因着其行事而论之曰：“古者隐逸，其风尚矣。颍阳洗耳，耻闻禅让；孤竹长饥，羞食周粟。或高栖以违行，或疾物以矫情，虽轨殊异区，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云之上，身晦泥污之下，心名且犹不显，况怨累之为哉！与夫委体渊沙，鸣弦揆日者，不其远乎！”

泰博览篇籍，好为文章，爱黜后生，孜孜不倦。薨谥宣侯。”即晔之父也。论者以事谄相明，故引康为喻。

台佟字孝威，魏郡邺人也。隐于武安山，凿穴为居，采药自业。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从事致谒。佟载病往谢。刺史乃执贽见佟曰：

“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终性命，存神养和。如明使君奉宣诏书，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隐逸，终不见。韩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着姓。常采药名山，卖于长安市，口不二价，三十余年。时有女子从康买药，康守价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韩伯休那？乃不二价乎？”康叹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药为？”

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车连征不至。桓帝乃备玄纁之礼，以安车聘之。使者奉诏造康，康不得已，乃许诺。辞安车，自乘柴车，冒晨先使者发。至亭，亭长以韩征君当过，方发人牛修道桥。及见康柴车幅巾，以为田叟也，使夺其牛。

康即释驾与之。有顷，使者至，夺牛翁乃征君也。使者欲奏杀亭长。康曰：“此自老子与之，亭长何罪！”乃止。康因*[中]*道逃匿，以寿终。

矫慎字仲彦，扶风茂陵人也。少好黄老，隐遯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乔导引之术。与马融、苏章乡里并时，融以才博显名，章以廉直称，然皆推先于慎。

汝南吴苍甚重之，因遗书以观其志曰：“仲彦足下：勤处隐约，虽乘云行泥，栖宿不同，每有西风，何尝不叹！盖闻黄老之言，乘虚入冥，藏身远遯，亦有理国养人，施于为政。至如登山绝谿，神不着其证，人不鸇其验。吾欲先生从其可者，于意何如？昔伊尹不怀道以待尧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开辟，巢许无为箕山，夷齐悔入首阳。足下审能骑龙弄凤，翔嬉云闲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谋也。”慎不荅。

年七十余，竟不肯娶。后忽归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后人有见慎于敦煌者，故前世异之，或云神僊焉。

慎同郡马瑶，隐于沂山，以兔口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号马牧先生焉。戴良字叔鸾，汝南慎阳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时，为侍御史。王莽篡位，称病归乡里。家富，好给施，尚侠气，食客常三四百人。时人为之语曰：“关东大豪戴子高。”

良少诞节，母口驴鸣，良常学之以娱乐焉。及母卒，兄伯鸾居庐啜粥，非礼不行，良独食肉饮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毁容。或问良曰：“子之居丧，礼乎？”良曰：“然。礼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礼之论！夫食旨不甘，故致毁容之实。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论者不能夺之。

良才既高达，而论议尚奇，多骇流俗。同郡谢季孝问曰：“子自视天下孰可为比？”

良曰：“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出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

举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弥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遯辞诣府，悉将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优游不仕，以寿终。

初，良五女并贤，每有求婚，辄便许嫁，簠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五女能遵其训，皆有隐者之风焉。

法真字高卿，扶风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学而无常家，博通内外图典，为关西大儒。弟子自远方至者，陈留范冉等数百人。

性恬静寡欲，不交人闲事。太守请见之，真乃幅巾诣谒。太守曰：“昔鲁哀公虽为不肖，而仲尼称臣。太守虚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赞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见待有礼，故敢自同宾末。若欲吏之，真将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

太守懼然，不敢复言。

辟公府，举贤良，皆不就。同郡田弱荐真曰：“处士法真，体兼四业，学穷典

奥，幽居恬泊，乐以忘忧，将蹈老氏之高踪，不为玄纁屈也。臣愿圣朝就加袞职，必能唱清庙之歌，致来仪之凤矣。”会顺帝西巡，弱又荐之。

帝虚心欲致，前后四征。真曰：“吾既不能遁形远世，岂饮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隐绝，终不降屈。友人郭正称之曰：“法真名可得闻，身难得而见，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可谓百世之师者矣！”乃共刊石颂之，号曰玄德先生。

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寿终。汉阴老父者，不知何许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过云梦，临沔水，百姓莫不观者，有老父独耕不辍。尚书郎南阳张温异之，使问曰：“人皆来观，老父独不辍，何也？”老父笑而不对。温下道百步，自与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达斯语。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圣王宰世，茅茨采椽，而万人以宁。今子之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忌。吾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温大鼻。问其姓名，不告而去。

陈留老父者，不知何许人也。桓帝世，党锢事起，守外黄令陈留张升去官归乡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闻赵杀鸣犊，仲尼临河而反；覆巢竭渊，龙凤逝而不至。今宦竖日乱，陷害忠良，贤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见，人之无援，将性命之不免，柰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趋而过之，植其杖，太息言曰：

“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龙不隐鳞，凤不藏羽，网罗高县，去将安所？虽泣何及乎！”二人欲与之语，不顾而去，莫知所终。

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居岷山之南，未尝入城府。夫妻相敬如宾。荆州刺史刘表数延请，不能屈，乃就候之。谓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曰：“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鼯鼯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

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释耕于垄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问曰：“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后世何以遗子孙乎？”庞公曰：“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表叹息而去。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采药不反。

子涣，晋太康中为牂柯太守。”

赞曰：江海冥灭，山林长往。远性风簷，逸情云上。道就虚全，事违尘枉。

后汉书卷八十四 列女传 第七十四

诗书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其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兴以后，综其成事，述为列女篇。如马、邓、梁后别见前纪，梁嫫、李姬各附家传，

若斯之类，并不兼书。余但口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

勃海鲍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尝就少君父学，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装送资贿甚盛。宣不悦，谓妻曰：“少君生富骄，习美饰，而吾实贫贱，不敢当礼。”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约，故使贱妾侍执巾栉。既奉承君子，唯命是从。”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归侍御服饰，更着短布裳，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

拜姑礼毕，提瓮出汲。修行妇道，乡邦称之。

宣、哀帝时官至司隶校尉。子永，中兴初为鲁郡太守。永子昱从容问少君曰：“太夫人宁复识挽鹿车时不？”对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永、昱已见前传。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节，光武时，连征不仕。霸已见逸人传。妻亦美志行。初，霸与同郡令狐子伯为友，后子伯为楚相，而其子为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书于霸，车马服从，雍容如也。霸子时方耕于野，闻宾至，投耒而归，见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视。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怪问其故，始不肯告，妻请罪，而后言曰：“吾与子伯素不相若，向见其子容服甚光，举措有适，而我儿曹蓬发历齿，未知礼则，

见客而有鼻色。父子恩深，不觉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节，不顾荣禄。今子伯之贵孰与君之高？柰何忘宿志而惭儿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终身隐遯。

广汉姜诗妻者，同郡庞盛之女也。诗事母至孝，妻奉顺尤笃。母好饮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妻乃寄止邻舍，昼夜纺绩，市珍羞，使邻母以意自遗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问邻母，邻母具对。姑感鼻呼还，恩养愈谨。其子后因远汲溺死，妻恐姑哀伤，不敢言，而托以行学不在。姑嗜鱼鲙，又不能独食，夫妇常力作供鲙，呼邻母共之。舍侧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辄出双鲤鱼，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贼经诗里，口兵而过，曰：“惊大孝必触鬼神。”时岁荒，贼乃遗诗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

永平三年，察孝廉，显宗诏曰：“大孝入朝，凡诸举者一听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诗寻除江阳令，卒于官。所居治，乡人为立祀。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赵孝之女也，字阿。少习仪训，闲于妇道，而郁骄淫轻躁，多行无礼。郁父伟谓阿曰：“新妇贤者女，当以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妇过也。”

阿拜而受命，退谓左右曰：“我无樊轡二姬之行，故君以责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谓我不奉教令，则罪在我矣。若言而见用，是为子违父而从妇，则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杀。莫不伤之。

姬不听五音以谏公。并解具文苑传也。

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学高才。世叔早卒，有节行法度。兄固着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臧书阁踵而成之。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及邓太后临朝，与闻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关内侯，官至齐相。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

永初中，太后兄大将军邓骘以母忧，上书乞身，太后不欲许，以问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辟四门而开四聪，采狂夫之瞽言，纳刍蕘之谋虑。妾昭得以愚朽，身当盛明，敢不披露肝胆，以嗟万一。妾闻谦让之风，德莫大焉，故典坟述美，神只降福。昔夷齐去国，天下服其廉高；太伯违邠，孔子称为三让。所以光昭令德，扬名于后者也。论语曰：‘能以礼让为国，于从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让之诚，其致远矣。今四舅深执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静，拒而不许；如后有毫毛加于今日，诚恐推让之名不可再得。缘见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

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虫蚁之赤心。”太后从而许之。于是骘等各还里第焉。作女诫七篇，有助内训。其辞曰：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有四，执箕箒于曹氏，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劳，而今而后，乃知免耳。吾性疏顽，教道无素，恒恐子谷负辱清朝。圣恩横加，猥赐金紫，实非鄙人庶几所望也。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但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沉滞，性命无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怅。闲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勩勉之！

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卧之默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默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斋告先君，明当主继祭祀也。三者盖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矣。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易，所作必成，手黠整理，是谓执勤也。

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静自守，无好戏笑，絜齐酒食，以供祖宗，是谓继祭祀也。三者苟备，而患名称之不闻，黜辱之在身，未之见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称之可闻，黜辱之可远哉！

有齐季女。”

夫妇第二：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

是以礼贵男女之际，诗着关雎之义。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方斯二事，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妇之不可不御，威仪之不可不整，故训其男，检以书传，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礼义之不可不存也。

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礼，八岁始教之书，十五而至于学矣。

独不可依此以为则哉！敬慎第三：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故鄙谚有云：“生男如狼，犹恐其口；生女如鼠，犹恐其虎。”然则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故曰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谓也。夫顺非它，宽裕之谓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宽裕者，尚恭下也。夫妇之好，终身不离。房室周旋，遂生媾黷。媾黷既生，语言过矣。语言既过，纵恣必作。纵恣既作，则侮夫之心生矣。此由于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争，曲者不能不讼。讼争既施，则有忿怒之事矣。此由于不尚恭下者也。

侮夫不节，谴呵从之；忿怒不止，楚撻从之。夫为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义之存？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义俱废，夫妇离矣。

妇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絜，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絜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

古人有言：“仁远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谓也。

专心第五：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行违神只，天则罚之；礼义有愆，夫则薄之。故女宪曰：“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谓佞媚苟亲也，固莫若专心正色。礼义居絜，耳无涂听，目无邪视，出无冶容，入无废饰，无聚会醜辈，无看视门户，此则谓专心正色矣。若夫动静轻脱，视听陟输，入则乱发坏形，出则窈窕作态，说所不当道，观所不当视，此谓不能专心正色矣。

曲从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欲人定志专心之言也。舅姑之心，岂当可失哉？物有以恩自离者，亦有以义自破者也。夫虽云爱，舅姑云非，此所谓以义自破者也。然则舅姑之心柰何？固莫尚于曲从矣。姑

云不尔而是，固宜从令；姑云尔而非，犹宜顺命。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此则所谓曲从矣。故女宪曰：“妇如影响，焉不可赏。”

和叔妹第七：妇人之得意于夫主，由舅姑之爱己也；舅姑之爱己，由叔妹之誉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誉毁，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复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亲，其蔽也哉！自非圣人，鲜能无过。故颜子贵于能改，仲尼嘉其不贰，而况妇人者也！虽以贤女之行，聪哲之性，其能备乎！是故室人和则谤掩，外内离则恶扬。此必然之执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此之谓也。夫嫂妹者，体敌而尊，恩疏而义亲。若淑媛谦顺之人，则能依义以笃好，崇恩以结援，使徽美显章，而瑕过隐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声誉曜于邑邻，休光延于父母。若夫蠢愚之人，于嫂则托名以自高，于妹则因宠以骄盈。骄盈既施，何和之有！恩义既乖，何誉之臻！是以美隐而过宣，姑忿而夫愠，毁訾布于中外，耻辱集于厥身，进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荣辱之本，而显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则求叔妹之心，固莫尚于谦顺矣。谦则德之柄，顺则妇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诗云：“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其斯之谓也。

马融善之，令妻女习焉。

昭女妹曹丰生，亦有才惠，为书以难之，辞有可观。

昭年七十余卒，皇太后素服举哀，使者监护丧事。所着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子妇丁氏为撰集之，又作大家赞焉。

河南乐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尝行路，得遗金一饼，还以与妻。妻曰：“妾闻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况拾遗求利，以口其行乎！”羊子大鼻，乃捐金于野，而远寻师学。一年来归，妻跪问其故。

羊子曰：“久行怀思，无它异也。”妻乃引刀趋机而言曰：“此织生自蚕茧，成于机杼，一*(丝)**[口]*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断斯织也，则捐失成功，稽废时月。夫子积学，当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归，何异断斯织乎？”羊子感其言，复还终业，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养姑，又远馈羊子。尝有它舍鸡谬入园中，姑盗杀而食之，妻对鸡不餐而泣。姑怪问其故。妻曰：“自伤居贫，使食有它肉。”姑竟弃之。

后盗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闻，操刀而出。盗人曰：“释汝刀从我者可全，不从我者，则杀汝姑。”妻仰天而叹，举刀刎颈而死。盗亦不杀其姑。太守闻之，即捕杀贼盗，而赐妻缣帛，以礼葬之，号曰“贞义”。

汉中程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为安觶令，丧于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毁日积，而穆姜慈爱温仁，抚字益隆，衣

食资供皆兼倍所生。或谓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别居以远之？”对曰：“吾方以义相导，使其自迁善也。”及前妻长子兴遇疾困笃，母恻隐自然，亲调药膳，恩情笃密。

兴疾久乃瘳，于是呼三弟谓曰：“继母慈仁，出自天受。吾兄弟不识恩养，禽兽其心。虽母道益隆，我曹过恶亦已深矣！”遂将三弟诣南郑狱，陈母之德，状己之过，乞就刑辟。县言之于郡，郡守表异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许以修革，自后训导愈明，并为良士。

穆姜年八十余卒。临终口诸子曰：“吾弟伯度，智达士也。所论薄葬，其义至矣。

又临亡遗令，贤圣法也。令汝曹遵承，勿与俗同，增吾之累。”诸子奉行焉。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泝涛*（迎）*婆娑*[迎]*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为立碑焉。

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会朗见尚，尚与之饮宴，而子礼方至督酒。尚问朗碑文成未？朗辞不才，因试使子礼为之，操笔而成，无所点定。朗嗟叹不暇，遂毁其草。其后蔡邕又题八字曰：“黄绢幼妇，外孙齏臼。”吴许升妻者，吕氏之女也，字荣。升少为博徒，不理操行，荣尝躬勤家业，以奉养其姑。数劝升修学，每有不善，辄流涕进规。荣父积忿疾升，乃呼荣欲改嫁之。荣叹曰：“命之所遭，义无离贰！”终不肯归。升感激自厉，乃寻师远学，遂以成名。寻被本州辟命，行至寿春，道为盗所害。刺史尹耀捕盗得之。荣迎丧于路，闻而诣州，请甘心讎人。耀听之。荣乃手断其头，以祭升灵。后郡遭寇贼，贼欲犯之，荣踰垣走，贼拔刀追之。贼曰：“从我则生，不从我则死。”荣曰：“义不以身受辱寇虏也！”遂杀之。是日疾风暴雨，赖电晦冥，贼惶惧叩头谢罪，乃殡葬之。

汝南袁隗妻者，扶风马融之女也。字伦。隗已见前传。伦少有才辩。融家世富豪，装遣甚盛。及初成礼，隗问之曰：“妇奉箕箒而已，何乃过珍丽乎？”对曰：

“慈亲垂爱，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鲍宣、梁鸿之高者，妾亦请从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举，世以为笑。今处姊未适，先行可乎？”对曰：“妾姊高行殊口，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问曰：“南郡君学穷道奥，文为辞宗，而所在之职，辄以货财为损，何邪？”对曰：“孔子大圣，不免武叔之毁；子路至贤，犹有伯寮之愬。家君获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帐外听者为鼻。隗既宠贵当时，伦亦有名于世。年六十卒。

伦妹芝，亦有才义。少丧亲长而追感，乃作申情赋云。

酒泉庞涪母者，赵氏之女也，字娥。父为同县人所杀，而娥兄弟三人，时俱病物故，涪乃喜而自贺，以为莫己报也。娥阴怀感愤，乃潜备刀兵，常帷车以候涪家。十余年不能得。

后遇于都亭，刺杀之。因诣县自首。曰：“父仇已报，请就刑戮。”*(福)*禄*[福]*长尹嘉义之，解印绶欲与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结罪理狱，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后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闾。太常张奂嘉叹，以束帛礼之。

沛刘长卿妻者，同郡桓鸾之女也。鸾已见前传。生一男五岁而长卿卒，妻防远嫌疑，不肯归宁。儿年十五，晚又夭歿。妻虑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妇相与愍之，共谓曰：“若家殊无它意；假令有之，犹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诚，何贵义轻身之甚哉！”对曰：“昔我先君五更，学为儒宗，尊为帝师。五更已来，历代不替，男以忠孝显，女以贞顺称。诗云：‘无忝尔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显其门闾，号曰“行义桓厘”，县邑有祀必膺焉。

安定皇甫规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规初丧室家，后更娶之。妻善属文，能草书，时为规荅书记，觐人怪其工。及规卒时，妻年犹盛，而容色美。后董卓为相国，承其名，娉以辎輜百乘，马二十匹，奴婢钱帛充路。妻乃轻服诣卓门，跪自陈请，辞甚酸怆。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围之，而谓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风靡，何有不行于一妇人乎！”妻知不免，乃立骂卓曰：“君羌胡之种，毒害天下犹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为汉忠臣。君亲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礼于尔君夫人邪！”卓乃引车庭中，以其头县鞞，鞭扑交下。

妻谓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尽为惠。”遂死车下。后人图画，号曰“礼宗”云。

南阳阴瑜妻者，颍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聪敏有才蕪。年十七，适阴氏。十九产一女，而瑜卒。采时尚丰少，常虑为家所逼，自防御甚固。后同郡郭奕丧妻，爽以采许之，因诈称病笃，召采。既不得已而归，怀刃自誓。

爽令傅婢执夺其刃，扶抱载之，犹忧致愤激，口卫甚严。女既到郭氏，乃伪为欢悦之色，谓左右曰：“我本立志与阴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于此，素情不遂，柰何？”乃命使建四灯，盛装饰，请奕入相见，共谈，言辞不辍。*(亦)**[奕]*敬惮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口令左右辨浴。既入室而掩户，权令侍人避之，以粉书扉上曰：“尸还阴。”“阴”字未及成，惧有来者，遂以衣带自缢。左右翫之不为意，比视，已绝，时人伤焉。

犍为盛道妻者，同郡赵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乱，道聚觴起兵，事败，夫妻执系，当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无生望，君可速潜逃，建立门户，妾自留狱，代君塞咎。”道依违未从。媛姜便解道桎梏，为赍彻货。

子翔时年五岁，使道携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应对不失。度道已远，乃以实告吏，应时见杀。道父子会赦得归。道感其义，终身不娶焉。

孝女叔先雄者，犍为人也。父泥和，永建初为县功曹。县长遣泥和拜檄谒巴郡太守，乘船惶湍水物故，尸丧不归。雄感念怨痛，号泣昼夜，心不图存，常有自沉之计。所生男女二人，并数岁，雄乃各作囊，盛珠环以系儿，数为诀别之辞。家人每防闲之，经百许日后稍懈，雄因乘小船，于父惶处恸哭，遂自投水死。弟贤，其夕梦雄告之：“却后六日，当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与父相持，浮于江上。郡县表言，为雄立碑，图象其形焉。

陈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鞞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

祀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者满堂，操谓宾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为诸君见之。”及文姬进，蓬首徒行，叩头请罪，音辞清辩，旨甚酸哀，觴皆为改容。操曰：“诚实相矜，然文状已去，柰何？”

文姬曰：“明公口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时且寒，赐以头巾履袜。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操曰：

“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

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其辞曰：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觴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口无孑遗，尸骸相掌拒。马边县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口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机微闲，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捶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

此口祸！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柰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歔，行路亦呜咽。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匈臆为摧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篡糜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勸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其二章曰：

嗟薄*(佑)**[祐]*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门户单。身执略兮入西关，历险阻兮之羌蛮。山谷眇兮路曼曼，眷东顾兮但悲叹。冥当寝兮不能安，饥当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眦不干，薄志节兮念死难，虽苟活兮无形颜。惟彼方兮远阳精，阴气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尘冥冥，有草木兮春不荣。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离兮状窃停。岁聿暮兮时迈征，夜悠长兮禁门口。不能寐兮起屏营，登胡殿兮临广庭。玄云合兮翳月星，北风厉兮肃泠泠。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嚶嚶。乐人兴兮弹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匈愤盈，欲舒气兮恐彼惊，含哀咽兮涕沾颈。家既迎兮当归宁，临长路兮捐所生。儿呼母兮号失声，我掩耳兮不忍听。追持我兮走茕茕，顿复起兮毁颜形。还顾之兮破人情，心怛绝兮死复生。 赞曰：端操有踪，幽闲有容。区明风烈，昭我管彤。

后汉书卷八十五 东夷列传 第七十五

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后相即位二年，征黄夷。七年，于夷来宾，后少康即位，方夷来宾”也。

昔尧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盖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

自少康已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桀为暴虐，诸夷内侵，殷汤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武乙衰敝，东夷口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

及武王灭纣，肃慎来献石罍、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

定东夷。康王之时，肃慎复至。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得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口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复命召公伐而平之。及幽王淫乱，四夷交侵，至齐桓修霸，攘而却焉。及楚灵会申，亦来豫盟。后越迁琅邪，与共征战，遂陵暴诸夏，侵灭小邦。

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陈涉起兵，天下崩溃，燕人鞞满避地朝鲜，因王其国。百有余岁，武帝灭之，于是东夷始通上京。王莽篡位，貉人寇边。建武之初，复来朝贡。时辽东太守祭彤威誓北方，声行海表，于是濊、貉、倭、韩万里朝献，故章、和已后，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难，始入寇钞；桓、灵失政，渐滋曼焉。

为寇。州郡归咎于高句丽侯驹，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驹起，宜慰安之。自中兴之后，四夷来宾，虽时有乖畔，而使驿不绝，故国俗风土，可得略记。东夷率皆土著，口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凡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夫余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骊，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

初，北夷索离国王出行，其侍儿于后口身，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大如鸡子，来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后遂生男。王令置于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于马兰，马亦如之。王以为神，乃听母收养，名曰东明。东明长而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奔走，南至掩口水，以弓击水，鱼口皆聚浮水上，东明乘之得度，因至夫余而王之焉。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土宜五谷。出名马、赤玉、貂貉，大珠如酸枣。以员栅为城，有宫室、仓库、牢狱。其人羸大强勇而谨厚，不为寇钞。以弓矢刀矛为兵。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属诸加。食饮用俎豆，会同拜爵洗爵，揖让升降。以腊月祭天，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时断刑狱，解囚徒。有军事亦祭天，杀牛，以缟占其吉凶。行人无昼夜，好歌吟，音声不绝。其俗用刑严急，被诛者皆没其家人为奴婢。盗一责十二。男女淫皆杀之，尤治恶妒妇，既杀，复尸于山上。兄死妻嫂。死则有殓无棺。杀人殉葬，多者以百数。其王葬用玉匣，汉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焉。建武中，东夷诸国皆来献见。二十五年，夫余王遣使奉贡，光武厚荅报之，于是使命岁通。至安帝永初五年，夫余王始将步骑七八千人寇钞乐浪，杀伤吏民

，后复归附。永宁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印)**[诣]*阙贡献，天子赐尉仇台印绶金彩。顺帝永和元年，其王来朝京师，帝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贺贡献。永康元年，王夫台将二万余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孙域击破之，斩首千余级。至灵帝熹平三年，复奉章贡献。夫余本属玄菟，献帝时，其王求属辽东云。

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极。土地多山险。人形似夫余，而言语各异。有五谷、麻布，出赤玉、好貂。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处于山林之闲，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夏则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后。其人臭秽不絜，作厕于中，圜之而居。自汉兴已后，臣属夫余。种觶虽少，而多勇力，处山险，又善射，发能入人目。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一尺八寸，青石为镞，镞皆施毒，中人即死。便乘船，好寇盗，邻国畏患，而卒不能服。东夷夫余饮食类*(此)*皆用俎豆，唯挹娄独无，法俗最无纲纪者也。

高句骊，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濊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随而为居。少田业，力作不足以自资，故其俗节于饮食，而好修宫室。东夷相传以为夫余别种，故言语法则多同，而跪拜曳一脚，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消奴部为王，稍微弱，后桂娄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邹大加、主簿、优台、使者、帛衣先人。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其俗淫，皆絜净自口，暮夜辄男女髡聚为倡乐。好祠鬼神、社稷、零星，以十月祭天大会，名曰“东盟”。其国东有大穴，号禳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自饰。大加、主簿皆着帻，如冠帻而无后；其小加着折风，形如弁。无牢狱，有罪，诸加评议便杀之，没入妻子为奴婢。其昏姻皆就妇家，生子长大，然后将还，便稍营送终之具。金银财币尽于厚葬，积石为封，亦种松柏。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口，好寇钞，沃沮、东濊皆属焉。

句骊一名貊*(耳)*。有别种，依小水为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谓“貊弓”是也。

王莽初，发句骊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为寇盗。辽西大尹田谭追击，战死。莽令其将严尤击之，诱句骊侯驸入塞，斩之，传首长安。

莽大说，更名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于是貊人寇边愈甚。建武八年，高句骊遣使朝贡，光武复其王号。二十三年冬，句骊蚕支落大加戴升等万余口诣乐浪内

属。二十五年春，句骊寇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而辽东太守祭彤以恩信招之，皆复款塞。

后句骊王宫生而开目能视，国人怀之，及长勇壮，数犯边境。和帝元兴元年春，复入辽东，寇略六县，太守耿夔击破之，斩其渠帅。安帝永初五年，宫遣使贡献，求属玄菟。元初五年，复与濊貊寇玄菟，攻华丽城。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冯焕、玄菟太守姚光、辽东太守蔡讽等将兵出塞击之，捕斩濊貊渠帅，获兵马财物。宫乃遣嗣子遂成将二千余人逆光等，遣使诈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据险口以遮大军，而潜遣三千人攻玄菟、辽东，焚城郭，杀伤二千余人。于是发广阳、渔阳、右北平、涿郡属国三千余骑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复与辽东鲜卑八千余人攻辽队，杀略吏人。蔡讽等追击于新昌，战歿，功曹耿耗、兵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酺以身扞讽，俱没于陈，死者百余人。秋，宫遂率马韩、濊貊数千骑围玄菟。夫余王遣子尉仇台将二万余人，与州郡口力讨破之，斩首五百余级。

是岁宫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丧发兵击之，议者皆以为可许。尚书陈忠曰：“宫前桀黠，光不能讨，死而击之，非义也。宜遣吊问，因责让前罪，赦不加诛，取其后善。”安帝从之。明年，遂成还汉生口，诣玄菟降。诏曰：“遂成等桀逆无状，当斩断菹醢，以示百姓，幸会赦令，乞罪请降。鲜卑、濊貊连年寇钞，驱略小民，动以千数，而裁送数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已后，不与县官战口而自以亲附送生口者，皆与赎直，缣人四十匹，小口半之。”

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后濊貊率服，东垂少事。顺帝阳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质、桓之闲，复犯辽东西安平，杀带方令，掠得乐浪太守妻子。建宁二年，玄菟太守耿临讨之，斩首数百级，伯固降服，乞属玄菟云。

东沃沮在高句骊盖马大山之东，东滨大海；北与挹娄、夫余，南与濊貊接。其地东西夹，南北长，可折方千里。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谷，善田种，有邑落长帅。人性质直强勇，便持矛步战。言语、食饮、居处、衣服有似句骊。其葬，作大木藏，长十余丈，开一头为户，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尽，乃取骨置藏中。家人皆共一藏，刻木如*(主)**[生]*，随死者为数焉。

武帝灭朝鲜，以沃沮地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于高句骊西北，更以沃沮为县，属乐浪东部都尉。至光武罢都尉官，后皆以封其渠帅，为沃沮侯。其土迫小，介于大国之闲，遂臣属句骊。句骊复置其中大人*(遂)*为使者，以相监领，*(贵)**[责]*其租税，貂布鱼盐，海中食物，发美女为婢妾焉。

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去南沃沮八百余里。其俗皆与南同。界南接挹娄。挹娄人口乘船寇抄，北沃沮畏之，每夏辄臧于岩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

落。其耆老言，尝于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两袖长三丈。又于岸际见一人乘破船，顶中复有面，与语不通，不食而死。又说海中有女国，无男人。或传其国有神井，窥之辄生子云。

濊北与高句骊、沃沮，南与辰韩接，东穷大海，西至乐浪。濊及沃沮、句骊，本皆朝鲜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

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笏豆。其后四十余世，至朝鲜侯准，自称王。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而燕人鞞满击破准而自立王朝鲜，传国至孙右渠。元朔元年，濊君南闾等畔右渠，率二十八万口诣辽东内属，武帝以其地为苍海郡，数年乃罢。至元封三年，灭朝鲜，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部)**[郡]*。至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骊。自单单大领已东，沃沮、濊貊悉属乐浪。后以领土广远，复分领东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自内属已后，风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余条。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弃领东地，悉封其渠帅为县侯，皆岁时朝贺。无大君长，其官有侯、邑君、三老。耆旧自谓与句骊同种，言语法俗大抵相类。

其人性愚笨，少嗜欲，不请口。男女皆衣曲领。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同姓不昏。多所忌讳，疾病死亡，辄捐弃旧宅，更造新居。知种麻，养蚕，作撓布。晓候星宿，豫知年岁丰约。常用十月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为“舞天”。又祠虎以为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辄相罚，责生口牛马，名之为“责祸”。杀人者偿死。少寇盗。能步战，作矛长三丈，或数人共持之。

乐浪口弓出其地。又多文豹，有果下马，海出班鱼，使来皆献之。

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辰。马韩在西，有五十四国，其北与乐浪，南与倭接。辰韩在东，十有二国，其北与濊貊接。弁辰在辰韩之南，亦十有二国，其南亦与倭接。凡七十八国，伯济是其一国焉。大者万余户，小者数千家，各在山海闲，地合方四千余里，东西以海为限，皆古之辰国也。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都目支国，尽王三韩之地。其诸国王先皆是马韩种人焉。

马韩人知田蚕，作撓布。出大栗如梨。有长尾鸡，尾长五尺。邑落杂居，亦无城郭。作土室，形如頔，开户在上。不知跪拜。无长幼男女之别。不贵金宝锦罽，不知骑乘牛马，唯重璆珠，以缀衣为饰，及县颈垂耳。大率皆魁头露发，布袍草履。其人壮勇，少年有筑室作力者，辄以绳贯脊皮，缁以大木，嚙呼为健。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昼夜酒会，鬻聚歌舞，舞辄数十人相随蹋地为节。

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诸国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号为“天君”。又立苏涂，建大木以县铃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

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有城栅屋室。诸小别邑，各有渠帅，大者名臣智，次有俭侧，次有樊祗，次有杀奚，次有邑借。土地肥美，宜五谷。知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嫁娶以礼。行者让路。国出铁，濊、倭、马韩并从市之。凡诸*(货)**[贸]*易，皆以铁为货。俗口歌舞饮酒鼓瑟。儿生欲令其头扁，皆押之以石。

弁辰与辰韩杂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语风俗有异。其人形皆长大，美发，衣服絜清。而刑法严峻。其国近倭，故颇有文身者。

初，朝鲜王准为鞞满所破，乃将其余觭数千人走入海，攻马韩，破之，自立为韩王。准后灭绝，马韩人复自立为辰王。建武二十年，韩人廉斯人苏马諝等诣乐浪贡献。光武封苏马諝为汉廉斯邑君，使属乐浪郡，四时朝谒。灵帝末，韩、濊并盛，郡县不能制，百姓苦乱，多流亡入韩者。

马韩之西，海口上有州胡国。其人短小，髡头，衣韦衣，有上无下。好养牛豕。

乘船往来，货市韩中。

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口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乐浪郡徼，去其国万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韩国七千余里。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之东，与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

土宜禾稻、麻纒、蚕桑，知织绩为缣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气温口，冬夏生菜茹。无牛马虎豹羊鹊。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为鏃。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横幅结束相连。女人被发屈紒，衣如单被，贯头而着之；并以丹朱扮身，如中国之用粉也。有城栅屋室。父母兄弟异处，唯会同男女无别。饮食以手，而用笱豆。俗皆徒跣，以蹲踞为恭敬。人性嗜酒。多寿考，至百余岁者甚觭。国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余或两或三。女人不淫不妒。又俗不盗窃，少争讼。犯法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族。其死停丧十余日，家人哭泣，不进酒食，而等类就歌舞为乐。灼骨以卜，用决吉凶。行来度海，令一人不栉沐，不食肉，不近妇人，名曰“持衰”。

若在涂吉利，则雇以财物；如病疾遭害，以为持衰不谨，便共杀之。

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

桓、灵闲，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年长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觴，于是共立为王。侍婢千人，少有见者，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语。居处宫室楼观城栅，皆持兵守贍。法俗严峻。

自女王国东度海千余里至拘奴国，虽皆倭种，而不属女王。自女王国南四千余里至朱儒国，人长三四尺。自朱儒东南行船一年，至裸国、黑齿国，使驿所传，极于此矣。

会稽海外有东鯤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论曰：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始其国俗未有闻也，及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扃，回顽薄之俗，就宽略之法，行数百千年，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异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畅，则道义存焉。仲尼怀愤，以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尔。其后遂通接商贾，渐交上国。而燕人贍满扰杂其风，于是从而浇异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若箕子之省口文条而用信义，其得圣贤作法之原矣！

赞曰：宅是嵎夷，曰乃旻谷。巢山潜海，厥区九族。嬴末纷乱，燕人违难。杂华浇本，遂通有汉。眇眇偏译，或从或畔。

后汉书卷八十六 南蛮西南夷列传 第七十六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鬻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盘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釜之结，着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

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班兰，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媿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

结音髻。

其在唐虞，与之要质，故曰要服。夏商之时，渐为边患。逮于周世，党觴弥盛

宣王中兴，乃命方叔南伐蛮方，诗人所谓“蛮荆来威”者也。又曰：“蠢尔蛮荆，大邦为讎。”明其党觮繁多，是以抗敌诸夏也。

平王东迁，蛮遂侵暴上国。晋文侯辅政，乃率蔡共侯击破之。至楚武王时，蛮与罗子共败楚师，杀其将屈瑕。庄王初立，民饥兵弱，复为所寇。

楚师既振，然后乃服，自是遂属于楚。鄢陵之役，蛮与恭王合兵击晋。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賁布。

虽时为寇盗，而不足为郡国患。

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险隘，大寇郡县

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乘船泝沅水入武溪击之。尚轻敌入险，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蛮氏知尚粮少入远，又不晓道径，遂屯聚守险。尚食尽引还，蛮缘路徼战，尚军大败，悉为所没。二十四年，相单程等下攻临沅，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击之，不能克。明年春，遣伏波将军马援、中郎将刘匡、马武、孙永等，将兵至临沅，击破之。单程等饥困乞降，会援病卒，谒者宗均听悉受降。为置吏司，鬲蛮遂平。

肃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蛮陈从等反叛，入零阳蛮界。其冬，零阳蛮五里精夫为郡击破从，从等皆降。三年冬，溇中蛮覃儿健等复反，攻烧零阳、作唐、孱陵界中。明年春，发荆州七郡及汝南、颍川*(施)**[弛]*刑徒吏士五千余人，拒守零阳，募充中五里蛮精夫不叛者四千人，击澧中贼。五年春，覃儿健等请降，不许。郡因进兵与战于宏下，大破之，斩儿健首，余皆口营走还溇中，复遣乞降，乃受之。于是罢武陵屯兵，赏赐各有差。

和帝永元四年冬，溇中、澧中蛮潭戎等反，燔烧邮亭，杀略吏民，郡兵击破降之。安帝元初二年，澧中蛮以郡县徭税失平，怀怨恨，遂结充中诸种二千余人，攻城杀长吏。州郡募五里蛮六亭兵追击破之，皆散降。赐五里、六亭渠帅金帛各有差。明年秋，溇中、澧中蛮四千人并为盗贼。又零陵蛮羊孙、陈汤等千余人，着赤帟，称将军，烧官寺，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蛮讨平之。

顺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议者皆以为可。尚书令虞诩独奏曰：“自古圣王不臣异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兽心贪婪，难率以礼。是故羁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口而不追。先帝旧典，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计其所得，不偿所费，必有后悔。”帝不从。其冬澧中、溇中蛮果争贡布非旧约，遂杀乡吏，举种反叛。明年春，蛮二万人围充城，八千人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进讨破之

，斩首数百级，余皆降服。进乃简选良吏，得其情和。在郡九年，梁太后临朝，下诏增进秩二千石，赐钱二十万。桓帝元嘉元年秋，武陵蛮詹山等四千余人反叛，拘执县令，屯结深山。至永兴元年，太守应奉以恩信招诱，皆悉降散。永寿三年十一月，长沙蛮反叛，屯益阳。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觫至万余人，杀伤长吏。又零陵蛮入长沙。冬，武陵蛮六千余人寇江陵，荆州刺史刘度、谒者马睦、南郡太守李肃皆奔走。肃主簿胡爽扣马首谏曰：“蛮夷见郡无儆备，故敢乘闲而进。明府为国大臣，连城千里，举旄鸣鼓，应声十万，柰何委符守之重，而为逋逃之人乎！”肃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计。”爽抱马固谏，肃遂杀爽而走。帝闻之，征肃口市，度、睦减死一等，复爽门闾，拜家一人为郎。于是以右校令度尚为荆州刺史，讨长沙贼，平之。又遣车骑将军冯緄讨武陵蛮，并皆降散。军还，贼复寇桂阳，太守廖析奔走。武陵蛮亦更攻其郡，太守陈奉率吏人击破之，斩首三千余级，降者二千余人。至灵帝中平三年，武陵蛮复叛，寇郡界，州郡击破之。

礼记称“南方曰蛮，雕题交址”。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址。其西有噉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取妻美，则让其兄。今乌浒人是也。

交址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成王以归周公。

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耆曰：‘久矣，天之无烈风雷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周公乃归之于王，称先王之神致，以荐于宗庙。周德既衰，于是稍绝。

及楚子称霸，朝贡百越。秦并天下，威服蛮夷，始开领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汉兴，尉佗自立为南越王，传国五世。至武帝元鼎五年，遂灭之，分置九郡，交址刺史领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

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缁之，垂肩三寸。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幸子豹合率善人还复破之，自领郡事，讨击余党，连年乃平。豹遣使封还印绶，上书言状，制诏即以豹为珠崖太守。威政大行，献命岁至。中国贪其珍赂，渐相侵侮，故率数岁一反。元帝初元三年，遂罢之。凡立郡六十五岁。

逮王莽辅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黄支国来献犀牛。凡交址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着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闲，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

光武中兴，锡光为交址，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

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明年，南越徼外蛮夷献白雉、白菟。至十六年，交址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反，攻郡。

征侧者，麓泠县雒将之女也。嫁为朱倭人诗索妻，甚雄勇。交址太守苏定以法绳之，侧忿，故反。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交址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光武乃诏长沙、合浦、交址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十八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址，斩征侧、征贰等，余皆降散。进击九真贼都阳等，破降之。徙其渠帅三百余口于零陵。于是领表悉平。

肃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邑豪献生犀、白雉。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蛮夷二千余人寇掠百姓，燔烧官寺，郡县发兵讨击，斩其渠帅，余觭乃降。于是置象林将兵长史，以防其患。安帝永初元年，九真徼外夜郎蛮夷举土内属，开境千八百四十里。元初二年，苍梧蛮夷反叛，明年，遂招诱郁林、合浦蛮汉数千人攻苍梧郡。邓太后遣侍御史任逵奉诏赦之，贼皆降散。延光元年，九真徼外蛮贡献内属。三年，日南徼外蛮复来内属。顺帝永建六年，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帝赐调便金印紫绶。

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交址刺史樊演发交址、九真二郡兵万余人救之。兵士惮远役，遂反，攻其府。二郡虽击破反者，而贼势转盛。会侍御史贾昌使在日南，即与州郡并力讨之，不利，遂为所攻。围岁余而兵谷不继，帝以为忧。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属，问其方略，皆议遣大将，发荆、杨、兖、豫四万人赴之。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驳曰：“若荆、杨无事，发之可也。今二州盗贼盘结不散，武陵、南郡蛮夷未辑，长沙、桂阳数被征发，如复扰动，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征发，远赴万里，无有还期，诏书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

其不可三也。远涉万里，士卒疲劳，比至岭南，不复堪口。其不可四也。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禀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设军到所在，死亡必觭，既不足御敌，当复更发，此为刻割心腹以补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发其吏民，犹尚不堪，何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万里之艰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益州谚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就征还，以兵付刺史张乔。乔因其将吏，旬月之闲，破殄寇虏。此发将

无益之嗟，州郡可任之验也。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以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址。今日南兵单无谷，守既不足，战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址，事静之后，又命归本。还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闲致头首者，许以封侯列土之赏。故并州刺史长沙祝良，性多勇决，又南阳张乔，前在益州有破虏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为云中守，哀帝即拜龚舍为太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从固议，即拜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址刺史。乔至，开示慰诱，并皆降散。良到九真，单车入贼中，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人，皆为良筑起府寺。由是岭外复平。建康元年，日南蛮夷千余人复攻烧县邑，遂扇动九真，与相连结。交址刺史九江夏方开恩招诱，贼皆降服。时梁太后临朝，美方之功，迁为桂阳太守。桓帝永寿三年，居风令贪暴无度，县人朱达等及蛮夷相聚，攻杀县令，觭至四五千人，进攻九真，九真太守儿式战死。诏赐钱六十万，拜子二人为郎。遣九真都尉魏朗讨破之，斩首二千级，渠帅犹屯据日南，觭转强盛。延熹三年，诏复拜夏方为交址刺史。方威惠素着，日南宿贼闻之，二万余人相率诣方降。灵帝建宁三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熹平二年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国重译贡献。光和元年，交址、合浦乌浒蛮反叛，招诱九真、日南，合数万人，攻没郡县。四年，刺史朱铄击破之。六年，日南徼外国复来贡献。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暉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擲口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觭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廩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廩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廩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鬪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廩君*(思)**[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廩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帔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緇。汉兴，南郡太守靳强请一依秦时故事。

至建武二十三年，南郡瀘山蛮雷迁等始反叛，寇掠百姓，遣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讨破之，徙其种人七千余口置江夏界中，今沔中蛮是也。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蛮许圣等以郡收税不均，怀怨恨，遂屯聚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荆州诸郡兵万余人讨之。圣等依凭阻隘，久不破。诸军乃分道并进，或自巴郡、鱼复

数路攻之，蛮乃散走，斩其渠帅，乘胜追之，大破圣等。圣等乞降，复悉徙置江夏。灵帝建宁二年，江夏蛮叛，州郡讨平之。光和三年，江夏蛮复反，与庐江贼黄穰相连结，十余万人，攻没四县，寇患累年。庐江太守陆康讨破之，余悉降散。

板楯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鬪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筭，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俵钱赎死。

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賚钱，口四十。世号为板楯蛮夷。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陈。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遂世世服从。

至于中兴，郡守常率以征伐。桓帝之世，板楯数反，太守蜀郡赵温以恩信降服之。灵帝光和*(三)**年，巴郡板楯复叛，寇掠三蜀及汉中诸郡。灵帝遣御史中丞萧瑗督益州兵讨之，连年不能克。帝欲大发兵，乃问益州计吏，考以征讨方略。汉中上计程包对曰：“板楯七姓，射杀白虎立功，先世复为义人。其人勇猛，善于兵战。昔永初中，羌入汉州，郡县破坏，得板楯救之，羌死败殆尽，故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复大入，实赖板楯连摧破之。前车骑将军冯緄南征武陵，虽受丹阳精兵之锐，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乱，太守李颀亦以板楯讨而平之。忠功如此，本无恶心。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捶楚，过于奴隶，亦有嫁妻卖子，或乃至自*(颈)**[到]*割。虽陈冤州郡，而牧守不为通理。阙庭悠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愁苦赋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谋主僭号，以图不轨。今但选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也。”帝从其言，遣太守曹谦宣诏赦之，即皆降服。至中平五年，巴郡黄巾贼起，板楯蛮夷因此复叛，寇掠城邑，遣西园上军别部司马赵瑾讨平之。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址，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各立君长。其人皆椎结左髻，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嵩、昆明诸落，西极同师，东北至叶榆，地方数千里。无君长，辫发，随畜迁徙无常。自嵩东北有茆都国，东北有冉駹国，或土著，或随畜迁徙。自冉駹东北有白马国，氏种是也。此三国亦有君长。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遯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闲，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

，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牂柯太守霸以闻，天子乃封其三子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县有竹王三郎神是也。

初，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楸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兰*[有]*楸船牂柯处，乃改其名为牂柯。牂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无蚕桑，故其郡最贫。句町县有栳粮木，可以为口，百姓资之。公孙述时，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乃遣使从番禺江奉献。光武嘉之，并加矚赏。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珍官至荆州刺史。

广志曰“栳粮树大四五围，长五六丈，洪直，旁无枝条，其颠生叶不过数十，似殍叶，破其木肌坚难伤，入数寸得口，赤黄密致，可食”也。

滇王者，庄躄之后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为益州郡，割牂柯、越嶲各数县配之。后数年，复并昆明地，皆以属之此郡。有池，周回二百余里，水源深广，而末更浅狭，有似倒流，故谓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人俗豪口。居官者皆富及累世。

及王莽政乱，益州郡夷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越嶲姑复夷人大牟亦皆叛，杀略吏人。莽遣宁始将军廉丹，发巴蜀吏人及转兵谷卒徒十余万击之。吏士饥疫，连年不能克而还。以广汉文齐为太守，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率厉兵马，修障塞，降集羈夷，甚得其和。及公孙述据益土，齐固守拒险，述拘其妻子，许以封侯，齐遂不降。闻光武即位，乃闲道遣使自闻。蜀平，征为镇远将军，封成义侯。于道卒，诏为起祠堂，郡人立庙祀之。

建武十八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牂榆、楛栋、连然、滇池、建*(怜)**[伶]*、昆明诸种反叛，杀长吏。益州太守繁胜与战而败，退保朱提。十九年，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犍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万三千人击之。尚军遂度泸水，入益州界。羈夷闻大兵至，皆口垒奔走，尚获其羸弱、谷畜。二十年，进兵与栋蚕等连战数月，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韦，斩栋蚕帅，凡首虜七千余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马三千疋，牛羊三万余头，诸夷悉平。

肃宗元和中，蜀郡王追为太守，政化尤异，有神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鸟见，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灵帝熹平五年，诸夷反叛，执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龟讨之，不能克。朝议以为郡在边外，蛮夷喜叛，劳师远役，不如口之。太尉掾巴郡李颯建策讨伐，乃拜颯益州太守，与刺史庞芝发板楯蛮击破平之，还得雍陟。颯卒后，夷人复叛，以广汉景毅为太守，讨定之。毅初到

郡，米斛万钱，渐以仁恩，少年闲，米至数十云。

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口，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着尾。九隆死，世世相继。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

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贤栗遣兵乘箬船，南下江、汉，击附塞夷鹿芎。

鹿芎人弱，为所禽获。于是震雷疾雨，南风飘起，水为逆流，躡涌二百余里，箬船沉没，哀牢之觭，溺死数千人。贤栗复遣其六王将万人以攻鹿芎，鹿芎王与战，杀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复出其尸而食之，余觭惊怖引去。

贤栗惶恐，谓其耆老曰：“我曹入边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芎，辄被天诛，中国其有圣帝乎？天佑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贤栗等遂率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巂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封贤栗等为君长。自是岁来朝贡。

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行者苦之。歌曰：“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它人。”

哀牢人皆穿鼻僂耳，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毼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絜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其竹节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虎魄、水精、暴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兽。云南县有神鹿两头，能食毒草。

先是，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絜，化行夷貊，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

天子嘉之，即以为永昌太守。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纯自为都尉、太守，十年卒官。建初元年，哀牢王类牢与守令忿争，遂杀守令而反叛，攻*(越)*巂唐城。太守王寻奔牂榆。哀牢

三千余人攻博南，燔烧民舍。肃宗募发越巂、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明年春，邪龙县昆明夷鹵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传首洛阳，赐鹵承帛万匹，封为破虏傍邑侯。

永元六年，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九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

永初元年，徼外焦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各有差也。

邛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邛都县。无几而地陷为污泽，因名为邛池，南人以为邛河。后复反叛。元鼎六年，汉兵自越巂水伐之，以为越巂郡。其土地平原，有稻田。青蛉县禺同山有碧口金马，光景时时出见。俗多游荡，而喜讴歌，略与牂柯相类。豪帅放纵，难得制御。

多大鱼，长一二丈，头特大，遥视如戴铁釜状。”李膺益州记云：“邛都县下有一老姥，家贫孤独，每食，辄有小蛇头上戴角在默闲，姥怜之饴之。后稍长大，遂长丈余。令有骏马，蛇遂吸杀之。令因大怒*(姥)*恨，责*[姥]*出蛇。姥云在默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无所见。令又迁怒杀姥。蛇乃感人以灵言瞋令：‘何杀我母？当为母报讎。’此后每夜辄闻若雷若风，四十许日，百姓相见咸惊语：‘汝头那忽戴鱼？’是夜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谓之为‘陷河’。唯姥宅无恙，迄今犹存。渔人采捕，必依止宿，每有风浪，辄居宅侧，恬静无它。风静水清，犹见城郭楼榭斐然。今水浅时，彼土人没水取得旧木，坚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为枕相赠。”旻音测。

王莽时，郡守枚根调邛人长贵，以为军候。更始二年，长贵率种人攻杀枚根，自立为邛谷王，领太守事。又降于公孙述。述败，光武封长贵为邛谷王。建武十四年，长贵遣使上三年计，天子即授越巂太守印绶。十九年，武威将军刘尚击益州夷，路由越巂。长贵闻之，疑尚既定南边，威法必行，己不得自放纵，即聚兵起营台，招呼诸君长，多酿毒酒，欲先以劳军，因袭击尚。尚知其谋，即分兵先据邛都，遂掩长贵诛之，徙其家属于成都。

永平元年，姑复夷复叛，益州刺史发兵讨破之，斩其渠帅，传首京师。后太守巴郡张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爱慕，如丧父母。苏祈叟二百余人，赍牛羊送丧，至翕本县安汉，起坟祭祀。诏书嘉美，为立祠堂。

安帝元初三年，郡徼外夷大羊等八种，户三万一千，口十六万七千六百二十

，慕义内属。时郡县赋敛烦数，五年，卷夷大牛种封离等反畔，杀遂久令。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应之，觮遂十余万，破坏二十余县，杀长吏，燔烧邑郭，剽略百姓，骸骨委积，千里无人。诏益州刺史张乔选堪能从事讨之。

乔乃遣从事杨竦将兵至牂榆击之，贼盛未敢进，先以诏书告示三郡，密征求武士，重其购赏。乃进军与封离等战，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获生口千五百人，资财四千余万，悉以赏军士。封离等惶怖，斩其同谋渠帅，诣竦乞降，竦厚加慰纳。其余三十六种皆来降附。竦因奏长吏奸猾侵犯蛮夷者九十人，皆减死。州中论功未及上，会竦病创卒，张乔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铭，图画其像。天子以张翕有遗爱，乃拜其子湍为太守。夷人欢喜，奉迎道路。曰：

“郎君仪貌类我府君。”后湍颇失其心，有欲叛者，诸夷耆老相晓语曰：“当为先府君故。”遂以得安。后顺桓闲，广汉冯颢为太守，政化尤多异筮云。

葭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葭都县。其人皆被发左髻，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土出长年神药，仙人山图所居焉。元鼎六年，以为沈黎郡。

至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

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盘木、唐菽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辅上疏曰：“臣闻诗云：‘彼徂者岐，有夷之化。’传曰：‘岐道虽僻，而人不远。’诗人诵咏，以为符验。今白狼王唐菽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路经邛来大山零高蹊，峭危峻险，百倍岐道。襁负老幼，若归慈母。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鸟兽殊类。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今遣从事史李陵与恭护送诣阙，并上其乐诗。昔在圣帝，舞四夷之乐；今之所上，庶备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

“邛来山本名邛葭，故邛人、葭人界也。岩阻峻回，曲折乃至。山上凝冰夏结，冬则剧寒，王阳行部至此而退者也。有长贫、苦采、八度之难。阳母、闾峻并蹊名。”今录东观夷言，以为此注也。

远夷乐德歌诗曰：

大汉是治，*堤官隗构。*与天合意。*魏冒踰糟。*吏译平端，*罔驿刘脾。*不
从我来。*旁莫支留。*闻风向化，*微衣随旅。*所见奇异。*知唐桑艾。*多赐
*(赠)**[缿]*布，*邪毗□□。*甘美酒食。*推潭仆远。*昌乐肉飞，*拓拒苏
*(使)**[便]*。*屈申悉备。*局后仍离。*蛮夷贫薄，*倭让龙洞。*无所报嗣。
*莫支度由。*愿主长寿，*阳雒僧鳞。*子孙昌炽。*莫犍角存。*远夷慕德歌诗

曰：

蛮夷所处，*倮让皮尼。*日入之部。*且交陵悟。*慕义向化，*绳动随旅。*归日出主。*路旦拣雒。*圣德深恩，*圣德渡诺。*与人富厚。*魏菌度洗。*冬多霜雪，*综邪流藩。*夏多和雨。*苻邪寻螺。*寒温时适，*藐浔泸漓。*部人多有。*菌补邪推。*涉危历险，*辟危归险。*不远万里。*莫受万柳。*去俗归德，*术叠附德。*心归慈母。*仍路孳摸。*远夷怀德歌曰：

荒服之外，*荒服之仪。*土地硗埆。*僮籍怜怜。*食肉衣皮，*阻苏邪犁。*不见盐谷。*莫砀羸沐。*吏译传风，*罔译传微。*大汉安乐。*是汉夜拒。*携负归仁，*踪优路仁。*触冒险陝。*雷折险龙。*高山岐峻，*伦狼藏幢。*缘崖磻石。*扶路侧禄。*木薄发家，*息落服淫。*百宿到洛。*理历髭雒。*父子同赐，*捕颯菌毗。*怀抱匹帛。*怀炤匹漏。*传告种人，*传室呼敕。*长愿臣仆。

*陵阳臣仆。*肃宗初，辅坐事免。是时郡尉府舍皆有雕饰，画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以眩耀之，夷人益畏惮焉。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楼薄蛮夷王唐增等，遂率种人十七万口，归义内属。诏赐金印紫绶，小豪钱帛各有差。

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襄种夷与徼外污衍种并兵三千余人反叛，攻蚕陵城，杀长吏。二年，青衣道夷邑长令田，与徼外三种夷三十一万口，赍黄金、旄牛牦，举土内属。安帝增令田爵号为奉通邑君。延光二年春，旄牛夷叛，攻零关，杀长吏，益州刺史张乔与西部都尉击破之。于是分置蜀郡属国都尉，领四县如太守。桓帝永寿二年，蜀郡夷叛，杀略吏民。延熹二年，蜀郡三襄夷寇蚕陵，杀长吏。四年，犍为属国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击破之，斩首千四百级，余皆解散。灵帝时，以*(属)**[蜀]*郡*(蜀)**[属]*国为汉嘉郡。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至地节三年，夷人以立郡赋重，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贵妇人，党母族。死则烧其尸。土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觶)**[聚]*邑。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又土地刚卤，不生谷粟麻菽，唯以麦为资，而宜畜牧。有旄牛，无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为毼。出名马。有灵羊，可疗毒。又有食药鹿，鹿麕有胎者，其肠中粪亦疗毒疾。又有五角羊、麝香、轻毛毼鸡、牲牲。其人能作旄毡、班罽、青顿、髦毼、羊羴之属。

特多杂药。地有咸土，□以为盐，麝羊牛马食之皆肥。音卑疑反。髦即纛也。

音子兮反。

其西又有三河、盘于虏，北有黄石、北地、卢水胡，其表乃为徼外。灵帝时，复分蜀郡北部为汶山郡云。

灵帝时，复分蜀郡北部为汶山郡云。

灵帝时，复分蜀郡北部为汶山郡云。

灵帝时，复分蜀郡北部为汶山郡云。

白马氏者，武帝元鼎六年时，分广汉西部，合以为武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氏人勇戇抵冒，贪货死利，居于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顷，四面斗绝。数为边寇，郡县讨之，则依固自守，元封三年，氏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凤元年，氏人复叛，遣执金吾马适建、龙踰侯韩增、大鸿胪田广明，将三辅、太常徒讨破之。

及王莽篡乱，氏人亦叛。建武初，氏一悉附陇蜀，及隗嚣灭，其酋豪乃背公孙述降汉，陇西太守马援上复其王侯君长，赐以印绶。后嚣放人隗茂反，杀武都太守。氏人大豪齐钟留为种类所敬信，威服诸豪，与郡丞孔奋击茂，破斩之。后亦时为寇盗，郡县讨破之。

论曰：汉氏征伐戎狄，有事边远，盖亦与王业而终始矣，至于倾没疆垂，丧师败将者，不出时岁，卒能开四夷之境，□殊俗之附。若乃文约之所沾渐，风声之所周流，几将日所出入处也。着自山经、水志者，亦略及焉。虽服叛难常，威泽时旷，及其化行，则缓耳雕脚之伦，兽居鸟语之类，莫不举种尽落，回面而请吏，陵海越障，累译以内属焉。故其录名中郎、校尉之署，编数都护、部守之曹，动以数百万计。若乃藏山隐海之灵物，沈沙栖陆之瑰宝，莫不呈表怪丽，雕被宫幄焉。又其竇冢火毳驯禽封兽之赋，輶积于内府；夷歌巴舞殊音异节之技，列倡于外明。岂柔服之道，必足于斯？然亦云致远者矣。蛮夷虽附阻岩谷，而类有土居，连涉荆、交之区，布护巴、庸之外，不可量极。然其凶勇狡筭，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为劣焉。故关守永昌，肇自远离，启土立人，至今成都焉。

赞曰：百蛮蠢居，仞彼方徼。镂体卉衣，凭深阻峭。亦有别夷，屯彼蜀表。参差聚落，纡余岐道。往化既孚，改襟输宝。俾建永昌，同编亿兆。

后汉书卷八十七 西羌传 第七十七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挠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

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故国无□寡，种类繁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

王政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昔夏后氏太康失国，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后来宾。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从。后桀之乱，畎

夷入居邠岐之闲，成汤既兴，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诗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

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踰梁山而避于岐下。及子季历，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时，季历复伐燕京之戎，戎人大败周师。后二年，周人克余无之戎，于是太丁命季历为牧师。自是之后，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及文王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猗狁之难，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宾服。及率西戎，征殷之叛国以事纣。

遂被雷震而死。

周王季命为殷牧师也。”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师会于牧野。至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厉王无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王乃召秦仲子庄公，与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却。

后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后五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后二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戎人灭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后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焉。其年，戎围犬丘，虜秦襄公之兄伯父。时幽王昏虐，四夷交侵，遂废申后而立驪姒。申侯怒，与戎寇周，杀幽王于酈山，周乃东迁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后二年，邢侯大破北戎。及平王之末，周遂陵彊，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蒍、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闲有杨拒、泉皋之戎，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当春秋时，闲在中国，与诸夏盟会。鲁庄公伐秦取邽、冀之戎。后十余岁，晋灭骊戎。是时，伊、洛戎强，东侵曹、鲁，后十九年，遂入王城，于是秦、晋伐戎以救周。后二年，又寇京师，齐桓公征诸侯戍周。后九年，陆浑戎自瓜州迁于伊川，允姓戎迁于渭南，东及轘辕。在河南山北者号曰阴戎，阴戎之种遂以滋广。晋文公欲修霸业，乃赂戎狄信道，以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开地千里。及晋悼公，又使魏绛和诸戎，复修霸业。是时楚、晋强盛，威服诸戎，陆浑、伊、洛、阴戎事晋，而蛮氏从楚。后陆浑叛晋，晋令荀吴灭之。后四十四年，楚执蛮氏而尽囚其人。是时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

至周贞王八年，秦厉公灭大荔，取其地。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踰汧、陇。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至贞王二十五年，秦伐义渠，虜其王。后十四年，义渠侵秦

至渭阴。后百许年，义渠败秦师于洛。后四年，义渠国乱，秦惠王遣庶长操将兵定之，义渠遂臣于秦。后八年，秦伐义渠，取郁郅。后二年，义渠败秦师于李伯。明年，秦伐义渠，取徒泾二十五城。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

戎本无君长，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际，或从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为藩服。

春秋时，陆浑、蛮氏戎称子，战国世，大荔、义渠称王，及其衰亡，余种皆反旧为酋豪云。

羌无弋爰口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口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口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闲。诸羌见爰口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河湟闲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

爰口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觴。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口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至爰口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谿，兵临渭首，灭狄畴戎。

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觴羌绝远，不复交通。

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嵩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

及忍子研立，时秦孝公雄强，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研至豪健，故羌中号其后为研种。及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觴狄，筑长城以界之，觴羌不复南度。

至于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景帝时，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氏道、羌道县。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信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

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

至宣帝时，遣光禄大夫义渠安国觐行诸羌，其先零种豪言：“愿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处以为畜牧。”安国以事奏闻，后将军赵充国以为不可听。后因缘前言，遂度湟水，郡县不能禁。至元康三年，先零乃与诸羌大共盟誓，将欲寇边。帝闻，复使安国将兵观之。安国至，召先零豪四十余人斩之，因放兵击其种，斩首千余级。于是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赵充国与诸将将兵六万人击破平之。至研十三世孙烧当立。元帝时，乡姐等七种羌寇陇西，遣右将军冯奉世击破降之。从爰口种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后以研为种号。十三世至烧当，复豪健，其子孙更以烧当为种号。自乡姐羌降之后数十年，四夷宾服，边塞无事。至王莽辅政，欲耀威德，以怀远为名，乃令译讽旨诸羌，使共献西海之地，初开以为郡，筑五县，边海亭燧相望焉。滇良者，烧当之玄孙也。时王莽末，四夷内侵，及莽败，觭羌遂还据*[西海]*为寇。更始、赤眉之际，羌遂放纵，寇金城、陇西。隗嚣虽拥兵而不能讨之，乃就慰纳，因发其觭与汉相拒。建武九年，隗嚣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髻，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旧制益州部置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置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光武从之，即以牛邯为护羌校尉，持节如旧。及邯卒而职省。十年，先零豪与诸种相结，复寇金城、陇西，遣中郎将来歙等击之，大破。事已具歙传。十一年夏，先零种复寇临洮，陇西太守马援破降之。后悉归服，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明年，武都参狼羌反，援又破降之。事已具援传。自烧当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种小人贫。而先零、卑湍并皆强富，数侵犯之。滇良父子积见陵易，愤怒，而素有恩信于种中，于是集会附落及诸杂种，乃从大榆入，掩击先零、卑湍，大破之，杀三千人，掠取财畜，夺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强。

滇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武都参狼羌反，杀略吏人，太守与战不胜，陇西太守刘盱遣从事辛都、监军掾李苞，将五千人赴武都，与羌战，斩其酋豪，首虏千余人。时武都兵亦更破之，斩首千余级，余悉降。时滇吾附落转盛，常雄诸羌，每欲侵边者，滇吾转教以方略，为其渠帅。二年秋，烧当羌滇吾与弟滇岸率步骑五千寇陇西塞，刘盱遣兵于枹罕击之，不能克，又战于允街，为羌所败，杀五百余人。于是守塞诸羌皆复相率为寇。遣谒者张鸿领诸郡兵击之，战于允吾、唐谷，军败，鸿及陇西长史田飒皆没。又天水兵为牢姐种所败于白石，死者千余人。时烧何豪有妇人比铜钳者，年百余岁，多智筭，为种人所信向，皆从取计策。

时为卢水胡所击，比铜钳乃将其觶来依郡县。种人颇有犯法者，临羌长收系比铜钳，而诛杀其种六七百人。显宗怜之，乃下诏曰：“昔桓公伐戎而无仁惠，故春秋贬曰‘齐人’。今国家无德，恩不及远，羸弱何辜，而当并命！夫长平之暴，非帝者之功，咎由太守长吏妄加残戮。比铜钳尚生者，所在致医药养视，令招其种人，若欲归故地者，厚遣送之。其小种若束手自诣，欲嗟功者，皆除其罪。若有逆谋为吏所捕，而狱状未断，悉以赐有功者。”

贬也。”何休注云：“戎亦天地之所生，乃迫杀之，恶不仁也。”永平元年，复遣中郎将窦固、捕虏将军马武等击滇吾于西邯，大破之。事已具武等传。滇吾远引去，余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辅。以谒者窦林领护羌校尉，居狄道。林为诸羌所信，而滇岸遂诣林降。林为下吏所欺，谬奏上滇岸以为大豪，承制封为归义侯，加号汉大都尉。明年，滇吾复降，林复奏其第一豪，与俱诣阙献见。帝怪一种两豪，疑其非实，以事诘林。林辞窘，乃伪对曰：“滇岸即滇吾，陇西语不正耳。”帝穷验知之，怒而免林官。会凉州刺史又奏林臧罪，遂下狱死。谒者郭襄代领校尉事，到陇西，闻凉州羌盛，还诣阙，抵罪，于是复省校尉官。滇吾子东吾立，以父降汉，乃入居塞内，谨愿自守。而诸弟迷吾等数为寇盗。

肃宗建初元年，安夷县吏略妻卑湍种羌妇，吏为其夫所杀，安夷长宗延追之出塞，种人恐见诛，遂共杀延，而与勒姐及吾良二种相结为寇。陇西太守孙纯遣从事李睦及金城兵会和罗谷，与卑湍等战，斩首虏数百人。复拜故度辽将军吴棠领护羌校尉，居安夷。二年夏，迷吾遂与诸觶聚兵，欲叛出塞。金城太守郝崇追之，战于荔谷，崇兵大败，崇轻骑得脱，死者二千余人。于是诸种及属国卢水胡悉与相应，吴棠不能制，坐征免。武威太守傅育代为校尉，移居临羌。迷吾又与封养种豪布桥等五万余人共寇陇西、汉阳，于是遣行车骑将军马防，长水校尉耿恭副，讨破之。于是临洮、索西、迷吾等悉降。防乃筑索西城，徙陇西南部都尉戍之，悉复诸亭候。至元和三年，迷吾复与弟号吾诸杂种反叛。秋，号吾先轻入寇陇西界，郡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号吾，将诣郡。号吾曰：“独杀我，无损于羌。诚得生归，必悉罢兵，不复犯塞。”陇西太守张纡权宜放遣，羌即为解散，各归故地，迷吾退居河北归义城。傅育不欲失信伐之，乃募人口诸羌胡，羌胡不肯，遂复叛出塞，更依迷吾。

章和元年，育上请发陇西、张掖、酒泉各五千人，诸郡太守将之，育自领汉阳、金城五千人，合二万兵，与诸郡克期击之，令陇西兵据河南，张掖、酒泉兵遮其西。并未及会，育军独进。迷吾闻之，徙庐落去。育选精骑三千穷追之，夜至建威南三兜谷，去虏数里，须旦击之，不设备。迷吾乃伏兵三百人，夜突育营，营中惊坏散走，育下马手战，杀十余人而死，死者八百八十人。及诸

郡兵到，羌遂引去。育，北地人也。显宗初，为临羌长，与捕虏将军马武等击羌滇吾，功冠诸军；及在武威，威声闻于匈奴。食禄数十年，秩奉尽贍给知友，妻子不免操井臼。肃宗下诏追矚美之。封其子毅为明进侯，七百户。以陇西太守张紆代为校尉，将万人屯临羌。

迷吾既杀傅育，狃*(□)**[怙]*边利。章和元年，复与诸种步骑七千人入金城塞。张紆遣从事司马防将千余骑及金城兵会战于木乘谷，迷吾兵败走，因译使欲降，紆纳之。遂将种人诣临羌县，紆设兵大会，施毒酒中，羌饮醉，紆因自击，伏兵起，诛杀酋豪八百余人。斩迷吾等五人头，以祭育頔。复放兵击在山谷闲者，斩首四百余人，得生口二千余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种人向塞号哭，与烧何、当煎、当阆等相结，以子女及金银娉纳诸种，解仇交质，将五千人寇陇西塞，太守寇盱与战于白石，迷唐不利，引还大、小榆谷，北招属国诸胡，会集附落，种觭炽盛，张紆不能讨。永元元年，紆坐征，以张掖太守邓训代为校尉，稍以赏赂离闲之，由是诸种少解。

东吾子东号立。是时号吾将其种人降。校尉邓训遣兵击迷唐，迷唐去大、小榆谷，徙居颇岩谷。和帝永元四年，训病卒，蜀郡太守聂尚代为校尉。尚见前人累征不克，欲以文德服之，乃遣驿使招呼迷唐，使还居大、小榆谷。迷唐既还，遣祖母卑缺诣尚，尚自送至塞下，为设祖道，令译田汜等五人护送至庐落。迷唐因而反叛，遂与诸种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诅，复寇金城塞。五年，尚坐征免，居延都尉贯友代为校尉。友以迷唐难用德怀，终于叛乱，乃遣驿使构离诸种，诱以财货，由是解散。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于大、小榆谷，获首虏八百余人，收麦数万斛，遂夹逢留大河筑城坞，作大航，造河桥，欲度兵击迷唐。

迷唐乃率部落远依赐支河曲。至八年，友病卒，汉阳太守史充代为校尉。充至，遂发湟中羌胡出塞击迷唐，而羌迎败充兵，杀数百人。明年，充坐征，代郡太守吴祉代为校尉。其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陇西，杀数百人，乘胜深入，胁塞内诸种羌共为寇盗，觭羌复悉与相应，合步骑三万人，击破陇西兵，杀大夏长。

遣行征西将军刘尚、越骑校尉赵代副，将北军五营、黎阳、雍营、三辅积射及边兵羌胡三万人讨之。尚屯狄道，代屯枹罕。尚遣司马寇盱监诸郡兵，四面并会。迷唐惧，□老弱奔入临洮南。尚等追至高山。迷唐穷迫，率其精强大战。盱斩虏千余人，得牛马羊万余头。迷唐引去。汉兵死伤亦多，不能复追，乃还入塞。明年，尚、代并坐畏懦征下狱，免。谒者王信领尚营屯枹罕，谒者耿谭领代营屯白石。谭乃设购赏，诸种颇来内附。迷唐恐，乃请降。信、谭遂受降罢兵，遣迷唐诣阙。其余种人不满二千，饥窘不立，入居金城。和帝令迷唐将

其种人还大、小榆谷。迷唐以为汉作河桥，兵来无常，故地不可复居，辞以种人饥饿，不肯远出。吴祉等乃多赐迷唐金帛，令余谷市畜，促使出塞，种人更怀猜惊。十二年，遂复背叛，乃胁将湟中诸胡，寇钞而去。王信、耿谭、吴祉皆坐征，以酒泉太守周鲔代为校尉。明年，迷唐复还赐支河曲。

初，累姐种附汉，迷唐怨之，遂击杀其酋豪，由是与诸种为讎，党援益广。其秋，迷唐复将兵向塞，周鲔与金城太守侯霸，及诸郡兵、属国湟中月氏诸胡、陇西牢姐羌，合三万人，出塞至允川，与迷唐战。周鲔还营自守，唯侯霸兵陷陈，斩首四百余级。羌觭折伤，种人瓦解，降者六千余口，分徙汉阳、安定、陇西。迷唐遂弱，其种觭不满千人，远踰赐支河首，依发羌居。明年，周鲔坐畏懦征，侯霸代为校尉。安定降羌烧何种胁诸羌数百人反叛，郡兵击灭之，悉没入弱口为奴婢。

时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无复羌寇。隃麋相曹凤上言：“西戎为害，前世所患，臣不能纪古，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来，其犯法者，常从烧当种起。

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内，诸种易以为非，难以攻伐。南得钟存以广其觭，北阻大河因以为固，又有西海鱼盐之利，缘山滨水，以广田蓄，故能强大，常雄诸种，恃其权勇，招诱羌胡。今者衰困，党援坏沮，亲属离叛，余胜兵者不过数百，亡逃栖窜，远依发羌。臣愚以为宜及此时，建复西海郡县，规固二榆，广设屯田，隔塞羌胡交关之路，遏绝狂狡窥欲之源。

又殖谷富边，省委输之役，国家可以无西方之忧。”于是拜凤为金城西部都尉，将徙士屯龙耆。后金城长史上官鸿上开置归义、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复上置东西邯屯田五部，增留、逢二部，帝皆从之。列屯夹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诸羌叛，乃罢。迷唐失觭，病死。有一子来降，户不满数十。东号子麻奴立。初随父降，居安定。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骑都尉王弘发金城、陇西、汉阳羌数百千骑征西域，弘迫促发遣，羈羌惧远屯不还，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诸郡各发兵傲遮，或覆其庐落。于是勒姐、当煎大豪东岸等愈惊，遂同时奔溃。麻奴兄弟因此遂与种人俱西出塞。

先零别种滇零与钟羌诸种大为寇掠，断陇道。时羌归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郡县畏懦不能制。冬，遣车骑将军邓鹭，征西校尉任尚副，将五营及三河、三辅、汝南、南阳、颍川、太原、上党兵合五万人，屯汉阳。明年春，诸郡兵未及至，钟羌数千人先击败鹭军于冀西，杀千余人。校尉侯霸坐觭羌反叛征免，以西域都护段禧代为校尉。

其冬，骛使任尚及从事中郎司马钧率诸郡兵与滇零等数万人战于平襄，尚军大败，死者八千余人。于是滇零等自称“天子”于北地，招集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觭遂大盛，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钞三辅，断陇道。湟中诸县粟石万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朝廷不能制，而转运难剧，遂诏骛还师，留任尚屯汉阳，为诸军节度。朝廷以邓太后故，迎拜骛为大将军，封任尚乐亭侯，食邑三百户。

三年春，复遣骑都尉任仁督诸郡屯兵救三辅。仁战每不利，觭羌乘胜，汉兵数挫。当煎、勒姐种攻没破羌县，钟羌又没临洮县，生得陇西南部都尉。明年春，滇零遣人寇驩中，燔烧邮亭，大掠百姓。于是汉中太守郑勤移屯驩中。军营久出无功，有废农桑，乃诏任尚将吏兵还屯长安，罢遣南阳、颍川、汝南吏士，置京兆虎牙都尉于长安，扶风都尉于雍，如西京三辅都尉故事。时羌复攻驩中，郑勤欲击之。主簿段崇谏，以为虏乘胜，锋不可当，宜坚守待之。

勤不从，出战，大败，死者三千余人，段崇及门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与勤俱死。于是徙金城郡居襄武。任仁战累败，而兵士放纵，槛车征诣廷尉诏狱死。段禧病卒，复以前校尉侯霸代之，遂移居张掖。五年春，任尚坐无功征免。羌遂入寇河东，至河内，百姓相惊，多奔南度河。使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屯孟津，诏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缮作坞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转盛，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难。

朝廷从之，遂移陇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阳，北地徙池阳，上郡徙衙。

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口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口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大半。复以任尚为侍御史，击觭羌于上党羊头山，破之，诱杀降者二百余人，乃罢孟津屯。其秋，汉阳人杜琦及弟季贡、同郡王信等与羌通谋，聚觭入上邽城，琦自称安汉将军。于是诏购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赐钱百万，羌胡斩琦者赐金百斤，银二百斤。汉阳太守赵博遣刺客杜习刺杀琦，封习讨奸侯，赐钱百万。而杜季贡、王信等将其觭据樛泉营。侍御史唐喜领诸郡兵讨破之，斩王信等六百余人，没入妻子五百余人，收金*(钱)**[银]*彩帛一亿已上。杜*[季]*贡亡从滇零。六年，任尚复坐征免。滇零死，子零昌代立，年尚幼少，同种狼莫为其计策，以杜*[季]*贡为将军，别居丁奚城。七年夏，骑都尉马贤与侯霸掩击零昌别部牢羌于安定，首虏千人，得驴骡骆唃马牛羊二万余头，以畀得者。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内，通谷冲要三十三所，皆作坞壁，设鸣鼓。零昌遣兵寇雍城，又号多与当煎、勒姐大豪共胁诸种，分兵钞掠武都、汉中。巴郡板楯蛮将兵救之，汉中五官掾程信率壮士与蛮共击破之。号多退走，还断陇道，与零昌通谋。侯霸、马贤将湟中吏人及降羌胡于枹罕击之，斩首二百余人。凉州

刺史皮杨击羌于狄道，大败，死者八百余人，杨坐征免。侯霸病卒，汉阳太守庞参代为校尉。参以恩信招诱之。二年春，号多等率觶七千余人诣参降，遣诣阙，赐号多侯印绶遣之。参给还居令居，通河西道。而零昌种觶复分寇益州，遣中郎将尹就将南阳兵，因发益部诸郡屯兵击零昌党吕叔都等。至秋，蜀人陈省、罗横应募，刺杀叔都，皆封侯赐钱。又使屯骑校尉班雄屯三辅，遣左冯翊司马钧行征西将军，督右扶风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风都尉皇甫旗等，合八千余人，又庞参将羌胡兵七千余人，与钧分道并北击零昌。参兵至勇士东，为杜季贡所败，于是引退。钧等独进，攻拔丁奚城，大克获。杜秀贡率觶伪逃。钧令光、恢、包等收羌禾稼、光等违钧节度，散兵深入，羌乃设伏要击之。钧在城中，怒而不救，光*[等]*并没，死者三千余人。钧乃遣还，坐征自杀。庞参以失期军败抵罪，以马贤代领校尉事。后遣任尚为中郎将，将羽林、缇骑、五营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辅。尚临行，怀令虞诩说尚曰：“使君频奉国命讨逐寇贼，三州屯兵二十余万人，口农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嗟，劳费日滋。若此出不克，诚为使君危之。”尚曰：“忧惶久矣，不知所如。”诩曰：“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飞，自然之执也。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以步追之，执不相及，所以旷而无功也。为使君计者，莫如罢诸郡兵，各令出钱数千，二十人共市一马，如此，可舍甲冑，驰轻兵，以万骑之觶，逐数千之虏，追尾掩口，其道自穷。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即上言用其计。乃遣轻骑钞击杜季贡于丁奚城，斩首四百余级，获牛马羊数千头。

明年夏，度辽将军邓遵率南单于及左鹿蠡王须沉万骑，击零昌于灵州，斩首八百余级，封须沉为破虏侯，金印紫绶，赐金帛各有差。任尚遣兵击破先零羌于丁奚城。秋，筑冯翊北界候坞五百所。任尚又遣假司马募陷陈士，击零昌于北地，杀其妻子，得牛马羊二万头，烧其庐落，斩首七百余级，得僭号文书及所没诸将印绶。

四年春，尚遣当阆种羌榆鬼等五人刺杀杜季贡，封榆鬼为破羌侯。其夏，尹就以不能定益州，坐征抵罪，以益州刺史张乔领尹就军屯。招诱叛羌，稍稍降散。

秋，任尚复募嗟功种号封刺杀零昌，封号封为羌王。冬，任尚将诸郡兵与马贤并进北地击狼莫，贤先至安定青石岸，狼莫逆击败之。会尚兵到高平，因合执俱进，狼莫等引退，乃转营迫之，至北地，相持六十余日，战于富平*[上]*河*(上)*，大破之，斩首五千级，还得所略人男女千余人，牛马驴羊骆驰十余万头，狼莫逃走，于是西河虔人种羌万一千口诣邓遵降。

五年，邓遵募上郡全无种羌雕何等刺杀狼莫，赐雕何为羌侯，封遵武阳侯，三

千户。遵以太后从弟故，爵封优大。任尚与遵争功，又诈增首级，受赇枉法，臧千万已上，槛车征口市，没入田庐奴婢财物。自零昌、狼莫死后，诸羌瓦解，三辅、益州无复寇傲。

自羌叛十余年闲，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

六年春，勒姐种与陇西种羌号良等通谋欲反，马贤逆击之于安故，斩号良及种人数百级，皆降散。

永宁元年春，上郡沉氏种羌五千余人复寇张掖。其夏，马贤将万人击之。初战失利，死者数百人，明日复战，破之，斩首千八百级，获生口千余人，马牛羊以万数，余虏悉降。时当煎种大豪饥**等，以贤兵在张掖，乃乘虚寇金城，贤还军追之出塞，斩首数千级而还。烧当、烧何种闻贤军还，率三千余人复寇张掖，杀长吏。初，饥五同种大豪卢箛、忍良等千余户别留允街，而首施两端。

建光元年春，马贤率兵召卢箛斩之，因放兵击其种人，首虏二千余人，掠马牛羊十万头，忍良等皆亡出塞。玺书封贤安亭侯，食邑千户。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烧当世嫡，而贤抚恤不至，常有怨心。秋，遂相结共胁将诸种步骑三千人寇湟中，攻金城诸县。贤将先零种赴击之，战于牧苑，兵败，死者四百余人。

麻奴等又败武威、张掖郡兵于令居，因胁将先零、沉氏诸种四千余户，缘山西走，寇武威。贤追到鸾鸟，招引之，诸种降者数千，麻奴南还湟中。延光元年春，贤追到湟中，麻奴出塞度河，贤复追击战破之，种觶散遁，诣凉州刺史宗汉降。麻奴等孤弱饥困，其年冬，将种觶三千余户诣汉阳太守耿种降。安帝假金印紫绶，赐金银彩缯各有差。是岁，虔人种羌与上郡胡反，攻谷罗城，度辽将军耿夔将诸郡兵及乌桓骑赴击破之。三年秋，陇西郡始还狄道焉。麻奴弟犀苦立。

顺帝永建元年，陇西钟羌反，校尉马贤将七千余人击之，战于临洮，斩首千余级，皆率种人降。进封贤都乡侯。自是凉州无事。

至四年，尚书仆射虞诩上疏曰：“臣闻子孙以奉祖为孝，君上以安民为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汤、武也。禹贡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羴羊塞道。北阻山河，乘口据险。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而遭元元无妄之螫，觶羌内溃，郡县兵荒二十余年。夫口沃壤之饶，损自然之财，不可谓利；离河山之阻，守无险之处，难以为固。今三郡未复，园陵单外，而公卿选懦，容头过身，张解设难，但计所费，不图其安。宜开圣德，考行所长。”书奏，帝乃复三郡。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候驿。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

，省内郡费岁一亿计。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陇西、金城常储谷粟，令周数年。

马贤以犀苦兄弟数背叛，因系质于令居。其冬，贤坐征免，右扶风韩皓代为校尉。明年，犀苦诣皓自言求归故地，皓复不遣。因转湟中屯田，置两河闲，以逼羈羌。皓复坐征，张掖太守马续代为校尉。两河闲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见图，乃解仇诅盟，各自傲备。续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还湟中，羌意乃安。

至阳嘉元年，以湟中地广，更增置屯田五部，并为十部。二年夏，复置陇西南部都尉如旧制。

三年，钟羌良封等复寇陇西、汉阳，诏拜前校尉马贤为谒者，镇抚诸种。马续遣兵击良封，斩首数百级。四年，马贤亦发陇西吏士及羌胡兵击杀良封，斩首千八百级，获马牛羊五万余头，良封亲属并诣*(实)**[贤]*降。贤复进击钟羌且昌，且昌等率诸种十余万诣凉州刺史降。永和元年，马续迁度辽将军，复以马贤代为校尉。初，武都塞上白马羌攻破屯官，反叛连年。二年春，广汉属国都尉击破之，斩首六百级，马贤又击斩其渠帅饥指累祖等三百级，于是陇右复平。明年冬，烧当种那离等三千余骑寇金城塞，马贤将兵赴击，斩首四百级，获马千四百匹。那离等复西招羌胡，杀伤吏民。

四年，马贤将湟中义从兵及羌胡万余骑掩击那离等，斩之，获首虏千二百级，得马骡羊十万余头。征贤为弘农太守，以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并当之职。大将军梁商谓机等曰：“戎狄荒服，蛮夷要服，言其荒忽无常。而统领之道，亦无常法，临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素性疾恶，欲分明白黑。

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况戎狄乎！其务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过。”机等天性虐刻，遂不能从。到州之日，多所扰发。五年夏，且冻、傅难种羌等遂反叛，攻金城，与西塞及湟中杂种羌胡大寇三辅，杀害长吏。机、秉并坐征。于是发京师近郡及诸州兵讨之，拜马贤为征西将军，以骑都尉耿叔副，将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诸州郡兵十万人屯汉阳。又于扶风、汉阳、陇道作坞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且冻分遣种人寇武都，烧陇关，掠苑马。六年春，马贤将五六千骑击之，到射姑山，贤军败，贤及二子皆战歿。顺帝愍之，赐布三千匹，谷千斛，封贤孙光为舞阳亭侯，租入岁百万。遣侍御史督录征西营兵，存恤死伤。

于是东西羌遂大合。巩唐种三千余骑寇陇西，又烧园陵，掠关中，杀伤长吏，合阳令任颀追击，战死。遣中郎将庞浚募勇士千五百人顿美阳，为凉州援。武威太守赵冲追击巩唐羌，斩首四百级，得马牛羊驴万八千余头，羌二千余人降。诏冲督河西四郡兵为节度。罕种羌千余寇北地，北地太守贾福与赵冲击

之，不利。秋，诸种八九千骑寇武威，凉部震恐。于是徙安定居扶风，北地居冯翊，遣行车骑将军执金吾张乔将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内、南阳、汝南兵万五千屯三辅。汉安元年，以赵冲为护羌校尉。冲招怀叛羌，罕种乃率邑落五千余户诣冲降。于是罢张乔军屯。唯烧何种三千余落据参□北界。三年夏，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掩击之，斩首千五百级，得牛羊驴十八万头。冬，冲击诸种，斩首四千余级。诏冲一子为郎。冲复追击于阿阳，斩首八百级。于是诸种前后三万余户诣凉州刺史降。建康元年春，护羌从事马玄遂为诸羌所诱，将羌觶亡出塞，领护羌校尉鞠瑶追击玄等，斩首八百余级，得牛马羊二十余万头。赵冲复追叛羌到建威□阴河。

军度[未]竟，所将降胡六百余人叛走，冲将数百人追之，遇羌伏兵，与战歿。冲虽身死，而前后多所斩获，羌由是衰耗。永嘉元年，封冲子愷义阳亭侯。以汉阳太守张贡代为校尉。左冯翊梁并稍以恩信招诱之，于是离湍、狐奴等五万余户诣并降，陇右复平。并，大将军冀之宗人。封为鄠侯，邑二千户。

自永和羌叛，至乎是岁，十余年闲，费用八十余亿。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

桓帝建和二年，白马羌寇广汉属国，杀长吏。是时西羌及湟中胡复畔为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斩首招降二十万人。

永寿元年，校尉张贡卒，以前南阳太守第五访代为校尉，甚有威惠，西垂无事。

延熹二年，访卒，以中郎将段颍代为校尉。时烧当八种寇陇右，颍击大破之。四年，零吾复与先零及上郡沉氏、牢姐诸种并力寇并、凉及三辅。会段颍坐事征，以济南相胡闾代为校尉。闾无威略，羌遂陆梁，覆没营坞，寇患转盛，中郎将皇甫规击破之。五年，沉氏诸种复寇张掖、酒泉，皇甫规招之，皆降。事已具规传。鸟吾种复寇汉阳，陇西、金城诸郡兵共击破之，各还降附。至冬，滇那等五六千人复攻武威、张掖、酒泉，烧民庐舍。六年，陇西太守孙羌击破之，斩首溺死三千余人。胡闾疾，复以段颍为校尉。

永康元年，东羌岸尾等胁同种连寇三辅，中郎将张奂追破斩之，事已具奂传。当煎羌寇武威，破羌将军段颍复破灭之，余悉降散。事已具颍传。灵帝建宁三年，烧当羌奉使贡献。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种因黄巾大乱，乃与*(汉)**[湟]*中羌、义从胡北宫伯玉等反，寇陇右。事已具董卓传。兴平元年，冯翊降羌反，寇诸县，郭汜、樊稠击破之，斩首数千级。

自爰□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北，前史不载口数。唯参狼在武都，胜兵数千人。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

，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唯钟最强，胜兵十余万。

其余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更相钞盗，盛衰无常，无虑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人。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牦牛、白马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建武十三年，广汉塞外白马羌豪楼登等率种人五千余户内属，光武封楼登为归义君长。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种羌豪造头等率种人五十余万口内属，拜造头为邑君长，赐印绶。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龙桥等六种万七千二百八十口内属。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种三万六千九百口复举土内属。冬，广汉塞外参狼种羌二千四百口复来内属。桓帝建和二年，白马羌千余人寇广汉属国，杀长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踰罽领。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施两端。其从汉兵战，随其强弱。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其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余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中平元年，与北宫伯玉等反，杀护羌校尉泠征、金城太守陈懿，遂寇乱陇右焉。

论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汉世方之匈奴，颇为衰寡，而中兴以后，边难渐大。朝规失绥御之和，戎帅蹇然诺之信。其内属者，或控口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塞候时清，则愤怒而思祸；桴革暂动，则属鞬以鸟惊。

故永初之闲，鬲种蜂起。遂解仇嫌。结盟诅，招引山豪，转相啸聚，揭木为兵，负柴为械。*(谷)**[穀]*马扬埃，陆梁于三辅；建号称制，恣睢于北地。东犯赵、魏之郊，南入汉、蜀之鄙，塞湟中，断陇道，烧陵园，剽城市，伤败踵系，羽书日闻。并、凉之士，特冲残毙，壮悍则委身于兵场，女妇则徽纆而为虏，发頄露齿，死生涂炭。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国若斯其炽也。和熹以女君亲政，威不外接。朝议惮兵力之损，情存苟安。或以边州难援，宜见捐口；或惧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谋夫回遑，猛士疑虑，遂徙西河四郡之人，杂寓关右之县。发屋伐树，塞其恋土之心；燔破货积，以防顾还之思。于是诸将邓鹭、任尚、马贤、皇甫规、张奂之徒，争设雄规，更奉征讨之命，征兵会觶，以图其隙。驰骋东西，奔救首尾，摇动数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资。至于假人增赋，借奉侯王，引金钱缣彩之珍，征粮粟盐铁之积。所以赂遗购赏，转输劳来之费，前后数十巨万。或梟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载路，牛羊满山。军书未奏其利害，而离叛之状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劳。暴露师徒，连年而无所胜。官人屈竭，烈士愤丧，段颍受事，专掌军任，资山西之猛性，练戎俗

之态情，穷武思尽欽锐以事之。被羽前登，身当百死之陈，蒙没冰雪，经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种，卒定东寇。若乃陷击之所歼伤，追走之所崩籍，头颅断落于万丈之山，支革判解于重崖之上，不可校计。其能穿窬草石，自脱于锋镞者，百不一二。而张奂盛称“戎狄一气所生，不宜诛尽，流血污野，伤和致妖”。

是何言之迂乎！羌虽外患，实深内疾，若攻之不根，是养疾蘖于心腹也。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呜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别畿荒，知夷貊殊性，难以道御，故斥远诸华，薄其贡职，唯与辞要而已。若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则？先零侵境，赵充国迁之内地；*(当)*煎*[当]*作寇，马文渊徙之三辅。贪其暂安之执，信其驯服之情，计日用之权宜，忘经世之远略，岂夫识微者之为乎？故微子垂泣于象箸，辛有浩叹于伊川也。

‘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后秦迁陆浑戎于伊川。言中国之地不宜徙戎狄居之，后将为患也。

赞曰：金行气刚，播生西羌。氏豪分种，遂用殷强。虔刘陇北。假僭泾阳。朝劳内谋，兵急外攘。

后汉书卷八十八 西域传 第七十八

武帝时，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汉为置使者、校尉领护之。宣帝改曰都护。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于车师前王庭。哀平闲，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王莽篡位，贬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与中国遂绝，并复役属匈奴。匈奴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会匈奴衰弱，莎车王贤诛灭诸国，贤死之后，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绝、戎庐、且末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为于寘所统，悉有其地。郁立、单桓、孤胡、乌贪訾离为车师所灭。后其国并复立。

永平中，北虏乃胁诸国共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十六年，明帝乃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寘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明年，始置都护、戊己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龟兹攻没都护陈睦，悉覆其觶，匈奴、车师围戊己校尉。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车师于交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乃迎还戊己校尉，不复遣都护。二年，复罢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时军司马班超留于寘，绥集诸国。和帝永元元年，大将军窦宪大破匈奴。二年，宪因遣副校尉阎盘将二千余骑掩击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为都护，居龟兹。复置戊己校尉，领兵五百人，居车师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车师后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复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

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车师有前王、后王国也。

及孝和晏驾，西域背畔。安帝永初元年，频攻围都护任尚、段禧等，朝廷以其险远，难相应赴，诏罢都护。自此遂口西域。北匈奴即复收属诸国，共为边寇十余岁。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以招抚之，于是车师前王及鄯善王来降。数月，北匈奴复率车师后部王共攻没班等，遂击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于曹宗，宗因此请出兵击匈奴，报索班之耻，复欲进取西域。邓太后不许，但令置护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复部营兵三百人，羁縻而已。其后北虏连与车师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议者因欲闭玉门、阳关，以绝其患。

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瑄上书陈三策，以为“北虏呼衍王常展转蒲类、秦海之闲，专制西域，共为寇钞。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先击呼衍王，绝其根本，因发鄯善兵五千人胁车师后部，此上计也。若不能出兵，可置军司马，将士五百人，四郡供其僮牛、谷食，出据柳中，此中计也。

如又不能，则宜口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计也”。朝廷下其议。尚书陈忠上疏曰：“臣闻八蛮之寇，莫甚北虏。汉兴，高祖窘平城之围，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愤怒，深惟久长之计，命遣虎臣，浮河绝漠，穷破虏庭。

当斯之役，黔首隕于狼望之北，财帛縻于卢山之壑，府库单竭，杼柚空虚，筭至舟车，费及六畜。夫岂不怀，虑久故也。遂开河西四郡，以隔绝南羌，收三十六国，断匈奴右臂。是以单于孤特，鼠窜远藏。至于宣、元之世，遂备蕃臣，关徼不闭，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难以化狎。西域内附日久，区区东望扣关者数矣，此其不乐匈奴慕汉之效也。今北虏已破车师，执必南攻鄯善，口而不救，则诸国从矣。若然，则虏财贿益增，胆执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訾之费发矣。议者但念西域绝远，恤之烦费，不见先世苦心勤劳之意也。方今边境守御之具不精，内郡武辔之备不修，敦煌孤危，远来告急，复不辅助，内无以慰劳吏民，外无以威示百蛮。蹙国减土，经有明诫。臣以为敦煌宜置校尉，案旧增四郡屯兵，以西抚诸国。庶足折冲万里，震怖匈奴。”帝纳之，乃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口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车师。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顺帝永建二年，勇复击降焉耆。于是龟兹、疏勒、于寘、莎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而乌孙、鯁领已西遂绝。六年，帝以伊吾旧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资之，以为钞暴，复令开设屯田如永元时事，置伊吾司马一人。自阳嘉以后，朝威稍损，诸国骄放，转相陵伐。元嘉二年，长史王敬为于

寘所没。永兴元年，车师后王复反攻屯营。虽有降首，曾莫惩革，自此浸以疏慢矣。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

太宗，文帝也。贾谊上疏曰：“匈奴嫚侮侵掠，而汉岁致金絮缯彩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人主之操。天子供贡，是臣下之礼。”故云耻也。西域内属诸国，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极玉门、阳关，西至鞬领。其东北与匈奴、乌孙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其河有两源，一出鞬领东流，一出于寘南山下北流，与鞬领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去玉门三百余里。

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

自鄯善踰鞬领出西诸国，有两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

南道西踰鞬领，则出大月氏、安息之国也。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踰鞬领，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

出玉门，经鄯善、且末、精绝三千余里至拘弥。

拘弥国居宁弥城，去长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去洛阳万二千八百里。领户二千一百七十三，口七千二百五十一，胜兵千七百六十人。

顺帝永建四年，于寘王放前杀拘弥王兴，自立其子为拘弥王，而遣使者贡献于汉。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讨之，帝赦于寘罪，令归拘弥国，放前不肯。阳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盘发二万人击于寘，破之，斩首数百级，放兵大掠，更立兴宗人成国为拘弥王而还。至灵帝熹平四年，于寘王安国攻拘弥，大破之，杀其王，死者甚觭，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各发兵辅立拘弥侍子定兴为王。时人觭裁有千口。其国西接于寘三百九十里。

于寘国居西城，去长史所居五千三百里，去洛阳万一千七百里。领户三万二千，口八万三千，胜兵三万余人。

建武末，莎车王贤强盛，攻并于寘，徙其王俞林为骊归王。明帝永平中，于寘将休莫霸反莎车，自立为于寘王。休莫霸死，兄子广德立，后遂灭莎车，其国转盛。从精绝西北至疏勒十三国皆服从。而鄯善王亦始强盛。自是南道自鞬领以东，唯此二国为大。

顺帝永建六年，于寘王放前遣侍子诣阙贡献。元嘉元年，长史赵评在于寘病痲死，评子迎丧，道经拘弥。拘弥王成国与于寘王建素有隙，乃语评子云：“于寘王令胡医持毒药着创中，故致死耳。”评子信之，还入塞，以告敦煌太守马

达。

明年，以王敬代为长史，达令敬隐核其事。敬先过拘弥，成国复说云：“于寘国人欲以我为王，今可因此罪诛建，于寘必服矣。”敬贪立功名，且受成国之说，前到于寘，设供具请建，而阴图之。或以敬谋告建，建不信，曰：“我无罪，王长史何为欲杀我？”旦日，建从官属数十人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执之，吏士并无杀建意，官属悉得突走。时成国主簿秦牧随敬在会，持刀出曰：

“大事已定，何为复疑？”即前斩建。于寘侯将输夔等遂会兵攻敬，敬持建楼上楼宣告曰：“天子使我诛建耳。”于寘侯将遂焚营舍，烧杀吏士，上楼斩敬，悬首于市。输夔欲自立为王，国人杀之，而立建子安国焉。马达闻之，欲将诸郡兵出塞击于寘，桓帝不听，征达还，而以宋亮代为敦煌太守。亮到，开募于寘，令自斩输夔。时输夔死已经月，乃断死人头送敦煌，而不言其状。亮后知其诈，而竟不能出兵。于寘恃此遂骄。

自于寘经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

西夜国一名漂沙，去洛阳万四千四百里。户二千五百，口万余，胜兵三千人。地生白草，有毒，国人煎以为药，傅箭镞，所中即死。汉书中误云西夜、子合是一国，今各自有王。

子合国居呼鞞谷。去疏勒千里。领户三百五十，口四千，胜兵千人。

德若国领户百余，口六百七十，胜兵三百五十人。东去长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阳万二千一百五十里，与子合相接。其俗皆同。

自皮山西南经乌秣，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地方数千里，时改名排持。

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

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土地暑湿，出师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瓮。

转北而东，复马行六十余日至安息。后役属条支，为置大将，监领诸小城焉。安息国居和楛城，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北与康居接，南与乌弋山离接。地方数千里，小城数百，户口胜兵最为殷盛。其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去洛阳二万里。

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献师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无角。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弼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

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

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从斯宾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

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

大秦国一名僊鞞，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堊墍之。有松柏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辘辘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后簪。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

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口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布。又有细布，或言水羊毳，野蚕茧所作也。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

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质直，市无二价。谷食常贱，国用富饶。邻国使到其界首者，乘驿诣王都，至则给以金钱。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橐珿，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

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汉书云“从条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所入”，则与今书异矣。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也。又云“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寇警。而道多猛虎、师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赍兵器，辄为所食”。又言“有飞桥数百里可度海北”。诸国所生奇异玉石诸物，譎怪多不经，故不记云。

大月氏国居蓝氏城，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东去长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户十万，口四十万，胜兵十余万人。

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顿、都密，凡五部斩侯。后百余岁，贵霜斩侯丘就却攻灭四斩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丘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

，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

高附国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国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贾贩，内富于财。所属无常，天竺、罽宾、安息三国强则得之，弱则失之，而未尝属月氏。汉书以为五斩侯数，非其实也。后属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盘起国，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

别国数十，国置王。虽各小异，而俱以身毒为名，其时皆属月氏。月氏杀其王而置将，令统其人。土出象、犀、橐珣、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好毳口、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

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

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髡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

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

东离国居沙奇城，在天竺东南三千余里，大国也。其土气、物类与天竺同。列城数十，皆称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长八尺，而怯弱。乘象、骆唵，往来邻国。有寇，乘象以战。

栗弋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蒲萄觶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

严国在奄蔡北，属康居，出鼠皮以输之。

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居地城，属康居。土气温和，多楨松、白草。民俗衣服与康居同。

莎车国西经蒲犍、无雷至大月氏，东去洛阳万九百五十里。

匈奴单于因王莽之乱，略有西域，唯莎车王延最强，不肯附属。元帝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口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天凤五年，延死，谥忠武王，子康代立。

光武初，康率傍国拒匈奴，拥鞬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将军窦融乃承制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国皆属焉。九年，康死，谥宣成王。弟贤代立，攻破拘弥、西夜国，皆杀其王，而立其兄康两子为拘弥、西夜王。十四年，贤与鄯善王安并遣使诣阙贡献，于是西域始通。罽宾以东诸国皆属贤。十七年，贤复遣使奉献，请都护。天子以问大司空窦融，以为贤父子兄弟相约事汉，款诚又至

，宜加号位以镇安之。帝乃因其使，赐贤西域都护印绶，及车旗黄金锦绣。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权，又令诸国失望。”诏书收还都护印绶，更赐贤以汉大将军印绶。其使不肯易，遵迫夺之，贤由是始恨。而犹诈称大都护，移书诸国，诸国悉服属焉，号贤为单于。贤浸以骄横，重求赋税，数攻龟兹诸国，诸国愁惧。

二十一年冬，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得都护。天子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皆还其侍子，厚赏赐之。

是时贤自负兵强，欲并兼西域，攻击益甚。诸国闻都护不出，而侍子皆还，大忧恐，乃与敦煌太守檄，愿留侍子以示莎车，言侍子见留，都护寻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状闻，天子许之。二十二年，贤知都护不至，遂遗鄯善王安书，令绝通汉道。安不纳而杀其使。贤大怒，发兵攻鄯善。安迎战，兵败，亡入山中。贤杀略千余人而去。其冬，贤复攻杀龟兹王，遂兼其国。鄯善、焉耆诸国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归。鄯善王上书，愿复遣子入侍，更请都护。都护不出，诚迫于匈奴。天子报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于是鄯善、车师复附匈奴，而贤益横。

妫塞王自以国远，遂杀贤使者，贤击灭之，立其国贵人驷鞬为妫塞王。贤又自立其子则罗为龟兹王。贤以则罗年少，乃分龟兹为乌垒国，徙驷鞬为乌垒王，又更以贵人为妫塞王。数岁，龟兹国人共杀则罗、驷鞬，而遣使匈奴，更请立王。匈奴立龟兹贵人身毒为龟兹王，龟兹由是属匈奴。

贤以大宛贡税灭少，自将诸国兵数万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贤因将还国，徙拘弥王桥塞提为大宛王。而康居数攻之，桥塞提在国岁余，亡归，贤复以为拘弥王，而遣延留还大宛，使贡献如常。贤又徙于寘王俞林为骊归王，立其弟位侍为于寘王。岁余，贤疑诸国欲畔，召位侍及拘弥、姑墨、子合王，尽杀之，不复置王，但遣将镇守其国。位侍子戎亡降汉，封为守节侯。

莎车将君得在于寘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其大人都末出城，见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无射我，我乃为汝杀君得。”都末因此即与兄弟共杀君得。

而大人休莫霸复与汉人韩融等杀都末兄弟，自立为于寘王，复与拘弥国人攻杀莎车将在皮山者，引兵归。于是贤遣其太子、国相，将诸国兵二万人击休莫霸，霸迎与战，莎车兵败走，杀万余人。贤复发诸国数万人，自将击休莫霸，霸复破之，斩杀过半，贤脱身走归国。休莫霸进围莎车，中流矢死，兵乃退。

于寘国相苏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广德为王。匈奴与龟兹诸国共攻莎车，不能下。广德承莎车之敝，使弟辅国侯仁将兵攻贤。贤连被兵革，乃遣使与广德和

。先是广德父拘在莎车数岁，于是贤归其父，而以女妻之，结为昆弟，广德引兵去。明年，莎车相且运等

患贤骄暴，密谋反城降于寘。于寘王广德乃将诸国兵三万人攻莎车。贤城守，使使谓广德曰：“我还汝父，与汝妇，汝来击我何为？”广德曰：“王，我妇父也，久不相见，愿各从两人会城外结盟。”贤以问且运，且运曰：“广德女，至亲，宜出见之。”贤乃轻出，广德遂执贤。而且运等因内于寘兵，虏贤妻子而并其国。锁贤将归，岁余杀之。

匈奴闻广德灭莎车，遣五将发焉耆、尉黎、龟兹十五国兵三万余人围于寘，广德乞降，以其太子为质，约岁给罽絮。冬，匈奴复遣兵将贤质子不居征立为莎车王，广德又攻杀之，更立其弟齐黎为莎车王，章帝元和三年*[也]*。时长史班超发诸国兵击莎车，大破之，由是遂降汉。事已具班超传。

莎车东北至疏勒。

疏勒国去长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阳万三千里。领户二万一千，胜兵三万余人。明帝永平十六年，龟兹王建攻杀疏勒王成，自以龟兹左侯兜题为疏勒王。冬，汉遣军司马班超劫缚兜题，而立成之兄子忠为疏勒王。忠后反畔，超击斩之。

事已具超传。

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国以舅臣盘有罪，徙于月氏，月氏王亲爱之。后安国死，无子，母持国政，与国人共立臣盘同产弟子遗腹为疏勒王。臣盘闻之，请月氏王曰：“安国无子，种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遗腹叔父也，我为王。”月氏乃遣兵送还疏勒。国人素敬爱臣盘，又畏惮月氏，即共夺遗腹印绶，迎臣盘立为王，更以遗腹为盘炤城侯。后莎车*[连]*畔于寘，属疏勒，疏勒以强，故得与龟兹、于寘为敌国焉。

顺帝永建二年，臣盘遣使奉献，帝拜臣盘为汉大都尉，兄子臣勋为守国司马。五年，臣盘遣侍子与大宛、莎车使俱诣阙贡献。阳嘉二年，臣盘复献师子、封牛。至灵帝建宁元年，疏勒王汉大都尉于猎中为其季父和得所射杀，和得自立为王。*(五)**年，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己)*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将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合三万余人，讨疏勒，攻楨中城，四十余日不能下，引去。其后疏勒王连相杀害，朝廷亦不能禁。东北经尉头、温宿、姑墨、龟兹至焉耆。

焉耆国王居南河城，北去长史所居八百里，东去洛阳八千二百里。户万五千，口五万二千，胜兵二万余人。其国四面有大山，与龟兹相连，道险口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内，周匝其城三十余里。

永平末，焉耆与龟兹共攻没都护陈睦、副校尉郭恂，杀吏士二千余人。至永元六年，都护班超发诸国兵讨焉耆、危须、尉黎、山国，遂斩焉耆、尉黎二王首，传送京师，县蛮夷邸。超乃立焉耆左*(侯)**[候]*元孟为王，尉黎、危须、山国皆更立其王。至安帝时，西域背畔。延光中，超子勇为西域长史，复讨定诸国。元孟与尉黎、危须不降。永建二年，勇与敦煌太守张朗击破之，元孟乃遣子诣阙贡献。

蒲类国居天山西疏榆谷，东南去长史所居千二百九十里，去洛阳万四百九十里

。户八百余，口二千余，胜兵七百余人。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有牛、马、骆、羊畜。能作弓矢。国出好马。

蒲类本大国也，前西域属匈奴，而其王得罪单于，单于怒，徙蒲类人六千余口，内之匈奴右部阿恶地，因号曰阿恶国。南去车师后部马行九十余日。人口贫羸，逃亡山谷闲，故留为国云。

移支国居蒲类地。户千余，口三千余，胜兵千余人。其人勇猛敢战，以寇钞为事。皆被发，随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与蒲类同。

东且弥国东去长史所居八百里，去洛阳九千二百五十里。户三千余，口五千余，胜兵二千余人。庐帐居，逐水草，颇田作。其所出有亦与蒲类同。所居无常

。车师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故号交河。去长史所居柳中八十里，东去洛阳九千一百二十里。领户千五百余，口四千余，胜兵二千人。

后王居务涂谷，去长史所居五百里，去洛阳九千六百二十里。领户四千余，口万五千余，胜兵三千余人。

前后部及东且弥、卑陆、蒲类、移支，是为车师六国，北与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后部西通乌孙。

建武二十一年，与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还之，乃附属匈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汉取伊吾卢，通西域，车师始复内属。匈奴遣兵击之，复降北虏。和帝永元二年，大将军窦宪破北匈奴，车师震慑，前后王各遣子奉贡入侍，并赐印绶金帛。八年，戊己校尉索纁欲废后部王涿鞬，立破虏侯细致。涿鞬忿前王尉卑大卖己，因反击尉卑大，获其妻子。明年，汉遣将兵长史王林，发凉州六郡兵及羌*(虏)*胡二万余人，以讨涿鞬，获首虏千余人。涿鞬入北匈奴，汉军追击，斩之，立涿鞬弟农奇为王。至永宁元年，后王军就及母沙麻反畔，杀后部司马及敦煌行事。至安帝延光四年，长史班勇击军就，大破，斩之。

顺帝永建元年，勇率后王农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发精兵击北虏呼衍王，破之

勇于是上立加特奴为后王，八滑为后部亲汉侯。阳嘉三年夏，车师后部司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击北匈奴于闾吾陆谷，坏其庐落，斩数百级，获单于母、季母及妇女数百人，牛羊十余万头，车千余两，兵器什物甚觶。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后部，帝以车师六国接近北虏，为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发诸国兵，及玉门关候、伊吾司马，合六千三百骑救之，掩击北虏于勒山，汉军不利。秋，呼衍王复将二千人攻后部，破之。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将三千余骑寇伊吾，伊吾司马毛愷遣吏兵五百人于蒲类海东与呼衍王战，悉为所没，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夏，遣敦煌太守司马达将敦煌、酒泉、张掖属国吏士四千余人救之，出塞至蒲类海，呼衍王闻而引去，汉军无功而还。

永兴元年，车师后部王阿罗多与戊部候严皓不相得，遂忿戾反畔，攻围汉屯田且固城，杀伤吏士。后部候炭遮领余人畔阿罗多诣汉吏降。阿罗多迫急，将其母妻子从百余骑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后部故王军就质子卑君为后部王。后阿罗多复从匈奴中还，与卑君争国，颇收其国人。戊校尉阎详虑其招引北虏，将乱西域，乃开信告示，许复为王，阿罗多乃诣详降。于是收夺所赐卑君印绶，更立阿罗多为王，仍将卑君还敦煌，以后部人三百帐别属役之，食其税。帐者，犹中国之户数也。

论曰：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赜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其后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若其境俗性智之优薄，产载物类之区品，川河领障之基源，气节凉暑之通隔，梯山栈谷绳行沙度之道，身热首痛风灾鬼难之域，莫不备写情形，审求根实。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着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述。余闻之后说也，其国则殷乎中土，玉烛和气，灵圣之所*[降]*集，贤懿之所挺生，神谶诡怪，则理绝人区，感验明显，则事出天外。而骞、超无闻者，岂其道闭往运，数开叔叶乎？不然，何诬异之甚也！汉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将微义未译，而但神明之邪？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且好仁恶杀，蠲敝崇善，所以贤达君子多爱其法焉。

然好大不经，奇譎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角之论，尚未足以懈其万一。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

盖导俗无方，适物异会，取诸同归，措夫疑说，则大道通矣。

又维摩诘三万二千师子坐，高八万四千由旬，高广严净，来入维摩方丈室，包容无所妨碍。又四大海水入毛孔，须弥山入芥子等也。

赞曰：曠矣西胡，天之外区。土物琛丽，人性淫虚。不率华礼，莫有典书。若微神道，何恤何拘。

后汉书卷八十九 南匈奴列传 第七十九

*前书直言匈奴传，不言南北，今称南者，明其为北生义也。以南单于向化尤深，故举其顺者以冠之。东观记称匈奴南单于列传，范曄因去其“单于”二字。

*南匈奴口落尸逐鞬单于比者，呼韩邪单于之孙，乌珠留若鞬单于之子也。自呼韩邪后，诸子以次立，至比季父孝单于舆时，以比为右薁鞬日逐王，部领南边及乌桓。

，匈奴头曼十八代孙。”臣贤案：头曼即冒顿单于父，自头曼单于至比，父子相承十代，以单于相传乃十八代也。

建武初，彭宠反畔于渔阳，单于与共连兵，因复权立卢芳，使入居五原。

光武初，方平诸夏，未遑外事。至六年，始令归德侯刘飒使匈奴，匈奴亦遣使来献，汉复令中郎将韩统报命，赂遗金币，以通旧好。而单于骄踞，自比冒顿，对使者辞语悖慢，帝待之如初。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数与卢芳共侵北边。

九年，遣大司马吴汉等击之，经岁无功，而匈奴转盛，钞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东，州郡不能禁。于是渐徙幽、并边人于常山关、居庸关已东，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缘边兵郡数千人，大筑亭候，修烽火。匈奴闻汉购求卢芳，贪得财帛，乃遣芳还降，望得其赏。而芳以自归为功，不称匈奴所遣，单于复耻言其计，故赏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党、扶风、天水。二十一年冬，复寇上谷、中山，杀略钞掠甚觴，北边无复宁岁。

初，单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以次当*[为]*左贤王。左贤王即是单于储副。单于欲传其子，遂杀知牙师。知牙师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口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口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比见知牙师被诛，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当立；以子言之，我前单于长子，我当立。”遂内怀猜惧，庭会稀阔。单于疑之，乃遣两骨都侯监领比所部兵。二十二年，单于舆死，子左贤王乌达鞬侯立为单于。复死，弟左贤王蒲奴立为单于。比不得立，既怀愤恨。而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单于畏汉乘其敝，乃遣使诣渔阳求和亲。

于是遣中郎将李茂报命。而比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二十三年，诣西河太守求内附。两骨都侯颇觉其意，会五月龙祠，因白单于，言夔鞬日逐夙来欲为不善，若不诛，且乱国。时比弟渐将王在单于帐下，闻之，驰以报比。比惧，遂敛所主南边八部觶四五万人，待两骨都侯还，欲杀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谋，皆轻骑亡去，以告单于。单于遣万骑击之，见比觶盛，不敢进而还。

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故欲袭其号。于是款五原塞，愿永为蕃蔽，扞御北虏。帝用五官中郎将耿国议，乃许之。其冬，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

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贤王莫将兵万余人击北单于弟夔鞬左贤王，生获之；又破北单于帐下，并得其觶合万余人，马七千匹、牛羊万头。北单于震怖，却地千里。初，帝造战车，可驾数牛，上作楼橹，置于塞上，以拒匈奴。时人见者或相谓曰：“讖言汉九世当却北狄地千里，岂谓此邪？”及是，果拓地焉。北部夔鞬骨都侯与右骨都侯率觶三万余人来归南单于，南单于复遣使诣阙，奉藩称臣，献国珍宝，求使者监护，遣侍子，修旧约。

二十六年，遣中郎将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单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单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单于当伏拜受诏。”单于顾望有顷，乃伏称臣。拜讫，令译晓使者曰：“单于新立，诚斃于左右，愿使者觶中无相屈折也。”

骨都侯等见，皆泣下。郴等反命，诏乃听南单于入居云中。遣使上书，献骆喰二头，文马十匹。夏，南单于所获北虏夔鞬左贤王将其觶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万余人畔归，去北庭三百余里，共立夔鞬左贤王为单于。月余日，更相攻击，五骨都侯皆死，左贤王遂自杀，诸骨都侯子各拥兵自守。秋，南单于遣子入侍，奉奏诣阙。诏赐单于冠带、衣裳、黄金玺、盭綈绶，安车羽盖，华藻驾驷，宝弓弓箭，黑节三，驸马二，黄金、锦绣、缯布万匹，絮万斤，乐器鼓车，棨戟甲兵，饮食什器。又转河东米糒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贍给之。令中郎将置安集掾*(吏)**[史]*将口刑五十人，持兵弩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单于岁尽辄遣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将从事一人将领诣阙。汉遣谒者送前侍子还单于庭，交会道路。元正朝贺，拜祠陵庙毕，汉乃遣单于使，令谒者将送，赐彩缯千匹，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酱及橙、橘、龙眼、荔枝；赐单于母及诸阏氏、单于子及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缯彩合万四。

岁以为常。

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单于既内附，兼祠汉帝，因会诸部，议国事，走马及骆喰为乐。其大臣贵者左贤王，次左谷蠡

王，次右贤王，次右谷蠡王，谓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渐将王，是为六角：皆单于子弟，次第当为单于者也。异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余日逐、且渠、当户诸官号，各以权力优劣、部觶多少为高下次第焉。单于姓虚连题。异姓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呼衍氏为左，兰氏、须卜氏为右，主断狱听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焉。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复将其觶三千人归南部，北单于使骑追击。悉获其觶。南单于遣兵拒之，逆战不利。于是复诏单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将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拥护之，为设官府、从事、掾史。令西河长史岁将骑二千，口刑五百人，助中郎将护单于，冬屯夏罢。自后以为常，及悉复缘边八郡。

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扞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鴈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觶为郡县侦罗耳目。北单于惶恐，颇还所略汉人，以示善意。钞兵每到南部下，还过亭候，辄谢曰：“自击亡虏莫鞬日逐耳，非敢犯汉人也。”

二十七年，北单于遂遣使诣武威求和亲，天子召公卿廷议，不决。皇太子言曰：

“南单于新附，北虏惧于见伐，故倾耳而听，争欲归义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虏，臣恐南单于将有二心，北虏降者且不复来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二十八年，北匈奴复遣使诣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帝下三府议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

臣闻孝宣皇帝口边守尉曰：“匈奴大国，多变诈。交接得其情，则溲敌折冲；应对入其数，则反为轻欺。”今北匈奴见南单于来附，惧谋其国，故数乞和亲，又远驱牛马与汉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贡献，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诞也。臣见其献益重，知其国益虚，归亲愈数，为惧愈多。然今既未获助南，则亦不宜绝北，羈縻之义，礼无不答。谓可颇加赏赐，略与所献相当，明加晓告以前世呼韩邪、郅支行事。

报答之辞，令必有适。今立诏草并上，曰：“单于不忘汉恩，追念先祖旧约，欲修和亲，以辅身安国，计议甚高，为单于嘉之。往者，匈奴数有乘乱，呼韩邪、郅支自相讎隙，并蒙孝宣皇帝垂恩救护，故各遣侍子称藩保塞。其后郅支忿戾，自绝皇泽，而呼韩附亲，忠孝弥着。及汉灭郅支，遂保国传嗣，子孙相继。今南单于携觶南向，款塞归命。自以呼韩嫡长，次第当立，而侵夺失职，猜疑相背，数请兵将，归埽北庭，策谋纷纭，无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独听

，又以北单于比年贡献，欲修和亲，故拒而未许，将以成单于忠孝之义。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殊俗百蛮，义无亲籓，服顺者矚赏，畔逆者诛罚，善恶之嗟，呼韩、郅支是也。今单于欲修和亲，款诚已达，何嫌而欲率西域诸国俱来献见？西域国属匈奴，与属汉何异？单于数连兵乱，国内虚耗，贡物裁以通礼，何必献马裘？今赍杂缯五百匹，弓鞬鞞丸一，矢四发，遣遗单于。又赐献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杂缯各四百匹，斩马口各一。单于前言先帝时所赐呼韩邪笏、瑟、空侯皆败，愿复裁*[赐]*。念单于国尚未安，方厉武节，以战攻为务，笏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口，故未以赍。朕不爱小物于单于，便宜所欲，遣驿以闻。”

帝悉纳从之。二十九年，赐南单于羊数万头。三十一年，北匈奴复遣使如前，乃玺书报荅，赐以彩缯，不遣使者。

单于比立九年薨，中郎将段郴将兵赴吊，祭以酒米，分兵鞬护之。比弟左贤王莫立，帝遣使者赍玺书镇慰，拜授玺绶，遗冠帻，绛单衣三袭，童子佩刀、缙带各一，又赐缯彩四千匹，令赏赐诸王、骨都侯已下。其后单于薨，吊祭慰赐，以此为常。

丘浮尤鞬单于莫，中元元年立，一年薨，弟汗立。

伊伐于虑鞬单于汗，中元二年立。永平二年，北匈奴护于丘率觭千余人来降。南部单于汗立二年薨，单于比之子适立。

口僮尸逐侯鞬单于适，永平二年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骑入于五原塞，遂寇云中至原阳，南单于击潞之，西河长史马襄赴救，虏乃引去。

单于适立四年薨，单于莫子苏立，是为丘除车林鞬单于。数月复薨，单于适之弟长立。

胡邪尸逐侯鞬单于长，永平六年立。时北匈奴犹盛，数寇边，朝廷以为忧。会北单于欲合市，遣使求和亲，显宗冀其交通，不复为寇。乃许之。

八年，遣越骑司马郑觭北使报命，而南部须卜骨都侯等知汉与北虏交使，怀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郑觭出塞，疑有异，伺候果得须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将，以防二虏交通。由是始置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副校尉来苗、左校尉阎章、右校尉张国将黎阳虎牙营士屯五原曼柏。

又遣骑都尉秦彭将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虏果遣二千骑候望朔方，作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汉有备，乃引去。复数寇钞边郡，焚烧城邑，杀略甚觭，河西城门昼闭。帝患之。

十六年，乃大发缘边兵，遣诸将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单于遣左贤王信随太仆祭彤及吴棠出朔方高阙，攻皋林温禺犊王于涿邪山。虏闻汉兵来，悉度漠去。

彤、棠坐不至涿邪山免，以骑都尉来苗行度辽将军。其年，北匈奴入云中，遂至渔阳，太守廉范击却之。诏遣使者高弘发三郡兵追之，无所得。

建初元年，来苗迁济阴太守，以征西*(大)*将军耿秉行度辽将军。时皋林温禺犊王复将觭还居涿邪山，南单于闻知，遣轻骑与缘边郡及乌桓兵出塞击之，斩首数百级，降者三四千人。其年，南部苦蝗，大饥，肃宗禀给其贫人三万余口。七年，耿秉迁执金吾，以张掖太守邓鸿行度辽将军。八年，北匈奴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万八千人、马二万匹、牛羊十余万，款五原塞降。

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云上言北单于复愿与吏人合市，诏书听云遣驿使迎呼慰纳之。北单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县为设官邸，赏赐待遇之。南单于闻，乃遣轻骑出上郡，遮略生口，钞掠牛马，驱还入塞。

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亡来入塞，凡七十三辈。时北虏衰耗，党觭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

单于长立二十三年薨，单于汗之子宣立。

伊屠于闐鞬单于宣，元和二年立。其岁，单于遣兵千余人猎至涿邪山，卒与北虏温禺犊王遇，因战，获其首级而还。冬，孟云上言：“北虏以前既和亲，而南部复往钞掠，北单于谓汉欺之，谋欲犯塞，谓宜还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肃宗从太仆袁安议，许之。乃下诏曰：“昔玃狁、獯粥之敌中国，其所由来尚矣。往者虽有和亲之名，终无丝发之嗟。

硃埆之人，屡婴涂炭，父战于前，子死于后。弱女乘于亭障，孤儿号于道路。老母寡妻设虚祭，饮泣泪，想望归魂于沙漠之表，岂不哀哉！传曰：‘江海所以能长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况今与匈奴君臣分定，辞顺约明，贡献累至，岂宜违信自受其曲。其口度辽及领中郎将宠奋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还北虏。其南部斩首获生，计功受赏如常科。”于是南单于复令夔鞬日逐王师子将轻骑数千出塞掩击北虏，复斩获千人。北虏觭以南部为汉所厚，又闻取降者岁数千人。

章和元年，鲜卑入左地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取其匈奴皮而还。北庭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口二十万，胜兵八千人，诣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降。

单于宣立三年薨，单于长之弟屯屠何立。

休兰尸逐侯鞬单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立。时北虏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而至。南单于将并北庭，会肃宗崩，窦太后临朝。其年七月，单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胜数。孝章皇帝圣思远虑，遂欲见成就，故令乌桓、鲜卑讨北虏

，斩单于首级，破坏其国。今所新降虚渠等诣臣自言：‘去岁三月中发虏庭，北单于创刈南兵，又畏丁令、鲜卑，遯逃远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复共立单于异母兄右贤王为单于，其人以兄弟争立，并各离散。’臣与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帅杂议方略，皆曰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须日逐鲜堂轻从虏庭远来诣臣，言北虏诸部多欲内顾，但耻自发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击，必有响应。今年不往，恐复并壹。臣伏念先父归汉以来，被蒙覆载，严塞明候，大兵拥护，积四十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虽垂拱安枕，曷无报嗟之*(义)**[地]*。愿发国中及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师子、左呼衍日逐王须訾将万骑出朔方，左贤王安国、右大且渠王交勒苏将万骑出居延，期十二月同会虏地。臣将余兵万人屯五原、朔方塞，以为拒守。臣素愚浅，又兵觮单少，不足以防内外。愿遣执金吾耿秉、度辽将军邓鸿及西河、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圣帝威神，一举平定。臣国成败，要在今年。已□诸部严兵马，讫九月龙祠，悉集河上。

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

“昔武帝单极天下，欲臣虏匈奴，未遇天时，事遂无成。宣帝之世，会呼韩来降，故边人获安，中外为一，生人休息六十余年。及王莽篡位，变更其号，耗扰不止，单于乃畔。光武受命，复怀纳之，缘边坏郡得以还复。乌桓、鲜卑咸胁归义，威镇*(西)**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宜可听许。”秉因自陈*[受]*恩，分当出命效用。太后从之。永元元年，以秉为征西将军，与车骑将军窦宪率骑八千，与度辽兵及南单于觮三万骑，出朔方击北虏，大破之。北单于奔走，首虏二十余万人。事已具窦宪传。

二年春，邓鸿迁大鸿胪，以定襄太守皇甫棱行度辽将军。南单于复上求灭北庭，于是遣左谷蠡王师子等将左右部八千骑出口鹿塞，中郎将耿谭遣从事将护之。至涿邪山，乃留辎重，分为二部，各引轻兵两道袭之。左部北过西海至河云北，右部从匈奴河水西绕天山，南度甘微河，二军俱会，夜围北单于。*[单于]*大惊，率精兵千余人合战。单于被创，惶马复上，将轻骑数十遁走，仅而免脱。得其玉玺，获阏氏及男女五人，斩首八千级，生虏数千口而还。是时南部连克获纳降，党觮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故*(从)*事中郎将置从事二人，耿谭以新降者多，上增从事十二人。

三年，北单于复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于除鞬自立为单于，将右温禺鞬王、骨都侯已下觮数千人，止蒲类海，遣使款塞。大将军

窦宪上书，立于除鞬为北单于，朝廷从之。四年，遣耿夔即授玺绶，赐玉口四具，羽盖一驷，使中郎将任尚持节鞬护屯伊吾，如南单于故事。方欲辅归北庭，会窦宪被诛。五年，于除鞬自畔还北，帝遣将兵长史王辅以千余骑与任尚共追诱将还斩之，破灭其觶。

单于屯屠何立六年薨，单于宣弟安国立。

单于安国，永元五年立。安国初为左贤王而无称誉。左谷蠡王师子素勇黠多知，前单于宣及屯屠何皆爱其气决，故数遣将兵出塞，掩击北庭，还受赏赐，天子亦加殊异。是以国中尽敬师子，而不附安国。*[安国]*由是疾师子，欲杀之。

其诸新降胡初在塞外，数为师子所驱掠，皆多怨之。安国因是委计降者，与同谋议。安国既立为单于，师子以次转为左贤王，觉单于与新降者有谋，乃别居五原界。单于每龙会议事，师子辄称病不往。皇甫棱知之，亦拥护不遣，单于怀愤益甚。

六年春，皇甫棱免，以执金吾朱徽行度辽将军。时单于与中郎将杜崇不相平，乃上书告崇，崇讽西河太守令断单于章，无由自闻。而崇因与朱徽上言：“南单于安国窟远故胡，亲近新降，欲杀左贤王师子及左台且渠刘利等。又右部降者谋共迫胁安国，起兵背畔，请西河、上郡、安定为之儆备。”和帝下公卿议，皆以为“蛮夷反复，虽难测知，然大兵聚会，必未敢动摇。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单于庭，与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观其动静。如无它变，可令崇等就安国会其左右大臣，责其部觶横暴为边害者，共平罪诛。若不从命，令为权时方略，事毕之后，裁行客赐，亦足以威示百蛮”。帝从之。于是徽、崇遂发兵造其庭。安国夜闻汉军至，大惊，弃帐而去，因举兵及将新降者欲诛师子。

师子先知，乃悉将庐落入曼柏城。安国追到城下，门闭不得入。朱徽遣吏晓譬和之，安国不听。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发诸郡骑追赴之急，觶皆大恐，安国舅骨都侯喜为等虑并被诛，乃格杀安国。

安国立一年，单于适之子师子立。

亭独尸逐侯鞬单于师子，永元六年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袭师子，安集掾王恬将鞬护士与战，破之。于是新降胡遂相惊动，十五部二十余万人皆反畔，胁立前单于屯屠何子藁口日逐王逢侯为单于，遂杀口吏人，燔烧邮亭庐帐，将车重向朔方，欲度漠北。

于是遣行车骑将军邓鸿、越骑校尉冯柱、行度辽将军朱徽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及郡国积射、缘边兵，乌桓校尉任尚将乌桓、鲜卑，合四万人讨之。

时南单于及中郎将杜崇屯牧师城，逢侯将万余骑攻围之，未下。冬，邓鸿等至

美稷，逢侯乃乘冰度隘，向满夷谷。南单于遣子将万骑，及杜崇所领四千骑，与邓鸿等追击逢侯于大城塞，斩首三千余级，得生口及降者万余人。冯柱复分兵追击其别部，斩首四千余级。任尚率鲜卑大都护苏拔廆、乌桓大人勿柯八千骑，要击逢侯于满夷谷，复大破之。前后凡斩万七千余级。逢侯遂率觭出塞，汉兵不能追。七年正月，军还。

冯柱将虎牙营留屯五原，罢遣鲜卑、乌桓、羌胡兵，封苏拔廆为率觭王，又赐金帛。邓鸿还京师，坐逗留失利，下狱死。后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书，以致反畔，皆征下狱死，以鴈门太守庞奋行度辽将军。逢侯于塞外分为二部，自领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数百里。八年冬，左部胡自相疑畔，还入朔方塞，庞奋迎受慰纳之。其胜兵四千人，弱小万余口悉降，以分处北边诸郡。南单于以其右温禺犊王乌居战始与安国同谋，欲考问之。乌居战将数千人遂复反畔，出塞外山谷闲，为吏民害。

秋，庞奋、冯柱与诸郡兵击乌居战，其觭降，于是徙乌居战觭及诸还降者二万余人于安定、北地。冯柱还，迁将作大匠。逢侯部觭饥穷，又为鲜卑所击，无所归，窜逃入塞者骆驿不绝。

单于师子立四年薨，单于长之子□立。

万氏尸逐鞮单于□，永元十年立。十二年，庞奋迁河南尹，以朔方太守王彪行度辽将军。南单于比岁遣兵击逢侯，多所虏获，收还生口前后以千数，逢侯转困迫。十六年，北单于遣使诣阙贡献，愿和亲，修呼韩邪故约。和帝以其旧礼不备，未许之，而厚加赏赐，不荅其使。元兴元年，重遣使诣敦煌贡献，辞以国贫未能备礼，愿请大使，当遣子入侍。时邓太后临朝，亦不荅其使，但加赐而已。

永初三年夏，汉人韩琮随南单于入朝，既还，说南单于云：“关东水潦，人民饥饿死尽，可击也。”单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郎将耿种于美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车骑将军何熙、副中郎*[将]*庞雄击之。四年春，□遣千余骑寇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懂行度辽将军，与辽东太守耿夔击破之。事已具懂、夔传。单于见诸军并进，大恐怖，顾让韩琮曰：“汝言汉人死尽，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许之。

单于脱帽徒跣，对庞雄等拜陈，道死罪。于是赦之，遇待如初，乃还所钞汉民男女及羌所略转卖入匈奴中者合万余人。五年，梁懂免，以云中太守耿夔行度辽将军。

元初元年，夔免，以乌桓校尉邓遵为度辽将军。遵，皇太后之从弟，故始为真将军焉。

四年，逢侯为鲜卑所破，部觭分散，皆归北虏。五年春，逢侯将百余骑亡还

，诣朔方塞降，邓遵奏徙逢侯于颍川郡。

既被鲜卑所破，部觶分散，若留在匈奴，或恐更相招引，故徙于颍川郡也。

建光元年，邓遵免，复以耿夔代为度辽将军。时鲜卑寇边，夔与温禺犊王呼尤徽将新降者连年出塞，讨击鲜卑。还，复各令屯列冲要。而耿夔征发烦剧，新降者皆悉恨谋畔。

单于口立二十七年薨，弟拔立。耿夔复免，以太原太守法度代为将军。

乌稽侯尸逐鞮单于拔，延光三年立。夏，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畔，胁呼尤徽欲与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汉家恩，宁死不能相随！”觶欲杀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将妻子辎重亡去，中郎将马翼遣兵与胡骑追击，破之，斩首及自投河死者殆尽，获马牛羊万余头。冬，法度卒。四年，汉阳太守傅觶代为将军。其冬，傅觶复卒。永建元年，以辽东太守庞参代为将军。

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复，鲜卑因此数寇南部，杀渐将王。单于忧恐，上言求复障塞，顺帝从之。乃遣黎阳营兵出屯中山北界，增置缘边诸郡兵，列屯塞下，教习战射。

旧中山郡，今之定州是也。定州者，则在河北也。

单于拔立四年薨，弟休利立。

去特若尸逐就单于休利，永建三年立。四年，庞参迁大鸿胪，以东平相宋汉代为度辽将军。阳嘉二年，汉迁太仆，以乌桓校尉耿晔代为度辽将军。永和元年，晔病征，以护羌校尉马续代为度辽将军。

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背畔，率三千余骑寇西河，因复招诱右贤王，合七八千骑围美稷，杀朔方、代郡长史。马续与中郎将梁并、乌桓校尉王元发缘边兵及乌桓、鲜卑、羌胡合二万余人，掩击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没城邑。天子遣使责让单于，开以恩义，令相招降。单于本不豫谋，乃脱帽避帐，诣并谢罪。并以病征，五原太守陈龟代为中郎将。龟以单于本不能制下，逼迫之，单于及其弟左贤王皆自杀。单于休利立十三年。龟又欲徙单于近亲于内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龟坐下狱免。大将军梁商以羌胡新反，党觶初合，难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极，穷鸟困兽，皆知救死，况种类繁炽，不可单尽。今转运日增，三军疲苦，虚内给外，非中国之利。

窃见度辽将军马续素有谋谟，且典边日久，深晓兵要，每得续书，与臣策合。宜令续深沟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购赏，明其期约。如此，则丑类可服，国家无事矣。”帝从之，乃诏续招降畔虏。商又移书续等曰：“中国安宁，忘战日久。良骑野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也)*，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务先

所长，以观其变，设购开赏，宣示反悔，勿贪小功，以乱大谋。”续及诸郡并各遵行。于是右贤王部抑鞬等万三千口诣续降。

秋，句龙吾斯等立句龙王车纽为单于。东引乌桓，西收羌戎及诸胡等数万人，攻破京兆虎牙营，杀上郡都尉及军司马，遂寇掠并、凉、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离石，上郡治夏阳，朔方治五原。冬，遣中郎将张耽将幽州乌桓诸郡营兵，击畔虏车纽等，战于马邑，斩首三千级，获生口及兵器牛羊甚觫。车纽等将诸豪帅骨都侯乞降，而吾斯犹率其部曲与乌桓寇钞。六年春，马续率鲜卑五千骑到谷城击之，斩首数百级。张耽性勇锐，而善抚士卒，军中皆为用命。遂绳索相悬，上通天山，大破乌桓，悉斩其渠帅，还得汉民，获其畜生财物。夏，马续复免，以城门校尉吴武代为将军。汉安元年秋，吾斯与夔鞬台耆、且渠伯德等复掠并部。

呼兰若尸逐就单于兜楼储先在京师，汉安二年立之。天子临轩，大鸿胪持节拜授玺绶，引上殿。赐青盖驾驷、鼓车、安车、驸马骑、玉具刀口、什物，给彩布二千匹。赐单于阏氏以下金锦错杂具，辇车马二乘。遣行中郎将持节护送单于归南庭。诏太常、大鸿胪与诸国侍子于广阳城门外祖会，飧赐作乐，角抵百戏。顺帝幸胡桃宫临观之。冬，中郎将马寔募刺杀句龙吾斯，送首洛阳。

建康元年，

进击余党，斩首千二百级。乌桓七十万余口皆诣寔降，车重牛羊不可胜数。

单于兜楼储立五年薨。

伊陵尸逐就单于居车儿，建和元年立。至永寿元年，匈奴左夔鞬台耆、且渠伯德等复畔，寇钞美稷、安定，属国都尉张奂击破降之。事已具奂传。

延熹元年，南单于诸部并畔，遂与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以张奂为北中郎将讨之，单于诸部悉降。奂以单于不能统理国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

桓帝诏曰：“春秋大居正，居车儿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还庭。”单于居车儿立二十五年薨，子某立。

屠特若尸逐就单于某，熹平元年立。六年，单于与中郎将臧旻出鴈门击鲜卑口石槐，大败而还。是岁，单于薨，子呼征立。

单于呼征，光和元年立。二年，中郎将张修与单于不相能，修口斩之，更立右贤王羌渠为单于。修以不先请而口诛杀，槛车征诣廷尉抵罪。

单于羌渠，光和二年立。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张纯反畔，遂率鲜卑寇边郡。灵帝诏发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刘虞讨之。单于遣左贤王将骑诣幽州。国人恐单于发兵无已，五年，右部口落与休着各胡白马铜等十余万人反，攻杀单于。

单于羌渠立十年，子右贤王于扶罗立。

持至尸逐侯单于于扶罗，中平五年立。国人杀其父者遂畔。共立须卜骨都侯为

单于，而于扶罗诣阙自讼。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单于将数千骑与白波贼合兵寇河内诸郡。时民皆保聚，钞掠无利，而兵遂挫伤。复欲归国，国人不受，乃止河东。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虚其位，以老王行国事。

单于于扶罗立七年死，弟呼厨泉立。

单于呼厨泉，兴平二年立。以兄被逐，不得归国，数为鲜卑所钞。建安元年，献帝自长安东归，右贤王去卑与白波贼帅韩暹等侍辇天子，拒击李傕、郭汜。及车驾还洛阳，又徙迁许，然后归国。二十一年，单于来朝，曹操因留于邺，而遣去卑归监其国焉。论曰：汉初遭冒顿凶黠，种觻强炽。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围。太宗政邻刑措，不雪愤辱之耻。逮孝武亟兴边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将，戎旗星属，候列郊甸，火通甘泉，而犹鸣镝扬尘，出入畿内，至于穷竭武力，单用天财，历纪岁以攘之。寇虽颇折，而汉之疲耗略相当矣。

宣帝值虏庭分争，呼韩邪来臣，乃权纳怀柔，因为边辔，罢关徼之徼，息兵民之劳。龙驾帝服，鸣钟传鼓于清渭之上，南面而朝单于，朔、易无复匹马之踪，六十余年矣。后王莽陵篡，扰动戎夷，续以更始之乱，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复生，乘闲侵佚，害流傍境。

及中兴之初，更通旧好，报命连属，金币载道，而单于骄踞益横，内暴滋深。世祖以用事诸华，未遑沙塞之外，忍愧思难，徒报谢而已。因徙幽、并之民，增边屯之卒。及关东稍定，陇、蜀已清，其猛夫扞将，莫不顿足攘手，争言辔、霍之事。帝方厌兵，闲修文政，未之许也。其后匈奴争立，日逐来奔，愿修呼韩之好，以御北狄之冲，奉藩称臣，永为外扞。天子总揽髡策，和而纳焉。乃诏有司开北鄙，择肥美之地，量水草以处之。驰中郎之使，尽法度以临之。制衣裳，备文物，加玺绂之绶，正单于之名。于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讎衅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觊望风尘，云屯鸟散，更相驰突，至于陷溃创伤者，靡岁或宁，而汉之塞地晏然矣。后亦颇为出师，并兵穷讨，命窦宪、耿夔之徒，前后并进，皆用果譎，设奇数，异道同会，究掩其窟穴，蹶北追奔三千余里，遂破龙祠，焚罽幕，坑十角，梏阏氏，铭功封石，倡呼而还。单于震慑屏气，蒙毡遁走于乌孙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时执，及其虚旷，还南虏于阴山，归*(河)*西*[河]*于内地，上申光武权宜之略，下防戎羯乱华之变，使耿国之筭不谬于当世，袁安之议见从于后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窦宪矜三捷之嗟，忽经世之规，狼戾不端，专行威惠。遂复更立北虏，反其故庭，并恩两护，以私己福，□蔑天公，]坐树大鲠。永言前载，何恨愤之深乎！自后经纶失方，畔服不一，其为疾毒，胡可单言！降及后世，翫为常俗，终于吞噬神乡，丘墟帝宅。呜呼！千里之差，兴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

前书云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呼揭王为呼揭单于，夔鞮王为车儻单于，乌籍都尉为乌籍单于，并呼韩邪凡五单于也。

三世谓元帝、成帝各为一世，哀平二帝皆元帝之孙，共为一世，故三世也。王莽执政，始开边隙也。

赞曰：匈奴既分，羽书稀闻。野心难悔，终亦纷纭。

后汉书卷九十 乌桓鲜卑列传 第八十

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贵少而贱老，其性悍塞。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故也。有勇健能理决口讼者，推为大人，无世业相继。邑落各有小帅，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所招呼，则刻木为信，虽无文字，而部觭不敢违犯。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其嫁娶则先略女通情，或半岁百日，然后送牛马羊畜，以为娉币。髡随妻还家，妻家无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一二年闲，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皆为办。其俗妻后母，报寡口，死则归其故夫。计谋从用妇人，唯口战之事乃自决之。父子男女相对踞蹲。

以髡头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着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篔步摇。妇人能刺韦作文绣，织氎毼。

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其土地宜穰及东墙。东墙似蓬草，实如穰子，至十月而熟。见鸟兽孕乳，以别四节。

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纓牵，并取得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

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死者魂神归岱山也。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毕皆烧之。其约法：违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贼杀者，令部落自相报，不止，诣大人告之，听出马牛羊以赎死；

其自杀父兄则无罪；若亡畔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于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西南，乌孙东北焉。乌桓自为冒顿所破，觭遂孤弱，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及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大人岁一朝见，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秩二千石，拥节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

昭帝时，乌桓渐强，乃发匈奴单于顷墓，以报冒顿之怨。匈奴大怒，乃东击破乌桓。大将军霍光闻之，因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将二万骑出辽东邀匈奴，而虏已引去。明友乘乌桓新败，遂进击之，斩首六千余级，获其三王首而还。由是乌

桓复寇幽州，明友辄破之。宣帝时，乃稍保塞降附。

及王莽篡位，欲击匈奴，兴十二部军，使西域将严尤领乌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质其妻子于郡县。乌桓不便水土，惧久屯不休，数求谒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还为抄盗，而诸郡尽杀其质，由是结怨于莽。匈奴因诱其豪帅以为吏，余者皆羁縻属之。

光武初，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代郡以东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发穹庐，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为强富。

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将军马援将三千骑出五阮关掩击之。乌桓逆知，悉相率逃走，追斩百级而还。乌桓复尾击援后，援遂晨夜奔归，比入塞，马死者千余匹。

二十二年，匈奴国乱，乌桓乘弱击破之，匈奴转北徙数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币帛赂乌桓。二十五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觭向化，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

是时四夷朝贺，络绎而至，天子乃命大会劳飨，赐以珍宝。乌桓或愿留宿鞞，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时司徒掾班彪上言：“乌桓天性轻黠，好为寇贼，若久放纵而无总领者，必复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恐非所能制。臣愚以为宜复置乌桓校尉，诚有益于附集，省国家之边虑。”帝从之。

于是始复置校尉于上谷口城，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

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无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渔阳乌桓与右北平胡千余寇代郡、上谷。秋，鴈门乌桓率觭王无何*(允)*，与鲜卑大人丘伦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骑寇五原，与太守战于九原高渠谷，汉兵大败，杀郡长吏。乃遣车骑将军何熙、度辽将军梁懂等击，大破之。无何乞降，鲜卑走还塞外。是后乌桓稍复亲附，拜其大人戎朱廆为亲汉都尉。

顺帝阳嘉四年冬，乌桓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度辽将军耿种率二千余人追击，不利，又战于沙南，斩首五百级。乌桓遂围种于兰池城，于是发积射士二千人，度辽营千人，配上郡屯，以讨乌桓，乌桓乃退。永和五年，乌桓大人阿坚、羌渠等与南匈奴左部句龙吾斯反畔，中郎将张奂击破斩之，余觭悉降。桓帝永寿中，朔方乌桓与休屠屠各并畔，中郎将张奂击平之。延熹九年夏，乌桓复与鲜卑及南匈奴*(鲜卑)*寇缘边九郡，俱反，张奂讨之，皆出塞去。

灵帝初，乌桓大人上谷有难楼者，觭九千余落，辽西有丘力居者，觭五千余落

，皆自称王；又辽东苏仆延，觭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延，觭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并勇建而多计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张纯畔，入丘力居觭中，自号弥天安定王，遂为诸郡乌桓元帅，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刘虞为幽州牧，虞购募斩纯首，北州乃定。

献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子楼班年少，从子蹋顿有武略，代立，总摄三郡，觭皆从其号令。建安初，冀州牧袁绍与前将军公孙瓒相持不决，蹋顿遣使诣绍求和亲，遂遣兵助击瓒，破之。绍矫制赐蹋顿、难楼、苏仆延、乌延等，皆以单于印绶。后难楼、苏仆延率其部觭奉楼班为单于，蹋顿为王，然蹋顿犹秉计策。广阳人阎柔，少没乌桓、鲜卑中，为其种人所归信，柔乃因鲜卑觭，杀乌桓校尉邢举而代之。袁绍因宠慰柔，以安北边。及绍子尚败，奔蹋顿。时幽、冀吏人奔乌桓者十万余户，尚欲凭其兵力，复图中国。会曹操平河北，阎柔率鲜卑、乌桓归附，操即以柔为校尉。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乌桓，大破蹋顿于柳城，斩之，首虏二十余万人。袁尚与楼班、乌延等皆走辽东，辽东太守公孙康并斩送之。其余觭万余落，悉徙居中国云。

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燕毕，然后配合。又禽兽异于中国者，野马、原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者。又有貂、豹、鼯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为名裘。汉初，亦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未常通中国焉。光武初，匈奴强盛，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建武二十一年，鲜卑与匈奴入辽东，辽东太守祭彤击破之，斩获殆尽，事已具彤传，由是震怖。

及南单于附汉，北虏孤弱，二十五年，鲜卑始通驿使。

其后都护偏何等诣祭彤求自嗟功，因令击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斩首二千余级。其后偏何连岁出兵击北虏，还辄持首级诣辽东受赏赐。三十年，鲜卑大人于仇贲、满头等率种人诣阙朝贺，慕义内属。帝封于仇贲为王，满头为侯。时渔阳赤山乌桓歆志贲等数寇上谷。

永平元年，祭彤复赂偏何击歆志贲，破斩之，于是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明章二世，保塞无事。

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九年，辽东鲜卑攻肥如县，太守祭参坐沮败，下狱死。十三年，辽东鲜卑寇右北平，因入渔阳，渔阳太守击破之。延平元年，鲜卑复寇渔阳，太守张显率数百人出塞追之。兵马掾严授谏曰：“前道险阻，贼执难量，宜且结营，先令轻骑侦视之。”

显意甚锐，怒欲斩之。因复进兵，遇虏伏发，士卒悉走，唯授力战，身被十创，手杀数人而死。显中流矢，主簿鞠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显，俱歿于阵。邓太后策书矐叹，赐显钱六十万，以家二人为郎；授、福、咸各钱十万，除一子为郎。

安帝永初中，鲜卑大人燕口阳诣阙朝贺，邓太后赐燕口阳王印绶，赤车参驾，令止乌桓校尉所居口城下，通胡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鲜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质。是后或降或畔，与匈奴、乌桓更相攻击。

元初二年秋，辽东鲜卑围无虑县，州郡合兵固保清野，鲜卑无所得。

复攻扶黎营，杀长吏。四年，辽西鲜卑连休等遂烧塞门，寇百姓。乌桓大人于秩居等与连休有宿怨，共郡兵奔击，大破之，斩首千三百级，悉获其生口牛马财物。

五年秋，代郡鲜卑万余骑遂穿塞入寇，分攻城邑，烧官寺，杀长吏而去。乃发缘边甲卒、黎阳营兵，屯上谷以备之。冬，鲜卑入上谷，攻居庸关，复发缘边诸郡、黎阳营兵、积射士步骑二万人，屯列冲要。六年秋，鲜卑入马城塞，杀长吏，度辽将军邓遵发积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将马续率南单于，与辽西、右北平兵马会，出塞追击鲜卑，大破之，获生口及牛羊财物甚觶。又发积射士三千人，马三千匹，诣度辽营屯守。

永宁元年，辽西鲜卑大人乌伦、其至鞬率觶诣邓遵降，奉贡献。诏封乌伦为率觶王，其至鞬为率觶侯，赐彩缯各有差。

建光元年秋，其至鞬复畔，寇居庸，云中太守成严击之，兵败，功曹杨穆以身捍严，与俱战歿。鲜卑于是围乌桓校尉徐常于马城。度辽将军耿夔与幽州刺史庞参发广阳、渔阳、涿郡甲卒，分为两道救之；常夜得潜出，与夔等并力并进，攻贼围，解之。鲜卑既累杀郡守，胆意转盛，控弦数万骑。延光元年冬，复寇鴈门、定襄，遂攻太原，掠杀百姓。二年冬，其至鞬自将万余骑入东领候，分为数道，攻南匈奴于曼柏，夔日逐王战死，杀千余人。三年秋，复寇高柳，击破南匈奴，杀渐将王。

顺帝永建元年秋，鲜卑其至鞬寇代郡，太守李超战死。明年春，中郎将张国遣从事将南单于兵步骑万余人出塞，击破之，获其资重二千余种。时辽东鲜卑六千余骑亦寇辽东玄菟，乌桓校尉耿晔发缘边诸郡兵及乌桓率觶王出塞击之，斩首数百级，大获其生口牛马什物，鲜卑乃率种觶三万人诣辽东乞降。三年，四年，鲜卑频寇渔阳、朔方。六年秋，耿晔遣司马将胡兵数千人，出塞击破之。冬，渔阳太守又遣乌桓兵击之，斩首八百级，获牛马生口。乌桓豪人扶漱官勇健，每与鲜卑战，辄陷敌，诏赐号“率觶君”。

阳嘉元年冬，耿晔遣乌桓亲汉都尉戎朱廆率觶王侯咄归等，出塞抄击鲜卑，大

斩获而还，赐咄归等已下为率觭王、侯、长，赐彩缯各有差。鲜卑后寇辽东属国，于是耿晔乃移屯辽东无虑城拒之。二年春，匈奴中郎将赵稠遣从事将南匈奴骨都侯夫沉等，出塞击鲜卑，破之，斩获甚觭，诏赐夫沈金印紫绶及缣彩各有差。秋，鲜卑穿塞入马城，代郡太守击之，不能克。后其至鞬死，鲜卑抄盗差稀。

桓帝时，鲜卑口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从匈奴军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归，怪欲杀之。妻言尝昼行闻雷震，仰天视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口身，十月而产，此子必有奇异，且宜长视。投鹿侯不听，遂口之。妻私语家令收养焉，名口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异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口石槐单骑追击之，所向无前，悉还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无敢犯者，遂推以为大人。口石槐乃立庭于弹汗山歆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余里，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

永寿二年秋，口石槐遂将三四千骑寇云中。延熹元年，鲜卑寇北边。冬，使匈奴中郎将张奂率南单于出塞击之，斩首二百级。二年，复入鴈门，杀数百人，大抄掠而去。六年夏，千余骑寇辽东属国。九年夏，遂分骑数万人入缘边九郡，并杀掠吏人，于是复遣张奂击之，鲜卑乃出塞去。朝廷积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绶封口石槐为王，欲与和亲。口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余、濊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领之，皆属口石槐。

灵帝立，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略不可胜数。熹平三年冬，鲜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屠各追击破之。迁育为护乌桓校尉。五年，鲜卑寇幽州。六年夏，鲜卑寇三边。秋，夏育上言：“鲜卑寇边，自春以来，三十余发，请征幽州诸郡兵出塞击之，一冬二春，必能禽灭。”朝廷未许。先是护羌校尉田晏坐事论刑被原，欲立功自嗟，乃请中常侍王甫求得为将，甫因此议遣兵与育并力讨贼。帝乃拜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议朝堂。议郎蔡邕议曰：

书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玃狁、蛮荆之师，汉有阗颜、瀚海之事。征讨殊类，所由尚矣。然而时有同异，孰有可否，故谋有得失，事有成败，不可齐也。

“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前书淮南王安曰：“鬼方，小蛮夷也。”音义曰：

“鬼方，远方也。”

武帝情存远略，志辟四方，南诛百越，北讨强胡，西伐大宛，东并朝鲜。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饶，数十年闲，官民俱匮。乃兴盐铁酒榷之利，设告缗重税之令，民不堪命，起为盗贼，关东纷扰，道路不通。绣衣直指之使，奋鉞钺而并出。既而觉悟，乃息兵罢役，*[封]*丞相为富人侯。故主父偃曰：

“夫务战胜，穷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将相良猛，财赋充实，所拓广远，犹有悔焉。况今人财并乏，事劣昔时乎！

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昔段颍良将，习兵善战，有事西羌，犹十余年。今育、晏才策，未必过颍，鲜卑种觭，不弱于曩时。而虚计二载，自许有成，若祸结兵连，岂得中休？当复征发觭人，转运无已，是为耗竭诸夏，并力蛮夷。夫边垂之患，手足之蚘搔；中国之困，匡背之瘰疽。方今郡县盗贼尚不能禁，况此丑虏而可伏乎！

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吕后口慢书之诟，方之于今，何者为甚？

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苟无口国内侮之患则可矣，岂与虫蚁*(校)**[狡]*寇计争往来哉！虽或破之，岂可殄尽，而方*(今)**[令]*本朝为之盱食乎？

夫专胜者未必克，挟疑者未必败，觭所谓危，圣人不任，朝议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谏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无战。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执事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而犹为大汉羞之。”而欲以齐民易丑虏，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犹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纳贾捐之言，而下诏曰：“珠崖背畔，今议者或曰可讨，或曰口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则欲诛之；通于时变，复忧万民。夫万民之饥与远蛮之不讨，何者为大？宗庙之祭，凶年犹有不备，况避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无以相贍，又当动兵，非但劳民而已。其罢珠崖郡。”此元帝所以发德音也。夫恤民救急，虽成郡列县，尚犹口之，况障塞之外，未尝为民居者乎！守边之术，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论，严尤申其要，遗业犹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规，臣曰可矣。

周宣王时狺狺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出征之，尽境而还，是得中策。武帝选将练兵，深入远戍，兵连祸结三十余年，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筑长城之固，以丧社稷，是为无策。”班固曰：“若乃征伐之功，秦、汉行事，严尤论之当也。”

帝不从。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云中，匈奴中郎将臧旻率南单于出鴈门，各

将万骑，三道出塞二千余里。□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帅觭逆战，育等大败，丧其节传輜重，各将数十骑奔还，死者十七八。三将槛车征下狱，赎为庶人。冬，鲜卑寇辽西。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缘边莫不被毒。种觭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石槐乃自徇行，见乌侯秦水广从数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鱼，不能得之。闻倭人善网捕，于是东击倭人国，得千余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鱼以助粮食。

光和中，□石槐死，时年四十五，子和连代立。和连才力不及父，亦数为寇抄，性贪淫，断法不平，觭畔者半。后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射中和连，即死。其子蹇曼年小，兄子魁头立。后蹇曼长大，与魁头争国，觭遂离散。魁头死，弟步度根立。自□石槐后，诸大人遂世相传袭。

论曰：四夷之暴，其势互强矣。匈奴炽于隆汉，西羌猛于中兴。而灵献之闲，二虏迭盛，石槐骁猛，尽有单于之地，蹋顿凶桀，公据辽西之土。其陵跨中国，结患生人者，靡世而宁焉。然制御上略，历世无闻；周、汉之策，仅得中下。

将天之冥数，以至于是乎？

赞曰：二虏首施，鲠我北垂。道畅则驯，时薄先离。

后汉书志第一 律历上 律准候气

古之人论数也，曰“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然则天地初形，人物既着，则筭数之事生矣。记称大桡作甲子，隶首作数。二者既立，以比日表，以管万事。夫一、十、百、千、万，所同用也；律、度、量、衡、历，其别用也。故体有长短，检以度；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轻重，平以权衡；声有清浊，协以律吕；三光运行，纪以历数；然后幽隐之情，精微之变，可得而综也。

月令章句：“大桡探五行之情，占斗纲所建，于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谓之干，作子丑以名*(日)**[月]*，谓之枝，枝干相配，以成六旬。”

汉兴，北平侯张苍首治律历。孝武正乐，置协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征通知钟律者，考其意义，羲和刘歆典领条奏，前史班固取以为志。而元帝时，郎中京房*(房字君明)*知五声之音，六律之数。上使太子太傅*(韦)*玄成、*(字少翁)*谏议大夫章，杂试问房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

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夫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纪阳气之初，以为律法。建日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

为征，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征。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终)**[统]*一日。其余以次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征以类从焉。礼运篇曰‘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此之谓也。以六十律分髓之日，黄钟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复，阴阳寒燠风雨之占生焉。于以检摄髣音，考其高下，苟非*(草)**[革]*木之声，则无不有所合。虞书曰‘律和声’，此之谓也。”

房又曰：

“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闲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房言律详于歆所奏，其术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载。故总其本要，以续前志。

钟难分别，乃截竹为管，谓之律。律者，清浊之率法也。声之清浊，以*(制)**[律]*长短为制。”

以阳生阴，倍之；以阴生阳，四之：皆三而一。阳生阴曰下生，阴生阳曰上生。

上生不得过黄钟之*(清)*浊，下生不得及黄钟之*(数实)**[清]*。皆参天两地，圆盖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黄钟，律吕之首，而生十一律者也。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损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是为黄钟之实。又以二乘而三约之，是为下生林钟之实。又以四乘而三约之，是为上生太簇之实。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实。以九三之，*(数)**[得]*万九千六百八十三为法。*[于]*律为寸，于准为尺。不盈者十之，所得为分。

又不盈十之，所得为小分。以其余正其强弱。

又参之于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参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参之于酉，得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参之于戌，得五万九千四十九。又参之于亥，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阴阳合德，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故滋萌于子，纽牙于丑，引达于寅，冒茆于卯，振羨于辰，巳盛于巳，曷布于午，昧暖于未，申坚于申，留孰于酉，毕入于戌，该闕于亥，出甲于甲，奋轧于乙，明炳于丙，大成于丁，丰茂于戊，理纪于己，敛更于庚，悉新于辛，怀任于壬，陈揆于癸。

故阴阳之施化，万物之终始，既类旅于律吕，又经历于日辰，而变化之情则可见矣。”

黄钟，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下生林钟。黄钟为宫，太簇商，林钟征。一日。

律，九寸。准，九尺。

色育，十七万六千七百七十六。下生谦待。色育为宫，未知商，谦待征。六日。
律，八寸九分小分八微强。准，八尺九寸万五千九百七十三。执始，十七万四千七百六十二。下生去灭。执始为宫，时息商，去灭征。六日。律，八寸八分小分七大强。准，八尺八寸万五千五百一十六。丙盛，十七万二千四百一十。下生安度。丙盛为宫，屈齐商，安度征。六日。律，八寸七分小分六微弱。准，八尺七寸万一千六百七十九。分动，十七万八十九。下生归嘉。分动为宫，随期商，归嘉征。六日。律，八寸六分小分四强。准，八尺六寸八千一百五十二。
质末，十六万七千八百。下生否与。质末为宫，形晋商，否与征。六日。律，八寸五分小分二*[半]*强。准，八尺五寸四千九百四十五。
大吕，十六万五千八百八十八。下生夷则。大吕为宫，夹钟商，夷则征。八日。
律，八寸四分小分三弱。准，八尺四寸五千五百八。分否，十六万三千六百五十四。下生解形。分否为宫，开时商，解形征。八日。律，八寸三分小分一强。
准，八尺三寸二千八百五十一。凌阴，十六万一千四百五十二。下生去南。凌阴为宫，族嘉商，去南征。八日。律，八寸二分小分一弱。准，八尺二寸五百一十四。少出，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下生分积。少出为宫，争南商，分积征。
六日。律，八寸小分九强。准，八尺万八千一百六十。太簇，十五万七千四百六十四。下生南吕。太簇为宫，姑洗商，南吕征。一日。律，八寸。准，八尺。
未知，十五万七千一百三十四。下生白吕。未知为宫，南授商，白吕征。六日。
律，七寸九分小分八强。准，七尺九寸万六千三百八十三。时息，十五万五千三百四十四。下生结躬。时息为宫，变虞商，结躬征。六日。律，七寸八分小分九少强。准，七尺八寸万八千一百六十六。屈齐，十五万三千二百五十三。下生归期。屈齐为宫，路时商，归期征。六日。律，七寸七分小分九弱。准，七尺七寸万六千九百三十九。随期，十五万一千一百九十。下生未卯。随期为宫，形始商，未卯征。六日。律，七寸六分小分八强。准，七尺六寸万五千九百九十二。形晋，十四万九千一百五十*(五)**。下生夷汗。形晋为宫，依行商，夷汗征。六日。律，七寸五分小分八弱。准，七尺五寸万五千三百*(二)**十五。

夹钟，十四万七千四百五十六。下生无射。夹钟为宫，中吕商，无射征。六日。
律，七寸四分小分九强。准，七尺四寸万八千一十八。开时，十四万五千四百七十。下生闭掩。开时为宫，南中商，闭掩征。八日。律，七寸三分小分九微*(弱)**[强]*。准，七尺三寸万七千八百四十一。族嘉，十四万三千五百一十三。下生邻齐。族嘉为宫，内负商，邻齐征。八日。律，七寸二分小分九微强。
准，七尺二寸万七千九百五十四。争南，十四万一千五百八十二。下生期保。争南为宫，物应商，期保征。八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九强。准，七尺一寸万八千三百二十七。姑洗，十三万九千九百六十八。下生应钟。姑洗为宫，蕤宾商，应钟征。一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强。准，七尺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
南授，十三万九千六百七十**。下生分乌。南授为宫，南事商，分乌征。六日。律，七寸小分九大强。准，七尺万八千九百三十。变虞，十三万八千八十四。下生弼内。变虞为宫，盛变商，弼内征。六日。律，七寸小分一半强。准，七尺三千三十。路时，十三万六千二百二十五。下生未育。路时为宫，离宫商，未育征。六日。律，六寸九分小分二微强。准，六尺九寸四千一百二十三。形始，十三万四千三百九十二。下生弼时。形始为宫，制时商，弼时征。五日。律，六寸八分小分三弱。准，六尺八寸五千四百七十六。依行，十三万二千五百八十二。上生色育。依行为宫，谦待商，色育征。七日。律，六寸七分小分三*(大)**[半]*强。准，六尺七寸七千五十九。
中吕，十三万一千七十二。上生执始。中吕为宫，去灭商，执始征。八日。律，六寸六分小分六弱。准，六尺六寸万一千六百四十二。南中，十二万九千三百八。上生丙盛。南中为宫，安度商，丙盛征。七日。律，六寸五分小分七微弱。
准，六尺五寸万三千六百八十五。内负，十二万七千五百六十七。上生分动。内负为宫，归嘉商，分动征。八日。律，六寸四分小分八*[微]*强。准，六尺四寸万五千九百五十八。物应，十二万五千八百五十。上生质末。物应为宫，否与商，质末征。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九强。准，六尺三寸万八千四百七十一。蕤宾，十二万四千四百一十六。上生大吕。蕤宾为宫，夷则商，大吕征。一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强。准，六尺三寸四千一百三十一。
南事，十二万四千一百五十四。*(下)**[不]*生。南事穷，无商、征，不为宫。

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一弱。准，六尺三寸一千五百*(三)**十一。盛变，十二万二千七百四十一。上生分否。盛变为宫，解形商，分否征。七日。律，六寸二分小分三*(大)**[半]*强。准，六尺二寸七千六十四。离宫，十二万一千八*(百一)*十九。上生凌阴。离宫为宫，去南商，凌阴征。七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强。准，六尺一寸万二百二十七。制时，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上生少出。制时为宫，分积商，少出征。八日。律，六寸小分七弱。准，六尺万三千六百二十。林钟，十一万八千九十八。上生太簇。林钟为宫，南吕商，太簇征。一日。律，六寸。准，六尺。

谦待，十一万七千八百五十一。上生未知。谦待为宫，白吕商，未知征。五日。

律，五寸九分小分九弱。准，五尺九寸万七千二百一十三。去灭，十一万六千五百八。上生时息。去灭为宫，结躬商，时息征。七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二弱。准，五尺九寸三千七百八十三。安度，十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上生屈齐。安度为宫，归期商，屈齐征。六日。律，五寸八分小分四*[微]*弱。准，五尺八寸七千七百八十六。归嘉，十一万三千三百九十三。上生随期。归嘉为宫，未卯商，随期征。六日。律，五寸七分小分六微强。准，五尺七寸万一千九百九十九。否与，十一万一千八百六十七。上生形晋。否与为宫，夷汗商，形晋征。五日。律，五寸六分小分八强。准，五尺六寸万六千四百二十二。

夷则，十一万五百九十二。上生夹钟。夷则为宫，无射商，夹钟征。八日。律，五寸六分小分二弱。准，五尺六寸三千六百七十二。解形，十*(一)*万九千一百三。上生开时。解形为宫，闭掩商，开时征。八日。律，五寸五分小分四强。

准，五尺五寸八千四百六十五。去南，十万七千六百三十五。上生族嘉。去南为宫，邻齐商，族嘉征。八日。律，五寸四分小分六大强。准，五尺四寸万三千四百六十八。分积，十万六千一百八十*(八)**。上生争南。分积为宫，期保商，争南征。七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九半强。准，五尺三寸万八千六百*(八)**十一。南吕，十万四千九百七十六。上生姑洗。南吕为宫，应钟商，姑洗征。一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三强。准，五尺三寸六千五百六十一。白吕，十万四千七百五十六。上生南授。白吕为宫，分乌商，南授征。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二强。准，五尺三寸四千三百*(七)**十一。结躬，十万三千五百六十三。上生变虞。结躬为宫，弼内商，变虞征。六日。律，五寸二分小分六*(少)*强。准，五尺二寸万二千一百一十四。归期，十万二千一百六十九。上生路时。归期为宫，未育商，路时征。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九微强。准，五尺一寸万七千八百五十七。未卯，十万七百九十四。上生形始。

未卯为宫，弼时商，形始征。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二微强。准，五尺一寸四千*(八十)**[一百]*七。夷汗，九万九千四百三十七。上生依行。夷汗为宫，色育商，依行征。七日。律，五寸小分五强。准，五尺万二百二十。

无射，九万八千三百四。上生中吕。无射为宫，执始商，中吕征。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强。准，四尺九寸万八千五百七十三。闭掩，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上生南中。闭掩为宫，丙盛商，南中征。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三弱。

准，四尺九寸五千三百三十三。邻齐，九万五千六百七十五。上生内负。邻齐为宫，分动商，内负征。七日。律，四寸八分小分六微强。准，四尺八寸万一千九百六十六。期保，九万四千三百八十八。上生物应。期保为宫，质末商，物应征。八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九*(微)**[半]*强。准，四尺七寸万八千七百七十九。应钟，九万三千三百一十二。上生蕤宾。应钟为宫，大吕商，蕤宾征。一日。律，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强。准，四尺七寸八千十九。

分乌，九万三千一百一十*(七)**。上生南事。分乌穷次，无征，不为宫。

七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三微强。准，四尺七寸六千五十九。弼内，九万二千五十六。上生盛变。弼内为宫，分否商，盛变征。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八弱。准，四尺六寸万五千一百四十二。未育，九万八百一十七。上生离宫。未育为宫，凌阴商，离宫征。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一少强。准，四尺六寸二千七百五十二。弼时，八万九千五百九十五。上生制时。弼时为宫，少出商，制时征。六日。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强。准，四尺五寸万二百一十五。

截管为律，吹以考声，列以物气，道之本也。术家以其声微而体难知，其分数不明，故作准以代之。准之声，明畅易达，分寸又粗。然弦以缓急清浊，非管无以正也。均其中弦，令与黄钟相得，案画以求诸律，无不如数而应者矣。

音声精微，综之者解。元和元年，待诏候钟律殷彤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崇具以准法教子男宣，宣通习。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

诏曰：“崇子学审晓律，别其族，协其声者，审试。不得依托父学，以聋为聪。

声微妙，独非莫知，独是莫晓。以律错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方为能传崇学耳。”太史丞弘试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罢。自此律家莫能为准施弦，候部莫知复见。熹平六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等问准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弦缓急，音不可书以*(时)**[晓]*人，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大推常数及候气而已。

其条贯甚备。”诏书以防言下三公。

夫五音生于阴阳，分为十二律，转生六十，皆所以纪斗气，效物类也。天效以景，地效以响，即律也。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陈八音，听乐均，度晷景，候钟律，权土*(灰)**[炭]*，*(放)**[效]*阴阳。冬至阳气应，则乐均清，景长极，黄钟通，土*(灰)**[炭]*轻而衡仰。夏至阴气应，则乐均浊，景短极，蕤宾通，土*(灰)**[炭]*重而衡低。进退于先后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状闻，太史封上。效则和，否则占。

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必周，密布缊纒。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庳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历而候之。

气至者灰*(去)**[动]*。其为气所动者其灰散，人及风所动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灵台，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历。

后汉书志第二 律历中 贾逵论历永元论历延光论历汉安论历熹平论历论月食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统历，施行百有余年，历稍后天，朔先*[于]*历，朔或在晦，月*[或朔]*见。考其行，日有退无进，月有进无退。建武八年中，太仆朱浮、太中大夫许淑等数上书，言历*[朔]*不正，宜当改更。时分度觉差尚微，上以天下初定，未遑考正。至永平五年，官历署七月十六日*[月]*食。待诏杨岑见时月食多先历，即缩用筭上为日，*[因]*上言“月当十五日食，官历不中”。诏书令岑普*[候]*，与官*[历]*课。起七月，尽十一月，弦望凡五，官历皆失，岑皆中。庚寅，诏*[书]*令岑署弦望月食官，复令待诏张盛、景防、鲍邺等以四分法与岑课。岁余，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十二年十一月丙子，诏书令盛、防代岑署弦望月食加时。四分之术，始颇施行。是时盛、防等未能分明历元，综校分度，故但用其弦望而已。

先是，九年，太史待诏董萌上言历不正，事下三公、太常知历者杂议，讫十年四月，无能分明据者。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远，日、月宿度相觉浸多，而候者皆知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未至牵牛五度，而以为牵牛中星，*(从)**[后]*天四分日之三，晦朔弦望差天一日，宿差五度。章帝知其谬错，以问史官，虽知不合，而不能易，故召治历编欣、李梵等综校其状。二月甲寅，遂下诏曰：“朕闻古先圣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河图曰：‘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又曰：‘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朕以不德，奉承大业，夙夜祇畏，不敢荒宁。予末小子，托在于数终，曷以续兴，崇弘祖宗，拯济元元？”

尚书璇玑铃曰：‘述尧世，放唐文。’帝命验曰：‘*[顺]*尧考德，*(顾)**[题]*期立象。’且三、五步骤，优劣殊轨，况乎顽陋，无以克堪，虽欲从

之，末由也已。每见图书，中心慙焉。闲者以来，政治不得，阴阳不和，灾异不息，疠疫之气，流伤于牛，农本不播。夫庶征休咎，五事之应，咸在朕躬，信有阙矣，将何以补之？书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岁二月，东巡狩，至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觐东后，睹时月正日。’祖尧岱宗，同律度量，考在玑衡，以正历象，庶乎有益。春秋保干图曰：‘三百年斗历改宪。’史官用太初邓平术，有余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转差，浸以谬错。璇玑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历以为牵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则四分数之立春日也。以折狱断大刑，于气已迁；用望平和随时之义，盖亦远矣。今改行四分，以遵于尧，以顺孔圣奉天之文。冀百君子越有民，同心敬授，*[佺]*获咸*(喜)**[熙]*，以明予祖之遗功。”于是四分施行。而欣、梵犹以为元首十一月当先大，欲以合耦弦望，命有常日，而十九岁不得七闰，晦朔失实。行之未期，章帝复发圣思，考之经讖，使左中郎将贾逵问治历者韞承、李崇、太尉属梁鲟、司徒*[掾]*严勛、太子舍人徐震、钜鹿公乘苏统及欣、梵等十人。

以为月当先小，据春秋经书朔不书晦者，朔必有明晦，不朔必在其月也。即先大，则一月再朔，后月无朔，是明不可必。梵等以为当先大，无文正验，取欲谐耦十六日*[望]*，月朏口，晦当灭而已。又晦与合同时，不得异日。又上知欣、梵穴见，口毋拘历已班，天元始起之月*(常)**[当]*小。定，后年历数遂正。永元中，复令史官以九道法候弦望，验无有差跌。逵论集状，后之议者，用得折衷，故详录焉。

逵论曰：“太初历冬至日在牵牛初者，牵牛中星也。古黄帝、夏、殷、周、鲁冬至日在建星，建星即今斗星也。太初历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牵牛八度。

案行事史官注，冬、夏至日常不及太初历五度，冬至日在斗*(一)**十一度四分度之一。石氏星经曰：‘黄道规牵牛初直斗二十度，去极二十五度。’于赤道，斗二十一度也。四分法与行事候注天度相应。尚书考灵曜‘斗二十二度，无余分，冬至在牵牛所起’。又编欣等据今日所在*[未至]*牵牛中星五度，于斗二十一度四分一，与考灵曜相近，即以明事。元和二年八月，诏书曰‘石不可离’，令两候，上得筭多者。太史令玄等候元和二年至永元元年，五岁中课日行及冬*(夏)*至斗*(一)**十一度四分一，合古历建星考灵曜日所起，其星闲距度皆如石氏故事。他术以为冬至日在牵牛初者，自此遂黜也。”

逵论曰：“以太初历考汉元尽太初元年日*(朔)**[食]*二十三事，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历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三)**日。以太初历考太初元年尽更始二年二十四事，十得晦；以新历十六得朔，七得二日，一得晦

。以太初历考建武元年尽永元元年二十三事，五得朔，十八得晦；以新历十七得朔，三得晦，三得二日。又以新历上考春秋中有日朔者二十四事，失不中者二十三事。天道参差不齐，必有余，余又有长短，不可以等齐。治历者方以七十六岁断之，则余分*(稍)**[消]*长，稍得一日。故易金火相革之卦象曰：‘君子以治历明时。’又曰：‘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言圣人必历象日月星辰，明数不可贯数千万岁，其闲必改更，先距求度数，取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

故求度数，取合日月星辰，有异世之术。太初历不能下通于今，新历不能上得汉元。一家历法必在三百年之闲。故讖文曰‘三百年斗历改宪’。汉兴，当用太初而不改，下至太初元年百二岁乃改。故其前有先晦一日合朔，下至成、哀，以二日为朔，故合朔多在晦，此其明效也。”

逵论曰：“臣前上傳安等用黄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与日月同，于今历弦望至差一日以上，辄奏以为变，至以为日濳缩退行。于黄道，自得行度，不为变。愿请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度课，与待诏星象考校。奏可。臣谨案：前对言冬至日去极一百一十五度，夏至日去极六十七度，春秋分日去极九十一度。

洪范‘日月之行，则有冬夏’。五纪论‘日月循黄道，南至牵牛，北至东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也。今史官一以赤道为度，不与日月行同，其斗、牵牛、*[东井]*、輿鬼，赤道得十五，而黄道得十三度半；行东壁、奎、娄、轸、角、亢，赤道*(十)**度，黄道八度；或月行多而日月相去反少，谓之日濳。案黄道值牵牛，出赤道南二十五度，其直东井、輿鬼，出赤道北**五度。赤道者为中天，去极俱九十度，非日月道，而以遥准度日月，失其实行故也。以今太史官候注考元和二年九月己未月行牵牛、东井四十九事，无行十一度者；行娄、角三十七事，无行十五六度者，如安言。问典星待诏姚崇、井毕等十二人，皆曰‘星图有规法，日月实从黄道，官无其器，不知施行’。案甘露二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以图仪度日月行，考验天运状，日月行至牵牛、东井，日过**度，月行十五度，至娄、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赤道使然，此前世所共知也。如言黄道有验，合天，日无前濳，弦望不差一日，比用赤道密近，宜施用。上中多臣校。”案逵论，永元四年也。至十五年七月甲辰，诏书造太史黄道铜仪，以角为十三度，亢十，氏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斗二十四四分度之一，牵牛七，须女十一，虚十，危十六，营室十八，东壁十，奎十七，娄十二，胃十五，昴十二，毕十六，觜三，参八，东井三十，輿鬼四，柳十四，星七，张十七，翼十九，轸十八，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史官以*(郭)**[部]*日月

行，参弦望，虽密近而不为注日。仪，黄道与度转运，难以候，是以少循其事。

逵论曰：“又今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时，率多不中，在于不知月行弼疾意。永平中，诏书令故太史待诏张隆以四分法署弦、望、月食加时。隆言能用易九、六、七、八*(支)**[爻]*知月行多少。今案隆所署多失。臣使隆逆推前手所署，不应，或异日，不中天乃益远，至十余度。梵、统以史官候注考校，月行当有弼疾，不必在牵牛、东井、娄、角之闲，又非所谓朏、侧匿，乃由月所行道有远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处三度，九岁九道一复，凡九章，百七十一岁，复十一月合朔旦冬至，合春秋、三统九道终数，可以知合朔、弦、望、月食加时。据官注天度为分率，以其术法上考建武以来月食凡三十八事，差密近，有益，*(宣)**[宜]*课试上。”

案史官旧有九道术，废而不修。熹平中，故治历郎梁国宗整上九道术，诏书下太史，以参旧术，相应。部太子舍人冯恂课校，恂亦复作九道术，增损其分，与整术并校，差为近。太史令扬上以恂术参弦、望。然而加时犹复先后天，远则十余度。

日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有畸。日官当会集此之迟疾，以考成晦朔，错综以设闰月。闰月无中气，而北斗邪指两辰之闲，所以异于他月也。积此以相通，四时八节无违，乃得成岁。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事口而不悖。故传曰：‘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然阴阳之运，随动而差，差而不已，遂与历错。故仲尼、丘明每于朔闰发文，盖矫正得失，因以宣明历数也。桓十七年，日食得朔，而史阙其日，单书朔。僖十五年，日食*[亦得朔]*，而史阙朔与日。故传因其得失，并起时史之谬，兼以明其余日食，或历失其正也。庄二十五年，经书‘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谓正阳之月也。而时历误，实是七月之朔，非六月。故传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用币于社，伐鼓于朝。’*[明]*此*[食]*非用币伐鼓常月，因变而起，历误也。文十五年经文皆同，而更复发，传曰‘非礼’。明前传欲以审正阳之月，后传发例，欲以明诸侯之礼也。此乃圣贤之微旨，*[而]*先儒所未喻也。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而平子言非正阳之月，以诬一朝，近于指鹿为马。故传曰‘不君君’，且因以明此月为得天正也。刘子骏造三统历，以修春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统历唯*[得]*一食，历术比诸家既最。又六千余岁辄益一日。凡岁当累日为次，而无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前代名儒，而谓之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以来，诸论春秋者，多述谬误，或造家术，或用黄帝以来诸历，以推经传朔日，皆不*(得)*谐合。日食

于朔，此乃天验，经传又书其朔食，可谓得天，而刘、贾诸儒说，皆以为月二日或三日，公违圣人明文。其蔽在于守一元，不与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尝着历论，极言历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运其舍，皆动物也。物动则不一，虽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为月，*[累月为岁]*，以新故相序，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频月而食者，*[有]*旷年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筭守*(从)**[恒]*数，故历无不有差失也。始失于毫毛，而尚未可觉，积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则不得不改宪以从之。书所谓‘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易所谓‘治历明时’，言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者)*也。推此论之，春秋二百余年，其治历变通多矣。虽数术绝灭，还寻经传微旨，大量可知。时之违谬，则经传有验。学者固当曲循经传月日日食，以考朔晦*(也)*，以推时验。而*[见]*皆不然，各据其学以推春秋。此无异度己之迹，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为历论之后，至咸宁中，善筭李修、夏显，依论体为术，名干度历，表上朝廷。其术合日行四分之数，而微增月行。用三百岁改宪之意，二元相推，七十余岁，承以强弱，强弱之差盖少，而适足以远通盈缩。时尚书及史官以干度与*(太)**[泰]*始历参校古今记注，干度历殊胜*[泰始历，上胜官历四十五事]*，今*[其]*术具存。时又并考古今十历，以验春秋，知三统历之最筮也。今具列其*(时)*得失之数，又据经传微旨*(证据及失闰旨)*，考日辰朔晦，以相发明，为经传长历。诸经传证据，及失闰*[违]*时，文字谬误，皆甄发之。虽未必其得天，盖*[是]*春秋当时之历也。学者览焉。”

永元十四年，待诏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减一刻，不与天相应，或时差至二刻半，不如夏历密。”诏书下太常，令史官与融以仪校天，课度远近。

太史令舒、承、梵等对：“案官所施漏法令甲第六常符漏品，孝宣皇帝三年十二月乙酉下，建武十年二月壬午诏书施行。漏刻以日长短为数，率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减一刻。一气俱十五日，日去极各有多少。今官漏率九日移一刻，不随日进退。夏历漏*[刻]*随日南北为长短，密近于官漏，分明可施行。”其年十一月甲寅，诏曰：“告司徒、司空：漏所以节时分，定□明。

□明长短，起于日去极远近，日道周*[圜]*，不可以计率分，当据仪度，下参晷景。今官漏以计率分□明，九日增减一刻，违失其实，至为疏数以耦法。太史待诏霍融上言，不与天相应。太常史官运仪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以晷景为刻，少所违失，密近有验。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当用者，计吏到，班予四十八箭。”文多，故魁取二十四气日所在，并黄道去极、晷景、漏刻、□明中星刻于下。

昔太初历之兴也，发谋于元封，启定于*(天)**[元]*凤，积*(百)*三十年，是非乃审。及用四分，亦于建武，施于元和，讫于永元，七十余年，然后仪式备立，司候有准。天事幽微，若此其难也。中兴以来，图讖漏泄，而考灵曜、命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后百一十四岁，朔差溲二日。学士修之于草泽，信向以为得正。及太初历以后*(大)**[天]*为疾，而修之者云“百四十四岁而太岁超一*(表)**[辰]*，百七十一岁当弃朔余六十三，中余千一百九十七，乃可常行”。自太初元年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一，当去分而不去，故令益有疏阔。此二家常挟其术，庶几施行，每有讼者，百寮会议，髡儒骋思，论之有方，益于多闻识之，故详录焉。

安帝延光二年，中谒者亶诵言当用甲寅元，河南梁丰言当复用太初。尚书郎张衡、周兴皆能历，数难诵、丰，或不对，或言失误。衡、兴参案仪注*(者)*，考往校今，以为九道法最密。诏书下公卿详议。太尉恺等上侍中施延等议：“太初过天，日一度，弦望失正，月以晦见西方，食不与天相应；元和改从四分，四分虽密于太初，复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与天相应，合图讖，可施行。”

博士黄广、大行令任佺议，如九道。河南尹祉、太子舍人李泓等四十人议：“即用甲寅元，当除元命苞天地开辟获麟中百一十四岁，推闰月六直其日，或朔、晦、弦、望，二十四气宿度不相应者非一。用九道为朔，月有比三大二小，皆疏远。元和变历，以应保干图‘三百岁斗历改宪’之文。四分历本起图讖，最得其正，不宜易。”恺等八十四人议，宜从太初。尚书令忠上奏：“诸从太初者，皆无他效验，徒以世宗攘夷廓境，享国久长为辞。或云孝章改四分，灾异卒甚，未有善应。臣伏惟圣王兴起，各异正朔，以通三统。汉祖受命，因秦之纪，十月为年首，闰常在岁后。不稽先代，违于帝典。太宗遵修，三阶以平，黄龙以至，刑狂以错，五是以备。哀平之际，同承太初，而妖孽累仍，痼祸非一。

议者不以成数相参，考真求实，而泛采妄说，归福太初，致咎四分。太初历觴贤所立，是非已定，永平不审，复革其弦望。四分有谬，不可施行。元和凤鸟不当应历而翔集。远嘉前造，则*(丧)**[表]*其休；近讥后改，则隐其福。漏见曲论，未可为是。臣辄复重难衡、兴，以为五纪论推步行度，当时比诸术为近，然犹未稽于古。及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横断年数，损夏益周，考之表纪，差谬数百。两历相课，六千一百五十六岁，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牵牛。□阔不可复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见，非独衡、兴。前以为九道密近，今议者以为有阙，及甲寅元复多违失，皆未可取正。昔仲尼顺假马之名，以崇君之义。况天之历数，不可任疑从虚，以非易是。”上纳其言，遂*[寝

] *改历事。

顺帝汉安二年，尚书侍郎边韶上言：“世微于数亏，道盛于得常。数亏则物衰，得常则国昌。孝武皇帝摅发圣思，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乃诏太史令司马迁、治历邓平等更建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干凿度八十**分之四十三为日法。设清台之候，验六异，课效铢密，太初为最。其后刘歆研机极深，验之春秋，参以易道，以河图帝览嬉、雒书*(甄)**[干]*曜度推广九道，百七十一岁进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岁一超次，与天相应，少有阙谬。从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岁，进退余分六十三，治历者不知处之。推得十二度弦望不效，挟废术者得窜其说。至*(永)**[元]*和二年，小终之数寔过，余分稍增，月不用晦朔而先见。孝章皇帝以保干图‘三百年斗历改宪’，就用四分。以太白复枢甲子为癸亥，引天从筭，耦之目前。更以庚申为元，既无明文；

托之于获麟之岁，又不与感精符单阙之岁同。史官相代，因成习疑，少能钩深致远；案弦望足以知之。”诏书下三公、百官杂议。太史令虞恭、治历宗欣等议：“建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后定日法，法定然后度周天以定分至。三者有程，则历可成也。四分历仲纪之元，起于孝文皇帝后元三年，岁在庚辰。上四十五岁，岁在乙未，则汉兴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岁，岁在庚申，则孔子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寻之上行，复得庚申。岁岁相承，从下寻上，其执不误。此四分历元明文图讖所着也。太初元年岁在丁丑，上极其元，当在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岁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岁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案岁所超，于天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俱超。日行一度，积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而周天一潜，名曰岁。岁从一辰，日不得空周天，则岁无由超辰。案百七十**岁二部一章，小余六十三，自然之数也。夫数出于杪忽，以成毫牦，亮牦积累，以成分寸。

两仪既定，日月始离。初行生分，积分成度。日行一度，一岁而周，故为术者，各生度法，或以九百四十，或以八十一。法有细铢，以生两科，其归一也。日法者，日之所行分也。日垂令明，行有常节，日法所该，通远无已，损益毫牦，差以千里。自此言之，数无缘得有亏弃之意也。今欲饰平之失，断法垂分，恐伤大道。以步日月行度，终数不同，四章更不得朔余一。虽言九道去课进退，恐不足以补其阙。且课历之法，晦朔变弦，以月食天验，昭著莫大焉。今以去六十三分之法为历，验章和元年以来日变二十事，月食二十八事，与四分历更失，定课相除，四分尚得多，而又便近。

孝章皇帝历度审正，图仪晷漏，与天相应，不可复尚。文曜钩曰：‘高辛受命，重黎说文。唐尧即位，羲和立*(禅)**[浑]*。夏后制德，昆吾列神。成周改

号，莒弘分官。’运斗枢曰：‘常占有经，世史所明。’洪范五纪论曰：‘民闲亦有黄帝诸历，不如史官记之明也。’自古及今，圣帝明王，莫不取言于羲和、常占之官，定精微于晷仪，正觚疑，秘藏中书，改行四分之原。及光武皇帝数下诏书，草创其端，孝明皇帝课校其实，孝章皇帝宣行其法。君更三圣，年历数十，信而征之，举而行之。其元则上统开辟，其数则复古四分。宜如甲寅诏书故事。”奏可。

灵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冯光、沛相上计掾陈晁言：“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盗贼相续为*[害]*。历*[当]*用甲寅为元而用庚申，图纬无以庚*[申]*为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太史治治历中郭香、刘固意造妄说，乞*(与)*本庚申元经纬*(有)*明*[文]*，受虚欺重诛。”乙卯，诏书下三府，与儒林明道者详议，务得道真。以髡臣会司徒府议。

议郎蔡邕议，以为：

历数精微，去圣久远，得失更迭，术*(术)*无常是。*[汉兴]***(以)*承秦，历用颛顼，元用乙卯。百有二岁，孝武皇帝始改正朔，历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岁。孝章皇帝改从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晁各以庚申为非，甲寅为是。案历法，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晁所据，则殷历元也。他元虽不明于图讖，各*[自一]*家*[之]*术，皆当有效于*(其)*当时。*(黄)***[武]*帝始用太初丁丑之元，*(有)*六家纷错，争讼是非。

太史令张寿王挟甲寅元以非汉历，杂候清台，课在下第，卒以疏阔，连见劾奏，太初效验，无所漏失。是则虽非图讖之元，而有效于前者也。及用四分以来，考之行度，密于太初，是又新元*[有]*效于今者也。延光元年，中谒者亶诵亦非四分庚申，上言当用命历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参议正处，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弼速进退，不必若一。术家以筭追而求之，取合于当时而已。故有古今之术。今*[术]*之不能上通于古，亦犹古术之不能下通于今也。元命苞、干凿度皆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及命历序积获麟至汉，起庚*(子)***[午]*部之二十三岁，竟己酉、戊子及丁卯部六十九岁，合为二百七十五岁。汉元年岁在乙未，上至获麟则岁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极开辟，则*(不)***[元]*在庚申。讖虽无文，其数见存。而光、晁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五万九千八百八十六岁，获麟至汉百六十*(二)**岁，转差少一百一十四岁。云当满足，则上违干凿度、元命苞，中使获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历序获麟*[至]*汉相去四部年数，与奏记谱注不相应。

当今历正月癸亥朔，光、晁以为乙丑朔。乙丑之与癸亥，无题勒款识可与觚共别者，须以弦望晦朔光魄亏满可得而见者，考其符验。而光、晁历以考灵曜

[为本]，二十八宿度数及冬至日所在，与今史官甘、石旧文错异，不可考校；以今浑天图仪检天文，亦不合于考灵曜。光、晁诚能自依其术，更造望仪，以追天度，远有验于图书，近有效于三光，可以易夺甘、石，穷服诸术者，实宜用之。难问光、晁，但言图讖，所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书曰：‘朕闻古先圣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史官用太初邓平术，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历以为牵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则四分数之立春也，而以折狱断大刑，于气已迁，用望平和，盖亦远矣。今改行四分，以遵于尧，以顺孔圣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历庚申元之诏也。深引河雒图讖以为符验，非史官私意独所兴构。而光、晁以为*[香]*、固意造妄说，违反经文，谬之甚者。昔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舜睹时月正日，汤、武革命，治历明时，可谓正矣，且犹遇水遭旱，戒以‘蛮夷猾夏，寇贼奸宄’。而光、晁以为阴阳不和，奸臣盗贼，皆元之咎，诚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岁，而光、晁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从秦来，汉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晁区区信用所学，亦妄虚无造欺语之愆。至于改朔易元，往者寿王之术已课不效，宣诵之议不用，元和诏书文备义着，非黜臣议者所能变易。

太尉耽、司徒隗、司空训以邕议劾光、晁不敬，正鬼薪法。诏书勿治罪。

太初历推月食多失。四分因太初法，以河平癸巳为元，施行五年。永元元年，天以七月后闰食，术以八月。其*(十)*二年正月十二日，蒙公乘宗绀上书言：“今月十六日月当食，而历以二月。”至期如绀言。太史令巡上绀有益官用，除待诏。甲辰，诏书以绀法署。施行五十六岁。至本初元年，天以十二月食，历以后年正月，于是始差。到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先历食者十六事。常山长史刘洪上作七曜术。甲辰诏属太史部郎中刘固、舍人冯恂等课效，复作八元术，固等作月食术，并已相参。固术与七曜术同。月食所失，皆以岁在己未当食四月，恂术以三月，官历以五月。太史上课，到时施行中者。丁巳，诏书报可。

其四年，绀孙诚上书言：“受绀法术，当复改，今年十二月当食，而官历以后年正月。”到期如言，拜诚为舍人。丙申，诏书听行诚法。

光和二年岁在己未，三月、五月皆阴，太史令修、部舍人张恂等推计行度，以为三月近，四月远。诚以四月。奏废诚术，施用恂术。其三年，诚兄整前后上书言：“去年三月不食，当以四月。史官废诚正术，用恂不正术。”整所上*(五)**[正]*属太史，太史主者终不自言三月近，四月远。食当以见为正，无远近。诏书下太常：“其详案注记，平议术之要，效验虚实。”太常就耽上选侍中韩说、博士蔡较、谷城门候刘洪、右郎中陈调于太常府，覆校注记，平议难问。恂、诚各对。恂术以五千六百四十*(日)**[月]*有九百六十一食为法

，而除成分，空加县法，推建武以来，俱得三百二十七食，其十五食错。案其官素注，天见食九十八，与两术相应，其错辟二千一百。诚术以百三十五月二十三食为法，乘除成月，从建康以上减四十一，建康以来减三十五，以其俱不食。

恂术改易旧法，诚术中复减损，论其长短，无以相踰。各引书纬自证，文无义要，取追天而已。夫日月之术，日循黄道，月从九道。以赤道仪，日冬至去极俱一百一十五度。其入宿也，赤道在斗中十一，而黄道在斗十九。两仪相参，日月之行，曲直有差，以生进退。故月行井、牛，十四度以上；其在角、娄，十二度以上。皆不应率不行。以是言之，则术不差改，不验不用。天道精微，度数难定，术法多端，历纪非一，未验无以知其是，未差无以知其失。失然后改之，是然后用之，此谓允执其中。今诚术未有差错之谬，恂术未有独中之异，以无验改未失，是以检将来为是者也。诚术百三十五月月二十三食，其文在书籍，学者所修，施行日久，官守其业，经纬日月，厚而未愆，信于天文，述而不作。恂久在候部，详心善意，能揆仪度，定立术数，推前校往，亦与见食相应。然协历正纪，钦若昊天，宜率旧章，如甲辰、丙申诏书，以见食为比。今宜施用诚术，弃放恂术，史官课之，后有效验，乃行其法，以审术数，以顺改易。耽以说等议奏闻，诏书可。恂、整、诚各复上书，恂言不当施诚术，整言不当复*(弃)*恂术。为洪议所侵，事下永安台覆实，皆不如恂、诚等言。劾奏谩欺。诏书报，恂、诚各以二月奉赎罪，整适作左校二月。遂用洪等，施行诚术。

光和二年，万年公乘王汉上月食注。自章和元年到今年凡九十三岁，合百九十六食；与官历河平元年月错，以己巳为元。事下太史令修，上言“汉所作注不与见食相应者二事，以同为异者二十九事”。尚书召谷城门候刘洪。□曰：“前郎中冯光、司徒掾陈晃各讼历，故议郎蔡邕共补续其志。今洪其诣修，与汉相参，推元*(谓)**[课]*分，考校月食。审己巳元密近，有师法，洪便从汉受；

不能，对。”洪上言：“推*(元)*汉己巳元，则考灵曜旃蒙之岁乙卯元也，与光、晃甲寅元相经纬。于以追天作历，校三光之步，今为疏阔。孔子纬一事见二端者，明历兴废，随天为节。甲寅历于孔子时效；己巳颛顼秦所施用，汉兴草创，因而不易，至元封中，迂阔不审，更用太初，应期三百改宪之节。甲寅、己巳讖虽有文，略其年数，是以学人各传所闻，至于课校，罔得厥正。夫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于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庙五度。课两元端，闰余差*(自)**[百]*五十**分*(二)*之三，朔三百四，中节之余二十九。以效信难聚，汉不解说，但言先人有书而已。

以汉成注参官施行，术不同二十九事，不中见食二事。案汉习书，见己巳元，谓朝不闻，不知圣人独有兴废之义，史官有附天密术。甲寅、己巳，前已施行，效后格而*(己)*不用。河平疏阔，史官已废之，而汉以去事分争，殆非其意。虽有师法，与无同。课又不近密。其说部数，术家所共知，无所采取。

”遣汉归乡里。

“洪笃信好学，观乎六艺觊书意，以为天文数术，探赜索隐，钩深致远，遂专心锐思。为曲城侯相，政教清均，吏民畏而爱之，为州郡之所礼异。”

后汉书志第三 律历下 历法

昔者圣人之作历也，观璇玑之运，三光之行，道之发敛，景之长短，斗纲*(之)**[所]*建，青龙所躔，参伍以变，错综其数，而制术焉。

天之动也，一昼一夜而运过周，星从天而西，日违天而东。日之所行与运周，在天成度，在历成日。居以列宿，终于四七，受以甲乙，终于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当其同*[所]*，谓之合朔。舒先速后，近一远三，谓之弦。相与为衡，分天之中，谓之望。以速及舒，光尽体伏，谓之晦。晦朔合离，斗建移辰，谓之*[月]*。日月之*(术)**[行]*，则有冬有夏；冬夏之闲，则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陆谓之冬，西陆谓之春，南陆谓之夏，东陆谓之秋。日道发南，去极弥远，其景弥长，远长乃极，冬乃至焉。日道敛北，去极弥近，其景弥短，近短乃极，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齐景正，春秋分焉。

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时备成，万物毕改，摄提迁次，青龙移辰，谓之岁。岁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谓之章，同在日首谓之部，部终六旬谓之纪，岁朔又复谓之元。是故日以实之，月以闰之，时以分之，岁以周之，章以明之，部以部之，纪以记之，元以原之。然后虽有变化万殊，羸朒无方，莫不结系于此而磔正焉。

极建其中，道营于外，璇衡追日，以察*[发]*敛，光道生焉。孔壶为漏，浮箭为刻，下漏数刻，以考中星，□明生焉。日有光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会望衡，邻于所交，亏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见，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归一也，步术生焉。金、水承阳，先后日下，速则先日，彳而后留，留而后逆，逆与日违，违而后速，速与日竞，竞又先日，彳速顺逆，晨夕生焉。

日、月、五纬各有终原，而七元生焉。见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数生焉。参差齐之，多少均之，会终生焉。引而伸之，触而长之，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无幽辟潜伏，而不以其精者然。故阴阳有分，寒暑有节，天地贞观，日月贞明。

若夫佑术开业，淳耀天光，重黎其上也。承圣帝之命若昊天，典历象三辰，以

授民事，立闰定时，以成岁功，羲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创制，治历明时，应天顺民，汤、武其盛也。及王德之衰也，无道之君乱之于上，顽愚之史失之于下。夏后之时，羲和淫湎，废时乱日，胤乃征之。纣作淫虐，丧其甲子，武王诛之。夫能贞而明之者，其兴也勃焉；回而败之者，其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纲纪，帝王之壮事，是以圣人宝焉，君子勤之。夫历有圣人之德六焉：以本气者尚其体，以综数者尚其文，以考类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时，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来者尚其流。大业载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将有兴焉，咨焉而以从事，受命而莫之违也。若夫用天因地，揆时施教，颁诸明堂，以为民极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备矣，天下之能事毕矣。

过此而往，鬻忌苟禁，君子未之或知也。

斗之二十一度，去极至远也，日在焉而冬至，鬻物于是乎生。故律首黄钟，历始冬至，月先建子，时平夜半。当汉高皇帝受命四十有五岁，阳在上章，阴在执徐，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闰积之数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谓之汉历。又上两元，而月食五星之元，并发端焉。

历数之生也，乃立仪、表，以校日景。景长则日远，天度之端也。日发其端，周而为岁，然其景不复，四周千四百六十一日，而景复初，是则日行之终。以周除日，得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为岁之日数。日日行一度，亦为天度。察日月俱发度端，日行十九周，月行二百五十四周，复会于端，是则月行之终也。以日周除月周，得一岁周天之数。

以日一周减之，余二十九分之七，则月行过周及日行之数也，为一岁之月。以除一岁日，为一月之数。月之余分积满其法，得一月，月成则其岁*[大]*。月*(大)*四时推移，故置十二中以定月位。有朔而无中者为闰月。中之始*(日)**[日]*节，与中为二十四气。以除一岁日，为一气之日数也。其分积而成日为没，并岁气之分，如法为一岁没。没分于终中，中终于冬至，冬至之分积如其法得一日，四岁而终。月分成闰，闰七而尽，其岁十九，名之曰章。章首分尽，四之俱终，名之曰蔀。以一岁日乘之，为蔀之日数也。以甲子命之，二十而复其初，是以二十蔀为纪。纪岁青龙未终，三终岁后复青龙为元。

元法，四千五百六十。

宋均曰：“纪即元也。四千五百六十者，五行相代，一终之大数也。王者即位，或遇其统，或不尽其数，故一*(共)**[元]*以四千五百六十为甲寅之终也。王者起，必易元，故不复沿前而终言之也。”韩子曰：“四千五百六十岁为一元，元中有厄，故圣人有九岁之畜以备之也。”

纪法，千五百二十。

纪月，万八千八百。

蓂法，七十六。

蓂月，九百四十。

章法，十九。

章月，二百三十五。

周天，千四百六十一。

日法，四。

蓂日，二万七千七百五十九。

没数，二十一。*(为章闰)*通法，四百八十七。

没法，七，因为章闰。

日余，百六十八。

中法，*(四)**十二。

大周，三十四万三千三百三十五。

月周千一十六。

月食数之生也，乃记月食之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复既，其月*(食)*百三十五，率之相除，得五*(百)**[月]*二十三之二十而一食。以除一岁之月，得岁有再食五百一十三分之五十**也。分终其法，因以与蓂相约，得四与二十七，互之，会二千五十二，二十而与元会。

元会，四万一千四十。

蓂会，*(三)**千五十*(三)**。

岁数，五百一十三。

食数，千八十一。

月数，百*(二)**十五。

食法，二十*(二)**。

推入蓂术曰：以元法除去上元，其余以纪法除之，所得数从天纪，筭外则所入纪也。不满纪法者，入纪年数也。以蓂法除之，所得数从甲子蓂起，筭外，所入纪岁名命之，筭上，即所求年太岁所在。

推月食所入蓂会年，以元会除去上元，其余以蓂会除之，所得以*(七)**十*(二)**乘之，满六十除去之，余以二十除所得数，从天纪，筭*(之起)*外，所*(以)*入纪，不满二十者，数从甲子蓂起，筭外，所入蓂会也。其初不满蓂会者，入蓂会年数也，各以*(不)**[所]*入纪岁名命之，筭上，即所求年*(蓂)**[太岁所在]*。

天纪岁名地纪岁名人纪岁名蓂首庚辰庚子庚申甲子一丙申丙辰丙子癸卯二壬子壬申壬辰壬午三戊辰戊子戊申辛酉四甲申甲辰甲子庚子五庚子庚申庚辰己卯六丙辰丙子丙申戊午七壬申壬辰壬子丁酉八戊子戊申戊辰丙子九甲辰甲子甲申乙

卯十庚申庚辰庚子甲午十一丙子丙申丙辰癸酉十二壬辰壬*(午)**[子]*壬申壬子十三戊申戊辰戊子辛卯十四甲子甲申甲辰庚午十五庚辰庚子庚申*(乙)**[己]*酉十六丙申丙辰丙子戊子十七壬子壬申壬辰丁卯十八戊辰戊子戊申丙午十九甲申甲辰甲子乙酉二十推天正术，置入蔀年减一，以章月乘之，满章法得一，名为积月，不满为闰余，十二以上，其岁有闰。

推天正朔日，置入蔀积月，以蔀日乘之，满蔀月得一，名为积日，不满为小余，积日以六十除去之，其余为大余，以所入蔀名命之，算尽之外，则前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小余四百四十一以上，其月大。求后月朔，加大余二十九，小余四百九十**，小余满蔀月得一，上加大余，命之如前。

一术，以大周乘年，周天乘*[闰余]*减之，余满蔀*(日)**[月]*，则天正朔日也。

推二十四气术曰：置入蔀年减一，以*(月)**[日]*余乘之，满中法得一，名曰大余，不满为小余，大余满六十除去之，其余以蔀名命之，算尽之外，则前年冬至之日也。

求次气，加大余十五，小余七，除命之如前，小寒日也。

推闰月所在，以闰余减章法，余以十二乘之，满章闰数得一，满四以上亦得一算之数，从前年十一月起，算尽之外，闰月也。或进退，以中气定之。

推弦、望日，因其月朔大小余之数，皆加大余七，小余三百五十九四分三，小余满蔀月得一，加大余，大余命如法，得上弦。又加得望，次下弦，又后月朔。

其弦、望小余二百六十以下，每以百刻乘之，满蔀月得一刻，不满其*(数)**[所]*近节气夜漏之半者，以算上为日。

推没灭术，置入蔀年减一，以没数乘之，满日法得一，名为积没，不尽为没余。

以通法乘积没，满没法得一，名为大余，不尽为小余。大余满六十除去之，其余以蔀名命之，算尽之外，前年冬至前没日也。求后没，加大余六十九，小余四，小余满没法，从大余，命之如前，无分为灭。

一术，以*(为)**[十]*五乘冬至小余，以减通法，余满没法得一，则天正后没也。

推合朔所在度，置入蔀积*(月)**[日]*以*(日)**[蔀月]*乘之，满大周除去之，其余满蔀月得一，名为积度，不尽为余分。积度加斗二十一度，加二百三十五分，以宿次除之，不满宿，则日月合朔所在星度也。求后合朔，加度二十九，加分四百九十九，分满蔀月得一，经斗除二百三十五分。

一术，以闰余乘周天，以减大周余，满蔀月得一，合以斗二十一度四分一，则

天正合朔日月所在度。

推日所在度，置入蔀积日之数，以蔀法乘之，满蔀日除去之，其余满蔀法得一，为积度，不尽为余分。积度加斗二十一度，加十九分，以宿次除去之，则夜半日所在宿度也。

求次日，加一度。求次月，大加三十度，小加二十九度，经斗除十**分。

一术，以朔小余减合*[朔]*度分，即日夜半所在。其分*(三)**百*(二)**十五约之，十九乘之。

推月所在度，置入蔀积日之数，以月周乘之，满蔀日除去之，其余满蔀法得一，为积度，不尽为余分。积度加斗二十一十**分，除如上法，则所求之日夜半月所在宿度也。

求次日，加十三度二十八分。求次月，大加三十五度六十一分，月小二十二度三十三分，分满法得一度，经斗除十九分。其冬下旬月在张、心署之，谓*(尽)**[昼]*漏分后尽漏尽也。

一术，以蔀法除朔小余，所得以减日半度也。余以减分，即月夜半所在度也。

推日明所入度分术曰：置其月节气夜漏之数，以蔀法乘之，二百除之，得一分，即夜半到明所行分也。以增夜半日所在度分，为明所在度分也。

求口日所入度，以夜半到明日所行分*(分)*减蔀法，其余即夜半到口所行分也。

以加夜半所在度分，为口日所在度也。

推月明所入度分术曰：置其节气夜*(半)**[漏]*之数，以月周乘之，以二百除之，为积分。积分满蔀法得一，以增夜半度，即*(明)*月*[明]*所在度也。

求口月所入度：以明积分减月周，其余满蔀法得一度，加夜半，则口月所在度也。

推弦、望日所入星度术曰：置合朔度分之数，加七度三百五十九分四分*(之)**三，*[以]*宿次除之，即得上弦日所入宿度分也。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法，小分*[满]*四从大分，*[大分]*满蔀月从度。

推弦、望月所入星度术曰：置月合朔度分之数，加度九十八，加分六百五十三半，以宿次除之，即上弦月所入宿度分也。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分，满蔀月从度。

推月食术曰：置入蔀会年数，减一，以食数乘之，满岁数得一，名曰积食，不满为食余。以月数乘积*[食]*，满食法得一，名为积月，不满为月余分。积月以章月除去之，其余为入章月数。当先除入章闰，乃以十二除去之，不满者命以十一月，算尽之外，则前年十一月前食月也。求入章闰者，置入章月，以章闰乘之，满章月得一，则入章闰数也。余分满二百二十四以上至二百三十一

，为食在闰月。闰或进退，以朔日定之。求后食，加五*(百)**[月]*二十分，满法得一月数，命之如法，其分尽食筭上。

推月食朔日术曰：置食积月之数，以二十九乘之，为积日。又以四百九十**乘积月，满蔀月得一，以并积日，以六十除之，其余以所会蔀名命之，筭尽之外，则前年天正前食月朔日也。

求食日，加大余十四，小余七百一十九半，小余满蔀月为大余，大余命如前，则食日也。

求后食朔及日，皆加大余二十七，小余六百一十五。其月余分不满二十者，又加大余二十九，小余四百九十九。其食小余者，当以漏刻课之，夜漏未尽，以筭上为日。

一术，以岁数去上元，余以为积月，以百一十二乘之，满月数去之，余满食法得一，则天正后食。

推诸加时，以十二乘小余，先减如法之半，得一时，其余乃以法除之，所得筭之数从夜半子起，筭尽之外，则所加时也。

推诸上水漏刻：以百乘其小余，满其法得一刻；不满法*(法)*什之，满法得一分。积刻先减所入节气夜漏之半，其余为昼上水之数。过昼漏去之，余为夜上水数。其刻不满夜漏半者，乃减之，余为昨夜未*(昼)**[尽]*，其弦望其日。五星数之生也，各记于日，与周天度相约而为率。以章法乘周率为*(用)**[月]*法，章月乘日率，如月法，为积月月余。以月之*(月)**[日]*乘积*[月]*，为朔大小余。乘为入月日余。以日法乘周率为日度法，以*[周]*率去日率，余以乘周天，如日度法，为*[积]*度*(之)**[度]*余也。日率相约取之，得二千九百九十万一千六百二十一亿五十八万二千三百，而五星终，如蔀之数，与元通。

木，周率，四千三百二十七。日率，四千七百二十五。合积月，十三。月余，四万一千六百六。月法，八万二千二百一十三。大余，二十三。小余，八百四十七。虚分，九十三。入月日，十五。日余，万四千六百四十*(七)**。

日度法，万七千三百八。积度，三十三。度余，万三百一十四。

火，周率，八百七十九。日率，千八百七十六。合积月，二十六。月余，六千六百三十四。月法，万六千七百一。大余，四十七。小余，七百五十四。虚分，一百八十六。入月日，十*(一)**。日余，千八百七十二。日度法，三千五百一十六。积度，四十九。度余，一百一十四。

土，周率，九千九十六。日率，九千四百一十五。合积月，十二。月余，十三万八千六百三十七。月法，十七万二千八百二十四。大余，五十四。小余，三百四十八。虚分，五百九十二。入月日，二十*(三)**。日余，二千一百六十

三。日度法，三万六千三百八十四。积度，十二。度余，二万九千四百五十一。

金，周率，五千八百三十。日率，四千六百六十一。合积月，九。月余，九万八千四百五。

月法，十**万七百七十。大余，二十五。小余，七百三十一。虚分，二百九。入月日，二十六。日余，二百八十一。日度法，二万三千三百二十。积度，二百九十二。度余，二百八十一。

水，周率，万一千九百八。日率，千八百八十九。合积月，一。月余，二十一万七千六百六十**。月法，二十二万六千二百五十二。大余，二十九。小余，四百九十九。虚分，四百四十*(九)***。入月日，二十*(七)***。

日余，四万四千八百五。日度法，四万七千六百三十*(一)***。积度，五十七。度余四万四千八百五。

推五星术，置上元以来，尽所求年，以周率乘之，满日率得一，名为积合；不尽名*[为]*合余。*[合]*余以周率除之，不得焉退岁；无所得，星合其年，得一合前年，二合前二年。金、水积合奇为晨，偶为夕。其不满周率者反减之，余为度分。

推星合月，以合积月乘积合为小积，又以月余乘积合，满其月法得一，从小积*[为积月，不尽]*为月余。积月满纪月去之，余为入纪月。每以章闰乘之，满章月得一为闰；不尽为闰余。以闰减入纪月，其余以十二去之，余为入岁月数，从天正十一月起，算外，星合所在之月也。其闰*[余]*满二百二十四以上至二百三十一星合闰月。闰或进退，以朔制之。

推朔日，以蔀日乘*(之)*入纪月，满蔀月得一为积日，不尽为小余。积日满六十去之，余为大余，命以甲子，算外，星合月朔日。

推入月日，以蔀日乘月余，以其月法乘朔小余，从之，以四千四百六十五约之，所得*(得)*满日度法得一，为入月日，不尽为日余。以朔命入月日，算外，星合日也。

推合度，以周天乘度分，满日度法得一为积度，不尽为度余。以斗二十一四分之一命度，算外，星合所在度也。

一术，加退岁一，以减上元，满八十除去之，余以没数乘之，满日法得一，为大余，不尽为小余。以甲子命大余，则星合岁天正冬至日也。以周率*[乘]*小余，并度余，余满日度法从度，即*(正)**[至]*后星合日数也，命以冬至。求后合月，加合积月于入岁月，加月余于月余，满其月法得一，从入岁月。入岁月满十二去之，有闰计焉，余命如前，算外，后合月也。*(余一)**[金、水]*加晨得夕，加夕得晨。

求朔日，以大小余加今所得，其月余得一月者，又*[加大]*余二十九，*[小余

四百九十九，]*小饰满蓂月得一，*(如)**[加]*大余，大余命如前。

求入月日，以入月日*[日]*余加今所得，余满日度法得一，从日。其前合月朔小余*(不)*满其虚分者，空加一日。日满月先去二十九，其后合月朔小余不满四百九十九，又减一日，其余命如前。

求合度，以积度度余加今所得，余满日度法得一从度，命如前，经斗除如周率矣。

木，晨伏，十六日七千*(二)**百二十分半，行二度万三千八百一十一分，在日后十三度有奇，而见东方。见顺，日行五十八分度之十一，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微彊，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留不行，二十五日。旋逆，日行七分度之一，八十四日*(进)**[退]*十二度。复留，二十五日。复顺，五十八日行九度，又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十三度有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见三百六十六日，行二十八度。伏复十六日七千*(二)**百二十分半，行二度万三千八百一十一分，而与日合。凡一终，三百九十八日有万四千六百四十一分，行星三十*(二)**度与万三百一十四分，通率日行四千七百二十五分之三百九十八。

火，晨伏，七十一日二千六百九十四分，行五十五度二千二百五十四分半，在日后十六度有奇，而见东方。见顺，日行二十三分度之十四，*[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微彊，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留不行，十一日。旋逆，日行六十二分度之十七，六十二日退十七度。复留，十一日。复顺，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又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十六度有奇，而夕伏西方。

除伏逆，一见六百三十六日，行**百三度。伏复，七十一日二千六百九十四分，行五十五度二千二百五十四分半，而与日合。凡一终，七百七十九日有千八百七十二分，行星四百一十四度与九百九十三分。通率日行千八百七十六分之九百九十七。

土，晨伏，十九日千八十一分半，行三度万四千七百二十五分半，在日后十五度有奇，而见东方。见顺，日行四十三分度之三，八十六日行六度。留不行，三十三日。旋逆，日行十七分度之一百二，日退六度。复留，三十三日。复顺，八十六日，行六度，在日前十五度有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见三百四十日，行六度。伏复，十九日千八十一分半，行三度万四千七百二十五分半，与日合。凡一终，三百七十八日有二千一百六十三分，行星十二度与二万九千四百五十一分。通率日行九千四百一十五分之三百一十九。

金，晨伏，五日，退四度，在日后九度，而见东方。见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留不行，八日。*[旋]*顺，日行*(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

，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而*[疾]*，日行一度九十**分度之十五，九十一日行百六度。益疾，日行一度二十二分，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在日后九度，而晨伏东方。除伏逆，一见二百四十六日，行二百四十六度。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五十度二百八十一分，而与日合。一合二百九十二日**百八十一分，行星如之。

金，夕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五十度二百八十一分，在日前九度，而见西方。见顺，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度之二十二，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微弼，日行一度十五分，九十一日行百六度。而*(进)**[弼]*，日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留不行，八日。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在日前九度，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见二百四十六日，行二百四十六度，伏五日，退四度而*(后)**[复]*合。凡*(三)**[再]*合一终，五百八十四日有五百六十二分，行星如之。通率日行一度。

水，晨伏，九日，退七度，在日后十六度，而见东方。见逆，一日退一度。留不得，二日。旋顺，日行九分度之八，九日行八度。而疾，日行一度四分度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在日后十六度，而晨伏东方。除伏逆，一见，三十二日，行三十二度，伏十六日四万四千八百五分，行三十二度四万四千八百五分，而与日合。一合五十七日有四万四千八百五分，行星如之。

水，夕伏，十六日四万四千八百五分，行三十二度四万四千八百五分，在日前十六度，而见西方。见顺，疾，日行一度四分度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而弼，日行九分度之八，九日行八度。留不行，二日。*[旋]*逆，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十六度，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见三十二日，行三十**度，伏九日，退七度而复合。凡再合一终，百一十五日有四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分，行星如之。通率日行一度。

步术，以步法伏日度分，*(如)**[加]*星合日度余，命之如前，得星见日度也。

*(术)**[行]*分母乘之，分*(日)*如*[日]*度法而一，分不尽如*(法)*半*[法]*以上，亦得一，而日加所行分，满其母得一度。逆顺母不同，以当行之母乘故分，如故母，如一也。留者承前，逆则减之，伏不书度。经斗除如行母，四分具一。其分有损益，前后相放。其以赤道命度，进加退减之。其步以黄道。*(日)**[月]*名*(日)**[月]*名天正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冬至大寒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处暑秋分霜降小雪据孟春之惊蛰在十六日以后，立春在正月；惊蛰在十五日以前，立春在往年十二月。”

斗二十六*四分**退二*牛八女十二*进*(二)****虚十*进*(三)****危十*(六

)****进二*室十六*进*(二)****壁*(十)****进*(三)****北方九十八度四分一
奎十六娄十二**(进)**[退]*一*胃十四**(进二)**[退一]**昴十一**(进)**[退
]*二*毕十六**(进)**[退]*三*觜二*退三*参九*退四*西方八十度井三十三*退
三*鬼四柳十五星七*进一*张十八*进一*翼十八*进*(一)****軫十七*进*一南方
百一十二度角十二亢九*退一*氏十五*退二*房五*退三*心五*退三*尾十八**(进
)**[退]*三*箕十一*退三*东方七十五度右赤道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斗二
十四**(进一)**[四分一]**牛七女十一虚十危十六室十八壁十北方九十六度四
分一奎十七娄十二胃十五昴十二毕十六觜三参八西方八十三度井三十鬼四柳十
四星七张十七翼十九軫十八南方百九度角十三亢十氏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
东方七十七度右黄道度三百六十五四分一黄道去极，日景之生，据仪、表也。
漏刻之生，以去极远近差乘节气之差。如远近而差一刻，以相增损。□明之生，
以天度乘昼漏，夜漏减*(三)**[之，二]*百而一，为定度。以减天度，余为
明；加定度一为□。其余四之，如法为少。*[二为半，三为太，]*不尽，三之，
如法为强，余半法以上以成强。强三为少，少四为度，其强二为少弱也。又
以日度余为少强，而各加焉。

设一气令十六日者，皆常率四日差少半也。令一气十五日不能半耳，故使中道
三日之中*(若)**[差]*少半也。三气一节，故四十六日而差今三度也。至于差
三之时，而五日同率者一，其实节之闲不能四十六日也。今残日居其策，故五
日同率也。其率虽同，先之皆强，后之皆弱，不可胜计。取至于三而复有进退
者，黄道稍斜，于横行不得度故也。春分、秋分所以退者，黄道始起更斜矣，
于横行不得度故也。亦每一气一度焉，三气一节，亦差三度也。至三气之后，
稍远而直，故横行得度而稍进也。立春、立秋横行稍退矣，而度犹云进者，
以其所退减其所进，犹有盈余，未尽故也。立夏、立冬横行稍进矣，而度犹
*[云]*退者，以其所进，增其所退，犹有不足，未毕故也。以此论之，日行非
有进退，而以赤道*(重广)**[量度]*黄道使之然也。本二十八宿相去度数，以
赤道为*(强)**[距]*耳，故于黄道亦*[有]*进退也。冬至在斗二十一度少半，
最远时也，而此历斗二十度，俱百一十五，强矣，冬至宜与之同率焉。夏至
在井二十一度半强，最近时也，而此历井二十三度，俱六十七度，强矣，夏至
宜与之同率焉。”

二十四气日所在黄道去极晷景昼漏刻夜漏刻□中星旦中星二十四气日所在黄道
去极晷景昼漏刻夜漏刻□中星旦中星冬至斗二十一度*八分退二*百一十五度丈
三尺四十五五十五奎六*弱*亢二*少强退一*小寒女二度*七分进一*百一十三*强
*丈二尺三寸四十五*八分*五十四*二分*娄六*半强退一*氏七*少弱退二*大寒虚
五度*十四分进二*百一十*大弱*丈一尺四十六*八分*五十三*八分*胃十一*半强

退一*心*半退三*立春危十度*二十一分进二*百六*少强*九尺六寸四十八*六分
*五十一*四分*毕五*少弱退三*尾七*半弱退三*雨水室八度*二十八分进三*百一
*强*七尺九寸*五分*五十*八分*四十九*二分*参六*半弱退四*箕*大弱退三*惊
蛰壁八度*三分进一*九十五*强*六尺五寸五十三*三分*四十六*七分*井十七*少
弱退三*斗*少退二*春分奎十四度*十分*八十九*强*五尺二寸*五分*五十五*八
分*四十四*二分*鬼四斗十一*弱退二*清明胃一度*十七分退一*八十三*少弱*四
尺一寸*五分*五十八*三分*四十一*七分*星四*大进一*斗二十一*半退二*谷雨
昴二度*二十四分退二*七十七*大强*三尺二寸六十*五分*三十九*五分*张十七
*进一*牛六*半*立夏毕六度*三十一分退三*七十三*少弱*二尺五寸*二分*六十二
*四分*三十七*六分*翼十七*大进二*女十*少进一*小满参四度*六分退四*六
十九*大弱*尺九寸*八分*六十三*九分*三十六*一分*角*大弱*危*大弱进二*芒
种井十度*十三分退三*六十七*少弱*尺六寸*八分*六十四*九分*三十五*一分
*亢五*大退一*危十四*强进二*夏至井二十五度*二十分退三*六十七*强*尺五寸
六十五三十五氏十二*少弱退二*室十二*少弱进三*小暑柳三度*二十七分*六
十七*大强*尺七寸六十四*七分*三十五*三分*尾一*大强退三*奎二*大强*大暑星
四度*二分进一*七十二尺六十三*八分*三十六*二分*尾十五*半弱退三*娄三*大
退一*立秋张十二度*九分进一*七十三*半强*二尺五寸*五分*六十二*三分*三
十七*七分*箕九*大强退三*胃九*弱退一*处暑翼九度*十六分进二*七十八*半强
*三尺三寸*三分*六十*二分*三十九*八分*斗十*少退二*毕三*大退三*白露轸六
度*二十三分进一*八十四*少强*四尺三寸*五分*五十七*八分*四十二*二分*斗
二十一*强退二*参五*半弱退四*秋分角四度*三十分*九十*半强*五尺五寸五
十五*二分*四十四*八分*牛五*少*井十六*少强退三*寒露亢八度*五分退一*九
十六*大强*六尺八寸*五分*五十二*六分*四十七*四分*女七*大进一*鬼三*少强
*霜降氏十四度*十二分退二*百二*少强*八尺四寸五十*三分*四十九*七分*虚六
*大进二*星三*大强进一*立冬尾四度*十九分退三*百七*少强*丈四十八*二分
*五十一*八分*危八*强进二*张十五*大强进一*小雪箕一度*二十六分退三*百一
十一*弱*丈一尺四寸四十六*七分*五十三*三分*室三*半强进三*翼十五*大强进
二*大雪斗六度*一分退二*百一十三*大强*丈二尺五寸*六分*四十五*五分*五
十四*五分*壁*半强进一*轸十五*弱进一*

极者，至而还之辞也。”

当至不至，凶言，国有狂令。未当至而至，多病厥眩、头痛。夏至，晷长一尺四寸八分。当至不至，国有大殃，旱，阴阳并伤，草木夏落，有大寒。未当至而至，病眉肿。小暑，晷长二尺四寸四分。当至不至，前小水，后小旱，有兵，多病泄注、腹痛。未当至而至，病胛肿。大暑，晷长三尺四寸。当至不至

，外兵作，来年饥，多病筋痹、匡痛。未当至而至，多病胫痛、恶气。立秋，晷长四尺三寸六分。当至不至，暴风为灾，来年黍不为。未当至而至，多病咳上气、咽肿。处暑，晷长五尺三寸二分。当至不至，国多浮令，兵起，来年麦不为。

未当至而至，病胀，耳热不出行。白露，晷长六尺二寸八分。当至不至，多病瘞、疽、泄。未当至而至，多病水、腹闭疝瘕。秋分，晷长七尺二寸四分。当至不至，草木复荣，多病温，悲心痛。未当至而至，多病匡鬲痛。寒露，晷长八尺二寸。当至不至，来年谷不成，六畜鸟兽被殃，多病疝瘕、口痛。未当至而至，多病痰热中。霜降，晷长九尺一寸六分。当至不至，万物大耗，年多大风，人病口痛。未当至而至，多病匡黠支满。立冬，晷长丈一寸二分。当至不至，地气不藏，来年立夏反寒，早早，晚水，万物不成。未当至而至，多病臂掌痛。小雪，晷长一丈一尺八分。当至不至，来年蚕麦不成，多病髀腕痛。未当至而至，亦为多肘腋痛。大雪，晷长一丈二尺四分。当至不至，温气泄，夏蝗虫生，大水，多病少气、五疸、水肿。未当至而至，多病汉疽痛，应在芒种。

月令章句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为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国也。每次三十*(二)*度三十*(三)***分之十四，日至其初为节，至其中为中气。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谓之豕韦之次，立春、惊蛰居之，卫之分野。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谓之降娄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鲁之分野。自胃一度至毕六度，谓之大梁之次，清明、谷雨居之，赵之分野。自毕六度至井十度，谓之实沉之次，立夏、小满居之，晋之分野。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谓之鶉首之次，芒种、夏至居之，秦之分野。自柳三度至张十二度，谓之鶉火之次，小暑、大暑居之，周之分野。自张十二度至轸六度，谓之鶉尾之次，立秋、处暑居之，楚之分野。自轸六度至亢八度，谓之寿星之次，白露、秋分居之，郑之分野。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谓之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宋之分野。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谓之析木之次，立冬、小雪居之，燕之分野。自斗六度至须女二度，谓之星纪之次，大雪、冬至居之，越之分野。自须女二度至危十度，谓之玄枵之次，小寒、大寒居之，齐之分野。”

蔡邕分星次度数与皇甫谧不同，兼明气节所在，故载焉。谧所列在郡国志。中星以日所在为正，日行四岁乃终，置所求年二十四气小余四之，如法为少、大，余不尽，三之，如法为强、弱，以减节气口明中星，而各定矣。强，正；弱，*(直)**[负]*也。其强弱相减，同名相去，异名从之。从强进少为弱，从弱退少而强。从上元太岁在庚辰以来，尽熹平三年，岁在甲寅，积九千四百五十五岁也。

是以多历年岁，犹未能有定。四分于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积世不悟，徒云建历之本必先立元，假托讖纬，遂开治乱。此之为弊，亦以甚矣。刘歆三统法尤复疏阔，方于四分，六千余年又益一日。杨雄心惑其说，采为太玄，班固谓之最密，着于汉志。司马彪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统历，施行百有余年。

’曾不忆刘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为历，几乎不知而妄言者欤！

元和中谷城门候刘洪始悟四分于天疏阔，更以五百八十九为纪法，百四十五为斗分，而造干象法，又制弼疾历以步月行，方于太初、四分，转精密矣。”

论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之分尚矣，乃有皇牺。皇牺之有天下也，未有书计。历载弥久，暨于黄帝，班示文章，重黎记注，象应著名，始终相验，准度追元，乃立历数。天难谏斯，是以五、三迄于来今，各有改作，不通用。

故黄帝造历，元起辛卯，而颛顼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鲁用庚子。汉兴承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不与天合，乃会术士作太初历，元以丁丑。王莽之际，刘歆作三统，追太初前*(世)**[卅]*一元，得五星会庚戌之岁，以为上元。太初历到章帝元和，旋复疏阔，征能术者课校诸历，定朔稽元，追汉*(三)**十五年庚辰之岁，追朔一日，乃与天合，以为四分历元。加六百五元一纪，上得庚申。有近于纬，而岁不摄提，以辨历者得开其说，而其元宪与纬同，同则或不得于天。然历之兴废，以疏密课，固不主于元。光和元年中，议郎蔡邕、郎中刘洪补续律历志，邕能着文，清浊钟律，洪能为筭，述口三光。今考论其业，义指博通，术数略举，是以集录为上下篇，放续前志，以备一家。

天诱其衷，得备著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遂与议郎张华等分受之，*(所使元顺)**[其]*难者皆以付臣。先治律历，以筹筭为本，天文为验，请太*(师)**[史]*旧注，考校连年，往往颇有舛舛，当有增损，乃可施行，为无穷法。道至深微，不敢独议。郎中刘洪，密于用筭，故臣表上洪，与共参思图牒。

寻绎适有头角，会臣被罪，*(遂)**[逐]*放边野。臣窃自痛，一为不善，使史籍所阙，*(故)**[胡]*广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废绝，不得究竟。悽悽之情，犹以结心，不能违望。臣初欲须刑竟，乃因县道，具以状闻。今年七月九日，匈奴始攻郡盐池县，其时鲜卑连犯云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绝。不*(言四)**[意西]*夷相与合谋，所图广远，恐遂为变，不知所济。郡县咸惧，不守朝旦。臣所在孤危，悬命锋镝，湮灭土灰，呼吸无期。诚恐所怀随躯腐朽，抱恨黄泉，遂不设施，谨先颠踣。科条诸志，臣欲*(制)*删定者一，所当接续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三)**，及经典髡书所宜摭摭，本奏诏书所当依据，分别首目，并书章左。臣初被考，妻子迸窜，亡失文书，无所案请。

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识一，所识者又恐谬误。触冒死罪，披*(散)**[沥]*愚情，愿下东观，推求诸奏，参以玺书，以补缀遗阙，昭明国体。章闻之后，虽肝脑流离，白骨剖破，无所复恨。惟陛下省察。谨因临戎长霍圉封上。臣顿首死罪稽首再拜以闻。”其所论志，志家未以成书，如有异同，今随事注之于本志也。

赞曰：象因物生，数本杪芻。律均前起，准调后发。该核衡璇，检会日月。后汉书志第四 礼仪上 合朔立春五供上陵冠夕牲耕高祿养老先蚕袞襖夫威仪，所以与君臣，序六亲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仪，上替下陵，此谓大乱。大乱作，则羸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记施行威仪，以为礼仪志。礼威仪，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历，有司、侍郎、尚书见读其令，奉行其政。朔前后各二日，皆牵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变，割羊以祠社，用救日*(日)*变。执事者冠长冠，衣阜单衣，绛领袖*(绿)**[缘]*中衣，绛嚙口，以行礼，如故事。

鼓攻之，以阳责阴也。故春秋‘日食，鼓，用牲于社’。所以必用牲者，*(土)**[社]*地别神也，尊之，不敢虚责也。日食、大水则鼓，用牲，大旱则雩祭求雨，非虚言也。助阳责下，求阴之道也。”决疑要注曰：“凡救日食，皆着赤帻，以助阳也。日将食，天子素服避正殿，内外严。日有变，伐鼓闻音，侍臣着赤帻，带口入侍，三台令史已*(下)**[上]*皆持口立其户前，鞞尉卿驱驰绕宫，察巡守备，周而复始。日复常，乃皆罢*(之)*。”

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至立夏。唯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宽大书曰：“制诏三公：方春东作，敬始慎微，动作从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验，皆须麦秋。退贪残，进柔良，下当用者，如故事。”

“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壬申，诏书绝，立春宽缓诏书不复行。”

正月上丁，祠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五供毕，以次上陵。

先甲三日，辛也，后甲三日，丁也，皆可接事昊天之日。”

西都旧有上陵。东都之仪，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昼漏上水，大鸿胪设九宾，随立寝殿前。钟鸣，谒者治礼引客，羸臣就位如仪。乘輿自东厢下，太常导出，西向拜，*(止)**[折]*旋升阼阶，拜神坐。退坐东厢，西向。侍中、尚书、陛者皆神坐后。公卿羸臣谒神坐，太官上食，太常乐奏食举，*[舞]*文始、五行之舞。*(礼)*乐阒，*(君)**[羸]*臣受赐食毕，郡国上计吏以次前，当神轩占其郡*[国]*谷价，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动静。孝子事亲尽礼，敬爱之心也。周簪如礼。最后亲陵，遣计

吏，赐之带佩。八月饮酎，上陵，礼亦如之。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五行之舞也。”

尚书*(陛)**[阶]*西*(陛为)**[祭设]*神坐，天子事亡如事存之意。苟先帝有瓜葛之属，男女毕会，王、侯、大夫、郡国计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几先帝神魂闻之。今者日月久远，后生非时，人但见其礼，不知其哀。以明帝圣孝之心，亲服三年，久在园陵，初兴此仪，仰察几筵，下顾髀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邕见太傅胡广曰：‘国家礼有烦而不可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于此也。’广曰：‘然。子宜载之，以示学者。’邕退而记焉。”鱼豢曰：“孝明以正月旦，百官及四方来朝者，上原陵朝礼，是谓甚违古不墓祭之义。”臣昭以为邕之言然。

凡斋，天地七日，宗庙、山川五日，小祠三日。斋日内有污染，解斋，副倅行礼。先斋一日，有污秽灾变，斋祀如仪。大丧，唯天郊越绋而斋，地以下皆百日后乃斋，如故事。

正月甲子若丙子为吉日，可加元服，仪从冠礼。乘舆初*[加]*缁布进贤，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以据)**[冠讫]*，皆于高祖庙如礼谒。王公以下，初加进贤而已。

正月，天郊，夕牲。昼漏未尽十八刻初纳，夜漏未尽八刻初纳，进熟献，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举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兴，有司告事毕也。明堂、五郊、宗庙、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昼漏*[未尽]*十四刻初纳，夜漏未尽七刻初纳，进熟献，送神，还，有司告事毕。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毕。

正月始耕。昼漏上水初纳，执事告祠先农，已享。耕时，有司请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诸侯、百官以次耕。力田种各耰讫，有司告事毕。是月令曰：“郡国守相皆劝民始耕，如仪。诸行出入皆鸣钟，皆作乐。

其有灾眚，有他故，若请雨、止雨，皆不鸣钟，不作乐。”

卢植注曰：“帝，天也。藉，耕也。”

伐，发也。天子及三公，坐而论道，参五职事，故三公以五为数。卿、诸侯当究成天子之职事，故以九为数。伐皆三者，礼以三为文。”

而应劭风俗通又曰：“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郑玄曰：“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使庶人耘芋终之。”卢植曰：“藉，耕也。春秋传曰‘邠人藉稻’，故知藉为耕也。”韦昭曰：“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庙；且以劝率天下，使务农也。”

杜预注曰：“邠人藉稻，其君自出藉稻，盖履行之。”瓚曰：“藉，蹈藉也。本以躬亲为义，不得以假借为称也。”汉书仪曰：“春始东耕于藉田，官祠先

农。

先农即神农炎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从，大赐三辅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帛。种百谷万斛，为立藉田仓，置令、丞。谷皆以给祭天地、宗庙、髡神之祀，以为粢盛。皇帝躬秉耒耜而耕，古为甸师官。”贺循曰：“所种之谷，黍、稷、穄、秬。秬，早也。穄，晚也。”干宝周礼注曰：“穄，晚*[谷]*，縠稻之属。珪，*(陵)**[早]*谷，黍稷之属。”

仲春之月，立高禘祠于城南，祀以特牲。

郑玄注云：“弗之言祓也。禘祀上帝于郊禘，以祓无子之疾而得福也。”月令章句曰：“高，尊也。禘，祀也。吉事先见之象也。盖为人所以祈子孙之祀。玄鸟感阳而至，其来主为孚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简狄，盖以玄鸟至日有事高禘而生契焉。故诗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鞬，弓衣也。祀以高禘之命，饮之以醴，带以弓衣，尚使得男也。”离骚曰：“简狄在台，咎何宜？玄鸟致*(胎)**[胎]*女何嘉？”王逸曰：“言简狄侍帝啻于台上，有飞燕堕其卵，嘉而吞之，因生契。”郑玄注礼记曰：“后王以为禘官嘉祥，而立其祠。”卢植注云：“玄鸟至时，阴阳中，万物生，故于是以三牲请子于高禘之神。

居明显之处，故谓之高。因其求子，故谓之禘。以为古者有媒氏之官，因以为神。”晋元康中，高禘坛上石破，诏问出何经典，朝士莫知。博士束鵠荅曰：“汉武帝晚得太子，始为立高禘之祠。高禘者，人之先也。故立石为主，祀以太牢。”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帅髡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大礼。

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于是七郊礼乐三雍之义备矣。

郑玄注礼记曰：“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玄又一注：“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应劭汉官仪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安车探轮，送迎至家，天子独拜于屏。三者，道成于天、地、人。老者，久也，旧也。五者，训于五品。更者，五世长子，更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己也。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臣昭案：桓荣五更，后除兄子二人补四百石，则荣非长子矣。蔡邕曰：“五更，长老之称也。”

养三老、五更之仪，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讲师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为老，次一人为更也。皆服都纁大袍单衣，皁缘领袖中衣，冠进贤，扶*(玉)**[王]*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斋于太学讲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礼殿，御坐东厢，遣使者安车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门屏，交礼，道自阼阶

，三老升自宾阶。至阶，天子揖如礼。三老升，东面，三公设几，九卿正履，天子亲袒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酹，祝鲠在前，祝饴在后。五更南面，公进供礼，亦如之。明日皆诣阙谢恩，以见礼遇大尊显故也。祠以中牢羊豕，*(今)**[祭]*蚕神曰菀窳妇人、寓氏公主，凡二神。鬻臣妾从桑还，献于茧观，皆赐从桑者*(乐)**[丝]*。皇后自行。凡蚕丝絮，织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庙鬻*(臣)**[神]*五时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缕缝衣，*[皇后]*得以作巾絮而已。置蚕官令、丞，诸天下官*[下法]*皆诣蚕室，*(亦)**[与]*妇人从事，故旧有东西织室作*(法)**[治]*。”晋后祠先蚕。先蚕坛高一丈，方二丈，为四出陛，陛广五尺，在采桑坛之东南。

是月上巳，官民皆絜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絜。絜者，言阳气布畅，万物讫出，始絜之矣。

春者，蠢也，蠢*[蠢]*摇动也。尚书‘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蔡邕曰：“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自上及下，古有此礼。今三月上巳，祓禊于水滨，盖出于此。”

杜笃祓禊赋曰“巫咸之徒，秉火祈福”，则巫祝也。一说云，后汉有郭虞者，三月上巳产二女，二日中并不育，俗以为大忌，至此月日讳止家，皆于东流水上为祈禳自絜濯，谓之禊祠。引流行觞，遂成曲水。韩诗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除不祥。”汉书“八月祓灞水”，亦斯义也。后之良史，亦据为正。臣昭曰：郭虞之说，良为虚诞。假有庶民旬内夭其二女，何足惊彼风俗，称为世忌乎？杜笃乃称“王、侯、公主暨于富商，用事伊、雒，帷幔玄黄”。本传大将军梁商，亦歌泣于雒禊也。自魏不复用三日水宴者焉。

后汉书志第五 礼仪中 立夏请雨拜皇太子拜王公桃印黄郊立秋飹刘案户祠星立冬

冬至腊大雉土牛遣卫士朝会立夏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黄，郊。其礼：祠特，祭醪。

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若少，*(府)*郡县各扫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求雨。闭诸阳，衣皂，兴土龙，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变如故事。反拘朱索*[縿]*社，伐朱鼓。祷赛以少牢如礼。

又仲舒奏江都王云：“求雨之方，损阳益阴。愿大王无收广陵女子为人祝者一月租，赐诸巫者；诸巫毋大小皆相聚于郭门，为小坛，以脯酒祭；女独择宽大便处移市，市便无内丈夫，丈夫无得相从饮食；令吏妻各往视其夫，皆到即起，雨注而已。”服虔注左传曰：“大雩，夏祭天名。雩，远也，远为百谷求膏

雨也。

龙见而雩。龙，角、亢也。谓四月口，龙星体见，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一说，大雩者，祭于帝而祈雨也。一说，郊，祀天祈农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汉旧仪：“求雨，太常祷天地、宗庙、社稷、山川以赛，各如其常牢，礼也。四月立夏旱，乃求雨祷雨而已；后旱，复重祷而已；讫立秋，虽旱不得祷求雨也。”

司空嗇夫亦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凿社而通之闾外之沟。取五虾鬻，错置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祭。斋衣赤，拜跪、陈祝如初。取三岁雄鸡、豶猪，燔之四通神宇。开阴闭阳如春也。季夏，祷山陵以助之。令县邑一徙市于邑南门之外，五日，禁男子无得行入市。家人祠中溜。毋举土功。聚巫市旁，为之结盖。为四通之坛于中央，植黄缙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毋)**[母]*□五，玄酒，具清酒*(搏)**[膊]*脯。令各为祝斋三日，衣黄衣，皆如春祠。以戊、己日为大黄龙一，长五丈，居中央；又为小龙四，各长二丈五尺，于中央，皆南乡，其闲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斋三日，服黄衣而舞之。老者亦斋三日，衣黄衣而立之。亦通社中于闾外沟。虾鬻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秋，暴巫□至九日。毋举火事，煎金器。家人祠门。为四通之坛于邑西门之外，方九尺，植白缙九。其神*(太)**[少]*昊。祭之桐木鱼九，玄酒，具清酒*(搏)**[膊]*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为大白龙一，长九丈，居中央；为小龙八，各长四丈五尺，于西方，皆西乡，其闲相去九尺。□者九人，皆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马亦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虾鬻池方九尺，深一尺。他如前。

冬，舞龙六日，祷于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毋壅水。为四通之坛于邑北门之外，方六尺，植黑缙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搏)**[膊]*脯。祝斋三日，衣玄衣。祝礼如春。以壬、癸日为大黑龙一，长六丈，居中央；

又为小龙五，各长三丈，于北方，皆北乡，其闲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虾鬻池皆如春。

四时皆庚子日，令吏民夫妇皆偶处。凡求雨，大体丈夫欲藏而居，女子欲和而乐。”应龙有翼。法言曰：“象龙之致雨。艰矣哉，龙乎！龙乎！”新论曰：“刘歆致雨，具作土龙，吹律，及诸方术，无不备设。谭问：‘求雨所以为土龙，何也？’曰：‘龙见者，辄有风雨兴起，以迎送之，故缘其象类而为之。’”

旱叹，注：“阳也，用假色者，欲其有时而去之。”

拜皇太子之仪：百官会，位定，谒者引皇太子当御坐殿下，北面；司空当太子

西北，东面立。读策书毕，中常侍持皇太子玺绶东向授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谒者赞皇太子臣某，*(甲)**[中]*谒者称制曰“可”。三公升阶上殿，贺寿万岁。因大赦天下。供赐礼毕，罢。

拜诸侯王公之仪：石官会，位定，谒者引光禄勋前。谒者引当拜*[者]*前，当坐伏殿下。光禄勋前，一拜，举手曰：“制诏其以某为某。”**读策书毕，谒者称臣某再拜。尚书郎以玺印绶付侍御史。侍御史前，东面立，授玺印绶。王公再拜顿首三*(下)*。赞谒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除]*，谢。”中谒者报谨谢。赞者立曰：“*(谢)*皇帝为公兴。”*(皆冠)**[重坐，受策者拜]*谢，起就位。供赐礼毕，罢。**

左右朕躬，宣力四表，保乂皇家。于戏！实惟秉国之均，旁祗厥绪，时亮天工，可不慎与！勤*(而)**[其]*戒之！’”

今吉日以定，臣请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太常条列礼仪正处上，髡臣妾无得上寿，如故事。臣器、臣鼎、臣旭、臣乘、臣滂、臣谟、臣诣愚闇不达大义，诚惶诚恐，顿首死罪，稽首再拜以闻。’制曰：“可。”维建宁四年七月乙未，制诏：“皇后之尊，与帝齐体，供奉天地，祇承宗庙，母临天下。故有莘兴殷，姜任母周，二代之隆，盖有内德。长秋宫阙，中宫旷位，宋贵人*(乘)**[乘]*淑媛之懿，体河山之仪，威容昭曜，德冠后庭。髡寮所咨，*(人)**[金]*曰宜哉。卜之蓍龟，卦得承干。有司奏议，宜称绂组，以*(临)**[母]*兆民。

今使太尉袭使持节奉玺绶，宗正祖为副，立贵人为皇后。后其往践尔位，敬宗礼典，肃慎中饋，无替朕命，永终天禄。’皇后初即位章德殿，太尉使持节奉玺绶，天子临轩，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住盖下，东向，宗正、大长秋西向。宗正读策文毕，皇后拜，称臣妾，毕，住位。太尉袭授玺绶，中常侍长*(乐)**[秋]*太仆高乡侯览长跪受玺绶，奏于殿前，女史授婕妤，婕妤长跪受，以授昭仪，昭仪受，长跪以带皇后。皇后伏，起拜，称臣妾。讫，黄门鼓吹三通。鸣鼓毕，髡臣以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皇后秩比国王，即位威仪，赤绂玉玺。”

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楸。其礼：以朱索连葶菜，弥牟*[朴]*盥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日夏至，禁举大火，止炭鼓铸，消石冶皆绝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钻燧改火云。

故用苇者，欲人之子孙蕃*(植)**[殖]*。不失其类，有如萑苇。茭者交易，阴

阳代兴者也。”

先立秋十八日，郊黄帝。是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黄。至立秋，迎气于黄郊，乐奏黄钟之宫，歌帝临，冕而执干戚，舞云翘、育命，所以养时训也。

立秋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阜领缘中衣，迎气*[于]*白郊。

礼毕，皆衣绛，至立冬。

立秋之日，*(自)**[白]*郊礼毕，始扬威武，斩牲于郊东门，以荐陵庙。其仪

：乘輿御戎路，白马朱鬣，躬执弩射牲。牲以鹿麋。太宰令、谒者各一人，载*[以]*获车，驰*(驷)*送陵庙。*[于是乘輿]*还宫，遣使者赍束帛以赐武官。武官肄兵，习战阵之仪、斩牲之礼，名曰獮刘。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阵，名曰乘之。立春，遣使者赍束帛以赐文官。獮刘之礼：祠先虞，执事告先虞已，烹鲜时，有司*[告]*，乃逡巡射牲。获车毕，有司告事毕。天子、诸侯无事而不田为不敬，田不以礼为暴天物。”周礼：“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阵，如战之阵。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军将执晋鼓，师帅执提，旅帅执鞀，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士卒听声视旗，随而前溲，故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春教振旅以搜田，夏教芟舍以苗田，秋教治兵以猕田，冬教大阅以狩田。春夏示行礼，取禽供事而已。

秋者杀时，田猎之正，其礼盛。独断曰：“巡狩*[校]*猎还，公卿以下陈雒阳都亭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以下拜，天子下车，公卿*[亲]*识颜色，然后还宫。

古语曰‘在车为下’，唯此时施行。”魏书曰：“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曹公亲耕藉田。有司奏：‘四时讲武于农隙。汉承秦制，三时不讲，唯十月车驾幸长安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阵进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习，可无四时讲武，但以立秋择吉日大朝车骑，号曰治兵。上合礼名，下承汉制也。

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舖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国都南郊老人庙。

季秋之月，祠星于城南坛心星庙。

立冬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皂，迎气于黑郊。礼毕，皆衣绛，至冬至绝事。

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绝事之日

，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绛，至立春。诸五时变服，执事者先后其时皆一日。

日冬至、夏至，阴阳晷景长短之极，微气之所生也。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黄钟之律闲竽；或撞黄钟之钟；或度晷景，权水轻重，水一升，冬重十三两；或击黄钟之磬；或鼓黄钟之瑟，轸闲九尺，二十五弦，宫处于中，左右为商、征、角、羽；或击黄钟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谒之。至日，夏时四孟，冬则四仲，其气至焉。

先气至五刻，太史令与八能之士*(郎)**[即]*坐于端门左塾。*(太子)**[太子]*具乐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钟为端。守宫设席于器南，北面东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晷仪东北。三刻，中黄门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门，就位。二刻，侍中、尚书、御史、谒者皆陞。一刻，乘舆亲御临轩，安体静居以听之。太史令前，当轩溜北面跪。举手曰：“八能之士以备，请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诺”。起立少退，顾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诺”。皆旋复位。正德立，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闲音以竽。”八能曰“诺”。五音各三十为阙。

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并作，二十五阙，皆音以竽。讫，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书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黄钟之音调，君道得，孝道曜。”商臣，角民，征事，羽物，各一板。

否则召太史令各板书，封以皂囊，送西陞，跪授尚书，施当轩，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书授侍中常侍迎受，报闻。以小黄门幡麾节度。太史令前*(曰)**[白]*礼毕。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诺”。太史命八能士诣太官受赐。陞者以次罢。日夏至礼亦如之。

民道得，则林钟之律应。竽音调，则法度得；法度得，则无射之律应。琴音调，则四海合岁气，百川一合德。鬼神之道行，祭祀之道得，如此，则姑洗之律应。五乐皆得，则应钟之律应。天地以和气至，则和气应；和气不至，则天地和气不应。钟音调，下臣以法贺主。鼓音调，主以法贺臣。磬音调，主以德施于百姓。琴音调，主以德及四海。八能之士常以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阴乐以成天文，作阳乐以成地理。”

季冬之月，星回岁终，阴阳以交，劳农大享腊。

先腊一日，大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傩子。皆赤帻皂制，执大□。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

帟陛鞞。乘輿御前殿。黄门令奏曰：“侂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振子和，曰：“甲作食口，腓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因作方相与十二兽槌。嚙呼，周簷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雒水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傩人师讫，设桃梗、郁橛、苇茭毕，执事陞者罢。苇戟、桃杖以赐公、卿、将军、特侯、诸侯云。

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大阴，恐为所抑，故命有司大傩，所以扶阳抑阴也。”卢植礼记注云：“所以逐衰而迎新。”

埤苍曰：“獠狂，无头鬼。”风俗通曰：“黄帝*[书]*‘上古之时，有神荼与郁橛兄弟二人，性能执鬼。’桃梗，梗者更也，岁终更始，受介祉也。苏秦说孟尝君曰：‘土偶人语桃梗，今子东国之桃木，削子为人。’虎者阳物，百兽之长，能击鸷牲食魑魅者也。”

是月也，立土牛六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以送大寒。

飨遣故卫士仪：百官会，位定，谒者持节引故卫士入自端门。卫司马执幡钲护行。行定，侍御史持节慰劳，以诏恩问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毕飨，赐作乐，观以角抵。乐阕罢遣，劝以农桑。

每*(月朔)*岁首*[正月]*，为大朝受贺。其仪：夜漏未尽七刻，钟鸣，受贺。及贄，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贺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称万岁。举觞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农奉饭，奏食举之乐。百官受锡宴飨，大作乐。其每朔，唯十月旦从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岁首也。

不以货没礼，庶羞不踰牲，宴衣不喻祭服，轻重之宜也。”

宗室诸刘*(杂)**[亲]*会，万人以上，立西面。位*(公纳荐太官赐食酒西入东出)*既定，上寿。*[髡]*计吏中庭北面立，太官上食，赐髡臣酒食，*[西入东出]*。*(贡事)*御史四人执法殿下，虎贲、羽林*[张]***(弧)*弓*(撮)**[挟]*矢，陛戟左右，戎头偃胫陪前向后，左右中郎将*(住)**[位]*东*(西)**[南]*，羽林、虎贲将*(住)**[位]*东北，五官将*(住)**[位]*中央，悉坐就赐。作九宾*(彻)**[散]*乐。舍利*[兽]*从西方来，戏于庭极，乃毕入殿前，激水化为比目鱼，跳跃嗽水，作雾鄣日。毕，化成黄龙，长八丈，出水遨戏于庭，炫耀日光。以两大丝绳系两柱*(中头)*闲，相去数丈，两倡女对舞，行于绳上，对面道逢，切肩不倾，又蹋局出身，藏形于斗中。钟磬并作，*[倡]*乐毕，作鱼龙曼延。小黄门吹三通，谒者引公卿髡臣以次拜，微行出，罢。卑官在

前，尊官在后。德阳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坛。激沼水于殿下。画屋朱梁，玉阶金柱，刻镂作宫掖之好，厠以青翡翠，一柱三带，韬以赤缋。天子正旦节，会朝百僚于此。自到偃师，去宫四十三里，望朱崔五阙、德阳，其上郁律与天连。”雒阳宫阁簿云：“德阳宫殿南北行七丈，东西行三十七丈四尺。”

后汉书志第六 礼仪下 大丧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

不豫，太医令丞将医人，就进所宜药。尝药监、近臣中常侍、小黄门皆先尝药，过量十二。公卿朝臣问起居无闲。太尉告请南郊，司徒、司空告请宗庙，告五狱、四渎、鬻祀，并祷求福。疾病，公卿复如礼。

卿大夫、士饭以珠，啗以贝。”

三公奏尚书顾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请太子即皇帝位，皇后为皇太后。

奏可。鬻臣皆出，吉服入会如仪。太尉升自阼阶，当柩御坐北面稽首，读策毕，以传国玉玺绶东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黄门掌兵以玉具、随侯珠、斩蛇宝口授太尉，告令鬻臣，鬻臣皆伏称万岁。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诏开城门、宫门，罢屯鞞兵。鬻臣百官罢，入成丧服如礼。兵官戎。三公，太常如礼。

故事：百官五日一会临，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国上计掾史皆五日一会。

天下吏民发丧临三日。先葬二日，皆旦晡临。既葬，释服，无禁嫁娶、祠祀。

佐史以下，布衣冠帻，经带无过三寸，临庭中。武吏布帻大冠。

大司农出见钱谷，给六丈布直。以葬，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纁七日，释服。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国者及关内侯、宗室长吏及因邮奉奏，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吊臣请驿马露布，奏可。

以木为重，高九尺，广容八历，里以苇席。巾门、丧帐皆以簟。车皆去辅輻，疏布恶轮。走卒皆布口帻。太仆*[驾]*四轮辘为宾车，大练为屋幙。中黄门、虎贲各二十人执紼。司空择土造穿。太史卜日。谒者二人，中谒者仆射、中谒者副将作，油缋帐以覆坑。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

大驾，太仆御。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楯，立乘四马先驱。旗之制，长三仞，十有二游，曳地，画日、月、升龙，书旒曰“天子之柩”。谒者二人立乘六马为次。大驾甘泉卤簿，金根容车，兰台法驾。丧服大行载饰如金根车。皇帝从送如礼。太常上启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长冠，衣斋衣，乘高车，诣殿止车门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进伏拜受诏。太尉诣南郊。未尽九刻，大鸿胪设九宾随立，鬻臣入位，太尉行礼。执事皆冠长冠，衣斋衣。太祝令跪读谥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礼告事毕。太尉奉谥策，还诣殿端门

。太常上祖奠，中黄门尚衣奉衣登容根车。东园武士载大行，司徒潞行道立车前。治礼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车西少南，东面奉*[谥]*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后。太常跪曰“进”，皇帝进。太尉读谥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于庙。太史奉哀策苇篋诣陵。太尉旋复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大鸿臚传哭，十五举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礼。请哭止哭如仪。

天子之藏，柏，黄肠为里，表以石焉。国语曰‘木石之怪夔、罔两’。”

昼漏上水，请发。司徒、河南尹先引车转，太常跪曰“请拜送”。载车着白系参缪绋，长三十丈，大七寸为挽，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帻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百]*人，皆赤帻不冠，绛科单衣，持幢幡。候司马丞为行首，皆衔枚。羽林孤儿、巴俞擢歌者六十人，为六列。铎司马八人，执铎先。大鸿臚设九宾，随立陵南羨门道东，北面；

诸侯、王公、特进道西，北面东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宜)**[直]*九宾东，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里，夹羨道东，西向如礼。容车幄坐羨道西，南向，车当坐，南向，中黄门尚衣奉衣就幄坐。车少前，太祝进醴献如礼。司徒跪曰“大驾请舍”，太史令自车南，北面读哀策，掌故在后，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鸿臚传哭如仪。司徒跪曰“请就下位”，东园武士奉下车。司徒跪曰“请就下房”，都导东园武士奉车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谥、哀策。是知策用此书也。

东园武士执事下明器。笥八盛，容三升，黍一，稷一，麦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瓮三，容三升，醯一，醢一，屑一。黍饴。

载以木桁，覆以疏布。甗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载以木桁，覆以功布。瓦甗一。彤矢四，轩輶中，亦短鞞。彤矢四，骨，短鞞。彤弓一。漑八，牟八，豆八，笱八，形方酒壶八。盘匱一具。杖、几各一。盖一。钟十六，无虞。罍四，无虞。磬十六，无虞。埙一，箫四，笙一，箎一，柷一，敔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干、戈各一，箠一，甲一，冑一。挽车九乘，刍灵三十六匹。瓦醢二，瓦釜二，瓦甑一。

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饭盘十。瓦酒樽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

郑玄注既夕曰：“陈明器，以西行南端为上。”

祭服衣送皆毕，东园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鸿臚请哭止*[哭]*如仪。司徒曰“百官事毕，臣请罢”，从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导皇帝就赠位。司徒跪曰“请进赠”，侍中奉持鸿洞。赠王珪长尺四寸，荐以紫巾，广袤各三寸，缁里，赤纁周缘；赠币，玄三纁二，各长尺二寸，广充幅。皇帝进跪，临羨道房户，西向，手下赠，投鸿洞中，三。东园匠奉封入藏房中

。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请哭”，大鸿胪传哭如仪。太常跪曰“赠事毕”，皇帝促就位。容根车游载容衣。司徒至便殿，并口骑皆从容车玉帐下。司徒跪曰“请就幄”，导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于便殿。太祝进醴献。凡下，用漏十刻。礼毕，司空将校复土。

皇帝、皇后以下皆去羸服，服大红，还宫反庐，立主如礼。桑木主尺二寸，不书谥。虞礼毕，祔于庙，如礼。

先大驾日游冠衣于诸宫诸殿，髡臣皆吉服从会如仪。皇帝近臣丧服如礼。驛大红，服小红，十一升都布练冠。驛小红，服纤。驛纤，服留黄，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黄冠。百官衣皂。每变服，从哭诣陵会如仪。祭以特牲，不进毛血首。司徒、光禄勋备三爵如礼。

园寺吏舍在殿北。堤封田二十五顷五十五亩。帝王世记曰：“在雒阳东南，去雒阳三十九里。”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钟虞在行马内。寝殿、园省在东。园寺吏舍在殿北。堤封田三十一顷二十亩二百步。帝王世记曰：“在雒阳东南，去雒阳四十一里。”殇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马四出司马门。寝殿、钟虞在行马中。因寝殿为庙。园吏寺舍在殿北。堤封田十三顷十九亩二百五十步。帝王世记曰：“高五丈四尺。去雒阳四十八里。”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钟虞在行马内。寝殿、园吏舍在殿北。堤封田一十四顷五十六亩。帝王世记曰：“高十一丈。在雒阳西北，去雒阳十五里。”

顺帝宪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钟虞在司马门内。寝殿、园省寺吏舍在殿东。堤封田十八顷十九亩三十步。帝王世记曰：“在雒阳西北，去雒阳十五里。”冲帝怀陵，山方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为寝殿行马，四出门。园寺吏舍在殿东。堤封田五顷八十亩。帝王世记曰：“*[在雒阳]*西北，去雒阳十五里。”质帝静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为行马，四出*[司马]*门。寝殿、钟虞在行马中，园寺吏舍在殿北。堤封田十二顷五十四亩。因寝为庙。帝王世记曰：“在雒阳东，去雒阳三十二里。”

桓帝宣陵，帝王世记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阳东南，去雒阳三十里。”

灵帝文陵，帝王世记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阳西北，去雒阳二十里。”

献帝禅陵，帝王世记曰：“不起坟，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后堂方一丈五尺，角广六尺。在河内山阳之浊城西北，去浊城直行十一里，斜行七里，去怀

陵百一十里，去山阳五十里，南去雒阳三百一十里。”蔡质汉仪曰：“十二陵令见河南尹无敬也。”魏文帝终制略曰：“汉文帝之不发霸陵，无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树也。霸陵之完，功在释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释之忠以利君，明帝爱以害亲也。忠臣孝子，宜思释之之言，察明帝之戒，存于所以安君定亲，使魂灵万载无危，斯则贤圣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柩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也，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桑、霍为我戒，不亦明乎！”臣昭案：

董卓传：“卓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坟墓，收其珍宝。”卓别传曰：“发成帝陵，解金缕，探含玃焉。”吕氏春秋略曰：“审知生，圣人之要也；审知死，圣人之极也。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者，不以物害死。凡生于天地之闲，其必有死。孝子之重其亲者，若亲之爱其子，不弃于沟壑，故有葬送之义。葬者，藏也。以生人心为之虑，则莫如无动，无动莫如无利。葬浅则狐狸掘之，深则及水泉，故必高陵之上，以避二害。然而忘奸寇之变，岂不惑哉！民之于利也，犯白刃，涉危难以求之；忍亲戚，欺知交以求之。今无此危，无此丑，而为利甚厚，固难禁也。国弥大，家弥富，其葬弥厚，珠玉金铜，不可胜计。

奸人闻之，转以相告，虽有严刑重罪，不能止也。且死者弥久，生者弥疏，弥疏则守之弥怠。藏器如故而守之有怠，其势固必掘矣。世*(至)**[主]*为丘陇，其高若山陵，树之若林藪，或设阙庭、都邑。以此示富则可矣，以此为死者则惑矣！大凡死者，其视万世犹一*(暝)**[曠]*也。人之寿，久者不过百，中者六十。以百与六十为无穷者虑，其情固不相当矣。必以无穷为虑，然后为可。今有铭其墓曰，‘此中有金宝甚厚，不可掘也’，必为世笑矣。而为之阙庭以自表，此何异彼哉！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是无不掘之墓。以耳目之所闻见，则齐、荆、燕尝亡矣；

宋、中山已亡矣；赵、韩、魏皆失其故国矣。自此以上，亡国不可胜数，故其大墓无不掘也。而犹皆争为之，岂不悲哉！今夫君之不令民，父之不*(教)**[孝]*子，兄之不悌弟，皆乡邑之所遗，而惮耕耒之劳者也。仍不事耕农，而好鲜衣侈食。智巧穷匮，则合党连觮，而谋名丘大墓。上曾不能禁也，此有葬自表之祸也。昔尧葬谷林，通树之；舜葬纪市，不变肆；禹葬会稽，不变人徒。非爱其费，以为死者*[虑]*也。先王之所恶，恶死者之辱。以为俭则不发，不发则不辱，故必以俭而合乎山原也。宋未亡而东顷掘，齐未亡而庄公*[顷]*掘。国存而乃若此，又况灭名之后乎！此爱而厚葬之故也。欲爱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忠臣孝子亦不可以厚葬矣。昔季孙以珣璠斂，孔子历级而

止之，为无穷虑也。”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谥于祖庙如仪。长乐太仆、少府、大长秋典丧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礼仪。

合葬：羨道开通，皇帝谒便房，太常导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谒，伏哭止如仪。辞，太常导出，中常侍授杖，升车归宫。已下，反虞立主如礼。

诸郊庙祭服皆下便房。五时朝服各一袭在陵寝，其余及宴服皆封以篋笥，藏宫殿后合室。

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令赠印玺、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诸侯王、贵人、公主、公、将军、特进皆赐器，官中二十四物。使者治丧，穿作，柏藏，百官会送，如故事。诸侯王、公主、贵人皆樟棺，洞朱，云气画。公、特进樟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朝臣中二千石、将军，使者吊祭，郡国二千石、六百石以至黄绶，皆赐常车驿牛赠祭。宜自佐史以上达，大敛皆以朝服。君临吊若遣使者，主人免经去杖望马首如礼。免经去杖，不敢以戚凶服当尊者。自王、主、贵人以下至佐史，送车骑导从吏卒，各如其官府。载饰以盖，龙首鱼尾，华布墙，纁上周，交错前后，云气画帷裳。

中二千石以上有輜，左龙右虎，朱鸟玄武；公侯以上加倚鹿伏熊。千石以下，缁布盖墙，鱼龙首尾而已。二百石黄绶以下至于处士，皆以簟席为墙盖。其正妃、夫人、妻皆如之。诸侯王，傅、相、中尉、内史典丧事，大鸿臚奏谥，天子使者赠璧帛，载日命谥如礼。下陵，髡臣醜羸服如仪，主人如礼。

赞曰：大礼虽简，鸿仪则容。天尊地卑，君庄臣恭。质文通变，哀敬交从。元序斯立，家邦乃隆。

后汉书志第七 祭祀上 光武即位告天郊封禅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来则有之矣。豺獭知祭祀，而况人乎！故人知之至于念想，犹豺獭之自然也，顾古质略而后文饰耳。自古以来王公所为髡祀，至于王莽，汉书郊祀志既着矣，故今但列自中兴以来所修用者，以为祭祀志。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郾，为坛营于郾之阳。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髡神皆从，未以祖配。天地共犊，余牲尚约。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只，睠顾降命，属秀黎元，为民父母，秀不敢当。髡下百僚，不谋同辞。咸曰王莽篡弑窃位，秀发愤兴义兵，破王邑百万觴于昆阳，诛王郎、铜马、赤眉、青犊贼，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心，下为元元所归。讖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秀犹固辞，至于再，至于三。髡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就阳位；祠地于北，主阴义。圆丘象天，方泽则地。圆方因体，南北从位。

燔燎升气，瘞埋就类。牲欲茧栗，味尚清玄。器成匏勺，贵诚因质。天地神所统，故类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山川，班于鬻神。皇天后土，随王所在而事佑焉。甘泉太阴，河东少阳，咸失厥位，不合礼制。圣王之制，必上当天心，下合地意，中考人事。故曰：“恺悌君子，求福不回。”回而求福，厥路不通。*(正月)**[在易]*泰卦，乾坤合体，天地交通，万物聚出，其律太簇。天子亲郊天地。先祖配天，先妣配地，阴阳之别。

以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后土，君不省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则北辰，川即河，山岱宗，三光觴明山阜百川觴流淳污噉泽，以类相属，各数秩望相序。’于是定郊祀，祀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河东祀。”上帝坛圆八觚，径五丈，高九尺。茅营去坛十步，竹宫径三百步，土营径五百步。神灵坛各于其方面三丈，去茅营二十步，广*(坐)***十五步。合祀神灵以璧琮。

用辟神道*(以)***通，广各三十步。竹宫内道广三丈，有阙，各九十一步。坛方三丈，拜位坛亦如之。为周道郊营之外，广九步。营*(六甘泉)*北辰于南门之外，日、月、海东门之外，河北门之外，岱宗西门之外。为周道前望之外，广九步。列望*(遂)**[道]*乃近前望道外，径六十二步。坛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为周道列望之外，径九步。卿望亚列望外，径四十步。坛广三丈，高二尺。为周道卿望之外，径九步。大夫望亚卿望道外，径二十步。坛广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为周道大夫望之外，径九步。士望亚大夫望道外，径十五步。

坛广一丈，高一尺。

为周道士望之外，径九步。庶望亚士望道外，径九步。坛广五尺，高五寸。为周道庶望之外，径九步。凡天宗上帝宫坛营，径三里，周九里。营三重，通八方。后土坛方五丈六尺。茅营去坛十步外，土营方二百步限之。其五零坛*(土)**[去]*茅营，如上帝五神去营步数，神道四通，广各十步。宫内道广各二丈，有阙。为周道后土宫外，径九步。营岱宗西门之外，河北门之外，海东门之外，径各六十步。坛方二丈，高二尺。为周道前望之外，径六步。列望亚前望道外，*[径]*三十六步。坛广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为周道列望之外，径六步。卿望亚列望道外，径三十五步。坛广**丈，高一尺。为周道卿望之外，径六步。大夫望亚卿望道*(之)*外，径十九步。坛广八尺，高八寸。为周道大夫望之外，径*(九)***步。士望亚大夫望道外，径十二步。坛广六尺，高六寸。为周道士望之外，径六步。凡地宗后土宫坛营，方二里，周八里。

营再重，道四通。常以岁之孟春正月上辛若丁，亲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簪于鬻神。天地位皆南乡同席，地差在东，共牢而食。太祖高皇帝、高

后配于坛上，西乡，后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于南郊，高皇帝配而望鬯阳。夏至，使有司奉祭地只于北郊，高皇后配而望鬯阴。

天地用牲二，燔燎瘞埋用牲一，先祖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乐。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依鄙。采元始中故事。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其外坛上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黄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为壝，重营皆紫，以像紫宫；有四信道以为门。日月在中营内南道，日在东，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别位，不在鬯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齮，合四百六十四齮。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齮，合三百六十齮。中营四门，门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营四门，门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营内乡。中营四门，门封神四，外营四门，门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营即壝也。封，封土筑也。背中营神，五星也，及中*(宫)**[官]*宿五官神及五岳之属也。背外营神，二十八宿外*(宫)**[官]*星，雷公、先农、风伯、雨师、四海、四渎、名山、大川之属也。

至七年五月，诏三公曰：“汉当郊尧。其与卿大夫、博士议。”时侍御史杜林上疏，以为“汉起不因缘尧，与殷周异宜，而旧制以高帝配。方军师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从之。语在林传。

尧远于汉，民不晓信，言提其耳，终不悦谕。后稷近于周，民户知之。世据以兴，基由其祚，本与汉异。郊祀高帝，诚从民望，得万国之欢心，天下福应，莫大于此。民奉种祀，且犹世主，不失先俗。鬯臣佞荐亡，考绩不成，九载乃殒。宗庙至重，觭心难违，不可卒改。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明当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旧制，以解天下之惑，合于易之所谓‘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义。方军师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

陇、蜀平后，乃增广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坛上，西面北上。天、地、高帝、黄帝各用犊一头，青帝、赤帝共享犊一头，白帝、黑帝共享犊一头，凡用犊六头。日、月、北斗共享牛一头，四营鬯神共享牛四头，凡用牛五头。

凡乐奏青阳、朱明、西皓、玄冥，及云翘、育命舞。中营四门，门用席十八枚，外营四门，门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

日、月、北斗无陛郭齮。既送神，*(口)**[燎]*俎实于坛南巳地。建武三十年二月，鬯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泰山。诏书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污七十二代之编录！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县远遣吏上寿，盛称虚美，必髡，兼令屯田。”从此鬯

臣不敢复言。三月，上幸鲁，过泰山，告太守以上过故，承诏祭山及梁父。时虎贲中郎将梁松等议：“记曰‘齐将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盖诸侯之礼也。河狄视公侯，王者祭焉。宜无即事之渐，不祭配林。”律，在所给祠具；及行，沉祠佗川水，先驱投石，少府给珪璧。不满百里者不沉。”

天子则否矣。”泰山庙在博县。风俗通曰：“博县十月祀岱宗，名曰合冻，十二月涸冻，正月解冻。太守絜斋，亲自执事，作脯广一尺，长五寸。既祀讫，取泰山君夫人坐前脯三十胸，太守拜章，县次驿马，传送雒阳。”

三十二年正月，上斋，夜读河图会昌符，曰“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于承。诚善用之，奸伪不萌”。感此文，乃诏松等复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禅事者。松等列奏，乃许焉。

汉统中绝，王莽盗位，一民莫非其臣，尺土靡不其有，宗庙不祀，十有八年。陛下无十室之资，奋振于匹夫，除残去贼，兴复祖宗，集就天下，海内治平，夷狄慕义，功德盛于高宗、*(宣)**[武]*王。宜封禅为百姓祈福。请亲定刻石纪号文，太常奏仪制’。诏曰：‘许。昔小白欲封，夷吾难之；季氏欲旅，仲尼非焉。盖齐诸侯，季氏大夫，皆无事于泰山。今予末小子，巡祭封禅，德薄而任重，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于得承鸿业，帝尧善及子孙之余赏，盖应图策，当得是当。惧于过差，执德不弘，信道不笃，为议者所诱进，后世知吾罪深矣。’”上许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时封禅故事，议封禅所施用。有司奏当用方石再累置坛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书藏方石。牒厚五寸，长尺三寸，广五寸，有玉检。又用石检十枚，列于石傍，东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长三尺，广一尺，厚七寸。检中刻三处，深四寸，方五寸，有盖。检用金缕五周，以水银和金以为泥。王玺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长一丈，厚一尺，广二尺，皆在圆坛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广二尺，如小碑，环坛立之，去坛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广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坛丙地，去坛三丈以上，以刻书。上以用石功难，又欲及二月封，故诏松欲因故封石空检，更加封而已。松上疏争之，以为“登封之礼，告功皇天，垂后无穷，以为万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图书之瑞，尤宜显著。

今因旧封，甯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义。受命中兴，宜当特异，以明天意”。

遂使泰山郡及鲁趣石工，宜取完青石，无必五色。时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书之；会求得能刻玉者，遂书。书秘刻方石中，合容玉牒。

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与兰台令史，将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维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于鬻神，遂觐东

后。从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进高密侯禹等。汉宾二王之后在位。孔子之后驩成侯，序在东后，蕃王十二，咸来助祭。河图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口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河图会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则封，诚合帝道孔矩，则天文灵出，地只瑞兴。帝刘之九，会命岱宗，诚善用之，奸伪不萌。赤汉德兴，九世会昌，巡岱皆当。天地扶九，崇经之常。汉大兴之，道在九世之主。封于泰山，刻石着纪，禅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图合古篇曰：‘帝刘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图提刘予曰：‘九世之帝，方明圣，持衡拒，九州平，天下予。’雒书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会修符，合帝际，勉刻封。’孝经钩命决曰：‘予谁行，赤刘用帝，三建孝，九会修，专兹竭行封岱青。’河雒命后，经讖所传。昔在帝尧，聪明密微，让与舜庶，后裔握机。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顷宰之权势，依托周公、霍光辅幼归政之义，遂以篡叛，僭号自立。宗庙堕坏，社稷丧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杨、徐、青三州首乱，兵革横行，延及荆州，豪杰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号。北夷作寇，千里无烟，无鸡鸣狗吠之声。皇天睠顾皇帝，以匹庶受命中兴，年二十八载兴兵，*(起是)*以*(中)*次诛讨，十有余年，罪人*(则)*斯得。黎庶得居尔田，安尔宅。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舟輿所通，人谿所至，靡不贡职。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设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牲，

一死，贄。吏各修职，复于旧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

干干日口，不敢荒宁，涉危历险，亲巡黎元，恭肃神只，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聪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图、雒书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禅于梁阴。以承灵瑞，以为兆民，永兹一字，垂于后昆。百寮从臣，郡守师尹，咸蒙祉福，永永无极。秦相李斯燔诗书，乐崩礼坏。建武元年己前，文书散亡，旧典不具，不能明经文，以章句细微相况八十一卷，明者为验，又其十卷，皆不昭鵠。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后有圣人，正失误，刻石记。”

十一日发，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贲郎将先上山，三案行。还，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斋。国家居太守府舍，诸王居府中，诸侯在县庭中斋。诸卿、校尉、将军、大夫、黄门郎、百官及宋公、韞公、驩成侯、东方诸侯、雒中小侯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斋山虞。马第伯白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观祭山坛及故明堂宫郎官等郊肆处。入其幕府，观治石。石二枚，状博平，圆九尺，此坛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时石也。时用五车不能上也，因置山下为屋，号五车石。四维距石长丈二*[尺]*，广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检石长三尺，广六寸，状如封篋。长检十枚。一纪号石，高丈二尺，广三尺，厚尺二寸

，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纪功德。是朝上山骑行，往往道峻峭，*(不)**[下]*骑，步牵马，乍步乍骑，且相半，至中观留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极望无不鬯。仰望天关，如从谷底仰观抗榑。其为高也，如视浮云。其峻也，石壁窅窳，如无道径。遥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过树，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有顷复苏。亦赖赆酒脯，处处有泉水，目辄为之明。复勉强相将行，到天关，自以已至也，问道中人，言尚十余里。其道旁山胁，大者广八九尺，狭者五六尺。仰视岩石松树，郁郁苍苍，若在云中。

俛视溪谷，碌碌不可见丈尺。遂至天门之下。仰视天门，窅辽如从穴中视天。直上七里，赖其羊肠逶迤，名曰环道，往往有戢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挟，前人相牵，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顶，如画重累人矣，所谓磨匡口石，扞天之难也。初上此道，行十余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牒牒据顿，地不避湿暗，前有燥地，目视而两龔不随。早食上，*(脯)**[脯]*后到天门。郭使者得铜物。铜物形状如钟，又方柄有孔，莫能识也，疑封禅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阳名通。东上一里余，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时神也。东北百余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阙在南方，汉武帝在其北。二十余步得北垂圆台，高九尺，方圆三丈所，有两陛。人不得从，上从东陛上。台上有坛，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维有距石，四面有阙。乡坛再拜谒，人多置钱物坛上，亦不扫除。国家上见之，则诏书所谓酢梨酸枣狼藉，散钱处数百，币帛具，道是武帝封禅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为先上跪拜，置梨枣钱于道以求福，即此也。东山名曰日观，日观者，鸡一鸣时，见日始欲出，长三丈所，秦观者望见长安，吴观者望见会稽，周观者望见*(齐西)**[嵩山]*。北有石室。坛以南有玉盘，中有玉龟。山南胁神泉，饮之极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数环。日暮时颇雨，不见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乃举足随之。比至天门下，夜人定矣。”

安国又曰：“喻以尊卑祭之也。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其余小者或卿、大夫、伯、子、男。”

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于泰山下南方，鬻神皆从，用乐如南郊。诸王、王者后二公、孔子后驩成君，皆助祭位事也。事毕，将升封。或曰：“泰山虽已从食于柴祭，今亲升告功，宜有礼祭。”于是使谒者以一牺牲于常祠泰山处，告祠泰山，如亲耕、鬻刘、先祠、先农、先虞故事。至食时，御辇升山，

日中后到山上更衣，早晡时即位于坛，北面。鬻臣以次陈后，西上，毕位升坛。尚书令奉玉牒检，皇帝以寸二分玺亲封之，讫，太常命人发坛上石，尚书令藏玉牒已，复石覆讫，尚书令以五寸印封石检。事毕，皇帝再拜，鬻臣称万岁

。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复道下。

二十五日甲午，禘，祭地于梁阴，以高后配，山川鬻神从，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封禘仪曰：“功效如彼，天应如此，鬻臣上寿，国家不听。”

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复博、奉高、嬴勿出元年租、刍粃。以吉日刻玉牒书函藏金匱，玺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庙。太尉奉匱以告高庙，藏于庙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

故化洽天下，则功配于天地；泽流一国，则德合于山川。是以王者经略，必以天地为本；诸侯述职，必以山川为主。体而象之，取其陶育；礼而告之，归其宗本。书曰：‘东巡狩，至于岱宗，柴。’传曰：‘郊祀后稷，以祈农事。

’夫巡狩观化之常事，祈农抚民之定业，犹絜诚殷荐，以告昊天，况创制改物，人神易听者乎！夫揖让受终，必有至德于天下；征伐革命，则有大功于万物。是故王者初基，则有封禘之事，盖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夫东方者，万物之所始；山岳者，灵气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于其始；取其所通，必于所宅。崇其坛场，则谓之封；明其代兴，则谓之禘。然则封禘者，王者开务之大礼也。

德不周洽，不得辄议斯事；功不弘济，不得髡口斯礼。旷代一有，其道至高。故自黄帝、尧、舜至三代，各一得封禘，未有中修其礼者也。虽继*(职)**[体]*之君，时有功德，此盖率复旧业。增修其前政，不得仰齐造国，同符改物者也。

夫神道贞一，其用不烦；天地易简，其礼尚质。故藉用白茅，贵其诚素；器用陶匏，取其易从。然封禘之礼，简易可也。若夫*(白)**[石]*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

后汉书志第八 祭祀中 北郊明堂辟雍灵台迎气增祀六宗老子

是年初营北郊，明堂、辟雍、灵台未用事。迁吕太后于园。上薄太后尊号曰高皇后，当配地郊高庙。语在光武纪。

辟之为言积也，积天下之道德；雍之为言壅也，壅天下之仪则：故谓辟雍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诸侯泮宫。’外圆者，欲使观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圆内方，明德当圆，行当方也。”**礼含文嘉曰：“礼，天子灵台，所以观天人之际，阴阳之会也。揆星度之验，征六气之端，应神明之变化，鬻日气之所验，为万物获福于无方之原，招太极之清泉，以与稼穡之根。仓廩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天子得灵台之*[礼]*，则五车三柱，明制可行，不失其常。水泉川流，无滞寒暴暑之灾，陆泽山陵，禾尽丰穰。”故东京赋曰：“左制辟雍，右立灵台。”

薛综注曰：“于*(之)**[上]*班教曰明堂，大合乐射飨者辟雍，司历记候节气者曰灵台。”蔡邕明堂论曰：“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崇礼其祖，以配上帝者也。”

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易曰离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于此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太庙。谨承天随时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礼，明前功百辟之劳，起尊老敬长之义，显教幼诲稚之学。朝诸侯选造士于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论其功而祭。故为大教之宫，而四学具焉，官司备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觐星拱之，万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专)*，*(受作)**[变化]*之所*(自)**[由]*来，明一统也。故言明堂，事之大，义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尊崇*(矣)*，则曰太室。取其*(堂)**[向明]*，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四面周水圆如璧，则曰辟雍。异名而同事，其实一也。春秋因鲁取宋之奸赂，则显之太庙，以明圣王建清庙明堂之义。经曰：‘取郟大鼎于宋，纳于太庙。’传曰：‘非礼也。君人者，将昭德塞违，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昭其俭也。夫德，俭而有度，升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戒惧，而不敢易纪律。’所以*(大)*明*[大]*教也。以周清庙论*(曰)**[之]*，鲁太庙皆明堂也。鲁禘祀周公于太庙明堂，犹周宗祀文王于清庙明堂也。礼记檀弓曰‘王斋禘于清庙明堂’也。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礼记明堂位曰：‘太庙，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为有功劳于天下，命鲁公世*(曰)**[世]*禘祀周公于太庙，以天子礼乐，升歌清庙，下管象舞，所以异鲁于天下*[也]*。’取周清庙之歌于鲁太庙，明*(堂)*鲁之*[太]*庙犹周清庙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孙者也。易传太初篇曰：‘天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暮入西学。在中央曰太学，天子之所自学也。’礼记保傅篇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入太学，承师而问道。’与易传同。魏文侯孝经传曰：‘太学者，中学明堂之位也。’礼记古大明堂之礼曰：‘膳夫是相礼，日中出南闾，见九侯门子。日侧出西闾，视五国之事。日闾出北闾，视帝节犹。’尔雅曰：‘宫中之门谓之闾。’王居明堂之礼，又别阴阳门，*[东]*南*(门)*称门，西*(门)**[北]*称闾，故周官有门闾之学。师氏教以三德守王门，保氏教以六艺守王闾。然则师氏居东门、南门，保氏居西门、北门也。知掌教国子，与易传、保傅王居明堂之礼参相发明，为四学焉。文

王世子篇曰：‘凡大合乐，则遂养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始之养也，适东序，释奠于先老，遂设三老、*[五更之席]*位焉。*[言教学始之于养老，由东方岁始也。又]*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钥，皆于东序。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于东序。’又曰：‘大司成论说在东序。’然则诏学皆在东序。东序，东之堂也，学者诏焉，故称太学。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于民者。礼记太学志曰：‘礼，士大夫学于圣人、善人，祭于明堂，其无位者祭于太学。’礼记昭穆篇曰：‘祀先贤于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也。’即所以显行国礼之处也。

太学，明堂之东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内。月令记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气，统万物。’明堂上通于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宫象日辰也。水环四周，言王者动作法天地，德广及四海，方此水也。*[礼记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盖屋，上圆下方，此水]*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执有罪，反舍奠于学，以讯馘告。’乐记曰：‘武王伐殷，*(为)**[荐]*俘馘于京太室。’诗鲁颂云：‘矫矫虎臣，在泮献馘。’京，镐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与诸侯泮宫俱献馘焉，即王制所谓‘以讯馘告’者也。礼记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孝经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言行孝者则曰明堂，行悌者则曰太学，故孝经合以为一义，而称镐京之诗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学事通*[文]*合之义也。其制度数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圆屋径二百一十六尺，干之策也。太庙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且)**[也]*。圆盖方载，*(六)*九**之道也。八闼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宫以应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九)**牖乘九室之数也。户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钟九九之实也。

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以]*应三统。四乡五色者，象其行。外广二十四丈，应一岁二十四气。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

处情之情殊，故公私之心异也。圣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开公私之涂，则隐讳之义着，而亲尊之道长矣。古之人以为先君之体，犹今君之体，推近以知远，则先后义钧也。而况彰其大恶，以为贬黜者乎！”

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为方坛四陛。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别祀地只，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坛上，地理耦神从食，皆在坛下，如元始中故事。中岳在未，四岳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营内。海在东；四渎河西，济北，淮东，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营内。四陛醮及中外营门封神如南

郊。地只、高后用犊各一头，五岳共牛一头，海、四渎共牛一头，髡神共二头。奏乐亦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实于坛北。

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处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

牲各一犊，奏乐如南郊。卒事，遂升灵台，以望云物。

迎时气，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礼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气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阳四方。中兆在未，坛皆三尺，阶无等。

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车旗服饰皆青。歌青阳，八佾舞云翘之舞。

及因赐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缣各有差。

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车旗服饰皆赤。歌朱明，八佾舞云翘之舞。

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兆，祭黄帝后土。车旗服饰皆黄。歌朱明，八佾舞云翘、育命之舞。

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车旗服饰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谒者以一牺牲先祭先虞于坛，有事，天子入圜射牲，以祭宗庙，名曰緡刘。语在礼仪志。

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车旗服饰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

黑税六乘，旗旄尚黑，田车载甲铁釜，号曰助天诛。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乐也。”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诏曰：“山川百神，应祀者未尽。其议增修髡祀宜享祀者。”

二月，上东巡狩，将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尧于济阴成阳灵台。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坛兆。辛未，柴祭天地髡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于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阳明堂*(祀)**[礼]*。癸酉，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显宗于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觐东后。飨赐王侯髡臣。因行郡国，幸鲁，祠东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四月，还京都。庚申，告至，祠高庙、世祖，各一特牛。又为灵台十二门作诗，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和帝无所增改。

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书欧阳家说，谓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为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谓六宗易六子之气日、月、雷公、风伯、山、泽者为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于雒阳西北戌亥之地，礼比太社也。

“司空李合侍祠南郊，不见六宗祠，奏曰：‘案尚书“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

”。

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阴阳，化成万物。

汉初甘泉、汾阴天地亦禋宗。孝成之时，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复祠六宗。及王莽谓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阳，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废不血食。今宜复旧制度。’制曰：‘下公卿议。’五官将行弘等三十一人议可祭，大鸿胪庞雄等二十四人议不*(可)*当祭。上从合议，由是遂祭六宗。”六宗之义，自伏生及乎后代，各有不同，今并抄集以证其论云。虞书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马融曰：“万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载，非春不生，非夏不长，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谓也。”欧阳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谓天，下不谓地，傍不谓四方，在六者之闲，助阴阳变化者也。”孔安国曰：“精意以享谓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祭，祭星也；雩祭，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谓也。”孔丛曰，宰我问六宗于夫子，夫子荅如安国之说。臣昭以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说，则后儒无复纷然。文秉案刘歆曰：“六宗谓水、火、雷、风、山、泽也。”贾逵曰：“六宗谓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郑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风伯、雨师也。星，五纬也。辰谓日月所会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风师，箕也。雨师，毕也。”晋武帝初，司马绍统表驳之曰：“臣以为帝在于类，则禋者非天。山川属望，则海岱非宗。宗犹包山，则望何秩焉？”

伏与歆、逵失其义也。六合之闲，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数，非一位之名。阴阳之说，又非义也。并五纬以为一，分文昌以为二，箕、毕既属于辰，风师、雨师复特为位，玄之失也。安国案祭法为宗，而除其天地于上，遗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为六宗。四时寒暑日月觴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传曰：“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祭之。”又曰：“龙见而雩。”如此，祭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称也。雪霜之灾，非夫祭之所禳；雩祭之礼，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后说有虞之典，故于学者未尽喻也。且类于上帝，即礼天也。望于山川，祭所及也。案周礼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于四郊，四类四望亦如之。”无六宗之兆，。祭法之祭天，祭地，祭时，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复无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禋，即祭法之所及

，周礼之所祀，即虞书之所宗，不宜特复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职，掌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属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属也；四方之宗者，四时五帝之属也。如此，则鬻神咸秩而无废，百礼简修而不渎，于理为通。”幽州秀才张髦又上疏曰：“烟于六宗，*(礼)**[祀]*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礼及礼记王制，天子将出，类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祢。巡狩四方，觐诸侯，归格于祖祢，用特。尧典亦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笱于鬻神，班瑞于鬻后，肆觐东后。睟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岁以周，尔乃‘归格于艺祖，用特’。臣以尚书与礼王制，同事一义，符契相合。禋于六宗，正谓祀祖考宗庙也。文祖之庙六宗，即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说，既各异义，上下违背，且没乎祖之礼。考之礼，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类于上帝，不禋祖祢而行，去时不*(吉)**[告]*，归何以格？以此推之，较然可知也。礼记曰：‘夫政必本于天，殷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殷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又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祭祖于庙，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俎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焉；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焉；礼行于祖庙，而孝慈服焉；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尧舜，纪三代之教，着在纪典。首尾相证，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后山川鬻神耳。故礼祭法曰：‘七代之所更变者，禘郊宗祖。’明舜受终文祖之庙，察璇玑，考七政，审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庙，当义合尧典，则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者也。居其位，摄其事，郊天地，供鬻神之礼，巡狩天下而遗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皆以案先儒之说，而以水旱风雨先五岳四渎，后祖考而次上帝，错于肆类而乱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太学博士吴商，以为“禋之言烟也。三祭皆积柴而实牲体焉，以升烟而报阳，非祭宗庙之名也。郑所以不从诸儒之说者，将欲据周礼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凡八，而日、月并从郊，故其余为六宗也。以书‘禋于六宗’，与周礼事相符，故据以为说也。且文昌虽有大体，而星名异，其日不同，故随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为周礼。复不知文昌之体，而又妄引以为司中，司命。箕、毕二星，既不系于辰，且同是随事而祭之例，又无嫌于所系者”。范宁注虞书曰：“考观觶议，各有说难。郑氏证据最详，是以附之。案六宗觶议，未知孰是。”虞喜别论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总五为一则成六

，六为地数。推校经句，阙无地祭，则祭地。”臣昭曰：六宗纷纭，觴释互起，竟无全通，亦难偏折。历辨硕儒，终未挺正。康成见宗，是多附焉。

盍各尔志，宣尼所许，显其一说，亦何伤乎！窃以为祭祀之敬，莫大天地，虞典首载，弥久弥盛，此宜学者各尽所求。臣昭谓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实。而分彼五色，合五为六，又不通禋，更成疑昧。寻虞书所称“肆类于上帝”，是祭天。

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极，举帝则天神斯尽，日月星辰从可知也。

“禋于六宗”，是实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是地数之中，举中是以该数，社稷等祀从可知也。天称神上，地表数中，仰观俯察，所以为异。宗者，尊崇之称，斯亦尽敬之谓也。禋也者，埋祭之言也，实瘞埋之异称，非周烟之祭也。

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即古之神，所以社稷诸字，莫不以神为体。虞书不同，祀名斯隔。周礼改烟，音形两异。虞书改土，正元祭义。此焉非疑，以为可了，岂六置宗更为傍祭乎？风俗通曰：“周礼以为樵燎，祀司*(命)**[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樵者，积薪燔柴也。今民犹祠司命耳，刻木长尺二寸为人像，行者署篋中，居者别作小居。齐地大尊重之，汝南诸郡亦多有者，皆祀以猪，率以春秋之月。”

延光三年，上东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三)**年故事。顺帝即位，修奉常祀。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僊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陈国苦县祠老子。九年，亲祠老子于濯龙。文罽为坛，饰淳金扣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

后汉书志第九 祭祀下 宗庙社稷灵星先农迎春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庙于雒阳。四时禘祀，高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如旧。余帝四时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腊，一岁五祀。三年正月，立亲庙雒阳，祀父南顿君以上至舂陵节侯。时寇贼未夷，方务征伐，祀仪未设。至十九年，盗贼讨除，戎事差息，于是五官中郎将张纯与太仆朱浮奏议：“礼，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亲。礼之设施，不授之与自得之异意。当除今亲庙四。孝宣皇帝以孙后祖，为父立庙于奉明，曰皇考庙，独髡臣侍祠。愿下有司议先帝四庙当代亲庙者及皇考庙事。”下公卿、博士、议郎。大司徒涉等议：“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庙，代今亲庙。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宜为南顿君立皇考庙，祭上至舂陵节侯，髡臣奉祠。”

时议有异，不着。上可涉等议，诏曰：“以宗庙处所未定，且禘祭高庙。其成、哀、平且祠祭长安故高庙。其南阳舂陵岁时各且因故园庙祭祀。园庙去太守

治所远者，在所令长行太守事侍祠。

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号曰中宗。”于是雒阳高庙四时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庙成、哀、平三帝主，四时祭于故高庙。东庙京兆尹侍祠，冠衣车服如太常祠陵庙之礼。南顿君以上至节侯，皆就园庙。南顿君称皇考庙，钜鹿都尉称皇祖考庙，郁林太守称皇曾祖考庙，节侯称皇高祖考庙，在所郡县侍祠。二十六年，有诏问张纯，禘祫之礼不施行几年。纯奏：“礼，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旧制，三年一祫，毁庙主合食高庙，存庙主未尝合。元始五年，始行禘礼。父为昭，南向；子为穆，北向。父子不并坐，而孙从王父。禘之为言谛。谛諛昭穆，尊卑之义。以夏四月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故正尊卑之义。祫以冬十月，五谷成熟，故骨肉合饮食。祖宗庙未定，且合祭。今宜以时定。”语在纯传。上难复立庙，遂以合祭高庙为常。后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时，但就陈祭毁庙主而已，谓之殷。太祖东面，惠、文、武、元帝为昭，景、宣帝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时不祭。光武皇帝崩，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拨乱中兴，更为起庙，尊号曰世祖庙。以元帝于光武为穆，故虽非宗，不毁也。后遂为常。

穆，顺也。始祖特于北，其后以次夹始祖而南，昭在西，穆在东，相对。”白银扣器。每牢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俎余委肉积于前数千斤，名曰*(惟)**[堆]*俎。子为昭，孙为穆。昭西面，曲屏风，穆东面，皆曲几，如高祖。饌陈其右，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法。太常导皇帝入北门。髡臣陪者，皆举手班辟抑首伏。大鸿胪、大行令、九宾传曰：‘起。’复位。*(而)*皇帝上堂盥，侍中以巾奉觶酒从。帝进拜谒。赞飧曰：‘嗣曾孙皇帝敬再拜。’前上酒。

溲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为昭，孙为穆，各父子相对也。毕，溲西面坐，坐如乘舆坐。赞飧奉高祖赐寿，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赐皇帝，如祠。

其夜半入行礼，平明上九澗，毕，髡臣皆拜，因赐胙。皇帝出，即更衣*(中)**[巾]*，诏罢，当从者奉承。”丁孚汉仪有桓帝祠恭怀皇后祝文曰：“孝曾孙皇帝志，使有司臣太常抚，夙兴夜处，小心畏忌，不堕其身，一不宁。敢用絜牲一元大武，柔毛刚鬣，商祭明视，芻蕘嘉荐，普淖咸醴，丰本明粢，醪用荐酌，事于恭怀皇后。尚飧。”嘏辞赐皇帝福：“恭怀皇后命工祝承致多福无疆于尔孝曾孙皇帝，使尔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寿万年。介尔景福，俾守尔民，勿替引之。”太常再拜，太牢左辨以致皇帝。

*(枢)**[璇]*机钤曰：“有帝汉出，德洽作乐。”各与虞韶、禹夏、汤护、周武无异，不宜以名舞。睽图征曰：“大乐必易。”诗传曰：“颂言成也，一章

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庙一章也。”汉书曰：“百官颂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书文始、五行、武德、昭真修之舞，节损益前后之宜，六十四节为舞，曲副八佾之数。十月烝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如故。*(勿)*进武德舞歌诗曰：‘于穆世庙，肃雍显清，俊乂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骏奔来宁，建立三雍，封禅泰山，章明图讖，放唐之文。休矣推德，罔射协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

诏书曰：‘骠骑将军议可。’进武德之舞如故。”

明帝临终遗诏，遵俭无起寝庙，藏主于世祖庙更衣。孝章即位，不敢违，以更衣有小别，上尊号曰显宗庙，闲祠于更衣，四时合祭于世祖庙。语在章纪。

章帝临崩，遗诏无起寝庙，庙如先帝故事。和帝即位不敢违，上尊号曰肃宗。

后帝承尊，皆藏主于世祖庙，积多无别，是后显宗但为陵寝之号。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贵人曰恭怀皇后，陵*[曰西陵]*。

以窦后配食章帝，恭怀后别就陵寝祭之。和帝崩，上尊号曰穆宗。殇帝生三百余日而崩，邓太后摄政，以尚

婴*(孙)**[孩]*，故不列于庙，就陵寝祭之而已。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建

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贵人曰敬隐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寝祭，太常领如西

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安帝以谗害

大臣，废太子，及崩，无上宗之奏。后以自建武以来无毁者，故遂常祭，因以

其陵号称恭宗。顺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寝祭，如敬

北陵。顺帝崩，上尊号曰敬宗。冲质帝皆小崩，梁太后摄政，以殇帝故事，就

陵寝祭。凡祠庙讫，三公分祭之。桓帝以河闲孝王孙蠡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

王国奉祀。语在章和八王传。帝崩，上尊号曰威宗，无嗣。灵帝以河闲孝王

曾孙解犊侯即位，亦追尊祖考。语在章和八王传。灵帝时，京都四时所祭高庙

五主，世祖庙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俸。故

高庙三主亲毁之后，亦但殷祭之岁奉祠。灵帝崩，献帝即位。初平中，相国董

卓、左中郎将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无殊，而有过差，不应为宗，及余非宗

者追尊三后，皆奏毁之。四时所祭，高庙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

臣钦仰圣化，嘉羨盛德，危颠之备，非所宜称。’上复报曰：‘有司奏上尊号

曰显宗，藏主更衣，不敢违诏。袷食世祖，庙乐皆如王议。以正月十八日始祠

。

仰见榱桷，俯视几筵，眇眇小子，哀惧战栗，无所奉承。爰而劳之，所望于王

也。’”谢沉书曰：“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在世祖庙坐位驳议示苍，上言

：‘文、武、宣、元祖袷食高庙，皆以配，先帝所制，典法设张。大雅曰

：‘昭哉来御，慎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帅由旧章。’明德皇后宜配

孝明皇帝于世祖庙，同席而供饌。’”

衣无制新，玩好不饰。莹陵损狭，不起寝庙，遵履前制，敬口慎终，有始有卒。

孝经曰：“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诗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

臣请上尊号曰敬宗庙。天子世世献奉，藏主祫祭，进武德之舞，如祖宗故事。’露布奏可。”

古不墓祭，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说者以为古宗庙前制庙，后制寝，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后有寝也。月令有“先荐寝庙”，诗称“寝庙弈弈”，言相通也。庙以藏主，以四时祭。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荐新物。秦始皇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故陵上称寝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寝之意也。建武以来，关西诸陵以转久远，但四时特牲祠；帝每幸长安谒诸陵，乃太牢祠。自雒阳诸陵至灵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伏腊及四时祠。庙日上饭，太官送用物，园令、食监典省，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

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雒阳，在宗庙之右，方坛，无屋，有墙门而已。

二月八月及腊，一岁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孝经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谷之长也。”礼记及国语皆谓共工氏之子曰句龙，为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谷疏，自夏以上祀以为稷，至殷以柱久远，而尧时弃为后稷，亦植百谷，故废柱，祀弃为稷。大司农郑玄说，古者官有大功，则配食其神。故句龙配食于社，弃配食于稷。郡县置社稷，太守、令、长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无稷，以其使官。古者师行平有载社主，不载稷也。国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礼简于社稷云。中溜，其神后土，即句龙也。既祀于社，又祀中溜。”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上东门内。”汉旧仪“使者监祠，南向立，不拜”也。

统荅*(或且以)*义曰：“前见逮及，敢不敬对。退熟惟省，郊社之祭，国之大事，诚非学浅思薄者所宜兴论重复，亦以邓君难，事有先渐，议则既行，可谓辞而不可得，因而不可已者也。屯有经纶之义，睽有同异之辞，归乎建国立家，通志断类也。意则欲广其微以宗实，备其论以求真，先难而后易，出异而归同乎？”

难曰：社祭土，主阴气，正所谓句龙土行之官，为社则主阴明矣，不与记说有违错也？荅曰：今记之言社，辄与郊连，体有本末，辞有上下，谓之不错不可得。礼运曰：‘政必本于天，殷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殷地，参于天地，并于鬼神。’又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郊

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家主中溜，国主社，示本也。’相此之类，元尚不道配食者也。主以为句龙，无乃失欤？难曰：信*(而)**[如]*此，所言土尊，故以为首，在于上宗伯之体，所当列上下之口。上句当言天神、地只、人鬼，何反先人而后地？

上文如此，至下何以独不可，而云社非句龙，当为地哉？答曰：此形成着体，数自上来之次言之耳，岂足*(怀)**[据]*使从人鬼之例邪？三科之祭，各指其体。今独擿出社稷，以为但句龙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案记言社土，而云何得之为句龙，则传虽言祀句龙为社，亦何嫌，反独不可谓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尝，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为配食者，若复可须，谓之不祭天乎？备读传者则真土，独据记者则疑句龙，未若交错参伍，致其义以相成之为善也。难曰：再特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龙，缘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宫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军行载社’者，当行赏罚，明不自专，故告祖而行赏，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当言载地主于斋车，又当言用命赏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谓也。所以有死社稷之义者，凡赐命受国，造建宫室，无不立社。是奉言所受立，不可弃捐苟免而去，当死之也。易句龙为其社，传有见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记附食，宜明其征。祀国大事，不可不重。据经依传，庶无咎悔。答曰：郊特牲者，天至尊，无物以称专诚，而社稷太牢者，土于天为卑，缘人事以牢祭也。社礼今亡，并特之义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于天地，*(可)**[何]*独人鬼？此言则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龙载冒其名，耦文于天，以度言之，不可谓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国)**[固]*而最近者也。故立以为守祀，居则事之时，军则告之以行戮，自顺义也。何为当平于社，不言用命赏于天乎？帝王两仪之参，宇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臣，以为土之贵神，置之宗庙之上，接之郊禘之次，俾守之者有死无失，何圣人制法之参差，用礼之偏颇？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于四官，爵俸班同，比之司徒，于数居二。纵复令王者不同，礼仪相变，或有尊之，则不过当。若五卿之与顷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后耳。不得同祖与社，言俱坐处尊位也。周礼为礼之经，而礼记为礼之传，案经传求索见文，在于此矣。钩之两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与贬句龙为土配，比其轻重，何谓为甚？经有条例，记有明义，先儒未能正，不可称是。*(钩)**[钩]*校典籍，论本考始，矫前易故，不从常说，不可谓非。孟轲曰：‘予岂好辩哉，乃不得已也。’郑司农之正，此之谓也。”

汉兴八年，有言周兴而邑立后稷之祀，于是高帝令天下立灵星祠。言祠后稷而

谓之灵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旧说，星谓天田星也。一曰，龙左角为天田官，主谷。祀用壬辰位祠之。壬为水，辰为龙，就其类也。牲用太牢，县邑令长侍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为芟除，次耕种、芸耨、驱爵及获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

县邑常以乙未日祠先农于乙地，以丙戌日祠风伯于戌地，以己丑日祠雨师于丑地，用羊豕。

立春之日，皆青幡帟，迎春于东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东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则迎者拜之而还，弗祭。三时不迎。

论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以为不知。汉书郊祀志着自秦以来迄于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类觴焉。世祖中兴，蠲除非常，修复旧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尝闻儒言，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然犹未有金玉银铜之器也。自上皇以来，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谓封土为坛，柴祭告天，代兴成功也。礼记所谓“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易姓则改封者，着一代之始，明不相袭也。

继世之王巡狩，则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僊信方士之言，造为石检印封之事也。所闻如此。虽诚天道难可度知，然其大较犹有本要。天道质诚，约而不费者也。故牲*(有)**[用]*牖，器用陶匏，殆将无事于检封之闲，而乐难攻之石也。且唯封为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废复兴，不闻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实继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争，以为必改。乃当夫既封之后，未有福，而松卒被诛死。虽罪由身，盖亦诬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显于后者，实在其德加于民，不闻其在封矣。言天地者莫大于易，易无六宗在中之象。若信为天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为失所，难以为诚矣！赞曰：天地禋郊，宗庙享祀，咸秩无文，山川具止。淫乃国紊，典惟皇纪。肇自盛敬，孰崖厥始？

后汉书志第十 天文上 王莽三光武十二

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庖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观象于天，谓日月星辰。观法于地，谓水土州分。形成于下，象见于上。故曰天者北辰星，合元垂耀建帝形，运机授度张百精。三阶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摄提之属百二十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应十二子。

天地设位，星辰之象备矣。

三皇迈化，协神醇朴，谓五星如连珠，日月若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慝。至

于书契之兴，五帝是作。轩辕始受河图口苞授，规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书自黄帝始。至高阳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时羲仲、和仲，夏有昆吾，汤则巫咸，周之史佚、苾弘，宋之子韦，楚之唐蔑，鲁之梓慎，郑之裨醪，魏石申夫，齐国甘公，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视，以佐时政，步变撻微，通洞密至，采祸福之原，鬻成败之势。秦燔诗书，以愚百姓，六经典籍，残为灰炭，星官之书，全而不毁。故秦史书始皇之时，彗孛大角，大角以亡，有大星与小星口于宫中，是其废亡之征。至汉兴，景、武之际，司马谈，谈子迁，以世黎氏之后，为太史令，迁着史记，作天官书。成帝时，中垒校尉刘向，广洪范灾条作五纪皇极之论，以参往行之事。孝明帝使班固口汉书，而马续述天文志。今绍汉书作天文志，起王莽居摄元年，迄孝献帝建安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载。言其时星辰之变，表象之应，以显天戒，明王事焉。

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情性万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纪。于是人之精者作圣。实始纪纲而经纬之。

八极之维，径二亿三万二千三百里，南北则短减千里，东西则广增千里。自地至天，半于八极，则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则是浑己。将覆其数，用重钩股，悬天之景，薄地之义，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之。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

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天有两仪，以榘道中。其可鬻，枢星是也，谓之北极。在南者不着，故圣人弗之名焉。其世之遂，九分而减二。阳道左回，故天运左行。有验于物，则人气左羸，形左繚也。天以阳回，地以阴淳。是故天致其动，禀气舒光；地致其静，承施候明。天以顺动，不失其中，则四序顺至，寒暑不减，致生有节，故品物用生。地以灵静，作合承天，清化致养，四时而后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莫如天，至厚莫若地。

*（地）*至质者曰地而已。至多莫若水，水精为汉，汉用于天而无列焉，思次质也。地有山狱，以宣其气，精种为星。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跼，各有迺属。紫宫为皇极之居，太微为五帝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

苍龙连蜷于左，白虎猛据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后，黄神轩辕于中。

六扰既畜，而狼虺鱼口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于是备矣。

悬象着明，莫大乎日月。其径当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广二百四十二分之一。日者，阳精之宗。积而成鸟，象鸟而有三趾。阳之类，其数奇。月者，阴精之宗。积而成兽，象兔。阴之类，其数耦。其后有冯焉者。羿请无死之药于

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其大昌。’姮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

夫日譬犹火，月譬犹水，火则外光，水则含景。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觜星被耀，因水转光。当日之冲，光常不合者，蔽于*(他)**[地]*也。是谓闇虚。在星星微，月过则食。日之薄地，其明也。繇暗视明，明无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于中天，天地同明。繇明瞻暗，暗还自夺，故望之若水。火当夜而扬光，在昼则不明也。月之于夜，与日同而差微。星则不然，强弱之差也。觜星列布，其以神着，有五列焉，是为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谓之北斗。动变挺占，寔司王命。四布于方，为二十八宿。日月运行，历示吉凶，五纬经次，用告祸福，则天心于是见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数，盖万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系命。不然，何以总而理诸！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守精存，丽其职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散，于是乎有陨星。然则奔星之所坠，至*[地]*则石*[矣]*。文曜丽乎天，其动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右回。天道者，贵顺也。近天则弼，远天则速，行则屈，屈则留回，留回则逆，逆则弼，迫于天也。行弼者觐于东，觐于东属阳，行速者觐于西，觐于西属阴，日与月此配合也。摄提、荧惑、地候见晨，附于日也。太白、辰星见口，附于月也。二阴三阳，参天两地，故男女取焉。方星巡镇，必因常度，苟或盈缩，不逾于次。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四星，周伯、王逢、芮各一，错乎五纬之闲，其见无期，其行无度，寔妖经星之所，然后吉凶宣周，其祥可尽。”蔡邕表志曰：“言天体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浑天。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数术具存，考验天状，多所违失，故史官不用。唯浑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台铜仪，则其法也。立八尺圆体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黄道，以察发敛，以行日月，以步五纬。精微深妙，万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无本书，前志亦阙而不论。臣求其旧文，连年不得。在东观，以治律未竟，未及成书，案略求索。窃不自量，卒欲寝伏仪下，思惟精意，案度成数，扶以文义，润以道术，着成篇章。罪恶无状，投畀有北，灰灭雨绝，世路无由。宜博问髀臣，下及岩穴，知浑天之意者，使述其义，以裨天文志。撰建武以来星变彗孛占验着明者续其后。”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张，东南行五日不见。孛星者，恶气所生，为乱兵，其所以孛德。孛德者，乱之象，不明之表。又参然孛焉，兵之类也，故名之曰孛。孛之为言，犹有所伤害，有所妨蔽。或谓之彗星，所以除秽而布新也。张为周地。星孛于张，东南行即翼、轸之分。翼、轸为楚，是周、楚地将

有兵乱。后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会下江、新市贼张卬、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阳，斩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等，杀其士觭数万人。更始为天子，都雒阳，西入长安，败死。光武兴于河北，复都雒阳，居周地，除秽布新之象。

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气，风雨不时，彗星之出，天为民之乱见之。’”又一曰：“景公彗星出而泣，晏子问之。公曰：‘寡人闻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国君当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国，我是以悲。’晏子曰：‘君之行义*(固应)*[回邪]，无德于国。穿*(开)**[陂]*池，则欲其深以广也，为台榭则欲其高且大也。

赋敛如擄夺，诛戮如仇讎。自是观之，孛又将出。彗星之出，庸何*(巨)**[惧]*乎？’”案：如晏子之言，孛之与彗，如似匪同。

四年六月，汉兵起南阳，至昆阳。莽使司徒王寻、司空王邑将诸郡兵，号曰百万觭，已至者四十二万人；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皆为将帅，持其图书器械。军出关东，牵从鬪象虎狼猛兽，放之道路，以示富强，用怖山东。至昆阳山，作营百余，围城数重，或为冲车以撞城，为云车高十丈以瞰城中，弩矢雨集，城中负户而汲。求降不听，请出不得。二公之兵自以必克，不恤军事，不协计虑。莽有覆败之变见焉。昼有云气如坏山，堕军上，军人皆厌，所谓营头之星也。占曰：“营头之所堕，其下覆军，流血三千里。”是时光武将兵数千人赴救昆阳，奔击二公兵，并力犇发，号呼声动天地，虎豹惊怖败振。会天大风，飞屋瓦，雨如注水。二公兵乱败，自相贼，就死者数万人。竟赴澧水，死者委积，澧水为之不流。杀司徒王寻。军皆散走归本郡。王邑还长安，莽败，俱诛死。营头之变，覆军流血之应也。

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烛地如月光。太白为兵，太微为天廷。太白赢而北入太微，是大兵将入天子廷也。是时莽遣二公之兵至昆阳，已为光武所破。莽又拜九人为将军，皆以虎为号。九虎将军至华阴，皆为汉将邓晔、李松所破。进攻京师，仓将军韩臣至长门。十月戊申，汉兵自宣平城门入。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张鱼等数千人起兵攻莽，烧作室*[门]*，斧敬法闕。商人杜吴杀莽渐台之上，校尉公宾就斩莽首。大兵蹈藉宫廷之中。仍以更始入长安，赤眉贼立刘盆子为天子，皆以大兵入宫廷，是其应也。

光武建武九年七月乙丑，金犯轩辕大星。十一月乙丑，金又犯轩辕。

轩辕者，后宫之官，大星为皇后，金犯之为失势。是时郭后已失势见疏，后废为中山太后，阴贵人立为皇后。

七年九月庚子，土入鬼中。”汉史：“镇星逆行舆鬼，女主贵亲有忧。”巫咸曰：

“有土功事。”是岁太白经太微。八年四月辛未，月犯房第二星，光芒不见。九年正月乙卯，金犯娄南星。甲子，月犯轩辕第二星，壬寅，犯心大星。七月戊辰，月并犯昴。黄帝星占：“土犯鬼，皇后有忧，失亡其势。”河图：“月犯房，天子有忧，四足之虫多死。”汉史曰：“其国有忧，将军死。”又案严光传，光与帝卧，足加帝腹上，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

十年三月癸卯，流星如月，从太微出，入北斗魁第六星，色白。旁有小星射者十余枚，灭则有声如雷，食顷止。流星为贵使，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太微天子廷，北斗魁主杀。星从太微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将出，有所伐杀。十二月己亥，大流星如缶，出柳西南行入轸。且灭时，分为十余，如遗火状。须臾有声，隐隐如雷。柳为周，轸为秦、蜀。大流星出柳入轸者，是大使从周入蜀。是时光武帝使大司马吴汉发南阳卒三万人，乘船泝江而上，击蜀白帝公孙述。又命将军马武、刘尚、郭霸、岑彭、冯骏平武都、巴郡。十二年十月，汉进兵击述从弟鞞尉永，遂至广都，杀述女驛史兴。威虜将军冯骏拔江州，斩述将田戎。吴汉又击述大司马谢丰，斩首五千余级。臧宫破涪，杀述弟大司空恢。十一月丁丑，汉护军将军高午刺述洞匡，其夜死。明日，汉入屠蜀城，诛述大将公孙晃、延岑等，所杀数万人，夷灭述妻宗族万余人以上。是大将出伐杀之应也。其小星射者，及如遗火分为十余，皆小将随从之象。有声如雷隐隐者，兵将怒之征也。十二月年正月己未，小星流百枚以上，或西北，或正北，或东北，二夜止。

六月戊戌晨，小流星百枚以上，四面行。小星者，庶民之类。流行者，移徙之象也。或西北，或东北，或四面行，皆小民流移之征。是时西北讨公孙述，北征卢芳。匈奴助芳侵边，汉遣将军马武、骑都尉刘纳、阎兴军下曲阳、临平、呼沱，以备胡。匈奴入河东，中国未安，米谷荒贵，民或流散。后三年，吴汉、马武又徙鴈门、代郡、上谷、关西县吏民六万余口，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以避胡寇。是小民流移之应。九月甲午，火犯輿鬼。十月丁卯，大星流，有光，发东井西行，声隆隆。十三年二月乙卯，火犯輿鬼西北。”黄帝占曰：“荧惑守輿鬼，大人忧。”一曰贵人当之。巫咸曰：“水见翼，多火灾。”石氏曰：“为旱。”郗萌占曰：“流星出东井，所之国大水。”

十五年正月丁未，彗星见昴，稍西北行入营室，犯离宫，三月乙未，至东壁灭，见四十九日。彗星为兵入除秽，昴为边兵，彗星出之为有兵至。十一月，定襄都尉阴承反，太守随诛之。卢芳从匈奴入居高柳，至十六年十月降，上玺绶。一日，昴星为狱事。是时大司徒欧阳歙以事系狱，踰岁死。营室，天子之常宫；离宫，妃后之所居。彗星入营室，犯离宫，是除宫室也。是时郭皇后已疏，至十七年十月，遂废为中山太后，立阴贵人为皇后，除宫之象也。三十年闰

月甲午，水在东井二十度，生白气，东南指，炎长五尺，为彗，东北行，至紫宫西藩止，五月甲子不见，凡见三十一日。水常以夏至放于东井，闰月在四月，尚未当见而见，是赢而进也。东井为水衡，水出之为大水。是岁五月及明年，郡国大水，坏城郭，伤禾稼，杀人民。白气为丧，有炎作彗，彗所以除秽。紫宫，天子之宫，彗加其藩，除宫之象。后三年，光武帝崩。

三十一年七月戊午，火在舆鬼一度，入鬼中，出尸星南半度，十月己亥，犯轩辕大星。又七*(日)**[星]*闲有客星，炎二尺所，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舆鬼东北六尺所灭，凡见百一十三日。荧惑为凶衰，舆鬼尸星主死亡，荧惑入之为大丧。轩辕为后宫。七星，周地。客星居之为死丧。其后二年，光武崩。

中元二年八月丁巳，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相去二寸。十月戊子，大流星从西南东北行，声如雷。火犯太微西南角星，为将相。后太尉赵口、司徒李欣坐事免官。大流星为使。中郎将窦固、扬虚侯马武、扬乡侯王赏将兵征西也。

后汉书志第十一 天文中 明十二章五和三十三殒一安四十六顺二十三质三 孝明永平元年四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楼，西南行，光照地。流星为外兵，西南行为西南夷。是时益州发兵击姑复蛮夷大牟替灭陵，斩首传诣雒阳。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船北，长二尺所，稍北行至亢南，*(百)**[见]*三十五日去。天船为水，彗出之为大水。是岁伊、雒水溢，到津城门，坏伊桥；郡七县三十二皆大水。

四年八月辛酉，客星出梗河，西北指贯索，七十日去。梗河为胡兵。至五年十一月，北匈奴七千骑入五原塞，十二月又入云中，至原阳。贯索，贵人之牢。其十二月，陵乡侯梁松坐怨望悬飞书诽谤朝廷下狱死，妻子家属徙九真。

七年正月戊子，流星大如杯，从织女西行，光照地。织女，天之真女，流星出之，女主忧。其月癸卯，光烈皇后崩。

八年六月壬午，长星出柳、张三十七度，犯轩辕，刺天船，陵太微，气至上陞，凡见五十六日去。柳，周地。是岁多雨水，郡十四伤稼。

九年正月戊申，客星出牵牛，长八尺，历建星至房南，灭见至五十日。

牵牛主吴、越，房、心为宋。后广陵王荆与沈凉，楚王英与颜忠各谋逆，事觉，皆自杀。广陵属吴，彭城古宋地。十三年闰月丁亥，火犯舆鬼，为大丧，质星为大臣诛戮。其十二月，楚王英与颜忠等造作妖*[书]*谋反，事觉，英自杀，忠等皆伏诛。

十四年正月戊子，客星出昴，六十日，在轩辕右角稍灭。昴主边兵。后一年，汉遣奉车都尉显亲侯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耿忠、开阳城门候秦彭、太仆祭彤，将兵击匈奴。一曰，轩辕右角为贵相，昴为狱事，客星守之为大狱

。是时考楚事未讫，司徒虞延与楚王英党与黄初、公孙弘等交通，皆自杀，或下狱伏诛。

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为大将戮，人主亡，不出三年。后三年，孝明帝崩。

十六年正月丁丑，岁星犯房右驂，北第一星不见，辛巳乃见。房右驂为贵臣，岁星犯之为见诛。是后司徒邢穆，坐与阜陵王延交通逆谋自杀。四月癸未，太白犯毕。毕为边兵。后北匈奴寇*[边]*，入云中，至*(咸)**[渔]*阳。使者高弘发三郡兵追讨，无所得。太仆祭彤坐不进下狱。

十八年六月己未，彗星出张，长三尺，转在郎将，南入太微，皆属张。张，周地，为东都。太微，天子廷。彗星犯之为兵丧。其八月壬子，孝明帝崩。

孝章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八月庚寅，彗星出天市，长二尺所，稍行入牵牛三度，积四十日稍灭。太白在昴为边兵，彗星出天市为外军，牵牛为吴、越。是时蛮夷陈纵等及哀牢王类*[牢]*反，攻*(蕉)**[嵩]*唐城。永昌太守王寻走奔牂榆，安夷长宋延为羌所杀。以武威太守傅育领护羌校尉，马防行车骑将军，征西羌。又阜陵王延与子男魴谋反，大逆无道，得不诛。废为侯。

二*(月)**[年]*九*(日)**[月]*甲寅，流星过紫宫中，长数丈，散为三，灭。十二月戊寅，彗星出娄三度，长八九尺，稍入紫宫中，百六日稍灭。流星过，入紫宫，皆大人忌。后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

六年七月丁酉，夜有流星起轩辕，大如拳，历文昌，余气正白句曲，西如文昌，久久乃灭。”黄帝星经曰：“木守东井，有土功之事。一曰大水。”郗萌曰：“岁星守参，后当之。荧惑守，大人当之。”

元和*(元)**年四月丁巳，客星晨出东方，在胃八度，长三尺，历阁道入紫宫，留四十日灭。阁道、柴宫，天子之宫也。客星犯入留久为大丧。后四年，孝章帝崩。

孝和永元元年正月辛卯，有流星起参，长四丈，有光，色黄白。二月，流星起天棓，东北行三丈所灭，色青白。壬申，夜有流星起太微东蕃，长三丈。三月丙辰，流星起天津。壬戌，有流星起天将军，东北行。参为边兵，天棓为兵，太微天廷，天津为水，天将军为兵，流星起之皆为兵。其六月，汉遣车骑将军窦宪、执金吾耿秉，与度辽将军邓鸿出朔方，并进兵临私渠北鞬海，斩虏首万余级，获生口牛马羊百万头。日逐王等八十一部降，凡三十余万人。

追单于至西海。是岁七月，又雨水漂人民，是其应。

二年正月乙卯，金、木俱在奎，丙寅，水又在奎。奎主武库兵，三星会又为兵

丧。辛未，水、金、木在娄，亦为兵，又为匿谋。二月丁酉，有流星大如桃，起紫宫东蕃，西北行五丈稍灭。四月丙辰，有流星大如瓜，起文昌东北，西南行至少微西灭。有顷音如雷声，已而金在轩辕大星东北二尺所。

八月丁未，有流星如鸡子，起太微西，东南行四丈所消。十月癸未，有流星大如桃，起天津，西行六丈所消。十一月辛酉，有流星大如拳，起紫宫，西行到胃消。

三年九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鸡子，起紫宫，西南至北斗柄闲消。紫宫天子宫，文昌、少微为贵臣，天津为水，北斗主杀。流星起，历紫宫、文昌、少微、天津，文昌为天子使，出有兵诛也。窦宪为大将军，宪弟笃、景等皆卿、校尉，宪女弟辟郭举为侍中、射声校尉，与驍尉邓叠母元俱出入宫中，谋为不轨。至四年六月丙*(寅)**[辰]*发觉，和帝幸北宫，诏执金吾、五校勒兵屯南、北宫，闭城门，捕举。举父长乐少府璜及叠，叠弟步兵校尉磊，母元，皆下狱诛。宪弟笃、景等皆自杀。金犯轩辕，女主失势。窦氏被诛，太后失势。

五年四月癸巳，太白、荧惑、辰星俱在东井。七月壬午，岁星犯轩辕大星。九月，金在南斗魁中。火犯房北第一星。东井，秦地，为法。三星合，内外有兵，又为法令及水。金入斗口中，为大将死。火犯房北第一星，为将相。

其六年正月，司徒丁鸿薨。七月水，大漂杀人民，伤五谷。许侯马光有罪自杀。九月，行车骑将军事邓鸿、越骑校尉冯柱发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及八郡迹射、乌桓、鲜卑，合四万骑，与度辽将军朱征、护乌桓校尉任尚、中郎将杜崇征叛胡。十二月，车骑将军鸿坐追虏失利，下狱死；度辽将军征、中郎将崇皆抵罪。

七年正月丁未，有流星起天津，入紫宫中灭。色青黄，有光。二月癸酉，金、火俱在参。戊寅，金、火俱在东井。八月甲寅，水、土、金俱在轸。

十一月甲戌，金、火俱在心。十二月己卯，有流星起文昌，入紫宫消。丙辰，火、金、水俱在斗。流星入紫宫，金、火在心，皆为大丧。三星合轸为白衣之会，金、火俱在参、东井，皆为外兵，有死将。三星俱在斗，有戮将，若有死相。八年四月乐成王党，七月乐成王宗皆薨。将兵长史吴琴坐事征下狱诛。十月，北海王威自杀。十二月，陈王羨薨。其九年闰月，皇太后窦氏崩。辽东鲜卑*[反]*，太守祭参不追虏，征下狱诛。九月，司徒刘方坐事免官，自杀。陇西羌反，遣执金吾刘尚行征西将军事，越骑校尉节乡侯赵世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及边胡兵三万骑，征西羌。

“杂余贵。又将相死。”十一年五月丙午，流星大如瓜，起氏，西南行，稍有光，白色。占曰：“流星白，为有使客，大为大使，小亦小使。疾期疾，彊亦彊。大如瓜为近小，行稍有光为彊也。又正王日，边方有受王命者也。”明年

二月，蜀郡旄牛徼外夷白狼楼薄种王唐繒等率种人口十七万归义内属，赐金印紫绶钱帛。

十二年十一月癸酉，夜有苍白气，长三丈，起天园，东北指军市，见积十日。占曰：“兵起，十日期岁。”明年十一月，辽东鲜卑二千余骑寇右北平。

十三年十一月乙丑，轩辕第四星闲有小客星，色青黄。轩辕为后宫，星出之，为失势。其十四年六月辛卯，阴皇后废。

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宫中生白气如粉絮。戊午，客星出紫宫西行至昂，五月壬申灭。七月庚午，水在舆鬼中。十月辛亥，流星起钩陈，北行三丈，有光，色黄。白气生紫宫中为丧。客星从紫宫西行至昂为赵。舆鬼为死丧。钩陈为皇后，流星出之为中使。后一年，元兴元年十**月*(二日)*，和帝崩，殇帝即位一年又崩，无嗣，邓太后遣使者迎清河孝王子即位，是为孝安皇帝，是其应也。清河，赵地也。

元兴元年二月庚辰，有流星起角、亢五丈所。四月辛亥，有流星起斗，东北行到须女。七月己巳，有流星起天市五丈所，光色赤。闰月辛亥，水、金俱在氏。

流星起斗，东北行至须女。须女，燕地。天市为外军。水、金会为兵诛。其年，辽东貂人反，钞六县，发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乌桓讨之。

荆州星占曰：“太白守氏，国君大哭。”

孝殇帝延平元年正月丁酉，金、火在娄。金、火合为烁，为大人忧。是岁八月辛亥，孝殇帝崩。

孝安永初元年五月戊寅，荧惑逆行守心前星。八月戊申，客星在东井、弧星西南。心为天子明堂，荧惑逆行守之，为反臣。客星在东井，为大水。

是时，安帝未临朝，邓太后摄政，邓鹭为车骑将军，弟弘、悝、闾皆以校尉封侯，秉国势。司空周章意不平，与王尊、叔元茂等谋，欲闭宫门，捕将军兄弟，诛常侍郑觭、蔡伦，髡刺尚书，废皇太后，封皇帝为远国王。事觉，章自杀。

东井、弧皆秦地。是时羌反，断陇道，汉遣鹭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及诸郡兵征之。是岁郡国四十一县三百一十五雨水。四渎溢，伤秋稼，坏城郭，杀人民，是其应也。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昼见。

三年正月庚戌，月犯心后星。己亥，太白入斗中。十二月，彗星起天苑南，东北指，长六七尺，色苍白。太白昼见，为强臣。是时邓氏方盛，月犯心后星，不利子。心为宋。五月丁酉，沛王*(牙)**[正]*薨。太白入斗中，为贵相凶。天苑为外军，彗星出其南为外兵。是后使羌、氏讨贼李贵，又使乌桓击鲜卑，又使中郎将任尚、护羌校尉马贤击羌，皆降。

四年六月甲子，客星大如李，苍白，芒气长二尺，西南指上阶星。癸酉，太白入舆鬼。指上阶，为三公。后太尉*[张禹、司空]*张敏*[皆]*免官。太白入舆鬼，为将凶。后中郎将任尚坐赃千万，槛车征，弃市。

五年六月辛丑，太白昼见，经天。元初元年三月癸酉，荧惑入舆鬼。二年九月辛酉，荧惑入舆鬼中。三年三月，荧惑入舆鬼中。五月丙寅，太白入毕口。

七月甲寅，岁星入舆鬼。闰月己未，太白犯太微左执法。十一月甲午，客星见西方，己亥在虚、危，南至胃、昴。四年正月丙戌，岁星留舆鬼中。

乙未，太白昼见丙上。四月壬戌，太白入舆鬼中。己巳，辰星入舆鬼中。

五月己卯，辰星犯岁星。六月丙申，荧惑入舆鬼中，戊戌，犯舆鬼大星。九月辛巳，太白入南斗口中。五年三月丙申，镇星犯东井钺星。五月庚午，辰星犯舆鬼质星。丙戌，太白犯钺星。六年四月癸丑，太白入舆鬼。六月丙戌，荧惑在舆鬼中。丁卯，镇星在舆鬼中。辛巳，太白犯左执法。

自永初五年到永宁，十年之中，太白一昼见经天，再入舆鬼，一守毕，再犯左执法，入南斗，犯钺星。荧惑五入舆鬼。镇星一犯东井钺星，一入舆鬼。岁星、辰星再入舆鬼。凡五星入舆鬼中，皆为死丧。荧惑、太白甚犯钺、质星为诛戮。

斗为贵将。执法为近臣。客星在虚、危为丧，为哭泣。昴、毕为边兵，又为狱事。至建光元年三月癸巳，邓太后崩；五月庚辰，太后兄车骑将军鹭等七侯皆免官，自杀，是其应也。

钩命决曰：“天失仁，太白经天。”黄帝经曰：“守鬼十日，金钱散诸侯。”郗萌曰：“五谷多伤，民以饥死者无数。”延光二年八月己亥，荧惑出太微端门。三年二月辛未，太白犯昴。五月癸丑，太白入毕。九月壬寅，镇星犯左执法。四年，太白入舆鬼中。

六月壬辰，太白出太微。九月甲子，太白入斗口中。十一月，客星见天市。荧惑出太微，为乱臣。

太白犯昴、毕，为*(近)**[边]*兵，一曰大人当之。镇星犯左执法，有诛臣。太白入舆鬼中，为大丧。太白出太微，为中宫有兵；入斗口，为贵将相有诛者。

客星见天市中，为贵丧。是时大将军耿宝、中常侍江京、樊丰、小黄门刘安与阿母王圣、圣子女永等并构潜太子保，并恶太子乳母男、厨监邴吉。三年九月丁酉，废太子为济阴王，以北乡侯懿代。杀男、吉，徙其父母妻子日南。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巡狩，从南阳还，道寝疾，至叶崩，阎后与兄卫尉显、中常侍江京等共隐匿，不令髡臣知上崩，遣司徒刘喜等分诣郊庙，告天请命，加载北宫。庚午夕发丧，尊阎氏为太后。北乡侯懿病薨，京等又不欲立保，白太后

，更征诸王子择所立。中黄门孙程、王国、王康等十九人，共合谋诛显、京等，立保为天子，是为孝顺皇帝。皆奸人强臣狂乱王室，其于死亡诛戮，兵起宫中，是其应。

‘臣闻天不言，县象以示吉凶，挺灾变异以为谴诫。昔齐桓公遭虹贯牛、斗之变，纳管仲之谋，令齐去妇，无近妃宫。桓公听用，齐以大安。赵有尹史，见月生齿，齧毕大星，占有兵变。赵君曰：“天下共一毕，知为何国也？”下史于狱。其后公子牙谋弑君，血书端门，如史所言。乃月十三日，有客星气象彗孛，历天市、梗河、招摇、枪、楛，十六日入紫宫，迫北辰，十七日复过文昌、泰陵，至天船、积水闲，稍微不见。客星一占曰：“鲁星历天市者为谷贵，梗河三星备非常，泰陵八星为凶丧，紫宫、北辰为至尊。”如占，恐宫庐之内有兵丧之变，千里之外有非常暴逆之忧。鲁星不得过历尊宿，行度从疾，应非一端，恐复有如王阿母母子贱妾之欲居帝旁耗乱政事者。诚令有之，宜当抑远，饶足以财。王者权柄及爵禄，人天所重慎，诚非阿妾所宜干豫，天故挺变，明以示人。如不承慎，祸至变成，悔之靡及也。’”孝顺永建二年二月癸未，太白昼见三十九日。闰月乙酉，太白昼见东南维四十一日。八月乙巳，荧惑入舆鬼。太白昼见，为强臣。荧惑为凶。舆鬼为死丧。质星为诛戮。是时中常侍高梵、张防、将作大匠翟酺、尚书令高堂芝、仆射张敦、尚书尹就、郎姜述、杨凤等，及兖州刺史鲍就、使匈奴中郎*[将]*张国、金城太守张笃、敦煌太守张朗，相与交通，漏泄，就、述弃市，梵、防、酺、芝、敦、凤、就、国皆抵罪。又定远侯班始尚阴城公主坚得，□争杀坚得，坐要斩马市，同产皆弃市。

虚、危为齐，牵牛吴、越，故海贼浮于会稽，山贼捷于济南。五年夏，荧惑守氏，诸侯有斩者，是冬班始□斩马市。”

六年四月，荧惑入太微中，犯左、右执法西北方六寸所。十月乙卯，太白昼见。

十二月壬申，客星芒气长二尺余，西南指，色苍白，在牵牛六度。客星芒气白为兵。牵牛为吴、越。后一年，会稽海贼曾于等千余人烧句章，杀长吏，又杀鄞、鄮长，取官兵，拘杀吏民，攻东部都尉；扬州六郡逆贼章何等称将军，犯四十九县，大攻略吏民。

阳嘉元年闰月戊子，客星气白，广二尺，长五丈，起天苑西南。主马牛，为外军，色白为兵。是时，敦煌太守徐白使疏勒王盘等兵二万人入于窠界，虏掠斩首三百余级。乌桓校尉耿晔使乌桓亲汉都尉戎末痾等出塞，钞鲜卑，斩首，获生口财物；鲜卑怨恨，钞辽东、代郡，杀伤吏民。是后，西戎、北狄为寇害，以马牛起兵，马牛亦死伤于兵中，至十余年乃息。

永和二年五月戊申，太白昼见。八月庚子，荧惑犯南斗。斗为吴。明年五月，吴郡太守行丞事羊珍与越兵弟叶、吏民吴铜等二百余人起兵反，杀吏民，烧官亭民舍，攻太守府。太守王衡距守，吏兵格杀珍等。又**江贼蔡伯流等数百人攻广陵、九江，烧城郭，杀*[江]*都长。

古今注曰：“九月壬午，月入毕口中。”

三年二月辛巳，太白昼见，戊子，在荧惑西南，光芒相犯。辛丑，有流星大如斗，从西北东行，长八九尺，色赤黄，有声隆隆如雷。三月壬子，太白昼见。六月丙午，太白昼见。八月乙卯，太白昼见。闰月甲寅，辰星入舆鬼。己酉，荧惑入太微。乙卯，太白昼见。太白者，将军之官，又为西州。昼见，阴盛，与君争明。荧惑与太白相犯，为兵丧。流星为使，声隆隆，怒之象也。

辰星入舆鬼，为大臣有死者。荧惑入太微，乱臣在廷中。是时，大将军梁商父子秉势，故太白常昼见也。其四年正月，祀南郊，夕牲，中常侍张逵、蘧政、*(阳)**[杨]*定、内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等与中常侍曹腾、孟贲争权，白帝言腾、贲与商谋反，矫诏命收腾、贲，贲自解说，顺帝寤，解腾、贲缚。逵等自知事不从，各奔走，或自刺，解貂蝉投草中逃亡，皆得免。其六年，征西将军马贤击西羌于北地*(谢)**[射]*姑山下，父子为羌所没杀，是其应也。

四年七月壬午，荧惑入南斗犯第三星。五年四月戊午，太白昼见。八月己酉，荧惑入太微。斗为贵相，为扬州，荧惑犯入之为兵丧。其六年，大将军商薨。

九江、丹阳贼周生、马勉等起兵攻没郡县。梁氏又专权于天廷中。

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见东方，长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营室及坟墓星。

丁丑，彗星在奎一度，长六尺，癸未口见，西北历昴、毕，甲申，在东井，遂历舆鬼、柳、七星、张，光炎及三台，至轩辕中灭。营室者，天子常宫。

坟墓主死。彗星起而在营室、坟墓，不出五年，天下有大丧。后四年，孝顺帝崩。昴为边兵，又为赵。羌周马父子后遂为寇。又刘文髡清河相射鬲，欲立王蒜为天子，鬲不听，杀鬲，王闭门距文，官兵捕诛文，蒜以恶人所髡，废为尉氏侯，又徙为犍阳都乡侯，薨，国绝。历东井、舆鬼为秦，皆羌所攻钞。炎及三台，为三公。是时，太尉杜乔及故太尉李固为梁冀所陷入，坐文书死。及至注、张为周，灭于轩辕中为后宫。其后懿献后以忧死，梁氏被诛，是其应也。

汉安二年，正月己亥，太白昼见。五月丁亥，辰星犯舆鬼。六月乙丑，荧惑光芒犯镇星。七月甲申，太白昼见。辰星犯舆鬼为大丧。荧惑犯镇星为大人忌。

明年八月，孝顺帝崩，孝冲明年正月又崩。一曰有白衣之会。”

孝质本初元年，三月癸丑，荧惑入舆鬼，四月辛巳，太白入舆鬼，皆为大丧。

五月庚戌，太白犯荧惑，为逆谋。闰月一日，孝质帝为梁冀所鸩，崩。

后汉书志第十二 天文下 桓三十八灵二十献九陨石

孝桓建和元年八月壬寅，荧惑犯舆鬼质星。二年二月辛卯，荧惑行在舆鬼中。三年五月己丑，太白行入太微右掖门，留十五日，出端门。丙申，荧惑入东井。

八月己亥，镇星犯舆鬼中南星。乙丑，彗星芒长五尺，见天市中，东南指，色黄白，九月戊辰不见。荧惑犯舆鬼为死丧，质星为戮臣，入太微为乱臣。镇星犯舆鬼为丧。彗星见天市中为*(质)*贵人。至和平元年*(十)*二月甲寅，梁太后崩，梁冀益骄乱矣。

元嘉元年二月戊子，太白昼见。永兴二年闰月丁酉，太白昼见。时上幸后宫采女邓猛，明年，封猛兄演为南顿侯。后四岁，梁皇后崩，梁冀被诛，猛立为皇后，恩宠甚盛。

永寿元年三月丙申，镇星逆行入太微中，七十四日去左掖门。七月己未，辰星入太微中，八十日去左掖门。八月己巳，荧惑入太微，二十一日出端门。太微，天子廷也。镇星为贵臣妃后，逆行为匿谋。辰星入太微为大水，一曰后宫有忧。是岁雒水溢至津门，南阳大水。荧惑留入太微中，又为乱臣。是时梁氏专政。九月己酉，昼有流星长二尺所，色黄白。癸巳，荧惑犯岁星，为奸臣谋，大将戮。

二年六月甲寅，辰星入太微，遂伏不见。辰星为水，为兵，为妃后。八月戊午，太白犯轩辕大星，为皇后。其三年四月戊寅，荧惑入东井口中，为大臣有诛者。

其七月丁丑，太白犯心前星，为大臣。后二年*(四)***月，懿献皇后以忧死。大将军梁冀使太仓令秦宫刺杀议郎邴尊，又欲杀邓后母宣，事觉，桓帝收冀及妻寿襄城君印绶，皆自杀。诛诸梁及孙氏宗族，或徙边。是其应也。

延熹四年三月甲寅，荧惑犯舆鬼质星。五月辛酉，客星在营室，稍顺行，生芒长五尺所，至心一度，转为彗。荧惑犯舆鬼质星，大臣有戮死者。五年十月，南郡太守李肃坐蛮夷贼攻盗郡县，取财一亿以上，入府取铜虎符，肃背敌走，不救城郭；又监黎阳谒者燕乔坐赃，重泉令彭良杀无辜，皆弃市。京兆虎牙都尉宋谦坐赃，下狱死。客星在营室至心作彗，为大丧。后四年，邓后以忧死。

六年十一月丁亥，太白昼见。是时邓后家贵盛。

七年七月戊辰，辰星犯岁星。八月庚戌，荧惑犯舆鬼质星。庚申，岁星犯轩辕大星。

十月丙辰，太白犯房北星。丁卯，辰星犯太白。十二月乙丑，荧惑犯轩辕第二星。辰星犯岁星为兵。荧惑犯质星有戮臣。岁星犯轩辕为女主忧。太白犯房北

星为后宫。其八年二月，太仆南乡侯左胜以罪赐死，胜弟中常侍上蔡侯悛、北乡侯党皆自杀。癸亥，皇后邓氏坐执左道废，迁于*(祠)**[桐]*宫死，宗亲侍中泚阳侯邓康、河南尹邓万、越骑校尉邓弼、虎贲中郎将安*(乡)**[阳]*侯邓*(鲁)**[会]*、侍中监羽林左骑邓德、右骑邓寿、昆阳侯邓统、涪阳侯邓秉、议郎邓循皆系暴室，万、*(鲁)**[会]*死，康等免官。又荆州刺史芝、交址刺史葛祗皆为贼所拘略，桂阳太守任胤背敌走，皆□市，荧惑犯舆鬼质星之应也。

八年五月癸酉，太白犯舆鬼质星。壬午，荧惑入太微右执法。闰月己未，太白犯心前星。十月癸酉，岁星犯左执法。十一月戊午，岁星入太微，犯左执法。九年正月壬辰，岁星入太微中，五十八日出端门。六月壬戌，太白行入舆鬼。七月乙未，荧惑行舆鬼中，犯质星。九月辛亥，荧惑入太微西门，积五十八日。

永康元年正月庚寅，荧惑逆行入太微东门，留太微中，百一日出端门。七月丙戌，太白昼见经天。太白犯心前星，太白犯舆鬼质星有戮臣。荧惑入太微为贼臣。太白犯心前星为兵丧。岁星入太微犯左执法，将相有诛者。岁星入守太微五十日，占为人主。太白、荧惑入舆鬼，皆为死丧，又犯质星为戮臣。荧惑留太微中百一日，占为人主。太白昼见经天为兵，忧在大人。其九年十一月，太原太守刘□、南阳太守成□皆坐杀无辜，荆州刺史李隗为贼所拘，尚书郎孟瑄坐受金漏言，皆□市。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桓帝崩，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尚书令尹勋、黄门令山冰等皆枉死，太白犯心，荧惑留守太微之应也。

孝灵帝建宁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南头星。太微，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宫门当闭，大将被甲兵，大臣伏诛。其八月，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谋欲尽诛诸宦者；其九月辛亥，中常侍曹节、长乐五官史朱瑀觉之，矫制杀蕃、武等，家属徙日南比景。

熹平元年十月，荧惑入南斗中。占曰：“荧惑所守为兵乱。”斗为吴。其十一月，会稽贼许昭聚觶自称大将军，昭父生为越王，攻破郡县。

二年四月，有星出文昌，入紫宫，蛇行，有首尾无身，赤色，有光照垣墙。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辛未，白气如一匹练，冲北斗第四星。占曰：“文昌为上将贵相。太白犯心前星，为大臣。”后六年，司徒刘*(骺)**[合]*为中常侍曹节所谮，下狱死。白气冲北斗为大战。明年冬，扬州刺史臧旻、丹阳太守陈寅，攻盗贼苴康，斩首数千级。

光和元年四月癸丑，流星犯轩辕第二星，东北行入北斗魁中。八月，彗星出亢北，入天市中，长数尺，稍长至五六丈，赤色，经历十余宿，八十余日，乃消于天苑中。流星为贵使，轩辕为内宫，北斗魁主杀。流星从轩辕出抵北斗魁

，是天子大使将出，有伐杀也。至中平元年，黄巾贼起，上遣中郎将皇甫嵩、朱铄等征之，斩首十余万级。

彗除天市，天帝将徙，帝将易都。至初平元年，献帝迁都长安。

三年冬，彗星出狼、弧，东行至于张乃去。张为周地，彗星犯之为兵乱。后四年，京都大发兵击黄巾贼。

五年四月，荧惑在太微中，守屏。七月，彗星出三台下，东行入太微，至太子、幸臣，二十余日而消。十月，岁星、荧惑、太白三合于虚，相去各五六寸。如连珠。占曰：“荧惑在太微为乱臣。”是时中常侍赵忠、张让、郭胜、孙璋等，并为奸乱。彗星入太微，天下易主。至中平六年，宫车晏驾。岁星、荧惑、太白三合于虚为丧。虚，齐*(也)**[地]*。明年，琅邪王据薨。

光和中，国皇星东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状，十余日不见。占曰：“国皇星为内乱，外内有兵丧。”其后黄巾贼张角烧州郡，朝廷遣将讨平，斩首十余万级。

中平六年，宫车晏驾，大将军何进令司隶校尉袁绍私募兵千余人，阴踰雒阳城外，窃呼并州牧董卓使将兵至京都，共诛中官，对战南、北宫阙下，死者数千人，燔烧宫室，迁都西京。及司徒王允与将军吕布诛卓，卓部曲将郭汜、李傕旋兵攻长安，公卿百官吏民战死者且万人。天下之乱，皆自内发。

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门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后年六月消。

占曰：“为兵。”至六年，司隶校尉袁绍诛灭中官，大将军部曲将吴匡攻杀车骑将军何苗，死者数千人。

三年四月，荧惑逆行守心后星。十月戊午，月食心后星。占曰：“为大丧。”后三年而灵帝崩。

五年二月，彗星出奎，逆行入紫宫，后三出，六十余日乃消。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曠，出贯索，西南行入天市，至尾而消。占曰：“彗除紫宫，天下易主。

客星入天市，为贵人丧。”明年四月，宫车晏驾。中平中夏，流星赤如火，长三丈，起河鼓，入天市，抵触宦者星，色白，长二三丈，后尾再屈，食顷乃灭，状似枉矢。占曰：“枉矢流发，其宫射，所谓矢当直而枉者，操矢者邪枉人也。”

中平六年，大将军何进谋尽诛中官，*[中官觉]*，于省中杀进：俱两破灭，天下由此遂大坏乱。

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其日未冥四刻，大将军何进于省中为诸黄门所杀。己巳，车骑将军何苗为进部曲将吴匡所杀。

孝献初平*(三)**年九月，蚩尤旗见，长十余丈，色白，出角、亢之南。

占曰：“蚩尤旗见，则王征伐四方。”其后丞相曹公征讨天下且三十年。

四年十月，孛星出两角闲，东北行入天市中而灭。占曰：“彗除天市，天帝将徙，帝将易都。”是时上在长安，后二年东迁，明年七月，至雒阳，其八月，曹公迎上都许。

建安五年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冀州分也。时袁绍在冀州。其年十一月，绍军为曹公所破。七年夏，绍死，后曹公遂取冀州。

九年十一月，有星孛于东井舆鬼，入轩辕太微。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贯紫宫，及北辰。占曰：“彗星扫太微宫，人主易位。”其后魏文帝受禅。

十二年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鹑尾。荆州分也，时荆州牧刘表据荆州，*(时)*益州从事周髡以*[为]*荆州牧将死而失土。明年秋，表卒，以小子琮自代。曹公将伐荆州，琮惧，举军诣公降。

十七年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诸侯。周髡以为西方专据土地者，皆将失土。是时益州牧刘璋据益州，汉中太守张鲁别据汉中，韩遂据凉州，*(宋)**[宗]*建别据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将击凉州。十九年，获*(宋)**[宗]*建；韩遂逃于羌中，病死。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汉中，鲁降。

十八年秋，岁星、镇星、荧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百余日。占曰：“岁星入太微，人主改。”

二十三年三月，孛星晨见东方二十余日，夕出西方，犯历五车、东井、五诸侯、文昌、轩辕、后妃、太微，锋炎指帝坐。占曰：“除旧布新之象也。”

殇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陨石陈留四。春秋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传曰陨星也。董仲舒以为从高反下之象。或以为庶人惟星，陨，民困之象也。

桓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陨石右扶风一，鄠又陨石二，皆有声如雷。

后汉书志第十三 五行一 貌不恭淫雨服妖鸡祸青眚屋自坏讹言旱谣狼食人五行传说及其占应，汉书五行志录之详矣。故泰山太守应劭、给事中董巴、散骑常侍譙周并撰建武以来灾异。今合而论之，以续前志云。

五行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谓木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恒雨，厥极恶。时则有服妖，

时则有龟孽，时则有鸡祸，时则有下体生上之痾，时则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说云：气之相伤谓之沴。

，为不宿禽。’角南有天库、将军、骑官。”汉书音义曰：“游田驰骋，不反宫室。”

，房、心为明堂，谋事出政之象。”

岁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则正卿受之。岁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则庶民受之。”郑玄曰：“自正月尽四月为岁之朝，自五月尽八月为岁之中，自九月尽十二月为岁之夕。上旬为月之朝，中旬为月之中，下旬为月之夕。平旦至食时为日之朝，隅中至日跌为日之中，晡时至黄口为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

大传又云：“其二辰以次相将，其次受之。”郑玄曰：“二辰谓日、月也。假令岁之朝也，日、月中则上公受之，日、月夕则下公受之；岁之中也，日、月朝则孤卿受之，日、月夕则大夫受之；岁之夕也，日、月朝则上士受之，日、月中则下士受之。其余差以尊卑多少，则悉矣。”管子曰：“明王有四禁：春无杀伐，无割大陵，伐大木，斩大山，行大火，诛大臣，收谷赋钱；夏无遏水，达名川，塞大谷，动土功，射鸟兽；秋无赦过，释罪，缓刑；冬无爵赏禄，伤伐五藏。故春政不禁，则五谷不成；夏政不禁，则草木不荣；秋政不禁，则奸邪不胜；冬政不禁，则地气不藏。四者俱犯，则阴阳不和，风雨不时，火流邑，大风飘屋，折树木，地草夭，冬雷，草木夏落，而秋虫不藏，宜死者生，宜蛰者鸣，多螾蠃虫也。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国贫法乱，逆气下生。故曰台榭相望者，亡国之帘也；驰车充国者，追察之马也；翠羽朱饰者，斩生之斧也；

五采纂组者，蕃功之室也。明主知其然，故远而不近，能去此取彼，则王道备也。”续汉书曰：“建武二年，尹敏上疏曰：‘六沴作见，若是供御，帝用不差，神则大喜，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不供御，六罚既侵，六极其下。明供御则天报之福，不供御则祸灾至。欲尊六事之体，则貌、言、视、听、思、心之用，合六事之揆以致乎太平，而消除轘轳孽害也。’”建武元年，赤眉贼率樊崇、逢安等共立刘盆子为天子。然崇等视之如小儿，百事自由，初不恤录也。后正旦至，君臣欲共飧，既坐，酒食未下，鬻臣更起，乱不可整。时大司农杨音案口怒曰：“小儿戏尚不如此！”其后遂破坏，崇、安等皆诛死。唯音为关内侯，以寿终。

光武崩，山阳王荆哭不哀，作飞书与东海王，劝使作乱。明帝以荆同母弟，太后在，故隐之。后徙王广陵，荆遂坐复谋反自杀也。

章帝时，窦皇后兄宪以皇后甚幸于上，故人人莫不畏宪。宪于是强请夺沁水长公主田，公主畏宪，与之，宪乃贱顾之。后上幸公主田，觉之，问宪，宪又上言借之。上以后故，但谴口之，不治其罪。后章帝崩，窦太后摄政，宪乘机密，忠直之臣与宪忤者，宪多害之，其后宪兄弟遂皆被诛。

桓帝时，梁冀秉政，兄弟贵盛自恣，好驱驰过度，至于归家，犹驰驱入门，百

姓号之曰“梁氏灭门驱驰”。后遂诛灭。

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淫雨伤稼。

安帝元*(年)**[初]*四年秋，郡国十淫雨伤稼。

永宁元年，郡国三十三淫雨伤稼。

建光元年，京都及郡国二十九淫雨伤稼。是时羌反久未平，百姓屯戍，不解愁苦。

延光元年，郡国二十七淫雨伤稼。

二年，郡国五连雨伤稼。

顺帝永建四年，司隶、荆、豫、兖、冀部淫雨伤稼。

六年，冀州淫雨伤稼。

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余日。是时，大将军梁冀秉政，谋害上所幸邓贵人母宣，冀又擅杀议郎邴尊。上欲诛冀，惧其持权日久，威势强盛，恐有逆命，害及吏民，密与近臣中常侍单超等图其方略。其年八月，冀卒伏罪诛灭。

灵帝建宁元年夏，霖雨六十余日。是时大将军窦武谋变废中官。其年九月，长乐五官史朱瑀等共与中常侍曹节起兵，先诛武，交兵阙下，败走，追斩武兄弟，死者数百人。

熹平元年夏，霖雨七十余日。是时中侍曹节等，共诬*(曰)**[白]*勃海王悝谋反，其十月诛悝。

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余日。是时灵帝新弃髡臣，大行尚在梓宫，大将军何进与佐军校尉袁绍等共谋欲诛废中官。下文陵毕，中常侍张让等共杀进，兵战京都，死者数千。

更始诸将军过雒阳者数十辈，皆帻而衣妇人衣绣拥口。时智者见之，以为服之不中，身之灾也，乃奔入边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后更始遂为赤眉所杀。

桓帝元嘉中，京都妇女作愁眉、啼口、堕马髻、折要步、齟齿笑。所谓愁眉者，细而曲折。

啼口者，薄拭目下，若啼处。堕马髻者，作一边。折要步者，足不在体下。

齟齿笑者，若齿痛，乐不欣欣。始自大将军梁冀家所为，京都歛然，诸夏皆放效。此近服妖也。梁冀二世上将，口媾王室，大作威福，将危社稷。天诫若曰：

兵马将往收捕，妇女忧愁，蹙眉啼泣，吏卒掣顿，折其要脊，令髻倾邪，虽强语笑，无复气味也。到延熹二年，举宗诛夷。

延熹中，梁冀诛后，京都帻颜短耳长，短上长下。时中常侍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纵其奸慝。海内愠曰：一将军死，五将军出。家有数侯，子弟列布州郡，宾客杂袭腾翥，上短下长，与梁冀同占。到其八年，桓帝

因日蚀之变，乃拜故司徒韩寅为司隶校尉，以次诛鉏，京都正清。

延熹中，京都长者皆着木屐；妇女始嫁，至作漆画五采为系。此服妖也。到九年，党事始发，传黄门北寺，临时惶惑，不能信天任命，多有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系，及所过历，长少妇女皆被桎梏，应木屐之象也。

灵帝建宁中，京都长者皆以苇方笥为口具，下士尽然。时有识者窃言：苇方笥，郡国谏箠也；今珍用之，此天下人皆当有罪谏于理官也。到光和三年癸丑赦令诏书，吏民依党禁锢者赦除之，有不见文，他以模拟疑者谏。于是诸有党郡皆谏廷尉，人名悉入方笥中。

灵帝好胡服、胡帐、胡默、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

灵帝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于是公卿贵戚转相放效，至乘辘辘以为骑从，互相侵夺，贾与马齐。案易曰：“时乘六龙以御天。”

行天者莫若龙，行地者莫如马。诗云：“四牡騤騤，载是常服。”“檀车煌煌，四牡彭彭。”夫驴乃服重致远，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彊钝之畜，而今贵之。天意若曰：国且大乱，贤愚倒植，凡执政者皆如驴也。其后董卓陵虐王室，多援边人以充本朝，胡夷异种，跨蹈中国。

熹平中，省内冠狗带绶，以为笑乐。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门，或见之者，莫不惊怪。京房易传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后灵帝宠用便嬖子弟，永乐宾客、鸿都髡小，传相汲引，公卿牧守，比肩是也。又遣御史于西*(乡)**[邸]*卖官，关内侯顾五百万者，赐与金紫；诣阙上书占令长，随县好丑，丰约有贾。强者贪如豺虎，弱者略不类物，实狗而冠者也。司徒古之丞相，壹统国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禄素餐，莫能据正持重，阿意曲从；今在位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门。

灵帝数游戏于西园中，令后宫采女为客舍主人，身为商贾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饮食以为戏乐。此服妖也。其后天下大乱。

献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为长躬而下甚短，女子好为长裙而上甚短。时益州从事莫嗣以为服妖，是阳无下而阴无上也，天下未欲平也。后还，遂大乱。

灵帝光和元年，南宫侍中寺雌鸡欲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头冠尚未变。诏以问议郎蔡邕。邕对曰：“貌之不恭，则有鸡祸。宣帝黄龙元年，未央宫雌鸡化为雄，不鸣无距。是岁元帝初即位，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鸡化为雄，冠距鸣将。是岁后父禁为*(平)*阳*[平]*侯，女立为皇后。至哀帝晏驾，后摄政，王莽以后兄子为大司马，由是为乱。臣窃推之，头，元首，人君之象；今鸡一身已变，未至于头，而上知之，是将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应

之不精，政无所改，头冠或成，为患兹大。”是后张角作乱称黄巾，遂破坏。四方疲于赋役，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乱。

桓帝永兴二年四月丙午，光禄勋吏舍壁下夜有青气，视之，得玉钩、玦各一。钩长七寸二分，*[玦]*周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镂。此青祥也。玉，金类也。七寸二分，商数也。五寸四分，征数也。商为臣，征为事，盖为人臣引决事者不肃，将有祸也。是时梁冀秉政专恣，后四岁，梁氏诛灭也。

延熹五年，太学门无故自坏。襄楷以为太学前疑所居，其门自坏，文德将丧，教化废也。是后天下遂至丧乱。

永康元年十月壬戌，南宫平城门内屋自坏。金沴木，木动也。其十二月，宫车晏驾。

灵帝光和元年，南宫平城门内屋、武库屋及外东垣屋前后顿坏。蔡邕对曰：“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连，郊祀法驾所由从出，门之最尊者也。武库，禁兵所藏。东垣，库之外障。

易传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门内崩。’潜潭巴曰：‘宫瓦自堕，诸侯强陵主。’此皆小人显位乱法之咎也。”其后黄巾贼先起东方，库兵大动。

皇后同父兄何进为大将军，同母弟苗为车骑将军，兄弟并贵盛，皆统兵在京都。

其后进欲诛废中官，为中常侍张让、段珪等所杀，兵战宫中阙下，更相诛灭，天下兵大起。

三年二月，公府驻驾庑自坏，南北三十余闲。

中平二年二月癸亥，广阳城门外上屋自坏也。

献帝初平二年三月，长安宣平城门外屋无故自坏。至三年夏，司徒王允使中郎将吕布杀太师董卓，夷三族。。

兴平元年十月，长安市门无故自坏。至二年春，李傕、郭汜口长安中，傕迫劫天子，移置傕坞，尽烧宫殿、城门、官府、民舍，放兵寇钞公卿以下。冬，天子东还雒阳，傕、汜追上到曹阳，虏掠乘輿辎重，杀光禄勋邓渊、廷尉宣璠、少府田邠等数十人。

五行传曰：“好攻战，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则金不从革。”

谓金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言之不从，是谓不义。厥咎僭，厥罚恒阳，厥极忧。

时则有诗妖，时则有介虫之孽，时则有犬祸，时则有口舌之痾，时则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介虫，刘歆传以为毛虫。又，治也。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讹言相惊，司隶、并、冀州民人流移。时邓太后专政。

妇人以顺为道，故礼“夫死从子”之命。今专*(王)**[主]*事，此不从而僭也。

世祖建武五年夏，旱。京房传曰：“欲德不用，兹谓张，厥灾荒，其旱阴云不雨，变而赤因四阴。觴出过时，兹谓广，其旱不生。上下皆蔽，兹谓隔，其旱天赤三月，时有雹杀飞禽。上缘求妃，兹谓僭，其旱三月大温亡云。君高台府，兹谓犯，阴侵阳，其旱万物根死，有火灾。庶位踰节，兹谓僭，其旱泽物枯，为火所伤。”是时天下僭逆者未尽诛，军多过时。

方储对策曰：“百姓苦，士卒烦碎，责租税失中，暴师外营，经历三时，内有怨女，外有旷夫。王者熟惟其祥，揆合于天，图之事情，旱灾可除。夫旱者过日，天王无意于百姓，恩德不行，万民烦扰，故天应以无泽。”

章帝章和二年夏，旱。时章帝崩后，窦太后兄弟用事奢僭。

杨终传，建初元年大旱，谷贵，终以为广陵、楚、淮阳、济南之狱徙者数万人，吏民怨旷，上疏云久旱。孔丛曰：“建初元年大旱，天子忧之，侍御史孔子丰乃上疏曰：‘臣闻为不善而灾报，得其应也；为善而灾至，遭时运也。陛下即位日浅，视民如伤，而不幸耗旱，时运之会耳，非政教所致也。昔成汤遭旱，因自责，省畋散积，减御损食，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为成汤之事焉。’天子纳其言而从之，三日雨即降。转拜黄门郎，典东观事。”

和帝永元六年秋，京都旱。时雒阳有冤囚，和帝幸雒阳寺，录囚徒，理冤囚，*(牧)**[收]*令下狱抵罪。行未还宫，澍雨降。

安帝永初六年夏，旱。

七年夏，旱。

元初元年夏，旱。

二年夏，旱。

六年夏，旱。

顺帝永建三年夏，旱。

五年夏，旱。

阳嘉二年夏，旱。时李固对策，以为奢僭所致也。

冲帝永*(嘉)**[熹]*元年夏，旱。时冲帝幼崩，太尉李固劝太后*(及)*兄梁冀立嗣帝，择年长有德者，天下赖之，则功名不朽。年幼未可知，如后不善，悔无所及。时太后及冀贪立年幼，欲久自专，遂立质帝，八岁。此不用德。

桓帝元嘉元年夏，旱。是时梁冀秉政，妻子并受封，宠踰节。

延熹元年六月，旱。

灵帝熹平五年夏，旱。

六年夏，旱。

光和五年夏，旱。

六年夏，旱。是时常侍、黄门僭作威福。

献帝兴平元年秋，长安旱。是时李傕、郭汜专权纵肆。

更始时，南阳有童谣曰：“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是时更始在长安，世祖为大司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并僭专权，故谣妖作也。后更始遂为赤眉所杀，是更始之不谐在赤眉也。世祖自河北兴。

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是时公孙述僭号于蜀，时人窃言王莽称黄，述欲继之，故称白；五铢，汉家货，明当复也。述遂诛灭。

王莽末，天水童谣曰：“出吴门，望缙鞫。见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民！”时隗嚣初起兵于天水，后意稍广，欲为天子，遂破灭。嚣少病蹇。

吴门，冀郭门名也。缙鞫，山名也。

顺帝之末，京都童谣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案顺帝即世，孝质短祚，大将军梁冀贪树疏幼，以为己功，专国号令，以贍其私。太尉李固以为清河王雅性聪明，敦诗悦礼，加又属亲，立长则顺，置善则固。而冀建白太后，策免固，征蠡吾侯，遂即至尊。固是日幽毙于狱，暴尸道路，而太尉胡广封安乐乡侯、司徒赵戒厨亭侯、司空袁汤安国亭侯云。

桓帝之初，天下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案元嘉中凉州诸羌一时俱反，南入蜀、汉，东抄三辅，延及并、冀，大为民害。命将出觶，每战常负，中国益发甲卒，麦多委弃，但有妇女获刈之也。吏买马，君具车者，言调发重及有秩者也。请为诸君鼓咙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语。

桓帝之初，京都童谣曰：“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

车班班，入河闲。河闲墜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案此皆谓为政贪也。城上乌，尾毕逋者，处高利独食，不与下共，谓人主多聚敛也。公为吏，子为徒者，言蛮夷将畔逆，父既为军吏，其子又为卒徒往击之也。一徒死，百乘车者，言前一人往讨胡既死矣，后又遣百乘车往。车班班，入河闲者，言上将崩，乘輿班班入河闲迎灵帝也。

河闲墜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者，灵帝既立，其母永乐太后好聚金以为堂也。石上慊慊舂黄粱者，言永乐虽积金钱，慊慊常苦不足，使人舂黄粱而食之也。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者，言永乐主教灵帝，使卖官受钱，所禄非

其人，天下忠笃之士怨望，欲击悬鼓以求见，丞卿主鼓者，亦复谄顺，怒而止我也。

此言一徒，似斥桓帝，帝贵任鬲阉，参委机政，左右前后莫非刑人，有同囚徒之长，故言寄一徒也。且又弟则废黜，身无嗣，魁然单独，非一而何？百乘车者，乃国之君。解犊后征，正膺斯数，继以班班，尤得以类焉。

桓帝之初，京都童谣曰：“游平卖印自有平，不辟豪贤及大姓。”案到延熹之末，邓皇后以谴自杀，乃以窦贵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门校尉。及太后摄政，为大将军，与太傅陈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绶所加，咸得其人，豪贤大姓，皆绝望矣。

桓帝之末，京都童谣曰：“茅田一顷中有井，四方纤纤不可整。嚼复嚼，今年尚可后年饶。”案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茅喻鬲贤也。井者，法也。

于时中常侍管霸、苏康憎疾海内英哲，与长乐少府刘嚣、太常许咏、尚书柳分、寻穆、史佚、司隶唐珍等，代作唇齿。河内牢川诣阙上书：“汝、颍、南阳，上采虚誉，专作威福；甘陵有南北二部，三辅尤甚。”由是传考黄门北寺，始见废阁。茅田一顷者，言鬲贤觮多也。中有井者，言虽阨穷，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纤纤不可整者，言奸慝大炽，不可整理。嚼复嚼者，京都饮酒相强之辞也。言食肉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宴饮歌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锢也。后年饶者，陈、窦被诛，天下大坏。桓帝之末，京都童谣曰：“白盖小车何延延。河闲来合谐，河闲来合谐！”案解犊亭属饶阳河闲县也。居无几何而桓帝崩，使者与解犊侯皆白盖车从河闲来。延延，觮貌也。是时御史刘儵建议立灵帝，以儵为侍中，中常侍侯览畏其亲近，必当闲己，白拜儵泰山太守，因令司隶迫促杀之。朝廷*(必)**[少]*长，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合，致位司徒，此为合谐也。

灵帝之末，京都童谣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芒。”案到中平六年，史侯登蹶至尊，献帝未有爵号，为中常侍段珪等数十人所执，公卿百官皆随其后，到河上，乃得来还。此为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

灵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乐世董逃，游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带金紫董逃，行谢恩董逃，整车骑董逃，垂欲发董逃，与中辞董逃，出西门董逃，瞻宫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绝董逃，心摧伤董逃。”案“董”谓董卓也，言虽跋扈，纵其残暴，终归逃窜，至于灭族也。

献帝践祚之初，京都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为董，十日卜为卓。凡别字之体，皆从上起，左右离合，无有从下发端者也。

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

公孙瓒以为易地当之，遂徙镇焉，乃修城积谷，以待天下之变。建安三年，袁绍攻瓒，瓒大败，缢其姊妹妻子，引火自焚，绍兵趣登台斩之。初，瓒破黄巾，杀刘虞，乘胜南下，侵据齐地。雄威大振，而不能开廓远图，欲以坚城观时，坐听围戮，斯亦自易地而去世也。

建安初，荆州童谣曰：“八九年闲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子遗。”言自中兴以来，荆州无破乱，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至此逮八九年。当始衰者，谓刘表妻当死，诸将并零落也。十三年无子遗者，言十三年表又当死，民当移诣冀州也。

顺帝阳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阴狼杀童儿九十七人。时李固对策，引京房易传曰“君将无道，害将及人，去之深山*[以]*全身，厥*(灾)**[妖]*狼食人”。陛下觉寤，比求隐滞，故狼灾息。

山岳尊灵，国所望秩，而遂比不奉祠，怠慢废典，不务恳恻，淫刑放滥，害加孕妇，毒流未生，感和致灾。其详思改救，追复所失。有不遵宪，举正以闻。’”灵帝建宁中，羆狼数十头入晋阳南城门啮人。

后汉书志第十四 五行二 灾火草妖羽虫孽羊祸

五行传曰：“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谓火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视之不明，是谓不愆。厥咎舒，厥罚常燠，厥极疾。时则有草妖，时则有羸虫之孽，

时则有羊祸时则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羸虫，刘歆传以为羽虫。春秋传曰：‘夫千乘之主，将废正而立不正，必杀正也。’”

建武中，渔阳太守彭宠被征。书至，明日潞县火，灾起城中，飞出城外，燔千余家，杀人。京房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盛火数起，燔宫室。”儒说火以明为德而主礼。时宠与幽州牧朱浮有隙，疑浮见浸谮，故意狐疑，其妻劝无应征，遂反叛攻浮，卒诛灭。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宫宣室殿火。是时和帝幸北宫，窦太后在南宫。明年，窦太后崩。

十三年八月己亥，北宫盛饌门合火。是时和帝幸邓贵人，阴后宠衰怨恨，上有欲废之意。明年，会得阴后挟伪道事，遂废迁于桐宫，以忧死，立邓贵人为皇后。

十五年六月辛酉，汉中城固南城门灾。此孝和皇帝将绝世之象也。其后二年，宫车晏驾，殇帝及平原王皆早夭折，和帝世绝。

安帝永初二年四月甲寅，汉阳*(河)**[阿]*阳城中失火，烧杀三千五百七十人

。先是和帝崩，有皇子二人，皇子胜长，邓皇后贪殇帝少，欲自养长立之。延平元年，殇帝崩。胜有厥疾不笃，鬻臣咸欲立之，太后以前既不立胜，遂更立清河王子，是为安帝。司空周章等心不*(掩)**[厌]*服，谋欲诛邓氏，废太后、安帝，而更立胜。元年十一月，事觉，章等被诛。其后凉州叛羌为害大甚，凉州诸郡寄治冯翊、扶风界。及太后崩，邓氏被诛。

四年三月戊子，杜陵园火。

元初四年二月壬戌，武库火。是时羌叛，大为寇害，发天下兵以攻御之，积十余年未已，天下厌苦兵役。

延光元年八月戊子，阳陵园寝殿火。凡灾发于先陵，此太子将废之象也。若曰：

不当废太子以自翦，如火不当害先陵之寝也。明年，上以谗言废皇太子为济阴王。后二年，宫车晏驾。中黄门孙程等十九人起兵殿省，诛贼臣，立济阴王。

四年秋七月乙丑，渔阳城门楼灾。

顺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园寝灾。

阳嘉元年，恭陵庀灾，及东西莫府火。太尉李固以为奢僭所致。陵之初造，祸及枯骨，规广治之尤饰。又上欲更造宫室，益台观，故火起莫府，烧材木。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承福殿火。先是爵号阿母宋娥为山阳君；后父梁商本国侯，又多益商封；商长子冀当继商爵，以商生在，复更封冀为襄邑侯；追号后母为开封君：皆过差非礼。

汉安元年三月甲午，雒阳刘汉等百九十七家为火所烧，后四年，宫车比三晏驾，建和元年君位乃定。

桓帝建和二年五月癸丑，北宫掖庭中德阳殿火，及左掖门。先是梁太后兄冀挟奸枉，以故太尉李固、杜乔正直，恐害其事，令人诬奏固、乔而诛灭之。是后梁太后崩，而梁氏诛灭。

延熹四年正月辛酉，南宫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二月壬辰，武库火。五月丁卯，原陵长寿门火。先是亳后因贱人得幸，号贵人，为后。上以后母宣为长安君，封其兄弟，爱宠隆崇，又多封无功者。去年春，白马令李云坐直谏死。至此彗除心、尾，火连作。

五年正月壬午，南宫丙署火。四月乙丑，恭北陵东阙火。戊辰，虎贲掖门火。

五月，康陵园寝火。甲申，中藏府承祿署火。七月己未，南宫承善内火。

六年四月辛亥，康陵东署火。七月甲申，平陵园寝火。

八年二月己酉，南宫嘉德署、黄龙、千秋万岁殿皆火。四月甲寅，安陵园寝火。

。

闰月，南宫长秋、和欢殿后钩盾、掖庭朔平署各火。十一月壬子，德阳前殿西

合及黄门北寺火，杀人。

九年三月癸巳，京都夜有火光转行，民相惊噪。

灵帝熹平四年五月，延陵园灾。

光和四年闰月辛酉，北宫东掖庭永巷署灾。

五年五月庚申，德阳前殿西北入门内永乐太后宫署火。

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宫云台灾。庚戌，乐*(城)**[成]*门灾，延及北阙，*[度]*道西烧嘉德、和欢殿。案云台之灾自上起，檠题数百，同时并然，若就县华镫，其日烧尽，延及白虎、威兴门、尚书、符节、兰台。夫云台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图书、术籍、珍玩、宝怪皆所藏在也。京房易传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烧宫。”是时黄巾作乱，变乱天常，七州二十八郡同时俱发，命将出觶，虽颇有所禽，然宛、广宗、曲阳尚未破坏，役起负海，杼柚空悬，百姓死伤已过半矣。而灵帝曾不克己复礼，虐侈滋甚，尺一雨布，驸骑电激，官非其人，政以贿成，内嬖鸿都，并受封爵。京都为之语曰：“今兹诸侯岁也。”

天戒若曰：

放贤赏淫，何以旧典为？故焚其台门秘府也。其后三年，灵帝暴崩，续以董卓之乱，火三日不绝，京都为丘墟矣。

于礼宁有祈禳之义乎？’对曰：‘夫灾变之发，皆所以明教诫也，唯率礼修德可以胜之。易传曰：“上不俭，下不节，孽火烧其室。”又曰：“君高其台，天火为灾。”此人君苟饰宫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应之以旱，火从高殿起也。上天降监，故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荅天意。昔太戊有桑谷生于朝，武丁有雉雉登于鼎，皆闻灾恐惧，侧身修德，三年之后，远夷朝贡，故号曰中宗、高宗。此则前代之明鉴也。今案旧占，灾火之发，皆以台榭宫室为诫。然今宫室之所以充广者，实由宫人猥多之故，宜简择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罢省其余。

此则祖己之所以训高宗，高宗之所以享远号也。’诏问隆：‘吾闻汉武帝时柏梁灾，而起宫殿以厌之，其义云何？’对曰：‘臣闻西京柏梁既灾，越巫陈方，建章是营，以厌火祥，乃夷越之巫所为，非圣贤之明训也。五行志曰：“柏梁灾，其后有江充巫蛊斃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无所厌也。孔子曰：“灾者，修类应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圣主鬻灾责躬，退以修德，以消复之。今宜罢散民役，宫室之制务从约节，内足以待风雨，外足以讲礼仪，清扫所灾之处，不敢于此有所立作，蕙莆嘉禾，必生此地，以报陛下虔恭之德。疲民之力，竭民之财，实非所以致符瑞而怀远人也。’”臣昭曰：高堂隆之言灾，其得天心乎！虽与本志所明不同，灵帝之时有所焉，故载其言，广灾异也。

献帝初平元年八月，霸桥灾。其后三年，董卓见杀。

庶征之恒燠，汉书以冬温应之。中兴以来，亦有冬温，而记不录云。

安帝元初三年，有瓜异本共生，*(一)**瓜同蒂，时以为嘉瓜。或以为瓜者外延，离本而实，女子外属之象也。是时阎皇后初立，后阎后与外亲耿宝等共谮太子，废为济阴王，更外迎济北王子犊立之，草妖也。

桓帝延熹九年，雒阳城局竹柏叶有伤者。占曰：“天子凶。”

灵帝熹平三年，右校别作中有两樗树，皆高四尺所，其一株宿夕暴长，长丈余，大一围，作胡人状，头目鬣须发备具。京房易传曰：“王德衰，下人将起，则有木生人状。”

董卓之乱，实拥胡兵，催、汜之时，充斥尤甚，遂窥闲宫嫔，剽虐百姓。鲜卑之徒，践藉畿封，胡之害深，亦已毒矣。

五年十月壬午，御所居殿后槐树，皆六七围，自拔，倒竖根在上。

中平元年夏，东郡，陈留济阳、长垣，济阴冤句、离狐县界，有草生，其茎靡累肿大如手指，状似鸩雀龙蛇鸟兽之形，五色各如其状，毛羽头目足翅皆具。近草妖也。是岁黄巾贼始起。皇后兄何进，异父兄朱苗，皆为将军，领兵。后苗封济阳侯，进、苗遂秉威权，持国柄，汉遂微弱，自此始焉。草妖之兴，岂不或信！”

中平中，长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树中，有人面生鬣。

又掘徙梨，根伤而血出。曹公恶之，遂寝疾，是月薨。”

献帝兴平元年九月，桑复生椹，可食。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有五色大鸟集济南台，十月，又集新丰，时以为凤皇。

或以为凤皇阳明之应，故非明主，则隐不见。凡五色大鸟似凤者，多羽虫之孽。

是时安帝信中常侍樊丰、江京、阿母王圣及外属耿宝等谗言，免太尉杨震，废太子为济阴王，不愆之异也。章帝末，号凤皇百四十九见。时直臣何敞以为羽孽似凤，髣翔殿屋，不察也。记者以为其后章帝崩，以为验。案宣帝、明帝时，五色鸟髣翔殿屋，贾逵以为胡降征也。帝多善政，虽有过的不及至衰缺，末年胡降二十万口，*(尔)**[是]*其验也。帝之时，羌胡外叛，谗慝内兴，羽孽之时也。乐睹图征说五凤皆五色，为瑞者一，为孽者四。

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鸟见济阴己氏。时以为凤皇。此时政治衰缺，梁冀秉政阿枉，上幸亳后，皆羽孽时也。

灵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鸟见于新城，髣鸟随之，时以为凤皇。时灵帝不恤政事，常侍、黄门专权，羽孽之时也。髣鸟之性，见非常班驳，好聚观之，至于

小爵希见梟者，虺见犹聚。

中平三年八月中，怀陵上有万余爵，先极悲鸣，已因乱口相杀，皆断头，悬着树枝枳棘。到六年，灵帝崩，大将军何进以内宠外嬖，积恶日久，欲悉纠黜，以隆更始口政，而太后持疑，事久不决。进从中出，于省内见杀，因是有司荡涤虔刘，后祿而尊厚者无余矣。夫陵者，高大之象也。天戒若曰：诸怀爵祿而尊厚者，还自相害至灭亡也。

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近赤祥也。是时梁太后摄政，兄梁冀专权，枉诛汉良臣故太尉李固、杜乔，天下嚼之。其后梁氏诛灭。

后汉书志第十五 五行三 大水水变色大寒雹冬雷山鸣鱼孽蝗

五行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

谓水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听之不聪，是谓不谋。厥咎急，

厥罚恒寒，厥极贫。时则有鼓妖，时则有鱼孽，时则有豕祸，时则有耳痂，时则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鱼孽，刘歆传以为介虫之孽，谓蝗属也。

臣昭案：诸史光武之时，郡国亦尝有水灾，而志不载。本纪“八年秋大水”，又云“是岁大水”，今据杜林之传，列之孝和之前。东观书曰：“建武八年闲，郡国比大水，涌泉盈溢。杜林以为仓卒时兵口权作威，张氏虽皆降散，犹尚有遗脱，长吏制御无术，令得复炽，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曰：‘臣闻先王无二道，明圣用而治。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信道，传其法于有根。狼子野心，奔马善惊。成王深知其终卒之患，故以殷氏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怀姓九宗分唐叔，捡押其奸宄，又迁其余于成周，旧地杂俗，旦夕拘录，所以挫其强御之力，诘其骄恣之节也。及汉初兴，上稽旧章，合符重规，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之后，以稍弱六国强宗。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万里之统，海内赖安。后辄因衰羸之痛，胁以送终之义，故遂相率而陪园陵，无反顾之忧。追观往法，政皆神道设教，强干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以皆永享康宁之福，无怵惕之忧，继嗣承业，恭己而治，盖此助也。其被灾害民轻薄无累重者，两府遣吏护送饶谷之郡。或惧死亡，卒为佣赁，亦所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鲁隐有贤行，将致国于桓公，乃留连贪位，不能早退。

况草创兵长，卒无德能，直以扰乱，乘时口权，作威玉食，*(狙)**[狙]*猱之意，徼幸之意，曼延无足，张步之计是也。小民负县官不过身死，负兵家灭门殄世。陛下昭然独见成败之端，或属诸侯官府，元元少得举首仰视，而尚遗脱，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复昌炽从横。比年大雨，水潦暴长，涌泉盈溢，灾

坏城郭官寺，吏民庐舍，溃徙离处，溃成坑坎。臣闻水，阴类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害，故曰乐也。而猥相毁垫沦失，常败百姓安居。殆阴下相为蠹贼，有小大胜负不齐，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唯陛下留神明察，往来惧思，天下幸甚。”谢承书曰：“陈宣子兴，沛国萧人也。刚猛性毅，博学，明鲁诗。遭王莽篡位，隐处不仕。光武即位，征拜谏议大夫。建武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门校尉欲奏塞之，宣曰：‘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庙，为万世基，水不当入城门。如为灾异，人主过而不可辞，塞之无益。

昔东郡金堤大决，水欲没郡，令、吏、民散走；太守王尊亡身以住立不动，水应时自消。尊人臣，尚修正弭灾，岂况朝廷中兴圣主，天所挺授，水必不入。’言未绝，水去。上善其言。后乘舆出，宣列引在前，行弼，乘舆欲驱，钩宣车盖使疾行，御者堕车下。宣前谏曰：‘王者承天统地，动有法度，车则和鸾，步则佩玉，动静应天。昔孝文时，边方有献千里马者，还而不受。陛下宜上稽唐虞，下以文帝为法。’上纳其言，遂徐行按辔。迁为河堤谒者，以病免，卒于家。”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国九大水，伤稼。京房易传曰：“颛事有知，诛罚绝理，厥灾水。其水也，*(而)**[雨]*杀人，陨霜，大风，天黄。饥而不损，兹谓泰，厥水水杀人。辟遏有德，兹谓狂，厥水水流杀人，已水则地生虫。归狱不解，兹谓追非，厥水寒杀人。追诛不解，兹谓不理，厥水五谷不收。大败不解，兹谓皆阴，厥水流入国邑，陨霜杀谷。”是时和帝幼，窦太后摄政，其兄窦宪干事，及宪诸弟皆贵显，并作威醜虐，尝所怨恨，辄任客杀之。其后窦氏诛灭。十二年六月，颍川大水，伤稼。是时和帝幸邓贵人，阴有欲废阴后之意，阴后亦怀恚怨。一曰，先是恭怀皇后葬礼有阙，窦太后崩后，乃改殡梁后，葬西陵，征舅三人皆为列侯，位特进，赏赐累千金。

是时帝在襁抱，邓太后专政。

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水醜出，突坏民田，坏处泉水出，深三丈。是时司空周章等以邓太后不立皇太子胜而立清河王子，故谋欲废置。十一月，事觉，章等被诛。是年郡国四十一水出，漂没民人。讖曰：“水者，纯阴之精也。阴气盛洋溢者，小人专制口权，妒疾贤者，依公结私，侵乘君子，小人席胜，失怀得志，故涌水为灾。”

二年，大水。

三年，大水。

四年，大水。

五年，大水。

六年，河东池水变色，皆赤如血。是时邓太后犹专政。

京房占曰：“流水化为血，兵且起，以日辰占与其色。”博物记曰：“江河水赤。

占曰，泣血道路，涉苏于何以处。”

延光三年，大水，流杀民人，伤苗稼。是时安帝信江京、樊丰及阿母王圣等谗言，免太尉杨震，废皇太子。

质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乐安、北海，溺杀人物。是时帝幼，梁太后专政。

桓帝建和二年七月，京师大水。去年冬，梁冀枉杀故太尉李固、杜乔。

三年八月，京都大水。是时梁太后犹专政。

永兴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

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长，逆流。

永寿元年六月，雒水溢至津阳城门，漂流人物。是时梁皇后兄冀秉政，疾害忠直，威权震主。后遂诛灭。

延熹八年四月，济北*[河]*水清。九年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

襄楷上言：“河者诸侯之象，清者阳明之征，岂独诸侯有规京都计邪？”其明年，宫车晏驾，征解犊亭侯为汉嗣，即尊位，是为孝灵皇帝。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没杀人。是时桓帝奢侈淫祀，其十一月崩，无嗣。

灵帝建宁四年二月，河水清。五月，山水大出，漂坏庐舍五百余家。

熹平二年六月，东莱、北海海水溢出，漂没人物。

三年秋，雒水出。

四年夏，郡国三水，伤害秋稼。

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余里。

中平五年，郡国六水大出。

献帝建安二年九月，汉水流，害民人。是时天下大乱。

十八年六月，大水。

二十四年八月，汉水溢流，害民人。

庶征之恒寒。

灵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东莱、琅邪井中冰厚尺余。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国三雨雹，大如鸡子。是时和帝用酷吏周纡为司隶校尉，刑诛深刻。

永平三年八月，郡国十二雨雹，伤稼。十年，郡国十八或雨雹，蝗。”易纬曰：

“夏雹者，治道烦苛，繇役急促，教令数变，无有常法。不救为兵，强臣逆谋，蝗虫伤谷。救之，举贤良，爵有功，务宽大，无诛罚，则灾除。”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二年，雨雹，大如鸡子。三年，雨雹，大如鴈子，伤稼。

刘向以为雹，阴胁阳也。是时邓太后以阴专阳政。

元初四年六月戊辰，郡国三雨雹，大如杼杯及鸡子，杀六畜。

延光元年四月，郡国二十一雨雹，大如鸡子，伤稼。是时安帝信谗，无辜死者多。

三年，雨雹，大如鸡子。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京都雨雹，大如鸡子。是时桓帝诛杀过差，又宠小人。

七年五月己丑，京都雨雹。是时皇后邓氏僭侈，骄恣专幸。明年废，以忧死，其家皆诛。

灵帝建宁二年四月，雨雹。

四年五月，河东雨雹。

光和四年六月，雨雹，大如鸡子。是时常侍、黄门用权。

中平二年四月庚戌，雨雹，伤稼。

献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风雹如斗。

和帝元兴元年冬十一月壬午，郡国四冬雷。是时皇子数不遂，皆隐之民闲。是岁，宫车晏驾，殇帝生百余日，立以为君；帝兄有疾，封为平原王，卒，皆夭无嗣。

殇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陈留雷，有石陨地四。

安帝永初六年十月丙戌，郡六冬雷。

七年十月戊子，郡国三冬雷。

元初元年十月癸巳，郡国三冬雷。

三年十月辛亥，汝南、乐浪冬雷。

四年十月辛酉，郡国五冬雷。

六年十月丙子，郡国五冬雷。

永宁元年十月，郡国七冬雷。

建光元年十月，郡国七冬雷。

延光四年，郡国十九冬雷。是时太后摄政，上无所与。太后既崩，阿母王圣及皇后兄阎显兄弟更秉威权，上遂不亲万机，从容宽仁任臣下。

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宪陵寝屋。先是梁太后听兄冀枉杀李固、杜乔。

灵帝熹平六年冬十月，东莱冬雷。

中平四年十二月晦，雨水，大雷电，雹。

献帝初平三年五月丙申，无云而雷。

四年五月癸酉，无云而雷。

建安七八年中，长沙醴陵县有大山常大鸣如牛响声，积数年。后豫章贼攻没醴陵县，杀略吏民。

孙吴创基于江外；刘表阻乱觮于襄阳，南招零、桂，北割汉川，又以黄祖为爪牙，而祖与孙氏为深讎，兵革岁交。十年，曹操破袁谭于南皮；十一年，走袁尚于辽东。十三年，吴禽黄祖。是岁，刘表死。曹操略荆州，逐刘备于当阳。十四年，吴破曹操于赤壁。是三雄者，卒共参分天下，成帝王之业，是所谓‘庶桀合，兵王作’者也。十六年，刘备入蜀，与吴再争荆州，于时战争四分五裂之地，荆州为剧，故山鸣之异作其域也。”

灵帝熹平二年，东莱海出大鱼二枚，长八九丈，高二丈余。明年，中山王畅、任城王博并薨。

和帝永元四年，蝗。

八年五月，河内、陈留蝗。九月，京都蝗。九年，蝗从夏至秋。先是西羌数反，遣将军将北军五校征之。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时西羌寇乱，军觮征距，连十余年。

五年夏，九州蝗。

六年三月，去蝗处复蝗子生。

七年夏，蝗。

元初元年夏，郡国五蝗。

二年夏，郡国二十蝗。

延光元年六月，郡国蝗。

顺帝永建五年，郡国十二蝗。是时鲜卑寇朔方，用觮征之。

永和元年秋七月，偃师蝗。去年冬，乌桓寇沙南，用觮征之。

桓帝永兴元年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是时梁冀秉政无谋宪，苟贪权作虐。

二年六月，京都蝗。

永寿三年六月，京都蝗。

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

灵帝熹平六年夏，七州蝗。先是鲜卑前后三十余犯塞，是岁护乌桓校尉夏育、破鲜卑中郎将田晏、使匈奴中郎将臧旻将南单于以下，三道并出讨鲜卑。大司农经用不足，殷敛郡国，以给军粮。三将无功，还者少半。

光和元年诏策问曰：“连年蝗虫至冬踊，其咎焉在？”蔡邕对曰：“臣闻易传曰：

‘大作不时，天降灾，厥咎蝗虫来。’河图秘征篇曰：‘帝贪则政暴而吏酷，酷则诛深必杀，主蝗虫。’蝗虫，贪苛之所致也。”是时百官迁徙，皆私上礼西园以为府。

献帝兴平元年夏，大蝗。是时天下大乱。

建安二年五月，蝗。

后汉书志第十六 五行四 地震山崩地陷大风拔树螟牛疫

五行传曰：“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穡不成。”谓土失其性而为灾也。又曰：“思心不容，是谓不圣。厥咎霪，厥罚恒风，厥极凶短折。时则有脂夜之妖，时则有华孽，时则有牛祸，时则有心腹之痾，时则有黄眚、黄祥，惟金、水、木、火沴土。”华孽，刘歆传为羸虫之孽，谓螟属也。

世祖建武二十二年九月，郡国四十二地震，南阳尤甚，地裂压杀人。其后武溪蛮夷反，为寇害，至南郡，发荆州诸郡兵，遣武威将军刘尚击之，为夷所围，复发兵赴之，尚遂为所没。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申)**[寅]*，山阳、东平地震。

和帝永元四年六月丙辰，郡国十三地震。春秋汉含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则地动坼，畔震起，山崩沦。”是时窦太后摄政，兄窦宪专权，将以是受祸也。

后五日，诏收宪印绶，兄弟就国，逼迫皆自杀。

五年二月戊午，陇西地震。儒说民安土者也，将大动，行大震。九月，匈奴单于于除*(难)*鞬叛，遣使发边郡兵讨之。

七年九月癸卯，京都地震。儒说奄官无阳施，犹妇人也。是时和帝与中常侍郑觭谋夺窦氏权，德之，因任用之，及幸常侍蔡伦，二人始并用权。

九年三月庚辰，陇西地震。闰月，塞外羌犯塞，杀略吏民，使征西将军刘尚击之。

安帝永初元年，郡国十八地震。李固曰：“地者阴也，法当安静。今乃越阴之职，专阳之政，故应以震动。”是时邓太后摄政专事，讫建光中，太后崩，安帝乃得制政，于是阴类并胜，西羌乱夏，连十余年。

二年，郡国十二地震。

三年十二月辛酉，郡国九地震。

四年三月癸巳，郡国四地震。

五年正月丙戌，郡国十地震。

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国十八地震。

元初元年，郡国十五地震。

二年十一月庚申，郡国十地震。

三年二月，郡国十地震。十一月癸卯，郡国九地震。

四年，郡国十三地震。

五年，郡国十四地震。

六年二月乙巳，京都、郡国四十二地震，或地坼裂，涌水，坏败城郭、民室屋，压人。冬，郡国八地震。

永宁元年，郡国二十三地震。

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国三十五地震，或地坼裂，坏城郭室屋，压杀人。是时安帝不能明察，信宫人及阿母圣等谗*(云)**[言]*，破坏邓太后家，于是专听信圣及宦者，中常侍江京、樊丰等皆得用权。

延光元年七月癸卯，京都、郡国十三地震。九月戊申，郡国二十七地震。

二年，京都、郡国三十二地震。

三年，京都、郡国二十三地震。是时以谗免太尉杨震，废太子。

四年十**月丁巳，京都、郡国十六地震。时安帝既崩，阎太后摄政，兄弟阎显等并用事，遂斥安帝子，更征诸国王子，未至，中黄门遂诛显兄弟。

顺帝永建三年正月丙子，京都、汉阳地震。汉阳屋坏杀人，地坼涌水出。是时顺帝阿母宋娥及中常侍张昉等用权。

阳嘉二年四月己亥，京都地震。是时爵号宋娥为山阳君。

四年十二月甲寅，京都地震。

永和二年四月*(庚)**[丙]*申，京都地震。是时宋娥构奸诬罔，五月事觉，收印绶，归田里。十一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时太尉王龚以中常侍张昉等专弄国权，欲奏诛之，时龚宗亲有以杨震行事谏之止云。

三年二月乙亥，京都、金城、陇西地震裂，城郭、室屋多坏，压杀人。闰月己酉，京都地震。十月，西羌二千余骑入金城塞，为凉州害。

四年三月乙亥，京都地震。

五年二月戊申，京都地震。

建康元年正月，凉州*(都)**[部]*郡六，地震。从去年九月以来至四月，凡百八十*(日)**[地]*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伤害人物。三月，护羌校尉赵冲为叛胡所杀。九月丙午，京都地震。是时顺帝崩，梁太后摄政，欲为顺帝作陵，制度奢广，多坏吏民廛。尚书栾巴谏事，太后怒，癸卯，诏书收巴下狱，欲杀之。丙午地震，于是太后乃出巴，免为庶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庚寅，京都地震。九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时梁太后摄政，兄冀持权。至和平元年，太后崩，然冀犹秉政专事，至延熹二年，乃诛灭。

三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又震。

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京都地震。

二年正月丙辰，京都地震。十月乙亥，京都地震。

永兴二年二月癸卯，京都地震。

永寿二年十二月，京都地震。

延熹四年，京都、右扶风、凉州地震。

五年五月乙亥，京都地震。是时桓帝与中常侍单超等谋诛除梁冀，听之，并使用事专权。又邓皇后本小人，性行无恒，苟有颜色，立以为后，后卒坐执左道废，以忧死。

八年九月丁未，京都地震。

灵帝建宁四年二月癸卯，地震。是时中常侍曹节、王甫等皆专权。

熹平二年六月，地震。

六年十月辛丑，地震。

光和元年二月辛未，地震。四月丙辰，地震。灵帝时宦者专恣。

二年三月，京兆地震。

三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地八十余动，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顿，县易处，更筑城郭。

献帝初平二年六月丙戌，地震。

兴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会稽南山崩。会稽，南方大名山也。京房易传曰：“山崩，阴乘阳，弱胜强也。”刘向以为山阳，君也；水阴，民也；君道崩坏，百姓失所也。刘歆以为崩犹*(地)**[弛]*也。是时窦太后摄政，兄窦宪专权。

七年七月，赵国易阳地裂。京房易传曰：“地裂者，臣下分离，不肯相从也。”

是时南单于觭乖离，汉军追讨。

十二年夏，闰四月戊辰，南郡秭归山高四百丈，崩填溪，杀百余人。明年冬，*(至)**[巫]*蛮夷反，遣使募荆州吏民万余人击之。

元兴元年五月癸酉，右扶风雍地裂。是后西羌大寇凉州。

殇帝延平元年五月壬辰，河东*(恒)**[垣]*山崩。是时邓太后专政。秋八月，殇帝崩。

安帝永初元年六月丁巳，河东杨地陷，东西百四十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

六年六月壬辰，豫章员溪原山崩，各六十三所。

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南地坼，长百八十二里。其后三年正月，苍梧、郁林、合浦盗贼鬪起，劫略吏民。

二年六月，河南雒阳新城地裂。

延光二年七月，丹阳山崩四十七所。

三年六月庚午，巴郡阆中山崩。

四年十月丙午，蜀郡越嶲山崩，杀四百余人。丙午，天子会日也。是时阎太后摄政。其十一月，中黄门孙程等杀江京，立顺帝，诛阎后兄弟，明年，阎后崩。

顺帝阳嘉二年六月丁丑，雒阳宣德亭地坼，长八十五丈，近郊地。时李固对策，以为“阴类专恣，将有分离之象，所以附郊城者，*(事)**[是]*上帝示象以诫陛下也”。是时宋娥及中常侍各用权分争，后中常侍张逵、蓬政与大将军梁商争权，为商作飞语，欲陷之。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郡国六地裂，水涌出，井溢，坏寺屋，杀人。时梁太后摄政，兄冀枉杀李固、杜乔。

三年，郡国五山崩。

和平元年七月，广汉梓潼山崩。

永兴二年六月，东海朐山崩。冬十二月，泰山、琅邪盗贼鬲起。

永寿三年七月，河东地裂，时梁皇后兄冀秉政，桓帝欲自由，内患之。

延熹元年七月乙巳，左冯翊云阳地裂。

三年五月*(戊申)**[甲戌]*，汉中山崩。是时上宠恣中常侍单超等。

四年六月庚子，泰山、博尤来山判解。

八年六月丙辰，缙氏地裂。

永康元年五月丙午，雒阳高平永寿亭、上党泫氏地各裂。是时朝臣患中常侍王甫等专恣。冬，桓帝崩。明年，窦氏等欲诛常侍、黄门，不果，更为所诛。

灵帝建宁四年五月，河东地裂十二处，裂合长十里百七十步，广者三十余步，深不见底。

和帝永元五年五月戊寅，南阳大风，拔树木。

安帝永初元年，大风拔树。是时邓太后摄政，以清河王子年少，号精耳，故立之，是为安帝。不立皇太子胜，以为安帝贤，必当德邓氏也；后安帝亲谗，废免邓氏，令郡县迫切，死者八九人，家至破坏。此为穀霪也，是后西羌亦大乱凉州十有余年。

二年六月，京都及郡国四十大风拔树。

三年五月癸酉，京都大风，拔南郊道梓树九十六枚。

七年八月丙寅，京都大风拔树。

元初二年二月癸亥，京都大风拔树。

六年夏四月，沛国、勃海大风，拔树三万余枚。

延光二年三月丙申，河东、颍川大风拔树。六月壬午，郡国十一大风拔树。是时安帝亲谗，曲直不分。

三年，京都及郡国三十六大风拔树。

灵帝建宁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风雨雹，拔郊道树十围已上百余枚。其后晨迎气黄郊，道于雒水西桥，逢暴风雨，道卤簿车或发盖，百官沾濡，还不至郊，使有司行礼。迎气西郊，亦壹如此。

中平五年六月丙寅，大风拔树。

献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风大风，发屋拔木。

中兴以来，脂夜之妖无录者。

章帝七八年闲，郡县大螟伤稼，语在鲁恭传，而纪不录也。是时章帝用窦皇后谗，害宋、梁二贵人，废皇太子。

灵帝熹平四年六月，弘农、三辅螟虫为害。是时灵帝用中常侍曹节等谗言，禁锢海内清英之士，谓之党人。

中平二年七月，三辅螟虫为害。

明帝永平十八年，牛疫死。是岁遣窦固等征西域，置都护、戊己校尉。固等适还而西域叛，杀都护陈睦、戊己校尉关宠。于是大怒，欲复发兴讨，会秋明帝崩，是思心不容也。

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牛大疫。是时窦皇后以宋贵人子为太子，宠幸，令人求伺贵人过隙，以谗毁之。章帝不知窦太后不善，厥咎霏也。或曰，是年六月马太后崩，土功非时兴故也。

后汉书志第十七 五行五 射妖龙蛇孽马祸人病人化死复生疫投蜮

五行传曰：“皇之不极，是谓不建。厥咎眊，厥罚恒阴，厥极弱。

时则有射妖，时则有龙蛇之孽，时则有马祸，时则有下人伐上之痾，时则有日月乱行，星辰逆行。”皇，君也。极，中也。眊，不明也。说云：此沴天也。

不言沴天者，至尊之辞也。春秋“王师败绩”，以自败为文。

，敬授民时。’论语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则天之道于人政也。孔子说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为政。’则王君出政之号也。极，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情性覆成五事，为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和，则是不能立其事也。”古文尚书：“皇极，皇建其有极。”孔安国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谓行九畴之义。”马融对策曰：“大中之道，在天为北辰，在地为人君。”

眊，乱也。君臣不立，则上下乱矣。”字林曰：“目少精曰眊。”君将出政，亦先于朝廷度之，出则应于民心。射，其象也。”天于不中之人，恒耆其*[味，厚其]*毒，增以为病，将以开贤代之也，春秋传所谓‘夺伯有魄’者是

也。不名病者，病不着于身体也。”

恒阴，中兴以来无录者。

灵帝光和中，雒阳男子夜龙以弓箭射北阙，吏收考问，辞“居贫负责，无所聊生，因买弓箭以射”。近射妖也。其后车骑将军何苗，与兄大将军进部兵还相猜疑，对相攻击，战于阙下。苗死兵败，杀数千人，雒阳宫室内人烧尽。

劭时为太尉议曹掾，白公邓盛：‘夫礼设阙观，所以饰门，章于至尊，悬诸象魏，示民礼法也。故车过者下，步过者趋。今龙乃敢射阙，意慢事丑，次于大逆。

宜遣主者参问变状。’公曰：‘府不主盗贼，当与诸府相候。’劭曰：‘丞相邴吉以为道路死伤，既往之事，京兆、长安职所穷逐，而住车问牛喘吐舌者，岂轻人而贵畜哉，颇念阴阳不和，必有所害。掾史尔乃悦服，汉书嘉其达大体。

令龙所犯，然中外奔波，邴吉防患大豫，况于已形昭晰者哉！明公既处宰相大任，加掌兵戎之职，凡在荒裔，谓之大事，何有近目下而致逆节之萌者？孔子摄鲁司寇，非常卿也。折僭溢之端，消纤介之渐，从政三月，恶人走境，邑门不阖，外收强齐侵地，内亏三桓之威。区区小国，尚于趣舍，大汉之朝，焉可无乎？明公恬然谓非己。诗云：“仪刑文王，万国作孚。”当为人制法，何必取法于人！’于是公意大悟，遣令史谢，申以铃下规应掾自行之，还具条奏。时灵帝诏报，恶恶止其身，龙以重论之，阳不坐。”

安帝延光三年，济南言黄龙见历城，琅邪言黄龙见诸。是时安帝听谗，免太尉杨震，震自杀。又帝独有一子，以为太子，信谗废之。是皇不中，故有龙孽，是时多用佞媚，故以为瑞应。明年正月，东郡又言黄龙二见濮阳。

桓帝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内野王山上有龙死，长可数十丈。襄楷以为夫龙者为帝王瑞，易论大人。天凤中，黄山宫有死龙，汉兵诛莽而世祖复兴，此易代之征也。至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代汉。

到延熹二年，诛大将军梁冀，捕治宗属，扬兵京师”也。

永康元年八月，巴郡言黄龙见。时吏傅坚以郡欲上言，内白事以为走卒戏语，不可。太守不听。尝见坚语云：“时民以天热，欲就池浴，见池水浊，因戏相恐‘此中有黄龙’，语遂行人闲。闻郡欲以为美，故言。”时史以书帝纪。桓帝时政治衰缺，而在所多言瑞应，皆此类也。又先儒言：瑞兴非时，则为妖孽，而民讹言生龙语，皆龙孽也。

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见御坐上。是时灵帝委任宦者，王室微弱。

更始二年二月，发雒阳，欲入长安，司直李松奉引，车奔，触北宫铁柱门，三马皆死。马祸也。时更始失道，将亡。

桓帝延熹五年四月，惊马与逸象突入宫殿。近马祸也。是时桓帝政衰缺。

灵帝光和元年，司徒长史冯巡马生人。京房易传曰：“上亡天子，诸侯相伐，厥妖马生人。”后冯巡迁甘陵相，黄巾初起，为所残杀，而国家亦四面受敌。

其后关东州郡各举义兵，卒相攻伐，天子西移，王政隔塞。其占与京房同。光和中，雒阳水西桥民马逸走，遂啮杀人。是时公卿大臣及左右数有被诛者。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戊子，民转相惊走，弃什物，去庐舍。

灵帝建宁三年春，河内妇食夫，河南夫食妇。

熹平二年六月，雒阳民讹言虎贲寺东壁中有黄人，形容须眉良是，观者数万，省内悉出，道路断绝。到中平元年二月，张角兄弟起兵冀州，自号黄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将帅星布，吏士外属，因其疲餒，牵而胜之。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白衣欲入德阳门，辞“我梁伯夏，教我上殿为天子”。

中黄门桓贤等呼门吏仆射，欲收缚何人，吏未到，须臾还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时蔡邕以成帝时男子王穉绛衣入宫，上前殿非常室，曰“天帝令我居此”，后王莽篡位。今此与成帝时相似而有异，被服不同，又未入云龙门而觉，称梁伯夏，皆轻于言。以往况今，将有狂狡之人，欲为王氏之谋，其事不成。其后张角称黄天作乱，竟破坏。

中黄门解步呵问：“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宫掖。”曰：“我梁伯夏后，天使我为天子。”步欲前收取，因忽不见。劭曰：尚书、春秋左传曰，伯益佐禹治水，封于梁。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龙多归之，帝舜嘉之，赐姓董氏。

董氏之祖，与梁同焉。到光熹元年，董卓自外入，因闲乘衅，废帝杀后，百官总己，号令自由，杀戮决前，威重于主。梁本安定，而卓陇西人，俱凉州也。天戒若曰，卓不当专制夺矫，如白衣无宜兰入宫也。白衣见黄门寺，及卓之末，中黄门诛灭之际，事类如此，可谓无乎？”袁山松曰：“案张角一时狡乱，不足致此大妖，斯乃曹氏灭汉之征也。”案劭所述，与志或有不同，年月舛异，故俱载焉。臣昭注曰：检观前通，各有未直。寻梁即魏地之名，伯夏明于中夏，非溥天之称，以内臣孙*(夫)**[未]*得称王，征验有应，有若符契。复云“伯夏教我为天子”，后曹公曰“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此乃魏文帝受我成策而陟帝位也。风俗通云“见中黄门寺曹腾之家”，尤见其证。

二年，雒阳上西门外女子生儿，两头，异肩共匡，俱前向，以为不祥，堕地弃之。自此之后，朝廷霏乱，政在私门，上下无别，二头之象。后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废天子，后复害之。汉元以来，祸莫踰此。

四年，魏郡男子张博送铁卢诣太官，博上书室殿山居屋后宫禁，落屋讙呼。上收缚考问，辞“忽不自觉知”。

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阳男子刘仓居上西门外，妻生男，两头共身。

灵帝时，江夏黄氏之母，浴而化为鼃，入于深渊，其后时出见。初浴簪一银钗，及见，犹在其首。

献帝初平中，长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敛月余，其母闻棺中声，发之，遂生。占曰：“至阴为阳，下人为上。”其后曹公由庶士起。

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县女子李娥，年六十余，物故，以其家杉木槽敛，瘞于城外数里上，已十四日，有行闻其顷中有声，便语其家。家往视闻声，便发出，遂活。

于是娥遂得出，与伯文别。伯文曰：“书一封以与儿佗。”娥遂与黑俱归，事状如此。’太守慨然叹曰：‘天下事真不可知也！’乃表以为‘蔡仲虽发顷，为鬼神所使，虽欲无发，势不得已。宜加宽宥。’诏书报可。太守欲验语虚实，即遣马吏于西界推问李黑得之。黑语协，乃致伯文书与佗。佗识其纸，乃是父亡时送箱中文书也。表文字犹在也，而书不可晓。乃请费长房读之，曰：‘告佗：

当从府君出案行，当以八月八日日中时，武陵城南沟水畔顿，汝是时必往。

’到期，悉将大小于城南待之。须臾果至，但闻人马隐隐之声，诣沟水，便闻有呼声曰：‘佗来！汝得我所寄李娥书不邪？’曰：‘即得之，故来至此。

’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问之，悲伤断绝。曰：‘死生异路，不能数得汝消息。吾亡后，儿孙乃尔许人！’良久谓佗曰：‘来春大病，与此一丸药，以涂门户，则辟来年妖厉矣。’言讫忽去，竟不得见其形。至前春，武陵果大病，白日见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费长房视药曰：‘此方相临也。’”博物记曰：“汉末关中乱，有发前汉宫人顷者，宫人犹活。既出，平复如旧。魏郭后爱念之，录置宫内，常在左右。问汉时宫中事，说之了了，皆有次绪。郭后崩，哭泣哀过，遂死。汉末，发范明友奴顷，奴犹活。明友，霍光女婿。说光家事，废立之际，多与汉书相应。此奴常*(且)**[游]*走居民闲，无*(正)**[止]*住处，遂不知所在。”

七年，越嶲有男化为女子。时周髡上言，哀帝时亦有此异，将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献帝封于山阳。

建安中，女子生男，两头共身。

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会稽大疫。

“二十六年，郡国七大疫。”

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

又闲者，有司正以冬至之后，奏开恭陵神道。陛下至*[孝]*，不忍距逆，或发頔移尸。月令：‘仲冬土事无作，慎无发盖，及起大觶，以固而闭。地气上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蛰则死，*[民必]*疾疫，又随以丧。’厉气未息，恐其殆此二*(年)**[事]*，欲使知过改悔。五行传曰：‘六沴作见，若时共御，帝用不差，神则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臣愚以为可使公卿处议，所以陈术改过，取媚神只，自求多福也。”

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庐江又疫。

延熹四年正月，大疫。

灵帝建宁四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春，大疫。

五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正月，大疫。

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

“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

灵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气堕北宫温明殿东庭中，黑如车盖，起奋讯，身五色，有头，体长十余丈，形貌似龙。上问蔡邕，对曰：“所谓天投蜺者也。不见足尾，不得称龙。易传曰：‘蜺之比无德，以色亲也。’潜潭巴曰：‘虹出，后妃阴胁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宫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图曰：‘天子外苦兵，威内夺，臣无忠，则天投蜺。’变不空生，占不空言。”

先是立皇后何氏，皇后每斋，当谒祖庙，辄有变异不得谒。中平元年，黄巾贼张角等立三十六方，起兵烧郡国，山东七州处处应角。遣兵外讨角等，内使皇后二兄为大将统兵。其年，宫车宴驾，皇后摄政，二兄秉权。遣让帝母永乐后，令自杀。阴呼并州牧董卓欲共诛中官，中官逆杀大将军进，兵相攻讨，京都战者塞道。皇太后母子遂为太尉卓等所废黜，皆死。天下之败，兵先兴于宫省，外延海内，二三十岁，其殃祸起自何氏。

后汉书志第十八 五行六 日蚀日抱日赤无光日黄珥日中黑虹贯日月蚀非其月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日有蚀之。在危八度。日蚀说曰：“日者，太阳之精，人君之象。君道有亏，为阴所乘，故蚀。蚀者，阳不克也。”其候杂说，汉书五行志着之必矣。儒说诸侯专权，则其应多在日所宿之国。

诸象附从，则多为王者事。人君改修其德，则咎害除。是时世祖初兴，天下贼乱未除。虚、危，齐也。贼张步拥兵据齐，上遣伏隆谕步，许降，旋复叛称王，至五年中乃破。

彗星见，则失和之国恶之。是故圣王日蚀则修德，月蚀则修刑，彗星见则修和

。”

三年五月乙卯晦，日有蚀之，在柳十四度。柳，河南也。时世祖在雒阳，赤眉降贼樊崇谋作乱，其七月发觉，皆伏诛。

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蚀之。史官不见，郡以闻。在尾八度。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蚀之，在毕五度。毕为边兵。秋，隗嚣反，侵安定。

冬，卢芳所置朔方、云中太守各举郡降。

十六年三月辛丑晦，日有蚀之，在昴七度。昴为狱事。时诸郡太守坐度田不实，世祖怒，杀十余人，然后深悔之。

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蚀之，在胃九度。胃为廩仓。时诸郡新坐租之后，天下忧怖，以谷为言，故示象。或曰：胃，供养之官也。其十月，废郭皇后，诏曰“不可以奉供养”。

二十二年五月乙未晦，日有蚀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柳为上仓，祭祀谷也。

近輿鬼，輿鬼为宗庙。十九年中，有司奏请立近帝四庙以祭之，有诏“庙处所未定，且就高庙祫祭之”。至此三年，遂不立庙。有简堕心，奉祖宗之道有阙，故示象也。

二十五年三月戊申晦，日有蚀之，在毕十五度。毕为边兵。其冬十月，以武溪蛮夷为寇害，伏波将军马援将兵击之。

二十九年二月丁巳朔，日有蚀之，在东壁五度。东壁为文章，一名媿訾之口。先是皇子诸王各招来文章谈说之士，去年中，有人上奏：“诸王所招待者，或真伪杂，受刑罚者子孙，宜可分别。”于是上怒，诏捕诸王客，皆被以苛法，死者甚多。世祖不早为明设刑禁，一时治之过差，故天示象。世祖于是改悔，遣使悉理侵枉也。

三十一年五月癸酉晦，日有蚀之，在柳五度，京都宿也。自二十一年示象至此十年，后二年，宫车晏驾。

中元元年十一月甲子晦，日有蚀之，在斗二十度。斗为庙，主爵禄。儒说十一月甲子，时王日也，又为星纪，主爵禄，其占重。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蚀之，在氐二度。氐为宿宫。是时明帝作北宫。

八年十月壬寅晦，日有蚀之，既，在斗十一度。斗，吴也。广陵于天文属吴。后二年，广陵王荆坐谋反自杀。

十三年十月甲辰晦，日有蚀之，在尾十七度。十六年五月戊午晦，日有蚀之，在柳十五度。儒说五月戊午，犹十一月甲子也，又宿在京都，其占重。后二岁，宫车晏驾。

十八年十一月甲辰晦，日有蚀之，在斗二十一度。是时明帝既崩，马太后制爵禄，故阳不胜。

章帝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蚀之，在东壁八度。例在前建武二十九年。是时鬲臣争经，多相非毁者。

六年六月辛未晦，日有蚀之，在翼六度。翼主远客。冬，东平王苍等来朝，明年正月，苍薨。

*(元)**[章]*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蚀之。史官不见，佗官以闻。日在氏四度。

和帝永元二年二月壬午，日有蚀之。史官不见，涿郡以闻。日在奎八度。

四年六月戊戌朔，日有蚀之，在七星二度，主衣裳。又曰行近轩辕，在左角，为太后族。是月十九日，上免太后兄弟窦宪等官，遣就国，选严能相，于国蹙迫自杀。

七年四月辛亥朔，日有蚀之，在觜觶，为葆旅，主收敛。儒说葆旅宫中之象，收敛贪口之象。是岁邓贵人始入。明年三月，阴皇后立，邓贵人有宠，阴后口忌之，后遂坐废。一曰是将入参，参、伐为斩刈。明年七月，越骑校尉冯柱捕斩匈奴温禺犊王乌居战。

十二年秋七月辛亥朔，日有蚀之，在翼八度，荆州宿也。明年冬，南郡蛮夷反为寇。

十五年四月甲子晦，日有蚀之，在东井二十二度。东井，主酒食之宿也。妇人之职，无非无仪，酒食是议。去年冬，邓皇后立，有丈夫之性，与知外事，故天示象。是年水，雨伤稼。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二日癸酉，日有蚀之，在胃二度。胃主廩仓。是时邓太后专政，去年大水伤稼，仓廩为虚。

五年正月庚辰朔，日有蚀之，在虚八度。正月，王者统事之正日也。虚，空名也。是时邓太后摄政，安帝不得行事，俱不得其正，若王者位虚，故于正月阳不克，示象也。于是阴预乘阳，故夷狄并为寇害，西边诸郡皆至虚空。

七年四月丙申晦，日有蚀之，在东井一度。

元初元年十月戊子朔，日有蚀之，在尾十度。尾为后宫，继嗣之宫也。是时上甚幸阎贵人，将立，故示不善，将为继嗣祸也。明年四月，遂立为后。后遂与江京、耿宝等共谗太子废之。

二年九月壬午晦，日有蚀之，在心四度。心为王者，明久失位也。

三年三月二日辛亥，日有蚀之，在娄五度。史官不见，辽东以闻。

四年二月乙*(亥)**[巳]*朔，日有蚀之，在奎九度。史官不见，七郡以闻。奎主武库兵。其*[月]*十*(月)*八日壬戌，武库火，烧兵器也。

五年八月丙申朔，日有蚀之，在翼十八度。史官不见，张掖以闻。

六年十二月戊午朔，日有蚀之，几尽，地如口状。在须女十一度，女主恶之。后二岁三月，邓太后崩。

地道安静，法当*(坤)**[由]*阳，今乃专恣，摇动宫阙。祸在萧墙之内，臣恐宫中必有阴谋其阳，下图其上，造为逆也。灾变终不虚生，推原二异，日辰行度，甚为较明，譬犹指掌。宜察宫阙之内，如有所疑，急摧破其谋，无令得成。

修政恐惧，以荅天意。十月辛卯，日有蚀之，周家所忌，乃为亡征，是时妃后用事，七子朝令。戊午之灾，近相似类。宜贬退诸后兄弟髡从内外之宠，求贤良，征逸士，下德令，施恩惠，泽及山海。”时度辽将军遵多兴师重赋出塞妄攻之事，上深纳其言。建光元年，邓*[太]*后崩。上收考中人赵任等，辞言地震日蚀，任*[在]*中*(官)**[宫]*，竟有废*[立]*之谋，合乃自知其言验也。永宁元年七月乙酉朔，日有蚀之，在张十五度。史官不见，酒泉以闻。

延光三年九月庚*(寅)**[申]*晦，日有食之，在氏十五度。氏为宿宫。宫，中宫也。时上听中常侍江京、樊丰及阿母王圣等谗言，废皇太子。

四年三月戊午朔，日有蚀之，在胃十二度。陇西、酒泉、朔方各以状上，史官不觉。

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安民，三曰从时。’臣融伏惟方今有道之世，汉典设张，侯甸采斡，司民之吏，案绳循墨，虽有殿最，所差无几。其陷罪辟，身自取祸，百姓未被其大伤。至边郡牧御失和，吉之与凶，败之与成，优劣相悬，不诚不可。审择其人，上以应天变，下以安民隶。窃见列将子孙，生长京师，食仰租奉，不知稼穡之艰，又希遭阨困，故能果毅轻财，施与孤弱，以获死生之用，此其所长也。不拘法禁，奢泰无度，功劳足以宣威，踰滥足以伤化，此其所短也。州郡之士，出自贫苦，长于捡押，虽专赏罚，不敢越溢，此其所长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狐疑无断，畏首畏尾，威恩纤薄，外内离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也。必得将兼有二长之才，无二短之累，参以吏事，任以兵法。

有此数姿，然后能折冲厌难，致其功实，转灾为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觴，云无若人，臣以为诬矣。宜特选详誉，审得其真，镇守二方，以应用良择人之义，以塞大异也。”

顺帝永建二年七月甲戌朔，日有蚀之，在翼九度。

阳嘉四年闰月丁亥朔，日有蚀之，在角五度。史官不见，零陵以闻。

永和三年十二月戊戌朔，日有蚀之，在须女十一度。史官不见，会稽以闻。明年，中常侍张逵等谋潜皇后父梁商欲作乱，推考，逵等伏诛也。

五年五月己丑晦，日有蚀之，在东井三十三度。东井，三辅宿。又近舆鬼，舆鬼为宗庙。其秋，西羌为寇，至三辅陵园。

六年九月辛亥晦，日有蚀之，在尾十一度。尾主后宫，继嗣之宫也。以为继嗣不兴之象。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朔，日有蚀之，在营室三度。史官不见，郡国以闻。是时梁太后摄政。

三年四月丁卯晦，日有蚀之，在东井二十三度。例在永元十五年。东井主法，梁太后又听兄冀枉杀公卿，犯天法也。明年，太后崩。

元嘉二年七月二日庚辰，日有蚀之，在翼四度。史官不见，广陵以闻。翼主倡乐。时上好乐过。

为琴若此，一而足矣。’ ” 永兴二年九月丁卯朔，日有蚀之，在角五度。角，郑宿也。十一月，泰山盗贼鬪起，劫杀长吏。泰山于天文属郑。

永寿三年闰月庚辰晦，日有蚀之，在七星二度。史官不见，郡国以闻。例在永元四年。后二岁，梁皇后崩，冀兄弟被诛。

延熹元年五月甲戌晦，日有蚀之，在柳七度，京都宿也。

史官上占，去重见轻。’ 璜召太史陈援诘问，乃以实对。冀怨援不为隐讳，使人阴求其短，发擿上闻。上以亡失候仪不肃，有司奏收杀狱中。”

八年正月丙申晦，日有蚀之，在营室十三度。营室之中，女主象也。其二月癸亥，邓皇后坐酎，上送暴室，令自杀，家属被诛。吕太后崩时亦然。

九年正月辛卯朔，日有蚀之，在营室三度。史官不见，郡国以闻。谷永以为三朝尊者恶之。其明年，宫车晏驾。

永康元年五月壬子晦，日有蚀之，在舆鬼一度。儒说壬子淳水日，而阳不克，将有水害。其八月，六州大水，勃海*(盗贼)**[海溢]*。

灵帝建宁元年五月丁未朔，日有蚀之。冬十月甲辰晦，日有蚀之。

二年十月戊戌晦，日有蚀之。右扶风以闻。

三年三月丙寅晦，日有蚀之。梁相以闻。

四年三月辛酉朔，日有蚀之。

熹平二年十二月癸酉晦，日有蚀之，在虚二度。是时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专权。

六年十月癸丑朔，日有蚀之，赵相以闻。

光和元年二月辛亥朔，日有蚀之。十月丙子晦，日有蚀之，在箕四度。箕为后宫口舌。是月，上听谗废宋皇后。

二年四月甲戌朔，日有蚀之。

四年九月庚寅朔，日有蚀之，在角六度。

中平三年五月壬辰晦，日有蚀之。

六年四月丙午朔，日有蚀之。其月浹辰，宫车晏驾。

献帝初平四年正月甲寅朔，日有蚀之，在营室四度。是时李傕、郭汜专政。兴平元年六月乙巳晦，日有蚀之。

建安五年九月庚午朔，日有蚀之。

六年*(十月癸未)**[二月丁卯]*朔，日有蚀之。

十三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蚀之，在尾十二度。

十五年二月乙巳朔，日有蚀之。

十七年六月庚寅晦，日有蚀之。

二十一年五月己亥朔，日有蚀之。

二十四年二月壬子晦，日有蚀之。

凡汉中兴十二世，百九十六年，日蚀七十二：朔三十二，晦三十七，月二日三。

光武建武七年四月丙寅，日有晕抱，白虹贯晕，在毕八度。毕为边兵。秋，隗嚣反，侵安定。

“臣不知则日月僂。”如淳曰：“蝮蝮谓之虹，雌谓之蜺，向外曰倍，刺日曰僂，在傍如半环向日曰抱，在傍直对曰珥。”孟康曰：“僂如僂也。”宋均曰：“黄气抱日，辅臣纳忠。”

灵帝时，日数出东方，正赤如血，无光，高二丈余乃有景。且入西方，去地二丈，亦如之。其占曰，事天不谨，则日月赤。是时月出入去地二三丈，皆赤如血者数矣。

光和四年二月己巳，黄气抱日，黄白珥在其表。

中平四年三月丙申，黑气大如瓜，在日中。

五年正月，日色赤黄，中有黑气如飞鹊，数月乃销。

六年二月乙未，白虹贯日。

易讖曰：“聪明蔽塞，政在臣下，口戚干朝，君不觉悟，虹蜺贯日。”

献帝初平元年二月壬辰，白虹贯日。

“凶出于代郡。”

桓帝永寿三年十二月壬戌，月蚀非其月。

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月蚀非其月。

赞曰：皇极惟建，五事克端。罚咎入沴，逆乱浸干。火下水腾，木弱金酸。妖岂或妄，气炎以观。

后汉书志第十九 郡国一 河南河内河东弘农京兆冯翊扶风右司隶

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今但录中兴以来

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以为郡国志。凡前志有县名，今所不载者，皆世祖所并省也。前无今有者，后所置也。凡县名先书者，郡所治也。考诸子所载，神农之地，过日月之表，近为虚诞。及少昊氏之衰，九黎乱德，其制无闻矣。洎颛顼之所建，帝尝受定，则孔子称其地北至幽陵，南暨交址，西蹈流沙，东极蟠木，日月所照，莫不底焉，是以建万国而制九州。至尧遭洪水，分为十二州，今虞书是也。及禹平水土，还为九州，今禹贡是也。是以其时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万八千二十四顷，定垦者九百*(一)**十*(八)**千二十四顷，不垦者千五百万二千顷，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至于涂山之会，诸侯承唐虞之盛，执玉帛亦有万国。是以山海经称禹使大章步自东极，至于西垂，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又使竖亥步*[自]*南极，*(北)*尽于北垂，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四海之内，则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经]*名山五千三百五十，*(经)*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以供财用，俭则有余，奢则不足。以男女耕织，不夺其时，故公家有三十年之积，私家有九年之储。及夏之衰，弃稷弗务，有穷之乱，少康中兴，乃复禹谟。孔甲之至桀行暴，诸侯相兼，逮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方于涂山，十损其七。民离毒政，将亦如之。殷因于夏，六百余载，其闲损益，书策不存，无以考之。又遭纣乱，至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又减汤时千三百矣。民觴之损，将亦如之。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错，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万一千人，周之极盛也。其后七十余岁，天下无事，民弥以息。及昭王南征不反，穆王失荒，加以幽、厉之乱，平王东迁，三十余载，至齐桓公二年，周庄王之十三年，五千里内，非天王九宾之御，自世子公侯以下至于庶民，凡千一百八十四万七千人，除有土老疾，定受田者九百万四千人。其后诸侯相并，当春秋时，尚有千二百国。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杀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至于战国，存者十余。于是从横短长之说，相夺于时，残民诈力之兵，动以万计。故崤有匹马之祸，宋有易子之急，晋阳之*(国)**[围]*，县釜而炊，长平之战，血流漂卤。周之列国，唯有燕、卫、秦、楚而已。齐及三晋，皆以篡乱，南面称王。卫虽得存，不绝若觊。然考苏、张之说，计秦及山东六国，戎卒尚存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尚当千余万。及秦兼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杀伤，三分居二；犹以余力，行参夷之刑，收太半之赋，北筑长城四十余万，南戍五岭五十余万，阿房、骊山七十余万，十余年闲，百姓死没，相踵于路。陈、项又肆其余烈，故新安之坑，二十余万，彭城之战，睢水不流。至汉祖定天下，民之死伤，亦数百万。是以平城之卒，不过三十万，方之六国

，五损其二。自孝惠至文、景，与民休息，六十余岁，民觴大增，是以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武帝乘其资畜，军征三十余岁，地广万里，天下之觴亦减半矣。及霍光秉政，乃务省役，至于孝平，六世相承，虽时征行，不足大害，民户又息。元始二年，郡、国百三，县、邑千*(四)**百八十七，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千三百三十六顷，民户千三百二十三万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多周成王四千五百四十八万五十五人，汉之极盛也。及王莽篡位，续以更始、赤眉之乱，至光武中兴，百姓虚耗，十有二存。中元二年，民户四百二十七万二千六百三十四，口*(三)**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人。永平、建初之际，天下无事，务在养民，迄于孝和，民户滋殖。及孝安永初、元初之闲，兵饥之苦，民人复损。至于孝桓，颇增于前。永寿二年，户千六百七万九百六，口五千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人，垦田亦多，单师屡征。及灵帝遭黄巾，献帝即位而董卓兴乱，大焚宫庙，劫御西迁，京师萧条，豪桀并争，郭汜、李傕之属，残害又甚，是以兴平、建安之际，海内凶荒，天子奔流，白骨盈野，故陕津之难，以箕撮指，安邑之东，后裳不完，遂有寇戎，雄雌未定，割剥庶民，三十余年。及魏武皇帝克平天下，文帝*(授)**[受]*禅，人觴之损，万有一存。景元四年，与蜀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又案正始五年，扬威将军朱照日所上吴之所领兵户凡十三万二千，推其民数，不能多蜀矣。昔汉永和五年，南阳户五十余万，汝南户四十余万，方之于今，三帝鼎足，不踰二郡，加有食禄复除之民，凶年饥疾之难，见可供役，裁若一郡。以一郡之人，供三帝之用，斯亦勤矣。自禹至今二千余载，六代损益，备于兹焉。”臣昭案：谥记云春秋时有千二百国，未知所出。班固云周之始，爵五而土三，盖千八百国。转相吞灭，数百年闲，列国耗尽，至春秋时，尚有数十。

河南尹

秦三川郡，高帝更名。世祖都雒阳，建武十五年改曰河南尹。*

二十一城，永和五年户二十万八千四百八十六，口百一万八百二十七。

雒阳周时号成周。有狄泉，在城中。有唐聚。有上程聚。有士乡聚。有褚氏聚。有荣锜螭。有前亭。有圉乡。

有大解城。**河南**周公时所城雒邑也，春秋时谓之王城。

东城门名鼎门，北城门名干祭。又有甘城，有蒯乡。

梁故国，伯翳后。有霍阳山。有注城。**荻阳**有鸿沟水。有广武城。有□亭，□叔国。有陇城。有薄亭。

有敖亭。有*(费)**[荻]*泽。**卷**有长城，经阳武到密。

有垣雒城，或曰古衡雍。有扈城亭。*原武*

*阳武*有中牟*有圃田泽。有清口水。有管城。有曲遇聚。有蔡亭。*开封*
*苑陵*有棐林。

有制泽。有琐侯亭。*平阴*

*谷城*灋水出。有函谷关。

*缙氏*有郛聚。有轘辕关。*巩*有寻谷水。有东訾聚，今名訾城。有坎埽聚。有黄亭。有湟水。有明溪泉。*成皋*有旃然水。有瓶丘聚。有漫水。有汜水。*京*
*密*有大騄山。有梅山。有陞山。*新城*有高都城。有广成聚。有鄆聚，古鄆氏，今名蛮中。*偃师*有尸乡，春秋时曰尸氏。*新郑*诗郑国，祝融墟。*平*

帝王世记曰：“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晋元康地道记曰：“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为地三百*(里)*[顷]*一十二亩有三十六步。城东北隅周威烈王顷。”

案本纪，县有百坏山。干宝搜神记曰：“县有延寿城。”

“七萃之士，生搏虎而献天子，命为柙，而畜之东口，是曰虎牢。”左传曰郑子皮劳晋韩宣子于索氏，杜预曰县东有大索城。尚书禹贡“至于大岨”，张揖云成皋县山。又有旋门隧，县西南十里，见东京赋*(曰)*。 *河内郡*

高帝置。雒阳北百二十里。*十八城，户十五万九千七百七十，口八十万一千五百五十八。 *怀*有隰城。*河阳*有湛城。*轘*有原乡。有溟梁。*波*
*有絺城。*沁水*野王*有太行山。有射犬聚。有邗城。*温*苏子所都。济水出，王莽时大旱，遂枯绝。*州*

*平皋*有邢丘，故邢国，周公子所封。有李城。*山阳*邑。有雍城。有蔡城。 *武德*

*获嘉*侯国。*修武*故南阳，秦始皇更名。有南阳城，阳樊、攢茅田。有小修武聚。有隕城。*共*本国。淇水出。有泛亭。

*汲*朝歌*纣所都居，南有牧野，北有邶国，南有宁乡。*荡阴*有姜里城。*林虑*故隆虑，殇帝改。

有铁。

山海经曰：“太行之山，清水出焉。”郭璞曰：“修武县北黑山亦出清水。”

河东郡

秦置，雒阳西北五百里。*二十城，户九万三千五百四十三，口五十七万八百三

*安邑*有铁，有盐池。*杨*有高梁亭。*平阳*侯国。

有铁。尧都此。*临汾*有董亭。*汾阴*有介山。*蒲脰*有雷首山。有沙

丘亭。****大阳****有吴山，上有虞城，
有下阳城，有茅津。有颠軫腭。****解****有桑泉城。有臼城。有解城。有瑕城。
****皮氏****有耿乡。有铁。有冀亭。****闻喜****邑，本曲沃。有董池陂，古董泽。
有稷山亭。有涑水。有洮水。****绛****邑。有冀城。****永安****故彘，阳嘉二年更
名。有霍大山。****河北****诗魏国。有韩亭。****猗氏****垣****有王屋山，兗水出
。有壶丘亭。有邵亭。****襄陵****北屈****有壶口山。有采桑津。****蒲子****濩**

泽****侯国**。有*(祁)**[析]*城山。****端氏****

地道记*[巫]*咸山在南。

县西北卑耳山。县西南齐桓公西伐所登。”

又蜚廉于山得石熾，仍葬也。 ****弘农郡****
武帝置。其二县，建武十五年属。雒阳西南四百五十里。*九城，户四万六千八
百一十五，口十九万九千一百一十三。 ****弘农****故秦函谷关，烛水出。有枯枏
山。有桃丘聚，故桃林。有务乡。有曹阳亭。****陕****本口仲国。有焦城。有陕
陌。****龟池****谷水出。有二嶂。****新安****螽水出。****宜阳****陆浑****西有口略
地。****卢氏****有熊耳山，伊水、清水出。****湖****故属京兆。有閿乡。****华阴**
****故属京兆**。有太华山。

晋地道记山在县西南。

****京兆尹****

秦内史，武帝改。其四县，建武十五年属。雒阳西九百五十里。

*十城，户五万三千二百九十九，口二十八万五千五百七十四。

****长安****高帝所都。镐在上林苑中。有细柳聚。有兰池。

有曲邮。有杜邮。****霸陵****有枳道亭。有长门亭。****杜陵****

酆在西南。****郑****新丰****有骊山，东有鸿门亭及戏亭。有*(严)**[掖]*城。

****蓝田****出美玉。****长陵****故属冯翊。

****商****故属弘农。****上雒****侯国。有頔领山，雒水出。故属弘农。

有菟和山。有苍野聚。****阳陵****故属冯翊。

****左冯翊****

秦属内史，武帝分，改名。雒阳西六百八十八里。*十三城，户三万七千九十
，口十四万五千一百九十五。

****高陵****

*池阳****云阳****祿祿**永元九年复。****频阳****

*万年****莲勺**

*重泉**

*临晋**本大荔。有河水祠。有芮乡。有王城。

****合阳****永平二年复。****夏阳****有梁山、龙门山。****衙****粟邑****永元九年复

。有鬼谷，生三所氏”。案：史记鬼谷在颍川阳城，与地记不同。

史记曰本少梁。尔雅曰梁山，晋望也。

****右扶风****

秦属内史，武帝分，改名。***十五城，户万七千三百五十二，口九万三千九十一**

。****槐里****周曰犬丘，高帝改。****安陵****平陵****

茂陵*

鄂*

丰水出。有甘亭。****郿****有郿亭。****武功****永平八年复。有太一山，本终南。

垂山，本敦物。有斜谷。****陈仓****汧****有吴岳山，本名汧，汧水出。有回城

，名回中。****渝麋****侯国。****雍****有铁。****柁邑****有豳乡。****美阳****有岐山

，有周城。****漆****有漆水。有铁。****杜阳****永和二年复。

后汉书志第二十 郡国二 颍川汝南梁国沛国陈国鲁国右豫州魏郡钜鹿常山中山安

平河闲清河赵国勃海右冀州 ****颍川郡****秦置。雒阳东南五百里。***十七城，户二十六万三千四百四十，口百四十三万六千五百一十三。**

****阳翟****禹所都。有钧台。有高氏亭。有雍氏城。****襄****有养阴里。****襄城****有西不羹。有泛城。

有汾丘。有鱼齿山。****昆阳****有湛水。****定陵****有东不羹。****舞阳****邑。****郾**

******临颍****颍阳****颍阴****有狐宗乡，或曰古狐人亭。有岸亭。****许****新**

汲**颍陵****春秋时曰颍。****长社****有长葛城。有向乡。有蜀城，有蜀津。

****阳城****有嵩高山，洧水、颍水出。有铁。有负黍聚。****父城****有应乡。****轮**

氏**建初四年置。

北征记曰：“城在许之南七十里。东有台，高七丈，方五十步，台南有□高二丈，方三十步，即受终之□也。”案北征记云是外黄县繁昌城，非也。

孟子曰“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注云嵩高之北。 ****汝南郡****

高帝置。雒阳东南六百五十里。***三十七城，户四十万四千四百四十八，口二百一十万七百八十八。**

****平舆****有沉亭，故国，姬姓。****新阳****侯国。****西平**

****有铁。有柏亭，故柏国。****上蔡****本蔡国。****南顿****本顿国。****汝阴****本胡

国。****汝阳****新息****[侯]*国。****北宜春****□强****侯国。****濯阳****期思**

****有蒋乡，故蒋国。****阳安****[有]*道亭，故国。****项****西华****细阳**

******安城****侯国。有武城亭。****吴房****有棠溪亭。****桐阳****侯国。****慎阳**

******慎****

新蔡有大吕亭。**安阳**侯国。有江亭，故国，嬴姓。**富波**侯国，永元中复。**宜禄**永元中复。**朗陵**侯国。**弋阳**侯国。有黄亭，故黄国，嬴姓。**召陵**有怪亭。有安陵乡。**征羌**侯国。有安陵亭。**思善**侯国。**宋**公国，周名鄆丘，汉改为新鄆，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于此。有繁阳亭。**驩信**侯国。有赖亭，故国。**原鹿**侯国。**定颍**侯国。**固始**侯国。故寝也，光武中兴更名。有寝丘。**山桑**侯国，故属沛。有下城父聚。有垂惠聚。**城父**故属沛，春秋时曰夷。有章华台。

梁国

秦碭郡，高帝改。其三县，元和元年属。雒阳东南八百五十里。*九城，户八万三千三百，口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八十三。***下邑**本宋国阏伯墟。有卢门亭。有鱼门。有阳梁聚。**虞**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有纶城，少康邑。**碭**山出文石。**蒙**

有蒙泽。**谷熟**有新城。有邳亭。**颍**故属陈留。**宁陵**故属陈留。有葛乡，故葛伯国。**薄**故属山阳，*[汤]*所都。

沛国

秦泗*(川)*郡，高帝改。雒阳东南千二百里。*二十一城，户二十万四百九十五，口二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三。***相**本萧本国。

沛有泗水亭。**丰**西有大泽，高祖斩白蛇于此。有粉榆亭。

鄆有鄆聚。**谷阳**

谯刺史治。**洨**有垓下聚。**蕲**有大泽乡，陈涉起此。**铨**

郟

建平

临睢故芒，光武更名。**竹邑**侯国，故竹。**公丘**本*(胶)*[滕]国。

龙亢向本国。**符离**

虹太丘

杼秋故属梁国，有口渊聚。***陈国***

高帝置为淮阳，章和二年改。雒阳东南七百里。*九城，户十一万二千六百五十三，口百五十四万七千五百七十二。***陈**阳夏有固陵聚。**宁平**

苦春秋时曰相。有赖乡。**柘**

新平

扶乐

武平长平故属汝南。有辰亭。有赭丘城。

“邳地在县北，防亭在焉。诗曰：‘*(印)*[邳]*有旨苕，防有鹊巢。’”

鲁国

秦薛郡，高后改。本属徐州，光武改属豫州。*六城，户七万八千四百四十七，口四十一万一千五百九十。 **鲁**国，*[古]*奄国。有大庭氏库。有铁。有阙里，孔子所居。有牛首亭。有五父衢。 **驹**本邾国。 **蕃**有南梁水。 **薛**本国，六国时曰徐州。 **卞**有盗泉。有郟乡城。 **汶阳**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况见圣人庙乎！’遂躬留治之。周观舆服之在焉，自仲尼以来，莫之开也。意发视之，得古文策书，曰‘乱吾书，董仲舒。治吾堂，钟离意。璧有七，张伯盗一。’意寻案未了。而卒张伯者、治中庭，治地得六璧，上之。意曰：‘此有七，何以不遂？’伯惧，探璧怀中。鲁咸以为神。”意别传曰：“意省堂有孔子小车乘，皆朽败，意自棗俸雇漆胶之直，请鲁民治之，及护几席*(嗣)**[口]*履。后得瓮中素书，曰‘护吾履，钟离意’。”又礼记夔相之圃亦在城中西南，近孔子庙。而仲尼墓在鲁城门北便之外泗水上，去城一里。葬地盖一顷，墓坟南北十步，东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墓前有瓴甃为祠口，方六尺，与地平。莹中异木以百数，鲁人莫能识也。皇览曰：“孔子本无祠堂，莹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伯鱼顷在孔子顷东，与孔子顷并，大小相望。子思顷在孔子顷南。”案：今墓书孙在祖前，谓此为骄孙祔。

高帝置。雒阳东北七百里。*十五城，户十二万九千三百一十，口六十九万五千六百六。

邳有故大河。有滏水。有污水，有污城。有平阳城。
有武城。有九侯城。 **繁阳**
*内黄**清河水出。有萁阳聚。有黄泽。 **魏**
*元城**[五鹿]*墟，故沙鹿，有沙亭。 **黎阳****阴安**邑。 **馆陶**
*清渊**
*平恩**
*沙**侯国。 **斥丘**有葛。 **武安**有铁。 **曲梁**侯国，故属广平。有鸡泽。
。 **梁期**
 钜鹿郡
秦置。建武十三年省广平国，以其县属。雒阳北千一百里。*十五城，户十万九千五百一十七，口六十万二千九十六。 **廙陶**有薄落亭。
钜鹿故大鹿，有大陆泽。 **杨氏**
*鄆**
*下曲阳**有鼓聚，故翟鼓子国。有昔阳亭。 **任**
*南和**
*广平**
*斥章**

*广宗***

*曲周***

*列人***

*广年***

*平乡***

*南□**

****常山国*****

高帝置。建武十三年省真定国，以其县属。*十三城，户九万七千五百，口六十三万一千一百八十四。

****元氏******高邑**故鄙，光武更名。刺史治。有千秋亭、五成陌，光武即位于此矣。****都乡****侯国。有铁。****南行唐****有石臼谷。****房子****赞皇山，济水所出。****平棘****有塞。****栾城*********九门*********灵寿****鞞水出。****蒲吾*********井陘*****

*真定***

*上艾**故属太原。

****中山国*****

高祖置。雒阳北一千四百里。*十三城，户九万七千四百一十二，口六十五万八千一百九十五。 ****卢奴*****

*北平**有铁。*(母)***

*[毋]*极***

*新市**有鲜虞亭，故国，子姓。****望都*********唐****有中人亭，有左人乡。****安国*****

*安□**本安险，章帝更名。

****汉昌****本苦陘，章帝更名。****蠡吾****侯国，故属涿。****上曲阳****故属常山。

恒山在西北。****蒲阴****本曲逆，章帝更名。有阳城。****广昌****故属代郡。

****安平国*****

故信都，高帝置。明帝名乐成，延光元年改。雒阳北二千里。*十三城，户九万一千四百四十，口六十五万五千一百一十八。 ****信都****有绛水、呼沱河。****阜城****故昌城。****南宫*****

*扶柳***

*下博***

*武邑***

*观津*******经****西有漳水，津名薄落津。****堂阳****故属钜鹿。****武遂****故属河闲。****饶阳****故名饶，属涿。有无萋亭。****安平****故属涿。****南深*****

(国)***

*[泽]**

故属涿。 **河闲国**

文帝置，世祖省属信都，和帝永元*(三)**年复故。雒阳北二千五百里。*十一城，户九万三千七百五十四，口六十三万四千四百二十一。

乐成弓高**

*易**故属涿。 **武垣**故属涿。 **中水**故属涿。 **郑**故属涿。 **高阳**故属涿。有葛城。 **文安**故属勃海。 **束州**故属勃海。 **成平**故属勃海。

东平舒故属勃海。

清河国

高帝置。桓帝建和二年改为甘陵。雒阳北千二百八十里。*七城，户十二万三千九百六十四，口七十六万四百一十八。 **甘陵**故厝，安帝更名。 **贝丘**

*东武**

(成)**

*[城]**

郟

*灵**和帝永元九年复。

绎幕

*广川**故属信都。有棘津城。

赵国

秦邯郸郡，高帝改名。雒阳北千一百里。*五城，户三万二千七百一十九，口十八万八千三百八十一。 **邯郸**有丛台。 **易阳****襄国**本邢国，秦为信都，项羽更名。有口台。有苏人亭。 **柏人**

*中丘**

勃海郡

高帝置。雒阳北千六百里。*八城，户十三万二千三百八十九，口百一十万六千五百。 **南皮**

*高城**侯国。 **重合**侯国。 **浮阳**侯国。 **东光****武**

*阳信**延光元年复。 **修**故属信都。

后汉书志第二十一 郡国三 陈留东郡东平任城泰山济北山阳济阴右兖州东海琅邪

彭城广陵下邳右徐州 **陈留郡**

武帝置。雒阳东五百三十里。*十七城，户十七万七千五百二十九，口八十六万九千四百三十三。 **陈留**有鸣鴈亭。 **浚仪**本大梁。

尉氏**雍丘**本口国。 **襄邑**有滑亭。有承匡城。 **外黄**有葵丘聚

，齐桓公会此。城中有曲棘里。有繁阳城。****小黄****东□****济阳****平丘****有临济亭，田儋死此。有匡。有黄池亭。****封丘****有桐牢亭，或曰古虫牢。****酸枣****长垣****侯国。有匡城。有蒲城。有祭城。****己吾****有大棘乡。有首乡。****考城****故菑，章帝更名。故属梁。****圉****故属淮阳。有高阳亭。****扶沟****故属淮阳。

襄元年会鄆，杜预曰县东南有鄆城。

左传僖二十八年鞞人盟宛濮，杜预曰近濮水。

****东郡****

秦置。去雒阳八百余里。***十五城**，户十三万六千八十八，口六十万三千三百九十三。****濮阳****古昆吾国，春秋时曰濮。有咸城，或曰古咸国。有清丘。有鉏城。****燕****本南燕国。有雍乡。有胙城，古胙国。有平阳亭。有瓦亭。有桃城。****白马****有韦乡。****顿丘****东阿****有清亭。****东武阳****湿水出。****范****有秦亭。

****临邑****有*(沛)**[沛]*庙。****博平****

聊城*有夷仪聚。有聂*(戚)**[城]*。****发干****

乐平*侯国。故清，章帝更名。****阳平****侯国。有莘亭。有冈成城。****鞞****公国。本观故国，姚姓，光武更名。有河牧城。有竿城。****谷城****春秋时小谷。有嵩下聚。

“頔在城门外广阳里中。”博物记曰：“桑中在其中。” ****东平国****

故梁，景帝分为济东国，宣帝改。雒阳东九百七十五里。***七城**，户七万九千一十二，口四十四万八千二百七十。

****无盐****本宿国，任姓。有章城。****东平陆****六国时曰平陆。有阚亭。有堂阳亭。****富成****

章*

寿张*春秋曰良，汉曰寿良，光武改曰寿张。有堂聚，故聚属东郡。****须昌****故属东郡。有致密城，古中都。有阳谷城。****宁阳****故属泰山。****任城国****

章帝元和元年，分东平为任城。雒阳东千一百里。***三城**，户三万六千四百四十二，口十九万四千一百五十六。****任城****本任国。有桃聚。

****亢父****樊****

****泰山郡****

高帝置。雒阳东千四百里。***十二城**，户八千九百二十九，口四十三万七千三百一十七。****奉高****有明堂，武帝造。****博****有泰山庙。

岱山在西北。有龟山。有龙乡城。****梁甫****侯国。有菟裘聚。****钜平****侯国。

有亭禅山。有阳关亭。*嬴*有铁。*山茌*侯国。*莱芜*有原山，潘水出。*盖*沂水出。*南武阳*侯国。有颍臾城。

*南城*故属东海。有东阳城。*费*侯国，故属东海。有祈亭。有台亭。*牟*故国。

济北国

和帝永元二年，分泰山置。雒阳东千一百五十里。*五城，户四万五千六百八十九，口二十三万五千八百九十七。

*卢*有平阴城。有防门。有光里。有景兹山。有敖山。

有清亭。有长城至东海。*蛇丘*有遂乡。有下讷亭。有铸乡城。*成*本国。*茌平*本属东郡。*刚*。

杜预曰汶水北地有棘乡。东观书有芳陞山。

山阳郡

故梁，景帝分置。雒阳东八百一十一里。*十城，户十万九千八百九十八，口六十万六千九十一。*昌邑*刺史治。有梁丘城。有甲父亭。

*东缙*春秋时曰缙。*钜野*有大野泽。*高平*侯国。

故橐，章帝更名。有茅乡城。*湖陆*故湖陵，章帝更名。*南平阳*侯国。

有漆亭。有闾丘亭。*方与*有武唐亭，鲁侯观鱼台。有泥母亭，或曰古宁母。*瑕丘*

*金乡****防东*

故顷今在。或云汉昌邑所作，或云秦时。”

济阴郡

故梁，景帝分置。雒阳东八百里。*十一城，户十三万三千七百一十五，口六十五万七千五百五十四。*定陶*本曹国，古陶，尧所居。

有三鬲亭。*冤句*有□枣城。*成阳*有尧顷、灵台，有雷泽。*乘氏*侯国。有泗水。有鹿城乡。*句阳*有垂亭。*鄆城*

*离狐*故属东郡。*廩丘*故属东郡。有高鱼城。有运城。*单父*侯国，故属山阳。*成武*故属山阳。有郟城。*己氏*故属梁。

高帝置。雒阳东千五里。*十三城，户十四万八千七百八十四，口七十万六千四百一十六。*郟*本国，刺史治。*兰陵*有次室亭。

*戚胸*有铁。有伊卢乡。*襄贲*

*昌虑*有蓝乡。*承*

阴平

利城

合

(城)***

*[乡]***

祝其有羽山。春秋时曰祝其，夹谷地。***厚丘****赣榆**本属琅邪，建初五年复。

琅邪国

秦置。建武中省城阳国，以其县属。雒阳东一千五百里。*十三城，户二万八千四百，口五十七万九千六百七十七。

开阳**故属东海，建初五年属。东武***

*琅邪****东莞**有郚亭。有邳乡。有公来山，或曰古浮来。***西海****诸****莒**本国，故属城阳。有铁。有峥嵘谷。***东安**故属城阳。***阳都**故属城阳。有牟台。***临沂**故属东海。有丛亭。***即丘**侯国，故属东海，春秋曰祝丘。***缙**侯国，故属东海。有概亭。***姑幕**越绝曰：“句践徙琅邪，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史记曰秦始皇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传有劳山。

彭城国

高祖置为楚，章帝改。雒阳东千二百二十里。*八城，户八万六千一百七十，口四十九万三千二十七。***彭城**有铁。***武原***

傅阳**有祖水。吕***

留*梧***

菑丘

广戚**故属沛*(国)*。广陵郡***

景帝置为江都，武帝更名。建武中省泗水国，以其县属。雒阳东一千六百四十里。*十一城，户八万三千九百七十七，口四十一万九千九百九十。***广陵**有东陵亭。

江都**有江水祠。高邮***

平安

凌**故属泗水。东阳**故属临淮。有长洲泽，吴王濞太仓在此。***射阳**故属临淮。***盐渎**故属临淮。***舆**侯国，故属临淮。***堂邑**故属临淮。有铁。春秋时曰堂。***海西**故属东海。

下邳国

武帝置为临淮郡，永平十五年更为下邳国。雒阳东千四百里。*十七城，户十三万六千三百八十九，口六十一万一千八十三。***下邳**本属东海。葛峰山，本峰阳山。有铁。***徐**本国。有楼亭，或曰古葵林。***僮**侯国。***睢陵***

下相

淮阴*淮浦***

*盱台***

*高山***

*潘旌***

*淮陵***

*取虑**有蒲姑陂。 **东成***

*曲阳**侯国，故属东海。 **司吾**侯国，故属东海。 **良成**故属东海。春秋时曰良。 **夏丘**故属沛。

后汉书志第二十二 郡国四 济南平原乐安北海东莱齐国右青州南阳南郡江夏零陵

桂阳武陵长沙右荆州九江丹阳庐江会稽吴郡豫章右扬州 **济南国***

故齐，文帝分。雒阳东千八百里。 *十城，户七万八千五百四十四，口四十五万三千三百八。 **东平陵**有铁。有谭城。有天山。 **着***

*于陵****台***

*菅**有赖亭。

土鼓*

*梁邹***

*邹平***

*东朝阳****历城**有铁。有巨里聚。

平原郡*

高帝置。雒阳北一千三百里。 *九城，户十五万五千五百八十八，口百万二千六百五十八。 **平原****高唐**湿水出。 **般***

*鬲**侯国。

夏时有鬲君，灭浞立少康。 **祝阿**春秋时曰祝柯。有野井亭。 **乐陵***

*湿阴***

*安德**侯国。 **厌次**本富平，明帝更名。

乐安国*

高帝西平昌置，为千乘，永元七年更名。雒阳东千五百二十里。

*九城，户七万四千四百，口四十二万四千七十五。 **临济**本狄，安帝更名。 **千乘***

*高苑***

*乐安***

*博昌**有薄姑城。有贝中聚。有时水。 **蓼城**侯国。

利故属齐。 **益**侯国，故属北海。 **寿光**故属北海。有灌亭。

北海国*

景帝置。建武十三年*(有)**[省]*菑川、高密、胶东三国，以其县属。*十八城，户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一，口八十五万三千六百四。 **剧**有纪亭，古纪国。 **营陵**

*平寿**有斟城。有寒亭，古寒国，浞封此。 **都昌****安丘**有渠丘亭。 **淳于**永元九年复。有密乡。 **平昌**侯国，故属琅邪。有葵乡。 **朱虚**侯国，故属琅邪，永初元年属。

东安平故属鰌川。六国时曰安平。有鄗亭。 **高密**侯国。 **昌安**侯国，安帝复。 **夷安**侯国，安帝复。 **胶东**侯国。 **即墨**侯国。有棠乡。 **壮武**安帝复。 **下密**安帝复。 *(拒)**

*[挺]**

观阳

东莱郡

高帝置。雒阳三千一百二十八里。*十三城，户十万四千二百九十七，口四十八万四千三百九十三。

黄**牟平**

*愷**侯国。 **曲成**侯国。 **掖**侯国。有过乡。 **当利**侯国。 **东牟**侯国。 **昌阳**

*卢乡**

*长广**故属琅邪。 **黔陬**侯国，故属琅邪。有介亭。 **葛卢**有尤涉亭。

不

(期)**

*[其]**

侯国，故属琅邪。

齐国

秦置。雒阳东千八百里。*六城，户六万四千四百一十五，口四十九万一千七百六十五。 **临鰌**本齐，刺史治。 **西安**有棘里亭。

有蘧丘里，古渠丘。 **昌国**

*临胸**有三亭，古邾邑。 **广**

*般阳**故属济南。

皇览曰：“吕尚顷在县城南，去县十余里，在齐桓公顷南。菑水南桓公顷西北有晏婴顷。”孟子注曰：“南小山，曰牛山。”博物记曰县西有袁娄。秦置。雒阳南七百里。*三十七城，户五十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四十三万九千六百一十八。 **宛**本申伯国。有南就聚。有瓜里津。有夕阳聚。有东武亭。

冠军邑。 **叶**有长山，曰方城。

有卷城。****新野****有东乡，故新都。有黄邨聚。****章陵****故舂陵，世祖更名。

有上唐乡。****西鄂********雒********鲁阳****有鲁山。有牛兰累亭。****犍****

****堵阳****

****博望****

****舞阴****邑。****比阳****

****复阳****侯国。有杏聚。****平氏****桐柏大复山，淮水出。有宜秋聚。****棘阳****有

蓝乡。有黄淳聚。****湖阳****邑。****随****西有断蛇丘。****育阳****邑。有小长安。

有东阳聚。****涅阳****

****阴****

****鄆****

****邓****有鄆聚。****山都****侯国。****邠****侯国。****穰****

****朝阳********蔡阳****侯国。****安觶****侯国。****筑阳****侯国。有涉都乡。****武当****有

和成聚。****顺阳****侯国，故博山。有须聚。****成都****

****襄乡****

****南乡****

****丹水****故属弘农。

有章密乡。有三户亭。****析****故属弘农，故楚白羽邑。有武关，在县西。有丰乡城。

广又收其实，种之京师，遂处处传植之。”

****南郡****

秦置。雒阳南一千五百里。****十七城****，户十六万二千五百七十，口七十四万七千

六百四。****江陵****有津乡。****巫****西有白帝城。****秭归****本*(归)*国。****中卢****

****侯国****。****编****有蓝口聚。****当阳********华容****侯国。云梦泽在南。****襄阳****有

阿头山。****郢****侯国。有犁丘城。****宜城****侯国。****都****侯国，永平元年复。

****临沮****侯国。有荆山。****枝江****侯国。

本罗国。有丹阳聚。****夷道********夷陵****有荆门，虎牙山。****州陵********很山****故

属武陵。

小儿不知，欲取弄戏，便杀人。或曰，生得者，摘其鼻，厌可小，小便名为木卢。”

****江夏郡****

高帝置。雒阳南千五百里。****十四城****，户五万八千四百三十四，口二十六万五千

四百六十四。****西陵****

****西阳****

****软****侯国。****郾********竟陵****侯国。有郾乡。****立****[有]*章山，本内方。****云**

杜****沙羨****

*邾****下雒****

*蕲春**侯国。 **鄂****平春**侯国。 **南新市**侯国。 **安陆**

零陵郡**

武帝置。雒阳南三千三百里。 *十三城，户二十一万二千二百八十四，口百万一千五百七十八。

泉陵零陵阳朔山，湘水出。 **营道**南有九疑山。 **营浦****泠道****洮阳****

*都梁**有路山。 **夫夷**侯国*(故属长沙)*。 **始安**侯国。 **重安**侯国，故钟武，永建三年更名。 **湘乡****

*昭阳**侯国。 **烝阳**侯国，故属长沙。

桂阳郡**

高帝置。上领山。在雒阳南三千九百里。 *十一城，户十三万五千二十九，口五十万一千四百三。 **郴**有客岭山。 **便****

*耒阳**有铁。 **阴山****

*南平****

*临武****

*桂阳****

*含洫****

*浚阳**有茆领山。 **曲江****汉宁**永和元年置。 **武陵郡****

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雒阳南二千一百里。 *

十二城，户四万六千六百七十二，口二十五万九百一十三。

临沅**汉寿**故索，阳嘉三年更名，刺史治。 **孱陵****零阳****

*沅****沅陵**先有壶头山。 **辰阳****

*酉阳****

*迁陵****

*鐔成****

*沅南**建武二十六年置。 **作唐** **长沙郡****

秦置。雒阳南二千八百里。 *十三城，户二十五万五千八百五十四，口百五万九千三百七十二。 **临湘****

*攸****

*茶陵****

*安城****

*酃****湘南**侯国。衡山在东南。 **连道****昭陵****

*益阳****下隼***

*罗****醴陵****容陵**

“县西南母山，周回四百里。”

遥望衡山如阵云，沿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复见。”

俗传云有金人以杖撞地，辄便成井。”

九江郡*

秦置。雒阳东一千五百里。*十四城，户八万九千四百三十六，口四十三万二千四百二十六。

阴陵*

*寿春****浚遒****成德***

*西曲阳***

*合肥**侯国。*历阳**侯国，刺史治。*当涂**有马丘聚，徐凤反于此。*全椒***

*钟离**侯国。*阜陵****下蔡**故属沛。*平阿**故属沛。有涂山。*义成**故属沛。

丹阳郡*

秦鄣郡，武帝更名。雒阳东二千一百六十里。建安十三年，孙权分新都郡。*十六城，户十三万六千五百一十八，口六十三万五千四百四十五。 **宛陵***

*溧阳***

*丹阳***

*故鄣****于潜***

*泾***

*歙****黟****陵阳****芜湖**中江在西。*秣陵**南有牛渚。*湖熟**侯国。

句容*

*江乘***

*春谷***

*石城**

庐江郡*

文帝分淮南置。建武十年省六安国，以其县属。雒阳东一千七百里。*十四城，户十万一千三百九十二，口四十二万四千六百八十三。 **舒**有桐乡。*雩娄**侯国。*寻阳**南有九江，东合为大江。*潜****临湖**侯国。*龙舒**侯国。*襄安***

*皖**有铁。*居巢**侯国。*六安**国。*蓼**侯国。*安丰**有大别山。

阳泉侯国。*安风**侯国。西南中石门前有双阙，壁立千余仞，而瀑布流

焉。其中鸟兽草木之美，灵药芳林之奇，所称名代。”豫章旧志：“匡俗字君平，夏禹之苗裔也。”

会稽郡

秦置。本治吴，立郡吴，乃移山阴。雒阳东三千八百里。*十四城，户十二万三千九十，口四十八万一千一百九十六。 **山阴**会稽山在南，上有禹頊。有浙江。 **鄞**乌伤****诸暨****余暨****太末****上虞****剡**

*余姚**

*句章****鄞**

*章安**故*(治)**[冶]*，闽越地，光武更名。 **永宁**永和三年以章安县东瓠乡为县。 **东部**侯国。

吴郡

顺帝分会稽置。雒阳东三千二百里。*十三城，户十六万四千一百六十四，口七十万七百八十二。 **吴**本国。震泽在西，后名具区泽。

海盐**乌程****余杭****毗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

丹徒**曲阿**

*由拳****安****富春**

*阳羨**邑。 **无锡**侯国。 **娄**

豫章郡

高帝置。雒阳南二千七百里。*二十一城，户四十万六千四百九十六，口百六十六万八千九百六。

上蔡民分徙此地，立名上蔡。”

南昌**建城****新淦**

*宜春**

*庐陵****赣**有豫章水。 **雩都**

*南野**有台领山。 **南城**

*鄱阳**有鄱水。黄金采。 **历陵**有傅易山。 **余汗**

*鄡阳**

*彭泽**彭蠡泽在西。 **柴桑**

*艾****海口**侯国。 **平都**侯国，故安平。 **石阳**

*临汝**永元八年置。 **建昌**永元十六年分海口置。

后汉书志第二十三 郡国五 汉中巴郡广汉蜀郡犍为牂牁越嶲益州永昌广汉属国蜀

郡属国犍为属国右益州陇西汉阳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右凉州上党太原上郡西河五原云中定襄鴈门朔方右并州涿郡广阳

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玄菟乐浪辽东属国右幽州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右交州 ****汉中郡****

秦置。雒阳西千九百九十里。*九城，户五万七千三百四十四，口二十六万七千四百二。 ****南郑********成固****妨墟在西北。 ****西城********驩中********沔阳****有铁。

****安阳****

*锡*有锡，春秋时曰锡穴。

****上庸****本庸国。 ****房陵**** ****巴郡****

秦置。雒阳西三千七百里。*十四城，户三十一万六千九十一，口百八万六千四十九。

“有泽水，民谓神龙，不可鸣鼓其傍，即使大雨。”蜀都赋曰：“潜龙蟠于沮泽，应鸣鼓而兴雨。”

****江州********宕渠****有铁。 ****胸忍********阆中********鱼复****扞水有扞关。 ****临江********枳********涪陵****出丹****垫江****

****安汉****

****平都********充国****永元二年分阆中置。 ****宣汉********汉昌****永元中置。 ****广汉郡****

高帝置。雒阳西三千里。*十一城，户十三万九千八百六十五，口五十万九千四百三十八。 ****雒****

(州)*刺史治。 ****新都********挠竹********什邡****

****涪********梓潼********白水********葭萌********郫****

*广汉*有沈水。 ****德阳**** ****蜀郡****

秦置。雒阳西三千一百里。*十一城，户三十万四百五十二，口百三十五万四百七十六。

****成都********郫****

****江原****

****繁****

*广都******临邛****有铁。 ****湔氐道****岷山在西徼外。 ****汶江道********八陵****

****广柔********挠麈道****

蜀都赋注曰：“岷山特多药，其椒特多好者，绝异于天下之好者。” ****犍为郡****

武帝置。雒阳西三千二百七十里。刘璋分立江阳郡。*九城，户十三万七千七百一十三，口四十一万一千三百七十八。

****武阳****有彭亡聚。 ****资中****

****牛鞞****

*南安**有鱼*(泣)**[涪]*津。 **熨道****江阳***(荷)***

*[符]*节***

*南广***

*汉安**

“县西百里有牙门山。”华阳国志曰：“县西有熊耳峡，南有峨眉山，去县八十余里。”

牂牁郡*

武帝置。赧阳西五千七百里。*十六城，户三万一千五百二十三，口二十六万七千二百五十三。 **故且兰****平夷***

*警****毋敛***

*谈指**出丹。 **夜郎**出雄黄、雌黄。 **同并***

*谈炤***

*漏江***

*毋单***

*宛温****罽封****漏卧***

*句町****进乘***

*西随**

越巂郡*

武帝置。赧阳西四千八百里。*十四城，户十三万一百二十，口六十二万三千四百一十八。 **邛都**南山出铜。 **遂久****灵关道****台登**出铁。 **青蛉

有禺同山，俗谓有金马碧鸡。 **卑水**三缝****会无**出铁。 **定葆

****阐****苏□***

*大葆***

*葆秦***

*姑复**

*(元)**[天]*马日行千里。县有*(元)**[天]*马祠。民居家马牧山下，或产骏驹，云*(元)**[天]*马子也。今*(其)*有*(元)**[天]*马径，厥谿存焉。河中有铜船，今在，祠以羊可取也。河中见*(子)**[存]*。土地特产好*(鬻)**[犀]*牛。东山出青碧。” **益州郡***

武帝置。故滇王国。雒阳西五千六百里。诸葛亮表有耽文山、泽山、司弥瘞山、娄山、辟龙山，此等并皆未详所在县。*十七城，户二万九千三十六，口十一万八百二。

滇池出铁。有池泽。北有黑水祠。 **胜休****俞元**装山出铜。 **律高**石室山出锡。 鐏町山出银、铅。 **賁古**采山出铜、锡。

羊山出银、铅。*(母掇)***

*[母掇]***

建伶*

*谷昌***

*牧靡****味***

*昆泽***

*同濑****同劳***

*双柏**出银。*连然***

*栢栋****秦臧**

永昌郡*

明帝永平*[十]*二年分益州置。雒阳西七千二百六十里。*

八城，户二十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七，口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四十四。

不韦出铁。*嵩唐****比苏***

*牒榆****邪龙***

*云南****哀牢**永平中置，故牢王国。*博南**永平中置。南界出金。其方人夜然火伺取，无噉不食者以为义鸟，则不取也。俗言凤皇死于此山，故觶鸟来吊。”地道记有泽，在县东。

有光珠穴。”广志曰：“有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四五八九尺，大者如斛，削去外皮，中成虎魄如升，初如桃胶凝坚成也。”

广汉属国*

*(都尉)*故北部都尉，属*(蜀)**[广汉]*郡，安帝时以为属国都尉，别领三城。*户三万七千一百一十，口二十万五千六百五十二。*阴平道***

*甸氏道****刚氏道**

蜀郡属国*

故属西部都尉，延光元年以为属国都尉，别领四城。*户十一万一千五百六十八，口四十七万五千六百二十九。*汉嘉**故青衣，阳嘉二年改。有蒙山。*严道**有邛樊九折腴者，邛*(刻)**[邛]*置。*徙****旄牛**

犍为属国*

故郡南部都尉，永初元年以为属国都尉，别领二城。*户七千九百三十八，口三万七千一百八十七。

朱提山出银、铜。*汉阳**

南中志曰：“旧有银窟数处。”诸葛亮书云：“汉嘉金，朱提银，采之不足以自食。”

陇西郡*

秦置。雒阳西二千二百二十里。*十一城，户五千六百二十八，口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七。 **狄道***

*安故***

*氐道**养水出此。 **首阳**有鸟鼠同穴山，渭水出。 **大夏***

*襄武**有五鸡聚。 **临洮**有西顷山。 **枹罕**故属金城。 **白石**故属金城。 **鄯***

*河关**故属金城。积石山在西南，河水出。

穴地入三四尺，鼠在内，鸟在外。”孔安国尚书传曰：“共为雌雄。”张氏地理记云不为牝牡。山海经曰：“山多白虎、白玉。”

汉阳郡*

武帝置，为天水，永平十七年更名。在雒阳西二千里。*十三城，户二万七千四百二十三，口十三万一百三十八。

冀有朱圉山。有緄鞮山。有雒门聚。 **望恒***

*阿阳***

*略阳**有街泉亭。 **勇士***

*成纪****陇***

(州)*刺史治。有大脰名陇坻。獬坻聚有秦亭。 **獬道****兰干***

*平襄***

*显亲***

*上邽**故属陇西。 **西**故属陇西。有幡岷山，西汉水。 **武都郡***

武帝置。雒阳西一千九百六十里。*七城，户二万一百二，口八万一千七百二十八。 **下辨****武都道****上禄***

*故道****河池****沮**沔水出东狼谷。 **羌道** **金城郡***

昭帝置。雒阳西二千八百里。*十城，户三千八百五十八，口万八千九百四十七。

允吾**浩亶****令居***

*枝阳***

*金城***

*榆中***

*临羌**有昆仑山。 **破羌***

*安夷***

*允街**

安定郡*

武帝置。雒阳西千七百里。*八城，户六千九十四，口二万九千六十。 **临泾

****高平**有第一城。朝那****乌枝**有瓦亭，出薄落谷。三水****阴盘
****彭阳**
*鹑觚**故属北地。 “泾水出县西*(丹)**[口]*头山，入渭。”
北地郡
秦置。雒阳西千一百里。*六城，户三千一百二十二，口万八千六百三十七。
富平
*泥阳**有五柞亭。*弋居**有铁。廉****参口**故属安定。灵州**
武威郡
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置。雒阳西三千五百里。*十四城，户万四十二，口三万
四千二百二十六。姑臧****张掖**
*武威**
*休屠**
*揜次**
*鸾鸟**
*朴口**
*媪围**
*宣威****仓松****口阴**故属安定。*租厉**故属安定。*显美**故属张掖。
*左骑**千人官。
张掖郡
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置。雒阳西四千二百里。献帝分置西郡。
*八城，户六千五百五十二，口二万六千四十。 槃得**
*昭武**
*删丹**弱水出。*氐池**
*屋兰**
*日勒**
*骊靬**
*番和** **酒泉郡**
武帝置。雒阳西四千七百里。*九城，户万二千七百六。 福祿**
*表氏**
*乐涇**
*玉门**
*会水**
*沙头**
*安弥**故曰*(缓)**

*[绥]*弥。***

*干齐***

*延寿**

****敦煌郡*****

武帝置。雒阳西五千里。*六城，户七百四十八，口二万九千一百七十。

****敦煌**古瓜州，出美瓜。****冥安*****

*效谷***

*拼泉***

*广至***

*龙勒**有玉门关。

****张掖属国*****

武帝置属国都尉，以主蛮夷降者。安帝时，别领五城。*户四千六百五十六，口万六千九百五十二。****候官***

*左骑***

*千人***

*司马官***

*千人官。****张掖居延属国***

故郡都尉，安帝别领一*(郡)**[城]*。*户一千五百六十，口四千七百三十三。

****居延**有居延泽，古流沙。****上党郡*****

秦置。雒阳北千五百里。*十三城，户二万六千二百二十二，口十二万七千四百三。****长子****屯留**绛水出。****铜鞮****沾****涅**有阙与聚。****襄****

*垣****壶关**有黎亭，故黎国。****兹氏**有长平亭。****高都****潞**本国。

****猗氏****阳阿**侯国。****谷远****

又东北八十里有黎城，临壶口关，至建安十一年，从汹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梁，以通于海。”

****太原郡*****

秦置。*十六城，户三万九百二，口二十万一百二十四。****晋阳**本唐国。有龙山，晋水所出。刺史治。****界休**有界山，有挠上聚。有千亩聚。****榆次

****有凿壶。****中都****于离*****

*兹氏***

*狼孟***

****郛****孟****平陶*****

*京陵**春秋时九京。****阳曲***

*大陵**有铁。****祁***

*虑虬***

*阳邑**有箕城。

上郡*

秦置。*十城，户五千一百六十九，口二万八千五百九十九。 **肤施***

*白土***

*漆垣***

*奢延***

*雕阴***

*栎林***

*定阳***

*高奴***

*龟兹属国****候官** **西河郡***

武帝置。雒阳北千二百里也。*十三城，户五千六百九十八，口二万八百三十八。
。 **离石***

*平定***

*美稷***

*乐街***

*中阳***

*噉狼***

*平周***

*平陆***

*益兰***

*圜阴***

*菑***

*圜阳***

*广衍** **五原郡***

秦置为九原，武帝更名。*十城，户四千六百六十七，口二万二千九百五十七。

九原*

*五原***

*临沃***

(父)***

*[文]*国***

河(除)**[阴]***

武都*

*宜梁***

*曼柏****成宜***

*西安阳**北有阴山。

云中郡*

秦置。*十一城，户五千三百五十一，口二万六千四百三十。 **云中***

*咸阳***

*箕陵***

*沙陵***

*沙南****北舆***

*武泉***

*原阳***

*定襄**故属定襄。 **成乐**故属定襄。 **武进**故属定襄。

定襄郡*

高帝置。*五城，户三千一百五十三，口万三千五百七十一。 **善无**故属鴈门。 **桐过***

*武成***

*骆***

*中陵**故属鴈门。

鴈门郡*

秦置。雒阳北千五百里。*十四城，户三万一千八百六十二，口二十四万九千。

阴馆**繁峙***

*楼烦***

*武州****汪陶***

*剧阳***

*崞***

*平城****埽***

*马邑****卤城**故属代郡。 **广武**故属太原。有夏屋山。 **原平**故属太原。 **强阴**

郭彙曰即鴈门山。山海经曰，鴈门山者，鴈飞出于其闲。

郭彙曰，今呼沱河*[出]*县武夫山。周礼：“并州，其川呼沱。”魏志曰：“建安十年凿渠自呼沱入汾，名平虏渠。”

朔方郡*

武帝置。*六城，户千九百八十七，口七千八百四十三。 **临戎***

*三封***

*朔方***

*沃野***

*广牧***

*大城**故属西河。

****涿郡*****

高帝置。雒阳东北千八百里。*七城，户十万二千二百一十八，口六十三万三千七百五十四。 ****涿*****

*乃**侯国。***故安****易水出，雹水出。***范阳****侯国。***良乡*****

*北***

新城*有汾水门。***方城****故属广阳。有临乡。有督[亢]亭。

****广阳郡*****

高帝置，为燕国，昭帝更名为郡。*世祖省并上谷，永*(平)**[元]*八年复。五城，户四万四千五百五十，口二十八万六百。 ****蓟**本燕国。刺史治。***广阳*******

昌平*故属上谷。***军都****故属上谷。***安次****故属勃海。

****代郡*****

秦置。雒阳东北二千五百里。*十一城，户二万一百二十三，口十二万六千一百八十八。

****高柳*****

桑干**

道人**

当城**

马城**

班氏**

豨氏**

北平邑*永元八年复。***东安阳*****

平舒**

代*

****上谷郡*****

秦置。雒阳东北三千二百里。*八城，户万三百五十二，口五万一千二百四。

****沮阳**潘永元十一年复。***□*******

广□**

居庸**

碓瞽**

*涿鹿****下落**

渔阳郡

秦置。雒阳东北二千里。*九城，户六万八千四百五十六，口四十三万五千七百四十。 **渔阳**有铁。 **狐奴**

*潞**

*雍奴**

*泉州**有铁。 **平谷**

*安乐**

*倮奚****犷平** **右北平郡**

秦置。雒阳东北二千三百里。*四城，户九千一百七十，口五万三千四百七十五。 **土垠**

*徐无**

*俊靡**

*无终** **辽西郡**

秦置。雒阳东北三千三百里。*五城，户万四千一百五十，口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 **阳乐**

*海阳**

*令支**有孤竹城。 **肥如**

*临渝**

水经曰在县南。郭璞曰：“或曰在右北平骊*(城)**[成]*县海边山也。”

辽东郡

秦置。雒阳东北三千六百里。*十一城，户六万四千一百五十八，口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

襄平

*新昌**

*无虑**

*望平**

*候城**

*安市**

*平郭**有铁。 **西安平****汶**

*番汗**

*沓氏**

玄菟郡

武帝置。雒阳东北四千里。*六城，户一千五百九十四，口四万三千一百六十三

。 **高句骊**辽山，辽水出。 **西盖*(鸟)**[马]**

上殷台

*高显**故属辽东。 **候城**故属辽东。 **辽阳**故属辽东。

辽山，小辽水所出。”

乐浪郡

武帝置。赭阳东北五千里。 *十八城，户六万一千四百九十二，口二十五万七千五十。

朝鲜

*□邯**

*溟水**

*含资**

*占蝉**

*遂城**

*增地**

*带方**

*驷望**

*海冥**

*列口****长岑**

*屯有**

*昭明**

*镂方**

*提奚**

*浑弥**

*乐都**

辽东属国

故邯乡，西部都尉，安帝时以为属国都尉，别领六城。 *雒阳东北三千二百六十里。 **昌辽**故天辽，属辽西。 **宾徒**故属辽西。

徒河故属辽西。 **无虑**有医无虑山。 **险渎****房**

武帝置。雒阳南七千一百里。 *七城，户七万一千四百七十七，口二十五万二百八十二。 **番禺****博罗****中宿**

*龙川**

*四会**

*揭阳**

*增城**有劳领山。

****苍梧郡****

武帝置。雒阳南六千四百一十里。*十一城，户十一万一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十六万六千九百七十五。 ****广信****谢沐****

高要*

封阳*

临贺*

端溪*

冯乘*

富川*

荔浦*猛陵****鄣平** ****郁林郡******

秦桂林郡，武帝更名。雒阳南六千五百里。*十一城。 ****布山****

安广*

阿林*

广郁*

中溜*

桂林*

潭中*

临尘*

定周*

增食*

领方** *合浦郡******

武帝置。雒阳南九千一百九十一里。*五城，户二万三千一百二十一，口八万六千六百一十七。 ****合浦****

徐闻*高凉****临元****

朱崖*

****交趾郡****

武帝置，即安阳王国。雒阳南万一千里。*十二城。

****龙编****羸□***(定)****

安*[定]**

****苟漏****麓泠****

曲阳*

北带*

稽徐*

西于*

朱倭**

***封溪**建武十九年置。 **望海**建武十九年置。**

****九真郡*****

武帝置。雒阳南万一千五百八十里。***五城，户四万六千五百一十三，口二十万九千八百九十四。 **胥浦*****

居风*咸欢*****

无功**

无编*

****日南郡*****

秦象郡，武帝更名。雒阳南万三千四百里。***五城，户万八千二百六十三，口十万六千七百七十六。 **西卷*****

朱吾*卢容****象林****比景****

汉书地理志承秦三十六郡，县邑数百，后稍分析，至于孝平，凡郡、国百三，县、邑、道、侯国千五百八十七。世祖中兴，惟官多役烦，乃命并合，省郡、国十，县、邑、道、侯国四百余所。至明帝置郡一，章帝置郡、国二，和帝置三，安帝又命属国别领比郡者六，又所省县渐复分置，至于孝顺，凡郡、国百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民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

‘今边无人而设长吏治之，难如春秋素王矣。’乃建立三营，屯田殖谷，弛刑谪徒以充实之。”

赞曰：觭安后载，政洽区分；侯罢守列，民无常君。称号迁隔，封割纠纷；略存减益，多证前闻。

后汉书志第二十四 百官一 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将军

汉之初兴，承继大乱，兵不及戢，法度草创，略依秦制，后嗣因循。至景帝，感吴楚之难，始抑损诸侯王。及至武帝，多所改作，然而奢广，民用匱乏。世祖中兴，务从节约，并官省职，费减亿计，所以补复残缺，及身未改，而四海从风，中国安乐者也。

昔周公作周官，分职着明，法度相持，王室虽微，犹能久存。今其遗书，所以观周室牧民之德既至，又其有益来事之范，殆未有所穷也。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诸文偶说，较略不究。唯班固着百官公卿表，记汉承秦置官本末，讫于王莽，差有条贯；然皆孝武奢广之事，又职分未悉。世祖节约之制，宜为常宪，故依其官簿，粗注职分，以为百官志。凡置官之本，及中兴所省，无因复见者，既在汉书百官表，不复悉载。

，皆随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阁，无记录者，久令二代之业，闇而不彰。诚宜撰

次，依拟周礼，定位分职，各有条序，令人无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刘君甚然其言，与邑子通人郎中张平子参议未定，而刘君迁为宗正、卫尉，平子为尚书郎、太史令，各务其职，未暇恤也。至顺帝时，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周官解说，乃欲以*(汉)**[渐]*次述汉事，会复迁河闲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独不易矣。既感斯言，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略道公卿外内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明，足以知旧制仪品。盖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为作诂解，各随其下，缀续后事，令世施行，庶明厥旨，广前后愤盈之念，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焉。”

太傅，上公一人。本注曰：掌以善导，无常职。世祖以卓茂为太傅，薨，因省。其后每帝初即位，辄置太傅录尚书事，薨，辄省。

太尉，公一人。本注曰：掌四方兵事功课，岁尽即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掌亚献；大丧则告谥南郊。凡国有大造大疑，则与司徒、司空通而论之。国有过事，则与二公通谏争之。世祖即位，为大司马。建武二十七年，改为太尉。

纬候觴书，宗贵神诡，出没隐显，动挟诞怪。该核阴阳，徼迎起伏，或有先征，时能后验，故守寄构思，杂称晓辅，通儒达好，时略文滞。公输、益州，具于张衡之诘；无口汉辅，炳乎尹敏之讽。图讖纷伪，其俗多矣。太尉官实司天，虞舜作宰，璇衡赋政，将是据后位以书前，非唐官之实号乎？太尉所职，即舜所掌，遂以同掌追称太尉，乃中候之妄，盖非官之为谬。康成渊博，自注中候，裁及注礼而忘舜位，岂其实哉！此是不发讥于中候，而正之于月令也。广微之诮，未探硕意。说苑曰“当尧之时，舜为司徒”。新论曰“昔尧试于大麓者，领录天子事，如今尚书官矣”。古史考曰“舜居百揆，总领百事”。说者以百揆尧初别置，于周更名嵎宰，斯其然矣。

汉官仪曰：“张衡云：‘明帝以*[为]*司马、司空府*[已荣]*，欲*(复)*更*[治]*太尉府。时公赵□也。西曹掾安觴郑均，素好名节，以为朝廷新造北宫，整饬官寺，旱魃为虐，民不堪命，曾无殷汤六事，周宣云汉之辞。今府本馆陶公主第舍，员职既少，自足相受。□表陈之，即*[见]*听许。其冬，*[帝]*临辟雍，历二府，光观壮丽，而太尉*[府]*独卑陋*(云)*。显宗东顾叹息曰：“椎牛纵酒，勿令乞儿为宰。”时□子世为侍中，驂乘，归具白之，□以为恨，频谴责均，均自劾去，道发病亡。’”古今注曰“永平十五年，更作太尉、司徒、司空府开阳城门内”，与此不同。”臣昭案：刘虞为大司马，而与太尉并置焉。

长史一人，千石。本注曰：署诸曹事。

掾史属二十四人。本注曰：汉旧注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属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汉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则为百石属。其后皆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云。西曹主府史署用。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户曹主民户、祠祀、农桑。奏曹主奏议事。辞曹主辞讼事。法曹主邮驿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转运事。贼曹主盗贼事。决曹主罪法事。

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货币、盐、铁事。仓曹主仓谷事。黄合主簿录省觴事。

令史及御属二十三人。本注曰：汉旧注公令史百石，自中兴以后，注不说石数。

御属主为公御。合下令史主合下威仪事。记室令史主上章表报书记。门令史主府门。其余令史，各典曹文书。

司徒，公一人。本注曰：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逊顺、谦俭，养生送死之事，则议其制，建其度。凡四方民事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掌省牲视濯，大丧则掌奉安梓宫。凡国有大疑大事，与太尉同。世祖即位，为大司徒，建武二十七年，去“大”。

周礼有外朝，干宝注曰：“礼，司徒府中有百官朝会殿，天子与丞相决大事，是外朝之存者。”

治狱决讼，务得其中。明诏忧百姓困于衣食，二千石帅劝农桑，思称厚恩，有以赈赡之，无烦挠夺民时。今日公卿以下，务饬俭恪，奢侈过制度以益甚，二千石身帅有以化之。民冗食者请谨以法，养视疾病，致医药务治之。诏书无饰厨养，至今未变，又更过度，甚不称。归告二千石，务省约如法。且案不改者，长吏以*[闻]*。官寺乡亭漏败，墙垣阨坏不治，无办护者，不胜任，先自劾不应法。归告二千石听。’十年，更名相国。”案献帝方，董卓自太尉进为相国，而司徒不省。及建安末，曹公为丞相，郗虑为御史大夫，则罢三公官。荀绰晋百官表注曰：“汉丞相府门无兰，不设铃，不警鼓，言其深大阔远，无节限也。”

长史一人，千石。掾属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属三十六人。本注曰：世祖即位，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丞相府，助督录诸州，建武十八年省也。

司空，公一人。本注曰：掌水土事。凡营城起邑、浚沟洫、修坟防之事，则议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掌扫除乐器，大丧则掌将校复土。凡国有大造大疑，谏争，与太尉同。世祖即位，为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

山陵崩阨，川谷不通，五谷不植，草木不茂，则责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国多盗贼，民怨其上，则责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职，忧其分，举其辨，明

其得，此之谓三公之事。”

属长史一人，千石。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属四十二人。

将军，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

初，武帝以卫青数征伐有功，以为大将军，欲尊宠之。以古尊官唯有三公，皆将军始自秦、晋，以为卿号，故置大司马官号以冠之。其后霍光、王凤等皆然。

成帝绥和元年，赐大司马印绶，罢将军官。世祖中兴，吴汉以大将军为大司马，景丹为骠骑大将军，位在公下，及前、后、左、右杂号将军觶多，皆主征伐，事讫皆罢。明帝初即位，以弟东平王苍有贤才，以为骠骑将军；以王故，位在公上，数年后罢。章帝即位，西羌反，故以舅马防行车骑将军征之，还后罢。和帝即位，以舅窦宪为车骑将军，征匈奴，位在公下；还复有功，迁大将军，位在公上；复征西羌，还免官，罢。安帝即位，西羌寇乱，复以舅邓骘为车骑将军征之，还迁大将军，位如宪，数年复罢。自安帝政治衰缺，始以嫡舅耿种为大将军，常在京都。顺帝即位，又以皇后父、兄、弟相继为大将军，如三公焉。

长史、司马皆一人，千石。本注曰：司马主兵，如太尉。从事中郎二人，六百石。本注曰：职参谋议。掾属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属三十一人。

本注曰：此皆府员职也。又赐官骑三十人，及鼓吹。

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纯)**[屯]*，*(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军司马一人。又有军假司马、假候，皆为副贰。其别营领属为别部司马，其兵多少各随时宜。门有门候。其余将军，置以征伐，无员职，亦有部曲、司马、军候以领兵。其职吏部集各一人，总知营事。兵曹掾史主兵事器械。禀假掾史主禀假禁司。又置外刺、刺奸，主罪法。

明帝初置度辽将军，以卫南单于觶新降有二心者，后数有不安，遂为常守。

后汉书志第二十五 百官二 太常光禄勋詹尉太仆廷尉大鸿胪

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礼仪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礼仪；

及行事，常赞天子。每选试博士，奏其能否。大射、养老、大丧，皆奏其礼仪。每月前晦，察行陵庙。丞一人，比千石。本注曰：掌凡行礼及祭祀小事，总署曹事。其署曹掾史，随事为员，诸卿皆然。

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丞一人

。明堂及灵台丞一人，二百石。本注曰：二丞，掌守明堂、灵台。灵台掌候日月星气，皆属太史。

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仆射，中兴转为祭酒。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

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严、颜氏。掌教弟子。国有疑事，掌承问对。本四百石，宣帝增秩。

太祝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凡国祭祀，掌读祝，及迎送神。丞一人。

本注曰：掌祝小神事。

太宰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宰工鼎俎饌具之物。凡国祭祀，掌陈饌具。丞一人。

大*(子)**[予]*乐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伎乐。凡国祭祀，掌请奏乐，及大飨用乐，掌其陈序。丞一人。

高庙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守庙，掌案行扫除。无丞。

世祖庙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如高庙。

先帝陵，每陵园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守陵园，案行扫除。丞及校长各一人。本注曰：校长，主兵戎盗贼事。

先帝陵，每陵食官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望晦时节祭祀。

右属太常。本注曰：有祠祀令一人，后转属少府。有太卜令，六百石，后省并太史。

中兴以来，省前凡十官。

光禄勋，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辇宫殿门户，典谒署郎更直执戟，宿辇门户，考其德行而进退之。郊祀之事，掌三献。丞一人，比千石。

五官中郎将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五官郎。五官中郎，比六百石。

本注曰：无员。五官侍郎，比四百石。本注曰：无员。五官郎中，比三百石。

本注曰：无员。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辇诸殿门，出充车骑。唯议郎不在直中。左中郎将，比二千石。本注曰：主左署郎。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皆无员。

右中郎将，比二千石。本注曰：主右署郎。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

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皆无员。

虎贲中郎将，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虎贲宿辇。左右仆射、左右陞长各一人，比六百石。本注曰：仆射，主虎贲郎习射。陞长，主直虎贲，朝会在殿中。

虎贲中郎，比六百石。虎贲侍郎，比四百石。虎贲郎中，比三百石。

节从虎贲，比二百石。本注曰：皆无员。掌宿辇侍从。自节从虎贲久者转迁

，才能差高至中郎。

羽林中郎将，比二千石。本注曰：主羽林郎。羽林郎，此三百石。本注曰：无员。掌宿卫侍从。常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补。

本武帝以便马从猎，还宿殿陛岩下室中，故号岩郎。

羽林左监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羽林左骑。丞一人。

羽林右监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羽林右骑。丞一人。

奉车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无员。掌御乘舆车。

驸马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无员。掌驸马。

骑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无员。本监羽林骑。

光禄大夫，比二千石。本注曰：无员。凡大夫、议郎皆掌顾问应对，无常事，唯诏令所使。凡诸国嗣之丧，则光禄大夫掌吊。

太中大夫，千石。本注曰：无员。

中散大夫，六百石。本注曰：无员。

谏议大夫，六百石。本注曰：无员。

议郎，六百石。本注曰：无员。

谒者仆射一人，比千石。本注曰：为谒者台率，主谒者，天子出，奉引。古重习武，有主射以督录之，故曰仆射。常侍谒者五人，比六百石。本注曰：主殿上时节威仪。谒者三十人。其给事谒者，四百石。其灌谒者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掌宾赞受事，及上章报问。将、大夫以下之丧，掌使吊。本员七十人，中兴但三十人。初为灌谒者，满岁为给事谒者。

i右属光禄勋。本注曰：职属光禄者，自五官将至羽林右监，凡七署。自奉车都尉至谒者，以文属焉。旧有左右曹，秩以二千石，上殿中，主受尚书奏事，平省之。世祖省，使小黄门郎受事，车驾出，给黄门郎兼。有请室令，车驾出，在前请所幸，徼车迎白，示重慎。中兴但以郎兼，事讫罢，又省车、户、骑凡三将，及羽林令。

辇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宫门辇士，宫中徼循事。丞一人，比千石。

公车司马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宫南阙门，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丞、尉各一人。本注曰：丞选晓讳，掌知非法。尉主阙门兵禁，戒非常。

南宫辇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南宫辇士。丞一人。

北宫辇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北宫辇士。丞一人。

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口戟士，徼循宫，及天子有所收考。

丞各一人。

宫掖门，每门司马一人，比千石。本注曰：南宫南屯司马，主平城门；*(北)*宫门苍龙司马，主东门；玄武司马，主玄武门；北屯司马，主北门；北宫朱爵司马，主南掖门；东明司马，主东门；朔平司马，主北门：凡七门。凡居宫中者，皆有口籍于门之所属。宫名两字，为铁印文符，案省符乃内之。若外人以事当入，本*(宫)**[官]*长史为封柴传；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

i右属鞞尉。本注曰：中兴省旅贲令，鞞士一人丞。

太仆，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车马。天子每出，奏驾上卤簿用；大驾则执馭。丞一人，比千石。

考工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及主织绶诸杂工。左右丞各一人。

车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輿诸车。丞一人。

未央厩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輿及厩中诸马。长乐厩丞一人。

i右属太仆。本注曰：旧有六厩，皆六百石令，中兴省约，但置一厩。

后置左骏令、厩，别主乘輿御马，后或并省。又有牧师苑，皆令官，主养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兴皆省，唯汉阳有流马苑，但以羽林郎监领。

廷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平狱，奏当所应。凡郡国讞疑罪，皆处当以报。正、左监各一人。左平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平决诏狱。右属廷尉。本注曰：孝武帝以下，置中都官狱二十六所，各令长名世祖中兴皆省，唯廷尉及雒阳有诏狱。

大鸿胪，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诸侯及四方归义蛮夷。其郊庙行礼，赞导，请行事，既可，以命鬻司。诸王入朝，当郊迎，典其礼仪。及郡国上计，匡四方来，亦属焉。皇子拜王，赞授印绶。及拜诸侯、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台下鸿胪召拜之。王薨则使吊之，及拜王嗣。丞一人，比千石。

况今四海之大，而*(百)**[可]*无乎？”和帝嘉纳其言，即创业焉大行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诸郎。丞一人。治礼郎四十七人。

右属大鸿胪。本注曰：承秦有典属国，别主四方夷狄朝贡侍子，成帝时省并大鸿胪。

中兴省驿官、别火二令、丞，及郡邸长、丞，但令郎治郡邸。

后汉书志第二十六 百官三 宗正大司农少府

宗正，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当髡以上，先上诸宗正，宗正以闻，乃报决。

丞一人，比千石。

，六人骑吏，二人法家，十八人学事，一人官医。”

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本注曰：其余属吏增减无常。

，从官二人。”东观书曰：“其主薨无子，置傅一人守其家。”

右属宗正。本注曰：中兴省都司空令、丞。

大司农，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丞一人，比千石。部丞一人，六百石。本注曰：部丞主帑藏。

太仓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受郡国传漕谷。丞一人。

平准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知物贾，主练染，作采色。丞一人。

导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舂御米，及作干糒。导，择也。丞一人。

c右属大司农。本注曰：郡国盐官、铁官本属司农，中兴皆属郡县。又有廩牺令，六百石，掌祭祀牺牲鴈鹜之属。及雒阳市长、荥阳敖仓官，中兴皆属河南尹。

余均输等皆省。

少府，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

丞一人，比千石。

太医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诸医。药丞、方丞各一人。本注曰：药丞主药。方丞主药方。

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御饮食。左丞、甘丞、汤官丞、果丞各一人。本注曰：左丞主饮食。甘丞主膳具。汤官丞主酒。果丞主果。

守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丞一人。

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苑中禽兽。颇有民居，皆主之。捕得其兽送太官。丞、尉各一人。

侍中，比二千石。本注曰：无员。掌侍左右，赞导觴事，顾问应对。法驾出，则多识者一人参乘，余皆骑在乘輿车后。本有仆射一人，中兴转为祭酒，或置或否。

中常侍，千石。本注曰：宦者，无员。后增秩比二千石。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导内觴事，顾问应对给事。

黄门侍郎，六百石。本注曰：无员。掌侍从左右，给事中，关通中外。及诸王朝见于殿上，引王就坐。

小黄门，六百石。[本注曰]：宦者，无员。掌侍左右，受尚书事。上在内宫

，关通中外，及中宫已下觐事。诸公主及王太妃等有疾苦，则使问之。

黄门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省中诸宦者。丞、从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从丞主出入从。

黄门署长、画室署长、玉堂署长各一人。丙署长七人。皆四百石，黄绶。本注曰：宦者。各主中宫别处。

中黄门口从仆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黄门口从。居则宿卫，直守门户；出则骑从，夹乘輿车。

中黄门，比百石。本注曰：宦者，无员。后增比三百石。掌给事禁中。

掖庭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掌后宫贵人采女事。左右丞、暴室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暴室丞主中妇人疾病者，就此室治；其皇后、贵人有罪，亦就此室。

永巷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官婢侍使。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御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补浣之属。丞、织室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

祠祀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典中诸小祠祀。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钩盾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诸近池苑囿游观之处。丞、永安丞各一人，三百石。本注曰：宦者。永安，北宫东北别小宫名，有园观。苑中丞、果丞、鸿池丞、南园丞各一人，二百石。本注曰：苑中丞主苑中离宫。果丞主果园。鸿池，池名，在雒阳东二十里。南园在雒水南。濯龙监、直里监各一人，四百石。本注曰：濯龙亦园名，近北宫。直里亦园名也，在雒阳城西南角。

中藏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中币帛金银诸货物。丞一人。

内者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宫]*中布张诸*(衣)**[褻]*物。左右丞各一人。

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上手工作御刀口诸好器物。丞一人。

尚书令一人，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为中书谒者令，成帝用士人，复故。掌凡选署及奏下尚书曹文书觐事。

尚书仆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署尚书事，令不在则奏下觐事。

尚书六人，六百石。本注曰：成帝初置尚书四人，分为四曹：常侍曹尚书主公卿事；二千石曹尚书主郡国二千石事；民曹尚书主凡吏上书事；客曹尚书主外国夷狄事。世祖承遵，后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凡六曹。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本注曰：掌录文书期会。左丞主吏民章报及驸伯史。右丞假署印绶，及纸笔墨诸财用库藏。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本注曰：一曹有六人，主作文书起草。令史十八人，二百石。本注曰：曹有三，主书。后增剧曹三人，合二十一人。

“故事尚书郎以令史久缺补之，世祖始改用孝廉为郎，以孝廉丁邴补焉。邴称病不就。诏问：‘实病？羞为郎乎？’对曰：‘臣实不病，耻以孝廉为令史职耳！’世祖怒曰：‘虎贲灭头杖之数十。’诏曰：‘欲为郎不？’邴曰：‘能杀臣者陛下，不能为郎者臣。’中诏遣出，竟不为郎。邴字叔春，京兆阳陵人也。有高节，正直不挠，后拜汾阴令，治有名能，迁汉中太守。妻弟为公孙述将，收妻送南郑狱，免冠徒跣自陈。诏曰：‘汉中太守妻乃系南郑狱，谁当搔其背垢者？’

悬牛头，卖马脯，盗跖行，孔子语。以邴服罪，且邴一妻，冠履勿谢。’治有异，卒于官。”

符节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为符节台率，主符节事。凡遣使掌授节。尚符玺郎中四人。本注曰：旧二人在中，主玺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符节令史，二百石。本注曰：掌书。

“汉之铜虎符，则其制也。”周礼又曰：“以英荡辅之。”干宝曰：“英，刻书也。荡，竹箭也。刻而书其所使之事，以助三节之信，则汉之竹使符者，亦取则于故事也。”

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丞也。旧别监御史在殿中，密举非法。及御史大夫转为司空，因别留中，为御史台率，后又属少府。治书侍御史二人，六百石。本注曰：掌选明法律者为之。凡天下诸谏疑事，掌以法律当其是非。侍御史十五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察举非法，受公卿鬲吏奏事，有违失举劾之。凡郊庙之祠及大朝会、大封拜，则*(一)*人监威仪，有违失则劾奏。

蔡质汉仪曰：“丞，故二千石为之，或选侍御史高第，执宪中司，朝会独坐，内掌兰台，督诸州刺史，纠察百寮，出为二千石。”魏志曰：“建安置御史大夫，不领中丞，置长史一人。”

兰台令史，六百石。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书。

c右属少府。本注曰：职属少府者，自太医、上林凡四官。自侍中至御史，皆以文属焉。承秦，凡山泽陂池之税，名曰禁钱，属少府。世祖改属司农，考工转属太仆，都水属郡国。孝武帝初置水衡都尉，秩比二千石，别主上林苑有离宫燕休之处，世祖省之，并其职于少府。每立秋疆刘之日，辄暂置水衡都尉，事讫乃罢之。少府本六丞，省五。又省汤官、织室令，置丞。又省上林十池监，胞人长丞，宦者、昆台、饮飞三令，二十一丞。又省水衡属官令、长、丞、尉二十余人。章和以下，中官稍广，加尝药、太官、御者、钩盾、尚方、考工、别作监，皆六百石，宦者为之，转为兼副，或省，故录本官。

后汉书志第二十七 百官四 执金吾太子太傅大长秋太子少傅将作大匠城门校

尉北

军中候司隶校尉执金吾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宫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绕行宫外，及主兵器。吾犹御也。丞一人，比千石。缇骑二百人。本注曰：无秩，比吏食奉。

c右属执金吾。本注曰：本有式道、左右中候三人，六百石。车驾出，掌在前清道，还持麾至宫门，宫门乃开。中兴但一人，又不常置，每出，以郎兼式道候，事已罢，不复属执金吾。又省中垒、寺互、都船令、丞、尉及左右京辅都尉。

太子太傅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职掌辅导太子。礼如师，不领官属。

太长秋一人，二千石。本注曰：承秦将行，宦者。景帝更为大长秋，或用士人。

中兴常用宦者，职掌奉宣中宫命。凡给赐宗亲，及宗亲当谒见者关通之，中宫出则从。丞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

中宫仆一人，千石。本注曰：宦者。主馭。本注曰：太仆，秩二千石，中兴省“太”，减秩千石，以属长秋。

中宫谒者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中宫谒者三人，四百石。本注曰：宦者。主报中章。

中宫尚书五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文书。

中宫私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藏币帛诸物，裁衣被补浣者皆主之。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中宫永巷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宫人。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中宫黄门口从仆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黄门口从。

中宫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宫清署天子数。女骑六人，丞、复道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复道丞主中阁道。

中宫药长一人，四百石。本注曰：宦者。

c右属大长秋。本注曰：承秦，有詹事一人，位在长秋上，亦宦者，主中诸官。成帝省之，以其职并长秋。是后皇后当法驾出，则中谒、中宦者职吏权兼詹事奉引，讫罢。宦者诛后，尚书选兼职吏一人奉引云。其中长信、长乐宫者，置少府一人，职如长秋，及余吏皆以宫名为号，员数秩次如中宫。本注曰：帝祖母称长信宫，故有长信少府，长乐少府，位在长秋上，及职吏皆宦者，秩次如中宫。长乐又有韞尉，仆为太仆，皆二千石，在少府上。其崩则省，不常置。

太子少傅，二千石。本注曰：亦以辅导为职，悉主太子官属。

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庶子、舍人更直，职似光禄。

太子庶子，四百石。本注曰：无员，如三署中郎。

太子舍人，二百石。本注曰：无员，更直宿辮，如三署郎中。

太子家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仓谷饮食，职似司农、少府。

太子仓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仓谷。

太子食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饮食。

太子仆一人，千石。本注曰：主车马，职如太仆。

太子廐长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车马。

太子门大夫，六百石。本注曰：旧注云职比郎将。旧有左右户将，别主左右户直郎，建武以来省之。

太子中庶子，六百石。本注曰：员五人，职如侍中。

太子洗马，比六百石。本注曰：旧注云员十六人，职如谒者。太子出，则当直者在先导威仪。

太子中盾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周辮徼循。

太子辮率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门辮士。

c右属太子少傅。本注曰：凡初即位，未有太子，官属皆罢，唯舍人不省，领属少府。

将作大匠一人，二千石。本注曰：承秦，曰将作少府，景帝改为将作大匠。

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木土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丞一人，六百石。

左校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左工徒。丞一人。

右校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右工徒。丞一人。

c右属将作大匠。

城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雒阳城门十二所。

司马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兵。城门每门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

雒阳城十二门，其正南一门曰平城门，北宫门，属卫尉。其余上西门，雍门，广阳门，津门，

小苑门，开阳门，秣门，中东门，上东门，谷门，

夏门，凡十二门。“平城司午，厥位处中。”古今注曰：“建武十四年九月开平城门。”c右属城门校尉。

北军中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监五营。

屯骑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卫兵。司马一人，千石。

越骑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卫兵。司马一人，千石。

步兵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卫兵。司马一人，千石。

长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卫兵。司马、胡骑司马各一人，千石

。本注曰：掌宿卫，主乌桓骑。

射声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宿卫兵。司马一人，千石。

c右属北军中候。本注曰：旧有中垒校尉，领北军营垒之事。有胡骑、虎贲校尉，皆武帝置。中兴省中垒，但置中候，以监五营。胡骑并长水。虎贲主轻车，并射声。

c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真二千石，丞、长史六百石。比二千石，丞比六百石。令、相千石，丞、尉四百石；其六百石，丞、尉三百石。长、相四百石及三百石，丞、尉皆二百石。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诸边鄣塞尉、诸陵校尉长，皆二百石。有常例者不署秩。

司隶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孝武帝初置，持节，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元帝去节，成帝省，建武中复置，并领一州。

从事史十二人。本注曰：都官从事，主察举百官犯法者。功曹从事，主州选署及觴事。别驾从事，校尉行部则奉引，录觴事。簿曹从事，主财谷簿书。其有军事，则置兵曹从事，主兵事。其余部郡国从事，每郡国各一人，主督促文书，察举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云。假佐二十五人。本注曰：主簿录合下事，省文书。

门亭长主州正。门功曹书佐主选用。孝经师主监试经。月令师主时节祠祀。律令师主平法律。簿曹书佐主簿书。其余都官书佐及每郡国，各有典郡书佐一人，各主一郡文书，以郡吏补，岁满一更。司隶所部郡七。

河南尹一人，主京都，特奉朝请。其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人，汉初都长安，皆秩中二千石，谓之三辅。中兴都雒阳，更以河南郡为尹，以三辅陵庙所在，不改其号，但减其秩。其余弘农、河内、河东三郡。其置尹，冯翊、扶风及太守丞奉之本位，在地理志。

后汉书志第二十八 百官五 州郡县乡亭里匈奴中郎将乌桓校尉护羌校尉王国宋卫

国列侯关内侯四夷国百官奉外十二州，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秦有监御史，监诸郡，汉兴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诸州，无常官。孝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成帝更为牧，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复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属司隶校尉。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初岁尽诣京都奏事，中兴但因计吏。

青州得齐国、北海、东莱、济南、乐安，凡五郡。”献帝春秋曰：“孙权以步骘行交州刺史。”东观书曰：“交趾刺史，持节。”

皆有从事史、假佐。本注曰：员职略与司隶同，无都官从事，其功曹从事为治中从事。

豫州部郡国六，冀州部九，兖州部八，徐州部五，青州部六，荆州部七，扬州部六，益州部十二，凉州部十二，并州部九，幽州部十一，交州部七，凡九十八。其二十七王国相，其七十一郡太守。其属国都尉。属国，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世祖并省郡县四百余所，后世稍复增之。

及臻后代，任寄弥广，委之邦宰之命，授之斧钺之重，假之都督之威，开之征讨之略。晋太康之初，武帝亦疑其然，乃诏曰：“上古及中代，或置州牧，或置刺史，置监御史，皆总纲纪，而不赋政，治民之事，任之诸侯郡守。昔汉末四海分崩，因以吴、蜀自口，自是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此一时之宜尔。今赖宗庙之灵，士大夫之力，江表平定，天下合之为—，当韬戢干戈，与天下休息。诸州无事者罢其兵，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出颁诏条，入奏事京城。

二千石专治民之重，监司清峻于上，此经久之体也。其便省州牧。”晋武帝又见其弊矣，虽有其言，不卒其事，后嗣纒继，牧镇愈重，据地分争，竟覆天下。

昔王畿之大，不过千里，州之所司，广袤兼远。争强虎视之辰，迁鼎革终之日，未尝不藉蕃兵之权，挟董司之力，逼迫伺隙，陵夺冲幼。其甚者臣主扬兵，骨肉战野，昆弟梟悬，伯叔屠裂。末壮披心，尾大不掉，既用此始，亦病以终。

倾轡愈袭，莫或途改，致雒京有衔璧之痛，秦台有不守之酷。胡、羌递兴，氐、鲜更起，摩灭鞫黎，流祸百世。坚冰所渐，兼缘兹蠹。呜呼！后之圣王，必不久滞斯咎，灵长之终，当有神筭。不然，则雄捍反拒之事，惧甚于此心，凭强作害之谋，方盛于后意。

凡州所监都为京都，置尹—人，二千石，丞—人。每郡置太守—人，二千石，丞—人。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王国之相亦如之。每属国置都尉—人，比二千石，丞—人。本注曰：凡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岁尽遣吏上计。并举孝廉，郡口二十万举—人。[尉—人]，典兵禁，备盗贼，景帝更名都尉。武帝又置三辅都尉各—人，讯出入。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又置属国都尉，主蛮夷降者。中兴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役。省关都尉，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安帝以羌犯法，三辅有陵园之守，乃复置右扶风都尉，京兆虎牙都尉。皆置诸曹掾史。本注曰：诸曹略如公府曹，无东西曹。

有功曹史，主选署功劳。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诸曹事。其监属县，有五部督邮，曹掾—人。正门有亭长—人。主记室史，主录记书，催期会。无令史。合下

及诸曹各有书佐，干主文书。

张角怀挟妖伪，遐迩摇荡，八州并发，烟炎绛天，牧守梟裂，流血成川。尔乃远征三边殊俗之兵，非我族类，忿鸷纵横，多僵良善，以为己功，财货粪土。哀夫民氓迁流之咎，见出在兹，不教而战，是谓弃之，迹其祸败，岂虚也哉！春秋家不藏甲，所以一国威抑私力也。今虽四海残壤，王命未洽，可折冲压难，若指于掌，故置右扶风。”属官，每县、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长，四百石；小者置长，三百石；侯国之相，秩次亦如之。本注曰：皆掌治民，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贼，恤民时务，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

及南阳穰中，土沃民稠，四五万户而为长。桓帝时，以*(江)*[汝]南阳安为女公主邑，改号为令，主薨复复其故。若此为系其本。俗说令长以水土为之，及秩高下，皆无明文。班固通儒，述一代之书，斯近其真。”

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校其功。功多尤为最者，于廷尉劳勉之，以劝其后。负多尤为殿者，于后曹别责，以纠怠慢也。诸对辞穷尤困，收主者，掾史关白太守，使取法。丞尉缚责，以明下转相督口，为民除害也。明帝诏书不得僂辱黄绶，以别小人吏也。”

凡县主蛮夷曰道。公主所食汤沐曰*(国)**[邑]*。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

侯国为相。皆秦制也。丞各一人。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本注曰：丞署文书，典知仓狱。尉主盗贼。凡有贼发，主名不立，则推索行寻，案察奸宄，以起端绪。各署诸曹掾史。本注曰：诸曹略如郡员，五官为廷掾，监乡五部，春夏为劝农掾，秋冬为制度掾。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

其乡小者，县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游徼掌徼循，禁司奸盗。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

亭有亭长，以禁盗贼。本注曰：亭长，主求捕盗贼，承望都尉。

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

边县有障塞尉。本注曰：掌禁备羌夷犯塞。其郡有盐官、铁官、工官、都水官者，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秩次皆如县、道，无分士，给均本吏。本注曰：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在所诸县均差吏更

给之，置吏随事，不具县员。

使匈奴中郎将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护南单于。置从事二人，有事随事增之，掾随事为员。护羌、乌桓校尉所置亦然。

护乌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乌桓胡。

护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西羌。

皇子封王，其郡为国，每置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本注曰：傅主导王以善，礼如师，不臣也。相如太守。有长史，如郡丞。

汉初立诸王，因项羽所立诸王之制，地既广大，且至千里。又其官职傅为太傅，相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诸卿，皆秩二千石，石官皆如朝廷。国家唯为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至景帝时，吴、楚七国恃其国大，遂以作乱，几危汉室。及其诛灭，景帝惩之，遂令诸王不得治民，令内史主治民，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武帝改汉内史、中尉、郎中令之名，而王国如故，员职皆朝廷为署，不得自置。至*(汉)*成帝省内史治民，更令相治民，太傅但曰傅。

覆灭分体，若梟仇寇，*(赆)**[齏]*粉同气，有过他逆。忠贞之士，横罗其凶，志节之人，狼狽其祸。阙伯、实沈，继踵史笔，显思显甫，比有国书。赵伦以*(憊)**[憊]*愚排天，齐攸以贤明谢世，枉郁殄夷，冤孙就尽，不可胜载矣。岂周、汉之君多孝悌之性，晋、宋之主稟豺狼之情，盖事势使之然也。朝行斯术，夕穷崩乱，未能革悛，来事愈甚。苍生为此将尽矣，四海为此构口矣！圣帝英君，欲反斯败，必当更开同姓之国，置不增之约，罢皇胤入宫之祸，守盟牲砺河之笃，乃可还险坠之路，反乎全安之辙也。

中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职如郡都尉，主盗贼。郎中令一人，仆一人，皆千石。本注曰：郎中令掌王大夫、郎中宿卫，官如光禄勋。自省少府，职皆并焉。仆主车及馭，如太仆。本*(注)*曰太仆，比二千石，武帝改，但曰仆，又皆减其秩。治书，比六百石。本注曰：治书本尚书更名。大夫，比六百石。本注曰：无员。掌奉王使至京都，奉璧贺正月，及使诸国。本皆持节，后去节。谒者，比四百石。本注曰：掌冠长冠。本员十六人，后减。礼乐长。本注曰：主乐人。卫士长。本注曰：主卫士。医工长。本注曰：主医药。永巷长。本注曰：宦者，主宫中婢使。祠祀长。本注曰：主祠祀。皆比四百石。郎中，二百石。本注曰：无员。

卫公、宋公。本注曰：建武二年，封周后姬常为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后孔安为殷绍嘉公。十三年，改常为韞公，安为宋公，以为汉宾，在三公上。

列侯，所食县为侯国。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为彻侯，金印紫绶，以赏有功。

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后避武帝讳，为列侯。武帝元朔二年，令诸王得推恩分觴子土，国家为封，亦为列侯。旧列侯奉朝请在长安者，位次三公。中兴以来，唯以功德赐位特进者，次车骑将军；赐位朝侯，次五校尉；赐位侍祠侯，次大夫。其余以肺附及公主子孙奉坟墓于京都者，亦随时见会，位在博士、议郎下。

诸王封者受茅土，归以立社稷，礼也。列土、特进、朝侯贺正月执璧云。

每国置相一人，其秩各如本县。本注曰：主治民，如令、长，不臣也。但纳租于侯，以户数为限。其家臣，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本注曰：主侍侯，使理家事。列侯旧有行人、洗马、门大夫，凡五官。中兴以来，食邑千户已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不满千户不置家丞，又悉省行人、洗马、门大夫。

关内侯，承秦赐爵十九等，为关内侯，无土，寄食在所县，民租多少，各有户数为限。

“成帝鸿嘉三年，令吏民得买爵，级千钱。”

四夷国王，率觴王，归义侯，邑君，邑长，皆有丞，比郡、县。

百官受奉例：大将军、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

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一斛。佐史奉，月八斛。凡诸受奉，皆半钱半谷。

赞曰：帝道渊默，顷帅修德。寡以御觴，分职乃克。不置不监，无骄无忒。程是师徒，宁民康国。

后汉书志第二十九 輿服上 玉辂乘輿金根安车立车耕车戎车猎车駟车青盖车绿车

阜盖车夫人安车大驾法驾小驾轻车大使车小使车载车导从车车马饰书曰：“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言昔者圣人兴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躬亲其事，身履其勤，忧之劳之，不避寒暑，使天下之民物，各得安其性命，无夭口暴陵之灾。是以天下之民，敬而爱之，若亲父母；则而养之，若仰日月。夫爱之者欲其长久，不惮力役，相与起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雍覆之，欲其长久也；敬之者欲其尊严，不惮劳烦，相与起作輿轮旌旗章表，以尊严之。

斯爱之至，敬之极也。苟心爱敬，虽报之至，情由未尽。或杀身以为之，尽其情也；弈世以祀之，明其功也。是以流光与天地比长。后世圣人，知恤民之忧思深大者，必飨其乐；勤仁毓物使不夭折者，必受其福。故为之制礼以节之，使夫上仁继天统物，不伐其功，民物安逸，若道自然，莫知所谢。老子曰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此之谓也。

夫礼服之兴也，所以报功章德，尊仁尚贤。故礼尊*[尊]*贵，不得相踰，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顺则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縟。故圣人处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邃延，日月升龙，山车金根饰，黄屋左纛，所以副其德，章其功也。贤仁佐圣，封国*(爱)**[受]*民，黼黻文绣，降龙路车，所以显其仁，光其能也。及其季末，圣人不得其位，贤者隐伏，是以天子微弱，诸侯胁矣。于此相贵以等，相讟以货，相赂以利，天下之礼乱矣。至周夷王下堂而迎诸侯，此天子失礼，微弱之始也。自是诸侯宫县乐食，祭以白牡，击玉剑，朱干设钺，冕而櫜大武。大夫台门旅树反坫，绣黼丹朱中衣，镂簋朱紘，此大夫之僭诸侯礼也。诗刺“彼己之子，不称其服”，伤其败化。易讥“负且乘，致寇至”，言小人乘君子器，盗思夺之矣。自是礼制大乱，兵革并作；上下无法，诸侯陪臣，山濫藻梲。降及战国，奢僭益炽，削灭礼籍，盖恶有害己之语。竞修奇丽之服，饰以舆马，文罽玉纓，象鑣金蹟，以相夸上。争锥刀之利，杀人若刈草然，其宗祀亦旋夷灭。荣利在己，虽死不悔。及秦并天下，揽其舆服，上选以供御，其次以锡百官。汉兴，文学既缺，时亦草创，承秦之制，后稍改定，参稽六经，近于雅正。孔子曰：“其或继周者，行夏之正，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故撰舆服着之于篇，以观古今损益之义云。

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诸侯青组，大夫士当缁组，紘纁边。”

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轮行可载，因物知生，复为之舆。舆轮相乘，流运罔极，任重致远，天下获其利。后世圣人观于天，视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携龙、角为帝车，于是乃曲其辘，乘牛驾马，登险赴难，周览八极。故易震乘干，谓之大壮，言器莫能有上之者也。自是以来，世加其饰。至奚仲为夏车正，建其旂旒，尊卑上下，各有等级。周室大备，官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一器而髡工致巧者，车最多，是故具物以时，六材皆良。舆方法地，盖圆象天；三十辐以象日月；盖弓二十八以象列星；龙旗九旂，七仞齐轸，以象大火；鸟旗七旂，五仞齐较，以象鹑火；熊旗六旂，五仞齐肩，以象参、伐；龟旒四旂，四仞齐首，以象营室；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此诸侯以下之所建者也。步中武象，骤中韶*(护)**[濩]*，所以养耳也。龙旗九旂，所以养信也。寝兕持虎，蛟韞弥龙，所以养威也。故大路之马，必信至教顺然后乘之，所以养安也。”

天子*(五)**[玉]*路，以玉为饰，*(锡)**[钺]*樊纓十有再就，

建太常，十有二旂，九仞曳地，日月升龙，象天明也。夷王以下，周室衰弱，诸侯大路。秦并天下，阅三代之礼，或曰殷瑞山车，金根之色。

汉承秦制，御为乘舆，所谓孔子乘殷之路者也。

释名曰：“天子所乘曰路，路亦军事也，谓之路，言行路也。”

缀路，金也。”服虔曰：“大路，总名也，如今驾驷高车矣。尊卑俱乘之，其采饰有差。”郑玄曰：“王在焉曰路，以玉饰诸末也。”傅玄乘舆马赋注曰：“玉路，重较也。”韵集曰：“轭前横木曰辂。”

乘舆、金根、安车、立车，轮皆朱班重牙，贰轂两辖，金薄缪龙，为舆倚较，文虎伏轼，龙首衔轭，左右吉阳笏，鸾雀立衡，口文画辘，羽盖华蚤，建大旗，十有二旂，画日月升龙，驾六马，象镳镂*(锡)**[钊]*，金*(鍍)**[鍍]*方鉞，插翟尾，朱兼樊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牝牛尾为之，在左駢马轭上，大如斗，是为德车。五时车，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马亦如之。白马者，朱其髦尾为朱鬣云。

所御驾六，余皆驾四，后从为副车。“重轮贰辖，疏轂飞軫。”

颜延之幼诰曰：“鉞，乘舆马头上防鉞，角所以防罔罗，鉞以翟尾铁翮象之也。”

徐广曰：“金为马*(口)**[文]*髦。”

今帝者驾六，此自汉制，与古异耳。蔡邕表志曰：“以文义不着之故，俗人多失其名。五时副车曰五帝车，鸾旗曰鸡翘，耕根曰三盖，其比非一也。”

耕车，其饰皆如之。有三盖。一曰芝车，置口耒耜之箠，上亲耕所乘也。

东京赋曰：“立戈迤戛，农舆路木。”薛综曰：“戈，句子戟。戛，长矛。置车上者邪柱之。迤，邪也。是谓戈路。农舆三盖，所谓耕根车也。东耕于藉，乘马无饰，故称木也。”贺循曰：“汉仪，亲耕青衣帻。”东京赋说亲耕，亦云“鸾路苍龙。”贺循曰：“车必有鸾，而春独鸾路者，鸾凤类而色青，故以名春路也。”

赋又曰：“介御闲以剡耜。”薛综曰：“耜，耒金也。广五寸，着耒耜而载之。”

天子车参乘，帝在左，御在中，介处右，以耒置御之右。”

戎车，其饰皆如之。蕃以矛麾金鼓羽析幢翳，口胄甲弩之箠。

猎车，其饰皆如之。重辘纒轮，缪龙绕之。一曰鬪猪车，亲校猎乘之。

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驾，皆御金根，加交*(路)**[络]*帐裳。非法驾，则乘紫罽駟车，云口文画辘，黄金涂五末、盖蚤。左右駢，驾三马。

长公主赤罽駟车。大贵人、贵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画駟车。大贵人加节画辘。皆右駢而已。

皇太子、皇子皆安车，朱班轮，青盖，金华蚤，黑口文，画幡文辘，金涂五末。

皇子为王，锡以乘之，故曰王青盖车。皇孙[则]绿车以从。皆左右駟，驾三。公、列侯安车，朱班轮，倚鹿较，伏熊轼，皁纒盖，黑幡，右駟。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皁盖，朱两幡。其千石、六百石，朱左幡。幡长六尺，下屈广八寸，上业广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后谦一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满也。景帝中元五年，始诏六百石以上施车幡，得铜五末，辄有吉阳笛。中二千石以上右駟，三百石以上皁布盖，千石以上皁纒覆盖，二百石以下白布盖，皆有四维杠衣。贾人不得乘马车。除吏赤画杠，其余皆青云。

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会朝若蚕，各乘其夫之安车，右駟，加交*(路)**[络]*帷裳，皆皁。非公会，不得乘朝车，得乘漆布辎茀车，铜五末。乘輿大驾，公卿奉引，太仆御，大将军参乘。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备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卤簿。东都唯大行乃大驾。

大驾，太仆校驾；

法驾，黄门令校驾。

乘輿法驾，*(八)**[公]*卿不在卤簿中。河南尹、执金吾、雒阳令奉引，奉车郎御，侍中参乘。属车*(四)*十六乘。前驱有九旂云罕，凤皇闑戟，皮轩鸾旗，皆大夫载。鸾旗者，编羽旄，列系幢旁。民或谓之鸡翘，非也。后有金钲黄钺，黄门鼓车。

东京赋曰：“云罕九旂。”薛综曰：“旌旗名。”

古者诸侯贰车九乘。秦灭九国，兼其车服，故大驾属车八十一乘，法驾半之。属车皆皁盖赤里，*(木)**[朱]*幡，戈矛弩箠，尚书、御史所载。最后一车悬豹尾，豹尾以前比省中。

行祠天郊以法驾，祠地、明堂省什三，祠宗庙尤省，谓之小驾。每出，太仆奉驾上卤簿，中常侍、小黄门副；尚书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兰台令史副。皆执注，以督整车骑，谓之护驾。春秋上陵，尤省于小驾，直事尚书一人从，其余令以下，皆先后行后罢。

轻车，古之战车也。洞朱轮輿，不巾不盖，建矛戟幢麾，口辄弩服。藏在武库。大驾、法驾出，射声校尉、司马*(史)**[吏]*士载，以次属车，在卤簿中。诸车有矛戟，其饰幡旂旗帜皆五采，制度从周礼。吴孙兵法云：“有巾有盖，谓之武刚车。”武刚车者，为先驱。又为属车轻车，为后殿焉。

大使车，立乘，驾驷，赤帷。持节者，重导从：贼曹车、斧车、督车、功曹车皆两；大车，伍伯璲弩十二人；辟车四人；从车四乘。无节，单导从，减半。小使车，不立乘，有駟，赤屏泥油，重绛帷。导无斧车。

近小使车，兰輿赤毂，白盖赤帷。从驺骑四十人。此谓追捕考案，有所口取者之所乘也。

诸使车皆朱班轮，四辐，赤衡轭。其送葬，白垚已下，洒车而后还。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庙、明堂、祠陵，法出，皆大车，立乘，驾驷。他出，乘安车。

大行载车，其饰如金根车，加施组连璧交错四角，金龙首衔璧，垂五采，析羽流苏前后，云气画帷裳，□文画曲幡，长悬车等。太仆御，驾六布施马。布施马者，淳白骆马也，以黑药灼其身为虎文。既下，马斥卖，车藏城北秘宫，皆不得入城门。当用，太仆考工乃内饰治，礼吉凶不相干也。

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导从，置门下五吏、贼曹、督盗贼功曹，皆带□，三车导；主簿、主记，两车为从。县令以上，加导斧车。公乘安车，则前后并马立乘。长安、雒阳令及王国都县加前后兵车，亭长，设右駢，驾两。璫弩车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黄绶，武官伍伯，文官辟车。铃下、侍合、门兰、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随所典领。驿马三十里一置，卒皆赤帟绛鞞云。

县置屋二区。有承驿吏，皆条所受书，每月言上州郡。风俗通曰：“今吏邮书掾、府督邮，职掌此。”

古者军出，师旅皆从；秦省其卒，取其师旅之名焉。公以下至二千石，骑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县长二人，皆带□，持棨戟为前列，捷弓鞞九鞞。

诸侯王法驾，官属傅相以下，皆备卤簿，似京都官骑，张弓带鞞，遮迺出入称*(课)*促。列侯，家丞、庶子导从。若会耕祠，主县假给辟车鲜明卒，备其威仪。导从事毕，皆罢所假。

诸车之文：乘輿，倚龙伏虎，□文画辘，龙首鸾衡，重牙班轮，升龙飞鞞。

皇太子、诸侯王，倚虎伏鹿，□文画辘幡，吉阳笛，朱班轮，鹿文飞鞞，旗旗九旂降龙。公、列侯，倚鹿伏熊，黑幡，朱班轮，鹿文飞鞞，九旂降龙。卿，朱两幡，五旂降龙。二千石以下各从科品。诸幡车以上，轭皆有吉阳笛。

诸马之文：案乘輿，金*(鍍)**[鍍]*方鉞，插翟象鞞，龙画焜，沫升龙，赤扇汗，青两翅，□尾。駢马，左右赤珥流苏，飞鸟节，赤膺兼。皇太子或亦如之。王、公、列侯，镂*(锡□)**[锡文]*髦，朱鞞朱鹿，朱文，绛扇汗，青翅□尾。卿以下有駢者，缙扇汗，青翅尾，当卢*(□)**[文]*髦，上下皆通。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駢驾云。

后汉书志第三十 輿服下 冕冠长冠委貌冠皮弁冠爵弁冠通天冠远游冠高山冠进贤

冠法冠武冠建华冠方山冠巧士冠漉非冠漉敌冠樊吟冠术氏冠鶡冠帟佩刀印黄赤绶赤绶绿绶紫绶青绶黑绶黄绶青绶纶后夫人服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后世圣人易之以丝麻，观翠翟之文，荣华之色，乃染帛以效之

，始作五采，成以为服。见鸟兽有冠角口胡之制，遂作冠冕纓蕤，以为首饰。凡十二章。故易曰：“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干☰。干☰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纁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天子备章，公自山以下，侯伯自华虫以下，子男自藻火以下，卿大夫自粉米以下。至周而变之，以三辰为旗旗。王祭上帝，则大裘而冕；公侯卿大夫之服用九章以下。

秦以战国即天子位，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衿玄。汉承秦故。至世祖践祚，都于土中，始修三雍，正兆七郊。显宗遂就大业，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絢屨，以祠天地，养三老五更于三雍，于时致治平矣。

杜预注左传曰：“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

天子、三公、九卿、特进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

乘輿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皆备五采，大佩，赤舄絢屨，以承大祭。百官执事者，冠长冠，皆祗服。五狱、四渎、山川、宗庙、社稷诸沾秩祠，皆衿玄长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执事，各服常冠衿玄以从。

“行夏之时，乘殷之路，服周之冕。”为汉制法。高皇帝始受命创业，制长冠以入宗庙。光武受命中兴，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圣明奉遵，以礼服龙袞，祭五帝。礼缺乐崩，久无祭天地冕服之制。*(接)**[按]*尊事神*(礼)**[只]*，絜斋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龙华藻，天王袞冕十有二旒，以则天数；

旗有龙章日月，以备其文。今祭明堂宗庙，圆以法天，方以则地，服以华文，象其物宜，以降神*[明]*，肃雍备思，博其类也。天地之礼，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冕冠，垂旒，前后邃延，玉藻。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诏有司采周官、礼记、尚书鬴陶篇，乘輿服从欧阳氏说，公卿以下从大小夏侯氏说。冕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以其纁采色为组纓。三公诸侯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皆有前无后，各以其纁采色为组纓，旁垂黻纒。郊天地，宗祀，明堂，则冠之。衣裳玉佩备章采，乘輿刺*(史)**[绣]*，公侯九卿以下皆织成，陈留襄邑献之云。

“纒，杂文之名也。合五采丝为之绳，垂于延之前后，各十二，所谓邃延也。就，成也。绳之每一潜而贯五采玉，十有二旒则十二玉也。每就闲盖一寸。朱

紘，以朱组为紘也。紘一条属两端于武，此为袞衣之冕。十二旒则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纁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

絺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长冠，一曰斋冠，高七寸，广三寸，促漆纆为之，制如板，以竹为里。初，高祖微时，以竹皮为之，谓之刘氏冠，楚冠制也。民谓之鹊尾冠，非也。祀宗庙诸祀则冠之。皆服衿玄，绛缘领袖为中衣，绛藁急，示其赤心奉神也。五郊，衣帻藁急各如其色。此冠高祖所造，故以为祭服，尊敬之至也。

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长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广，后卑锐，所谓夏之*(母)**[毋]*追，殷之章甫者也。委貌以阜绢为之，皮弁以鹿皮为之。行大射礼于辟雍，公卿诸侯大夫行礼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执事者冠皮弁，衣缁麻衣，阜领袖，下素裳，所谓皮弁素积者也。

侈之者，盖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则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

爵弁，一名冕。广八寸，长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后大，缁其上似爵头色，有收持笄，所谓夏收殷鬯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云翹舞乐人服之。礼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夏。”此之谓也。

通天冠，高九寸，正竖，顶少邪濳，乃直下为铁卷梁，前有山，展筩为述，乘輿所常服。服衣，深衣制，有袍，随五时色。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礼记“孔子衣逢掖之衣”。缝掖其袖，合而缝大之，近今袍者也。今下至贱更小史，皆通制袍，单衣，阜缘领袖中衣，为朝服云。

远游冠，制如通天，有展筩横之于前，无山述，诸王所服也。

高山冠，一曰侧注。制如通天，[顶]不邪濳，直竖，无山述展筩，中外官、谒者、仆射所服。太傅胡广说曰：“高山冠，盖齐王冠也。秦灭齐，以其君冠赐近臣谒者服之。”

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宗室刘氏亦两梁冠，示加服也。

太官令以供养言之，为最亲近，以职事言之，为最烦多，令又高选，又执法比太医令，科同服等，而冠二人殊，名实不副。又博士秩卑，以其传先王之训，故尊而异之，令服大夫之冕。犹此言之，两梁冠非必列于陞位也。建初中，太官令两梁冠。春秋之义，大于复古。如堪言合典，可施行。克厌帝心，即听用之’。”献帝起居注曰：“中平六年，令三府长史两梁冠，五时衣袍，事位从千石、六百石。”

法冠，一曰柱后。高五寸，以纆为展筩，铁柱卷，执法者服之，侍御史、廷尉

正监平也。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胡广说曰：“春秋左氏传有南冠而縻者，则楚冠也。秦灭楚，以其君服赐执法近臣御史服之。”

闻人论，则咋不正者。楚执法者所服也。今冠两角，非象也。”臣昭曰：或谓獬豸乃非定名，在两角未足断正，安不存其竖饰，令两为冠乎？

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珥，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胡广说曰：“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珥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秦灭赵，以其君冠赐近臣。”建武时，匈奴内属，世祖赐南单于衣服，以中常侍惠文冠，中黄门童子佩刀云。

建华冠，以铁为柱卷，贯大铜珠九枚，制似缕鹿。记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絢。”春秋左传曰：“郑子臧好鹖冠。”前圆，以为此则是也。天地、五郊、明堂，育命舞乐人服之。

方山冠，似进贤，以五采縠为之。祠宗朝，大予、八佾、四时、五行乐人服之，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

巧士冠，*[前]*高七寸，要后相通，直竖。不常服，唯郊天，黄门从官四人冠之，在卤簿中，次乘舆车前，以备宦者四星云。

溲非冠，制似长冠，下促。宫殿门吏仆射冠之。负赤幡，青翅燕尾，诸仆射幡皆如之。

溲敌冠，前高四寸，通长四寸，后高三寸，制似进贤，鞞士服之。

樊哙冠，汉将樊哙造次所冠，以入项羽军。广九寸，高七寸，前后出各四寸，制似冕。司马殿门大难鞞士服之。或曰，樊哙常持铁楯，闻项羽有意杀汉王，哙裂裳以里楯，冠之入军门，立汉王旁，视项羽。

术氏冠，前圆，吴制，差池迥迤四重。赵武灵王好服之。今不施用，官有其图注。

诸冠皆有纓蕤，执事及武吏皆缩纓，垂五寸。

武冠，俗谓之大冠，环纓无蕤，以青系为緄，加双鹖尾，竖左右，为鹖冠云。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五中郎将、羽林左右监皆冠鹖冠，纱縠单衣。虎贲将虎文薰，白虎文口佩刀。虎贲武骑皆鹖冠，虎文单衣。襄邑岁献织成虎文云。鹖者，勇雉也，其口对一死乃止，故赵武灵王以表武士，秦施之焉。

安帝立皇太子，太子谒高祖庙、世祖庙，门大夫从，冠两梁进贤；洗马冠高山。

罢庙，侍御史任方奏请非乘从时，皆冠一梁，不宜以为常服。事下有司。尚书陈忠奏：“门大夫职如谏大夫，洗马职如谒者，故皆服其服，先帝之旧也。方言可寝。”奏可。谒者，古者一名洗马。

古者有冠无帻，其戴也，加首有頰，所以安物。故诗曰“有頰者弁”，此之谓也。

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战国，文武并用。秦雄诸侯，乃加其武将首饰为绛帟，以表贵贱，其后稍稍作颜题。汉兴，续其颜，溲擦之，施巾连题，溲覆之，今丧帻是其制也。名之曰帻。帻者，𦘔也，头首严𦘔也。至孝文乃高颜题，续之为耳，崇其中为屋，合后施收，上下髡臣贵贱皆服之。文者长耳，武者短耳，称其冠也。尚书帻收，方三寸，名曰纳言，示以忠正，显近职也。迎气五郊，各如其色，从章服也。

皐衣髡吏春服青帻，立夏乃止，助微顺气，尊其方也。武吏常赤帻，成其威也。

未冠童子帻无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学小童帻也句卷屋者，示尚幼少，未远冒也。丧帻溲擦，反本礼也。升数如冠，与冠偕也。期丧起耳有收，素帻亦如之，礼轻重有制，变除从渐，文也。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鞞，贵贱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鞞，所以执事，礼之共也。故礼有其度，威仪之制，三代同之。五霸迭兴，战兵不息，佩非战器，鞞非兵旗，于是解去鞞佩，留其系璲，以为章表。故诗曰“鞞鞞佩璲”，此之谓也。鞞佩既废，秦乃以采组连结于璲，光明章表，转相结受，故谓之绶。汉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双印佩刀之饰。至孝明皇帝，乃为大佩，冲牙双瑀璜，皆以白玉。乘舆落以白珠，公卿诸侯以采丝，其*[玉]*视冕旒，为祭服云。

“右征角，左宫羽，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珮鸣焉。”纂要曰：“琚瑀所以纳闲，在玉之闲，今白珠也。”

佩刀，乘舆黄金通身貂错，半蛟鱼鳞，金漆错，雌黄室，五色罽隐室华。诸侯王黄金错，环挟半蛟，黑室。公卿百官皆纯黑，不半蛟。小黄门雌黄室，中黄门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贲黄室虎文，其将白虎文，皆以白珠蛟为口口之饰。

乘舆者，加翡翠山，纒婴其侧。

佩双印，长寸二分，方六分。乘舆、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上合丝，乘舆以滕贯白珠，赤罽蕤，诸侯王以下以繇赤丝蕤，滕繇各如其印质。刻书文曰：“正月刚卯既决，灵爰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瘳，莫我敢当。

疾日严卯，帝令夔化，慎尔周伏，化兹灵爰。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瘳，莫我敢当。”凡六十六字。

乘輿黄赤绶，四采，黄赤*(绀)*缥*[绀]*，淳黄圭，长丈九尺九寸，五百首。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围四寸，上有纽文盘五龙，口七寸管，龙上一角缺。”献帝起居注曰：“时六玺不自随，及还，于阁上得。”晋阳秋曰：“冉闵大将军蒋干以传国玺付河南太守戴施，施献之，百僚皆贺。玺光照洞彻，上蟠螭文隐起，书曰‘*(旻)**[昊]*天之命，皇帝寿昌’。秦旧玺也。

”徐广曰：

“传国玺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

诸侯王赤绶，四采，赤黄缥绀，淳赤圭，长二丈一尺，三百首。

太皇太后、皇太后，其绶皆与乘輿同，皇后亦如之。

长公主、天子贵人与诸侯王同绶者，加特也。

诸国贵人、相国皆绿绶，三采，绿紫绀，淳绿圭，长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

公、侯、将军紫绶，二采，紫白，淳紫圭，长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封君服紫绶。

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绶，三采，青白红，淳青圭，长丈七尺，百二十首。

自青绶以上，綖皆长三尺二寸，与绶同采而首半之。綖者，古佩璲也。佩绶相迎受，故曰綖。紫绶以上，綖绶之闲得施玉环鏤云。

千石、六百石黑绶，三采，青赤绀，淳青圭，长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长同。

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黄绶，*[一采]*，淳黄圭，*(一采)*长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绶以下，綖绶皆长三尺，与绶同采而首半之。

百石青绀*(纶)**[绶]*，一采，宛转缪织*[圭]*，长丈二尺。

凡先合单纺为一系，四系为一扶，五扶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为一圭。首多者系细，少者系麤，皆广尺六寸。

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服，绀上皐下，蚕，青上缥下，皆深衣制，隐领袖缘以绦。翦牦菌，簪珥。珥，耳珥垂珠也。簪以樞瑁为撻，长一尺，端为华胜，上为凤皇爵，以翡翠为毛羽，下有白珠，垂黄金镊。左右一横簪之，以安菌结。诸簪珥皆同制，其撻有等级焉。

皇后谒庙服，绀上皐下，蚕，青上缥下，皆深衣制，隐领袖缘以绦。假结，步摇，簪珥。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一爵九华，熊、虎、赤罍、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诗所谓“副笄六珈”者。诸爵兽皆以翡翠为毛羽。金题，白珠珥绕，以翡翠为华云。

贵人助蚕服，纯缥上下，深衣制。大手结，墨樞瑁，又加簪珥。长公主见会衣服，加步摇，公主大手结，皆有簪珥，衣服同制。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带绶，以

采组为纁带，各如其纁色。黄金辟邪，首为带鐻，饰以白珠。

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绀纁黼，黄金龙首衔白珠，鱼须撝，长一尺，为簪珥。入庙佐祭者皁绢上下，助蚕者缥绢上下，皆深衣制，缘。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蚕衣为朝服。

公主、贵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锦绮罗縠纁，采十二色，重缘袍。特进、列侯以上锦纁，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重练，采九色，禁丹紫绀。三百石以上五色采，青绛黄红绿。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黄红绿。贾人，绀缥而已。

公、列侯以下皆单缘箠，制文绣为祭服。自皇后以下，皆不得服诸古丽圭袞缘加上之服。建武、永平禁绝之，建初、永元又复中重，于是世莫能有制其裁者，乃遂绝矣。

凡冠衣诸服，旒冕、长冠、委貌、皮弁、爵弁、建华、方山、巧士，衣裳文绣，赤舄，服絢履，大佩，皆为祭服，其余悉为常用朝服。唯长冠，诸王国谒者以为常朝服云。宗庙以下，祠祀皆冠长冠，皁纁袍单衣，绛缘领袖中衣，绛藁屨，五郊各从其色焉。

赞曰：车辂各庸，旌旗异局。冠服致美，佩纷玺玉。敬敬报情，尊尊下欲。孰夸华文，匪豪丽缛。